《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1-7册 + 番外1、2





读书人

目　录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1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2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3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4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5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6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7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番外1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番外2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①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虎虎 译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1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日本的社会结构
欢迎来到梦幻般的校园生活
D班的各位
各位男士，久等了
朋友
终结的日常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世界
集合吧，不及格组
再次集合的不及格组
期中考
开始
庆功宴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1




堀北铃音
光看外表的话，
确实是个美女。
但因说话时口无
遮拦，一个朋友
也没有。
所以，请问我到底该做些什么？
绫小路同学。
边痛苦边后悔，
以及边绝望边后悔，
你比较喜欢哪个？


我呀，想跟堀北同学成为朋友！
綾小路清隆
本书的主角。在入学考试中故意考砸，被分入了最底层的 D 班。目前正在努力交朋友。
栉田桔梗
无论对谁都细心关照、像天使般的美少女。自然也是班级里的人气王。


您认为现在的日本社会平等吗？


老师，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
继堀北之后，
没想到连你也有问题要问。
到底想问什么？

日本的社会结构

虽然很突然，但我想请你稍微认真听我所提出的问题，并试着思考答案。

试问，人是否生而平等？

当今现实社会不断疾呼着“平等、平等”。

人们经常呼吁男女平等，也拼命地想消除其中的差别。

“提升女性就业率吧”、“设置女性专用车厢吧”。有时就连名册的排列顺序都要吹毛求疵。

由于不应带有歧视，连残障者这个字眼，舆论也倡导改变措辞为“身心障碍者”。现在的孩子们也被灌输人人平等的观念。

这真的正确吗？我对此持有疑问。

男女能力上有所差异，所负职责也不相同。再怎么礼貌表达，也改变不了对方是身心障碍者的事实。就算不去直视也没有任何意义。

这就是说，答案为否。即人是不平等的生物及存在，根本不存在平等的人类。

过去有个伟人曾说——上天不在人上造人，亦不在人下造人。然而，这并非是在诉说众人皆平等。

没错，大家应该知道这段极为知名的名言还有后续吧？

后续是这样的。文章中问道，虽然人生而平等，那为什么还是会出现工作及身份的差异呢？回答是：会出现差别，乃在于有无苦心钻研学问。

文章表示，产生差别的关键就在此处。以上出自极为有名的文章《劝学》。

然后，至少在迎接二〇一五年的现在，这个教诲在事实上也丝毫没有改变。但是，不平等的形势却变得更加复杂和严重了。

总之，我们人类是能够思考的生物。

就算不平等，我也不认为顺从本能就这样生活下去是正确的。

换句话说，虽然平等这些话语尽是谎言，但不平等也是件让人难以接受的事实。而我现在正试图寻找出对人类来说是永远课题的新答案。

喂，现在手中拿着这本书，正在阅读的你。

你认真思考过关于将来的事情吗？

你思考过上高中、大学的意义是什么吗？

你有没有想过，现在虽然还懵懵懂懂，但未来应该会不知不觉间就开始工作了呢？

至少我这么想过。

结束义务教育，成为高中生的时候，我还没有察觉。

我只对抛开了“义务”这个词汇、成为自由之身这件事情感到喜悦。

我没有发现这个瞬间自己正以现在进行式对自己的未来、人生造成巨大影响。甚至连在学校里学习语文、数学的意义为何，我也不曾理解。

欢迎来到梦幻般的校园生活

“绫小路同学，你现在有空吗？”

来了，我所害怕的状况果然来了。

那家伙来到了若无其事装睡的我身旁。

恶魔登场，前来唤醒正在面对内心及现实社会状况（正在打瞌睡）的我。

我的脑中传来了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十一号交响曲》。现在的我，非常适合巧妙表现出人们被恶魔追赶、逃窜，以及宣告世界末日之绝望的这首曲子。

即使闭着眼我也可以感受到，站在我旁边的恶魔对奴隶的苏醒望眼欲穿和其拥有的那股非比寻常的气场。那么，身为奴隶的我，该如何打破这个现状呢？

为了回避危险，我全速运转大脑，瞬间推理出答案。

结论是……我决定假装没有听到，并将此命名为“假睡”作战。用这招混过去。

若是温柔的女孩子，应该会说“真是的，真拿你没办法。吵醒你太可怜了，放你一马吧”，并且饶过我才对。

或者“你要是不起来我就亲下去喽。啾！”这样的模式也可以接受。

“现在起三秒之内，要是你没醒的话，我就要对你加以制裁。”

“制裁是什么鬼啊！”

才间隔不到一秒，假睡作战就被识破了。我屈服于武力威胁之下。

即使如此我也不把头抬起，算是我唯一的抵抗。

“看吧，果然醒着。”

“我已经充分了解到惹你生气的话会很可怕。”

“很好。我现在能够占用你一些时间吗？”

“如果我说不能呢？”

“我想想……虽然你没有权利拒绝，但是我应该会非常不高兴吧。”

接下来这家伙继续说道：

“如果我变得不高兴，今后绫小路同学的校园生活就将招致巨大的不快。对了，例如会发生椅子上被放置无数图钉、进厕所后被从正上方泼水，或是有时被圆规的针刺到等等诸如此类的现象。”

“这是骚扰吧……不对，这简直是霸凌！而且最后那个例子与其说有微妙的真实感，不如说是我已经被刺到了好吗！”

我无可奈何地从趴在桌上的状态到挺起身子。

在边上，黑发飘扬，拥有锐利眼神的少女正俯视着我。

她的名字叫堀北铃音，就读高度育成高级中学一年D班，是我的同班同学。

“放心，刚才只是开玩笑的。我不会从正上方泼你水。”

“重要的是图钉以及圆规的部分吧！你看这里！还留着被刺过的痕迹！要是变成永久性疤痕，你打算怎么负责？你说啊！”

我卷起右手袖子，把有被刺痕迹的上臂伸到堀北眼前。

“证据呢？”

“什么？”

“所以我说证据呢？你明明连证据都没有，如何断定我就是实施者？”

我的确没有证据。位于能用针刺我的距离内的就只有邻座的堀北。但被扎到后，我看到了堀北在调整圆规，然而我很难说这是决定性的证据……

不过比起这个，我现在还有件非确认不可的事情。

“果然一定得帮忙吗？我会试着重新考虑，但还是……”

“喂，绫小路同学。边痛苦边后悔，以及边绝望边后悔，你比较喜欢哪个？你之前把不情愿的我给强行拖过来帮忙，因此理所当然得负起责任。没错吧？”

堀北式的不合理二选一选择题被摆在眼前，看来不理她似乎是不可能了。和这个恶魔订下契约，是我的判断错误。我决定放弃，并臣服于她。

“所以，请问我到底该做些什么？还有该怎么做呢？”

我战战兢兢地询问。事到如今，无论被要求做什么，我都不会惊讶了。

真是的，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就算不愿意，我也不禁再次回想。

我和这名少女的相遇，从现在算起正好是在两个月以前。那是入学典礼当天的事了……

1

四月。入学典礼。我坐在前往学校的公交车上，随着车身摇摇晃晃。当我无聊地眺望着窗外不断变换的街景来打发时间的同时，公交车上的乘客也在逐渐增加。

同车的乘客，几乎全是身穿高中制服的年轻人。

等我回过神来，车内已经变得十分拥挤。在我前方不远处站着的一个老妇人，现在像是快要跌倒般脚步不稳，让人觉得很危险。但既然知道车上很拥挤她还是挤上了车，那也是她自作自受吧。

对运气好能有座位的我来说，拥挤程度如何都与我无关。

就让我把可怜的老妇人忘得一干二净，等待抵达目的地吧。

今天晴空万里，真令人神清气爽啊，我简直快要睡着了。

然而，这份平静的心情马上烟消云散。

“你不觉得你应该让出座位吗？”

我一瞬间吓了一跳，睁大几乎快闭上的双眼。

咦，我该不会被骂了吧？

我如此心想，不过被劝告的人，好像是坐在稍微往前一点的一个男士。

屁股坐在爱心专座上的，是一个体格魁梧的年轻金发男子——应该说是个高中生。刚才那名老妇人就站在他的边上，而另一旁则站着身穿OL风格的女性。

“坐在那边的你，难道没看见老奶奶很不舒服吗？”

OL风格的女性，好像希望他将爱心专座让给老妇人。

OL的声音清楚传遍安静的车内，自然而然吸引了周遭的目光。

“真是个Crazya[1]的问题呢，Lady。”

我想少年应该会生气或无视，不然就乖乖服从，但结果都不对。少年咧嘴一笑，重新跷起二郎腿。

“为何我就非得把座位让给这位老妇人呢？根本就没有任何理由吧。”

“你现在坐的位子是爱心专座哦，当然要让给年长者！”

“无法理解，就算是爱心专座，也不存在任何必须让座的法律义务。这时候要不要让座，是由目前拥有这个座位的我来判断。年轻人就得让位？哈哈哈！还真是Nonsense的想法啊。”

这实在不像是高中生会有的说话方式。连头发都染成了金色，有种不合时宜的感觉。

“我是个健全的年轻人，站着确实不会感到有什么不方便，但是显然比起坐着更耗体力。我不打算无意义地做这种没好处的事情。还是说，你会给我小费呢？”

“这……这是对长辈讲话的态度吗？”

“长辈？你和老妇人都度过了比我更长的人生，这是一目了然、毋庸置疑的。但所谓长辈，是指有能力有经验的长者。而且你也有问题，即使有年龄差距，你不也摆出一副极为狂妄自大、目中无人的态度吗？”

“你说什么！你是高中生吧？大人讲话就给我乖乖听！”

“好……好啦……”

OL大动肝火，但老妇人似乎不愿意让事情闹得更大。她用手势安抚OL，然而，被高中生污辱的OL还是满肚子火。

“看来比起你，老妇人还比较明理。哎呀，日本社会还是有些价值呢。你就尽情地享受余生吧。”

少年露出莫名的微笑，接着就戴上传出轰轰噪声的耳机，开始听起音乐来。鼓起勇气提出建议的那位OL，看起来很不甘心地在咬牙切齿。

被比自己年纪还小的人，以根本就是强硬诡辩的说法给堵上嘴。少年自以为是的态度，想来让她相当生气吧。

即使如此她也没回嘴，那是因为她也不得不同意少年的说法。

摒除道德问题来说，事实上的确没有义务让座。

“对不起……”

OL强忍泪水并向老妇人低声道歉。

这是一起发生在公交车上的意外事件。老实说，我没被牵扯进去真是让我松了口气。让不让老人座位，这种事情小事一桩。

这场骚动，最后由那个少年画下了胜利的句点。就在在场的人都这么想时……

“其实……我也觉得大姐姐说得没错。”

有人伸出了意料之外的援手。这个声音的主人站在OL旁，看似下定了决心，鼓起勇气和少年搭话。这是一个身穿和我同样校服的人。

“这回是个Pretty girl吗？看来今天我还真出乎意料地有异性缘呢。”



“从刚刚到现在，老奶奶看起来一直很难受。可以请你把座位让出来吗？也许是我太多管闲事了，但我想这也能够当作是奉献社会。”

少年“啪”地弹了一下手指。

“奉献社会吗？原来如此，真是个相当有趣的意见。让位给年长者的确应该算奉献社会的一环。但是很可惜，我对奉献社会不感兴趣。我认为只要自己满足就够了。还有一点，在这么拥挤的车内，坐在爱心专座上的我虽然成了众矢之的，可是放着其他事不关己、不发一语，而且赖在座位上的人不管，这样好吗？只要有一颗关爱老人的心，那我想就算不是爱心专座，也可以让座。”

少女的想法没能实施，而少年自始至终都不改其光明正大的态度。OL及老妇人都不出声。

然而，迎面抵抗少年的少女，却没有因此灰心丧气。

“各位，请稍微听我说句话。请问有谁愿意把座位让给这位老婆婆呢？谁都可以，拜托了。”

要说出这句话，需要何等的勇气、决心以及体贴啊？这绝对不是件容易的事。少女也许会因此被周遭人视为没常识、令人讨厌的存在。可是她却无所畏惧，认真地向乘客诉说想法。

我虽然不是坐在爱心专座上，但也坐在老妇人附近。只要在这时举起手，说声“请坐”就能平息事件，那位年长者也就能好好放松筋骨了。

可是不管是我还是附近的人，都没有半点动静。因为大家都觉得没有让座的必要。刚才少年的态度及言行，虽然有些令人难以释怀，

但是也让人觉得大致上没错。

现在的老人们，确实是一路以来支撑着日本的不折不扣的功臣。

不过，我们年轻人却是今后将支撑起日本的重要人才。

考虑到目前逐年迈向高龄化的社会，年轻人的价值可是比过去更高了。

那么，到底现在比较需要老人还是年轻人，这根本连想都不用想。嗯，这可以说是个完美答案吧？

不知为何，我总有点在意附近的人会怎么做。我环顾四周的乘客，发现人们大多不是假装没看见，就是摆出犹豫的表情。

然而，坐在我旁边的少女却完全不同。

在这喧嚣之中，她像是没受半点影响似的面无表情。

我因为这不寻常的感觉而不禁盯着她看，结果一瞬间和少女对上了眼神。说难听点，这表示我们彼此想法相同。我感觉得出她也认为谁都没必要让出座位。

“请……请坐。”

少女表达诉求后，不久就有一名女士站了起来。坐在老妇人附近的她，大概是因为受不了了才让出座位。

“谢谢您！”

少女满脸笑容地点头示意后，就在拥挤人群中拨开一条路，引导老妇人前往空位。

老妇人一边不断地道谢，一边慢慢地坐下。

我斜着眼见证这个过程后，就双臂抱胸，静静地闭上了双眼。

不久便抵达了目的地，我跟在高中生们后面下了车。

下车后，在那里等待我的是一扇用天然岩石拼凑加工而成的门。

身着制服的少男少女们，从公交车下来后，全都穿过了这扇门。

东京都高度育成高级中学，是日本政府为了栽培支撑未来的年轻人而办的学校，也是从今天起我要上学的地方。

我停在原地，稍微做了下深呼吸，心想：“好，出发吧！”

“喂。”

我刚打算踏出富有勇气的一步，却在那个瞬间被旁边的人叫住，害得我从开始就被浇了冷水。

我被刚才坐在隔壁的少女叫住了。

“你刚刚往我这里看，是什么意思？”

看来我是被牢牢盯上了吗？

“抱歉，我只是有点好奇。我在想不管是什么理由，你是不是打从开始就没有要让座的想法。”

“嗯，是啊，我根本没打算让座。那又怎样？”

“没有，我只是觉得我们都一样。因为我也不打算让位。身为避事主义者，我可不想因为牵扯上那种事而引人注目。”

“避事主义？别把我跟你相提并论。我只是因为不觉得让座给老妇人有什么意义，所以才没让座。”

“这不是比避事主义还过分吗？”

“是吗？我只不过是照着自己的信念而行动，与单纯讨厌麻烦事的人不一样。但愿今后我不会再和像你这样的人有所瓜葛吧。”

“我有同感。”

明明只是想稍微交换意见，却被讲成这样，心情真差。

我们故意对彼此叹口气，便开始往同一个方向走去。

2

我无法喜欢上入学典礼——会这么想的一年级学生应该也不少吧。

我对校长或在校生的训勉感到厌烦不已，而且不仅要排队还要一直站着，麻烦事又多，令人觉得很讨厌。

不过我想说的并不只有这些。

小学、初中、高中的入学典礼，对孩子而言代表着一种试练的开始。

为了好好享受校园生活，结交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而能否顺利交友的关键，就在于这天以及往后的数日。要是在这天失败的话，可以说接下来等着的就是悲惨的三年了。

对于避事主义的我来说，还是希望建立适当的人际关系。

所以我在前一天，还是做了各种不习惯的模拟练习。

譬如爽快地走进教室，并积极尝试找人攀谈。

还有像是偷偷递上写有电子邮箱的纸条，从而试着拉近关系之类的。

特别是我这次的情况与过去非常不同。这回我处在一个完全没有认识的人能够讲话、孤立无援的状况。我就像是独自进入了你死我亡的战场。

我环视教室，往放着自己名牌的座位走去。

那是个靠窗、偏后面的位置。说不上是中大奖，但一般来说这也算是个好地方了。

我先在教室后环视了一圈，到校学生目测大约有一半出头。

学生大都坐在位子上看着学校的资料或者发呆。也有部分人或许过去就彼此认识，或者是刚认识在一旁闲聊。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要趁这段空闲时间开始行动，试着跟某个人搞好关系吗？正好前方有一个胖胖的少年，好像很寂寞地（我擅自想象的）驼背坐着。

从他身上散发出一种“拜托谁快来找我说话，当个朋友嘛！”的信息（我擅自想象的）。

可是……突然间搭话，对方会受困扰吧。

要等时机成熟再行动吗？不行，等回过神来，被人包围而且被孤立的可能性非常大。这里还是主动出击比较好……等等，别急。要是

随便投入陌生同学的怀抱，不是也有被反将一军的危险性吗？

不行啊，这是恶性循环……

结果我没能和任何人搭话，理所当然就落入被孤立的下场。

最后我甚至连像是“那家伙还是一个人吗？”及“嘻嘻嘻”那种轻声窃笑的幻听，都开始听得见了。

朋友到底是什么啊？进展到哪儿才可以算是朋友？是在能邀约一起吃饭的时候，还是在能够相约一起去上厕所的时候，才能算是成为朋友了呢？

我越是思考朋友究竟为何意，越是去探究其中的深层定义。

交朋友真的是非常辛苦而又麻烦啊。说起来，交朋友都得像这样瞄准目标、刻意进行吗？难道不应该更像是自然而然就形成的人际关系，接着变得亲近吗？我的脑中仿佛正举行着吵嚷的祭典，思绪已杂乱无章。

在混乱、烦闷期间，学生们接二连三地到校，教室里人逐渐多了起来。

没办法了。我只好孤注一掷试试看吧。

我纠结了半天，终于开始要付诸行动。然而……

回过神来，坐在前方的那名胖胖的眼镜男，已经先被别的同学搭讪了。

尽管表情混杂着未经世故的苦笑，他们之间不也萌生出新的友谊了吗？真是太好了，眼镜兄……看来你可以交到第一个朋友了。

“被捷足先登了……”

我抱着头，深深反省自己的不中用。

我从心底叹了口气。我的高中生活恐怕前途一片黑暗。

不知不觉间教室里几乎挤满了学生。这时候，从隔壁座位传来放书包的声音。

“刚入学就这么深深地叹气啊。对于跟你的重逢，我也有种很想叹气的心情。”

在隔壁座位坐下的学生，是刚刚在公交车站跟我不欢而散的少女。

“真没想到会跟你同班。”

其实，一年级全部只有四个班，会在同一个班级里也不算什么不可思议的事。

“我叫绫小路清隆，请多指教啊。”

“突然就自我介绍？”

“虽然很突然，但是我们都讲过两次话了，这样也没有什么关系吧？”

总之，我实在很想跟某个人自我介绍，想得受不了，就算对方是这名傲慢的少女也好。为了融入这个班级，我想至少先知道隔壁同学的名字。

“我即使拒绝也没关系吧？”

“我想在一年的时间，坐在隔壁却不晓得彼此的名字，心里会不太舒坦的。”

“我不这么觉得呢。”

她看了我一眼后，就把书包挂在课桌旁。看来她连名字都不愿告诉我。

少女是完全没把教室的状况放在眼里吗？她只在一旁以标准姿势端正地坐着。

“你有朋友在别班吗？还是你是一个人在这所学校的？”

“你也真是好管闲事呢。就算找我聊天也没什么意思。”

“你要是觉得打扰，我就不继续说了。”

我并不打算不惜激怒对方，也要让她自我介绍。我想对话应该到此就结束了。但少女叹了口气，也许是转换了心情，她视线笔直地往我这边看来。

“我叫堀北铃音。”

本来没想到她会回答的，这名少女……堀北，却如此报上名来。

这是我第一次从正面看见少女的容貌。

很可爱，倒不如说，简直就是超级美女啊！

明明是同年级，就算她大我一两岁，应该都还是可能的。

她就是个有着如此沉稳气质的美女。

“我姑且先说我是怎样的人好了。我没有特别的爱好，但对任何事都有兴趣。不需要太多朋友，但还是想维持一定的朋友数量。总之，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真是个很避事主义的回答啊。那种思考方法我不怎么喜欢呢。”

“总觉得，你只花一秒就把我的一切都给否定掉了……”

“毕竟我希望别再碰到倒霉事了。”

“虽然可以明白你的心情，不过看来无法实现哦。”我把手指指向教室入口。站在那里的是——

“这间教室设备很齐全嘛。看来真的就如传闻所说的一样呢。”

是在公交车上与少女起纠纷的那名少年。

“原来如此，的确很倒霉呢。”

看来不只是我们，连那个问题儿童也被分到了D班。

他似乎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存在，朝着写有高圆寺的座位走去一屁股坐下。他那种人也会意识到社交关系重要吗？我得稍微观察看看。

接着，高圆寺把双腿跷在桌上，从书包里取出指甲剪，一面哼着歌，一面随心所欲地修整起指甲来。他做着自己的事情，简直就对周遭的喧嚣或旁人眼光视若无睹。

他在公交车上的发言看来是发自内心的。

只有不到几十秒的时间，就能看出班上超过一半的同学都对高圆寺感到反感。

可以自我到这种地步也真相当厉害啊。

我回过神来，隔壁桌的堀北早已将视线转移到桌上，在读自己的书了。

糟了，对话的明明就是有来有往的，我却忘记回话了。

能和堀北成为朋友的机会，就这样浪费了。

我悄悄前倾，偷看堀北手上那本书的书名，结果竟然是《罪与罚》。

那本书很有趣，讨论了如果为了正义，人是否拥有杀人的权力。

真是可惜啊。说不定我和堀北在书本上的品位很相近呢。

总之，我也已经向她自我介绍过了。作为隔壁邻居，应该也算建立了最低限度的关系。

接下来没几分钟，便响起了宣告开学的钟声。

几乎在同时，一名穿着套装的女士走进了教室。

从外表给人的印象，看起来是个很稳重且重视纪律的老师。年纪既像超过又像没超过三十岁的样子，一头挺长的头发，在后脑勺扎成了一束马尾。

“各位新生，我是D班的班主任，茶柱佐枝。平时负责教日本史。这所学校，不会每个学年换教师。因此毕业前这三年，我将作为班主任与你们共同学习，请多指教。开学典礼将会在一小时后在体育馆举行。在这之前，我要发给你们有关这所学校特殊规则的资料。虽然之前的入学介绍时已经发给你们过了。”

前面座位传过来似曾相识的资料，是放榜录取后曾经拿过的。

与国内的众多高中不同，这所学校的部分特殊之处，就是来这所学校上课的全体学生，都被赋予了住在校内宿舍的义务。同时，在读期间除非特殊情况，否则禁止所有对外联系。

即使是家人，未经学校许可也不允许擅自联系。

当然，也严格禁止未经许可就离开学校。

但另一方面，为了不让学生们过得太辛苦，校内设置了许多设施：卡拉OK、电影院、咖啡厅、服饰店，等等，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小型商区。位于大都市正中央的这所学校，其用地据说超过了六十万平方米。

而且，学校还有另一项特别之处，那便是S系统的导入。

“使用现在发下的学生证，就能使用学校内的所有设施，也能在商店等地方购买商品。它是张类似信用卡的东西，但由于会消耗点数，所以使用上需要注意。在学校内，没有东西是无法用点数买的。只要是在学校内的东西，不管什么都能买。”

与学生证合而为一的这张点数卡，在学校内就意味着现金。

由于不必携带纸币，对于学生之间引起的金钱纠纷也能防患于未然。或者，说不定也可以借由确认点数消耗，来监视学生的消费习惯。

不过，无论如何，全部的点数都将由校方无偿提供。

“在设施内对机器感应或出示就可以了。使用方法很简单，应该不至于不会操作吧。点数将在每个月一号自动汇入，现在每个人也应

该已经公平地被分发了十万点。另外，每一点值一日元。到此应该不需要更多说明了吧。”

教室瞬间闹哄哄了起来。

也就是说，我们刚入学，就从学校那边收到了十万日元的零用钱。真不愧是与日本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大规模学校呢。

这对于高中生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

“对学校发放这么多点数感到吃惊吗？这所学校是以实力为标准来衡量学生的。能够入学的你们，也拥有与其相应的价值及可能性。对此，点数就代表着学校对你们的评价。别客气，尽管使用吧。只是，在你们毕业后学校将收回这些点数。由于点数无法兑换现金，就算存着也不会有好处。点数汇给你们之后，要如何使用都是你们的自由。就依照自己的喜好去使用吧。假如有人认为没有使用点数的必要，也可以转让给别人。但是，请别做出恐吓他人的行为，校方对于霸凌问题的处分可是相当严厉的。”

在充满困惑的教室内，茶柱老师环视着学生们。

“似乎没有人要提问。那么，祝你们有个美好的校园生活。”

对于十万点如此庞大的数字，大部分同学看来都无法隐藏心中的讶异。

“这所学校似乎没有想象中的严格呢。”

本来以为这是堀北的自言自语，但因为她看向我这边，我才了解这是在对我说话。

“该怎么说呢？的确是非常宽松啊。”

学校有强制住宿、禁止离开学校、禁止与外界联络等限制，但校方无偿提供了点数及周边设施，因此也没有什么好不满的了。

换个角度来看，甚至也能说学生是被招待到了乐园。

而这所高度育成高中最大的魅力，在于几近于百分之百的升学率及就业率。

由国家主导的这所学校，执行着彻底的指导，并且致力支持学生完成未来的梦想。

实际上，学校针对这一点也做了大规模的宣传。毕业生当中，有不少人是因为从这所学校毕业而成名的。通常即使是再知名、再优秀的学校，专业领域的数量也相当有限。要不就是体育，要不就是音乐，又或者就是与电脑相关。但在这里，不论选什么专业，都能够让人实现愿望。

这就是一所有着如此制度及高知名度的学校。

因此我认为班上的气氛应该更加朝气蓬勃一点。可是大多数同学看起来就像随处可见的学生。

不，也许正因为这样，大家才会这么坦然吧。我们已经入学，换句话说是已被认同的存在。之后只要能平安无事撑到毕业，就能达到目的了……但事情真的有可能这么简单吗？

“简直是对我们好到有点可怕的程度呢。”

听着堀北的这席话，我也深有同感。

这所学校的详细状况，就仿佛罩着一层神秘面纱，净是些未明了的状况。

正因为这所学校能够实现愿望，也不得不让人觉得，为此应该会存在着某些风险。

“回去的时候要不要去逛逛各种商店？一起去逛街嘛！”

“嗯，反正有这些点数的话，想买什么都可以。能进这所学校真是太好了！”

老师离开后，留下因得到巨款而开始慌了手脚的学生们。

“各位，稍微听我说句话好吗？”

在这之中迅速举起手的，是名身上散发出完全就是个有为青年气质的学生。

连头发也没染，看起来就像是模范生。表情上也感觉不到任何不良的元素。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在同一个班级一起生活了。所以，我想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来自发性地进行自我介绍，这样大家能快点成为朋友呢。距离开学典礼也还有时间，怎么样？”

竟然作了相当了不起的发言，是大部分学生虽想却开不了口的话。

“赞成！我们彼此之间连名字都还不知道。”

一人先带头如此说道，尔后不知如何是好的学生们，也一个接着一个表示赞成。

“我的名字叫做平田洋介。初中时大家通常都叫我洋介，因此希望各位直接叫我的名字就好。我对每一种运动都有兴趣，但其中特别

喜欢足球。在这所学校里我也打算踢足球。请多多指教。”

身为提案者的有为青年，流畅地做出无可挑剔的自我介绍。

这真是了不起的胆量。而且，秀出强项是足球的家伙一出现，开朗的脸庞与足球一结合起来，他的人气就增加了两倍。不对，是增加到了四倍！你看看，在平田身旁的女生，眼睛都已经变成了爱心形状。

这种家伙八成会成为班上的中心，并率领大家直到毕业吧。

然后，应该会跟班上或同届里最可爱的女孩交往，这是剧情发展走向之一。

“可以的话，希望大家从头开始一个个自我介绍。大家觉得怎么样？”

平田非常自然、若无其事地征询大家的同意。

最前面的女学生，看起来虽然有些不知所措，却马上就下定决心站了起来。

与其这么说，不如说她是为了回应平田对她所讲的话，才会如此急急忙忙地站起来。

“我……我叫……井之头……心……心。”

这位想报上名却语塞的女孩，自称井之头。不晓得是脑袋成了一片空白，还是没整理好想说什么就开始自我介绍的缘故，她在这之后就挤不出半句话，面色也渐渐苍白了起来。可以这么坦率表现出紧张心情的人，也相当罕见呢。

“加油！”

“没关系，不用慌张。”

同学们传来了温柔的鼓励。但不知是否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她反而更加说不出想说的话来了。沉默持续了五秒、十秒，少女面对着来自周遭的压力。

结果一部分女生甚至还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而她就这样一动也不动地呆站着。

在这种情况下，一名女生对她柔声说道：

“慢慢来，别紧张。”

这句话乍看之下与“加油”或“没关系”意思差不多，其中包含的意义却完全不同。

虽然同为鼓励对方，但是向极度紧张的人说出“加油”或“没关系”这种话，也带有勉强对方迎合他人的含义。

而“慢慢来，别紧张”则有着不必迎合他人的意思。

她好像因为听见了这句话而稍微冷静下来，并且“哈呼呼”地试着稍微调整呼吸。接着不久……

“我叫井之头……心。呃，我的兴趣是缝纫，尤其对编织很拿手。请……请多多指教。”

看起来说出第一句话之后，就能顺利讲出自己想说的话了。

井之头露出似乎放心但又好像有点开心、害羞的模样，便坐了下来。

多亏有人解围，这名叫做井之头的少女，才得以平安无事地过去。自我介绍继续往下进行。

“我叫山内春树。读小学的时候桌球曾打进全国比赛，初中时期是棒球社团的王牌投手，背号是四号。但在高中联赛时受了伤，现在正在复健中。请多指教。”

打棒球背号是四号这件事情，我想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

而且话说回来，高中联赛是高中的体育大会，初中生应该不能参加吧。

这是个故意来讲玩笑话的家伙吗？他给人一种嘴快、轻浮的印象。

“那么下一个就是我了！”

充满活力站起来的人，就是刚才鼓励井之头可以慢慢说的少女。



同时也是今天早上在公交车上帮助老妇人的那名女孩。

“我叫栉田桔梗。因为没有一个初中同学和我一起进这所学校，所以我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因此，希望能快点记住大家的长相及名字，并且成为朋友。”

大多数同学都是简短说句话，打声招呼便结束。这名叫栉田的少女却把话继续说了下去。

“我的第一个目标，就是和在座的各位搞好关系。大家的自我介绍结束后，请务必和我交换联系方式。”

我的直觉告诉我，她不会只是嘴上说说，而是绝对立刻就能和人打成一片的那类人。

我还觉得，她对井之头说的话也不单是随口的鼓励。

因为她已经散发出了那种“我跟谁都能成为好朋友”的感觉。

“还有，我想在放学后或者假日，跟朋友尽情玩乐，制造很多回忆，所以请尽管来约我。话有点多，但我的自我介绍就到此结束。”

无论在男生或女生之间，她都将会很有人气吧。

话虽这么说，但现在可不是评论别人自我介绍的时候。

心中这份异常不安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

“轮到自己的时候该说什么才好？是不是搞笑比较好？”我不由得开始思考起来。

要以超级情绪高涨的自我介绍来博君一笑吗？

不过啊，突然间就情绪高涨，好像又很破坏气氛。而且说起来，我也不是那种个性的人。

就在我左思右想的时候，自我介绍也在继续着。

“那么下一位——”

平田为了催促速度，将目光转到下一个同学。但这位同学却恶狠狠地瞪着平田。

这是位头发染得鲜红、完全符合“不良”这个字眼的少年。

“你当我们还是小鬼？根本就不需要什么自我介绍！要做的人自己去做就好了。”

红发少年以随时都会跟平田争辩的态度瞪着他。

“我没有办法强迫你。但我觉得和同学感情变好，并不是什么不好的事情。如果这带给你不愉快的感觉，我向你道歉。”

看见平田直视他并低下头的姿态，一部分女生开始怒视红发少年。

“只是自我介绍又不会怎样。”

“对嘛！对嘛！”

真不愧是帅气足球少年，转眼之间就拉拢了大部分的女生成为伙伴。

只是另一方面，却似乎引发了以红发少年为首的男性同学近似于嫉妒的怒火。

“吵死了，我又不是为了玩交友游戏才来这里的。”

红发少年站了起来，同时数名同学也跟着他一个接一个地走出教室，似乎判定没有必要跟同学增进关系。同时，坐在邻座的堀北，也慢慢地站了起来。

堀北的脸稍微面向了我这边，但知道我没有动静以后，就马上走掉了。平田看起来有点落寞地目送堀北他们的背影。

“这不是他们的错，是擅自要大家自我介绍的我不好。”

“怎么会，平田同学什么也没做错呀！不要管那些人，我们继续吧？”

部分同学以不接受自我介绍的形式离开了教室，留下的则继续进行。大多数同学都顺从了主流意见，这也是人之常情。

“我是池宽治。喜欢女孩子，讨厌帅哥。随时都在招募女友，请多指教。当然期待的是位可爱的女孩或美女！”

很难判断这究竟是搞笑还是认真的，不过至少招来了女生的反感。

“好厉害，池同学好帅。”

有个女生用让人明白这话百分之一千是谎言的毫无起伏的声音如此说道。

“真的假的？呃，其实我觉得自己不错啊。嘿嘿！”

池好像是当真了，并有些害羞地搔搔脸颊。

这个瞬间，女生们哄堂大笑起来。

“干吗呢？大家真可爱，我是真的在招募女友！”

不，你正在被人嘲笑啊！

得意忘形，而且不知为何还挥着手的池，看来不是什么坏人就是了。

接着下一个，便轮到了今天早上搭同班公交车的男学生——高圆寺。

他一面拿着小镜子照稍长的刘海，一面用梳子无意义地梳理着。

“不好意思……能麻烦你自我介绍吗？”

“哼，好吧。”

他短暂地露出贵公子般的微笑，并若隐若现地摆出目中无人的态度。

本以为他会把修长的双腿从桌上移开并站起来，谁知高圆寺却继续跷着双腿，并用岂有此理的姿势开始自我介绍。

“我的名字是高圆寺六助，是高圆寺财阀 的独子，并且是个迟早要肩负日本社会的男人。今后承蒙指教，年幼的Lady们。”

与其说是对全班，不如说他只对女生们做了自我介绍。

女生们并没有对有钱少爷投去闪闪发亮的眼神，而是只对高圆寺投去看待怪人的眼光……这也是理所当然的。

“还有，对于做出会令我感到不愉快行为的人，我将会毫不留情地加以制裁。你们就多加留意这件事情吧。”

“高圆寺同学，所谓会令你感到不愉快的行为是指什么？”

不知是否对于制裁这个词汇感到不安，平田如此回问道。

“就如字面上的意思啊。若要举例的话……我讨厌丑陋的东西。假如让我目睹那样的东西，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事呢……”

高圆寺姿态飒爽地把长刘海往上拨了拨。

“谢……谢谢你，我会多加注意的。”

红发男、堀北及高圆寺，还有山内、池，看来难以应付的学生似乎都聚集在这间教室里了。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内，就已窥见到了各式各样同学的一面。

我则是没有任何特别癖好或特色的人。

我只是想要自由地……没错，成为自由的鸟儿。一只从笼中飞出的鸟儿。

不去思考未来的事情，只想试着飞向那片苍穹。

你看，往窗外看就能看见优雅展翅飞翔的小鸟……虽然现在看不见。

总而言之，我就是这样的男人。

“那么，下一位——那边的同学，轮到你了。”“咦？”

糟了，沉浸在幻想中的我不知不觉就轮到了。众人目光正期待着我的自我介绍。喂喂！别用那种期待的眼神盯着我吧（自以为）！

真是没办法，我就使出浑身解数来自我介绍吧。

噔！我气势满满地站起。

“呃……那个……我是绫小路清隆。那个……呃……没有特别擅长的事情，但会努力与大家好好相处，呃……所以请多多指教。”

我结束自我介绍并匆忙就座。

呼……大家都听见我的自我介绍了吗？

我失败了！

我不禁双手抱头。

都是因为过于沉浸在幻想之中，导致没有充裕的时间好好思考如何自我介绍。

不仅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连印象也没留下。我就这样结束了糟糕的自我介绍。

“请多指教哦，绫小路同学。我们也一样，都想与大家好好相处，一起加油吧。”

平田发出爽朗笑声对我说道。

虽然是零零落落，但掌声还是响了起来。感觉他们是看穿了我的失败，而在帮我圆场。

这种与其说是同情，还不如说是怜悯的掌声，使我格外痛心。

很不甘心的是，即使如此我心底也有点开心。

虽说是严格的学校，但开学典礼跟一般学校没什么两样。

听完地位崇高人士所给的训勉，便顺利地结束了。

上午，我们大致听完学校的介绍后，就解散了。

七八成学生直接去了宿舍，剩下的则已经形成小团体，有的要去咖啡厅，有的要前往卡拉OK。转眼间喧嚣就消逝了。

顺带提一提，我想在回宿舍前，顺路去我非常有兴趣的便利商店。当然，我是一个人去，因为我连半个能陪我去的朋友都没有。

“又是个让人讨厌的巧遇呢。”

我一进入便利商店，就撞见了堀北。

“你别这么警戒啦。话说回来，你也来便利商店是有事要办吗？”

“嗯，我来买一些必需品。”

“今后的宿舍生活，将会需要不少的必需品。女生的话，想必会需要各种东西。”堀北一边确认商品，一边对我这么说道。

堀北利落地把洗发精等日用品放入提篮。原本以为她只是随便选的，没想到是专挑便宜货。

“我还以为女孩子都会对洗发精之类的很讲究。”

“因人而异吧！也不知道未来何时会急用钱。”

能不能别擅自偷看别人买的东西？仿佛如此诉说着的冰冷视线传了过来。

“话说，我非常意外你会留下来自我介绍。因为你看起来不像是想成为班上一分子的那种人。”

“正因为我是避事主义，才会想默默地加入那种场合。堀北你，为什么没有参加自我介绍啊？那不过是自我介绍。通过自我介绍，不仅能和很多学生搞好关系，同时也是个交朋友的机会。”

当时已有不少同学直接就交换了手机号码等联络方式。

如果是堀北的话，也许马上就能够成为人气王，真是太可惜了。

“我想到好几个能够反驳的理由，说明一下也许比较好。就算做了自我介绍，也没办法保证一定能交到朋友。还有，也许因为自我介绍，还会产生某些争端。既然如此，一开始就什么都别做，就不会产生问题了。我有说错吗？”

“但是以概率来说，做自我介绍能增进人际关系的可能性比较高吧？”

“那个概率是如何推导出来的？虽然这么说，即使深究其原因，也只会引来无休无止的争论，因此就先假设成你所说的那样吧，自我介绍有交到朋友的可能性。那你找出跟谁能要好起来的可能性了吗？”

“唔……”

堀北一直盯着我如此说道……原来如此。这真是精彩的结论。

事实上，我也没跟任何人交换过联络方式。这也成了无法证明自我介绍好处的最佳证据。由于堀北的主张，让我不由得避开了她的视线。

“换句话说，自我介绍等于容易交朋友的这个假设无法证实。”

而堀北更是这么补充道：

“说起来，我本来就不打算交朋友。因此，我不但没必要自我介绍，也没必要在那边听自我介绍。这样说你能接受吗？”

这么一说来，在刚开始我对堀北自我介绍时，她也是持否定态度……

现在回想起来，她愿意把名字透露给我，说不定这就已经是奇迹了。

“有意见？”她对我如此提问，我摇了摇头。

每个人的观点都会有所不同，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堀北说不定是比我想象的还要更孤僻……不对，更高傲的类型。

我们的眼神也没交会，就在便利商店内来回走动。

虽然她的个性好像有点严厉，可是在一起的时候，不知为何却不会令人不快。

“哇！泡面的种类也非常齐全，这所学校真的很方便呢！”

有两名男学生在速食食品前面喧哗着。他们将堆积如山的泡面放入提篮，并前往收银台。除了泡面外，提篮内还放置了许多零食、饮料。因为拥有多到用不完的点数，会如此消费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泡面吗？种类竟然有这么多。”

买泡面也是我顺路来便利商店的原因之一。

“男生果然都很喜欢这种东西吗？虽然我觉得这种东西对身体不太健康。”

“我也不知道算不算得上喜欢……”

我伸手拿起杯状物，接着看了看它的标价。

上面写着一百五十六日元，但可惜我无法判断这算贵还是便宜。

学校使用点数作为货币 单位，但这一带的商品皆 使用日元来标示。

“喂，关于商品标价你怎么看？比较贵或者比较便宜。”

“这个嘛……我没感觉到与校外有什么不同之处。你发现了什么吗？”

“没有，我只是问问而已。”

便利商店内摆设的商品，看来似乎是定在了一个所谓合理的价格。

这么说来，每点点数果然都代表着一日元。

考虑到高一学生平均零用钱都在五千日元左右，十万日元便是个与其差距悬殊的金额。

堀北看见我举止有点可疑，一脸狐疑地盯着我的脸。

接着，她挑了一个最便宜的洗面奶。女孩子的话，应该会更讲究些吧。

“反正都要买了，这个不是比较好吗？”

我拿起价格较高像是泡沫式的洗面奶给她看。

“不需要。”

我被简短地拒绝了。

“呃，但是……”

“我不是说我不需要吗？”

“好吧……”

被她瞪了一眼，于是我默默把洗面奶摆回架上。

原本想着就算被骂，也要活跃气氛，但却失败了。

“你好像也不善交际呢。沟通技巧太差了。”

“既然连你都这么说的话，那可能确实如此吧。”

“也是，至少我自认有看人的眼光。一般而言，我是不会再次开口跟你讲话的，不过看在你的努力令人感动的分上，于是就可怜了你一下。”

看来我渴求朋友的这个念头，全都被她知道了。

我们两人的对话，便在此突然中断了。

和女生两人在便利商店内购物的这件事情，还是让我感觉到些许不可思议。因为堀北也算是个可爱的女孩子。

“喂，这是怎么回事啊？”

为转移话题，我环顾四周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在便利商店的一隅，放着部分的食品及生活用品。

乍看之下与其他东西并无不同，却有着唯一一点巨大差异。

“免费？”

堀北似乎也觉得不可思议，拿起了商品。

在贴有“免费”标签的购物推车上塞满了牙刷或创口贴这种日常用品，并附加上了“每月最多三样”的条款。其周围显然散发着异样感。

“这是给过度使用点数者的救济措施吗？学校还真宠学生呢。”

也就是说，校方的服务无微不至到如此程度吗？

“吵死了！等一下啦！我正在找了！”

突如其来的巨大声音盖过了柔和的背景音乐，并传遍了整间便利商店。

“那就快一点啊！都塞住后面队伍了。”

“啊？你有什么不满吗？”

似乎是因为结账问题而起了争执。两名男生互不相让地对骂了起来。当中露出不悦神色的是一名似曾相识的红发学生。他的手上紧握着一碗泡面。

“发生什么事了吗？”

“啊？你谁啊？”

本打算友善地向前攀谈，红发男却似乎误以为多了个敌人，便以强硬态度威吓我。

“我是跟你同班的绫小路。看见你好像有麻烦，才跟你搭话。”

说明来由后，红发男不知是否因为稍微理解了，声音也变得冷静了一些。

“啊……这么说起来，我好像也对你有印象。我忘记带学生证了。我把学生证会代替现金的这件事情给忘了。”

见他两手空空，看起来是回过宿舍，是在那时候忘记带的吧。

老实说，我也没有需要用学生证结账的这个概念。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来帮你垫付吧。再回去拿也很费事吧。”

“也是呢，确实很麻烦，火都上来了。”

距离宿舍并不是很远，但像现在这时候，来买午餐的学生也陆续在收银台后方排成了长长人龙。

“我是须藤，就麻烦你先帮我垫付了。”

“别客气，须藤。”

须藤把泡面递过来，交代我要加热水便走了出去。看着这简短对话的堀北，好像觉得不可置信似的叹了口气。

“才初次见面就被随意使唤呢。你打算成为他顺从的小弟吗？还是说，这是你为了交朋友而采取的行动？”

“该说是交朋友吗……反正只是顺便，没事。”

“看来你并不会害怕他呢。”

“害怕？为什么？因为他像个不良少年吗？”

“一般人都会想跟他那种类型的人保持距离。”

“还好吧，在我看来那家伙并不是个坏人。而且你不也不会害怕？”

“因为会避开那类人的，几乎都是没法自保的人。如果是我的话，假设他诉诸暴力，我也能把他给击退，因此我才没有退缩。”

堀北所说的每句话，不知该说是有点吹毛求疵，还是与众不同。说起来，这击退是指什么？她是自备防狼喷雾之类的东西吗？

“我们快点买吧，不然会给其他学生添麻烦。”

我和堀北一起买完东西。在收银台被要求出示学生证，通过收银机，立刻结清不必收零，付款十分顺畅。

“真的可以当作钱来使用啊……”

收据上印着各项商品的价格以及剩余的点数，结账就这样顺利结束了。等待堀北期间，我把热水倒入泡面。本以为很麻烦，结果只要打开盖子并将热水倒到线为止就好了。

不过这还真是所令人毛骨悚然的学校。

给每个学生发那么多钱，到底有什么好处呢？

今年的入学人数应该是一百六十人左右，大致算算，这所学校的在校生有四百八十人左右。光是这样每个月就要四千八百万，一年就是五亿六千万日元。

就算是由国家负担费用，也做得太过火了。

“让我们拿这么多钱，对学校来说会有什么好处啊？”

“也是呢……光是校内的设施，就足以吸引学生了。我不觉得有必要发学生那么多钱。而且，这样学生也很可能会忽略读书的本分。”

这如果是在考试或努力后所颁发的奖赏，那还能够理解。

成功就会有现金奖励，学生的干劲也会上升吧。

然而，校方对点数的获得，却没有设置任何条件，而是将高达十万日元的钱直接发给全体学生。

“虽然无法命令你，但我劝你还是尽量别乱花钱。因为一旦习惯铺张浪费，之后要节俭的话就很辛苦了。人类只要体验过一次舒适生活，就无法轻易将其舍弃。生活水平降低时，所受到的精神打击可是很大的。”

“我会谨记在心。”

我原本就没打算将钱花在杂项上，这一点应该是没问题。

结完账走到店外，看见须藤蹲在便利商店前。

他发现我之后，便举起手简单地打了声招呼。为回应他，我也将手稍微抬起，有些好像是开心，又好像是害羞的心情。

“你该不会要在这里吃吧？”

“当然啊，在这里吃是这世上的普通常识。”

须藤理所当然似的回答道，但我很为难，堀北也无法置信地叹了气。

“我要回去了，我可不想在这里降低自己的格调。”

“说什么格调啊，高中生这么做很普通吧？还是说，你是哪家的千金大小姐？”

须藤与堀北争论着，但堀北却连看也不看他。

须藤气得把泡面放在地上就站了起来。

“你什么意思？别人说话的时候就好好听啊！喂！”“他怎么了？突然生起气来。”

堀北始终都没和须藤说话，只向我这么问道。

这举动似乎让须藤越发不满，以要扑过去抓住对方般的猛烈气势吼叫着：

“过来呀！小心我狠狠揍你一顿！”

“我承认堀北的态度很差，但你也有点生气过头了。”

不管怎么说，须藤也太容易生气了。

“啊？你说什么？是态度嚣张的这家伙不对吧？明明就只是个女人！”

“明明就只是个女人……你还活在上世纪吗？我劝你还是别跟他做朋友。”

堀北说道，直到最后都没跟须藤对话，就转过身去。

“等一下啊，喂！臭女人！”

“你冷静点！”

我慌忙地制止了想向前揪住堀北衣领的须藤。

堀北并没有因此停下脚步，头也没回地就这样回宿舍了。

“那家伙搞什么啊！可恶！”

“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嘛。”

“烦死了，我很讨厌像她那种一本正经的家伙。”

就连我也被瞪了。须藤粗鲁地抓起泡面，掀开杯盖吃了起来。

刚才在收银台前引起的争吵也是，也许须藤的怒点有点低。

“喂，你们是一年级的？这里可是我们的地盘哦。”

正当我看着须藤吃泡面时，同样拿着泡面的三人组从便利商店走出来，叫住了我们。

“想怎样啊你们？是我先来这里的。你们很碍眼，快点滚吧。”

“听到了吗？他说让我们快点滚欸。看来来了个相当嚣张的一年级学生啊。”

他们对须藤的争辩咯咯笑。须藤见状突然站起，将手里吃到一半的泡面往地上一砸，弄得一地的汤汁和面。

“喂！少因为我是一年级学生就瞧不起我！”

这已经不算有点了，须藤的怒点是非常低。看来他是马上就能威吓叫嚣别人的那种个性。

“对我们这些二年级前辈你还真敢讲啊，喂。这里不是放着我们的行李吗？”

二年级的学长“砰”的一声放下行李，然后哈哈大笑。

“好了，这里放着我们的行李。所以你马上给我滚。”

“真是好大的胆子啊，混账。”

须藤丝毫不畏惧人数差异，与对方杠上。现在互相殴打也看似一触即发。他该不会把我也算进去了吧？

“真可怕……你是哪个班的？让我来猜一下吧。是D班对吧？”

“那又怎么样！”

须藤这么答完，全体高年级生互相对看，突然爆出大笑。

“听见了吗？他说他是D班的欸。果然啊！真是原形毕露呀。”

“啊？你什么意思啊！喂！”

须藤态度激动，那群男生却一边贼笑一边往后退。

“今天就先把这里让给你们这些可怜的‘瑕疵品’吧。我们走！”

“你们想逃吗！”

“丧家之犬就叫吧，继续叫吧！反正你们马上就会见识地狱。”

见识地狱？

从他们脸上流露出显而易见的从容神色。这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回来，我还以为这所学校肯定都是些大少爷、大小姐，没想到像刚刚那伙人，或者像须藤这类的夸张家伙，其实还挺多的。

“啊……可恶，不管是刚刚那个女人也好，二年级的学生也好，都是些烦人的家伙！”

须藤也没收拾散乱在地上的面及汤汁，就这样手插进口袋回去了。

我抬头仰望便利商店的外墙，那里装着两台监视器。

“这代表事后有引发问题的可能性吗……”

我无可奈何地蹲下，捡起泡面碗后，就开始善后。

尽管如此，那些二年级学生一知道须藤是D班的，态度就瞬间转变了。

我的确很在意，不过现在也不可能推论出答案。

下午一点过后，我回到了从今天起就是自己家的宿舍。

从一楼管理员那里拿到了写着401的房卡，以及写着宿舍规范的手册，我便进了电梯。看了看手册，内容有倒垃圾的日期与时间，及请勿制造噪声的提醒。里面全都记载着像避免浪费水电等基本生活事项。

“电费或燃气费也没有限制吗……”

我还以为费用铁定会从点数里扣除。

这所学校真的是为了学生而费尽心思。

男女共用宿舍让我也有点惊讶。但虽说如此，手册上也注明了“禁止进行与高中生身份不相符的恋情”。教师是不可能允许不正当男女交际的。

然而，我对这般舒适日子是否真能培育出杰出的人深感怀疑，但作为学生，还是先尽情享乐吧。

我的房间仅有八张榻榻米（注：约四平方米）这么大。不过，从今天起这里就是属于我的家了。尽管是学校宿舍，这也是我初次独自生活。毕业之前我将断绝所有外界联络。

这令我不禁绽放出笑容。

这所学校以高就业率为傲，设施及待遇也都让他校难望项背，是日本首屈一指的高中。

可是这些事对我而言，全都无关紧要。我会选择这所学校唯一且最大的理由，就是无论初中时期的朋友也好，双亲也好，未经允许皆无法与在校生联系。

这是……何等值得高兴的事情啊。

我是自由的。自由。用英语说的话是freedom，法语的话是Liberté。

自由最棒了不是吗？能在任意的时间里吃饭、睡觉、玩乐，就是这么回事吧？虽然这并不像是刚才那群人的语气……我还真不想毕业啊……

在我考上这所学校前，老实说本来觉得怎么样都无所谓。

不管有没有考上，都无关紧要。

然而，现在心中却终于涌出“能考进这所学校真是太好了”这般真切的感觉。

任何人的目光、话语，已经都不会传达过来了。

我能够改头换面……不对，是能够开启崭新的人生了。

总之，就先向自己发誓吧——要低调、简单开心享受学生生活。

我就这样穿着制服，跳进了整齐的被窝。然而，别说是睡意袭来，这令人兴奋不已的情况，使我不仅无法冷静，而且还越来越亢奋了。

D班的各位

开学第二天，由于是第一天上课，课堂上多半只做了学习计划等说明。

老师们都开朗、友善到让人不觉得这里是升学学校，应该令不少学生大失所望吧。甚至连须藤也已经摆出一副大人物的样子，几乎每堂课都睡觉。老师虽然注意到了，却完全没有想劝诫他。

听不听课都是个人的自由，老师不予以干涉，这就是对于非义务教育的高中生们所采取的态度吗？

在轻松的气氛之中进入了午休时间。学生们各自离席，与相识的人结伴前去用餐。我有点羡慕地注视着这般光景。可惜到最后，我连个能要好起来的同学都没有。

“真悲哀呢。”

另一名落单者察觉到我这样的状况，对我投以了奚落的眼神。

“干吗啊，什么悲哀啊？”

“真想被谁邀请、真想跟谁一起吃饭——因为我看透了你这浅薄想法。”

“你也是一个人吧，难道就没有跟我同样的想法吗？还是你打算三年都不交朋友，孤单一人？”

“对啊，我比较喜欢一个人。”

堀北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听得出来是打从心底如此说的。

“你还是别管我了，不如替自己现在的情况想点办法吧？”

“也是哦……”

连一个朋友都没有的我，确实不能自以为是地说出这种话来。

老实说如果再这样下去没交到朋友，往后会变得很麻烦。被孤立后也会成为显眼的存在。要是成为霸凌对象，才是惨不忍睹。

才下课一分钟，班上大约一半的学生便消失无踪了。

剩下的同学里，有像我一样虽然很想跟谁一起去哪里，却畏缩不前的人，也有打从一开始就没意识到这种事情的人，或者像是堀北那种喜欢独来独往的家伙。

“呃……我接下来想去餐厅，有没有人要一起去？”

平田一站起来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对这家伙的思考回路，或者说是生活充实的样子，感到相当钦佩。而我的内心某处，说不定就在盼望着制造这种契机的救世主。

平田啊，我现在就过去。我下定决心，并准备慢慢举起手……

“我也要去！”“我也要！”

我一看见平田周围不断聚集过去的女生，就放下了正想举起的手。

为什么女生要举手啦！那明明就是平田对落单男生所展现的体贴！就算他有点帅，也不要连吃饭都屁颠屁颠跟着他走啊！

“真是悲惨呢。”

堀北的眼神从奚落转为鄙视。

“不要擅自揣测别人的内心啦！”

“还有没有其他人？”

也许是因为没有男生而感到有点寂寞，平田张望了四周。

平田的视线在教室里大幅移动，然后，当然也与身为男生的我眼神交会。

这边啊！平田，快点注意到我啊！期盼被你邀请的男人就在这里啊！

和我对上眼的平田，没有将视线离开。

真不愧是老好人，他理解我的请求了吗！

“呃……绫小……”

平田似乎为了回应我，刚开口想叫我名字的瞬间……

“快走吧，平田同学。”

一名辣妹风格的女生没察觉到我，就这样抓住了平田的手臂。

啊……平田的目光被女生给夺走了。接着，平田与女生们其乐融融地走出了教室。留下的只有我悬在半空的手，以及上半截身子。

我感到有些羞耻，于是便假装在抓头蒙混过去。

“我先走了。”

堀北留下怜悯的眼神，也一个人走出了教室。

“真空虚啊……”

我无可奈何一个人寂寞地离开座位，决定前往餐厅。

如果餐厅里的气氛没办法让我独自用餐，那就去便利商店随便买点什么吧。

“你是绫小路同学……对吗？”

正想前往学生餐厅，突然被一名美少女叫住。是班上的栉田。

因为是第一次像这样面对面，我的心怦怦跳个不停。

齐肩稍短棕色直发。她将裙子穿成学校能允许的最短长度，充满着高中女生的感觉。她手上拿的化妆包挂着许多钥匙圈，我已经无法判断她究竟是在拿化妆包，还是在拿钥匙圈了。

“我是同班的栉田哟，你记得我吗？”

“有些印象，找我有事吗？”

“其实……我有事想要问你。虽然是件小事情……绫小路同学是不是跟堀北同学关系很好？”

“并不怎么好啊，普通啦，普通。那家伙怎么了吗？”

看来与其说是找我有事，不如说堀北才是她的目的。有点哀伤。

“啊……对……我不是想快点跟班上同学要好起来吗？于是正在一个一个问联络方式。可是……被堀北同学拒绝了。”

那家伙也太过分了吧，既然有这么积极的人，给她联络方式不就好了。这么一来，说不定就能格外顺利地融入班级。

“入学典礼那天，你们也在学校前说过话吧？”

可能是与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公交车，她恰巧看到我跟堀北的相遇。

“堀北同学的性格怎么样呢？是在朋友面前会讲很多话的人吗？”

她是想知道堀北的事情吗……虽然问了很多问题，但我好像没有一个能答上来。

“她是有点不擅长与人交际。不过为什么要问堀北的事？”

“你看，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堀北同学离开了教室对吧？看起来好像还没跟任何人说过话，所以我有点担心。”

这人在自我介绍的时候，好像说过希望和全班要好起来。

“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我也是昨天才认识她的，所以帮不了你。”

“嗯……这样呀。我还以为你们一定是之前同校，或是老朋友。抱歉呀，突然问你奇怪的问题。”

“没关系。不过，为什么你会知道我的名字？”

“你问为什么……你不是自我介绍过了吗？我牢牢记住了哦。”

看来栉田认真地听了我那无可救药的自我介绍。

光是这样，我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那就请你多多指教喽，绫小路同学。”

她向我伸出手。我虽然有点不知所措，不过还是把手往裤子上擦了擦，接着握住她的手。

“请多指教……”

古人云：祸兮福所伏。今天说不定会发生幸运的事情。

而人是一种时而单纯的生物，因此坏事总能轻易地被好事覆盖过去。

1

结果我只稍微瞟了一眼学生食堂，就顺道去便利商店买了面包回教室。

留在教室里的大约有十名同学，有与朋友并桌吃饭的，也有独自安静用餐的人。如果要说共同点，那就是由于所有学生都住校，大家几乎都是吃便利店或学生餐厅的便当吧。

我正打算开始用餐，不知为何隔壁邻居却已经先回来了。

堀北桌上那个是在哪里买的呢？她正吃着看起来很美味的三明治。

因为她浑身散发着“不要跟我说话”般的气息，我就没跟她搭话，回到了自己的座位。

就座后，在我嚼着甜面包时，学校广播传来了音乐声。

“今天下午五点开始，将于第一体育馆举行社团说明会。对社团有兴趣的学生，请在第一体育馆集合。重复一遍。今天……”

可爱女性的声音随着广播传出。

社团吗？说起来，我还没参加过社团呢。

“喂，堀北……”

“我对社团没兴趣。”

“我什么都还没问吧。”

“那你要说什么？”

“堀北你不参加社团吗？”

“绫小路同学，你是痴呆了吗？还是说你只是个笨蛋呢？我一开始就回答我没兴趣了。”

“就算没兴趣，也不代表不会加入社团吧。”

“那叫作强词夺理，你还是好好记住会比较好。”

“好的……”

堀北对交朋友及社团都不感兴趣。我如此向她攀谈，想必也让她很厌烦吧。她单纯是为了升学或就业才进这所学校的吗？

若是升学学校，这也并非难以想象的事，但也觉得有点可惜。

“你还真是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呢。”

“真是抱歉，我至今能好好说上话的，就只有你而已。”

“我先声明一下，你可别把我算作是你的朋友。”

“嗯……”

“所以，你想去看社团，是打算加入什么社？”

“不是……怎么说呢，我还没开始想。不过估计也不会参加。”

“不打算参加社团，却又想去说明会。真是奇怪呢。还是说你将社团作为借口，实际上策划着去交朋友之类的呢？”

为什么这家伙会如此敏锐呢。不对，纯粹是因为我太好懂了吗？

“对第一天失败的我而言，我想剩下的机会就只有社团了。”

“邀请除了我以外的人不就好了？”

“就是因为没有邀请对象，我才烦恼啊！”

“说得有理呢。不过，我不认为绫小路同学你是真心这么说的。因为如果真的想交到朋友，自己就应该更主动一点。”

“我就是因为办不到，才会总是孤单一人好吗？”

堀北将三明治送往小巧的嘴巴，静静地重新开始用餐。

“有点难以理解你那矛盾的想法呢。”

想要朋友却无法交到朋友。堀北好像完全无法理解。

“堀北你没参加过社团吗？”

“是啊，我没有社团经验。”

“那除了社团之外，有什么其他经验吗？你果然体验过各种事了？”

“欸，你是有什么言外之意？我觉得这问题带有恶意。”

“恶意？什么啊，那能请你告诉我，刚才我想说的是什么吗？”

我的侧腹受到干净利落的一记下击拳。

让人料想不到是由女孩子所发出的猛烈一击，使我有点喘不过气来。

“你干……干什么啊！”

“绫小路同学，至今为止我已经警告过你多次，但看来就算讲了你也当耳边风。因此，今后我将毫不留情地予以制裁。”

“坚决反对！暴力无法解决任何问题！”

“是吗？从古至今，暴力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对人类而言，暴力终究是解决问题效率最佳的手段。不管是让对方听话，还是拒绝对方要求，施以暴力都会是最可靠、最迅速的方式。别说是国家与国家，就连警察也以执法者的立场，使用手枪与警棍之类的武器，借逮捕权来施行暴力行为哦。”

“还真是滔滔不绝……”

堀北像是在主张自己完全没有错一般堂堂正正地说道。包括至今为止的发言，她替自己的胡闹行为，找了某种程度上算正当的借口来反驳，真是恶劣。

“今后会全力净化绫小路你的心灵，为了你再生成人而施以暴力。”

“要是我说我也会对你做出同样的事，你要怎么办？”

反正她只会说出像是“男人对女人出手，真是太差劲了”或“你真卑鄙”之类的话吧。

“没关系。不过我觉得像这样的机会不会降临。毕竟我既不会说错话，也不会做错事。”

让人出乎意料的回答。她对于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堀北的外表与言语用词，都谨慎得像是个模范生，内在却是个令人意想不到的猛兽。

“知道了……知道了。今后我会多加注意的。”

我放弃邀请堀北，望向窗外。啊……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呢。

“社团……吗？我想想……”

堀北是想到了什么吗？她一面自言自语，一面摆出了沉思动作。

“喂，放学后只去一会儿也可以吗？我可以陪你去。”

“你说只去一会儿，是指……”

“你刚才不是说想要我陪你去说明会吗？”

“是……是啊。我本来也没打算待太久，因为我只是在寻找交友契机而已。真的可以吗？”

“只去一会儿的话，可以。那么，就放学后再说。”

堀北这么说完，就继续用餐了。看来她愿意陪我去交朋友。

刚刚明明说没兴趣的，难不成绕了这么一圈堀北是个好人？

“看你交不到朋友，四处慌忙奔走的样子，好像也挺有趣呢。”

果然是个讨厌的家伙。

2

“比想象中人还要多欸。”

放学后，我跟堀北选了个合适的时间，来到了体育馆。

看上去像是一年级的学生，大部分都已经到齐。现场有将近一百人。

我们站在稍微靠后的位置，等待说明会开始。

同时阅 读进体育馆时拿到的小册子。上面写着社团的详细资讯。

“这所学校有什么知名的社团吗？例如……空手道社之类的。”

“不管哪个社团水平似乎都很高，好像也有很多国家级的社团或选手。”

即使如此，棒球社或芭蕾舞社仅次于名校这一点，可见这所学校里的社团，还挺受重视的。

“册子上说，社团设备也远比同水平的学校还要齐全欸。你看，竟然连高压氧气舱也有。设备真豪华……这连职业级的都相形见绌。

啊，只是好像没有空手道社。”

“是吗？”

“什么嘛，你对空手道有兴趣？”

“没有。”

“不过话说回来，没有社团经验的人很难参加体育社团呢。高中初次参加的，反正也只会是个万年候补。所以，我不觉得能从中找到乐趣。”

也就是说就算有齐全的设备、良好的环境，是否加入社团，也要再三思考。

“这要看你够不够努力吧？只要在一二年级不断练习，不论谁都有可能性。”

练习吗？我实在不认为自己能这么拼命去做。

“对避事主义的绫小路同学你来说，练习应该与你无缘吧？”

“这跟避事主义有关系吗？”

“想避免无谓的劳动、平安度日的人，不就叫做避事主义？自己讲过的话，还是负责到底比较好。”

“我用词又没想这么深。”

“你就是这么随便，才会怎么也交不到朋友呢。”

“被堀北你这么说，我还真是内心受创。”

“各位一年级新生，让你们久等了。接下来，将由社团代表人，开始进行入社说明会。我是学生会的书记橘，将担任这次说明会的主持人。请多指教。”

主持人橘学长结束了开场词，社团代表人便在体育馆的舞台上排成了一列。

社团代表人形形色色。不仅有穿着柔道服看起来很强壮的学长，还有身穿漂亮和服的学姐。

“要不要改变想法试着加入运动社团？柔道不是很适合你吗？学长看起来也很温柔，这一定能成为你的动力。”

“哪里看起来温柔了啊？那种像大猩猩一样的体格，我肯定会被杀掉。”

“柔道简直轻而易举——我之后会跟他们如此转达的。”

“请你千万别这么做啊！”

真是的，好不容易终于有了正经的对话，结果却尽是被耍着玩。

“不过，体育系社团好像真的很有魄力，有种谢绝初学者的气氛。”

“他们应该会欢迎初学者。因为社员越多的话，当然也就能从学校获得更多的经费来改善练习环境吧。”

“这样简直就是利用初学者来获得经费而已嘛……”

“尽可能地招揽社员来增加经费，之后再让他们成为幽灵社员，岂不是很理想吗？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巧妙地运作呢。”

“这种社会还真是讨厌啊……不过你的想法也格外现实。”

“我叫做桥垣，担任弓 道社的主将。我想很多学生对于弓 道的印象就是老派、朴素。但其实非常有趣，也是值得去学的一项运动。我们很欢迎初学者，请务必加入我们的社团。”

台上身穿弓 道服的女性学生，开始了社团介绍。

“你看，他们欢迎初学者哦。你要不要参加看看？”

“我绝对不去这种社团！而且，体育社团一定都是生活充实赢家聚集地。不被当一回事也不快乐，我现在已经看到我最终退社的结局了。”

“那不是因为你扭曲 的个性才会产生的想法吗？”

“不对，这种社团绝对就是那样。体育社团就算了。”

像这种早已形成小团体的社团，我才不想加入。

如果是更加稳重、安静的社团，就比较好加入了。

在我看着学长们轮番介绍社团的时候，旁边堀北的身体突然剧烈晃了一下。她面色铁青地注视着舞台方向。

“怎么了？”

然而，她好像没有注意到我。

随着她的视线，我也往舞台看了过去，并没发现任何异样。

舞台上的人，似乎是棒球社的代表，穿着棒球球衣。

难道是对那个棒球社的人一见钟情了吗？但看起来也不像是。

是惊讶？害怕？或者是喜悦？堀北的表情很复杂，我无法理解。

“堀北，你怎么了？”

“……”

看来她真的没听见我的声音，就只是这样目不转睛地盯着舞台。

我心想还是别再继续向她搭话了，便开始倾听说明。

棒球社的说明，本身并没有什么出色之处。

内容为社团活动时间、社团魅力之处，以及欢迎无经验者等常规的招呼语。不只是棒球社，大部分的社团几乎都重复着类似的说明。

如果要说有什么新鲜的话，那就是这所学校里书道、茶道等小众文化性社团也很丰富，以及创办新社团最少需要三人。

每当轮换社团说明时，一年级新生就会互相讨论想法。

回过神来，体育馆已经沉浸在一片热闹的气氛之中。从担任监督角色的老师到社团代表，都不厌其烦向一年级新生们解说着。为了尽可能地招揽社员，他们也相当拼命。

结束任务的学长们，依序下台并前往摆着桌子的地方。说明会结束后，八成就会直接在那里进行入社申请吧。

从舞台上走下去一个人，两个人。接着终于只剩下了最后一个人。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到他身上。

这时我才发现，堀北自始至终都只注视着那个人。

那个人的身高一米七左右，细长的身体，清爽的黑发。通过他造型利落的眼镜，能够窥视到其充满知性的眼眸。

站在麦克风前的那个学生，以沉着的姿态眺望着一年级新生。

究竟是什么社团、到底要做什么说明呢？我对此产生了兴趣。

但我的这般期待却落空了。因为那名学生连一句话也没有说。

难道说是紧张得脑袋一片空白吗？还是紧张得发不出声音？

“请加油！”

“没有拿稿子吗？”

“啊哈哈哈哈哈！”

一年级生传来了这般声音。然而，站在台上的学长却动也不动，只是一直站着。那些笑声及鼓励，仿佛都没有影响。

笑过之后，便突然冷场。

“那个人在搞什么啊？”体育馆里开始出现傻眼的学生，嘈杂了起来。

即使如此，台上的男子也不为所动。他就只是这样静静地一动也不动。

堀北一直凝视那名学生的双眼。

然后，轻松的气氛慢慢朝着意料之外的方向转变。如化学变化一样。

整个体育馆里弥漫着令人无法置信的紧张与寂静氛围。

这般寂静，恐怖到即使没被任何人命令，也让人感觉到不能说话。

如今已经没有人敢开口说话了。而这样的寂静，在持续了三十秒左右的时候，台上的学长终于慢慢地环视全体学生，开始说起话来。

“我是担任学生会会长的堀北学。”

堀北？我看着身旁的堀北。是碰巧同一个姓氏吗？还是说……

“学生会这次也伴随高年级的毕业，将从一年级新生中招募候选人。学生会对候选人没有特别要求，但若考虑加入学生会，请避免加入其他社团。想同时参加学生会及其他社团者，原则上将不予以采用。”

语气柔和，针扎般紧张感。光凭他一个人，就让这宽阔体育馆内一百多名的新生们闭上了嘴。

当然，具备这种力量，并非是身为学生会长的缘故。这是眼前名为堀北学的学生自身所拥有的实力。整个场面的气氛，愈发沉重。

“我们学生会，不希望有天真想法参选的人。像那样的人，岂止是当选，想必还会给学校留下污点。我校的学生会，正因为被校方赋予改变规章的权利及使命，所以备受期待。我们只欢迎能理解这件事的人。”

一口气说完之后，他便直接下台，走出体育馆。

我们一年级新生能做到的只有不发一语地目送学生会长。气氛紧张到无法闲聊的地步。

“大家辛苦了，说明会到此结束。现在将开始受理入社申请。另外，由于入社申请将一直进行到四月底，因此事后想再申请的同学，请直接携带申请表前往想加入的社团。”

多亏了从容不迫的主持人，紧张的气氛才得以渐渐烟消云散。

在这之后，介绍社团的三年级生们，便一齐开始受理入社申请。

“……”

堀北始终就这样站着，根本不想走。

“喂，你怎么了啦？”

与其说是堀北不回答我，不如说好像是我的话没传进她耳朵里。

“哟！绫小路同学，你也来了啊。”

正当我沉浸于思考时，有人向我搭话。原来是须藤。班上的池以及山内也跟他在一起。

“什么嘛，三个人竟然一起行动。你们已经这么要好了啊。”

我一面压抑着内心羡慕的心情，一面对须藤如此说道。

“你也要参加社团吗？”

“没有，我只是来参观。‘也’这个字，是说须藤你要参加社团吗？”



“对啊，我从小学开始就热衷于篮球，所以在这里我也想打球。”

之前就觉得他的体格很结实，原来须藤打算加入篮球社啊。

“那你们两个呢？”

“我们是来凑热闹的，也可以说因为感觉很好玩才过来。另外，也期待能够来个命运般的邂逅。”

“命运般的邂逅？”

我反问池的奇怪目的，他双手抱在胸前，洋洋得意地答道：

“我的目标，就是在D班第一个交到女朋友，所以正在寻求邂逅呀。”

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对池而言，交到女朋友最重要。

“话说回来，刚才的学生会长还真是有魄力啊。有种势压全场的感觉！”

“是啊。一句话也没讲就让大家闭上嘴，一般来说是做不到的。”

“啊，对了对了。其实我昨天建了一个男生专用的群。”

池这么说着，便拿出手机。

“都特地建了，你也加进来吧。还蛮方便的哦。”

“咦，我也可以加入吗？”

“当然啊！因为我们都是一个班的啊。”

真是意想不到的建议。我很高兴地应邀加了群。

终于获得能够交到朋友的契机了！

正想拿出手机交换联络方式时，我看见堀北消失在人群之中。

看她的样子，我不知怎的有些担心，不禁停下了操作手机的动作。

“怎么了？”

“没……没事。那么我们交换吧？”

我重新开始操作手机，并且跟池他们交换了联络方式。

那家伙要单独行动也是她的自由，我没有干涉的权利。

虽然一瞬间有点恋恋不舍，但我最终还是没有追上去。

各位男士，久等了

“山内早安！”

“池早安！”

我一到教室，就看见池春光满面笑着向山内打招呼。

这两个人这么早就到校，还真是稀奇。入学典礼以来已经过了一周，池及山内几乎每天都是踩点来。就只有今天特别早。

“哎呀……太期待今天的课程，结果完全没睡着呀。”

“哈哈哈，这所学校真是太棒了，没想到从这个季节开始就有游泳课了。说到游泳课就是女孩子！而说到女孩子就是校园泳装！”

游泳课的确是男女一起上。换句话说，就会看见堀北、栉田，还有其他众多女生的校园泳装以及裸露的肌肤了。只是池跟山内闹得太过头，引起了部分女生的反感。

话说回来，我可不能再这样继续一个人坐着，永远离群下去。得积极地打入他们的圈子才行。悄悄观察好几次情况，幸好他们三人的对话已经中断。认为现在就是机会的我，站了起来。然而……

“喂！博士，过来一下。”

“叫我吗？”

绰号称呼为“博士”的胖胖学生，慢慢靠了过来。

印象中好像叫外村还是什么的。

“博士，你会好好记录女生的泳装吧？”

“交给我吧，我打算以身体不适作为借口来旁听。”

“记录？你打算让他做什么啊？”

“如果有机会就用手机拍照。”

“喂喂喂。”

须藤也对池的目的不是很认同。这种事要是被女生知道的话后果就严重了。但姑且先不论内容，我很羡慕这种朋友间的对话。真好啊，朋友。我也好想要朋友。

“真悲哀呢。”

“你也来了啊，堀北。”

“几分钟前刚到。你好像恋恋不舍地看着那群男生，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我。这么想要朋友的话，不如先试着去搭话？”

“你很烦诶，不要管我。要是做得到我就不必烦恼了。”

“在我看来，你明明好像也没有沟通障碍。”

“我有很多苦衷啦。唉……没想到我到现在能够说上话的只有你。”

虽然跟池他们在群里聊过天，但还是无法好好面对面交谈。

“喂……我再重申一遍，你可别把我算作是你的朋友哦！”

堀北露出打从心底厌恶的表情，并与我保持距离。

“放心。我再怎么落魄，也不至于会有那种想法。”

“是吗？那我就稍微安心了。”

这家伙到底有多讨厌与人来往啊。

“喂……绫小路。”

池的口中突然冒出了我的名字。我抬起头，看见他笑着对我挥手。

“什……什么事啊？”

我讲话有些结巴，同时站了起来。这时堀北已经对我失去兴趣了。

总而言之，能进入他们群体的机会忽然翩翩降临。我朝池走过去。

山内好像想到了什么，便与博士和池勾肩搭背，开始窃窃私语。

“这件事只告诉你们，其实，我被佐仓告白了欸。”

“什么？真……真的吗！”

最惊讶、焦急的就是池。他在班上最先交到女友的目标，已经失败了吗？

“真的真的。但是要保密哦！那种不显眼的女生，我当然是拒绝了。”

“笨蛋。就算不可爱，不也应该交往试试吗？”

“如果不是栉田或长谷部级别的，我才不要。我对那种土里土气的女生不感兴趣。”

因为当事人不在场，山内便毫不客气地畅所欲言。

被告白的事情，也不知可不可信。

1

“是游泳池欸！”

午休结束，池他们期盼已久的游泳课终于来临了。

池毫不掩饰自己的心情，欢欣鼓舞地站了起来，成群结队出发前往室内游泳池。我也悄悄跟在他们后面吧。而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一起走吧，绫小路。”

“咦？好……好啊。”

对于池所提出的邀约，虽然我回答得有点支支吾吾，但还是小跑步过去跟他们会合，前往了更衣室。

须藤为了快速换装，马上开始脱下制服，看得出经由篮球彻底训练过的肉体。和其他学生相比，他的出色体格也明显地更胜一筹。

须藤与腰间围着浴巾 的学生们相反，坦荡荡地只穿了一条内裤。接着，就这样全裸，并从袋子里取出了泳裤。对于这种态度，我忍不住向他搭话。

“须藤，你还真是正大光明啊。不在乎周遭眼光吗？”

“搞体育的怎么会换个衣服就这么慌张啊。要是偷偷摸摸，反而会成为被注目的焦点。”

这好像也说得过去。一般在这种场合偷偷摸摸的家伙都会被人捉弄。

“那我先走了啊。”

须藤转眼间就走出了更衣室。我也赶紧快点换好衣服吧。

“哇！这所学校果然很棒啊！这比市里的游泳池更好！”

穿着竞赛型泳裤的池，看见了五十米的游泳池，不禁感慨道。

水质清澈又干净，在室内也不会受到天气影响。环境太棒了！

“女生呢？女生还没换好吗？”

池一边用鼻子哼歌，一边寻找着女生。

“换衣服很花时间，所以才会还没出来吧。”

“喂，要是我控制不住闯进女生更衣室，会怎么样呢？”

“除了被女生围殴，应该还会被退学，并函送检方侦办吧。”

“不要说出这么有真实感的吐嘈啦。”

池想了想，哆嗦着身体。

“你要是太过于在意泳衣，可是会被女生讨厌哦。”

“会有男生不在意吗！”

从那个瞬间直到毕业那天为止，池一定都会一直被女生讨厌吧。

咦？我是不是好像很自然地就在跟池他们对话？

等到回过神来，我已经加入了直至今早都想加入但没能参与的团体里。说不定，我现在就正在亲身体验朋友诞生的瞬间。

“哇！好宽广哦，比初中的游泳池还大欸！”

晚了男生们几分钟后，女生们的声音传来耳里。

“要……要来了！”

池摆好了架势。可表现得这么露骨的话可是会被讨厌的。

不过我也很在意。譬如像是长谷部、栉田，姑且还有堀北。

然而，我们全体男同学的期待却落空了。

“长谷部不在！这……这是怎么回事！博士！”

正在旁听课程的博士神色慌张，从旁听用大楼的二楼眺望全景，并用他那眼镜后方的小眼睛，从高处，应该能够瞬间找出池他们所漏看的猎物才对。

然而……不论何处都无法捕捉到长谷部的踪影。

博士左右摆动着头，仿佛诉说着自己难以接受事实。是还在换衣服吗？还是说……

“在你后……后面啊！博士！”

“什么！”

池伸手指着并且大叫。原来，长谷部和博士同样都是旁听组。

作为旁听组的女生们陆续涌出，出现在二楼。其中也有佐仓的身影。

“为……为什么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池无法相信，当场抱头崩溃。

长谷部自认为是美女。再加上，她对男生投向的好奇眼光敬而远之。就算选择旁听也不奇怪。

虽然我很能体会池的心情，但很可惜的是，他的呼喊连长谷部都能听见。

“恶心。”

结果还是被骂了。所以我才跟你讲了那么多次，要是表现得太露骨会被讨厌的啊……

“池，现在可不是悲伤的时候。我们这里还有很多女生！”

“没……没错。的确是这样。我可不能在这里就灰心丧志。”

“兄弟啊！”

山内与池确认彼此的兄弟情谊，并互相握住对方的手。

“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呀？看起来好像很开心呢。”

“小……小栉田！”

栉田好像很好奇，便向他们搭话。

穿着校园泳装的栉田，身体浮现出妩媚的曲线。

刹那间，男生应该几乎都将目光定在栉田的身体上了吧。然而，包含我在内的男生们，马上就将视线移开了。

啊，今天也是个好天气呢……世界和平真是太棒了。

要是产生了生理反应，可是会引起很大的骚动。

“你在沉思什么？”

堀北狐疑地探头看着我。

“我在埋头和自己战斗。”

堀北的泳装姿态。该怎么说呢？嗯，感觉很健康而且绝对不算差。

但是盯着她看的话，似乎就会发生不得了的事，所以在冷静下来以前还是先忍耐。

“……”

堀北不知为何正看着我的全身。

“绫小路同学，你是曾锻炼过吗？”

“咦？并没有。我初中可是回家社的。”

“但是……你粗壮的上臂以及背部的肌肉，很发达呢。”

“我只是受父母恩惠，得到了这副身体而已。”

“我才不信。”

“你难道是……肌肉控吗？所以才会这么肯定我是锻炼过的。”

“你既然否定到这种程度，我就相信你吧……”

堀北好像有点不满。看来她自认为有一定的看人眼光。



“堀北同学擅长游泳吗？”

她对于栉田的问题露出些许怀疑的表情，但还是平静地回答了。

“说不上擅长，但也不至于到不擅长呢。”

“我初中的时候不会游泳。但是拼命练习后，就变得会游了。”

“这样啊。”

堀北不感兴趣地回答，与栉田稍微保持了距离。这是她不愿意再进行对话的暗示。

“好了，大家过来集合！”

仿佛肩负着运动界荣耀的肌肉大叔，集合了学生开始上课。他看起来很有体育老师的感觉，但应该算是那种不论男女都会被吸引的类型。

“选择旁听的学生有十六个人啊。好像有点多，不过这次就算了。”

显然也有只是想逃课的学生混在里面，但老师没有追究。

“我就直说了。做完热身操之后，我想让你们去游泳，看看你们的实力。”

“老师，我不太会游泳欸……”

有一名男生好像很不好意思地举起手。

“既然你是我的学生，我就一定会让你在夏天之前学会游泳。放心吧。”

“不用勉强让我学会游泳，反正我也不会去海边。”

“这可不行。现在就算再怎么不拿手也没关系，我会让你们克服。学会游泳的话，之后绝对会派上用场。绝对。”

学会游泳的话会派上用场？确实在某些时候会很方便吧。

然而，身为学校的老师会如此断言，我总感觉有点不对劲。

不过，说不定是身为教师，才会有想把旱鸭子医好的强烈想法。

全体学生开始准备热身操。池不时地偷窥女生。接着大家被指示简单地去游大约五十米。不会游泳的人，脚踩到底部似乎也没有关系。

去年夏天以来的久违泳池。水温做了适当的调整，几乎不会感觉到冷，身体马上就适应了。我游了几下。

游完五十米后，我便爬上岸，等待全部的人都游完。

“嘿嘿，太轻松了！你看到我的超级泳技了吗？”

池动作轻快地游完，并摆出得意洋洋的表情爬上岸。不，你游得跟其他人并没有什么差别哦。

“目前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游呢。”

“老师，太轻松了啦。我在初中的时候，可是被称作敏捷的飞鱼呢。”

“这样啊。那么现在直接进行竞赛。男女各比五十米自由泳。”

“竞……竞赛！真的吗！”

“我就给第一名的学生特别奖励五千点吧。相反地，最慢的家伙必须接受补课，所以做好觉悟吧。”

对游泳有自信的学生发出了欢呼，没自信的则是叫苦连天。

“女生人数少，所以分成两组，一组五人，时间最短的学生获胜。男生则由速度最快的五个人来决胜负。”

我从来没想过校方会将点数当作奖励。说不定这是为了激励今天缺席的学生们，真是好点子。

参加竞赛的除了旁听的学生以及一名不会游泳的学生之外，男生有十六人，女生有十人。由于决定先从女生开始，男生们便兴高采烈地坐在游泳池畔，替女生加油……不，进行评鉴。

“小栉田、小栉田、小栉田、小栉田、小栉田。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看来池已经完全拜倒在栉田的石榴裙之下。

“池，你这样很可怕，冷静点。”

“可……可是小栉田真的很可爱吧。”

栉田以彻底的优势获得了男生的人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只论长相的话，堀北毫无疑问也属于最高级别，然而讨厌与人来往的这一点，却害得她人气略低。即使如此，从男生的角度来说，堀北毫无疑问仍是道靓丽的风景。她一站到了起点上，便欢声四起。

“各位，好好地将画面烙印在脑海里！”

“好的！”

怎么说呢？总觉得通过这次游泳课，男生们之间的羁绊好像增强了。

若要说唯一的例外，没有用下流眼光看待女生的，似乎就只有平田。

鸣哨后，五名女生跳进水里。堀北在第二水道，从比赛开始就领先，并就这样拉开距离一路领先。连个惊险场面也没有，漂亮地游完了五十米。

“干得好啊堀北！”

耗时是二十八秒。这应该相当快吧？堀北脸不红气不喘地慢慢爬上池畔。

男生将结果视为次要，并将视线定在了女生充满弹性的身体。我也不知不觉看向堀北。可能她是唯一和我比较要好的女生，所以总觉得有点在意……

紧接着第二回合比赛，人气第一的栉田在第四水道，朝着声援的男生们笑着挥手。

“哦哦哦哦哦！”

男生们叫道。

栉田在自我介绍时，宣言要和全班同学成为朋友，这不是已经几乎成为事实了吗？男生自然不在话下，她的周围也时常环绕着女生开心地谈天说笑。栉田应该是拥有着相当吸引他人的气质吧。

接着是第二场比赛的开始。初期局面便是一面倒，一名叫做小野寺的游泳社女生以绝对优势抵达了终点，还游出了二十六秒如此无可

挑剔的数字，取得压倒性胜利。栉田也游出了三十一秒左右的好成绩，结果是总排名第四。

我走过去跟上了泳池畔的堀北搭话。

“得到第二名还真是可惜。对手是现役游泳社员，果然还是很棘手啊。”

“无所谓，反正我也不在意输赢。比起这个，你有自信吗？”

“这不是当然的吗？我可是不会吊车尾的。”

“这并不是什么值得自满的事情哦。我还以为男生都很讲究输赢。”

“我不喜欢互相竞争，毕竟我是避事主义嘛。”

我从一开始就放弃了第一名。只要能避免补课就够了。

被分配到第一组的我，位于第二水道，而在隔壁第一水道的则是须藤。要跟上运动社团的须藤是不可能的，我马上就不再注意他。总之只要在这之中避免垫底，就能够避开最后一名。我一面考虑这些事情，一面从起点跳进水中。

须藤以惊人的气势游完五十米，并从水面抬起了脸。男女都发出了赞叹的欢呼声。

“干得好啊须藤，只花了二十五秒。”

另一方面，我是三十六秒多，看来应该会是第十名。太好了，这样就不用补课了。

“须藤，你要不要加入游泳社？只要多加练习的话，参加大赛也绰绰有余哦。”

“我对篮球可是一心一意，游泳充其量只是玩玩。”

对须藤来说，这种程度的游泳好像不算是运动，并且游刃有余地爬上池畔。

“啊……那些运动神经发达的家伙真是讨厌。”

池忌妒般地戳了须藤的手肘。

“呀！”

女生们发出了高兴的尖叫声。平田似乎站上了起点。

须藤虽然有着让男生们憧憬的身体，但平田的身体则使女生着迷。平田身材苗条却很结实，是纤细型肌肉男。池听见了女生们对平田的加油声，便做出往地上吐口水的举动。须藤也有点不服气地瞪着平田。

“要是敢赢过我，我会尽全力把你给击溃。而且还是以本大爷的全力。”

你不是说游泳只是玩玩的吗……

老师一鸣哨，平田便以优美的姿势跳入泳池中。每当平田的手臂一拨水，游泳池畔的女生阵容就扬起欢呼声。他游泳的姿态也真是帅得过分。

“比我想得快。”

须藤冷静的说出了一句话。平田确实游得很快，不可否认地比其他同时游泳的四名男生都还技高一筹。这又更加地促使女生们尖叫。

平田不负众望，第一名抵达终点。大声高亢的女生欢呼声响彻了整个室内游泳池。

“老师，时间是？”

池紧紧盯着问道。

“平田的时间是……二十六秒十三。”

“太好了，行得通啊须藤。是你的话就能赢！去严惩他吧。”

“交给我吧，我会彻底击溃平田，让他的人气一落千丈……”

须藤意气风发地回应池，但是平田就算输了，人气大概也不会下滑吧。

“平田同学，你刚才好帅！不只是足球，你也很擅长游泳呢。”

“是吗？谢谢你。”

“喂，你干吗对平田同学放电呀！”

“在对他放电的是你吧！”

诸如此类。平田的人气，已经让人超越了愤怒，到达了令人傻眼的境界。

“请别为了我而争吵，因为我是属于大家的。你们就好好看着吧，真正有实力的人游起来会是如何。”

不知道高圆寺是怎么听的，似乎误以为那些是对自己的欢呼声。

他浮现了清爽的笑容，并走向起点。

“喂……高圆寺那家伙，为什么穿了三角泳裤啊……”

“谁……谁知道呢？”

虽然学校的规定里也是允许三角泳裤，但是这个班级里就只有高圆寺在穿。

然而比赛第三回合，备受瞩目的果然还是高圆寺。开始前精雕细琢的准备姿势，看起来就像运动选手。事实上不只是姿势，就连身体也比须藤好。包括须藤，班上对于运动有自信的人都屏息等待，并准备审视高圆寺的游泳表现。

“我对胜负虽然没兴趣，但我可不喜欢输呢。”

明明就没人问他，他却自己讲了。伴随着哨声，高圆寺以范本般的姿势跳入了水中。

“好快！”

须藤对于超越想象的侵略性泳姿，发出了惊讶的声音。平田也目瞪口呆地看着那个泳姿。强烈地溅起水花，但速度上却是无可抱怨。毫无疑问比刚刚的须藤还要快。按下计时表的老师，也不禁再看了一次时间。

“竟然是……二十三秒二二。”

“看来我的腹肌、背肌，以及大腰肌的状况一如往常地好。还不错呢。”

一下子就爬上岸的高圆寺，露出游刃有余的笑容，并将头发往上拨。

看起来连个喘息也没有，真不觉得他有使出全力去游。

“真是让人热血沸腾啊！”

须藤似乎是不想输，开始熊熊燃烧起斗志。老实说，除了须藤，没有人对上高圆寺有胜算吧。而事实上，决赛也是高圆寺对上须藤的单挑。

“高圆寺同学跟须藤同学游得都很快，好期待！”

“对……对啊，就是说。”

正当我发呆等着决赛开始时，栉田突然找我攀谈。

对于穿着泳装的美少女就站在旁边的这般紧急状况，我的小鹿心乱撞。

“嗯？怎么了？你的脸好像红红的……难道是身体不舒服吗？”

“没有没有，完全没有那种事……”

“话说回来还真是奇怪呢。学校从四月开始就有游泳课。”

“应该是因为有这么出色的室内游泳池吧。说起来，栉田你游得挺快的欸，简直让人不敢相信你初中的时候不太会游泳。”

“绫小路同学不是也游得还可以吗？”

“只到还可以的程度，我也不是那么喜欢运动。”

“是这样吗？可是，总觉得……绫小路同学很有男子气概呢。身材纤细，却好像又比须藤同学还要更加结实。”

栉田好像很吃惊，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的身体。这比被堀北盯着看的时候，还要紧张十倍。

“这只是天生的肌肉体质，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而且，事实上我一放学就回家，并没有参加任何运动系的社团。”

对话顺利进行了下去。虽然有点紧张，但逐渐充满在心中的这份感情，到底是什么呢？真想就这样一直和栉田两个人单独聊天啊。

“哇，高圆寺好强。这岂不是压倒性赢过须藤吗……你在干什么啊绫小路！”

看来决赛中，高圆寺以五米的距离领先须藤，并获得了胜利。观战完比赛的池，带着宛如恶鬼的表情朝我这里猛扑过来。

“什……什么干什么，没事啊。我什么也没做啊。”

“你不是正在做吗！”

池用力把手臂环住我的脖子，并说起悄悄话。

“小栉田是我的目标，你可别碍事了啊。”

我没有特意阻碍你的打算，不过世上还是有做得到跟做不到的事情。我想栉田可不是池你这种等级所能攻陷的女生。虽然说我也是啦。

朋友

“桔梗，回去时要不要顺道去咖啡厅？”

“嗯，好呀好呀！啊，不过等我一下。我再去邀请一个人。”

栉田说完，便来到正在将课本装进书包的堀北身旁。

“堀北同学，我接下来要和朋友一起去咖啡厅，如果可以的话，你要不要一起去？”

“没兴趣。”

堀北仿佛认为多说无益，就这样把栉田的邀约给一口回绝了。

就算是说谎也好，难道她就无法借口“接下来我要去买东西”或者“我已经跟别人约好了”这样的话吗？堀北明白地表示拒绝，栉田却依然保持着笑容。

这般光景早就已经不稀奇了。从开学起，栉田就会像这样定期邀请堀北出去玩。稍微回应她一下不就好了吗？我会这么想的，也是旁观者擅自的解读吗？然而，谁也没办法否定堀北希望独自一人的这件事。

“这样啊……那我下次再邀请你哦。”

“等等，栉田同学。”

堀北很难得叫住了栉田。她该不会终于败给了栉田的邀请？

“不要再来邀我了，我觉得很困扰。”

她冷淡地回应道。

然而，栉田却没有露出受伤的表情，维持笑容地这样说道：

“我会再邀你的。”

接着栉田一如往常跑到朋友的身边，并成群结队地走出教室。

“桔梗，不要再去邀堀北同学了啦。我讨厌那个人……”

就在教室的门快要关上的时候，我隐隐约约听见女生这么说。

在我身旁的堀北应该也听得到这话，只是她看起来一点也不介意。

“不会就连你也要说些多余的话吧？”

“嗯，我自认还蛮了解你的个性。我就算讲了也没用吧。”

“那我就稍微放心了。”

堀北准备好要回家后，便以自己的步调走出教室。

我在教室里发了一下呆，但马上就觉得腻了，站了起来，还是回去好了。

“绫小路同学，你现在方便吗？”

当我穿过在教室的平田那群人时，平田叫住了我。我向他小声回答了“没问题”。会被平田搭话也算很难得。

“关于堀北同学，能不能请你想点办法呢？因为她总是一个人，女生那边稍微有意见了。”

也就是说，连栉田那群人以外的人，也开始对堀北敬而远之了。

“你可以请她稍微和班上的同学打好关系吗？”

“这不是她个人的自由吗？而且，堀北并没有带给任何人麻烦。”

“我当然了解。但是，也有很多人替她担心呢。我可是绝对不会让班上发生霸凌的。”

霸凌？虽然我觉得有点离题，但说不定真的已经有这种举动和征兆了。是因为这样平田才会来警告我吗？平田以率直的眼神看向我。

“与其让我去讲，不如平田你直接告诉她，这样还会比较好呢。”

“也是呢。对不起，对你说了些奇怪的话。”

堀北在班上一天比一天更加孤独。只要再过一个月，她就完全成为班上的异类了。

当然，这是堀北个人的问题。并不是我该插手的。

1

我出了校门，径直走向宿舍。那里却出现了本来应该已经跟朋友出去的栉田。她靠着墙壁，好像在等着谁。栉田一注意到我，就露出了跟平常一样的笑容。

“太好了，我正在等绫小路同学呢。我有些话想要对你说，你现在方便吗？”

“方便的。”

该不会是告白吧……这种发展，大概只有百分之一的概率。

“我就坦白地问喽。绫小路同学，你有没有看过堀北同学的笑容呢？”

“咦？好像没有……”

看来栉田又是为了堀北的事才找我说话。我试着再回想了一下，真的没看过她笑。栉田握着我的手，使劲地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是花香吗？让人感到非常舒服的香味，刺激着我的鼻腔。

“我呀……很想成为堀北同学的朋友。”

“你的心意已经充分传达出去了。因为一开始好像有许多人来找堀北攀谈，但是直到现在都还继续这么做的，就只有栉田你一个人。”

“绫小路同学对堀北同学的观察还真是仔细呢。”

“与其说是观察，不如说因为我就坐在隔壁，所以不管怎样都会得到消息。”

从入学当天开始，女生们就积极地建立着小团体。女生比起男生，似乎在像是派系、地盘方面的意识更为强烈。即使在这个大约二十名女生的班级，也形成了四个左右的小团体。虽然多数之间都相处良好，却在某些地方互相牵制。

然而，其中的例外，就是现在眼前的栉田。她不管到哪个团都吃得开，不仅如此，甚至开始成了超级人气王。栉田对堀北始终态度温和，为了和她成为朋友，也持续着锲而不舍的行动。这种事一般学生想做也做不到。也许正因为这点，她才会深受大家景仰吧。

再加上她也很可爱。

附带的东西最有魅力，这在世上的商品中也是很常见的模式吧。

“你被堀北警告过了吧，下次可不知道会被她怎么说。”

我知道那家伙不是讲话会拐弯抹角的类型。弄得不好，说不定她还会说出更严苛的话。老实说，我很不想看见栉田因此而受伤害。

“你……能不能帮我呢？”

“嗯……”

我没有立即回答。通常要是被这么可爱的女孩子拜托，我马上就会答应。但身为避事主义的我无法积极，而且，我也不想看见栉田被堀北无情的话语所伤害。这次我还是狠下心拒绝吧。

“虽然我很明白栉田你的心情……”

“不行……吗？”

可爱+ 拜托+ 眼神往上注视=致命。

“真是没办法啊。就只有这次啊。”

“真的？绫小路同学，谢谢你！”

栉田听见我愿意帮忙，打从心底开心笑了。

好可爱。可爱到我差点就忍不住说请她马上和我交往。但是避事主义的我，不可能做出这种乱来的事情。

“所以，具体来说我该怎么做？就算嘴上说想和她成为朋友，但是实际上并不容易。”

该以什么标准来定义对方是否为朋友？这是我也回答不出来的困难问题。

“这个嘛……先以看见堀北同学的笑容作为第一步呢？”

“她的笑容呀。”

展现笑容这种行为，是只有稍微对人放下警戒才做得到。

要能发展到那样的关系，想必应该就能称为朋友了。

着眼于“看见笑容”这部分的栉田，说不定相当了解人心。

“有没有能让她笑的点子呢？”

“这个嘛……我打算接下来再和绫小路同学你一起想欸。”

栉田很不好意思似的“嘿嘿”一声，轻轻用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头。

要是丑女这么做，我一定扁她一顿。不过如果是栉田的话，我会给她很高的分数。

“笑容啊……”

因为栉田突如其来的请求，于是我加入了帮她看见堀北笑容的作战。不过这种事真的有可能办到吗？我深感怀疑。

“总之放学后先把堀北约出来吧。因为她要是回宿舍的话就无计可施了。你想约在哪里见面？”

“啊，那么帕雷特怎么样呢？我经常去帕雷特，堀北同学应该也听过这件事吧？”

印象中帕雷特是学校里数一数二的人气咖啡厅。

确实栉田放学后经常跟其他女生说要一起去帕雷特。

连我都听过这种事，堀北应该也不知不觉知道吧。

“你们两个进去帕雷特点餐，在这之后突然巧遇。这样子好吗？”

“不，我想想……这样说不定有点太小看她了。能拜托你的朋友也一起帮忙吗？”

说不定堀北在发现栉田的瞬间，就会回去了。最好能安排一个让她难以离席的情景。我立刻将想到的点子说给栉田听。

“哦，如果这样的确很自然！绫小路同学的头脑真灵活！”

栉田一边“嗯嗯”地点了好几次头，眼睛一边闪闪发亮地听着。

“这跟头脑没什么关系吧？总之，就这样吧。”

“我了解了。真是期待！”

不，你这么期待我也很困扰。

“连栉田你都吃了闭门羹，让我邀请堀北，也不晓得她究竟会不会来。”

“没问题。因为我觉得堀北同学很信任你。”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证据呢？”

“嗯……总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但是至少你应该比班上任何人都让堀北同学信任哟。”

这只是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吧。

“我会和堀北说起话，应该说只是出于偶然吧。”

碰巧在公交车上相遇、碰巧座位就在隔壁。

要是少了任何一环，说不定连彼此交谈的机会都没有。

“人与人的相遇，不都几乎是出于偶然吗？于是使人成为朋友、成为挚友……甚至也会逐渐发展成恋人、家人哦。”

“原来如此。”

这么说来，或许真的就是如此。能像这样和栉田说话，也算是种偶然呢。

也就是说，我最后也可能会和栉田发展成恋人关系。

2

终于到了放学时间。学生们为了享受各自的课外生活，彼此讨论着要去哪里。与此同此，我与栉田互相使了眼色，确认作战开始。

目标堀北，像平常一样一个人默默开始准备回家。

“喂，堀北。今天放学后有空吗？”

“我没时间能拿来浪费呢。我还得回宿舍为明天做准备。”

虽然我认为所谓的准备，其实也只有来学校而已。

“我希望你能陪我一下。”

“你有什么目的？”

“我的邀约感觉就好像别有企图吗？”

“突然被约的话，感到怀疑不是很自然吗？不过如果有具体的事情，听你说说倒也无妨。”

那种事情当然没有。

“学校里不是有咖啡厅吗？里面有很多女孩子。我没有勇气一个人过去。那里不是有种禁止男生的感觉吗？”

“虽然女生的比例确实比较高没有错，不过应该也有男生会去吧？”

“也是啦。但没有男生会一个人去不是吗？我认为会去的一般都会跟女生朋友，或者跟男朋友去。”

堀北像是在回想帕雷特的情景。

“似乎确实如此呢。难得你的见解颇有一番道理。”

“可是我蛮有兴趣的，所以才在想你能不能陪我去。”

“而这当然是因为……你根本没其他对象能邀请吧？”

“虽然你的说法让我有点不舒服，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如果我拒绝呢？”

“那也只能这样了。我只好放弃。我也无法强迫你把私人时间借给我。”

“我知道了。的确是男生不好进去那种店，我没办法待太久，这样也没关系吗？”

“没关系，马上就会结束。”

大概吧……我在心里加上了这句话。要是让堀北知道这件事与栉田有关联，我一定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这么做与其说是因为能和栉田说上话，不如说或许我也开始觉得，如果堀北能交到朋友就好了。

虽然这么说，不过，不论说明会也好、咖啡厅也好，堀北就算一边吹毛求疵也还是会陪我去。这样也没办法交到朋友，实在是不可思议。

我们两个人立刻往目的地出发，抵达校舍一楼的咖啡厅帕雷特。

为了享受放学时间，女生们接连不断地聚集而来。

“人真多呢。”

“堀北也是第一次放学后过来？啊，对欸，因为你没朋友嘛。”

“你是在挖苦吗？你的行为真像小孩子呢。”

说得没错，我确实是在挖苦。不过看来堀北果然不吃这一套。

我们两个点完餐，拿了饮料。而我还点了一份松饼。

“你喜欢吃甜的？”

“只是很想吃这个而已啦。”

我对蛋糕类既不喜欢也不讨厌，不过也借此制造了看似正当的理由。

“不过没有空位呢。”

“稍微等一下吧。啊，那里好像有人要离开了。”

看见女生们迅速从双人座位站起，我便快步走过去占位子。我让堀北过去坐在内侧的位子。接着，将书包放在脚边坐下之后，就假装没事地环顾左右。

“在旁人的眼光看来，我们……应该不像是情侣吧。”

堀北的脸与其说是没表情，不如说感觉有点冷漠。在这种混乱人群之中，我没办法平静下来，加上一想到马上要发生的事，就胃 痛。

走吧。隔壁的两名女生说着，便随手拿起饮料离开了座位。

座位接着马上就被新的客人——栉田给补上。

“啊，堀北同学，真巧欸！而且绫小路同学也在这里！”

“嗨。”

栉田彻底地假装这是巧遇，随意打了招呼。堀北眯着眼看了栉田之后，再慢慢看向我。当然这是和栉田事先串 通好的。先请栉田的朋友预先占好四个座位。我到帕雷特后，再用眼神暗示空出两个位子。不久，再将隔壁桌的两个位子空出让栉田坐进来。

这样就像是偶然的邂逅。

“绫小路同学和堀北同学，你们也一起来这里呀？”

“算是碰巧吧。倒是你只有一个人吗？”

“嗯，今天刚好有点事……”

“我要回去了。”

“喂……喂！我们才刚坐下而已吧。”

“有栖田同学在的话，就不需要我了吧？”

“不……才不是呢。我跟栖田也只是同学而已。”

“我和你的关系也一样。况且……”

堀北以冰冷的眼神看了我和栖田一眼。

“真是让人不爽呢。你们到底想做什么？”

这些发言就像是看穿了我们的作战，但也有可能只是想套话。

“讨……讨厌啦，我们只是碰巧遇见的呀？”

可以的话，我还真希望栖田不要说出这种话。

假装没发现堀北的诱导，并回答“你这是什么意思？”才是正确答案。

“在我们入座前，这个座位的两个人同样都是D班的女生。而且，隔壁桌的两个人也是。这纯粹是巧合吗？”

“你还真细心欸，我都没有发现。”

“而且，放学后我们没绕路是直接就到了这里。她们就算再怎么赶，也顶多只到了一两分钟，就算要回去的话也太快了吧。我有说错吗？”

看来堀北的观察力比我想象中还强。

不仅记住了班级成员，连座位状况都掌握了。

“呃……”

不知所措的栉田，不禁向我发出了求救信号。

而堀北是不会看漏这点的。再这样隐瞒下去，也只会徒增她的不满。

“堀北，抱歉。我在事前稍微做了一些安排。”

“我想也是。我从一开始就觉得奇怪了。”

“堀北同学，请和我成为朋友吧！”

事到如今栉田已不再遮掩，正面切入重点。

“我想我已经说了好几次，希望你别管我。我也没打算给班级带来麻烦，这样不行吗？”

“孤零零的学生生活也太寂寞了。我想和班上的同学亲近些。”

“我并不打算否定你的想法。但是，你把其他人也卷进去是不对的。况且我并不觉得一个人很寂寞。”

“可……可是……”

“就算我们勉强成为朋友，你觉得我会开心吗？你认为这种强求而来的关系，能产生出友谊或信任吗？”

堀北的话一点也没错。她不是交不到朋友，而是认为没有必要。栉田一心一意的直率想法，没能影响到堀北。

“至今为止没有好好说清楚，我也有错，所以这次的事情我不会责备你。但是如果下次你还这样，到时我就不会客气了。请好好记住。”

说完，她就拿起装着连一口都还没喝的拿铁杯，站了起来。

“我无论如何都想和堀北同学成为朋友。我总有种我们好像不是初次见面的感觉。堀北同学应该和我有相同的感觉吧。”

“再这样说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你说的话都让我很讨厌。”

堀北的语气变得严厉起来，不客气地把话打断。栉田不由得把话吞了回去。

正因为我协助了栉田，本来完全没打算插嘴，但是……

“堀北，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的想法。朋友的存在意义为何？是否真的有必要交朋友？这类问题我也不止想过一两次。”

“你有资格说这种话？你从开学第一天就一直在寻求朋友吧。”

“这我不否认。可是，至少到初中毕业为止，我跟你都是同一类人。因为我在进入这所学校以前没交过一个朋友。不仅不知道任何人

的联络方式，放学后也没有跟别人出去玩过。是一个彻底孤单的人。”

栉田一时之间无法相信，很吃惊。

“我想，或许我会无意间跟你聊起来，也是受到这部分的影响。”

“这件事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假设我们有这种共通点，但是这之间的过程，不也完全不同吗？你是想要朋友但交不到，我是不需要朋友所以才不交。简单来说，这是似是而非。不是吗？”

“也许吧。可是说栉田让你感到讨厌，也说得太过火了。这样真的好吗？就这样选择不跟人当朋友，代表你三年都要孤单一人。这样会相当痛苦啊。”

“这已经持续了九年，所以没关系。啊，修正一下。如果算上幼儿园的话，那还更久呢。”

她是不是脱口说出了不得了的事情？这家伙从懂事以来就一直都是一个人。

“我可以回去了吗？”

堀北深深叹了口气，并直视栉田的双眼。

“栉田同学，你只要别硬缠着我，我就什么也不会说。我向你保证。你也不是笨蛋，所以能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吧？”

“那我先走了。”堀北说完这句话，就离开店。嚣闹的咖啡厅里，只剩下我和栉田。

“失败了啊……我本来想掩护你，但还是没办法。那家伙太习惯孤独了。”

栉田无言“咚”的一声坐了下来。转瞬她对我露出了一如往常的笑容。

“绫小路同学，谢谢你。虽然我的确没跟她成为朋友……但是我也因此明白了一些重要的事情。这样就够了。不过真抱歉，因为我，让你被堀北同学讨厌。”

“别在意。反正我自己也想让堀北了解拥有朋友的好处。”

两个人占着四人座位不太好，我挪到栉田那边。

“话说回来，我还真是惊讶。绫小路同学过去真的没有朋友吗？我完全看不出来呢。你以前为什么会孤单一人呢？”

“对啊，是真的。须藤跟池他们是我第一次交到朋友。我现在也还不太清楚，到底是自己的问题，还是环境的问题。”

“交到朋友果然很高兴对吧？还是很快乐？”

“是啊。虽然也会觉得麻烦，但是开心的时候还是占多数。”

栉田闪闪发亮的眼睛露出笑意，点了点头。

“不过堀北也有她自己的想法及目的。应该也只能放弃了。”

“是……这样吗？已经没办法再成为朋友了吗？”

“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啊？你比谁都交了更多的朋友吧？不过就少了个堀北，没必要这么钻牛角尖吧？”

和全班同学变成朋友，需要如此拼命吗？

“因为我打算与所有人都好好相处……正因为这样，对象不只是D班的同学，也包括了其他班的学生。只要与一个人不是朋友关系，那这样的就无法达成目标了呢……”

“我想这只是因为堀北比较特殊。你也只能期待一次真正的偶然降临。”

并非事先计划，而是发生能够连结两人的那种事件。

或许在那个时候，成为朋友的机会就会真正降临。

终结的日常

“哈哈哈哈哈！笨蛋，你那个太好笑了吧！”

现在是第二堂数学课。今天池依旧在课堂上大声谈笑。他的聊天对象是山内。开学以来的三个星期，池、山内这两个人再加上须藤，在暗地里被称作笨蛋三人组。

“喂，要不要去卡拉OK？”“我要去我要去！”

附近的女生团体，早就在热烈讨论放学后的计划。

“明明烦恼了这么久，但是要打成一片，还真的是一瞬间的事情呢。”

“绫小路同学你不是也结交了很多朋友吗？”

堀北时不时看着黑板与笔记本，一边抄写，一边如此对我说。

“也算是吧。”

刚开始我很不安，但是通过须藤的便利店事件、社团说明会，以及泳池内的互动作为契机，我和池、山内他们的交情，也到了偶尔会一起吃饭的关系。

纵使我们离挚友还有好一段距离，但回过神来，已经发展到能称作是朋友的关系。

人际关系就是如此不可思议。我现在也不太清楚，我们究竟是何时成为朋友的。

“早——”

在课堂大概进入后半段的时候，教室门伴随噪声被打了开来。是须藤。他完全不在意课堂还正在进行，打着哈欠，坐到了座位上。

“须藤，你来太晚了吧。啊，你要跟我们一起去吃午餐对吧？”

池在远处向须藤搭话。数学老师不但没有劝说，甚至完全不看须藤一眼地继续上课。一般来说，这时候感觉会有一根粉笔飞过来。然而，不知道该不该说这是放任主义……很不可思议的是，不论私下讲话、迟到或者打瞌睡，每个科目的老师都默许了。班上一开始表现得很客气的那些人，现在也都过得逍遥自在。

虽然也是有像堀北那样极少数学生，一直很认真地在学习。

我的口袋震了一下，手机收到了消息。班上部分男生所建的聊天群传来了讯息：中午要约在学生餐厅一起吃饭。

“喂，堀北。中午要不要一起吃饭？”

“我就不用了。因为你们那群人很低俗。”

“这我无法否认。”

男生们大致上尽是聊些女生的话题。像是谁很可爱，或是谁跟谁在交往、进展到哪一步等。让女生参与其中说不定不太合适。

“什么……真的假的，平田已经交到女朋友了吗？好厉害啊。”

根据池他们的消息，平田似乎已经跟班上的轻井泽在一起了。我找了一下轻井泽的身影，便看见她坐在远处明显正向平田传递着充满爱意的视线。

说到对轻井泽的印象，该怎么讲呢？她也不是不可爱，只是好像有种难以让恋爱新手亲近的气质。简单说，她就是那种很积极的辣妹系女生。

她在初中时期，想必也吃遍了像平田这样的帅哥了吧。虽然这是我随意的想象，不过应该不会错得太离谱。哎呀，不小心就说出了恶毒的话，这就算被说是诽谤也不奇怪。这对轻井泽实在太失礼了。我在心中向她致歉。

“你那表情还真讨厌呢。”

堀北对我投以冰冷视线。看来我的下流想法好像被看穿了。

到底要经过怎样的步骤，才能在开学后马上就成为情侣呢？我连交朋友都费尽心思了。

干脆直接对堀北说“我们也来交往吧？”……不过一定会被她痛殴呢。

况且，如果要交女朋友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更贤淑、温柔的女孩子。

1

第三堂是班主任茶柱老师的社会课。茶柱老师来到了就算打铃后也依然闹哄哄的教室。即使老师来了，情绪高昂的学生们也丝毫没有收敛。

“给我安静一点！今天的课需认真对待。”

“怎么回事呀？小佐枝老师。”

一部分学生已经开始叫老师昵称了。

“因为到月底了，要进行小考。试卷往后面传。”

老师将考卷发给坐在第一排的学生。不久，我的座位也传来了一张考卷。上面列了五个主科的题目，每科各有几个小题，确实是个小考。

“咦，我没听说过要考试啊……真是狡猾。”

“别这么说。这次的考试只会作为今后的参考，不会反映在成绩单上面。不会有风险，所以放心吧。不过禁止作弊哦。”

话中有话让我有些在意。一般来说成绩只会影响成绩单。然而，茶柱老师所说的话却有点不同。所谓不会反映“在”成绩单上，好像就让人觉得……会反映在成绩单以外的事物上。

不过……应该是我想太多了。既然不会影响到成绩单，就没必要这么戒备了吧。

突如其来的小考已开始。我将考题扫了一遍。一科四题，总共二十题，每题五分，满分一百。不过，题目都几乎简单到令人扫兴。

题目比入学考试的难度还要低了两个级别。再怎么说，这也太简单了吧？

我一面这么想，一面将考卷看到最后，结果发现最后三个题目，与前面几题的难度完全不同。数学的最后一题，如果不列出复杂的算

式根本无法解出答案。

“呃……这题的难度真的很高……”

看不出这是高中一年级能解出来的程度。最后三题的性质显然不同，甚至会让人误以为这是不是不小心印错了。

明明也不会影响成绩，那这个考试究竟在测什么？

算了，我就和入学考试时同样那么做好了。

监考的茶柱老师一边慢慢地巡视教室，一边监视学生有没有作弊。我在不会被当成作弊的程度之下，偷偷地看了眼堀北。她右手拿着圆珠笔，毫不犹豫地填写答案，看起来就好像能轻松取得满分一样。

直到下课铃响为止，我都对着卷子干瞪眼。

2

“你啊……要是老实说的话，我就原谅你！”

“你要我老实说什么啊？”

我吃完午餐，便与须藤他们一起坐在自动贩卖机旁的走廊闲聊。

这时候，池徐徐地逼近我。

“我们是朋友对吧？这三年都会同甘共苦的伙伴对吧？”

“是……是啊。是这样没错。”

“当然……如果交了女朋友也会告诉我们吧？”

“什么？女朋友？这个嘛……如果我交到了的话。”

池将手臂勾在我的肩膀上。

“你没有在和堀北交往吧？我可是绝不允许你抢先一步。”

“你说什么？”

等到察觉时，山内跟须藤也正用怀疑的眼神看着我。

“笨蛋，我没有在跟她交往啦。完全没有。真的啦。”

“你们今天又在课堂上偷偷摸摸地聊着什么吧。是在聊一些不能告诉我们的事情对吧？像是约会、约会，以及约会之类的事情！啊啊啊……羡慕！”

“不可能不可能。说起来堀北也不是那种性格的人吧。”

“谁知道啊，我们也没跟她说过话。要是没有小栉田，我们搞不好到现在连她的名字都还不知道呢。与其说她很没存在感，不如说她太难亲近了。”

说起来也没错。我几乎从没看过堀北跟我以及栉田以外的人说过话。

“就算是这样，连名字都不知道也太过分了吧。”

“那绫小路你就记得全班同学的名字吗？”

我试着回想，结果连一半都想不出来。原来如此，我懂了。

“光看长相的话，她不是很可爱吗？所以我才会注意她。”

山内他们点头表示认同。

“但是她的性格刚强啊。我对那种女人没办法。”

须藤一边喝着咖啡一边如此说道。

“就是说呀，不知道该说她带刺还是什么才好。如果我要交，也想找那种更开朗，而且可以对话自如的女孩子。当然也要很可爱。就像小栉田那种。”

池喜欢的人果然是栉田。

“啊……好想跟小栉田交往。”山内喊道。

“笨蛋，你哪能跟小栉田交往啊！就算是想象的也不准！”

“你就以为你可以跟她交往吗，池？在我的心中，小栉田早就是我的女朋友了！”

他们两个在互相争夺幻想中的栉田。喂喂，虽然要想象什么都是高中生的自由，但这对栉田也太没礼貌了吧。

“须藤，你的目标是谁？听说篮球社也有可爱的女孩呢！”

“啊？我还没找到啦。新社员可没有什么闲工夫去评鉴女人。”

“真的假的……总而言之，要是交到了女朋友，不可隐瞒而且得据实告知！知道了吗！一定要！”

“知道了。”

他不断地叮嘱到让人厌烦，于是我便姑且点头表示答应。

我打算去买点饮料，朝附近的自动贩卖机走去。山内马上提出要求。

“我要可可。”

“不要敲诈别人啦。要喝饮料自己去买啦。”

“我已经没剩下多少点数了嘛。两千左右。”

“三个星期你就用掉九万点多了吗？”

“买了想要的东西，不知不觉就……你看这个，很厉害吧！”

山内如此说道，并拿出了掌上游戏机。

“我和池一起去买的。这可是PS VIVA[2]哟。学校竟然卖这种东西，真的是太厉害了吧。”

“这个花了多少啊？”

“应该是两万多吧。再加上林林总总的配件，差不多两万五。”

这样点数很快就会花光了呢。

“我平常不太玩游戏。不过，在宿舍生活的话马上就能召集到伙伴了呢。班上不是有个叫做宫本的家伙吗？那家伙对电动很拿手呢。”

说到宫本，他算是个体形胖胖的男学生。我虽然没有直接和他说过话，但印象中他总是在跟别人谈论着游戏或动画的话题。

“你也买一台来参战吧。须藤也说好等下个月有点数了就买。”

我周围的这些人都已经参与了。山内表示凡事都要尝试过才知道，并将游戏机递过来。我一接过游戏机，就发现它比想象中还轻很多。我将视线落在屏幕上，看见一名背着大刀的战士，正在抚摸村庄里的猪。真是搞不太懂这个世界观呢……

“老实说我没什么兴趣。这是……战斗游戏吗？”

“你不会连Hunter Watcha[3]也不知道吧？全球累积四百八十万片以上的销售量！我从小就有出众的游戏天分，甚至还被国外挖角过呢。虽然那时候我拒绝了。”

你就算随便讲些什么世界规模，也跟厉不厉害是两回事吧。世界上有高达七十亿人口，也就是说，买了这个游戏的人连百分之零点一都不到。

“说起来，为什么这种看起来好像很纤弱的女孩子穿得了这么重的装备啊。她的护具是塑胶制的吗？如果这是铁制，就算是须藤的体格，也会穿得很辛苦哦。”

“绫小路，你不要对游戏太过苛刻啦。那人是外国人？而且会讲那种话的家伙，根本就对自动恢复生命值非常宽容哦！那种满身中了子弹，躲起来就会立刻恢复体力的非现实的西洋游戏。”

我完全无法理解山内在说什么。

“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对吧？你也买来一起玩玩看吧。好不好？好不好？我会帮你在新手期的时候搜集材料。采集蜂蜜也很辛苦哦。所以，请我喝可可！”

“真是的……”

虽然我并不需要蜂蜜，但再被这样纠缠下去也很麻烦，所以我就买了可可给他。

“朋友果然是不可或缺的呢！谢啦！”

我可不想在这种地方感受到友情。我将可可抛了过去，山内用腹部接住它。

那我喝什么好呢？我一边犹豫，一边滑动着手指，结果忽然想起一件事。

“这里也有啊。”

就只有矿泉水有免费按钮可以按。

“怎么了？”

“啊，没事。我记得学生餐厅里也有能免费吃的套餐吧？”

“好像是叫山蔬套餐吧？啊……讨厌讨厌，真不想过吃草喝水的生活。”

山内喝着可可，一边咯咯笑着。

点数若是用光，也只能靠山蔬套餐或水这种免费物资来生活了。

这种情况只要小心一点就能避免。不过，像山内这种不顾后果的使用点数，就另当别论了。

“喂，吃山蔬套餐的人还蛮多的呢。”

我经常去学生餐厅，回想起有许多学生都在吃免费的山蔬套餐。

“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吃吗？要不就是因为快到月底了吧？”

“真是这样就好了呢。”

尽管察觉到一丝不安，我为了喝牛奶还是按下了按钮。而它便理所当然般地滚落至取出口。

“啊……下个月快点来吧，我还想继续过梦幻般的生活！”

山内他们一边不停地笑着，一边如此喊道。

3

“今天我们约好要和小栉田他们出去玩，你要不要去？”

下午上课时，当我机械地抄写黑板上的笔记时，手机突然收到了这条消息。

嗯……这就是所谓的校园青春生活吧。我第一次收到放学后跟朋友出去玩的邀约。虽然没想到特别想拒绝的理由，但我还是问了一下有谁会参加。

要是有很多不认识的人，那不是很讨厌吗？总觉得会不自在。

消息马上就回过来了。池跟山内以及栉田，加上我共有四个人。并没有特别奇怪的人物。这样的话就没关系了吧。我便答应了，然后消息又传了过来。

“小栉田就由我来攻略，所以绝对不要妨碍我！by池大人”

“不对不对，小栉田可是我的目标，你才别妨碍我。by山内”

“什么？就凭你也想攻陷小栉田？你是在找架吵吗？”

好好相处不就好了，他们两个却在群里互相争夺栉田。

我既期待放学，又觉得有点麻烦了。

一下课，我就紧跟着池和山内往学校外面走。

校区很广阔。开学以来到现在，我几乎都还对校内不了解。

“明明就同班，栉田没有一起过来啊。”

“她说有些话要跟其他班的朋友说。小栉田是大红人嘛。”

“该不会是男……男性朋友吧？”

“放心吧，池。我已经确认完毕了。对方是女孩子。”

“那就好……那就好。”

“你们是认真想追栉田吗？”

“这不是当然吗？说实话她是我的真命天女。”

山内也持相同意见，频频点头表示认同。

“你的话就是那个堀北嘛。虽然我承认她是个美女。”

“不，我跟她没什么。真的。”

“真的吗？在课堂上偷偷眉来眼去，若无其事地互相碰触指尖。你应该没有做出像这种既酸甜又让人火大的事情吧？”

正当池不断地逼问我，我们话题女生就跑了过来。

“抱歉我来晚了。让你们久等了！”

“小栉田，我等你很久了呢！话说回来，为什么平田他们也在啊！”

跳起来的池，在下个瞬间往后退了几步，狠狠跌了一跤。真是个冒失的家伙。

“啊，我在路上遇见他们，想说难得所以就邀请了他们。可以吗？”

栉田把平田及（被认为是）其女友轻井泽，以及另外两名女生带了过来。她们是经常和轻井泽结伴同行的松下以及森。

“喂，就没有什么办法把平田赶走吗！”

池用手臂环着我的脖子，对我悄悄说道。

“也没有必要赶走吧。”

“有那种帅哥在的话，我的存在感不就会变得薄弱吗！要是发生小栉田喜欢上平田的这种不幸事件该怎么办啊！有没有不让帅哥美女在一起的办法啊？”

“不，我可不知道……平田在跟轻井泽交往吧？别担心啦。”

“我说你啊。因为女朋友在所以就没关系，这可不是绝对的。如果把轻井泽那种辣妹，拿来跟可爱天使小栉田相比，不管是谁都会选小栉田吧！”

池以口水喷进我耳朵里的气势反复进行着激烈的辩论。我觉得有点恶心。话说回来，真亏他能在当事人在场时说出这种粗俗的话。

轻井泽的确是辣妹风格，皮肤也稍黑，不过十分可爱。

这不就是在歧视女性吗？他们展开着随心所欲的男性妄想。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们去我不在的地方讲呢？

“如果我们会打扰到你们的话，就分开行动吧？”

平田很客气地向池他们搭话。他好像有点在意我们的窃窃私语。

“没……没什么关系啊？对吧，山内？”

“对……对，一起玩吧。热闹一点也比较开心。对吧，池？”

对他们两个而言，一定很想说出“别碍事！”并把他给赶出去。然而，要是做出这种事情，说不定也会降低栉田对他们的好感度。而究竟有没有足以下降的好感度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是当然的吧？为什么我们就非得看这三个人的脸色啊？”

轻井泽的意见是正确的。但是她把我也算了进去，让我很受打击。

“凡事都有一体两面。如果不算平田跟轻井泽的话，男女的比例就是相同的。换句话说，这就像是联谊，或者三对情侣的约会，对吧？绫小路，你也有机会哦。”

“山内的话，配松下就可以了吧。因为我要跟小栉田说话。”

“你这家伙……别开玩笑了。小栉田从以前开始就是我的目标了！我们就像是旧时在巨大樱花树下互相誓言要结婚的青梅竹马！这是命运的重逢啊！”

“你骗人！我从之前开始就觉得你老是在说谎了！”

“我说的话全部都是真的啊！”

如果完全相信他所说的，那么山内春树——自小玩游戏本领超群，被国外职业组挖过角，小学时曾进军全国桌球赛，初中时期成为棒球队的王牌，甚至被预测将成为职业选手——是名难以想象、处于顶尖的男人。

事实上却拿不出任何证据。

我虽然不知道队伍要往哪里走，悄悄地跟在后面。

本以为池跟山内会不顾一切地跟着栉田，没想到他们却从左右两侧包围了平田。

“我就直截了当地问了。平田，你是不是在跟轻井泽交往？”

池为了确认平田是敌是友，单刀直入地问道。

“咦……你是从哪里听来的？”

平田有点被吓到，露出慌张的模样。

“看吧。看来我们两个正在交往的事，果然还是被发现了哟！”

被询问的平田，在回答是或否之前，就被轻井泽紧紧抱住手臂。

平田露出像是败给她的模样，用食指挠挠脸颊，承认了他们正在交往的事实。

“真的假的！能跟轻井泽这种可爱的女孩交往，我真是超羡慕你的。”

山内打从心底羡慕似地说出这种言不由衷的话。将谎言说得让人不认为是谎言，看似简单却意外困难。

“那小栉田有男朋友吗？”

顺着这个感觉，池毫不犹豫地将话题切换到栉田身上。这还真是高招……

“我吗？很可惜没有。”

池和山内在心中暗自窃喜！岂止如此，他们两个人都憋不住笑意，脸上正不断地流露出喜悦。虽然也有可能是她隐瞒交了男朋友的事实，不过，大致上还是确定栉田是单身了。我也有点开心。

“糟糕，我的眼泪……”

“山内，别哭！山顶就在眼前！”

登上那座高山的路程，想必是无止境的漫长，也出奇地险峻吧……

平田和轻井泽两人走在一起，池和山内则是露骨地包围着栉田往前走。松下和森这两人跟在他们后面，应该觉得很无聊吧。而我则一个人跟在更后面走着。

“喂，池，我们要去哪里？”

我为了询问目的地而叫住池。他不耐烦地回头，冷淡回答道：“我们才开学没多久对吧？所以要到处逛逛，看一看校区里的设施。”

没有明确的目的地。也就是说，这种有点尴尬的感觉，会持续下去吗……

不过，这种不愉快的预测，意想不到翻转了。

“欸欸，松下同学、森同学。你们两个人去看过哪些地方了呢？”

栉田尽管和池、山内两个人开心谈笑，却也向后面两名女生抛出话题。

“咦？啊，嗯……我想想。我们去过一次电影院，对吧？”

“嗯，放学后我们两个人去过。”

“这样啊！我也很想去，但还没去过呢。轻井泽同学，你们约会有去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栉田为连结三个团体而开始行动了。真不愧是她。这种行为就算我拼了命也模仿不来。再加上，她偶尔也会对我莞尔一笑。这也让我觉得很高兴。

要是她多此一举抛话题过来，我会觉得很麻烦。栉田一面顾虑到我的性格以及想法，一面用眼神来表达她绝对不是无视我。如果栉田不懂得看气氛，只想当中心人物，是不会这么做的吧。

比如说，也有这种——明明以不唱歌作为条件陪朋友去卡拉OK，可是又被要求“唱嘛”，倘若拒绝，还会被说“这家伙搞什么，不懂得看气氛吗？”，最后反过来生气的人。

结果，自我中心的人就是有这种“在卡拉OK唱歌很开心=大家应该都喜欢”的武断愚蠢想法。他们不明白世上就是有那种打从心底讨厌

唱歌的家伙。

正当我在心中如此臭骂时，四周被非常嘈杂的气氛所笼罩。

看来他们在校区里的服饰店停下了脚步……说得时髦一点就是时装店。

大家好像已经来过好几次了，毫不犹豫就往店里走。我一般平时都穿校服，周末也窝在家里，所以没买便服呢。

店里因为有许多学生而相当热闹，但却几乎没有高年级学生，多半都是一年级学生的样子。这该说是新生独有的未经世故吗？他们散发出了尚未熟悉环境的气息。

接着我们逛了下服装店，然后走向附近的咖啡厅。

平田的手上提着轻井泽买衣服的提袋。她花了三万点左右。

“大家都已经适应学校了吗？”

“刚开始很不知所措，不过现在已经完全适应了。不如说，这里太像梦幻国度了，我真是一辈子也不想毕业。”

“哈哈，看来池同学很享受学校生活呢。”

“我还想要更多点数。二十万……三十万点左右吧？买了化妆品跟衣服这类东西后，点数几乎没剩多少了。”

“高中生每个月零用钱高达三十万的话，不太正常吧？”

“说到这个，我认为就算是十万也很多了。我有点害怕呢，要是持续这种生活，毕业后不会觉得很困扰吗？”

“你是指金钱观会乱掉吗？的确那样会很可怕呢。”

不同的学生，对于发放的这十万点感觉完全不同。轻井泽跟池想要更多的点数，而平田跟栉田则认为点数太多，害怕奢侈生活结束后的未来。

“绫小路同学怎么想呢？觉得十万点是多还是少？”

不加入话题，专门聆听的我，栉田抛来了话题。

“怎么说呢……应该说还没有真实感，我也搞不太懂。”

“什么嘛。”

“我似乎能明白绫小路同学说的话。因为老实说这里和一般的学校差太多了。仿佛有在太空失重挥之不去的不踏实感。”

“就算在意那种事情也没用啦。哎呀，能够进这所学校真是太好了。我要痛快地把想要的东西买下来。事实上，昨天我不知不觉也买了新衣服呢。”

真是的，该说池很乐观吗？他好像很积极地在生活。

“话说回来，先不提小栉田或平田，真亏池和轻井泽能够成功入学欸。你们肯定很笨？”

“山内，你的脑袋也看起来不是很好哦。”

“你说什么？我以前在APEC[4]可是考了九百分。”

“APEC是什么啊？”

“你连这种事也不知道吗？那是个非常困难的英文考试。”

“呃，那个大概不是APEC，而是TOEIC[5]哦。”

栉田温柔地吐嘈。顺带一提，APEC是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的意思。

“它……它们就像是亲戚那样的关系吧？”

它们跟家属、亲戚关系可是天差地远……

“这所学校的方针说是为了培育有前途的年轻人，所以校方并不是只以考试成绩来评价我们，不是吗？事实上，如果这是一所只用学习成绩来评判学生的学校，那说不定我也不会报考了。”

“那句‘有前途的年轻人’，还真是适合我。”

池双臂抱胸，点头表示认同。

尽管这是一所以升学、就业率为傲，日本首屈一指的高中，但是录取与否的判断基准，却不光只是分数。

那么，这所学校究竟在学生身上看到了哪种可能性呢？

我突然对这件事情感到疑惑。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世界

宣告五月第一天到来的上课铃声响起。过不久，手中拿着海报筒的茶柱老师便走进了教室。她的表情比平常还严肃。老师你是月经停了吗？要是开这种玩笑，感觉就会被她拿金属球棒朝脸部全力挥击。

“老师，你该不会是月经没来吧？”

没想到池居然说出了这种话。我跟他想法一致这点让我大受打击。

“接下来开始举行班会。不过在开始之前，你们有没有想问的问题？假如有在意的事情，最好趁现在问。”

茶柱老师对池的性骚扰视若无睹，说出这番话来。她的口气就像是很有把握学生会想提问。而实际上有好几名学生马上就举起了手。

“老师……我今天早上确认了一下，却发现点数没有汇进来。不是说每个月一号会给我们吗？我今天早上没办法买果汁可是很着急呢。”

“本堂，我之前也说明过了吧，就是这样没错。点数会在每个月一号汇入。这个月毫无疑问也已经汇入了。”

“咦，可是……点数不是没有汇进来吗？”

本堂及山内他们彼此互看。池则像是没注意到这件事而显得有些吃惊。的确今天早上，我想说确认看看点数，查询账户后却发现跟昨

天完全相同。也就是说，新的点数并没有存入。我还以为之后一定会再汇进来。

“你们还真是一群愚蠢的学生。”

这是愤怒吗？或者是喜悦？茶柱老师散发出毛骨悚然的感觉。

“愚蠢……吗？”

茶柱老师对傻傻反问的本堂投以锐利的眼神。

“本堂，坐下。我不会再说第二次。”

“小……小佐枝老师？”

那是未曾听过的严厉语气，本堂就这样子坐到了椅子上。

“毋庸置疑点数已经汇入了。像是只有这个班级被遗忘的这类幻想也是不可能的。懂了吗？”

“不，就算你问我们懂不懂……事实上点数就是没有存进来……”

本堂感到困惑，同时也露出不满的神色。

假设事实就如茶柱老师所说的“点数已汇入”……

要是这之中没有矛盾？假设汇入的点数是零点？

这样的疑问虽然很微弱，然而也确实放大了起来。

“哈哈哈，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Teacher。我理解这个谜题了呢。”

高圆寺高声笑道，接着将双脚跷到桌上，趾高气扬指着本堂。



“这是很简单的事。代表我们D班这个月没获得点数。”

“什么？为什么啊。不是说每个月都会存进十万点吗……”

“我可不记得这么听说过。对吧？”

高圆寺一面冷笑，一面肆无忌惮地将指尖指向茶柱老师。

“虽然高圆寺的态度很有问题，不过事情就像他所说的那样。真是的，都已经给了这么多提示，能自己察觉的人却寥寥无几。真是可悲。”

突如其来的反转，使得教室里开始吵嚷起来。

“老师，我能提问吗？我有一些无法理解的事。”

平田举起了手。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因为担心陷入不安的同学才举起手的。真不愧是班上的领导人物，连这种时候也率先采取行动。

“请告诉我们没被分发点数的理由，不然我们无法接受。”

点数没汇入的详细原因，确实完全是个谜团。

“迟到、缺席，共计九十八次。课堂中私下交谈、用手机的次数为三百九十一次。你们一个月之内就做了这么多次。在这所学校，班级的成绩将反映于点数上面。导致你们本来应该得到的十万点被扣掉了，事情就是这样而已。入学典礼当天我应该也明确说过，这所学校是以实力来衡量学生。然后你们这次则得到了‘零’这个评价。只不过是这样而已。”

茶柱老师虽然很惊讶，但还是说出了机械般毫无感情的话语。来这所学校后所持有的疑问，很庆幸地都接连解决了。虽然是以最糟糕的形式。

也就是说，我们D班在一个月之内，就失去了起跑冲刺时所获得的十万巨额优势。

我听见了铅笔咯咯写字的声音。堀北打算掌控情势，冷静地记录着迟到、缺席，以及私下讲话的次数。

“茶柱老师，我不记得听过这种事情的说明……”

“什么啊，没人解释的话你们就无法理解吗？”

“这是当然的。我们并没听说过汇入点数会减少的这件事。只要有说明，大家应该就不会迟到或讲悄悄话了。”

“平田，你说的话还真不可思议呢。我确实不记得我说明过汇入点数将由怎样的规则来决定。但是，上课不要迟到、课堂中不要私下聊天……你们难道就没在小学、初中里学过吗？”

“这个……”

“你自己应该也记得吧？没错，在义务教育的九年之中，‘迟到或上课聊天是不好的’，你们应该也都听到耳朵起茧了吧。而你们却偏要说没说明就无法接受？这种歪理根本就说不通。要是你们把理所当然的事情给理所当然地完成，至少也不会变成零分。这全都是你们自己的责任。”

言论正确且让人完全无法反驳。不论谁都很了解这种最简单的事非道理。

“你们才刚升上高中一年级，难道真以为能毫无限制的每个月使用十万？而且还是在日本政府设立为了教育优秀人才的这所学校？用理智去思考也不可能吧？为什么要一直对疑问置之不理？”

平田对这般正确言论露出不甘心的模样，但立刻就看向老师的双眼。

“那么，至少也告诉我们点数增减的详细要求……以作为今后的参考。”

“这办不到。和人事考核一样……也就是详细的审查内容，按照这所学校的规定无法说出来。社会上也是如此。你们就算进入社会、进了企业，是否要告诉你们详细的人事审查内容，也是由企业来决定。不过，也是呢……我也不是因为憎恨你们才这么冷淡。这状况实在是太悲惨了，我就告诉你们一件好事吧。”

茶柱老师今天首次露出浅浅的笑容。

“就算改善迟到或者私下交谈……假设这个月扣到零分，点数是既不会减少也不会增加的。简单来说，下个月汇入的点数也会是零点。反过来看，不管再怎么迟到或者缺席也都没问题。怎么样？好好记着可是不会有损失哦。”

“唔……”

平田的表情变得更加阴沉。部分学生似乎尚未理解其中的意思，但是这种说明却几乎造成了反效果。想改善迟到或私下交谈的学生，将会因此而削弱决心。这便是茶柱老师的……不，是学校的目的吗？

话还没说完，宣告班会时间结束的铃声却响了起来。

“看来闲聊太久了。你们大致上都懂了吧？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老师从手上的海报筒里取出厚厚的白纸，并把它摊开，张贴在黑板上，以磁铁固定。学生们就这样不知所措地盯着那张纸。

“这是……各班的成绩？”

我虽然半信半疑，但堀北如此解释道。大概没错吧。

上面列着A班到D班的名称，一旁则标示着最多四位数的数字。

我们D班是零，而C班是四百九十，B班是六百五十。然后数字最高的则是A班的九百四十。假设这些代表着点数，那一千点应该就相当于十万日元吧。所有班级的点数都被扣了。

“喂，你不认为很奇怪吗？”

“对啊……数字有点太过整齐了。”

我和堀北在贴出来的分数里注意到某个古怪的地方。

“你们这个月在学校中过的是随心所欲的生活。对此校方根本没有反对。不论迟到或私下聊天，最后都会反映到你们自己身上，点数的使用也是如此。要如何使用得到的东西都是持有者的自由，这一点校方也并没有加以限制。”

“太过分了！这样下去我都无法生活了！”

至今为止一直默默听着的池如此喊道。

连山内都极度惨烈地哀号着。因为那家伙的点数余额已经是零了……

“笨蛋们，好好看着吧。点数已经汇进除了D班以外的所有班级，生活一个月来说绰绰有余的量。”

“为……为什么其他班还有点数啊，好奇怪……”

“我先声明，校方没有任何不公正。这一个月内，所有的班级都是依照相同规则进行了评分。然而，在点数上却有着如此的差距。这就是现实。”

“为什么……班级的点数会相差到这种地步？”

平田也注意到贴出来的纸上所隐藏的谜团。点数的差距拉得太整齐了。

“你们渐渐理解为何会被选入D班了吗？”

“我们被选入D班的原因？这不是随便分的吗？”

“咦？一般分班都是这样的吧？”

学生们面面相觑。

“这所学校是依照学生们的优秀顺序来分班的。最优秀的学生到A班，没用的学生则到D班。这种制度在大公司或补习班里也很常见。简单说，D班这里是聚集着吊车尾的最后堡垒。总之你们都是最糟糕的瑕疵品。这也很像是瑕疵品会有的结局呢。”

堀北的表情僵住了。分班的理由让她备受打击吧。

把优秀人才塞到优秀的箱子，把没用的人塞到没用的箱子，这样确实比较好。腐坏的蜜柑有时也会让健康的蜜柑腐坏。优秀的堀北会有反感也是必然的。

可是我觉得或许这样也好。因为就不会再往下降了。

“但是才一个月就将所有点数用完，就算在历届的D班里，你们也是首例。我反而很佩服你们竟然能搞到这种程度。厉害厉害。”

茶柱老师故意似的拍手声传遍了整个教室。

“也就是说只要班级点数是零，我们就会一直维持零收入吗？”

“对。这个点数将继续保持到毕业为止。不过放心吧。宿舍房间能免费使用，而且食物也有免费的。是死不了的。”

也许能过最低限度的生活，但这对于多数学生则连安慰都称不上。学生们在这个月里过着极度奢侈的生活。突然要他们忍耐，也是件相当难受的事情。

“也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被其他家伙看不起了吗？”

须藤“砰”的一声踹了桌脚。如果班级顺序是以优劣来决定，就等于公开表示最差的D班当然就是笨蛋聚集地。会自卑也无可厚非。

“什么啊，须藤。连你也会在意面子啊。那就努力让班级往上爬吧。”

“啊？”

“班级点数并不只是和每月汇入金额连动。这个点数值会直接反映于班级排名。”

也就是说……假设我们持有五百点，就能从D班晋升到C班吗？真的很像是企业的考核。

“还有一个遗憾的消息必须告诉你们。”

又在黑板上张贴了一张纸。列着一排全班同学的名字。名字的旁边又记着数字。

“就算你们再笨也该明白这数字代表什么吧。”

老师用高跟鞋踩着地板发出喀喀声，并且看了学生一眼。

“这是上次小考的结果。班上尽是些‘精英’，老师可是很高兴哦。你们在初中究竟学了些什么啊？”

除去部分排名靠前的同学，大部分的学生都只得到六十分左右。先不看须藤那不可思议的十四分，下一个则是池的二十四分。平均分数为六十五分左右。

“太好了呢。如果这是正式测验，才刚开学就有七个人要被退学了。”

“退……退学？这是怎么回事呀？”

“什么啊，我没说过吗？这所学校规定只要期中、期末考里有一科考得不及格就得退学。就这次考试来说，所有低于三十二分的学生都是要被退学的。你们真的是很愚蠢呢。”

“啊啊啊啊啊啊啊？”

首先发出惊惶叫声的是包含池在内的那七名学生。

张贴出来的纸上，七人之中分数最高的菊地是三十一分，其上方画有一条红线。换句话说，菊地及其以下的学生全都不及格。

“小佐枝老师，别开玩笑了！退学可不是开玩笑的啊！”

“就算你跟我说，我也很为难。这就是学校的规定。赶紧觉悟吧。”

“看来就如Teacher所说，这个班级里真的有很多蠢货呢。”

高圆寺一面打磨指甲，双脚就这样跷在桌上，一副很了不起似的样子微笑着。

“高圆寺你说什么！反正你也是不及格组吧！”

“哼，Boy，你的眼睛到底长到哪儿了？睁大眼睛好好看看吧。”

“咦？没有高圆寺的名字欸……咦？”

池从后往前看，终于找到了“高圆寺六助”这个名字。

令人不敢相信的是，他不仅排名靠前，而且还是并列榜首的其中一名。分数是九十分。说明高圆寺解开了一道难度很高的题目。

“我还以为高圆寺跟须藤一样绝对是笨蛋呢！”

也能听见池以外的人说出这种混杂着惊叹及挖苦的话语。

“我再补充一件事情吧。这所学校在国家的管理之下，以高升学率及就业率为傲。这是众所皆知的事实。这个班级大部分的人，或许也有着希望升学、就业的目标吧。”

这是理所当然的吧。这所学校在全国也是升学、就业率首屈一指。传言只要能从这里毕业，就算是平常很难录取的地方都能轻易进去。就连似乎能保送到日本最顶尖级别的东京大学这般煞有其事的谣言都有了。

“但是……世上可不会有这种便宜好事。这个世界可没简单到连你们这些低水平的人不管到哪里都能升学、就业。”

茶柱老师的话传遍了教室。

“也就是说，想获得实现就业、升学目标，就必需晋升到C班以上……对吧？”

“平田，这也是错的。如果想要这所学校替你实现将来的愿望，也只有晋升A班这个办法。这所学校，想必不会给A班以外的学生任何担保。”

“怎……怎么会……我没听说过这种事！这没道理啊！”

一名戴着眼镜，叫做幸村的学生站了起来。他在考试中与高圆寺并列榜首，取得了无可挑剔的成绩。

“真是难看呢。没什么比起男人惊慌失措的模样还要更加惨不忍睹。”

高圆寺像是觉得幸村的声音很刺耳似的叹了口气，并如此说道。

“高圆寺，你被分到D班就不会不服气吗？”

“不服气？我不懂为何需要不服气呢。”

“我们被校方认定为低等的放牛班学生，而且我们连升学或就业都没保障。不服气是当然的！”

“哼，实在是很Nonsense。就是这样才说你愚蠢透顶。”

高圆寺没有停下打磨指甲的手。岂止如此，他看也不看幸村一眼。

“这只是校方无法测量出我的Potential罢了。我比任何人都还要认可、尊敬、敬重自己，并自诩是个伟大的人。即使校方擅自做出D的评价，对我来说也没有任何意义。假如要我退学，那就随便他们。因为事后会哭着来找我的，百分之百会是校方呢。”

真不愧是高圆寺！不知该讲他是很有男子气概，还是唯我独尊。这确实只是校方评定出来的A或D，不去在意的话就没什么大不了了。如果从智力或体能的高低来考虑，也很难想象A班全体学生都凌驾高圆寺之上。他恐怕是由于奇怪的性格，才会被分到D班吧。

“况且我一点也没想过要学校替我解决升学、就业的问题呢。我将来要继承高圆寺财阀。不管是A还是D，都无所谓。”

对于未来有保障的这个男人，的确完全没有必要到A班。

幸村一时语塞，就只能这样坐了下来。

“看来欢乐的气氛已一扫而空了呢。你们如果理解自己身处的情况有多么残酷，那这段冗长的班会或许也有意义了。距离期中考试还有三个星期，你们好好想想，然后避免退学吧。我相信会有能避免不及格，并且熬过考试的方法。要是可以的话，就拿出与实力者相符的行动前来挑战吧。”

茶柱老师用力地关上门，离开了教室。

不及格组的学生们颓丧地低着头。平时恣意妄为的须藤也咂嘴并低下了头。

1

“没有点数可以用，接下来要怎么办啦。”

“我昨天把剩下的点数全用光了……”

老师离开后的休息时间，教室里一片嘈杂……不对，是极度混乱。

“比起点数班级才是问题……开什么玩笑！为什么我在D班啊……”

幸村愤怒地发出粗暴的声音，额头上也冒出汗水。

“话说，原来我们没办法进到喜欢的大学吗？那我又是为了什么才进这所学校？小佐枝老师是不是讨厌我们……？”

其他学生们也同样难掩愁色。

“我能明白大家混乱的心情，但是暂时先冷静下来吧。”感到教室气氛险恶的平田，为了稳定大家情绪而站了起来。

“冷静什么啊，被说是吊车尾，你难道不会不甘心吗！”

“就算现在是这样，不过只要同心协力把这口气争回来不就好了吗？”

“争回这口气？我可是从分班的阶段就无法接受！”

“我很了解你的心情。但是，就算现在在这里吐苦水也没什么用吧？”

“你说什么？”

幸村靠近平田，快要抓住他的衣领时。

“你们两个人都冷静点嘛，好不好？刚才老师一定是为了激励我们，才会说得这么严厉，不是吗？”

是栉田。她一进入对峙的两人之间，就轻柔地把手放在幸村紧握的拳头上。幸村果然也不想让栉田受到伤害，不禁往后退了半步。

“而且呀，我们才开学一个月吧？就像平田同学所说的，接下来大家一起加油不就好了？我……说的没错吧？”

“没……没有，栉田你所说的话也确实没错……”

幸村将近一半的怒火已烟消云散。栉田的双眼认真诉说着——只要D班的大家团结一致，总会有办法。

“是……是啊。不用这么着急对不对？而幸村和平田也没有必要吵架。”

“抱歉。我刚才不够冷静。”

“没关系。我才更应该注意措辞。”

栉田桔梗的存在，将这个随随便便的讨论会给整合了起来。

我拿出手机，并输入黑板上张贴着的纸上所写的点数。看见我这种行为的堀北，觉得不可思议似的探头来看。

“你在做什么？”

“我在想办法看能不能推出点数的明细。你也抄了很多笔记吧。”

只要能了解迟到、闲聊等会扣几分，也会比较容易想对策。

“现阶段要算出细项不是很困难吗？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你去调查就能解决的问题。这个班级只是单纯有太多次的迟到及私下聊天。”

就如堀北所言，光凭目前手边的信息很难判断。就连堀北似乎也感到焦急。总觉得她失去了以往那份冷静的态度。

“你也是想升学的吗？”

“为什么要问这种事？”

“没什么，因为你听见A和D的差异时似乎很震惊。”

“这种事情，班上不管是谁或多或少都会吧？在开学前就说明的话那还另当别论。到这个阶段才告知可是让人无法接受。”

也是呢。恐怕不止D班，C或B班的学生肯定也心生了不满。在学校看来，A以外的班级都被视为放牛班。虽然如此，唯一的好处或许就是只要努力，往上升班似乎也伸手可及。

“对我来说，在讲A或D之前，我更想先确保点数。”

“点数只不过是副产物，就算没有也不会妨碍生活。实际上，学校里也到处都有能免费利用的东西吧？”

现在一想，那就是对我们这种没有点数的人所提供的救济措施吧。

“不影响生活啊……”

只是活着的话确实不成问题。可是也有很多东西是只能用点数来买的。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娱乐了吧。要是缺少娱乐，校园生活就很无

趣了……

“绫小路同学，你上个月用了多少？”

“嗯？哦，你是指点数啊。大概用了两万左右。”

悲惨的应该是点数用得精光的学生吧。比如是从一开始就在桌上大吵大闹的山内。池应该也花了大半。

“我虽然觉得他们很可怜，但这也算是自作自受呢。”

一个月内毫无计划就花光十万，的确有点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月里，彻底对这甜蜜的饵上钩了。”

每个月十万。尽管觉得不可能这么简单，但不知不觉还是很兴奋。

“各位，课堂开始以前，我希望你们能稍微认真听我说。特别是须藤同学。”

在依然嘈杂的教室中，平田站上讲台，吸引了学生的目光。

“啧，干吗啦。”

“我们这个月没有获得点数，这是今后的校园生活里非常棘手的问题。我们不可能到毕业为止都用零点来生活吧？”

“我绝对不要那样！”

一名女学生发出惨叫般的声音。平田温柔地点头表示赞同。

“当然。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下个月一定要获得点数。而且为了获得点数，全班一定得同心协力。为了不迟到或课堂私下交谈，我们要彼此互相提醒。当然也禁止玩手机。”

“什么？为什么我们得听你的命令啊？点数会增加的话就算了，如果不会改变也没意义吧？”

“可是，只要继续迟到或者私下交谈，我们的点数就不会增加。那只是不会从零再降下去，但毫无疑问是扣分项目吧。”

“真是没办法接受呢。认真上课点数居然不会增加。”

须藤对其嗤之以鼻，并不满地双手抱胸。面对这种状况，栉田说道：

“在校方来看，不迟到或不私下交谈都是理所当然吧？”

“嗯，我认为就像栉田同学所说的。这是理所当然应该做到的。”

“这是你们擅自的解释吧。而且，要是不知道增加点数的方法，再怎么做也只是白费力气吧。找到增加方法之后再来讲啦。”

“我并不是因为讨厌须藤同学才这么说的。如果造成你的不愉快，我向你道歉。”

平田对流露不满的须藤，依然很有礼貌地低下了头。“但是，如果没有须藤同学……不，如果没有大家的配合，确实就无法获得点数。”

“你们想做什么都随便，但别把我卷进去，听懂了吗？”

须藤似乎觉得在这个地方待不下去，说完这些话就出了教室。

不晓得他打算在上课前回来，还是就这样子走了。

“须藤同学真的搞不清楚状况欸，迟到次数最多的也是他。要是没有须藤同学，我们应该还会剩下一些点数吧？”

“对呀……真是太糟糕了。为什么我会跟那种人同班……”

直到今天早上大家都还享受着幸福的生活，而且也没有半个家伙对须藤有怨言。在这种气氛之中下了讲台的平田，很难得地来到我们的座位前。

“堀北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为了增加点数，放学后我想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做。我很希望你们也来参加。怎么样呢？”

“为什么要找我们？”

“我打算问班上所有人。可是我觉得如果一次性地问所有人，半数以上的同学一定只会把话听一半，不会认真听我说。”

所以才会想要分开问吗？虽然我不认为能讨论出什么好主意，但如果只是参加的话应该也没关系吧。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抱歉，能找其他人吗？我不擅长讨论。”

“不用勉强发言哦，而且想到什么的话再说也没关系。只要在场就足够了。”

“不好意思，但我不打算陪着你们做没意义的事情。”

“我想这对我们D班来说是第一个试炼。所以……”

“我应该已经拒绝了。我不会参加。”

这是极为冷静的一句话。堀北尽管有考虑到平田的立场，但还是再度表示了拒绝。

“这……这样啊。抱歉……要是改变心意，我希望你能来参加。”

平田看起来很遗憾地放弃邀约，而堀北也已经不再看着他了。

“绫小路同学，你觉得怎么样呢？”

说真的参加也可以，因为班上大部分的人都会参加讨论吧。

但是，只有堀北不在场的话，她也有可能会被当成像须藤那样的异类。

“呃……不了，抱歉啊。”

“没关系，是我不好，突然邀请你们真是唐突了。不过，如果改变心意的话请随时跟我说哦。”

平田有可能是理解了我的想法，而乖乖作罢了。

对话一结束，堀北就开始为下一堂课做准备。

“平田像那样采取行动，还真是了不起啊。这时候就算沮丧明明也不奇怪。”

“这是其中一种见解吧。不过，如果这是简单讨论就能解决的问题，那就不会这么辛苦了。脑袋不好的学生就算群聚讨论，还不如说只会更陷于泥沼，徒增混乱。而且对我来说，我还没办法好好接受目前的状况。”

“没办法接受？这是什么意思？”

堀北没回答我的问题，在这之后保持了沉默。

2

放学后，平田就如早上知会大家的那样站上了讲台，在黑板上开始准备作战会议。

这种参与度可窥见平田向心力的厉害程度。除去堀北、须藤与几名男女，座位几乎客满。等我注意到的时候，没参加的同学们都已经不在教室了。在开始正式讨论前，我也出去吧。

“绫小路……”

山内挂着奄奄一息的表情，从课桌底下探出头来。

“干……干什么啊。怎么了？”

“用两万点买下这个啦！我没点数什么也买不了……”

放在桌上的是山内刚买的游戏机。坦白说我完全不想要。

“你要是把它卖给我，那我要跟谁玩才好啊？”

“那种事我怎么知道。好不好嘛，特价卖很划算哦。”

“如果是一千点我就买。”

“绫小路！我能依靠的就只有你了啊！”

“为什么只有我啊……我可是爱莫能助啊。”

山内抬头用湿润的双眼看着我，但是我觉得很恶心，因此移开了视线。

他好像觉得无法从我身上获得施舍，马上就瞄准了其他目标。

“博士！作为我最重要的朋友，我有事想拜托你！用两万两千点买下这台游戏机吧！”

这次他似乎打算强迫推销给博士，而且还不要脸的涨价了。

“点数用光的人好像很辛苦呢。”

栉田看着山内和博士的互动，前来搭话。

“倒是栉田你的点数还够用吗？女孩子有许多必需品要买吧？”

“嗯……目前还够用吧。我用掉一半左右了。这一个月用得太随意了，所以要节俭的话有点辛苦呢。你也够用吗？”

“你交友圈广，生活完全不用钱也很困难呢……我则是几乎没怎么用。而且我也没有特别需要买的东西。”

“难道是因为没有朋友吗？”

“喂……”

“哈哈，抱歉抱歉。我完全没有恶意哟。”

栉田笑嘻嘻地合掌道歉。这种模样也非常可爱。

“栉田同学，你现在方便吗？”

“轻井泽同学，怎么了？”

“其实我啊……点数花得太多了，现在真的很缺钱呢。我正在慢慢地跟班上的女生借点数，我希望栉田同学也能帮我。我们是朋友对吧？真的，一个人只要两千点就好了。”

轻井泽嬉皮笑脸地求栉田借她点数，但态度完全看不出来是在拜托人。像这种事情，马上就会被拒绝了事。

“嗯，可以啊。”

居然答应了！我在心里吐嘈着，不过朋友之间的事，也得由当事人来做决定。

栉田看样子没有任何不情愿，马上就决定要帮助轻井泽了。

“谢啦！朋友果然是不可或缺的呢。这是我的转账号码，那么就麻烦你了。啊，井之头同学，其实我啊，点数花得太多了……”

轻井泽发现下个目标后，便像风一般地从我们面前离去。

“这样好吗？点数十之八九要不回来哦。”

“朋友如果有困扰，我也没办法放着不管。轻井泽同学的交友圈也很广，我想要是没点数的话会很辛苦。”

“但就算这样，我觉得把十万点数花光也是她个人的问题。”

“啊，可是要怎么把点数给她呢？”

“你从轻井泽那里拿到写着转账号码的纸张了吧？在手机输入的话应该就能转账了。”

“校方也有好好地替学生设想呢，还准备了这样的系统，来帮助像轻井泽这样的人。”

这对轻井泽来说的确是及时雨，但是有必要特地设计成能够汇款、转账的系统吗？还不如说，这很有可能成为纠纷的导火线。

“一年D班的绫小路同学，班主任茶柱老师有事找你，请立刻前往教师办公室。”

温和的前奏音效播放完之后，教室里就传遍了不带感情的广播通知。

“老师好像在找你呢。”

“是啊……栉田，抱歉。我去去就回。”

我完全不记得开学以来做过什么违反纪律的事情。我总觉得自己身后承受着同学沉重的视线，便迅速溜出了教室。

如兔子般胆小的我，悄悄打开教师办公室的门。环视之下却没看见茶柱老师的身影。无可奈何，我向正在照镜子的老师搭话。

“不好意思……请问茶柱老师在吗？”

“咦？小佐枝？嗯……刚刚都还在的。”

转过头来的老师，有着一头微卷的中长发，很有当今成年人的味道。她亲昵地称呼茶柱老师为小佐枝，年龄看起来也很相近，或许是朋友吧。

“她好像是暂时离开座位了。你要进来等吗？”

“不用，我在走廊等就行。”

我不是很喜欢教师办公室。由于不想受到瞩目，于是我决定在走廊等茶柱老师。而年轻老师不知是想到什么，忽然来到走廊。

“我是B班班主任，叫做星之宫知惠。我和佐枝是高中以来的挚友，而且还是称呼彼此为‘小佐枝’、‘小知惠’的关系哟。”

我明明连问也没问，她就提供了没什么用处的信息。

“欸，小佐枝为什么叫你出来呀？欸欸，为什么呀？”

“呃，这我也完全不知道……”

“你不知道啊？连原因也没说就叫你出来？这样啊……你的名字是？”

她展开攻势，盯着我上下打量。

“我叫绫小路。”

“绫小路同学啊。你蛮帅的嘛……一定很受欢迎吧？”

这自来熟的老师是怎么回事啊？她和我们的茶柱老师完全不同，与其说是老师，还不如说比较像学生。

如果是在男校，想必她立刻就会掳获全体学生的心吧。

“欸欸，你有女朋友了吗？”

“没有……因为我并不受欢迎。”

跟她有所牵扯的话似乎不太妙，因此我故意表现得很不耐烦。然而，星之宫老师却并没有放弃，积极靠过来。她用纤细漂亮的手抓住我的手臂。

“是吗？真是意外欸，我要是和你在同一个班级，可是绝对不会放着你不管！你不会是很迟钝吧？”

她用食指戳我的脸颊，我不知该怎么反应。假如突然舔她的手指，应该就能结束她的纠缠吧。但是，这样我就会被叫去教职员会议，立刻得到退学处分。

“星之宫，你在做什么？”

茶柱老师突然出现，并用手上的板夹用力打了星之宫老师的头，发出“砰”的一声。星之宫老师抱头蹲下来，好像很痛的样子。

“好痛……你干什么啊！”

“还不是因为你缠着我的学生。”

“因为他说要来见小佐枝，我只是在你还没回来的时候陪陪他而已嘛。”

“不要理他不就好了。绫小路，让你久等了。这里讲话不太方便，跟我到辅导室吧。”

“不，我觉得在这里讲也没关系。比起这个，您说去辅导室……我做错什么了吗？我觉得我在学校小心行事，并没有太引人注目。”

“不要顶嘴。跟我过来。”

搞什么啊……虽然我这么想，但还是跟着茶柱老师往前走。在一旁笑容满面的星之宫老师也悄悄跟着我们。茶柱老师立刻就察觉到，用恶鬼般表情转过头说道：“你别跟过来。”

“不要这么冷淡啦！让我听一下也不会少块肉吧？而且，小佐枝是那种绝对不会进行个别指导的人吧？可是却忽然把新来的绫小路同学叫到辅导室……小佐枝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目的。”

她笑眯眯地回答完，就绕到我的身后，将手放在我的双肩。

虽然看不见星之宫老师的表情，但是我感觉得到她们的视线在激烈碰撞着。

“小佐枝，你该不会想以下犯上吧？”

以下犯上？这是什么意思。

“别说傻话了，这种事当然不可能。”

“哈哈，这种事情小佐枝的确办不到呢。”

星之宫老师意有所指地喃喃说道，继续跟着我们。“你打算跟到什么时候？这是我们D班的事情。”

“咦？我只是要一起去辅导室哟！不行吗？你看，我也能帮忙给建议呀！”

正当星之宫老师打算硬跟过来，一名不认识的女学生挡在了我们的面前。她留着一头浅粉色头发。

“星之宫老师，能不能占用您一点时间？关于学生会有些事想请教您。”

她一瞬间和我对上了眼，不过马上就移开视线，转向星之宫老师。

“看，你也有访客。快去吧。”

茶柱老师用板夹“砰”的一声打了星之宫老师的屁股。

“真是的……再这样下去好像就真的会惹小佐枝生气，下次见喽，绫小路同学。一之濑同学，我们去教师办公室吧。”

她这么说完，就轻快地往回走，并和那名叫一之濑的美女一起前往教师办公室。

茶柱老师目送星之宫老师离开后，挠了挠头，就朝着辅导室的方向走去。不久，我们就到了教师办公室旁的辅导室。

“请问……把我叫出来是……”

“嗯，这个嘛……你先来一下这里。”

茶柱老师瞄了几眼墙上挂着的圆形时钟，就立刻打开辅导室里的一扇门。这里看起来像是茶水间，炉子上有烧水壶。

“煮茶对吧？焙茶可以吗？”

我拿起装着焙茶粉末的罐子。

“不必多事了。你安静地待在里面。没有我的允许，你不准出来，也不准发出声音。明白了吗？违反的话就退学。”

“您的意思我完全……”

茶柱老师没跟我过多解释，就这样把茶水间的门关上了。她到底在打什么算盘？

我暂且还是按照茶柱老师的嘱咐乖乖等着，结果没过多久就传来了开门声。

“进来吧。堀北，你找我是想说什么？”

看来前来拜访辅导室的是堀北。

“我就直说了，为什么我会被分配到D班呢？”

“还真的是开门见山呢。”

“老师您今天说只有优秀的人才会被选入A班，而D班则是校内聚集着吊车尾的最后堡垒。”

“我所说的是事实。看来你以为自己很优秀呢。”

被毫不客气地指出，堀北打算怎么回话呢？我打赌她会强烈反驳。

“入学考试的问题，我有自信几乎都解出来了，而且我也不记得在面试里有出现重大失误。我想至少我不会被分配到D班。”

果然猜中了。堀北自以为自己很优秀。而我觉得这并非是她自作多情，事实上她确实很优秀。而且堀北在今天早上公布的考试成绩也并列于榜首。

“几乎解出了入学考题？原本入学考试结果是不能给学生看的，不过我就破例让你看吧。刚好这里有你的试卷。”

“准备得还真是周到呢……就像是知道我会有意见一样。”

“我好歹也是老师。自认为对学生的个性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堀北铃音，你的入学考试成绩，就跟你自己想的一样。你在今年的一年级之中，获得了并列第三名的成绩。分数也和前两名相差无几。考得非常好呢。就连在面试中，也确实没发现大问题。不如说表现非常好。”

“谢谢您。既然如此那我为什么会被分到D班呢？”

“在这之前，为什么你会对被分到D班这件事不服气呢？”

“没被分到与我水平相符的班级，当然不服气。何况在这所学校，班级不同，未来也不一样。”

“水平相符？你对自己的评价还真高啊。”

茶柱老师不禁发出讥讽似的嘲笑声，不过也可能只是单纯的笑而已。

“我承认你的学业能力很优秀。你的头脑确实很好。不过是谁说成绩优秀的人就一定能进优秀的班级？我可没说过。”

“这是……这是社会上的常识。”

“常识？不就正是那个常识造就了如今糟糕的日本吗？光凭考试成绩就给予人评价并决定优劣，其结果就是无能者在高层操弄权势，拼命排挤那些真正优秀的人，而最终的结局便是世袭制。”

世袭制是指地位、名誉、职业由子孙代代继承的意思。

听见这些话，我不禁咽下口水，也非常困惑。

“很会读书确实也是一种能力，我不打算否定这一点。可是这所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真正优秀的人才。如果你认为光靠成绩就能分到好班，就大错特错了。学校最开始就和新生说明过这件事情了。你冷静想想吧。假如学校只以学业能力来决定优劣，你觉得须藤他们进得来吗？”

“唔……”

这里虽然是日本首屈一指的升学学校，但是也有学生是靠读书以外的方式入学。

“况且，片面断言‘没被分到与你水平相符的班级’也未免言之过早。如果分到了A班，就得承受来自校方的强大压力，以及差班的强烈忌妒。每天被迫在沉重的压力中竞争，是件比想象中还要辛苦的事情。其中也有人觉得没被分到A班是件好事。”

“您在开玩笑吧？我完全无法理解那种人。”

“是吗？我想D班里也有那种因为被分到D班而庆幸的怪学生。”

这些话宛如是隔着墙壁针对我说的。

“您还是没有解释清楚我为什么会被分到D班。麻烦您再次确认一下我被分到D班是否为事实，计分标准是否出了错误。”

“虽然很遗憾，但是你被分到D班这件事并不是我们的失误。你这种程度的学生必然会被分到D班。”

“这样啊。我会重新询问校方。”

看来她并没有放弃，而是觉得跟班主任谈也没用。

“你就算去跟上层的人谈，结果也一样。况且你也不必悲观。早上我也说过班级会根据表现而上下浮动。毕业以前都还是可能会晋升到A班。”

“我不认为那是条简单的路。聚集着差生的D班，获得比A班还要高的点数？这不是痴人说梦吗？”

堀北的逆耳之言也是颇有道理。点数的压倒性差异就证明了这一事实。

“这就不关我的事了。要不要将这条有勇无谋的路作为目标，都是你的个人自由。堀北，还是说，你难道有什么非晋升到A班不可的特殊理由呢？”

“那……今天我就先告辞了。但是请您记住我并没有接受这件事情。”

“知道了，那我就记着吧。”

我听见了拉椅子的尖锐声音。谈话似乎结束了。

“啊，对了。我还找了一个人来辅导室。是个跟你也有关系的人哦。”

“有关系的人？难道是……哥……”

“绫小路，出来吧。”

真不希望她在这种时机叫我。我还是就这样不出去好了。

“如果不出来的话，我就让你退学哦。”

好……好过分。身为教师居然若无其事地把退学当作武器。

“你到底要让我等到什么时候才满意啊。”

我边叹气，边装模作样地回到辅导室。当然，堀北显得相当惊讶及困惑。

“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

“什么话啊？虽然我知道你们好像在说着什么，不过听不太清楚啊。这墙壁还真是出乎意料的厚呢。”

“没这回事。这个房间的声音能清楚地传到茶水间哦。”

看来茶柱老师无论如何都想把我拖下水。

“老师，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堀北立刻就察觉了这是预谋好的，非常生气。

“因为我觉得需要。绫小路，我来解释一下我为什么找你来辅导室吧。”

茶柱老师忽略堀北的疑问，把话题切换到我身上。

“那我就先告辞了……”

“堀北，等等。你还是听我说完比较好。这说不定会是晋升到A班的提示哦。”

正打算转身的堀北停下动作，重新坐回了椅子上。

“请长话短说。”

茶柱老师将视线落在板夹上，并且微微地笑了。

“绫小路，你真是个有趣的学生呢。”

“我可不比拥有‘茶柱’这奇特姓氏的老师还要有趣。”

“你想向全国姓茶柱的人磕头谢罪吗？嗯？”

不，我想就算找遍全国，除了您以外也没有人会姓茶柱……

“我打算结合入学考试的成绩，来思考每个学生的教导方式，但是看到你的考试成绩时，却发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刚开始我还真是吓了一跳呢。”

茶柱老师从板夹上将看起来很眼熟的入学考试卷慢慢地摆在桌上。

“语文五十分、数学五十分、英文五十分、社会五十分、自然五十分……附带一提，这次小考的成绩也是五十分。你们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吗？”

堀北吃惊地看着考卷，接着把视线移到我身上。

“偶然还真是可怕啊。”

“哦？你是说，所有考试成绩都是五十分，是偶然？你是故意的吧？”

“这只是偶然，再说您也没有证据。操控考试分数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啊？要是我有能考高分的头脑，就全科考满分了。”

我故意开个玩笑，老师却吃惊地叹了口气。

“看来你实在是个令人讨厌的学生。听好，数学的第五题，全年级的正确率是百分之三，其中的复杂算式，你全都完美地解开来了。另一方面，第十题的正确率是百分之七十六，但你却答错了。一般来说，怎么会反而答错这题？”

“我不知道这世上的‘一般’是什么啦。这是偶然哦，偶然。”

“真是的，我虽然很佩服你这种干脆的态度，不过这一点会让你以后吃苦的哦。”

“这也是很久以后的事，我到时候再想。”

怎么样？茶柱老师用眼神示意堀北。

“你……为什么要做这种莫名其妙的事？”

“我都说了这是偶然。我可不是什么隐藏的天才。”

“真的吗？堀北，搞不好他还比你聪明哦。”

堀北身体抽动了一下。老师，能不能请您不要再多嘴了啊？

“我又不喜欢读书，而且也不打算努力。所以考了这种分数。”

“这真不是选择这所学校的学生该说的话啊。虽说如此，说不定你也有那种与其他学生不同的特殊理由，就像高圆寺认为分到D班和A班都一样。”

不只是这所学校，连这老师也很不简单。刚才她和堀北的对话里，也讲了许多能让堀北动摇的话。全校学生的“秘密”仿佛全都掌握在她的手中。

“那么，那个特殊的理由是什么？”

“你想听我详细说明吗？”

我没有漏看从班主任茶柱老师的眼神深处所露出的锐利光芒。看来，我正被诱往她想要的谈话方向。

“算了。要是听了，我有可能就会突然抓狂，然后破坏掉辅导室里的所有备品呢。”

“绫小路，如果这样，你就会被降级到E班。”

“有那种班级吗？”

“所谓的E班等于Expelled退学。我的话就说到这了。好好享受接下来的学生生活吧。”

这句话真是讽刺。

“我要走了。教职员会议差不多要开始了。这里要锁起来，你们两个赶紧出去吧。”

茶柱老师推着我们两个人的背，把我们赶往走廊。她为什么要把我叫出来，并让我和堀北碰面呢？看不出来她是会做无意义事情的那种人。

“总之……先回去吧。”

我没等堀北反应过来就向前迈步。我想现在还是别和她待在一起比较好。

“等等。”

堀北叫住了我，但我没有停下脚步。因为我只要逃到宿舍就安全了。

“刚才的分数……真的只是偶然吗？”

“当事人不是都这么说了吗？还是你有什么证据能说我是故意的？”

“虽然没有证据……不过，你有些地方我搞不太懂。你说自己是避事主义，对A班似乎也不感兴趣。”

“倒是你对A班好像有非比寻常的情感呢。”

“难道我不能努力让升学或就业获得优势吗？”

“当然可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原以为进了这所学校，只要顺利毕业就算抵达了终点。不过，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我都还没站上起跑线。”

堀北似乎加快了脚步，回过神来她已经走在我边上了。

“那你是认真打算以A班为目标吗？”

“我会先查明校方真正的意思。弄清楚为什么我会被分到D班。假设真的就像茶柱老师所说的，我是被校方判断为D的话……到时我就会以A为目标。不，是绝对要升上A班。”

“这会相当辛苦哦。你必须让问题儿童们改过自新。须藤的迟到还有跷课、课堂私下聊天、考试分数，这些都改善了才终于会是正负零。”

“我知道。可以的话我还是比较期待这是校方的失误。”

堀北自信十足的话语，反而使我不安。她真的了解情况吗？

依据今天的情况，我得出的结论是“绝望”二字。只要遵守基本校园生活规范，应该就能在某种程度上防止扣分吧。然而，最关键的还是不清楚怎么样才能加分。连最优秀的A班，尽管只有一点点，也还是被扣了分。

况且就算发现能有效增加点数的方法，其他班级也可能会用相同方式来增加点数。

点数差距一旦被拉开，想在有限的时间内缩小差距会非常困难。

“我大概明白了你的想法。但是，我不认为校方会就这样一直旁观着。因为这样就没有竞争的意义了。”

“原来如此，还有这种看法啊。”

因为她推测校方不会允许A班开学一个月就把其他班级甩开。也就是说，堀北似乎相信某种大幅增减点数的机会一定会来临。

“你不想靠自己的双手改变现在这种状况吗？”

“不想。”

“不要这么自豪地马上回答。”

我的侧腹遭到一记下拳击。即使我做出痛苦的表情，堀北也完全无视。

“很痛欸……我能体谅你的心情，但这并不是单凭个人就能解决的问题。须藤也说过了吧。就算改善自己，假如班级整体还是扣分的，那就没有用。”

“不对呢。个人虽然办不到，但正确答案是……这是每个人都必须去解决的棘手问题。如果不是每个人都去做，那就连起跑线也无法站上了。”

“我只知道，不管答案是什么好像都非常麻烦。”

“不得不立刻改善的事情，主要有三项：迟到、私下交谈，以及期中考试全班都不能不及格。”

“前两项在某种程度上应该有些办法吧。可是，期中考试就……”

上次的小考的确有很难的题目，不过大部分都是难度很低的问题。光这样就有好几个人考不及格。如果是这种程度的学生，老实说之后的期中考试还真是前途一片黑暗。

“所以……我希望绫小路同学也能帮忙。”

“帮忙？”

我露出非常嫌弃的表情，但堀北只看了一眼就带过了。

“我今天早上也看见你拒绝平田。我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拒绝你吧？”

“你想拒绝？”

“我说啊，你难道觉得我会很高兴地帮忙？”

“虽然不至于认为你会很高兴地帮忙，但我也不觉得会被你拒绝。如果你当真想拒绝，那么到时候……算了不说了。以后的事想也没用。所以，帮还是不帮？”

可以的话，我还真希望你能说完刚刚欲言又止的话……虽然这么说，但我该怎么做啊。我并不打算无情拒绝寻求帮助的人。不不不，冷静点。要是在这里爽快地说要帮忙，到毕业为止都会被她任意使唤。在这里我得狠下心来。

“我拒绝。”

“我就知道绫小路同学你一定会帮忙。谢谢你！”

“我才没这么说！我刚刚彻底拒绝了吧！”

“不，因为我能听见你心里的声音。它说想要帮忙。”

好可怕！那个电波般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好可怕！

“说起来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帮上什么忙。”

堀北的考试分数自然不用说，连脑袋也转得很快。应该没必要找我帮忙。

“不用担心。因为绫小路同学一点也不需要动头脑。作战计划就交给我，你只要付出劳力就可以了。”

“什么？付出劳力？”

“对绫小路同学来说，点数变多也不是什么坏事吧？你只要遵从我的指示，我就保证会带领班级增加点数。”

“我是不知道你有什么策略，可是你还是学着去依赖除了我以外的人吧。若是你想交朋友的话，我肯定会帮忙啦。”

“很遗憾，我实在想不出D班里有比你还更好使唤的人才。”

“不不不，这种人才堆积如山呢。你看，比如平田。那家伙的话，在班上吃得开，头脑也很好，实在很完美。再加上他也很关心你在班上被孤立的事情。”

只要堀北伸出手，他们马上就能成为朋友了。

“他不行呢。他确实拥有一定的才能，不过暂时用不到他呢。对了，打个比方的话……就是将棋[6]的棋子。现在我想要的并不是金将或银将，而是步兵呢。”

这个……她是在说我是步兵吗？她是这么说的吧？

“步兵只要努力的话也能成为金将哦！”

“真是个有趣的回答。可是你看起来不像是会努力的人。一直当个步兵就好、不想提升地位——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明明才认识没多久，她居然就能精准吐槽我。假如我是普通人，内心早就受创了。

“抱歉，我还是没办法帮助你。这并不适合我。”

“那等我想好策略后再联络你。到时就请你多多关照了。”

我的想法一点也没传达给堀北。

集合吧，不及格组

五月初公布点数以来，不知不觉一个星期快过去了。池他们都默默听着老师上课。只有须藤肆无忌惮地在打瞌睡，不过谁也没有谴责他。大家觉得，既然还没找到能够加分的手段，就无法对其进行纠正。

即使如此，大部分同学一天比一天疏远须藤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也有点想睡。这堂课结束后就是午餐时间了。这段时间还真是难熬。我昨天看电影，不小心熬夜了，就这样睡着的话，应该会很舒服吧……

“唔哇！”

正当我昏昏欲睡地点着头，右手臂忽然传来强烈的痛感。

“绫小路，你怎么突然大叫。叛逆期吗？”

“没……没有。茶柱老师，对不起。灰尘跑进了眼睛里……”

刚才的大叫很难判断究竟会不会被当成私下交谈。不过对点数变得敏感的同学们，却对我投来斥责的目光。我一边抚摸着刺痛的部位，一边恶狠狠地瞪着隔壁同学。堀北只将视线移向我这边，而手里握着一把圆规。

她简直疯了。说起来为什么她会常备圆规啊？我想高中课程里几乎用不到。课堂一结束，我就立刻去逼问堀北。

“有些事情能做，但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吧！圆规可是很危险的欸！”

“难不成你在对我生气？”

“我的手臂可是被开了一个洞欸！”

“你是指什么？我什么时候有拿圆规的针刺你了？”

“你手上不就拿着凶器吗？”

“难道只因为我拿在手上，你就断定是我刺的？”

我虽然清醒了，但之后却痛得无法上课啊。

“小心点。如果你被发现在打瞌睡的话，我们班毫无疑问会被扣分。”

堀北为了摆脱D班，已经开始展开行动。向校方抗议的事，想必化为泡影了吧。啊……好痛。可恶，要是下次堀北快要打瞌睡的话，我一定要复仇。

到了午餐时间，当同学们打算离开的时候，平田开口说话了。

“茶柱老师所说的考试即将来临。我想全班同学都了解，假如考不及格，就会立刻被退学。因此我想招集同学来开一个读书会。”

看来D班的英雄也开始打算做这种慈善事业了。

“如果不认真读书而考得不及格，那就代表着必定会被退学。我不希望看到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读书不仅能避免退学，说不定还可以增加点数。如果班级保持高分的话，审查结果应该也会变得比较好。几个考试成绩不错的同学会准备应考对策。所以，我希望对考试

感到不安的人能来参加我们的读书会。当然，不管是谁我们都很欢迎哦。”

平田目不转睛地注视着须藤的双眼，温柔地如此说道。

“啧……”

须藤马上就移开视线，并双手抱胸闭上了眼。

自从他拒绝平田在入学当天提议自我介绍的那件事之后，他们的关系就一直很差。

“从今天开始，直到考试结束，每天五点在这间教室补习两小时。如果想参加的话，随时都可以过来。当然，中途离开也没有关系。我要说的就是这些。”

平田这么说完，立刻就有几名不及格的学生离开座位，往他的身边走去。

不及格的人之中，没有马上跑到平田身旁的，只有须藤、池、山内这三个人。除了须藤以外的两个人，虽然有点犹豫，然而最后还是没去找平田。我不知道他们是害怕须藤不高兴，还是纯粹讨厌平田受欢迎的模样。

1

“中午有空吗？如果可以的话，要不要一起吃饭？”一到休息时间，堀北就主动过来向我攀谈。

“受到你的邀约还真是稀奇呢。我总觉得很恐怖。”

“并没什么好恐怖的。如果吃山蔬套餐的话，我也不是不可以请你。”

那个不是免费套餐吗……

“开玩笑的。我会好好请客。你想吃什么都可以。”

“我还是觉得很可怕。你不会是别有企图吧？”

说起来，堀北说要请我吃饭的这件事，本身就可疑得不得了。

突然受到邀约的话，会令人怀疑……我想起来堀北之前这么说过。

“如果沦落到无法坦率接受他人的好意，那你就不配做人了。”

“话虽如此……”

反正我也没什么事，而且她请客的话，那就去吧。于是我便和堀北前往学生餐厅。

我挑了价格偏贵的特别套餐，接着占了位子，与堀北一起坐下。

“那么，我开动了？”

堀北似乎在等着我开动，而定睛看着我。

“绫小路同学，怎么了？赶快吃吧？”

“哦，嗯。”

好恐怖。她绝对别有企图。不可能没有。虽然这么说，可是我也没办法就这样一直不开始吃，而且冷掉的话也很浪费。于是我小心翼

翼地咬了一口可乐饼。

“那我就直接进入正题了。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我有种极度不好的预感……”

当我准备站起来逃跑的时候，堀北抓住了我的手。

“绫小路同学，我再说一次。你能听我说几句话吗？”

“好……”

“自从茶柱老师给予忠告之后，班上的迟到确实有减少，连私下交谈的次数也都锐减了。可以说大部分扣分要素都已经消除了。”

“是啊，而且这原本也不算什么难事。”

虽然说不定不会维持太久，但是至少这几天远比过去好太多了。

“接下来我们该做的，就是在两周后即将到来的考试中，执行能让同学考取更高分的策略。就像刚才平田同学所发起的行动一样。”

“读书会吗？嗯……这个策略的确可以防止不及格。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你感觉话中有话呢。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不用介意。但是你会在意别人还真是稀奇啊。”

“本来我是无法想象会有人考试会不及格。但是，世界上就是有那种不管怎样都会考不及格的没救学生，这也是事实。”

“你是指须藤他们啊。你还是老样子讲话毫不客气呢。”

“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而已。”

这所学校不仅规定不能离开校区，而且也禁止一切对外联系。既然没有像补习班那种设施，那么最后也只能由擅长读书的学生，在课外时间额外进行教学的这个策略了。

“平田同学看来会很积极地展开读书会，所以我就安心了。不过，须藤同学、池同学、山内同学都不会参加读书会吧？我很介意。”

“那些家伙啊，因为和平田很疏远，或者应该说他们之间关系很差。想必不会参加吧。”

“换句话说，再这样下去他们不及格的可能性很高。为了升上A班，大前提是不被扣分，而搜集能加分的点数也是不可或缺的吧？我猜考试成绩也可能与加分有所关联。”

学生们在考试中付出多少努力，就会获得多少相应的回报……自然而然地会这么想。

“难道……你也想要像平田一样开读书会吗？而且还是为了帮助须藤跟池他们？”

“对。你要这么想也无妨。不过你应该会觉得很意外吧。”

“你至今为止的态度，不可能不让人意外吧。”

其实我并非特别惊讶。她这么做应该终究还是为了自己，而且我不认为堀北是那种特别无情的人。

“我明白你想升上A班的想法了。不过，老实说我认为用一般的手段教须藤他们念书是行不通的。大部分会考不及格的学生，都比一般

人还更讨厌读书。况且，你从第一天开始就和同学保持距离了对吧？不会有那种奇怪的家伙，想聚集到自认不需要朋友的人身边哦。”

“所以我不就向你开口了吗？还好你跟他们关系不错。”

“喂，难道……”

“身为朋友的你来说服的话，应该很容易吧？对了，你把他们带到图书馆就行了，我来教他们学习。”

“你别说这种乱来的事啦。你认为对于走在畅通无阻人生道路上的我来说，能办到那种连人生赢家平田都没办到的事情吗？”

“这不是办不办得到的问题。你必须去做。”

我是你养的狗还是什么吗？

“堀北，要以A班为目标是你的自由，但别把我牵扯进去。”

“我请的午餐，你吃下去了吧？特别套餐真豪华，真是太棒了呢。”

“我只是坦率地接受了他人的好意而已。”

“很遗憾，但这并不是‘好意’，而是‘别有用意’哦。”“我完全没听你说过欸……好，那么我也请你同点数的东西，这样就抵消了。”

“我自认没有落魄到要让人请客的地步，所以我拒绝。”

“现在或许是我第一次对你感到愤怒……”

“所以你打算怎么做？协助我？或者与我为敌？”

“这感觉就好像是你拿枪抵在我的额头上，并威胁我去做欸……”

“并不是‘好像’，实际上这就是威胁呢。”

这就是堀北所说的“暴力的力量”吗？确实很有用。

如果只是说服须藤他们参加读书会的话也没什么关系……吧？

因为堀北没什么朋友，事实上应该最不擅长这种事情。

再说，须藤和池他们也是我好不容易才交到的朋友。我可不想让他们一下子就被退学。

正当我在犹豫该怎么办的时候，堀北更是说道：

“你和栉田同学串通，并说谎把我叫出来的事，我可是还没打算原谅你哦。”

“你不是说不会责怪这件事吗？事到如今才在翻旧账，也太狡猾了吧。”

“那是对栉田同学说的，我不记得我曾原谅你。”

“唔哇，真是卑鄙……”

“你要是想将功赎罪就得协助我。”

看来从一开始我就没有退路。

堀北早有准备想让我帮忙，不过能趁这个机会一笔勾销也好。

“我不保证能成功找齐大家哦！这样也没关系吗？”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把大家找齐。这是我的手机号码跟邮箱。有什么事的话，随时联系我。”

以料想不到的形式，首次在高中生活里取得女生的联系方式。

虽然是堀北的……我……我才没有很开心呢。

2

我环视了教室一圈。我到底该怎么做啊？

放学后要不要一起念书？如果我这么问，有谁会跟过来呢？

我和须藤以及池他们的关系，已经到偶尔能一起吃饭的程度。可是这帮家伙和读书完全扯不上关系……虽然知道没希望，但还是姑且先问看看吧。

“须藤，能打扰一下吗？”

我向午休时间回到教室的须藤搭话。他流着汗，呼吸也有点急促。说不定他连午休都在努力地练习篮球。

“这次的期中考试，你打算怎么办？”

“这件事啊……不知道啦，我又没认真学习过。”

“这样啊……我正好有个好办法哦。我想从今天起每天放学后都开读书会。你要不要参加？”

须藤张着嘴巴，思考了一下。

“你是认真的？我连学校的课程都觉得麻烦，放学后还要读书？要我怎么读得下去啊。而且我还有社团活动，没办法啦。最重要的是

由你来教？你成绩没有很好吧？”

“这点就放心吧，要教你们的人是堀北。”

“堀北？我对那家伙不是很了解啊。很可疑，我拒绝。只要考试前熬夜抱个佛脚，总会有办法吧。你可以走了。”

须藤果然马上回绝了读书会。我虽然有试着缠着他，但他完全听不进去。

可恶，没用吗？我要是继续扒着他不放很可能会被揍。没办法，还是先从稍微容易下手的家伙开始吧。我向一个人玩着手机的池搭话。

“池，你要不要……”

“不了！我听见你和须藤的对话了。读书会？我才不想参加。”

“你知道如果考不及格，就会被退学吗？”

“我确实经常考试不及格啦，不过基本上都熬过来了呢。临近考试的时候，我会再跟须藤一起熬夜抱佛脚，背一背书。”

池认为只要拿出决心就没问题，而不把考试放在眼里。对于会被退学，他并没有什么危机感。

“如果上次的考试不是突袭，我就会考四十分左右了。”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吧？”

“放学后的时间对高中生来说可是很宝贵欸。我没心思学习啦。”

池用手驱赶我，对我说“你可以走了。”他正在用手机专心地跟班上女生聊天。自从得知平田交到女朋友之后，池就拼命地想交女朋友。我故意垂头丧气地回到自己的座位。这是一个倾诉“虽然努力过却还是办不到”以博取原谅的作战。

“真没用。”

“我可听到了哦。你说什么？”

“我说你真是没用。你该不会就这样放弃了吧？”

可恶……这是求人办事的态度吗？这家伙脸皮真厚。

“怎么可能啊，我还有四百二十五招呢。”

我坐下来环视教室。与课堂上的紧绷感相反，午休里的教室洋溢着轻松的气氛。总而言之很嘈杂。

总之，要想出一种能让讨厌念书的人去念书的方法。还不是在课上，而是要利用课后的时间来看书。虽然一般来说被拒绝也是情理之中，但这可是关乎是否会被退学的大事。

只要有个契机，就算是刚才表示拒绝的须藤也应该会来参加。

既然如此，接下来就只用准备诱饵了。要让他们觉得，只要读书就会有好事发生。可以的话，要既具体又容易理解。再来，最好是效果显著。

我想到了！

上天的启示翩然降临。我睁开双眼，转身面向堀北。

“虽然堀北你的职责是教他们读书，但是要引诱须藤和池他们念书并不容易。因此，我需要你其他的力量，帮帮我吧。”

“其他的力量？我先听你说说……我该做什么才好呢？”

“例如……如果考了满分，就能和堀北交往。这样的话，那些家伙一定会上勾哦。男人的动力不论何时都是女孩子。”

“你想死吗？”

“不，我想活下去。”

“本以为你是经过深思熟虑后才向我开口，认真听你说话的我还真是个笨蛋啊。”

不，我真的认为这种事会比想象中还要奏效。这大概会促使他们拼尽全力去读书。然而，堀北却完全无法理解男人心。

“那一个吻呢？只要考满分就能获得堀北的香吻。”

“你果然还是想死吗？”

“我……我想要活下去。”

堀北快速地将利落的一拳打在我的脖子上。可恶，堀北果然不同意这类的奖励啊。效果明明就非常好。没办法，只好重新思考了。

这时，我注意到教室中有个特别显眼的存在。这个人物与平田不太一样，拥有着团结班级的可能性。她就是栉田桔梗。

外表当然不在话下，总之她就是非常开朗活泼。她有着不分男女、无论是谁，都能与其轻松闲聊的社交手腕。事实上池也打从心底

喜欢着栉田，而且须藤他们也对她没有什么坏印象。另外，栉田的考试成绩相比之下应该也比较高。这个重大任务正好适合她。

“喂……”

要不要拉栉田过来加入我们？我正准备开口就打消了念头。

“怎么了？”

“不……没什么。”

这家伙很讨厌与人有所瓜葛。上次我和栉田的“朋友作战”就让她相当生气了。这次的读书会，堀北一定不会允许考及格的栉田参与其中吧。我就暂时将这件事留到放学，等堀北回宿舍之后再执行吧。

3

转眼就到了放学时间。堀北马上就离开教室回宿舍了。应该是要去归纳考试范围给读书会使用吧。那我就去找栉田吧。

“能打扰一下吗？”

我向正准备回家的栉田搭话。对于意想不到的访客，她歪着头很纳闷。

“绫小路同学居然会主动来找我说话，还真是稀奇呢。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嗯，如果方便的话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我有点事想找你商量。”

“我待会儿要和朋友出去玩，所以没有太多时间……不过可以哦。”

栉田没表现出丝毫的不情愿，而且一脸笑容地跟着我走了出去。

我把栉田带到走廊的一角，她看起来很开心，等着我开口。

“栉田，感到高兴吧。你被选为亲善大使了。从今以后你就好好为班级做贡献吧。”

“咦？抱歉，这是什么意思呀？”

我简单地向栉田阐述为了帮助须藤他们而想开读书会的缘由。

当然，我也告诉了她，要教书的人是堀北。

“我想你或许也能通过这个读书会和堀北增进关系。”

“我确实是很想增进关系……不过不用担心哦。帮助碰到困难的朋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所以我会帮忙哦。”



这家伙人也太好了……看来她想阻止池和须藤他们被退学。

“真的可以吗？如果你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强迫哦。”

“啊，抱歉。我刚才的停顿并不是不愿意的意思。我只是因为……很开心。”

栉田靠在走廊的墙上，并轻轻踢了一脚。

“只要考得不及格就得退学，还真是过分呢。好不容易和大家成为朋友，却要因为这种事情而分开，我才不要！在这种时候，听到平田同学说要开读书会。我真的很佩服他。不过，堀北同学似乎比起我还更加关心班里的同学呢，因为她在注意须藤同学他们。所以就觉得堀北同学也有好好地替班上同学着想呢。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什么都愿意做哦！”

栉田牵起我的手，并绽放出笑容。哇！超级可爱的！

不过现在可不是兴奋的时候。我的目标是成为一个与世无争的男人。于是我装模作样地故作冷静。

“那就拜托了。有栉田在的话我就放心了。”

看见这张笑容，怎么可能有男人的心不被融化。

“啊，不过能答应我一个请求吗？我也想参加那个读书会。”

“什么？只有这一个要求？”

“嗯，我也想和大家一起学习嘛。”

这正合我意。有栉田在的话，应该也能为往往很沉闷的读书会带来一丝治愈吧。虽然可能会引起“栉田”争夺战，不过，这也不关栉

田的事。

“那读书会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暂定明天开始。”

由堀北准备……我在心中默默加上了这句话。

“这样呀，那得今天就和大家说呢。我等一下会去联络的。”

“啊，我告诉你须藤他们的联络方式吧。”

“不用啦，他们三个的我都知道。班上还不知道联络方式的，就只有绫小路同学和堀北同学而已……”

我都不知道这件事……话说回来，为何只剩下我和堀北？

“我就坦白问喽，你们两个是不是已经在交往了？”

“这……这是哪儿来的消息啊。我和堀北只是朋友……不对，只是邻桌而已。”

“在班上的女生之间有很多传言了哦。堀北同学不总是一个人吗？但是好像只跟绫小路同学的关系很好，而且也会一起吃饭。”

不知不觉，女生们之间已经开始产生谣言了啊。

“很遗憾，我和堀北之间完全没有那种甜蜜的故事。”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吧？请和我交换联络方式。”

“乐意之至。”

于是，我就这样获得了第二名女生的联络方式。

4

晚上，我在房间里发着呆时，手机收到了一条消息。是栉田发来的。

山内同学、池同学都说OK了哦。

“好快。”

话说回来，池这家伙刚拒绝了我的邀约，却马上就转变了态度啊。对男人而言，女孩子的存在果然很重要呢。

我也正在和须藤同学联络，情况感觉还不错。

消息又传来了。照这样发展，也许明天真的能集合大家。

这种比想象中还要迅速的发展，让我觉得现在应该将消息告诉堀北。栉田协助我们的事，以及池和山内已经因为栉田的影响力而参加，外加栉田也会一起来的事大略写下，给堀北发了一条长消息。

“那我就先去洗个澡吧。”

当我正从床上站起来的时候，堀北的电话马上打了过来。

“喂？”

“喂，我无法理解你的意思。”

“什么啊，什么叫无法理解我的意思。我认为已经写得很简洁了哦！太好了呢，包含须藤在内的三个人大概都能找齐了。”

“不是这个，我可没听说栉田帮忙的这件事。”

“这是我刚刚决定的。深受同学信赖的栉田要是能够帮忙，会远比我去劝说还更有可能召集大家。而实际上须藤和池他们也接受了，不是吗？”

“我不记得我有允许过这种事。再说她又没有考不及格。”

“我说你啊……与其让我去召集，不如让拥有班级社交网的栉田加入，还会大幅提升成功几率。我单纯是采取了几率高的手段而已。”

“我无法接受呢。你也应该得到我的允许之后再去做吧？”

“我知道你很讨厌像栉田那种积极的人，但是，这是为了避免不及格的手段吧？还是说，你要现在从零开始自己一个一个找齐不及格组？”

“这……”

堀北的心里应该也明白有栉田在会更好。

碍于自尊心作祟，才使她拉不下脸。

“距离考试也没剩多少时间了。真的不行吗？”

这么说的话，就算是堀北应该也能明白时间所剩无几。尽管如此，堀北心中却好像还有什么地方无法释怀，并没立刻做出决定。短暂的沉默之后，

“好吧。为了顾全大局，目前也别无他法了。但是，我只允许栉田同学帮忙找齐不及格组。我不同意让她来参加读书会。”

“不，所以我说啊，这个是栉田帮忙的条件啦，你别说这种胡闹的话。”

“我不会同意栉田同学和读书会扯上关系。这件事情是不会改变。”

“难道是因为之前那件事吗？是因为之前我和栉田合伙把你骗出来了？”

“和这件事无关。她不属于不及格组。我觉得让闲杂人等加入只会更加费事并且徒增混乱。”

虽然这也说得过去，不过我不认为理由只有这些。

“总觉得你明显很讨厌栉田。”

“你把讨厌自己的人放在身边，难道不会不舒服吗？”

“咦？”

我一瞬间无法理解堀北所说的意思。

栉田毫无疑问比谁都还更想了解堀北，并且想和她成为朋友。

我实在不觉得这样的栉田会讨厌堀北。

“要是因为栉田没来导致人凑不齐，你打算怎么办啊？”

“不好意思，整理考试范围比想象中还更耗时间。我还需要再花一些时间，差不多该挂了。晚安。”

“啊，喂……”

堀北单方面地将电话挂掉。她讨厌与人交涉到这种程度也太过头了吧。然而，既然她的目标是升上A班，那也有必要妥协。

我挂掉手机，插上充电器，并将它放到桌上，躺在床上。

我回想着从考进这所学校开始，直到今天为止所发生的种种事情。

“瑕疵品……吗……”

入学典礼那天，印象中二年级的学长是这么对我们说的。

瑕疵品用英文来说，就是Defective product。

那是拿来嘲笑我们D班学生的说法吧。说不定乍看之下很完美的堀北，也拥有着缺陷。根据今天的事情，我不由得了解到了这点。

“该怎么办啊……”

就这样硬干吗？但是这种状况，也可能导致最坏的结果，那就是堀北的脱离。

负责教书的堀北要是不干了，那就会浪费掉大家的时间。

我抱着沉重的心情，决定给栉田打电话。

“喂？”

接听电话时伴随着“呼”的强劲风声，随后风声立即转弱、消失。

“难不成你刚才在吹头发？”

“抱歉，你听到了呀？我正好吹完了，所以没关系。”

“呃，那个……虽然这非常难以启齿……我今天说的召集不及格组的事情，你可以当做没发生过吗？”

“呃，这是为什么？”

栉田在短暂沉默之后如此回答。与其说是生气，不如说是更想知道理由。

“抱歉，我无法说得很详细，但情况变得有点复杂。”

“这样啊……堀北同学果然反对我加入呢。”

我一点也不记得自己有流露出这种语气，栉田却通过电话看穿了这点。

“这和堀北无关，是我自己发生了一些失误而已。”

“不用隐瞒也没关系哦，我并没有生气哟。堀北同学好像很讨厌我，所以我觉得会被拒绝也没办法。而且我也猜到了。”

这就是女人的直觉吗？

“总之，真是抱歉。好不容易你答应帮忙。”

“不，绫小路同学不用为这件事情道歉。只是呢……我不觉得光靠堀北同学就能找齐须藤同学他们呢。”

这个部分即使我想否认也非常困难。

“堀北同学对你说了些什么呢？连我召集人员也反对吗？还是说，她只是不想让我参加读书会呢？”

她的用词精确到就好像她当时在场听到我和堀北的通话内容一样。

“是后者。你一定不开心吧，抱歉。”

“哈哈哈，我想也是呢。所以我就说了，绫小路同学不用为这件事情道歉哟。你看，堀北同学不是有种难以亲近的气质吗？所以我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的。”

即使如此，栉田也太敏锐了。

“不过，我是以‘我也会参加’的这个理由，才让大家同意了呢……我既然都邀请了，也没办法说谎告诉他们我不能参加吧？如果我现在发消息通知大家，堀北同学大概就真的会被所有人讨厌了呢……”

我对栉田稍微产生了恐惧感。虽然这并没有什么依据。

“这次能不能交给我？”

“交给你？”

“我明天会把大家带到堀北同学身边。当然我也会去哟。”

“这……”

“没事的啦。好吗？还是说，绫小路同学现在就能解决一切的问题？除去我，让大家集合，并且让他们认同堀北同学？”

很遗憾，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吧。

“我知道了。那就交给你了。但要是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哦。”

“没关系。绫小路同学不用负任何责任。那么就明天见喽。”

与栉田的通话就这样结束了。我真是连想都没想过，这居然会比跟堀北讲话还要累人。那家伙虽然说没关系，但真的没问题吗？

堀北无论对象是谁，只要是不接受的事情，她都会极力地去争辩。一触即发的局面是一点就爆啊。我虽然感到不安，但还是决定走向浴室。

一想到明天……算了，我还是别再想这种糟糕的事了。

反正再怎么烦恼，明天也还是会到来，也还是会结束。船到桥头自然直。

5

堀北从早上开始就很不开心，满肚子火。如果她是以鼓起脸颊、脸气得红通通或者可爱地不断捶打男性的胸膛这种可爱的生气方式来表达，那该有多好啊。

即使我向她攀谈，她也面无表情、始终不发一语。简直就把我的存在当做空气。

但是当我也打算转过身无视她的时候，却会听见她拿出圆规的声音。真是太可恶了。接着，漫长的一天结束，终于放学了。

“该来参加读书会的人都找齐了吗？”

她今天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读书会啊。而且还故意用了耐人寻味的说法。

“栉田会帮忙集合大家。今天起大家应该都会参加吧。”

“栉田同学吗……你明确告诉她让她别来参加读书会了吗？”

“说了。”我如此回应，堀北像是理解了，并催促着我前往图书馆。快要离开教室之前，我往栉田的方向传递眼神，她便非常可爱地向我眨了眨眼。

我们在图书馆边缘的长桌占了一个角落，等待着不及格组。

“我把人带来了哟！”

栉田来到了坐着等候的我和堀北身边。而在她身后的是……

“我听小栉田说要开读书会。我也不想才刚入学就被退学呢，请多指教啊！”

是池、山内，以及须藤这三个人。然而，却有个意想不到的访客。是一名叫做冲谷的男生。

“咦？冲谷有考不及格吗？”

“啊，没……没有。虽然是这样……但是我上次考试差点不及格，担心这次期中考试不及格……不行……吗？我有点难以加入平田同学那群人……”

冲谷可爱地红着脸，抬起头这么对我说。在他纤细的身体之上，有着一头蓬松的蓝色波波短发。若是对女生没有免疫力的男生，或许会不小心喊出“你这么可爱，小心我爱上你哦”。要是这家伙不是男人，就危险了。

“让冲谷同学参加也没关系吧？”

栉田向堀北进行确认。冲谷的分数应该是三十九分，是为了保险起见才想参加吧。

“如果是担心不及格的学生，那没关系。不过必须认真学习。”

“嗯！”

冲谷看起来很开心地坐到了位子上，而栉田打算坐在他的隔壁。但是堀北是不会看漏的。

“栉田同学，绫小路同学没和你说吗？你是……”

“其实我好像也会考得不及格，所以很不安呢。”

“你……之前的小考成绩应该不差吧。”

“嗯，其实只是运气很好而已。上次考试不是有很多选择题吗？我大部分都是乱猜的，没想到自己竟然考及格了。”

栉田可爱地嘿嘿笑，并用食指挠了挠脸颊。

“我觉得自己应该和冲谷同学成绩差不多，或者比他还差一些。所以我也想参加读书会，避免不及格。不行吗？”

该说她很大胆吗？我对于栉田出其不意的策略掩藏不住惊讶。这是在确认堀北同意让冲谷加入后，所进行的反击。如此一来，堀北也不得不同意了。

“我知道了。”

“谢谢。”

栉田笑着对堀北鞠躬，并坐了下来。说不定没有考不及格的冲谷会在这里，也全是栉田的作战。她漂亮地替自己制造出能参加的正当理由。

“低于三十二分就是不及格，那三十二分就算是出局了吗？”

“因为是用‘低于’，所以有三十二分就安全了。须藤，你没问题吧？”

就连池都在替须藤操心了。不过，至少他还是想让须藤知道“以上”跟“低于”的差别。

“不管及格标准是哪个都无所谓。因为我要在座的各位都以五十分为目标。”

“啊？要考到五十分会相当辛苦吧？”

“为了低空飞过及格线而念书是很危险的。假如不能轻松超越及格线，到时候要是发生了意外，困扰的也是你们自己哦。”

不及格组以及其后补，勉强遵从了堀北的正确主张，并点了点头。

“我试着把这次考试的范围简单整理到这里了。在考前这两周左右，彻底地把你们教会。如果有不懂的题目，随时问我。”

“喂，第一题我就看不懂了。”

须藤用近乎瞪着的方式盯着堀北。而我试着将题目念了出来。

“A、B、C三个人总共有两千一百五十日元。A比B还要多一百二十日元。假设C将五分之二的钱交给B，那么B就会比A还要多两百二十日

元。请问A一开始有多少钱？”

这是三元一次联立方程组的问题吧，高中生足以解开这种题目。做为第一题也还说得过去。

“稍微动脑筋想看看吧。如果从一开始就放弃思考，可是无法前进的哦。”

“就算你这么说……可我对读书也完全没辙啊。”

“真亏各位考得上这所学校呢。”

校方并非只以考试成绩来判定能否入学。须藤应该是被评定体育能力很优秀吧。如此一想，如果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被迫退学，那他怎么忍受得了呢。

“唔，我也不会……”

池也非常苦恼地抓着头。

“冲谷同学会吗？”

“嗯……A加B加C是……两千一百五十日元……A等于B加一百二十……然后……”

真不愧是考及格的冲谷，他开始写起了联立方程组。

栉田则在一旁关心着冲谷解题。

“嗯嗯，没错没错。接着呢？”

与其说栉田很大胆，不如说她相当挑衅。说自己差点不及格，却还在教冲谷读书。

“老实说，这种问题就连初一、初二的学生依据不同解法也能够解开。如果在这里就失败，可是无法继续前进的。”

“你是说我们连小学生都不如？”

“不过，应该就像堀北同学所说的，我们要是在这里失败就糟了。小考里数学第一题的难度大约就是这样，但是最后的题目很困难，我也不会解呢。”

“听好了，这题利用联立方程组，就能轻松地求出答案。”

堀北毫不犹豫地挥起笔来。很遗憾的是，看得懂算式的人也顶多只有栉田和冲谷。

“说起来，所谓联立方程组是什么啊……”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他们之前应该过着与读书无关的生活。须藤把自动铅笔扔到了桌上。

“不行了，我放弃。这种事我怎么做得下去啊。”

明明才刚开始学习没多久，须藤他们就宣布了放弃。

堀北看见他们这么没出息，在一旁静静地累积怒气。

“等……等一下嘛，各位。再努力看看嘛。只要明白解题方式，剩下的就是运用了，而这应该也能在考试中派上用场。好不好？”

“唉，如果小栉田都这么说了，我也是可以再努力看看啦……假如能让小栉田来教的话，或许我能更努力一些。”

“呃，这个……”

堀北对为征询意见而看向自己的栉田保持沉默。她不论是YES还是NO都没有回答。这是最令人困扰的局面。然而，要是长时间维持沉默，不及格组很有可能会放弃念书。于是栉田下定了决心，把自动铅笔拿了起来。

“这里呢，就像堀北同学所说的，是个需要利用联立方程组的题目。所以，我先把刚才说的部分试着用算式写出来哟。”

栉田这么说完，就将三行方程式一次列完。虽然不及格组看起来是有在努力，可是对于没理解基本原理的他们来说，即使列出了解题算式给他们看也没用吧。这个有名无实的读书会，实际上就像是课后辅导。大部分的学生都没办法跟上这种笼统的学习方式。

“所以，答案是七百一十日元。怎么样呀？”

这个运算过程对她本人来说应该很满意吧。栉田浮现笑容，看向须藤。

“咦，这样答案就出来了吗？为什么啊？”

“唔……”

接着，她便深刻体会到没有人能跟上她的说明。

“我并不打算否定你们，但是你们也未免太无知、太无能了。”

保持沉默的堀北，终于开口说话了。

“连这种问题都解不开，我光是想象你们未来该怎么办，就觉得毛骨悚然了。”

“吵死了，这跟你无关吧！”

须藤拍了桌子。他果然对堀北的说法感到愤怒了吧。

“这确实与我无关。你们就算再怎么痛苦，对我也没有影响。我只会感到很同情。你们至今为止的人生，应该也是一直在逃避着辛苦的事情吧。”

“你还真是畅所欲言啊。读书对将来根本一点用也没有。”

“读书对将来没用？这话还真有意思。你有什么依据呢。”

“就算不解开这种题目，我也从来没因此而烦恼过。根本就没必要读书。与其咬着课本不放，不如以职业篮球为目标，对将来还比较有帮助。”

“这是不对的。能够像这样逐一将问题解开，才会让至今为止的生活产生变化。也就是说，如果读书的话，是有可能让自己过得更轻松的。就算是篮球，道理也相同。你一定也是只挑对自己有利的球规在打球对吧？而对于真正需要苦练的部分，你是不是也就像读书这样逃避呢？我不认为你会认真练习。最严重的还是你那种破坏周遭和谐的性格。如果我是顾问老师的话，一定不会让你成为正式球员。”

“你！”

须藤一站起来，就冲去抓住堀北的衣襟。

“须藤同学！”

栉田比我动作还快，马上就站起来抓住了须藤的手臂。

堀北就算被须藤威吓，表情也完全没有变化，以冰冷的眼神看着他。

“我对你虽然完全不感兴趣，不过只要一看就大概知道你是怎样的人了。以职业篮球为目标？你以为这个世界能这么轻易让你实现那种幼稚的梦想吗？像你这种马上就半途而废的人，是绝对无法成为职业选手的。不过，即使你成为了职业选手，我也不认为你能获得理想的年收入。当你以这种不切实际的职业做为志向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笨蛋了。”

“你这家伙！”

须藤很明显就快要控制不住自己了。要是他真的打算挥拳，我也不得不冲出去压制须藤了。

“你现在就马上放弃学业……不，是现在就马上自己去退学，好吗？然后舍弃职业篮球这种无聊的梦想，去打工，过着凄惨的生活吧。”

“正合我意，我就不干了。这只会让自己辛苦而已，不是吗？亏我还特地跟社团请假过来，完全是浪费时间。再见！”

“你说得还真是可笑。读书本来就很辛苦。”

堀北乘胜追击。要是没有栉田，须藤说不定真的会对堀北动手。须藤掩饰不住烦躁，开始将课本收到书包里。

“喂，这样好吗？”

“没关系。没有干劲……而且资质差到这种地步的人，也只是白费力气。这明明就关乎着退学。他们对于学校也没有丝毫执着吧。”

“像你这种连个朋友也没有的人说要开什么读书会，我早就觉得很奇怪了。反正你把我们叫出来，也只是为了要愚弄我们吧。你要不是女的，我早就扁你了。”

“你只是没有打我的勇气吧？不要把问题归咎于性别。”

读书会才刚开始，就已经支离破碎地瓦解掉了。

“我也不干了。总觉得，虽然也是因为我跟不上进度……不过老实说这样很令人火大。堀北同学的头脑或许很好，但如果她这么瞧不起人，我也没办法再继续跟着她学习下去了。”

池似乎也无法忍受地放弃了。

“如果被退学也无所谓，那就请便吧。”

“关于这点，我会熬夜恶补。”

“这话还真有趣。你不就是因为自己做不到，所以现在才会在这里吗？”

“……”

连平常油腔滑调的池，也因为堀北那带刺的说法而表情僵硬。接着，就连山内也开始将课本收拾到书包里了。冲谷烦恼着，也无法抵抗这种气氛，于是站了起来。

“大……大家……这样真的好吗？”

“走吧，冲谷。”

池和不知所措的冲谷一起离开了图书馆。

留下的就只剩我和栉田。而连栉田好像也已经忍无可忍了。

“堀北同学，你要是这样，不管是谁都不会想跟你一起学习哦。”

“我的确错了。如果教这些人念书，就算这次让他们顺利及格，下次也会马上陷入同样的窘境。反反复复，最终还是会惨败。我深深了解到这件事实在是既没效率又多余。”

“你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这些扯后腿的人，最好趁现在赶紧离开。”

这就是堀北得出的结论。只要没有不及格组，就不必花费心力教他们读书，而且班级的平均分数也会上升。

“怎么能这样……绫小路同学你也说点什么呀。”

“如果堀北得出这种结论，就这样也没关系吧？”

“绫……绫小路同学，连你也说出这种话吗？”

“嗯，我不至于想抛下那些家伙，但我本身不是教书的料，所以也无能为力。到头来也和堀北没什么两样。”

“这样啊，我知道了。”

栉田的表情罩上一层阴影，拿着书包便站了起来。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我绝对不要这么早就和大家分别。”

“栉田同学，你是真心这么想的吗？”

“我不想对须藤同学和池同学他们见死不救。难道我不能这么想吗？”

“你如果是发自内心这么说的话，那就没关系。但我不认为你是真心想要帮助他们。”

“什么啊，我不懂你的意思。为什么堀北同学能这样毫不在乎地说出这种树敌的话？这样子……我很伤心。”

栉田低下了头，但她像是想打起精神般，立刻就将头抬了起来。

“那就这样吧。两位，明天见。”

栉田简短地留下这句话，站起来走掉了。我们就这样瞬间回到了最初的两人状态。图书馆立刻一片寂静。

“辛苦你了呢。读书会到此结束。”

“似乎是这样吧。”

鸦雀无声的图书馆，安静得让人害怕。

“绫小路同学，只有你能理解我呢。或者应该说，只有你比那些无聊的人要正常一点。如果你需要念书的话，我可以破例指导你哦。”

“我就不用了。”

“你要回去了？”

“我要去找须藤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想闲聊一下。”

“去接触说不定就快被退学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纯粹是不讨厌与朋友交往而已。”

“你还真是自私呢。嘴上说是朋友，却对他们快被退学的事情袖手旁观。依我来看，这才是最残酷的。”

这部分我确实无法否认吧。堀北说得没错。

读书这件事，终究还是看个人能够付出多少努力。“我不打算否定你的想法。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你瞧不起讨厌读书的须藤。不过啊，堀北，稍微去想象须藤身后所拥有的背景，也是很重要的吧？如果他只是以职业篮球为目标，特地选择这所学校也没什么好处。你要考虑到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所学校，如此一来才能看清对方的本质，不是吗？”

“我没兴趣呢。”

堀北一直看着课本，将我的话当做了耳边风。

6

我一出图书馆，就追寻着栉田。我想向她赔罪，感谢她为了组成读书会所做的努力。而且，一般人都想尽可能地和可爱的女孩子增进感情吧？

我握着手机，将栉田的名字从联络人清单里找了出来。虽然这是第二次了，但打电话给女孩子还是会有点紧张。我的耳边传来了第二次、第三次的拨号声。

然而，电话却完全没有要接通的迹象。不知道她是没注意到，还是不打算接。

当我小跑步在校园中漫无目的四处搜寻时，发现了一个跟栉田很像的背影的人走进了校舍。现在已经将近六点，除了参加社团的学生，应该已经没有其他人了。如果是栉田的话，那也有可能是要去见社团里的好朋友。

我追了过去，要是她已经和别人会合，那就改天再说吧。我这么想着，便走进了校舍。

我将室内鞋从鞋柜取出并换上。接着往走廊走，可是却没看见栉田的身影。我心想是不是跟丢了，不过这时却传来了细微的脚步声。

看来她是走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我追了上去。然而脚步声不断往上，已经超过了三楼。这上面好像是屋顶吧？虽然中午会开放让学生在那里吃饭，但放学后就会锁起来，应该无法进去。我觉得奇怪，便也走上楼梯。考虑到她或许是要和谁碰面，我放轻了脚步。接着在通往屋顶的楼梯大约中间的地方停了下来。

楼梯上方有人的动静。

我悄悄地从扶手附近探头，朝着屋顶那扇门的方向偷看。栉田一直站在那里盯着屋顶的门。并没有其他人的身影。也就是说，她来这里是为了和人碰面？

如果说是在这种人烟稀少的地方见面……难道栉田在交男朋友，而且他们正要偷偷幽会？要是这样的话，如果我继续在这里一动也不动，就有可能被她男友夹击。正当我在烦恼该不该折返时，栉田慢慢地将书包放到了地上。

接着——

“啊……烦死了。”

我无法想象这种低沉的声音是由栉田所发出来的。

“真的好烦。气死我了。那种人怎么还不死啊……”

栉田像在念咒般低声咒骂着。

“自以为很可爱就在那摆架子，反正一定也只是个贱货。像那种个性的女人，教人读书？真是可笑！”

栉田口中的生气对象……是堀北啊。

“啊……糟透了。真是糟透了糟透了糟透了。堀北好烦堀北好烦……真的烦死了！”

班上第一的人气王栉田，愿意帮助任何人的温柔少女。我总觉得自己看见了她的另一面。她应该不愿让任何人看见这种模样吧。要是继续待在这里的话会很危险。

然而，我却产生了一个不解的疑问。先不论她拥有着另一面，既然她讨厌堀北，那为何还要答应帮忙呢？如果是栉田，一定早已非常了解堀北的性格及言行。她大可从一开始就拒绝帮忙，或者把读书会全权交给堀北。选择明明就有好几种。

勉强自己参加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她是想接近堀北并搞好关系？还是想跟某个参加者变得要好呢？

感觉不管是哪个都说不通。假如没有不惜让她累积压力也想参加读书会的理由，那就无法解释了。

不对……也许最开始就有征兆。

我自己虽然没有想得这么深入，但是以栉田的状态来看，总觉得有一片拼图似乎是吻合了。说不定，栉田和堀北是……

总而言之，我现在得离开这里。栉田也一定不想让人看见她破口大骂的模样。我决定小心翼翼地立刻离开这里。

锵！

傍晚时分的学校里，踹门声比想象中还更响彻四周，而且意外地非常大声。栉田似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头了，身体瞬间僵硬并安静了下来。就因为这招来了祸害。栉田像是想确认有没有人听见而转过头来。在她的视线前方，出现了我的身影。

“你在这里……做什么？”

在短暂的沉默后，我听见了栉田冷淡的声音。

“我有点迷路了啦。哎呀，抱歉抱歉。我马上就走了。”

我撒了一个明显就是在骗人的谎言，注视着栉田。她投来了我从未见过的强烈视线。

“你听见了吗……”

“如果我说没听到，你会相信吗？”

“也是呢……”

栉田毫不客气地走下楼梯。然后，用自己的左前臂抵住我的颈部，把我推到了墙上。这种语气、行为，全都不是我所认识的栉田。

栉田现在的表情，恐怖到连堀北也没法比。

“刚才听到的事情……你要是和谁讲了，我可不会放过你。”

这些话语，冷淡到甚至让人不觉得是在恐吓人。

“要是我说了呢？”

“那我就告诉大家我在这里差点被你强暴。”

“这是莫须有的罪名哦。”

“没关系，因为这可不是莫须有。”

她的话里有着不由分说的魄力。

栉田这么说完，这次则抓住了我的左手腕，慢慢地打开手掌。她把自己的手叠在我的手背上，将我的手移往自己的胸口。

柔软的触感，通过手掌传了过来。

“你在做什么啊！”

对这种意料之外的举动，我虽然急着想把手抽开，但是却被她从正上方按住。

“这样子你的指纹就粘上去了。证据也有了。我是认真的，知道了吗？”

“知道了。我已经知道了，所以放开我的手。”

“这件制服我就不洗了，保管在房间里。你要是背叛我，我就把它交给警察。”

栉田就这样把我的手给继续固定住，狠狠地瞪着我。

“就这样说好了。”

她提醒完，便与我分开并保持距离。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摸到女性的胸部，我却已经不记得那个触感了。

“喂，栉田，哪一面才是真实的你啊？”

“这种事与你无关。”

“也是……不过，看见刚才的你，有件事我很在意。如果你讨厌堀北，那也就没必要去跟她打交道吧。”

我本来没打算问这件事情。觉得要是问了栉田会有抵触感。不过，我还是很在意栉田这么做的理由。

“努力让所有人都喜欢自己是件坏事吗？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多辛苦吗？你不可能懂的吧？”

“我的朋友很少，所以我也不懂。”

不用说，栉田从开学起就会主动找人攀谈，还会交换联络方式，甚至是邀约。光是想象，谁都会明白这是件多么辛苦、费力的事情。

“就算是堀北……堀北同学那种人，我也想要表面上跟她很要好。”

“即使会承受压力？”

“没错。这就是我期望的生活方式。因为这能够让我感受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栉田毫不犹豫地如此回答。她拥有着只有自己才懂的想法以及原则。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为了遵守这个原则，于是她就拼命地和堀北打好关系，不断地在失败中尝试。

“趁这个机会告诉你好了。我非常讨厌像你这种既阴沉又无趣的男人。”

我至今都对栉田有着可爱印象。虽然这种幻想已经破灭，不过现在可不是大受打击的时候。人本来或多或少就会适当地切换使用真心话及场面话。

然而，我觉得栉田的回答，既是真话也是谎言。

“虽然这是我的直觉，不过你和堀北在进入这所学校以前，应该就认识彼此了吧？”

说出口的瞬间，栉田的肩膀抽动了一下。虽然只有一下子，但我没有看漏。

“什么啊……我不懂你的意思。堀北同学说过我什么吗？”

“没有，她和你一样，给人的印象都像是彼此初次见面。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奇怪。”

“奇怪？”

我回想起栉田第一次前来向我搭话时的情况。

“入学没多久，你是听了我的自我介绍，才记住我的名字的吧？”

“那又如何？”栉田面无表情地反问。

“既然如此，你又是在哪里知道堀北的名字的？那个时候，那家伙根本就还没对任何人报上姓名。要说唯一有可能知道的，也顶多只有须藤。可是你应该没有跟他接触过。”

换句话说，这等于她没有机会知道堀北的名字。

“而且你来接近我，不也是为了探听堀北的消息吗？”

“够了，闭嘴。再讲下去我会觉得很烦。我要说的就只有一件事。你能发誓不跟任何人说今天你看到的事情吗？”

“我发誓。就算我把你的事说出去也不会有任何人相信。对吧？”

班上那群人就是如此信赖着栉田。我们之间简直如天壤之别。

“我知道了。我相信你绫小路同学。”

栉田还是绷着脸，不过她闭上眼之后，慢慢地吐了一口气。

“我有什么值得你相信的理由吗？”

虽然我也觉得自己很多嘴，但话都说出口也没办法了。

“堀北同学的个性不是很古怪吗？”

“嗯，非常古怪啦。”

“她不仅是不想和任何人有所瓜葛，甚至还想疏远其他人。跟我完全相反。”

堀北和栉田的立场也许确实完全相反。

“而这样的堀北同学，只对绫小路同学卸下了心防。”

“等一下，我想立刻修正这点。她绝对没有对我卸下心防。绝对没有。”

“或许吧。可是，你应该至少比班上任何人都还受她信任。连警戒心这么强的堀北同学都信任你了。再怎么说，在同年纪的朋友之中，我自信自己接触过的人是最多的。就是因为这样，无论是无聊的人，还是温柔到令人无法置信的人都相处过了。”

“也就是说，你是指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准？”

“我会说相信绫小路同学，是因为你基本上对谁都不感兴趣吧？”

我不记得自己有表现出这种举动，但是栉田好像很有把握。

“这并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你在公交车上完全没有想让位给老人的迹象。”

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家伙在那种情况下，就已经掌握了我们的状况。正因如此，就连该如何去理解让不让座，她都办到了。

“所以我觉得你不会到处乱讲。”

“你如果这么有信心，那也没必要特地让我摸胸部了吧。”

“这……是因为我当时真的很慌张……一瞬间慌了神而已……”

栉田缓下僵硬的表情，转为焦躁。

“总之，我能把你认定为可以随便让男人摸胸部的婊子吧？”

随后，她便用力朝我大腿一踹。我急忙地抓住扶手。

“很危险欸！要是跌下去的话我可是会受伤的！”

“谁叫你乱讲话！”栉田满脸通红（不是害羞而是愤怒），怒喊道。

“你等我一下。”

她愤怒地说道。而我也只能轻轻点头。

栉田爬上楼梯，就马上拿着书包走了下来，满脸笑容地说：“一起回去吧。”

“好……好的。”

栉田的态度骤变，甚至让我觉得这是一场噩梦。我面前的是平常的栉田。然而，对现在的我来说，实在无法判断究竟哪个才是真正的她。

7

明天开始D班会变得如何呢？我事不关己似的看着综艺节目。手机弹出了群组聊天的消息。

屏幕上显示着：佐藤加入了群组。她好像是班上一名很活跃的女生。

大家好呀！我刚才在跟池聊天，结果被他拉进群了。

我没打任何字，就只是呆呆地看着朋友们聊天。

今天的事情我听说喽！堀北那家伙真让人火大欸，不是吗？

我今天也生气了。不过须藤才叫真正的生气，我还以为他差点就要揍人了。

我要是明天看到她，也许真的就会揍下去。我今天就是气成这样。

哈哈哈，要是真的揍她问题就大了。这么做还是太过火了。

我有件事想要商量。我们要不要明天开始就彻底无视堀北？

哎呀，平常被无视的不都是我们吗（笑）？

总觉得要是不给她点颜色瞧瞧，还真咽不下这口气。干脆就欺负她，把她弄哭。譬如说把她的室内鞋藏起来。

你是小孩子吗？哈哈。不过我或许真有点想看她慌张的模样呢。

看来池他们的聊天群组加入了佐藤之后，话题就一直在堀北身上打转。

喂，绫小路同学要不要也一起欺负堀北？

绫小路迷上堀北了，所以没办法吧？

你到底要站在我们这边，还是堀北那边？

大家会对堀北越来越不满，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论谁被那么对待，都会觉得很讨厌。不过，我完全无法理解为何只有揍人算是太过分，而无视或者藏东西却能被容忍。不管哪种都等同于霸凌，其中并无善恶之差。

你已经看到了吧？喂，绫小路你要站在哪一边？

我不会站在任何一方。你们就算欺负堀北，我也不会阻止。

最狡猾的中立类型出现了。

要怎么理解都无所谓，不过捉弄她只会有坏处哦。要是真的让学校知道有霸凌问题就麻烦了。你们还是多注意一点比较好。

用这种形式来袒护堀北？

聊天时看不见对方的脸，所以态度容易变得比平时还更加强硬。要是面对面的话，池也不会像这样找我麻烦吧。

大家只是想把堀北当做牺牲品，并感受从中产生的归属感、安心感。

再继续进行这种无谓的争论，也只是浪费时间。我还是迅速结束话题吧。

栉田如果听到这些事情，你应该会被她讨厌吧。

我这么回复，并将手机屏幕关上。随后铃声虽然响起，但是我并不予以理会。这样男生们就不会做蠢事了吧。而且，佐藤少了池他们的帮助，应该也不会做出出格的事情。

我稍微打开房间的窗户，外面的树上传来了虫鸣声。唧唧……会如此鸣叫的应该是斩首螽蟖吧。夜风轻轻吹拂，微微地摇动了窗户。

入学典礼那天，我和堀北相遇，而且还碰巧同班，座位也在隔壁。回过神来，我已经跟须藤以及池他们成为了朋友。再加上因为彻底中了学校的陷阱，而被分入最底层的D班。堀北为了拯救这种困境而采取了行动，却因为自己性格的问题而招致更严重的孤立。如今发展到其他人热烈地讨论着霸凌她的阴暗话题。

我明明应该比谁都还更近地看着，对此却好像有种飘飘然的感觉。

不对，不能使用“飘飘然”这种字眼。这种心情绝不令人感到舒服。我只是有股隐约的不踏实感。就像无法切身感受到须藤他们要被退学的危机一样，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件，我仍然觉得事不关己，而且无法感同身受。

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不去使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

我明明就不愿意想起，那家伙所说的话还是闪过了脑海。

“我果然是愚蠢的人吗……”

我关上窗，电视传出了格外刺耳的笑声。

8

不知为何睡不着，于是我便起身走出了房间。

我在大厅的自动贩卖机随便买了一瓶饮料，回到电梯前。

“嗯？”

原本在一楼的电梯停到了七楼。我总觉得有点疑惑，就看向显示电梯内画面的屏幕。是穿着制服的堀北。

“其实没有躲躲藏藏的必要啦。”

但是我觉得见面很尴尬，所以就躲到了自动贩卖机的阴影处。堀北来到了一楼。

她一边警戒着四周，一边往宿舍外走去。我确认她的身影在夜色里消失之后，就追了上去。然而，正当我要转弯走向宿舍后方，却不禁躲了起来。

堀北停下了脚步，在那边还有另一个人影。

“铃音，没想到你竟然会追到这里啊。”

我刚想这种时间她会去哪里，原来是和男人碰面啊。

“我已经不是哥哥当初认识的那个没用的人。我是为了赶上哥哥而来的。”

“赶上……吗？”

哥哥？堀北的谈话对象，因为站在阴暗处所以我看不太清楚，应该是她的哥哥。

“我听说你进了D班。真是跟三年前一样完全没任何改变呢。你只是一直看着我的背影，到现在都还没发现自己的缺点。选择这所学校算是失败了呢。”

“这……这一定是哪里弄错了。我一定会马上升上A班，这样的话……”

“不可能，你是升不上A班的。岂止如此，就连班级也会崩坏吧。这所学校没有你所想的这么简单。”

“我绝对……绝对会升上A班……”

“我不是说不可能了吗？你这个妹妹还真是不听话。”

堀北的哥哥向前拉近了一步距离，慢慢地从阴影里显现出姿态。

是担任学生会长的堀北。

他的表情丝毫不带情感，像是在看着不感兴趣的事物。

堀北的哥哥抓起她毫无抵抗的手腕，用力地压到了墙上。

“我即使再怎么避开你，也无法改变你是我妹妹的事实。要是周围的人知道了你的事情，丢脸的会是我。马上给我离开这所学校。”

“我……我做不到……我……绝对会升上A班……！”

“真是愚蠢。我就让你像过去那样尝点苦头吧。”

“哥哥……我……”

“你没有往上爬的力量及资格。给我好好认清现实。”

堀北的身体被用力向前拉，双脚悬空。我的直觉判断现在很危险。

做好惹堀北生气的觉悟后，我从暗处冲出，逼近堀北的哥哥。

我在堀北的哥哥察觉我的存在前，就抓住了他抓堀北手腕的右手手臂，限制住他的动作。

“你是谁？”

他看见自己被抓住的手，便慢慢地对我投向锐利的眼神。

“绫……绫小路同学！”

“你刚才是想把堀北用力丢出去吧。你知道这里是水泥地吗？就算是兄妹，有些事情能做，但有些事情还是不能做。”

“偷听还真是不可取啊。”

“够了，把手放开。”

“这才是我该说的吧。”

我和堀北的哥哥互瞪。短暂的沉默笼罩着我们。

“绫小路同学，住手……”

堀北吃力地挤出这句话。我从来没见过这种状态的堀北。

于是，我不情愿地放开她哥哥的手臂。就在这个瞬间，一记速度惊人的里拳（注：以手背上接近指关节的区块作为攻击点的一种出拳招式）扑面而来。我感觉不妙，就将上半身往后仰来回避攻击。他的体格虽然纤细，却做出了这种狠毒的攻击。然后，他又瞄准了我的要害猛烈一踢。

“好险！”

我明白如果被这种威力击中，大概一击就会让我失去意识。堀北的哥哥露出了疑惑的表情。他吐了一口气之后，就张开了右手笔直地伸了过来。



我要是被抓到，就会被他摔到地上。直觉如此，用左手掌像是拍打般地化解了他的攻击。

“动作不错呢。没想到你能连续避开我的攻击。你也很清楚我打算做什么动作。你是学了什么吗？”

他终于停下攻击，并对我如此提问。

“钢琴跟书法的话，我倒是有学。我小学的时候还曾经拿过全国钢琴比赛优胜哦。”

“你也是D班的吗？铃音，这个男人相当特殊啊。”

堀北的哥哥放开堀北，慢慢地转过身来。

“我和堀北不一样。我可是很没用的。”

“铃音，我真没想到你会有朋友。老实说我非常意外。”

“他……并不是我的朋友，只是同班同学而已。”

堀北否定道，同时抬头望着她哥哥。

“看来你还是老样子，没分清高傲与孤独的意思。还有你，你叫绫小路对吧。有你在的话，情况或许会变得有趣一点呢。”

他就这样从我身旁走过，逐渐消失在黑暗之中。真是名与众不同的学生会长。社团说明会的时候堀北的样子很奇怪，是因为发现了她哥哥的关系吧。

“要是想晋升好班，就拼命地挣扎吧。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堀北的哥哥离开之后，四周就被夜晚的宁静笼罩。堀北在墙边低头坐着，一动也不动。看来我好像多管闲事了。正当我打算默默返回宿舍，堀北叫住了我。

“你一开始就在听了？还是说这只是碰巧？”

“呃，该怎么说呢，有一半是碰巧的。刚才我在自动贩卖机买饮料，结果就看见你往外走。因为有点在意，于是就追上来了。不过，我本来真的不打算干涉你们。”

堀北又陷入了沉默。

“你哥应该非常厉害吧，杀气也不是一般的强。”

“他是空手道……五段、合气道四段。”

难怪这么强。他如果没有收手，可就糟糕了。

“绫小路同学，你应该也在练些什么吧，而且段位还非常高。”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我有学过钢琴和茶道。”

“刚才你说的是书法哦。”

“我也有在学书法啦。”

“你考试故意考一样的分数，又说有在学钢琴和书法。我真的搞不太懂你。”

“分数只是碰巧相同而已，而且我也是真的有学过钢琴、茶道，还有书法。”

假如这里有台钢琴，我还能弹首《致爱丽丝》给你听呢。

“让你看见我奇怪的模样了。”

“不如说，这让我知道了原来堀北也是普通的女孩子，真是太好……没事。”

她狠狠地瞪着我。

“回去吧。如果让人看见我们在这种地方，很可能会产生误会。”

确实如此。孤男寡女在半夜独处，一定会引起奇怪的谣言。

更何况，我和堀北的关系本来就已经被班上的同学怀疑。

堀北慢慢起身，并迈步走向宿舍入口。

“你真的放弃读书会了吗？”

我认为开口只能趁现在，于是下定决心向她搭话。

“为什么要问这种事情？读书会原本是我说要开的。这并不是嫌麻烦的你该在意的事情。不是吗？”

“总觉得不对劲。而且你跟班上那些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有点紧张了。”

“我很习惯了，所以并不在意。而且，平田同学也已经收留了大部分的不及格组。他跟我不一样，不仅会读书，还擅长与人相处，所以应该会用心教学才对。他应该至少会让那些人这次越过及格门槛。不过，我认为抽时间给总是考不及格的人，只是浪费时间。到毕业为止这样的考试将不断重复。每次都得帮他们避免不及格，实在愚蠢透顶。”

“须藤他们可是和平田保持着距离，我不认为他们会参加读书会。”

“这是他们该去判断的，与我无关。况且，如果退学都危在旦夕了，他们也没办法抱怨什么吧。假如就算这样也不愿去依靠平田同学，那也只能被退学了。我的目标的确是把D班升上A班。可这是为了我自己，并不是为了别人。其他人会变得怎么样，都不关我的事。还不如说，只要在这次考试中舍弃掉不及格组，就只会剩下好学生了，对吧？晋升到好班也将变得更加容易，正合我意。”

我觉得堀北说得有一定的道理。这场退学危机，毕竟也是不及格学生的错。可是，对于意外唠叨的堀北，我无法忍着不继续说下去。

“堀北，你这个想法是错的吧？”

“错的？我哪里说错了？你该不会是要说……对同学见死不救的人不会有未来这种梦话吧？”

“放心吧，我还是知道讲这种话对你不管用。”

“那你为什么说我不对？拯救不及格组根本就没什么好处。”

“好处或许的确很少。不过，这却能够防止坏处。”

“坏处？”

“你难道认为校方不会想到这点吗？学校那些人光是我们迟到或上课打诨都要扣分了。如果班里轻易出现退学者的话，你觉得校方到底会扣我们多少分呢？”

“这……”

“当然，既然校方没公布消息，那我也没有任何根据。不过，你不觉得这种可能性很大吗？是一百还是一千分呢？或者也有可能会扣一万、十万分。这样的话，你想晋升到A班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了吧。”

“迟到或私下交谈所扣的分，都不会让分数降到零分以下。趁现在零分状态把不会念书的学生剔除掉比较好。这不是几乎等于没有损害吗？”

“这也不一定吧？而且非常有可能还残留着潜在的负分。你真的认为把这种高风险的事情放着不管也没关系吗？说起来你的头脑这么好，不可能会没想到这一点吧。要不是这样的话，你根本也不会开口说要举行什么读书会，一开始就舍弃掉不及格组不就好了。”

我觉得自己有点情绪高昂，或说是热血沸腾。也许是因为我擅自认定这家伙是我的朋友。正因如此，我才不希望她做出草率的决定，事后后悔。

“就算有潜在的负分，现在舍弃不及格组，对班级的发展也会有好处。今后要增加点数的时候，你也不想再来后悔当初没舍弃掉他们吧？现在这个时间点，就算有风险也该这么做。”

“你真的这么想吗？”

“对，真的。我实在难以理解你拼命想救他们的心情。”

堀北正准备从宿舍入口走去搭电梯，而我抓住了她的手腕。

“怎么？你还有想反驳的事情？这个问题光靠我们两个是无法解决的。知道答案的终究也只有校方，所以这只会变成争论。你可以任意揣测校方的意图，而我也同样可以这么做。”

“你今天的话还真多啊。没想到你是这么健谈的人。”

“这……这是因为你太难缠了。”

如果是在平时，堀北根本就不会理会我的阻拦吧。

像这样强行留住她，就算挨她的猛烈一击也不奇怪。然而，她却没有这么做。这就证明了堀北自己也认为这样下去不行，因此才没甩开我的手。当然，说不定她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你还记得我和你相遇的那天，在公交车上发生的事吗？”

“你是指没给老人让座那件事情对吧。”

“对。当时我在思考给老人让座的意义。究竟让还是不让，哪个才是正确答案。”

“我应该一开始就说了。我是认为没意义所以才没让座。即使给老人让座也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只会浪费体力和时间。”

“好处……吗？所以你是彻底以利害关系来行事啊。”

“不行吗？人多少都是会盘算利害关系的生物。只要卖了商品就会获得金钱，而只要卖了人情就会得到报答。通过让座则能够获得奉献社会的愉悦感。不对吗？”

“不，你并没说错。我也认为人类就是这样。”

“既然如此……”

“你如果有这种想法，那就好好地打开看待事物的视野吧。现在的你因为愤怒及不满，完全看不见前方的任何事情。”

“你以为你是谁？你难道以为自己拥有足以对我说长道短的实力？”

“不论我的实力如何，在你无法看见的事情之中，只有一点我能清楚看见。那就是堀北铃音，这个乍看之下很完美的人的缺点。”

堀北对此嗤之以鼻，仿佛说着要是我有缺点，你就说说看。

“我就直说吧。你的缺点就是擅自断定别人是累赘。不仅一开始就不让人亲近，甚至还把人推开。你这种瞧不起对方的想法，不就正是你被分到D班的关键理由吗？”

“你这样简直是在说我和须藤同学他们的地位对等。”

“既然如此，你能断言那些人的地位和你不对等吗？”

“这种事只要看考试成绩就一目了然。这也正是他们身为班上累赘的证据。”

“须藤他们确实在读书方面差了你好几截。他们再怎么努力读书，也很难超越你吧。可是，这毕竟只是书桌上的事情吧。校方重视的并不只有知识层面。假如校方下次举行的是运动相关的测验，就不会是这种结果了，不是吗？”

“这……”

“堀北你也擅长运动。即使光看游泳，你在女生里也属于顶尖，非常出色。不过，当初你也在场，所以一定知道须藤的运动能力非常优秀。池也拥有着你所欠缺的沟通能力。假设这次的考试是以谈话做为基准，池就一定会派上用场。说不定扯班上后腿的反而会是你。这样你就会变得没用吗？应该不对吧？每个人都会有擅长或不擅长的事物，这才叫做人类。”

堀北打算反击，却什么也说不出来。

“这缺乏根据。你说的话全都只是纸上谈兵。”

“既然没有根据，就得利用现有的情报来预测结果。你就好好回想看看茶柱老师所说过的话吧。你被老师叫到辅导室的时候，她应该是这么说的：‘谁规定学力出色的人就能进入优秀的班级。’从这里推论出的结果，就是校方也期盼我们拥有学力以外的能力。”

展开层层理论夹击要逃走的堀北，先追在她后面又绕到前方挡住她。如果不这么做，就会轻易地让她逃走。

“你说舍弃不及格组绝不会后悔，不过反之亦然。因为失去须藤他们而后悔的日子，也有可能会到来。”

我和堀北对视。现在，我们不只实际上握着手，意识也开始相通。这些话对她起了作用。

“你才话多呢。这些真不让人觉得是避事主义者会说的话。”

“或许吧。”

“我虽然很不甘心，不过你说的话大致上都正确。我承认你的话很有说服力，不过，我还是有些地方无法理解。就是你的真正意图。对你而言，这所学校到底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像这样拼命地说服我？”

“原来如此，还有这招啊。”

“既然要说服人，要是发言人没有说服力，再怎么诡辩也都站不住脚。”

我这样拼命，是为了不让须藤他们退学。

“我希望你省去至今的场面话，告诉我真正的理由。你是为了点数？还是为了尽可能地往上爬？或者，你只是为了要救朋友？”

“因为我想知道……真正的实力是什么，平等又是什么。”

“实力跟平等……”

“我是为了寻找这个答案，才来这所学校的。”

这些话在我脑中明明都还没整理好，却脱口而出了。

“你能放开我的手吗？”

“啊……抱歉。”

当我松开手，堀北就转过身来，站在我的正前方。

“我真没想到自己会败给绫小路同学你的花言巧语。”

堀北这么说完，就对我伸出了手。

“我会为了自己而帮助须藤同学他们，期待留下他们会有利于往后的发展。即使有这种自私的想法也没关系吗？”

“放心吧。我不觉得你会为了除此之外的理由而行动，这才像你。”

“那么我们的契约就成立了。”

我握起堀北的手。

然而，等我明白这是与恶魔签订的契约时，已经是之后的事情了。

再次集合的不及格组

转眼间就到了茶香芬芳洋溢的初夏时节，敬祝各位日益康泰。

开学以来，已经过了一个半月。我过着恰如其分的平稳生活。

“喂，你有没有在听人说话？你的脑袋没问题吧？”

堀北很没礼貌地把手掌贴在我的额头上，接着再贴回自己的额头。

“好像也没有发烧。”

“我没发烧啦！我刚刚只是沉浸在漫长的回忆里。”

我回想起至今为止的情景，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答应堀北要协助她，不过目前正处于后悔莫及的状态。

当时我虽然是为了让堀北振作起来，可是重新思考后，才觉得这实在不是我的作风。

“那么参谋大人，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这个嘛……当然，目前有必要再次说服须藤他们来参加读书会。为此，也只能让你去磕头拜托了呢。”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起因是你和须藤他们起了争执，不是吗？”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全力以赴地认真学习。你不要搞错原因。”

这家伙……真的打算帮助须藤他们吗？

“没有栉田的力量，不可能再次召集须藤他们。你也知道吧？”

“我知道。为了顾全大局，我也只能做出牺牲。”

你到底有多讨厌让栉田参与啊。堀北非常不满，不过还是同意了。

堀北平常都不允许栉田接近她。我就把这当作是她最大的妥协吧。

“那我就不多说了。关于栉田同学的事情，你能够帮忙吗？”

“我吗？”

“这不是理所当然吗？因为我已经和你签订契约了。在升上A班以前，你都要听从我的命令，当牛做马为我效命。”

我一点也不记得自己有签下这种契约。

“看，这里还有契约书。”

哇，真的。上面不仅写着我的名字，连印章都盖好了。

“我要告你伪造文书罪！”

我当场就把它撕烂、扔掉。堀北走向了正在收拾书桌的栉田身边。

“栉田同学，我有话想和你说。可以的话，你能陪我吃个午餐吗？”

“午餐？堀北同学竟然会主动邀请我，还真是稀奇呢。嗯，可以哟。”

即使看见她另一面的我就在旁边，栉田也一如往常，丝毫没有动摇。她爽快地答应了堀北。接着，我们和栉田，一起前往了学校里人气第一的咖啡厅帕雷特。

这里是上次我和栉田说谎把堀北叫出来，并惹她生气的地方。

堀北说要请客，就帮栉田点了饮料，而我当然是自掏腰包。

满脸笑容的栉田接过饮料，坐到了座位上。我们两个也在栉田的前方坐了下来。

“谢谢你。你想对我说什么呀？”

“为了避免须藤同学他们考不及格，能请你再次协助我们举行读书会吗？”

“这是为了谁呢？是为了须藤同学他们吗？”

连栉田也不认为堀北当面所说出的请求，纯粹是出于善意。

“不，这是为了我自己。”

“这样啊，堀北同学果然是这样的人呢。”

“你无法和没意愿助你朋友一臂之力的人合作吗？”

“不管堀北同学你是哪种想法，都是个人的自由哦。不过，我很高兴你能坦率地回答我，因为我不希望你对我说出拙劣的谎言。我明白了，要我帮忙也没问题哟。因为我们不都是同班同学吗？对吧，绫小路同学？”

“嗯，真是帮了大忙。”

“但是我想问堀北同学一个问题呢。堀北同学，你既不是为了朋友，也不是为了点数。而是为了升上A班才帮助他们的对吧？”

“没错。”

“这该说是令人不敢相信吗……这不是不可能的吗？啊，我并不是在瞧不起你哟。不过该怎么说呢……班上大部分人应该也都放弃了吧。”

“是因为我们目前跟A班的点数差距很大吗？”

“嗯……而且老实说，我总觉得没办法追上呢。我们下个月也不确定会不会得到点数。总觉得有点没劲。”

栉田的上半身软趴趴地趴在桌上。

“我绝对会办到。”

“绫小路同学也是以A班做为目标吗？”

“是啊。他将会作为我的助手，一起和我达成升上A班的目标。”

别擅自把我当成你的助手啦。

“嗯……我知道了。让我也加入你们嘛。”

“当然啊，所以我才会拜托你帮忙读书会的事。”

“不是这样。我是想加入你们以A班为目标的活动。除了读书会，接下来也要做很多事情吧？”

“是……是啊，虽然的确如此……”

“还是说，你不想让我加入？”

栉田大大的双眼盯着堀北，观察着她。

“我知道了。如果这次的读书会能顺利进行，我就同意你的加入。”

堀北如此回答。她对栉田应该还有着疑虑吧。但是就算这样也不得不答应，大概是由于她也知道栉田拥有着自己欠缺的地方。

一板一眼的堀北一表示答应，栉田就突然挺起上半身。

“真的吗？太好了！”

栉田发自内心开心得当场高举双手，坦率地表达喜悦。她这种模样，每个动作都相当可爱。

“堀北同学！绫小路同学！那么就再次请你们多多指教喽。”

栉田的手分别向我们同时伸了过来。

尽管我和堀北有些不知所措，但我们还是握住了她的手。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须藤同学他们会不会乖乖答应了呢。”

“是啊，以现况来说或许有点困难。”

“那这件事能不能再次交给我呢？我都加入你们了，这点小事就让我来做吧。好吗？”

堀北看着栉田我行我素的行动，有点被她的气势所镇住了。

她拿出手机，打算立刻行动。过了不久，被栉田邀请而欣喜若狂的池和山内就出现了。然而，他们一看见我和堀北的脸，马上就用眼神质问我“你该不会把群里的事讲出去了吧？”。这情况正好，于是我决定先不理他们。在这种场合，说不定他们两人的罪恶感会激增。

“抱歉，把你们两位叫了出来。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堀北同学有话想对你们说。”

“什什什……什么事啊？我们……做了什么吗！”

真是反应过度……他们都吓到腿软了。

“你们两人不打算参加平田同学的读书会吗？”

“咦？读……读书会？哎呀，我懒得看书，而且平田太受欢迎了，也让人很火大……考试前一天再背一背总会有办法吧，再说我初中也是这样熬过来的。”

山内听了池的话，也点了点头。看来他们打算熬夜恶补。

“这还真像你们的作风呢。不过，这样下去很有可能会被退学。”

“你果然还是老样子，你以为自己有多了不起吗？”

须藤出现，瞪着堀北。他似乎也中了栉田的甜蜜圈套。

“须藤同学，最令人担心的就是你了。你对退学太没有危机感了。”

“这关你什么事啊。你最好不要太过分，不然我就揍飞你。我现在正忙着打球，书只要在考前看就够了。”

“须藤，冷……冷静一点。”

池似乎是不想让人知道群里的事情，而安抚着须藤。

“须藤同学，我们要不要再试着一起学习呢？虽然前一晚抱佛脚或许能熬过去，不过要是失败，你连最喜欢的篮球都会没办法继续打哟！”

“这……可是，我不打算接受这个女人施舍般的行为。我还没忘记她前几天对我说过的话。想邀请我的话，就得先诚恳地道歉。”

须藤对堀北示出满满敌意，如此说道。即使他本人也觉得要是不学习就会很危险，但似乎还是无法原谅堀北污辱篮球的事。

对此，堀北当然不会轻言道歉。因为她自诩自己是不会说错话的人。

“须藤同学，我很讨厌你。”

“什么！”

堀北别说是道歉了，火上加油般地对须藤说出苛刻的话。

“但是，现在就算我们彼此讨厌对方，不也只是些小事情吗？我是为了我自己而教你们读书，而你只要为了你自己而努力学习不就好了吗？”

“你就这么想升上A班吗？还不惜邀请讨厌的我。”

“是啊，没错。要不是这样，你以为谁会喜欢跟你们牵扯上关系。”

对于堀北口无遮拦的每句话，须藤很明显地逐渐变得焦躁起来。

“我要打球很忙啦。就算是考试期间，其他家伙也没有要停止练习的样子。我可不能因为无聊的课业，而落下篮球。”

堀北像是料到须藤会说出这种话，于是拿出了一本笔记本，打开来让他看。上面详细写着到考试为止的进度安排。

“我在前几天的读书会里，发现那种学习方式是没用的。你们的学习基础非常不牢固。举例来说，这种状态就像是一只青蛙被扔到大海，连该游向哪里都不知道。而且，就像须藤同学所说的那样，要是削减掉娱乐时间，将会对你们造成压力。所以我想出了解决方案。”

“请你告诉我。这是怎样的魔法啊？”

须藤对此嗤之以鼻，认为不可能会有兼顾读书和社团的方法。

“从现在开始的两个星期，你们平时在课堂上都得拼命地用功学习。”

我一瞬间无法理解堀北的话。而其他人也都和我一样。

“你们三个平常都没认真上课吧？”

“真希望你别擅自断言呢。”

池如此反驳。

“那么，你有认真上课吗？”

“没有。我都在发呆等下课。”

“我想也是。换句话说，你们一天就浪费了六个小时。比起在放学后特地安排一两个小时读书，你们在课堂上浪费的时间更多。因此要充分利用这段宝贵时间。”

“理论上……确实是这么回事……不过这不是很强人所难吗？”

栉田的担忧是对的。正因为平时无法读进去，所以才会浪费时间。

课堂上也没办法进行交谈，我实在不认为他们光靠自己就能完全理解题目。

“我又完全跟不上课堂上的内容。”

“这我知道。所以，我们还要利用下课时间来进行简短的读书会。”

堀北说完，就把笔记本翻到下一页，在上面写出了自己的计划。

简单说，就是在一小时的课程结束后，全体立刻集合，并报告课堂上不懂的地方。接着，堀北会在十分钟的下课时间内进行针对性解答。

然后再接着上下一堂课。流程就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这么简单的事。

须藤他们无法跟上课程，根本无法保证在短时间内就能把书读好。

“等……等一下。总觉得脑袋有点混乱。这样子真的能顺利吗？”

池他们也马上发现这是件很辛苦的事情。

“对啊，下课才十分钟，要讲解完不懂的部分是办不到的吧？”

“别担心，我会在课堂上将所有问题的解答都整理得浅显易懂。接着，再由绫小路同学、栉田同学和我，各自进行一对一教学就可以了。”

如果是这样，确实就有可能完美利用这十分钟来掌握课业知识。

“如果只是讲解答案的话，你们两位应该办得到吧？”

“可是啊……我不觉得现在还赶得上考试欸。高中课业很难，而且又有很多搞不懂的地方。”

“在一个小时的课程里，要学的内容其实意外很少。做笔记就是一页，最多也只有两页。如果再从中浓缩可能会出题的范围，那也只要吸收半张笔记的知识量就够了。只有时间无论如何都不够的情况，才会占用午休。我不要求你们理解题目，只希望你们就这样把它们记在脑海里。最重要是在上课时，要完全专注于老师的教学以及黑板上的文字。另外，抄笔记这件事也暂时放一放。”

“你的意思是上课时不要抄笔记吗？”

“一边抄笔记，一边记下题目或答案，其实出乎意料的困难。”

说不定的确是这样。将注意力集中在抄笔记，最后单纯只是在进行抄写动作，反而会浪费掉宝贵的时间。

不管怎样，堀北看来是不打算利用放学后的时间来教书。

“凡事都要试过才知道。在否定前，不妨先试试看。”

“我提不起干劲啊。就算我花时间去学，也和你这种书呆子不一样。我不认为光靠那种像秘技的方式，就能简单地提高成绩。”

这是堀北根据他们三个人的实际情况才想出来的计划。然而，须藤却没有点头答应。

“你似乎误解了最根本的事情。你难道以为读书会有捷径或秘诀吗？除了投入时间踏实学习别无他法。不只是读书，就算是其他事情不也全都一样吗？还是说，难道在你投注热情的篮球之中，有什么捷径或者秘诀？”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情。篮球要通过不断的反复练习才能够打得好。”

须藤对于自己说的话，吃惊得屏住了气息。

“对于没有专注力、无法认真努力的人来说，这绝对办不到。不过，你是那种能为篮球全力以赴的人。为了能继续在这所学校打球，也为了不放弃你自己所拥有的可能性，即使是一点点也好，我希望这次你将那些力量转移到看书上面。”

虽然只有一点，但这毫无疑问是堀北对须藤所做出的让步。须藤对此犹豫不决。

然而，须藤碍于那小小的自尊心，怎么样都无法答应。

“我还是不参加了。要听从堀北，我无法接受。”

须藤还没入座，就这样打算离开。而堀北并没有阻止他。

如果错过这个机会，应该就没办法再叫他一起读书了吧。平常我不会插手，但现在我也只能助她一臂之力了。

“喂，栉田。你交到男朋友了吗？”

“咦？咦？还没哟。不过你怎么会突然提起这件事？”

“如果这次我考了五十分，就跟我约会吧。”

我迅速地伸出手。

“什么？绫小路，你在说什么啦！小栉田，跟我约会！我会考五十一分！”

“不对不对，是我啦！跟我约会！我一定会考五十二分！”

反应最快是池，接着是山内。栉田马上就察觉到我真正的用意。

“真……真是困扰呀……我可是不会以考试成绩来评断一个人的哟！”

“可是，我很想要努力过后的奖赏嘛，而且池跟山内好像也很感兴趣。假如参加读书会可以有类似奖赏的东西，应该也会让人比较有干劲。”

“那……那么这样如何？我会和考最高分的人约会，如果这样子可以的话……我喜欢就算面对讨厌的事情，也能够努力去克服的人呢。”

“哦哦！我会做到！我一定会做到！”

池他们气势汹汹地喊道。其实不用特别诱惑他们也没关系。我接着向须藤搭话。

“喂，须藤。你打算怎么做？这也许会是个机会哦。”

这句话的含义，和“你也想和栉田约会吧？”有着些许的差异。

我自认为大致上掌握了须藤的性格。至少我大概能猜到，他在这种时候很难坦率地开口说要参加。既然如此，就不得不由我们这方先做出让步。

“约会啊。感觉还不错。真没办法……那我也参加吧。”

须藤没有回头，小声地回答了。栉田则是松了一口气。

“我会好好记住的。男生是比想象中更加单纯且无聊的生物。”

堀北似乎也察觉到了我的用意，刻意如此回答，大方地迎接须藤的加入。

1

再次组成的读书会开始，顺利地运作着。

当然，没有人从读书之中体会到乐趣，或者感受到喜悦。可是，为了避免被退学，也为了守护与伙伴的每一天，大家都没放弃艰辛读书。虽然笨蛋三人组都认为自己不适合读书，但还是拼命看着黑板上写出来的题目，为了理解而不知苦思了多少遍。至于须藤，就算他偶尔会意识朦胧、前后晃着头，但也会在最后一刻撑住不睡。这果然也是为了实现成为职业篮球选手的目标吧。这份有勇无谋的梦想，说出来或许还会被人嘲笑，但是须藤却一股脑儿地追寻着。我们这些刚升上高一的大多数学生，都还没有什么像样的梦想。大部分的人都懵懵懂懂，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觉得只要生活不拮据就够了。所以，为了梦想而全心投入练习的须藤，真的是个很出色的人。

话虽如此，这所学校究竟是以什么标准，来定义实力呢？

学生的入学与否，至少不是只看学业能力来判定。

从我能够成功入学，或者从池、须藤他们经历的事情来看，这点应该不会有错吧。

假如学校是预见了学生除了学习各式各样的其他才能，那么就绝对不应该会有只要一次考试不及格就会被退学的制度。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如果制度本身并不是骗人的，能够推导出的答案就没这么多了。

那么，题目不就一定会设计成不论是池或须藤都能够挑战成功的吗？

我的脑中浮现出这样的问题。可是啊，事情好像也没这么简单。现在课程或小考里的题目，对须藤他们来说难度都相当高。

上午的课程结束，堀北一个人低头看着笔记本，并满意地轻轻点了点头。看来她觉得自己整理得不错。

以堀北的立场来看，就算教学对象是三个笨蛋，她也一定会想要尽力让他们拿高分。这么做，理所当然地不仅会让班级获得好评，也能让学生的能力提升。

不过，我则从开始就觉得考满分太强人所难，所以并不打算这么做。我只教了池能够越过及格线的办法。

中午的钟声一响起，池他们就一溜烟地跑去学生餐厅。午休时间共有四十五分钟。大家约好吃完午餐后，要集合到图书馆看二十分钟的书。

考虑到来回的时间，一开始原本计划要在教室看书。但是为了提升注意力，最后决定避开嘈杂的教室，改成图书馆了。

然而，在我看来堀北其实是想回避平田。平田他们那一群人，会在中午针对放学后的学习方式进行讨论。如果我们在一旁复习，平田过来搭话的可能性也不低。堀北应该是想避免这种情况吧。

“堀北，你午餐要吃什么？”

“我想想……”

“绫小路同学，一起吃午餐吧？我今天把行程空出来了。”

栉田忽然蹦了出来。

“嗯，好啊。那栉田也一起……”

“那就这样。我还有事，先走了。”

堀北迅速站起，一个人走出了教室。

“绫小路同学，对不起。难道……我打扰到你们了吗？”

“不，没这回事。”

栉田看着堀北的背影，一边轻轻地挥着手，像是在说着“拜拜。”

难不成她是明知故犯？我总觉得自从那天目击了栉田的秘密，她就明显地增加了和我相处的机会。虽然她嘴巴上说相信我，但说不定还是在怀疑我会跟别人告密。

结果，栉田和我决定去咖啡厅。当我们一起来到了咖啡厅，我马上就折服于压倒性的女生氛围。

“这是怎么回事啊，女生人数还真多……”

咖啡厅里的顾客有八成以上都是女生。

“因为这边的餐点感觉就不是男生会吃的呢。”

菜单上有意大利面或松饼等，都是些一看就是女生会喜欢的餐点。如果玩体育的须藤来这里吃饭，应该会觉得分量完全不够吧。咖啡厅内少数的男生，不如说是人生赢家，尽是些轻浮男。不是和女朋友一起，就是身边围绕着多名女生。

“我们还是去学生餐厅吃吧？总觉得待在这里很不自在。”

“只要习惯就好了。高圆寺同学好像就会每天来哟！你看，他在那里。”

栉田这么说完，就指向咖啡厅里的多人用座位。在那里出现了被女生围绕的高圆寺。他的态度还是一如往常地肆无忌惮。

我才在想中午都没看到他，原来他都是来这种地方啊。

“高圆寺同学好像很受欢迎欸。在他周围的都是三年级的女生。”

栉田也相当惊讶。我则不禁竖起耳朵听了听高圆寺和学姐们的对话。

“高圆寺同学，张开嘴巴，啊……”

“哈哈！果然还是年纪比我大的女性比较好呢！”

他完全不在意对方是三年级学生，甚至举止十分亲密。

“那家伙真的好厉害啊……”

“高圆寺的名字好像已经广为流传了呢。”

原来如此。这些簇拥在他身边的人，都是看上了他的钱啊。

“这社会还真是讨厌啊……”

“因为女孩子都是现实主义者嘛。光靠梦想没办法活下去。”

“栉田你也是吗？”

“我应该还是有怀抱着一点梦想，像是会有白马王子出现的这种。”

“白马王子啊……”

我们尽可能地找到了距离高圆寺最远的双人座位。

“那绫小路同学你呢？果然还是喜欢像堀北同学那样的人吗？”

“为什么会提到堀北啊。”

“因为你们总是在一起。而且，她不是很可爱吗？”

我确实觉得堀北很可爱，仅限于外表。

“绫小路同学，你知道吗？其实女生们都悄悄注意着你哟！而且一年级女生制作的排行榜上也有你的名字呢。”

“女生会注意我？那到底是什么样的排行榜啊……”

看来我们男生在不知不觉间就被分了等级。

“排行榜有很多种类哟。像是有帅哥排行榜啦、富豪排行榜啦、恶心排行榜啦……然后还有……”

“够了。我不是很想继续听下去。”

“别担心。绫小路同学，你可是在帅哥排行榜中漂亮地拿下了第五名。恭喜你！顺带一提，第一名是A班的里中同学、第二名是平田同学，而第三、第四名都是A班的男生。感觉平田靠着外表及性格得了很多分呢。”

真不愧是D班的明日之星。他似乎也受到了C班以外女生的注目。

“我该为此开心吗？”

“当然。啊，只不过，你在阴沉排行榜里也名列前茅就是了。”

“这样啊……”

栉田把手机拿给我看。上面看起来有无数种男生排名。

当中甚至还有“希望他去死的男生排名”这种危险的标题。我就当做没看见吧。

“你明明是第五名，但是好像不是很开心呢。”

“如果我有确实感受到自己受欢迎，那还好说。不过，我可是一点也感受不到。”

事实上，我也不记得有收过在鞋柜里封贴着爱心贴纸的情书。

“这个投票应该不是全部女生都有参加吧？”

“嗯。虽然好像有非常多的人参加，但票数是看不见的，就连评论也都是匿名制呢。”

换句话说，这种内容不清不楚的排行榜，可信度其实一点也不高。

“我想绫小路同学你很吃亏呢。就我看来，你也算是相当帅气。只是似乎没有像平田同学那种吸引人的地方，比如头脑很好、运动神经出色，或者会聊天等。感觉你就欠缺着这些充满魅力的部分。”

“这些话真是让我心痛欸……”

也就是说，身为人类我完全没有内在的魅力。

“对……对不起。我应该说得更委婉一点。”

栉田反省道，觉得自己说得太过头了。

“绫小路同学，你初中的时候没交女朋友吗？”

“我没交过。不行吗？”

“你没交呀。哈哈，也没有什么不行啦。”

“排行榜啊，如果男生也做了，不知道女生会怎么想呢。”

“我认为女生会觉得很恶劣哟。”

栉田笑眯眯的，但眼神却不带笑意。嗯，说得也是。假如我们私底下以美丑来对女生进行排名，一定会遭到严正的抗议。这也是男女之间的差别待遇。话说回来，栉田和我相处的模样，还真的和以前没什么差别。

既然她的另一面都被我看见了，心里应该不会没有疙瘩才对。

“喂，如果你觉得和我相处很勉强，可以不用强迫自己哦。”

“讨厌啦，我不觉得勉强哟。而且跟绫小路同学聊天也很开心呀。”

“你都已经对我本人说讨厌我了，还说得出这种话啊？”

“哈哈哈，也是。抱歉抱歉。不过我之前说的可是真心话哦。”

不，就因为是真心话，我才会觉得受伤。明明笑容满面，心里却讨厌着我，才是最糟糕透顶的。

“其实我今天会约你吃午餐，也是想跟你确认一件事呢。假设噢。假如要你在我和堀北同学之间选队友，你会选择谁呢？会选择我吗？”

“我既不会成为谁的伙伴，也不会成为谁的敌人。我会保持中立。”

“我觉得这世界并没有简单到能让你保持中立哦。主张反战虽然很高尚，但也不知道何时会被卷入其中吧？要是我和堀北同学产生争执时，绫小路同学你能帮忙的话，就太令人安心了。”

“就算你这么说……”

“你要记住我对你怀有期待哟。”

“期待啊……但我想如果要让我帮忙，应该先说明原委吧。”

栉田始终保持着笑容，但她还是以强烈的意志摇头拒绝。

“首先，我们得建立能够彼此信任的关系呢。”

“也是。”

不论是我还是栉田，说真的对彼此都还不够了解。

将来当我们建立起信赖关系时，说不定我就能更进一步地了解栉田了。

2

我们晚了一分钟左右才抵达图书馆。

大家都已经坐下，打开笔记本待命。看来图书馆里不只有我们，许多学生都在勤奋学习。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全都被迫加入攸关去留的战争。只要看到这片景象，便一目了然。

“太慢了。”

“抱歉。店里人有点多，所以多花了点时间。”

“你们两个该不会是一起吃了午餐吧？”

对于同时抵达的我们感到疑惑，池用狐疑的眼神看了过来。

我们确实一起吃饭，但现在还是别多嘴会比较好吧。

“嗯，对呀。我们两个一起去吃了午餐。”

这种事不讲也没关系吧。果然如我所料。池他们明显露出了不满的表情，朝我瞪了过来。简直像是在看着弒亲仇人。堀北连看也没看过来，只说了一句话。

“快点。”

“好的。”

我被堀北冷淡对待，便安静地就坐，拿出笔记本。

“听完课之后，我觉得地理还蛮简单的欸。”

“化学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困难。”

池和山内如此说道。

“因为基本上有很多题目都是靠背的吧？而且也不像英文或数学，只要没有基础，很多题目根本无法作答。”

“不可以大意。考试也很有可能出现时事问题。”

“失事……问题？”

“是‘时事’问题。是指近几年在政治或经济上所发生的大事。也就是说，考试出题不会局限于课本上的题目。”

“这也太过分了吧！这样一来考试范围不就没意义了吗！”

“所以这个也要好好学习。”

“我突然开始讨厌地理了……”

虽然确实无法彻底排除考时事问题的可能性，不过这回就算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也没有关系吧。

要是太在意连会不会考都不晓得的部分，而错失了原本能掌握的地方，损失就大了。

“我们还是赶快看书吧。”

在我们东聊西聊的时候，时间也一分一秒地流逝着。

“是啊。不知道是谁还迟到，宝贵的时间都被浪费掉了。”

“还在怪我吗？”

“那我来向大家提问哟。请问想出归纳法的人，叫什么名字呢？”

“呃……是刚才课堂上学到的那个家伙吧？我记得是……”

池一面苦想，一面用指尖转着自动铅笔。

“啊，是那个啦，那个。好像是个听起来会让人觉得肚子很饿的名字。”

“弗朗西斯·沙勿略！应该是像这样的名字吧？”

须藤也没办法想出答案吗？有点可惜。

“我想起来了。是弗朗西斯·培根！”

“答对了。”

“好耶！这样我一定就能考满分了！”

“不，还差得远吧……”

话虽如此，如果大家在剩下的这一个星期拼命地背，应该就能避免不及格了吧。

“各位，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哟。不然读书的时间也会减少。”

栉田这么说道。她应该也很了解时间所剩无几了吧。

“没问题的。如果是这三个人的话。”

“真不愧是小堀北。感觉你很信任我们！”

我觉得她的口气大概是在说“笨蛋是不会感冒的”哦。

“喂，安静一点啦。叽里呱啦的，吵死了。”

在旁边读书的一名学生抬起了头。

“抱歉抱歉，我有点太兴奋了。因为答对问题太开心了，想到归纳法的人可是弗朗西斯·培根哦！不妨把它记下来吧！”

池一边傻笑，一边这么说道。

“你们……该不会是D班的学生吧？”

旁边的男生们同时抬起头扫视着我们。须藤似乎对此感到恼火，便以半发火的口吻僵硬地说道：

“你们想干什么？就算我们是D班又怎样？你们有意见吗？”

“不不不，我并没有什么意见啦。我是C班的山胁，请多指教啊。”

山胁一面不怀好意地笑着，一面环视着我们。

“只不过该怎么讲呢？这所学校能依实力分班还真是太好了啊。如果得跟你们这种最底层的家伙一起念书，我可是会受不了呢。”

“你说什么！”

最先气得站起来的，不用说当然就是须藤。

“我只是说了实话，不要生气嘛。如果在校内做出暴力举动，不知道会对点数造成多少影响呢。哎呀，不过你们似乎也没有点数可以扣了。换句话说，你或许会被退学？”

“好极了，放马过来啊！”

但是每当须藤在安静的图书馆里大吼，就会引来周遭的注目。

假如情势再这样恶化下去，应该有可能会传到老师耳朵里吧。

“就如他所言。如果在这里引起了骚动，也不知道事情会变得怎么样。你还是把最坏的情况预想成会被退学吧。另外，你要说我们的坏话也无所谓，不过你应该是C班的吧？老实说，这也不是什么能够拿来自夸的班级呢。”

“C班到A班的差距小到就像是误差。只有你们D班是别的次元。”

“你使用的标准还真是令人同情呢。就我看来A以外的班级，根本就没什么两样。”

刚刚还在傻笑的山胁，瞪了堀北一眼。

“连点数都没有的瑕疵品，没资格这么嚣张地说话吧。你别因为自己长得可爱，就可以为所欲为。”

“谢谢你这逻辑不通的发言。不过我至今根本不曾在乎过自己的外表，被你称赞我可是觉得相当不舒服。”

“你说什么！”

山胁拍桌站起。

“喂……别这样。我们先挑衅的这件事如果传开来就糟了。”

跟山胁同桌的C班学生，急忙地抓住他的袖子阻止他。

“你们应该知道这次考试要是不及格，就会被退学吧？我还真期待你们当中会有几个被退学呢。”

“很遗憾，D班不会有人被退学。况且，在担心我们班以前，你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的班级。骄兵必败啊。”

“骄兵必败？别开玩笑了。”

“我们不是为了避免不及格，而是为了考到更好的成绩才念书。不要把我们拿来跟你们相提并论。再说，你们不过是答出弗朗西斯·培根就在那边高兴，脑袋是不是坏掉了啊？学习考试范围外的部分又有什么用？”

“咦？”

“你们该不会连考试范围都没好好弄清楚吧？难怪会是瑕疵品。”

“你不要太过分了！”

须藤不知道是快要发飙，还是已经发飙，他抓起了山胁的前襟。

“喂喂，你打算使用暴力吗？会被扣分哦！没关系吗？”

“反正也没有分数可以扣了！”

须藤举起了手臂。糟糕，这家伙是真的打算揍他。

这真的不得不阻止了。正当我这么想，并拉开椅子的时候……

“好了，别说了，别说了！”

说这句话的人似乎是在图书馆里看书的其中一名女学生。

须藤因为意外出现的人物而停下了手。

“你谁啊，局外人就不要多管闲事。”

“局外人？我作为同样利用图书馆的学生之一，无法对这场骚动视而不见。要是你们不管怎样都想引起暴力事件的话，能不能去外面处理呢？”

听到一头金发的美女淡然地提出了正确的言论，须藤放开了山胁。

“还有，你们也挑衅得太过头了吧？如果你们还要继续这么做，我就不得不向校方报告这件事情了。就算这样也没关系吗？”



“抱……抱歉。一之濑，我不是有意的。”

这名少女被山胁称做一之濑。我之前见过她一次。

她是上次在和星之宫老师说话的B班学生。

“喂，走吧。在这种地方念书的话，会被传染成笨蛋。”

“也……也对。”

山胁他们唾弃似的说完，就离开了图书馆。

“你们如果还要继续在这里读书，就得安分一点。”

我目送她飒爽离去的身姿，佩服点了点头。

“她好好地把骚动给平息掉了呢。真是有别于堀北。”

“我只是实话实说，并没有打算要捣乱。”

可这却是促成这场骚动的契机啊……

“喂……他刚才说……这不在考试范围内对吧？”

“这是怎么回事？”

大家面面相觑。

茶柱老师说考试范围有大航海时代。我和堀北用笔记，所以不会有错。

“难道是每个班级考得都不一样吗？”

“难以想象呢……每个年级应该是统一的。”

就如堀北所言，基本上五个科目的期中、期末考试，同年级的出题内容应该相同。否则，反映到点数上，就会变得很不明确。

如果是这样，难不成是只有C班被提前告知考试范围有更动？

还是只有我们D班没被告知呢……

我们对于始料未及的消息不禁感到混乱。

如果社会科范围真的不一样的话……

不……如果只有社会科不同，再糟糕都总有办法。

然而，要是全科的考试范围都不一样的话……

那就代表我们的一整个星期都白费了。

3

距离午休结束还剩下十分钟。

我们读书会的成员们结束学习，一起快步前往教师办公室。

总而言之，如果不确认考试范围的正确与否，就无法继续安心学习了。

“老师，我们有急事想向您确认。”

“你们还真是夸张呢。你们可是吓到其他老师了哦。”

“我们这一大群人不请自来实在很抱歉。”

“没事，不过我现在有点忙，长话短说吧。”

老师似乎也有老师该做的工作，她似乎在笔记本上记录着什么。

“关于茶柱老师您上周所说的期中考范围，请问当中有没有错误呢？因为刚才C班的同学指出考试范围与他们的有所不同。”

茶柱老师面无表情地默默听着堀北说话。听完后，停下了写字的动作。

“对了，期中考范围在上周五变更了呢。抱歉，看来我忘记告诉你们了。”

“什么！”

老师在笔记本上流利地写出五个科目的考试范围，将它撕下，递给堀北。纸张上写的课本页数，虽然都已经在课堂上学过，可是大多数都是开读书会之前的内容。须藤他们几乎都没有掌握。

“堀北，多亏了你，我才能察觉到这个错误。大家也要好好感谢她。”

“等……等一下啊，小佐枝老师！你也说太晚了吧！”

“才没这种事。还有一个星期。如果从现在开始好好复习就能轻松应考了吧。”

茶柱老师完全不觉得自己有错，只说了这些话，就打算把我们赶出教师办公室。然而，却没有一个学生乖乖听话。

“就算继续这样赖着不走，情况也不会改变。这点事情你们还是知道的吧？”

“走吧。”

“小堀北，可……可是！我没办法接受这种事！”

“就如老师所言，即使这么做也是浪费时间。比起这个，我们还是尽早开始准备新的考试范围会比较好。”

“可是！”

堀北转身离开教师办公室。须藤他们虽然很不甘心，但也跟着她走了出去。茶柱老师连看都没看我们一眼。她既不对学生感到抱歉，也没有失误后的着急感。最重要的是，刚才在场的老师应该都听见了我们的对话。

老师这次的失误可以算是大事，但其他老师却没有任何反应。刹那间，我和坐在茶柱老师对面的星之宫老师对上了眼。她浅浅地微笑，并轻轻挥了挥手。

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蹊跷。感觉这似乎并不仅仅是忘记告知考试范围这么简单。

我一出走廊，通知下午课程即将开始的预备铃便响了。

“栉田同学，我想请你帮点忙。”

“嗯？什么事？”

“我希望你把新的考试范围告诉D班的各位。”

堀北说完，就把从老师那里拿到的纸张递给栉田。

“可以是可以啦……不过让我去说没关系吗？”

“你毋庸置疑是我们当中最适合的人选。不能让他们就这样弄错考试范围。”

“嗯，我知道了。我会负责转达给平田同学他们。”“我要为后面几天做准备，更进一步地浓缩新的考试范围。”

堀北努力假装冷静，但还是能感受流露出一丝焦躁。大家拼命读的地方全是白费力气，而且还被打回原点。时间也只剩下一个星期。

而最令人忧虑的，应该还是须藤和池他们三人组的干劲吧。

“堀北。虽然这会让你很辛苦，拜托了。”

须藤一面对堀北鞠躬，一面如此说道。

“我……从明天开始会暂停一个星期的社团活动。这样总有办法吧？”

“这……”

若考虑到时间只剩一周，这便是不可或缺的冷静判断。

堀北对这个自己求之不得的提议感到惊讶，而且似乎难以马上接受。

“真的没关系吗？这可是会很辛苦的。”

“读书本来就很辛苦，对吧？”

须藤微微一笑，拍了拍堀北的肩膀。

“须藤，你是认真的啊？”

“是啊。我现在不论是对班主任，还是对C班那群人，都非常恼火。”

这应该算是不幸中的万幸吧。被逼入了绝境，须藤首次对读书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如果不这么做，就无法熬过这次考试。他应该深切体会到了吧。接着，池以及山内看着须藤，也因此受到了刺激。

“真是没办法，我们也要好好复习！”

“我知道了。如果你们已经有所觉悟，那我就会帮忙。可是须藤同学……”

啪！堀北毫不留情地拍掉了须藤放在她肩上的手。

“你不要碰我的身体。下次要是再做出同样的事，我是不会放过你的。”

“你这女人真是不可爱……”

“绝对要让他们另眼相看！”

“我也是！”

栉田忽然也提起了干劲，伸出紧握的拳头。

“绫小路同学也一起加油吧！”

“咦？呃，我……”

“你该不会……已经不打算好好复习了？”

“我要想想……”

“你已经跟我约定好要帮忙，不是吗？”

堀北瞪着我。看来我的话好像全被她听见了。

“我不擅长教人读书。人各有所长吧？”

老实说，在教书这方面，堀北或栉田还是比我更加适合。

我并不是个“优秀”到教人读书的人。

“话说回来，绫小路的考试成绩也没那么好吧？”

“现在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而且，堀北和栉田合力教三个人，应该会远比一对一教学还更有效率。再说，我也还有些事很在意。”

“在意？”

教师办公室里所发生的一连串 事件，便是个让人无法忽略的关键。

4

午休一到，我就立刻离开座位前往学生餐厅。

“你要去哪里呀？”

栉田似乎对我匆忙离开D班的模样感到担心，因而追了上来。她忽然绕到我的面前，往前倾斜看着我。

“中午到了，所以我想去吃饭。”

“哦，那我也可以一起吗？”

“可以是可以。不过，栉田你应该也不缺人陪吧。”

“我虽然有很多朋友可以一起吃饭，不过绫小路同学只有自己一个人呢。而且，平常你会跟堀北同学搭话，今天却没有这么做。再

说，昨天你在教师办公室不是说有事情很在意吗？是指什么呢？”

栉田还是一如往常。真不知道该说她认真听人说话，还是该说她观察入微。老实说，我觉得要是有谁在身边的话，事情就会难以进行。不过，如果是栉田应该就没关系吧。因为我碰巧得知了这家伙的秘密，所以她应该也不会乱来。

“告诉你也没关系，可是你能答应别说出去吗？”

“我可是很擅长保守秘密的。”

于是，我和栉田一起前往了学生餐厅，不久，便抵达了拥挤的餐券售票处。在我们排队买完两人份的餐券之后，我并没有到柜台排队取餐，而是走到售票机附近，注意着点餐学生们的指尖。

“出什么事了吗？”

栉田对突然开始进行观察的我感到不可思议，歪着头。

“这有可能和我在意的那件事的答案有所关联。”

我持续地注视着利用售票机购买餐券的学生们。然后，大约等到第二十名的时候，目标学生就出现了。这名学生购买了某个套餐，并拖着沉重的步伐走向取餐柜台。

“好了，我们也走吧。”

“嗯？好。”

我快步走向柜台，用餐券换好套餐后，就在那名拖着沉重步伐的学生面前坐了下来。

“不好意思，您是学长……对吧？”

“咦？你谁呀？”

这名学生缓缓抬起头，一脸不感兴趣地看着我。

“请问您是二年级，还是三年级呢？”

“三年级。但这又怎样。你是一年级的吧？”

“我是D班的绫小路。学长您大概也是D班的吧？”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

栉田的眼神流露出惊讶，仿佛在诉说着你是怎么知道的？

“因为免费套餐是有限定种类的。那个应该不太好吃吧？”

学长正在吃的……是山蔬套餐。

“干什么啊，你很烦欸。”

学长拿着托盘打算站起来，所以我叫住了他。

“我有些事想和您商量。您如果能够答应，我也会为您送上谢礼。”

“谢礼？”

学生餐厅里非常嘈杂。我的轻声细语被四周的喧嚣给抹去。

附近的学生们，幸好全都沉浸在与朋友的谈笑之中。

“请问您有前年第一学期的期中考试的真题吗？如果学长或者学长的同学之中，有人有真题的话，我希望你们能将它卖给我。”

“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

“这并没有什么不可思议的吧？我觉得有效利用考题，并不会违反校规。”

“你为什么会找上我？”

“很简单。因为我认为，如果找会烦恼点数不够的人商量，洽谈成功的概率会高一些。学长您实际上也正在吃着不太好吃的山蔬套餐。不过，如果您是因为喜欢才吃，那当然就另当别论了。您觉得如何？”

“你能付多少？”

“一万点，这是极限了。”

“我没有真题，不过……我大概知道谁有。如果要拜托那家伙，最少也需要三万点。你要是能准备这些，我也是可以帮你的。”

“就算您说要三万点，我也拿不出来。我手上的点数不够。”

“你还剩多少？”

“两万点。”

“那就两万点……不，就以一万五千点成交吧。再低就没办法了。”

“一万五千点啊……”

“你都已经来拜托陌生人了，应该是相当着急吧。这所学校会毫不留情地把考不及格的学生强制退学，我所在的班级也已经有好几个人不在了。”

“说的也是……我明白了。我会支付您一万五千点。”

“那就成交了。当然，你得先把点数汇过来哦。”

“这倒是无所谓，不过您要是违背了承诺，就算您是学长，我也不会善罢甘休哦！我会做好被退学的思想准备，并以各种手段进行报复。”

“真是强硬啊。这我知道。只要转让点数就会留下纪录，假如勒索学弟的传闻散播开来，我也没办法全身而退。”

“另外，学长，既然我都要支付一万五千点了，能不能再请您送我一个赠品？我想看入学不久后考的小考的答案。”

“知道了。我也会把它附上。虽然我是觉得你不必担心啦。”

看来学长很了解我的目的以及想法。

“谢谢您。”

交易成立后，学长便匆匆离席。他应该是不想引人注目吧。

“喂，绫小路同学……刚才那种事情……真的没关系吗？”

“没问题的。转让点数符合校规。这并不算违规。”

“话虽如此，可是买真题不是很狡猾吗？”

“狡猾？我并不这么认为。如果学校不允许这种事，应该在最开始就会说明。而且，今天看完三年级学长的反应，我就变得更有把握了。学生们像这样进行交易，其实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咦？”

“学长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惊讶，而且没想到很快就接受了我的存在。他大概不是第一次进行交易。不只是一年级的期中考答案卷，他连入学不久后的小考答案卷都保存着。从这点看来，应该就几乎不会有错了。”

栉田吃惊得睁大双眼。

“绫小路同学，我真是吓了一跳。你出人意外的勇气可嘉呢。”

“这是为了防止须藤他们被退学的保险手段。”

“不过，要是白忙一场的话，那就没用了呢。它毕竟只是往届真题吧？我想也有可能会跟今年的考试毫无关联。”

“虽说考题不会一模一样，但我也不认为会完全不同。因为之前的小考里就已经出现了暗示。”

“暗示？”

“你有没有发现简单的题目之中，混入了一部分非常难的题目？”

“那个啊……嗯，是最后的题目对吧？我连题目的意思都看不懂呢。”

“我后来试着调查，发现那是高二、高三课程范围的题目。也就是说，大部分的高一学生是不可能解开这些题目的。校方故意随便出这种解不开的题目，也没什么意义吧？说不定校方除了测验学习能力之外，还有着别的目的。假设过去小考的出题，跟这次完全相同的话，那会怎么样呢？”

“如果看了真题，就能够答对所有题目了呢。”

而且，期中考试也能运用同样的手法。

过了不久，我的手机收到了三年级学长传来的附图邮件，是真题。

得先确认小考的部分。最关键的是最后三题是否相同。

栉田在一旁探头看我的手机，好像也很在意。

“怎么样？怎么样？”

“题目是一样的。字句分毫不差。前年考试和我们考的内容完全一样。”

“太棒了！如果拿这份真题给大家看的话，考试就能轻松不少呢！不只是须藤同学他们，我们快点把题目也拿给其他朋友看吧！”

“不，先别这么做。现在还不能让须藤他们看真题。”

“为……为什么？你花了这么多点数，好不容易才买到欸。”

“如果他们知道这份考题很有用，一定会松懈下来。而且他们难得认真念书，这样会泼他们冷水。最重要的是，过于相信真题也是个问题。这次期中考未必会像小考那样出题相同，也有可能只有今年的题目不一样。”

得好好记住，这份考题毕竟只属于保险手段。

“那这份真题要怎么使用啊？”

“考试前一天再和他们透露真题的事。然后，再告诉他们前年的考试也和这份题目、答案卷几乎相同。这么做的话，大家会怎么样？”

“他们前一晚就会坐在书桌前拼命地背真题！”

“就是这么回事。”

说不定笨拙的学生无法在一天内记下所有的题目。不过，事先掌握题型不会很难。这次的考试目标也不是得满分。毕竟跨越及格门槛才最重要的。要是太贪心有可能会得不偿失。

不过，这么一来，或许D班全体学生都能借此突破难关。

“欸……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要拿真题的呀？”

“当我知道考试范围有误的时候就想这么做了。不过，其实自从知道期中考试的时间之后，我就在想真题可能会派得上用场。”

“咦？从……从这么早就开始了？”

“在对期中考试进行说明的时候，茶柱老师的说话方式就很特别。她身为班主任，对须藤他们的成绩以及学习态度心知肚明。即使如此，她却很有把握地告诉我们有避免不及格，并熬过去的办法。换句话说，这表示绝对会有可靠的能让考试及格的方法。”

“这就是在指……这份真题的存在？”

不擅长读书的须藤他们能够考进这所学校，说不定也和这部分有所关联。就算正面进攻无法获得分数，但是避免退学的退路，或者说手段，岂不是到处都有吗？就像这次，只要获得考题，不管是谁都能考到将近满分。如果这么想自然就能理解了。

“绫小路同学，莫非你其实非常有本事？”

“我只是动了点歪脑筋。而且，我没把握自己能熬过期中考，只是在想办法找出能够轻松解决的方式。”

“哦……”

栉田的脸上浮出了别有深意的笑容，似乎在想着什么。

“栉田，我有事想拜托你。这份真题，能不能当做是你得到的？我希望你能说这是从要好的三年级学长那里拿到的。”

“可以是可以……不过，绫小路同学，你不介意吗？”

“因为我是避事主义者。我不想轻易做出显眼的事情。况且，班上同学也很信任你。这么做会比我去效果还要更好。”

“我知道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真是帮了我大忙。我想尽量避人耳目。”

“那这就是我们之间的秘密了呢。”

“应该是吧。”

“你不觉得彼此共享秘密会从中产生奇妙的羁绊，或者说……信任关系吗？”

“谁知道呢，如果是这样就好了呢。”

“谢谢你。”

栉田只简短地说出这三个字。却没有告诉我为何道谢。

期中考

星期四的课程结束，到了放学时间。明天终于要迎来正式的期中考试了。

茶柱老师开完班会走出教室后，栉田马上就展开了行动。

栉田拿着一叠考题走上了讲台。她在便利店把我前几天拿到的真题复印了全班的份数。

“大家等等！在回去之前能先听我说几句话吗？”

须藤也因为栉田的话而停下了脚步，准备洗耳恭听。

这个任务只有栉田才能办到。我和堀北是无法胜任的。

“我想大家为了准备明天的期中考试，至今应该读了不少的书。关于这一点，我有一些资料希望能够帮上大家的忙。我现在就把资料发下去。”

栉田依序将题目与答案卷按照人数发给最前排的学生们。

“考试的……题目？这难道是栉田同学出的吗？”

堀北当然也显得非常震惊。

“这其实是过去的真题。是我昨天晚上从三年级学长那里得到的。”

“真题？咦？难不成这个是相当有用的题目？”

“嗯。其实，我还听说前年的期中考跟这份真题几乎相同。所以我觉得只要看了这份真题，就一定会在明天的考试派上用场。”

“真的假的！小栉田谢谢你！”

池感动得紧紧抱住试卷。其他的学生看来也对于突如其来的幸运，无法抑制住心中的兴奋。

“什么嘛。要是早知道有这种东西，我就不用拼命认真念书了。”

山内一边傻笑一边抱怨。决定在考试前一天告诉大家，果然是正确的。

“须藤同学，今天要好好看这些考题哟。”

“我会的。真是帮了我大忙。”

须藤看起来也很开心，收下了考题。

“这要对其他班的家伙保密哦！我们要考高分，让他们吓一跳！”

池得意忘形地大喊，不过我也赞成他的意见。没有必要特地为其他班级锦上添花。

不久，得意扬扬的同学们就开始踏上了归途。

“栉田同学，你立下大功了呢。”

堀北难得率直地夸奖人。

“嘿嘿，是吗？”

“因为我没想过能够利用真题。我也很感谢你特意去调查了题目是否真的有用。”

对于总是单独行动且没朋友的堀北来说，这好像是意想不到的举动。

“这是为了朋友嘛，也没什么啦。”

“而且，我也觉得你选择在放学后公布是正确的。因为要是随便透露出真题的事情，也有可能降低大家对于读书的专注力。”

“这只是因为拿到的时间比较晚啦。如果明天考试能出现很多相同的题目……说不定大家都能考到很高的分数呢。”

“嗯，而且大家这两周的努力也绝不会白白浪费。”

虽然对不及格组的须藤他们来说，这两周应该是无止境地漫长吧。不过他们应该也稍微掌握到了读书的专注方式以及习惯。

“虽然很辛苦，不过还是很开心呢。”

“对那三人组来说应该一点也不开心就是了。”

我们能做的都做了，接下来就要看他们三个人的努力了。

“现在也只能祈祷他们在考场上脑袋不会变得一片空白了。”

只有这个部分我们也无能为力。事前教会他们多少，就算能在读书会里发挥所学，考场上也未必就能展现实力。就连重要的真题，也都会随着利用方式而改变效果。

“那我们也回去吧。”

堀北静静地看着栉田将笔记本与课本收进书包。

“栉田同学。”

“嗯？”

“至今为止真的很谢谢你。如果没有你，读书会根本就无法成立。”

“不用放在心上啦！因为我也想要尽量和大家一起往上晋升。所以才会赞成开这个读书会。如果还有需要，我随时都愿意帮忙哦。”

栉田满脸笑容地站起身，拿了书包。

“你稍等一下。我有件事情想跟你确认。”

“有事想跟我确认？”

“如果你接下来也会为了班级而帮助我，这件事就不得不做确认了。”

堀北直直注视着满脸笑容的栉田，这么说道：

“你很讨厌我对吧？”

“喂……”

我才在想她是要确认什么，结果又做出了不得了的事情。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呢？”

“因为我能这么感受到。虽然对于你的疑问，我也只能这么回答……我有弄错吗？”

“哈哈，真是败给你了呢。”

她将举起书包的手慢慢放下，依旧满脸笑容地看着堀北。

“是呀，我最讨厌你了。”

栉田干脆地这么说道。她完全没有隐瞒，也没有拐弯抹角。

“告诉你理由会比较好吗？”

“不用，没这个必要。我只要了解这个事实就足够了。看来接下来我就能毫无拘束地与你相处下去了。”

尽管被人当面说讨厌，堀北还是如此回答了栉田。

1

“没有人缺席。看来全班都到齐了呢。”

早上，茶柱老师一边露出无畏的笑容，一边走进了教室。

“对于你们这些吊车尾来说，这是第一道关卡。有什么想问的问题吗？”

“我们在这几个星期里，都很认真地复习了。我可不觉得这个班级会有学生考不及格哦！”

“平田，你还真是有自信啊。”

其他学生的表情看来也自信满满。老师在桌上将考卷整理整齐，就把它发了下来。第一节考的是社会科。社会可以说是其中比较容易的科目。

假如在这边就受挫，老实说，剩下的科目就会是场硬战。

“如果这次考试以及七月的期末考试都没有人不及格，暑假我就带大家去度假。”

“度假吗？”

“是的。对了……我就让你们在蓝海围绕着的岛屿里，过着梦幻般的生活吧。”

夏天的海边……当然就代表着能看见女孩子们的泳装……

“这……这股异常的压力是怎么回事啊……”

茶柱老师因为学生（主要是男生）散发出的气势，而往后退了一步。

“各位……我们来大干一场吧！”

“哦！”

同学们呼应着池，不停地吼叫，而我也趁乱大喊。“变态。”

堀北看了我一眼。我的喉咙就瞬间哑了。

不久我们每个人都拿到了考卷。我们随着老师的指示翻开试卷。

我把解题的事先搁在一旁，整体看了一遍所有的题目。我必须确认教给他们三个人的范围是否能避免不及格。最重要的，还是确认有

多少题跟真题相似。

太好了。

我挥臂做出了胜利姿势。考卷上的题目和真题完全相同，甚至让人有点害怕。至少乍看之下没有发现任何不同。

只要全部背下来，明显就能考出将近满分。

我在不会被人发现的程度下环顾了四周。即使如此，也没看见有学生显得焦急或困惑。大部分学生应该都熬夜背下考题了吧。

而我也从容不迫地开始填答案。

接下来的第二、第三节考的是语文跟理科。话说回来，我在解题的同时，对另一件事感到了佩服。像这样重新看一遍考题，便会发现堀北教的范围有着相当高的命中率。从这点来看，就知道她准确地掌握了课程内容，还预测到了考题。在我邻桌不断默默作答的这名少女，比我想象得还要优秀。

然后，第四节考的是数学。从难易度来看，考卷上列出的题目远比小考困难许多。不过这些内容也和真题一模一样。说不定须藤他们甚至连部分题意都看不懂，但即使如此，只要记住答案就能写得出来了。

接下来休息时间。

读书会成员的池、山内以及栉田，都集合到了堀北身边。

“什么期中考试嘛！简直轻松！”

“我搞不好会考到一百二十分呢。”

池率先说出了游刃有余的发言。而山内也满面笑容，考试感觉很好。

两人虽然笑嘻嘻的，但是为了做最后的温习，他们手上都拿着真题。

“须藤同学，你考得怎么样？”

栉田向一个人坐在座位上凝视着真题的须藤搭话。

但须藤的表情阴沉，目不转睛地盯着题目。

“须藤同学？”

“啊？抱歉，我有点忙。”

须藤一面这么说，一面看着英文考题。额头上还冒出了些许汗水。

“须藤，你难道……没看真题吗？”

“除了英文，其他的都看过。我昨天不小心睡着了。”

须藤有点焦急地如此说道。简单说，他现在是第一次看英文考题。

“咦！”

那也就是说，须藤只剩不到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能背了。

“可恶，我完全背不下来答案。”

英文与至今的考试不同，要背下内容不是很容易。凭十分钟就要记住所有答案，不管怎么样都不可能吧。

“须藤同学，你先去背分数高以及答案简短的题目吧。”

堀北立刻离席，来到了须藤身旁。

“好！”

于是，须藤便舍弃掉分数低的题目，开始背起分数高及好理解的部分。

“他……他应该没问题吧？”

栉田似乎觉得别打扰他比较好，而在一旁不安地注视着须藤。

“英文和日文不同，只要基础没打好看起来就会像咒文。要背起来是很耗时间的。”

“对……对啊。我英文也背得好辛苦啊……”

十分钟的休息时间，转眼便消逝而去。铃声无情地响了起来。

“你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趁还没忘掉，先从还记得的题目开始写起。”

“好……”

接着，英文考试开始。当其他学生都稳稳地在作答时，须藤却陷于苦恼之中。他不时地停下手中的笔，用头捶桌子。然而，现在已经没人能出手帮他了。须藤只能靠自己来度过不及格的危机。

2

最后一场考试结束后，我们再次集合到须藤的附近。

“喂……你刚才没问题吧？”

池担心地搭话。看得出来须藤有点不自信。

“不知道……虽然能做的都做了，但我也无法算出自己会考多少……”

“没问题的哟。你至今也都拼命地读了书，一定会顺利考过。”

“可恶，我为什么会睡着啊！”

须藤对自己感到焦躁而抖着脚，此时堀北现身在须藤面前。

“须藤同学。”

“干吗啊，你又想说教了吗？”

“没背真题是你的过失。不过，直到考前那段读书期间，你也以自己的方式将能做的都做到了。我也知道你没有偷懒。如果你已经尽了全力，那你可以替自己感到骄傲。”

“什么意思啊。你打算安慰我吗？”

“安慰？我只不过是实话实说。因为只要看了你目前为止的表现，就能知道读书对你来说是多么辛苦。”

堀北很坦率地在称赞须藤。我们对这种情况都难以置信，面面相觑。

“我们就等待结果吧。”

“嗯……也是啊。”

“另外……我有件事情不得不向你更正。”

“更正？”

“我上次对你说过，只有愚蠢的人才会以职业篮球作为目标。”

“你怎么还让我想起这种事啊。”

“在那之后，我去调查过关于篮球和成为职业选手的事情，我才了解到这果然是条险恶的荆棘之路。”

“所以你想叫我放弃吗？就因为它是个有勇无谋的梦想？”

“不是这样。你对篮球投注着热情。而这样的你，是不可能不清楚成为职业选手的困难，也不可能不知道往后生活会多么辛苦。”

虽然堀北的态度一如往常，但这确实就是她笨拙的道歉。

“就算是日本人，当中也有许多人在职篮界里奋战。而且甚至还有人想进军世界。你就是打算以此为目标对吧？”

“对。不管别人再怎么瞧不起我，我也要朝着职业篮球迈进。即使我会过着比打工还穷困的生活，我也一定会办到。”

“我过去都认为没必要去了解除自己以外的事。所以，一开始你说要以职业篮球选手为目标时，我说了很不尊重你的话。可是我现在很后悔。不了解篮球困难及辛苦的人，没有权利瞧不起这个梦想。须藤同学，你不要忘记在读书会里培养出来的那份努力及坚持。只要把

它应用在篮球上，说不定你就能成为职业选手了。至少我是这么想的。”

堀北的表情几乎跟平常一样，没有什么变化，但她慢慢地对须藤鞠了个躬。

“那时候真的很抱歉……我想说的就只有这些。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

堀北道歉后，就走出了教室。

“喂……你们刚才看到了吗？那个堀北居然道歉了！而且还非常恭敬！”

“真是不敢相信！”

池跟山内会惊讶也是理所当然。连我都有点吃惊，而栉田也是如此。

这也证明堀北认同了须藤所付出的努力。

须藤就这样坐在椅子上，茫然地看着堀北走出去的那扇门。

过了不久，他就慌忙地用右手按住自己的心脏，焦急地回头看着我们。

“糟……糟糕……我……我好像喜欢上堀北了……”

开始

茶柱老师踏入教室的瞬间，便惊讶似的扫了一眼学生们。同学们屏息等待着公布期中考试成绩，因而使教室弥漫着非比寻常的气氛。

“老师，听说今天要公布考试成绩。请问是什么时候呢？”

“平田，你也没必要这么兴奋吧？那种程度的考试应该很轻松才对。”

“请问是什么时候呢？”

“你就开心吧，我现在就要公布。如果放学后才讲，会赶不上各式各样的手续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别紧张，我现在就公布。”

一如以往，这所学校都会把详细信息整理好，再一并告知学生吧。

老师把一张记载着学生名字和分数的白纸贴在黑板上。

“老实说我真的很佩服你们，竟然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数学、语文还有社会成绩并列榜首，也就是考到满分的人，高达十名以上。”

纸上排列着一百的这个数字，而学生们都发出了欢呼声。不过部分学生却没露出笑容。因为只有须藤的英文成绩才是最重要的。

接着……

张贴在黑板上的考试结果表……显示着须藤在五个科目之中，有四科是六十分左右，分数考得相当高。而最重要的英文成绩则是三十九分。

“好耶！”

须藤不禁站起来大叫。池和山内他们也同时高兴地站了起来。

上面也找不到标示不及格的红线。我和栉田彼此互看，总之是松了口气。堀北……她虽然没有露出笑容，但看来好像也放心了。

“老师，你看到了吧！我们该认真的时候还是会认真的！”

池露出洋洋得意的表情。

“是啊，我承认你们真的努力了。不过……”

茶柱老师拿起了红笔。

“啊？”

须藤的口中发出了这种呆愣的声音。

他的名字上被划了一条红线。

“什……什么啊。这是怎么回事啊？”

“须藤，你考不及格了。”

“什么？骗人的吧？少乱说了，为什么我不及格啊！”

率先对茶柱老师提出反驳的，当然就是须藤。

须藤被视为不及格，使教室里的气氛由喜悦转为了骚动。

“须藤，你的英文考得不及格。也就是说，你到此为止了。”

“你别开玩笑了，及格线是三十二分吧！我应该达标了吧！”

“是谁在什么时候讲过及格线就是三十二分了。”

“不不不，老师你说过了！对吧各位！”

池也为了声援须藤而喊道。

“你们讲什么都没用。这是不争的事实。这次期中考的及格线是低于四十分。也就是说须藤少了一分。真是可惜啊。”

“四……四十分！我可没听说过！我无法接受！”

“既然如此，我就告诉你这所学校对于不及格的判定标准吧。”

茶柱老师在黑板上写出简单的算式。

上面写着：79.6÷2=39.8。

“这次跟上次的及格线，都是每个班级自己设定的。而它的算法是平均分数除以二。所以得考到这个答案以上的分数才算及格。”

换句话说，三十九点八分以下就会遭受不及格的判定。

“如此一来就证明了你不及格。”

“这是骗人的吧……也就是说……我……我要被退学了吗？”

“虽然时间很短暂，不过辛苦你了。放学后要请你提出退学申请书，届时也需要监护人陪同。我待会儿去联络。”

老师淡然、若无其事地说道。学生看见老师这种模样，才终于开始体会到现实的残酷。

“剩下的学生都做得很好，毫无疑问都及格了。为了避免在下次的期末考试考不及格，你们要继续好好努力。那么，下一件事情……”

“老……老师。请问须藤同学真的要被退学了吗？有没有什么补救方案呢？”

最先担心须藤的人，是平田。

尽管须藤讨厌他，还对他说出了粗暴无礼的话。

“这是事实。只要考不及格就到此为止了。须藤要被退学。”

“能不能请您让我看一下须藤同学的答卷？”

“你就算看了，上面也没有地方改错哦！算了，我早就料到会有人提出抗议。”

老师把须藤的英文答卷递给平田。

平田随即将视线落在题目上。却马上露出沉重的表情。

“没有……改错的地方。”

“如果你明白了的话，那么班会就到此结束。”

茶柱老师没给予任何同情或机会，便无情地宣告须藤必须退学。池跟山内他们也知道安慰会造成反效果，于是没再说什么。关于这点，平田他们也一样。让人伤心的是，部分同学感觉还松了口气。这应该是他们对须藤这种班上的累赘能够消失，而感受到喜悦吧。

“须藤，放学后来教师办公室一下。”

“茶柱老师，能不能再让我问几个问题呢？”

迄今保持沉默的堀北，迅速举起了纤细的手臂。

堀北在目前为止的校园生活中，从来都没有主动发言过。

对于这般异常的情景，以茶柱老师为首，全班都发出了惊呼。

“堀北，这还真是罕见欸。你居然会举手发问。怎么了？”

“老师，您刚才说上次考试没到三十二分就是不及格，并且是依据刚刚的算式所求出的。请问这次和上次的计算方式是一样的吗？”

“是啊，是一样的。”

“那么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疑点。我算出上次考试的平均成绩是六十四点四分。将它除以二，就是三十二点二。换句话说，它超过了三十二分。即使如此仍是低于三十二分才算不及格，也就意味着小数点被舍去了。这和这次的算法互相矛盾。”

“的……的确是这样。如果依照上次的规则，那期中考试低于三十九分才算不及格！”

也就是说，考到三十九分的须藤，能千钧一发地避开不及格。

“原来如此。你是预料到须藤的成绩会很危险，所以才会只有英文成绩考得这么低啊。”

“堀北，你……”

须藤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接着像是突然惊觉到什么似的，其他学生也将目光投向黑板上张贴的纸后，发现了这件事。尽管堀北五个科目之中有四科满分，但是只有英文的成绩极端地低，是五十一分。这其中明显有猫腻。

“你该不会是……”

须藤也注意到了。

与其说是“或许”，不如说“肯定就是如此”。堀北为了降低英文的平均分数，而把自己的成绩尽可能地往下降。

“如果您认为我的想法有误，那请您告诉我上次跟这次的计算方式不同的理由。”

眼前忽然降下一道曙光。这是最后的希望了。

“这样啊。那么，我就更详细地说明吧。很遗憾，你的计算方式有一个错误。在算及格线的时候，会将小数点四舍五入。所以上次的考试就判定为三十二分，这次则是四十分。这就是答案了。”

“……”

“你自己心里应该也有发现小数点以下会四舍五入。你应该是相信这个可能性，才会提出意见的吧……不过很遗憾呢。第一堂课差不多要开始了，我要走了。”

堀北招数用尽，陷入了沉默。茶柱老师的话并无矛盾。最终一招也无用。教室的门“砰”的一声关上后，寂静笼罩着教室。

虽然须藤对于退学的事实感到不知所措，但还是盯着为了救他而降低自己分数的堀北。那个不管怎样都想阻止须藤退学，而把自己的分数降到极限的堀北。

“抱歉，我应该再把分数降低一点的。”

堀北这么简短地说完，就慢慢坐了下来。

然而，对堀北来说，五十一分已经算是个相当低的分数了。

要是再降到四十分附近，最坏的情况就是她自己也有被退学的风险。

“为什么……你不是说很讨厌我吗？”

“我只是为了自己而行动，你别搞错了。虽然最后也白忙了一场。”

我慢慢地站了起来。

“你……你要去哪里啊，绫小路！”

“厕所。”

我这么说完，就离开教室，快步走向教师办公室。茶柱老师应该已经回到办公室了吧。虽然我这么想，但走到一楼却看见茶柱老师站在走廊上凝视着窗外。就像是在等着谁。

“是绫小路啊。怎么了，快要开始上课了哦。”

“老师，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

“问题？你就为了这个而特地追过来啊。”

“我有事想请教您。”

“继堀北之后，没想到连你也有问题要问。到底想问什么？”

“您认为现在的日本社会平等吗？”

“这话题还真是突兀啊。怎么会突然问这个？让我回答这个有什么意义吗？”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能请您回答吗？”

“依我的看法，这世界当然是一点都不平等。”

“是的，我也认为平等只是谎言。”

“你追过来就为了问这种事吗？如果是这样，那我要走了。”

“老师，您在一个星期前宣布了考试范围有变更。当时您是这么说的——‘我忘记告诉你们了’。这是事实，实际上我们也比其他班晚了一个星期才收到通知。”

“我在教师办公室里说过了吧。这又怎么了？”

“我们的考题相同，成绩也都同样会反映到点数上，也同样面临着攸关退学的危机。尽管如此，D班却被迫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进行了考试。”

“换句话说你对此无法接受吗？不过这是个好例子。这正好能说是不平等社会的缩影。”

“这个社会不管从哪方面看都不平等，但我们人类是能够进行思考的生物。”

“你想说什么？”

“也就是说，我们至少也得努力让它看起来是平等的。”

“原来如此啊。”

“‘迟了一个星期的通知’究竟是偶然还是故意，对我来说都无所谓。然而，现在却有一名学生因此必须退学。这也是事实。”

“你要我怎么做？”

“我就是前来询问您这件事的。我希望导致不平等的校方，能做出合理的解释。”

“如果我拒绝呢？”

“我只是确认这是不是应得的正确裁判。”

“真可惜。你的说法确实没错，可是我无法接受这项提议。须藤必须接受退学，现阶段是无法推翻的。你就放弃吧。”

茶柱老师把我准备的理由当成了耳边风，但她说的话也并非不合逻辑。

这个人说话果然带有弦外之音。

“现阶段无法推翻，换句话说，还是有推翻的方法对吧？”

“绫小路，我个人很欣赏你。你在这次考试中很快就展现了实力。获得真题就是其中一种正确答案。这本身不过是常识范围内的方

法。只要稍微认真想，不论谁都能想到。不过你却是第一个会和全班共享真题，并提高班级平均分数的学生。我认为，你能够想到这一步的逻辑能力，才是最有价值的。我就如实地称赞你吧。你做得很好。”

“拿到真题的是栉田，分享给大家的也是她。我什么也没做哦。”

“我了解这是因为你不愿意抛头露面，担心引起骚动。可是高年级生也有自己的任务。很遗憾，我已经掌握了你和三年级学生接触的事情。”

看来我的行动比想象中暴露的还快。

“不过，即使得到了可信的真题，在最后关头还是犯下了错误。这就是最终失败的原因。如果事先让须藤背得更彻底，他的英文也就会像其他科目那样及格了吧？你这次要不要就这样乖乖放弃，抛弃掉须藤？这么做将来也许会比较轻松哦！”

“或许……的确是这样吧。可是我这次已经决定要帮忙了，现在放弃也还太早了。况且现在还有一个办法值得一试。”

我从口袋拿出了学生证。

“你打算做什么？”

“请把须藤英文成绩的一分卖给我。”

“……”

茶柱老师圆睁双眼看着我，接着放声大笑。

“哈哈哈哈哈！你说的话还真有趣啊。你果然是个奇怪的学生。没想到你会叫我卖你分数，我真是连想也没想过。”

“老师，您在入学典礼那天不是说过了吗？这所学校没有点数买不到的东西。即使是期中考试，它也算是校内的事物之一哦。”

“原来如此。这种思考方式的确也不是不可行。不过，这个金额你未必付得起哦！”

“请问那一分的价格是多少呢？”

“这还真是个难题。因为我至今都没卖过分数呢。我想想……那我就破例便宜卖给你好了。如果你能现场支付给我十万点，卖给你也不是不行。”

“老师，您还真是坏心眼呢。”

开学以来的这一个月，连一点也没使用的学生不存在吧。

简单说，现在不会有学生拥有十万点。

“我也要付点数。”

从我身后传出这样的声音。我回过头，就看见堀北站在那里。

“堀北……”

“呵呵，你们果然是个有趣的存在。”

茶柱老师拿走了我的学生证。接着，又拿走了堀北的。

“好吧。你们要买一分给须藤的这件事，我就受理了。我要向你们征收合计十万点。关于撤销须藤退学的事就由你们去转达吧。”

“真的可以吗？”

“我都跟你约定好要卖十万点了啊。没办法。”

尽管茶柱老师看来很吃惊，但似乎也有些开心似的说着。

“堀北，你也多少了解绫小路的才能了吧？”

“谁知道呢。依我看来他只是个讨厌的学生。”

“什么嘛，竟然说我是讨厌的学生……”

“你明明能考高分却不这么做，而且就算想到要买真题，也把功劳推给栉田同学。甚至还想到要买分数的这种蛮横行为。我只觉得你是个与常识相悖的讨厌学生。”

看来她连真题的那段话也听到了。

“有你们在的话，D班说不定真的就能晋升了呢。”

“他就暂且不论了，我可是一定会爬到好班的。”

“过去D班一次也没有晋升过，毕竟你们是学校舍弃的瑕疵品。身为瑕疵品的你们又能如何往上爬呢？”

“老师，能不能听我说句话？”

堀北毫不动摇地回视着茶柱老师。

“也许事实上D班的大部分学生都是瑕疵品。但是，瑕疵品跟废物是不一样的。”

“废物跟瑕疵品有何不同？”

“是否为瑕疵品，就只有一线之差。我认为只要稍微给予修缮、改变，它就有可能转变成佳品。”

“原来如此。经堀北你这么一说，就变得格外有说服力了。真是不可思议。”

我也赞成老师所说的话。正因为是由堀北说出口，这些话才有意义。

轻视他人、擅自断定他人就是累赘的堀北，现在正在改变。

事情当然没有这么简单。然而，尽管只有一点点，堀北也在努力地改变自己。茶柱老师似乎也感受到了，露出浅浅的笑容。

“那么我就稍微期待一下吧。身为班主任，我会热切地守望着你们的未来。”

茶柱老师说完这句话，就朝教师办公室走去。

我们就这样被留在原地。

“我们回去吧，快上课了。”

“绫小路同学。”

“嗯？啊！”

堀北狠狠地往我的侧腹挥了一记下击拳。

“很痛欸，你干吗啊！”

“不小心就打下去了。”

她一说完，就丢下痛不欲生的我走掉了。

这个班真是麻烦……我还真是被棘手的家伙给盯上了。

我一面这么想，一面朝那名少女的身后追去。

庆功宴

“干杯！”

池拿着罐装果汁大声喊道。

期中考成绩公布的隔天晚上，“前”不及格组齐聚一堂。除了堀北之外，大家脸上都充满笑容，对于从读书中解放，以及没人退学的事感到喜悦。

与朋友患难与共、共渡难关，这大概就是青春吧。

只有一点，让我感到非常不满。

“你怎么了啊，摆出这么阴沉的表情。须藤可是不用退学了哦！”

“你们要开庆功宴，我不介意并且很赞成。可是，为什么你们要在我的房间举行！”

“我的房间很乱，须藤跟山内也一样。况且也不能在女生的房间办吧？不对，对我来说小栉田的房间会比较好呢。话说回来，绫小路你的房间还真是没什么东西欸。”

“开学也才不过两个多月啊，东西太多才不可思议吧。”

除了日用品，我不觉得有什么其他必要买的东西。

“小栉田，你觉得呢？”

“我觉得不错呀。虽然很简朴，不过感觉很干净。”

“听见了吗？真是太好了啊，你被小栉田称赞了。哈哈哈哈。”

池因为私仇而用手指狠狠地戳我。

“话说这次期中考试还真是惊险啊。要是没有参加读书会的话，就算我没问题，池跟须藤也绝对会考不及格呢。”

“什么？你不也是在危险边缘吗？”

“不不不，如果我认真学的话，可是能考满分的哦。我说真的。”

“这也全是堀北同学你的功劳呢。因为是你教池同学他们念书的嘛。”

堀北一个人静静低头看着小说，并不打算参与聊天。察觉有人在叫自己之后，她就夹上书签，并抬起头来。

“我只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的。因为要是D班出现退学学生，评价就会降低。”

“就算是谎言也好，在这里你也应该说‘不想让大家退学’之类的话。这可是会提升好感度的哦。”

“不提升也无所谓。”

唉，虽然她的态度和平常没什么不同，但光是愿意参加这次集会，应该就算是一种进步了。

如果是以前的堀北，毫无疑问绝对不会来这种场合。

“该怎么说……没想到堀北居然是个好人啊。”

须藤为了袒护堀北而如此说道。

自从堀北向须藤道歉，须藤对她的态度就完全软化了。他先前明明还声明自己没办法接受堀北，人还真是说变就变啊。

“话说回来，关于须藤同学退学的这件事，你是怎么让老师撤销的呀？”

“我也很在意欸。小堀北，你是使用了什么魔法啊！”

“谁知道呢，我不记得了。”

“哇，莫非是秘密？”

池往后跌，做出夸张反应。

“你们只不过是度过了期中考试，最好不要太高兴。下次等着我们的就是期末考试。我可以预料到期末题目的难度会比这次还高。而且，为了增加点数，我们也必须找出能够加分的项目。”

“地狱般的读书时间又要开始了啊……太糟糕了。”

池倒在地上抱着头。

“为了避免那种情况的出现，你就不会考虑要从现在开始读书吗？”

“不会！”

看来他真的不会。

“这所学校还真让人搞不懂呢，像是分班制度呀，还有点数制度。”

“啊，点数啊，我好想要点数，贫穷的生活真是太糟糕了！”

池跟山内都花光了点数，现在正以学校的免费物资应急。

“唉，堀北同学。我们要获得点数，果然还是很困难吗？”

“我们期中考试都努力过了，应该会给我们一大笔点数吧！”

“你有好好地看到D班的平均分数吗？我们整个班级被远远甩在最下面。如果你以为这样就能得到点数，我劝你还是改变想法吧。”

堀北还真是口无遮拦。或者，应该说她是毫不留情地指出了事实而已。

“那下个月也还是零点……呜呜……”

“你就把它想成是在培养节俭的生活方式，然后放弃吧。”

“池同学，没问题的。虽然现在还没办法，不过我们一定很快就能获得点数。对吧？堀北同学。”

“你在说什么？”

“说出来也没关系吧？在座的大家也都是伙伴嘛。我和堀北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决定同心协力往最上面的班级爬。换句话说，就是以A班为目标。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们三个也来帮忙呢。”

“以A班……为目标？”

“嗯，当然呀。想要增加点数，当然就得以好班为目标嘛。”

“不是啊，可是以A班为目标太遥不可及了吧！他们都是一群脑袋很好的家伙吧？要赢过那群人绝对不可能吧？”

就算从考试的平均成绩去看，堀北那种等级的家伙也比比皆 是吧。

“我想校方不会只根据考试成绩来决定班级好坏啦……对吧？”

“我也这么认为。不过，事实上要是学习成绩不好的话，接下来也一定会没戏可唱。”

明显无法成为战力的三个人，转移了视线，并露骨地吹起口哨。

“虽然现在还差得远，可是只要我们一起加油，绝对能顺利进行哟。”

“你有什么依据吗？”

“你看，有句话不是说一支箭能够被轻易折断，可是只要三支聚集在一起就折不断了。”

“至少我认为这三个人就算捆在一起也会被折断呢。”

“那……那么，是那个啦，三个臭皮匠 胜过一个诸葛亮！”

“他们三个的考试成绩加起来，才勉强是一个正常人该有的成绩呢。”

每当栉田赞扬他们三个，堀北就说出相应贬低的话语。这对组合还真是厉害啊。



“可是就算彼此争吵也没什么好处吧？大家好好相处比较好哟。”

“虽然你这样讲也没错。”

“对吧？”

就连堀北也没办法反驳这些话。

既然都以晋升为目标了，尽可能和更多同学打好关系会比较好。

如果在这个阶段就起争执，那就真的无法继续一起奋斗下去了吧。

“所以呀，我再次恳求你们三个能够协助我们。”

“我很乐意！”

池和山内举起手立刻回答。

“算了，如果堀北坚持的话，我就帮忙吧。怎么样啊。”

须藤欲盖弥彰地说道。

“须藤同学，我从来都没想过要依赖你，也没有想让你帮忙。毕竟我也很难想象你会成为战力呢。”

“唔……你这臭女人……我一放低姿态，你居然就得易忘形了……”

“你那是打算放低姿态吗？我还真是吓了一跳。”

堀北明明就完全没有被吓到。须藤虽然很愤怒，但至少他没做出像是举起拳头的举动。哎呀，真是进步不小啊。

“你这女人还真让人不爽。”

“谢谢。我会把它当作称赞的。”

“这女人真不可爱。”

“嘴巴上虽然这么说，实际上又是怎样呢？”

池调侃道。这个瞬间，须藤以非常吓人的表情瞪着池，对他使出了锁头功招式。

“好痛！好痛啊！住……住手！”

“你要是再多嘴，我就勒你哦！”

“你……你已经正在勒了！你已经正在勒了啦！我投降！我投降！”

堀北目睹“男生之间的友情”，打从心底叹了口气。

“这是所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接下来一定会有很激烈的竞争等着我们。你们如果要帮忙，就不要抱着草率的心情。这样只会成为绊脚石。”

“如果是比腕力的话就交给我。我对篮球跟打架很有把握。”

“真是完全无法指望你呢。”

实力至上主义……吗？我觉得内心深处有点忐忑。

我明明就打算要远离这种世界，回过神来却已经投身在其中。这已经可以说是被诅咒了吧？

堀北是真心想以A班为目标。她的决心应该无可动摇吧。

然而，我们D班要达到那种程度的话却并不简单。光靠现有的战力，也许都没办法晋升C班。

若是如此，我今后该如何是好呢？

应该也只能顺其自然了。我还是先努力试试吧。

至少……我也想看看堀北露出笑容的模样。

后记

好久不见，以及初次见面。我是衣笠彰梧。

继上次出书，大约也相隔一年多了吧。

现在我已经从学生成了大人，正因如此，这次我才会想尝试挑战这个题材，执笔《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会这么说，也是因为我回想起自己还是学生的时候，周围都不断苦口婆心地要我念书。要考上好大学、要进入优秀的企业、要过一个美好的人生——我最近开始怀疑这些建议，到底是不是正确的答案。虽然，我很不凑巧地在途中脱离了正轨，一头栽进了与家人或周遭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

读书当然很重要，也毋庸置疑地对将来大有裨益。然而，这次我想说的是——读书并不是一切。

举一个浅显易懂的例子来说，运动是推进学校教育的一环。努力运动的学生之中，也有很多人让意料之外的才华开花结果，在将来成为像是职业棒球选手或者排球选手，这类例子其实相当多。就像这样，人各有不同。擅长绘画的孩子适合成为插画家，擅长搞笑的孩子就会成为搞笑艺人。而除读书和运动之外，更存在着无数种适合自己的职业。

当我开始这么想的时候，脑中便闪过了“当初要是那么做就好了”长大后才能体悟的后悔。直到今日，我还是很后悔。

那么，接下来是致谢词。

知世俊作大人，感谢您总是陪伴着我。非常感谢您这次也描绘出非常出色的男性角色……不对，是充满魅力的男性跟女性角色。

您的恩情我时时铭记在心，今后也请多多指教。我们近期一起去吃烤肉吧。我请客，但仅限于便宜的自助餐哦！

编辑I大人。执笔期间真的承蒙您照顾了。前作也是屡屡给您添麻烦，这回又让您花了更多的时间来协助我。咦？“不要再丢给我累人的工作了，你就饶了我吧。”哈哈哈，您真爱说笑。今后您还得好好地陪着我。这是张通往地狱底层的单程车票，落入时我们可要彼此作伴哦！

最后，致各位读者——因为有读者，才会有作者。如果没有阅读的人，也不会有今天的我。在此种意义上，或许各位也算得上是为本作的主旨出了一份力。

我想把对各位读者的感谢来作为这本书的结尾，再次感谢各位读者的陪伴。

二〇一五年已完全入春，而我的身体状况还是老样子说不上很好。虽然我每天都持续与失眠交战，但是我不会认输，而是会继续努力。

[1]话中夹杂着英文是此人的说话方式。

[2] 实际上指PS VITA，索尼新一代掌上游戏机。此处是作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3]实际上指Monster Hunter，中文名为怪物猎人。此处是作者换了一种表达方式。

[4] 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

[5] 国际交流英语考试。

[6] 使用将棋盘，由两人进行的对弈。双方各摆二十个棋子，轮流走棋，以将死对方的王将为胜。据说在奈良时代末期传入日本。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2
虎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2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佐仓爱里的独白
突如其来的风波
弱点
意外的目击者
各有所图
真实与谎言
唯一的解决方案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2




我认为这种从一开始就怀疑同班同学的行为是错误的。
轻井泽惠
第一时间就成为了人气极高的平田的女朋友。非常时尚，意外地擅长学习和运动。
我也赞成。


平田洋介
外貌出众，擅长与人打交道。学习成绩优秀，在女生中人气极高。
对不起，我没什么存在感……早安……
佐仓爱里
戴着眼镜、束起长发、没有什么存在感的少女。非常讨厌引人注目。


一之濑猛然张开右手，如此高声宣言。
总觉得就算我不逐一说明，
交给一之濑就都没问题了。


坏蛋总是会固执到最后，
是时候让你们接受制裁了！

佐仓爱里的独白

我很害怕与人打交道。

我很害怕看着人的眼睛说话。

我很害怕在人群中独处。

我早已不记得自己曾几何时开始变成这样子。

唯一能够确定的是人无法独自生存。

不管我有多么喜爱孤独，终究没办法只靠自己活下去。

于是，我找到了一种办法。

那就是戴上面具，隐藏真实的自己活下去。

只有在那个时候，我不再是我，我能变成另一个我。

这样才能够在这漆黑寂寞的世界里活下去。

即使所有人都明白这个事实：世界并非全是美好的事物。但我们心中某个地方还是会期盼美好的事物。不得不说是有些矛盾。

不管谁都好，能不能告诉我，

大家是不是都像我一样会在人面前戴上面具呢？

还是不管人前人后，都会展现真实的自己？

与他人毫无瓜葛的我，根本无从得知答案。

因此今天我也是独自一人。

就算一个人也没关系。

就算孤独也没关系。

我……

我是……打从心底渴望能有人与我心灵相通。

而今天我也是依旧一个人静静地低着头。

突如其来的风波

这个点真是糟透了。

我正在找自拍点，居然目睹了事件发生。这是连小小名侦探都只能在一旁屏息观望的紧急状况。事件发生在几十秒前，从一言不合上升到挑衅谩骂，接下来发展成互殴。不，说“互”殴并不正确。三名男生忍痛倒地，红头发男生冷眼旁观他们。胜负显而易见。

我看见他打人的右拳沾染了血丝。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撞见真正的打架场面。小学时我虽然曾经看过班上男同学在吵架时拉扯衣服、掐手臂，等等，但是这些都没法与现在的打架场面相提并论。凝重紧张的气氛证实了一切。

尽管恐惧，我还是下意识地用数码相机拍下了这个场景。快门静音拍完后，我也尝试去想想自己到底在做什么，不过当时太过恐慌我无法好好厘清思绪。

我想尽快离开这个地方，但因为脑袋短路，双脚就像是被牢牢束缚住似的无法动弹。

“嘿嘿，须藤你以为做出这种事情……能够全身而退吗？”其中一个勉强撑起上半身的男生虽然害怕，却还是倔强地说道。

“真好笑！三个人一起上还落得这副狼狈样，你们还真逊。听好了，别再来烦我。下次可就没这么简单了。”须藤同学抓住了几乎丧失斗志的学生的前襟，把脸往前凑近。双方眼睛的距离只有几厘米。

须藤用眼看就要上前杀死人的气势威吓对方，结果那个男生受不了似的撇开了视线。

“胆小鬼。你以为人多就赢得了我吗？”

须藤同学一边嗤笑道，一边捡起了掉落在地上的波士顿背包。

他似乎对丧失斗志的三人失去了兴趣，转身离开。

在这个瞬间我的心跳急剧加快。因为须藤同学正朝着我躲藏的方向迈步而来。离开这栋特别教室大楼的路线有限，理论上得从我上来的这个楼梯下去。我错过了逃跑的最佳时机，身体无法随心所欲地移动。听说遇到突发事件的一刹那身体会变得僵硬，我现在正是如此。

“真是浪费时间啊。社团训练之后我已经很累了，你们就饶了我吧。”

我们的距离正在缩短，他就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

“之后要后悔的人可是你啊，须藤。”

一名男生勉强挤出声音叫住须藤同学。

此时，束缚住我的咒语开始慢慢解除。

“没什么是比丧家之犬的吠声更加丢脸的。你们再来几次也都赢不了我啦。”

这些话并不是虚张声势，而是满满的自信。事实上须藤同学也毫发无伤地压制住了这三对一的不利战局。



明天就是七月了，夏季早已开始悄悄露脸，天气闷热。

动弹不得的我，汗水从颈部缓缓流下。

我决定要沉着冷静、悄悄地离开这个地方。

我不愿意被人发现而受到牵连。

如果被发现了，我安稳的校园生活就会陷入一片险恶之中。

我小心翼翼地迅速离开了这个地方。

“有谁在吗？”

也许我急着想逃走的心情，无意间使气氛产生了变化。须藤同学探头望向我刚刚离开的地方。不过，我还是在千钧一发之际成功走下了楼梯。

要是再晚个一两秒，说不定我的背影就会被他看到。

1

D班的早晨总是很热闹。毕竟班上本来就有很多不怎么认真学习的学生。

不过今天大家比往常更吵闹，原因自然不必多说。今天学校说不定会发放开学以来久违的点数。

我就读的这所“高度育成高级中学”采用了一种叫作S点数的独特系统。关于这点我来说明一下。

我拿出学校发的手机，开启学校事先安装好的应用程序，输入学号及密码登录，打开菜单中的“余额查询”。

我们可以从“余额查询”里看到很多信息，像是确认自己目前的点数、班级持有的点数，此外还具备转账功能。

点数分为两种，一种的结尾标示着“cl”。这是“class”班级点数的简称，它并不是分配给学生个人，而是以班级为单位所持有的点数。六月，我们D班的点数在“余额”上显示的是0cl。表示点数是零。另一种点数则标示着“pr”。这是private的简称，代表个人持有的点数……也就是个人点数。

系统每月一号将cl——也就是将班级点数的数字乘以一百，转换成个人点数汇给学生。

个人点数可以用来购买日常用品、吃饭，或者购买电子产品。点数是学校里流通的唯一货币，因此非常重要。

校内无法使用现金，所以个人点数花光的话，就只能过着每天都没有零用钱的生活。

由于D班的班级点数是零，因此每个月汇进来的个人点数也是零。我们被迫在没有零用钱的状态下维持生活。

其实我们在开学时收到了一千点的班级点数。

如果能维持那些点数，我们每个月都能获得十万点的个人点数。然而，班级点数每天都会有所增减。课堂中私下交谈或考试成绩不好等因素，会导致点数逐渐削减。因此D班五月初的班级点数就已经归零了。悲惨的是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班级点数除了决定每个月的支付金额，也决定着班级的优劣。校方将按照班级点数的数值，从高到低依序分配A到D班。

如果我们D班能得到高于C班的班级点数，那下个月开始就可以升上C班了吧。假如最后我们可以爬上A班并顺利毕业的话，就有可能实现自己所期望的升学以及就业目标。

我当初听到这个制度时，认为最重要的就是累积班级点数。个人点数即使再怎么存也只不过是自我满足。

不过期中考试可以买分数的这件事，却让我的想法为之一变。

须藤在不久前的考试中没考及格，于是我发起了“请学校卖分数”的作战。从学校很干脆就准许了这项请求来看，D班班主任茶柱老师的话并不只是个玩笑。

“根据学校与学生的契约，在这所学校里，原则上没有东西不能用点数购买。”

也就是说，在学校里持有个人点数就代表着必要时我们能让状况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

说不定连考试分数以外的东西都能买到。

“各位早安。你们今天比以往都还更激动呢。”

茶柱老师随着宣告班会开始的铃声进入教室。

“小佐枝老师！我们这个月也是零点吗！早上我检查余额，结果并没有点数汇进来！”

“所以你们才会这么激动吗？”

“我们这个月可是拼死地努力了哦，就连期中考试也都熬过了……但依然还是零，这岂不是太过分了！而且我们也并没有迟到、旷课或私下交谈！”

“别妄下结论，先听我说。池，确实如你所言，我承认你们的努力让人刮目相看，校方当然也能够理解这一点。”

老师的一番教导让池乖乖闭上嘴，坐回到椅子上。

“我现在就来公布这个月的点数。”

老师把手上的纸在黑板上摊开，点数的结果从A班开始依序公开。

除了D班，其他所有班级的班级点数，都比上个月上升了将近一百点。

A班甚至还达到了一千零四点这种稍微超出开学时点数的结果。

“这种局面真是让人不开心呢。难道他们已经发现了增加点数的方法？”

我邻座的同学堀北铃音十分在意其他班的状况，不过池等D班大多数的学生却一点也不在乎其他班级的点数。最要紧的是自己班的班级点数是否增加了。

D班标示的是八十七点。

“咦？什么！八十七……代表我们加分了？太好了！”

池在发现点数的瞬间跳了起来。

“现在高兴还太早。其他班的同学们都增加了与你们同等或者更多的点数。差距并没有缩小。这就像是送给熬过期中考试的一年级学生的奖励，最低都会发放一百点罢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我还纳闷呢，怎么会突然发放点数。”

对于以A班为目标的堀北而言，开学以来久违地获得班级点数，并不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她的脸上毫无笑意。

“堀北，你很失望吗？也对，班级差距又拉大了。”

“才没有，因为我这次也有所收获。”

“收获是什么啊？”

池站着向堀北问道。集周围视线于一身的堀北无意回答而使班级陷入了沉默。身为班级中心人物的平田洋介见状便代替她回答。

“我们在四月和五月里累积的负债……简单来说，就是私下交谈或迟到，并没有变成隐藏的负分。堀北同学想说的应该就是这个吧。”

脑筋转得快的平田毫不犹豫地这么回答道。了不起！说中了。

“啊，这样呀。假如留下了很多负分，那么即使得到一百点也应该会是零点。”

池理解了平田浅显易懂的说明，便夸张地举起双手，像是在说着“太好了”。

“咦？可是那……为什么点数没有汇进来啊？”

池因为理所当然的疑问而重回原点，看着茶柱老师。

八千七百点的个人点数没有汇进来，的确很奇怪。

“这次发生了一点问题，所以一年级的点数会晚一点发。很抱歉，不过你们就再等一下吧。”

“咦……真的假的啊，这是校方的疏乎，对我们没有什么额外补偿吗？”

其他学生也纷纷发出了不满的声音。学生们一知道原本没有的点数其实是有的，态度就急遽改变。因为零点与八十七点，简直是天壤之别。

“别这样强人所难。这是校方的决定，我也没办法。问题解决后，如果点数还有剩下的话，校方应该就会发放。”

茶柱老师耐人寻味的话语，萦绕在我的耳际。

2

午休时间一到，学生们就开始自由行动。

最近我切身体会到，校园生活中最不好过的就是开始交到朋友但都不够熟的这个时期。以栉田桔梗为例，她的男女朋友都很多，人气极高。不用说会直接被邀请，就连电话或邮件的邀请也是接连不断。她总会因为无法应邀而无可奈何地拒绝对方，或者跟一大群人一起去吃饭。如此每天反复过着这种生活。

另一方面，池和山内他们虽然不受女生欢迎，但是每天都会跟关系好的男生们吃饭。当中也有须藤以及本堂。

而我想说的就是我不属于任何一方。

我跟栉田硬要说的话也算是朋友，而跟池和山内他们也是朋友。不论哪边都会偶尔一起吃饭，可是频率绝不能说是很高。我们的关系大致上是对方前来搭话，问我“要不要一起吃午餐”或者“放学后要不要一起玩”才会建立起来。

刚开学时我不怎么在意这件事。在交到朋友之前，换句话说，我就连能打招呼的对象，以及会跟我打招呼的对象都没有，所以独自一人当然也很正常。

然而到现在这种时期，却发生了“明明有朋友却孤单一人”这种不可思议的现象。

这现象……体验过后感觉实在不是很好。要是我缺席了班级旅行的讨论，不管哪个团体都不会叫我过去。像这种令人想哭的经历，在今后也很有可能会发生。我甚至还如此胡思乱想。“就算是朋友，我也只是个最低阶级的朋友吗？”或者“难道只有我自己认为我们是朋友？”我无法静下心来，不禁往池他们的方向看去。我就在这里啊，你们也可以过来邀请我哦。我的眼神中带有这种淡淡的期待。

我对这样的自己感到厌恶，提醒自己这样很不干脆，而后撇开了视线。

可耻的是，我每天都在重复这种事情。

“你还没跟人完全混熟呀。你还真是一如往常的可悲呢，绫小路同学。”

隔壁同学用冷淡的眼神盯着犹豫不决的我。

“你完全习惯孤独一人了啊。”

“托你的福。”

我本来打算挖苦她，不过堀北却大方接受了。

大多数同学都组成了小团体，不过班上也存在不少像这家伙一样独自一人的学生。而这也是我唯一的心灵支柱。

不仅是堀北，高圆寺大部分时间也都是一个人度过。虽然刚开学时，高圆寺在食堂里跟其他班级或其他年级的女生一起用餐时做出一时之间让人难以相信的行为，但是自从点数开始不够用后，他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待在教室。

日本数一数二的企业——高圆寺财阀，社长的独生子，与其说是喜爱孤独，不如说因为他最喜欢自己，因此对别人都不感兴趣。

他那副对于自己孤单一人的状况完全不苦恼的模样，令我有点敬佩。

而今天他也在心无旁骛地用镜子检查自己的容貌。

另外还有一名戴着眼镜的安静女生。她总是独来独往，我从来都没有看过她和谁说话。

她今天也不出所料正弯着背，吃着便当，是少见的亲手料理派。

我旁边的同学也从书包里拿出便当，打开了便当包巾 。

堀北最近不怎么去学生餐厅，而会带亲手做的便当。

“制作便当所需的时间及食材费应该不容小觑吧？”

菜色虽然称不上豪华，但学校餐厅有免费的套餐，那是针对花光点数的学生们准备的救济措施。亲手做便当的好处在于成本，但学校套餐可以将成本压到零，所以吃学校套餐在时间、点数上都比较省。

“你不知道呀？超市里也有免费提供的食材。”

“难道你是用那些食材做的吗？”

堀北不做否定打开了便当盒。里面虽然没什么肉类及油炸物，但是看起来非常好吃。

“原来你不仅文武双全，连煮饭都很擅长啊。虽然这与你的个性很不相配，不过你的手还真是巧欸。”

“只不过是煮饭而已，只要看书或上网查，不论是谁都能做。而且宿舍里用具齐全。”

从不说一句废话是堀北引以为傲的才能之一，她淡然地把事情带过，拿出了筷子。正因为觉得理所当然，她才会有如此态度。

“可你为什么要特地亲自下厨啊？”

“因为学生餐厅很吵，在这里的话就能安静用餐了。”

刚开学时，有很多学生会在商店买面包之类的午餐，然而现在考虑到点数，前往学生餐厅吃免费套餐的学生居多。回过神来，教室里就只剩下几名学生而已。

对堀北而言，这是她求之不得的环境。说起来，池他们已经不见了。

“我又没能乘上这股巨浪吗……”

“你总是只眺望着大海，连可以滑出去的冲浪板以及觉悟都没有吧？居然还能说出没乘上巨浪这种话。你也真是个不得了的大人物呢。”

我无法反驳这漂亮的吐槽，你就饶了我吧。

3

放学后与中午不同，不用烦恼人际关系，所以意外地轻松。

只要赶紧回到宿舍就不会引人注目，而且直接回宿舍的人也不少。

如忍者般混入人群的那种情景很值得一看。只要紧跟在感情好的小团体后面，也能让自己看起来真的很像是他们的朋友之一。

“真是空虚。”

即使顺利伪装成他们的朋友，也只不过是自我满足。而且说起来这所学校也不会有什么人在意我的交友关系。

“须藤，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你来教师办公室一趟吧。”

茶柱老师叫住正急着走出教室的须藤。

“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接下来有篮球的练习欸。”

须藤无精打采地打开包包，拿出球衣给老师看。

“我已经跟社团老师讲好了。来不来都是你的自由，发生什么事，我可不负责。”

对于茶柱老师这句能理解成是在威胁的警告，态度强硬的须藤也有点紧张了起来。

“搞什么啊……很快就会结束吧？”

“这要取决于你的态度。在你拖拖拉拉期间，时间也在流逝。”

既然老师都这么说，须藤也不得不跟去了。

须藤咂嘴后，便跟在茶柱老师身后走出了教室。

“须藤那家伙乍看之下变了，但实际上根本就没有改变。还不如之前就让他退学。”

虽然不知道是谁说的，但班上传来了这种抱怨声。

班上到期中考试时分成了好几个小团体，但整个班级也算团结一致。看来这只是假象。

“你也这么觉得吗，须藤同学退学的话会比较好？”

要回宿舍的堀北一边收拾，一边问。几乎没有学生会每天规规矩矩地把课本带回自己房间里预习、复习吧。太过于正经八百也是个问题。

“我不这么觉得。堀北你身为对须藤伸出援手的一员，又怎么想？”

“这个嘛……他能否为班级带来好处，确实还是个未知数呢。”

我隔壁桌的同学堀北冷淡地回答。

须藤在期中考试遭遇退学危机时，这家伙为了救他而降低了自己的成绩，还花费点数买了关键的一分。她现在这种态度真令人难以想象。

堀北在我离开的同时也站了起来，接着我们两人一起离开了教室。不知从何时开始，我们有时候会一起走回宿舍。我跟她午餐明明都是分开吃，而且也不会一起出去玩，这还真是不可思议。我们的共同点就是放学后都直接回宿舍。

“我有点在意老师今天早上说的话呢。”

“暂缓发放点数的事情吗？”

“对。好像有点小状况，不过不知道这是校方的问题，还是我们学生这方的问题。如果是后者的话……”

“你想太多了。我们最近也没有惹什么事。况且班主任也说了吧，并不只有D班被延后发放点数。所以这单纯是校方的问题啦。”

若硬要说有什么隐忧的话，就是只有一年级学生的点数发放受到暂缓的这个部分。不过这应该与D班扯上关系的概率相当低……吧。

“希望如此呢。因为这一定也会直接关系到点数。”

堀北每天都在思考怎么做才能获得点数。当然并不是个人点数，而是为了升上A班的班级点数。我不会说这是白费力气，但残酷的事实就摆在眼前。

不过我也有点期待。假如堀北能发现提升点数的办法，那对D班来说也会是个很大的加分。另外，同学们对堀北的信赖感会上升，这样一来她也会交到朋友，实在是双赢。

“话说回来，你要不要偶尔参与一下群组聊天啊？就只有堀北你一直未读哦。”

我拿出手机，打开群组聊天的应用给她看。

我们熬过期中考试之后，就邀请堀北进了群组聊天室。栉田因为顾虑到堀北讨厌跟人说话，便想着若是网上聊天的话，她也许会参加。然而这种想法并没有发挥作用，至今她仍然没有参与。

“因为我完全没兴趣。我连通知都关掉了。”

“这样啊。”

看来她从一开始就不打算参与了。她之所以会留下应用没有删除，大概是因为如果删掉的话，系统就会向栉田他们发出通知，堀北就会被他们问个不停。

参不参与都是堀北的自由，所以我也无法再多说什么，而且我也没资格。

“绫小路同学，你还真是变得相当健谈了呢。”

“是吗？我想我从一开始就是这个样子。”

“虽然只有一点点，你确实改变了。”

我自认为从开学以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不过或许在不知不觉间，说不定真的有了变化。这果然是因为我已经习惯校园生活了吧。

我与堀北莫名合得来……不对，我们完全合不来。该说是感觉莫名很合拍，或者该说是因为我在她身边不会感到困窘。如果是其他女孩子的话，说不定我会无法好好进行对答，紧张得陷入混乱吧。

或许因此我才会不知不觉以原本面貌来跟她谈论事情。

最重要的是，即使保持沉默，气氛也不会变糟。这一点在人际关系中是最难得的。

“你碰到什么让你改变的契机了吗？”

“谁知道呢……硬要说理由的话，应该单纯是因为习惯了校园生活，而且朋友也变多了吧。还有，栉田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

只有男生在的话，只要话变少场面就会很尴尬。

可是只要栉田在就总是会有人说话，完全不会冷场。

“你跟栉田同学也变得要好了呢。你不在意知道了她的另一面吗？”

“虽然我还蛮惊讶她斩钉截铁地表示讨厌你，但人本来就会喜欢谁，或者讨厌谁。在意也没用。堀北，即使只有表面也好，你要不要妥协跟栉田表面上好好相处啊？”

“原来如此，说不定就是这个样子呢。我虽然也很讨厌绫小路同学你，不过还是会像这样正常对话。也许没必要太在意呢。”

“喂……”

当面被这么说，还真的会让人觉得非常受伤。

“别人的话可以若无其事，可是一旦换成自己被人讨厌的话，还是会在意的吧？”

“你是故意的吗？”

“谁知道呢。”说完，她便故意把头发往后拨。绝对是故意的。

“我并不打算妨碍你，不过我和栉田同学就犹如油与水是不会兼容的。”

也就是说，聊天群组有栉田在，她就绝对不会参与吧。

“说起来为什么栉田会讨厌你啊？”

进入这所学校之后，她们都没正式接触过，她是什么时候开始讨厌堀北的啊？

栉田明明说过，目标是跟全班同学拉近关系。

“那种事我怎么可能会知道。”

话是这么说没错，我不禁觉得堀北跟栉田之间似乎有种我不能去触碰的东西。

“你如果这么在意的话，要不要自己直接去问她？”

她又说这种乱来的话。

栉田桔梗这个女孩子平时虽然是个天使，但我偶然看见了她的另一面。

她恐吓般出口骂人的姿态，那副模样，堀北恐怕也不知道吧。

“算了。因为我只要现在的栉田就够了。”

“你这种说法，可是非常恶心哦。”

“我想也是。”

即使是我自己说出口的话，我也觉得很恶心。

4

在宿舍的餐厅吃完寒酸的晚餐后，我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打开手机查询余额，屏幕上显示的余额数字是八三二零pr，从早上到现在都没有变动。

一想到开学当天拥有的是十万点，就觉得这个金额非常少。

我为了买真题和须藤的分数，所以花掉了很多点数。

“就算只发放八十七点，也会是个相当庞大的数字呢。”

换算成钱的话，就是八千七百日元。虽然说不上很多，但也算是一笔巨款。

“救救我啊，绫小路！”

我在床上正玩着手机，结果房间的门突然就被打开了。原来是脸色大变的须藤。

“怎么了？话说回来，你是怎么进我房间的啊？”

我记得我回到房间时明明上好锁了。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我应该没有忘记上锁。他不会是踢破房门进来的吧？

我为了慎重起见而确认了房门，没有显眼的破洞，完整如初。

“这里是我们小组集合的房间对吧？所以我跟池他们商量后，配了备用钥匙。你不知道吗？而且不只是我，其他人都有。”

须藤把房卡在手心上转来转去。

“我现在才知道这个非常严重且恐怖的事实……”

看来我的房间已经变成谁都能随便入侵的状态。

“那种事情无所谓啦。我真的完了！快点救救我啦。”

“这件事很重要！把钥匙还来。”

“什么？为什么啊？这可是我花点数买来的，所以是属于我的吧。”

这个煞有其事的歪理是什么鬼啊，只要走错一步就是犯罪了。不，这已经算是犯罪了吧！

并不是只要是朋友，不管做什么事情都能被原谅。

“你如果有事想商量，或者有什么烦恼的话，要不要去找池或山内？”

“那些家伙不行啦，他们是笨蛋。”

须藤说着便一屁股坐到了地板上。

“买张地毯吧，我的屁股痛得不得了。”

可惜我并没有剩下能拿来购买室内装饰品的点数。

说起来，这里虽然是小组集会的地方，但是庆功宴以来我们一次也没集合过。即使买了地毯，也只有我会用吧。我光是想象那个画面，就觉得买地毯一点也不合理。

正当我站起来想倒杯茶给他的时候，门铃响了。

从门口忽然探出头来的是D班的女神栉田。不论何时看她，她的模样都很可爱。她进来房间之后发现了坐在地上的须藤。

“咦？须藤同学你已经来了呀。”

“为了慎重起见，我估且问一下。栉田，难不成你也有备用钥匙？”

“对呀。目的是为了集合……绫小路同学，难道你不知道吗？”

栉田从包里拿出钥匙给我看。外观看起来没什么差别，但这应该是我房间的钥匙吧。看来栉田似乎以为这件事是经过我的允许，才会将钥匙收下。

“那这个钥匙……我就先还给你好了。”

栉田看起来很抱歉似的把房间的备用钥匙递给我。

“不用了，只收回栉田你的钥匙也没意义。须藤好像并不打算交出来。”

让栉田拿着应该也没什么关系吧。不对，硬要说的话，这能让我在脑海中幻想出交到女朋友的那种心情。男人是一种很现实的生物。

“既然栉田也来了，那我们可以进入正题了吗？”

“你到底要商量什么？”

如今他们两个都不请自来，我也无法随便赶走他们。

须藤老实巴交地说了起来。

“你们知道我今天被班主任叫过去对吧？其实……我搞不好会被停学，而且还会是很长一段时间。”

“咦……停学？”

这件事真是让人意想不到。须藤最近的生活态度与开学时相比，已有大幅改善。他几乎没有在课堂上打瞌睡或私下交谈，社团活动应该也很顺利。

“你该不会是不小心骂了老师之类的吧？”

今天茶柱老师阻止他去社团，须藤就很不服气。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他对老师发了脾气口出恶言。

“我没骂啦。”

“不会是……你抓住老师的前襟，恐吓要杀了她之类的？”

“那种话我也没有说啦。”

须藤立即否定。

“看来，或许事情更加严重……”

我认为我刚才讲的那两个都算是相当严重的问题了，而他居然还说比这些都更严重……

“绫小路同学，是那个啦。他不仅对老师又打又踹，还往对方身上吐口水。”

“这还真是过分……话说回来，栉田你想得也太离谱了！”

“哈哈，开玩笑的啦。就算是须藤同学，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吧。”

本来打算马上否定的须藤，被栉田的玩笑话吓了一跳，错过了吐槽的时机。

这也证明须藤的心里有多么紧张。

“发生什么事情了呀？”

“其实我……上个星期揍了C班的家伙。所以老师刚才跟我说也许我会被停学……现在，我正在等待处分。”

栉田也感到惊讶，不禁往我这里看过来。我一时之间也无法理解。真没想到须藤会卷入纠纷。我担心的事情应验了。

“你说揍了人家……这……咦？这是为什么呀？”

“我先说在前面，这可不是我的错哦！错的是那些来找我打架的C班学生，我只是还手而已。结果那些家伙就说是我去找他们打架的，这是诬告啊！”

看来须藤自己的思路还没整理好。虽然我大概了解他说的意思，然而，他都没说打人的原因以及详细的原委。

“须藤同学，等一下。可以请你再说详细一点吗？”

栉田也催促他冷静下来，想问出打架的导火线。

“抱歉，我似乎说得有点太简略了……”

须藤让呼吸平稳下来，便开始重新讲述事情的原委。

“顾问老师跟我说要在夏季大会时把我纳入正式球员。”

听说须藤打篮球很厉害，不过竟然现在就已经在谈纳入正式球员的事了啊。

“正式球员不是很厉害吗？须藤同学！恭喜你！”

“现在暂时还没有决定啦。只是有这个可能性而已。”

“就算是这样也很厉害呀，因为才开学不久而已。”

“嗯，还好啦。实际上一年级学生中被选为正式球员候补的人就只有我。我就下定了决心，一定要成为正式球员。而事情就发生在那天的回家路上，那些家伙……同样是篮球社的小宫和近藤把我叫去了特别教学大楼，说是有事情要跟我说。虽然我可以无视他们，但是因为我跟那两个人经常在社团活动中发生口角，所以我想是时候该做个了结了。当然是要用商量的方式！结果一个叫作石崎的家伙在那里等我。小宫和近藤是那家伙的好朋友。他们说没办法忍受D班的我有可能被选为正式球员，还威胁假如不想吃苦头的话就退出篮球社。我拒绝之后他们就打了过来。最后我就趁自己被干掉之前先把他们干掉了。”

须藤仓促间将一连串过程说清，本人也觉得自己讲得还不错。

“于是须藤同学你就被当成坏人了？”

须藤很无语，但还是点了点头。最先动手的是C班的学生们，他们打算逼须藤退出篮球社，但是失败了，于是就诉诸了武力……就是暴力行为。然而，他们完全打不过须藤，反而被打了。那些家伙自顾自地生起气来。不过，他们并不打算就这样单方面地吃亏。于是后来他

们就去和学校告了状，谎称自己遭到须藤的袭击和殴打。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如果这是C班挑起的问题，那须藤同学就没有错了呢。”

“对吧？我真搞不懂为什么老师不相信我。”

“我们明天去向茶柱老师说明情况吧，须藤同学并没有错。”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须藤应该也把刚才对我们说的事实向校方说过了吧。即使如此还是要等待处分，想必就是因为没有明确证据，所以校方无法接受吧。

“校方听完须藤你刚才的话之后说了什么吗？”

“学校要我下周二之前证明是对方先动手的。要是办不到的话就会视为我的过错，并停学到暑假。而且还会扣班级的点数。”

比起停学或者扣点数，须藤着急的是篮球正式球员的事会化为乌有吧。他无法忍受自己的青春被人夺走。

“我该怎么办啊？”

“也只能告诉老师须藤同学你没有说谎了吧？这很奇怪呀，须藤同学你又没做错任何事情，老师竟然还不相信。”

虽然对寻求我赞同的栉田很抱歉，但我也无法做出很好的回应。

“不知道欸……我认为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什么不知道啊，你不会是在怀疑我吧？”

“至少校方并不信任你，对吧？即使栉田去讲，同班同学再怎么申冤，也只会被当作不想被扣点数而撒的谎。”

“这……说不定真的是这样吧。”

而且这次纠纷不是找出哪方先动手就能结束的事情。

三人组恐怕也会受到处分，譬如罚一星期左右的停学。

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他们是被须藤袭击之前，照理说三人组也多少会受到惩罚。

“即使是对方的错，须藤也很可能会被追究一定的责任。”

“什么？为什么啊？这是正当防卫吧？对吧！”

须藤无法接受便用拳头用力捶了桌子。栉田被声音吓得双肩抖了一下。

“抱歉……我有点失去理智了。”

须藤很不好意思地道了歉。

“欸……为什么须藤同学会被追究责任呢？”

“须藤打了对方，但对方没有打须藤。我想这部分占了很大的原因。我认为证明正当防卫，是件比想象中还要更困难的事情。要是对方拿着刀或棒球棍，那就姑且不论。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吧？假如你们平时就不和的话，那你应该也能预测到自己会遭遇危险。所谓的正当防卫，是为了在紧急发生的不法侵害中防卫自己的权益，才不得不做出的行为。换句话说，我不认为这次情况完全符合其定义。”

从当时的状况看来，校方只会对须藤的立场施予些微的考量。

“虽……虽然我不是很懂，但对方可是三个人哦，三个人。这样足够危险了吧。”

人数也很值得考虑，不过这次事件感觉就很难说了。但说不定学校会把重点放在人数，而判定须藤无罪。

但是过于乐观，也很危险。

“正因为校方也觉得难以判断，才会预留一星期的时间吧。”

现有的证据……也就是三人组被须藤打的伤口，是事件唯一的关键。

“所以……事情的趋向，就是打人的须藤同学会被重罚。”

“这是先告状那方的优势，受害者的证言是可以作为证据的。”

“我无法接受啦。我才是受害者，停学可不是开玩笑的啊。要是变成那样的话，别说篮球正式球员了，我连这次的大会都无法参加了！”

C班的家伙为了击垮须藤，抱着壮烈牺牲的觉悟作战。就算自己会受到惩罚，只要能让须藤成为正式球员一事化为乌有，那就无所谓。

“我们去拜托C班那三个人讲实话嘛。假如他们觉得自己不对的话，心里一定会充满罪恶感，不是吗？”

“那些家伙才不是那种人，不可能老实说出来。可恶……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些小喽啰！”

须藤拿起放在桌上的圆珠笔，把它“啪”地折成两半。我很理解他那怒不可遏的心情，可那支圆珠笔是我的欸……

“要是无法用语言说明，那就需要确凿的证据了。”

“是呀……如果有证据能够证明须藤同学没有错的话，那就好了……”

要是有证据的话，应该就不用这么麻烦了吧。然而，须藤没有否定，陷入沉思。

“说不定有哦。也许是我的错觉……我在跟那些家伙打架时，感觉附近有奇怪的动静，好像有人。”

须藤没什么自信，说出了这番话。

“也就是说，或许有目击者？”

“只是我的感觉，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目击者吗？要是对方从头看到尾的话，对我们来说会是个有利的要素。然而，视情况而定，须藤也有可能被逼入更糟糕的窘境。例如，须藤是在打倒他们之后才被目击者撞见……这种情况就会成为“判定是须藤先动手”的决定性一击。

“我该怎么办才好？”

须藤垂头丧气地抱着头。讨厌沉重气氛的栉田于是开口说了话：“证明须藤同学无罪的方式，大致上分为两种。第一种方式很简单易懂，就是让C班的男孩子们承认自己说谎。让他们承认其实并不是须藤同学的错，应该会是最好的方法。”

这毫无疑问是最理想的。

“我刚才也说过这不可能，那些家伙才不会承认自己说谎。”

与其这么说，不如说是他们不可能承认吧。如果承认自己对校方说谎，还想陷害他人的话，或许他们就不止会受到停学处分，说不定还会被退学。

“然后，另一种方式是找出须藤同学刚才所说的目击者。要是有谁看见须藤同学与他们之间的争执，那一定就会成为查明真相的关键。”

现阶段的实际方案也只有这些。

“如果要找目击者，具体该怎么找啊？”

“一个一个老老实实地找吗？还是要以班级为单位四处问问呢？”

“如果对方会因此而站出来就好了。”

感觉还会谈很久的样子，于是我就从橱柜里挑了挑东西。我拿出开学不久后在便利商店买来的速溶咖啡与茶包。我记得须藤好像不太爱喝咖啡。我用热水壶中常备的热水泡了两杯茶，接着放在桌子上。

“虽然很厚脸皮，不过这次的事情……你们能不能别跟其他人讲啊？”

须藤吹着放在桌上的茶，看起来很不好意思地说道。

“咦……别跟其他人讲的意思是？”

“消息传开来的话，篮球社的人也会知道吧？我希望能够避免这一点。”

“须藤，再怎么说这也……”

“我希望你能理解啊，绫小路。要是从我身边夺走篮球的话，我就真的一无所有了。”

须藤抓着我的双肩，激动地说着。最好是没有谣言，如果让别人知道自己有可能施暴，人家当然就不会爽快地接纳他了。

“C班的学生们会不会四处张扬须藤同学施暴的事情，还把事情讲得对自己有利呀？”

这件事是可以想象的。既然目前我们处于劣势，对方毫无顾忌地到处讲也并不奇怪。须藤的模样就仿佛在问“真的假的？”，接着便再次抱住了头。

“该不会已经露馅了吧？”

“不，现阶段这件事应该还只有校方及当事人知道吧。”

“为什么你会这么想呢？”

“因为如果C班的家伙打算张扬，那事情早就传到我们的耳里了。”

C班向校方告状，而校方在放学后跟须藤确认真相。

也就是说，可能中午消息就传开了。

但现在还没有传开。

“所以暂时能够安心了，对吧？”

然而这也不知道会持续到何时，谣言即使下了封口令也迟早会泄漏出去。消息在近期内一定会蔓延开来。现在，我唯一能够断言的就是……

“须藤同学，你不要参与这件事会比较好吧？”

栉田也率先了解到这一点并向须藤提议道。

“是啊，当事人采取行动似乎不太好吧。”

我也配合栉田答道。

“可我怎么能全都推给你们，这……”

“我不觉得你是在推卸哟。这只是因为我们想替须藤同学你出一份力。即使不知道能帮到什么程度，我们也会尽力的！”

“我知道了。虽然会给你们添麻烦，但是就交给你们了。”

看来他理解了自己若参与其中，会使情况变得棘手。

“那我现在先回房间了。今天真是抱歉，突然跑来打扰你。”

“不用在意，除了你们擅自配备用钥匙的事情以外。”

须藤说完“才不还你咧”，就将钥匙收进口袋。从今天开始我上门链锁好了……

“栉田也明天见。”

“嗯，拜拜，须藤同学。”

我们目送看起来有点寂寞的须藤。虽说如此，我跟他也只隔了几个房间。

“咦？栉田你不回去吗？”

“我有些事想先问问你。该怎么说呢，你好像对于帮助须藤同学并不积极。”

栉田用不安的眼神看着我，我不禁产生冲动想抱紧她。于是我挺直腰杆，甩去我那邪恶的念头。

“没这回事，可是我什么都做不到。硬要说的话，顶多就是听须藤说话，然后附和他吧。如果是堀北或平田，想必一定能给他适当的建议。”

“或许是这样，不过须藤同学可是特意过来拜托绫小路同学你了哟。比起堀北同学、平田同学，以及池同学他们，他可是最先过来跟你说的呢。”

“我真不知道该开心，还是该不开心。”

“这样啊……”

我对栉田一瞬间望向我的冷漠眼神有些困惑。

栉田有一次当着我的面说很讨厌我。她总是温柔地以笑容对待我，因此我很容易会忘记这件事。要是我不好好记住这一点的话，之后可能会吃大亏。

“绫小路同学，或许你再努力融入班级一点会比较好呢。”

“我在努力，只是没成果而已。而且这次我没有轻易答应帮助他，也只是我没勇气开口而已。”

她连想都没想过，我每天都烦恼着想跟别人一起吃午餐吧。

不过因为她是栉田，或许她连这一点也很清楚。

“栉田，你会帮忙吧？”

“当然，因为我们是朋友嘛。绫小路同学，你打算怎么做？”

“刚才我也说了，找堀北或平田商量是最可靠的吧？不过须藤讨厌平田，那就只能找堀北了。”

虽然我想即使是堀北，她也没办法迅速想出解决方法。

“堀北同学会愿意帮忙吗？”

“这个嘛，得去问问看才知道。但堀北那家伙应该也不会对不利于D班的事默不作声……大概吧。”

我有点没自信，毕竟她是堀北。

“话题有点岔开了，绫小路同学你会帮忙对吧？”

我自认已将话题巧妙地诱导到别处，但它却又被踢了回来。

“就算派不上用场也可以吗？说起来我可是完全派不上用场哦！”

“没这种事哟，你一定会派上用场的。”

她并没明确说出我有什么有用之处。

“明天开始该怎么办呀？须藤同学虽然说是白费力气，可是我觉得去见和须藤同学打架的同学，也是办法之一呢。其实我跟小宫同学他们是朋友，所以我或许可以说服他们。嗯……这是不是有点靠不住呢……”

栉田看来还是无法完全舍弃跟C班那三个人商量的这条路。

“风险很高啊。吵架原因就先别说了，向校方告状的可是对方。他们不会这么简单就把举起的拳头放下。这不可能吧，他们怎么可能会说出不是须藤而是自己先动的手。”

他们既然都说了谎，我不认为会轻易承认。学校若知道他们说谎，C班的学生们就会受到严惩。他们绝不会做出这种愚蠢的事情吧，而且他们是不可能将已经挥起的拳头放下来的。

“那还是寻找目击者比较稳妥喽。”

这跟去说服对方的难度差不多高。要寻找目击者但又不能曝光，是极为困难的吧。“你看见什么了吗？”像这样询问，需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

想破脑袋也得不出结论。

要是能出现什么变化，说不定事情的走向就会有所改变了。

弱点

讨厌的事情总会接连发生。向来惜字如金的茶柱老师，对迎接翌日班会的我们说了那件不光彩的事。

“今天我有事向你们报告。前几天学校里发生了一点纠纷。我们班的须藤似乎与C班的学生之间起了纠纷，简单来说，就是他们打了架。”

教室里顿时变得一片闹哄哄。茶柱老师将须藤与C班起争执，以及根据校规须藤会受到停学处分，还有班级点数将被扣除的事情，全都公布了出来。

茶柱老师那淡然的、完全不带任何感情的神情，甚至能让人感受到某种美感。

她话里的内容绝无偏颇，始终都以校方的中立立场来进行说明。

“老师……请问为什么事情还没有得出结论呢？”

平田抛出了疑问。

“申诉是由C班提出的。对方好像说是单方面遭受殴打，然而在校方确认真相时，须藤却说这并非事实。据他所言，并不是他主动去找对方麻烦，而是C班的学生们叫他出来并且找他打架。”

“我什么错也没有。这是正当防卫啦，正当防卫。”

同学们对须藤投以冷漠的目光。

“不过你没有证据。不是吗？”

“证据？我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

“换句话说，现阶段还没弄明白真相，所以结论才会暂时搁置。因为根据过错方，处分会有很大的变化。”

“除了无罪，我都不会接受。我还想得到慰问金呢。”

“虽然你本人这么说，但目前可信度也不能说很高。如果有目击者的话，事情可能会有所改变。如果有同学目击到他们打架，能不能举个手？”

茶柱老师淡淡地抛出话题。然而没有一个学生回应这个问题。

“须藤，虽然很遗憾，但是看来这个班级里似乎没有目击者呢。”

“好像是这样。”

对于茶柱老师投来的怀疑眼神，须藤无趣似的低垂着双眼。

“校方为了寻找目击者，现在各班班主任都在进行详细的说明。”

“什么？消息已经泄漏出去了吗？”

以校方的立场来说，这或许是没办法的事情。既然须藤申诉自己是冤枉的，还提出了有目击者的存在，各个班级恐怕都已经收到了详细通知吧。

对希望隐瞒这件事的须藤来说，是个不太好的状况。

“天呐！”

须藤希望私下解决的计划就这么化为泡影了。

“根据有无目击者与证据，最终判决应该会在下周二下达。那么班会就到此结束。”

茶柱老师说完便走出了教室，须藤也立刻跟着走了出去。也许是因为他知道自己要是留在这里，很可能会成为众矢之的。

“喂，须藤的事情，太糟糕了吧！”

最先开口说话的是池。

“如果因为须藤的错而让点数没了的话，这个月我们岂不是又只有零点？”

教室内立刻笼罩在吵闹声之中，一发不可收拾。

像这种“点数不会发放下来”、“点数很少”的不满宣泄，正往不在场的须藤身上集中。这种情况栉田当然看不下去。

“各位，能不能请你们听我说句话呢？”

栉田为了将这场骚动从危机化为机遇而站了起来。

“确实就像老师所说，须藤同学或许真的打了架。可是呀，须藤同学只是被卷进了事件而已。”

“你说他被卷进了事件？小栉田，你难道相信须藤的话吗？”

栉田把昨天从须藤那里听来的话，如实地重新说了一遍。包括须藤在篮球社可能被选为正式球员的事情，以及同社团里忌妒他的学生

为了把他赶出社团而叫他出来，并仗着人多威胁他，结果最后发展成打架，须藤为了防卫才打了对方。班上大部分人都不禁默默倾听栉田那真诚的话语。同样的事情，换成我或须藤来跟大家讲的话，想必就不会如此打动人心吧。

即使如此，事情也没有简单到大家都会乖乖相信。考虑到须藤平时的品行，就算大家无法相信也无可厚非。

“我再问一次哟。要是这个班级之中、朋友之中，或者学长学姐之中有人看见的话，希望你们可以告诉我。无论何时都请联络我，拜托了！”

她说的话明明就跟茶柱老师一样，但班上的反应却完全不同。

擅长与人打交道，是栉田与生俱来的才能。她那闪闪发亮的模样简直让人看得入迷。

教室顿时陷入沉寂，而打破这份沉默的人并非目击者，而是山内。

“小栉田，我还是没办法相信须藤所讲的话。我觉得他是为了替自己打架的事实辩解才说了谎。而且，那家伙也曾说他初中的时候都在打架。他还很一副很开心的样子讲解了打人方式，以及会让人感觉到疼痛的部位。”

大家对须藤的不满接二连三地爆发了出来。

“他之前在走廊上跟其他班的学生相撞，我看见他抓起对方的衣襟了呢。”

“我看见过他在学生餐厅里硬要插队，结果被人提醒后还恼羞成怒。”

栉田为须藤申冤的那些话并没有完全被大家接受。可能失去得来不易的点数而产生的那份危机感，使须藤成了众矢之的。

“我愿意相信他。”

为了支持栉田而站起来的，当然就是这个班级的英雄平田。他没被“反须藤”的气氛吞噬，飒爽地登场了。

“如果是怀疑其他班的同学那我还能理解。可是，我认为这种从一开始就怀疑同班同学的行为是错误的。朋友不就应该竭尽全力地提供帮助吗？”

“我也赞成。”

为英雄声援是平田的女朋友轻井泽。她一面整理刘海，一面如此说道：

“万一是冤罪，那就是个大问题了吧？假如他是被冤枉的，岂不是太可怜了？”

如果栉田是以“柔”作为女生的核心人物，那么轻井泽就是“刚”了。领导者般存在的她，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许多女生纷纷开始表明赞同。

这实在是个很符合日本人盲从性格的浅显易懂的例子。他们的心里搞不好都在吐舌头了，但只要表面上是顺从的，便算是种安慰了吧。大家对须藤的批判暂时停止。

平田与栉田，接着是轻井泽。这三人似乎特别受到班上同学的爱戴。

“我会去问问朋友。”

“我也会去问问关系不错的足球社学长们。”

“我也来四处问问吧。”

为了证明须藤无罪的行动，以这三人为中心开始展开。

看来已经没有我的戏份了。与其贸然参与其中，不如交给周围这些人处理。

我就在这里执行一个悄悄淡出的计划吧。

1

“我……原本计划要淡出欸……”

午休时间我不知怎么混入了一如往常的团体，并来到了学生餐厅。

成员有我、栉田、堀北、池、山内，以及须藤。

这也是没办法的吧。午休时间一到，栉田就满脸笑容过来邀请我，说“我们走吧”，我当然只能答应了。没办法、没办法。

“你真的是接二连三地带来麻烦呢，须藤同学。”

堀北看起来很吃惊地叹了口气。

当然，我们要讨论的议题，就是该如何证明须藤的无罪。

“唉，没办法。既然身为朋友，我就帮帮你吧，须藤。”

一开始把须藤当作坏人的池，态度一下子完全改变了。这一定是因为栉田呼吁大家帮忙的关系。然而，须藤不知道池的本意，还对他

说了一声抱歉。

“另外，堀北。我又给你添麻烦了，真是抱歉。但这回我可是被冤枉的。我们想点办法，给C班的家伙来个措手不及吧。”

须藤事不关己似的对堀北从容说道。

“不好意思，不过这次我并不打算帮忙呢。”

堀北十分干脆地拒绝了须藤的求救。

“要让D班晋升，最重要的就是早日取回失去的班级点数，让点数转为正分。然而，因为你的这件事，学校恐怕又不会发给我们点数。你简直是在泼人冷水。”

“等一下，话虽如此，不过这次真的不是我的错啊！是那些家伙先动手的，所以我才反击他们的！这有什么不对！”

“你现在好像把重点放在是谁先动手这一点上，但谁先动手根本不重要，你发现了吗？”

“不重要？这可差多了。我没有错！”

“是吗？那就请你自己好好加油吧。”

堀北将未开动的午餐连着托盘一起拿起，接着站了起来。

“你不愿意帮助我吗？我们难道不是伙伴吗！”

“真是笑死人了，我可从来都没有把你当作伙伴。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觉得跟连自己有多愚蠢都察觉不到的人待在一起，令我很不愉快。再见。”

堀北的模样与其说是愤怒，不如说是吃惊。她深深地叹了口气，接着就离开了。

“那家伙搞什么啊！可恶！”

须藤将无处宣泄的焦躁，发泄到学生餐厅的餐桌上。

啊，刚才附近学生的味噌汤溅出来了……那名学生瞪了须藤一眼，但被须藤的气场吓到，于是便陷入了沉默。嗯，我也不是不能理解那种心情。

“我们只能靠自己了。”

“山内，我就知道你会理解我。顺带一提，我也很期待绫小路你哦。”

看来我只是“顺便”，但也不是什么特别需要惊讶的事，所以我就应付一下。

“要我帮忙的话也可以，但我可无法成为战斗力哦！”

每次被人求救就贬低自己也蛮无趣的。

“绫小路同学从昨天开始就是这种感觉。池同学，你也跟他说点什么吧？”

“哎呀，可是……事实也确实如此。你要是问我绫小路会不会派上用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多一个人总比少一个人好。”

池当然也想不到我有什么地方派得上用场。

我摆出得意的表情看向栉田。

“小堀北真是有点冷淡欸。我还以为那次考试她帮助我们之后，我们的关系稍微变好了呢。”

池似乎觉得很遗憾，或者说有点烦躁地望着坐在远处的堀北。

“我真是搞不太懂堀北。怎么样啊，绫小路，那家伙现在的状态怎么样？”

你问我，我也很困惑啊。我并不是那家伙的使用说明书。我为了敷衍须藤，便把碗里的饭扒进了嘴里。

“不过还真是奇怪呢。堀北同学应该很想爬上A班吧？帮助须藤同学明明就有好处。”

“不是因为她讨厌须藤吗？或许她没有那种心系伙伴的心。”

堀北并不是因为讨厌须藤，才不出手相助。

然而，在场的大家都开始误会堀北是因为个人情感才不帮忙。

“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么想，但说不定就是这样呢……”

“栉田，堀北她是……”

唔，我无意间把话说漏嘴了。栉田很感兴趣似的看着我。

“堀北同学是？”

“虽然是多管闲事，但我再多说一句。堀北说话难听，可是，我觉得那家伙说的话并没有错。”

“咦？这是什么意思？”

“我觉得……那家伙应该不是无缘无故不帮忙。”

“那是什么意思？说什么‘我觉得、我觉得’。这不都只是你的猜测吗？”

回嘴的人是须藤。他很在意堀北，所以被拒绝应该相当不满吧。说清并非难事，但我该怎么做呢？

堀北很可能从茶柱老师那里听到这次事件时就想到了。

这个事件必然会发生。预见的结局……换句话说，就是不存在什么皆 大欢喜的局面。而堀北是因为察觉了这个事实，才会对须藤如此冷淡吧。

可是就算这样，在这种场合说出这种话也只会降低大家的干劲，而且也只会成为不利的因素。虽然看不见结局是个问题，但是否要告诉他们这点，也令我犹豫不决。

堀北是因为不想做出那种泼冷水的举动，才会不发一语地离去。

“嗯，就如同须藤所说的，这只是我的猜测。”

“什么嘛，你讲的话没根据啊。”

“堀北的头脑不是很好吗？所以我觉得她一定是有什么想法才会这么做。”

“什么想法？她的想法不就是见死不救吗？”

“算了算了，你就别责怪他了。绫小路一天到晚都跟小堀北待在一起，袒护小堀北也是理所当然的嘛。她也是个很重要的存在吧？”

池一边挖苦我，一边露出讨人厌的贼笑。

这又加深了须藤的焦躁。他咂了嘴之后，开始吃起饭来。

“要是目击者愿意站出来就好了呢。老师们今天应该也都跟其他班级说了这件事。如果找到，就能一口气解决了呢。”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但究竟能否顺利进行呢？

老实说，我们需要完成的课题堆积如山，堀北会放弃也无可厚非。就算真的有目击者，但对方如果是C班学生，那也就完了。对方当然会为了袒护同学而隐瞒事实吧。这所学校是以金字塔等级制度为基础而构成的，对方应该不太可能让自己班级陷入困境。

就算有C班之外的目击者，对方究竟看到了何种程度也是个问题。

如果有完全中立，从头目击到尾的人物出现，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啊，抱歉，我离开一下哟。我看见关系不错的学长，我去探听看看。”

栉田语毕，便离开了座位。

“小栉田竟然为了须藤这么拼命，真可爱啊。”

池对栉田的背影看得入迷，神情呆滞。

“我是不是该向小栉田告白呢……”

“不行不行。池你这种人怎么可能追到她啊。”

“反正成功概率至少比你高。”

“我觉得高中生活的美好之处果然就是女孩子呢。是时候该认真交个女朋友了。夏天要是有女朋友的话，还可以一起去游泳池！真是太棒了！”

“小栉田如果是我的女朋友就太棒了……她要是能当我女朋友就太棒了。”

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山内说了两次。“话说回来，小栉田这么可爱，是不是差不多要交到男朋友了啊？”

“山内，别这么说。她身边还没有其他男人出现的迹象。”

池仿佛是有所根据似的自信地答道。

“想知道吗？你们两个都很想知道对吧？”

“什么啊……池，你难道知道些什么吗？跟我讲嘛。”

池表现出一脸“真拿你们没办法”的模样，拿出了手机。

“学校给的这部手机啊，其实只要加过好友，就能知道对方的位置呢。”

池说完就开始操作起来，查寻栉田的所在之处。

结果准确的定位情报马上就显示了出来……学生餐厅。

“我每次都会像这样查，连周末也是。然后我会假装巧遇向她搭话，所以我才会很确定她有没有男朋友。”

他双手交叉在胸前，一脸得意地说着。可是，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跟踪狂了……

要是再更近一步，就要出动警察了。

“不过实际上小栉田很难追吧……她那种等级也不是我们能追到的。看来我们也不得不把要求再往下降一个级别。”

“是啊……总而言之，只要不是丑女就行了。”

“考虑到要一起并肩走路的话，还是七十分左右的女生比较好。”

看来池跟山内都非常想交女朋友。

妄想的程度越来越夸张，但他们似乎还是无法舍弃心中那份奢望。

“绫小路，你也想交女朋友对吧？”

“这个嘛，如果交得到的话。”

女朋友要是想交就交得到的话，就不用辛苦了。

“我确认一下，你跟堀北之间应该没有什么吧？”

须藤听到我们的对话后，便拿着筷子指着我这么问道。

“没有没有。”

“是真的吧？”

须藤一脸不相信，并威吓般地向我盘问。我用力点点头，表示这绝对是真的。

“那就好，你们如果太黏的话可是会让人误会的。而且这也会对堀北造成困扰吧？”

我一点也不记得我们很黏过，堀北也绝不会这么想。

“堀北有这么好吗？嗯，虽然很可爱啦……但感觉很无聊，不是吗？我可受不了无聊的人呢。再说她看起来也绝不会陪人去游泳池之类的地方。”

“你们真是不懂欸，比起栉田当然是堀北比较好吧。”

须藤自豪地说着，双手抱胸点了两三下头。

“一般人会一口回绝的约会但换作是男朋友的话，她一定会答应吧。然后，还能看见她平时绝不会让其他男人看见的表情。”

“原来如此……这么想象的话，感觉好像很有可能，而且她也很可爱。”

山内一边偷偷看着远处的堀北，一边想象着堀北不曾显露的姿态。

“可是你所迷恋的堀北可是丢下了你呢。”

“这……唉，虽然是这样啦。见鬼，心情好郁闷。”

“不过只要追求小栉田的情敌能够减少，那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啦。”

看来池打算以栉田为主要目标，然后同时寻找七十分的女孩子。

“顺带一提，绫小路你如果跟堀北没什么的话，那你喜欢谁啊？须藤喜欢堀北，山内喜欢小栉田。我得好好调查竞争对手的目标

呢。”

“我喜欢谁……”

与其说没有喜欢的人，不如说我完全想不出来。

我认真想了想，硬要说的话是栉田……她也是我在学校说话最多的人。可是我很清楚栉田不喜欢我，因此我根本想象不出我能跟她有比现在更进一步的发展。

“没有。”

于是我如此答道。然而池跟山内好像根本不相信，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眼神。

“你觉得如今会有男生没有喜欢的人吗？”

“没有吧，所以你别隐瞒了啦，绫小路！”

“我跟你们不同，根本没有什么邂逅。除了堀北跟栉田，其他女生我都不认识。”

“这么说好像也对，我没看到过你跟其他女生说话。”

好难过，他们因为这个事实而接受了。

“下次我帮你介绍女性朋友吧。”

池用手臂环着我的肩膀，自信满满地说道。

“你自己都没有女朋友，却还给别人介绍女性朋友，不觉得这有点可悲吗？”

“唔……确实如此……”

“印象中小佐枝老师曾经说过我们夏天会去度假吧？我绝对会在那时候交个女朋友给你们看。可以的话最好是小栉田！或者是我还没见过的可爱女孩！”

“我也是！至少一定要交到女朋友……然后过着恩爱的高中生活！”

“我该什么时候跟堀北告白呢……”

大家开始畅所欲言。

“我们来比赛谁最先交到女朋友吧。最先交到女朋友的家伙，要请全部的人吃饭！说好了哦！”

可以毫无顾忌地说出这种话，就证明我们已经是真正的朋友了吧。

“什么啊，绫小路。你该不会要装模作样地说什么不参加吧？”

“不，我是在想，为什么最先交到女朋友的家伙就必须请客。”

“这是当然的吧，这就是羡慕税。”

“交到女朋友的家伙会很开心，开心就会欣然请客。”

你们兴致高昂没关系，不过还是先等须藤的问题解决再说吧。

2

大家商量好放学后要分头去探听消息。

即使这么说，但实际上寻找目击者的人数并不多。

有平田、轻井泽带领的英雄辣妹队伍，以及栉田所带领的美少女轻浮男队伍。

大家打算脚踏实地展开调查。

这样虽然行得通，但短时间内要取得成果似乎很辛苦。

这所学校的在校生有四百人左右。即使除去一年D班，要去调查的人数也没有太大的变化。

就算调查时间包括下课、午休、放学及早上，也相当困难。

“那我先回去了。”

“你真的要回去了吗，堀北同学？”

堀北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啊”，就这样离开了教室。

真不愧是堀北。对周遭那种“你要回去了吗？”的视线毫不动摇。

“那我也……”

如果说堀北的战术是正大光明地逃走，那我的战术就是从暗地里来。我要偷偷溜回去。

“绫小路同学。”

虽然是偷偷走但教室非常狭小，蹑手蹑脚的我马上就被发现了。栉田用有点不安的声音叫住了我。

“怎么了？找我有什么事？”

栉田，抱歉。我要铁下心肠，拒绝你的邀约，回宿舍。

“你愿意……一起帮忙对吧？”

“我当然愿意。”

所以我早就说过了，眼神注视+ 拜托=致命。

我被栉田随心所欲地操控，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这是无法抵抗的。

人就算再怎么下定决心不睡觉，也会在二十四到四十八小时之间睡着。偶尔会有猛将夸下海口说自己已经几天没睡，但迟早也会筋疲力尽。

换言之，绝对无法抵抗的瞬间总会来临。这就是人类的构造。

我大致在内心结束辩解之后，栉田向我建议道：“我还是希望堀北同学能够一起帮忙，我们要不要再问问她？”

“可是那家伙刚才回去了。”

明明不久前才被堀北拒绝，她现在就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一雪前耻了吗？

“嗯，我想追上去。堀北同学一定会成为战斗力的。”

“这我不否定。”

“只要花时间说服的话，应该有机会吧？”

她若想再次出击，我也无权阻止。我点头表示赞成。

“池同学跟山内同学，你们能在这里等我吗？我马上回来。”

“OK。”

他们两个跟堀北的关系还说不上很好，因此不打算硬跟过来。

“走吧！”

栉田拉着我的手臂离开教室，我心中不禁产生了一种酸甜感觉。可能是因为池跟山内的愤怒之声从我身后传了过来。

我们来到一楼大厅，却早已不见堀北的踪影。看来她已经出校门了。她不是那种会绕路的人，应该直接回宿舍了。

我们换上室外鞋，一面拨开放学人潮一面往前走。接着在学校前往宿舍的途中（虽然距离也没多远）找到了堀北。

明明四周都是两人以上的团体，只有她是孤独一人。

“堀北同学！”

即使是我，都会犹豫要不要上前搭话。然而，栉田却毫不犹豫地叫住了她。

“什么事？”

堀北有点惊讶地回过头，没料到我们会追上来。

“须藤同学的事情，我希望堀北同学你也能帮忙……不行吗？”

“这件事情的话，我应该已经拒绝了哦。而且还是在几分钟之前。”

堀北耸了耸肩。

“虽然是这样没错……可是为了升上A班，我想这是必要的。”

“你说为了升上A班这是必要的呀……”

堀北看起来无法认同，而且也不打算听栉田继续说。

“你要为了须藤同学奔波是你的自由，我没权利阻止。若是需要人手的话，你能不能找其他人？我可是很忙的。”

“很忙？你也没有能一起玩的朋友吧。”

对于我不禁脱口而出的吐槽，堀北朝我瞪了过来。那眼神仿佛在诉说：“你为什么要多嘴。”

“因为独处也是每天的重要日课。我不喜欢被剥夺这段时间。”

不愧是孤高之人的发言。虽然这大概单纯是拒绝我们的借口。

“即使现在勉强救他，他也只会重蹈覆辙。这岂不是恶性循环吗？虽然你认为须藤同学这次是受害者，但我的想法可不一样。”

“咦？须藤同学是受害者哟……因为对方说谎，让他很困扰嘛。”



栉田好像不懂堀北所说的意思。

“这次事件，假如就算真的是C班学生先来找麻烦，须藤同学最后也会是加害者。”

“等……等一下。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须藤同学只是被牵扯进去而已哟！”

堀北表现出无奈的样子，朝我看来。

不，我什么都不会说哦。我撇开视线，从考验般的眼神中逃开。

沉默持续了几秒后，堀北便一副嫌麻烦似的补充说道：“为何他会卷进这次事件。只要不解决其根源，接下来这问题永远都会缠着我们，懂吗？只要这问题没解决，我就不打算帮忙呢。如果这样你也无法接受的话，剩下的不如就去问你旁边那位吧？因为他明明就了解我在想什么，却假装不知道。”

希望你能别擅自说得好像我很了解一样。

栉田满脸困惑，犹如问着“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朝我看了过来。

堀北你这家伙，别留下这一句多余的话啦……堀北则像是在说“剩下的就交给你了”似的迈出停下的脚步。栉田从堀北身上感受到某种强烈的气场，没继续追上去，也没有出声叫住她。

“须藤同学是加害者……是真的吗？”

接着，栉田果然像在寻求救赎般期盼着我的建议。

在堀北铺陈完那些话之后，即使我现在装作完全不知情，往后事情似乎也会变得更麻烦……况且，她用这么可爱的眼神拜托我，我都快欣然告诉她银行密码了。

“堀北所说的，我也算是略有体会。至少这次的事情须藤也有错。那家伙平常的态度就算被人记恨也无可奈何吧？他只要不满意，不管是谁都会口出恶言或者态度蛮横。我很惊讶也很佩服他现阶段就有可能被选上正式球员，他确实有着无可挑剔的篮球才能。不过，如果他以此骄傲，态度傲慢，那应该会出现不少讨厌他的人。而且在拼命训练的人看来，八成会讨厌他吧。再说，不是有谣言说须藤从初中开始就都在打架吗？明明没听他说过有同乡的朋友，但这种事情却广为人知。”

周遭对须藤的印象非常糟糕。

“这次的事件必然会发生，所以堀北才会说须藤是加害者。”

“也就是说……是须藤同学平时的恶行……招致了现在这种局面？”

“是啊。只要他持续那种会招致他人反感的态度，就必然会引起纠纷。要是没证据的话，他平时的形象便会发挥作用，简单说就是印象问题了。比如说，假设发生杀人事件，而嫌疑犯有两个人。一个人有着杀人前科，而另一个人则是每天认真生活的善人。如果只凭这份情报，你会相信哪一方？”

要是非得只凭这点来判断，照理说几乎所有人的回答都会相同。

“这……当然是每天都认真生活的那个人呢。”

“真相或许并非如此。不过，只要帮助判断的素材越少，就会越重视现有素材。这次也正是这样，但须藤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堀北来说，这无法原谅吧。”

我想只要须藤能稍微有点反思，结果就不一样了吧。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栉田完全理解了堀北所说的意思，便领悟似的独自轻轻点头。

“也就是说，堀北同学是想让须藤同学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才不帮他的吗？”

“嗯，就是这么回事。堀北是希望须藤通过受罚而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吧。”

栉田虽然明白意思，却没有因此认同。

岂止如此，她还愤怒地做出紧握拳头的动作。

“为了惩罚须藤同学而丢下他……我无法接受这种想法。如果堀北同学心怀不满，我觉得至少必须直接告诉他。这样才是朋友呀。”

因为堀北不认为须藤是她朋友……这就先姑且不论了，毕竟她本来也不是会温柔指引他人的那种人吧。她也没道理这么做。

“栉田你只要贯彻自己的想法就好。因为想帮助须藤的想法本身应该是没有错的。”

“嗯！”

栉田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只要是为了朋友，不管多少次都会伸出援手。这乍看很简单，实际上却非常困难。这应该只有栉田才办得到

吧。

“只是……我觉得先不要向须藤指出问题点，等他自己意识到比较好。只有表面反省并没有任何意义，有些道理只有自己发现，才能领悟到。”

“这样呀，我知道了。那就依照绫小路同学你的建议去做。”

栉田像是要转换自己心情似的用力伸了伸懒腰。

“走吧，我们去找事件的目击者。”

我们回到教室与池他们会合。

“咦？结果你们没成功说服堀北啊？”

“嗯，对不起，失败了。”

“这不是小栉田你的错啦。而且只要有我们在，战斗力就十分充足了吧。”

“我很期待你们的表现哟。”

栉田用亮晶晶的双眼如此拜托，两人的眼睛瞬间变成了爱心形状。

“那要从哪里开始找呢？”

随机寻找目击者的效率太低了。

先决定个方针再开始行动应该会比较好吧。

“如果大家不介意的话，我们就先从B班开始问，如何？”

“为什么是B班呢？”

“因为我最希望目击者是这个班的……”

“对不起，我不太懂绫小路同学你的意思。”

“对B班来说，D和C哪个班级比较碍事……换句话说，哪个班级比较有可能威胁到自己的班级？”

“当然是C班喽，所以C班要最后再去对吧。可是，我们不是也可以去A班吗？”

“一方面是因为A班的情报还太少，而且我不认为他们会想贸然与麻烦事牵扯上关系。况且，A班可能根本没把C班或D班放在眼里。”

当然，我们也还不清楚B班能否信任。因为如果碰到狡猾之人，说不定会想出不仅能踢掉C班，就连D班也可以一并解决的计策。即使没有想得这么深，想必也还是会将明哲保身放在第一位吧。

“那我们赶紧去B班吧！”

“等等。”

我不禁抓住了栉田的衣襟。

“喵！”

栉田吓了一跳，发出像是猫叫声的惨叫。

“好萌！”

栉田这可爱的动作，让山内的眼睛变成了爱心形状。这八成是她计算好的哦……

虽然这么说，不过我心里也是小鹿乱撞。

“栉田的沟通能力在这件事情上确实不可或缺。不过，随意进入其他班级与交朋友是两码事。”

“是吗？”

如果目击者是那种愿意无偿帮助我们D班的人，那就没必要烦恼了。然而，假如对方是心机很深的家伙，就不知道人家肯不肯乖乖帮忙。

不试着谈谈看的话，也不知道对方是否会帮我们D班。我们也是考虑到这点才会向B班求助……不过结果究竟会如何呢？

“你在B班有认识的人吗？”

“有哟。虽然感情不错的也只有几个人而已。”

“我们先集中向这些人打探消息吧。”

我希望尽量先别让人知道我们这些D班的人已经开始拼命找起目击者来了。

“一个一个来不是很费工夫吗？一口气问完绝对会比较轻松啦。”池似乎不喜欢拐弯抹角的作战。

“我也觉得这样好像有点太消极了呢。我认为从B班开始问的确很好，不过还是趁能问的时候多问一点人比较好。不然也许会因为时机不对，而没和目击者说到话。”

“也是啊，或许如此呢。那就按照栉田你们认为好的方法去做吧。”

“抱歉呀，绫小路同学。”

栉田不好意思似的合掌道歉。她并没有任何不对，意见理所当然会出现分歧。假如出现不同意见的话，原则上会采取多数表决来决定。我同意之后就退了出来，交给栉田他们去处理。这时，我隐约感觉到了视线，便回头看了看。

教室里以平田他们为首，大约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还留着。

我想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劲的地方。

至少我当时无法看清那份异样感的真面目。

3

初次拜访其他班级，感觉气氛有点不一样。明明教室结构相同，却像是走错地方一样。我必须更正一下关于棒球或足球主客场区别微乎其微的误会。周围是敌是友，给人的印象竟然会如此不同。就算是池或山内看起来也都畏缩了。光是站在教室门口就这样，更何况是要走进去。

在这种情况下也只有栉田毫不动摇。不仅如此，她一看见朋友就露出笑容，挥挥手，接着走进B班。真厉害，我向这份精神看齐。栉田走进教室后，不论男女都有人找她攀谈。这种待遇跟在D班时完全一样。

看见这副模样，池跟山内比谁都还要忌妒。栉田正在跟等级明显比他们两人都高的帅哥们交谈，而且看起来非常亲近。

“可……可恶！把我的小栉田当作目标的男生太多了的啦！”

什么“的啦”啊……这是哪来的方言啊。

“池，别慌张。没关系，我们跟小栉田同班，所以我们比较有优势！”

这两人虽然很不甘心，却还是骄傲地彼此勾起手。教室里还有十余人，栉田开始对剩下的学生们说起须藤的事情。

话说回来，B班的气氛与D班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似乎也不是那种只有优等生的班级。他们班完全没有拘谨的氛围，学生好像也都随心所欲地行动着。校规虽然是自由的，但是我原本预想他们的发型或服装感觉应该会更朴素一些。然而，B班不仅有染发的人，还有穿短裙的女生。

简单来说，不可以貌取人。或者是说，B班在学习成绩以外的条件比D班优秀……看来这所学校的分班标准还有许多谜团。

我东想西想，开始觉得有点麻烦。

今天我只是陪栉田过来而已，所以全部交给她就可以了。

“好想回去……”

我不想被人听见这句即将脱口而出的自言自语，所以我小心翼翼地不让池他们发现，与门口保持了一段距离。

从窗外就能看见操场上的田径队正在跑道上边跑边流着汗。

只要待在开着空调的教学楼里，就一点也不想去室外。

“运动社团的家伙们，还真是努力啊。”

刚才在侦查B班的池出现在我身旁，跟我一样看向窗外。这家伙很没有耐性，干等着想必让他相当无聊吧。

“我啊，觉得玩社团活动的家伙们都是笨蛋。”

“这句话会让你与半数以上的学生为敌哦。”

虽然我不清楚正确的比例，不过这所学校的社团参与率，最少也有六七成。

“如果喜欢运动的话，当作兴趣不就好了。辛苦训练到那种地步，不是也没什么好处吗？”

我觉得光凭好处、坏处来看待社团活动，从一开始就是件奇怪的事。

社团活动本身就有许多好处，像人际关系中的沟通能力，失败或成功的经验……这些都是课本里学不到的东西。我这个没参加过任何社团的回家社社员，在心中如此解说了一番。

“或许吧。”

接下来我们又等了几分钟，然而还是没得到期盼中的消息。

意外的目击者

隔天早晨，班上有一部分人正忙于交换消息。他们是昨天执行搜索目击者的团体，平田小组以及栉田小组。池他们虽然很讨厌受欢迎的平田，但似乎对紧跟着平田的女生按捺不住兴奋之情，看来正很开心地热络聊天。就我所听见的，平田他们也没有得到什么比较有用的消息。看来事情并没有简单到放学后探听一次就能找到目击者。大家正在记录当面问过话的对象，不时地操作手机并做笔记。

我则是一如往常的孤单一人。虽然栉田向我搭过话，但我不擅长面对人群，即使待在那种场合，我也不会发言。于是，我就请她晚点再把情况告诉我。

另一方面，这名不断拒绝栉田邀约的邻座同学，今天也依然一脸事不关己地进行着上课前的准备。

身为事件当事人的须藤，则还没到校。

“真的有办法证明是C班那些家伙的不对吗……”

“只要能找到目击者，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哟。一起加油吧，池同学。”

“就算你说要一起加油，但真的会有目击者吗？须藤不是说隐约觉得有目击者而已吗？这果然是骗人的吧？那家伙本来就很暴力而且还时常挑衅别人。”

“如果连我们都怀疑他，那事情就不会有任何进展了。不是吗？”

“话虽如此……可是假如最终判定为是须藤的错，那好不容易增加的点数，就会全部被没收对吧？这么一来就会是零点哦，零点！这样下去不管到什么时候，我们的零用钱都会是零。尽情玩乐根本就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那时候大家再从头开始存不就行了。我们也才开学三个月而已。”

今天我们班的英雄也毫不动摇地说着了不起的话，女生因为平田这种耿直的发言而红了双颊。轻井泽对她自豪的男朋友非常引以为傲，因而表现得一脸得意。

“我认为点数很重要，毕竟它还会关系到大家的干劲。所以无论如何我都想死守着班级点数，即使它只有八十七点。”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太执着于点数而看不见本质也是很危险的。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珍惜伙伴。”

池对于平田这滥好人似的发言表现出狐疑的态度。

“就算……错的人是须藤也一样？”

明明不是自己的错却被责怪，心里一定会觉得不好受。这是理所当然的。

然而，平田却毫不迟疑地点了头。池被这种仿佛诉说着“牺牲自己根本不算什么”的直率想法给镇住似的低下了头。

“平田同学说的话虽然很正确，但我果然还是很想要点数呢。A班那些人每个月都能得到将近十万日元，我真是超羡慕的，而且也有女生买了一堆流行服饰及配件。与之相比，我们岂不就像是在最底层吗？”

坐在桌上的轻井泽摇晃着双腿。看来同年级学生之间的压倒性差距让她痛苦得不得了。

“为什么我不是一开始就在A班啊？要是我在A班的话，现在应该正过着非常快乐的校园生活吧。”

“我也觉得要是我在A班就好了呢，这样就可以和朋友去各种地方玩了。”

回过神来，拯救须藤的讨论，已经转为各自的妄想。

除了隔壁的我之外不会有人发现，堀北对池和轻井泽的妄想不由自主地笑出声来。她应该是想说“你们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在A班”吧。

接着，她为了不让自己受到噪声影响，于是随即拿出从图书馆借来的书，开始读了起来。我看了一眼，发现是陀思妥欸夫斯基的《群魔》，选得真好。

“要是有那种一瞬间就可以升上A班的秘诀就太棒了！要存班级点数实在太困难了吧。”

我们跟A班的差距大约是一千点，不用说也知道天差地远。

“你就开心吧，池。有个唯一的办法，能够让你瞬间升上A班。”

教室前门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茶柱老师在距离上课开始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点来到了教室。

“老师……你刚才说什么？”

不禁差点从椅子上跌下去的池端正了姿势，回问道。

“我说，即使没有班级点数，也有方法能够升上A班。”

正读着书的堀北也抬起了头，想了解这是真是假。

“又来了……小佐枝老师，你别再捉弄我们了啦。”

“我才不会被骗。”就连平时会咬着话题不放的池，这次也如此笑道。

“这是真的。这所学校也有这种特殊方法。”

然而，如此回话的茶柱老师看起来完全不像在乱说话。

“看来……这似乎并不是为招来混乱的诡计呢。”

就算茶柱老师有时候不会提供该给的消息，应该也不会说谎吧。

池那嘿嘿傻笑的态度，也逐渐开始改变。

“老师，请问您所谓的特殊方法是什么呢？”

池为了不得罪老师，便像是在请示上级般如此问道。

已经进教室的学生们也全都看向了茶柱老师。

即使是不觉得升上A班会有多大好处的学生们，也都认为预先知道这种方法不是什么坏事吧。

“我在开学典礼当天应该已经通知过了。这所学校里没有点数买不到的东西。换句话说，就是你们可以使用个人点数来强行换班。”

茶柱老师轻瞥了堀北和我一眼。用点数向校方购买考试分数的这个方法，我们已经实际尝试过了。这就是老师所言不假的证据。

班级点数跟个人点数是连在一起的。假如没有班级点数，也就不会有每个月汇入的个人点数。不过，这也不完全等于无法获得点数。预先知道这件事对班级也是有利的。只要有转让点数的方法，理论上即使班级点数是零，也可以收集个人点数。

“真……真的假的！要存多少点数才能够做到这种事情呢！”

“两千万。你们努力存吧。这么一来就能升上自己喜欢的班级了。”

池听到这不合理的数字，便从椅子上夸张地跌下去。

“两千万……这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吗！”

各个座位也同样嘘声四起。期待越多，失望越大。

“确实正常来说不可能。但由于这将会无条件晋升A班，所以点数这么高也是当然的吧。假设减少一个零，那么三年级毕业前夕A班人数应该会超过一百人。这种A班一点价值也没有。”

这并不是只要维持每个月发的十万点，就能够简单达成的数字。

“那么请问……过去有没有学生成功更换过班级呢？”

这是理所当然的问题。高度育成高级中学创立以来已经过了大约十年。成千上万名学生在这所学校里战斗到最后。要是存在着达成目标的人，即使只有几个，也至少能让我们感受到这个梦想并不是遥不可及的。

“很遗憾，过去并没有人成功。理由应该非常明显吧。即使从开学起就精准维持班级点数，并且也不使用点数，三年也才三百六十万。就算像A班那样有效率地增加点数，也不知道能否达到四百万。正常存点数是绝对不够的。”

“这样岂不就跟办不到是一样的吗……”

“实际上近乎不可能，但并非完全办不到。这差别可是很大的哦，池。”

我注意到班上半数学生都对这个话题失去了兴趣。

对目前希望获得一两百点个人点数的D班而言，两千万这种高额点数是个遥不可及的梦。

“老师，我可以问个问题吗？”

举手发问的人，是刚才静观情况的堀北。她应该是觉得事先详细了解晋升A班的手段没什么坏处吧。

“请问学校开设以来，学生最多存了多少点数呢？如果有例子作参考的话，我希望您能告诉我。”

“这个问题相当不错啊，堀北。他应该是在距今三年前，即将毕业的B班学生吧。有一名学生存到了一千两百万左右的点数，这在当时成了话题。”

“一……一千两百万！而且还是B班的学生！”

“不过那名学生最终没有存到两千万点，而且在毕业前就被退学了。退学的理由是……那名学生为了存点数，进行了大规模的诈骗。”

“诈骗？”

“他一个接着一个地欺骗刚开学且涉世未深的一年级学生来收集点数。虽然他是打算存够两千万转到A班，但是校方不可能允许这种暴行，对吧？我认为着眼处并不坏，可是对于破坏规则的人，校方也必须严厉制裁呢。”

别说是成为参考，这些话让我们再一次认识到要存到两千万点几乎不可能。

“刚才那些话的意思是，即使我们触犯校规，极限也是一千两百万呀。”

“看来我也只能放弃，并且乖乖靠班级点数来往上爬了呢。”

堀北觉得特地举手发问的自己像个笨蛋，接着重新开始读起书来。

世上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原来你们当中还没有人在社团活动中获得点数啊。”

茶柱老师偶然想起似的做出令人意外的发言。

“那是什么意思啊？”

“依据学生在社团活动中的活跃及贡献程度，有时候会个别发放点数。例如，书法社的人如果在比赛中获奖，这种状况校方就会给予与其相应的点数。”

班上的同学们对于初次听闻的消息大吃一惊。

“只……只要在社团活动里表现活跃，就能获得点数吗？”

“是的。除了我们班，其他班很可能都已经确实通知完毕了。”

“喂，这太过分了吧！老师你应该早点说啊！”

“忘记了也没办法吧。再说，社团活动并不是为了获得点数才参加的。这件事无论你们何时知道，照理说也都不会有影响。”

茶柱老师毫无反省之意地说道。

“不不不，没有这回事。如果知道这件事的话，我……”

“我就会参加社团了……你不会打算这么说吧？你难道认为用这种草率的心态参加社团，就可以获奖或是在比赛中表现活跃吗？”

“这……或许你说得没错……但这还是有可能的吧！”

茶柱老师的说辞与池的说辞，我都能够理解。原本不想玩社团的人就算为了点数而参加社团，也只会一事无成吧。岂止如此，以半吊子心态加入社团，也可能会妨碍到认真埋头于社团活动的学生。

但相反的，为了点数而加入社团，也有可能让才能开花结果。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我们的班主任非常坏心眼。

“不过现在想想，说不定我们在更早的阶段就能看出来了呢。”

“平田同学你是指什么呢？”

“你们回想看看，体育的东山老师在游泳课的时候不是说过吗？他在第一堂课时，说会发给第一名的学生五千点。如果那是为了让我们看穿这件事情的话，就很有真实感了。”

“我怎么可能会记得啊。”池垂头丧气地抱头说道。

“如果可以得到点数，不管是书法、手工还是什么的，说不定我都已经在做了……”

池好像只看到了有利的一面，但我想茶柱老师这番话应该另有隐情。

如果不认真投入社团活动并且胡闹的话，照理说也会在审查时被扣分。草率选择应该只会自取灭亡。

不过，社团活动中的成绩将反映于点数——这件事情变得明确也相当重要。

“堀北，拯救须藤的价值这不就出现了吗？”

“就因为他在玩社团，所以你要我救他？”

“须藤才一年级就可能被选上正式球员的事，你上次也听见了吧？”

堀北像是想起似的轻轻点头。

“原来这是真的啊……”

看来对于须藤可能被选上正式球员的事，她至今都是半信半疑的。

“拥有多一点个人点数是再好不过的，对吧？他不仅能支撑自己的不及格分数，而且还能像我们这样去拯救别人。”

“不过我很难想象他会为了别人而自掏腰包呢。”

“我是针对‘存下点数是再好不过的’这件事。你明白吧？”

无论是班级点数还是个人点数，多一点都会比较好。

再说，现阶段也还没弄清楚赚取分数的方法。如果须藤待在班上能够增加获得点数的机会，称得上是十足的贡献了吧。堀北也陷入了沉默。若要说为何，那是因为堀北现在也还没能力获得点数。

“我不打算强迫你帮忙，但是你至少也得认同一下须藤的存在了吧。”

堀北说话虽然很苛刻，但还是会确实地掌握、认清利害关系。

她应该会好好接受事实。

我认为没有必要再继续多嘴，因此结束了对话。

堀北则陷入沉思。时间悄悄溜走。

1

同学们听了那段童话般的故事后，班上的气氛虽然热闹了起来，但却又立即被现实拉回。放学后，大家便像昨天那样四处打听目击者的消息。

另一方面，我对栉田以及池他们高明或说自然的与他人对话互动相当佩服。我一面对此表示敬意，一面独自在后方像背后灵似的四处跟着他们走。

连跟同班同学尽情聊天都无法办到的我，明显不可能胜任得了寻找目击者的任务。初次见面就能像老朋友般交谈的这些家伙，究竟是什么啊？怪物吗？

根据情况，他们不只是姓名，就连对方的联络方式都要到了。也有被栉田他们人格影响而主动上前询问的人。这也是个了不起的才能呢……

栉田他们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也前往了二年级学生的教室，却没得到有用的线索。

放学后，学生的数量也急遽减少。在已经开始没有学生与我们擦肩而过的时候，我们将搜索告一个段落。“今天也不行呢……”

大家为了重新研拟作战，而来到我的房间。

不久须藤过来加入后，我们就开始了讨论。

“怎么样啊？有什么进展吗？”

“完全没有。须藤，目击者真的存在吧？”

我也明白池想怀疑的心情。即使加上学校的通知，我们又四处打听消息，但别说是目击者，就连可能获得消息的迹象也没有。

“什么？我又没说有谁在场，我说的是好像有其他人的动静。”

“咦……是这样子？”

“须藤同学确实没说他‘看见人’呢。他只是说‘总觉得有人’而已。”

“难道不是须藤的幻觉吗？他在嗑什么危险的药物吧。”

不，再怎么说这也讲得太过火了……须藤用锁头技扣住了池。

“啊！投降！投降！”

姑且不论玩在一起的这两个人，栉田与山内正持续苦思。

我们做了各种讨论，约莫十分钟后，栉田像是灵光乍现般开口说道。

“也许换个方向会比较好呢。例如像是寻找看见目击者的人。”

“寻找看见目击者的人？不太懂你的意思欸。”

“就是要寻找事件当天有没有人看见谁去了特别教学大楼对吧？”

“嗯，你们觉得怎么样呢？”

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虽然几乎没有学生进入特别教学大楼，但是大楼入口本身却处在大家目光所及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只要出现“我在那个时间看见某人进入特别教学大楼”的证言，那就代表接近了目击者一步。

“这不是很好吗？那一切就拜托你们了。”

回过神来，身为事件当事人的须藤已经开始用手机玩着他最近很入迷的篮球游戏来消耗精力了。他在说奇迹的世代怎样之类的，我不太明白他在说什么。他接着做出了胜利姿势，似乎是赢了游戏。

虽说须藤也没办法做什么，但是池跟山内对他的模样似乎很不服气。即使如此他们也没当场发泄不满，应该是因为须藤的反击很恐怖吧。他们假装自己没看见。

明天就已经是星期四了。到了周末，四处探听消息也会变得更不容易。

实际上时间可以说是所剩无几吧。

就在这个时候，玄关的门铃响起，出现了访客。

会拜访我房间的极少数人员都已经全部聚集在这里了。

我一边心想“该不会是那个人吧？”一边应门，结果露脸的果真是我猜想的那号人物。

“关于目击者，你们有进展了吗？”

堀北看透一切似的用高高在上的语气问道。

“不……还没有。”

“因为是你，我才愿意说出来。关于目击者，我有点……”

堀北话说到一半，就注意到地上摆放着多双鞋子。

她打算掉头就走，因此我便急忙留住她。

栉田可能是在意我迟迟不回，于是偷偷探过头来。

“啊！堀北同学！”

栉田满面笑容地大力挥手。堀北看见这副模样，叹了口气。

“看来你只能进来了哦。”

“看来是呢……”

堀北的样子很无奈，不情愿地进了房间。

“哦！堀北！”

最高兴的当然是须藤，他中断游戏站了起来。

“你愿意帮我忙了吗？欢迎你呢。”

“我并没有那种打算，你们不是连目击者都还没找到吗？”

栉田无精打采地点点头。

“你如果不是来帮忙，那是来做什么的啊？”

“我只是好奇你们用什么计划来行动。”

“就算你只是愿意听，我也很开心哟。我也希望你能给点建议。”

栉田说出刚才她想到的点子，但堀北的表情始终都很僵硬。

“我不会说这个计划不好，只要时间充裕的话，迟早也会得到结果呢。”

时间确实是个阻碍。能否在剩余几天之内拿出结果，实在让人很没把握。

“既然已经确认完现状，那我就先失陪了。”

堀北并不想久待，还没坐下就想走了。

“你不是想到什么了吗？关于目击者的消息之类的。”

刚才在玄关她明显打算说这件事。

这家伙也没友善到会毫无意义地拜访我的房间。

“对于效率低下的你们，我只给一个建议。所谓远在天边，近在眼前。须藤同学事件的目击者确实存在，而且就在我们的身旁。”

堀北带来的消息比想象中还要更加重大。

我们就连是否存在目击者都很怀疑了，她却说得好像已经发现了目击者。

“这是什么意思啊，堀北？目击者……你是说真的吗？”

比起喜悦，须藤先是感到惊讶以及怀疑。这也没办法。

包括我在内，在场的每个人在听见答案之前都不会相信吧。

“是佐仓同学。”

堀北说出意想不到的人名。

“佐仓同学？是同班的那个女生吗？”

山内与须藤彼此对视，仿佛在说“佐仓是谁啊？”。这也没办法，就连我也没有马上想起。

“这次事件的目击者就是她。”

“为什么你能够这么肯定啊？”

“栉田同学在教室说出有事件目击者时，她低垂着双眼。多数学生都看着栉田，或者是一脸不感兴趣。然而，只有她一人是这样呢。事情如果与自己无关，是不会摆出那种表情的。”

我完全没有注意到……不禁很佩服堀北的观察力，竟然在那种情况下还能不漏看班上同学的动作。

“毕竟你也是盯着栉田同学的其中一人，所以这也没办法呢。”

她好像是在挖苦我。

“换句话说，就是那个叫作佐仓还是小仓的，很可能是目击者吗？”

须藤说出就连当今年轻艺人都不会搞笑装傻的玩笑话。

“不，佐仓同学毫无疑问就是目击者。刚才我直接向她确认过了。虽然她没有承认，但是肯定是她没有错。”

堀北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以她自己的方式展开了行动。

大家对于堀北为了班级四处奔波，感到十分感动。

“你果然为了我……”

虽然须藤是在感动别的地方。

“你别搞错。我只是不希望你们把时间花在寻找目击者这种徒劳无功的事情上，并将丑态暴露给其他班级看。仅此而已。”

“总之你帮助了我们对吧？”

“要怎么解释都随你便。但是我要澄清一点，就是事情并非如此。”

“又来了。什么嘛，你根本是傲娇嘛，堀北。”

池开玩笑似的打算拍堀北的肩膀，但他的手臂却被抓住，还被压倒在地。

“痛、痛、痛！”

“别碰我。下次你要是再碰我，直到毕业我都会一直瞧不起你。”

“我……我没有碰到你啦……虽然是打算碰你……好痛！好痛！”

池又是尝到锁头技，又是遭到锁臂技的，真是灾难连连。虽然这是他自作自受。

话说回来，刚才那些并不是一般女孩子能够做到的动作。从堀北的哥哥会空手道、合气道来推测的话，这家伙也在学些什么吧？

“唔唔……我的手臂！”

“池同学。”

堀北看着在地上痛苦挣扎的池，她应该是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了吧。

“能允许我更正下内容吗？直到毕业，事情可不会只有瞧不起你这么简单。”

“唔唔唔！这样更过分了！”

池受到言语上的打击，精疲力竭地倒了下去。

不过竟然是佐仓……目击者居然偏偏出现在D班。

很难讲这称不称得上是个好消息。

“这不是太好了吗，须藤？如果是D班学生，那她绝对会愿意作证的！”

“哦。我虽然很高兴有目击者，不过佐仓是谁啊？你认识吗？”

山内接着吃惊地回答道：

“你是认真的吗？她就是坐你后面的女生啊。”

“不是吧，是左前方吧？”

“你们都说错了哟……是须藤同学的右前方。”

栉田看起来有点不高兴地如此更正。

“右前方……我完全不记得欸。虽然我是有感觉到好像有谁坐在那里啦。”

这是当然的吧。如果只有右前方的座位空着，那也太莫名其妙了。

那名叫作佐仓的女孩确实存在感薄弱。但即便如此，连对方的存在都不知道，还真是个大问题。

“我应该认识她哦，有点耳熟。”

须藤有种脚碰不到地的轻飘飘感。

“跟我说说她有什么特征吧。”

“就是那个啦。戴着眼镜，不太起眼的女生。”

池复活过来回答佐仓的特征。但再怎么说，光凭这些也无法让人明白吧。

“啊……是那个不起眼的眼镜女呀。”

你们还真的把这一点挂记在心上了啊……有点让人傻眼。

“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记住人家啦，池同学。这样她很可怜。”

“不……不是啦，小栉田。我绝对不是抱持着不正当的出发点在说。你看，我们不是会用‘这个男生个子很高’等印象去记人吗？我只是同样准确掌握住对方的身体特征而已！”

栉田对池的信任感急遽消失。池虽然急忙挽救，却已经太迟了。

“可恶！不是……不是这样啊！那种不起眼的女生，我完全不喜欢！不要误会我啦！”

不，我想栉田她完全没有误会这点。

大家放着崩溃大哭的池不管，就这样把话题转移到了佐仓身上。

“剩下的就是佐仓同学知道多少了呢。这部分情况如何呢？”

“谁知道呢？这也只能向她本人确认了呢。”

“那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佐仓的房间不就好了吗？也没什么时间了。”

山内提出的建议说得过去，但这还是得取决于对方的个性及想法吧。

佐仓是个非常乖巧的女生。要是不熟的人忽然不请自来，她肯定会感到为难。

“那我先个打电话吧？”

这么说来，栉田知道包含我跟堀北在内的全班同学的联络方式。

栉田将电话贴在耳边约莫二十秒，摇摇头，结束通话。

“不行，她没接呢。我待会儿再打打看，但这样也许会有点怪怪的。”

“怪怪的是指？”

“即使她告诉我联络方式，我觉得被不太熟的我联络，她也会困扰呢。因为我找她说话，她也不太想理我。”

她有可能故意没接电话？

“意思是她就像堀北这种类型的人吗？”

我觉得在堀北本人面前使用这种问法很有问题哦，池。

虽然堀北似乎不介意。不如说，她对池的发言好像没什么兴趣。

“再见。”

“啊，堀北同学！”

堀北抓准时机忽然站起来，接着走向了玄关。

当我们站起来想追上去时，就听见“啪”的关门声。

“真是个傲娇的家伙。”

须藤一边用食指蹭蹭鼻尖，一边有点开心似的嘿嘿笑。

虽然我觉得那家伙既不傲也不娇，属性完全是“无”……她是无傲、无娇才对。

既然堀北都回去了，少了她也没办法。我们于是继续讨论。

“据我的观察，感觉佐仓同学应该是单纯很怕生吧。”

了解几乎没怎么说过话的人才奇怪吧。

“她不管做什么都很不起眼呢。”

啊，栉田又露出了苦笑。池发现之后，又开始后悔自己搞砸了。

人是种会重复失败的生物——他就像是这句话的最佳写照。

我明明没做任何发言，却总觉得栉田仿佛把我跟池、山内视作同类。

“咦？佐仓长什么样子啊？不行，我完全想不起她的长相。”

佐仓的名字跟长相我则是勉强对得上。

佐仓有种总是独自静静驼着背的形象。

“这么说来，我好像没见过佐仓跟谁讲话欸。山内你呢？你好像说过自己被佐仓告白了对吧？这样的话，不就能顺利跟她问出消息了吗？”

这么说来山内确实说过这种话。我因为池的这些话而回想起来。

“啊，嗯……我好像说过这种话，但也好像没有说过欸。”

山内迅速装傻。

“果然是骗人的啊……”

“才……才不是呢。才不是骗人的，只是我搞错了。不是佐仓，而是隔壁班的女生啦。她也像佐仓一样是个性格阴沉的丑女。哦！抱歉，我收到邮件了。”

山内说完这些话打算蒙混过去，便拿出手机装模作样地操作着。

佐仓确实很不起眼，但好像也不是丑女。虽然我没有清楚直视过她的脸，不过她的容貌似乎相当端正。

即使如此我也无法很有把握地断言，果然是因为佐仓没什么存在感的缘故吧。

“明天我先自己去问问她看。我觉得一群人向她搭话，只会让她产生戒心。”

“这么做应该不错。”

要是栉田都无法卸下佐仓的戒心，那么谁都无法说服她了吧。

2

“好热……”

这所学校的制服并不会换季，全年都规定穿西装外套。理由很简单，因为学校无论何处都设有完善的冷暖气设备。缺点就只有上下学时的炎热感。

早上从宿舍到学校的几分钟，我的背已经开始冒出一层薄薄的汗水。

我逃命似的进入教学楼，迎接我的便是凉爽的空间。

对晨练的学生来说，这还真是地狱。努力晨练完的同学，正聚集在教室的冷气出风口附近。在旁观者看来，他们就像是群聚在灯光下的虫子。这个比喻好像不是很好。

“绫小路同学，早安。”

向我打招呼的人是平田，今天他的表情也非常爽朗。我从他身上隐约闻 到了甜甜的花香味。如果换成女孩子，八成会忍不住说出“抱紧我吧！”来恳求平田。

“我昨天从栉田同学那里听说了哦，她说找到目击者了呢。好像是佐仓同学。”

佐仓还没到校，平田往她的座位看了过去。

“你平常会跟佐仓说话吗？”

“我吗？仅限于打招呼，她在班上总是一个人。虽然我也想做点什么，不过如果对方是异性，我也没办法硬是邀请人家呢。虽说如此，如果拜托轻井泽同学似乎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超积极派的轻井泽与佐仓之间的对话……这还真是难以想象。

“我想我们还是先等栉田同学的消息吧。”

“没问题，不过你为什么要跟我说啊？去跟池或者山内讲会比较好哦。”

把话告诉我这种小团体最底层的人，也没有任何意义。

“没什么特别的理由……但硬要说的话，应该是因为你也能联系堀北同学吧？因为堀北同学除了你之外，好像都不会跟别人说话呢。”

“原来如此。”

唯有这点，我比那两个人都还更加能够胜任。我应允后，平田就露出了可爱的笑容。

如果换成女孩子，刚刚那种动作想必会让她的心动点数达到一百，并且心跳不已吧。

“对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们最近一起出去玩吧。怎么样？”

喂喂喂，这家伙光是女生还不够，打算让我也心跳不已吗？

假如你以为热爱孤高的我会轻易答应英雄的邀请，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果我有时间的话就去。”

啊！我讲出与心中想法完全相反的话了。可恶，我的嘴巴怎么这么坏。

我才完全没有在等平田来邀我出去玩呢。

对……对啦。这都是大和民族的错。因为生性无法拒绝，因此只要受到邀约就会迷迷糊糊地跟着去。

“抱歉，你是不是没兴趣啊？”

平田察觉到我正在烦恼。

“我去，我去。我当然要去！”

我用可能会让人感觉有点恶心的语气回答道。

佯装自己是个自尊心强的男人，但实际上却想去得不得了。

“不过，你女朋友没关系吗？”

“嗯？哦，你说轻井泽同学？没问题的。”

他的反应真干脆呢。嗯，情侣的交往方式应该也是千差万别吧。

从他们还互相称呼姓氏这点来看，他们的关系或许还不算很亲密吧。

我依依不舍地与平田道完别，便一边玩着手机，一边等待班会开始。

等我回过神来，佐仓已经坐到座位上了。

她也没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只是呆坐在座位上等待时间过去。

佐仓究竟是个什么样的学生呢？

开学三个月，大家却除了她的姓氏之外，其他一无所知。

这不光是我，班上的其他人似乎也都不知道。

栉田与平田很积极，不论跟谁都能打成一片。而堀北则不会因孤独感到痛苦。

那么佐仓呢？她跟堀北一样喜欢独自一人吗？还是说，她也像我一样不知道与人的相处之道，因此正在烦恼呢？栉田应该会帮我弄清楚这个疑问吧。

3

放学后，栉田在班会结束的同时离开座位，然后来到静静准备回家的佐仓身边。栉田很罕见地有点紧张。

池、山内还有须藤也很在意对话的内容，而将注意力放在栉田她们身上。



“佐仓同学。”

“什……什么事？”

戴着眼镜的驼背少女看起来很无精打采地抬起了头。

她没想到会被人搭话，显得有些慌张。

“我有些事想请教你，可以吗？是关于须藤同学的事情……”

“对……对不起，我……接下来还有安排……”

佐仓露出很明显的尴尬表情，撇开了视线。她强烈地散发出一种不擅长或者不喜欢跟人说话的气息。

“我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哟。这件事情很重要，希望你可以告诉我。须藤同学被卷进事件时，佐仓同学你是不是就在附近呢？”

“我……我不知道。堀北同学也这么问过，可是我真的完全不知道……”

佐仓的话语虽柔弱，但清楚地表示了否定。

栉田也不想对表现出反感的佐仓做出逼问的行为吧。

虽然栉田有点不知所措，却还是立刻恢复了笑容。

她觉得即使如此也不能在此轻易作罢吧。

因为佐仓的存在，说不定会深远地影响须藤的未来。

“我……可以回去了吗……”

不过，佐仓的模样好像哪里怪怪的。看起来并非单纯不擅长与人对话，而是在隐瞒些什么。这点从她的行为看得出来。

她隐藏着自己的惯用手，连视线都不愿意交错。即使不擅长与人眼神交会，也会在某种程度上看向对方。可是佐仓却一点也不打算面向栉田。

如果对象换成我或者池，那也还能理解。她跟栉田在表面上也交换过联络方式。她所表现出来的举止实在很异常。堀北从她身上感受到的异样感并没有错。想必她也像我一样发现了几点可疑之处。

“我现在能不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呢？”

“请……请问这是为什么呢？我明明什么也不知道……”

若要说栉田有什么失败之处，那也许就是在这种场合向她搭话。

不自然的对话要是拖得越久，必然会集中周遭目光。

然而，这对栉田来说应该完全失算了吧。她认识佐仓，而且还交换了联络方式。她可能预想自己可以更顺畅地跟佐仓谈话吧。

如果她没料到会被拒绝，那么这种状况也就能理解了。

在我旁边看着整件事情经过的堀北，有点得意地往我看了过来。

我知道你的洞察能力非常优异啦……

“我不擅长与人相处……对不起。”

她完全不想接近栉田，这真的很不自然。

栉田对于过去曾经说过话的佐仓，是这么形容的——虽然温和乖巧，但也只是个普通的女孩。

她刚才的态度明显不寻常。栉田也查觉到了这点，因此藏不住心中的困惑。栉田明明就擅长与人拉近距离，这次却不太顺利。

堀北也正因为清楚这点，得出了一个结论。

“真是棘手呢，没想到无法成功说服她。”

堀北说得没错。这个班级恐怕没有人比栉田更擅长与佐仓交谈。

即使对象不擅长与人相处，栉田也能营造出让人自然对话的空间。

不管是谁都拥有一种叫作个人空间或者个人领域的东西，它是种“若是被别人靠近就会感到不愉快的空间”。

身为文化人类学者的爱德华·霍尔，把个人空间细分成四种。其中有一种空间领域叫作亲密距离。当他人靠近到可以抱住自己的程度，也就是踏入亲密距离中的“极近距离”时，人自然而然会表现出强烈的排斥感。不过，如果是恋人或好友，就不会对这种距离感到不舒服。栉田的情况则是即使她踏入了关系不太亲密的人的极近距离内，大致上都不会令人排斥。应该说是不会使人意识到亲密距离的存在。

然而，佐仓却对栉田表现出露骨的排斥感。

不对……她是打算逃跑。

像是在印证这件事情一般——她现在已经不再使用一开始所说的“我接下来有安排”这句话了。如果是接下来真的有安排的人，照理

说会一直重复这句话。

佐仓像是要跟栉田保持距离似的收拾书包，站了起来。

“再……再见。”

她似乎觉得对话无法愉快结束，所以选择逃跑。

佐仓紧紧抓起放在桌上、应该是她私人物品的数码相机，然后迈出步伐。

就在这个时候，她的肩膀撞到了边走边用手机跟朋友聊天、没看路的本堂。

“啊！”

数码相机从佐仓的手中滑落，摔到地上发出巨大的响声。本堂似乎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手机上，简单说了声“抱歉抱歉”，就走出了教室。

佐仓急忙捡起数码相机。

“不会吧……画面出不来……”

她捂着嘴巴，大受打击。数码相机因为强烈撞击好像坏掉了。佐仓按了好几次电源按钮，也重新安装了电池，不过相机却没有开机。

“对……对不起。都是因为我忽然向你搭话……”

“不是的……是我自己太不小心了……再见。”

栉田没办法再叫住灰心丧气的佐仓，只能懊悔地目送她离开。

“为什么我的目击者会是那种阴沉女啊，真是倒霉。她到底想不想救我啊。”

靠在椅子上跷着二郎腿的须藤说完便长叹了一口气。

“她一定是有什么苦衷。而且佐仓同学也还没亲口说她看见了，你不可以这么说她哟。”

“我知道啦，我要是打算说的话刚才就会讲了。我已经是成人了，所以懂得自我克制。”

“须藤同学，目击者是她的话，说不定反而是件好事哦。”

“这是什么意思啊？”

“她一定不会当你的目击者替你作证。这个事件也将会处理成是你擅自引起的。虽然最后无可避免会对D班造成影响，不过幸亏时间点是现在。使用暴力，再加上伪证，我不认为这场牵连到校方的骚动会只有一两百点的惩罚。失去现有的八十七点便能了事，这也可以说是很幸运了呢。校方也无法漠视你的申诉，所以理应不会让你退学。虽然想必责任比例会大于C班。”

堀北一直以来都把想说的话藏在心中，但这次她毫不留情地滔滔不绝。

“别开玩笑了。我是冤枉的啦，冤枉的。我打人也只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不是这么天真的事。”

啊，这点我之前说过。

“哎，绫小路同学。”

我的肩膀被戳了戳，而回过头就看见栉田在离我非常近的地方。从近距离看栉田，她也相当可爱。我不但没有感受到亲密距离被入侵的不快，甚至还想要她更靠近一点。

“绫小路同学，你是站在须藤同学这一边的吧？”

“嗯……没错。不过，你怎么又重问了一遍？”

“你看，因为情势有点险恶，而且总觉得大家想救须藤同学的劲头正在减弱。”

我环视了一圈教室。

“是啊，大概是吧。虽然这真的也没办法。”

关键目击证人——佐仓，要是否认的话，那也无法有所进展。

“我不觉得能找到完美的解决方案。我们放弃吧，须藤。”

池也像是失去了一半干劲似的如此嘟哝道。

“什么啊，你们不愿意帮我忙吗？”

“毕竟……”

池仿佛在寻求认同般向班上剩下的同学们搭话。

“就连你的朋友也没打算帮忙。真遗憾呢。”

班上剩下的学生并没有否定池和堀北说的话。

“为什么就只有我会碰到这种事啊？真是一群没用的东西。”

“你说的话还真有趣呢，须藤同学。你难道觉得这一切都像飞镖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班上的情势不断变得险恶，今天更胜以往。

不过，看得出来须藤因为对象是堀北，而正在尽全力克制情绪。

此时，意想不到之处飞来一把利刃。

“你还是退学比较好吧？你的存在很不美丽。不，应该说是丑陋吧。Redhair[1]同学。”

这个男人每天都看着随身携带的小镜子，整理自己的发型。

他是这个班级中格外显眼的男人——高圆寺六助。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次试试看啊！”

“要重说好几次实在太没效率了。真是Nonsense。你若是自认为理解能力很差才这么说的话，我是不介意特别为你再说一次啦。”

高圆寺一次也没正眼看须藤，宛如自言自语般答道。

砰！教室响遍桌子被用力踹飞的声音。场面本来还有些许乐观气氛，顿时完全冻结。须藤气势汹汹地站起，不发一语地走向高圆寺身旁。

“你们两个都冷静一下！”

在这个最糟糕的情况下唯一能采取行动的男人，就是平田。我的心顿时小鹿乱撞。

“须藤同学，虽然你有问题，但是高圆寺同学你也有不对。”

“我打从出生就不曾做过不对的事情呢。这是你的误解。”

“正合我意，我要打得你面目全非，再让你向我磕头谢罪。”

“我说住手。”

平田抓住须藤的手臂严厉制止，可是须藤完全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

须藤应该是打算把包含堀北的责骂在内的所有愤恨，全都发泄到高圆寺身上吧。

“快点住手啦，我不想看到朋友之间打架……”

“栉田同学说得没错。不管高圆寺同学怎么样，我都站在你这边，须藤同学。”

你太帅了啦，平田。你干脆不要叫平田，把名字改成“英雄”会比较好。这样蛮不错的。

“这个场面就交给我处理。须藤同学，你还是安分一点会比较好。要是你现在引起骚动，学校对你的评价也会变差。没错吧？”

“啧。”

须藤瞪了高圆寺一眼之后就离开了教室。教室的门被他“砰”的一声用力关上，接着走廊传来一声大吼。

“高圆寺同学，我不打算强求你帮忙，可是你严厉责骂他是不对的。”

“很遗憾，我并不觉得自己做错事了。哎呀，约会时间差不多到了。我先告辞了。”

在旁观两人罕见的接触同时，我深切感受到了班上的不团结。

“须藤同学并没有成长呢。”

“堀北同学你也是。你应该用更委婉一点的说话方式吧……”

“我对于打了也没反应的对象，不会手下留情。”

你明明对打了有反应的对象还是会毫不留情地继续打。

“你有什么意见吗？”

“唔……”

她朝我投来了一把锐利的手术刀（ 视线）。我虽然很害怕，却还是反驳了她。

“有句话叫作大器晚成，须藤将来说不定会打进NBA哦！他潜藏着带给世界巨大贡献的可能性。年轻人的力量，是无可限量的。”

我说出像是会使用在电视广告上的话语。

“我没打算全盘否定他十年后的可能性，可是我现在所需要的是升上A班的战斗力。现在不成长就没有任何意义。”

“您说的是……”

堀北坚持了她一贯的立场，因此并没有什么好担心的。我在意的是池他们。

他们轻易改变自己的立场，所以情况并不稳定。

“你跟须藤关系很好吧？你们经常一起吃饭。”

“还行吧。可是他有点拖后腿。跷课最多的是须藤，去打架的也是须藤，必须划清界限了。”

原来如此。看来池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会努力说服佐仓同学。这样的话，这个糟糕的情势一定就会有所改变。”

“是吗？我就借这次机会说明。我认为佐仓同学即使作证效果也不会太好。校方恐怕也会对从D班忽然冒出的目击者表示怀疑。”

“你说怀疑……是指校方会认为这是假的目击者？”

“当然。照理说校方会认为我们是串 通好来作证的，这无法成为决定性的证据。”

“不会吧……那怎么样的证据才靠得住呢？”

“假如奇迹真的存在，要是目击者是其他班或者其他年级的人，把事件从头看到尾，又深受校方信任，那说不定就有希望了呢。然而，这种人并不存在。”

堀北很有把握似的这么说道，而我的想法也跟她一样。

“那么……即使再怎么努力证明须藤同学是冤枉的也……”

“如果这次事件是在教室内发生的，那就另当别论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

“呃，因为教室里装有观察班上情况的监视器吗？所以不管发生什么，证据都会非常充足。如此一来，也能一举揭穿C班那伙人的谎言。”

我指了指教室天花板角落附近的两台监视器。

虽然校方为了不干扰到学生，而设置了微型监视器，还让它融入了教室背景之中，但教室里设有监视器确实是个不争的事实。

“校方会利用这些监视器来检查上课时的私下交谈或者打瞌睡。否则也无法每个月做出准确的审查。”

“真的假的？我之前都不知道！”

池仿佛心里受到冲击似的盯着监视器。

“我也是第一次知道呢……居然有监视器呀。”

“这东西意外地难以发现呢。我也是公布点数结果时才发现的。”

“一般人都不会在意监视器的位置。就算是经常去的便利商店，我们也不会特地去观察监视器的位置对吧？”

如果真的有人这么做，他不是心里有鬼，就是个神经兮兮的人。又或者是偶然看见才会记下来。

也就是说已经没必要再继续寻找目击者了，我打算回宿舍。

栉田他们很可能会说要寻找新的目击者，要是卷入其中也很麻烦。

“绫小路同学，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

“……”

来自堀北的这份邀请，令我忍不住把手掌贴在她的额头。虽然堀北额头很冰凉，但也确实带有肌肤的温暖，并且相当柔软。

“我没有发烧哦，我只是顺便有些事想找你商量。”

“这……这样啊，没问题。”

堀北居然会邀请我，还真是稀奇。看来明天会下雨吧。

“你们两个果然有一腿对吧？昨天我光是想碰她的肩膀，就差点被她杀掉了欸……”

池有点不服气似的看着我这只摸着堀北额头的手。

堀北察觉到这点之后，表情并没任何变化，抬头看着我说道：

“能拿开你的手吗？”

“噢，抱歉抱歉。”

不知为何堀北没有反击过来。我放下心的同时，把手移开了她的额头。这完全是无意的举动。

我们两人并肩走出教室。虽然我大概能猜到，但是堀北要说的具体是什么呢？

“对了。回去之前我想顺路去一个地方，可以吗？”

“只要别太久就没关系。”

“应该就十分钟左右吧。”

4

放学后的天气变得更加闷热，我们来到事件现场的特别教学大楼。由于不是杀人事件，所以大楼没有贴着禁止入内的封条，也不觉得与平时有什么不同。这栋大楼聚集着特别课程教室、家政教室、视听教室等不会频繁使用的教室。这里下课后就几乎没有人迹，因此不会让任何人撞见。如果要把须藤叫出来，那这里也算是校园中最理想的地点之一。

“好热啊……”

这里的闷热程度真不寻常。学校的夏季说不定本来就是如此，但教学楼里基本上都很舒适，因此我对炎热或寒冷的印象就模糊掉了。这是在整天开冷气的建筑物中待太久所产生的影响。我因为温差而觉得更热了。

这栋特别教学大楼在上课时应该也会开冷气，但现在冷风也已完全不着痕迹。

“抱歉啊，让你陪我来这种地方。”

站在一旁的堀北看起来一点汗也没流，静静地环顾走廊。

“你也真是奇怪呢，居然会自己主动参与到这件事情里。我们已经找到目击者，而且弄清楚无计可施。你还打算再做什么？”

“因为须藤是我最早交到的朋友，所以我多少会帮点忙。”

“那么你认为有方法令他无罪吗？”

“谁知道呢？这还很难讲。我之所以会一个人行动，是因为觉得跟着平田或栉田他们一大群人行动有点棘手，或者说是因为我不擅长

那么做。想到大家今天或许也要一起去校舍或教室四处奔走，所以才选择逃跑。很像是避事主义者会做的事对吧？”

“确实如此呢，然后你还说因为是朋友所以才帮忙。真是一如往常的矛盾呢。”

“因为人类或多或少都是种只顾自己方便的生物。”

我之前也说过类似的话，不过堀北对我这种想法却意外地宽容。

正因为堀北平时都是单独行动，所以她的立场是只要对自己无害，别人要怎么做都好。这也是我跟她待在一起不会感到痛苦的原因。

“算了，绫小路同学你的个人想法也与我无关，想做什么都是你的自由。另外，我并不讨厌你认为跟那两人相处很棘手的态度。”

“这单纯是因为你讨厌他们吧。”

“拥有共同的敌人，也就代表着彼此能够互相帮助。”

“不，我虽然觉得棘手，可并不讨厌他们。我希望你别将其混为一谈。”

而且我非常希望跟栉田或平田关系更近一步。

“哪种说法都差不多。”我的意思被堀北放大解读。

我含糊其词之后，便走到了走廊尽头，把天花板到墙角都彻底看了一遍。

堀北忽然像是察觉到什么似的开始环顾四周，接着陷入沉思。

“这里没有呢，真可惜。”

“咦？没有什么？”

“教室里有的那种监视器。要是有监视器的话，就能得到确凿的证据了。可是在这栋特别教学大楼的走廊上却找不到。”

“这样啊，监视器吗？确实只要有这种东西的话，就能一下子解决了呢。”

天花板附近虽然设置了插座，但是并没有被人使用过的迹象。

走廊没有任何遮蔽物，所以如果那个位置有监视器的话，就很可能会留下完整的纪录。

“说起来学校走廊并没有装设监视器对吧？”

即使不是特别教学大楼，教室前的走廊应该也都没有监视器。

“若要说其他没装设的地方，也只有厕所和更衣室了吧？”

“是啊，剩下的地方大多都安装了。”

“事到如今这也没什么好遗憾的呢。要是有监视器的话，校方一开始就不会将这次事件视为问题了。”

堀北像是对瞬间产生期待的自己感到羞愧而摇了摇头。

我们徘徊了一会儿，不过毫无收获，白白浪费了时间。

“所以，你想出拯救须藤的对策了吗？”

“我怎么可能想得到，想出对策是你的职责。我不会叫你去救须藤，但我希望你可以协助D班往好的方向发展。”

堀北吃惊地耸耸肩，觉得我只是换了套说法吧。不过，既然堀北替我们找出了佐仓这名目击者，那她应该不是不想帮忙。

“你是说想利用我？难道你是为此才把我带来这里的？”

“目击者是佐仓，所以情势说不定反而会恶化。事先调查是否有对策会比较好吧。”

堀北也正是因为明白这点，才会把佐仓的事告诉栉田他们吧。她如果坚决不想讲，即使我们问她她也不会回答。

虽然她本人还是看起来满不在乎，或者应该说是超然地不表现出自己的想法。

“我对须藤同学本身有诸多不满，不过我还是希望能减轻他被判决的责任比例。若能留下点数的话就再好不过了，让D班形象变差也很吃亏。”

通常我们会说出像是“你还真是不坦率”这种话，这家伙刚刚说的想必是发自内心的吧。

这不是什么坏事。只不过，人因为不擅长忍受孤独，所以才会做出拯救或者帮助他人的伪善行为，群聚依偎取暖。可是我在堀北身上却看不见这点。

她与栉田他们决定性的不同，就在于她完全放弃证明须藤的无罪。

“我刚才也说过，只要奇迹般的目击者没出现，就不可能证明须藤同学是被冤枉的。如果C班学生们愿意承认自己撒谎也可以，不过这有可能吗？”

“不可能。特别是C班，他们绝不会承认这是谎言。”

正因为确信我们没证据，所以对方才会一口咬定须藤先动的手。

我们甚至除了须藤的话之外，就没有能够相信的其他东西了。真相还埋藏于黑暗之中。

“这里放学后都没有人欸。”

“这栋特别教学大楼就连社团活动都不会使用，必然会这样。”

须藤或C班学生其中一方把对方叫到这栋大楼。然后，积怨颇深的双方忽然爆发了冲突。结果，须藤因为打伤对方而遭到控诉。这就是这次事件的概要。

只要没被叫来，不会有人特地跑来这种炎热的地方。

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要是在此再多停留个几分钟，脑袋估计都要出问题了。

“堀北，难道你不觉得这里很热吗？”

当酷暑毫不留情地侵蚀着我的身体时，堀北则一脸若无其事地环视周围。

“我比较耐热，所以没问题。绫小路同学，你……看起来不像没问题呢。”

我的脑袋因为炙热的温度而开始变得有点迷迷糊糊。我为了获得新鲜凉爽的空气而靠近窗边，接着像在寻求救助般打开窗户……随即又以非比寻常的速度关上了它。

“好险。”

外面的热风在窗户开启的瞬间涌了进来。要是一直开着窗那就更惨了。

想到接下来八月还会变得更热，就觉得很郁闷。

不过，今天来到这里也算是有所收获。看来这并不是不可能的……

“你刚才在想什么？”

“不，没什么。真的好热……我实在快不行了。”

现在似乎也没有能做的事情，于是我们两人便开始折返。

“啊！”

“噢！”

正当我想从走廊转弯时，撞上了同样也要转弯过来的学生。

“抱歉，没事吧？”

由于撞击力道没那么强，我们彼此都没有跌倒。

“我没事。不好意思，是我太不小心了。”

“我才该说抱歉。咦，是佐仓啊。”

我跟刚才不小心撞到的女学生道完歉，结果发现自己认识这个人。

“啊，呃……”

与其说不知该如何反应，不如说她似乎不认识我。

不过几秒钟过后，她重新看了看我的脸，好像才想起来我是她的同班同学。对方若不仔细端详就无法知道我是谁，真是令我感到空虚。

佐仓的手上握着手机。

“啊，呃……我的兴趣是拍照，所以……”

她把手机画面拿近给我看并解释道。虽然我并没打算问得这么细。

因为即使她边走边玩手机，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

原本应该已经离校的佐仓，居然会来特别教学大楼？这让我不禁去猜测各种事情。

“兴趣？那你都拍些什么啊？”

“像是走廊……或者窗外的风景，等等。”

佐仓简单说明完，便察觉到站在我身旁的堀北，接着将目光往下移。

“啊，呃……”

“我能问你一些事情吗，佐仓同学？”

佐仓在此处现身的不自然之处，堀北没有放过，并且往前走了一步。

佐仓害怕往后退。我轻轻用手制止堀北，以手势告诉她别再追问佐仓。

“再……再见！”

“佐仓。”我对佐仓那急忙想逃走的背影如此说道，“你不用勉强自己。”

我是可以不必开口，但还是忍不住说了出来。

佐仓虽然停下了脚步，可是没打算回过头来。

“即使佐仓你是目击者，也没有义务要站出来。再说，勉强让你作证也没有任何意义。假如你遭到了某个恐怖的家伙强行逼迫，那就来找我商量吧。我不知能帮上多少忙，但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你是指我吗？”

我无视了恶鬼的存在。现在还是先让佐仓逃走吧。

“我什么也没看见。你们弄错人了……”

佐仓始终都说自己并非目击者。因为现阶段这只是堀北的独断见解，目击者实际上不是她的可能性也相当大，佐仓如果自己都这么说的话，那应该就是如此吧。

“如果是这样就好。只不过，要是有谁逼迫你作证的话，就来告诉我。”

佐仓轻声回应之后就走下了楼梯。

“这说不定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哦？而且她是在意事件的发展，才会来到这里吧。”

“她本人并没有承认，所以即使强迫她，不是也没办法吗？何况堀北你也很清楚吧。D班目击者的证词并没有什么说服力。”

“嗯，也是呢。”

佐仓是依照自己的想法在行动。即使我们还不知道她的想法究竟为何。因此目前这种局面我们不能向她追问。

“哎，你们在这里做什么呀？”

我因为突如其来的声音而回过头，结果发现了一名金发美少女正面对着我们站着。

我对这张面孔有印象。虽然我们没有直接交谈过，但我知道她是B班的学生，叫作一之濑。传闻中说她是个相当优秀的学生。

“对不起呀，忽然叫住你们。能耽误你们一些时间吗？你们要是正在进行酸甜的约会，那我就马上离开。”

“没这回事。”

堀北立刻否定，她只有这种时候反应特别快。

“哈哈，说得也是呢。作为约会地点来说，这里有点太热了。”

我跟一之濑之间应该没什么交集。证据就是她不知道我的名字。在对方看来我只是无数学生中的其中一人。

也许她是堀北认识的人或者朋友……不可能。这不可能。

她们两个要是忽然说出“讨厌，好久不见！你过得还好吗？”“嗯，我很好我很好。”之类的言语，然后抱在一起的话，我肯定会当场口吐白沫昏倒过去。

“你找我们有什么事？”

这种事当然不可能。堀北对突然出现的一之濑表现出警戒，她应该不觉得在这种场合被人搭话是事出偶然。

“与其说是有什么事……倒不如说，我只是想知道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没什么，我们只是不知不觉晃来这里而已。”

其实老实回答也没关系，不过我的隔壁邻居以眼神向我施压，于是我便把话敷衍带过。

“不知不觉吗？你们是D班的学生对吧？”

“你知道啊？”

“我之前大约见过你两次呢，虽然没有直接说过话。那边的女生，我记得也曾在图书馆里见过一次呢。”

看来她似乎记住了像我这样子的隐藏于暗处之人（听起来有点帅）。

“因为我的记性很好。”

意思就是她对我是只要记性不好就不会记得的程度吗？

我这份有点开心的心情，被无法预料的强风吹得烟消云散。

“我还以为你们在这里铁定是跟打架骚动有所关联呢。你们昨天好像在我不在的时间点前来B班打听目击者的消息呢。我事后听说你们打算证明D班学生是被冤枉的。”

“假如我们是在进行那件事情的相关调查，这又跟你有什么关系？”

“嗯，是……没什么关系啦。不过，因为我听了大概之后觉得有些疑问，所以才想来现场看一下状况。如果可以的话，你们能告诉我事情的经过吗？”

把她当成单纯对这件事感兴趣的人应该没关系吧。

我们沉默不语，一之濑则尴尬似的说道：

“对其他班的事情感兴趣不行吗？”

“不，没这种事……”

“我只觉得这另有隐情呢。”

我想和平处理的这份想法，被堀北断然的一句话一刀斩断。

一之濑理解堀北的话中含义，便歪着头露出微笑。

“你说隐情？是指像暗中策划妨碍C班或D班的这种事吗？”

一之濑露出像是“真是遗憾呀”的表情。

“你也用不着提防成这样不是吗？而且我真的只是感兴趣。”

“我不打算满足别人的好奇心呢，所以随你的便。”

堀北跟我们保持了一段距离，就开始注视窗外。

“告诉我嘛。我从老师和朋友那里都只听说是有人打架呢。”

虽然我有点犹豫，不过反正就算我不讲，她也会从别的地方知道。我这么一想于是就跟她说明了。我告诉她C班的三个人被须藤叫出来打的这件事，其实并非如此，事实是对方把须藤叫出来还先动了手。须藤把他们击退，结果对方就去向学校诬告须藤。一之濑从头到尾都以认真的模样专心聆听。

“竟然会有这种事……所以你们才来B班呀。原来如此原来如此……欸，这问题不是非常严重吗？这代表暴力事件中有人说谎，对吧？如果不弄清楚真相不是很糟糕吗？”

“所以我们才来现场进行调查，虽然并没有任何发现。”

这也不是杀人事件现场，我没想过能够获得明显的线索。不过这与我的预期相反，也算是有所收获。

“他是不是叫作须藤？你们身为同班同学因此相信他对吧。你们是朋友吧？对D班而言，这次的骚动是冤罪事件呢。”

即使我们是以同学、朋友的这种身份而相信他，一之濑这种局外人想必也不会轻易认同吧。这也无须多做说明。

“若须藤同学说了谎你们要怎么办？假设别说是冤枉，反而还出现罪证确凿的证据。”

“我会要他老实地自首呢。因为这个谎言一定会关系到班级的未来。”

“嗯，也是呢。我也这么想。”

即使一之濑知道了这种事，对她来说好像也没有任何用处。

“已经够了吧？你想知道的消息，也都知道了。”

堀北似乎想要尽早赶走她，便故意在话里交杂着叹息。

“或许……我也可以来帮忙，像是寻找目击者之类的事，人手越多效率越高对吧？”

人手当然是越多越好。这种事我们知道。然而，我也不能说出像是“这样啊。听好喽，这可是件苦差事哦”这种话让她听。

“为什么B班学生要来帮我们忙呢？”

“这应该无关乎B班还是D班吧？这种事件也不知何时会发生在谁身上。正因为这所学校让班级之间互相竞争，所以生活随时都蕴藏着纠纷的危险。这回看来就是首次发生的事件。要是说谎的一方获胜，那就是个大问题了。另外，既然我都知道了，我个人也无法坐视不理。”

一时间令人难以判断一之濑究竟是认真还是开玩笑的。

“我们B班要是有谁可以帮忙出来当证人，不是也会大幅提高可信度吗？只是反之亦然，在追寻真相的过程当中，说不定D班也会受到危害……”

换句话说，也就是须藤说谎，C班的主张才是正确的情况。这样的话，不仅须藤会被停学，就连D班都有可能受到致命的伤害。

“怎么样呢？虽然我不觉得这是个坏主意。”

我观察了一下堀北的模样。不过，堀北还是背对着我们，一动也不动地凝视着窗外。关于一之濑提出的合作建议，我们该怎么做呢？

会烦恼当然是因为觉得这会有好处。实际上，即使只有D班为了证明须藤无罪而行动，只要我们拿不出足以百分之百断定这就是冤罪的证据，可信度就会变得很低。

身为局外人的B班在这个阶段加入、涉及这次事件，想必会有相当大的意义。

“你们或许觉得这是伪善，但我并不认为自己背负着这么沉重的事情呢。”

关于这个提议，虽然这样很没礼貌，但我想好好地衡量一下。我当然还无法完全信任这名叫作一之濑的少女。因为她是B班的学生，照理说参与这件事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或许重复做出这种带有善意的行为，将会关系到班级或个人点数。如果这么解释的话就能理解了。而她不轻易说出这件事，也是因为理解这在晋升上是个重要的资讯或可能性吧……不过我也不能直接向她确认。

“我们请她帮忙吧，绫小路同学。”

率先做出决定的人是堀北。这代表比起风险，她选择了好处。

我由衷感谢堀北迅速做出了决定。

我本来就没什么决定权，因为做决定是堀北的职责。

一之濑得到堀北的同意后，便露出洁白的牙齿。

“那就这么决定喽。呃……”

“我叫堀北。”

堀北似乎认可了合作关系，因此坦率地自报姓名。

“请多指教，堀北同学。还有你叫绫小路同学对吧？也请你多多指教喽。”

我们以意想不到的形式与一之濑相识，开始合作。不过是凶是吉也只能顺其自然。无论如何发展，这都绝对会是带来变化的关键因素。

“另外关于目击者，我们已经找到了。不过遗憾的是目击者是D班的学生。”

“哎呀！”一之濑抱着头遗憾地如此叹气。

“嗯，不过你们看，就算是这样，她是目击者的事实也是无可取代的。而且也不能断言没有其他目击者对吧？即使可能性很低。”

虽然这种概率薄如一张纸，不过确实也有可能性。

“话说回来，你的朋友说不定一年级就会当上正式球员对吧？这不是很厉害吗？现在他或许会扯你们的后腿，但日后说不定会变成你们班的资产呢。校方不是也会对社团活动或慈善活动等给予正评吗？只要参加大会并表现亮眼的话，须藤同学也会被发放点数。而且这也会关系到班级点数上呢。呃……你们难道不知道吗？老师没有告诉你们？”

老师只告诉我们会对个人点数有影响。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也会对班级点数产生影响呢……我之后会向茶柱老师表示抗议。”

堀北有点不服似的嘟哝道。

看来茶柱老师在消息传达上又有疏漏了。B班已经从老师那里得知消息了吗……

老师一如既往地连表面上的平等都不肯给予，我感受到了严重的差别待遇。

“你们的班主任好像有点奇怪呢。”

“不如说她原本就没有干劲，她似乎对学生并不感兴趣。”

虽然我认为这不需要特别放在心上，不过一之濑好像很在意。

“这所学校将会在毕业时以班级来决定老师的评价。你们知道这件事吗？”

“我是第一次听说呢。这是真的吗？”

与其说堀北表现得很感兴趣，倒不如说，是她不得不对其感兴趣。这是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们班的星之宫老师呀，老是把这件事当作口头禅呢。她说只要能当上A班的班主任就会有特别奖金，所以想要加油。待遇相当不同呢。”

“我还真是羡慕你们班的班主任呢。”

我们这边的老师好像对钱也没兴趣，完全让人感受不到她的上进心。

不如说，她甚至觉得班级要烂就烂到底。

“你们或许跟老师好好谈一下会比较好呢。”

“真没想到会被敌人雪中送炭。”

“该怎么说呢？这是彼此开始竞争之前的问题吧？或者应该说，这样我们就不对等了吧？”

看来我们已经落魄到被其他班同情的地步。

光是这点就能知道茶柱老师对自己的学生是多么没有热忱。

“即使只有班主任也好，我还真想跟B班交换呢。”

“不，我想这么做好像也有点问题。”

我回想起曾有过一面之缘的星之宫老师。就算换成那名老师，我们好像也会很辛苦。

“话说回来这里还真热呀。”

额头开始冒出薄薄汗水的一之濑，拿出上面画有熊猫图案的可爱手帕。厚制服只会让人觉得越来越热。

“没人的教学楼也一天到晚开着冷气……你应该也不喜欢那种对地球不环保的学校吧。”

“哈哈哈，或许确实如此。你说的话还真有趣欸。”我并没有打算搞笑，但一之濑却笑了。

“你们刚刚对话中的笑点在哪里……”

“为了让事情顺利进行，可以给我你们两人的联络方式吗？”

堀北用视线向我下达了指令。她的意思是我拒绝，所以麻烦你了。

“可以的话让我来吧。你联络我们时，我会负责应对。”

“嗯，我知道了。”

我交换完联络方式突然想到，我手机里女生的联络方式还真是意外地多呢。

七月初，我的通讯录中就已经有七个人（三个女生）的名字与电话了。

或许……我在不知不觉间正讴歌着青春的美好。

这是题外话。一之濑的名字叫作帆波。

5

根据邮件内容，一之濑似乎明天开始要跟值得信任的伙伴研拟作战并付诸行动。她问我是不是每次都要先征求我们的同意比较好，但是我决定全权交给对方处理。我方没什么事情是必须特别限制的。我和堀北回到宿舍。准备分开时，她好像还有事想对我说，于是就跟到了我的房间。

“打扰了。”

明明谁也不在，堀北却特地说出这句话再进到我的房间。

为什么即使对象是堀北，只不过是两人共处一室就会让我有点紧张呢？

“啊，我先确认一下。你也有我房间的备用钥匙吗？”

“你房间的？我记得池同学他们以前曾经想拿给我呢。不过被我拒绝了。”

真不愧是堀北，看来只有你是拥有着健全常识的人。

“因为我不常拜访绫小路同学你的房间。应该说拜访你房间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个耻辱吗？或者该说是一种污点。你懂吧？”

她会这样回应也都在我的预料之内，我才没有受伤呢。

我才没有觉得这是比我想象中还要狠毒的话。

“你为什么要用手指对着墙壁写字呢？”

“大概是为了隐藏心中的动摇吧。”

本人没有恶意才是最恐怖的地方。

如果我反问回去，她一定会回复“我只是陈述事实而已”这种话。

“有关须藤同学，我想再次听听绫小路同学你是怎么想的。另外，我也有点在意栉田同学他们会如何行动。”

“既然你这么在意的话，一开始加入我们不就好了吗？”

“这我可做不到呢，因为我并不认同须藤同学。我只是为了班级才无可奈何地想办法。如果要说得更直接一点，我甚至认为放弃他也无所谓。”

“你不是在期中考的时候对须藤伸出了援手吗？”

“这是两码事。这次事件即使能奇迹般获判无罪，但你认为他会有所成长吗？帮助他恐怕还会造成反效果。”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吧？堀北以挑衅般的眼神如此诉说。

“你的意思是放弃无罪的判决，并受到某种程度的惩罚，会对须藤比较好？”

她虽然摆出好像有点不满的表情，不过似乎表示认同。

“看来你从一开始就知道很难洗清冤屈，也知道这是须藤同学自身缺点招致的事件，对吧？若不是这样，你就不会有受处罚反而会更好的这种想法。讨厌他的人除外。”

堀北无论如何都想让我告诉她我跟她达成共识了。

她为了不让我逃避，以巧妙的说话方式将我团团围住。我就算在这里硬是否定，这家伙也只会继续追击吧。

“嗯，只要想想，不论是谁都可以了解吧？”

“是吗？栉田同学或者池同学他们不就完全没察觉到吗？他们只相信须藤同学的申诉，而且也只想为了他、为了班级而从谎言中救出他。为什么会发生这次事件而且情势还会如此紧张？根本的起因，他们完全不懂。”

这些话无情到让人不觉得是针对同甘共苦的同学所说出来的。

“至少栉田是在理解这件事之后才打算救须藤的哦。”

“理解之后？这是她自己察觉到的吗？”

“咦？不，这个嘛……”

“是你说的对吧？”

我受到盘问似的遭到她言语上的步步逼近。

“你曾动了像是拿真题，或者想到要使用点数买分等各种歪脑筋，所以我也不是很惊讶……但我还真是不服气呢。”

抱有“我总有一天会拿出实力”之精神生存的人，当然会多少学着耍点小聪明。

“还请您千万别抬举我。”

堀北似乎一开始就没这种打算，因而失笑。不过她不小心露出的那张笑脸马上就消失了。

“老实说你是个未知数，浑身散发出不确定的因素，在班上也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人物。八面玲珑、无所作为、断梗飘萍……这都是些看似恰当但不贴切的比喻。”

“不论哪种比喻都有点微妙。这类话可不是用来称赞别人的哦……”

明明有更好的形容。此时，堀北用狐疑的眼神瞪了过来。

“你的这部分也能说是‘深藏不露’呢。你呀，真是个令人恶心的存在。”

原来如此。一般人对她刚才列举的成语应该连意思都不知道。

看来我已经彻底咬上了堀北撒下的饵。失策。

“不管怎样，说我是恶心的人也太过分了吧。高圆寺才是个相当难预料的存在吧。”

他毫无疑问是个非比寻常的人物。若说我的恶心程度甚至还胜于他的话，就真的太伤人了。

“他其实意外地好懂。读书、运动成绩都很优秀，只是个性有问题而已。即使是这点问题，最终也都能用‘唯我独尊’这个成语来解释呢。”

这说明实在很浅显易懂。高圆寺的人生态度本身确实相当单纯。

“你或许很适合当老师。”

她若就这么长大成人……似乎就会成为茶柱老师那种类型的老师。

6

这所学校的校区内一共建了四栋宿舍。其中三栋是学生宿舍，而一到三年级分别在不同的宿舍楼中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今年使用的宿舍楼，是去年的三年级学生在三年期间所使用的建筑。剩下的那一栋，则是老师们以及在购物中心等地方工作的员工所居住的宿舍。

我想说的就是，既然一年级全体学生都生活在同一栋宿舍，就必然会遇见其他班的学生，或者与其建立起关系。

迄今不曾映入眼帘的陌生人，我也都自然会去特别留意。

“谢谢您，还请您多多指教。”

少女向宿舍管理员致谢并迈出步伐。她注意到我的存在之后，便向我打了招呼。

“哈啰，绫小路同学，早安。你起得真早呢。”

少女有着一头漂亮的大波浪长卷发，以及圆滚滚的大眼睛。她那直挺的体态与其坦荡的性格非常相称。在觉得她可爱或漂亮之前，我就先被她的帅气模样给吸引住了。她就是一年B班的一之濑帆波。

“今天起得比较早。你在跟管理员说什么啊？”

“我们班有几个人提出宿舍的请愿之类的意见。我刚刚正在把整好的意见交给管理人员。其中有用水设施或者噪声等等的意见。”

“为什么一之濑你要特地做这种事情啊？”

房间的问题一般都是各自自行处理。一之濑特地汇整大家的意见，又是基于什么理由呢？

“早安，一之濑班长！”

搭电梯下来的两名女学生向一之濑打招呼。一之濑也回应了她们。

“班长？她们为什么叫你班长？”

这个字眼在这里不常听到。这所学校应该没有班长这个职务才对。

她看起来感觉也不像是书呆子。

“因为我是班级委员。”

“班级委员……该不会除了D班之外的班级都有吧？”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是一般情况的话，我应该会很惊讶。可假如是我们的班主任，她则很可能不替这件事做决定并且置之不理。

“这是B班自作主张设立的哟。如果决定好职责分配，之后在各方面不是都会比较轻松吗？”

我了解她想说什么。可是即使如此，我们班也不会自己选出班级委员。

“除了班级委员之外，你们该不会还有其他职位吧？”

“算是吧。虽然能否发挥作用是另一个问题，但形式上都已经决定了哟。有副班长以及书记。而且在文化祭或运动会的时候，也会比较方便。也可以到时候再决定啦，但要是产生纠纷的话会很麻烦。”

之前在图书馆看到一之濑的时候，她就率领了数名男女在举办读书会。

说不定从那时开始，她就已经在发挥着类似班长的作用。

通常大部分的人都不会想当什么班长。因为不只会被迫处理麻烦事，校方要商讨事情时，也必须出席。

然而，B班有一之濑率先担任班长后想必在决定职责时应该进行得很顺畅，不会互相推诿。

“B班好像很团结一致欸。”

我坦率地这么认为，但回过神来就发现自己说出了口。

“我并没有特别在意这件事，大家只是很开心地在做事。而且我们班也有不少会惹是生非的人呢，所以辛苦的事情也有很多。”

虽然一之濑说辛苦的事情也有很多，可是她却很开心地笑着。我们聊着天，顺便一起并肩走去学校。

“你平常是不是都比较晚呀？话说回来我没在这个时间见过你呢。”

一之濑抛来一个很普通、很安全的问题。

我正打算向她抛出类似的问题，感觉心里有点暖暖的。原来像一之濑这种人也会从这种普通话题开始与人构筑关系啊。

“因为早去也没事做，我大概都会在房间多待个二十分钟。”

“这样的话会很赶呢。”

我和一之濑越接近学校，学生数量也变得越来越多。

很不可思议的是，女生们接连投来羡慕的眼神。每个人人生中都会有三次桃花期，难道它已经来临了？我连一次都还没碰到，所以这时候也差不多该来了吧。

“早安，一之濑！”

“早安，一之濑同学！”

独占女生视线与呼声的人，是走在我身旁的一之濑。

“你真是个大红人欸。”

“因为我在当班长，所以比其他女生引人注目吧。”

一之濑似乎并非谦虚，而是真心如此认为。

“啊，对了。绫小路同学，你听说过暑假的事情吗？”

“暑假？呃……暑假不就是暑假吗？”

“我听说暑假要去南方岛屿度假。”

这么说起来……我的脑海中闪过某件事情。

虽然我忘记是何时，但是我记得茶柱老师曾经提过“度假”这个字眼。

“我原本不相信，不过真的有度假这回事吗？”

这又不是修学旅行……我环视周围，认真想了想。

这所学校即使说是奢华至极也不为过。暑假去南方岛屿度假，寒假说不定甚至还会去温泉旅行。

真的非常可疑。我不认为这所学校有这么友善。这不禁令我怀疑是否有什么隐情。一之濑是怎么想的呢？

我还没直接问，一之濑就露出了苦笑，也对此感到怀疑。

“果然很可疑对吧？我认为暑假会是一个转折点哟。”

“你的意思是说暑假期间班级点数可能会有大幅的变动？”

“对对对。它应该会是比期中考试或期末考试还更具影响力的课题吧？否则我们很难填补与A班之间的差距。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逐渐被拉开距离呢。”

确实如此。即使现在有什么大型活动应该也不奇怪……

“你们现在跟A班的差距是多少啊？”

“我们班是六百六十多点，所以已经被拉开将近三百五十点了呢。”

刚开学点数当然会下降，但他们却已经止住了下滑。非常厉害。

“除了期中考试之外没有增加班级点数的方法，所以不管怎样我们都无法避免点数慢慢下降呢。但A班刚开始也是这样。”

即使如此，A班通过这次期中考试还让点数提升了。

“你还真是不紧张啊。”

“我很在意哟！不过我觉得接下来才是反击的机会。我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着眼未来而非现在，这种想法一定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事情只有在某种程度上切实打好稳固基础的班级才办得到。

我们班这个月顶多八十七点，根本无法跟其他班竞争。

“一切就取决于那个活动中会有多少变动呢。”

想必不会只有十点或者二十点吧。

不过，也很难想象会有五百、一千点之类的数字变动。

“这对我们班来说反而是个危机。差距要是再这么扩大下去就很难追回来了。”

“我们彼此都必须努力了呢。”

话虽如此，但要去努力的人不会是我，而是堀北、平田，以及栉田他们。

“反正不管怎样，感觉这都不会是什么好事。”

虽然我不想从现在就开始抱怨，但麻烦事似乎就在未来等着我。

“假如真的要到南方岛屿度假，好像也非常有趣呢。”“谁知道呢……”

“咦？你不开心吗？”

只有与朋友之间感情深厚的人，才会有这种能够尽情享受假期的想法。

要是没有特别亲近的人，就没什么是比旅行还更令人难受的了。

如果是团体行动的话就更糟了，我光是想象就觉得想吐。

“你该不会讨厌旅行吧？”

“并……不讨厌吧……”

尽管絮絮叨叨说了这些，但这也全是我的想象。我根本就没跟朋友出去旅行过。

说到旅行，我幼时曾与双亲去过纽约，但也仅有那次。当时我一点都不开心，痛苦的回忆闪过脑海，令我疲惫不已。

“怎么了呀？”

“我只是回想起了自己的心灵创伤。”

我的干笑声虚无缥缈地回荡在炽热的林荫大道。

不行不行。要是散发负能量的话也会对一之濑造成困扰。

然而，我无须操心，一之濑毫不在意地说道：

“还有呀，我有件事情很疑惑，你能听我说吗？”

即使形式上与栉田不同，但我认为一之濑也是个耀眼的存在。

不知道该说她无论何时都很纯真，还是该说她总是按照着自己的想法在行动。

就连跟我这种人说话时，她都有种全力以赴的感觉。

“我们一开始不是分成四个班级吗？那真的是依照实力排序的吗？”

“目前可以知道它并不等于开学考试的结果。因为光论成绩，我们班也有几个人排名靠前。”

堀北、高圆寺、幸村，这三人的笔试成绩在整个年级中无疑排名很靠前。

“应该是依照综合能力之类的吧？”

我随口答道。我也曾经思考过好几次，可是都没能得出答案。

“我呀，刚开始也认为或许如此。像是只会读书但不擅运动，或者很会运动但不擅读书这种。不过，若是按照综合能力来判断，那么对差班岂不是压倒性的不利吗？”

“这不就是竞争社会吗？我不觉得这是什么特别奇怪的事欸。”

一之濑无法认同，她双手抱胸低吟道。

“如果是个人战的话，确实是如此，但这可是以班级为单位哟。要是把优秀者都聚集到A班，那其他班不就几乎没有胜算了吗？”

不就正因为如此，目前班级点数才会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一之濑的想法与我不同，她接着说：“虽然现阶段A班到D班有差距是事实，应该也隐藏着某种足以填补差距的事物吧？”

“这件事情你有根据吗？”

“哈哈哈，怎么可能有。我只是隐约这么觉得而已。不是这样的话就太残酷了，D班也有擅长读书、擅长运动的学生。这也就是说可以研拟各种对策。”

这个部分确实与一般制度有着很大的差异。

如果光凭学习成绩分班的话，那我们不管再怎么挣扎，也无法在这点上面赢过其他班级。

班级中聚集着各领域的专家是个很重要的要素。

“这种事不告诉别人不是比较好吗？”

我开始觉得有点担心，于是便如此劝告一之濑。

“嗯？你指什么？”

“像是刚才那种想法。堀北也说过，这可是向敌人雪中送炭的行为哦。”

我也很可能因提示将其活用。

“但我不这么觉得欸。通过交换意见所获得的东西也很多，而且因为现在我们是合作关系，所以完全没问题。”

B班还真是从容不迫啊……不，这只是一之濑的性格特征。我好像了解了她的个性及想法。总之这家伙是个好人，表里如一。

“我的头脑可没好到能够交换意见哦。这点我也只能跟你说抱歉了。”

“这是我自己擅自要这么想、这么说出口的，所以你别介意。要是你认为这是能够活用的情报，那就尽管拿去用也没关系。”

“啊！”一之濑似乎想起了什么事情，突然停下脚步。

我心想她怎么了，一看她的侧脸，便发现她以认真的眼神往我看来。

“仅仅是……为了当作参考，我有事想问你，可以吗？”

一之濑认真的表情，让我的身体不禁紧张得有点僵硬。

“如果是我能回答的，我就会回答。”

我的头脑里灌满了一亿本书的知识量，几乎没有什么我回答不了的问题（大谎言）。

“你被女孩子告白过吗？”

咦……这件事没写在我读过的那一亿本书里头欸……

“我应该是那种……直到现在都没被女生告白过的男生吧。”

在人类繁荣生活的背后，孤独至死的人也是不计其数。

“不是啦不是啦。抱歉，没什么事。”

她的表情看起来不像是没事。只是，与其说这是在瞧不起我，倒不如说她就像是烦恼中的少女。

“你该不会被告白了吧？”

“咦？啊……嗯，差不多就是这样。”

看来除了平田、轻井泽这对情侣之外，校园里每天都充满着许多为了与喜欢的人交往而行动的学生们。

“如果可以的话，放学后能耽搁你一些时间吗？关于告白的事情我有些问题想找你商量。虽然我非常明白你因为须藤的事件很忙碌。”

“可以啊，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做的事。”

“没有要做的事？”

“我认为这次事件寻找证据或目击者并没有什么意义，花时间也只是徒劳而已。”

“但你却特地去了事件现场对吧？”

“那是为了其他目的。反正这件事没什么问题。”

“谢谢你。”

不过一之濑的告白与我有什么关系呢？

她该不会想用“这是我男朋友”的老套谎言来搪塞对方吧？但假如真是如此，她应该也会找个更有出息的帅哥吧。

“放学后……我在玄关等你哟。”

“好……好的。”

即使我很清楚这绝对不可能，可是被她这么一说，我还是有点期待。这应该就是男人的天性吧。

7

学校门口挤满了放学人潮。

我在来到这里之前还有点苦恼该如何与一之濑会合，但这个烦恼马上就解决了。即使学生这么多，她也非常显眼。

可爱或许也是理由之一，不过她还拥有一种支配全场般的存在感。

老实说，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她。我只隐约感受到她那既温柔又坚强可靠的内心，而且我也看得出来一年级学生们对她的认识度之高。

一之濑也许与栉田属于同个等级，或者凌驾其上。她在男女生之中，都有着极高的人气，因此不停地有人向她打招呼。结果我不断错过时机，浪费了大约五分钟。

“啊！绫小路同学，这边这边。”

最后是一之濑注意到我，向我打招呼。

“嗨。”我微微举起手如此回应。假装自己刚到并与她会合。

“那么接下来我该怎么做才好？”

“我打算尽快了结这件事，跟我过来。”

我穿上鞋，一之濑就这样领着我前往学校后方。

不久我们便抵达体育馆后面，这个被公认为最适合表白的场所。

“那么……”

一之濑调整呼吸后，便迅速转过身来。一之濑该不会是要对我……

“告白……”

不，这怎么可能。

“我好像会在这里被人告白。”

“咦？”

一之濑这么说完，便拿出一封信给我看。这是封贴着可爱心形贴纸的情书。经过她的允许，我冒昧地拜读了内容。信中的字迹与信封风格并无不同，相当漂亮。或者应该说，上面完全是不像是男孩子会写的可爱字迹。

内容写着“我从开学以来就很在意你”“我最近察觉了自己的心意”等两件事。

信中以“星期五下午四点，我想跟你在体育馆后面见面”结尾。时间只剩下十分钟了。

“这件事我不在场应该会比较好吧？”

“我对恋爱不是很了解……我不知道该如何应对才不会伤害到对方，而且也不知道能不能继续当好朋友……所以我才希望你能帮忙。”

“我想这件事你不能拜托像我这种没有被表白经验的人……如果是B班，能拜托的人应该很多吧？”

“因为向我告白的人……就是B班的呢。”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我好像可以理解为何她要带我过来了。

“我想尽可能地对今天所发生的事情保密。要是不这么做，之后会变得很尴尬。而且如果是你的话，也不会去到处宣扬。”

“不过一之濑你应该很习惯被人告白吧？”

“咦！不，完全没有，真的完全没有。我从来没被人告过白。”

假如我没被叫来这里当帮手，是绝对不会相信的。

“所以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会这样。”

还不都是因为一之濑你很可爱，所以这也没办法。再说，看到早上到现在一之濑对其他学生的态度，她的个性也很不错。

“所以……能不能请你假装成我的男朋友呢？”

天呐，还真来这么老套的吗……

“我进行了各种调查，发现‘有正在交往的对象’这种理由最不会伤害到对方……”

“我了解你不想伤害对方的心情，但事后谎言被揭穿的时候，可是会更伤人哦！”

“就说我们马上分手了，也可以当作是你把我给甩了。”

并不是这种问题……

“你们一对一彼此谈谈，绝对会比较好哦。要坦白地讲清楚。”

“可是……啊！”

一之濑似乎发现了什么，有些僵硬地举起了手。

看来告白者比想象中还要早到，对方究竟是个怎样的视觉系男子呢？

我瞻仰对方的尊容后，发现是个面貌很男孩子气的女装男子，而且他还细心到连裙子都穿了。

不不不，怎么看她都是个女孩子。

虽然看了那封情书，我如此猜想过，但没想到对方还真的是个女孩子。

这种情况与男生向男生表白不同，她们成功交往似乎也不错。我会有如此想法，想必是因为我是男人吧。

“一之濑同学……这个人是谁？”

现身在告白场所的女孩对于陌生的男生表示警戒。

“他是D班的绫小路同学。对不起呀，千寻。把你不认识的人给带了过来。”

“难道说他是一之濑同学的男朋友……吗？”

“啊……呃……”

我觉得一之濑大概打算回答“是呀”。然而，自己说谎所带来的愧疚感、罪恶感，把这句话吞了下去。

“为什么……绫小路同学……会在这里呢？”

这名叫作千寻的女孩，对于意料之外的状况感到混乱，眼眶泛泪。

他是你男朋友吗？如果不是男朋友，那为什么会在这里？她无法理解现在的状况。

一之濑看见这种情况，更加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我一直以为她是个靠得住的女孩，不过意外地发现她也有弱点。

“不好意思，能不能先请你离开一下呢？因为接下来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对一之濑同学说。”

“哇，等一下，千寻。呃……其实绫小路同学他是……”

看来一之濑似乎打算抢先一步拒绝她。

她应该觉得对方如果直接说出“我喜欢你”这句话，再拒绝的话应该会很麻烦吧。

“是什么呢？”

“绫小路同学呀，是那个，是我的……”

我好像没办法在这里帮上什么忙。若要说唯一能做什么的话，那就是……

“我们只是朋友。”

我抢在一之濑之前，如此断言道。

“一之濑。虽然由我这个没被人表白过的人来讲或许有点不妥，可是我认为你把我叫来这里是不对的。”

我为了她们两个而如此直截了当地说道。

“向人告白应该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吧。每天都过得很烦闷，而且还会在脑中做无数次的模拟练习，但就算这样，也还是无法表白。一旦决定要表白时，快从喉咙蹦出的那句‘我喜欢你’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对于这份心意，被表白的人应该做出回应吧？如果含糊带过，也只会让彼此后悔。”

“唔……”

一之濑恐怕还没有真正喜欢过谁吧。

所以才会不知所措，不知道事情的对错。

她为了不想伤害对方所做的一切，到头来只是白忙一场。

拒绝他人的表白，是条无可避免会伤害对方的道路。

一之濑如果绞尽脑汁想出拒绝的话，说不定会比较好。

像是现在想专心学业，或者已经有喜欢的人，等等。又或者是像这回一样，说自己已经有正在交往的对象。可是不管怎么回答对方都一定会受到伤害。

假如还满口谎言，那就更伤人了。我没等一之濑回答就离开了。我没有回宿舍，在通往宿舍的林荫大道停下了脚步。

我倚靠扶手，仰望头上的绿叶，稍做休息。

现在应该过了五分钟左右了吧，一名少女从我身边小碎步地跑远了。她的眼眶中浮着薄薄的泪光。

我也还是在这地方一动也不动地继续打发时间。

在夕阳西下时，一之濑无精打采地走了过来。

“啊……”

她发现我之后有点尴尬地低下了头，不过又立刻抬了起来。

“我错了。我仅没有理解千寻的心情，还一心想要用不会伤害她的方法来逃避。这是错误的呢。”

“谈恋爱还真是困难呀。”一之濑如低语，并来到我身旁，靠到扶手上。

“虽然她说明天起还是会像平常一样……但我们真的能像从前那样相处吗？”

“这就要看你们两个了。”

“嗯……”她又继续说，

“今天谢谢你，让你陪我做了奇怪的事情。”

“没关系啦。偶尔有这种日子也不错。”

“我们的立场颠倒了呢。我明明是打算帮忙才向你们搭话，却反而麻烦了你。”

“我才是。说了那些自以为是的话，真是抱歉。”

不知道为什么，一之濑眨了眨眼往我看来。

“绫小路同学你不用向我道歉，完全不用。”

一之濑用力将双手伸向天空，直立起身子。

“接下来就轮我帮忙了，能做的我都会去做。”

身为B班学生的一之濑，打算如何应对这个难解的事件呢？我不禁有点期待。

8

晚上，当我用电脑浏览购物网站时，有通电话打了过来。在床边插座上充电的手机，屏幕发出了亮光。来电显示是栉田桔梗。我不禁看了两次重复确认。如果电话断掉，我也没有勇气回拨，于是我便滑动椅子的滚轮、抓住手机，然后跳到了床上。

“抱歉呢，这么晚还打给你。你还没睡吧？”

“嗯，是呀，我再过一会儿说不定就要睡了。有什么事吗？”

“佐仓同学的数码相机不是坏掉了吗？我觉得部分原因在我，都怪我向她搭话，害她紧张。所以我觉得有责任……”

“至少我觉得这并不是你的责任。只要拿去修理就好了，如果那是很重要的东西，即使你不管，她自己不是也会拿去维修吗？”

可是我问了以后才知道事情没这么单纯。佐仓就如她的形象那般，极度不擅长与人对话。她应该没有自信独自到店里维修。说不定这就跟自己一个人进餐厅会觉得有点犹豫的情况类似。

一时之间可能会让人难以置信，但世上就是有各式各样性格的人。即使有不擅长与人相处的人，也不奇怪。

“于是栉田你就主动向她提出了建议？”

想要和佐仓有接触，就只能由自己展开积极的行动。

“嗯，虽然她似乎有点犹豫，但她说如果是后天的话就可以。对佐仓同学来说，数码相机大概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栉田为了帮助佐仓敞开心房，漂亮地踏出了第一步。

“不过你为什么要跟我说？你们两人独处不是更顺利吗？”

“如果只是送去维修的话确实如此呢。因为现在还有另一件重要的事，我希望绫小路同学你可以帮忙。”

“你的意思是，要我问她知不知道须藤的事件吗？”

“毕竟堀北同学那么有把握，我通过跟佐仓同学的接触，也感觉她知道些什么。既然她本人否定，我想应该是有某种理由的。”

其实带堀北去才是最好的。不过栉田跟堀北假日外出的那幅画面，我实在想象不出来。她大概是使用排除法，才选了最无害的我吧。就算带池或山内去，他们眼中也只有栉田。

我刚好想去一趟家电量贩店。

我坐起身，背靠在紧邻床边的墙壁上。躺着和人约定外出好像很没礼貌。

“好，我知道了。那就去一起吧！”

明明只要正常回复就好，我却不自然地发出有点振奋的声音。

幸亏栉田好像没觉得这句话很奇怪，也没有对这件事吐嘈。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我跟栉田热络地聊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题。

我跟她进行日常对话已经不太会紧张了。或者说不会觉得聊得很不自然。

她就算踏入我的个人领域，也不会令人不愉快。

我心里已经确实将她视为朋友了。

“话说回来，高圆寺同学跟须藤同学差点打起来的时候，还真是可怕呀。”

“对啊。状况一触即发，他们双方眼看就要开始互殴了。”

高圆寺我行我素，须藤要是打过来他肯定会反击。

那样，也许就会酿成大祸。

“当时我都吓得无法动弹……平田同学还真是厉害呢，让人佩服。”

“是啊。”

我反省了自己对于平田受称赞而感到嫉妒的心。

他有勇气与胆量在那种场面挺身而出，理应受尊敬。

“D班之所以能够成形，多亏了你和平田。男女生各自分开也很重要。”

有时候女孩子的事情，只有女孩子才能够解决。

“我只是很普通地过着校园生活哟，并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我想平田一定也会说出相同的话。”

特别的人多半都不会认为自己很特殊。

“要说特别的话，堀北同学不是比我更特别吗？她会读书，又擅长运动，不禁让人奇怪为什么她会待在D班。”

那种人不叫作特别，而是异于常人。

要是多嘴说了她坏话，日后事迹败露后会很倒霉，我还是先闭嘴好了。

“她不擅交际，所以应该是这点导致她被分到了D班吧？”

“不过，她跟绫小路同学你相处却很正常呢。”

“你居然说那是正常……”

如果把我所认识的那个堀北作为标准，其他人的待遇就真的很悲惨了……

我回想起痛苦挣扎并且晕厥过去的池，便哆嗦了一下。

“我和堀北之间感觉好像还是有隔阂。或者应该说，

我们的关系就只能算一般。我先把话说清楚，以防你误会。”

“哦？”

耳边传来了有点怀疑、打趣的声音。我还真不想被栉田误解。

“啊……对了，有件事情想问你。栉田你的房间是在九楼吗？”

“咦？啊，嗯，对呀。这又怎么了吗？”

“不，没什么。我只是有点好奇。”

回过神来，栉田毫无预兆地陷入了沉默。

刚才都还持续着的对话忽然中断。

大部分时候栉田都会马上抛来话题，这次她却没这么做。

难不成问她房间在几楼很不恰当吗？

我心神不宁地无法镇定下来，于是就呆呆地环视起房间的各个角落。

唉，我现在真想变身成沟通能力超强的帅哥。

这段时间寂静到都可以听清彼此的呼吸声。

“已经很晚了。差不多该挂了吧？”

我无法忍受沉默，宣布投降。

与女孩子之间的沉默通话，也太令人心痛了吧。

“绫小路同学……”

“嗯？”

栉田打破沉默，不过没把话说完。她罕见地正在犹豫着自己的发言，真不像平时开朗热络的栉田。

“如果……我……我……”

她的话又中断了，沉默再次降临。时间过了五秒，十秒。

“算了，没什么。”

这是“有”什么的时候才会出现的反应……

然而，我完全没勇气说出像是“什么嘛……既然都讲到一半，那就讲完嘛……”这种轻率的话，所以就简单带过了。抱歉，栉田。假如今天要上战场的话，我就是要躲在后方当狙击手的那种胆小鬼。原谅我吧。

“那后天就请你多多指教喽，绫小路同学。”

栉田这么说完，就挂掉了电话。

她最后讲到一半的话，究竟是什么呢？看来今天会是个难以入眠的夜晚。

9

周日上午，我为了履行与栉田之间的约定而来到了购物中心。对于周末基本上都宅在自己房间里的我而言，这里是个让我有点紧张的地方。

两张并排长椅中的其中一张已经有人先入座了。那个人也跟我一样，都在等着与人会合吗？一到假日，学生果然几乎都随心所欲地外出走动。我一面想，一面在另一张空的长椅上坐了下来。

虽然我认为住在同一栋宿舍，一起过来就可以了。可是栉田比较讲究，她表示在现场会合是有意义的。

“早安！”

栉田满面笑容地朝我走了过来。

“哦、哦哦。早安。”

不禁怦然心动的我虽然有些语塞，还是微微举起了手。

“对不起呀，等很久了吗？”

“没有，我也才刚到。”

当我们在进行像是约会的固定对答的时候，我不自主地从头到尾看了看栉田的全身。好可爱。栉田好可爱啊。我第一次看见栉田穿便服的模样，无法压抑心中的感动。

“我们是第一次在周末见面呢，感觉真新鲜。”

看来栉田跟我有相同感受，那张可爱的笑脸简直犯规。

池他们该不会还没见过吧？难不成我是第一个？

在我无法压抑兴奋之情时，栉田像是回想起什么似的说道：“你上周末很忙吗？绫小路同学你要是能一起来就好了。”

上周？要是你能一起来就好了？她究竟在说什么？

“我是指跟池同学他们一起去咖啡厅的事情哟！”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说。

“难道说……”

“啊，啊……这样呀。这件事情，我还真没听说过。”

我仰望天空，悲叹自己的不中用。

错的人并不是没有邀请我的池，而是不受邀请的我。

“你刚才是打算逞强对吧……对不起，我多嘴了……”

“你别放在心上，因为我完全不介意……你们玩得开心吗？”

“我知道你非常介意……”

别说是第一个，我说不定是最后一个看到栉田周末模样的人。

即使只有一瞬间也好，只要能够两人独处，我就当作自己已经很幸运了吧。

偶尔经过我们面前的学生们，也都会被栉田的便服模样给夺走目光。如果是情侣，女方甚至还会捏着男朋友的脸颊很不高兴地闹着别扭。

她可爱到就连有女朋友的人也会看得入迷。

感觉自己总是在吹捧栉田。

虽然我说的全都是事实，但也有点难为情。

“怎么了呀？”

栉田觉得站着僵硬不动的我很奇怪，于是向前弯着身子，朝我看过来。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很可爱。

“我在想……今天天气还真不错。”

我用就连我自己都觉得老套的台词搪塞过去。

给我冷静点。可爱这个字眼，光是今天你就用了多少次？

照这速度继续使用下去，一天之内可能会重复说上一两百次。

“那个……我的打扮跟你有点不搭调，抱歉啊。”

我穿着简便、朴素的服装。即使是讲客套话，我也绝对不是那种可以与栉田并肩行走的男人。

“完全没这回事，我认为这身打扮非常适合你哟。”

“我可以理解成你是在批评我很适合土气的装扮吗？”

“嗯，对呀！”

我感受到有把尖刀狠狠地刺了过来。虽然我不是刻意要自作孽，但仍大受打击。

“绫小路同学，莫非你的心思其实格外地细腻吗？但是总感觉你明明不管被别人说什么似乎都不介意。我完全不是在说你坏话哟，我是真的认为这很适合你。”

看来我被她捉弄了。即使是一般情况下会让人生气的事情，要是换成栉田，只要她说出一句淘气的话便能令人释怀，真狡猾。

“佐仓同学人呢？”

“好像还没来。”

约定的时间刚好到了，我们却未见到佐仓的踪影。



“不过，你邀我过来真的好吗？”

“其实是她拜托我一起邀请你的呢。你和佐仓同学有接触呀？”

“佐仓说的？不……我们几乎没有说过话。”

我回想起在特别教学大楼撞见佐仓时的事情。要说接触的话，也只有那一次。

“会不会是她对你一见钟情？”

栉田贼笑说道。不过怎么说，都无法令人期待这种戏剧性的发展。

“总之，我们先坐着等吧。”

“好呀。咦……欸，坐在旁边长椅上的不就是佐仓同学吗？”

我急忙转过头。坐在隔壁长椅上的人物便不好意思似的轻轻点头朝我们打了声招呼。

真没想到一直坐在隔壁长椅上的人居然会是佐仓……

不知该说是气息，还是氛围才好。她的路人感太强烈，导致我完全没有发现她。

“对不起，我没什么存在感……早安……”

“不，我并没有觉得你很没存在感。我真的感觉到了你的存在。”

“这并不算是在打圆场哟，绫小路同学。”

我抱歉地低下头。佐仓慢慢站了起来。

不过我也希望她能谅解我没注意到。佐仓不仅戴着帽子，甚至连口罩都戴上了。若是关系亲密的人也就罢了，只靠特征的话，要认出佐仓真的很困难。她是感冒了吗？

“佐仓同学看起来像是可疑人物呢……”

“与其说她是可疑人物，我认为这样反而更显眼欸。”

“说得也是呢……尤其在这里的话会特别显眼。”

佐仓说完便抱歉似的摘下口罩。她并不是感冒，而是所谓的口罩女。她到底有多讨厌引人注目啊？

“要维修相机的话，只要到购物中心的电器行就可以了对吧？”

“我记得他们应该也有受理维修。”

“不好意思……让你们陪我做这种事。”

佐仓打从心底感到抱歉般的低头道歉，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10

学校里设有一间在国内很有名量贩店，校方与他们有合作关系。顾客群只有学生，因此店铺本身占地并不大。不过日常可能会用到的商品，或者学生们有可能会利用的电子产品，一应俱全。

“嗯……我记得受理维修的地方是在对面的柜台呢。”

栉田好像来过很多次，她一面回想位置，一面往店铺深处走去。我和佐仓则跟在她的后面。

“不知道能不能马上修好……”

佐仓很不安地紧握着数码相机。

“你还真是喜欢相机欸。”

“嗯……很奇怪吗？”

“不，完全不会。相反这是个很好的兴趣吧？我其实不太了解相机，要是能赶快修好就好了呢。”

“嗯！”

“我找到啦，能够受理维修的地方。”

店内有着许多商品，因此视野不太好，受理维修的地方就在店铺的最里面。

“啊……”

佐仓不知为何猛然停下脚步。她像是看见什么讨厌的东西，露骨地表现出厌恶感。

我也顺着佐仓的视线看了过去，但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怎么了，佐仓同学？”

栉田也觉得停下脚步的佐仓很奇怪，向她搭话。

“啊，呃……”

虽然她看起来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摇了摇头，做了个深呼吸。

“没什么……”

佐仓这么说完，就拼命地挤出笑容，走向受理维修的地方。

我和栉田看了彼此一眼。既然佐仓都说没事，于是我们便跟了过去。

栉田向店员搭话，委托对方维修数码相机。

这段时间我闲得发慌，就在附近看了看电子产品。

不过，栉田的处世之道还真是厉害。她和初次见面的店员，仿佛就像老朋友般，彼此相谈甚欢。而拿相机维修的物主佐仓，则只有在对方征询同意以及提问时做回答。

话说回来店员的情绪也太高昂了。他正以滔滔不绝的气势向栉田积极搭讪。根据隐约听见的交谈内容，对方似乎正在邀请栉田一起去看女性偶像演唱会。他好像是个很夸张的宅男，从偶像选举如何如何的话题，一直聊到了杂志偶像。他借此话题，企图接近栉田。

栉田并没有表现出讨厌的模样，说不定对方以为能够顺利约到她。但我想这是个大失败，她应该很反感才对。

店员因为对方是可爱的女孩子而情绪高涨，正事一点进展都没有。

感到情况实在不太妙的栉田，想尽快切入正题，便催促佐仓拿出数码相机。

店员打开相机做了简单的检查。他说是掉落的撞击造成部分零件损坏，因此电源才会无法开启。而幸好数码相机等私人物品是开学后才购买的，还在保修期内，所以可以免费维修。

照理来说，只要填写完必要信息就结束了。可是佐仓的手却在表格前面停了下来。

“佐仓同学？”

栉田很疑惑，便向佐仓搭话。她好像在犹豫什么。

我原本不打算插嘴，但是她的态度实在让我很担心。

而且……

直到刚才都还沉醉于与栉田对话的店员，现在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佐仓。

虽然佐仓和栉田都将视线投在表格上，没有察觉到。但这名店员的可怕眼神，就连身为男性的我都觉得不寒而栗。

“能借一下笔吗？”

“咦？”

我一站到佐仓身旁就伸手要她的笔。

佐仓好像不懂我的用意，但她还是不安地把笔给了我。

“维修完毕后，请你联络我。”

“喂，你干什么？这个数码相机的主人是她吧？这样有点……”

“保修书已证明贩卖店家及购买日都没问题，并没有任何法律上的问题。况且，购买人与使用者即使不同，也没什么吧。”

在听见“我明白了”的这句答复前，我就开始在表格内填入自己的姓名及宿舍房号等必要信息。

“还是说，你有什么非她不可的理由吗？”

我没抬起头，接着补充问道。

“没……没有。我明白了……没有关系。”

不久我就填完将单子连同数码相机一并交给对方。

佐仓虽然放下了心中那块大石，但对方表示维修大约耗时两个星期。佐仓非常失望，泄气地垂下双肩。

“那个店员还真可怕呢……他一直说个不停，我都有点焦急了。”

“有点恶心对吧……”

“是……是有点恶心啦。难道说你认识那个店员吗？”

佐仓轻轻点头，看来她来买相机时就认识那个店员了。

“绫小路同学，你怎么想呢？”栉田也问了我的看法。

“嗯，他有种让人难以接近的气质。特别是女孩子。”

“之前我被他搭讪过……所以，我才不敢自己一个人去维修……”

栉田这才察觉到，睁大双眼看向我。

“难不成，绫小路同学你是因为这样才……”

“因为她是女孩子啊，所以我想她应该很反感写出自己的地址或手机号码。”

关于这点，身为男性的我则没有任何困扰。

“谢……谢谢你……绫小路同学。你真的帮了我大忙……”

“不，这没什么。而且我只不过是写了住址。如果收到维修好的电话，我会再联络你。”

佐仓开心点头。这就足以让她如此高兴，我反而很过意不去。

“你对佐仓同学还真是观察入微呢。”

“这说法可是会让人产生误会哦。正确来说，我只是观察了那个很有个人特色的店员。他似乎散发出一种非常喜欢女孩子的氛围，对吧？”

“哈哈……确实如此。”

连栉田都受不了他。对毫无免疫力的佐仓来说，应该相当难熬吧。

“今天因为栉田同学你也陪我一起来，所以我才完全没被他搭话。非常谢谢你。”

如果是一对一面对那个店员，佐仓说不定早就逃跑了。

“不会。这种小事情，我随时都愿意帮忙。佐仓同学，你很喜欢相机呀？”

“嗯……虽然我小时候并不是这样。不过应该是在上中学之前的那阵子吧，我爸爸买了一台相机给我，于是我就渐渐喜欢上了。我也只是喜欢拍照而已，根本完全不懂相机呢。”

“了解相机与喜欢拍照是两回事哟。我认为能热衷于某样东西，是件很棒的事情呢。”

“我记得佐仓你说平常都是拍风景对吧？你不会拍人吗？”

“咦！”

佐仓迅速往后退，慌张地上下摆动双手。我问了什么不妥的问题吗？

我只不过问了很自然的问题。只拍景色，也就是说她的专长是拍风景吗？

佐仓的嘴巴一张一合，身体僵硬。

“不……不告诉你。”

原来如此。她不想告诉我这种人。

“对了。虽然很不好意思，不过我能顺便在店里逛一逛吗？”

“你有想买的东西吗？”

不知该说是我有想买的东西，还是该说我有点在意某样东西。

“你们两个也可以随意逛逛。”

“我们也一起去吧。好不好？”

“好……好的。让你们陪我，我觉得挺不好意思的……而且也还有时间。”

虽然我并没有如此希望，但是看来她们两人也要跟着我走。

看了栉田与佐仓并肩走路的模样，就觉得她们两人的距离在一天之内就有大幅的缩短。这种处世之道，我还真希望栉田能分一点给我。

她们两人好像一个接着一个地聊起女生之间的话题。为了不打扰她们，我还是去确认目标物品吧。我点开手机的通讯录。

虽然通讯录人还很少，不过我的朋友人数毫无疑问正在稳定增加。

我选择了通讯录中S行的“外村（ 博士）[2]”，拨了过去。

“博士，能打扰一下吗？”

“嗯？绫小路殿下打来还真稀奇呢。请问有什么事？”

我的通话对象是外村，绰号博士。他有个听起来头脑很好的绰号，但实际上他只是个厉害的宅男。他每天都在搜集情报，涉猎了美少女游戏至动漫等等的内容。

“博士你平常使用的笔记本电脑，是用学校点数买的对吧？”

“是的，我花了八万点。不过这怎么了吗？”

“我想在学校贩卖的电子产品中找个东西。”

我向他说明商品概要，也告诉他，我已经到了店里，眼前虽然有几种类似的商品，但不知道选择哪种会比较好。

虽然我想问店员的话应该会比较快，只不过我有苦衷。

“绫小路殿下，您难道认为在下精通这个领域吗？”

“你如果不清楚的话就算了。”

“请等一下。”

他叫住正要挂电话的我。

“其实在下清楚。因为那种类型的东西，在下的老家约有两台。”

“你该不会从初中开始就在做坏事了？”

“您别误会。在下只是为了学习外语而做的实验。”

“那么，如果我有需要时，能拜托你帮忙设定吗？”

“呼呼，交给在下吧。再说总有一天或许也会需要您的帮助呢。”

所谓术业有专攻。即使是我不懂的领域，也会存在对其熟悉的专家。

“让你们久等了。”

“已经买完了？”

“今天只是看看。我也没剩下这么多点数能买家电。”

这时栉田忽然盯着佐仓的侧脸发起呆来。

“咦？佐仓同学，我跟你是不是之前在哪里见过面？”

“咦？没……没有。我认为并没有。”

“对不起呀。我无意间看着你，就突然觉得我们好像在哪里见过面。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摘下眼镜呢？”

“咦！这……这有点……因为我的视力差到什么都看不见……”

佐仓在胸前左右挥着手，对栉田表示拒绝。

“那下次我们一起出去玩吧，佐仓同学。不只是跟我，还有其他朋友一起。”

“这……”

佐仓虽然想要说些什么，可是却没把话继续说完。

栉田再问下去事情会变得很麻烦，所以就没再多说什么。不对，应该说是她无法继续问下去。最后，我们就这样回到一开始会合的地点。

“今天真的非常感谢。你们真的帮了我很大的忙。”

“不会啦不会啦。这也不是什么需要道谢的事情。另外，佐仓同学。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别那么客气呢？我们明明是同年级学生，使用敬语可是很奇怪的哟。”

佐仓的用字遣词确实并不适用于同年级学生，更不用说是同班同学了。

然而，这对佐仓而言似乎不是件简单的事，她不知所措地说道：“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请问很奇怪吗？”

“我不是在说这样不好哟。不过，要是你不跟我用敬语的话，我会比较开心呢。”

“啊……好……好的……我……我知道了。我会努力试试看的！”

我原本以为栉田会被佐仓拒绝，不过她为了回应栉田的提议，卖力地挤出声音。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就是像这样一点一滴亲近起来的吧。

即使是让人没有头绪的佐仓，栉田也稳扎稳打地拉近了距离。

“你不用勉强自己哟。”

“没……没关系……我也……”

佐仓微微低着头。她的话在中途变得小声，因此传不到我的耳朵里。不过她并没有感到不愉快。

栉田心满意足地露出微笑，就没有继续说什么了。

说不定这就是最恰当的距离感。

从不擅与人相处者的立场看来，有人能在前方引领自己虽然很值得感谢，可是反过来说，这也会令人困扰，或者说有时候要是太过积极，反而会让人退避三舍。

“那么我们学校见喽。”

栉田宣布解散。然而，让人意外的是佐仓却站在原地不动。

“那个……”

她大声喊道，直视着我们。可我们一对上眼神，她马上就撇开了。

“关于须藤同学的事情……如果说当成今天的谢礼，或许会有点不妥……但是如果可以的话……”

她稍做停顿，接着清清楚楚地说道：

“须藤同学的事情，我说不定能帮上忙……”

佐仓亲口承认了自己就是目击者。

我和栉田看了彼此一眼。

“也就是说，佐仓同学你看见须藤同学他们打架了？”

“嗯……我全看见了。真的只是碰巧……很难以置信对吧？”

“没这回事哟。不过，为什么你要在这个时间点说出来呢？这虽然是很值得开心的事，可是我希望你别勉强自己。我并不是为了卖人情才找你出来的哟？”

佐仓说不出话来，左右轻轻摇头。

她在现在这个时间点说出口，说不定就是自己比谁都介意须藤事件的证据。佐仓也想借机来提出协助吧。

“真的可以吗？你没有在勉强自己吗？”

栉田说出了我想说的话。她想的和我一样。

佐仓感受到栉田正在担心自己，于是抱歉似的轻轻点头。

“没关系……我觉得如果默不作声，之后应该会很后悔。我呀……也不想让同学困扰。可是，要是作为目击者出声，肯定会引人注目……我只是不喜欢这样……真的很对不起。”

她懊悔得道歉了好几次，也向栉田约好自己会出面作证。

“谢谢你，佐仓同学。须藤同学一定也会很高兴的哟！”

栉田握起佐仓的双手，佐仓也注视着满面笑容的栉田。

此时此刻，是否诞生了一份新的友谊呢。

不管怎么说，总算找到了须藤他们所盼望的找到目击者。

11

与佐仓外出维修数码相机的这天晚上，我紧握着手机。

我拿着手机的那只手所流出的汗，让人不觉得是身在开着冷气的室内。

“我们与佐仓的距离缩短了……可以这么说吧？”

“如果跟昨天比起来是没错。唉……还差得远呢。我真是对自己失望。”

想必栉田本人心中是打算跟她变得更亲近吧。然而，总觉得佐仓在自己与他人之间放置了一道高大的墙。只要不翻越这道墙，就很难让她作为目击者出面吧。

“话说回来，为什么你想让佐仓拿下眼镜啊？”

“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不过总觉得佐仓同学好像不适合戴眼镜。或者说她和眼镜很不搭调？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自己跟她见过面，大概只是错觉而已。”

“不……说不定这并不是你的错觉哦。佐仓她不是打扮得很不时髦吗？我也是这样子，还尽量挑选色调朴素且不显眼的衣服。”

“是呀，她不会刻意打扮得时髦。怎么了吗？”

佐仓捡起掉落在地上的数码相机时，我从旁边看见了她的眼镜。

我一直都将当时所感受到的异样感放在心上。

“这种女孩会戴装饰用眼镜，有点不自然。”

“咦？佐仓同学的眼镜是装饰用的？可是她不是说自己视力不好……”

“一般眼镜与装饰用眼镜乍看虽然相同，但是却有一处决定性的差异。那就是镜片另一侧的画面会变形。佐仓镜片中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变形。我还以为她铁定是为了打扮才会戴上眼镜。不过听完佐仓今天说的话，我就开始觉得很奇怪。”

“只靠眼镜打扮？嗯……一般人不会这么做呢。”

如果连装饰品都很讲究，那她也会在服装或妆容上面花心思。

“还是说，这是为了掩饰自卑感呢？比说，戴眼镜的话会看起来很有知性对吧？”

“确实如此呢，戴眼镜的话看起来就会很聪明。”

“佐仓的情况，或许是由于她不想让人看见真实的自己，所以才戴上眼镜的吧。从她总是驼着背，以及不与人视线交错看来，我也不认为她只是单纯地不喜欢社交。”

我隐约觉得其中隐藏着能够跨越那道高墙的方法。

“带绫小路同学你一起来，果然是正确的呢。你很用心在观察对方。”

有点害羞。

与栉田互动的轻松之处，就在于她会巧妙地将对话自然延续下去。

对于我这种不擅长社交的人，她会向前缩短距离，走到能让我容易接话题的地方。

“然后呀……”

当我再次受到栉田温柔的引领之时，有通电话打了进来。

我不让栉田察觉地偷偷确认来电者。如果是池或山内，那就之后再说。而如果是堀北的话……就到时再思考吧。虽然我是这么想的……

屏幕上显示的名字是“佐仓”。

“抱歉，栉田。我可以等一下再打给你吗？”

“啊，好。对不起呀，讲了这么久。”

我依依不舍地挂了电话，趁来电还没挂掉之前，接起佐仓的电话。

我按下通话键。数秒内，听筒都没传出任何声音。

“我……我是佐仓……”

“我是绫小路。”

我们已事先互相交换了联络方式。这对话开头还真是奇怪。

虽然我们礼节性交换过联络方式，我原本预估她十之八九不会打给我。需要联络的话，只要打给栉田就可以了。

“谢谢你今天能够陪我。”

“没什么……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你完全不用放在心上。被答谢这么多次的话，连我都要觉得不好意思了。”

“嗯……”

沉默来了。与其说是佐仓的错，不如说是因为我没有好好回复她抛来的话题。我深深感受到自己在和栉田对话时，有多么仰赖她的引领。

我必须在这通电话里付出努力。

“怎么了？”

“呃……”

沉默再次持续。这种时候我该如何是好呢？平田大哥，请您告诉我。

“你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

她说出了一句既笼统又不明确的话。

想到的事情？像是“栉田穿便服的模样好可爱”，或者“佐仓你意外地是个有趣的女生”……她想要的不是这种答复吧？

线索实在太少，我完全不知道佐仓期待我回答什么。

“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我在她的话中察觉到一丝不安的情绪，便想办法将那条细细的线索拉过来。然而，我轻轻拉住的那条线，却像是融化在水中似的轻易扯断了。

“对不起，没什么事……晚安。”

我连阻止的时间也没有，她就把电话挂掉了。

虽然我想过要不要立刻回拨，到最后只会重蹈覆辙，便作罢了。为了便于思考，我走到洗手台洗了把脸。

我和栉田的通话时间约为十分钟，不过这段时间，栉田的手机好像没有电话打进来的迹象。栉田在这之前如果接到佐仓的电话，即使告诉我也完全不奇怪。那么，她是打算打给我，再打给栉田？这也很难以想象。一般人要打电话时，都会先打给较亲近的人，或者辈分较高的人。换句话说，把这次情况视为她只有打电话给我，会比较合理。

为了慎重起见，我发了消息给栉田，问她佐仓是否和她联络过。

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果然她说佐仓并没有联络她。

“她拜托我也邀请你呢。你和佐仓同学接触过呀？”

今天早上见到栉田时，她是这么对我说的。

当时我以为是因为她和栉田独处会紧张，所以才让栉田随便邀请个人。不过……原来事情并非如此吗？

栉田所说的“一见钟情”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就先姑且不论。她会有什么非我不可的理由吗？我回想今天一整天与佐仓互动时的感受。

虽然几乎都是栉田与佐仓在进行对话，不过也有向我抛来的话题。内容是关于量贩店受理维修的店员。除此之外我就想不到了。

假如她是因为这件事，才问我“你有没有想到什么”的话呢？

拼命搜集来的拼图还太小，而且数量也不够。

我的脑海中浮现了好几种想象，但不论哪种都缺乏可信度，都无法成为断言“就是它了！”的这种关键素材。

一般都会认为直接去学校问本人不就就行了，然而，佐仓的情况则没这么简单吧。

要是我向没跟任何人说过话的佐仓攀谈，从不好的层面来看，会很引人注目。

我一面祈祷我对这通电话的担心，最终会以杞人忧天告终，一面开始准备就寝。

各有所图

须藤与C班之间的谈话，终于只剩下一天。

在堀北的协助之下，我们找到了目击者佐仓。而栉田、平田他们则通过行动给予全班活力与勇气。班上多少说得上是团结一致了。

然而，这很明显还欠缺着决定性的一击，因此要证明须藤无罪依然相当困难。

这场审议中，判断对错的那条界定线，将左右我们的作战方式。

“话说回来，今天也还是很热欸……”

人最会去思考温室效应的时候，便是走出开着冷气的建筑的瞬间。

一想到接下来的八月，每天都要被酷暑折磨，就很提不起劲来。

我一走出宿舍大厅，闷热强劲的热风便扑面袭来。在抵达学校前的数分钟期间，我一面忍耐着肌肤的灼痛感，一面走在绿叶茂盛的林荫大道上前往学校。

鞋柜不远处的楼梯中央平台上有个公布栏，我注意到它和平时有点不太一样。

上头贴着一张告示，招募持有须藤与C班相关消息的学生。

“这是……”

看来那名帮手已经展开了行动。我们并没研究出这种形式的策略，因此这实在非常令人感激。不得不说她真的很有行动力。

她认为光是这样的话效果会很弱，甚至还写上会向有力情报提供者支付点数。这样的话，即使是平时不感兴趣的学生们，也应该会注意到这则消息。

正当我大略看了告示内容，并对其感到佩服之时……

“早安！绫小路同学！”

来学校上课的一之濑从我后方向我搭话。

“我刚才在看这张告示。这该不会是一之濑你做的吧？”

我将视线移往告示，一之濑便很感兴趣看向那张纸。

“哦……原来如此。还有这招呀！”

“咦？这不是你做的吗？”

我还以为这铁定是她想出的作战。

“这大概是……啊，他来了。早安，神崎同学。”

一之濑举起手，叫住一名男学生。男学生发现一之濑后，便踏着安静的步伐走了过来。

“这张告示是神崎同学你贴的对吧？”

“对。这是我在上周五准备好并贴上去的。这怎么了吗？”

“没事，因为他想知道这是谁做的。啊，我来介绍一下。他是B班的神崎同学，而这边这位是D班的绫小路同学。”

“我是神崎，请多指教。”

神崎的态度严谨，是个很规矩的学生。他的个子很高，体型修长，是个与平田类型不相同的帅哥。我握住了他伸过来的手。

“神崎同学，如何？你得到有用的消息了吗？”

“很遗憾，我并没有得到派得上用场的消息。”

“这样呀。那么我也来看一下之前的那个公布栏。”

“公布栏？你们还贴了其他告示？”

“不是哟。”一之濑轻轻一笑说道。

“你看过学校的官方网站吗？那里有个公布栏。我们在那里呼吁大家提供消息。我们在上面写着：假如有谁目击了校内发生的暴力事件，我们愿闻其详。”

一之濑这么说完，便让我看了看她的手机画面。

上面确实写着征求目击者的留言，而且就连浏览人数也都能看见。人数虽然看起来只有几十人，也远比四处探听更有效率。

而这里也同样写着：我们将对提供有力情报者，或者目击证人支付点数作为报酬。

“啊，点数的事情，你不用在意，这是我们自作主张。再说，如果不这样，要得到新消息或许有点困难呢……啊！”



“怎么了？”

“关于那则留言，我收到了两封邮件。对方说掌握了一些情报。”

一之濑确认手机画面。

她看了一下信件内容，然后露出了笑容。

“是这样的……。”

一之濑倾斜手机，让我也能看见文章。

“C班的那个石崎同学，初中就是个大坏蛋呢。听说他打架也很厉害，当地学生都很怕他。这应该是同乡学生所泄漏的情报吧。”

“真有意思。”

同样在一旁看文章的神崎嘟哝道。

和神崎一样，我也认为这是个非常有意思、有趣的情报。因为在我的想象中，被须藤干掉的三人组，全都是普通的学生。如果当中有习惯打架的人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剩下的两个人也同属篮球社团，所以运动神经本身应该不差吧。这三人一击都没回，还遭到反击。我不禁感受到明显的不自然。

“神崎同学，你看了这个之后，是怎么想的？”

“说不定他们是故意被须藤打的。那三个人是为了故意陷害须藤而行动的话，事情就自然说得通了。”

“嗯，是呀。真不愧是神崎同学，一语道破。有了这份消息佐证，说不定能够更进一步证明须藤同学的无罪。不过，这还是不

够。”

“是啊。单方面遭受殴打的事实，无论如何都会沉重地压过来。”

想必须藤也不希望事情最后以双方皆受到惩罚作结，他们两人还想到要替须藤尽量减轻责任。

“假如加上D班目击者的意见，那或许就能将局势带到六比四，甚至是七比三。你那边怎么样？目击者靠得住吗？”

“不，目前还说不清。”

我隐瞒佐仓的姓名，告诉他们还在交涉中。

“这样呀……是有什么原因吗？”

佐仓的问题很敏感，我没有详细说明。她当天说不定会说出“我果然还是不去了”这种话，我想替她留下一条退路。

“不过还真的没有其他目击者的消息呢。要是有人能够出面，我想事情就很有意思了。果然还是很棘手欸。虽然已经没时间了，但我们现在也只能等待网络或告示这边出现新消息了。”

“真是不好意思，让你们做到这种地步。你们可是会被C班的家伙们盯上哦。”

“没关系没关系。再说我们本来就已经被C班和A班盯上了。”

“一之濑说得对，不用在意我们班。如果是按照规则进行的竞争那也正合我意。然而，这次的事件却违反了规则，是不可原谅的行为。”

一之濑和神崎在与校方及同年级学生的战斗上，展现出堂堂正正的态度。

“总之，我得先把点数汇给提供情报的人呢。啊，可是对方希望匿名……我该怎么转让点数才好呢？”

“可以的话，我来教你吧？”

“绫小路同学，你知道方法呀？”

“我在手机上试过很多次才记住的。你知道对方的信箱吗？”

“知道哟，不过是网络上的免费信箱。”

一之濑迅速靠过来，将手机面向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这真是段毫无防备的距离。

我想女孩子的话，通常都不会想让男性进到这段距离之内……

一之濑身上飘来了好闻的香气。

“那先点开汇款画面吧。左上角应该有自己的ID号码。”

极力隐藏着自己心跳加速的这件事情，边指示边说道。

“嗯……”

一之濑移动手指流畅地点击手机画面。

打开自己点数页面的按键，点数显示了出来。

一刹那，一之濑脱口轻声叫出一声“啊”，随即将手机画面从我面前移开。

“有了有了，就是这个吧。我该怎么使用这个ID号码呢？”

“这个ID号码可以产生暂时性的动态密码。只要把它告诉对方，对方就会传来汇款请求。”

“原来如此呀，谢谢。”

“那我们走吧，绫小路同学。”

“好。”

一之濑迈出步伐。

“……”

刚才，我一瞬间看见一之濑的手机画面。其中某个部分，已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要怎么做才能让那种事情成真呢？

一之濑他们说不定会成为阻挡堀北爬上A班的巨大障碍。

1

“早安！绫小路同学！”

“哦，早安。”

栉田今天比平常都还更加开朗、充满活力地向我打招呼。对于这份气势及耀眼光辉，我的身体反射性地向后仰。

“昨天谢谢你，真的帮了我大忙。”

不，虽然我非常开心你用这种耀眼的表情对我说，但我可不记得被你麻烦过。倒不如说，这是我第一次周末出门，又是跟佐仓和栉田这种女生一起出去玩，这简直太奢侈了。哎呀，幸好现在池跟山内还没到校，真是太好了、太好了。

要是让那些家伙听见这种事，他们一定会因此对我产生不必要的怨恨。

“下次再一起出去玩吧。”

“哦，嗯。”

我即使很清楚这只是句客套话，却还是有点怦然心动。哎呀，这样也不错。

“你周末和栉田同学待在一起吗？”

这是我隔壁邻居的声音。我简单回答了一句“是啊”。

“她拜托我帮忙，所以没办法。”

“是吗？”

“这怎么了……吗……”

我无意间把脸面向身为邻居的堀北，结果看见她露出我从未见过的表情。

“怎……怎么了啊？”

“‘怎么了’是指？”

“不，你好像正摆着非常可怕的表情。”

“是吗？我表现得就跟平常一样。只不过我很吃惊你变得能够任意行动了呢。我拜托你的时候，明明就很心不甘情不愿，可要是换成栉田同学拜托你的话，就会轻易答应呢。我正在冷静且谨慎地分析着当中的差异为何。”



她虽然说自己很冷静且谨慎，但我完全看不出来。

“过来一下。”栉田用指尖轻轻点了我的肩膀，把我叫了出去。

看见这情况，堀北又再次对我投来谜一样的表情。

栉田把我带到走廊，就一面偷瞄教室里面，一面说道：

“我看见非常新奇的事情了呢。原来堀北同学也会露出那种表情呀。”

栉田知道堀北那张表情的意思，她充满了惊讶及喜悦。

“新奇？但我觉得堀北的表情很可怕……还带有怒气……”

“不对哟。那张表情的意思是——你都不邀请我，我很寂寞。她觉得自己被疏远了。”

“不可能吧……”

“虽然她本人好像并没有意识到……她一定是发现了与朋友说话、一起出游的乐趣了吧。这是好事情、好事情。”

这真奇怪。堀北对栉田没有好印象，却对没受邀感受到疏远，这样很奇怪吧。

“绫小路同学，你该不会从根本上就误会了吧？堀北同学是在不高兴没被绫小路同学你邀请哟。”

不不不，我认为这更不可能……那家伙可是个最喜欢孤独的少女欸。

周末和人出门，对象又是像我这样的男人，她不可能从中发掘出什么乐趣。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2

顾虑到在教室的话佐仓会很显眼，于是我们在教师办公室前方叫住开完班会的茶柱老师。

昨天在电话里，就这样无疾而终的我，与佐仓一同站在后方待命。

栉田会好好地向茶柱老师转达一切吧。

“目击者？是目击到须藤事件的吗？”

“是的。佐仓同学看见了事件的全过程。”

栉田把站在后方静静待命的佐仓叫了过去。她有点紧张，往前踏出了一步。

“据栉田所言，你似乎看见了须藤他们打架。”

“是的，我看见了。”

与其说是没自信，倒不如说，她因为被老师凝视而很难受。

即使如此，约定好要作证的佐仓，慢慢道出了真相。

茶柱老师一直认真听到最后，没插半句嘴。我们也是初次听到这些内容。

“你的话我明白了。不过，我并不能直接采纳。”

栉田认为茶柱老师身为D班班主任，对于目击者的出现应该会感到喜悦吧。

但事与愿违，她慌张地询问理由。

“请……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佐仓，为何事到如今你才出面作证？我在班会上通知时你没有站出来对吧。我记得你那天并没有缺席。”

“这是因为……我不擅长和人说话……”

“明明不擅长，如今却出面作证，不也很奇怪吗？”

茶柱老师的追问理所当然。如果她一开始就站出来，那么老师也会坦率地对目击者的存在感到高兴吧。

“老师，佐仓同学她是……”

“我现在在问的是佐仓。”

茶柱老师以尖锐且充满怒气的声音打断栉田的话。

“呃……因为班上同学……很困扰……如果我出面作证……就能帮上忙的话……想到这里，我才会……”

佐仓像是被蛇盯上的青蛙缩着身体、驼着背。

身为班主任的茶柱老师，也非常了解佐仓的性格。

老师也感受得到，她光是说出真相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

“原来如此。也就是说，是你自己拼命鼓起勇气才站出来的？”

“是的……”

“这样啊。你若是目击者的话，我当然也会义不容辞向校方传达。不过这件事情，校方不会直接采纳。因为这并不能证明须藤的无罪吧。”

“请……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佐仓真的是目击者吗？这说不定是我们D班学生害怕受到负面评价，才捏造的谎言。”

“茶柱老师，我觉得您这种说法很过分！”

“过分？假如她真的目击到事件，就应该在第一时间站出来。校方马上就要开始审议了才站出来，即使被怀疑也理所当然。既是目击者又是D班的学生，不是更可疑吗？你们不这么觉得吗？同班学生不仅碰巧在那栋人烟稀少的校舍，还碰巧目击了一切，实在让人难以相信。”

茶柱老师的说法很合理。

佐仓目击事件的这件事实，实在是太巧了。就算遭人怀疑也无可奈何。

我要是旁观者的话，也绝对会认为这是他们自己人所编出的谎话。

如果进行公正审判，以此作为目击证言，效果就会变得很不明显。

“不过目击者就是目击者，也无法断定这就是谎言。我就姑且先受理这件事吧。另外，根据状况，审议当天校方可能会要求佐仓出席

并进行讨论吧。讨厌与人扯上关系的你，能办到这种事情吗？”

茶柱老师以试探性的话动摇佐仓。

不出所料，佐仓想象了当天的情况，脸色有点发青。

“如果你讨厌这样，那么退出也是一种办法。到时候请你事先告知参加审议的须藤。”

“没问题吗，佐仓同学？”

“嗯、嗯嗯……”

虽然她算是给了回复，可是很没自信。

她不仅要在众人面前作证，当天还要单独与须藤参加审议。

强迫她做这些，实在有点残酷……

“老师，我们也可以参加吗？”

栉田果然站出来了，她是为了要支持佐仓吧。

“只要须藤本人同意，那我就允许你们参加吧。但这不代表人数没有上限，校方最多允许两人同席。你们好好想想吧。”

随后我们被轰出教师办公室。回到教室后，我们向堀北说明了情况。

“茶柱老师的判断确实无可厚非呢。”

“对不起……我要是早点站出来的话……”

“局势确实多少会有些不同，不过也没有多大的差别。目击者是D班学生，真的很不走运。”

虽然不清楚这是不是堀北安慰人的方式，但她说得像是在袒护佐仓一样。

只要没出现大家都认可的目击者，就无法洗清须藤的冤屈吧。

“另外，栉田同学。当天你能让我和绫小路同学出席吗？我非常清楚你是佐仓同学的精神支柱，若要对事件展开讨论的话就另当别论了呢。”

“这……嗯，也对。我想我无法在这部分帮上忙。”

我本想插嘴说出“要是堀北跟栉田合作就完美了”这句话，可想了想还是作罢了。

正因为这不可能实现，所以她才指名我当替代角色吧。

“佐仓同学，这样没关系吧？”

“我……我明白了。”

虽然感觉她完全不赞同这样做，不过在这种场合，她也只能如此回答吧。

3

午休时我们在教室里开了作战会议。

堀北虽然不愿意参加，但在栉田的哀求之下，最后还是参加了。

她本人表示：只要先在芝麻小事上妥协，在之后的重要事情上，就能轻松拒绝对方。

可是你不管何时何地都会轻松拒绝别人吧？我虽如此想，但还是闭上了嘴。

“明天……我们能够洗清须藤同学的冤屈吗？”

“当然啊，栉田。因为我只是被他们陷害而已，当然会判无罪。对吧？”

他们两人几乎同时向堀北寻求意见。

堀北不知道是不想回答，还是觉得麻烦，她沉默地将面包送进嘴里。

“喂，堀北。怎么样嘛。”

不懂观察气氛的须藤探头窥视堀北。

“别用你的脏脸靠近我。”

“才……才不脏咧！”

须藤被意料之外的直白发言伤害，内心泛起波澜。

“对于能轻松证明你无罪的想法，我真觉得很不可思议呢。即使已经搜集到对抗他们的筹码，形势还是很不利。”

“知道真相的目击者，敌人过去的恶劣品性。光是这些就足够了啦。他们可是坏蛋欸。”

须藤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自以为是地跷起二郎腿，点了两三次头。

“啊，喂，我还在看欸，还给我啦！”

“有什么关系，我也出了一半的钱。我之后再给你看啦。”

池跟山内互相争夺着漫画周刊杂志。他们刚才这么安静，原来是在看漫画啊。即使说自己没点数，每个星期却都能挤出买杂志的钱，还真厉害。

“咦……”

在我身旁的栉田在看着这副光景陷入了深思。

“难道说……”

“怎么了？”

“啊，不，没什么。我只是在想别的事。”

我不太清楚状况。栉田随后便拿出手机，开始查阅起什么。

4

回到宿舍的我，躺在床上呆呆看着电视。

这时收到了一封邮件。发件人是佐仓。

假如明天我向学校请假的话，请问事情会变得如何呢？

你这话是？

我简短回复，等待佐仓给我回音。

请问你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她回信给我了。我说我现在一个人在房间里。

如果可以的话，现在能和你见个面吗？我的房号是一一零六。

希望……你可以对其他人保密。

我连续收到两封信件。不如说，这感觉比较类似于聊天室的对话。

她是何用意呢？我起身打算询问理由，不过操作到一半，我就停下手上的动作。还是不要贸然询问理由，要是她回复我“还是算了”，那我就很难去拜访她了。

我认为先直接见面会比较好，便再次操作手机，输入文字。

我大约五分钟后到。

我回完信，伸手准备拿外套，但还是放弃了。

反正是同栋宿舍，只穿衬衫也可以吧。我前往了佐仓告诉我的房间。

我还是第一次踏入上面的楼层……换句话说，就是女生的居住区。

由于校方并没有禁止男生进入，我即使去楼上，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实际上人生赢家都经常去楼上玩。

校方虽然允许这种比较自由的行为，但是规则上限制晚上八点过后进入。因为校方还是得禁止男学生半夜待在女生楼层吧。

我按下按钮，从下往上升的电梯停在这层。当我正打算走进电梯时，却不凑巧看见堀北在电梯里。

“……”

我不知为何无法动弹，一直站着。

巧遇好友，不知道这算是运气好，还是运气不好。

“怎么，你不上来吗？”

堀北看见一直站在门口不动的我，打算关上电梯门。

“啊，不。我要乘……”

虽然觉得很尴尬，我还是上了电梯，按下十一楼的按钮。十三楼的灯亮着原来堀北的房间是在十三楼。

该怎么说呢？我从身后感受到了奇怪的视线。

“你今天……回来得真晚啊。”

我无法继续忍受沉默，于是头也没回地向堀北搭话。

“因为我去买东西了，你没看见吗？”

后方传来塑胶袋的声音。

“话说回来，你都是自己做饭呢……”

电梯虽然一如往常地运作，但我觉得速度很慢。屏幕显示刚经过六楼。

问题并不是出在对象是堀北，而是被女孩子偷偷叫出来的这种状况。大概就是因为无法说出口，我才会这么不镇定吧？

“不是十楼吗？”

十楼？我对这未曾想过的层数感到有些疑惑。

“看来你不是去十楼呢。”

她究竟是抱着怎样的企图问我是不是要去十楼的呢？

“身为避事主义者，却陷得这么深，还真是积极呢。还是说你有什么别的目的吗？”

“你要是有话想说，不如就直说吧。”

堀北明显是在刺探消息。

“你不是要去见佐仓同学吗？”

“不，不是啊。”

我立刻予以否定搪塞她，但不知这对堀北奏不奏效。

“是吗？虽然你要去哪儿都与我无关。”

那你就别问嘛——我虽然很想这么说，但是还是把话放在心里好了。

经过很长的一段沉默，电梯终于抵达十一楼。我努力故作镇静，没有回头出了电梯。

“打扰了……”

“请进。”

佐仓穿着便服出来迎接我。

“你找我有什么事？”

“绫小路同学，你记得你之前对我说过的话吗？你说即使我是目击者，也没有义务站出来。还说勉强自己作证也没有意义。”

这是在特别教学大楼里偶然见到佐仓时的事。我轻轻点头。

“我……果然还是没有自信……”

“你是指在大家面前好好讲这件事吗？”

“我一直以来都办不到……我很害怕在大家面前说话……要是明天在老师们面前被问起那天的事情，我没有自信能够好好回答……所以……”

“所以你在想要不要跟学校请假。”

佐仓轻轻点头，丧气地将额头撞到桌子上。

“啊……讨厌，为什么我这么没用呀！”

她挥动着手脚，为自己感到羞耻。我第一次见到她这种模样。

“佐仓你其实是那种情绪高昂的人吧。”

感受到她这副模样与平时的差距，因此我有点傻眼，或者应该说是惊讶。

“咦！”

她本人也察觉到让人看见了丑态，满脸通红地摇着头。

“不……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

她总是摆出一副闷闷不乐的脸，原来她也有这种表情啊。我都不知道。

“欸，我能问一个问题吗？你为什么会向我搭话呢？”

不管是栉田也好，别的学生也好，还有其他更能设身处地陪她商量的人吧。

“因为绫小路同学你的眼神并不可怕……”

嗯？这是什么意思？虽然我觉得自己的眼神确实不算可怕……

“如果要商量事情，栉田会为你设身处地着想哦。而且她朋友也很多。”

“啊，不是的。我并不是单指直接看上去的眼神。我指的是眼神深处……我只要看了对方的眼睛，就会隐约知道……不好意思，我没解释清楚。”

是因为我看起来很瘦弱并且没霸气吗？有点复杂。

“因为男人……看起来很温柔，有时候也会突然变得很恐怖……”

从女孩子的角度来看的话，或许男人很可怕这也没办法。不过佐仓却露出异常畏惧的表情。话说回来，上次去维修数码相机的时候，她也……

真要说的话，男女在体力上的差距的确非常明显。

一般来说，几乎不会有什么女孩子会在意、畏惧生活。

难道过去发生了什么让她害怕男人的事情？

我分析个什么劲儿呀。我对自己这副样子有点讨厌。

“我知道只要如实说出看见的事情就可以了。可是，我无论如何都无法想象自己能够做到……请问我该怎么做才能够态度积极地说话呢？”

佐仓无助到甚至来向我这种学生寻求救赎，想必她这几天一直都在烦恼吧。

她最终寻找到的救赎是我，足以说明她有多痛苦。

“如果你不想作证的话，我会帮你告诉他们。”

“你不会生气吗？”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吧。强迫你作证不会有任何意义。”

佐仓虽然是宝贵的证人，但也无法作为确凿的证据。只要须藤无法获判无罪，实际上也可以说是影响不大。只不过，如果佐仓缺席的话，须藤会非常生气吧。

虽然到时必须想点办法哄哄他，办法也多得是。

“绫小路同学，你认为怎么做最好呢？”

“按照佐仓你自己的想法去做就可以了。”

或许她希望我给出具体的指示，很不巧，这种事情我办不到。

我并不是那种有资格指导他人的优秀者，而且这也不适合我。

“也是呢。突然被问这种事情，你也会困扰吧……我还真是没用。我就是因为这样，才会交不到朋友吧……”

佐仓像是对自己感到厌恶似的无力地垂下双肩，露出苦笑。

“如果是你的话，一定可以马上交到好朋友的。”

“完全不行……我连该如何跟人好好说话都不知道……绫小路同学你和各种人都很要好，我有点羡慕。”

“我这种人才完全……”

在佐仓来看，我有着许多朋友，看起来很开心。

“说这种话或许很冒昧，但我们已经是朋友了吧。”

我用手指先后指了自己与佐仓。

“我们是朋友吗？”

“你如果说不算的话，那或许真的就不算吧。”

“不……我很高兴……你能够这么说……”

佐仓不知所措地答道。

现在我了解到，人若是不好好地面对面说话，就无法看见对方的本质。今天得知佐仓那意想不到的另一面，令我非常惊讶。

只要能够好好表达自己的内心想法，她应该就能马上交到朋友。

真的只需要小小的改变就可以了。然而，这种小小的改变，对她而言也很困难吧。

在旁人看来微不足道的改变，要是换作自己，那就另当别论了。

“谢谢你今天能过来见我。”

“这没什么大不了的。这种小事，你随时都可以叫我。”

如果这么做能减轻佐仓的负担，也代表我自己是有价值的。

明天要不要来学校，就交给佐仓自己决定吧。

我想已经没事了，就站起来，打算离开。不过佐仓却好像还是没有精神。

“对了，你今天接下来有安排吗？”

“接下来吗？不，我并没有特别的安排。应该说，我一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

嗯……虽然我大致上也是这样，但是从别人口中听到这种台词，还是有点寂寞。

“那要不要出门走走？如果你不嫌麻烦的话。”

我决心邀请佐仓。

佐仓似乎一时间无法理解我的意思，忘却时间般的僵硬不动。

接着，她忽然毫无预兆地迅速站起。

“啊！”

佐仓的膝盖撞到桌子上了，痛得倒了下去。她的眼镜也飞了出去。

“感觉非常痛欸……你没事吧？”

“我……我没事！”

她的眼角泛出泪光，忍耐着剧痛。即使她这么说，也完全没有说服力。

我捡起飞出去的眼镜。这镜片果然没有度数。

我递出眼镜之后，佐仓就以颤抖的手收了下来。她向我道完谢，就再次戴上了眼镜。佐仓与痛楚奋战了大约一分钟，终于平静下来，恢复冷静。

“请……请问我们要去哪里呢？”

我不太清楚她的想法，只知道她在防备我。

难道我被她当成是在搭讪了吗……若是这样，那就不太好了。

“我没有想好具体要去哪里，就在附近闲逛一下吧？不过我也很讨厌热天气呢……”

正当我在烦恼该怎么办才好时，佐仓就客气地说道：

“如果可以的话……我有一个想去的地方……请问可以吗？”

“咦？好，当然可以。去你想去的地方更好。”

比起挑选地点，我也只是想换个气氛跟她聊天。

佐仓如果有想去的地方，那我也求之不得。

5

佐仓说有想去的地方，于是就带着我走。我们最后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地点。

远离校舍有一栋专门为社团活动所准备的建筑。

她把我带到像是弓 道社、茶道社等，带有和风感的地方。

稍远处，不时地会传来射箭的声音。

“你并没有在玩社团吧？”

“是的。不过我之前就很想来一次这种地方。可是假如是一个人的话，会很引人注目……”

如果独自在这附近闲晃，一定会被当作是对社团有兴趣的学生，而被人搭话。假如是一男一女行动，别人应该就会觉得他们只是在约会吧。

“请问你为什么会找我出来呢？”

“嗯？你问为什么呀。你这么正儿八经地问我，我也很难回答欸。”

我担心明天你是不是真的没问题——即使说出这种话，也只会让她不安。

“我觉得你要是能转换心情的话就好了。我也是个孤单少年，大致上都是独自一人，所以很多时候都待在房间里。有种不管怎样都会压抑自己的倾向。”

佐仓没有接受我这绞尽脑汁想出的回答，而是怀疑地问：

“绫小路同学，你不是有很多朋友吗？”

“有吗？比如说呢？”

“像是堀北同学、栉田同学、池同学、须藤同学、山内同学……”

她扳手指数了数，念出名字。

“刚才的那些人是……不，虽然的确算是朋友。但怎么说呢？我跟他们的关系并没有特别好。我觉得自己还是被排除在外的。从你的角度来看，我们感觉很要好吗？”

佐仓毫不犹豫地点头。佐仓这么说，或许就真是如此吧。

因为人无法看清楚自己的模样。

“我完全不知道交朋友的方法……所以很羡慕。像这样被绫小路同学说是朋友，也是第一次。”

“栉田呢？最早向你攀谈的不是她吗？”

佐仓很不好意思地笑了。

“是的。我改天也必须向栉田同学道歉。明明来找我说话、最先邀请我的都是栉田同学，但是我却始终没有勇气……我其实很想跟她在一起玩。可是怎么样也无法迈出第一步。我真是没出息。”

要是每个人都能自然地与他人相处，就不用这么辛苦了。

虽然堀北很瞧不起池和山内，但我再次深深感受到，能够自然地与陌生人接触，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这也是个很了不起的才能。

“关于明天的事情，我能给你一个建议吗？”

我不打算说出“加油”这种激励她的话。

我认为佐仓只要能够去面对明天就可以了。

“为了须藤、为了栉田、为了班上的同学——你把这样想法全都丢掉吧。”

“咦？全部……都丢掉？”

“明天做证，是为了说出目击事件真相的‘自己’。”

能够重视自己的人，只要将重视他人摆在第二位就好。然而，佐仓却还做不到好好珍视自己。

她有种独自背负痛楚、悲伤的倾向。

自己没有获得幸福的话，就不可能为别人带来幸福。

“为了自己而说出真相。而说出真相，将能拯救须藤。这样就够了。”

我不清楚会有多少效果。

也许只是毫无意义的建议。

不过，有谁能够关心自己，这一定是有价值的吧。

因为我自己就曾经渴望得不得了。

我也渴望有人能了解我一直以来孤军奋战的辛酸、痛苦。

“谢谢你，绫小路同学。”

佐仓的心中，一定多少会有些共鸣吧。

6

当晚，在栉田的号令之下，须藤之外的成员们都集合到了我的房间。

栉田虽然也邀请了堀北，但她却没有参加。

“有什么进展吗，小栉田？”

“要说进展，确实也有进展。我发现了惊人的事实。绫小路同学，你可以借我用下电脑吗？”

我点头说好，栉田就开启了宿舍设置的台式电脑，连接网络。

“看看这个！”

栉田打开的网页不知道是谁的博客。连样式都下了功夫，与其说是个人制作，不如说是专业人员经手过的那种正式网页。

“咦，这张照片不是霖吗？”

“霖？”

“她是平面写真偶像啦。不久前刚在少年杂志上出现过呢。”

博客上放了几张她自己上传的照片。真不愧是平面写真偶像，她无论长相、身材都无可挑剔。

“你们不觉得这个女孩很眼熟吗？”

“要说眼熟，她不就是霖吗？”

“你仔细看。”

栉田放大了偶像霖的脸庞。池目不转睛地看完之后……

“好可爱。”

“不是啦！这不就是佐仓同学吗？”

“小栉田，你说谁是谁呀？”

“她跟我们同班的佐仓同学。”

“咦？不不，佐仓是……不不不，这不可能吧。”

池笑道。另一方面，池旁边的山内，表情却逐渐僵硬起来。

“欸，池……我冷静一看，她真的有点像佐仓欸……”

“可是她没有戴眼镜呀？而且发型也不一样。”

“这种记忆方式实在是太单细胞了吧……”



乍看上去我并没联想到，但她无疑就是佐仓。

池还是没办法将两者联想起来，来回走动、看着画面。

“那个佐仓就是霖……这是骗人的吧。虽然气质有点像，但她们是不一样的人啦。因为霖可是非常开朗的欸！对吧，绫小路。”

上传的照片不论哪张都拍得很可爱，看得出来她习惯自拍。

不过，我却发现了能够佐证佐仓与偶像霖就是同一个人的证据。

“不，就如栉田所说的，她就是佐仓没错。看这里。”

我指着上传的其中一张照片。

“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拍到了宿舍房间的门。”

“就和这栋宿舍的门是一样的呢。”

换句话说，这张照片有很高的概率是在宿舍房间里拍摄的。

“这么说佐仓果然就是霖啊……我的脑筋还无法完全转过来。”

“真亏你能发现啊，栉田。”

经她这么一说，虽然发现她们的气质相同，但是没有提示的话也想不到。

“我是看见池同学他们看的周刊杂志才想起来的呢。因为我隐约记得在哪里见过佐仓同学。”

“我们班居然会有平面写真偶像！真是令人兴奋！”

池无法压抑内心狂喜，超级激动。我认为栉田此时一定傻眼了吧。但栉田太温柔，不会让他感觉到吧。

“不过我记得霖开始走红之后，就突然消失踪影了欸。”

佐仓作为偶像进行活动的同时，在学校则是不起眼的安静学生。

造成她生活得像是硬币 正反面般截然不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将近晚上九点，是时候该解散了。于是我目送大家到玄关。

“栉田，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你可以留下来吗？”

“嗯？有话想说？好呀。”

“喂！绫小路！你打算说什么啊！该不会是……”

“不可能不可能。”我用手予以否定并如此说道。同时告诉池，我只不过是要说佐仓的事情。不过他却不相信，并且凑到我耳边低语。你不要这么怀疑我嘛……

“你没骗我吧？你要是告白的话，我可不会原谅你哦！”

我怎么可能告白啊……说到底，即使我向她告白，也一定会被她秒拒。

“没骗你啦。你要是这么在意的话就在走廊等吧，我很快就会说完。”

“我等着。”池这么回答，决定要守候栉田，威风凛凛地伫立在门前。

我将男生们叫出去之后，就把今天与佐仓的互动告诉栉田。

“这样呀，佐仓竟然会……”

“刚才知道那家伙在当偶像时，我虽然很惊讶，但也能理解。我在想，她真正的面貌是不是在另一边。”

我并没有直接说出来，可是我认为佐仓和栉田都同样是拥有双面性格的学生。

栉田听我说完后，却说出了与我完全不一样的结论。

“佐仓同学……在当偶像时的面貌，大概是假的吧。嗯……用‘假的’来表达或许有点不对。我觉得她是借化装，制造出另一种人格呢。”

“化装……换句话说，就是戴着面具吗？”

“嗯。佐仓同学是借由自我催眠，才能在别人面前摆出笑容吧。”

不知为何，这句话由栉田讲起来格外有说服力。

我隐约觉得如果是现在的话，说不定可以问出栉田上次在电话里讲到一半的那件事。

“上次在电话里，你原本打算跟我说什么啊？”

栉田的肩膀忽然轻轻震了一下。代表她无须回想，也记得那件事。

“下次再说吧。现在解决须藤同学的事件才是最重要的。电话里的那件事是我私人的请求。”

“私人的请求？”

这句话虽然有点吸引人，但是栉田会有什么需要拜托我的事情呢？

不是我妄自菲薄，但不会有什么东西是我有，而栉田却没有的。无论是学习成绩还是人气。

“抱歉。用这种说法的话只会令你更在意吧。”

栉田苦笑，双手合十道歉。

“那么，我们就等须藤的事情顺利解决之后再说，可以吧？”

“嗯，可以的。”

她转身背对我，握着玄关的门把。

但她在原地停下了动作，好一阵子一动也不动。

栉田背对着我，因此我无法窥视她的表情。

“栉田？”

她的样子有点奇怪，于是我便叫了她。栉田回过头之后，就缩短了和我之间的距离。她踮起脚尖，腾空脚跟，将手贴在我的胸前，嘴巴朝我的耳边靠了过来。

“如果绫小路同学你愿意倾听我的诉求……我就把我重要的东西给你。”

这是魔女的耳语。她身上散发着一股会一把抓住我的心脏般，既甘甜又危险的香味。

我无从判断栉田低语时的表情是满面笑容，还是只是浅浅地笑着。

我唯一确切知道的，就是栉田才不是什么天使。

关于栉田，我自认为对她有一定的了解。

人无论是谁都会有双面性格，而栉田只是这部分比别人都还强烈。

现在我眼前的栉田，却让我感受到不寒而栗。

她到底有何目的？抱着什么想法行动？这名叫作栉田桔梗的女孩子，真正的她究竟在哪里？我完全无法看清。她的反差之大，甚至让我怀疑这是不是双重人格。栉田与我拉开距离后，就变回总是露出温柔微笑的那个她。玄关的门一打开，焦急等待的池便向她搭话。回话的栉田身上，也已经丝毫感受不到刚刚的氛围。

7

大家回去后，我就坐到电脑前面，看着佐仓爱里……平面写真偶像霖的博客。我往回看了霖过去的博客内容，她是约莫两年前开始写博客的。

正好就是佐仓作为平面写真偶像开始活动的时间点。上头写着今后的想法及抱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之处。

作为参考，我也比较了其他偶像们的博客，不过大致上类似。

初中二年级学生首次出道，会是怎么样的心情呢？

接下来的一年中，她几乎三百六十五天都持续更新着博客，撰写当天发生的事情，或者自己的感受。对于粉丝的留言，她也几乎每一封都回复了。

自从来到这所学校，她确实就没有再回复留言了。

她严守着不和外界联络的规定。

虽说她不太出现在公众场合，但佐仓的人气比我想象得还高。

推特的粉丝也超过了五千人。

上面多半是希望她赶快回到平面杂志上的留言，抑或是询问她有没有打算上电视的留言。

在这之中，我的目光不禁被三个月前的某条留言给吸引住。

“你相信命运吗？我相信哦。从今以后，我们要永远在一起。”

如果只是这样，那也不过是粉丝的痴心妄想。

然而，对方每天都会像这样留言，变本加厉。

“我一直都觉得我们很贴近。”

“今天你又更可爱了呢。”

“你发现我们对上眼神了吗？我发现了哦。”

上面罗列着本人看了就会恐惧的文字。

对方的这些留言，简直就像是在说自己就在霖的身边。这只是我的错觉吗？

在这所封闭的学校之中，能够与佐仓接触的人非常有限。

学生、教师或者……进出学校的相关工作人员。

让我联想到了家电量贩店的那个店员。

我找到上周日的留言，令人毛骨悚然。我确信就是他了。

“你看，神果然是存在的。”

虽然这只是我的猜想，佐仓开学之后就为了购买数码相机而前往量贩店。身为名人的她，当然也变装了。可是，对粉丝而言变装并没有意义。那名店员在那时察觉到了佐仓的真实身份。

不过，这个阶段他们当然几乎没有交集。佐仓却遭遇数码相机故障的意外。对于喜欢相机的她而言，是无法舍弃数码相机的。在D班这种状况下，她也不可能重新买台新相机。可是只要送修就必然会撞见那名店员。

因此那天，她才会一开始对送修感到犹豫，毕竟在柜台的就是那名店员。另一方面，那名店员应该很兴奋才对。因为借由登记个人信息，可能得知自己最喜欢的偶像的真名，甚至是电话号码。

这件事情和那天晚上佐仓打电话给我也有所关联。

只要这么想一切就很合理了。

我从众多的留言当中，寻找感觉是那家伙所写的后续文章。

“无视我岂不是太过分了吗？还是说，你没有发现呢？”

“你现在在做什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危险的留言一个个出现。当然，看着这些留言的其他粉丝，应该只会单纯觉得很恶心吧。但佐仓应该就不同了。

她觉得这份超乎想象的恐惧感就近在咫尺，因此很害怕吧。

不过佐仓在我们面前却隐瞒了这件事，作为目击者打算拼命与学校、C班战斗。她明明就很害怕这个男人，甚至连出宿舍都很犹豫。

既然同样身处学校，发生什么也不奇怪。

可是，现在几乎没有能够解决问题的办法。

没有那种一两天内就能解决跟踪狂问题的策略。

除了等她自己发出求救信号之外，现在似乎没有能够采取的手段了。

真实与谎言

今天是决定命运的一天。我首先确认了佐仓有没有来上课。

踏进教室后，展现在我眼前的便是一如往常的光景。佐仓掺杂在同学们的对话之中，独自一人静静地坐在位子上。

虽然她的表情比平常更加阴沉，但总而言之，她还是来到了学校。

“没事吧？”

“啊，嗯……我没事。”

佐仓很紧张。虽然有点不沉着，但还算是冷静。

“我要是今天请了假，事情就糟糕了……”

正因为明白请假会让整个班级都很困扰，她才会在煎熬之中做出来上课的决定。

要她别去顾虑须藤他们，再怎么说也没用。

“别忘记我昨天说过的话哦。最重要的是你得为了自己而出面作证。”

“嗯，我没事。”

池和山内他们对佐仓投以好奇的眼光。

当然，这毫无疑问是因为他们知道佐仓的真面目是偶像。即使近期内不采取任何行动，佐仓恐怕也会敏感地察觉到池他们发现了自己的真面目。

不对……佐仓浅浅地笑着，微微张嘴说着“没关系”。

佐仓已经发现我们知道她是偶像的事情了。

或许这是来自当偶像时的经验，她才会敏感地察觉到难以言喻的细微变化。

1

在宣告放学的铃声响起的同时我和堀北从位子上站了起来。

“须藤同学，你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嗯……做好了。我打从一开始就做好准备了。”

须藤正在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闭着眼，双手抱胸，并一动也不动，接着缓缓睁开双眼。

“虽然被你狠狠地瞧不起了一番，但我就是我。想说的话，我都会清楚地说出来。”

“随你便。反正即使我在这里阻止你，你也不会乖到听我的话吧？”

“哼，你这女人总是一副自以为是的样子。”

虽然看起来他们的关系感觉非常差，但至少须藤并不讨厌堀北。

若不是这样，即使会让局势变得有利，他也绝对会拒绝与堀北同席。

“加油哟，堀北同学、须藤同学。”

堀北没有回应，须藤则简单摆出胜利姿势来回应。

“你没问题吧，佐仓？”

我和坐在椅子上僵硬不动的佐仓搭话。她微微颤抖双唇，站了起来。

“嗯……没问题。谢谢……”

佐仓的紧张程度比我想象中还严重。会议明明还没开始，在这种心理状态之下，她说不定都没办法好好说话。

“走吧。要是迟到的话，给校方的印象会很差呢。”

对话将于四点开始。

现在已经三点五十分了。确实不能再拖拖拉拉了。

我们四个人往教师办公室走去，结果看见一名老师挥着手迎接我们。

“哈啰，D班的各位你们好！”

爽朗向我们搭话的人，是B班的班主任星之宫老师。

“听说事情好像闹得很大呢。”

老师事不关己般（ 实际上确实如此），开心的双眼闪闪发亮。

“你又在打什么主意？”

“哎呀，这么快就被你发现了吗？”

茶柱老师一边瞪着她，一边从教师办公室里走出来。

“因为你会偷偷摸摸溜出去，大多是心里有愧于我的时候。”

“穿帮了呀？”星之宫老师可爱地眨眨眼说道。

“我不能一起参加吗？”

“当然不行啊。就如同你所知道的，旁人无法参加。”

“真可惜。算了，反正只要再过一个小时，结果就会出炉吧。”

茶柱老师把星之宫老师强行推进教师办公室。

“我们走吧。”

“不是在教师办公室里举行吗？”

“当然。这所学校有着复杂的校规，但像这个案例，则将在问题班级的班主任，以及事件当事人，还有学生会之间作了结。”

堀北在听见“学生会”这个词的瞬间停下了脚步。茶柱老师回过头，以锐利的眼神窥视堀北的脸庞。

“想放弃的话就趁现在吧，堀北。”

须藤不知道内情，头上浮现了一个问号。

这个老师每一次都会在最后关头才告诉我们最重要的事。

“我会去的。”

堀北瞥了我一眼，意思是“别做多余的担心”吧。

我们从教师办公室所在的一楼，往上爬了三层楼梯，那间办公室就在四楼。

教室的门口插着一张“学生会办公室”的标牌。

茶柱老师敲了敲学生会办公室的门，随后迈步走了进去。堀北有点退缩，但还是立刻跟着老师进去了。

学生会办公室中放置着长桌，并排成了一圈长方形。

C班的三名学生已经抵达办公室，坐在座位上。

他们旁边坐着一名戴着眼镜，看起来年纪在三十岁左右的男性老师。

“我们来晚了。”

“现在还没到时间，别介意。”

“你们见过吗？”

我和堀北、须藤，全都不认识这名老师。

“他是C班的班主任，坂上老师。接着……”

老师将我们的目光集中到坐在办公室最里面的一名男学生。

“他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长。”

堀北的哥哥看也没看自己的妹妹一眼，一直翻阅着放在桌上的文件。

她把目光投向哥哥，但发现自己不受理睬后便垂下了眼帘，在C班学生对面坐下。

“关于上次发生的暴力事件，接下来我们将开始举行学生会与事件关系者，以及班主任之间的相互诘问。会议将由我——学生会书记橘来主持。”

留着一头短发的橘书记说完，简单点头示意。

“没想到学生会长居然会特地前来处理这种小规模的纠纷。还真是稀奇啊。平常多半只有橘会过来。”

“由于平时事务繁忙，有些议题虽然我并没有参与，但原则上我到场会较为理想。再说校方也向我托付了学生会的事务。”

“也就是说，这只不过是个偶然吗？”

茶柱老师露出意有所指的笑容，但堀北的哥哥却丝毫没有动摇。

反之，堀北……身为妹妹的这个堀北，就算了解状况，依然藏不住内心的动摇。

局势完全不会因为他们是兄妹而变得有利。倒不如说，这种堀北无法发挥平时水平的状况，非常不利。

这无论对我还是对堀北来说，无疑都是意料之外的事。只要在校园里，就算不去刻意打听，也还是会听到有关眼前这名学生会长的事迹。当然是因为他隶属A班，一开学就担任学生会的书记。接着还在一年级那年的十二月，学生会选举中获得压倒性支持，就任学生会长。

高年级学生想必也有许多不满，不过这也全都被他给摆平了。这一切都说明了他的实力。

橘书记向双方浅显易懂地解释事件概要。虽然事到如今也不必说明了。

“根据上述原委，我们希望能够查明哪一方的主张才是真的。”

结束说明的橘书记，一说完开场白之后，就看向了我们D班。

“篮球社的小宫同学他们两人主张自己是被须藤同学你叫到特别教学大楼，在那里单方面遭受你的挑衅、殴打。请问这是真的吗？”

“那些家伙说的都是假的，被叫去特别教学大楼的人是我啦。”

须藤刻不容缓地否定。

“那么须藤同学，你能说下事实吗？”

“我那天结束社团活动的训练后，就被小宫跟近藤叫去了特别教学大楼。虽然很麻烦，但我对那些家伙平时的态度就很火大，所以才会过去赴约。”

对于须藤口无遮拦的说话态度，如果是在一般情况下，堀北会非常吃惊。然而不知她是否在听，完全一动也不动。C班班主任则瞪大了双眼。

“这是假的。是我们被须藤叫出来，才会去特别教学大楼。”

“别闹了，小宫。明明就是你把我叫出来的吧！”

“我可不记得。”

须藤太过焦躁，忍不住出手敲桌。寂静瞬间降临。

“须藤同学，请你冷静下来。我们现在只是在听双方的说法。小宫同学，也请你自制中途插嘴的行为。”

“哼，我知道啦……”

“双方都主张自己被对方叫出来，因此说法并不一致。不过也有共通点呢。须藤同学与小宫同学、近藤同学之间发生过争执，对吧？”

“与其说是争执，不如说是须藤同学总是来找我们麻烦。”

“找麻烦是指？”

“他比我们擅长打篮球，会过来跟我们炫耀。虽然我们也不服输地拼命训练，他却瞧不起我们的这份努力。我们很不开心，因此经常发生冲突。”

虽然我不清楚社团活动的具体情况，不过看见须藤气得脸爆青筋，就知道对方明显混入了编造的谎言。橘书记随后也向须藤问话。

“小宫说的话没半句是真的。那些家伙在嫉妒我的才能啦。我在默默训练的时候，他们也一天到晚来妨碍我。”

当然，无论哪一方的意见都彼此不相符。他们一直在主张是对方的错。

“双方说词不符，那么这样下去，就不得不以现有的证据来做判断了呢。”

“我们被须藤同学打得七零八落，还是单方面地被殴打。”

看来C班果然打算将受伤这件事带到谈判的中心。

三人的脸上都有着被殴打过后的淤青。这部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这也是骗人的！是你们先来动手的。我是正当防卫啦！”

“喂，堀北。”

我呼唤低头静止不动无法做出发言的堀北。老实说这种情况非常糟糕，我们现在应该阻止失控的须藤，不赶紧采取行动的话就太迟了。

可是，她却没有任何反应，心不在焉。真没想到堀北哥哥在场，竟然会对堀北造成这么大的影响。我的脑海中闪过之前他们在宿舍后方说话时的情景。虽然我不了解详情，但是我觉得追赶优秀的哥哥，还来到跟哥哥同一所学校的堀北，很希望自己的实力能够获得哥哥的肯定。

然而，被分到D班的妹妹，她的实力以及想法，与身处A班并任职学生会长的哥哥之间的距离非常遥远。堀北的想法并没有传达给她的哥哥。

她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不得不进入同一个战场。

“如果D班没有新的证词，那就这样继续进行下去了。请问可以吗？”

要是就这样维持沉默，不管是学生会还是老师们，想必就会做出无情的裁决吧。

为了不让事情变成这样，堀北必须振作精神。

可是最关键的堀北，却在哥哥面前畏缩蜷着身子。

“看来已经没有争辩的必要了。”

沉默的学生会长在此初次开口。

堀北的哥哥已经打算做出结论。

“无论是哪一方把对方叫出来，从伤口的情况来看，须藤单方面殴打对方的事实也很明显。也只能以这点作为根据，来得出答案了吧。”

“等……等等啊！我不接受！这只是因为那些家伙都是小喽啰啊！”

对于须藤为了辩白而说出的这句话，我看见坂上老师一瞬间露出了微笑。

“面对有着实力差距的对手，你还主张是正当防卫？”

“什……什么嘛，对方可是有三个人欸，三个人！”

“但是实际上受伤的却只有C班的学生。”

这样下去就真的糟了。我抱着之后会被杀掉的觉悟，缓缓从折叠椅上站起，并走到堀北身后。接着，我狠下心把手伸向她两边，一把抓住侧腹。

“呀！”

堀北发出了平时绝对无法听见的很女孩子的叫声。

不过现在并不是该对这种事情感到稀奇的时候。我想既然她还没恢复正常，于是……就加强了按在她侧腹上的手指力道，就像是瘙痒般地移动着手指。

“等……做什……住……住手！”

不管她的内心有多么动摇，状态有多么恍惚，只要给予身体强烈的刺激，即使不愿意她也会恢复清醒。老师们好像一脸错愕，可是这种时候已经不能在意面子了。我认为已经够了就把双手移开。

堀北看起来就快哭出来了，但还是狠狠地瞪着我。

虽然手段很强硬，但是这样能当作堀北已经回到平时的她了吧。

“堀北，振作点。你要是不迎战，这样下去我们就要输了。”

“唔……”

堀北终于理解情势，依序看了C班学生、老师，以及她哥哥一眼。

接着意识到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穷途末路的危机。

“失礼了。请问能不能让我问一个问题呢？”

“请问可以吗，会长？”

“我允许。不过，请你下次早点答话。”

堀北慢慢拉开椅子，站了起来。

“刚才你们说自己被须藤同学叫去特别教学大楼。请问须藤同学究竟是跟谁说，用什么理由把你们叫出来的呢？”

“事到如今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小宫他们如此说完，便彼此互看。

“请你们回答。”

堀北添上这一句话追问道。橘书记也对此表示同意。

“我不知道他叫我和近藤出去的理由。只不过，当我们结束社团活动正在换衣服时，他就过来对我们说‘等一下过来见个面’……像是看我们不顺眼的这种理由吧。请问这又怎么了吗？”

“那么，请问为什么石崎同学也在特别教学大楼呢？他又不是篮球社社员，照理说与他无关。我认为他在场很不正常。”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因为有传言说须藤同学有暴力倾向，他的体格又比我们壮。不行吗？”

“你的意思是自己说不定会被对方施暴？”

“是的。”

C班学生对答流畅，像是料到会被问到这种问题一样。

针对这场会议，C班他们自己也确实思考了对策。

“原来如此。所以你们才会把初中时期擅长打架的石崎同学带去当保镖呢。为了能在紧急时刻对抗须藤。”

“这只是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再说，我们也不知道石崎同学以擅长打架出名。我们只是觉得他是个值得依靠的朋友，所以才会带他过去。”

堀北也做了各式各样的个人模拟练习，冷静地聆听着。

她随即使出下一个招式。

“即使不多，但我也略有习武的经验。正因如此，我知道当我们在面对两人以上的敌人时，战斗难度将成倍增加。你们有打架很厉害的石崎同学陪同，因此我无法接受你们单方面遭受殴打一事。”

“这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想打架。”

“客观来看，打架的主要原因是自己与对手的‘能量’互相碰撞，超出了对峙的那段距离。这种时候，才会发展到打架的地步。在对手没有战斗意志，或者不做抵抗的情况下，照理说，你们三个人会伤到这种程度的概率非常低。”

堀北的想法都是依据客观事实判断，有理有据。

对此，小宫他们则以实际的证据作为武器来反击。

“这种一般想法不适用于须藤同学。他非常暴力，就算我们没有抵抗，他还是毫不留情地前来施暴。这就是证据！”

他撕下贴在脸颊上的纱布，露出破皮的伤口。

无论堀北再怎么巧妙分析条理，这伤口作为证据也太有说服力了。

“D班的陈述就到此结束了吗？”

堀北的哥哥默默听着堀北的论述，说出一句冷淡的话。

他的眼神仿佛诉说着如果是这样，那你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说。

“须藤同学打伤对方是事实，可是先动手打人的是C班。有学生从头到尾目击了一切。”

“那么，请将D班所说的目击者带入办公室里。”

佐仓踏入学生会办公室，她看起来很不安，很不冷静，双眼一直盯着脚边，真让人担心。

“她是一年D班的佐仓爱里同学。”

“我还在想目击者是怎么回事，原来是D班的学生啊。”

C班班主任坂上老师擦拭着眼镜，不禁笑出声来。

“坂上老师，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没有，请继续。”

坂上老师与茶柱老师彼此互看了一眼。

“那么能不能麻烦你说出证词呢，佐仓同学？”

“好……好的……我……”

她的话停了下来。

接着，时间在寂静中流逝。

十秒、二十秒过去。佐仓的头越来越低，脸色变得很差，逐渐发白。

“佐仓同学……”

堀北也忍不住呼唤佐仓。可是她如同刚才的堀北，听不进任何人的声音。

“看来她不是目击者呢，再这样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您在急什么呢，坂上老师？”

“我当然着急。这种无意义的事情，可正在让我的学生痛苦哦！他们是班上的开心果，因为这件事而让许多伙伴担心，心里十分过意不去。再说，他们也一心一意地刻苦练习篮球。这段珍贵的时间却正在被人剥夺。身为班主任，我当然不能视而不见呢。”

“也是呢，或许真是如此。”

我还以为茶柱老师会站在我们D班这一方，但好像并非如此。

她听了坂上老师的说辞，便同意地点了点头。

“这样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你可以退下了，佐仓。”

茶柱老师吩咐佐仓离开。

学生会的人也希望别耽搁时间，因此并没有阻止。

学生会办公室之中已经充斥着D班败北的氛围。

佐仓懊悔着自己的懦弱，忍不住紧紧闭上双眼。

我和须藤以及堀北，都觉得佐仓应该没办法作证了，准备要放弃。

而就在这个时候，学生会办公室响彻了意想不到的声音。

“我确实看见了！”

我想大家必须花上几秒，才能认出这是佐仓的声音。

因为她奋力挤出的这句话，有足以让人意外的音量。

“是C班同学先动手打须藤同学的！这并没有错！”

或许是佐仓一开始给人的印象与现在的差距很大，使她说出的话异常有分量。



这种分量会让人觉得——既然她都这么拼命说了，那这应该就是真的。

然而，这效果宛如在短时间内发挥作用的那种魔法。

只要冷静对应的话，没有这么难看穿。

“不好意思，请问能否让我发言呢？”

迅速举起手的人，是坂上老师。

“我了解身为老师要尽量避免插嘴，但我觉得现在这状况学生实在太可怜了。学生会长，可以吗？”

“可以。”

“你是佐仓同学对吧？我不是在怀疑你，不过我还是要问你一个问题。作为目击证人，你很晚才站出来，这是为什么呢？假如你真的看见了，应该一开始就站出来才对。”

坂上老师和茶柱老师同样都在这点上面做了追问。

“这是……因为我不想被牵扯进来……”

“为什么不想被牵扯进来？”

“因为，我不擅长跟人说话……”

“原来如此，我明白了。那么我再问一个问题。不擅长跟人说话的你，上周一结束，就站出来当目击者，这样不是很不自然吗？只会像是D班串 通口径，来让你说出假的目击证词。”

C班的学生们也配合着说：“我们也这么认为。”

“怎么能这样……我只是把真相给……”

“不论你再怎么不擅长说话，我也不认为你是抱着自信作证。你会这样，不就是因为说谎而受到罪恶感苛责吗？”

“不……不是的……”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哦。你恐怕是为了班级、为了拯救须藤同学，才会被迫撒谎吧？假如你现在老实坦白，就不会受到惩罚哦。”

对方对佐仓发起死缠烂打的心理攻击。堀北实在无法坐视不管，举起了手。

“不是这样的。佐仓同学确实不是一个擅长说话的人。正因为她是真的目击者，才愿意像这样站在这里。若非如此，即使我们拜托她，她也一定不会出面。只要能够威风凛凛发言就可以的话，您难道不认为我们也能找其他人吗？”

“我不这么认为呢。D班也有优秀的学生。比如堀北同学你这种人。你是想借由佐仓同学这种不善言辞的人，来让‘她就是真正的目击者’具有真实感，不是吗？”

坂上老师恐怕不是真的这么想的吧。他只是确信不管什么事情，只要找个理由，就能阻止我们的下一步行动。

就如同我当初所感觉到的，D班目击者的这个存在，无论如何都欠缺说服力。

无论再怎么陈述事实，对方都会说我们是在袒护自己人、是在说谎。

这代表我们自己人的证词，不会被人当作一回事且不会被接受。

已经无计可施了吗……坂上老师无畏地露出微笑，正打算落座……

“证据的话……我有！”

这时坂上老师听见佐仓的申诉，腰悬在半空中。

“别再逞强了。如果真的有证据，就早一点拿出来……”

碰！佐仓把手掌拍到桌面上。

上面放着许多如长方形纸片的东西。

“这是……”

证物的出现，让坂上老师的表情初次变得僵硬了。

“这是当天我身处特别教学大楼的证据！”

橘书记走到佐仓身旁，简单打声招呼后，便把手伸向那些纸片。

不对，我以为是纸的那些东西，其实是好几张照片。

“会长……”

橘书记看完照片，接着把它们交给学生会长。堀北的哥哥看了一会儿照片，将它们排在桌上，让我们也可以看见。这些照片上面的人物露出了非常可爱的表情，与现在的佐仓完全不像。这是偶像霖。

“我那天……为了自拍，专门去找没有人烟的地方。照片上面也印有拍摄日期作为证据！”

日期确实是上上周五的傍晚，那是须藤他们结束社团活动的那段时间。我和堀北面对初次见到的证据，都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迄今都一直假装自己只是受害者的三名C班学生，态度也开始出现变化。

明显看得出来内心在动摇。

“这是用什么拍摄的呢？”

“数码……相机……”

“我记得数码相机能轻易变更日期。只要在电脑上修改日期再打印出来，就能重现事件当时的那段时间。作为证据，并没有说服力。”

“不过，坂上老师。我认为这张照片就不一样了哦。”

堀北的哥哥把一张叠在下面看不见的照片挑了出来。

“这……这是！”

恰巧在最佳时机下捕捉到的打架照片，就在这里。

这张照片中是染上暮色的校舍以及走廊，还有须藤刚揍完石崎的现场。

“这样……我想大家应该能相信我当时在场。”

“谢谢你，佐仓同学。”

对于这张照片的出现，堀北打从心底觉得自己获得了救赎。

这么一来，就能摆脱这压倒性的不利局面……

“原来如此，看来你真的在现场。我也只能认了。可是，这张照片无法得知哪一方先动的手。这也无法成为你有从头看到尾的确凿证据。”

这确实是打架已经结束后的时间点。

无法成为解决纠纷的关键证据。

“茶柱老师，要不要在此寻求折中方案呢？”

“折中方案吗？”

“我有把握须藤同学这次做了伪证。”

“你这家伙！”

须藤准备扑上去，腰也已腾在半空中，我抓住他的手臂并制止了他。

“这场讨论不管持续到何时，想必都会是两条平行线。我们不会改变证词，而你们那方也不会放弃目击者的证词。换句话说，我们都不停地在一来一往说是对方撒谎。这张照片要作为决定性证据的话，说服力也很弱……因此，以下是折中方案。我认为C班学生多少也有点责任。由于我方有三个人，而且有一个人有着打架前科，所以，给须藤同学停学两周，而C班的学生们停学一周的处分，这样如何？惩罚的轻重，取决于有无伤及对方。”

堀北的哥哥默默地听着坂上老师的发言。

这也能说是C班同意做出一半的让步。

要是没有佐仓的证言及证据，须藤恐怕会停学一个月以上。

惩罚若能低于一半，那也能说是相当大的让步。

“别闹了！喂！开什么玩笑！”

“茶柱老师，您怎么想呢？”

坂上老师完全不理会须藤，继续问道。

“看来已经得出结论了吧，我没有理由拒绝坂上老师您的提议。”

以折中方案来说，确实无可挑剔。堀北抬头看了天花板一眼，冷静地认清事情只能到此为止。再怎么抵抗、挣扎，只要证据没有百分之百的说服力，就无法获判无罪。堀北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点，判断出折中方案了。作为D班的学生，堀北真的很了不起。

然而，作为以A班为目标的学生，她若打算在这里放弃的话，就不及格了。

我原本打算到最后都不作发言，但我现在决定要帮点小忙。

也算是我对佐仓展现勇气所表示的敬意吧。

“堀北，真的已经没有办法了吗？”

“……”

她没有回话。不，她连能回应的话都没有。

“我脑袋不好，完全想不出解决方案。岂止如此，我还认为应该接受坂上老师提出的折中方案。”

“是吧？”坂上老师说道，浅浅一笑，扶了扶眼镜。

“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证据能够佐证须藤无罪。不对，因为证据完全不存在。假如这是发生在教室或者便利商店里的话，就会有更多学生看见，也说不定就会有确凿的证据。但事件发生在没有人，也没有设备的特别教学大楼，这也无可奈何。”

“唉。”我叹了口气并左右摇头。

堀北往我这里看来。我直视她的双眼，接着总结。

“经过谈话，你也懂了吧。无论再怎么申诉C班也不会承认这是谎言。而须藤也不会承认说谎。这种事不管再怎么进行都会是两条平行线。我甚至觉得要是一开始没进行谈话就好了。你不这么认为吗？”

堀北将视线往下移，低下了头。堀北会怎么解读我所说的话呢？

假如她只按照字面上理解，那一切就到此为止了。这样也好。

“够了吧？那么代表D班的堀北同学，请你说出你的意见。”

坂上老师照字面意思理解了我的话。换句话说，他把它视为战败宣言。在C班看来，只要别让须藤获判无罪，那他们就赢了。他脸上浮出胜负已分的从容表情。

“我知道了……”

堀北回答道，并慢慢抬起头。

“堀北！”

须藤喊道。这是个比起谁都不愿意承认，甚至无法承认败北的男人所发出的怒吼。

然而，堀北却没有停下来，继续说着自己的结论。

“我认为引起这次事件的须藤同学有着很大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完全没有去思考自己平时的所作所为，以及对周遭所造成的困扰。他有着一天到晚打架的经历，也有着只要有什么不满就马上大吼，诉诸暴力的性格。这种人要是引起了骚动，最后会导致这样的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

“你……你这家伙！”

“你的这种态度，就是引起这一切的元凶。”

堀北就像是要盖过须藤一样，以更强的气魄瞪着须藤。

“因此，我从最开始就对拯救须藤同学的事情很消极。我很清楚即使这次勉强伸出援手，他之后也还是会毫不在乎地重复这种事情。”

“难为你老实回答了，那事情就解决了呢。”

“谢谢你。请就座。”

橘书记催促着堀北。寂静瞬间降临。须藤则发出很焦躁的呻吟。

然而，我们等了五秒、十秒，堀北也没有坐回位子上。

“没关系，你可以就座了哟。”

橘书记心想她可能没听见，又说了一遍。

即使如此堀北还是没坐下，并持续凝视着老师们。

“他确实该反省，不过并不是针对这次的事件。他是要检讨、反省过去的自己。关于我们刚才讨论的事件，我认为须藤同学并没有任何不对。因为我有把握，这并不是偶然发生的不幸事件，而是C班蓄意设计的。我可不打算就这样忍气吞声。”

堀北打破漫长的沉默，有气势地答道。

“换句话说……这是怎么回事？”

堀北的哥哥第一次用正眼看向妹妹。堀北没有避开他的视线。

这很可能是因为佐仓展现出的勇气，让她觉得现在不是自己害怕的时候吧。

或者是因为她已经在心中看见明确的解决之道。

“若这无法让您明白，那么我就再重新回答一遍。我们要主张须藤同学的完全无罪。因此，即使是一天的停学惩罚，我们也都无法接受。”

“哈哈……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蓄意设计的？这话还真是可笑。实在不得不说学生会长的妹妹真的很不优秀呢。”

“正如目击者提供的证词，须藤同学是受害者。还请您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们才是受害者！学生会长！”

C班学生也认为这是绝佳时机，因而大叫道。

“别开玩笑了！我才是受害者！”

受他们影响的须藤也如此主张。异议接连不断。

当然，谁都明白这样不会得出任何结果。

“到此为止。再这么继续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

学生会长堀北学，瞥了一眼这互揭疮疤、互相推诿的情景。

“我从今天谈话中所知道的，就是你们彼此说辞完全相反。这代表其中一方撒了非常恶劣的谎言。”

换句话说，D班或C班其中一方不断地说谎，还把校方卷入其中。

如果真相揭晓，这并非仅是停学处分就能了事。

“C班，我问你们。你们能断言今天所言并无虚假吗？”

“这……这当然。”

“那D班呢？”

“我也没说谎。这全是真的。”

“那我们明天四点再开重审会议。在那之前，要是没有人拿出对方说谎的确凿证据，或是承认自己的错误，那我们将依照现有的证据来做判断。当然我们也必须考虑退学的处分。以上。”

堀北的哥哥总结道，并结束了这场审议。明天四点，这就代表只剩下一天的时间了。要在这段期间寻找新的确凿证据，是非常困难的。

还是说，堀北她……已经接下我传过去的球了吗？

“请问下次审议的时间，能不能再推迟一点呢？”

堀北也忍不住抗议这点，举手提出要求。

“假如你的提案是要求延长再审前的时间，学生会长一开始就给予十分充足的时间了。换句话说，我们早已被给予了非常充足的时间。延长审议已经是个特例了。”

茶柱老师双手抱胸，就像是体察到学生会长的意思般答道。

学生会请我们尽快离开办公室。尽管不满，大家都还是走出了学生会办公室。

坂上老师朝着就快哭出来的佐仓走了过来，斩钉截铁地说出一段冷淡的话。

“你的谎言导致了许多学生被卷入其中，希望你能够对此反省。还有，如果你以为哭就能获得原谅，那么你的策略实在太愚蠢了。你应该感到羞耻。”

他留下这些话，就与C班学生们一同离去了。

“居然有假的目击者，简直太过分了。”坂上老师仿佛故意要让人听见似的，反复抱怨着。

“堀北，你断然地放出狠话，有胜算吗？”

“我不会放弃的，直到最后一刻我都会贯彻我的主张。”

“你很清楚这不是光凭思考，就能解决的问题对吧？最后说不定会加深伤口哦！”

“我并没有打算要输。那么，我先告辞了。”

堀北留下这段简短的话就回去了。而须藤也跟在她身后。

我和佐仓肩并肩，离开了学生会办公室。

“对不起呀，绫小路同学……如果我一开始就站出来，明明一切都会没事的……就因为我没有勇气，事情才会变成这样……”

“结果是一样的。即使你一开始就站出来，最后那些家伙也只会针对目击者是D班学生这点不断地严加指责。所以结果不会改变。”

“可是……”

被怀疑是在说谎，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错才无法拯救须藤——各种情绪朝着佐仓席卷而来，她落下了豆大的泪滴。

要是平田在场的话，他应该正温柔地递出手帕吧。

真没想到与堀北的哥哥再次相见时的场面，和堀北先前崩溃时的情景有点重叠。

我深切感受到这是注定好的。为何这世上尽充斥着胜者与败者呢？

回过神来，我的身边就有各式各样的胜败，交织着喜悦与悲伤。

佐仓内心受到重创，无法好好行走。

我无法弃她于不顾，决定等着佐仓，直到她能够行动为止。

“你们还没走啊。”

堀北的哥哥与橘书记从学生会办公室走了出来。橘书记手上拿着钥匙，开始锁门。

“你们打算怎么做？”

“怎么做是指？”

我们之间进行了这种简短的互动。

“今天你和铃音一起出现在这里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能找到什么策略。”

“我既不是诸葛孔明，也不是黑田官兵卫，不会有什么策略。”

“所以铃音是因为失控，才会扬言主张完全无罪啊。”

“真是个不切实际的空谈呢。你不这么认为吗？”

“是啊。”

真不可思议。虽然简短，但我和堀北的哥哥竟然持续着对话。

初次见面时的印象虽然很差，但是这么看来，他是个很容易交谈的对象。

不愧是爬上学生会长之座的男人，掌握人心的能力才会这么出色吧。

“你叫佐仓对吧？”

堀北的哥哥向吞声饮泣的佐仓搭话。

“目击证词以及照片证物都确实有说服力，足以在审议中提出，不过你要记住这点，别人要如何评价这份证据，并且要相信到什么程度，都将取决于说服力。你是D班的学生，因此说服力无论如何都会下降。不管你再怎么详述事件当时的情况，也都无法百分之百让人接受。这次，你的证言想必不会被人视为‘真相’。”

这等于是在说佐仓是个骗子。

“我……我……只是把真相……”

“只要无法完全证明，那就只是胡言乱语。”

佐仓就这样低着头。内心的懊悔，让她的泪水又再次夺眶。

“我相信佐仓的证词。”

“你身为D班的学生，会想相信也是理所当然。”

“这不是我想去相信。我是在说我相信佐仓。意思并不一样。”

“那么你能证明吗？证明佐仓没有撒谎。”

“这件事并非由我，而是你的妹妹会去替我们证明。她会去证明佐仓不是骗子，找出任何人都能接受的方法。”

堀北的哥哥浅浅一笑。这个笑容是在表示“她不可能办到”吧。

他们两人回去之后，我靠近还在这里无法行走的佐仓。

“佐仓，抬起头。一直哭下去也不是办法。”

“可是……都是因为我的错……呜……”

“你没有做错任何事情。你只是说出了真相，对吧？”

“可是……呜……”

“我再说一次。你并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我蹲了下来，视线保持与佐仓同样的高度。

佐仓不想被人看见哭肿的脸，因而再次低下了头。

“我相信你。今天你能出席，我真的觉得非常开心。多亏有你，须藤与班上的同学才会有得救的可能性。”

“但是……我……什么忙也没帮上呀……”

这女孩到底是有多么没自信啊？

“我相信你。这就是所谓的朋友。”

我强硬地抓住佐仓的肩膀，让她看向我。

硬是对上她打算闪避的视线。

“所以，要是你有什么困扰的话，我定会助你一臂之力的。”

2

“让你见笑了……”

走在我旁边的佐仓，总算停止了哭泣。她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

“我好久没在别人面前哭了，感觉心情舒畅了点。”

“那就太好了。我小时候也经常在别人面前哭呢。”

“很难想象绫小路同学你经常在别人面前哭呢。”

“我真的哭了哦。还是在别人面前哭了十几次、二十几次。”

虽然很不甘心，也觉得很丢脸，但就是无法停止哭泣。

不过，人会在哭泣中成长，也才会向前迈进。

佐仓好像是会把痛苦全吞下肚的那种人。这次对她来说，也是个很重要的事件。

“我觉得很开心，因为你说你相信我。”

“不是只有我哦。堀北、栉田，还有须藤都是相信你的。班上的同学也都相信你。”

“嗯……不过，因为绫小路同学你直接告诉了我。你的话已经确实传达给我了哟。”

残留的眼泪模糊了佐仓的视线，她再次擦了擦泪水。

“能鼓起勇气真是太好了。”

佐仓微微地笑道。看见她这模样我也放下了心，确定自己做对了。

如果勉强佐仓作证，只给她带来不愉快的回忆的话，那么即使救了须藤，应该也不能说是完美解决。

我们两人之间维持着沉默。这是不论哪方都不擅长说话，才会出现的情况。

却不可思议地不会令人讨厌。

“虽……虽然我觉得现在不该说这种事……”

我们差不多快到学校门口的时候，佐仓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开口说道。

“其实……我现在……”

“哈啰，你还真是慢呢。”

一之濑与神崎因为很在意结果，而在学校门口等我出来。

“你们在等我啊。”

“我们想知道结果怎么样了。”

我请他们稍等，然后把脸望向佐仓。

“佐仓，抱歉啊。你继续说吧。”

打开鞋柜并盯着里头看的佐仓，只把脸面向了我。

“没……没什么事。只不过，我会鼓起勇气，加油。”

佐仓匆匆回答，轻轻点了点头，然后就准备离开。

“佐仓？”

我叫住佐仓，但她没停下脚步，并朝校门跑去。

“抱歉。我们出现的时间点似乎不太好吗？”

“没有……”

我将学生会办公室里发生的一连串事情都告诉了他们。

“这样啊，她驳回那项提议了啊。所以，D班要彻底主张无罪对吧？”

“因为对他们来说，即使是一天也好，只要能让须藤停学，就如同是他们获胜。”

对方的提议换言之就是个陷阱，而且是引诱我们前往败北之路的甜蜜陷阱。

他们两人无法认同，尤其神崎断言这项选择是个错误。

“殴打对方的事实无法消除。重要的是，好不容易才有目击者出来提供证词及证据，对方也因此做出了让步。你们应该在那个时间点接受提案，并且做出妥协。”

“可是就像绫小路同学你所说的，停学处分就是D班的败北。校方要是判断须藤同学是那种受到停学处分且品行不端的学生，正式球员的事说不定就会告吹。”

“不一定会告吹吧，但印象或许会变差。只要知道无论是哪一方都有责任，校方也会考量这点而改变审查。然而，要是明天须藤的责任比例增加，那就连这件事都会变得很危险。”

谁的意见都没有错。主张无罪与接受提议，都是正确答案之一。

“是啊，我也这么认为。”

“你既然这么认为，那不是更应该阻止吗？”

“要是再次进行协商，那必然会是我方的败北。因为正如神崎所说的，要以‘完全无罪’来取胜，‘本质上’是不可能的呢。”

无论再怎么提出证词，再怎么奋力上诉，也都无法在这点上取胜。

胜负已分。情势已加温到最终阶段，开始急速冷却。

“即使如此你们也要战斗吗？你们明明就连新的证据跟证词都没有欸？”

“因为我们的老大做出了这个判断，她说要彻底抗战到底呢。”

堀北不是笨蛋，她非常清楚延长战局不是件可喜的事。

即使如此她也选择向前迈进，表明了她打算战斗。

这是D班今后也将正面迎接困难觉悟的证明。

“唉……我不认为现在还会得到有力的线索，不过我再去网上重新搜集下消息吧。”

在这种就算被他们抛弃也不奇怪的情况之下，一之濑却笑着说出要继续帮忙。

“我也尽可能去问问看有没有谁发现证据或目击者吧。”

妥协派的神崎也表现出不吝提供协助的态度。

“你们还愿意帮忙？”

“毕竟我们也骑虎难下了呢。我也说过了吧，不能原谅说谎。”

神崎也点了点头。这些家伙人真好啊。

“我很感谢你们的提议，可是没有这个必要了。”

我以为堀北已经回去了，她却出现在这里。她是在等我回来吗？

“你说没必要……是怎么回事？堀北同学？”

“我们在审议里是无法获判无罪的。假设C班或A班出现新的目击者，我们也还是无法获胜呢。不过作为替代方案……我想拜托你们准备某样东西。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

“某样东西是指？”

“那就是……”

堀北说出想要的物品名称——为了计划，而不可或缺的东西。

原本很冷静的一之濑，表情变得有点僵硬。

“咦……真是败给你们了。这项请求还真的是相当困难呢。”

一之濑觉得这提议实在很乱来，因此没有立即允诺。

神崎也陷入了沉思。

“我明白以我的立场没办法提出这种要求。这太自私了，会对你们造成巨大负担。可是……”

“啊……不是。嗯，这件事也算是在我个人能力所及范围之内呢。而且我认为自己很清楚D班现在所处的状况。只不过，我有许多想不明白的地方……你连理由都不说，不就真的有点太自私了吗？”

“确实如此呢……如果你们能接受我接下来所说的，能不能请你们帮忙呢？”

堀北将她说的唯一解决方案的详细内容告诉了一之濑、神崎，还有我。

包括为何需要、如何使用，以及有何目的。

结束说明后，他们两人沉默不语，一直在沉思。

“我想如果是你，可以理解这次作战的风险及用途。”

“这方法……你是何时想到的？”

“这是谈话快结束的时候偶然想到的点子。”

“嗯……这方法真厉害。我自己去过现场，却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点。倒不如说是我把这方法排除在外了……这完全不在我想象的范畴之内。”

一之濑他们确实理解了堀北的目标及其效果。

他们的表情却依然僵硬，还在沉思。

“这是个让人意想不到的点子，而且我认为值得期待。不过，这种事真的可行吗？”

一之濑看起来有点吃惊，向神崎寻求意见。

“这或许会违反你的规则及道德标准呢，一之濑。”

“哈哈，也是呢……这样违反规则了。可是……这确实是唯一的办法。”

“是啊。听了她的话，我也这么想。这是条原本不存在的生路。”

那就只剩下一件事了，就是这两人是否愿意提供帮助。

这次作战无论如何都会牵扯上谎言。

可以说是在向讨厌谎言的他们做出严苛的请求吧。

“这次事件由谎言开始，果然还是只有谎言才能够画下句点。”

“原来如此呢。以眼还眼，以谎治谎吗？可是呀，这实际上真的可行吗？我不觉得可以简单获得这种东西。”

“这点不用担心，因为我刚才已经去确认过了。”

她这么快就离开学生会办公室，原来是为了去确认计划可行与否。

“假如拜托博士帮忙的话，细微部分应该也能顺利处理。我去拜托他看看。”

堀北似乎没有异议，于是轻轻点头。

“欸，神崎同学……为了甩开C班，我们应该已经开始与D班连手了，对吧？”

“嗯，对啊。”

“可是呀，我们现在打算做的事情，不是会令我们自己之后陷入窘境吗？虽然我才想到这点。”

“说不定是吧。”

“真是败给你们了。D班居然有像你这么聪明的人。真是失策了呢。”

一之濑对堀北表示敬意，虽然有点无语，但还是掏出了手机。

“你这可是欠了我一个人情呢，改天我会要回来的哟。”

她这么说完，便和堀北约定好会提供帮助。

“好，没问题。”

堀北毫不客气地决定借用帮手的这份可贵力量。

“绫小路同学，我也有事想请你帮忙。”

“只要不是麻烦的事情，我就帮。”

“基本上需要帮忙的，都会是既麻烦又费工夫的事情呢。”

她的意思是你要好好想想。

反正我不可能逃得掉，所以就决定帮堀北忙。

“那我们走……”

剧痛与冲击出奇不意地朝我的侧腹袭来，我就像是被吹跑似的摔倒在走廊上。

“这么一来，你打我侧腹的事情，我就原谅你了。下次我可会加倍奉还。”

“喂，呃，啊……”

我因为疼痛而发出不成声的声音，就连反驳都不被允许。

一之濑目瞪口呆地望着这副光景，用像是看见什么恐怖事物般的眼神看着堀北。

一之濑，你可要好好记住。这个女人可是毫不留情的……（不支倒地）

唯一的解决方案

通往学校的林荫大道，上头洒落下来的盛夏阳光，刺眼而又炎热。

我每前进一步，身体就会发出惨叫，冒出汗水。充满朝气的学生从我身旁跑了过去。有活力真好。还是说他只是脑袋不正常而已呢？即使世界末日正在身后逼近我，我说不定也不会逃跑。

前方叶隙流光之下，有个美女正把腰倚在扶手上往我这边看来。

为何美少女都这么擅长融入风景当中呢？

我忍不住很想把自己现在看到的画面拍下来。然而，很遗憾的是，我没有那种胆量。

“早安，绫小路同学。”

“你在这种地方是要跟谁碰面吗，堀北？”

“对，我在等你。”

“要是被喜欢的人这么说，一定会很棒吧。”

“你是笨蛋吗？”我被堀北骂道，感觉一大早天气就格外炎热了。

“今天就要出结果了。”

“是啊。”

“我在想……我会不会做错了选择呢。”

“你是说，要是妥协就好了？”

“虽然我很不愿意这么想。”她说出这句开场白，接着讲了下去，“要是须藤同学因此受到重罚，那就是我的责任了。”

“原来你也会像这样讲泄气话啊。”

“因为下赌注是事实，我会有点担心结果将会如何呢。你那边没问题吧？”

“你是指昨天和我说的作战对吧。一之濑也在，总有办法吧。”

我轻轻地拍了拍堀北的肩膀，迈出脚步。

“绫小路同学，你……”

“嗯？”

“没什么，等这件事顺利解决后再说吧。”

堀北想说些什么，但她闭上了嘴。

1

踏进教室的瞬间，我便发现了变化。

照理说总会在最后一刻才到校的佐仓，现在就已经坐到了位子上。

我不觉得她是那种贪睡虫，因为今天偶尔早起才会早到校。

她是有着什么目的，才会这么早就来学校的吗？

堀北也对佐仓的存在有些惊讶。佐仓本人的话……

她看起来和平常没什么两样，但让人感觉心境积极向上。

这差异难以言喻，甚至说不上是变化。若有人告诉我这只是我的误会，我还会回答“应该是吧”。

在我们打算经过佐仓身旁之时，佐仓抬起了头，察觉到了我们的存在。

我微微举起手，代替打招呼。这种程度对佐仓来说也刚刚好吧。

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呃……早安。绫小路同学……堀北同学。”

“早……早安……”

佐仓第一次主动向我道早安，我惊讶得语塞。她虽然没有与我们对上眼神，但还是抬起头拼命挤出这些话来。

“她是怎么了？”

“说不定她是因为昨天的事件，而往上成熟了一个阶段。”

平时几乎不会在人面前说话的佐仓，在紧张的气氛中威风凛凛地作了证。那也成了她重新审视自己的机会吧。

“人不会这么容易改变。假如她打算改变，那会相当勉强自己吧。”

我感人的想象被堀北这句现实的话给毁了。

这确实希望渺茫，堀北所言非虚。

昨天的佐仓，与今天的佐仓并没有太大的差异。不过确实也已经不同了。

我知道她是打算以自己的方式，为自己带来某些变化，才会做出这种行为。

她想改变，这点不会有错。

“只要她没有勉强自己就好了。”

“勉强？”

“也就是说，人要是做出不符合自己身份的举止，很有可能就会摔跤呢。”

她的话不可思议地充满说服力，让人认为是她自己的经验之谈。

“你是非常热爱孤独的孤独少女嘛，真是有说服力啊。”

“你想死一次看看吗？[3]”

这不是孤独，而是地狱少女……

我远远观察佐仓的模样，没看见她向其他学生打招呼。

再怎么说，她也不会突然间就跟全班打招呼。只要她没有勉强自己就好了吗？确实如此呢。平常不会和任何人说话的人要主动向人打招呼，在别人眼里看来可能微不足道，但对佐仓而言，这是个会对身心造成巨大负担的行为。

很难想象这不会有任何负面作用。

说不定打算强行改变自己，将导致她心中某处绽裂开来。

看来在进行那个战斗之前，我还是稍留意一下她比较好。

2

再审开始前大约三十分钟，我为了到某处等人而站了起来，准备离开教室。噢，对了，在这之前，我先去和佐仓打声招呼吧。

“佐仓。你现在要回去了吗？”

我向正在准备回家的佐仓搭话。

“绫小路同学……你现在要去审议了对吧？”

“我今天不参加。”

我告诉她我要在幕后忙一些细节工作。

“这样呀……”

佐仓在想些什么，因而低垂着视线，小声嘟哝道。样子有点奇怪。

与其说她心神不宁，不如说她似乎正在紧张。

“怎么了？”

“咦？”

“今天并不需要佐仓你出面做证，你完全不需要逞强哦。”

我甚至觉得佐仓在冒汗。

“大家都在努力，所以我自己也要努力。”

佐仓的这些话与其说是在对我说，不如说是她在说给自己听。

“你在想些什么呢？”

“为了向前迈进，有一件事情是必要的……所以，我要去做那件事。”

即使我询问佐仓，她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虽然我对她这副模样感到不安，而打算追问下去，可是口袋里的手机震动了起来，通知我时间已到。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下次见喽，绫小路同学。”

这句话及这张开朗的笑容，都很不像平时的佐仓。它们莫名地深深烙印在我的脑海中。

“欸，佐仓，你待会儿有空吗？我有事想和你说。”

我为了与她维系联络而挤出这句话，可是佐仓却轻轻地摇了摇头。

“我今天接下来有事情要做，可以明天吗？”

既然她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强硬拜托她说“非今天不可”。

不过我现在也得走了。我背对佐仓，朝着特别教学大楼前进。

现在时间刚过三点四十分，放学后的特别教学大楼比平时还要闷热。

如果按照计划进行，那我等的人应该就快来了。

过了不久，三名男生尽管抱怨着“好热好热”，但还是来到了这里。看得出来他们三个人都很开心。

这也当然。这三个人之所以会来到此处，是因为收到了我们班上偶像般的存在——栉田，所寄出的邀请信件。这是约会邀请吗？或者该不会是告白吧？他们说不定正在做着这种幻想。

他们的这份幻想，在发现我的存在之后就破灭了。

“怎么回事？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看来他们果然记得在学生会办公室中见过我。像是他们队长的石崎往前踏出一步，逼问道。他在没人会看见的场所还真是态度嚣张。

“栉田不会来这里，那是骗你们的。是我硬拜托她发的邮件。”

石崎露骨地摆出不高兴的表情，然后拉近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你开什么玩笑啊？这是什么意思？啊？”

“要是我不这么做，你们就会无视我，对吧？我想找你们商量事情。”

“商量？我们之间有商量的余地吗？你脑袋是被热坏了？”

石崎打从心底觉得很热似的拉着衬衫前襟前后扇风。

“你再怎么挣扎也无法掩盖真相。我们是被须藤叫出来打的，这就是答案。你们就乖乖接受报应吧。”

“我并不打算争论这种事情，这是浪费时间。因为昨天谈完，我也很清楚D班和C班都绝对不会放弃自己的主张呢。”

“所以呢？你要现在强行拖住我们，让我们缺席会议吗？还是你想用人群包围我们，再以暴力威吓我们？就跟须藤当时一样。”

这也是个有趣的点子，不过我现在也只能忍耐了。

与其说这类威胁对这些家伙不管用，倒不如说，他们还很欢迎呢。

他们确信要是发生新的袭击事件，情况便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乖乖放弃吧，我们先走了。”

这三人得知栉田不会来正打算折返，然而，另一个人却挡住了他们的去路。

“我认为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会比较好哟。”

等待演员到齐的一之濑，踏着轻盈的步伐现身。

“一……一之濑！为什么你会在这里！”

出现了B班这种毫无关连的人，C班的那伙人当然感到惊讶。

“你问为什么呀？因为这件事情，我也参与其中，姑且可以这么说吧？”

“你还真有名呢，一之濑。”

“哈哈哈。我和C班之间发生过好几次冲突呢。”

看来他们正在我完全不知道的地方激烈交战。

C班那伙人明显乱了阵脚。

“这次跟B班没有任何关系吧？闪一边去啦……”

他们与面对我时不同，态度明显软了下来，拼命地想赶走一之濑。

“的确是与我无关呢。但你们不认为自己说谎，还把这么多人卷进去，很不道德吗？”

“我们没有说谎，我们可是受害者啊。我们被须藤叫来这里，还被殴打。这就是事实。”

“坏蛋总是会固执到最后，是时候让你们接受制裁了！”

一之濑猛然张开右手，如此高声宣言。

“这次事件中，你们说谎的事，以及先施暴的事情……我全都看穿了呢。要是不想被公诸于世的话，你们应该立即撤销控诉。”

总觉得就算我不逐一说明，交给一之濑就都没问题了。

“什么？叫我们撤销控诉？真是笑死人了。你在说什么梦话啊？你们的证词一点都不可靠啦。是须藤先过来动手打架的，对吧？”

石崎向两人寻求同意，那两个人当然也立刻回答“对啊对啊”。

“你们知道这所学校即使在日本，也是政府公认数一数二的升学学校吧？”

“当然，我们就是看中这点才进这所学校来的啊。”

“既然这样，就得再多动点脑筋了呢。你们的目的从一开始就已经败露了哟！”

一之濑像是在享受这种状况似的话越来越多，露出笑脸。

她就如同即将揭穿真凶的名侦探，一面在三个人周围慢慢走动，一面说道：“你们不觉得校方在知道这次事件之后的举动非常奇怪吗？”

“啊？”

“你们向校方控诉时，为什么须藤同学没有马上受到惩罚呢？又为什么会给好几天时间的挽回机会呢？你们认为理由是什么？”

“这是因为那家伙说谎哀求校方吧？要是表面上不给予延期，那就会变成先告状者先赢了。”

“真的是这样吗？会不会有别的用意以及目的呢？”

窗户紧闭的走廊，受到还高挂天空的太阳照射，越发闷热。

“真是莫名其妙。啊……可恶，好热。”

他们的思考能力，随着炎热而逐渐下降。进行理论、创造性思考时，要是不在舒适环境下的话，就无法完全发挥实力。

塞入脑中的内容越多，对脑袋的负荷当然就越大。

“我们走吧。继续待在这种地方的话，就要被煮熟了。”

“这样好吗？你们如果离开这里，八成会后悔一辈子哟？”

“你从刚刚开始一直在讲什么啦，一之濑？”

一之濑双脚并在一块，停下了步伐。

“你们不懂吗？意思就是校方已经知道是你们C班在说谎，而且还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了呢。”

C班恐怕谁也没想象过这出人意表的事情吧。

一时间，石崎他们无法理解而面面相觑。

“别搞笑了。你凭什么说我们在说谎？还说学校知道这件事？”

“我们怎么可能相信你。”他们当然如此嗤之以鼻。

“哈哈哈哈，真是可笑。你们可是一直都被校方玩弄于股掌之间。”

“虽然拉拢你的这招真的是很厉害，但这种谎言对我们不管用啦！”

“我们可是有确凿的证据！”

一之濑不畏惧石崎的恫吓，继续说道。

“什么！这样的话，你就给我们看看啊，你那所谓的证据……”

C班那伙人当然认为不可能会有什么证据，因此即使听了一之濑的话，也依然坚定不移。然而，当他们咬着这件事不放的时候，就已经

决定了他们的败北。

“你们知道这所学校到处都有监视器对吧？像是教室、学校餐厅，或便利商店都有设置，你们应该无意间都看到过吧？为了维持校内公正的秩序，校方才采取这种措施来检查我们平时的行径。”

“这又怎样？”

他们果然知道有监视器一事，石崎他们看起来一点也不慌张。

“既然如此，难道你们没看见那个吗？”

一之濑将视线移向这条走廊前方不远处的天花板。

过了一会儿，石崎他们也顺着她的视线望了过去。

“咦？”

他们发出像是漏风般的愚蠢声音。

为了监视特别教学大楼走廊的各个角落，监视器还不时地左右摆动。

“这怎么行呢？你们如果要陷害别人，就得选在没有监视器的地方呀。”

“为……为什么这里会有监视器？其他楼层不是没有监视器吗？只有这里装设也太奇怪了吧！对吧！”

石崎像在寻求伙伴同意转过头。

“我们确实已经确认过了。”他们两人一边擦汗，一边回答。

“就算你们想算计我们，这也不管用。那是你们自己装上去的！”

“校舍的走廊的确基本上不会装设监视器。不过，有几条走廊却例外地有装设监视器哟。那就是教师办公室，以及理科教室门口。教师办公室就不用说了，毕竟里面有很多贵重物品对吧？理科教室则是放置了许多化学药品。因为这层楼有理科教室，所以装设监视器也是理所当然。”

石崎他们的话第一次退缩到了喉咙深处无法反驳。一之濑不会漏看这份畏惧。

“你们要不要看看背后？监视器可不是只有一台哟？”

石崎他们像被诱导般，往监视器反方向的走廊望去。

反方向走廊的监视器，也当然像是在补足完整画面似的运作中。

“假如这是我们装设的，那还会连那一侧也一起准备吗？说起来，在无法离开学校的情况下，我们又要如何准备呢？”

一之濑准确地一个个封锁了他们的退路。

“这……这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我们那时候……应该已经确认过了才对……”

“这里是三楼，你们检查的真的就是三楼吗？该不会是二楼或者四楼吧？事实上，这里就是有监视器哟？”

他们三个人汗如雨下，半抱着头，非常迷惘。

“况且，你们知道自己已经露出马脚了吗？一般人不会去在乎监视器的存在，也不会去做什么确认哟！你们这么在意监视器的存在，就代表已经承认自己是犯人了。”

一之濑发出最后一击。

“那……那个时候该不会也……”

“那种机型的监视器没办法连声音都录下来，不过你们先动手的决定性瞬间，则是毫无疑问地拍下来了吧。”

他们用来擦拭汗水的袖口已经完全湿透。

一之濑要把这里交接给我似的拍了拍我的手。嗯，确实由我来说些话会比较好吧。

“其实学校也正在等待吧？等待你们说出实话。所以不仅给予延期，学生会长还前来确认你们有无说谎。只要回想当时的对谈，你们不觉得一切真的都被他们看穿了吗？”

他们三个人现在都在拼命回想昨天会议室里的事。

当然，校方想必没看出来C班在说谎吧。

然而从学生会的角度来看，怀疑其中一方说谎也是事实。

只要把它解释成针对他们自己，那就会带来真实感。

“怎么会……这种事我可没听说过！已经完蛋了！”

小宫靠在墙上，无力地弯下膝盖。而近藤也抱着自己的头。

这样再怎么说，他们也该承认一切了。我这么想着，但只有石崎一个人不一样。

“等……等一下。我还是无法接受。假如监视器留下画面，你们即使什么也不做，不是也能证明无罪吗？就算不用特地告诉我们，我们应该也会在谈话中知道。这监视器果然是你们装设的吧！”

“无罪？这就要看是依据什么标准来判定的吧？事件发生之时，就已经确定双方都会背负责任。无论是谁先动手，最后双方都将受到惩处。而不管事由为何，须藤揍了你们三个人的事实无法改变。当然，根据监视器的影像，只要证明不是须藤先动手，应该也能将惩处减到最轻。不过这样可就不妙了呢，只要传出不好的谣言，正式球员之座就会不保。而且就连大会也会变得无法轻易出场吧？”

石崎的额头流下瀑布般的汗水。虽然我们也很热，但比起被逼入绝境，体温还不断上升的这三个人，我们算是很好的了。

“什么嘛。那么监视器影像不是对你们而言也很困扰吗？既然如此，我们只要就这样攻过去就好了。即使是一天也好，只要能让须藤停学就行了。”

“要是做出这种事情，你们可是会被退学的哦。这样也无所谓？”

看来他们脑筋转不过来，没有察觉到自身的窘境。

“要是确认监视器的影像，你们三个人一起说谎的事情也会曝光。若是变成这样，那十之八九就是退学。这种事情谁都明白。”

“什么！”

“那为什么学校……不说出我们撒谎的事情啊？”

近藤以虚弱的声音，寻求救赎般问道。

“校方在测试我们。他们在测试我们学生之间能否解决问题，并且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你们不认为只要这么想，这次事情就很合乎逻辑了吗？”

“怎……怎么会这样……我绝对不要被退学！”

“欸、欸欸，石崎。现在还不迟，我们去告诉校方这是谎言吧！由我们去说，校方说不定会原谅我们！”

“可恶啊……别开玩笑了……要我自己去承认说谎？若要因此受处罚的话，我宁愿同归于尽，以最坏的打算去挑战！这样须藤也完蛋了！”

石崎已经不打算收手，做好向前进攻的准备。

“现在下结论还太早了哦。我就给你们一个最后的机会，这是能够拯救C班、D班的唯一办法。”

“怎么可能会有这种方法啊！”

既然事件存在，就不会有解决办法。那么，就只要让事件不存在就好了。

“这次事件的解决办法只有一个。就是告诉校方你们想撤销控诉。这么做的话，校方也不会硬拿出监视器影像来做审判了吧。控诉没了的话，谁也不会受到惩处。校方要拿影像出来确认的话，那我们D班也会支持你们。因为就如我刚才所说的，要是影像成了争论点的话，须藤也会受到停学处分。换句话说，C班和D班可以联合对抗校

方，谎称光凭影像无法看出当时状况，那么校方应该也就不会深究了吧？”

我们与这三人拉近距离。

“等等……让我打通电话……”

石崎拿出手机，已经灰心丧志。一之濑却拒绝了。

我们不会在这里给他们时间思考，必须在短期间内定出胜负。

“看来你们也不会听话，那么我们也只好行动了呢。我们现在马上就去和校方确认影像，并让你们退学吧。”

我也赞同这么做，点了点头。近藤与小宫见状，便抓住石崎的手臂。

“我们接受一之濑的提议吧！石崎！”

“等……等一下啊。要是不向那个人确认的话……就糟糕了吧！”

“我们已经输了啦！你也不想被退学吧！拜托你啦，石崎！”

“唔……我明白了……我撤销……只要撤销就行了吧……”

石崎崩溃地跪下。

“那么我们现在就立刻前往学生会办公室吧，我们也会一起过去。”

我们围着这三个人，跟着他们一同前往学生会办公室所在的楼层。

即使是一瞬间，只要我们移开视线，他们随时都可能会跟某人取得联络，并寻求建议。

我们一抵达学生会办公室前，就让他们三个进去了。

剩下的就交给堀北了，她应该会为我们顺利促成一个好结果吧。

3

“哎呀，痛快痛快！谢谢你把这重要角色让给我。感觉真好！”

“与其说是我让给你，倒不如说，这只是你自做主张的吧？”

“哈哈哈，是吗？但这么一来，事情也算是告个段落了呢。”

真的是告了个段落。

“昨天你们问我借点数时，我还在纳闷是要拿来做什么呢。”

我们回到闷热的特别教学大楼，并架设了梯子。

“真没想到目的是要装设监视器呢。”

没错，这监视器当然并不是校方所设置的。

这是一之濑他们买来，在今天午休时与博士一起装设的东西。

校方当然会怀疑说出要撤销控诉的C班吧。虽然石崎他们很害怕影像被调阅出来，但是既然这监视器是假的，那么也就不会发生那种事。

我一开始很惊讶学校会贩卖这种监视器，但它不只能用于防止犯罪，也可以用在测量或者记录方面上。也就是说，它可以活用于学

业。

与其说是监视器，不如说成“网络监控监视器”比较好懂吧。

他们的思考力因为炎热而下降，而且状况又很紧迫，时间所剩无几。加上心理上被逼入绝境。那些人处于这种状态，百分之百没有办法看穿这是今天私人架设上去的东西。

再怎么怀疑，也没有时间让他们确认事实。

“绫小路同学，你们要是有一天升上C班的话，会成为很难缠的对手呢。”

“那不知道是猴年马月的事了……”

那时候，一之濑他们恐怕都已身处A班了吧。

“假如堀北同学在B班的话，我们说不定马上就升上A班了呢。”

“或许吧。”

我将拆下来的监视器递给在下方扶着梯子的一之濑。

“和你借的点数，我们班一定会想办法还上的！”

“没事，毕业之前还我就可以了哟。现在要怎么办？在学生会办公室前面等吗？”

“我想想……”

不经意地，我想起佐仓刚才的模样。

她说今天接下来有事，究竟是什么事情呢？

之前接到电话，以及放学后在玄关的时候，她是打算对我说什么呢？她是不是有所觉悟了呢？

她说的鼓起勇气究竟是指什么呢？

有种麻痹感朝我脑袋深处席卷而来。

“对了，我有件事想先告诉绫小路同学你呢。”

我在得出结论前，就先跑了出去。

身旁的一之濑好像正要说些什么，但这之后再说。

“咦！等……等一下！”

一之濑不清楚出了什么状况，但不知道为何就这样朝我追了过来。

我一边跑一边拿出手机。只要开启了手机定位，就可以查询朋友的所在位置。池的小聪明在这种时候派上用场，还真讽刺。我立即查询佐仓手机的所在地点，察看她现在的所在位置。

我毫不拖泥带水地迅速跑下楼梯，直奔一楼大门。

快速换上鞋子。我没打算等一之濑，但她晚我个两三秒就穿好鞋了。

“我初中可是田径社的，所以对于脚程与持久力是很有自信呢。”

她如此说完，开心笑着。

“虽然很抱歉，但我可不打算在中途等你哦。我赶时间。”

“哈哈哈，没问题。”

佐仓的位置从刚才开始就没有移动，我对此非常不安。

4

手机显示佐仓目前所在的地点，是家电量贩店的进出货入口处。

一之濑就如她所说的那样紧跟着我跑了过来。

我为了调整紊乱的呼吸，而一面压抑着呼吸一面靠近目的地。

为了保险起见，我也向隔壁的一之濑传达保持安静的手势。

“请你不要再联络我了！”

“你为什么这么说呢？对我来说，你真的很重要……我第一次在杂志上看见你的时候，就喜欢上你了。我觉得在这里再次见到你简直是命中注定。我好喜欢你……我根本无法停止对你的思慕之情！”

“不要这样……请你不要这样！”

佐仓喊完，就从包里拿出某捆东西。那是信件，数量近百。这些信都是眼前这个男人所寄出的吗？

“你为什么会知道我的房间在哪里！你为什么要寄这种东西给我呢！”

“这还用说吗？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呀。”

说不定佐仓开学后就一直很痛苦。她被粉丝发现真面目，每天都这样忍耐着。而她却以自己的意志、勇气，来打破这种僵局，决定在

今天向它告别。我感受到了她的觉悟。

“请你不要再给我寄信了……我很困扰！”

佐仓拒绝男人一厢情愿的恋情，并将那捆信件扔到地上。

“你怎么可以这样！那可是我思念着你写下的信欸！”

“不……不要过来！”

那个男人慢慢缩短他们之间的距离，他抓住佐仓的手臂，把她用力地按倒在仓库的铁卷门上。

“我现在就把我这份真正的爱告诉你……这样的话，佐仓你也就能理解我了。”

“不要，请放开我！”

一之濑拉了拉我的袖子，似乎不能再这样继续放任下去。

虽然我想捕捉更关键性一点的场面，不过也没办法了。

我拉着一之濑的手臂，像是不良情侣般大摇大摆地走了出去。

我一边用手机喀嚓喀嚓地连续拍下照片。

“啊！我看见喽！你正在做什么不得了的事情欸，大叔。”

“咦！”

佐仓对我这不熟练的小混混口吻目瞪口呆。虽然这样非常羞耻，不过我还是要忍下来。

“大人对女高中生动粗，明天在电视上会是条很大的新闻呢。”

“喂，不……不对。不是这样的！”

“事实就在眼前，你还有什么要辩解的吗？”

一之濑也配合了我，不过这语调也太糟糕了。

男人急忙把手从佐仓身上移开，但这瞬间我也按下了快门。

“不对吗？我想这并没错欸。唔哇！这些是什么信啊，好恶心。你是跟踪狂啊？”

我像是抓起别人的袜子似的，一边捏着鼻子，一边只用食指与大拇指夹起信件的角落。

“不是的。这只是……对，因为这女孩希望我教她数码相机的使用方式，我是在进行个别指导。只是这样而已哦。”

“是这样啊……”

我拉近与男人之间的距离，光是施加压力，就将他推往铁卷门那一侧。

“我跟她完整地目击了现场，还拍了照片。你下次要是再出现在这女孩面前，或者送出骚扰信件，我可是会马上泄漏出去哦！”

“哈哈哈。你在说什么事呀。哎呀，这是真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不知道？你可别装傻啊，大叔。如果只是对偶像起色心，姑且不论。但你竟然还伸出了魔掌，那你就完蛋了吧？杀了你哦！”

“别……别！”

我在他完全丧失斗志时，故意制造出能让他逃走的空隙。

“再……再见！我再也不会这样了！”

店员就像是逃跑中的兔子一样迅速逃离，回到店里。

佐仓因为恐惧感消去而松懈下来，双腿发软，眼看快要跌坐到地上。于是我急忙抓住她的手臂，撑住她的身体。

“你真的很努力呢。”

虽然我也有各种事情要向她说教，但现在应该没有那个必要吧。

佐仓独自面对自己苦恼的心情，打算做个清算。

我不能不去体谅这份心情。

“绫小路同学……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拿出手机，把可以得知佐仓位置情报的画面显示出来给她看。

“我真是太懦弱了……结果我自己一个人还是什么也办不成。”

“没这种事哦。你把信件砸到地上时，可是很帅气的。”

五颜六色的信件杂乱地散落一地。

“欸欸，刚才那个很诡异的人是怎么回事？偶像又是指？”

一之濑捡起信件，歪着头。

“这是……”

我并不是想要对一之濑有所隐瞒，但我很犹豫能否不经佐仓许可，就把事情说出来。

佐仓却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点了点头。

“佐仓在初中时期是偶像，叫作霖。”

“咦咦！偶像！好厉害！你是艺人对吧！请和我握手！”

一之濑惊讶得像个孩子，不知为何向佐仓要求握手。

“但我并没有上过电视之类的……”

“即便如此也很厉害呀！偶像又不是想当就能当的。”

一之濑也有足以与她匹敌的脸蛋与身材……不，我是觉得她有那种资质。

“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呢……绫小路同学？”

“就在不久之前。抱歉，除了我，班上其他几个人也发现了。”

她早晚都会知道，所以我就老实先告诉了她。

“或许这样也好……因为一直伪装自己很辛苦……”

希望这次事件能成为佐仓摘下虚伪面具的契机。

“虽然你勇气可嘉，但也太过头了吧。要是真的发生了什么事，你打算怎么办啊？”

“哈哈……也是呢……刚才真的很可怕呢。”

昨天刚在别人面前哭过的女孩，不知为何又笑了。尽管眼角浮着泪光，她还是笑了出来。

“绫小路同学……你果然没有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呢……”

“异样的眼光？”

“没……没什么事。”

佐仓不回答我的问题，开心地露出了微笑。

“要是明天起我不戴眼镜，改变发型的话，大家会不会发现呢？”

“岂止是发现，可能会在学校造成轰动哦……如果这样你也没关系的话。”

突然现身的美少女，使得观众蜂拥而至——我就连这种画面都能毫不费劲地预见。

像是性格乖巧，有点天然呆等，都是男生会喜欢的要素。

“哇……真是够可爱的……与戴眼镜时的形象完全不同！”

看来一之濑用手机调查了霖。

她看着手机显示的照片独自兴奋着。

总觉得须藤的事件虽然暴露出班级的状况有多么岌岌可危，以及有多么缺乏团结，但另一方面也成为了佐仓成长的契机。这说不定是最好的成果。

“真的很不像呢。”

与其说这种思考方式真的很不像我，倒不如说，我本来就连我自己是怎样的存在，都不太清楚。

从这点意义上来说，这个是真正的我吗？我觉得有点混乱。

“抱歉呢，我一直都没告诉你们这件事。”

“这不是什么需要道歉的事，你也不是非说不可。不过，你要是有烦恼或迷惘的事，就提出来一起商量吧……堀北或栉田都会愿意和你商量的。”

一之濑在后面刻意地做出跌倒般的动作。

“这里不是要说‘我会和你商量’才对吗？”

那种是帅哥才会讲的话，我才说不出口。

“嗯，我知道了。”

“啊，我也会帮忙哟。”

明明连彼此姓名都不太清楚，一之濑却对佐仓露出笑容如此说道。

“我是B班的一之濑。请多指教哟，佐仓同学。”

佐仓有些不知所措，但还是回握了她伸过来的手。

“话说回来，刚才你在特别教学大楼打算说什么？”

我想起与一之濑的对话进行到一半时，就前往这里了。

“啊……对呀。我本来打算跟你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之濑整理呼吸，用认真的表情开始说了起来。

“虽然现在或许不该说这种事情……但这次事件有幕后黑手。”

既然一之濑都这么说出口了，我不认为这只是她的直觉。

“其实过去B班与C班学生发生过纠纷。虽然当时没有像这样把校方卷进去。那时候在幕后操控的人，就是龙园 同学。”

“龙园？这名字我没听过呢。”

“因为他自己并不会做出显眼的举动呢。就算你不认识也是理所当然。”

一之濑那张总是很开朗的表情，现在变得既沉重又严肃。

“他是我在一年级学生之中最防备的一个。我认为把须藤的形象塑造成骗子的事情，以及引起与B班之间纠纷的事情，全都是他搞的鬼。他是个只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会毫不犹豫陷害、伤害他人的人物……相当棘手。”

“你们与C班发生纠纷时，顺利解决了吗？”

“算是解决了吧。不过从输赢来看，不知道能不能说是赢了……总之，这次他们公然来找碴，说不定是开始理解学校的系统结构。所以你们要小心。”

虽然我不知那个名为龙园 的学生是谁，但他一定是个相当危险的人物。他是个能够毫不留情就开战，让人只要走错一步就会被退学的人物。

“要是发生什么事，我随时都会帮忙。到时候再找我商量哟。”

“一定。”

5

我和须藤同学在距离审议时间开始十分钟前抵达了学生会办公室。

办公室内只有橘学姐，没看见老师们与哥哥。

“糟糕，我开始紧张了。堀北你呢？”

“还好吧。”

这次事件就要在今天画上句号。断言须藤完全无罪的我，也很清楚这件事并不容易。要是作战失败，一切都会化为泡影。

非胜即败。我之所以参与延长战，是因为认为这有一战的价值。

如果作战失败，说不定事情会变得比现在更严重。

假如结果变得比上次对谈中得出的妥协提案还糟糕，那须藤同学八成会怨恨我吧。我打算告诉他“你要恨也恨错人了”，不过我想我会听他抱怨的。我擅自诉求完全无罪，因此这是我的责任。

要是须藤同学本人希望的话，我们也是有中途和解的可能性。

因为对方应该想尽可能缩短停学处分，所以只要以此为中心去争论，须藤同学本身的惩处安排，应该也就能减轻了吧。

以和解为名的败北。他本人若如此期盼，那就没办法了。

不久后，学生会办公室的门被打开来。同时，我的心跳也加快将近两倍。

哥哥……我没有说出心中这句话。

我明明就很清楚，却还是会动摇、紧张。晕眩般的症状向我袭来。

可是即使如此，我也不能重复昨天的失态。就算他觉得我可悲也没关系。我把视线从哥哥身上移开，现在我有其他该对抗、该面对的人。

“哎呀，昨天的男生好像不在呢。”

接着，前来办公室的是C班班主任坂上老师，接着是茶柱老师。

“堀北，绫小路怎么了？”

“他不会参加。”

“不会参加？”

茶柱老师狐疑似的注视着空位子。

她莫名地很赏识绫小路同学，因此似乎很好奇缺席一事。

不对，这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呢……我也隐约注意到了。不对，是被我间接察觉到的。

我察觉到茶柱老师仿佛正看着绫小路同学的身影。

“因为他在跟不在都一样。”

不愿承认这点的我，像在挥去那身影般如此说道。

“也好，因为做决定的是你们。”

老师们各自就座。等C班的学生们抵达后，审议就开始了。

万一情况发生变化，我该如何作战呢？这很简单，就是反驳对方的一切说词。

攻击对方的谎言，并申诉我方说的才是真相。就只有这样。

对方一定也同样会这么做。彼此说词互相碰撞，便是唯一的解决办法。

接着，C班的学生终于来了。他们似乎都很着急，浑身是汗。

“勉强赶上了呢。”

坂上老师有点松了口气似的向学生们搭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进行昨天的审议。请就座。”

橘学姐催促C班学生坐下。

然而，他们三人却一动也不动，在坂上老师面前呆站着。

“能请你们就座吗？”

她再次说道。可是，那三人依然没有动作。

“那个……坂上老师。”

“怎么了？”

就连我这个外人也能理解他们的模样明显很奇怪。“请问这次控诉，能不能当作没发生过呢？”

“你们在说什么……究竟是怎么回事？”

对于学生意料之外的发言，坂上老师也站了起来。

“这意思是想要和解，还是已经和解了？”

哥哥向C班学生们投以锐利的目光。

可是，他们三个人却几乎同时摇头，否定和解。

“因为我们发现这次事件的问题，并不在于谁不对。这次控诉本身就是个错误。因此我们要撤销控诉。”

“撤销控诉吗？”

茶柱老师不知是觉得哪里好笑，她浮出淡淡的笑容，接着笑了出来。

“茶柱老师？请问这有什么好笑的？”

坂上老师似乎对这态度很不高兴，因此看起来很焦躁地瞪着茶柱老师。

“失礼了，我只是对意想不到的进展感到惊讶。因为我原本推测今天的对谈不是争吵到某方被击垮，就是进行和解。不过，我还真没想到你们会想撤销控诉。”

“老师们，以及学生会的各位，很抱歉占用了你们宝贵的时间。可是，这就是我们想出来的结论。”

他们三人的意志似乎很坚定，并强烈地如此诉说道。

看来绫小路同学与一之濑同学好像顺利完成计划了呢。

我没有流露出想放松下来的心情，并且努力表现得很冷静。

“我怎么可能准许你们这样。你们又没做错任何事，一切都是须藤同学单方面的恐吓及暴力。你们打算忍气吞声吗？”

坂上老师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向我和须藤同学投以愤怒的眼神。

“你们做了什么？你们该不会威胁他们假如不撤销控诉就要施暴吧？”

“什么？别开玩笑！我什么也没做啦。”

“若非如此，这些孩子照理说是不可能撤销控诉的。请你们现在在此说明真相，这样的话老师会想办法的。”

“坂上老师……无论别人说什么，我们都要撤销控诉。我们的想法不会改变。”

坂上老师似乎无法理解。他一面摇摇晃晃地按着头，一面坐到了椅子上。

“你们如果要撤销控诉，那我就受理吧。虽然在审议当中要撤销的案例确实罕见，不过也是可行的。”

身为学生会长的哥哥，面对这种情况也冷静地打算把事情推进下去。

“等一下。他们擅自控诉，现在又擅自撤销。真的是莫名其妙……”

我抓住须藤同学的手臂，禁止他反驳。

“堀北？”

“闭嘴。”

我连说明都嫌浪费时间。须藤正打算站起，我就用力拉了他的手臂，要他坐下。

“你们若想撤销控诉，我方也无意再战。我们打算接受。”

虽然我能够理解，从遭受谎言控诉的须藤同学的角度来说，他会觉得很不服气。然而，只要控诉本身消失，那就不会有胜者、败者的存在。这就是这个作战的关键。

“不过根据规定，撤销审议必须收取一定的点数，来作为各种事项的经费。你们对这点有异议吗？”

虽然C班学生们内心动摇，表示是第一次听说，但是他们好像很快就得出了结论。

“知道了……我们会支付。”

“那么谈话到此结束。请容我在此结束审议。”

审议开始前，谁能料到等着我们的会是这么没意思的结局呢？

此时，茶柱老师对我露出无畏的笑容。

“须藤同学，这样你就不会有停学处分，而校方应该也不会把你视为问题学生。请问须藤同学从今天起可以参加社团活动了吗？”

我向茶柱老师如此确认道。

“当然，C班的学生们也是如此。你们就努力地享受青春吧。只不过，下次你们要是再引起问题，别忘了这次的事情将会被拿来引证哦！”

老师对双方强烈叮咛。须藤同学虽然看起来很不满，但还是静静地点了头。这应该是因为能够继续打篮球的这份喜悦，胜过了心中的不满吧。这么一来，栉田同学与平田同学他们的努力也有所回报了呢。坂上老师与C班学生一起快步离开了学生会办公室。在门关上的同时，坂上老师似乎又开始追问起来，不过怎样都无所谓了。

再怎么样他们应该也不会做出撤销后又要控诉的这种愚蠢行为吧。

“太好了呢，须藤。”

茶柱老师说出慰劳的话。

“嘿嘿，当然啊。”

“虽然我个人认为你应该受点惩罚呢。”

茶柱老师像在对喜悦的须藤同学定罪般说出严苛的话。

“这次事件说到底是你平日言行所招致的。事件的真相、谎言都是微不足道的事，重要的是别让事件发生。你自己其实心里非常清楚对吧？”

“唔……”

“可是承认自己的错误很逊，所以你才会在态度上摆架子、逞强。这也都无所谓。可是，这样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伙伴。堀北应该也迟早会放弃你，并离你而去吧。”

“这是……”

虽然我已经几乎离他而去了。

“承认自己的错误也是很强大的，须藤。”

我初次感受到茶柱老师她以班主任的身份来对待学生。

须藤同学应该也隐隐约约理解了这点吧。

他看起来垂头丧气地坐着一动也不动。

“我知道啦……说起来要是我能忍住，不去理会对方的挑衅，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我也明白这点。”

即使如此，他却一直逞强，并坚持自己的主张。

他一味地强调，说谎的是C班。

“篮球和打架都是为了我自己才去做的。可是，现在这种自私的做法行不通了……我是D班的学生，我一个人的行动，将会影响全班。这点我已经亲身体会到了……”

须藤同学说不定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有着巨大的不安及压力。

“老师、堀北，我不会再惹事了。”

这好像是须藤同学第一次说出忏悔的话。

听到这句话，茶柱老师的心会被打动吗？这不可能。

说不定他确实已经理解了，可是须藤同学就是须藤同学。

因为人不是一天之内就能轻易改变的。

“你还是不要轻易做出口头约定比较好。因为说不定你马上又会惹事。”

“唔……”

对这点了如指掌的老师，否定了须藤同学。

“堀北，你怎么想？你认为须藤会变成不惹麻烦的学生吗？”

“不，我不这么认为。”

与老师意见相同的我，刻不容缓地答道。但我有话必须继续说下去。

“不过……今天须藤同学确实进步了，因为他察觉到自己所犯下的错误。所以明天的你一定会比今天有所成长。”

“我……我会的！”

“太好了呢，须藤。看来堀北似乎还没放弃你。”

“不，我已经放弃了。我只是为了班级大局不能继续放着他不管。”

“这……这是什么话嘛！”

须藤同学搔搔头，然后就像是甩开重负似的露出笑脸。

“那我现在去社团活动了。回头见，堀北。”

须藤同学这么说完，便快步离开了。看他那样子应该是没在好好反省。

他近期之内一定又会带来麻烦，还真是个棘手的存在。

“茶柱老师，请问我们可以离开了吗？”

“等一下，我有些话想和堀北你说。你们先出去吧。”

茶柱老师催促哥哥与橘学姐出去。

“你是用了怎样的手段呢，堀北？”

茶柱老师饶有兴致地将手臂置于桌上并交叉抱胸，向我问道。

“请问您在说什么呢？”

“别想蒙混过去，那些家伙不可能毫无理由就撤销控诉吧。”

“这就任凭您去想象了。”

我们做的事情是捏造谎言。要是被追究的话，困扰的可是我们。

“所以说这是秘密呀？那么我换个问题吧。击退C班的作战，是谁想到的？”

“您为什么要在意这种事呢？”

“因为我有点担心不在场的绫小路呢。”

茶柱老师从刚入学开始就很关心绫小路同学。

现在的我，也隐约能够理解其中缘由。

“虽然我很不想承认，可是绫小路同学他……说不定很优秀。”

我自己本身对这句可视作败北宣示的发言也很惊讶。

因为这次事件假如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这样啊，这是表示你认同他了吗？”

“这不需要惊讶吧？茶柱老师您之所以一开始就把我和他拉在一块，是因为看穿了绫小路同学的潜力之深，对吧？”

“潜力之深吗……”

“虽然他隐藏自己的实力，还假装自己很笨，一直采取着迷样的行动。”

对，我真的无法理解。我不认为这种事情有何意义。

这纯粹是他很机灵而已——这么解释还比较现实。

“虽然你自己应该已经有了许多方案，不过假如你打算升上A班，那我就先给你一个建议吧。”

“建议？”

“D班的学生们或多或少都有缺点。要是借用这所学校的说法，D班就是个拥有瑕疵要素学生们的聚集之地。你应该已经非常明白这点了吧？”

“虽然我不打算承认自己的缺点，但我认为自己很清楚。”

“那你认为绫小路的缺点是什么？”

绫小路同学的缺点……老师这么一问，我脑中马上就有东西浮现出来。

“这点我已经弄清楚了，再说他好像也很了解自己的缺点。”

“哦？也就是说？”

“他是避事主义者。”

我原本是打算抱着自信这么回答的。

我才把话说出口，不知为何，却莫名产生一种无法接受的异样感。

“避事主义吗？你觉得平时的绫小路是这样的吗？”

“不……这是他自己说的。”

老师嗤之以鼻，接着便以严肃的语气如此说道：“那么堀北，你就趁现在尽可能地去了解绫小路这号人物吧。否则的话就太迟了，因为你似乎已经中了绫小路的圈套。”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中了他的圈套？这句话真是莫名其妙呢。

“你想……绫小路为何要把开学成绩都考成五十分？为什么要帮助你们？又为什么明明很优秀，却不显露出实力呢？绫小路清隆这个人，真的是‘避事主义者’吗？”

“这……”

假如，他真是避事主义者的话，那还会做出全科目考五十分，这种反而会引人注目的行径吗？又还会想投身于这次事件吗？

他不是应该像多数学生一样，在旁边静观其变吗？就如茶柱老师所言，身为“避事主义”，他的行为本身就不成立。

这就是我开口时所感受到的异样感的真面目。

“这只是我个人的见解，D班最严重的瑕疵品就是绫小路。”

“他是最严重的瑕疵品吗……”

“产品的机能越高，就会越难使用。意思就是说，要是使用方式搞错一步，班级就会不费吹灰之力地全灭。”

“老师您的意思是……您知道他被视为不良品的真正原因吗？”

“你好好去了解绫小路这号人物吧。去了解那家伙在想什么、是以什么为核心在行动，以及他有着怎样的棘手缺点。那里一定会有答案。”

茶柱老师为什么要把这种事说给我听呢？

这个人没有什么身为班主任的自觉，觉得班级变得怎样都无所谓。我本来以为她是这样的人……

茶柱老师接着便没有再多说什么了。

我在学生会办公室的门口等待谈话结束。

C班与坂上老师走掉不久，须藤便出了办公室。他脸上的表情非常爽朗。

“看来顺利进行了呢。”

“虽然我不清楚具体是怎么回事，但应该是堀北帮我做了什么，对吧？”

我对须藤的询问轻轻点头答复。

“果然！我就知道她会为了我而出手帮忙。嘿嘿嘿。”

他看起来非常开心。

“那我要去社团活动了，我们有时间再办个庆功宴！”

“好。”

接着走出办公室的，是学生会长与那名书记。

“辛苦了。”

我只是想稍微向他打声招呼，不过学生会长却停下了脚步。

“我批准了C班提出的撤销控诉申请。”

“这样啊，还真是不可思议呢。”

堀北的哥哥就这样站着，用不知道在想些什么的眼神望着我。

“这就是你说的，能证明佐仓不是骗子的方法吗？只要C班撤销控诉，事情自然会蔓延开来。这么一来，也一定会产生谣言吧。说谎的不是须藤，也不是佐仓，而是C班。”

“是你的妹妹顺利促成的，我可什么也没做。”

“虽然听了答案觉得解决这件事情很简单，不过我还真是佩服。”

橘书记可爱地拍拍手。

“橘，书记还空着一个位子，对吧？”

“是的。上次申请的一年级A班学生，在第一次面试中被淘汰掉了。”

“绫小路，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书记的位子交给你。”

我吓了一跳，在一旁听着这些话的橘书记也极为惊讶。

“学……学生会长……您是认真的吗？”

“有意见吗？”

“不……不是的。既然学生会长您都这么说，我也没有异议……”

“我讨厌麻烦事，学生会可不是闹着玩的。我要过普通的学生生活。”

对于我的这些发言，橘书记更加地惊讶了。

“什么！你要拒绝学生会长的邀请吗？”

“我只是没有兴趣而已，谈不上拒绝……”

不想做就是不想做。

说起来，我本来就没有半点理由受到邀请。

“走吧，橘。”

“好……好的！”

他们好像对表示拒绝的我失去兴趣，于是就离开了。

过了不久，堀北与茶柱老师现身了。

老师只简单瞥了我一眼，没特别向我搭话便离开了。

“嗨。”

我微微举起手，结果就被堀北以迄今为止我未曾见过的表情恶狠狠地瞪着。

不过她随即就恢复了冷静的表情。

“结果怎么样？”

“不用我说你也知道了吧？”

“那就太好了，代表你的作战计划顺利进行了呢。”

“绫小路同学，你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了对吧？”

“玩弄你？你在说什么啊？”

“最早在教室提起监视器话题的就是绫小路同学你。接着把我带到特别教学大楼，让我发现没有监视器的也是你。接着最能让我确定的，就是你说出谎言也依然是真相，来诱导我去做伪证……现在想起来，我也只能如此推论。”

“你想太多了，这只是巧合。”

“你到底是何许人也？”

“何许人也？我只不过是个避事主义者罢了。”

我也知道自己这次插手太多了，这点我需要好好反省。

敏锐的堀北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知道了我的想法。

我必须缓和一下这种情况，因为我只想安稳度日。

“避事主义……既然这样……”

堀北正打算说什么，一名男学生朝着我们走了过来。

这并不是能让旁人听见的话题，因此我们彼此都陷入了沉默。

我们虽然只是在等他走过去，可是这名学生却在我们的面前停下脚步。这并非偶然。他有着一头自然卷的黑发，头发偏长。

他的身高与我几乎差不多，或者再高一些。我可以从他的侧脸看见其嘴唇正在毛骨悚然地冷笑。

“居然装设了监视器，你们做的事还真有意思呢。”

这个男人没望向我们，如此说道。

“你是谁？”

堀北不动声色地向来路不明的学生问道。

“下次就由我来当你们的对手，你们就好好期待吧。”

男生未回答问题，便迈步而出。我们只能默默目送那名男生，直到看不见踪影为止。

“那我先回去了啊。”

我感觉现在还是别跟堀北待在一起比较好，于是转身背对堀北。

“等一下。我话还没说完呢，绫小路同学。”

“在我的心里，话题早已结束了哦。”

我既没有回头，也没有停下脚步，就这样迈出步伐。

“你跟我约定好了对吧？你会帮我升上A班。”

“虽然是被半强迫的呢。所以这次须藤的事件，我不是也帮忙了吗？”

“我想说的不是这种事，我想知道你在想什么。”

“像是‘好麻烦哦’‘真提不起劲’，等等。若是这种事的话，我倒是有在想。假如堀北你现在愿意取消约定，我打算乖乖地过着普通的校园生活，不以A班为目标。”

我期盼她能满足这个答案，可是堀北并没有听进去。

“你若真的不想，应该就不会帮忙，因为这才是避事主义。然而你却态度暧昧地协助着我们，这是为什么？”

堀北给出与以前截然不同的回复，我因而察觉到这应该是由于茶柱老师在背后牵线。

假如她知道我的过去，那这也没什么好惊讶的。

“大概是因为我想帮助第一次交到的朋友吧。”

继续在这里说下去的话，我似乎就会脱口说出不该说的话了。我加快了脚步。

没错。此时，我不知不觉得出了一个结论。

假如堀北要把A班当作目标，那么依目前的状况来说，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刚才那名疑似龙园 的男生对我们下了战帖。这能理解成对方要开始进行狡猾、大胆且毫不留情的攻击。今后他应该是一个不可小觑的敌人吧。

接着是B班的一之濑及神崎。即使只有短暂接触，我也非常清楚那两个人很有本事。最重要的是，一之濑还采取了意想不到的措施，来一步步往上爬。

我无法理解她是以怎样的手段及步骤才达到了那种状态。



虽然我完全不懂她的目的，但是她迟早将成为一个巨大阻碍。

虽然我没接触过A班学生，但即使有凌驾一之濑之上的学生存在，也毫不奇怪。

换句话说，要在三年内升上A班，几乎可以说是毫无希望。

若要正面对抗这种情况的话……

“唉……”

我不禁微微发出了声音。

我真是笨蛋啊。

我热血沸腾个什么劲儿啊，还擅自去分析、评论D班。

我不就是因为讨厌这样，才选择了这所学校吗？

以上段班为目标的是堀北他们，不是我。

我只想过平凡、平静的日常生活。

我要是不这么做的话……是不行的。

因为我比任何人都了解我自己。

了解我自己是一个充满缺陷、愚蠢且恐怖的人。

后记

四个月不见了。我是衣笠彰梧。

入秋后天气仍然持续炎热，不知大家过得还好吗？

最近右侧腹闷痛、背痛，以及头痛晕眩，每天都不停地烦扰着我。

我会立刻去做个精密全身健康检查。普通的健康检查已经不行了，毕竟已经是个老头子了。

那么关于本集，继期中考试之后，校园又发生了以须藤为中心的骚动。这应该是因为老惹麻烦的人是不会轻易改变的关系吧。由于D班依然尽是些问题学生，团结一致的那天究竟何时才会到来呢……

下集开始，故事将大幅地推进。应该可以说是围绕着班级点数的激烈竞争之第一幕。而且像是同班同学们看不见的一面，等等，我想也会逐渐明朗起来。请各位读者稍等，我会加油的。

感谢这次也替我画出美丽插画的友濑俊作大人。我看见封面上的栉田时，简直被迷得神魂颠倒。您画得真棒。

但是请您不要每逢增加男性角色时就咂嘴。不管再怎么讨厌，男性角色都还是会登场哦！那么，就如我上回公开声明的那样，我请了知世俊作大人吃了一顿烧肉（请参阅第一本）。请问肉的味道如何呢？我当初原定是要带您去吃一千两百八十日元的自助餐，但是在您的央求之下，结果我竟然请您吃了三千九百八十日元左右（一人价

格）的高级烧肉。真不愧是您呢。下次换您请我，我想吃生鱼片，像是鲔鱼，或者鲔鱼，又或者是鲔鱼之类的。我们住得超级近，所以我可不会让您逃跑的。（ 我会在下一本的后记中报告是否有被请客）

以下是谢辞。

编辑大人，非常感谢您这次也陪伴着我直到截稿前夕。

我下次一定会报答您的这份恩情。“我可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写完原稿了哟！”我会对您说出类似这种话的，我想您一定会非常感动。不过要是最后关头又很紧凑的话，那就先说声抱歉啦。

最后，致各位读者。非常感谢大家这次也将第二本读到最后。即使是在我身体状况不佳，手无法随心所欲移动的时候，只要有拿起书本阅 读的各位读者存在，便能鼓舞我向前迈进。今后我也会持续努力进步，还请你们多多指教。

[1]话中夹杂着英文是此人的说话方式。

[2]外村日文发音为Sotomura。

[3]动画《地狱少女》中的经典台词。


(日)
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 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3
虎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3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茶柱佐枝的独白
天堂与地狱的界线
展开行动的对手们
自由的意义
寂静地开战
虚假的团队合作
开幕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3


哈哈哈。
可能确实如此呢。
你说的话真有趣。
我好歹也是个老师。就算听见什么情报，
也绝对不会说出去哟。
星之宫知惠
B班班主任。与D班
班主任茶柱佐枝从
学生时代开始就是
好朋友。


一之濑帆波
B 班充满活力的美少女。深受同班同学的信赖，担任着班级领导者的职务。
我们吓到你们了吧。抱歉，请别生气。
神崎隆二
B 班学生。拥有聪明的头脑和良好的运动神经。
语气冷静且淡然，实际上是一个重情义的男生。


对不起……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你就让我道歉吧……
我不会再强迫你了……
就算凭我一人之力也要升上A班。
所以你只用静静地当一个旁观者就行了……


茶柱佐枝
堀井澤恵
佐倉里


綾小路清隆
堀北鈴音
柚田桔梗

茶柱佐枝的独白

希腊神话中有许多含有人性、憎恨，以及嫉妒的故事。

你听过伊卡洛斯之翼的故事吗？

从前，希腊有名叫作代达罗斯的伟大发明家。代达罗斯奉国王米诺斯之命，建造一座囚禁怪物弥诺陶洛斯的迷宫。但后来他却被米诺斯王抛弃，与儿子伊卡洛斯一同被幽禁在塔中。

代达罗斯为了逃离那座塔而收集了鸟的羽毛，以制造出巨大的翅膀。大羽毛以线绑住，小羽毛则以蜡固定。当他们终于完成翅膀，准备起飞追寻自由时，身为父亲的代达罗斯对儿子如此忠告。

他说：“你要是飞得太高，用蜡固定住的翅膀就会被太阳晒得融化，一定要注意。”

受到劝告的伊卡洛斯，与父亲一起从塔中起飞。

他们从此便获得了自由。然而，自由有时是会让人迷失自我的危险之物。

伊卡洛斯因获得了自由而得意忘形。

也许这是必然的，毕竟他摆脱了痛苦的束缚状态。

所以才会被自由迷住，忘却父亲的忠告，高高飞去。

那对虚假的天使之翼，受到太阳的照射，蜡在转眼间就融化掉了。

不久，虚假之翼被燃烧殆尽，伊卡洛斯坠海而死。

伊卡洛斯是个为了获得自由而勇敢飞向天空的存在吗？

或者，他只是个过于相信自己的力量，深信自己是就连太阳都能抵达的傲慢之人呢？

这件事除了身为父亲的代达罗斯，旁人恐怕无从得知。

这名少年，不知为何让我联想到了伊卡洛斯之翼。我对照各种情况觉得这最为贴近。可是我马上就意识到我从根本上就弄错了，因为这名少年并无伊卡洛斯那种勇气以及傲慢。

我被逼入绝境，所以只能这么做。

我唯有触怒少年。

我只能对眼前静静表示愤怒的少年故作刚强。

掷出的骰子已无法收回，因为这场赌局已经开始了。

天堂与地狱的界线

终年如夏的大海。广阔的蓝天。轻轻吹拂的海风温柔地包裹住身体。感受不到盛夏酷暑的太平洋正中央……没错，这里正是海洋天堂。

“唔哦哦哦！太棒啦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我的同班同学——池宽治，在豪华游轮的甲板上高举双手，四周响彻了他的喊叫声。

如果是平常，很可能就会飞来一句“吵死了”的抱怨。唯独今天没人提出这种意见。大家都各自满足于这无比幸福的一刻。从甲板这个可以说是特等席的最佳位置眺望出去的景致，别具一格。

“好棒的景色！我真的超感动的！”

由轻井泽率领的女子团体们从船内现身，她们满脸笑容，指着大海。

“景色真的很棒呢！”

团体里的其中一人——栉田桔梗，望着大海也发出心醉神迷的赞叹。

我们熬过困难重重的期中、期末考试并迎来了暑假。等着我们的是高度育成高中所准备的为期两周的豪华旅行。这是趟豪华游轮巡航之旅。

“还好你没被退学欸，健。要是在平时我们绝对不可能有这种旅行。身为期末考试最后一名，并差点被退学的学生，你的心情如何？欸欸，你的心情如何呀？”

即使被同班同学山内春树挑衅，须藤健也没有不高兴，甚至还从容地大笑起来。他没有故作独行侠，看起来已经完全融入了同学之中。

“只要本大爷发挥实力，这简直是小菜一碟。在最后关头过关斩将，也是主角的可看之处哦！”

看来这趟旅程也替他吹散了不久前的所有痛苦。

这片蔚蓝的大海，好像确实为我们冲走了平时所有的麻烦事和辛苦事。

“高中生居然能有这种豪华旅行，我做梦都没想过欸。而且还是两周欸，两周。要是我爸妈听见的话，应该会吓得尿裤子吧。”

就如须藤所言，在一般人看来，这应该是个超出普通规格的旅行吧。在这所国家支持的学校，我们不用支付任何学杂费。连这趟旅行的费用当然也不需要支付。真是破格的待遇。

而且我们搭乘的这艘游轮，外观不用说，就连设备都非常齐全。从一流的知名餐厅，到能享受戏剧的剧院、高级水疗，应有尽有。

假如想来场这样的个人旅行，即便是在淡季，应该也要花上好几十万日元吧。

这种极尽奢侈的旅行，终于从今天起就要开始了。在预定行程中，最开始的一周，我们应该会在无人岛上的民宿里尽情享受夏天，而在后面一周则将下榻游轮。一年级学生于上午五点一起搭巴士前往

东京湾。接着由这艘船载学生出发。学生们在这艘船的休息室中用完早餐，就可以在船上自由活动。

而且值得庆幸的是，这艘船上不管哪项设施都能免费使用。

对于平日烦恼着点数不够用的我们来说，这正合我们的意。

突然间，栉田面向我，露出沉思的表情。以大海与蓝天为背景，栉田看起来比平时更加耀眼，就算我不愿意，我的胸口也怦然心动。她该不会是对我……

“咦？话说回来堀北同学呢？你们没有在一起吗？”

我就连怀有些许幻想也不被允许，她好像单纯在想着堀北的事。

“谁知道呢，我又不是那家伙的护身符……”

在船内吃完早餐后，我就没看见她的踪影。

“她似乎不是那种会尽情享受旅行的人，应该在房间里吧？”

“也许吧。”

“我们中午就能在岛上的私人海滩自由游泳，对吧？好期待哟。”

这所学校好像在南方拥有一座小岛，现在我们正前往那里。

“在此通知各位学生。假如有时间的话，请各位务必到甲板集合。我们即将看见岛屿，想必你们将会在短时间内看见非常有意义的景色。”

船上突然播放出这种“奇怪”的广播。栉田他们不但毫不介意，而且还非常期待。学生们陆续出来集合。几分钟后，岛屿的身影便出现了。

池发出了欢呼声。我们可以看见远处的地平线有着小岛般的东西。

学生们发现岛屿后，便开始一起聚集至甲板。人群峰拥而来。接着出现了蛮横的男学生们，把至今占着最佳位置的我们挤开了。

“喂，很碍事欸。滚开啦，瑕疵品们。”

一名男生一面威吓着，一面像是要杀鸡儆猴似的撞开我的肩膀。我急忙抓住甲板的扶手避免跌倒。男学生们看见我这副模样后，轻蔑地笑了。

“你干什么！”

须藤立刻威吓还击，栉田担心地凑到我身边。让女孩子关心的男生应该看起来非常没出息吧。

“你们也明白这所学校的结构吧？这里是实力至上主义的学校，D班可没有什么人权。瑕疵品就要乖乖地有瑕疵品的样子，我们可是高贵的A班。”

D班像是被轰出去一般离开了船头。须藤看起来虽然很不满，但也控制住了脾气。这应该是他稍微变得成熟的证据，还是说，因为他理解了D班的立场很弱势呢？

“嗨，各位。你们在这里啊……咦？发生什么事了吗？”

过来集合的学生当中，有一名男生前来向我攀谈。虽然他好像感受到气氛险恶，可是我不打算让他多操心，于是便装作没听见。这名男生的名字是平田洋介。他是D班的领袖，也是我目前隶属组别的领导者。第一学期结束的最后一天，班上定好了旅行的住宿房间分组。当我正期待自己是否会被比较要好的池或者须藤邀请时，他们那组的人一下子就满了。就在我快要落单的时候，救世主——平田超人登场拯救了我。

“欸，平田。你跟轻井泽进展到哪里了啊？”

池和不打算向轻井泽走去的平田搭话。

“这可是趟难得的旅行，所以你们就算再黏一点也可以哦！”

他讨厌其他女生都把目光投向平田，而如此开玩笑说道。

“我们有我们的步调。抱歉，三宅同学好像有困难，我先走了哦。”

平田的手机好像响了起来。他边操作，边返回船内。忙碌就是红人的宿命呢。

“什么嘛，那家伙。连在旅行途中也尽是在担心同班同学啊？”

“不过轻井泽也是这样。她最近都不太会跟平田黏在一起了欸……难道他们两个分手了？要是这样就太糟糕了……围绕在小栉田身边的竞争对手就会增加！”

他们确实完全没有如我们当初得知的在交往时那般如胶似漆，不过也没有像是在吵架的那种紧张感。因为我看到过他们亲密交谈的模样。

“春树，我决定了。我……我要在这趟旅行中向小栉田告白！”

“真……真的假的？假如被甩的话不是会非常尴尬吗？这样好吗？”

“虽然这是我擅自的推论，不过小栉田总之就是很可爱对吧？所以大多数男人都会想和她交往。不过她的等级太高，大家反而抵达不了告白这一步。因此我想她或许反而不习惯被人告白。与其说我这爱的告白，应该有可能打动小栉田的心，倒不如说，我只有这样才有希望。”

“是吗……你做好准备了呢。”

“是啊！”

如果平时的话，对于这些发言，山内是会激动对抗的。现在却完全不见他那种模样。

他东张西望地环视甲板，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

“怎么了？”

“啊，不。没什么……”

山内如此说道，心不在焉地听池说话。结果，他最后都没有提及栉田的事。

“欸欸，小栉田。可以耽误你一下吗……”

“嗯？有什么事呢？”

池火速接近在附近眺望着大海的栉田。这明显是个可疑的行径。

“其实……该怎么说呢？我们认识也有四个月左右了对吧？所以我在想，我们差不多也可以用名字来称呼彼此。你看，用姓氏的话感觉很客套。”

“说起来，你和山内同学他们不知从何时开始就在用名字称呼对方了呢。”

“不……不可以吗？如……如果叫你小桔梗的话。”

栉田对于如此询问的池露出天真无邪的笑容。

“当然可以哟。那我叫你宽治同学就可以了吗？”

“唔哦哦哦！小桔梗！”

池以会让人联想起电影《前进高棉》海报上的姿势对天大喊。

栉田觉得这姿势很好笑，因而噗哧发笑。

“名字吗……欸，话说回来，堀北的名字是什么来着？”

须藤一副我肯定知道的样子理所当然地问道。

“富子。堀北富子。”

“富子吗……真是可爱的名字欸。就跟我想的一样，感觉上完全吻合。”

“啊……不对，我记错了。她叫作铃音。”

“你这家伙，别搞错名字啦……铃音吗？感觉这个名字比富子更有韵味一百倍呢。”

无论堀北的名字是贞子还是山姆，最后你应该都会觉得很有韵味吧。

“好，这个暑假期间，我也要用名字来称呼她。铃音、铃音！”

看来，男生们打算在这段假期里逐渐缩短与女生们之间的距离。

另一方面，却还没有一个男生以名字来称呼我，而且我也没用名字称呼过别人。

“对了。欸，让我试着练习吧，绫小路。让我进行叫她铃音的练习。”

“什么练习啊？还练习咧……一般人不会做这种事情哦。”

我认为称呼名字的练习，除了在本人面前是无法进行的。单细胞的须藤似乎打算假装我是想象中的堀北，对我投来认真的眼神。

是因为他认定我是异性的缘故吗？这视线真是令人分外恶心。不知是否是心理作用，他连呼出的气息都很炽热。

“欸，堀北。能打扰你一下吗？我有些事想对你说……”

“我不是堀北。”

我马上就开始觉得很恶心，于是对此表示拒绝并且撇开了脸。

“笨蛋！这是练习啦！我也不想做啊。可是练习是必要的吧？即使是篮球，不练习也没办法打得很好。不管是哪种，最关键的都是出手投篮。”

我一点也不想听他说这种歪理……但也没办法，于是就忍耐着听他继续说下去。

“堀北。我们总是这么客套不是很奇怪吗？我们认识也有一段时间了。其他人似乎都开始以名字来称呼彼此了，我们也差不多该这么称呼对方了吧。怎么样？”

“……”

我不禁很想敲须藤的头。但我在精神层面很成熟，就忍住了没这么做。

“说点什么话嘛，这样就不是练习了吧。”

“不不不……什么叫说点什么？你想让我讲什么？”

“就是堀北可能会说的话啊。你长时间和堀北相处，应该知道吧？”

才认识不过四个月而已，我怎么可能会知道这种事。即使如此，须藤还是坚持要我扮演他想象中的堀北。他半威胁似的握紧拳头。

“堀北就由往成人阶段迈出了一步的我来代替演出吧！不用客气，来练习吧。”

池似乎想担任替演。须藤虽然觉得有些蹊跷，却还是这么说道：“堀北……我想是时候该用名字来称呼你了。可以吗？”

“咦……须藤同学你又不是帅哥，应该好像也没什么钱吧？还是该说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呢？所以说抱歉喽！”

别说是完全不像，池扮演了跟堀北完全不同类型的辣妹高中生。他尝到了须藤的锁喉技，在甲板上痛苦挣扎着。

这些家伙总是很有精神呢。我光是看着好像都会累积疲劳……虽然看起来他们很开心。

过了不久，周围忽然嘈杂起来。

能用肉眼清楚确认岛屿之后，转眼间我们便与它缩短了距离。学生们的激动、兴奋之情也逐渐高涨。我本以为船只会就这样抵达岛屿，但不知为何，我们却略过了码头，开始在岛屿外围绕行。这座向政府租来管理的岛屿，面积约为零点五平方千米，最高海拔两百三十米。虽然从日本全国看来，它的面积非常小，但是从我们共乘游轮的这一百多名学生看来，这是座足够大的岛屿。

游轮看来要绕一圈，让我们观察整座岛屿。

绕行岛屿的船只没有改变速度。船一面高高溅起水花，一面进行不自然的高速航行。

“这景象还真是神秘呢！好感动哟。欸，绫小路同学，你不这么觉得吗？”

“哦、哦哦，是啊。”

我看着对无人岛双眼闪闪发亮的栉田，心中有点小鹿乱撞。

栉田果然很可爱。她那孩子般的动作及笑容，都让人不禁想去保护她。

“我们即将在本校所拥有的孤岛登岸。请同学们于三十分钟后换好运动服，并在确认完规定的行李无误之后，带上手机到甲板集合。除此之外的私人物品，请你们全都放在房间里。由于上岸后可能暂时无法使用洗手间，因此请你们提前解决。”

船上开始播放广播，看来我们就快要登上私人海滩了。

池他们洋洋得意地回去换衣服，我也往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穿上体育课会用到的运动服后，就回到甲板上，等待船只抵达岛屿。随着岛屿越来越接近，一年级学生的情绪也到达最高点。

“那么接下来，请依序从A班学生开始下船。另外，手机禁止携带入岛。请大家自觉交给班主任，并且下船。”

在手持扩音器的教师号令之下，学生们依序走下游轮的阶梯。



“好热。走快一点啦……就算衣服穿得很薄，也还是会流很多汗欸。”

在停泊岸边的船只甲板上，我们无法躲开阳光。产生不满情绪也是无可奈何。

D班一面忍受炎热，一面待命准备下船。接着，堀北也终于前来会合了。乍看之下，她与平时没什么差别，不过却也有些许像是变化、异样感的东西。平时一丝不苟的堀北在仪表上也会耗费心思。然而，她现在却就这样放着凌乱的黑发不管，看起来简直像是没意识到这点一样。

堀北像是觉得有点冷，无意识地搓着手臂，等待登上岛屿。

“你刚才都在做什么啊？”

“我在房间看书而已。书名为《丧钟为谁而鸣》，虽然你应该不知道呢。”

喂喂喂，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代表作啊？这是本无可挑剔的名作欸。

我老早就觉得堀北这家伙的读书品位真的非常棒……只不过，尽管是这种豪华旅行，她却还是以读书为优先。我认为这样有点问题。

不过，这次她是否真是为了读书而宅在房间里实在很令人怀疑。

可是既然她本人什么都没说，我去探听这点就很不识趣了。我还是把这件事给忘了吧。

“虽然我很在意后续情节发展，不过既然禁止携带私人物品，那就没办法了呢。”

堀北很遗憾似的嘟哝道。这可不是接下来要去海滩的人该说的话哦。

下船比我所想的还耗时间。好像是因为下船时，老师们会守在学生的两侧，检查行李。

“欸。你不觉他们格外慎重，或者该说很警戒吗？没收手机这种事，即使是在考试的时候也没有呢。禁止携带多余的私人物品也是如此。”

“的确。如果只是要去海边玩，也没有必要做到这种地步。”

话说回来，船尾那边放置了一架直升机。若要说那很不自然，确实也是。

哎，虽然我有点担心，但说不定是我想得太多。

假如把手机带到海边，就算出现某个弄湿损坏手机的学生也不奇怪。把多余的私人物品带上岛的话，产生的垃圾也会污染海滩。

如果突然生病的话，出动直升机也是有可能的……

接着终于轮到了我们。接受严密检查之后，我们便走下了舷梯。

而此时，我还没有察觉，这里就是天堂与地狱的分界线。

1

我们的班主任，对着一边悠哉谈笑一边下舷梯的我们严厉地说道：“现在开始点名。被叫到的人，请大声应答。”

她同时吩咐我们排队，并单手拿着板子，开始确认全班是否都出席了。

茶柱老师和学生穿着一样的运动服，令人有种近似于集训的感觉。即使如此，多数学生脸上也毫无紧张的神色。

“啊……真是的。真希望自由时间快点开始。大海就在我眼前欸。”

在我正后方的池，觉得麻烦似的如此嘟哝。大部分学生应该都非常想要奔向沙滩吧。不久，一名身材高挑的老师走到前方，站上准备好的白色讲台。他是真岛老师，平时负责教授英文的A班班主任，以严谨出名。他有着如摔跤选手般的体格，乍看之下四肢发达，但脑筋非常好。过去也教过其他科目。

“首先，很高兴各位今天顺利抵达此地。另一方面，虽然只有一名学生，不过也非常遗憾有人因病无法参加。”

“就是会有因为生病而无法参加旅行的家伙呢。真可怜。”

池以老师听不见的音量小声说道。不过确实如他所言。

如果是半吊子的旅行那还说得过去。可若是这么豪华的旅行，就另当别论了。事后听朋友分享，应该会非常后悔吧。应该会觉得……若身体仅是稍微不适，那即使勉强自己，当初也应该参加才对。

话说回来，虽说是旅行，但老师们的表情却都很严肃。虽然这对学生们来说是假期，但是班主任只能将此视为工作吗？

不……看来事情并非如此。

当真岛老师无语凝视着学生们的时候，我看见身穿工作服的人，在稍远处开始特地搭帐篷。我还看见长桌上有电脑等物品。

学生们对于与大海的微微浪波不搭调的这种城市声响，也开始浮现出困惑的神情。真岛老师仿佛在等待气氛改变似的，接着说出了一句冷酷的话。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开始进行本年度最初的特别考试。”

“咦？特别考试？怎么回事？”

不仅是我后方的池，几乎所有班级都发出了这理所当然的疑问。

对于至今为止，不对，对于现在也认为这只是旅行的学生们而言，这无疑是晴天霹雳。

也就是说，校方出自善意所办的暑假豪华游轮之旅——果然只是幻想。

紧张与放松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考试时间为从现在起的一个星期，并将于八月七日正午结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你们会在这座无人岛上度过团体生活，这就是考试内容。另外，我话先说在前头，这是参考真实存在的企业培训定出的特别考试。它非常具有实践性与现实感。”

“在无人岛上生活？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要在船上，而是要住在这座岛上吗？”

不知是B班还是C班那一带，对真岛老师抛出了理所当然的疑问。

“是的。考试中无正当理由不允许上船。在这座岛上的生活，从睡觉场所到食物，一切都需要由你们自己来思考。学校在开始时，会给每个班级发两顶帐篷、两支手电筒，以及一盒火柴。然后，防晒霜的用量是没有限制的。牙刷每人一支。作为特例，我们允许女生无限制地使用生理用品。请你们各自向班主任提出请求。以上。”

“以上”也就代表……除此之外的一切都不会配给了吗？

“什么！难道所谓真正的无人岛求生，就是像这样？这种荒谬的事情我可没听说过！这又不是动漫！而且只有两顶帐篷，也睡不下所有人！说起来吃饭之类的又该怎么办啊！真让人不敢相信！”

池以所有人都听得见的嗓门大声喧嚷。在无人岛上过自给自足的生活也就意味着狩猎野生动物、在河里洗澡、用木头制作床铺。这确实是在电影或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事情。任何人应该都无法料到，这种事变成学校考试的日子居然会到来。

然而真岛老师没有更正说这是在开玩笑。

不对，岂止如此，他甚至还发自内心一般对于池的发言感到无语。

“你说不敢相信，但这只是由于你度过的人生既短暂又肤浅而已。事实上，在无人岛上进行培训的企业真的存在，而且还是有名的大企业。”

“不……不会吧，那……那应该是特殊情形吧……无人岛实在太具有跳跃性了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太不现实了！”

“住嘴！再这样下去会很难看。刚才真岛老师所说的只是一小部分。世界上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企业。不仅是奇怪的培训，还存在着

像是办公室里没有椅子的职场，以及依骰子掷出的结果来决定薪资的公司。世界比你想象的还要更加宽阔及深奥。”

茶柱老师似乎看不下去池的失控，告诫似的说着，并且接着说道：

“换句话说，无法区分现实与不现实的人是你。”

即使如此，多数学生似乎都无法接受，看起来相当不满。

“现在你们应该是这么想的吧。想着这种考试毫无意义。或者，说不定还有人在怀疑这种培训是否真实存在。然而，停留在这种思维程度的学生，在未来也会是个不具发展希望的人。这些话哪里有足以让你们批评‘不可能’或者‘很愚蠢’的根据呢？你们只是学生而已，还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说穿了，就等同于毫无价值。这种人还要来批判一流企业的做法？真是可笑。你们若是社长，经营着比起举例中的企业还更加厉害的公司，那说不定还有否定的权利。然而，若你们不是这种人，照理不会有什么足以否定这件事的根据。”

我们确实仅凭只言片语，就擅自判断这种做法很胡来、很不现实。

就如真岛老师所言，我们并没有任何足以否定这种做法的根据。

因为我们只是把超越自己理解范畴的事物，自私地断言为“很奇怪”、“不可能”。从能够理解的那方看来则会称此为滑稽吧。

“老师，可是现在是暑假，而我们是以旅行的名义被带过来的。我认为企业培训不会做出这种如同暗算的行为。”

不知道哪个班的学生很不满似的如此顶嘴道。

“原来如此。关于这点你的理解并没有错。各位会产生不满的情绪，我也理解。”

与池的情况不同，真岛老师对于用正论反驳的学生，做出部分认同般的发言。对现状流露不满的学生，与针对至今过程觉得不服的学生……这两者之间的着眼点并不一样。

“不过各位可以放心。假如这是场强迫你们进行严酷生活的考试，那即使你们产生不满我们也能理解。不过，就算这是特别考试，你们也不需要想得这么深。现在开始的一个星期里，你们要在海边游泳、要去烤肉都可以。偶尔生个火，与朋友们彼此交谈也不错。这次特别考试的主题就是‘自由’。”

“咦？主题是自由，也就是说……也可以烤肉？嗯？这还称得上是考试吗？我的脑袋开始混乱了……”

明明是考试却可以自由玩耍。矛盾的事情混在一块，更是令学生一头雾水。

“在进行特别考试之前，我们会发给各班三百点的考试专用点数。好好利用这些点数，你们就有可能像在享受旅行一样度过一个星期的特别考试。为此我们也准备了指南手册。”

真岛老师从其他教师那里收下厚达数十页的册子。

“在这份指南手册里，记载着所有能用点数获得的物品清单。生活必需品的饮用水或食物不用说，假如你们想烤肉，我们也会准备器材或食物。我们还准备了无数个能尽情享受海洋的游戏道具。”

学生们严肃的表情逐渐转而平静。

“也就是说利用那三百点，我们就能获得任何想要的东西吗？”

“对。只要利用点数，所有物品都有可能凑齐。当然你们有必要计划性地使用，考试的设定是只要有踏实的计划，就能够毫无困难地度过一个星期。”

如果真的光靠点数就能生活一星期，那与其说这是考试，不如说它的形式可能还比较接近假期或者纯粹的暑假。

“可……可是，老师，既然说是考试，那应该还是会有某些困难的事情吧？”

“不，完全没有困难的事情。对第二学期也没有任何负面影响。我保证。”

“那么，也就是说一个星期里都在玩乐也没有关系吗？”

“对。完全是你们的自由。当然，考试中存在着过团体生活时最低限度的必要规则，不过完全没有难以遵守的内容。”

这么说的话，真的就代表着毫无风险吗？假如是这样，那强调这是考试的意义，就会是个疑问了……

也就是说，这纯粹是个利用暑假并通过旅行，来让全年级交流的环节吗？

就算东想西想，我也不可能明白学校的真正目的。不过真岛老师接下来的这句话却明朗了这场考试的全貌。

“这场特别考试结束时，各班级剩下的点数，全都将合计到班级点数里面，而结果将会在暑假结束时反映出来。”

一阵风伴随着这些话刮过盛夏的海滩，扬起了沙尘。

真岛老师说出的这句话，无疑为我们带来了今天最大的冲击。

像笔试这种至今只以学习成绩为基础的考试，聚集成绩优异学生的好班必然很有优势。D班的班级点数往往会被拉开距离，并且被逼入困苦的处境。然而，这次的规则却完全不同。这次的考试让人几乎感受不到A～D班之间的不利差距。

“也就是说，只要忍耐一个星期……下个月开始我们的零用钱就会大幅增加，对吧！”

对，这是场竞争“耐力”而非学力的比赛。也就是说只要一面拒绝身旁的欲望，并且一面忍耐，说不定就可以接近好班。而池的发言也不会是个梦。

“各班将分配到一本指南手册。虽然遗失也能补发，但由于会花费点数，所以请小心保管。另外，这次A班学生有一人缺席。在特别考试规则里，因身体不适等原因而退出的人，其所在班级按规定扣除三十点。为此，A班此次考试的点数为两百七十点。”

即使是A班也被毫不留情地惩处。A班学生们没表现出动摇，不过其他班级的学生都对被扣除三十点这件事做出惊讶的反应。

真岛老师表示发言结束，同时也宣布我们解散。拿着扩音器的另一名老师告知我们去听取各班班主任的补充说明，我们于是聚集到班主任茶柱老师的身边。四个班级彼此保持距离进行集合。

“下个月开始就有三万、下个月开始就有三万、下个月开始就有三万……拼了！”

包括池在内的男生们做出胜利姿势，女生们也开心地讨论起要购买什么。

对D班而言，大量增加班级点数是个夙愿。

我们只要对奢侈生活视而不见度过一周——这件事实在很简单。

“现在我要发给你们一人一只手表。直到一周后考试结束为止，请你们都不要摘下来，并好好戴在手上。未经允许摘下手表的话将受到惩罚。这只手表不仅能确认时间，还设置了侦测体温、脉搏或人的动作的感应器，以及卫星定位系统。另外，以防万一，手表也搭载了向校方传达紧急情况的功能。紧急时刻要毫不犹豫地按下这个按钮。”

厂商人员在茶柱老师身边堆放物品。那应该是D班配给到的帐篷和手表等物品吧。老师指示我们把箱子打开并戴上手表。

“紧急情况？应该不会出现熊之类的危险动物吧？”

“不管怎样这都是考试。我无法回答可能会左右结果的提问。”

“唔……您这么一说不就更可怕了吗？”

“我觉得再怎么说也不会有危险的动物呢。假如学生被袭击而受伤，那就会是个大问题。目的应该单纯只是为了管理我们学生的健康状况吧？而且既然把我们放到无人岛，学校也必须确保安全性。”

就如平田所言，手表应该是校方贯彻安全管理的手段之一。假如学生在岛上自由行动，那么光靠老师的双眼，是无法完全掌握所有学生的状况的。尽管如此，要像校内那样装设监视器也很困难。校方应该是打算用这个来监视学生的身体状况，并拿来应对无法预期的事态。

说不定我在游轮上看见的直升机，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紧急时刻的措施。

每个学生都拿到了手表，大家戴上各自偏好的左手或右手。

“就这样戴着下海也没关系吗？”

“没问题。手表是防水的，而且万一出现故障，考试管理人会立刻拿代替品过来交换。”

这场特别考试并不是学校闹着玩而举办的，应该是在假想各种情况后才实施的，不太可能会有疏忽。

“茶柱老师。听校方说我们要在这座岛上生活一周，不过只要我们不使用点数，就代表着一切都必须由我们自己设法解决，对吗？”

“对。校方完全不会干涉。食物跟水都要由你们自己来准备。就算是不够用的帐篷也是如此。思考解决方法也是考试内容。这不关我的事。”

比起男生，女生更露出了困惑的神情。她们应该对于床铺没有着落感到很不安吧。

“没问题啦。随便抓个鱼，然后在森林里找些水果不就好了。帐篷就用叶子、木头等材料制作。即使最坏的情况是搞坏身体，我也会加油。”

池满怀保存三百点的干劲，他似乎没有任何不安，满不在乎地如此说道。

若是只有一个人的生活，那还说得过去，可是全班有三十多个人。

就算说要我们准备全班分量的必需品，也不太可能很顺利地进行。

“池，很遗憾。情况未必会按照你的计划进行。翻开分配下来的指南手册。”

平田听从茶柱老师的指示，翻开我们获得的指南手册。

“最后一页记载着扣分审查项目。你们先读读看吧。那会是关于这场特别考试的重要情报。要不要活用都取决于你们。”

最后一页上面写着：“符合以下情况者，将受到规定之惩处。”

“身体明显不适或者受重伤，被校方认定难以继续应考者，扣三十点。同时，该生将退出考试”、“发现污染环境的行为时，扣二十点”、“缺席每天早上八点、晚上八点进行的点名，每人扣除五点”，接着最重的惩罚则是“对其他班级做出暴力、掠夺、破坏器具等行为时，该学生隶属的班级将立即失去资格，并没收当事人的所有个人点数”——上面总共记载着四点事项。A班也受到了这些规定的处罚。第四项的妨碍行为是极为理所当然会被惩罚的事情。而剩下的三项，则明显是为了不让学生擅自乱来所制定的规则。早上跟晚上都点名，我们也就无法通宵玩闹或者露宿野外。而且这也能制止随地大小便的野蛮行径。换句话说，这些规定便是防止这场忍耐大会变得毫无分寸的手段。校方的立场是代替家长看管重要的孩子。无论哪一项似乎都能说是不可缺少的必要规则。

“你要乱来是你们的自由。但如果有十名学生的身体陷入不良状况，你们的忍耐及努力全都会化为泡影。一旦被校方判断为弃权便无法重回考试。你在蛮干的时候，也要对此做好准备哦，池。”

靠忍耐熬过的方法已经被堵住。预想这个方式的部分学生都很困惑。

不使用任何点数的这个战略，这么一来便几乎无法执行。不过，其他班全力挑战野外求生的可能性，也可以说是几乎消除了。同时，这场考试不是游戏、不是靠运气，也不是光凭忍耐——这些也都弄清楚了。

这是要我们思考如何有效率地运用及节省点数，并熬过一个星期吗？

还是说……总之，就如字面意思，“特别考试”的形式正慢慢地映入眼帘。

“换句话说，使用一部分的点数也是没办法的事情对吧？”

一名叫作筱原的女生听着事情经过，说出了这番话。

“我反对从最开始就妥协的作战方式。能忍到什么程度，就该尽量忍。”

“我了解你的心情。不过要是身体倒下，那就糟糕了呢。”

“平田，你别说这种丧气话啦。不先忍耐，考试不就无法顺利通过了吗？”

想必越了解规则，我们各自的想法就会越不同。大家的意见逐渐开始产生分歧。

话说回来，指南手册上记载可购买的物品范围还真广泛。

有帐篷或烹饪器具等野外生存之中不可或缺的道具、数码相机或无线电对讲机等电器、遮阳伞、救生圈、烤肉套组与烟花等娱乐用品，还有生存不可或缺的食物和饮用水。学校将考试设定为一切物品

都能用点数买到。想使用点数时向班主任提出，似乎无论是谁都可以申请。

“茶柱老师，假如这是您可以回答的问题，那么就请告诉我。假设在三百点全都用光之后出现弃权者，情况会变得如何呢？”

大致听完说明的堀北举起手，向茶柱老师提问。

“这种情况只会增加退考人数。点数会维持零点不变。”

“也就是说，这场考试我们并不会陷入负分，对吧？”

茶柱老师表示肯定。真岛老师也说过考试不会造成负面影响，看来这点是真的。茶柱老师迅速确认了一下手表时间，继续说道：

“学校配给的是一顶可供八人使用的大帐篷。它的重量将近十五公斤，所以搬运时要格外小心。另外，如果分配的物品损坏或遗失，校方一概不提供帮助。需要新帐篷的时候，要切记将会耗费点数。”

“老师，能不能也让我提个问呢？请问点名会在哪里进行呢？”

“校方规定班主任直到考试结束为止，都要和自己所带班级一起行动。你们要是决定好营地位置，就来向我报告。我就会在那里设置据点，而点名则规定要在那里进行。还有，一旦决定好营地，无正当理由就无法变更，因此请你们好好考虑。其他班级也是一样的，不会有例外。”

也就是说，作为监督，茶柱老师会和D班一起度过一个星期吗？当然，她应该不会给予任何帮助吧。

“欸，老师。抱歉在你说话途中插话。不知道是不是刚才喝了饮料，我现在很想去厕所。厕所在哪里啊？”

须藤看起来很不沉着地环顾四周，他似乎没有好好听船上的广播。

“厕所啊，我正想进行这项说明呢。你们要上厕所的话，就用这个。”

茶柱老师敲了敲堆放物之中的一个纸箱，接着撕掉胶带，取出一叠折起的纸箱。

“啊？那是什么啊？”

“简易厕所。这东西每班都配有一个，请你们小心使用。”

对这番说明感到最困惑的并非须藤，而是班上的女生们。

“难道说我们也要使用那东西吗！”

特别惊讶的人不是轻井泽，而是筱原。

与其说她隶属于轻井泽的团体，不如说她自己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支持，是个很有存在感的女孩子。

“男女要共享。不过你放心吧。同时会附带一个更衣也能使用的轻便帐篷，想必不会发生被人看见的事情。”

“不是这种问题啦！居然要在纸箱上解决！我绝对做不到！”

“虽说是纸箱，但这是制作良好的优质物品。它是在灾害中也会被拿来使用的东西。现在开始我要示范使用方式，请你们记下来。”

茶柱老师把女生发出的嘘声当作耳边风，并以熟练的动作组装起厕所来。

接着，她把蓝色的塑料袋装上，并且把如薄布般的白色东西放入其中。

“这块薄布叫作吸水布，它是拿来盖住、固定排泄物的东西。这样就看不见排泄物，同时也能抑制臭味，使用完毕之后再将布盖上。重复这动作，一个塑料袋可以使用五次左右。原则上，只有这个塑料袋与吸水布是无限供应的。如果你们无论如何都接受不了的话，每次使用前都替换塑料袋也没关系。”

女生们哑口无言地听着这些说明。假如这是灾难时刻那也无法抱怨，因为那种时候也无法说出像是“男生怎样、女生怎样、纸箱又是怎样”的这种话来。

然而，要对她们说“现在就把这里当作灾区来生活”应该也相当困难吧。

“这当然做不到！我绝对做不到！”

以筱原为首，几乎所有女生都表示拒绝。

默默守望着这种情况的池，不开心似的如此说道：

“就只是厕所而已，我们就这样忍着吧。这不是什么值得争执的事情吧，筱原。”

“别开玩笑。这跟男生没关系吧？什么纸箱厕所，我绝对无法接受！”

“做决定的是你们，我没有任何话要说。不过不用说海里或河里，校方不允许学生在岛上的任何地方随意大小便。请别忘记这点。”

老师如此忠告完，就淡然地打算进行下一个话题。

“纸……纸箱之类的东西我绝对没办法接受！再说男生也会在附近吧？很恶心欸！”

对此无法接受的筱原，对于男生……特别是针对池，开始倾泻心中的愤怒。

“什么嘛，我可无法接受你把我们当成变态。”

“这是事实吧？而且你看起来就非常变态。”

“什么？这还真伤人……我可是超绅士的欸。”

“真是笑死人。绅士？真的假的。你就是最出众的变态候选人啦。”

池跟筱原两人之间劈里啪啦地迸出火花。

“反正我就是不能接受。”

这并不是在强词夺理……筱原如此主张，而大部分女生都和她一样一副无法接受的样子。

“那要怎么办啊。你们要忍耐一星期不上厕所吗？这绝对不可能吧？”

“这……”

茶柱老师事不关己似的看着池和筱原的说辞与争执，忽然露出好像很不开心的表情，望向我们的后方。

“哈啰！”

我们的身后传来这种懒散的声音。

这声音的主人一捕捉到目标人物便跑了过去，接着绕到她身后抱住她。

“你在干吗？”

“在干吗……应该算是在跟你进行肌肤接触吧？你过得怎么样呀？”

B班班主任星之宫老师这么说完，便轻柔抚摸茶柱老师的上臂。

“小佐枝的头发无论何时摸起来都很清爽呢！”

“你有好好理解学校的规定吗？偷听其他班的情报实在是太荒谬了。”

“我好歹也是个老师。就算听见什么情报，也绝对不会说出去哟。不过，真不敢相信我们两人居然会同时来到这座岛屿。你不觉得这是命运吗？”

命运？茶柱老师忽略星之宫老师这别有用意的话语。

“你真啰嗦，赶快回B班去！”

“啊，这不是绫小路同学吗？好久不见！”

星之宫老师平时担任保健室医生，所以她和其他能在课堂上碰面的老师不同，我们没什么机会遇见她。我简单点头回应她。



“夏天是恋爱的季节。如果要向心仪的女生告白，在这么漂亮的大海前面，说不定会很有效果哟！”

“就算大海再漂亮，我们班也没那种闲情逸致。”

我简单回答带过。话说回来大家都在盯着我看，我真希望她别缠着我。

“你必须放轻松点来考试哟。”

“喂，你再这样下去，我可要把这视为问题行为向上呈报了哦！”

“唔，你也不用这样瞪着我吧……我知道了，我知道了啦。那就拜拜喽。”

星之宫老师露出悲伤的表情离开茶柱老师。当星之宫老师正好回到B班阵营时，茶柱老师仿佛认为时机恰当，于是便开口：

“那么接下来我要说明追加规定。”

“追……追加规定？又有什么规定了吗……”

“你们马上就会被允许在这座岛上自由行动。这座岛屿四处都设有据点。那些地方存在着‘占有权’的机制，占领班级将被赋予专属使用权。要如何活用都是获得权利班级的自由。只不过，占有权在效力上只有八小时，时间一到权利便会自动消除。也就是说，每逢此时其他班级就会产生取得占有权的权利。然后，每占领一次就可获得额外点数一点。然而，这一点只是暂时的，考试中无法使用。因此，那些点数只会在考试结束时计算、累计。由于校方将不断地监视学生，所以你们没有违规的余地。请你们注意这点。”

“咦！这件事岂不是非常重要吗！还会附赠点数，真是太棒了！我们一定要全都拿到！”

“我们马上就去找吧。”池双眼发亮，并开始邀请山内他们。

手册上也详尽写着这件事情。据点附近好像一定会有表示占有权的装置。虽然不清楚岛上有几处据点，但是这应该可以说是获得点数的重要途径。然而……

“我明白你焦急的心情，但是这项规则具有很大的风险。你们要考虑风险之后，再研讨是否要去利用。包含这项风险在内，指南手册上都写了。”

就如茶柱老师所说的，为了使特殊规则清楚明白，手册上一条条写着追加规范。

一、占领据点时需要专用钥匙卡。

二、每占领一次便会得到一点，可自由使用占领到的据点。

三、未经许可使用其他班占领的据点，将受五十点惩罚。

四、只有领导者才能使用钥匙卡。

五、无正当理由无法更换领导者。

以上就是大致的规则。剩下的内容茶柱老师也直接说明了，不过上头也写着——每八小时占有权就会被重置，同一个班级不仅可以同时占有多个没被占领的据点，还可以重复占领同一个据点等事项。

假如成功获得三个据点，并且每八小时重复占领，考试结束时说不定能获得五十以上的点数。然而，这样做也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规则只到这里，那就只会是动作快者胜出。这规则结构看来就会是只要强硬重复占领据点就可以了。然而这是不可能的，其理由就在最后写出的规则之中。

最后一天，我们将在点名时被赋予猜测其他班领导者的权利。这时候，如果可以猜中其他班的领导者，那么每猜中一个，猜中的班级就会获得五十点。相反，被猜中的班级则必须支付五十点作为代价。也就是说，要是为了获得据点而随便行动，也可能会被其他班看穿领导者是谁，并失去大量点数。风险跟报酬都非常高。

不过，这项权利无法随意行使。万一猜错领导者，就会被视为误判而扣除五十点。再加上，被猜中领导者的班级也会失去至今存下的所有额外点数。上述规则也就意味着假如没有相当大的把握，不可轻易参加这场占领战役。

“你们也必须决定一个领导者。不过要不要参加都是你们的自由。只要不贪心，想必也不会被别人知道谁是领导者吧。你们要是决定好领导者了，就跟我及时报告，我会发下刻着领导者姓名的钥匙卡。时限到今天的点名为止。在那之前还没决定好领导者的话，就会由我随便决定一个。以上。”

换句话说，只要被偷看到，领导者的真面目就会浮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茶柱老师的说明就到这里，她将赌注托付给学生们。平田随即开始行动。

“决定谁当领导者也还有些时间，我们等一下再想吧。我们先决定在哪里设置营地吧。就这样在海边扎营，还是进入森林呢……据点的事应该在这之后再思考吧。”

指南手册上附着岛屿的简单地图。上面只画了岛屿的大小与形状，森林面积与坡度等一切不明。可以说它就是张白纸。

“这看起来就像是要我们自己填入必要的部分。”

校方恰好也准备了圆珠笔，这便能够佐证这点。

“设在有很多老师们的船边，不是就好了吗？”

“不，未必这样就好。这就跟选择据点的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里什么也没有呢。”

这里既没水也没食物。要是在这里建立据点，很可能会离获得这些资源的地点最远并且这里白天日照强烈，环境严酷。话虽如此，但太过深入森林应该也有风险。

“比起这些，更首要的问题是厕所。我已经快忍不住了啦。”

须藤抓住茶柱老师组装好的简易厕所，并组装起轻便帐篷，然后把它设置在稍远的地方，接着走了进去。

“我可受不了。”筱原她们见状，将身体靠在一块说道。

茶柱老师往后退一步。这应该是“我不会再干预，随你们高兴”的意思吧。

“欸，平田同学。厕所的事情尽早决定应该比较好吧？”

其他学生也很快就会需要厕所。女生的意见很合理。

“虽然说要决定，但我们不就只能忍着使用那东西吗？”

“不，并不是没办法哦。”

视线落在指南手册上的平田这么说完，便抬起了头。

“因为指南手册里写着可以用点数购买临时厕所。”

筱原她们因为这句话而一齐聚集起来，探头望向手册。

临时厕所的机能似乎无可挑剔，从参考照片来看，它几乎不逊色于家用厕所，而且也可以冲水。如果是这个的话，女生应该也能接受了吧。然而，问题似乎就是每座临时厕所需要二十点。很难判断是昂贵还是便宜。

“这东西绝对需要！虽然这个我其实也不是很能接受……反正我们一定要买这个！”

以筱原的发言为开端，许多女生也对此表示赞同。对女生而言，厕所的存在或许甚至胜于食物或饮水。女生将“只有这点不退让”的想法传达了过来。

“你……你们等一下啦！这可是二十点！就为了区区一个厕所？”

反应激烈并表示反对的，是非常想节省点数的池，还有可以忍受纸箱厕所的部分男生。他们是想尽可能地减少花费吧。

“就只是厕所而已有什么关系。我们已经有一个了呀！对吧！点数要在紧要关头使用啦。现在不节省就糟糕了吧！”

“你别擅自做决定啦。因为统合意见的可是平田同学。对吧，平田同学？”

筱原无视池的发言，为了让平田购买临时厕所而恳求道。

“也是呢……至少让女生有个像样的厕所会比较好……”

“要统合意见是你的自由，但你也不是什么事都可以擅自做主。”

池看见平田打算赞成买下厕所，连忙阻止。

“啊……吵死了。轻井泽同学你也说些什么嘛，说我们需要临时厕所。”

筱原就像在寻求同意似的，向身为女生代表人物的轻井泽搭话。

“是吗？虽然这样很辛苦，可是我更想要点数。所以我打算忍耐。”

意想不到的是，感觉会最先抱怨的轻井泽，对使用简易厕所表示赞同。

“而且学校也会为我们准备最低限度的必需品。所以我会忍耐。就算要洗澡也有河水。只要利用河水，事情总会有办法吧？”

“轻井泽同学……你怎么这样！”

既然轻井泽都这么说，顽固的筱原也就无法正面违抗了。

因为只要多数女生都追随轻井泽，她的发言影响力无论如何都会受到限制。

幸村忽然加入池与筱原的这场战局。

“我不是不能理解女生想要临时厕所的心情。就算这样，我也无法接受你打算擅自使用同样属于男生的点数。如果你想要临时厕所，我希望你最少也要收集到过半数的同意票再说。”

幸村将眼镜向上推，对筱原抛出口气严厉的话语。

“我……我只是在争取女孩子理所当然的需求。这跟男生没关系吧！”

“理所当然的需求？跟男生没关系？我无法理解。这岂不就是纯粹的差别待遇吗？”

“差别待遇？啊……我的头开始痛起来了。平田同学，我们别管他们了，好吗？”

关于厕所的事，筱原无论如何都无法退让。

“这场考试可是能弥补我们班与其他班点数差距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们不能在厕所上浪费珍贵的点数。因为我并不打算一直待在D班。要是答应筱原同学你这种个人的任性需求，那就没什么好谈了吧。我希望现在就好好决定方针。”

“什么？你这是想说我什么都没在想吗？”

“若只按照本能行动，那就连猴子都办得到。女人感情用事就是很讨厌。”

“你说什么？我又不是说想要使用全部的点数。我是在说我有最低限度的需求。我认为自己很讲理呢。”

“你们两个都冷静下来。我了解幸村同学想说的话，可是就算像这样气势汹汹地说话，不还是无法解决问题吗？你们要更冷静地……”

“冷静？这样的话，那你的意思是不管怎样都不能擅自使用点数，对吧？”

“这……”

平田被怒火上升的两人弄得左右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即使如此他也尽可能地不露出困扰的表情，同时拼命地想要劝架。

“没有统率能力的D班，真是前景堪忧呢。而且身为和平主义的平田同学，应该无法好好做决定吧？”

我保持距离注视着这个情况。而我身旁的堀北领悟到状况好像不会有任何进展，于是发出了沉重的叹息声。

“这次考试，似乎可以说是个远比我想象中还更复杂、更令人费解的课题呢……”

堀北罕见地表现出不知所措的模样。

“这是个获得大量点数的机会，堀北你应该也认为忍耐也没关系吧？”

堀北的侧脸，与其说是复杂，不如说似乎有点懊恼。

“谁知道呢。我还没乐观到能在这个阶段说出‘简单’这句话呢。我也和其他人一样，没在这种地方生活过，因此无法考虑周详。我深深觉得这场考试乍看之下似乎单纯，但也许会因为一个立场问题就发生巨大变化呢。大家明明都有想节省点数的心情，但却无法好好整合。这真是场令人讨厌的考试呢。”

有使用点数派、不使用点数派，以及在各个重要之处使用点数的一派。

即使只是简单区分，也分成三类。接着，这里面甚至还会出现细微的不同。换句话说，实际上有多少名学生，就会描绘出多少个战略模式。

三十人以上组成的班级要去面对这件事实，想必并不容易。

厚厚的指南手册有多少页数，我们就有多少自由。同时，它也显示出班级要团结一致有多么困难。茶柱老师始终都以冷淡的目光从稍远处看着男女生的对立。她也无须评价学生，反正D班全是瑕疵品，是个只会往下沉沦的群体。她心里应该是这么想的吧。

“堀北，你怎么想？”

“对我来说，我也如幸村同学所说的那样，即使是一点点数我也想尽可能地多保留下来呢。可是，我没自信可以在无完善设备的状态下度过一周。这是我最诚实的意见。虽然想试着挑战，但也不知道能撑到何时……你呢？”

“大致上与你意见相同，这一切都太难预测了。”

“欸，你们看。A班跟B班该不会已经谈妥了吧？”

我们因为女生焦急的发言而同时回过头去。

尽管没过几分钟，却已经可以看见他们的班级各自集结了几名学生往森林里走去。

他们很可能是为了寻找据点或者最适合的营地吧。

象征着优劣一般，我们D班与C班看起来都还欠缺团结。

我们甚至连好好开始都办不到。

“啊……可恶，现在可不是从容讨论厕所话题的时候！为了守住点数，我打算什么都做。我要去寻找营地跟据点。然后，幸村，你别让筱原她们擅自使用点数哦。”

“知道了，我也是这么打算的。”

虽然池和幸村两人平时不能说是要好，但是他们似乎有着相同的目的，因而开始互相合作。

“等一下，池同学。连计划都没有就进森林可是很危险的哦。”

“在这里烦恼就会解决一切吗？不会吧？”

想去的心情与想制止的心情互相碰撞。

然而，平田并没有足以阻止池他们行动的理由。

“我要是发现可以利用的地点或据点，马上就会回来。之后大家移动到那边再商量不就行了。事情很简单吧？”

须藤跟山内也打算去寻找据点，他们集合至焦躁的池身旁。

“绫小路你也要去吗？”

须藤与我对上视线，向我搭话。我轻轻摇头，表示拒绝。

“我希望你们三个人绝对不要单独行动，要是迷路就糟了。”

平田无法阻止他们满溢出来的气势，似乎领悟到再这样下去也是徒然。

“我知道啦。那我们去搜寻各种情报吧！”

话说回来，没有遮阳物的话实在很热。

要是长时间在这种地方讨论会被太阳晒干。

“至少在这里建立据点感觉好像不太可能呢……”

也有同学因为炎热而开始发出哀号声。平田好像也理解了把海边设为据点有多么困难。假如这只是纯粹的露营，那么设置遮阳伞也好，天幕帐也好，或者在海边游泳嬉戏，等等，保护身体不被太阳晒伤的办法多得是。然而，现在的状况却连这都很困难。

“我们先去阴影处吧，边走边说。”

平田为了搬运帐篷而率先开始准备，男生们也开始帮忙。

“话说回来……须藤同学好好清理那个厕所了吗？”

一名女生看起来有点不安地指着厕所。

我记得须藤上完厕所出来的时候双手空空，所以那里面是……

阳光曝晒，而厕所就这样被放着。帐篷里应该就像是个蒸气浴室吧。

2

当我们离开海边，巨大的森林逼近眼前时，一名男生很害怕似的仰望森林。

“进这种森林没问题吗……感觉很容易迷路……完全看不见深处。”

正因如此，校方才会将点名编入规则里，并在手表上备有紧急按钮。

要是彼此不好好携手合作，点数用起来恐怕会如流水一般。

“轻井泽同学，平田同学果然很厉害呢。他连讨厌的事情也全都扛了下来。”

“哼，当然喽。其他男生真是没出息，他们把事情全都交给平田同学负责了呢。”

走在前方的轻井泽团体用敬仰的眼神凝视着奋力搬运帐篷的平田。

顺带一提，我也在帮忙拿行李。现在我在搬运的是将简易厕所折叠起来的纸箱。我觉得这种时候要是不帮一点忙，之后就会有更多的工作降临，于是我就先营造出一种“我在帮忙”的氛围。

另一方面，在女生中也自愿孤立自己的堀北，默默、安静地走在团体后方。她规规矩矩地走路，但不时地会停下脚步，然后又马上恢复行走速度。

我稍微放慢脚步，并排走在堀北身旁。

“你觉得很没兴致吗？”

“老实说我觉得很郁闷呢。我不适合在岛上过原始生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不能一个人待着。”

哎，因为考验合作等能力的团体行动与堀北扯不上边呢。虽然我认为想要改善的话，只要努力融入同学之间就好了，但就算讲了也没用，于是我便作罢。

“你对我说过的话，或许真的成为现实了呢。”

堀北如此说完，露出不愉快的表情。

“就是校方说不定还会考验学力之外能力的这件事。被我断言是绊脚石的池同学与须藤同学，率先为大家出去搜寻地点。即使行动本身不知是否正确，但这是我办不到的事情。迅速展开行动的他们，说不定会为我们找到某些能成为好素材的东西。”

“或许吧。话说回来你没事吧？”

“你是指？”

堀北用像在瞪人的眼神看过来，于是我回答“没事”，并躲开她的视线。

我在和堀北说话时，感受到身后有些许视线。

我回过头，就看见走在最后面的佐仓正在偷偷摸摸地看着我们这边。

她一察觉我回头，便急忙撇开视线。

“怎么了？”

“不，没什么。”

我想应该是我多心，于是就重新面向前方。

“其他班会怎么做呢？我有点在意他们的动向呢。假如A班或B班打算彻底限制点数使用的话，我方也不得不做好准备。我们可不能在这种考试中被拉大差距呢。”

堀北在这点上面有着非比寻常的决心。她望向前方的表情看起来相当认真。

我们班在生活态度上与其他班有着很大的差距，而在学力考试上也一直被拉开距离。要以A班为目标，那唯一可以对抗现状的这场考试，是个绝对不能失败的比赛吧。

“要以好班为目标还真辛苦……”

“当时我还以为茶柱老师说的话是开玩笑。你真的没兴趣晋升好班吗？”

她是在说茶柱老师让我跟她在辅导室碰面时的事情吗？

“这不是什么值得感到不可思议的事情吧。池他们也没有把A班当作目标。我只要每个月零用钱够用，要是运气好能去A班也不错。”

我也不知道平田或轻井泽他们的想法。

“我以为进入这所学校的人，都是为了活用其特殊权利才入学的。”

她如此嘟哝道。与其说是看起来很不满，不如说更像是觉得难以想象。毕竟在我们入学时，认为升学、就业都会受到保障。许多学生对此抱有期待应该也是事实。

“你是为了什么而选择这所学校的？”

“你也能够对自己说出相同的话吗？坦荡地说出自己入学是为了活用学校的特权。”

“原来如此呢。”

这回堀北露骨地表现出不满，喃喃说道，接着锐利地斜眼往上看着我。

堀北是为了跟哥哥进入同一所学校才入学——我是如此认为并理解的。

而且她要升上A班也并非为了自己，而是为了获得哥哥的认可。换句话说，这与学校原本的目的并不相同。

“被他人擅自探查过去真不是件让人舒服的事呢。”

我本以为她是迂回地在叮嘱这点，但马上就察觉到了她的本意。

这家伙打算把我的过去，或说我这个人给彻底分析及剖析，并且试图理解。

这对我来说不是件可喜的事，我得趁早想点办法。

“我先跟你声明一下，擅自走漏消息的可是茶柱老师。唯有这点，能不能请你别误会呢？再说，我也还没有认可你的实力，你别忘了。”

“没问题，因为我并没有打算要让你认可我。”

不久，平田他们一行人停下脚步。

“在这里的话可以遮蔽阳光，而且好像也不用担心有谁会在周围偷听我们的对话内容呢。”

平田他们在稍微进入森林之处停下，接着继续展开讨论。

部分男生像是团结起来似的聚集在一块，并开始抛出应该是在行走途中想到的意见。

“不只是池他们，我们应该也要采取行动吧？要是主要据点被其他班级占领，就必然会扩大点数差距，对吧？”

“嗯，是呀。我们得马上采取行动。可是放着现有问题不管，并不是很好呢。还是要先从解决厕所问题开始呢。”

“这是件只要用学校分配下来的厕所应对便能解决的问题吧。”

幸村说完，便怒视着同班同学——特别是女生团体。

“我在行走期间想过了。我认为我们应该先设置一间厕所。”

平田用稍微强硬的语气对幸村他们如此说道。从这句话的语气之强硬，可以看得出来他与刚才为止的态度不同，而且不作退让。

“你不要随便决定，而且我也收到了池的反对意见。”

“设置厕所应该是最低限度的必要开销。说起来，三十人以上的班级里，就只有一间用不习惯的厕所，真的能毫无纠纷的轮流使用完毕吗？”

“这……只要使用顺利……”

“简单来说这并不实际。我们必须考虑到最坏的情况。即使一个人使用三分钟，全班结束时也会耗费九十分钟以上。这样真的办得到吗？”

“这是无意义的假设。全班同时使用厕所的情况本来就非常罕见吧？校方也是因为判断这么做很实际，才只分配一个。这不就代表着要我们好好轮流使用吗？”

“我不这么认为。一个简易厕所本来就很勉强。从这点来推测的话，这应该是为了提示我们不应该做无谓的忍耐。在某种程度上使用点数，效率反而会比较高，不是吗？幸村同学你应该能够明白其他班也很可能会想到同样的事情，并设置临时厕所。”

我认为这场考试的胜负分歧点，的确在于如何运用点数。说起来配给品全都太不完善了。因为只有班上半数学生才能使用的帐篷，或者少量的手电筒，等等，都让我觉得校方是在暗示“你们要在该使用之处使用点数”以及“你们应该使用点数”。

“这全都是你的猜测……而且假如其他班设置了临时厕所，那么只要我们忍耐的话，就会拉开那二十点的差距。正因如此，我们才不应该使用。”

“是呀。不过我觉得在厕所一事上忍耐，可以拉开差距的可能性非常小。这将累积多余的压力，还会煽起不安的情绪。而且卫生层面也令人担忧。因此，客观来说，我认为我们最少也应该准备一个以上的厕所。”

因为隔了一段时间冷静了下来，平田得出了有理有据的结论。

他确信这不会招来男生反驳，并会在最后获得他们的同意。

“而且女孩子们也能够放下心来迎接这场考试。”

幸村也无法立刻否定眼前这些没什么破绽的发言。

虽然能理解他想节省点数的心情，可是以一个简易厕所来维持生活，是极为困难的事。不久，受不了周围视线及沉默的幸村便让步了。

“我知道了。如果是这样，那要设厕所就设吧。”

与池同样身为反对派的幸村让步，设置厕所的许可终于因此下达。

筱原她们不用说，轻井泽她们跟堀北看起来都稍微放下了心。

“老师，如果想要设置厕所，设置地点会受限制吗？”

“只要地形上没有困难，在哪里设置都是可行的。设置之后也可以再次移动，但那样的话将会耗费一定的时间。它的重量有一百公斤以上，有点费事。”

“呼”，平田因解决一项问题而放下心来，吐了口气。

“接下来……刚才也有人提出这项意见，我认为为了决定营地，我们也应该展开搜索。因为在何处安定下来也将大大地影响点数的消耗呢。”

平田如此答道，与其说是焦急，不如说也是为了防止同学反对。

他接着马上开始招募志愿者，但仅有两名男生自愿参加，就如我所想的召集不到太多人。

应该不会有这么多人愿意踏入这种原始森林吧。这也无可奈何。

“在我们之中……有没有精通野外求生的人呢？”

平田怀抱一丝希望地问道。

如果这是什么老套漫画的话，这时感觉就会有个能够依赖的人。

我回头确认同学们的状况，但谁都没有表现出要站出来的模样。

这时，至今都维持沉默的博士忽然举起手来。

“在下自幼便被父亲灌输野外求生的技术，并且被锻炼到即使在丛林之中也能够独自生存……其实在下只是很憧憬有这种设定的主角。”

瞬间受到严厉责备的博士虽然急忙道歉，但还是遭到了众人的厌恶。

“如果不嫌弃的话，我可以去哟！”

为了打破谁也不愿参加的窘境而自愿参加的人是栉田。拒绝参加的男生们看见她这副模样，眼神便随之改变。

“我也要参加！”原本不情愿参加的男生见状纷纷举起手来。其中有因为对栉田怀有好感而举手的学生，应该也有对于让女孩子率先出面而感到羞耻的学生吧。

我等了一会儿才把手举起来，平田几乎与此同时也开始数起人数来。

“十一个人吗？要是能再多一个人参加，感觉就能分成四组了。”

“你要不要也一起去？”

“我就不用了。但你居然会积极主动参加，这还真是稀奇呢。”

“因为要是我不担下某些职责，在班上就会显得很突兀呢。”

此时……有只显得很拘谨的手举了起来。

“谢谢你，佐仓同学。这样就有十二个人了。我们分成四组三人的队伍出发吧。现在快一点三十分了，不论有没有成果，我都希望你们在三点前回来一趟。”

接着我们开始自由组队。就算在这里，我转眼间也成了剩下来的人。

“请……请多指教哟，绫小路同学。”

同样剩下来的，是没被任何人邀请的佐仓，以及……

“这太阳真令人感到清爽。我的身体需要能量呢！”

高圆寺六助。没想到这个男人会报名参加探索队伍。

我的队员很幸运的是自由之人与乖巧的女孩子。那我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采取行动了。

3

我们越深入森林，绿意就越浓。

能避免阳光直射这点虽然比海边好，但潮湿炎热的空气让人痛苦。我抓住围着脖子根部的圆领领口前后扇着风……这只是杯水车薪啊。

要是想着“好热好热”就会觉得更热。我就跟谁讲点话，来排解烦闷的心情吧。

“高圆寺……”

“啊，好美。悠然伫足于大自然之中的我，实在是太美丽了！”

不行……这家伙不会好好地跟我进行对话。我能够攀谈的实际上只有一个人。

“你真厉害呢。”

“咦！”

走在后方的佐仓身体吓得抖了一下，她没想到自己会被我搭话。

“平田说想再要一个人，你就举起了手对吧？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呢。”

“怎么会，我才不厉害，真的完全不厉害……我现在也还在想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自己都有点混乱。”

与其说佐仓性格乖巧，倒不如说她是个害怕与人说话、畏首畏尾的学生。

她说不定对团体行动的旅行的态度非常消极。

佐仓似乎觉得离很远说话不礼貌，于是便拘谨地与我并排行走。

我们从海边往森林方向，换句话说，是往岛屿深处前进。我们的体力也在急遽消耗。

这不单只是因为脚下不平稳，路途好像也有点斜坡。

“那为什么你要举手参加这麻烦的森林探索啊？”

“这是因为……处在人群之中的话，我会觉得很不自在……”

“我也不是不懂这种心情，但也不会因为人数少所以就特别轻松吧。”

会有像现在这种必须和人说话的情况，也会有觉得尴尬的时候。

“因为绫小路同学你……你……也举起了手……”

佐仓接着便吃惊似的抬起头，慌张比手画脚接着大声说道：“不……不是这样的！因为我没有能交谈的对象，所以……所

以……”

佐仓就这么想否定吗？她碎步跑至前方对我表示否定。

“啊，喂！危险！”

“呀！”

佐仓倒退走路，没察觉到大树的树根，因此绊到脚，往后倒了过去。我虽然急忙伸出手，但没来得及，于是她摔了跤。

“没事吧？”

“唔唔，痛……”

幸好似乎是手跟屁股先着地，所以没酿成大祸。

“在森林里随便走路，可是会受伤的哦。来，抓着。”

“谢……谢谢。”

佐仓对我像是感到很抱歉似的伸出手，但她察觉到自己的手是脏的，就稍微缩回了手。我不介意，于是抓住她的手，温柔地拉起了她。

“对……对不起呀。”

“这不是需要道歉的事情。”

我顺便拍了拍佐仓手上沾到的尘土。

话说回来，我还是人生第一次踏入这种像样的森林呢。

刚开始我还以为只要记好方向应该就没问题，然而这份预想是错的。首先，我们本来就无法笔直前进。因为我们无法越过自然的障碍物，前进路线无论如何都会被左右强制改变。

这种状态要是持续几分钟，感觉好像就连自己正朝向何方都会忘记。我得小心别看丢在最前方不断前进的高圆寺。

但佐仓却不往前走，并呆呆地盯着自己的右手手掌。

“佐仓，稍微加快脚步吧。”

“咦！啊，好……好的！”

佐仓听到我的呼唤，便急忙跑起来。看来她似乎又会跌倒了呢……

“啊，高圆寺同学走得好快。”

高圆寺一点也没考虑到女孩子的步伐，不断地进入森林深处。

我对他那不把不熟悉的道路放在眼里的强韧腿腰及体力真心感到佩服，但……

“话说回来，那家伙该不会……”

“怎么了？”

“没什么。”

这究竟怎么回事？是偶然吗？不，高圆寺的脚步完全没有迷惘。

既然这是为了挑选适当营地所组的队伍，一般人是不会这样心无旁骛地向前走的。高圆寺就像是有其他目的似的直线前进。

最令我惊讶的就是这条前进路径。

说不定高圆寺并非只是胡乱往前走。

高圆寺毫不迷惘地走着“我心中理想的路径”。

不过，问题是佐仓为了跟上高圆寺的脚步而拼命赶路，已经开始气喘吁吁。

“高圆寺，前进速度太快应该不太好吧？我们会迷路哦。”

我因顾虑佐仓而向高圆寺搭话。但高圆寺却就这样背对着我，然后把头发往上拨。

“我是个完美的人，我可没愚蠢到会在这种程度的森林里迷路呢。假如有困扰的事情，那应该也是你们跟丢我的时候。届时你们就放弃吧。”

真不愧是个断言对自己以外的事物都不感兴趣的男人。他好像一点也不在乎我们这边的情况。

“对了，我想询问身为平凡人的你们。你们不觉得这实在是很美丽吗？”

他露出雪白的牙齿，摆出无畏的笑容如此向我们问道。

“嗯……如果是指神秘的自然森林的话，我认为很美丽。”

我姑且试着把想到的照实表达出来。不过高圆寺好像不是在期待这种回答，而是失望似的叹了口气。

“你在说什么啊？我问的不是这种事。我是指拥有完美肉体的我在这地方美丽闪耀着的这件事情。你不懂吗？”

也就是说，他要我称赞自称拥有完美肉体的他吗？原来如此，我不懂。

“他应该是因为天气炎热，所以脑袋才会变得不正常吧……别在意比较好，佐仓。”

“好……好的。我从一开始就知道高圆寺同学很奇怪，所以没事哟。”

虽然这是事实，但这女孩还真是出乎意料地说出了很严厉的话。

高圆寺好像再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美而满足，便迈出停下的脚步。他应该是没把我们提出的建议跟希望放在心上吧。

“不必担心。如果是这座森林，就算稍微发生点事情也noproblem[1]。”

“高圆寺，这是什么意思？”

“这里称不上是自然的森林。至少白天会迷路的概率极低。正因如此，我也有点感兴趣呢。”

高圆寺留下别有深意的话语，对我们失去了兴趣，用比刚才还快的脚程迈步走出。这不是佐仓能够跟上的脚步。

“喂！”

“我……我没有关系的。我会努力跟上！”

佐仓一面流着汗，一面使劲摆出胜利姿势给我看。

虽然我理解她的心情，但这样反而只会更危险。

或许做好与高圆寺走散的最坏打算会比较好。

然而，佐仓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努力地跟上了高圆寺的脚步。

她那副不时地就快要跌倒的模样看起来很危险，不过，她应该是用了她自己的方式下定决心要努力吧。

高圆寺毫不在乎这令人感动催泪的努力，不停地向前走。

我以为在出森林之前他都不会停下，但他却忽然在我们眼前止住脚步。

接着回头过来面向我们，一面将头发往上拨，一面无畏地笑着。

“我有问题想询问身为平凡人的你们，可以吗？”

高圆寺在我们回答之前就继续说了下去，

“能否告诉我，你们怎么看待这个地方？”

“咦？什……什么意思呀？绫小路同学？”

因为高圆寺的锐利眼神而迅速躲到我身后的佐仓向我问道。

怎么看待这个地方？我试着环视周围。而佐仓看见我这模样，也同样开始东张西望地看着四周。然而并没有发现什么异样之处。这就只是普通的森林而已。

特地向我们确认的事情究竟为何？

“Good。我知道了。你们不用在意，平凡人果然就是平凡人呢。”

高圆寺认为我们答不出他所期望的答案，便再次开始在森林中快步行走。

“这里……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

“不……”

要是认真对待高圆寺的发言那就没完没了了。他是个尽说狂言的男人。

不过，我也无法否定这个地方可能会有我们看不见的某些东西。但无论如何，我们都没时间慢慢搜寻了。因为高圆寺又将再次启程。

“佐仓，你有没有带手帕？”

“啊，嗯。”

真不愧是女孩子，看来她在这类准备上做得很周全。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借给我吗？不过会稍微弄脏一点。”

“这完全没问题……”

佐仓完全没有表现出不情愿的模样，她说完就把手帕递给了我。

我心怀感激地接过手帕，然后把它绑在旁边感觉不会轻易折断的树枝上。

事先这么做的话，之后要再返回这个地方时也能够作为记号。

“啊，我们要跟丢高圆寺同学了……我们快走吧，绫小路同学。”

佐仓虽然很慌张，但她似乎因为疲劳累积，所以双脚不听使唤，感觉又快要跌倒了。

佐仓的体力果然已经接近极限。就算她勉强自己，也无法跟上吧。

“抱歉，我觉得跟上他有点吃力，想走慢一点。你不介意吧？”

我说完就放慢了走路速度。这样的话，名义上就不是佐仓的错。虽然也许会被看穿，但也没什么关系。因为并不会有什么方法能够确认真相。不知高圆寺有没有听见我所说的话，不久我们便看不见他的踪影了。只有前方不时地传来拨开草丛及踩踏大地的声音。

“那个人还真是拥有丰富的才能呢。”

他的头脑清晰、运动神经超群。就连大自然这种对手，他也不惧怕地完美适应。

假如他有平田那样的个性，应该就是个完美的超人了吧。

“……”

我很在意佐仓的视线，她从刚才到现在都沉默地观察着我。

但佐仓到最后什么也没对我说。我们两个人一起走着，并搜索着森林。

“要是能确保水源的话，将会大有帮助呢。或者找到能够遮风避雨的地方。”

因为气氛很尴尬，所以我试着向她搭话。如果可以占据那种地理位置得天独厚的据点，后续发展应该就会变得非常轻松。

“是……是呀。而且帐篷只有两顶应该也不够……可是，我们什么都找不到呢。”

无论再怎么走、再怎么环顾四周，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像是人造物的东西。

哎，虽然说是到处走，但我们也只确认了连岛屿百分之一面积都不到的范围。

据点应该不是靠这种小规模搜索就能被我们轻易发现的。

后来我们在无路之径上步行了几分钟，不久走到一个空旷的地方。

“这里……是道路吗？”

“好像是。”

无人岛的森林中，出现了感觉像是人工开辟的道路。虽然并非铺好的道路，但这里却有砍倒大树、修整、并将土踏平过后的痕迹。假如这是校方制作的道路，那么前方说不定就会有据点。

我和佐仓迈步而出，走在这条开辟出来的道路上。

“唔哇……好壮观！”

不久我们所抵达的地方，是在山的一部分开了个大洞所形成的洞窟入口。那里乍看之下很像是天然洞窟，不过仔细一看的话，洞窟里的样子看来被改造过。说不定洞窟本身也是出自人工之手。

“难道说……那个是据点吗？”

“这个嘛，很难说呢。”

自古以来，洞窟就作为人类居住处而发挥着优异的功能。如果这里是被指定为据点的场所，那么某处应该就会有标记这点的证据。

当我们为了确认而打算靠近洞窟时，就看见一名男子从洞窟里走了出来。我立刻抓住佐仓的手臂，把她拉到阴影处躲起来。虽然很对不起佐仓，但现在还不清楚情势，我不希望别人看见我们的踪影。那个男人在入口处停下来，一动也不动地面向西南方静静站着。就这样维持了约一两分钟。

他们不拖泥带水，迅速地占领了据点。感觉像是毫不犹豫笔直地来到这个洞窟。

然而比起这件事，更大的问题是……那名男子手上握着像是卡片一般的物品。

不久，我们便听见从洞窟内传来呼唤男子的声音。我急忙将脸往后缩。

“只要有这种大小的洞窟，那两顶帐篷就足够了呢，葛城同学。话说回来我们的运气真好，居然这么快就能占领据点。”

我竖起耳朵，试着从能听见的细微声音之中掌握状况。

“运气？你至今为止都在看些什么？这里有洞窟的事，我在登陆前就已经有了头绪。也就是说会找到也是必然。还有，注意你的言行。因为不知道会不会有谁在偷听。我有身为领导者的监督责任。你要注意别犯下任何一点失误。”

“抱……抱歉。不过，你说从登陆前就有头绪，是什么意思呢？”

“船只抵达码头之前，不知为何就像是在绕远路似的绕了岛屿外围一圈。那应该是校方为了给学生提示而采取的行动吧。因为从船只甲板上能够看见开辟森林的道路。剩下的只要朝登陆码头至道路的最短路径前进就可以了。”

“但……但是，那不是为了观光吗？也有可能是为了要让学生享受景色所做的考虑吧？”

“如果是观光绕行的话，转弯速度也太快了。再说，广播内容也很奇怪。”

“我……完全没有察觉到呢……原来葛城同学你是看穿了学校的意图，才知道这里有个洞窟呢……真不愧是葛城同学！”

“我们要去下一个地点了，弥彦。既然据点已经被我们占领，便无需久留。从船上看得见的道路大约还有两处。那些道路前方，应该也会有其他设施。”

“好……好的！不过只要留下成果，这样‘坂柳’也只能闭上嘴了呢。”

“尽是把目光放在班级内部，可是会被敌人见缝插针的哦。”

“话虽如此，但需要防备也就只有B班吧？D班不就是一群瑕疵品吗？考虑到点数差距，让人觉得似乎无视他们也行。”

在船上也曾有过类似的话题。在A班来看，D班根本不值得放在眼里。我们仿佛被他们视为掉落在路边的小石子。

“闲聊就到此为止。我们要走了，弥彦。”

等到听不见这两个人的声音及脚步声之后，我为了保险起见，又再等了两分钟左右。

“他们走掉了吧……”

我探出头确认情况。现在已经看不见刚才那两个人了。

我松了口气之后，发现手边传来一丝暖意。

我刚才急忙把佐仓拉过来之后，就这样把她给压制住了。

“抱歉，佐仓……佐仓？”

“呀！”

佐仓不知为何几乎失去意识，非常虚弱。

“你……你没事吧？”

“没没没……没事……事事……”

她的脸涨红到仿佛身体就快要冒出蒸气，并且瘫软地坐在原地。

说不定我用了比我想象中还更大的力气来压住她。

“我……我还以为自己要死掉了……心脏差点就要停止了。”

再怎么说这也太夸张了吧。佐仓边扶正歪掉的眼镜，边调整呼吸。

“从谈话内容来看，刚才的两人组似乎是A班的人。”

不过让人在意的是，他们放弃这个地方并且离开了。要是不叫谁来看守的话，据点也可能被其他班夺走。我等佐仓恢复完体力，便再

次前往洞窟入口。那些家伙毫不犹豫离开了这个地方，也就代表着……

洞窟内部，装设了一个埋在墙壁里的屏幕终端设备。画面显示着“A班”，还有七小时五十五分钟后结束的倒计时。

换句话说，这就是证明拥有据点的东西吗？

直到倒计时归零为止，我们都无法占领，也不可能硬来使用这个地方。所以A班的两人才会放心离开此处。不，问题不仅是如此。只要不被其他班夺走占领权利并持续更新，那也就意味着A班每八小时都能持续获得一点。

虽然失去因病缺席的那三十点，但也能够抵销一半以上的扣分。

而且那个叫作葛城的男人，好像还知道岛上的其他几处设施。

假如是拥有食物或饮水之类的据点，似乎就更能拉开与其他班的差距。

“他刚才说他在登上岛屿之前，就已经事先记在脑中了呢……”

他利用记忆下来的岛屿地形来找出据点。这个想法真不错。不愧是隶属A班，他们的想法果然很不一样。

然而若是如此，却也有令我无法理解的地方。

“绫小路同学，难道说刚才的人……是领导者吗？”

对。这便是他犯下的致命失误。尽管他是为了占领洞窟，但A班为了获得占有权使用了钥匙卡。他身为领导者一事，就被我们偶然得知

了。当然，他应该不觉得自己经被其他班的人给撞见了……明显很不谨慎。

以防万一，我往洞窟深处走了走，但看来果然没有人躲起来。

“怎怎……怎么办？我们知道了很重大的秘密！”

佐仓听见可以对A班造成巨大打击的消息，有点兴奋、焦急似的如此说道。

“之后我会去向平田报告。”

不擅长说话的佐仓是不会主动去报告的。于是我就先这么说，好让她放宽心。

4

当我们无功返回平田他们所在之处时，情况开始有所进展。

情绪相当高昂的三人组，好像正认真地跟平田他们说些什么事。

“是河流哦，河流！而且非常清澈！那里有个好像装置似的某个东西哦！那个是用来占领还是什么的机器！从这里出发用不上十分钟，我们大家赶紧出发吧！”

池他们率先外出探索，结果发现了据点。

而且他们为了防止据点被其他班级夺走，好像正看守着那里。

“这是个非常棒的成果呢！要是水源有保障，我们的情况说不定就会大大好转。”

以他们找来的那个据点为基础，营地看样子似乎是决定好了。

我认为当然还是要取决于地形或环境，但感觉这将成为我们前进的第一步。

“可是有两队还没有回来，要是没有谁留下来的话，应该会很伤脑筋呢。”

手表显示时间是三点多。没在预定时间回来，就表示他们很有可能迷失在这座森林的某处。

“抱歉，平田。高圆寺也没有回来。我们在途中走散了。”

“啊，高圆寺同学的话，他刚才已经自己回来，然后去海边游泳了哦。”

看来他没有迷路就走出了森林。真不愧是自由之人。

“什么走散，难道你没有好好统筹完再出发吗？”

大家在往河流移动时，堀北对我叹气并如此指责。

“那种人我可没办法驾驭……你应该能理解吧？”

这家伙绝对是故意在刺激我吧？我告诉堀北我们被高圆寺快速的脚步甩开，以及他很熟悉森林的事情。

“原来如此。除了性格之外，他还真是个拥有无可挑剔能力的人物呢。”

“就跟你一样。”

“你说什么？”

“没……没什么。”

包括我在内，这个班上存在太多性格有问题的学生。平田也很辛苦。

“什么了？”

堀北忽然转过头来，以锐利的眼神盯着佐仓。

“咦！”

“你刚才在看着我，对吧？”

“我我我……我没有在看你！”

佐仓急忙否定，迅速跑掉，与我们保持一段距离。

“你别吓她啦。但话说回来，堀北你本来就像鬼一样恐怖呢。”

“你可以别擅自吐嘈然后又擅自认同吗？”

“就是这里！这就是我们找到的据点！厉害吧！”

我们抵达池他们发现的据点。在洞窟内看见的机器是被埋在墙壁里，这条河流旁边则有块不自然的大石头，装置就被埋在这里。平田他们将帐篷等行李放在了河边。

“嗯。干净的水，加上能够遮蔽阳光的阴影处，以及整平过的地面。如果是这里的话，设为营地很理想呢。你真厉害，池同学。”

“嘿嘿嘿，是吧！”

河水静静地流淌。它是条宽度约十米的河流。河流四周围绕着深邃的森林以及碎石路，不过这个地方就像是被整平过一般相当宽敞。

我不认为这是偶然形成的环境，应该是学校刻意创造出的空间吧。

“要如何证明这条河流是我们的东西呢？”

河流很宽，下游貌似绵延至远方。乍看之下除了我们站着的平地，四周高低差距好像都很悬殊。大致上就只有这个位置是好地方，可是感觉其他班当然也有强行使用的余地。而且，他们也有可能会不知不觉间利用这条河流。难道说，校方作为特权赋予我们的，纯粹就只有这块空间吗？

我有点在意，于是走到河边，同时往森林方向前进。不知为何堀北也跟了过来。

“校方好像也充分考虑到这种情况了呢。能利用河流的只有我们。”

有一块木制看板插在能够利用到河流之处的路旁。

上面写着——河流为指定据点，未经许可禁止使用。

我们简单地四处看看，接着回到平田他们身边。

“我们确定要把这里设为营地。不过问题则是要不要占领呢？”

“当然要啊！难道还有不占领的选项吗？”

“有呀。占领这里的好处，当然就是能够独占河流，以及因占领权而获得的点数收入。可是，为此我们每八个小时就需要更新一次占有权。只有被选为领导者的人才能操作。因此，假如领导者被人看见，那就糟了。我们不知道有谁会监视着我们。”

即使隔一条河，附近三百六十度都是森林，要是有人从茂密树林中监视，那我们根本无法察觉对方的存在。

“只要像这样遮着防守不就好了，像这样把领导者围起来。”

虽然存在风险是事实，不过池应该是正确的吧。假如要把这块地设作营地，那就必须去占领。万一被其他班学生占领的话，我们就会无法使用河流。不论男生还是女生都表现出赞成池的模样。虽然我认为平田原本也是这么打算，但他贯彻中立的立场，汇集了多数意见。

取得占有权，的确是一把双刃剑。就像A班占领洞窟那样，据点与营地的地点重叠，班级也可以集中起来保护装置。B班、C班同样也会这么做吧。换句话说，这也是个必须承担的风险。

“嗯，那么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选谁来当领导者。”

比起占不占领，让谁担任领导者才是关键。如果在这里失误，恐怕会造成致命伤。当所有人都想着逃离这一重大责任时，栉田叫大家集中起来围成一个圆，接着小声说道：

“我试着想了很多，如果是平田同学或者轻井泽同学的话，太引人注目了。假如要担任领导者，一定要有责任感，对吧？我认为满足这两个条件的人是堀北同学，你们觉得如何呢？”

堀北没料到栉田会推荐她，但她的表情看起来并无变化。总是以A班为目标展开行动的她，想必正在思考由谁担任领导者风险最小吧。堀北冷静地观察着周遭的反应。

“我赞成栉田同学的意见。我也认为堀北同学适合当领导者。接下来就看堀北同学了，假如你愿意的话，希望你可以担任领导者。”

大家的目光聚焦在她身上，她本人却没有任何反应。

“她这不是不愿意吗？别勉强她啦。我也可以代替她担任哦。”

须藤好像认为堀北不想接受，于是毛遂自荐。讽刺的是，这却成为诱因。堀北因此作出冷静的决断。

“我知道了。我愿意担任领导者。”

即使有点麻烦，可是比起让须藤或池当领导者，这样更能让人放心。平田得到堀北应允后，就立刻前往茶柱老师身边转达堀北的名字。不久，平田收下卡片后，就回来把它交给了堀北。当然，考虑到可能被人看见，我们全班都以很自然的动作接触装置，为了不让旁人知道谁是领导者而进行了掩饰。

“太好了，这么一来洗澡跟饮水问题就解决了呢！对吧！”

池的双眼闪闪发亮，呼吁大家节省点数。

“什么？喝河水，你的脑袋还正常吗？”

看来池打算把这条河活用于饮水及洗澡两者之上。另一方面，筱原她们女生似乎没有这种想法，而惊讶地撇了河流一眼。

“这个嘛，拿来游泳应该不错……可是要拿来喝就……”

“什么嘛，这不是完全没问题吗？这水很干净吧？”

“是……是呀……确实看起来可以喝……”

筱原看着不断呼吁节约的池，便拉了拉平田的袖子。

“欸，平田同学……这真的没关系吗？喝河水可不寻常呢。”

又有几名女生聚集而来，一脸愁容地找平田商量。

女生们看见静静流动的河水之后，就摇头抗议。

“我实在不觉得这可以喝……”

池看见她们偷偷摸摸互相商量的模样，焦躁地开口说道：“是吗？这河水非常清澈，就像矿泉水一样吧。”

虽然水质并不混浊，但不仅是女生，部分男生也不太感兴趣似的远远望着河流。

“你们怎么了啊？有什么不满意的啊？我们为什么不有效利用这难得发现的河流？”

“那你去试着喝看看啊。”

“什么？喝就喝呗……”

池被女生半强迫地催促，掬起河水喝了下去。

“呀！冰凉凉的真舒服！好喝！”

“唔哇，受不了。居然喝了那种东西，真恶心。”

“什么！不是你叫我喝的吗？筱原！”

“像你这种野蛮人，可是我最讨厌的类型呢。”

“你说什么！”

他们两个又开始互瞪，噼里啪啦地迸出火花。

“虽然听说越吵感情会越好，但这适用于那两个人吗？”

“这……好像并不适用呢。”

继厕所之后的下一个问题，便是饮水。看来并不是只要找到河流，就能解决所有事情。

“总之水的问题之后再想吧。吵架也只会让人觉得难过呢。”

平田想缓和现状，对大家如此说道。

虽然拖延也有许多问题，不过假如这是平田的意思，没什么人会特地反驳吧。然而却有个意想不到的男生对此话题喊停。

“筱原，你不要抱怨啦。这是一场需要全班同学互相合作的考试吧？”

他是班上的头号问题学生——须藤。他用不同于往常的语气来告诫筱原。

“等等……笑死人了。全班同学互相合作？这种话轮得到须藤同学你来说？”

筱原笑到肚子痛，须藤被她以这种鄙视的态度对待也不无道理。因为须藤从入学开始就屡屡引起问题，给班级添了很多麻烦。在不同层面上，他和堀北都处于“与他人合作无缘”的立场。

须藤自己最清楚这点，即使如此，他也没有改变态度，继续说下去：“我知道自己给班上添了许多麻烦啦。正因如此，我才会这么说。要是在无聊的事情上引起别人反感，迟早会自食恶果。”

“这是什么话，反正须藤同学你也只是不想使用点数而已吧。”

“我没这个意思。宽治，你也冷静点啦。要是突然被叫去喝河水，一般来说谁都会觉得反感吧。就算是我也是这样。对了，我记得

只要让水沸腾就可以杀菌，对吧？总之我们先试试看这么做，如何？”

“沸腾？这又不是在做化学实验。你不要因为突发奇想就随便发言。”

只要是筱原看不顺眼的对象，无论对方是谁，她都会反驳到底。即使面对须藤她也很强势。

面对这场更添火种的争执，平田再次为了让大家冷静而说道：“我们先解散吧。目前也还有时间，我们没必要急着决定。”

筱原似乎因为这些话而冷静了下来，因此不发一语地离去。过了不久，平田就和茶柱老师进行了租借临时厕所的申请。对筱原的言行，池无法完全平息愤怒，留在原地一直不甘心地紧咬嘴唇。

“可恶，筱原那家伙搞什么啊。其实就是不想好好努力而已吧。”

池很不满地捡起小石头，把它对着河流在打水漂一般丢了出去。

石头在水面弹了五六次，悠然地飞到对岸。就巧合来说，这石头的行进路线还真漂亮。即使有样学样地做，也不会那么顺利吧。

“难不成，你很擅长野外活动？”

“嗯？啊……不，也不是这样啦。因为我从小就经常跟家人一起露营，所以我对于直饮河水不会感到抗拒。而且水源是否干净卫生，我只要看一眼就知道。”

与其说是自豪，倒不如说，他就像是在说着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样的话，你一开始就自称有露营经验不是比较好吗？取得大家信赖的话进展得会更顺利。”

连说明都没有就自顾自地行动，就算有能力也无法让人认同。

“假如我参加过童子军，或许还能引以为傲。但只有露营经验的话也没什么好自豪的。话说回来，就算我讲了也没有用。”

看来他因为被女生们狠狠谴责而相当丧气。

从平时只想着要受女孩子欢迎的池眼里看来，对此怀有不满似乎也是理所当然。

如果能够稍微改变做法，情况真的就会有所不同。我隐约能看见池和平田合作带领班级的那种形式，正因如此我才觉得很可惜。

“不过……”池有些支支吾吾地补充道。

“这种露营生活，大家好像都是第一次。我以为不管是谁都会有点经验，或许我有点强人所难。”

这是池初次表现出后悔并察觉到自己过错的瞬间。

“抱歉，我现在好像还无法好好整理思绪。我去河里游一下。”

他说完就站起来背对着我离去。暂且就先让他冷静下吧。

“绫小路同学，你能追上他吗？”

“什么？为什么？”

一旁的堀北等看不见池的身影之后对我说道：

“他的知识有派上用场的可能性。换句话说，他或许会是D班必不可少的存在。除了野外知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知道森林里的走路方式。既然无法利用高圆寺同学的知识，那就有必要想点办法让他带领班级呢。”

“你怎么不自己去说服他？”

她没料到我会这么说，惊讶地说道：

“由我？去说服他？你认为我办得到？”

你就算用这张跩脸来宣扬自己办不到，我也很困扰……就算这是事实。

这家伙处理起人际关系来真的只有普通人之下的能力。

“我就是因为清楚自己办不到才会拜托你呢。靠你了。”

“说得也是。因为你能拜托的人也只有我。”

“平时很少被人依靠的绫小路同学，想必心里很高兴吧。”

能高傲地双手抱胸，威风凛凛地拜托他人，就是这家伙的厉害之处。

“我知道了，我会婉转地传达给他。不过时机就由我来判断。”

“好。现在过去搭话确实不一定是最佳时机。”

堀北见我已答应，便没特别再说什么，走开了。

这一个星期，堀北应该会深刻感受到独自一人的不易之处吧。

这家伙认为自己是个优秀的人，可是这件事始终仅限于个人的情况。

如果是那种只看个人自己成绩的情况，那她应该就不会依赖任何人并且默默地奔向好班吧。然而这次考试就是个好例子，说明了会有自己一人无能为力的情况。

堀北很可能现在才深切体会到自己的无力吧。

要不是这样，照理说她不会在刚开始的阶段就来拜托我。

如果没朋友的话就不会有任何人靠近，也无法找人攀谈。假如无法沟通，也没办法互相合作以及受人信赖。

也就是说，在校内看起来很完美的才女，在这种状况下还不如一般学生。

“校方应该也算计到这点了吧。”

当然，这就是堀北铃音这名少女的极限，也能看出其实她并没有那么出色。我们无法摆脱这所学校制定的规则。

5

两顶搭好的帐篷并列在稍远处。

筱原她们女生在讨论中取胜，两顶帐篷都被女生占领了。

换句话说，男生现在完全处在被迫露宿野外的状态。

大部分同学活到现在应该都没露宿野外过吧。

幸好现在是夏天，所以我想并不会感冒，但这无疑将会很辛苦。

不时前来伺机叮咬手脚的蚊子将会很烦人，而且入夜的话视线也会变差。

脚边的草丛中也有不明的昆虫们又跳又飞的，实在让人害怕。

身为都市小孩的我对此相当抗拒。要我在土床上度过一整周真的是很勉强。

不过，包括池在内，极力反对花费点数者的行动力就不一样了。几名男生打算用拔的草拿来代替床垫，或是进行着能否砍树等等的讨论。想办法倒是很好，但我只希望他们不要太乱来。

平田搭建完女生的帐篷，额头边流着汗，边走了过来。

“绫小路同学。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听听我的请求？”

平田以低姿态抱歉似的模样来向我攀谈。

“只靠手电筒来迎接夜晚也很可怕，要不要花费点数是另一回事，但我认为有必要确保光源。虽然我也没办法强迫你就是了。”

的确如此，我也想避免夜晚没有半点光线，而且这样去上厕所似乎也会耗费一番工夫。我询问自己该做什么，平田稍做思考后如此回答：

“我希望你能在附近捡些能用来生营火的树枝。”

他难得在众多男生之中拜托了我，我就答应他吧。

“那我会酌量捡一些回来。”

“谢谢你。啊，但是一个人很危险，所以你再邀请个人一起去会比较好呢。”

我认为这点没错并打算寻找搭档，结果发现堀北驻足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地仰望天空。她发现自己正被我看着，于是面向我这边。

“你平常都很不合作，但面对他的请求，却似乎相当好说话呢。”

“我也才刚答应你的委托了吧？再说我在各方面都受到了平田的帮助呢。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工作，只是捡树枝而已。”

部分学生自发性地展开行动，为了班级而劳动着。

这种时候能否付出行动，自己在班上的阶级地位也会有所改变。

“他身为班级核心人物，居然也只能拜托你，还真可悲呢。”

“无论好坏，D班都是靠平田跟轻井泽而成立的呢。虽然除此之外拥有统率威信能力的人……并不是没有，但是却不适任呢。”

要是我旁边的堀北拿出真本事，她很可能会有足以团结班级的力量与能耐。然而，她在度量及器量上却致命性地不足。

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人是栉田，可惜她没有余力承受各方的压力。她四处为纠纷打圆场，就已经竭尽全力。栉田现在应该也正在某处奋斗着。

“你要不要当平田的助手啊？与其说是为了班级不如说是为了自己。”

“你要我去当他的助手？别开玩笑。若是这样，那我还不如去跟獴类动物玩杂耍呢。”

“跟獴类动物玩杂耍……”

再怎么说这对平田也实在太没礼貌了吧。

“开玩笑的。他跟獴类动物有多不同是另一回事，但这次我没有任何事帮得上忙。假如有明确的敌人或者目标，那还有办法思考对策。最重要的是，究竟是不应该使用点数，还是应该使用一定的点数……我自己都还没得出答案。”

堀北说完这些话就静静离去，然后进入刚搭设好的帐篷里。

我还是先去寻找愿意跟我一起外出捡树枝的亲切搭档。

当我正寻找着剩下的男生时，便看见须藤横躺在河边仰望天空。他刚才帅气地掩护池，也许他成为了一个值得依赖的男人。

他一定会为了帮助正在烦恼的朋友而挺起很沉重的身子吧。

“欸，须藤，接下来我要去捡生火用的树枝，要不要一起去？”

“啊？什么啊，如果是麻烦的工作那就不了。”

我连他起身的模样都没看见就被拒绝了。我没找到其他邀请对象，于是便试着坚持了一下。

“说是麻烦，也只不过是在这附近绕绕并收集树枝。”

“这就是麻烦的工作啦。抱歉啊，我要去海边游泳。”

须藤一起身，就伸手拿起放在身旁的包包，前往了海边。

“哎……就知道会这样。”

我明知没希望，但还是决定邀请正在帐篷附近和女生们聊得忘我的山内。

“我接下来要去捡生火用的树枝，你能陪我去吗？”

“咦咦，感觉很麻烦诶……你看，我跟宽治他们一起找到了据点，对吧？我费了各种心力所以很累了啦。抱歉，我不去。让我休息下吧。”

“是吗……也是啊。”

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也不能再继续说什么。这下可真伤脑筋。

这么一来，我能说话的对象就已经趋近于零了。而且堀北现在并不处于我可以去进行委托的“状态”，栉田和女生小组走开了。

“结果我还是要一个人去吗？”

山内跟女生们看起来开心似的谈笑着。他随口为我打气，都没有面向我这边。

当我下定决心要自己前往森林时，佐仓前来找我。

“我……我可以跟着一起去吗？”

看来她在附近听见了对话，知道情况是什么。

“咦？我是很感谢啦，不过你可以吗？你很累了吧？去休息也没关系哦。”

佐仓刚才跟我一起探索森林，应该相当疲累，我不能再勉强她。

“我没关系。留在这里，我也会觉得……有点不自在。”

她这么说完，就背对着班上的女生们走了过来。

从与我情况类似的佐仓看来，团体生活似乎只有痛苦。

“那走吧。”

高圆寺也不在，我只要配合佐仓的步伐就可以。

“喂！”

当我们两个正要走向森林，后方传来山内叫住我们的声音。

他立刻跑来我们身边。

“我还是来帮忙吧！”

山内刚拒绝不到两秒，不知为何好像改变了想法。

“咦……可以吗？”

“哎，你看，朋友有难时就是要伸出援手呀。是吧，佐仓？”

“啊……是……是的……”

佐仓看起来很害怕，躲到我身后点了点头。

她几乎没和山内说过话吧，要是佐仓能借此机会多个朋友就好了。

6

为了避免离营地太远，我们决定就在周围收集树枝。

我们三个在距离营地不太远的地方分散开来捡拾树枝。

“欸欸，绫小路，这件事我希望你可以替我保密。”

山内手里拿着一些树枝，一靠近我就把手绕过我的脖子，说起悄悄话来。

“我……我想追佐仓。”

“咦？”

“哎呀，小栉田的等级不是太高了吗？而且她的沟通能力也很强。所以这种时候我打算舍弃这个高难度目标。相比之下佐仓不太擅长与人交流吗？或者应该说……她完全不习惯与男人相处。老实说，我在想在这趟旅行中能追尽量追。我觉得那种类型的女孩子，只要我能扮演可以温柔照料她的男人，就会追到手了呢。可能的话，我想大约进展到接吻阶段。我是说真的。这种时候佐仓就OK。不对，就是要佐仓才好！”

“这种时候？你至今跟佐仓都没半点交集吧？还真是突然欸。”

“哎呀，这点呀，我可是在反省自己没眼光哦。因为她很朴素，所以我没有特别注意过，但是她超可爱，而且还是个偶像欸！”

山内把佐仓当成曾经是他的真命天女栉田的备胎。我不认为佐仓会对此感到高兴。

我就期待会发生让山内真心喜欢上佐仓的事件吧。

“所以你就替我加油嘛。比如现在开始让我跟佐仓两人独处。”

“这说不上是加油吧……”

“什么嘛，难不成你正在追佐仓吗？”

为何武断看待事物的家伙会这么多呢？佐仓和栉田不同，她就是不习惯与男人互动。如果他纯粹只是想当朋友就另当别论，我可不能让佐仓突然与作为异性来追求她的男人单独相处。

“你现在就放弃吧。要是你跟佐仓再要好一点，我就会协助你。我也想趁早回去先试一试能否生火。”

山内无力地垂下双肩，但立刻就恢复了心情。

“真是的，你还真顽固。算了，绫小路你有堀北，所以我也不必担心。”

我身边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有堀北了？

“那你好好去收集树枝，我去那边捡了。”

他说完，就把自己收集的树枝塞给我。有好几根树枝从我手上掉出，啪搭啪搭地掉到地面上。但或许我对佐仓做了不太好的事呢，虽说是因为高圆寺独自走在前方，但她也有可能会对于跟我两人长时间待在一起而感到痛苦。而且她不是那种会把话说出口的人。

佐仓不知是否在防备我和山内，一直在沉默地收集树枝。

“这些应该就已经可以了吧？今天的分量应该足够了。”

就今天一天来说，我们收集到的分量的确非常充足。我们三个因为山内的这句话而收工开始返回营地。

“欸欸，佐仓，我帮你拿吧？女孩子的话会很费力吧？说不定会受伤。”

山内一开始就这么打算，手上的树枝大约只有我的一半。看来他打算扮演一个能温柔照料她的男人。

“没……没关系……绫小路同学拿着很多树枝，请你去帮助他吧。”

“唔！佐仓你真体贴！真是的，一个人拿这么多也太贪心了吧，绫小路。来，我帮你拿一半，给我吧。”

他这么说完，就抓回一开始塞给我的大约一半的分量。就算被佐仓拒绝也能够立刻恢复，迅速推销自己的温柔之双重准备作战。山内满足了，并得意洋洋地迈步而出。然而在归途中发生了一起事件。

我们在路上发现一名少女坐在地上靠着大树。她不是D班的学生。

她察觉我们的存在，就看了我们一眼，然后没兴趣似的撇开视线。

虽然其他班的学生不必理会，可是我们马上就发现少女的模样非同小可。这女孩的脸颊上有红肿的痕迹，一眼就知道是被人打的，而且还相当用力。当山内正要跑向少女时，我不由自主地抓住了他的肩膀。

“干吗？”

“啊，不……抱歉，没什么事。”

我刚才打算说出的话是多余的……我在最后一刻如此克制自己。

“欸，你怎么了啊？没事吧？”

山内无法放着受伤的女孩子不管，率先向她搭话。

“别管我，没什么。”

“没什么？看起来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你是被谁打的？要找老师吗？”

从肿胀程度推测，很容易就能看出是非常疼的。

“只是班级里起了纠纷。别在意。”

少女有点自嘲似的笑了笑，拒绝山内的提议。她的口气有种女汉子的感觉，可是明显很没精神。纠纷这件事我也有点在意。

“怎么办？我们也没办法……放着她不管呢。”

这里和学校用地无法相比，是个三百六十度被森林环绕着的丛林。



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日落了，她很可能遭遇不测。

“我们是D班的学生。可以的话，你就来我们的营地吧。”

山内简单征求我跟佐仓的同意，我们于是顺着他的话点头表示同意。

“什么？你在说什么，这种事情怎么可能？”

“不知该说是有困难时要互相帮助，还是该说这是人之常情，对吧？”

少女好像没听进这种话，扭头陷入沉默。放着她不管无疑会比较轻松，但没有特别不得已的苦衷，女生是不会一个人待在这种地方的。

“我是C班的学生。换句话说也就是你们的敌人。这点你们知道吧？”

这是自己没道理获得我们帮助的意思。

“可是啊……也不能把你一个人扔在这种地方，是吧？”

我和佐仓都点头同意。即使如此少女也不打算起身。

我们是一个学校的学生，一般来说互相帮助是理所当然。但在特别考试上，这是否正确也是另一个问题——若以利害关系来进行判断的话。

“我们不会留下你一个女孩子就这样回去的。直到你动身为止，我们都会待在这边。”

山内做好要一直赖在这里的觉悟，那么我们也只好配合待命。

然而，少女认为我们这么做是一时糊涂。她估计我们会马上离开，因而没有理睬我们，就连看也不看我们一眼。

“话说回来呀，森林里湿答答的，空气闷热还真讨厌。佐仓你不热吗？”

“我……我没什么关系。”

虽然一直等待着很无聊，但在山内看来，这说不定是他求之不得的事情。因为这也代表着直到少女认输前他能和佐仓度过的时光将会一直持续下去。

山内也频频向佐仓及少女抛出问题，希望能度过一段很有价值的时光。大约十分钟之后少女好像就屈服了，无可奈何地站了起来。

“你们真的是笨蛋。真是滥好人。这种事在我们班是无法想象的。”

“我们只是无法放着苦恼中的女孩子不管。”

山内装酷并竖起大拇指。佐仓对山内的好感度……上升了吗？

但佐仓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山内这令人感动的努力。她正无目的地凝视着森林深处或者天空。从本来就不擅长与人牵扯上关系的佐仓看来，这种难以预料的情况也不是她所乐见的。她正在尽可能地不表示出关心并等待时间经过吧。

“但这样好吗？把你们的营区地点告诉我也没关系吗？甚至还要为我带路。”

“咦？这有什么不妥的吗？”

山内好像不了解少女的言下之意，而向我们进行了确认。

“令人难以置信般的笨蛋实际上还真的存在呢。我真不敢相信。”

少女毫不犹豫就说出了那种即使心想也不会说出口的话语。山内也愣住了。只要知道营区地点，就可以发现其他班打算如何通过考试，或者发现其他班的应考方式以及对策。就D班来说的话，我们的据点位置就会让外人知晓。

若有隐忧因素就是指这个部分，我端正坐姿之后，答道：

“没关系，我想这没什么问题。”

“是吧？既然没问题，那么……我是山内春树，请多指教！”

“虽然你们应该是好人……但果然还是群笨蛋。”

少女虽然很吃惊，但也接受了山内的自我介绍。她连看也不看我们，便如此简洁答道。

“我叫……伊吹。”

这名少女尽可能压低声音说自己叫作伊吹，她因为伤口很痛，抚摸着自己红肿的脸颊。她在自我介绍的时候，也不肯和我们对上眼神。她可能不擅长看着别人的眼睛吧。

比起这个，我更在意的是……虽然量很少，不过伊吹的手指指甲缝隙中卡着泥土。刚才伊吹坐着的地方，也能看见土壤挖掘过的痕迹。

“最近的女孩子们之间会用那种互甩巴掌之类的方式来吵架啊？”

“别管我，这件事跟你们班没关系吧？”

即使她这么说，看见她那副相当疼痛的模样，我们也不能放着不管。

伊吹正在忍耐着痛楚，表情不时地会染上一层痛苦，而去抚摸脸颊。

山内看见伊吹觉得碍事似的重新背好肩上的背包，就像是突然想到什么，双眼发亮。

“欸，起码让我帮你拿背包吧，好吗？好吗？”

山内在佐仓面前，无论如何都想展现男子气概的一面。他把树枝塞给我之后就伸出了手，实在是很绅士。

“不用。喂，我说不用，住手啦。”

背包交给山内拿感觉也不错，可是伊吹似乎不信任我们，也可能是不想依赖我们，而强烈表示拒绝。背包因放开手的那股反弹力道而伴随着“咚”的这种闷钝声响撞上了树木。四周笼罩着尴尬气氛。山内慌忙道歉：“抱……抱歉，我没有恶意，对不起啊。”

“我知道，只不过我还不相信你们。你们懂吧？”

伊吹不想再说任何话而陷入沉默。山内也放弃了，迈步走出。

你要是没有拿背包就帮我拿树枝嘛……我边抱着大量刺人的树枝，边这么想着。

7

我们收集树枝回到营区。伊吹说不想给其他班添麻烦便在远处坐下。要她马上融入我们是件很难的事。对于没有决定权的我们来说，这也很值得庆幸。只要她能够待在我们目光所及的范围，也就不会被卷入难以预料的事情里。遗憾的是平田好像外出了。

于是我和山内、佐仓就先开始为生火做准备。

因为若到了夜晚还无法好好生火，就太不像话了。

“交给我吧，让你们见识我的厉害。”

从平田那里收下火柴的山内，在简单堆叠起的树枝前面蹲了下来，取出火柴棒，并将前端迅速摩擦火柴盒侧边的砂纸。

虽然多次传出“啪”这种摩擦声响，但火柴棒迟迟没有点燃。

“可恶，还挺困难的……”

山内因为佐仓也在旁边，而想要表现得很帅气。但对于平时没使用过的人而言，这是件不太容易顺利进行的事情。即使如此，火柴棒的前端在山内第十几次的挑战中突然点起了火。

“噢噢！好耶！”

火柴终于点燃。山内急忙将它丢进树枝堆。

但……它冒出一缕烟之后，无论再怎么等也没有蔓延燃烧的迹象。

“咦？”

“应该要把火好好贴在树枝上烧吧？若是刚才那样再怎么说也很勉强。”

“好，接下来我就慢慢来……啊……真是的，又失败了。这是瑕疵品吧？”

假如点燃一根火柴都要耗费一番工夫，那要能够生起火来就会是很久之后的事情了。

山内逐渐焦躁起来，手自然而然增加了力道。火柴前端被拿去用力摩擦火柴盒侧边，纤细的木头就轻而易举地被折断了。

每次这样失败就会逐渐累积一两根没用过就结束寿命的火柴棒。

“失败太多次的话可不妙呢。”

因为山内的脚边已经有三根火柴残骸被丢下，我为了让他冷静而好心提醒。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这么多呢，没关系啦。”

他把火柴盒拉出来让我看。虽然光是一瞥也有二十根以上……

要是以这种速度继续使用也可能撑不到一周。

“点燃了！这次一定要成功！”

山内这回将好不容易点燃的火柴慢慢靠在树枝上。

火紧贴着树枝，正在烧焦树枝，但它却没有按照着我们的期望发展。

“为什么啊！我没有弄错什么吧？我去问一下老师！”

本想让佐仓见识自己帅气一面的山内开始急忙寻找茶柱老师。

我蹲下来拿起用来点火的树枝。

“为什么点不起火呢？”

佐仓也同样蹲了过来，看着留有烧焦痕迹的树枝。

“我以为木头应该马上就能够燃烧，但火势远比我想象中还要微弱。”

她无法理解我所说的意思，歪着头以眼神来询问我。

“在电视剧或电影出现的营火是使用粗树枝，对吧？所以事实上，我们是收集了与之相近的树枝。不过，我们不该从一开始就点燃粗树枝吧？”

我折断一根分支出的细树枝给她看。

“应该依序从这样的细树枝开始燃烧，当中受潮的树枝也很多。”

外行人对潮湿的树枝点火……这行为岂不是胡来吗？这样的话即使山内使用好几十根火柴，火势也不会蔓延开来。

“虽然有点费事，但我们再去森林一趟，捡些干燥的细树枝或是容易燃烧的树叶……”

“咦？你们在这种地方做什么啊？”

当我们在尝试从反复失败中学习时，游完泳的池回来了。

“我们正在生火，但不太顺利，处在苦战中。”

“生火？但这种粗树枝不可能会点起火吧，最开始可是需要更细的树枝哦！你们拿来的树枝，无论哪个不都很粗吗？而且还有受潮的，这样完全不行。”

“啊，可是刚才绫小路同学他……”

我打断佐仓打算替我圆场的话。

“这样啊？如果可以的话，你能教我吗？我该怎么做才好？”

“真是拿你没办法啊，我就简单讲解吧。等一下哦，我先去捡点适合的树枝。”

池说完，放下装着泳衣的背包，走进旁边的森林，不一会儿就回来了。

他捡来各种粗细不等的树枝，从细树枝到粗树枝都有。

他还带回了一把枯叶。

“我把适合的树枝拿来了，这样应该就行了。”

他说完，就捡起山内放着的火柴盒，迅速点燃枯叶。那些叶子的火势逐渐蔓延开来并转移至小树枝。池一边看着火候大小，一边慢慢加入粗树枝。转眼间，它的模样就变成我们熟知的营火了。

“嗯，就是这么回事。”

“好厉害，真佩服你。有露营经验的人果然就是不一样。”

“生火方式可是基础中的基础呢。只要试过一次，谁都做得到呢。”

然而，在D班却没有学生有这种经验。因此他的存在相当重要。

“啊……可恶，老师什么都不告诉我。哇！火怎么生好了啊！”

山内回来看见已经生起的营火，显得很惊愕。他很不甘心没能表现出帅气的一面，因而嘟哝抱怨了一会儿。

我将生火的事交给池和山内便离开了。

“绫小路同学……你明明就是自己发现的，不说出来好吗？”

“没有确切证据可以证明那就是正确答案，而且即使我说了也没意义。比起这些，让池自己去证实自己的经验派得上用场，对班上还比较会有益处。”

虽然我承认这句话是有点装腔作势，不过我还是如实地说了出来。

佐仓好像有点感动地看着我，害我莫名害羞了起来。

“抱歉，我有点累，要去休息了。佐仓，谢谢你。”

我就像是在逃跑一般跟营地保持了一段距离。

在附近准备个人用帐篷的茶柱老师一直盯着我看，不过我决定假装没察觉到并无视她。

8

栉田她们的团体五点过后才回到营地。平田也跟着栉田她们一起回来了。班上将近半数的学生因为中心人物归来而开始集合。看来他们在执行寻找食物的任务，手上拿着像是食物的东西。我从远处确认

了一下，看见有许多紧靠在一起、像是草莓那样的红色小果实，以及像是把番茄缩小之后的东西，就连形状像葡萄或奇异果的东西也有。

“这个……可以吃吗？虽然我是觉得它有点像水果才带回来的。”

他们没什么自信，正在请教其他学生的意见。

无论哪种形状的东西都没见过，吃下它们需要很大的勇气。

“话说回来我口渴了呢……肚子也开始饿了。”

“我好像也口渴了……”

到了傍晚，学生们开始说出这种话也不无道理。我也是其中之一。

随着晚餐时间越来越近，食物及饮水的问题也逐渐浮现出来。

“哦！这不是黑豆树果实吗？是小栉田你找到的吗？真厉害！”

在营火附近的池听见骚动走了过来，抓了一粒果实说道。

“宽治同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它是一种叫作黑豆树的果实，我以前在山里露营时吃过哦。它就如同外观那般，有种像是蓝莓的味道。这个是木通，它也很甜很好吃哦。哎呀，好怀念哦！”

他应该并不是想要耍帅。池发现怀念的果实而露出孩子般的笑容。大家看见他这种模样，都相当佩服他。面对这样的池，筱原也向他抛出关于其他果实的疑问。池坦率地回答了她的问题。

“咦……气氛比我想象中还要好呢。”

虽然有无数纠纷未彻底解决，但班上却因为一件小事而达到今日最团结的状态。虽说数量很少，不过获得食物也是其中一项要因吧。

“你好像生起营火了呢。谢谢你，绫小路同学。”

“不用向我道谢，去和池说吧。”

营火不断升起的烟发挥着狼烟作用，被叫到名字的池走了过来。

“只要看见烟，即使在森林迷路也能够回到营地对吧？”

“啊，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快回来呢。这都要归功于宽治同学你呢！”

虽然我们也要相对承担被其他班发现的风险，不过这应该也没办法吧。

不仅是栉田，其他学生也对此表示认同，佩服地点头同意。我以为池会对意想不到的注目及尊敬眼神感到自负，然而他不是面对栉田，而是面向了筱原。

“筱原……我后来好好想了想。在这种什么也没有的岛屿上，过着没有厕所的生活真的很严苛呢。就算是为了守住点数，我也说得太过火了。抱歉。”

“为……为什么要突然道歉啊？”

“因为我想起了我第一次露营时的事情。当时厕所很糟糕呢，不仅虫子在上面爬，而且脏透了。所以我就想起了……那个非常讨厌上

厕所，不停地跟父母抱怨要回家的自己。更何况你是女生，所以更不用说了呢……”

池是个能够自己去掌握状况冷静下来的优秀人物。比起我这种不喜欢引人注目的人，他更是个杰出的存在。当然，要挤出刚才那番话需要很大的勇气。不过这份勇气与道歉行为，虽说缓慢但也逐渐传染开来。不久，筱原也尴尬地说道：

“我也是……刚才真是抱歉。说什么不喝河水……是我太过情绪化了。要是我们自己不做点什么，那也无法留下点数呢。”

双方都无法直视对方的眼睛，不过看样子他们已经和好了。说不定D班会出乎意料地剩下点数。其他学生应该也都有这种预感吧。

正因如此，平田决心不错过这个机会，于是举起手来聚集全班同学的目光。

“我有事情无论如何都想先向各位说明。这场特别考试我们没有任何经验，因此我也明白你们不知所措的心情。每个人的价值观都不同，所以起冲突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我希望各位不要着急、不要慌张，到最后都要彼此信任。”

平田用很明确的语气如此说完，接着便以沉着、容易听懂的声音开始说起话来。

“即使是一点也好，谁都想要留下更多的点数，对吧？所以我自己试着算了算能获取的点数，考试结束时我们大约能剩下一百二十点。”

“换句话说，你打算使用一百八十点？我可无法轻易接受哦，平田。”

幸村将这句话理解为平田会使用一半以上的点数，他无法接受似的瞪着平田。

平田为了让周围的人都看得见，将指南手册放在地面上，开始说明理由。

“我希望你们都先听到最后。假设所有食物都以点数补足，支出最少的就是营养食品与矿泉水的套餐。”

食物或者饮水以班级为单位一餐各是六点，但若是套餐就能一餐十点解决，那一天吃两餐就是二十点。假设今晚以及考试结束当天吃一餐就好，那总计就是十二餐。加起来是一百二十点。如果能忍住扣掉最后一天的话，算起来就是一百一十点。这边再加上临时厕所的二十点，以及两顶男生专用帐篷的二十点，就会是一百五十点。剩下的三十点则是用来凑齐一周生活上的必需物品。这就是我为什么说总共要使用一百八十点。

平田进行着有理有据的说明，全班则默默听着平田的这番话。

“我想你们听到剩下一百二十点可能会觉得很少。可这只是暂时性的。这只是大家太在意三百的点数了。只要从期中、期末考试的结果来看应该就很好理解了吧。”

我们在迎接暑假前的笔试中班级点数有了变动。当时，就连最优秀的A班点数变动也不到一百。从此状况来看便能明白一百二十点绝对不是个小数目。外加考试结束时按占领据点的次数能获得额外点数，所以实际上可以留下更多点数。

“而且这是我想到的能够留下的最少点数。假如我们可以找到一天分量的食物与水来熬过去，就能保存二十点呢。要是一个星期能够不愁饮水，那就能保存五十点。”

平田看着附近流动的河水如此说道。这样子河水的重要性应该一口气就传达给大家了吧。

“这样啊……只要我们忍耐，就会有这么大的不同啊……”

即使要说同样的内容，依据论调或步骤，给人的印象也会大不相同。平田的说话节奏安排完美。一开始让我们听见最坏的结果，最后再告诉我们可能留下将近两百点的数值。这么做，平田轻而易举地成功将追求高远目标的意识灌输给了同学。不是只靠努力就能剩下很多点数，而是重复进行微小的努力，来让点数不断地累加上去。假如这么想感觉也会比较轻松吧。

“平田，这样不是很好吗？最低能够获得一百二十点。那也就是说之后只要做多少就会获得多少额外点数，对吧？我们来试试看吧！”

最有可能出面对立的候选人——池，愉快地表示赞同并大声说道。须藤和山内看来也拿他没办法，于是就顺着他的意思。幸村还是有点不情愿，但身为伙伴的池倾向了平田那方，他也因而放弃了。

“啊！对了，平田，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

山内忘记报告伊吹的事情，所以不得已由我来搭话。然而，班上就像是在趁着这股气势似的继续进行讨论，没有我插话的机会。

“这真是大红人的宿命呢……等一下再说好了。”

我决定先靠近从远方眺望情况的伊吹并简单向她攀谈。

“抱歉啊，再等一下吧。你的事情我们会去商量看看。”

“就说不用勉强了，而且我觉得添麻烦也不好。”

伊吹对自己怀有厌恶感，用力抓紧小草并拔了起来。

“反正我马上就会被赶出这里，不是吗？”

“不知道，因为平田那家伙是个比普通人还更夸张的滥好人。”

我不认为平田知道伊吹的苦衷后还会赶走她。

“刚才我没有自我介绍呢，我叫绫小路。”

“我还要再说一遍吗？”

“不，不用了。你是C班的伊吹，我好好记住了。”

我和她面对面重新自我介绍，然而还是没有跟她对上眼神。

“假如我们当中有人认为饮用河水也没关系，能不能麻烦举个手呢？”

我和伊吹俯瞰D班，他们正打算移往下一项议题。

这次池不是在强迫大家，而是为了询问大家的意见而问道。当然，他自己率先举起了手。将近一半的男生举起了手。而筱原的模样有些不知所措，但池温柔地告诉她不要勉强。

“我……我也很想努力……但感觉有点可怕。”

“刚才须藤说的烧开水这件事，我认为不错。假如害怕直接饮用，就先尝试这个方法，也不错吧？”

“若是这样的话……”虽然人数不多，但表示赞成的学生增加了。时机不同，曾一度遭受否决的提案，便不费吹灰之力地通过。筱原虽然看起来很战战兢兢，不过也举起了手。

“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喝下去……不过我会挑战一下。”

“我也赞成，我想只要能喝下第一口，接下来就一定没问题。”

栉田为了让接下来的学生也赞成，跟着筱原举起了手。这是从众心理的影响吧。情况出人意料地演变成除了我和堀北全班都举起了手。

由于视线开始集中，嫌麻烦而没举手的我们也简单举起手来回应。

只不过突然要全班喝河水是很困难的。不只为了准备安全的水，也为了有效地运用塑料瓶，我们决定购买矿泉水。

“池同学，希望接下来你能够助我们一臂之力。班上有露营经验的看来也只有你……你能帮助我们吗？”

“呃，既然你都这么诚恳地拜托我了，那我就帮点忙吧。”

“谢谢你！”

平田对池这生硬的回答感到很开心，用就要跳起来一般的气势表示喜悦。最可能开口抱怨的筱原也没有对此吐嘈。大家立刻询问他关于食物的意见。

“今天马上就要日落了，也只能用点数购买食物了吧。不过，明天以后的食物让我好好想想。我们身边也有各式各样的食物，总之我明天会先去调查看看。”

“我们身边的地方是指什么呀？你是指栉田同学她们发现的水果之外的东西？”

“嗯，就是这条河。我们捕鱼来吃的话就行了。一眼看过去就有相当多的淡水鱼。我想这可以节省一部分点数支出。捕鱼后用营火做成烤鱼，绝对很美味。”

“先不说好不好吃，你打算怎么抓那些鱼呀？”

“就是像这样子潜下去吧，虽然我没做过。”

池做出游泳的手势，但要直接潜水捕鱼并不简单吧。

“虽然赤手空拳捕鱼很难，但捕鱼这想法却不错呢。”

平田说完，就指着指南手册上记载的一个项目。上面有着“钓竿”，而且有好几个种类可以租借。

“活饵钓竿是一点，拟饵钓竿则是两点。”

也就是说要赚回本并不是很困难。根据状况说不定这会大获全胜，只要用一点就能获得一到两天左右的食物量。但反过来即使完全没钓到鱼，因为它花费较少，所以也不太容易造成很大损失。池没有提出反对意见，高兴地说道：“那么就决定喽，我们买钓竿然后来尽情钓鱼吧。当然要买便宜的那种呢。”

这么一来，明天起在森林筹措食物，以及用钓鱼的方式确保渔获，便作为目标决定下来了。我们在讨论中也决定要是成功钓到鱼或得到蔬菜等食物，就要追加使用五点来购买烹饪器具套组。

我们还在讨论中决定支付二十点购买一个淋浴间。虽然出现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在预料之中，但只洗冷水而弄坏身体的可能性很高，且男生也将被限定夜间使用，全体女生也都积极表示想要努力喝河水。大家借由这些事情让反对派接受并通过了提议。

“话说回来……那个人是C班的伊吹同学对吧？我之前见过她。”

一名叫作佐藤的女学生，用怀疑的目光看着静静坐在远处的伊吹。看来在我开口之前班上就已经有人察觉到了她，那我就没有必要多说了。

“呃，她在班上起了点纠纷……”

山内有点慌张地解释伊吹被同班同学孤立的事情。“原来如此，这是正确的判断呢。我们不能放着她不管。”

“可是平田同学……她说不定是间谍哟？而且考试也有猜测领导者的规则……”

“啊，是哦……还有这种可能性啊！”

“我现在才想到。”山内抱头如此表示。可以的话我真希望他能早点察觉这件事。

“我现在就去确认。山内同学和绫小路同学，你们能一起来吗？”

平田叫来与伊吹见过面的两人，前往伊吹身边。排除佐仓在外应该也是平田帅哥式的顾虑吧。佐仓也一脸因为不用引人注目就能了事而放心的样子。

“可以打扰一下吗，伊吹同学？我想问你详细的情况。”

“我很碍眼对吧？给你们添麻烦了呢。”

她本人擅自下了结论，打算快步离开而站了起来。

“等一下，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助你一臂之力。”

平田强调句尾叫住了她。看见她肿胀的脸颊，平田也察觉到事情非同小可。

“就算我说了也不会改变什么吧。我不想再浪费你们的时间。”

“这是考试，所以有学生怀疑你也无可厚非。可是你受了伤，而且还回不了自己的班级，我也不想赶走你。山内同学也是这么想才把你带来这里，所以我希望你能把事情的经过详细告诉我。”

“但这并不是说了就有办法解决的问题。我刚才也听见了你们的讨论内容。你们也不想再继续泄漏作战内容了吧？”

伊吹面向一旁迈出步伐，平田有些强硬地绕过去制止了伊吹。

“要是你真的是间谍，就不会自己主动说出这种要离开的话，不是吗？”

“够了，我只是要去找个能睡觉的地方。”

也就是说她果然回不去C班。太阳马上就要西沉，夜晚即将来临。

“女孩子一个人露宿在这座森林里实在太乱来了。”

“就算乱来我也只能这么做啊，你们就算帮助我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吧。”

“这跟利害没关系。我只是无法抛弃有困难的人，而且大家也都这么想。”

平田露出会让女生轻易坠入情网的清爽表情，他毫不吝惜地也对我们露出这种表情。平田都这么说了，被掳获的人是无法抵抗的。

伊吹接受平田的提议，她自己也像是领悟这点似的张开那张寡言的嘴巴。

“我跟班上某个男人起了争执，所以就被打了，还被赶了出来。就只是这样。”

“真过分……居然对女孩子动手。”

我也没料到。我还以为这铁定是女生之间吵架动手所致。

“我不打算再说得更详尽，而且我也不指望你们窝藏我。就这样。”

“等等。我知道你真的有困难，也理解你的苦衷。能不能耽误你一些时间呢？我会把详细情况告诉其他同学，拜托大家收留你。绫小路同学，你能照顾下伊吹同学吗？我们现在去跟大家说明情况。”

平田说完就留下我，与山内两人返回班级中。他是因为信任才留我，还是因为山内比较可靠才带走他的呢？我有点在意。

“那家伙真的是个滥好人呢。”

“人或多或少都是这样的吧。你们那边也差不多吧？”

“并不是……C班里可没有这种滥好人。”

伊吹这么说完，就再次坐到地上抱住双腿，低垂着脸庞。

而关于讨论结果，因为有平田的说服，于是大家最后决定由我们D班来照顾伊吹。当中虽然也有强烈表示反对的学生，不过他们一想到

每当点名时C班都会被扣点数，最后还是接受了。虽然平田似乎完全没有那种意思，但其他学生并非如此。正因为有实际的好处，所以才会同意接纳她吧。然而，这地方占有权问题非常敏感。我们和伊吹约定好让她不要贸然靠近装置。要是被她看穿堀北就是领导者，那我们将承受巨大损害。

接下来，我们向茶柱老师订货，决定购买今晚所需的食物及水的套餐，以及男生专用的两顶帐篷。有平田和池的协助，帐篷很顺利就组装了起来。日落前的所有准备都结束后，学生们各自开始用餐。

“来，伊吹同学，你吃这个。”

栉田走到与D班学生保持一段距离独自静静坐着的伊吹身边，然后递出营养食品和一瓶矿泉水。

“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要给我？”

“你应该饿了吧？”

“我记得食物是以班级为单位来配给的吧？照理说不会有多余的。”

“嗯，但是没关系。因为我们决定小组内分着吃。”

栉田队的四个人在稍远处露出笑容，向伊吹这边挥挥手。也就是说，他们四个人平分三人份的食物及水，剩下的一人份则给伊吹。

“这岂不是很蠢吗？你们班滥好人太多了。”

“别客气，吃吧。待会儿来聊天吧，我们在帐篷里等你。”

栉田说完就回到了小组的所在之处。

不惜减少自己的食物分量去帮助其他班的学生……这种事看似简单但事实上却很困难。

正因为栉田希望大家都幸福，所以才会有这种慈善行为吧。

“欸，像这样一看女孩子们的关系还真是明显呢。”

正在吃饭的山内，指着班上各个团体。

“轻井泽率领的女帝队伍、小栉田的友好队伍，再加上筱原的傲慢队伍。然后堀北和佐仓则是独自一人。”

男生全体群聚用餐，但女生各自队伍则都保持着距离。

那里明显就像是有道墙壁，或者说有道隔阂一般，彼此间仿佛就像是不同班级的团体。

要说例外的话，应该就是栉田队属于中立，或说在所有地方都吃得开吧。

“佐仓真可怜，居然自己一个人。我要不要去跟她一起吃呢？”

“最好别这么做吧？你八成会让她害怕的。”

“可恶，虽然我很想跟她搞好关系，但太畏缩不前也是个问题……”

佐仓如果面对像山内这种强硬的类型，应该会觉得难以相处吧。

正分工配给着食物的平田，察觉到某件事情。

“咦？话说回来高圆寺同学呢？”

本以为全班都集合了，但唯独没看见的就只有高圆寺。

“高圆寺的话，他表示身体不适，现在已经回到船上了。当然，因为他搞坏身体，你们已经被扣掉了三十点。没办法，一切按规定行事。高圆寺中途退出，一周都要待在船内治疗及待命。”

“咦咦咦咦咦咦咦！”

班上一齐发出受打击的惨叫声。

“开什么玩笑啊！高圆寺那家伙！他在想什么啊！”

平时冷静的幸村大叫且跺脚。

虽然我认为他是自由无比的男人，但没想到他居然会擅自退场。那家伙不觉得自己有升上A班的必要性。为了轻松，即使害班级失去三十点，他应该也不痛不痒吧。

“可恶！失去三十点了！真是太糟糕了！”

男女生都对高圆寺感到满腔怒火，但因本人不在场，大家也无处宣泄。高圆寺那洪亮的笑声，响遍大家的脑海中。

展开行动的对手们

早上醒得远比想象中还来得早。

我因为天气闷热而打算翻个身，但又因为无法翻身，我的意识就完全清醒了。

身后传来温暖的触感，我回想起自己在帐篷中过了一晚。话说回来，帐篷里面感觉有点汗臭味。依据使用方式，帐篷也能更换成网状材质，所以幸好夜风吹得进来。不过天亮之后气温升得相当快。

我尽量不吵醒任何人偷偷溜出帐篷，靠近堆积如山的行李。

男女各自将所有行李包包集中放置在帐篷前。

为了尽可能宽敞地使用帐篷，我们没携带行李入内。我环顾四周，确认周围没人之后，便找到唯一一个颜色不同的行李，然后靠近它。

这包包属于昨天来我们班的伊吹。包的颜色会依班级而有所不同，所以很容易找到。我毫不迟疑地伸手抓住包，缓缓拉开拉链。

这种时候要是被谁给撞见，转眼间我是个变态的臭名就会散播开来。

里面有毛巾、换洗衣物、贴身衣物等物品，基本上都放着跟大家相同的东西。不过……

“数码相机……”

昨天，她的包在与山内的争执中撞上了树木。当时我们听见的沉闷声，就是这个与无人岛很不相称的物品。相机底部贴有租借用的贴纸。伊吹为何要带着这种东西呢？我开始思考理由。假如我是伊吹的话……我如此假设并想象着，脑海里便浮出好几种可能性。

我取出数码相机，打开电源检查内容。它没有被使用过的迹象，并没有装入任何资料。我大致检查完就把它放回行李内，然后返回帐篷。

“早安，绫小路同学。你去上厕所了？”

刚才在睡觉的平田，不知何时醒了过来，并回头问道。

他是看见我的手非常湿才会这么想吧。

“对。该不会吵醒你了？”

“不，这环境我实在无法熟睡。痛……腰好痛。下面不铺软垫的话，身体果然会很不舒服呢。”

没枕头也没软垫，还处于拥集状态，要睡觉确实不轻松。但即使如此，除了我们之外的学生都还正在打呼。他们应该是因为四处奔波所以很累吧。

“假如包含高圆寺同学退出在内，我们昨天使用的点数，全部加起来是一百点左右。虽然我跟大家说最少能剩下一百二十点，但实际上能剩下多少还是个疑问呢……我一想到这种事就没了睡意。”

平田拿出指南手册确认情况。高圆寺的退出是个相当沉重的打击。

“调解班级的工作还真是辛苦。”

这种工作我根本无法胜任。我从一旁探头看着指南手册，平田为了让我看清楚而调整了指南手册的位置。这种细节的周到真让人感激。

“我只是因为喜欢才这么做。只要能让班上的大家幸福，那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这却意外地困难。可以剩下多少特别考试点数，将大幅左右今后的校园生活。但是我觉得勉强大家，并让大家觉得痛苦，也是不对的。”

只要班上大家都能够幸福？如果这可能实现，那也会是如梦一般的事情。

这几乎接近不可能。这所学校的制度便说明了这点。

“如果班上存在想以A班作为目标的学生，以及想要就这样待在D班的学生，那你打算怎么办？”

虽然即使问了也没意义，但我还是不经意地提出这刁难的问题。

因为我想听听极端善良的平田的意见。

“真是个难题呢。因为以好班为目标，也就意味着要勉强全班学生……抱歉，我无法马上回答。”

平田好像已经思考过无数次。他稍作道歉，同时浅浅地笑着。

“绫小路同学，你是把A班当作目标的人吗？还是说，你是只要校园生活开心就好的那种人？”

“要说是哪种的话，应该就是校园生活优先吧。从现实层面来思考，我们不可能升上A班。”

“这样啊，我也觉得不简单。假如班上团结一致以A班为目标，我们最初一个月所背负的损失相当巨大。”

平田没有多说，不过包含其他学生在内，也都是这么想的吧。

假如身为好班的A班没有掉下来，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轻易缩短差距。

要填补将近一千点的差距，真的是件很辛苦的事。

就算能顺利通过这场考试，D班能获得的点数是一百到一百五十点。就连追上C班，都是遥不可及的梦。

“我认为没必要着急。现在首先就是团结D班并熬过考试。这么一来，我想就可以慢慢看见下一个目标。”

要采取这种做法是平田的自由，许多同学也会赞成吧。

眼前先为了得到零用钱而做努力，赚取班级点数。只要对我们和其他班之间的差距暂时视而不见，这也不是个坏想法。平田简单知会我一声，不吵醒任何人，安静地走出帐篷前往厕所。

平田走后，我就在他空出来的空间上随意躺下，伸展身体。起码应该把情况视为A班占领着洞窟，而B或C班也占领着某些据点。就算我们班现在占据河流，光是这样也难说就能获得优势。

我环视一遍帐篷，确认大家都在睡觉后，就将指南手册里的空白纸撕下一张。接着借用圆珠笔，大致临摹岛屿地图，再把它折得小小的，放到口袋里面。

不久，从厕所回来的平田在帐篷入口探出脸。

“可以的话，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洗把脸？”

我对此表示同意。太阳升起，帐篷里的温度也逐渐升高。我们决定前往附近的河流。我们从包裹着塑料套的个人行李里取出毛巾 。平田好像正在顺便将指南手册收进包包而花了一些时间。我听见塑料喀啦喀啦的摩擦声，原来是平田的包包上挂着的吊饰。

“那个该不会是轻井泽送的礼物吧？”

“你居然知道呀，不过别人也能够猜到吧。”

看见有着爱心标志的吊饰，很容易想象。

当我们两人走向河流，就发现附近有个意想不到的人物。

“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

B班的学生——神崎，像在偷窥D班营地似的看向这边。稍远处也有陌生的男学生正看着这边，他可能也是B班的学生吧。

他们似乎没料到我们会这么早出帐篷，因而露出有点惊讶的表情，但立刻就恢复了冷静。

“已经过了一天，不知你们过得如何，就过来看看情况。你们占领了一个好地方呢。”他佩服地看着河边的帐篷说道。

“我记得你是……B班的神崎同学，对吧？”

平田好像对神崎有印象，并记住了名字。

“我们吓到你们了吧。抱歉，请别生气。”

神崎道完歉，就背对我们迈步而出。

“神崎，B班在哪里扎营？”

我不清楚他是否会告诉我们，但还是试着问了问。结果神崎丝毫没露出不愿意的表情，并转过头来答道：

“从这里沿路走，在回到海边的途中会有棵折断的巨树。在那里往西南方进入森林，前方就是B班的扎营地点。只要从巨树那里进入森林，应该就不会迷路。假如有需要你们也可以过来，请你替我转达。”

神崎留下这些话就离开了。平田看见我们对话，很不可思议似的望着我。

“你们是朋友呀？不过那句‘请你替我转达’是什么意思呢？”

“谁知道呢。”

上次的冤罪事件中，神崎、一之濑及堀北姑且是合作关系。说不定他们认为我们还是伙伴。

“他们应该是为了看我们怎么花费点数，而来D班进行侦查的吧？”

从他露出有些尴尬的表情这点来看，无疑也是目的之一。

只要看厕所、淋浴间、帐篷等数量，就能精准确认点数花费。不过神崎他们想知道的不止这些吧。他们应该也想知道谁是班级领导者。据点的占领权每隔八小时就会中断。也就是说，他们也可能是往回推算时间，瞄准着更新的时机。不过我们当然也考虑了这点。

为此，我们故意延迟昨天的第二次更新，把占领权调整成八点过后结束。这么一来，我们就可以紧接着点名之后，利用人群一面掩饰

一面更新权限。

平田在河边洗脸，对于被B班侦查这件事并没有任何不满。

硬要说的话，不安的情绪似乎还比较多。他一边用毛巾 擦拭，一边嘟哝道：

“我们的战略应该没错吧……我认为即使赢不了其他班，也至少要团结起来通过考试呢。所以我不想被其他班猜中我们的领导者。”

平田被水泼湿的头发闪闪发亮，这名美男子好像有无止境的烦恼。

“不用这么在意吧。你最好放松一点。”

“谢谢你。你能对我这么说，我真的很开心哦。”

我洗完脸，就用手捧起水，并把水送入口中。

就算在这热得要死的森林里，河水也很冰凉可口。

河水是从地下冒出再流入河里，有不易升温、冷却的特性。因为河水是从上游流下来，所以水温也难以上升。

能够把这里作为据点占领应该相当地幸运。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好好整顿我们的床铺环境。这里的地面很坚硬，所以要是没有软垫那种代为缓冲的物品，这一周也会很辛苦。大家起床之后，我会收集意见行动起来。大家得彼此协助，一起努力才行呢。”

早上点完名，我们就开始自由行动。当然，平田也向靠得住的同学们做出指示，开始执行节省点数的作战。另一方面，我或者堀北这种喜欢独处的人，则开始各自随意行动。

“你们干什么啊！”

池愤怒的声音突然间响遍营区。我为了查看情况而探头窥视声音的方向，结果那里站着两名露出贼笑的男生。

伊吹刹那间露出痛苦的表情，躲藏在帐篷的阴影处。

“是小宫跟近藤吗……”

我和如此低语的伊吹一样对那两人组有印象。他们是C班的学生。

“哎呀……D班还真是过着相当简朴的生活。真不愧是瑕疵品班级。”

两人一边大口吃着手上的零食洋芋片，一边像在消暑似的畅饮着饮料。那看起来并非一般的白开水，而是碳酸饮料。

“看来C班那伙人过着相当宽裕的生活呢。”

“你认识龙园吗？”

“他是C班的学生对吧。我听过各种传闻，据说他是个相当乱来的家伙。”

“岂止相当，那家伙的所作所为都很乱七八糟。”

伊吹像在说着什么深仇大恨的话题似的，看起来很烦躁。

“那两个人是龙园的伙伴，说是小弟也可以。”

之前跟须藤吵架起纠纷的也是那两个人，他们与其说是偶然出现在这里，还不如说有可能是那个龙园在背后操纵。

“你们早上吃了什么？野草吗？还是虫子呢？来，吃点零食嘛。”

他说完就取出一片洋芋片，把它丢在前来质问的池的脚边。

看见这挑衅般的行为，奉行节俭策略的D班不可能不感到焦躁。

“这是来自龙园同学的口信：你们要是想尽情享受暑假，现在就立刻来海边。你们最好别客气，来我们这里会比较好哦。我们会共享让你们讨厌自己现在愚蠢生活的梦幻时光。”

本以为那两人会马上离开，但他们却留在这里，故意要惹人厌似的继续吃着零食。

虽然池多次强烈争辩，但他们好像完全不介意。岂止如此，他们还不时地重复挑衅行为，激起大家的反感。

C班这种挑衅持续长达十分钟以上。不过他们似乎因为平田他们开始聚集过来，而认为这是撤手时机，就往他们自己的营区方向走去了。

“看来他们并不是要来找我呢。”

“是啊，感觉目的纯粹是来找碴。”

虽然这是很奇怪的行为，不过C班使用了点数购买点心或饮料等物品，这点作为情报也算是有收获。

他们究竟打算在这场特别考试中做些什么呢？

“刚才那些家伙说要共享梦幻时光，你有什么头绪吗？”

“或许他们正在以我想象中最糟糕的情况行动。”

伊吹没继续多说，然后就像昨天那样走向离我们班营地稍远处的树旁坐下。

想象中的最糟糕的情况？让堀北知道这件事似乎会比较好。

“堀北，你在吗？”

早餐时间过后，堀北就马上返回帐篷，因此我没看见她的踪影。

我在女生帐篷前面呼唤她。

虽然她暂时没有回话，不过帐篷微微晃动，且传来布料摩擦的声音。

那个声响一停止，堀北便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你听见刚才的声音了吗？”

“嗯。你若是指C班做了粗劣挑衅的这件事，那我是听见了。”

“我有点在意，所以想去看看情况。要不要一起去？”

“你居然会主动展开行动，这还真是稀奇呢。你没事吧？”

这句话我想原封不动地还给她。

“反正这一个星期都很闲，今天也没什么特别要做的事，打发时间而已。”

“我不太想行动呢。既然身为领导者，要是贸然行动引人注目，有可能被其他班猜中。”

“我明白你的心情，可就算你足不出户，现状也不会改变吧。你已经被龙园盯上，而且也引起了一之濑的注意。也有人知道你是学生会长妹妹的这个事实。换句话说，不管你怎么做都会成为其中一个目标。”

无论如何，猜对跟猜错都是五十点，没有确凿的证据，都很难做出赌注。猜领导者需要有十足的把握。

“也是呢。就算苦想也不可能猜中是谁才对。好吧，我也很在意其他班的状况。我们一起去吧。”

堀北的步伐与她的心情相反，显得相当沉重。我和她一同前往侦查在海滩等候着我们的C班。

2

从走出森林前林木茂盛之处可望见的海滩上，有许多C班学生。

我和堀北所见的C班情况，远远超乎我们想象。

“不会吧……这种事情……有可能吗？”

堀北即使看见这副光景却还是难以置信，说了好几次“不可能”。

这点我也一样。因为这是我完全没料到的情况。设置临时厕所或淋浴间就不用说了，他们还有天幕帐、烤肉套餐、椅子，外加遮阳伞，甚至从零食到饮料都有。娱乐上一切所需设备全都一应俱全。这

里有烤肉的烟，以及学生的欢笑声。水上摩托车在海面上奔驰，尽情享受大海的学生一面发出尖叫一面享受。

光是大略计算目光所及范围，便可得知他们花掉了一百五十以上的点数。

“C班打算做什么？他们是不打算节省点数吗？”

就我们所看见的，也只能这么想了吧。这已经超越了挥霍的水平。

“我们过去确认一下吧。看看C班有什么企图。”

我们两人从树木繁盛处迈步走向海滩，用力踩踏沙子前进。

一名男生发现我们之后，向身边的男生搭话。对方躺在椅子上，从我们这边看不太清楚他的脸庞。

接着，那名男生立刻朝着我们的方向跑来。

“龙园 同学叫你们过去……”

男生前来如此搭话。与其说他没有锐气，不如说有些畏惧。

“简直就像是个国王呢。居然让同学替自己跑腿。那名国王正欢迎着我们，怎么办？”

“堀北你来决定吧。”

“好吧，我对他们打算怎么做也很感兴趣，我们过去看看吧。”

我们回应男生的话，然后跟着他走了过去。

一靠近大海，烤肉香喷可口的味道便扑鼻而来。

“他们还真是干了不得了的事情呢。”

我再次切实感受到这并不是那种“享受假期吧”的水平。

这挥金如土的娱乐设施好像是那名男人所指示的。我们靠近他身边。

“我还在纳闷是谁在旁边鬼鬼祟祟地探查，结果是你们啊。找我有什么事吗？”

“你还真是有权有势呢。你们看起来正进行着相当挥霍的玩乐。”

穿着泳装躺在椅子上晒太阳的龙园，露出洁白的牙齿。

“如你所见，我们正在享受夏日假期呢。”

他说完，就自豪地展开手臂，展示沙滩上的众多的娱乐设施。

“这可是考试呢。你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吗？你是不是不理解考试规则……”

正因为他曾是我们班提防过的对象，堀北对他的无能表现别说是高兴，甚至还很气馁。

“哦？我真惊讶。你这是在为敌人雪中送炭吗？”

“要是上头无能底下的人也会很辛苦。我只是觉得他们很可怜。”

龙园只是笑笑带过，便伸手拿起放在无线电对讲机旁的矿泉水。

“这样的娱乐设施，你使用了多少点数？”

“谁知道我花了多少？我才没去仔细计算。”

龙园毫无隐瞒地答道。

“啧，水已经不冰了。喂，石崎，去拿冷冻的水过来。”

龙园这么说完，就像在挑衅一般把剩下约一半的水洒到沙上然后扔掉。在一旁打排球的石崎于是急忙前往帐篷里拿水。



帐篷内随意堆放着许多装着食物跟水的纸箱。石崎探头查看箱子一旁的冰桶。

“如你们所见，我只是在享受夏天的假期。换句话说这场考试我不会是你们的敌人。你们懂吧？”

堀北对这无法理解的行为感到头痛，按着额头皱起眉。

“这是论及敌我之前的问题呢。警戒你们而前来这里的我，还真是个笨蛋呢。”

“谁才是笨蛋呢？真的是我们吗？还是说是你们呢？”

龙园别说是受到侮辱，他甚至把话原样还给堀北。

“要在这种热死人的无人岛上进行野外求生？别开玩笑。为了获得一百或两百这种少量的班级点数，你们最底层的D班就要忍耐饥饿、炎热天气以及空虚。我光是想象都想笑呢。”

石崎在沙滩上奔跑，汗流浃背地拿回新的水。接着把冰凉的矿泉水递给龙园。然而，龙园在拿到的瞬间却将塑料瓶往石崎身上砸去。

“我叫你拿冷冻的水过来，它是温的。”

“唔……可……可是……”

“啊？”

龙园锐利的视线就宛如一条蛇。石崎的身体僵硬，随后捡起塑料瓶，再次朝帐篷跑了起来。

“这次考试是在考验耐力、应对能力，以及互相合作。你从一开始就不行了呢。因为你就连完善的计划都没有制定出来。”

点数使用得这么阔气也不可能维持一整个星期。地狱般的生活迟早会到来。天幕帐或者遮阳伞以及椅子等物品，届时应该都只会成为碍事的存在吧。

“合作？别笑死人。人是会轻易背叛他人并且撒谎的。信赖关系打从一开始就不会成立，能够相信的就只有自己。你们要是侦查完就回去吧。不过你们要是求我的话，我也可以款待你们。不管是吃肉还是滑水，都随你们去玩。还是说，你们要跟我玩什么别的游戏呢？我会为你们准备专用帐篷哦。”

“真不觉得这是过去曾前来下战帖的人会说出的话。”

“我最讨厌努力了。忍耐？节省？别开玩笑。”

石崎再度返回，他像是心想这次一定要顺利似的把水递出。

龙园接过来，并打开瓶盖，将水一饮而尽。

“这就是我的做法。除此之外不会存在其他方式。”

“是吗？那就随你高兴。在我们来看这也正好。”

堀北转变了想法，认为这回把C班从敌人中剔除也没问题。

“你们为了探查其他班状况而汗流浃背地四处奔走，还真是辛苦。”

堀北打算往回走，却在正要迈出步伐时打消了念头。

“还有一件事。你一定认识伊吹同学，对吧？”

“是啊，她是我们班的人。怎么了吗？”

“她的脸肿起来了。那是怎么回事？是谁做的？”

尽管堀北有把握对方就是犯人，但还是刻意拐弯抹角地进行确认。

“我还纳闷她怎么气势汹汹地离开了，什么嘛，原来那家伙跑去寻求其他班帮助了啊？真是个可耻的女人呢。”

龙园吃惊地说道并嗤之以鼻，再次躺下。

“世上就是有那些无可救药的笨蛋。我不需要违背我命令的手下。既然我决定要任意使用班上的点数，那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即使举旗造反也没用。”

“换句话说，伊吹同学在点数使用方式上跟你起了冲突。”

“简单来说就是这么回事，所以我就稍微教训了她一下。”

他说完就用手做出甩巴掌的动作，也就是说甩她巴掌的果然就是龙园吗？

“还有一个男人违抗我，所以我连那家伙也一起驱逐了。我没收到他死了的通知，所以他应该不知道在哪里吃着野草或虫子保命吧。”

这发言真不让人觉得他是在说自己的伙伴，但这么一来也能够理解了。

即使伊吹点名时不在，对C班也不会造成影响，所以她的同学既不会担心，也不会想去找她。堀北过了一会儿察觉到了这件事。

“你……第一天就花光了所有点数，对吧？”

没错。这场考试里即使失去三百点也不会有负分。

也就是说，不管做什么，都不会有任何影响。

“就是这么回事。我已经用光所有点数。无论伊吹怎样，我都不会有损失点数的担忧。你们明白这是多么自由的事情吗？”

“没想到你竟然会拿零点这件事来逆向操作呢。”

消除负分要素的零点作战。虽然这是意料之外的作战方式，但它没办法留下好成绩。只要没有点数，C班就必然会是最后一名。就算他们猜中所有班级领导者，最多也只能增加一百五十点。

“伊吹如果在你们那里，最好快点把她赶出来。要是因为同情而去帮助她，就必须多准备一人份的水、食物、床铺。反正她如果忍不下去了就会回来。假如她向我磕头谢罪的话，我就会原谅她呢。以我这宽大的心胸。”

就算曾经违抗自己且离开，对方迟早也会回归自己的支配之下。他把握十足。而实际上伊吹要独自在无人岛生活一周应该很困难吧。

“真是鼠目寸光。你们现在只是因为能受惠于点数才会觉得幸福。挥霍完之后打算怎么办？就算之后想再收集食物也只会很辛苦。”

“哈哈。哎，谁知道呢。平凡人的脑袋中就只能浮现出单纯的想法。死守校方给予的点数、调查谁是领导者、拼命占领据点、汗涔涔地在森林到处奔波，我打从心底觉得很无趣呢。”

即使事实摆在眼前，龙园也毫不慌张，只是这么笑着答道。

“我们回去吧，绫小路同学。继续待在这里也只会坏了心情。”

“下次见哦，铃音。”

“我不知道你是从哪儿调查来的，但能不能别随便叫别人的名字？”

看来龙园已经做过调查，并牢牢记住了堀北的名字。

“我不讨厌你这种强势的女人。我早晚会让你在我面前屈服的。”

堀北以极尽蔑视的眼神鄙视龙园之后，就转身迈步而出。

我在离开前看了停泊在码头的游轮一眼，又看了看在海里游泳的学生们，以及在海边歌颂排球、海滩抢旗、烤肉之美好的学生们。然后再看了看设置在海滩上储备食物的帐篷。

龙园打算彻底嘲笑学校的规则。

“C班真是不值一提呢。多亏他们完美的自我毁灭，这还真帮了大忙。”

“是啊，而且那些家伙把点数用光也是事实。”

假设他们在我们看不见之处节省点数，最多也只有几十点。

只要伊吹或另一名学生不参加点名，那些点数也迟早会被扣光。

“他们点数用光后会怎么做，就有好戏可看了。”

“虽然很遗憾，不过C班在这场考试之中不会有困扰之处。”

“不会有困扰之处？为什么？我不认为考试能不靠点数撑过去呢。”

“可以哦，龙园原本的意图就是这点。如果校方给予的资金是三百点，那么要享受一个星期的假期，再怎么说都不可能。无论如何都得吃朴素的食物并放弃娱乐设施，否则不能顺利熬过一个星期。校方就是如此制定规则的。”

“这种事情我知道。”堀北点头，并答道，“所以我们要去节省该节省的地方，并且熬过一个星期呢。”

“对。不过龙园并不一样。那家伙打从一开始就没考虑一个星期的时限。”

“没考虑一个星期的时限？”

“假如考试是到今天为止呢？你不觉得他们完美的假期的愿望就会实现了吗？”

“这……是这样没错，那接下来呢？假如手头是零点的话……”

“很简单，他们只要像高圆寺那样做就好。”

“咦？”

“我身体不舒服、精神状况不稳定，总之只要找个理由退场就好。这么一来全班就可以回游轮生活。也就是说，他们可以不必吃到半点苦，并且尽情地享受暑假。”

校方应该也无法说他们是装病并拒绝吧。允许自由使用三百点点数的两天一夜假期，即使再怎么挥金如土地玩乐也都绰绰有余。

“这么说来，他真的从最开始就放弃考试了吗？”

哎，也许这很没道理，但龙园或许是单纯讨厌麻烦事，或是想避免会损耗精神的野外求生保存体力，又或许是为了提升士气。

“这场考试就如字面意思一样，是很自由的。龙园的想法也是其中一种正确答案。C班好像有伊吹以及另一名学生发起抗议而不在班上。说不定他是觉得，既然无论再怎么节省都会失去点数，那还不如采取这种果断的作战方法。”

但因为不知道那家伙是在哪个时间点决定一次性花光所有点数，我也只能够推测。

“他应该锲而不舍地思考带回离队的那两人的方法才对。他现在的做法绝对是错误的。我无法理解呢。”

是啊，我们确实完全看不出龙园在想什么。

然而，我们还是应该将龙园的计策视为有一定的效果。

任何人看见这状况，应该都会对于龙园的可疑策略感到不安或恐惧吧。

这种印象应该不会就这么轻易减弱吧。

假如他做这些事都是为了这个目的的话。

离开沙滩后，我又再度回头环视了整个海边。

“零点作战吗？原来如此。真有趣。”

如果就连同班同学的反对意见都可以无视，那这方法还真是相当有意思。

这果然不只是班级内部节省点数的考试。

看来为了赢得胜利，学生们正思索着战术。

3

接着，为了有效利用多余的时间，我们决定也去查看B班、A班的情况。我们按照神崎所说的，从折断的巨树根进入森林。现在想想，这棵巨树应该不是自然断裂，而是校方制作的标记。我不禁觉得它是表示前方有据点的提示。

踏入深邃森林的瞬间，我察觉到些许变化。路上有像是众多学生踩踏过的痕迹，非常易于行走。

只要单纯追寻这个痕迹，就能抵达B班营区。把这点当作神崎没有详细说明的理由也就可以理解了。若要说有什么讨人厌的事，那大概就是蚊子不时地寻找空隙飞来手臂或脚上打算吸血。

不久之后，我们便抵达了B班的营地。

“真不愧是B班……”

我们一抵达B班营地，就看见那里有着与D班截然不同的生活景象。作为据点来运用的水井，其周围有着许多树木，没有空间放置三四顶八人用帐篷。相对的，他们利用吊床来弥补这点，确保了过夜的空间。尽管我们从相同条件起跑，使用的道具却完全不同。我对放置在水井旁的陌生装置也很好奇，不过比起这个，最令我惊讶的就是B班拥有的独特氛围。

“咦？堀北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

B班学生发现有客人突然来访，于是回过头来向我们搭话。这人正想装设吊床，在树上系着绳子。

一之濑的运动服模样非常容易给人带来活泼印象，神崎的身影也在稍远处。

“你们班运作得还真是顺利呢，虽然这里作为据点也很辛苦。”



“哈哈，刚开始很辛苦哟！不过我们想方设法，结果要做的事情反而增加了。目前工作堆积如山。”

一之濑说完就露出微笑，接着用力系好绳子。

“若是这样，那很抱歉打扰到你们了呢。”

“对不起呀，刚刚的说法像是在赶人。不过，如果只是一下子那倒是没关系哟。你们也是有事想问才会来的吧。”

一之濑欣然迎接我们。由于我们难得来一趟，于是她催促我们坐到吊床上。可是堀北却拒绝了这项提议，最后一之濑自己坐了下来。

“我可以认为从上次开始我们就是合作关系吗？”

“起码我是这么想的哟。”

“那么，我想知道你们目前使用了多少点数，以及在什么东西上使用了点数。假如你也能告诉我那些道具的评价，那对我们将大有帮助。当然，我也会公开我方的资讯。”

D班的情报，凭神崎早上所见到的东西应该就能够知道个大概了吧。这是一个不亏本的交易。

一之濑莞尔一笑，就从脚边的包里取出指南手册。空白页上好像写着买进的物品。她一面让我们看着内容，一面念出来。

“我们买了吊床、烹饪器具、小型帐篷、提灯、临时厕所、钓竿，还有户外淋浴器……再加上食物，总共正好是七十点呢。”

不算高圆寺的退出在内的话，我们和B班的使用点数几乎相同。

“户外淋浴器是什么？我有点好奇。”

从它的名称看来估计是和洗澡有关系。但因为与临时淋浴间相比，它只要五点，所以我们认为效果不佳而没买。

“那我就逐一说明吧。森林中到处都有蔬菜或水果，所以我们就去寻找并收集，同时，不足之处再用点数来补足。然后我们也去海边钓鱼了，食物上应该就差不多是这样。因为有水井所以水源也没有困难。”

就如栉田她们找到几种水果一样，B班当然也在这附近找到了物资。从蔬菜这一词来看，好像比D班还更有成果。

接着一之濑引导我们到水井前并运作滑车，用木桶汲水给我们看。

“因为水质也有受到污染的可能性，一开始我们很烦恼是否要把它当作饮用水，不过从栽种的食物和周遭环境来看，我们认为这口井也得到了管理。为了保险起见，我们昨天只让一个人试喝。而隔一段时间他也没腹泻，于是今天早上大家就开始一起使用井水。”

原来B班并不是一开始就扑向井水，而是确认过后才使用的啊。虽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受到节省点数的诱惑，井水是个会令人忍不住立马想去喝的东西。

“而且我们也得知它的水量丰沛。所以即使用来淋浴，也完全足够。这个就是户外淋浴器。”

放置在水井隔壁的巨大机械，果然就是这个。

“把水装进这边的水槽，几秒钟就能制出热水，很方便吧。用瓦斯罐加热，所以我们目前正在使用它。要是用光的话我们打算继续购买。”

一之濑理所当然似的说明这意想不到的道具使用方式。堀北插话向她问道：

“你以前就知道了吗？关于那个户外淋浴器。”

“没有，我是第一次听说，也是第一次使用。学校的规则还蛮可怕的呢。这在指南手册上没有详细记载，而且又没办法问老师。我们是因为班上有熟悉户外活动的人才得救的哟。”

那个户外淋浴器旁放着与临时厕所成套交付的轻便帐篷。那里面没有放置任何东西。

“我们把配给要给厕所用的帐篷拿来代替淋浴间。这是为了给讨厌在淋浴时被人看见的同学使用的，而且它也防水。”

因此才会是空的啊。这样帐篷里的地面是湿的也能够理解了。

“帐篷……睡觉时地板很硬，你们不会觉得很辛苦吗？”

“啊……是呀，一开始思考过该怎么做呢。不过我们采取了对策哟。你要看看吗？”

一之濑踩着草地，走向帐篷。她和在帐篷里聊着天的女生说了一声，接着就将帐篷下方稍微抬起。

帐篷下方铺着一层厚厚的塑料袋，厚度约为两厘米。

“配给临时厕所时，学校规定说塑料袋是无限制的呢。所以我们就不讲理了一点，请校方替我们大量准备。当然，我们也不想浪费资源，于是就在一张塑料袋之中塞了许多没用过的塑料袋来使用，我们打算最后还给校方。”

“话说回来，你们对于炎热气温的对策是什么？总觉得这附近好像特别凉爽呢……”

“这是因为洒水吧。水井很近，因此我们会在床铺附近洒水。把水装在喝完的塑料瓶里运过来。大家一起洒的话一下子就能完成了哟。土壤容易吸水分且蒸发耗时，所以能够持续蒸发并有效地为我们带走热气。”

一之濑他们并不是只依赖道具，看来还利用了自己的智慧，来享受着露营生活。

堀北大致上获得B班情报之后，也开始详细说明我们自己的状况。

这部分与其说是她不偷工减料，倒不如说她是不会忘记公平精神。

“原来如此……出现中场退出的人确实很遗憾呢。”

“是呀。班级虽然还有很多隐忧，但我会试着想点办法。”

“对了，就让我们这样继续合作关系，你觉得怎么样？我认为在互猜领导者的这条追加规则上，我们彼此的班级互相排除对方也是一招，如何呢？”

“我也正打算说这些话。即使是一个班级也好，假如你们能排除我们于对象之外那就太感谢了。如果一之濑同学你不介意的话，我想接受这项提案。”

“当然OK呀。”

双方彼此交换信息及再次确认完合作关系，事情告一段落，不过堀北却环顾四周发出感叹。学生们都各自拥有自己的职责而行动着，B

班有种一丝不乱的团结感。而且每个人都很开心地在完成职责……即使是令人讨厌或者想要跷掉的那种工作。

“你们班……比我想象中还更统一呢。果然是你率领的吗？”

“嗯，大致上是我在带领。”

也就是说一之濑在学校内外都好好地统合着班级。

“D班有能够统合班级的人吗？是堀北同学吗？”

“不，是个叫平田的男生。大致上是那家伙在整合班级。”

“啊！那个足球部的人。我知道我知道。他在女生中非常有人气呢。”

堀北好像对平田的话题并没有兴趣，因而轻轻带过。

“一之濑同学，很抱歉尽是向你提问，不过我们现在想去确认A班的状况。关于他们的营地你了解到什么了吗？就算只是知道地方，对我们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我只知道大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要获得情报很困难呢。”

真不愧是B班，不，应该说真不愧是一之濑。她已经调查完A班了。

一之濑没表现出不情愿的态度，并指出方向，告诉我们她所知道的营区地点。

“从这里出去有个空旷的地方，在那里右转直走就可以看见洞窟。A班的营地……应该在那里。我去调查过，但不是很确定呢。不知道该不该说他们是秘密主义，因为他们防守得很彻底。”

“秘密主义？A班采取了怎样的对策呢？”

“百闻 不如一见。我觉得你只要去看看就能一下子明白。现在要去A班也就代表你们两个已经掌握C班的状况了对吧？”

“对，刚去完才过来。他们做出了令人难以置信的蠢事呢。”

“嗯，他们不打算认真埋头于考试。考试还剩下五天。他们的点数在考试结束前明显不够。我也不认为他们现在会一举切换成节约模式。他们看起来也没在寻找据点。有点难以理解呢。”

一之濑没有得出正确答案。

“这场考试无法作弊。龙园 同学无疑几乎花光了所有点数。虽然他现在说不定很快乐，不过之后应该绝对会后悔呢。”

堀北刻意没将我所讲的“脱离方案”说给一之濑听。看来与其说是她要隐瞒，不如说是因为她认为一之濑他们早晚会自己察觉。

“打扰你们谈话真是不好意思。一之濑同学，你知道中西同学在哪里吗？”

当我们正在交谈时，一名男生出现，客气地问道。

“中西同学这个时间应该去海边了哟？怎么了吗？”

“我想去帮他的忙。会不会太多管闲事了？”

“没有，没这回事哟。我非常开心金田同学有这份心意。那能请你去对面辅助小千寻她们吗？就说是我说的。”

“我知道了，谢谢你。”

堀北看着这简短互动，感到有点不可思议似的双手抱胸。

“就同班同学而言，他还真是见外呢。”

“啊，他是……”

“是C班的学生吗？”

我在一之濑回答前插话。她轻轻点头。

“原来你知道呀？他好像跟C班发生了纠纷。虽然他说要自己一个人生活，但再怎么说我们也不能放着他不管。他好像不愿说出详细状况，所以我就没多问了。”

为了抵抗龙园而叛离的另一名男生看来被B班收留了。他是想为这没面子的状况做点什么才会提出协助吧。

“我们昨天也收留了一名C班的学生。”

堀北说出刚才见到龙园并询问详细状况的事情。并说明我们收留的伊吹，是对恣意妄为的龙园进行反抗的两人中的一个，还有伊吹被揍了的原委。

一之濑听完这些话更加坚定了自己保护那个男生到底的决心，眼神中充满信心。

“差不多该走了吧，绫小路同学。久留不太好呢。”

我们跟和堀北交换完意见的一之濑道别，并离开B班营区。

“我不得不说他们是D班的优秀版本。”

离开B班且没人烟之后，堀北说出了可视为战败宣言的话语。我也有跟堀北相同的感受，D班跟B班已经开始产生很大的差距。

这并非因点数而产生的差距。

“哎，没办法呢。B班拥有D班所缺乏的特殊能力。”

“团队合作。B班非常团结，因此决定什么事情时，想必也不会发生纠纷或者分裂吧。”

D班里有像失控的高圆寺那种任性学生，而且也没有学生拥有阻止这点的能力。另一方面，B班有一之濑来统合，看得出来他们班拥有一丝不乱的团结力。这说不定就是目前D班和B班最大的差异。

这场竞争要是时间拉得越长，这项差异就会越明显。

4

眼前出现了像是凿开这座深山似的，宛如怪物张开大嘴般的洞窟。入口旁放着两座临时厕所以及一个淋浴间。

“从这里看的话，不太能知道里面的样子呢……”

躲在阴影处一边保持距离一边进行确认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我和堀北在A班都没有认识的人，所以打算躲起来搜集情报。不过就算偷偷摸摸也不会有任何收获。于是我便越过藏身中的堀北，走上连接至洞窟的道路。

“欸，等等。”

“走吧。就算对方是A班，但害怕也不是办法吧。”

我和堀北前往可能是A班营地的洞窟。

“你到底打算做什么？这样随便暴露身份也没好处。”

“难道躲起来观察就会有好处吗？这里几乎看不见设施，也没有人影。我认为要是不进洞窟里面，就无法看见更多东西。”

“这种做法并不冷静。你是有什么想法吗？”

“我并没有什么想法，所以你别在意。”

“真是个让人搞不太懂的含糊回答呢。哎，算了。”

我被堀北极为冰冷的恐怖眼神瞪着，不过我要假装没看见。抵达洞窟入口前的我们理所当然地被附近的A班学生发现了。

虽然我本想着只要能直接看见洞窟内部就可以确认A班的状况……

但洞窟里有一片以塑料袋互相连结而成的巨大屏障，完全看不见里面。

“你们要做什么？是哪个班的？”

我记得这家伙是……第一天就迅速找到洞窟的两人组之中的其中一人，叫作弥彦。

另一名头脑聪颖的葛城不在。

“我是来侦查的。有什么问题吗？”

堀北好像改变了想法，堂堂正正地答道。她接着继续说道：

“我还想既然你们自称A班，想必会过着没有疏漏的生活……”

堀北看着用塑料袋覆盖住的洞窟入口，故意叹了口气。

“与其说是没有疏漏，倒不如说是卑鄙。这真是懦弱的做法。”

“什么？”

虽然这是浅显易懂的挑衅，但弥彦好像被激怒了，用焦躁的语气回应。

“我是D班的堀北。”

“我刚纳闷你们是哪个班的，原来是D班的啊。是一群头脑不好的家伙对吧。”

“对啊，我们脑袋不好呀。既然这样，那让我们看看这里面应该也无伤大雅吧？还是说，你们光是让我们看见里面就会陷入绝境？”

“这怎么可能！”

“那让我们看看也没问题对吧？打扰了。”

“等……等等！喂！我说等一下！你别擅自乱来！”

弥彦要挡住堀北似的绕至前方，然而堀北却在此说出锋利如刀的话。

“我只是要看看里面而已，这本身并不违反规则吧。”

“别开玩笑。A班正占领着这里，D班没有使用许可吧！”

“哦？你们占领着这里呀？我不知道这件事呢。装置在里面吗？”

“没……没错，所以你给我退下。”

“那么，考试里并没有不能进入洞窟里的规则。虽然占领状态下确实无法利用洞窟，但这与独占权利并不相同。照理我们也有观看内部，或者确认装置的权利呢。否则所有据点我们都能强行独占。这样的话就不成考试了。”

“唔！”

她无疑对名为弥彦的学生发出了犀利的攻势。

堀北一面把头发往后拨，一面打算剥下以塑料袋隐藏住的洞穴的面纱。

然而……

“你们在做什么，我可不记得我邀请过客人。”

一名高挑的男生从我背后经过，往堀北前方走去。我记得他的名字是……

“葛城同学！这些家伙是来侦查我们的！是肮脏的一伙人！”

“不过是塑料袋而已，你们还真是小题大作呢。我只是要看看里面。”

堀北回过头与这些男生对峙，没露出丝毫胆怯之色。

“那么你就别客气试着查看里面吧。同时你要做好准备。在你任何一根手指头碰到的瞬间，我就会将这当作对其他班的妨碍行为来向校方通报。我可不保证其结果会使D班变得如何。”

葛城的发言很可能是虚张声势吧。碰个塑料袋便失去考试资格的可能性很小。既然他都说会提出申诉，那这也就带有些许危险性。

“我也向他说明过了，这可是强行独占的行为。这并不是规则上保障的权利。”

“确实如此，这点我不否定。不过我认为这就像是一种潜规则。你们D班占领河流上的据点，而B班则占领水井。你们都是半独占一般的围着营地生活。又有谁踏入那里采取强硬手段了吗？”

葛城冷静且富有分量的发言让无话反驳的堀北停下了脚步。

“一个据点由一个班级占领，然后守护它直至考试结束并持续得分。你要是触及这条潜规则可会引起大混乱。当然，作为报复，A班也会踏入D班的营地。我们应该避免麻烦对吧？”

只要她无视这些发言，那她就可以完成侦查，然而这应该是办不到的吧。就如葛城所言，其他班级无意间也采取着强占一个场所的形式。要是去破坏这点也只会增加麻烦。堀北调头远离洞窟入口的屏障，随即走到葛城身旁。

“好吧，我会期待A班最后的成绩。”

“还真是有气势。那我也就来期待吧……期待D班的垂死挣扎。”

堀北结束简短的对话离去。其实是打算强行闯入却碰了钉子。

要是葛城没出现，堀北这时早就已经闯到塑料袋的另一侧了吧。

“弥彦，不要接受他人粗劣的挑衅。她的目的就是要强行偷看里面。只要把谁占优势、谁正确摊在眼前，退下的人就会是对方。”

“对……对不起。”

真没想到他会瞬间夺走败退之外的选项，逼迫堀北退下呢。漂亮、漂亮。

“看来A班现在就只能先放着不管，那地方确实无法调查呢。”

在他们占据洞窟这封闭性据点之时，隐蔽性方面就已经形同铁壁。

然而，就算他们再怎么想隐藏内部情况，我们所“获得的情报”也已经足够了。

自由的意义

我一直很在意高圆寺询问我和佐仓的那些问题，于是第三天上午我便离开营地，向森林深处出发。此时一名女生从我后方飞奔而来。

“呼……呼……呼……绫……绫小路同学，你接下来打算做什么呢？”

佐仓好像是发现我的动向才跑来的。

“我在树上绑了手帕对吧？我想去确认一下。”

其实我早就想去确认，但因为抽不出时间。

“我……我也可以跟着你……吗？虽然我很碍手碍脚……”

“最好别这么做吧？要是传出各种谣言你也会觉得困扰吧？”

“那种事我完全不在意哟。而且……（含糊低语）”

佐仓小声嘟哝着些什么。她的声音小到就算我把耳朵靠过去也无法听见。

“这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哦。难得来到这样的岛屿，我觉得你好好享受一下会比较好……而且我本身又是个无趣的男生。”

我随便找了个借口打算拒绝佐仓的提议，然而……

“这……这样我会很开心嘛！”

佐仓的反驳超乎我的想象。

我因为她这强硬的发言而吓了一跳，接着与她的视线交错。佐仓随即蹲下并藏住了脸。

“啊哇哇哇哇！不是这样的！唔！哇！”

我完全不懂佐仓在说什么，我只知道她是个很有趣的人。只要她能对其他人展现这真实的一面，应该就没问题了呢。

“那么你要一起去吗？附带条件是就算你事后困扰也不会怪我。”

“真的可以吗？”

佐仓藏着脸如此回答道。这是怎样的互动呀……

我觉得路途中沉默不语很奇怪，所以决定抛出身边的话题来打发时间。如果只有踩踏土壤的沙沙声，那气氛会非常尴尬。

“你跟女生们相处顺利吗？这种生活要是独自一人的话无法过下去吧。”

“不，一点也不顺利……而且就连好好交谈也做不到。”

佐仓对不争气的自己感到难为情，一面用食指绕着头发，一面这么嘟哝道。

“我还真是没有用呢。读书跟运动都做不好，一点成长也没有。”

“没这回事，佐仓你确实有所成长了哦。”

“咦？我有成长？啊哈哈……没有呀。”

“真的。或许你自己不知道，但你确实正在一点一点地成长。”

我不仅通过言语，也用态度来向她传达这件事。这么做对佐仓这种没自信的类型效果很好，表现出这是我的肺腑之言，才能让对方内心产生共鸣。

佐仓停下脚步用摇曳的双眼凝视着我。

她在无意间想探求我的话中真意。

“没问题的。你马上就可以交到朋友，校园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有趣。”

我们一对上眼神，佐仓就急忙撇开视线并低下头。

即使是一瞬间她也和别人对上了眼神。单就这个反应来说，也和我刚遇到她的时候有很大的不同。

“话说回来……那个男人好像在那次事件之后就离职了欸。”

那名男店员在校内的家电量贩店工作，是平面偶像佐仓的狂热粉丝……不对，是跟踪狂。他光是沉迷佐仓的个人网站还不够，甚至尝试私下接触。

“那时候真是谢谢你了……那是绫小路同学你的功劳哟。”

“我什么也没做。这只是因为栉田亲近你，还有堀北跟一之濑帮忙，你才会获救。而我只是个旁观者。话说，后来没发生什么奇怪的事情吧？”

虽然那个跟踪狂离开了学校用地，但也可能在网络上与她联系。

“嗯，没事。因为现在留言功能暂时停止了。”

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吧。真是个明智的判断。

“话说回来，你平时明明就很胆小不安，但在当偶像时表情却很威风凛凛呢。”

“因为……基本上我都是自拍的。”

“那以前呢？杂志照应该不是自拍吧？”

听见这句话的佐仓有些难为情似的露出苦笑，接着回答：

“拍摄进行得一点也不顺利，我比别人要多花好几倍的时间。公司不仅要替我安排女性摄影师，还要尽可能地替我减少工作人员，而且……可能抹去自我时可以消去情感，因为那时候脑袋可以放空所以我才能够忍受。可是，最后也到了极限，因此我就停止摄影了呢。”

“呼——”佐仓一口气说完，而后吐了口气，调整呼吸。

跟踪狂的事应该在佐仓心中留下了巨大伤口，不过她开始往好的方向迈进。

眼前是枝叶稍微茂密的树林。我走到佐仓的前方，像在带路似的开辟着道路。假如佐仓因为枝叶倒刺而受伤那就糟了呢。接下来，前方地形开始变得崎岖，但我们还是继续走了一段路。之后我觉得休息一下会比较好，于是便回过头。

佐仓没料到我会回头而吓得肩膀哆嗦。

“休息一下吧，到目的地还要一段时间。”

在这种崎岖小路上行走三十分钟，佐仓很疲惫不堪吧。但她看起来有点开心。

我尽可能地寻找着能够形成凉快阴影的大树，接着在可供两人坐下的树根之间就坐。然而佐仓有所顾忌而打算坐在稍远处。不过地面凹凸不平，就算坐下应该也只会觉得很痛吧。

“你坐这里吧。”

“可以吗？”

“什么可不可以……你坐在那种地方也无法好好休息吧。”

“嗯……嗯！”

结束这种简短对话后佐仓便客气地在我旁边坐下。我们之间的距离大概是体育服袖子会微微接触到的那种程度。

“大自然还真是厉害……只是稍微走一小段路却要耗费非常多的时间呢。”

“一想到高圆寺看起来对这座岛屿不是很满意，就可以知道这里还算是校方好好修整过的地方。比起原始丛林，或许这里已经算是比较好的环境了。国外的丛林想必会伴随更多危险。”

“要出发的时候，我刚开始觉得非常郁闷。我没有朋友，就算是旅行也根本就不好玩。我原本想窝在房间里，因为这么一来就会一如往常。谁知事情却变成这样，学校居然说这是场考试……”



佐仓将背倚靠着大树，一动也不动地仰望着天空。

“不过现在……我觉得能来这里真的是太好了。因为在学校里没有像这样跟你聊天的机会……”

坐在这座深邃的森林里，自然而然就沉浸在平静的情感之中。

“要是能一直这样就好了……”

“是啊。”

虽然才来无人岛第三天，但我和佐仓两人独处的时间最长。

这也是因为我们彼此都没有朋友吧。

我却不可思议地没感到空虚。就如佐仓所言，我们彼此之间的距离稍微缩短了。这并不是像恋爱之类这么遥远的事情。嗯，我们成为朋友了呢！说不定这是由于我开始切身感受到我们的关系逐渐改变的缘故。

“唔唔……真可惜呢。这时候要是有数码相机的话或许可以拍下最棒的一张照片……”

佐仓用双手拇指与食指做出稍大的相框，接着做出好几次把自己和我放入框框里的动作，然后露出很遗憾的表情。

要将回忆具体化，相机确实不可或缺。它会留下痕迹。

从在学校总是带着数码相机的佐仓看来，现在这个瞬间是绝佳的按快门的机会。

会留下痕迹吗？原来如此，我明白伊吹会带着相机的理由了。

“不过要是我入镜的话不就枉费这难得的风景了吗？”

“因为有绫小路同学你在才会感觉是最棒的一张照片……啊！不是！我的意思是……因为我没有和朋友拍过合照……”

佐仓连忙否定并摇着头。她还真是个真正的天然呆呢。关于这点，我有个确凿的证据。

我不经意地直盯着坐在我旁边的佐仓。佐仓刚开始没注意到我的视线，但由于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她察觉到了。我们一瞬间对上了眼神。

“什……什么事！有什么事吗！”

“冷静下来，安静。”

我用力按住快要陷入恐慌的佐仓的双肩。

“呀！”

然后将身体徐徐逼近佐仓。佐仓就犹如被蛇盯上的青蛙一般无法动弹。我把视线从佐仓脸上移开，注视着她的头发。

有只虫在佐仓的头发上爬。就算是不了解昆虫的我，只要看见那外形也可以轻易明白，那就是我们俗称的“毛毛虫”。近看真的非常恶心。它那上下蠕动的身躯以及无数的手脚就足以令人毛骨悚然。

它应该是从佐仓倚靠的树木上……从她头顶上方的叶子上掉下来的吧。那么我该怎么做呢？假如我现在告诉佐仓有只毛毛虫粘在她的头发上，将很可能造成她的恐慌并引起骚动。而要是毛毛虫钻入头发之间或跑到衣服里，那就会更严重。

“佐仓，我有件事想问你……”

“什……什么事……”

“你……你会怕虫子吗？”

“虫……虫子？”

“对，虫子。像蚱蜢或者蜻蜓这样的虫子。”

“完……完全没辙。我连蚂蚁都碰不了。”

“这样啊。哎，也是呢。”

看来我只能思考其他办法。

假如我能迅速帮她取下就好，但身为都市小孩的我也很怕虫子。

虽然这么说，但就算想捡来树枝勾起毛毛虫，要是我做出可疑举止佐仓也会发现。

“呃……我想想。总之你先不要动，好吗？”

“好……好的，我知道了……”

我仔细地如此劝告，把手从佐仓的肩膀放开。这段期间，毛毛虫也正一点一点拼命地移动着身躯，打算朝着某处前进。

毛毛虫也想平安无事地逃出那地方。我得想个稳当的方法。

“怎么了吗？”

我在思索对策时，佐仓觉得不可思议似的歪了歪头。毛毛虫好像因此感到自己有性命危险，于是拼命地移动，打算逃跑。啊，危险。

毛毛虫，你不要乱来啊！

没时间犹豫了。现在即使要牺牲我自己，也不得不拯救佐仓。

我鼓起勇气坚持住发抖的右手，迅速把手伸到佐仓头发上。啊，这就是毛毛虫的触感呀。我快速抓起虫子，并将它扔到茂密的树林里。

对于我的一连串动作，佐仓完全没有意识到，不过我总算是成功保护了她。

“唔唔……讨厌的触感残留下来了……”

休息过后，我们一边随意闲聊，一边借助手帕标志抵达了目的地。这好像比我想象中还快，大约二十分钟就抵达了。我先回收手帕还给佐仓，接着就在高圆寺站过的地方重新观察起四周来。

这里与我们至今走过的森林，乍看之下并无差异。

这里有而其他地方没有的事物……究竟会是什么呢？

“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嗯……到底哪里不一样呢？”

如果从视觉无法获得情报，那就只好依赖这之外的部分。

“总之先随机调查吧。但我们别走得远到看不见彼此的身影，要边走边定期进行确认哦。如果专心搜寻注意力很容易就会集中。”

我观察着从我所站位置无法看见的大树后方或者树根，以及头顶上方的繁茂绿叶与树枝，用手试着摸摸土壤，用鼻子嗅嗅不时吹来的

暖风，并静静竖起耳朵。我动员能够使用的五官功能，连一丝微弱变化也不漏看地逐一确认。

“哇！”

佐仓在稍远处的茂密树丛里调查，从她的方向传来类似尖叫的惊叹声。树丛看起来很茂密，我只能看见佐仓的部分身体。她又跌倒了吗？

“欸，你看这个，我找到了很厉害的东西哟！”

佐仓说道，并有点兴奋地呼唤着我。我拨开茂密树丛一窥究竟，发现那里长着与树丛不一样的绿叶，而且还能看见一部分黄色果实。

“这是……玉米……对吧？”

“看起来是这样。”

然而，真的会只有这片区域长着野生玉米吗？

虽然我不了解植物，但这明显是不自然的事情。

栽种玉米的土壤与这片森林的土壤颜色有点不同。这点便能佐证它是人工栽种的玉米。

三百六十度被茂密树丛包围，而且因为杂草丛生很难被人发现的这点也很奇怪。

“高圆寺那故弄玄虚的发言指的就是这个吗……”

那家伙一开始就察觉到了这地方的存在，然后坏心眼地不告诉我们。不管怎样，从据点的情况看来，学校相关人员毫无疑问在进出这座岛屿。我试着摘下一根玉米，发现它就是普通的一般玉米。

正因为经由良好的管理，它才会长成这种漂亮的形状吧。

“要是带包包过来就好了呢……这应该没办法一次带回去吧。”

虽然数量大概不到五十根，但要一次抱走也不太可能。

必然需要往返好几趟才能搬完。于是我脱掉身上的运动衫。

“咦咦咦咦！你你你……你在做什么呀！绫小路同学！”

佐仓手上的玉米啪搭啪搭地掉落下来。她随即捂住视线。

“抱歉抱歉，要是我事先通知你一声再脱掉就好了。”

我以为她不会特别介意男人裸体，看来我对妙龄女子的顾虑还是不够。

“把运动衫的开口打结的话就可以代替袋子了呢。可以一次搬运更多的玉米。”

在离开这里之后，要是玉米被其他班级的人发现，恐怕会被采收掉。

我想尽可能地事先回避风险。

“我们一回去就向其他同学报告，请他们赶紧过来采收吧。”

“嗯！”

我们两个因为意料之外的大丰收而内心雀跃，但这时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访客。

“请你看看这个！葛城同学！有大量的食物哦！”

将注意力集中在玉米上的佐仓吓得双肩剧烈一震，马上绕到我身后躲起来。葛城看见佐仓这副模样便开口谢罪。

“抱歉，我们并没有打算吓你。他也没有恶意。请你原谅他吧。”

他对弥彦投以严厉的眼神，催促他道歉。弥彦表现得像是惹人生气的小狗一般向佐仓道歉。真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撞见这些家伙。虽然葛城没有对我有任何反应，但弥彦好像立刻认出我了。

“你不是昨天来当间谍的家伙吗？”

弥彦怒吼似的大声发出喊叫，佐仓因此再次受惊而缩着身体。葛城见状，用力在弥彦头上灌下一记铁拳。那貌似很痛的闷钝声响，就连我这边都听得见。

“我是A班的葛城，这家伙是弥彦。我们是第二次见面，这样自我介绍差不多可以了吧。”

“我是D班的绫小路，这位是佐仓。”

我们互相简短致意完，葛城就瞥了玉米一眼，然后迈出步伐。

“这是你们发现的东西，我不打算强行夺走，所以你们就放心吧。不过要是这里被发现，应该会有很大的可能性被人拿走。”

“那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只有两个人。”

除了祈祷这里别被发现，我们没有其他选择。采收所有玉米再藏起来也是一种办法，不过在我们采收期间，被人发现的可能性也不小。

“你们真笨欸，只要一方留下来看守不就行了。对吧，葛城同学？”

“搞不清状况的是你，弥彦。别小看在森林里单独行动的危险性。若是只有男人就暂且不说，假如是男女行动，无论如何行动上都会有所限制。”

葛城也正是了解到这点所以才没单独行动，而是和这名叫作弥彦的学生一起行动。

“我们也来帮忙吧。”

“你……你是认真的吗，葛城同学？居然要帮D班……”

弥彦虽然表现出理所当然的抗拒，但一察觉到葛城锐利的目光，他就把话吞到了喉咙深处。

“这是个很令人感谢的提议，不过我们被班上领导者交代要小心行事。要是被班上知道我们依赖A班，可是会惹他们生气的。抱歉，请容我们拒绝。”

这是我瞬间编出的谎言，但葛城被我这么一说应该也只能作罢。

“原来如此。既然这样那我也不能再多说什么。不过你们能够信任我们吗？我们也可能在你们离开之后拿走所有东西。”

“那样的话我们也只能拿着手上的这些玉米乖乖放弃。”

我这么答完，葛城就静静地离开了。佐仓好像很不安，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我和佐仓一回到营地，就报告了发现玉米的这件事情。

“干得好欸！绫小路！还有佐仓！我们赶紧去拿吧！山内！”

池向附近的山内搭话。山内一发现我和佐仓就猛冲过来。他粗鲁地抓住我的手臂，用要推倒我一般的气势，让我远离佐仓。

“你、你、你！你为什么裸着上半身跟佐仓两人独处！这是怎么回事！”

“冷静点，这可是天大的误会。我什么也没做，你放心吧。”

虽然我不知道他正在进行怎样的妄想，但现在可不是理会山内的时候。

“我有些话要跟平田说，抱歉啊。”

“我可是相信着你哦！绫小路！”

我走过如此大声扬言的山内，向平田报告玉米的事。

接着，我们立刻把在营地的学生组成队伍，将人数调整成能够一次把玉米拿回来的队伍就再次出发。应该也有顺便搜索其他地方跟寻找食物的这些目的吧。

当他们结束所有采收并回到营地，已经快下午一点了。

“还真的有玉米呢！”

同学们的包里塞满了玉米，数量看起来并没有减少。

“只不过有点危险呢。那家伙……A班那个叫作葛城的男人就在附近。”

看来葛城没有带走玉米，而是留在那个地方帮我们看守。这不是出于善意或恶意，而是因为葛城就是这样的男生。

寂静地开战

无人岛生活迎来了第四天。班上在迎接折返点之后就开始一点一点地产生变化。现在已经听不见那些曾经大肆吵嚷过的抱怨。回过神来，这里已经成了欢笑声不断的地方。这里有我们找到的玉米，加上池他们钓到的鱼，也已经没人抗拒饮用河水。另外还有同学找回来的水果等食物，我们比计划中还省下了更多点数，眼看就快要熬过这场考试了。

包括中途退出等问题在内，目前我们使用的点数大约维持在一百点。照这样顺利进行下去的话，应该可以留下相当多点数并就这么结束考试吧。这对于考试开始之前的D班而言，是个让人非常能够接受的数值。曾经身为最大反对派的幸村，也不会抱怨了吧。没错，没有一个学生对这结果不满。

我的脑中有某样东西如针扎似的隐隐作痛。

我偷偷借来圆珠笔，把它和折起来的纸张一起放进口袋，接着离开营地。我为了弄清这座自己几乎一无所知的岛屿而开始行动。

虽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猜测，但是若要详细列出这场特别考试的内容，我觉得其中八成是要确认班级内部有无合作关系的“防守测验”。然后剩下两成则是考验对其他班级的侦查以及情报搜集能力的“进攻测验”。

不过，这八比二的占比并不会就这样反映在考试结果上。其实那两成才是足以大幅左右考试结果的要因。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各班的应考方针。那么，要做的事情不用说，当然就是对其他班级发动攻击。

因此，我开始往A班的营地走去。就如D班以河边为中心来行动，A班应该也是把洞窟周围当作活动范围。

葛城并非单纯地在最开始就占领洞窟。洞窟这据点的真正魅力不是能够遮风避雨，而是这个地点本身就有意义。

我在森林里徘徊一段时间之后，隐隐听见海浪的声音。我加快脚步，就这样穿越树林，成功地来到海岸。

“噢……”

我紧急停下脚步，因为前方是没有立足点的悬崖。

“我记得从船上看见的地方……是在这下面。”

当时我隐约看见距离洞穴相当近的地方有着好几项设施。

我心想说不定有可以绕道下去的路线而沿着悬崖走，接着就在很容易看漏的死角里发现了一架梯子。我抓住梯子用力拉扯，它被牢牢钉上，相当坚固。于是我顺着梯子往悬崖下方前进。

这是个在登岛前没先发现就找不到的地方呢。不久我发现一座小屋。小屋门口装有证明它是据点的装置。我从窗户窥视屋内，看见了鱼竿等道具。也就是说，通过占领这个地方，即使不向校方租借钓具也可以捕鱼。

我接着确认了是否可以占领……结果如我所料，上面的文字是A班。剩余时间大约是四小时。

葛城他们占领洞窟后就来占领此处……这么理解应该不会有错。

这个据点要是没在船绕行岛屿时发现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

小屋在悬崖的正下方，因此占领的瞬间也不用担心被周围的人看见。

室内的道具没有被碰过的迹象，上头堆积着灰尘。也没看见它被当作营地来使用的痕迹。我从口袋里取出地图，标记小屋的位置。虽然只有粗略的位置，但要准确测量地点，想必要大量的时间。

我标完记号就再次折起纸张，接着把它收进了口袋。

这里除了小屋之外什么也没有，于是我再次使用梯子返回原本的道路。

“绕行岛屿时我似乎在那里看见了一座塔……”

凭着记忆，我再次环顾四周，一面注视着有人踩踏过的地面，然后循着足迹似的进入森林。

不久后，我抵达一处有着高台的地方。这里也是据点吗？

要是爬上装设的梯子似乎可以一览海边，不过我不认为它是那么有用处的设施。也就是说，这当中也有不怎么派得上用场的据点吧。

我为了确认装设在设施墙上的装置而靠近它。这里的终端装置和刚才那个不一样，处于没被占领的状态。这项设施的存在本身就很巨大，虽然说位于内陆，但却比较容易让许多学生找到。换句话说，也不知道现在会有谁在哪儿监视着这里。他们应该也发现了这个据点，不过却没占领。这当中差别就在于有“会被敌人发现的可能性”。

葛城是个谨慎的男生，只会采取踏实战略，他不会贸然靠近身边的甜蜜诱饵。

尽管处于无风状态，我却发现附近的茂密树林突然正在摇晃。

“看来不占领的理由并不只是为了慎重起见……”

“你在那里做什么，这里可是我们A班的地盘。”

两名男生像在等待猎物落入陷阱似的从茂密树林之中现身。

我离开终端装置，但他们就像是要夹击我而包围过来。一人随即上前察看终端装置的情况。应该是要确认是不是我占领了据点吧。

“你是谁？我没见过你呢。”

看来我这自称是“躲在石头背面的鼠妇”之D班见不得人的存在，并不广为人知。（ 注：鼠妇是一种喜欢藏在阴暗潮湿处的昆虫）

眼前的男人手上拿着树枝，像是把它当作武器一般伸向我的喉咙，并且恐吓似的叫我报上名来。

“我是D班的绫小路。”

我立刻屈服于这些威胁，当然毫无保留地报上了姓名。

“我们来调查他有没有携带可疑物品吧。”

他们就像盘问嫌疑犯的警官一般包围过来，然后把手伸进我的口袋，检查我的脚踝有没有藏着什么东西。

“这并不是暴力行为，你懂吧？”

这问题应该只存在一种回答，我点头答复。

他们从我身上搜出的物品有圆珠笔以及折起来的纸张。那两样东西都被他们发现了。

“为什么要带圆珠笔？手绘的地图吗？”

他把我粗略画下的岛屿以及记载有无占领的部分面向我。

“还给我。”

我虽然伸出手，但是他们也不可能老实还给我，我抓了个空。

“你的目的是什么？你是单独行动的吗？”

对方对我抛来疑问，我则陷入了沉默。过了三秒、四秒，我像在逃避沉默气氛般如此出声：

“我不能说。”

“原来如此。不能说也就代表着有人在幕后操纵着你，对吧？是你们D班全班策划着什么事情吗？还是说只有一部分人呢？”

这情况就犹如警察质问嫌疑犯。我接二连三地被他们追问。

“我不能说。要是说出来……我就回不去了。”

“身为小喽啰还真是辛苦，绫小路。哎，好吧。不过，虽然我不知道你被托付了什么任务，但你可别再做出这种多余的举动。给我乖乖地待在你们的营地。”他们把圆珠笔丢到我脚下，却把纸片拿走了。

这些家伙并没有权利命令我，但他们的态度非常强势。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你。你要是说出你们班谁是的领导者，我们就会给你一定的报酬，而且金额高达十万，甚至二十万。”

“你们是要我为了钱而卖掉班级吗？”

“要怎么理解我们的话是你的自由，不过我们也会给其他人同样的提议。我话先说在前头。这么一来，谁先说谁就获得报酬。”

A班的这项战略基本上没风险。这是个只要有充裕金钱便可能实现的简便方法。虽说概率很低，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会有学生因利欲熏心而出卖伙伴的可能性。

“总觉得这令人难以相信。你说要给钱，那是要怎么给？这里也没有手机吧？”

“我们确实无法立刻支付酬劳，有必要的话我们也可以写下字据。”

换句话说，他们打算签下契约，考试结束之后再把钱……也就是个人点数汇给我吗？

“字据啊。我想请问一下……要是我告诉你们，我能得到多少点数？”

“这就要取决于你的态度了。”

“能让一个信得过的人来处理吗？比如说葛城之类的，或者是坂……”

我说出这名字的瞬间，一名男生突然脸色大变。

“你为什么要提到葛城的名字？”

“我听闻A班的代表人物是葛城。”

“别笑死人。A班的代表人物是坂柳，才不是什么葛城。你可以走了。”

A班学生们的模样看起来就像是在说“没你的事了”而让出路。看来起码这两人是葛城的敌人。那这些家伙是听从坂柳的命令行动的吗？还是说做出指示的人是葛城？这件事有必要弄清楚。

1

我为了掌握C班的状况而来到海边，环顾他们的营地。昨天为止都还在狂欢的此地已变得相当冷清，门可罗雀。

“哎呀！真是让我大吃一惊呢。虽然我觉得他很不寻常，但没想到居然会做到这种地步。”

当我正漫不经心地盯着这副光景时，从我身后走来的二人组向我攀谈。

“你也是过来侦查的吗，绫小路？”

原来是B班的一之濑与神崎，他们两个也是来探查C班的状况的吗？

“我是负责出来搜寻食物的，在森林里进行搜索时，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海边。”

“就算现在是白天，单独行动也很危险呢。”

我收到来自一之濑的温柔劝告，我也只能附和她的话。他们两人一边藏身于阴影之下一边查看C班的情况。他们会躲起来也代表有这么

做的理由。

“哎呀，完全没人了。就像神崎同学所说的，这好像是中途弃权的战略呢。”

她挠挠脸颊，遗憾地叹了口气。

“我原本打算猜猜C班的领导者。但这样应该就没办法了吧？假如他们全班都撤离，那我们连线索也没有。”

“我想了想，C班已经用光点数了，对吧？所以就算我们看穿他们的领导者是谁，他们是不是也不会受到惩罚呢？”

“既然学校说不会对第二学期造成负面影响，那他们就不会变成负分吧。”

一之濑觉得有些无趣而嘟起了嘴。

我们三人环视的C班营地已经空无一物，前方只有一片虚无的空间，只剩下校方在角落设置的帐篷。

虽然仍有几名学生正在海边玩耍，不过这应该也只是时间问题了吧。

“虽然用光所有点数的战略不值得夸奖，可是这也相当厉害呢。”

“这种事情就算想到也不会去真的去做。这是场累积加分的考试，龙园在放弃的那一刻就已经输了。”

一之濑与神崎用好像有点同情的表情面向变得空无一人的海边，并说道。

“猜测谁是领导者，难易度果然非常高呢。办不到办不到。”

“乖乖放弃并脚踏实地度过考试似乎比较好。”

“嗯嗯，对我们来说踏实的战略是最好的呢。”

这两人说的话不知是真是假。他们把自己的应考方针毫无隐瞒地讲给我听。

一之濑他们领悟到侦查C班没有什么意义，便将视线移开海边。这正是个好机会。我原本打算询问平田或栉田有关坂柳的事情，不过如果是一之濑他们的话，应该对此更了解。我现在想尽可能避免做出会让D班学生们发现自己行动的举止。

“我偶然听见了一些消息，A班现况是葛城与坂柳的团体彼此对立，是吗？”

“关系不好是事实呢，他们之间的冲突好像相当激烈。这怎么了吗？”

“不，我只是接到堀北的命令有时间就去调查这件事情。她说瓦解A班的机会就在这里。即使冲突再怎么激烈，他们在考试上还是会联手吧？”

“与其说联手……因为这次就是坂柳同学缺考呢。现在是葛城同学一个人在努力哟。所以所有意见应该都是葛城同学在统整，对吧？”

一之濑歪头寻求神崎的意见。真没想到那名叫坂柳的学生会是缺席者。

“葛城是个聪明的男生。假如坂柳不在，葛城也不是坂柳手下的人能够抵抗的人物。他们应该不会做出那种内部分裂的行为吧。因为这么做也没好处。”

如果是这样的话，刚才那两人就是依葛城的指示在行动。

“是呀，应该就是这样没错。不过跟着坂柳同学的学生们很不开心吧。那两人的性格是两个极端，所以意见绝对会产生分歧。”

“两个极端？”

“革新派与保守派？进攻与防守？他们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所以好像总会起冲突。一想到A班在那种状态下还能表现不凡，我就觉得很可怕呢。因为要是A班顺利统一步调就能发挥出A班的真正价值。”

“原来如此啊，我之后会转达给堀北。真是的，我很想叫她自己调查，但她就是很会乱使唤人呢。噢……刚才那句话请你们当作没听过。要是惹她生气会很麻烦。”

“哈哈，我会保密的。不过真不愧是堀北同学呢，着眼点很好。那两个人要是完全对立并激烈争执，那就算自我毁灭也不奇怪。哎，虽然现阶段我们什么也做不了。”

神崎看了看手表，确认了时间，向一之濑提议差不多该回去了。

“我也差不多要回森林找食物了，要是空手回去可是会惹人生气的。”

“那就这样喽。我们彼此都要小心别受伤，一起加油吧。记得千万别乱来哟。”

一之濑对我这么说道。我小声答了一句：“谢谢。”

2

那是无人岛特别考试开始不久前发生的事情。我就讲讲第一学期结业式那天的事吧。

当时我欢欣鼓舞，因为我正细细品味着人生第一次能尽情享受暑假的喜悦。

然而，手持镰刀的死神要夺走我那份喜悦似的，毫无预警地现身了。

“绫小路，回去之前我有些话要对你说，请你到辅导室来一下。”

茶柱老师在班会快要结束时留下这些话便离开了教室。

“什么啊，你干了什么坏事吗？”

收拾好书包准备回家的须藤前来询问。

“我不记得欸。”

“是呀，因为你平时可是过着普通且脚踏实地的低调生活呢。”

“什么嘛，用这么挖苦人的说法。”

“挖苦？我可没这种打算呢。难道你是这么认为的吗？”

讨厌的家伙……我受伤的心灵因为悲伤而落泪。

这么说来，须藤只是出于担心才前来搭话的好家伙。对吧！须藤！

“欸，堀北。你暑假……有空吗？有时间我们一起出门玩吧。”

须藤坐在我的桌子上一心专注于堀北……看来他完全没在担心我。

“为什么？”

“这……马上不是暑假了吗？要是不好好享受，那可就亏大了吧。我们可以去看看电影、买买衣服之类的。”

“真是无聊呢。这和暑假也没有关系。说起来，你为什么要邀请我？”

“你……你问我为什么。为什么你在这方面迟钝成这样啊……”

面对打从心底不解的堀北，须藤用力挠头。但他随即转换了心情。

“所以就是那个啦。男人在假日时邀约女人也就意味着……”

虽然我也很想见证须藤的这份努力，不过茶柱老师叫我过去。

讨厌的事情最好赶紧解决。

“喂，你要去哪里啊？”

我不知为何被须藤叫住。

“去哪里？我刚刚被老师叫到辅导室。”

“晚点去应该没关系吧？再陪我一会儿。”

他这动作真的令人非常恶心。他粗壮强健的手臂抓住我的手腕不放。

“你就陪着我战斗吧，然后好好地辅助我。”

“你不要说些乱来的话啦……”

“再见。”

堀北在我们进行无聊争论的时候，就收拾好书包并离开座位，毫不犹豫地离开教室。须藤目瞪口呆地目送堀北离开。

“可恶，又失败了。我去社团活动好了。”

堀北这个目标人物一不在，须藤就释放了变得不需要的我。

我抵达辅导室前，就看见茶柱老师靠在门上低头等着我。

“进来。”

“我完全不明白您叫我过来的理由。”

“里面说。”

我的忧郁度仪表因为被老师反复简短回话而向上飙升。

要是她能说出像是“让我看看宴会上表演的拿手绝活”这种话，并让我表演搞笑桥段就能结束约谈，那就太好了。

“虽然听见辅导室会让人有种不愉快的印象，但这里令人意外地是个不错的地方。要说为何的话，那就是因为这里不会有人监视。这是校方顾虑到师生经常要讨论涉及许多个人隐私的事。”

这么一说，室内确实没看见该有监视器。

“所以您要说什么事呢？我现在要去制定暑假计划，可是很忙的。”

“这话还真可笑，你应该没有朋友吧？”

“不不不，这说得有点太过分了吧。我可是有几个朋友的哦。虽然人数用两只手手指就数得完，不过重要的不是人数。”我如此辩解道。

说起来就算我要制定暑假计划，有什么奇怪的吗？

“我今天会叫你过来是想让你听听我的人生经历。”

茶柱老师的人生经历？这还真是超乎想象。

我不懂她点名要我来听她讲这种事情的理由，何况我也没兴趣。

“这是我当老师以来，从没对任何人说过的话。你就把这当成是我的胡言乱语吧。”

“在这之前我先去泡杯茶吧。您的喉咙也很渴了吧。”

我从折叠椅上起身，接着打开茶水间的门。里面似乎没人……

“这些话我并不打算让其他人听到。你要是明白了就回到座位上吧。”

“也是呢。”

我就这样关上茶水间的门，回到茶柱老师面前。

“你们D班学生是怎么看待身为班主任的我？”

“又是个抽象问题呢。我认为您是个美女……请问我能这么回答吗？”

老师虽然面不改色，但我一开玩笑，肌肤就感受到她所流露出的杀气。

“呃……如果不介意我拿其他老师来比较，那我觉得关于D班的前途，您似乎并不关心，是个对学生没兴趣的冷淡老师。差不多是这样吧。”

她既不像B班班主任星之宫老师那般友善，也没有C班班主任坂上老师那种积极帮助学生的态度。

“我说错了吗？”

“不，就如你所说的，我并不打算否定。不过这并不是真相。”

茶柱老师稍作停顿，接着就像回想起什么事情一般，仰望天花板。

“我以前也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和你们一样都是D班。”

“真让人意外，我还以为茶柱老师您肯定是个优秀的人物呢。”

“是吗……我们那时候不像现在有这么极端的差异。当时并非三足鼎立，应该要用四足鼎力来表达吧。直到临近毕业的三年级第三学期，A班和D班的差距就连一百点也不到。那是场势均力敌的比赛，班级甚至会因为一个微小失误而崩毁。”

茶柱老师不是在吹牛，她的说话方式反而比较像在后悔过去。

“那么也就是说那个微小失误发生了，对吧？”

“对，失误突然到来。D班因为我犯下的错误而被打入地狱，结果升上A班的梦想一下子全都破灭了。”

虽然我觉得遗憾，但是忽然和我说这种过去的话题，我也很伤脑筋。其实应该说感觉很不自在。

“我不明白，这些人生经历跟我有什么关系吗？”

“我认为为了升上A班，你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还在纳闷您要说什么事呢，您这是在开玩笑吧。”

被您不自然地抬举、夸奖，我觉得很开心……我不可能说出这种话。

“几天前，有个男人联系了学校，说要让绫小路清隆退学。”

茶柱老师身上散发出的气场突然急遽改变。也就是说从这里开始才是正题。

“让我退学？这还真是莫名其妙。虽然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但校方不能无视本人意愿就让学生退学吧？”

“当然。无论第三者说什么，我们都无法让你退学。只要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你就会受校规保护。不过……假如你犯了错那就另当别论了。抽烟、霸凌、偷窃、作弊。如果你传出什么丑闻，退学就无可避免。”

“很遗憾，我并不打算去做这些事。”

“这与你个人的意志无关。也就是说只要我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一切都会成真。”

“难不成您是在威胁我？”

我才在想她的措辞很可疑，原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个交易，绫小路。你为了我而把升上A班当作目标，我则为了保护你而给予全面性辅助。你不认为这是个很好的交易吗？”

我从遇见她的时候开始，就觉得她是名奇怪的老师，但真没想到她居然会威胁自己的学生。

我岂止吓得目瞪口呆，这种事简直令我发笑。

“我可以回去了吗？我不打算再继续听下去了。”

“很遗憾，绫小路。那你就会被迫退学，D班则永远抵达不了A班。”

她的说话方式、态度完全不留余地，这个女人是认真的。

她为了自己未能完成的梦想而打算利用我。

“我再问你一遍吧。你要以A班为目标还是要退学？你自己选吧。”

我将左手按在长桌上并挺出身体，揪起了茶柱老师的衣襟。

“我回想起堀北对你表示不悦时的事情了。她的心情跟我现在应该很类似吧？这就好比穿着鞋子走进别人家里一样。”

“是啊。”

迄今为止都一直很强硬的茶柱老师自嘲似的笑了。

“我对自己也很惊讶，我发现自己竟然还没放弃升上A班。”

虽然只有一点点，但总觉得她的双眼有些湿润，感受不到平时的冷淡。

茶柱老师握住我那双仍揪着她衣襟不放的手臂，眼神随即恢复以往的坚定。

“我本来觉得你自发性引领D班就好，可是现在已经没有时间再给你犹豫了。你现在就在此做选择吧。你要帮，还是不帮？”

《星球大战》的主角卢克，拒绝冒险的邀约，选择回到叔叔的农庄。可是最后还是被卷入战火的旋涡之中。这就是所谓的命运。

这女人的往事只能相信一半吧，我也不知道她的话里有几分真。

“您说不定会后悔哦……对于您想利用我的这件事。”

“放心吧，我的人生已满是后悔。”

这就是快放暑假时发生的麻烦事。这是我一点都不想去回想的事情。

虽说如此，但是以我立场来说，我也不能失去现在的校园生活。

为了守护自由而舍弃自由……这实在很愚蠢。

虚假的团队合作

当我正熟睡时，帐篷外传来女生听起来很不高兴的声音。

“欸，男生们，能不能集合一下？”

女生说完后还不断说出“快点起来”“给我出来”等，感觉相当蛮横。

天亮才睡着的我一边揉着疲倦的双眼，一边慢慢起身。

“到底怎么回事……我超困的。”

我和烦躁的须藤互相对视，接着走到帐篷外。

“怎么了？”

“啊，平田同学……抱歉，可以请你叫醒所有男生吗？大事不好了。”

筱原抱歉似的向平田搭话。

不知道她是正在慌张，还是正在生气，总之从筱原的模样看来情况非同小可。

女生们在稍远处瞪着我们这边。

“我知道了。刚才你们也来叫过，我想大家马上就会出来。”

约莫一两分钟后，男生们一面搓揉睡眼惺忪的双眼，一面出了帐篷。

睡傻的男生看见集合在帐篷外的女生们，才察觉到情况非比寻常。

因为女生看着我们男生的眼神异常恐怖。

“这么一大清早的，怎么了呀？”

“对不起呀，平田同学。虽然这件事和平田同学你无关……但我们有件必须确认的事情，所以才会集合男生。”

除了平田之外，筱原对我们所有男生投以蔑视的眼神如此说道：

“今天早上……轻井泽同学的内裤不见了。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情况吗？”

“咦……内裤？”

平常总是很冷静的平田，对意想不到的情况也表现出了动摇。

这么说来，确实没看见轻井泽及部分女生的身影。

“现在轻井泽同学正在帐篷里哭，栉田同学她们在安慰她……”

筱原这么说完，就往女生的帐篷方向看过去。

“咦？咦？什么？为什么要因为内裤不见而瞪着我们啊？”

“这还用说吗？就是你们当中有人半夜乱翻包包偷走的吧。因为行李就放在外面，只要想偷就能偷呢！”

“不不不不！咦！咦！”

池急忙交替看着男女生。一名男生看见他这副模样，便用冷静的声音嘟哝道：

“话说回来，池。你昨天……很晚才去厕所对吧。还花了蛮久的时间。”

“不不不！那是因为光线很暗所以费了一番工夫！”

“真的吗？偷轻井泽内裤的不是你吗？”

“才……才不是！我才不会干那种事！”

男生们之间开始互相推诿这个讨人厌的罪名。

“总而言之，我认为这可是个相当大的问题哦。要我们跟当中有内裤贼的一群人在一个地方生活，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筱原一副随时都会发火地双手抱胸忠告道。

“所以，平田同学，能不能请你想点办法找出犯人呢？”

“这……但并没有证据显示就是男生行窃。应该也有轻井泽同学自己弄丢的可能吧？”

“对啊对啊！这跟我们没关系！”

平田身后的男生一齐大声诉说自己无罪。

“我很不愿去怀疑这之中会有犯人。”

与其说他是在包庇男生，不如说他是不想怀疑同学。

“我知道平田同学不是犯人……不过请先让我们检查男生的行李吧。”

看来所有女生的想法都没改变，她们断定男生中肯定有犯人。哎，她们会这样想也很自然，所以这也无可厚非。

“什么？别开玩笑，我们可没必要接受这种事情。拒绝吧，平田。”

“我们男生要先集合商量一下，能不能给我们一点时间呢？”

“既然平田同学你都这么说……我知道了。我也会去向轻井泽同学说说看。不过要是你们没找到犯人，我们也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

筱原留下这些话，现场就暂时解散了。

平田马上再次集合所有男生，决定在帐篷前进行讨论。

“我们就无视女生说的话吧。被怀疑的感觉还真糟，我可是会跟她们奋战到底的。”

本以为池在第一天得到女生们一定程度的信任，但看样子这终究是徒有其表。被毫无根据地怀疑的男生们不愉快也是理所当然。

“再说我们又不可能去偷轻井泽的内裤。”

“对吧？”山内和其他男生们也接连这么说道，彼此面面相觑。

这应该不是因为轻井泽不可爱，而是与其把身为平田女友的轻井泽当作目标，不如瞄准栉田或佐仓。

“我也不打算怀疑你们，但是我认为这样解决不了问题……”

在对面结伙讨论的女生甚至好像随时都会猛扑过来。

“为了证明自身清白，正大光明地接受行李检查好像会比较好呢……”

平田这么说完，就拿出自己的包。

“我很没出息地接受女生的要求，你们于是也无可奈何地配合我的脚步……这样应该可以吧？”

“可……可是……”

“当然，我会率先打开包。”

他应该是在想要让别人有所行动就只能由自己开始。不过不仅是女生，包含括男生在内，大概没人会认为平田就是犯人。

说起来偷走自己女朋友的内裤，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很矛盾。

但要是第一个人像这样打开包包，那后面的人也会不得不照做。

因为不愿接受行李检查的学生一定会遭受怀疑。平田的包当然不可能会放有什么内裤。

“真没办法……”

男生们受平田行动影响，而接连到帐篷前拉出行李。

池和山内虽然一直都很不情愿，但即使这样他们也无法打破现在的局面。包含我在内的三人成为最后还没受检查的男生，于是无奈地往帐篷走去。我也跟在这两人后面。

“可恶，真是火大。居然毫无证据就怀疑男生。真是太不讲理了。”

“哎，事情都变这样了，我们就堂堂正正地证明自身清白给她们看吧。”

池抓住包正打算站起时，忽然间停下了脚步。

“怎么啦？”

“啊，不……”

池突然背对着平田他们一屁股坐下，确认包里面，接着慌张似的拉上拉链。

“宽治？”

池脸色发青，身体僵硬，就像被牢牢束缚住似的静止不动。

“喂，我们快点走吧。”

山内看见模样可疑的池，而半开玩笑地如此说道：

“该不会是你偷的吧？”

“才……才不是！”

池急忙否定，抱着包，摇头。

再怎么说我们也没迟钝到不去怀疑这明显的反应。“你该不会……”

“什么啊，你在怀疑我吗？”

“不，不是这样……给我们看一下你的包吧。”

“啊，喂！”

山内迅速抓住包，检查池的包。结果那里……藏着一团男生绝对不会穿着的白色内裤。

“不……不是我啦！这好像是有人擅自放进我包里的！”

“你呀，这种借口可行不通……”

山内对池手足无措的模样投以怜悯的眼光。

“就说我不知道嘛！这是真的！为什么我的包里会有内……内裤啊！”

“这样很难看哦。总之我们先去向平田他们说明吧。”

“什么！要是这么做，我不就会被当成犯人了吗？”

“不一定……吧？”

山内向我寻求同意，但这是怎么回事呢？

轻井泽的内裤在池的包里，所以池就是犯人？

事情应该没有这么简单。

姑且不论犯人是何时、如何偷走内裤的，行窃的犯人一般是不会把内裤藏在自己包里吧。要是隔天引起骚动大家肯定会开始搜寻犯人。即使作案时欠缺冷静，但说要打开行李检查的时候，犯人照理说会很慌张。然而，当时池身上却一点也看不出这种模样。

因此犯人另有其人，并把内裤藏到了池的包里。

只要池不是蠢到极点的笨蛋……是不会把赃物放到自己的包里的。

“欸，绫小路，你相信我没有行窃对吧！”

“冷静思考这种状况，没有证据能够断言池就不是犯人。”

“绫小路！”

“不过，池就是犯人的可能性不能说是很高。假如他是犯人那就太愚蠢了。”

“确实是这样没错啦……那么是怎样呀？难道有人把它放进宽治的包里？”

“也只能这么想了。”

“喂，快点啦。”

平田他们那里的一个男生抛来这句话。

“怎怎怎怎……怎么办！真的糟了！”

要是现在赃物被发现，男生姑且不论，女生则会断定池就是犯人吧。

“总之现在只能先藏起来。”

“你说藏起来，是要藏哪里啊！根本就没有地方藏啊！”

确实无法藏好它。如果去厕所或帐篷里会被人看见，监视着我们的女生也会加强疑心，并搜索那些地方吧。

最重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地方耗了太多时间，就算已经被怀疑也完全不奇怪。

“应该只能先放进口袋里了呢。”

我能给的建议就只有这些。现在既没时间把它放到自己的内衣或鞋子里，也没有东西能够遮住可疑的动作。

“没……没办法啦！我……我已经都这么恐慌了！”

即使如此现在应该也只有藏起来的这条路吧。

“那绫小路这就交给你了！”

池这么说完，就从包里取出卷成一团的内裤，迅速地硬塞到我的手上。

“什么？”

“你认为藏起来比较好，那你就帮我藏，好吗？”

“不，这……”

“喂，快点！”

“我马上过去！”

“那就麻烦你了。”池这么说完就跑掉了。

“我可不想被卷进去。”山内也这么表示，并且赶紧跟着池跑掉了。

“喂喂喂，真的假的啊……”

即使是我，也冒出了一些冷汗。

虽然这么说，可是就算我待到最后，情况也只会恶化。

如果要藏起来的话，我会想藏在难以调查之处。但可不能只有我一个人花费这么多时间。

我心想已经没时间思考，于是就边拿着包边把它塞入口袋，前往平田他们身边。

“抱歉抱歉。我的包有点脏，刚才在用手拍掉泥土。”

池这么解释，接着丢出包。

“要检查就检查吧，我可是无罪的呢。对吧，山内？”

“哦，是啊。”

他们两个光明正大把包放着。平田简单知会一声，就开始检查起包。

我也轻轻地放下包，并离开那地方。

接着，平田检查完所有人的行李，就呼唤双手抱胸等待着结果的筱原。

“我检查完所有行李了，但果然还是没有。”

“真的？”

“嗯，没错。男生们果然不是犯人呢。”

“等一下。”

筱原往我们这边靠过来，开始检查起帐篷里面。

她正在怀疑内裤是不是藏在什么地方。不过那东西当然没有出现。

筱原检查完两顶帐篷之后，就回到了女生身边说起悄悄话。

“平田同学，犯人说不定会把它藏在口袋之类的地方吧？而且刚才池同学、山内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在鬼鬼祟祟地说话，这也很令人怀疑。”

要说这是理所当然，确实也是理所当然。女生向我们要求进行彻底检查。

“你们别得寸进尺了！”

对于进行反驳的池，包含筱原在内，女生们同时开始发动攻击。

“池同学你从刚才开始就很奇怪，该不会真的藏着内裤吧？”

“什么！我……我怎么可能藏着啊！你们想检查就检查啊！”

池两手拉出口袋诉说自己的清白。喂……你如果像那样诱导的话……

“那就让我们检查。平田同学，能麻烦你吗？”

“我知道了，如果这么做你们女生就能接受的话。不过，要是这样也没找到，我希望你们就不要再做出怀疑男生们的举动。”

这是最糟糕的发展。我跟池、山内三个人在女生的监视之下开始接受身体检查。

池和山内身上根本不可能会出现内裤，因此他们面对平田慎重的检查也毫不动摇，接受彻底的检验。接着终于轮到了我。

这状况已经就连抵赖也都没办法。如果由我自己拿出来，说不定下场会好一些。

不，这应该不可能。我已经无计可施。既然如此，即使是百分之一的概率也好，我就赌平田放过我的那个可能性。

我就像条死鱼一样一动也不动，决定接受平田的检查。

“抱歉啊，我马上就会结束检查。”

平田完全没有怀疑我。他从我的上半身开始慢慢进行确认。

接着，平田的手伸进了我后方放着内裤的口袋。

一切都结束了吗？

我做好了准备。平田的手无疑碰到了内裤，那种触感传递了过来。或许单凭手的触感会没有把握这就是内裤，不过光是在口袋里放进一团布就已经够可疑了。平田突然僵住身体，并看向我的眼睛。

然而，在那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我们交错视线之后，平田却没取出内裤，他检查我的衣服之后，就回头望向女生们。

“绫小路同学也没有拿呢。”

平田这么说完，就迈步走向筱原身边。池和山内都吃惊地面面相觑。

“他们三个都没有拿哦。”

“真奇怪……我还以为肯定是那三人之中的其中一人。可是既然平田同学你都这么说了……”

筱原认为充满正义感的平田不可能撒谎，因此只好屈服。

“我们可以先整理行李吗？整理之后也可以再继续谈。”

结束所有检查后，我急忙回到帐篷里。平田也跟在我后面。

“平田……你为什么没说出来？”

我抛出直率的疑问。

“放在你口袋里的果然是内裤对吧？”

“对。”

“轻井泽同学的内裤……是绫小路同学你偷的吗？”

“不，不是。”

这名好青年会如何理解我这句简短的否认呢。

“我相信你。你不是会做出那种事情的人。不过，它为什么会在你口袋里呢？”

既然他毫不犹豫坦荡地说相信我，那我可不能不回答他。

我老实告诉他东西是从池的包里发现的。平田做出沉思的模样。

“是吗？这样的话犯人就无疑不是你，而且我也不认为是池同学或山内同学。说起来如果他是犯人，那应该也不会把赃物放入自己的包里。通常会把东西藏在别的地方。”

幸好平田是个脑筋灵活的正常人，不用我进行麻烦的说明。

“如果可以的话能让我保管内裤吗？”

“可以是可以……但这样没关系吗？”

拿着这个就等于是握着鬼牌。它是个很难处理的东西。

“最坏的情况就是我被当成犯人。如果对象是我，伤害就会最低。毕竟我是她的男朋友呢。”

平田说完就拿出厕所使用的塑料袋，把内裤放入其中。

因为对轻井泽而言，内裤被别人赤手碰触应该也是件很难受的事情吧。

“可是……这也就意味着是一个坏消息呢。因为内裤出现在池同学的背包里，也就代表着犯人可能就在班上。”

“是啊……”

再怎么说，假如其他班学生在这里徘徊，绝对会有人看见。

我走出帐篷后环顾周围。我们的行李各自包着塑料袋，随意地放在帐篷前方。轻井泽她们睡的帐篷则在数米之外的位置。事件发生为止女生的行李也同样随意堆放着。如果打算行窃，很容易就能办到。就像第一天我轻而易举就能翻动伊吹的包一样。

问题在于犯人何时行窃。由于洗澡之前都没发生问题，所以犯罪时间应该是昨天晚上八点左右到今天早上七点左右。如果是这样的话，班上任何人都有可能作案。不过我不认为犯罪行为是在半夜里发生的。因为在四周一片漆黑的状况下，要是打着手电筒翻找行李，可能会因为光线而被发现。

这样的话，犯罪时间很可能是早上五点日出前后。

哎，即使缩小犯罪时间，要找出犯人也很难。

那么……我就试着改变思考方向吧。为什么内裤被偷的人是轻井泽？那条内裤为什么被藏在池的包里？这是有什么理由吗？

“我相信绫小路你不是犯人，所以才帮了你。”

“哦，嗯，谢谢你。”

“虽然这不是因为我帮了你所以才这么说……不过我希望绫小路同学你能帮我寻找犯人。”

平田握住我的手如此恳求我。

“你要我找犯人？”

“没找到犯人的话，我想男生、女生都会觉得很不安。其实由我来找会是最好的，可是为了统合大家我得分出时间，因此也很困难。”

平田身为班级核心人物，行动上会有一些限制。

“作为一个被卷入其中的人，我确实也很好奇犯人到底是谁。不过我不认为把内裤藏在池包里的犯人会被我们轻易找到。”

这种事他也很清楚吧。平田应该也很明白寻找犯人是件难事。

“总之，我会先尽量找找看，可是别对我期望太高哦。”

“谢谢！谢谢你，绫小路同学！”

平田用一副就要抱过来的气势答谢道，他一面表达谢意，一面深深地低下头。

虽然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平田的感谢心情，但这反应也有点太过头了。

或许对平田来说，这场内裤失窃案就是个这么棘手的事件。危机降临在刚要团结起来的班级上，而这就是作为领袖的他为何如此严肃地看待此事的原因。

“另外，假如你找到了犯人……到时候我希望你最先告诉我，并绝对不要告诉其他人。”

平田向我这么诉说时，散发出不容分说的强烈压迫感。

他那副过于泰然自若的态度，甚至让人觉得有点毛骨悚然。

“事情要是公开，这个班级就会再次承受巨大伤害。我想尽量避免这件事。所以我想和犯人先谈谈，并思考稳妥的解决办法。如果他能够自我反省，说不定事情也可以到我这里就打住。”

“换句话说就是掩盖事实吗？”

“掩盖啊……这字眼不太好，但你会这么理解也没办法。因为无论犯人是谁，我觉得都该隐瞒事实。”

平田用强而有力的眼神注视着我。这就像是在说自己有意包庇犯人。

“我知道了，我会最先向你报告。这样可以吗？”

“谢谢你……那么我先回去了。”

平田一出帐篷就马上向其他学生搭话，开始要做些什么事情。

我透过帐篷的薄布看见有好几个人影远去。

“平田洋介……真的是D班的英雄吗？”

我在平田的话中感受到一处矛盾。

那家伙说是因为相信我才帮助我，紧接着却说无论犯人是谁都应该隐瞒事实。换句话说，不管谁拿着内裤，在女生监视着的那种情况之下，他都会隐藏事实。

平田一点也不信任我。岂止如此，他说不定还认为我很可能就是犯人。当然，这是很正常的。在旁人看来，犯人就是拿着内裤的我，或者是池。所以平田才会指名可能是犯人的我来扮演侦探角色。他借此垂下救赎的细丝，同时叮咛我不要再犯。

只要这么想的话，那他特意对我说的一番话也可以理解。唯一明确的应该就是他想隐藏事件。

虽然平田也可能是犯人……哎，不过真相应该马上就会水落石出了吧。

“能请各位集合一下吗？”

我一出帐篷，平田就开始集合大家。不久全班便集合完毕。

而那里也出现了轻井泽的身影。她的双眼红肿且气得发抖。

“男生根本就不能相信。要继续在同个空间生活，我绝对办不到！”

“可是男女分开生活也会有点问题吧……考试再过不久就要结束，而且我们彼此都是伙伴，所以我们必须互相信任、互相帮助。”

“虽然是这样没错，可是我无法忍受跟内裤贼待在同一个地方！”

“我绝对没办法忍受。”轻井泽摇着头。既然被害人都这么说，平田也没办法太强硬。筱原像在支援她似的拿来树枝，并在地上画线。

“我们认为犯人就是男生，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画线，区分男女生的活动范围。禁止男生进入我们这边。”

筱原这么说，提议划分生活空间。

“什么嘛。居然还是把我们当作犯人。行李检查和身体检查，我们都接受了吧？”

“不一定就会藏在包包里面吧？男生就是很变态。总之在找到犯人之前，你们都不准进女生的地盘。给我滚一边去。”

她这么说完就要求男生移动帐篷。

关于这件事男生们当然不可能接受，因此嘘声四起。

“你们要是怀疑我们那就自己挪帐篷。我们可不会帮你们忙。”

“哦，是哦。那就算了。要是你们假装帮忙结果行李被乱翻，那我们可受不了。”

“还有，你们也别再使用淋浴间了。让或许有变态小偷在内的男生使用可不是开玩笑的。”

班上至今的团结都去哪里了呢？男女生看来已经完全决裂。

“哼，你们有办法钉入帐篷的营钉吗？”

筱原察觉到状况不太妙，而向平田这么求助道：

“平田同学，这也算是为了轻井泽同学，能不能请你帮忙？”

“我知道了，我会帮忙。但也许会很花时间，没关系吗？”

“没关系。谢谢你，平田同学。真是太好了呢，轻井泽同学。”

“嗯，能够相信的就只有平田同学了。”

轻井泽看起来很开心，有点害臊似的红着双颊点点头。

“啧，说不定平田就是犯人吧。”

“什么？平田怎么可能会是犯人，你是笨蛋吗？”

“什么！开什么玩笑啊，轻井泽！因为是男朋友所以不会是犯人，这根本不能成为依据！”

男生当然发出了怨言，但男生的发言在这种状况下都被当成了耳边风。除了平田之外，所有男生都遭到了怀疑，因此这也没办法。场

面迅速地来到最终阶段。轻井泽和筱原掌握了主导权。

“等一下，我要对你们提出异议，尤其是轻井泽同学。”

堀北在这种剑拔弩张的冰冷气氛中，若无其事地对轻井泽提出强烈不满。

“怎么了，堀北同学？你对刚才的事情有什么不满吗？”

“依男女划分生活区域，我不介意。既然犯人还没找到，那跟很可能是犯人的男生保持距离就是正确的。不过我并不信任平田同学。也就是说，我们不能排除他就是内裤贼的可能性。我无法接受你们制定出只有他可以进入女生地盘的规则。”

“平田同学怎么可能做出那种事。这你都不懂吗？”

“这是你个人的想法吧？别强迫我也要跟你有相同想法。”

轻井泽无法接受堀北的态度，而往她缩短一步距离。

“平田绝对不可能是犯人。你别说是男朋友，就连个像样的朋友都没有，或许不会懂呢。”

“别让我讲好几次相同的话。我是在说我难以接受只有他一个人能过来。”堀北即使受到挑衅也不为所动，淡然地如此回话。

“那我问你。除了平田之外，不是就没有男生可以相信了吗？难道有吗？”

“我不会未经思考就发言。事情很单纯，只要再增加一名男生就好。这么一来，男性劳力也会变成两倍，让男生们互相监视彼此也会很有效果。”

“别开玩笑。我的内裤可是被偷了欸！我可是受到男生的污辱！你懂吗？要是把犯人引进来也不知道我们会被对方怎么样！”

“你自己也有点责任吧。也许正是因为你放松紧惕才会被偷走内裤吧。”

“大家都一样放着包包，为什么说我放松紧惕啊！”

“也就是说，你应该就是过着这种‘即使内裤被偷也没关系’或是‘即使被偷也没办法’的这种生活，不是吗？而且讨厌你的人似乎也不少。”

换句话说，堀北将犯人不单纯是因为别有居心才偷窃的可能性也纳入思考范围。有人想一解平时对轻井泽的仇恨，而故意使她蒙羞。说不定她正在用这条思路来想象犯人。要怎么推理是堀北的自由，不过在公开场合将那个想法硬塞给轻井泽应该是失策吧。

堀北的头脑很好，可是在人际关系上却拥有着缺陷。这个行动正好反映了堀北的弱点。

轻井泽要是在大庭广众面前被这么挑衅，一定会更加受伤且焦躁。

而且不仅是男生，轻井泽应该也会将矛头指向堀北吧。

“你！”

轻井泽突然发飙，眼看就要上前揪住堀北。平田立即跑至轻井泽前方。

“轻井泽同学，对我来说，多一个男生也比较省事。这样可以吗？”

平田以这种圆场的形式来劝架。

“可……可是……除了平田同学之外哪有人可以相信……”

“那么就我来吧！”

池迅速举起手。这行为还真不让人觉得他不久前才在跟筱原吵架……

“等等，说到粗活的话应该交给我吧。”

须藤快速举起手。

“等一下啦，这里还是要交给心灵手巧的我吧。”

山内也跟着说道。看来就算吵了好几次架，他们还是非常想接近女生。

“别……别开玩笑。这不就是引狼入室吗？况且不管谁是犯人都不奇怪。还是说堀北同学，你认为这些人就值得信赖？”

“如果考虑到这三人平时的行径，那他们根本无法信任。所以我打算仔细思考，选择一个不会是犯人的人物。”

“那是谁？除了平田同学还有谁吗？”

我环视男同学。继平田之后还会有能够让人放心的男生吗？

幸村脑袋清晰，但他很可能会跟女生起纠纷……当我正在思考会是谁的时候……

“就是你，绫小路同学。”

什么？为什么是我？为何会是我？我不禁张大嘴。

“哈哈哈！别笑死人。我才在想会是谁，结果这不就是你唯一的朋友吗？那种没什么存在感的寡言色狼，怎么可能值得信任啊！”

别人要如何看待我也都没办法。不过看来我就是“那种家伙”以及“寡言色狼”这种程度的存在。这就是在第一学期没好好打好人际关系者之悲哀末路。

“倒不如说绫小路同学很可能就是犯人。他早上鬼鬼祟祟，感觉很可疑呢。”

她是在说我们从池的包里发现内裤时慢吞吞的那件事吧。

哎，什么可疑，因为事实就是当时轻井泽的内裤确实在我手上。

“或许有可能呢……我记得昨天绫小路同学在营火前待到很晚……”

看来女生加深了疑心，我被选为下个目标。男生中也开始有人怀疑起我来。池和山内则是装作什么都不知道。

无论沉默还是辩解，状况似乎都不利于我。因此我就先保持了沉默。她们再怎么怀疑我，持有证据的人也是平田。也不会硬是把我当作犯人吧。

不过，尽管我是清白的，但被怀疑的心情还真是不好受。

“绫小路同学应该就是内裤贼了吧？他没有辩解，对吧？”

“我……我认为绫小路同学不会做这种事情……”

在这种几乎所有女生都怀疑我的情势之下，我本来以为谁也不会愿意站在我这边，不过有个意料之外的人出言坦护了我。

佐仓在后方驼着背，虽然忸忸怩怩，还是说出了维护我的发言。

真让人难以想象这是比任何人都还害怕引人注目的她会做出的行为。

“咦？这什么意思？你有什么依据吗？”

佐仓袒护可能是犯人的人，轻井泽对此很不高兴。从火力强势的女生看来，懦弱的佐仓简直就是个恰好的目标。她比堀北更容易对付。

轻井泽转眼间切换猎物，仿佛要捕食她一般，以言语扑向佐仓。

“对啊，为什么呀？为什么你就知道绫小路同学不是犯人？”

“这是……那个……因为他并不是那种人……”

佐仓被轻井泽的气势压倒，尽管惧怕，却还是拼命地挤出了声音。

“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这完全不是回答吧。”

对于佐仓持续的谜样维护，轻井泽双手抱胸，然后坏心眼地笑道：

“咦？佐仓同学，难不成你喜欢既朴素又不起眼的绫小路同学？”

轻井泽的这句话与其说在瞧不起人，不如说只是随便找个理由说说。这种没根据的发言只要索性充耳不闻即可，然而佐仓却把这些话

当真了。

“不……不是的！”

佐仓吓得猛然往后退，而且满脸通红不知所措。

“唔哇……这种像是小学生一样的反应还真是好懂。”

轻井泽哈哈大笑。讨好她的女生们也跟着大笑。

“不是这样的！唔……唔……”

“这样不是很好吗？会喜欢上那种人的女生，除了你之外应该就没别人了吧。要不要在这里向他告白？来来来，要我帮忙你也可以哦。”

“唔！”

周围的目光过于集中在佐仓身上。佐仓无法忍受这种气氛，而奔逃至森林里。栉田留下“我去追她”这句话，就前去追赶佐仓。这是明白独自一人进入森林很危险而做出的好判断。

“什么呀？我明明只是稍微捉弄她一下而已呢。就是这样她才会交不到朋友吧。”

堀北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地注视着轻井泽的公开处刑。她漠不关心地抚摸着自己的头发，同时叹了口气。

“差不多可以继续了吧？看闹剧可是很浪费时间的。”

“我说啊，堀北同学，你这种说法真的很让人生气。”

轻井泽已经对逃走的佐仓失去兴趣，而再次把目标转回到堀北身上。

“欸，堀北同学。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冷淡？莫非是有什么原因吗？”

“原因？你说这会有什么原因呢？”

“因为呀，平田同学不是很帅吗？脑筋又很好。他对你这种人都很温柔，我觉得一般女孩子都会喜欢上他呢。”

她一边轻笑，一边得意似的抓住在她身旁平田的手臂，并且把他拉过来。

“这么说可能有点不妥，不过要是拿绫小路同学来比较的话……虽然绫小路同学的外表与其他男生比起来算是比较好的了，但是除此之外的差距就很大了吧？所以我在想……你该不会是在忌妒我吧。”

“你的想法还真是相当天真呢，轻井泽同学。”

“啊……嫉妒还真是难看。”

我们经常听说团体行动会让人的立场、性格，或心理状况浮现出来。

校园生活中看不见的事情好像都接二连三显现了出来。

尤其对每天都贯彻孤傲的堀北来说，班上女生对她的印象极差。不过即使如此她们平时也都无视对方，或者说是互不往来，一路走到现在。

可是现在要共同生活，她们不得不扯上关系。

“绫小路同学确实有诸多不值得夸赞的部分呢。”

喂……我还以为你会替我圆场。

“然而这和平田同学无法信任是两码事。我只是对于你毫无理由地推举平田同学感到不快而已。事实上，他根本就没有任何能让人相信的要素。况且我认为自己完全没有夹带私情。我只是利用排除法，结果班上最能够信任的就是他。你觉得有哪个男生比他更值得信任呢？假如有的话，我还希望你告诉我呢。”

轻井泽听后想了想，便像在评鉴一般看了男生一眼。

“感觉他在男生之中确实是最人畜无害的一个，而且也很没存在感。”

她在这点上不得不认同。女生的眼光真是太无情了。

“那就这样吧。虽然我还是很怀疑他。不过要是能减轻平田同学负担的话，那我就会忍耐。”

最后轻井泽她们选了我，但我可不认同她们的选择。

这种事情我当然只字不提，毕竟只会再次引起争执。

她们达成协议。事情接近尾声，准备要解散。班级的团结也同时崩坏。

“各位想说的话我也都知道……但是我反对毫无根据就怀疑同学。我们班上不可能会有人做出那种过分的事情。”

平田对于一路恶化的情况无法保持沉默，如此说道。

“平田同学，你太善良了。那你说这还会是谁偷的？”

“这我也不知道……可是我不想去怀疑同班同学。”

男生们一直被女生这么怀疑，心情也不是很好，于是便开始认真思考犯人到底是谁。

“欸……难道说……是那个叫作伊吹的人吗？”

一名男生偷偷望向独自坐在营地边缘的伊吹，一面如此嘟哝道。

这个瞬间，大家就犹如发现一只猎物，将怀疑的矛头集中指向伊吹。

“因为小伊吹是C班的人呢。即使做出妨碍D班的行为也不奇怪……她或许为了让我们被怀疑而耍了花招。”

“你们男生不要太过分。因为最可疑的肯定就是你们男生。”

筱原把男生当作犯人怀疑，用手做出驱赶的动作，赶走男生。

“在找到犯人的这段期间，我们绝不会相信男生。是吧，轻井泽同学？”

“当然。犯人一定就在男生之中。”

结果以这个事件为开端，男女生决定各自分开生活。

2

我要再重复说一遍。这名叫作平田洋介的男生是个帅哥。与其说是外表帅气，不如说是他的行动理念很帅气。他率先扛下普通人觉得麻烦、不愿去做的事情，而且还会以很高的完成度来满足对方。

他和女生们同心协力把组装好的帐篷搬离了男生的生活区域。

另一方面，我则是负责固定的工作，把搬来的帐篷的营钉敲进地面。一开始钉子马上就会松脱，历经了一番苦战。不过我很快就掌握诀窍，固定好了第一顶帐篷。这出乎意料地简单。然后我现在正一面擦拭着汗水，一面用铁锤敲打着第二顶帐篷的营钉。前来与我会合的平田拉开绳索，帮我敲打营钉。

“抱歉啊，让你也这么辛苦。”

其他男生有的跑出去玩，有的则在打算通过钓鱼来筹措食物，而在野外努力着。

“啊……不，这不是平田你该道歉的事。不如说事情都交给你，我反而觉得很抱歉。”

“这没什么呀，这都是我自愿的。”

这张脸上爽朗的笑容，也是这男生会是帅哥的重要理由吧。

“问你这种事说不定很奇怪，你为什么要这么努力啊？”

“努力？我不认为自己是在努力欸。我只是在做必须做的事情而已。”

他没有表现得很自满，并用挂在脖子上的毛巾 擦拭流下的汗水。

“我认为这场特别考试不是比赛，而是个增进大家感情的机会，所以我想珍惜现在这份时光。为此只要是必要的事情，即使是再辛苦的工作我也很乐意去做。”

一般人能够像他这样表里如一并且心地善良吗？想被人喜欢、想受到瞩目，有这种私心不是很正常吗？

但是我从平田身上完全感受不到这种私心。

我只强烈地感受到他一心想和大家友好相处的这个心愿。

“好，剩下大约一半。我们赶紧把事情做完吧。”

我们两人为了钉入剩下的营钉，而绕到帐篷另一侧。

“平田同学！过来一下！”

轻井泽她们的团体传来呼唤平田的声音。

平田转眼间被女生团团围住，并被用力拉着手臂。

“欸欸欸，来这里！”

“啊，我还有剩下的工作要做……”

“那种事交给绫小路同学不就好了。对吧？”

女生说完就打算强行拉走平田。

看见平田摆出为难的表情，尽管觉得很麻烦，我还是如此答道：

“这里的工作我一个人会做完，你就去吧。”

“呃，可是一个人的话会很辛苦哦……”

“工作也只剩下一点点，没关系。”

“抱……抱歉呀。谢谢你，我马上就回来。”

虽然这是个想让女生对我稍有改观的别有居心的提议，但我的话好像没传达到女生耳里，她们就这样拉着平田，往森林的方向走去。

他大概没办法马上回来吧。

我寂寞地目送离开的平田，并再次拿起铁锤。

接着继续埋头工作。结果我在平田回来之前就自己完成了工作。

“果然一个人比想象中还更花时间……”

帐篷的方向、营钉的方向，还有绳索的张度，需要注意的地方相当多。

现在已经过了十点。接下来我该怎么做呢……

现在我已经解除肌肉僵硬的状态。从现在开始的步骤可不能失误。

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恢复体力。烈日之下的工作实在太累了。

“可以打扰一下吗？”

由于工作告了个段落，伊吹在我正想稍作休息时前来攀谈。

“今天早上内裤贼那件事闹得不可开交呢。看来D班也不是很团结呢。”

“哎，是啊。真是各种麻烦不断。”

“不过同样身为女生，不管有什么理由，我认为偷窃女生内裤都不可原谅。”

是这样没错。不过她为何要跟我说这种事情呢？

保护伊吹的与其说是我，不如说是山内。而且照顾她的也是栉田她们那个小团体。

我们也只是简单交谈过，我跟她还没那么熟才对。

“难道你在怀疑我吗？”

早上我被筱原她们当成犯人的事，伊吹好像也在远处看见了。

“你是犯人吗？”

“不，不是。”

“那就没问题吧？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是那个叫作平田的男生还有你得到了部分女生的信赖。我认为你是犯人的可能性很小。”

她是因为听见轻井泽和堀北的对话才会如此下结论吧。

“你对犯人没有头绪吗？”

“现阶段完全没有。我尽可能不想去怀疑男生。”

“那么你认为谁会是犯人？”

这种问题仿佛在试探我。我斜眼窥视站在我正侧方伊吹的模样。她没有面向我，并且正在等待我的答复。即使如此我还是没做出回答。伊吹于是这么说道：

“要是如你所说犯人不是男生的话，那么下个要遭受怀疑的就会是身为外人的我。照理说绝对会有人提出质疑……说或许是我把情况伪装成像是男生偷走内裤一样。不是吗？”

她非常清楚自己正受到怀疑，而有点自嘲似的笑道。

对于这些发言，我说出心中瞬间涌现的话语。

“起码我相信你，我不认为你是犯人。”

我毫不犹豫这么回答伊吹。她有点惊讶，看着我的双眼，像是在确认我说的是不是真话。我和她对上眼神之后没有移开视线，接受了她的目光。

“谢谢。没想到你会这么对我说。”

“我只是老实回答而已。”

我之所以能坦率地这么说出，是因为我光是看见伊吹那直率的眼神，就已经有了把握。

因此我不费吹灰之力地推导出结论。偷走轻井泽内裤并把它暗藏到池包里的犯人，就是眼前的伊吹。

3

特别考试的第五天晚上。D班气氛就犹如守灵夜一般沉闷。直到最后大家也没有弄清犯人到底是谁，就这样维持疑神疑鬼的状态度过了一天。在这种情况下，今天我也负责营火。我只需要一边看着火势一边不时地扔树枝，工作实在单调而又轻松。

“欸，绫小路同学。我们不是叫你要好好挪帐篷吗？”

“我已经照你们说的挪好了。”

“再往左边移一点啦，这样离男生太近了。”

“我知道了……”

我收到有些不讲理的投诉，但还是不甘愿地答应了。那名女生随后气愤地离去。

“被硬塞杂务，还真是辛苦呢。”

“你还好意思说……要是你没鸡婆推荐我，就没问题了。”

“没办法吧。因为平田无法信任，我需要保险手段。”

“就算在班上，无法信任平田的也只有你。你最好别认为人无论谁都是表里不一地生活。”

“这也没错呢。不过我可是表里如一。”

原来如此，确实如此。堀北确实很诚实地面对自己。我被她漂亮地回击。

“不过大部分人应该都会分别运用场面话与真心话。就算是你，也是这样呢。况且善意与伪善是一体两面的，所以我都不会相信。”

这些话好像也适用于栉田。

“话说回来你还真是信任平田同学呢。”

“是啊，至少我很依赖他，而实际上他确实很可靠。”

“可靠？他真的能替班级带来好的影响吗？”

紧咬不放前来反驳的堀北好像若有所思。她握有我不知道的消息，脸上浮现出无畏的笑容。

“这个嘛，平田也不是万能的。他确实无法好好统合男女之间的纠纷，可是他却主动出面扛下其他学生办不到的统合职责。我认为他很努力呢。”

“的确。他从没面露不悦地接下重大职责，这行为本身确实出色。不过这要是无法带来成果那也没意义。不对，依据情况，这甚至还会造成最糟糕的状况。我问你，你知道我们D班现在持有多少点数吗？”

“你说得就像有意料之外的支出一样。我可没有头绪。”

“果然呢。你信任不已的平田同学有事瞒着你。”

“这什么意思？”

“跟我来。”

不惜打断我照顾营火的工作也想让我看的东西究竟会是什么呢？

我还以为会去哪里，原来是女生帐篷的出入口前方。

堀北打开门口的帐篷布，让我看了帐篷里面。

“这是……”

这里跟只把空间拿来睡觉因此很空旷的男生帐篷不同，女生帐篷里是完全不同的景象。地上有为了缓和地面坚硬的地垫，以及充气膨胀的枕头。甚至还摆放着电池式的无线电风扇。

“另一侧的帐篷也放着完全相同的东西。全部是十二点。”

“我才在想真亏女生没抱怨炎热就忍耐到现在，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没想到她们居然从最开始就没忍耐，并买齐了所有必需品。

“是轻井泽同学她们申请的。”

看来她们在背地里相当恣意妄为。

“等我发现的时候，她们就已经订完且备齐所有东西了。无论谁都能申请使用点数，这样的规则真是个大问题。”

就像高圆寺早早就放弃考试那样，我们没有办法阻止同学使用点数。

“轻井泽同学告知过平田同学，因此他毫无疑问知情。不过既然你不知道这件事，也就代表他没有通知其他人。这照理来说是必须共享的消息呢。”

堀北双手抱胸说明情况。她说的话虽然也有一番道理，不过我不认为平田是抱持恶意隐瞒此事。他应该是为了防止多余的混乱吧。

轻井泽告知了平田这点也值得称赞。

“我了解你想说的话，不过我没什么特别要说的。花掉的点数不会再回来，考试天数也所剩无几。轻井泽她们也不会再用掉不必要的点数了吧。”

我本以为我冷淡的回答方式或许会惹堀北生气，但这对她来说好像是意料中的答复。

她就这样毫不在意地随便听听。

“她们这次说不定会就这样乖乖地不引起任何问题。不过，内裤被盗事件就这样没解决可是非常危险的呢。假如犯人就在我们身边，

那今后他或许会扯我们后腿。所以我希望尽快找到犯人。”

“所以，你想要我帮忙？”

“对。现在我们和男生们的关系有裂痕，光靠我一个人的话也有许多无能为力之处。”

因为男女生正在冷战，目前信息隔绝，即使想要调查也很困难。

“我知道了。虽然不知道能否帮上忙，但我会帮你忙的。”

我坦白回答，结果堀北反而不知所措似的露出纳闷的表情。

“你还真是相当通情达理呢……你有什么目的？”

“你还是坦率接受他人好意会比较好。身为一名男生，我对男生被当成小偷的事情很不服气。帮你忙的动机应该非常充足吧。”

而且我也先答应了平田的请求，并不会增加我的工作量。

“好吧。那就这么说定了。”

然而，犯人也不是笨蛋。她不会在被全班怀疑的情况下做出会露出马脚的行为吧。堀北认为最坏的情况就是维持这样也没关系。因为这场考试要是再继续被捣乱下去，应该也会影响到点数吧。

不过我一定得让犯人……让伊吹再次行动。

不，她肯定会再展开行动。因为那家伙的目的尚未完全达成。

“你的表情还真认真呢。被当成犯人你就这么不高兴吗？”

“这事件害得班上一团乱。班上至今为止明明就进行得很顺利。我觉得遗憾。”

“至今能够互相合作只是偶然。D班里的团体合作本来就是有跟没有都一样。就算男女之间产生裂痕，对考试结果的影响也很低。虽然一直到考试结束都保持合作当然是会比较顺利。”

“另外，无论犯人是谁，目的会是什么呢？目的真的是轻井泽的内裤吗？还是为了捣乱团体合作呢？我总觉得她有别的目的。”

对于“别的目的”这个关键词，堀北双手抱胸进行思考，但之后却摇摇头。

“你别想太多……抱歉，我要回帐篷了。”

堀北的呼吸有些急促，同时还做出把头发往上拨的动作，接着别开了脸。

“欸，堀北，你差不多该从实招来了吧？”

“从实招来？你到底在说什么呢？”

堀北虽然假装镇定，却微微冒着汗。我决定提醒她适可而止。

“你从这场考试开始时身体就不舒服了，对吧。”

或许她旅行前就有身体不适的征兆，但当时应该还很轻微吧。

不然以堀北的个性，她非常有可能缺席这趟旅行。

“我没什么事啊。”

“骗人。”

我抓住坚持说谎的堀北，把手伸向她的额头，果然很烫。

堀北想要逃走，但是动作迟钝。我只是轻轻出力她就无法动弹了。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呢？”

“跟你在游轮甲板上碰面的时候。当时我问你你在做什么，对吧？”

“嗯，我记得我回答的是自己在房间里看书。”

“其实你应该是很难受地在房间里睡觉吧？”

“依据呢？”

“会合的时候，你的头发很凌乱。换句话说那就是不久前你一直都躺着的证据。而且停泊岸边的甲板上明明就热得要死，你却看起来很冷。即使是现在你也穿着长袖，连拉链都拉上了。我观察你至今为止的模样，于是得出了这个结论。这即使是小学生也能一眼看穿吧。”



我应该全猜对了吧。堀北失去反驳的话语，陷入沉默。

“你要是能把这份敏锐度用在升上A班，那我就认同你了。”

“这是不可能的呢。比起这个，你打算继续隐瞒你的身体状况吗？”

就我手碰到的感觉，她发烧将近三十八度。即使如此她也打算继续隐瞒。

理由应该很简单。假如申报自己身体不适，那就会害班上被扣分并受巨大的惩罚。学校在这时候开始考试，她还真是不走运。

“我已经忍耐了五天，要是现在放弃就前功尽弃了。晚安。”

她应该是打算忍到最后吧。她的意志很坚定。

4

手表显示时间还不到早上六点，不过我的睡意被一口气吹散，而感受到空气的炎热。我为了摆脱闷热状态而走出帐篷。走到外面的刹那，我发现景色和昨天截然不同。

“这算是走运，还是不走运呢。”

特别考试的第六天早上，是个蕴含风波的序幕。头上是一片沉甸甸的灰色天空。昨晚似乎下过一场雨，地面四处都是积水或泥泞。四周笼罩着要开始下起雨的气氛。雨很可能会是在中午过后下吧。考试结束在即，好像要变天了。如果只是小雨那也不需要去在意。但依据情况，下大雨或刮强风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必须设想最坏的情况来采取行动。

像是再次确认打入的营钉、行李该怎么处理，等等，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换句话说，这就是件忙碌起来能分散大家注意力的事情。大家起床后，就把采收来的食物与使用点数储备的紧急食物搭配在一起食用。维持质朴生活，牢骚自然而然也会增加，不过在特别考试的第六天，全班都表现出想靠毅力来熬过考试的意志。

“太好了呢。没有每天都发生事件。”

的确。假如今天也发生内裤被盗事件，班上就不会是这样的气氛。在男生帐篷前看守到天亮的男生现在正呼呼大睡。

这是为了不让内裤贼事件重蹈覆辙而考量的办法。

平田集合众多学生发出最后的号召。为了熬过今天，大家开始分组出发寻找最后的食物。只要采集到一天份的食物，我们就可以节省一天食物的点数。现在应该可以说是关键时刻吧。我们集合至平田附近。

“我们也去找食物比较好吧？”

已经单手握着钓竿坐在河岸的池回头问道。

“不，我希望池同学和须藤同学继续钓鱼。现在也没时间传授别人钓鱼方式了呢。”

大家决定好方针，平田就马上用举手方式进行分组。我当然不可能举手，于是这次也是作为剩余的人来参加。

组员有堀北、佐仓加上山内。然后意外的是还搭上了栉田。

堀北的身体状况好像还是依然不好，但她为了不让周围的人发现，而巧妙地四处走动。

“你居然会剩下来，这是怎么回事？你平常很要好的小团体呢？”

这么一说，我还真没看见一个在这场考试中跟栉田一起行动的女生。

“嗯，呃，这是因为呀……”

栉田好像有点介意男生在场，而悄悄和堀北说起耳语。

“其实小实今天来例假了呢……好像相当不舒服。她每次来都会这样，所以其他朋友正在帐篷里陪着她。”

站在堀北隔壁的我也能听见栉田说的内容。

“与其说是身体不适，不如说是生理现象似乎会比较安全呢。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你为什么要特地来到这一组？你应该会有其他选择才对。”

堀北会跟栉田激烈争辩正是因为她很讨厌栉田。

堀北基本上讨厌所有人，然而在这之中她特别讨厌的人，就是栉田。为何堀北会如此讨厌她呢？理由很单纯，因为栉田也讨厌着堀北。

可是我一直在这两人的关系上感受到不可思议的异样感。

这个名为栉田桔梗的女孩拥有另一种面貌。她拥有会态度骤变到若无其事大骂他人的这种面貌。不过这件事实是我偶然得知，平常栉田无论对谁都很温柔，只是个乐于助人的可爱女孩。若是一般情况，我想除忌妒等理由之外不会有学生讨厌她。但我很了解堀北不是会对栉田怀有忌妒之心的那种人。

哲学家有个很烦恼的问题，那便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

就如字面意思……鸡是从蛋诞生出的生物，那么最初那只鸡会是蛋吗？

我不知道堀北和栉田是谁先讨厌对方，也不知道她们是何时开始讨厌彼此。

“我觉得机会难得，所以想和堀北同学你说说话呢。你看，我们在这趟旅行中不是没怎么说话吗？一到晚上你也马上就睡了。”

就算栉田知道自己被讨厌，尽管自己也讨厌对方，她还是想和堀北搞好关系。假如她的目标是和全班变得要好，那攻陷堀北就是一条不可避免的道路。

关于这两人的关系，纠缠着非常麻烦且复杂的问题。

“我可没闲工夫陪你说话呢。”

“你还真是坏心眼呢，堀北同学。你睡觉时的脸庞明明那么可爱。”

堀北对于说出这种调侃发言的栉田好像有点不耐烦。

总之我们就要以这些成员，来出发寻找食物了。

“欸，伊吹。你要不要也一起来？”

当我们正要出发时，我对在树荫下休息的伊吹搭话道。

“我？”

“考试也快接近尾声了，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会勉强你。”

“也是呢。毕竟我也受到了你们D班的帮助……我知道了。我会帮忙。”

伊吹肩膀背着包，也加入了我们。山内似乎很高兴。

“哦！很棒啊！好像有种开后宫的感觉！”

随着女生比例增加，山内的兴致也逐渐提升。出去寻找食物的话，人当然越多越好。

堀北没理由拒绝，她没说什么便踏入森林之中。

“阴暗的森林总觉得有点令人害怕呢……闷热的空气也很可怕呢。”

也许是因为阴天，森林里变得和昨天完全不同，视野相当不好。

“乌云正从西南方靠过来呢，说不定会比我想象中还要更早变天。”

说不定一到下午就会开始降雨，把这个可能性也事先记在脑海一角会比较好。

要是真变成那样，长时间外出寻找食物说不定会很危险。万一在森林里遇到暴雨，那我们岂止动弹不得，就算受伤也有可能。那样的话我们也可能会被扣掉大量点数。

“嗯……”

当我寻找着食物静静迈着步子时，栉田交替看着我和堀北，做出像在沉思的动作。虽然堀北无视了这一切。

“怎么了啊，小栉田？”

迟一步察觉到栉田这般动作的山内问道。

“绫小路同学和堀北同学不是从一开始就很要好吗？我在思考这理由是什么。”

“话说回来确实是这样欸。你们为什么会这么要好啊？”

栉田还真是向我们抛来了麻烦的话题。

“我们并没有很要好。”

“虽然你总是否定，但你们还是很要好。你们就连现在也是并排走路。”

但我并不是刻意这么做的。

“啊，我说不定无意间找到绫小路同学和堀北同学之间的共通点了。”

“共通点？是什么？”

“你好好看着他们两个，山内同学。你有没有发现什么？”

“嗯嗯？”

山内以直逼我的脸到只距离数厘米的气势观察着我，接着往堀北的方向跑去，不断地把脸凑过去。啊，笨蛋，你要是太靠近的话……

啪！无情的声响打在山内的脸颊上。堀北甩出就连电视剧女演员都会相形见绌的漂亮巴掌。

山内因那份力道与痛楚而发出变了调的声音后蹲了下去。

堀北的表情就像是在说：“这有什么过分的吗？”对于这样的山内，她别说是对他说话，甚至连看也不看他。

“你……你干吗呀！”

“你离她太近了啦。你最好记住那家伙的领地范围。”之前池对堀北做出多余举动时也是这样。

说起来要是不喜欢的男人把脸凑到极近的距离内，无论是谁都会觉得不愉快吧。

“对……对不起，山内同学。都是因为我说了多余的话。你没事吧？”

“你……你还真是温柔啊，栉田……”

山内抓住栉田伸出的手，一面红着脸，一面站起。

伊吹有点惊讶地盯着这边。

在C班可能不太能看见这种笨蛋般的互动。

“栉……栉田，你发现的共通点是什么啊？”

“那就是……我几乎看不见他们两个的笑容！倒不如说我总觉得没看过绫小路同学和堀北同学露出笑容的模样呢。”

受到栉田意想不到的指摘，与其说我坦率接受，不如说我感到认同——关于堀北的部分。

我看过好几次她瞧不起别人般的笑容，不过从没看过含有亲切感的笑容。

“我的确没看过堀北的笑容。可是我笑过吧？”

“苦笑之类的话倒是见过……不过像是打从心底莞尔一笑或者捧腹大笑这种，我就没在绫小路同学你身上见过呢。还是说你只是没让我看而已？”

栉田有点不满似的探头窥视我。是的，这次我也小鹿乱撞了。我的心跳急遽加快。

身处无人岛，美妙的香气从她身上扑鼻而来。我害羞得别开视线。

“这好像是基因控制的吧。笑口常开跟不会笑的人之间的差异。”

“嗯……总觉得这种理由好像很讨厌呢。即使是真的。”

这应该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应该是成长环境的影响。

“要不要试着露出笑容练习一次？”

“我们先以这里为中心开始分头找吧。”

堀北说道。

“咦？笑容的练习？”

“我们可不是来旅游的！我当然是在说寻找食物的事。”

堀北以严厉且强硬的语气责备栉田，做出让大家分头行动的指示。

“别单独行动，要两个人一起搜索。走吧，绫小路同学。”

堀北呼唤我，于是我与她迈步而出。

“啊……啊唔……”

嗯？我在身后看见追来的佐仓垂下双肩。

“一起去找吧！佐仓！”

山内在佐仓身后搭话，竖起大拇指给我看。

看来这应该是表示“我一定会好好运用能单独相处的机会”的信号。

“请多指教哟，伊吹同学。”

剩下的栉田和伊吹组成了一队。伊吹虽然也是个冷淡的人，但如果是栉田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堀北，你是怎么保管那张钥匙卡的？”

“你怎么考试第六天才来问我……我一直都带在身上。”

堀北说完就把手伸进上衣口袋，告诉我东西在哪里。

“更新装置使用权的时候，我都会混在平田同学安排的学生中间。不会被伊吹同学或其他学生知道。”

这是最应该留意的地方，因此堀北应该有好好地履行领导者的职责吧。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让我看一下吗？”

“咦？等等，要在这里吗？”

“倒不如说正因为在这里所以才方便。若是在营地的话会太引人注目。”

“确实是这样没错，你看卡片打算做什么？”

我向对我投以些许怀疑眼光的堀北说明理由。

“其实我有事至今一直没说出口。关于这件事，佐仓当时也和我在一起，所以你之后也可以去向她确认。我第一天就看见有个学生拿着像是钥匙卡一般的东西。”

我告诉堀北葛城在洞窟前方手持卡片的事。

“不过，我不知道那是否真的就是钥匙卡。因为我没有看过实物。假如那是捡来的电话卡，那可就笑不出来了吧？”

“也是呢。如果你有确切证据，我们说不定就能取得巨大成果。”

堀北接受了我的理由。她防备着伊吹背对着她，然后悄悄地拿出卡片。我接过来观察并确认正反面。背面是常有的磁卡样式，而正面就如茶柱老师告知的那样，刻有领导者证明——“HorikitaSuzune（堀北铃音）”的名字。

我用手触摸，发现这不是那种会轻易剥落的东西。

“如何？这和葛城同学拿着的卡片一样吗？”

“这不好说……我本来以为只要看了就会弄清楚……但它和我记忆中的颜色不同。”

“钥匙卡有可能会依班级而有不同的配色呢。”

“对啊，不过要做出判断，素材并不够。要是失误的话可无法弥补呢。”

当我准备要归还卡片时，卡片从我手中掉落至地面。

“啊！”

堀北在我焦急出声的同时，立刻伸手打算捡起卡片。

“怎么了呀——？”

栉田有点担心往我们这边看来，伊吹也同样看了过来。

“不，没什么。只是因为有只虫子所以吓了一跳……抱歉抱歉。”

我道歉后往堀北方向看过去，发现她正在用非常恐怖的表情看着我。

“对……对不起。”

极为生气的堀北与我保持了距离。

“你被甩啦？”

山内边贼笑边靠过来。

“欸，山内。我有事想商量，你能听我说吗？”

“什么啊？恋爱的咨商费用可是很贵的哦。”

“这带地面因为下雨到处都是泥巴，我希望你能把这些泥巴弄一点到堀北头发上。”

“什么？要是做出那种事情我可是会被杀掉的啦！我拒绝！”

我当然明白他不会欣然允诺。

不过这行动由我来执行就太不自然了。这应该是擅长说谎且平时就会做出捉弄他人行为的山内才办得到的。

“你呀，就算堀北对你生气，但是再怎么说报仇可是很逊的哦！”

“假如你同意的话，我就把佐仓的电子邮箱告诉你。”

“当真？”

“如何？”

“佐仓的电子邮箱……唔，既……既然这样我就只好答应你了。”

为爱而生的男人迅速做出要为爱而死的觉悟。这份决心还真是出色啊。

“一言为定！你要是说谎的话，我可不会原谅你！”

我点头答应，山内便去附近搜集了一堆泥巴，绕到

堀北身后。她的身体要是没有不舒服，肯定会察觉到这

动静，然而堀北现在并无余力去注意周遭。

发现山内古怪行径的栉田与伊吹，很不可思议地观望着这个过程。

山内执行了任务。他用双手狠狠地将泥土弄在堀北的漂亮黑发上，然后，再用两只手胡乱涂抹。虽然没必要做到这种地步，不过算了……

“哈哈哈！堀北身上沾满了泥巴！真有趣！”

山内像个调皮小鬼般笑着，指着堀北。

堀北一时间好像无法掌握事态，短时间内没有动作。不过一理解状况，她就站起来沉默地抓住山内指着她的那只手臂。

“咦？”而山内在发出疑问的刹那，就已经被堀北用力摔出。

5

中午前，我们一无所获地回到营地。虽然没有出太阳，但盛夏的森林比想象中更加炎热。就连曾说自己不太会流汗的堀北，也看得出来在微微冒着汗。

“快点洗掉会比较好，堀北同学。你身上有相当多的泥巴呢……”

“是呀……这种状态实在很难受。”

堀北的头发和衣服到处都是泥巴，她应该非常不高兴吧。虽然就算只有身体不适，她原本就很不高兴了。

“我会恨你一辈子，给我做好准备。”

山内被揍得七零八落。他害怕地颤抖身子，躲在我身后。

“我……我可……可是做到了！你……你会遵守约定吧！”

“考试结束后我一定告诉你！”

虽然很对不起佐仓，不过我必须报答勇敢的山内。

“哎呀，可是淋浴间现在好像没办法使用……”

已经搜索回来的女生们集合在淋浴间前方依序等待。

讽刺的是，轻井泽那组的三人全都正在排队。

就算堀北她们现在去排队，也要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吧。

虽然浑身是泥，但我不认为对堀北怀有敌意的轻井泽会让她先洗。

要插入那边的队伍应该很困难吧。

“利用河川怎么样呢？这样的话比较快吧。”

“是呀，除此之外好像没有其他办法了呢。”

“我也来游泳好了。伊吹同学，你要不要和我一起游泳？我想你也流了很多汗。只要我们准许，即使是C班的学生也可以使用河川吧？”

只有擅自使用据点是不可以的，这应该不算违规。

“我就不用了。我不喜欢游泳，所以打算乖乖等淋浴间。”

“那……那么我也……”

佐仓不想在男生面前暴露泳衣的模样，而跟着伊吹顺势拒绝。

堀北再次看了一眼淋浴间，便转身离开了。

会流出温暖热水的淋浴间无疑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虽说现在是阴天，但也相当闷热。她应该是没自信在不舒服的状态下长时间排队吧。

我和被打得狼狈不堪的山内走向帐篷。

“我要在帐篷里休息，被揍的几个地方很痛……”

山内步履蹒跚地走进帐篷，好像带有哭腔地说着。

虽说他是适合的人选，但我还真是做了件过分的事呢……

那么堀北的情况是……她已经开始更换泳衣，外面看不见她的身影。

这段时间，等待淋浴间的人数也正逐渐增加。轻井泽她们后方是佐仓，跟着的是伊吹。然后，新加入排队队伍的其他两名女生则排在最末尾。

另一方面在河里游泳的学生数量也很多，他们时而游着泳，时而嬉闹，看起来很开心。几分钟之后，堀北和栉田都以泳装模样出现。

落单的我走向堆放着男生背包的行李放置处。

接着在营区里转来转去，四处寻找没有人烟的地方。

我大约五分钟之后回来，看见在河里洗完身体的堀北上了岸。

对身体不适的堀北来说，冰凉的河水对身体更不好吧。

她确实洗掉泥巴就满足了。

“哈哈，看来事情已经顺利进行了呢。”

我在确认伊吹排在淋浴间等候队伍最尾端后，便微微地点了点头。

6

我在男生帐篷前方等待堀北出来，之后大约过了十五分钟，便看见了她的身影。堀北的样子有点奇怪，她就这样低垂着双眼呆站了一会儿。

然后慢慢抬起头，环顾四周。

我和她对上视线，便能看见那双眼眸缥缈不定地微微晃动。

我不认为她那脚步沉重的模样单纯是因为身体虚弱。

“绫小路同学，你能过来一下吗……”

被堀北呼唤的我再一次回头确认在淋浴间前方排着队的伊吹。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了吗？”

“跟我过来……这里没办法说。”

堀北留下这句话，就离开营区，往森林方向走去。

“怎么了啊？你还想进森林寻找食物吗？”

堀北没理我，继续走路。

等我们走到看不见营区时，往前迈步而行的堀北才停下脚步。

堀北回过头，打算说些什么，但她似乎内心有些抗拒，而犹豫了一会儿。

“是我粗心大意了，这件事情是我的失误。”

“失误？”

“东西被偷了。”

“你该不会是在说你的内裤也被偷走了吧？”

“不，情况更糟。被偷走的东西是……钥匙卡。这完全是我的失策。”

堀北陷入自我厌恶，露出至今我完全没见过的表情。

“正因为信任你，我才会说出来。因为我绝不会跟可能会是犯人的人物商量，而且这又是件丢脸到让人想死的事情呢……”

虽然关于这点我感到很光荣，但我可不能在消沉的堀北面前表现出喜悦来。

“我真是太失败了呢……”

“不，错的是行窃的家伙。对吧？”

“即使如此我也有责任。我身体不适、满身泥土都不能当作借口。”

堀北像是悔恨般地低着头。要是被班里的人知道了恐怕会对考试造成巨大影响。

“我本应该一秒也不离开卡片的，但是我却……”

“别责怪自己。虽然这算不上是安慰，但我认为你已经尽力了。”

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她只是懊悔地紧咬下唇。

“现在先别告诉大家应该会比较好。我们要先掌握情势。”

“嗯……我也这么想。”

要是被全班知道一定会陷入恐慌。需要极力避免这样的事态。

“我怀疑的人物有两名。不是轻井泽同学就是伊吹同学。”

若是前者，那就是纯粹找麻烦吧。

这想法可以说是轻井泽为了欣赏堀北弄丢卡片而不知所措的模样才行窃。

“很遗憾，这种概率很低。轻井泽一直都在淋浴间前面排队。”

“你确定？”

“嗯，我确定。那两个会听轻井泽命令的女生也是一样。”

“这么一来伊吹同学是犯人的可能性就很高了呢。今天早上也可能让她知道了卡片的存在，这时机太巧了。不过你不觉得偷走卡片是非常危险的赌注吗？钥匙卡上面刻有领导者的名字，只要看到就足够了。她会特地做出会被惩罚的行为吗？”

她像在向我寻求答案一般，用不安的眼神望向我。

我把手放在堀北的肩膀上，为了让她放下心而这么说道：“这事情只要找时机去问伊吹就知道。假如怀疑伊吹，那你最好盯紧她。被她拿着逃跑可是最糟糕的结局吧？”

“是呀。不过抱歉，你可以先回去吗？我马上就会追上。”

“是吗？我知道了。那我先回去监视伊吹。”

她应该也有想独自发泄的心情吧。

我留下堀北一人，回到了营地。

7

十分钟左右后回到这里的堀北感受到营地中的险恶气氛。

其原因便是从临时厕所后方可以看见灰暗的烟雾。

现在要生营火还太早，而且她也注意到地点很奇怪。

“那股烟是什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和堀北会合，并逮住在附近吵嚷的池，询问情况。

“大事不好了啦！是火灾啦！火灾！厕所后面有什么东西正在燃烧！”

在淋浴间前方排队的女生全都消失了。

她们是听见火灾骚动而离开的吧。

“现在也没看见伊吹同学的人影。这场火灾说不定是她搞的鬼。她人在哪里？”

“因为她发现有火灾，所以刚才走过去了。”

我们赶紧前往临时厕所后方，并在那里看见平田他们的身影。而伊吹也在场。

虽然堀北打算向伊吹搭话，但她看见伊吹那张侧脸时却犹豫了。

那是因为伊吹的表情太过真实。

她对发生火灾这件事毫不掩饰困惑之情。

“也就是说这不是她做的吗？”

这种疑问朝着堀北袭来，使她产生迷惑。

如果要偷钥匙卡，犯人就只会是伊吹。若是要引起火灾，也只能是伊吹。

然而，伊吹却还留在现场，并对火灾感到很惊讶。

我探头窥视着火点，那里还留有一迭不明纸张燃烧过后的残骸，不过由于几乎都成了灰烬，所以一时之间看不出那是什么。

然而，因为有似曾相识的部分烧剩下来，看见它的瞬间就立刻明白了。

“指南手册被烧掉了吗？”

堀北也发现似曾相似的部分，并如此问道。

“嗯，好像是这样。是谁做出这种事情呢……”

“事情一件接着一件的……”

堀北喃喃低语，懊悔地低垂双眼。

“这是我的责任。我把指南手册收在包里，包堆放在帐篷前面，而现在是白天，所以我想都没想过它居然会被人偷走……不过首先我

们必须灭火……”

比起寻找犯人，平田优先扑灭火源，走向河川。

平田一面拿空塑料瓶汲取溪水，一面用阴沉的表情嘟哝道。

“为什么……是谁做出这种事情……为什么大家不能好好相处……”

平田的手自然而然用了点力，将塑料瓶捏扁。平田平时爽朗的表情不知去了哪里，甚至散发出有些恐怖的气场。平田总是作为领袖来统合班级，他的身心不断承受着巨大负担。

“我认为你没必要独自承担太多。”

我向平田说出这算不上安慰的话。他小声说句“谢谢”就站了起来。

“这件事情……应该必须好好讨论了呢。”

“是啊，D班大部分学生都目击了火灾，大家应该都想知道真相。”

平田表情气馁，将汲起的水拿回着火点。

“欸，这种事情是谁做的？这表示我们班上有叛徒吗？”

我们一回来，就发现男女生正以轻井泽为首进行互瞪形式的对峙。

“为什么要怀疑我们啊？内裤那件事跟这个是两回事吧？”

“谁知道啊。这难道不是为了要蒙混那件事才纵火的吗？”

“别开玩笑，我们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

“等一下，各位。我们冷静下来再讨论吧。”

平田请我接下水瓶，我于是收了下来，代替他去扑灭剩下的火势。

平田立刻前往人群中心，为了不让大家继续吵架而介入调解。

双方也因为昨天的内裤贼事件而情绪激动，没有要罢手的迹象。看来D班每个学生都想当场就开始寻找犯人。

“总之，这样火势应该不会蔓延了。”

我把空的塑料瓶倒过来摇了两三下。里面应该已经没有水了，但着火点却有水滴滴答滴答地落下。我仰望天空。

“是下雨了吗？”

一滴水滴落在我的脸颊上。

云朵变得比刚才更加阴郁漆黑。

这是即将正式开始下雨的证据。

大家原本必须团结起来熬过最后的危机，但男女生却彼此激烈对立似的怒瞪彼此，僵持不下。

“受不了了。真是太糟糕了。这个班级里居然会有内裤贼跟纵火狂，真是太恶劣了。”

“都说了不是我们。你们要怀疑我们到什么时候啊！”

这是场永远都没有结果的争吵。平时会立刻阻止的平田，现在不知为何却呆呆站着一动也不动。他是在思考犯人是谁吗？

“宽治，小伊吹是不是不见了？”

山内发现刚才都还在附近的伊吹不见了。

而且我们也发现她原本放着的包消失了。

“难不成这场火灾的犯人是……”

“很可疑……对吧？假如要引起火灾，这果然还是……”

男生们开始怀疑伊吹，女生也开始一点一点地发出怀疑伊吹的声音。

然而，在解决问题之前雨势越来越大。

“糟糕，讨论就暂且搁置一下吧。行李要是湿掉就糟了。”

池他们开始急忙将食物和放在外面的行李收到帐篷里面。

“平田，请给我们指示！”

池虽然这么对平田搭话，但他却待在那个地方一动也不动。

平田盯着空无一物的地方，一直静止不动。

在他这么呆站的期间，雨声逐渐变大。

我有点在意平田的情况，靠近他的身边。可是他好像完全没发现我。

“为什么……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这样的话就跟当时一样了……”

我不明白他低声呢喃的话中含义，但很清楚的是事情非同小可。

这不像是我认识的那个总是冷静沉稳的平田。

“我……我是为了什么？至今为止都是为了什么……”

“喂，平田，你在做什么啊！”

远方传来呼唤平田的声音。即使如此平田仍像是没听到一样，一点也没打算移动。

我轻轻把手放在平田的肩膀，他吓了一跳，然后慢慢回过头。

“池在叫你。”



“咦？”

平田的表情毫无生气并且苍白。

池再次呼唤平田。虽然很缓慢，但平田慢慢恢复了正常，发现下雨了。

“是雨……”

“你最好去帮池他们忙，衣服都还晾在外面呢。”

“是……是呀，我们得马上收进去。”

“绫小路，平田那家伙没事吧？”

“他似乎大受打击呢。毕竟事件接连不断地发生。”

“我初中班上有个公子哥，很有责任感，因而压力也很大。有次情绪就崩溃了，之后班上有阵子变得一团乱呢。”

“你的意思是你在平田身上也感受到了那种征兆？”

“哎，虽然情绪崩溃有点说过头了，不过总觉得他有点危险。”

须藤犹如野性般的直觉意外地准确。

平田在这场特别考试开始之后，就背负着各种压力在行动。

那些事情费劲到无法与校园生活中的麻烦相提并论吧。

平田周围的环境确实在改变。

轻井泽的内裤贼事件，外加火灾骚动。他的内心就像这片天空一样变得阴沉。

“哎，现在就先想点办法处理行李吧。”

我们混进已经开始在收拾的学生里一起帮忙。

好在约莫一分钟后就收拾完了。

“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呢。”

伊吹消失踪影一事虽然在我的预料之中，不过堀北也一同消失了吗？

我原本推测可能性各半，但是现在情况好像朝着对我有利的方向发展。

我看准通向海边的道路，慢慢迈出步伐。

8

我硬是移动着沉重的身躯，在越来越猛烈的雨势当中追赶着伊吹同学。

天空积聚着乌云，遮蔽了阳光，视野因此很差。虽然看不见伊吹同学的身影，不过幸亏地面泥泞留有足迹。只要沿着这些足迹，就能找到她。

我从营地沿途向前走了大约一百米，意外的是那人停下了脚步，仿佛正在等待着自己期待的来访者而站着不动。

我不禁藏身至暗处，但看来这没什么意义。

“你打算做什么？”

伊吹同学头也不回，她的声音穿过细雨声传了过来。

“我已经发现你追过来了，你还是出来吧。”

“你是何时发现的？”

“从最开始。”

她简短答话的模样，有种至今从未感受过的阴森感。虽然安静且寡言的形象没有改变，但却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所以你为什么要追过来？”

“我要是不直说出来，你就不明白吗？”

“我不知道欸。”

这样简直就像我是坏人似的。

“你不是最清楚被我追的理由吗？”

“不过我是真的没有头绪。怎么，你有什么事吗？”

伊吹回过头，直直凝视着我的双眼。

那双眼眸里完全没半点阴霾，我甚至还差点向她道歉。

我没有确凿证据，只是相信自己的直觉在行动。

“你不觉得就算说谎也是无可奈何的吗？”

她瞬间看穿我的迷惘，紧接着说道：

“至少我想从你口中得到追赶我的理由。”

“内裤被偷、火灾骚动。D班还真是灾难连连呢。”

“这又怎么样？”

“你应该很清楚我们班上部分同学正在怀疑你吧？”

“嗯。毕竟我是外人，被怀疑也没办法。”

“换句话说就是这么回事。”

“你想说我就是犯人？你有什么证据吗？”

“很遗憾，关于内裤那件事情我没有任何证据。可是我认为犯人就是你。”

“这还真是过分欸。你居然没证据就怀疑我。”

我也只能称赞她的手法就是如此高明。

因为她直到考试的第五天都没采取任何行动。通过表示自己不想接近D班，反而不让我们起疑，并让她一直待在我们班上直到考试结束。

“你今天的行动就是我怀疑你的理由。你应该不需要我过多解释吧？”

我必须想点办法从伊吹同学那里取得证言。因为由我开口说明所有怀疑理由也就等同招认自己就是领导者。即使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自信，但假如她有百分之一的无罪可能，那我就不得不避免直接追问。

“那我就直说了，把你从我这里拿走的东西还给我。”

眼前的伊吹同学也没看着我的眼睛，便如此说道：

“我不知道。”

她这么回答后，就快步迈出脚步。

我也配合她的速度追了上去。

伊吹同学改变了前进路线，往森林里走去。

“你要去哪里？”

“谁知道我要去哪里呢。”

要在森林里笔直前进是很困难的，我在这几天深有体会。

而且在这种天气里视野很差。

可是伊吹同学毫不介意地在森林里踏着步伐。

我是为了知道真相才追过来的，所以不能在这里放弃。既然我出了丑，那就不得不负起责任解决问题。

我必须挽回失误、我必须挽回失误。

我的脑海里多次重复着相同的话语。

考试才刚刚开始，我可不能在这种地方失败……

这也算是我对于那个曾对轻井泽同学态度强硬的自己所做出的一个交代。

我的心跳开始加速，慢慢地屏住气息，缩短与伊吹同学之间的距离。

根据情况，硬把卡片拿回来也必须列入考虑范围之内。

没问题，我可以顺利做到。可以顺利做到、可以顺利做到、可以顺利做到。

我自己也很清楚我现在并不冷静。

可是，即使如此现在我也只能自己想点办法，毕竟我没有任何人能够依赖。

至今为止我都是自己一个人闯过来的，从今以后我也可以自己一个人闯过难关。

比起森林中开辟出的道路，风雨的阻碍算不了什么。然而，视野却相对变得更差。而且就如我所想的，道路的状况也变得更加恶劣。

而且在小径里左右前进的时候，我逐渐失去了方向感。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我的身体状况。我知道从刚才开始我的身体状况就在不断恶化。

虽然迄今都有感冒前兆或者发烧，但还能撑一撑，不过因为淋了这场雨，体温下降，我的身体情况因此突破底线，感冒一口气向我猛扑而来。

伊吹同学突然停下脚步，然后仰望着一棵树。她视线前端的树上绑着一条被雨淋湿的手帕。

“你要追到什么时候啊？能不能适可而止？”

“直到你把从我这里偷走的东西还来为止。”

“你能冷静思考看看吗？假如是我偷走钥匙卡，怎么可能一直拿着那种危险的东西？要是被谁看见，我就会立刻失去应考资格。而且这还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失去点数就能了事的欸。”

我只说了把偷走的东西还来，一次也没提到过钥匙卡。

换句话说伊吹同学刚才招供了。

伊吹同学对于打算追究这点的我露出雪白牙齿，浅浅一笑。

“我不打自招了，你是这么想的对不对？很遗憾，这并不对。”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我也厌倦和你说话了。”

伊吹同学蹲下之后，双手便开始掘起地面。

“呼、唔……”

强烈的晕眩及呕吐感袭来，我不禁将背倚靠在身旁的大树上。

“你的身体似乎很不好呢。”

伊吹同学察觉我到这里的状况而回过头，不过她立刻又继续进行作业。

“呼……呼……唔……”

我至今都尽量不让自己的呼吸紊乱，但现在已经无法做到了。

运动衫吸收不停落下的雨水，迅速地夺走了我的体温。

光是要忍住躺下的冲动，我就已经竭尽了全力。我连好好抬起头都办不到。

假如考虑到体力问题，那我只能现在展开行动。

“伊吹同学，我要以武力来搜查你了。这样子你也不介意吗？”

我喃喃说完，伊吹同学就停下挖土的动作，站起来朝我走来。

“武力？你能再说具体一点吗？你的意思是要施暴吗？”

“这是最后的警告。请你乖乖地把东西还给我……”

我用强硬的口吻与伊吹同学对峙。虽然我很想避免采取强硬手段，但似乎是不可能了。

这种模样可不能让其他人看见呢……以前，须藤同学曾因殴打C班学生引起问题，并闹到了学校。当时，我断定他有罪。我曾认为那是他自作自受而抛弃过他。

而那样的我，现在却像这样打算用暴力解决。这还真是个不得了的笑柄呢。

“最后的警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既然这样那就随你高兴吧？”

她把包放到地面后便轻轻举起双手，摆出投降的姿势。

到这地步她还真老实呢。可是，她的模样也不像是死了心。

但我不能错失这个机会。我为了确认包而伸出手。

下个瞬间，伊吹同学纤细的腿便往我的脸上踢来。

我被“假如她打算攻击我”的这个警戒心所拯救。

我往后一跳，回避踢击。

溅起的泥土附到我采取防卫姿势的手臂上。

“哦，挺厉害的嘛。”

“施行暴力行为可是会立刻失去考试资格的……”

“你是说在这种地方会被谁看见吗？你也有意这么做吧？”

她冷冷一笑，下个瞬间马上抓住我的肩膀推倒我。

我对于她意料之外的动作来不及采取防护动作，就这样倒在泥泞的地面上。

“能请你稍微休息一下吗？”

对已经遍体鳞伤的我来说，她那张从正上方俯瞰着我的脸庞模糊不清。

伊吹同学抓住我衣襟，拉起我的上半身，同时紧握拳头。

假如正面承受这一击，我就会失去意识。

我用流畅的动作拂开她，并在地面打了一个滚逃了出来。

我用力抬起上半身，把手撑在泥泞的地面爬起。

我第一次庆幸自己学过武术。

“哦？真是出乎意料地动作灵活。你学过什么吗？”

伊吹同学不慌不忙，评鉴着我似的露出钦佩的目光。

她瞬间看穿我有习武经验，这也代表着她并非一般人。现在的情况只能用最糟糕来形容。

“真是的……我在这场考试还真是出尽洋相了呢。”

我对D班不仅没半点贡献，而且在身体状况明明不好的情况下还厚脸皮地出风头，因此拖累拼命努力的D班。

要是我在最开始说出来就好了，说出自己身体不舒服，想麻烦其他人担任领导者，或者明明只要拒绝就好。可是我的自尊心却阻碍着我，不容许我这么做。

我讨厌那个瞧不起许多人、骂别人没用，却又派不上用场的自己。

哈哈……我的心里发出了干笑。

至今为止，我曾像这样为自己辩解过吗？

“偷走钥匙卡的人就是你，对吧？”

打算追击的伊吹同学停下动作，立刻缩短了与我之间的距离。

她假装要用右手臂攻击，实际上使出了踢得很高的高速踢击。

我闪过这击，接着想反击而伸出手臂。伊吹同学立刻察觉危险，闪过我的手，又切换至下一次攻击，强迫我进行目不暇接的攻防。

在路况很差的情况下，她的脚步熟练，让人觉得她并没有把糟糕的路况放在眼里。我能看出来她会毫不犹豫地伤害他人。

伊吹同学仿佛正在享受这状况，露出洁白的牙齿笑着。

我居然会以这种形式看见她大笑的表情。

因为四处跑动的关系，强烈的寒意与呕吐感席卷而来。我连站着都很勉强。

“作为你努力到现在的奖励，我就告诉你真相吧。偷走卡片的就是我。”

伊吹同学把手伸进口袋，慢慢取出卡片。

面向我的卡面上确实刻有我的名字。

“都到这地步了，你居然会爽快承认。”

“因为到现在这地步承不承认都没关系了呢。你没有我施暴的证据，绝对无法要校方做出正确的判决。对吧？”

伊吹同学的推断是对的。校方完全没有任何方法能够情况的真相。

伊吹同学也和我得出同样的结论。

即使我在这里被她单方面殴打，伊吹同学也可以说出许多推脱之辞。就算我去申诉，双方也都会受惩罚。吃亏的会是拥有点数的D班。

虽然机会很渺茫，不过只要拿回钥匙卡，我们也有脱险的可能性。

我只能通过掌握确凿的证据，来让C班承认自己的错误。

钥匙卡上留着指纹，我有机会能够主张自己是被窃的受害者。校方为了究明真相，说不定会进行彻底的调查。我不能舍弃这份希望。

然而，要是我无法在下次动作压制住伊吹同学，我就拿不回钥匙卡了。我不认为她会是采取如此大胆行动的笨蛋。要是卡片被她带着

离开，应该就永远都找不到了吧。这样的话，事情就只会变成“卡片被偷走”以及“我没行窃”的争论。

我已经没有足以跑去接近她的力气，而且我就连足以握拳的体力也都没了。我只能完全利用对方的力量。

伊吹同学似乎在赶时间，又或者好像是太小看我。她飞奔过来发起攻击，就像是个享受单方面狩猎的猎人。

她的视线突然望向我的脚边，不过这是假动作。伊吹同学虽然将意识集中在我的下半身，却毫不犹豫以最小限度的动作将右拳挥向我的脸。我千钧一发地避开这掠过我发际的近距离攻击，以顺着这股力量的形式，稍对她背部施加力道。即使这不至于让她跌倒，但她也失去了平衡。我试图抓住她的胳膊，转眼间她又掌握了局面，巧妙地避开了我的手臂。

她应该是看穿了我打算利用她的力量及速度来攻击了吧。不过，我也已经猜到她会避开。我挤出最后的力量，将左拳用力捶向她的心窝。

“哈！”

伊吹同学变得无法呼吸，痛苦似的当场跪下。但我的体力也同时到达极限，视野软绵绵地扭曲 着。我无法进行追击，按着自己的头。

“太糟了……我已经到达极限了……”

我勉强着自己激烈活动身体，导致身体状况已经糟糕到绝望的地步了。

可是我不能在这里倒下。我那一击打得很浅，还不至于打倒她。

“我不懂欸……我还以为你肯定掺了一脚。”

伊吹同学一面擦拭着满是泥土的脸庞，一面站起来。

“掺了一脚？你是指什么？”

伊吹同学瞬间表现出犹豫是否该说出来的模样，但不久就嘟哝道：“烧掉指南手册的人不是我。”

“都到这种地步了，你还打算继续说谎？”

“你说烧掉那种东西对我会有什么好处？大家必然会因为那场火灾骚动而再次开始搜查犯人。你们迟早会怀疑我。这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吧？”

“这……”

确实如伊吹同学所言，她在发生火灾前偷走了钥匙卡。

她没必要特地做出烧指南手册并煽动大家情绪的这种事。

那是谁做的？烧掉指南手册会有什么意义吗？

“我拐弯抹角地和你说话也是为了确认这件事情呢。但看来好像不是你。不过这样就让人无法理解了呢。你认为D班里会有那种人吗？可能比你还早发现我罪行的人。”

伊吹以一副我不可能知道的样子说道并叹了口气。

“唔……难道说……”

我的脑海浮现某个人物的身影之后，就立刻察觉伊吹同学从我的视线中消失。下个瞬间，被钝器击中般的冲击袭向我的头部。我被用

力推倒。

“闲聊就到此为止。”

即使我下意识觉得必须爬起来而撑起了手，伊吹同学仅以右脚轻轻拨开我的手，我便束手无策地再次倒下。

伊吹同学抓住我的刘海，用力往上拉。

“放……放开……”

“抱歉啊，我可是很忙的。”

她迅速高举手掌瞄准我的脸颊。我的思绪及身体都到达极限，不过即使如此我也不能就这么被她给打败。我拨开她那只抓住我刘海的手。

然后以不美观的动作站起，试图与她保持距离。

可是我的脚不听使唤，耗尽力气再一次倒下。

“你难道认为这种强硬的手法能被原谅的吗？”

“谁知道，我并没有兴趣。”

她缩短了与我之间的距离，高高抬起脚，用力踩踏着我的脸。

到底重复几遍了呢？我……铸下了大错。

我因为尝试自己挽回错误，而使状况变得无法挽回。

我俯视着完全失去意识的堀北，并在原地深呼吸。

好久没碰到如此难缠的对手。

倘若这家伙的身体状况良好，说不定我就赢不了了。

这女人就是这么厉害。

我继续干活，不久就挖出被塑料袋包住的手电筒与无线电对讲机。

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不想使用这东西就能完成任务。

“什么？”

我取出埋在地底的两样东西，便立刻陷入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之中。

我不清楚原因，只是隐约觉得它的状况好像跟我埋入时有些不同。

“是因为下雨吗……”

我觉得是自己想太多，接着使用了无线电对讲机。然后告诉那个在某处等待联络的男人我现在的位置，并为了让身体休息而坐了下来。

接着大约过了三十分钟，我的视野前方亮起手电筒的灯光。灯光闪烁了两次，三次。这就像是摩斯密码那样精准规律。我用脚边的手电筒传送相同暗号。引导彼此的光线就像在互相共鸣，并且逐渐增强。

然后，那个我看都不想看且令我火大的人——龙园，现出了身影。

“哦，辛苦你了啊，伊吹。做得很好。”

“这是当然的吧。”

“当然？你要是不出纰漏，我就不必冒着风险来这里了呢。”

“这也没办法吧。我没想到数码相机居然会有故障。”

对，只要数码相机没坏掉，那我拍摄完钥匙卡便能了事。这样就会获得确凿证据，也就没必要使用无线电对讲机叫出龙园。结果我却冒着巨大风险拿走钥匙卡，还让堀北知道了我的真面目。

“卡片呢？”

“在这里。”

我从口袋取出卡片，并把它交给龙园。龙园用手电筒照亮，确认上面刻着的名字——“HorikitaSuzune（堀北铃音）”。

“你也过来这里确认吧。这本来就是你提的条件。放心吧，在这种天气与黑暗之中照理不会有任何人在。你要提防倒是没关系，不过别浪费时间。”

男人从阴影处现身。他是A班一个叫作葛城的男人。

他是冷静沉着且稳健的人，是个与我们C班领导者性格完全相反的男人。

我故作冷静，但内心再次体会到龙园的恐怖。

龙园在这场考试开始后，就马上对我说要拉拢A班，可是没想到这家伙竟然真的成功了。这究竟是如何办到的……

葛城从龙园手上接过堀北的卡片，用他那双眼睛亲自好好确认了卡片。

在这座无人岛上也不可能伪造。

“看来这是真货。”

“这样你接受了吗？”

尽管我们出示了确凿的证据，葛城也不改他那严厉的表情。

我听说过他是个谨慎的男人，但谨慎到这种地步的话，应该就是种病了吧。

“不过真亏你能够潜入D班呢。你没被怀疑吗？”

“假如用一般方式，确实会被怀疑没错。哎，怎么办到的可是商业机密。”

我不知不觉间抚摸着自己的脸颊。我提出要对D班进行间谍活动的作战时，龙园用力揍了我。谎言才因此变成了真实。那份痛楚，以及对此的憎恨，全都是真的。

D班的学生当然就误会我是被打并且被驱逐。

假如我没有受伤，想必就不会那么顺利地潜入D班了吧。

“你别一直沉思啊。正确与否的这点判断，你应该做得到吧？何况你现在已经半处于将自己交付给我们的状态。你可别做出在此罢手的糊涂事。”

“是啊。”

他虽然这么回答却还是没有接受。龙园看着他这副模样，比起焦躁，反而露出宛如扑向猎物般的笑容，如此低语：

“你不在此立下大功怎么行？我可是知道自从你参选学生会选举但落选的传闻散开之后，坂柳派就在A班处于上风的事情哦。现在可是个机会对吧？”

“你这家伙……为什么你会知道这件事？”

“通过和我们联手来让A班巩固地位。这么一来，倒戈的那伙人也会回到你旗下，对吧？还是说你要与我为敌呢？要是这样事情会变得如何呢……”

葛城并不是和恶魔交换了契约，只不过是交涉了而已。不过他这个想法太天真。与恶魔对话，最终将连结至强制性的血之契约。

“机会只有坂柳不在的这个时候。无法在此当机立断的家伙是没办法统治A班的。”

“按照约定，我方也同意成立交涉。我就接受你的提议吧。”

葛城说完，就对龙园伸出手。龙园不做回应，只浮出无畏的笑容。

“这样就好了。你做出了正确的判断。”

“等等，所谓交涉是指什么？也能详细告诉我吗？”

这些家伙想做什么都无所谓，但我也有权利知道。在以A班为目标的这方面，我必须判断支持龙园是否正确。

“我和A班联手了呢。”

“请允许我先回去。我不想久待而提升风险。”

葛城把那张钥匙卡还给我，接着独自消失在黑暗之中。

“所谓交涉是指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相应的回报又是什么？”

天空因雷雨而闪出一道白光，雷鸣随后便与之一同落在海的方向。龙园一点也没被吓到，只是浮出毛骨悚然的笑容，并告诉我契约内容。

其内容复杂且不单纯。不过假如用一般方法，即使费尽千辛万苦也很难达成吧。我们约定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大部分学生弃权并在船上尽情享受假日——包含这考前完全无法想象到的状况在内，一切都按照龙园的计划在进行。虽然我很讨厌这家伙，但他果然是个最接近A班的男人。我再一次理解到这一点。

“可是……葛城会持续遵守约定吗？他说不定迟早会毁约。”

“我当然考虑到了这点。那家伙一定会遵守约定的。”

我走近堀北，擦掉自己的指纹之后，便让她的手握住钥匙卡。这女人做不了任何事了。即使知道自己被C班看穿领导者身份，直到考试结束为止她也只能默默忍受。正因为我观察了D班一周才会有这种把握。这女人不信任任何人。知道钥匙卡被偷走也没立刻向同学报告。她好像唯独对绫小路敞开心扉，不过那个男生也是孤立型角色。再加上他也很无能，根本就算不上是威胁。而且只要她还拥有钥匙卡，她因为自己的失败而让人看穿领导者身份的这件事，说不定还可能不被D班其他人发现便了事。

我对这个女生的性格有一定的了解。她忍耐力强而且倔强，是不会听取他人意见的。换句话说就算有多么痛苦，下的时间她应该都会忍耐下去。

“你就尽管运用你那聪颖的脑袋来保护自己吧。”

接着，我们便静静融于漆黑的森林之中。

10

我快步踩踏在濡湿的地面，追在伊吹后面。天气是个很棘手的问题。根据天气状况，我可能会被困住，也可能会卷进事故。而且日落的比我想象中还快。要是不使用手电筒，在森林前进将会开始变得困难。而这也是个不安要素。雨势变得越来越大，而且逐渐开始刮起猛烈的狂风。

天气虽然不好，不过这也不是没有好处。

豆大的雨滴使我只能确保前方几米远的视线。虽然要是我走进任意一条岔路就很可能会迷路，不过幸亏下雨，她们两人的足迹留在泥泞的路面，所以我只要追着这些足迹就好，相当轻松。可是，这足迹却在途中忽然中断了。不对，这并不是中断，而是延伸到更深邃的森林里去了。从她们以锐角角度改变前进路线看来，表示她们并非迷路，而是刻意走入森林里。

我用手电筒照向森林里面，发现两人的足迹不断进入深处。

她们没有任何理由特地走向危险的森林。为了以防万一，我把灯光照向通往海边的道路。可是地面很干净，没有足迹。

我用手拂去从刘海滴下的雨水，跟着足迹进入森林里。

视野当然越发恶劣。现在也可以说是已经入夜了。我仅凭两人的足迹在这片甚至笼罩着阴森氛围的森林中不断前进。

我大概走了三十米左右了吧。视野前方一瞬间照来光亮。

我立即熄掉自己携带的灯光，隐藏自己的气息。我盯着那道光的方位，看到灯闪了一下、两下。那是手电筒。就像是在彼此传送信号一样。会是伊吹和堀北吗？不，这不可能。伊吹就姑且不论，堀北应该没有携带任何能够成为光源的物品。我朝着那道光悄悄走去，缩短了距离。

我的耳朵里听见犹如雨中小杂音一般的人声。我接着隐藏自己的身影。

有谁在那里？他们在说着什么？这都是微不足道的事。问题在于我是否会被他们发现。只要没被他们发现就好。把握情势是次要。

接着过没多久手电筒的灯光便远去了。看来他们已经结束谈话。

为了以防万一，我一边警戒着，一边慢慢靠过去。结果那里……

大树旁倒着仿佛咽气一般失去意识并且浑身是泥的堀北。

钥匙卡掉落在她那无力垂下的手附近。

堀北受伤的身体，外加土壤被挖开的痕迹。

从状况看来，我确定堀北是领导者的事已经被伊吹以外的人物给知道了。我捡起钥匙卡之后就抱起堀北。

“嗯……”

堀北感受到被抱起的异样感，微微发出声。虽然很缓慢，不过堀北地虚弱地睁开双眼。

“你醒过来了吗？”

“绫……小路同学？”

她好像没能理解自己的状况，恍惚地说出一句话。

“唔……头……好痛……”

“因为你烧得很严重呢。你最好别勉强自己。”

“是吗……我被伊吹同学……不过你为什么会在这里……”

我明明就叫她睡觉，可是堀北却以会烧得更严重的气势在思索着各种事情。

接着一点一点开始理解。

“偷走我钥匙卡的人……果然就是伊吹同学。”

“是吗？”

“我已经无法再瞧不起须藤同学他们了呢。”

她仿佛在悲叹自己暴露丑态，造成现在这束手无策的事态，闭上了双眼。

“这也不是那种能二十四小时持续躲藏的考试吧。不管怎样都会露出破绽。”

我本来自以为是在圆场，但这令伤心的堀北更加沮丧。

“要是我能够去依赖谁，这种事情就能避免了呢……”

假如真心想要彻底保护领导者真面目，应该去依赖打从心底能够信任的伙伴。这么一来，就会如字面一样，能够以二十四小时的体制来彻底保护卡片的存在。

然而堀北并没有一个能帮她忙的朋友。

“真丢脸。”堀北如此反复小声呢喃道。

“我在失去意识时，总觉得听见了龙园同学的声音……真是奇怪呢，照理说他应该早就弃权退出了……”

“你失去意识了，大概是做梦了吧。”

“假如是梦，那就更糟了呢……”

她隐约听见了龙园的声音啊。即使睡着失去意识，她的脑袋也自动让自己保持清醒。就算无意识之间听见龙园的声音也不奇怪。

“对不起……”

当我不发一语地沉思时，堀北道歉了。

“你为什么要道歉啊？”

“这是因为……除了你之外我就没有人能够道歉了……”

嗯……原来如此。这句话还真引人深思。

“假如你觉得很抱歉，那今后就要结交值得信赖的朋友。首先要从这点开始。”

“这还真是难办呢……因为不管是谁应该都不会理我这种人的。”

对于这种彻底放弃的自嘲，我反而感受到如征兆一般的东西，因此笑了出来。

“虽然被你笑也没办法，可是被瞧不起的感觉还真是不愉快呢……”

“不，不是这样。因为我在想你心里也开始感受到伙伴是必要的。”



“我才没说过那种话……”

如果是平时的堀北，她可能已说出污辱对方之类的话了，然而这次话里却含有其他意思。她的话里包含自责的意思。

不然她不会拐弯抹角地说出“谁都不会理我这种人”。

即使如此这应该也不简单呢。要是可以马上改变她至今为止坚持的行事风格，那谁也都不必辛苦了。堀北那双呆滞眼神，与其说是看着我，看起来反倒比较像是通过我在看着谁。

“这种事情，我明明很久之前就已经知道了……”

人在这世上是无法独自生存的。因为学校和社会都是由众多人所组成。

“别再说话了，你可是病人。”

我为了让她乖乖休息而劝说，但堀北没有停止忏悔。

然而，堀北心中并无依赖他人的选项。她明明有看见，但是又不去选择它。

“我一定会靠自己的力量升上A班。我一定会挽回这个失败……”

她无力地抓住我的衣袖，如此向我诉说。

“我已经做好准备会被全班怨恨……毕竟我铸下了这般错误。”

“在这所学校里，就算你独自奋战也无法升上A班。无论如何同学的协助都是必要的。这可是不可避免的。”

她连睁开眼的力气都没有，闭上双眼。

堀北抓住我袖子的那只手，力道虽然很微弱，却也让我感受到了其中蕴藏的力量。

“我不能认同你。就算再辛苦……我也要凭一己之力……”

“啊……吵死了，你不要再讲话了。你一个病人不管讲什么都没有说服力。”

我用力抱紧怀里的堀北。

“你无法承担这重责大任。你不是那么坚强的女生。真是遗憾。”

“你是要我放弃吗？放弃晋升A班的梦想、放弃让哥哥认同的梦想。”

“我可没说过这种话，你也没有必要放弃。”

我俯视缩在我怀里痛苦的堀北，并补充道：

“假如你无法独自战斗，那只要两人一起战斗就行了。我会助你一臂之力。”

“为什么？你不是会说出这种话的人……”

“谁知道呢。”

我含糊其词。过了不久，精疲力竭的堀北再次失去了意识。

现在必须做的就是不被任何人发现地将这家伙搬出去。虽然让她弃权很简单，但我不清楚手表的紧急按钮是怎样的东西。

万一它是会紧急出动直升机的装置，那附近想必会响彻螺旋桨刮出的强烈风声。

“噢……我走错路了吗……危险危险。”

我怀着要是能找到小径就好的心愿前进，但遗憾的是，我到了一个很陡峭的悬崖。我要是再踏出一步应该就会掉下去吧。

我照亮下方，这里似乎大约十米高。很遗憾，不过我好像正沿着错误的方向走。总之先折回原本的路吧。

我为了不给堀北造成负担而打算慢慢往反方向调头。然而……

我脚下的土壤不幸崩塌，身体因而失去平衡。假如我是一个人，应该可以使劲用脚撑住或者抓住树木，但可惜的是我双手抱着堀北而腾不出手。我无法避免坠落。我为了保护堀北而瞬间卷起身躯，滚下陡峭的悬崖。

我在数秒间里好像失去了意识。落下后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楚。

总之，堀北没受伤就能说是幸运了吧。

我仰望倾斜的崖面。在抱着堀北的状态之下，我实在不太可能爬上去。

“我搞砸了呢。”

然而，现在可不是进退两难的时候。

我这次将失去意识的堀北背在背上，打着一支手电筒往漆黑的森林前进。

打在身上的雨水毫不留情地夺去了我的体力。最重要的是，我背后的堀北传来的热度非比寻常。再这么淋下去会很危险。

可是这里是森林，不可能幸运地找到可以躲雨的地方。

那么就只能依赖大自然的力量。

幸好树木都很茂密，依据地点不同，也有不容易淋湿身体的地方。我在周围找到一棵特别粗壮的巨树，虽然当然无法遮住所有雨水，但即使如此，茂密的树叶也能够阻挡许多雨水。

我轻轻放下堀北，让她横躺着。这时候运动衫弄脏也只能请她忍耐了。我席地而坐，接着让堀北的头躺在我腿上。

要是现在周围很凉爽，那还算得上是个安慰。不过由于湿度很高的关系，相当闷热。

身体状况糟糕的堀北好像觉得很冷，不时地缩起身子发着抖。

我心想要是能稍微减轻她的负担就好，于是把她抱近我的胸口，静静等待时间流逝。

究竟过了多长时间了呢。堀北在重复紊乱呼吸的同时醒了过来。她好像因为精神恍惚的关系，无法理解自己身处的情况。

“为什么……你会……我怎么……”

堀北似乎一时陷入错乱，而想不起不久之前的事。

我说明事情原委。但我不太确定她有没有理解我所说的。

“是这样呀……我想起来了。”

“那就好。”

“这就难说了。我也回想起了自己的失败，所以这是最糟糕的事情。”

她还能说出这种自嘲段子，那就暂且能放心了。

“差不多快六点了。堀北，虽然我想你会很难受，但是你应该弃权。你身体撑不住了吧？”

她至今或许都是一路勉强假装过来，但她已经不可能再继续这么下去了。

“这我办不到。我不能让班上因为我而失去三十点……我可是对使用点数的轻井泽她们很严苛呢。我这样岂不就像是个笨蛋……”

校方对于身体不适的惩处很重。光就点数来说，惩罚会比轻井泽个人利用的点数还多。堀北懊悔似的把手臂放在自己的眼睛上方。这是为了要隐藏湿润的双眼吗？

“不仅如此……我还让钥匙卡被偷走了。你能理解我？”

“D班又会失去五十点。”

堀北轻轻点头。这么一来D班的点数便所剩无几了。

“你别管我了，先回去吧。这么做的话，就只有我缺席点名而已。”

“那你打算怎么办？”

“明天早上……我一定会自己想办法回去。只要在点名时忍耐一下，一定有办法不退出考试。”

那样就只用扣五点，她应该是这样想的吧。

“这状况可没这么简单。你现在相当虚弱，而我们班主任也没单纯到你靠演技就能够骗过去。最重要的是，你再怎么样也没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回去。”

“即使如此我也只能这么做……这是为了让D班留下更多的点数。”

除了钥匙卡这件事，关于点名与弃权方面也能够守住点数。那应该并不是个小数目。

“你走吧。”

堀北极为虚弱，但她那语气，却让人感受到不屈不挠的斗志。

她就算可以忍受自己扯后腿，也无法忍受自己连累他人。

我陷入沉默后，她便摇摇晃晃爬起，把头倚靠在树上。

这应该代表着——别管我了。

“那我就不客气地抛弃你了。要是这样下去我可是会被同学责骂的呢。”

“嗯，你这是正确的判断。一切责任都在于我。”

堀北即使面对我无情的抉择，也称赞这是恰当的选择。她只对极为虚弱的自己本身感到羞愧。她抱紧颤抖的身躯，忍受寒冷。不依赖他人的性格也很难搞呢。

天气状况依然恶劣，风雨没有要平息下来的迹象。

“你明天早上真的回得来吧？”

“嗯……没问题。”

“堀北，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弃权是正确的吗？”

我不小心说了多余的话。

“这是当然的吧……我没有弃权的选项。”

虽然她要燃烧不屈的斗志倒是无所谓，可是要是因为这样而输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你觉得为什么你现在会被逼入绝境？”

“这是因我怠惰而招致的失败，仅此而已。”

“不对，完全不对呢。”

堀北铃音按照自己的步调拼命奋战过。然后，她试图平安无事地结束考试。

“走吧……正因为我把你当成我的伙伴，我才会这样请求你……”

堀北说完捂住吃惊的嘴。

“我要改正一下……刚才的话就当我没说过。”

“不，我认为这是最不能当作没有发生过的部分呢。”

“够了。我会……自己……唔……”

突然爬起身果然对堀北而言是个负担，她痛苦地闭上双眼。

“走吧，拜托……”

堀北最后留下这些话，又失去了意识。

我轻轻抱起堀北，为了尽量让她舒服些而替她移动了位置。

我站起来之后，便抬头仰望丝毫没平静下来的漆黑天空，叹了口气。

“虽然由她自己的意思来退出考试，事情会比较轻松呢。”

这位顽固的公主大人，到最后都不打算放弃考试。

真是优秀。没错，我认为你很优秀。你的想法与行动几乎都是正确答案。

不过啊，很遗憾。堀北，你弄错了一项决定性的事情。

仅限于现在这个瞬间，我就发自内心地说出来吧。

我不曾认为你是我的伙伴，而且也不曾作为同学担心过你。



这个世界上“胜利”便是一切。无关乎过程。

要牺牲多少都无所谓。只要最后我能“胜出”就行了。

无论是你还是平田，不，所有人都只是为了让我取胜的道具。

堀北会被逼到这种地步不是她自己的责任，是我让事情变成这样的。

所以别怪罪自己。因为你对我派上用场了。

我一边照着手电筒，一边在泥泞的道路上前进。

我的鞋子已经满是泥巴，鞋子也浸湿了。但我毫不介意。我要先掌握自己的所在位置。

我们刚才下了悬崖，一定远离了D班的营地。

不过反过来说，我们无疑缩短了到海边的距离。

我凭着脑中的地图，在这几天走着的森林之中向前迈进。

“果然很近啊。”

不久，我就抵达了海边。海上漂着亮着灯光的船只。

接着，我花了几分钟回到原本的地方，抱起无力倒在那里的堀北。她漂亮的脸蛋被泥巴给弄脏了。

我抱起堀北，但她完全没有恢复意识的迹象。

我抱着堀北，并非往营地方向，而是朝着海边迈出了步伐。然后不断走着。时间已经过了晚上七点，不过我总算是在目标时间内抵达

了海边。

教职员们设置的帐篷现在也已经被折了下去，以防被风吹走。我登上架设在码头的舷梯，抵达船上的甲板。

一名教职员察觉我们的存在，并跑了过来。

“这里禁止进入，不然你会失去考试资格。”

“她是紧急病患。她发了烧，现在失去意识了。请立刻让她休息。”

我说明情况后，老师便做出指示让人拿了担架来，然后让堀北睡在上头。

“这样她就是弃权退出，对吧？”

“是的。不过请让我确认一件事情。现在还是八点以前，所以她的点名是无效的对吧？”

现在是晚上七点五十八分。虽然很险，但应该是毫无疑问地赶上了。

我必须先在此获得老师的诺言。

“确实如此。勉强是这样。不过你可就出局喽。”

“我知道。还有另一件事情，我要退还这张钥匙卡。”

我从口袋里取出钥匙卡递给老师。

“那我回去考试了。”

我也不可能一直停留在这地方。于是我在这不停歇的雨势当中，再次离开海边。

这样D班就会因为堀北的弃权扣除三十点，并因为我缺席点名而再扣五点。

开幕

八月七日。说起来漫长却也很短暂的无人岛生活，终于迎来结束的时刻。

最起码的安慰，便是幸好这并非严酷的野外求生，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一面享受过程，一面度过考试。

即使已经到了考试结束时间的正午，周围也还没出现真岛老师他们的身影。

“现在正在统计考试结果，请各位同学稍作稍候。由于考试已经结束，假如有需要喝饮料或者使用洗手间的学生，请各自前往休息处利用。”

附近播着这样的广播。学生们随即一同集合至休息处。临时帐篷下也准备了其他像是桌子和椅子之类的东西，可以得到充分的休息。

高圆寺和堀北等弃权的学生好像正在游轮上待命，没有要下船的样子。

总是和池他们一起行动的须藤一动也不动地仰望着游轮。

“绫小路，你经常和堀北一起行动对吧……你们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与其说须藤是在生气或慌张，不如说他是真的想要知道真相。

“我们之间什么也没有。只是单纯的朋友，除此之外没别的了。”

“这也很令人羡慕呢。因为她都没有把我当作朋友。”

须藤对于无法让堀北理睬自己一事而感到焦躁，看起来有点懊悔。

“在这次的考试中，堀北应该也稍微认同你一些了吧？”

他没引起麻烦，反倒还打算帮助堀北，而且率先去钓了鱼，为了班级着想如此采取行动，是个很大的进步。

“要是这样就好了。到头来我还是没能用名字来称呼她。”

“两位都辛苦了。谢谢你们这一周的各种帮助，真的帮了我大忙。”

平田在出现的同时说出这番慰劳发言，然后将手上两个纸杯中的一个递给我。我用手接过来，冰凉触感刺激着我的手掌。另一个纸杯递给了须藤。

“要道谢的是我。是你帮助迟迟无法融入班级的我，而且堀北弃权的事，还有我点名迟到时，你都坦护了我们，对吧？”

“听完理由我也无法责怪你。再说，因为堀北同学也给了我很重要的答案。”

“你相信那家伙所说的话吗？”

“她不是会乱说话的人。所以你也才会跟她关系这么好对吧？”

该说这男人始终都很单纯吗？他是个会去保护伙伴的家伙。

“说没有风险是骗人的，可是为了堀北同学，我也必须采取行动。”

“这就是所谓的朋友哟。”平田小声答道。我昨天看见的那张侧脸，仿佛就像是幻影。

须藤无法理解我们的对话，而歪了歪头。

“什么呀？答案？你们在说什么？”

“我想你很快就会知道。话说回来C班还真是不寻常……简直和我们天差地远。”

C班学生在第二天就几乎全班弃权，因此没出现在这个地方。好像就连伊吹都弃权了，沙滩任何一处都找不到她。因此，这里便呈现出C班学生只有龙园 在场的异样光景。

“为什么他……为什么只有龙园 同学没有弃权呢？”

我和平田远远地窥视着龙园 的模样。他好像察觉了我们的视线，回过头来。

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似的，慢慢与我们缩短距离。气氛瞬间变得有些紧张。

“喂，跟屁虫。铃音怎么了？”

龙园 看也不看平田一眼，单手拿着纸杯靠过来说道。

他一说出“铃音”这个字眼，我就看见须藤脸冒青筋地瞪着他。

“你就算问我，我也很伤脑筋。”

“我可是知道你会四处追赶在铃音屁股后头呢。而且你们上次也待在一块，对吧？”

龙园喝光纸杯里的饮料，便轻轻把纸杯捏扁，扔到我们脚边。

“帮我丢掉。”

须藤把半埋在沙子里的纸杯狠狠踩扁，然后踢了回去。

“你开什么玩笑啊？啊？你的垃圾你自己去捡。”

“瑕疵品很适合捡垃圾吧？”

面对表露出压迫感的须藤，龙园丝毫没放在心上。

“冷静点，须藤同学。我来处理垃圾。”

平田急忙捡起纸杯后，须藤便咂了咂嘴，踢了沙子一脚。

龙园觉得无趣似的移开了目光。他的上半身没有一处干净的地方，就连运动裤上也沾满了许多泥土。他这种状态，还真让人难以想象他曾说过自己最讨厌努力。

“你没有弃权呢，龙园同学。”

“你谁啊？比起这个，铃音人在哪里？”

由于龙园第二次使用“铃音”这个字眼，须藤用力地踩踏沙滩靠近龙园，揪起他的衣襟。

“你这手是什么意思？”

龙园看起来毫不动摇，正面接受须藤强烈的视线。

“你下次要是再开这种玩笑，我就杀了你！”

“啊？这家伙是怎么回事，自己一个人在激动些什么啊？”

面对这眼看就要开始互殴的状况，平田也迅速介入其中，用力把须藤从龙园身上拉开。

“堀北同学昨天退出考试了，所以她不在这里。”

“退出？铃音？她应该不是那种会弃权的女人吧。”

“这……”

随着扩音器按钮打开的声响传来沙滩，真岛老师现出身影。

一年级学生急忙打算整队，但真岛老师用手制止了我们。

“你们就这样放轻松没关系。考试已经结束，现在已经算是暑假的一部分。虽然时间短暂，不过你们随意一些也无妨。”

即使老师这么说了，学生们之间的气氛还是很紧张，闲聊声瞬间消失。

“这一个星期，我们教职员确实见识到了你们对于特别考试的用心。有人从正面挑战考试，也有在其他地方下了功夫挑战考试的人。虽然形式多样，但总体来说，我认为考试结果非常出色。你们辛苦了。”

受到真岛老师毫不吝惜的夸赞，学生们流露出安心之色。

一个星期的考试终于结束了——大家现在应该都有这种实感了吧。

“那么接下来，我想直接宣布特别考试的结果。”

包括班主任在内，恐怕没有一个人看穿这场特别考试的结果吧。

“再者，我们不受理任何关于结果的疑问。我希望你们自己接受结果并进行分析，将此运用于下次的考试。”

“老师都这么说欸。你们可别尿裤子了。要好好接受现实哦！”

“你们C班才是吧。你们所有点数都用光了对吧？别笑死人。”

须藤瞧不起C班这众所皆知的缺乏智谋的行为。

“包含额外追加的点数，我们剩下一百二十五点。我认为这样很了不起。”

平田对于龙园这不讲理的挑衅也有点焦躁，他自豪地答道。对于平田这幼稚的发言，龙园作出像在呕吐般的动作。

“这种程度的点数你们居然就能满足，我还真是羡慕小喽啰的神经呢。”

“你要说什么我都不介意，不过C班零点的事实是不会变的。”

“呵呵，别擅自断言啊。我确实三百点全花光了。不过啊，你们应该不会忘记这场考试的追加规则吧？”

“你是说猜测班级领导者的事情对吧。”

“对。我可是写在纸上了哦！写了你们D班领导者的名字。”

我和平田都努力不露声色，不过须藤却表现出被猜中而受到打击的样子。

“A班那伙人也同样写了名字。你们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啊？这……这如果是真的话……”

那么D班就将因被猜中领导者而失去一百点。

真岛老师的声音从扩音器中传来。

“那么接下来我要宣布特别考试的名次。最后一名是C班，零点。”

“噗哈哈哈！喂，看吧！你们果然是零点！别笑死人啦！”

须藤得知结果后发自内心地瞧不起龙园似的捧腹大笑。

“居然是零点？”

与其说龙园大受打击，不如说他好像没有理解情况。

真岛老师冷淡地继续进行宣布：

“接着第三名是A班一百二十点。第二名是B班一百四十点。”

学生们吵嚷起来。这是谁也没想象到的名次以及分数。

大家面对自己计算出的数值与结果之间的误差，都无法隐藏心中困惑。

“然后D班则是……”

真岛老师刹那间僵住动作，但又立刻再次发言。

“两百二十五点，第一名。结果发表到此结束。”

除了平田，对这情势比谁都还混乱的就是D班学生了吧。就连唯一知道内情的平田也只能用几乎无法置信的表情露出有点兴奋的笑容。

“这是怎么回事啊！葛城！”

对面的休息处传来这样的声音。A班学生围绕着葛城。

“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这是怎么回事……”

“太棒啦！你们活该啦！”

D班学生随着须藤的喊叫声开始集合起来。

“欸欸欸，这是怎么回事啊！说呀！喂！”

兴奋且混乱不已的池向平田寻求说明。

“我们去那里说明吧。龙园 同学，我就先在此告辞了。”

平田留下耐人寻味的话语，就带着池和须藤朝着船只方向迈出步伐。须藤一面吐着舌头，一面竖起中指。龙园 也只能默默地目送他这副模样。

结束考试的一年级学生们随即解散。船只会在两小时后出发。无论在海里玩还是上船慢慢休息都可以。我为了搭船而迈出脚步。

“哦，各位。一周的无人岛生活过得如何？”

高圆寺在船只甲板上单手拿着饮料，迎接D班。

“高圆寺你这家伙！因为你，害我们班失去了三十点！你明白吗？”

“冷静点，池Boy。我身体状况不适一直卧床不起呢。这是没办法的吧？”

他的肌肤充满滑润的光泽。明显能看出他一周都在船上晒太阳。处于健康状态之下，对我们说的这番话一点说服力都没有。

高圆寺被男生一起责难。过了一会儿，堀北的身影也出现了。她的身体状况还没完全恢复，脸色苍白。同学们察觉堀北的存在，自然而然集中了目光。

“铃……铃音，你的身体已经没事了吗？”

虽然有点支支吾吾，但是须藤就如练习时的那样，以名字来称呼堀北，同时靠近了她。

“还可以，不能说是完全恢复。比起这件事，最糟糕的是我退出考试的这个失误。”

“这种事你就别在意了。”

堀北很自然地接受须藤用名字来称呼她。真意外。

“还有，须藤同学。请你不要擅自以铃音来称呼我。”

“唔……我……我知道了。”

看来她并没有接受。须藤也无法违抗堀北意思，只能点头答应。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D班会变成第一名……”

堀北暴露了领导者的身份，而且还经由我的手退出了考试。按照她的计算，D班最后的成绩应该会趋近于零点吧。

“对……对啊。这是怎么回事啊，平田！我真是一头雾水！”

须藤向平田寻求回答，但在这之前平田有必须先处理的事情。

“这个嘛……轻井泽同学。首先，你应该有话必须对堀北同学说吧？”

平田这么说完，接着就呼唤在筱原她们身后低着头的轻井泽。

被叫到的轻井泽靠近了堀北。

“堀北同学，能耽误你一下吗？”

“嗯，你有话必须对我说，是吗？”

堀北看见轻井泽轻轻点头，接着就闭上双眼。责难轻井泽擅自使用点数，自己却暴露了领导者的身份，还退出了考试。

换句话说，她摆出了就算被骂也全盘接受的表情。

“对不起。”

虽然语气有些生硬，但轻井泽道了歉。

“偷走内裤的人是伊吹同学对吧。我全都从绫小路同学那里听说了。”

“咦？”

做好挨骂准备的堀北，对轻井泽的赔罪感到很困惑。

“堀北同学你察觉到伊吹同学就是犯人，而在她打算逃走的时候逼问了她，对吧？因此才会搞坏身体……”

堀北对于轻井泽这番完全让她料想不到的话语感到吃惊，并望向我这边。

我有些尴尬地移开视线。

“而且，我刚才从平田同学那里听说了呢。因为堀北同学你看穿了A班和C班领导者，所以这次点数才会这么高吧。所以……真的……很抱歉。”

轻井泽这么说完，就马上回到了女生们的身边。

“等一下。你说……我看穿领导者，但我可是弃权……”

“你不必谦虚哟，堀北同学。因为这个结果无疑是你猜对答案的关系。”

堀北的脑中应该又萌生出了新的疑问。在这场尽是谜团的考试当中，除了她之外，全班应该都是如此认为的吧。

“欸，绫小路同学，你做了什么……”

堀北在众多学生沉浸在混乱与喜悦时向我搭话。

然而，身为这场考试重要角色的堀北，一下子被许多同学包围住了。

“堀北同学，你真厉害！真是天才！”

“听见你退出考试的消息时，我还在想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但这根本就完全没问题呢！”

“等……等等！”

同学不分男女皆对堀北展开问题攻势。我合起双手，祈求她平安无事，一面撤退离开。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班上获得第一名，堀北也成了红人。

如果是那家伙的话，应该可以好好地逃脱出来吧。

我为了避免卷入这场闹剧，准备回房休息。

然而再次撞见死神。

“能借一步说话吗？”

“这还真像是不良分子的邀约用语呢，茶柱老师。请问我能拒绝吗？”

“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就要在这里说了。引人注目也没关系吗？”

“天气很热，请您长话短说。”

我跟着茶柱老师往船只的另一侧走去。在完全没有人迹且安静之处我们开始说话。

“总之，这样子您应该满意了吧？”

“是啊，我不得不承认你干得很漂亮，我真心感到佩服。”

“那么请您现在立刻告诉我‘那个男人’要求我退学的事情，是真的吗？”

茶柱老师把背靠在栅栏上，然后抬起脸，凝视着天空。

“您有证据能够断言这件事情是真的吗？”

“我很清楚你的事情。你不认为这就是最好的证据吗？其他教职员都不知道你真正的实力，甚至没有怀疑。”

这确实让人很疑惑。我在入学考试上引人注目虽然是事实，不过光凭这一件事，所有教职员应该也不会都知道有关于我的内情。

不过这么一来，奇怪的就是顺序。茶柱老师说最近那个男人联系了她。这个人果然还隐瞒着些什么。

“你应该也听过伊卡洛斯之翼这个有名的神话吧。”

“请问这怎么了吗？”

“伊卡洛斯为了获得自由，而飞离幽禁他的那座塔。然而这并非凭他的一己之力，而是身为父亲的代达罗斯指示他制作翅膀，让他飞行。他不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来飞行的。你不认为这正好与你一模一样吗？”

“我无法理解呢。”

“那名男人……不，你的父亲是这么说的——清隆迟早会自己选择退学这条路。也就是说，你会迎接如伊卡洛斯那般翅膀被太阳烧毁并且坠海而死的结局。”

所以她才会提起伊卡洛斯之翼吗？

“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做？”

“老师您也知道吧。伊卡洛斯是不会遵从代达罗斯的劝告与建议的。”

即使翅膀被烧毁，伊卡洛斯仍尽力飞翔——为了追求自由。

1

我回到船内就马上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累瘫了的平田在房间里睡觉，我为了不吵醒他静静地更衣，接着走到走廊。我开启手机电源后，就不断响起铃声，屏幕全是来电记录，并且全都来自堀北。真可怕。

我就先用邮件回复，然后在休息室里边休息边等她吧。

我迟早都必须跟她解释，否则她是不会接受的吧。

接着过了几分钟，满腔怒火的堀北沉默地释出压迫感，一面与我会合。

“这考试结果是怎么回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一脸摸不着头脑的样子呢。”

“嗯，这不可能呀。这一切都不可能。我不得不问的事情多得就像山一样。”

堀北在我眼前坐下，并向店员点了饮料。她不等我做出回应就说起话来：

“你要对我说明一切。这就是要我不干涉这次事情的最低条件。这点我不会让步。”

在堀北没有自己主动弃权的时候，我就已经预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这也不是能彻底隐瞒的事情。话虽如此，但我也必须将消息止在堀北这里。

“你想从哪里开始问起？”

“你在这场考试里做了什么？”

这是比我想象中还要更好的问题，是个能够问出一切事情的一句话。

“在校方宣布这场特别考试时，我除了追加规则以外其他都不在乎。要如何安排三百点，这种事大致上每个班都大同小异，而且这也不是个人就能操控的事情呢。”

“可是追加规则的内容非常困难。即使用正常方式应考也无法查清楚领导者身份，对吧？”

“嗯。所以我才会先举手参加为了决定营地的搜寻。我打算通过自由行动，抢在别人前面抵达某个据点。”

“你说得简单，但据点位置应该不会有任何人知道吧。”

“没这回事。你身体不舒服待在船里所以应该不清楚，但校方在船上就已经给了我们有关据点的提示。”

葛城也发现了这件事。我说出船只不自然地高速绕行岛屿一事，堀北便陷入了沉默。它的速度比一般观光船还快将近三倍。何况，假如目的只是观光，不会在广播里说出“请观赏富有意义的景色”之类的奇怪话语。

虽然不知道高圆寺是在哪里看到的，不过他也察觉了这个提示。

哎，关于高圆寺的事情，光是思考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目前就不提他的事了。

“接着，我抵达了洞窟。因为我认为那里就是最重要的据点。”

“洞窟是最重要的据点？河流或水井也让人觉得很方便呢？”

“重要的不是据点本身，而是据点位于何处。”

河边和水井的周边都不存在任何其他据点。然而反过来，洞窟附近却备有小屋以及塔这两处据点。换句话说，这是个很适合管理的地方。堀北因为我的说明也表示出了理解。

“可你没有钥匙卡片，抢先抵达洞窟的好处是什么？”

“我只是打算进行调查，但结果却知道了其他班领导者的真面目。”

“所以是葛城同学大意而让你发现了他是领导者？”

“不是这样。”我如此否定。

“有个叫作弥彦的男生对吧？那个到处跟着葛城的男生。那家伙就是领导者。我目击到葛城和弥彦占领洞窟。虽然这么说，但我并不是直接看见那个瞬间，而是在他们两人离开洞窟后进行了确认。”

我重新说明当时情况。包括目击瞬间、葛城站在入口拿着卡片，以及弥彦从里面出来跟他会合然后离去的事情。

“看见这种情况的话，不是会误以为葛城同学就是领导者吗？”

“真的是这样吗？领导者会做出在别人面前拿出卡片的行为吗？”

正因为堀北担任领导者，所以她应该明白这是多么愚蠢的事情吧。

“可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要特地把卡片拿在手上？”

“因为他不得不这么做。据我的调查，葛城的性格相当冷静沉着且极为谨慎。这种人不可能不懂发现据点便立刻占领的风险。换句话说，他们会占领据点是因为有人被眼前的欲望所诱惑。”

“这就代表着另一人的存在呢。”

对。葛城发现洞窟时，当然不打算占领。尽管如此却占领下来，想必原因就是弥彦粗心大意地占领了。虽然认为没被其他人看到，但还是采取了保险手段。他觉得自己拿着卡片在周围现身，就算有目击者，也能让其他人认错领导者。

“A班除了洞窟的据点之外还占领了其他两处据点，不过我并没确认他们最后占领了多少地点。因为只要猜中领导者，就能让那些点数全数无效。”

也就是说，在我将范围缩小至弥彦的时候，花力气在A班身上便是浪费时间。

“我有点无法接受。既然他在最早阶段就有头绪，那只要许多人一起行动的话，不就不会出这种麻烦了？即使光派个人看守洞窟，照理就能够成为占有的表示。为什么他们要占有呢……”

“这应该就是A班的缺点吧。”

他们的综合分数很高，也没像D班这样在课堂态度上被扣分。

然而，那些家伙的班级内部却是对立的。换句话说，他们有无法多数人移动的理由。

“也就是说，这乍看之下很完美的班级，也有很大的漏洞。”

正因如此，这次我才会轻而易举地打败A班。

也只是单纯幸运。这点数是我抓住他们的失误才获得的。

A班对于此无计可施。

“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就排除了A班，转而警戒C班。因为葛城的性格很容易了解，但龙园 则完全是未知数。实际上，那家伙比我搜集了更多的情报，他看穿了所有班级的领导者。”

“等等，你说他看穿了所有班级……不仅是D班，他也知道B班和A班的领导者吗？可是，若是如此就很奇怪了。我们别说是受到惩处，还以很大的优势取得第一名。你打算如何解释这点？”

“这件事有点难说明，但这就是我让你弃权的答案。”

“答案就是弃权？你究竟做了什么？”

“啊，话说回来，我好像还没还给学校。”

我从口袋取出一张卡片，将它递给堀北。

“这是钥匙卡呢。为什么你会……”

堀北看见这张卡片上刻有的文字之后相当吃惊。

“为什么会……”

卡片上刻着的文字是“AyanokoujiKiyotaka（ 绫小路清隆） ”。

“考试必须是公平的。因此，规则基本上为了公平而去制定。”

这是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只要好好确认追加规则就能看出来。

领导者只能选择一人。这无法改变。也就是说只有这名领导者拥有占领权利。

“你认为领导者因为身体不适等原因弃权，状况会变得如何？”

“这……领导者会缺席，所以占领权也会消失……”

“不对。指南手册上写的是‘无正当理由无法更换领导者’。你不认为弃权符合正当理由吗？”

追加规则不可能会因为领导者身体不适或受伤而缺考的情况下失效的。我预料到我们可以立出新的领导者。

这点也可以用来看其他规则。例如，规定一旦决定营地之后，无正当理由便无法进行变更，而这也确实有理由。比如，占领河边的我们大意让其他班级夺走的话，就会符合那个“正当理由”了吧。因为

无法在其他班级占领的据点逗留，要是规则规定不能让我们寻找新营地的话，那考试就会无法进行下去。

“所以你才会……”

名为堀北铃音的领导者弃权，然后由我来代为担任。当然，考试结束时D班的领导者就变成了我。因为领导者只能有一个人。

“这就是即使被C班得知，也能免除损失的理由。”

“可是，等等。这是因为我被伊吹同学偷走卡片才会变成这样。要是我保护好卡片的话……”

堀北回想起事件当天发生时的事情。

“当时你是故意落下卡片的对吧？难不成山内同学的行动，以及准备机会让伊吹同学偷走卡片，都是你的计划……”

我让堀北满身是泥，设计了她不得不把钥匙卡离手的情况。

“你要是不知道伊吹同学最开始的目的，是没办法办到这件事情的……”

对。叫作伊吹的少女是不是偶然被D班捡到，首先我有必要知道这点。然而我在听见B班帮助那名叫作金田的男生时，就确信了。这就是龙园送来的间谍。两个人偶然被不同的班级所救，我还没有天真到去相信这种事情。

“再说，伊吹撒谎时习惯看着对方眼睛说话。”

也可以说是只要谎言越大，这个习惯就越明显。

“撒谎时看对方的眼睛？一般不是相反吗？”

“一般情况下，我们内疚的时候不会跟人对上眼，不过那家伙相反。她想让人深信谎言就是真话，因此才会看着对方眼睛说话。她本人大概没注意到吧。”

发生内裤贼事件的时候，那家伙也直视我的双眼说了话。

“她很可能是以寻找钥匙卡为目的在物色包吧，也有想顺便捣乱D班的这个企图呢。”

我们或许应该将受害者是轻井泽，以及放入的是池的包这件事看成是单纯的偶然吧。

“可是，为什么伊吹同学要特地偷走钥匙卡呢？明明只要确认我的名字，说不定我们什么也不会知道。”

“伊吹应该一开始也是这么打算的吧。不过却有了预料不到的麻烦。”

而那便成为了我查明C班领导者的契机。

“伊吹在背包里准备了数码相机。那恐怕是为了要拍钥匙卡吧。”

“拍到……数码相机里？为什么要这么麻烦？”

“有照片的话，领导者的存在就非常明确了吧？也就是说，他们要得到确切把握，才能够获得利益。”

“我不太明白……这代表龙园同学不信任伊吹同学吗？”

“不是这样。假如这件事情只在C班内部，那她就没有用数码相机拍摄及偷窃卡片的必要。”

换句话说，有个人不信任伊吹，想要确凿的证据。

“接下来的话，我并没有任何证据。你就把这些当成是我从考试结果推导出的来听听吧。这场考试结束时A班持有两百七十点。”

这也就是说，他们在考试里没有花费一点。

“A班和C班背地里勾结，C班牺牲自己的点数，买齐必需品给A班。C班甚至出让所有使用过的道具，于是A班便得以不使用点数来度过一个星期。应该就是这样了吧。”

除此以外，伊吹得到了D班领导者的证据，并向A班的某人泄漏消息。

“附带一提，我之所以能够猜对C班领导者，是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弃权了。而留在岛上的某个学生就必然会是领导者。对吧？”

“就算这样，但早上我们应该不知道是谁留下来。”

“不，龙园 百分之百留在岛上。”

我发现伊吹埋藏在地底的无线电对讲机时，就理解了这是龙园 为了与伊吹取得联系而准备的东西。弃权的人不可能使用无线电对讲机。换句话说，这便证明为了互相取得联系，他一定还待在岛上。实际上，那家伙在享受假期的时候，就将无线电对讲机随意地放在桌上。他没有让其他人拿着，而是由自己来。这是不信任任何人的男人所犯下的失误。

“真是的……真是没话说。”

堀北面对这些事实，如此答道。若以我自己的看法来为这场考试做总结的话，A班因为最初的失误而影响到了最后结果，再加上内部分裂的影响，无法彻底发挥实力。B班则彻底采取无益且无害、重视防守的应考方式。这是正确的。然而唯一的失误就是他们班上有太多滥好人，因此允许金田这个间谍留在班级内部，还有彻底相信他的这件事。虽然我不知道具体情况，不过金田得到证据，并告诉龙园了吧。从A班没获得点数这点来看，是因为金田没获得实物证据。

接着是C班。虽然班上最后因为我成为领导者而顺利回避了损害，但是他们成功地将间谍送入其他班级并猜中所有领导者的奇招，再加上他们应该和A班进行了某种交涉而获取着利益。最需要戒备的人物说不定就是龙园。

“真是让人不高兴呢。你把我当作棋子来狠狠利用了对吧？”

“嗯，这我无法否定。即使你要我别再接近你，我也不会惊讶。”

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那就这样，我要回房间了。我实在是累了。”

“等等，事情还没说完呢。”

“什么事啊。可以的话，我想在房间里慢慢休息呢。”

“这要等你对我全部都解释完，我不是还没问完吗？”

“那你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你挑战这场特别考试的理由。独自奋战的事情，或者利用我的事情，这时候都无所谓了。我想知道身为避事主义者的你积极参

加考试的理由。”

“原来是这样。”

刚才为止的说明，说不定对堀北而言并没有那么重要。

“在这次事情里，我已经毋庸置疑地理解到你很厉害。你要是愿意助我一臂之力，升上A班，就将成为一件触手可及的事情。不过，你的行动理念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

再怎么说，我都不太想把我的个人隐私告诉堀北。

这次我只是为了从茶柱老师身上套出话才做的事情。

“因为我被在身体不适的情况下却打算独自奋战的你给打动了呢。”

“这种浅显易懂的谎言，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换句话说就是我不打算告诉你。”

我拉开椅子站起，向她伸出了手。

“要我帮忙你晋升A班也无妨。不过，我要附上一个条件。那就是不要去调查我的事情。你要是答应我今后绝不调查我的隐私，那我就帮你吧。”

“你要怎么做？”我等着她的回答。她毫不犹豫地握住我的手。

“假如你不想说那也没办法。既然你说不调查你就愿意帮助我，我也没有理由拒绝呢。我对于避事主义者的过去并没有兴趣。”

堀北牢牢地回握住我的那只手。

我为了我自己，你则为了你自己。

这场为了让这处于谷底的班级往上升的战斗才正要开始。

后记

各位好，我是开始注重养生的衣笠彰梧。

最近正在流行饮醋的风潮。我每天都会饮用一杯，注意着身体健康。

那么，第三本是个以特别考试为中心，并且能够了解到各班目的及方针的故事。

我们可以从故事内容一点一点地看出主角与同学的想法，等等。虽然因为男女价值观的不同而发生了纠纷，但实际上即使进入了社会，这类问题也很多呢。只要人类持续繁荣，我想就不会有完美的解决办法。因为两者的性别就是不一样嘛。

那么各位，请问你们还记得吗？我上次在第二本里立下要让知世俊作氏请我吃生鱼片的目标。当然，这件事我记得。

鲔鱼！非常美味！感谢您！今后也要请您一直当我的好搭档。下次呢，我想想……我们就去吃海参吧。

注意！ 我要向各位报告!

是的，《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决定要漫画化了!

从出版社接到通知时，因为太高兴而尿了裤子——这件事可是秘密。

替我描绘漫画的一乃悠由老师，还请您多多指教。

我会试着努力活得久一点。我打从心底期待着一月开始的连载!

那么这次的后记就这样了吧。

不，我还有一件事必须报告。

其实在上次的后记里，除生鱼片之外我还写了一件事。虽然我想大家一点也不在乎，但对我而言，这是件每次回想起都会使我垂头丧气的事情。

我就鼓起勇气对过去的自己说出来吧！

“我可是在很早的阶段就写完原稿了哟！”你是真心打算这么说的吗？

笨蛋！呆瓜！蠢蛋！把你之前说出的这种话给我撤回！是的！这次我也完全办不到！我根本已经像是出局了呢！对，我这次也给编辑大人添了非常多的麻烦。就连写着后记的现在，我也能看见编辑大人拼命工作的灰暗背影。我真是泪流不止。衣笠，你真的是个笨蛋！给我反省！

这么一来，那个不乖的衣笠于是就反省了自己并且消失不见。请大家放心吧。

因此，反省过后的衣笠也要鼓起勇气说出：“下次我一定会早点交稿！”

然后我也要先写下这段话：要是我又迟交，那就抱歉了！

那么各位，下一本我会再次报告结果的——将会以好消息的形式！

[1]话中夹杂着英文是此人的说话方式。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4
虎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4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轻井泽惠的独白
平稳的日常生活突然间就……
千差万别的想法
Double Question
各自的差距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4


伊吹澪
C班学生。打从心底讨厌独裁统治C班并不断采取异常战略的龙园。
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再次交手吧。



龙园翔

C 班的男生，班级领袖。头脑非常聪明，但只重视结果并不择手段，使得许多人不幸。


……也就是说，
你找出优待者了吗？



轻井泽惠的独白

结果，我就算进了这所学校也没有任何改变。

不，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改变。

理由非常简单。

因为我非常了解我自己。无论优点还是缺点，我都了如指掌。

我也很清楚男女生都不喜欢我。

我明明清楚一切，却不打算改变。

但这样也没关系。

因为我已经不再觉得那是种痛苦。

要说为何，是因为我就是如此期盼的。

我从淋浴间走出，全身赤裸地站在镜子前面。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想要打碎镜子的冲动。

每当看见侧腹的旧伤时，我就会想起不堪的过去。

我感到一阵晕眩与吐意，于是撑着洗手台吐了出来。

为什么我非得遭遇那种事情呢？

为什么我非得像这样受苦呢？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我一直重复着这句话。

重复着这句没意义的话。

过去无法改变。

谁都无法改变。

神明是残酷的。

我的人格在那天噩梦之后就被破坏，失去了青春、朋友和自我。

我必须修正那项错误。

就算再怎么惹人厌，都比再次遭遇同样的处境好。

我不需要青春。

我也不需要朋友。

保护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为此，我将不惜一切代价。

我是——寄生虫，是个无法独自生存的弱小生物。

平稳的日常生活突然间就……

无人岛上的特别考试结束之后已经过了三天。我们高度育成高中的学生搭乘的这艘豪华游轮上没有发生任何事，维持着平静的时光。

对讴歌青春的学生来说，无人岛上的野外求生是种很容易失去冷静判断的情况，事到如今应该也不必多说。

男生们看着女生们成群地互相嬉闹，同时期待着与女生们日后命运般的发展。这里是一应俱全的豪华游轮。我们正处在连讨厌的事情都可以忘却的梦幻般旅行里。就算谁和谁坠入情网也都不奇怪。

这只是无意间听见的谣传，据说船上诞生了几对情侣。很遗憾，这种会喜悦到忘乎所以的事情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孤身一人。

这和考前状况没有任何不同。

不……围绕在我周遭的环境确实正在开始改变。

尽管这不是我的本意，但我入学以来的计划被迫进行了大幅调整。原本，我是出于某个理由才选择这所学校的。

直到毕业为止，学校禁止学生与社会的一切联系

我的目的就是这则校规。

然而，现在“某个男人”却企图从外面的世界联系我。班主任茶柱老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并且威胁要是我不协助她以升上A班为目

标，就要强行逼我退学，把我逐出这个乐园。这是身为人师不该做出的残忍行为，可是无力的我也没有除接受以外的其他选择。要说为什么，是因为我没有确认消息真假的办法。这么一来，就算我不愿意，也必须假定这就是真相来采取行动。

不过，我不打算完全按照班主任的想法来行动。根据情况不同，我也必须考虑在集齐必要消息的时候，主动出击。

恶魔在我的脑袋深处传来针扎般的低语。这不过是在被干掉前先下手为强就好的事。

——你应该想得到无数种逼她辞职的手段吧？

这种危险想法转瞬即逝。我立刻恢复了我这种和平主义者才会拥有的平常心。

“唉……如果我有足以移动地球自转轴的拳击力量就好了……”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为了这种小事烦恼，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

我一面幻想不可能存在的七龙珠世界，一面望着窗外。

无人岛考试结束已经过了三天，情况没有任何变化。

野外求生结束后，大部分学生都不觉得考试会就这么结束，预测校方将会继续进行特别考试。可是现在完全没有那种迹象。船上就像是真的迎接暑假般的祥和平静。于是大家就开始尽情享受起这快乐的旅程。

学生们开始放松，逐渐切换成“考试就这么结束了”的乐观心情。心想两周旅行中的后半段一周，是真心为学生设想的纯粹度假。正因为旅行第一天开始大家就被迫体验无人岛生活，才会产生这种松

懈心态。不能说这想法不好。这时候最容易疏忽大意、危险就是世上的常态——即使有这种心理准备，也不代表可以顺利通过考试。放松下来有时也能留下佳绩。

“咦？难道你一直待在房间里吗？”

我独自在客房眺望窗外的海景。和我同寝的其中一名室友——名为平田洋介的男生前来向我攀谈。

“我没什么理由外出，也没有可以一起玩的朋友。”

“没这回事吧？应该有须藤同学他们和堀北同学她们吧。”

他们确实是有把我纳入“朋友”范畴，我自认也有把他们当朋友。

但就算属于朋友范畴，只要我处在最低阶级，我和其他朋友的待遇就会不同。

每逢出游，若有朋友可以邀约，其中也会有那种十次里只会邀请一次的人吧。

我当然就是那种十次中只会被邀请一次的人。

“我想绫小路同学你要是再积极一点就交得到朋友了。虽然我这样很多管闲事。”

这个叫作平田的男生，是受到众多学生支持的人气王。

尤其受到女生信赖，还有个叫作轻井泽的女朋友。这种幸福美满的男人，应该不懂提不起积极性的男人的痛苦。

“绫小路同学你是个很有想法的人，之后应该只需要一点点契机吧。”

我不需要这种看似温柔却残酷的安慰。

我不需要“咦……〇〇同学你明明感觉就很受欢迎……”那种女孩子会说的话。我不需要我说“那你跟我交往”对方却回答“这有点为难……”的那种经历。

我朋友和女朋友都交不到，所以才会像这样子独来独往啊。混蛋。

“我十二点半要和轻井泽同学她们会合吃中餐，要一起吗？要是你能过来，气氛会很热闹哦。”

“轻井泽……她们？”

“嗯，还有其他三个女生。你不愿意吗？”

我稍微想了想。因为老实说我开始想和轻井泽有些接触。

但现在这个时间点应该不必着急。如果还有其他女生同行，那别说是进行对话，我认为场面绝对热闹不起来，还会彻底冷掉。

“我就不用了。我和轻井泽她们不是特别要好。”

班上同学们的关系在第一学期结束的时间点就已经确立完毕。事到如今，我还有什么脸去构筑新的人际关系呢？我的眼前浮现出轻井泽她们对我感到厌烦的模样。

不知道平田懂不懂我害怕人与人交往的情绪。他在我身旁坐了下来。

“我隐约了解你犹豫的心情。正因为这样，我才希望你可以依赖我呢。”

他无论何时何地都维持着这张爽朗的脸庞。这是个令人感激的提议，但我还是摇了摇头。

“距离你们碰面只剩下十分钟了哦。你还是别管我会比较好。”

“没关系，我可以不用这么急。我觉得像现在这样也很开心。”

对旁观者来说，我的话听起来应该就像是逞强或借口，不过我真的是在某种程度上对现状感到满意。当初入学时我确实感受到自己在用“交一百个朋友”的气势渴望着朋友，但是每个人自然而然会安顿下来的位置，从一开始就已经注定了。现在我可以坦率地同意——光和笨蛋三人组、堀北、栉田、佐仓这些人交谈，我的校园生活就不算是很糟糕了。即使如此，叫作平田的这个男生看见独自度日的人似乎也无法置之不理。

“那如果是跟我两人单独吃中餐怎么样呢？即使如此你也不愿意吗？”

两人独处的房间里。平田来床上与我相邻而坐，对我投以认真的眼神。

“呃——我不是不愿意……可是你和轻井泽有约了吧。”

“轻井泽同学她们无论何时都能一起吃饭。可是，好不容易像这样和绫小路同学你同寝室了，而且至今为止我们都没机会一起吃饭。”

一般来说，想和女生一起吃饭才是健康男生的想法。

然而，平田却能够毫不犹豫优先和男生两人单独吃饭。

“我会因此而得罪轻井泽的，你就饶了我吧。”

我为了想办法拒绝，费尽了心思。不过这好像刺激了平田的良心。对平田来说，我看起来应该就像刚出生无法迈出步伐并且颤抖着的小鹿吧。

“没关系，轻井泽同学不是会因为这种事就怨恨你的人。”

不不不，虽然你笑着这么说，但轻井泽就是这种人吧。就算她在平田面前装乖，但平田应该也知道她对待其他人非常苛刻。

即使如此，从平田眼里看来，轻井泽还是被他分类到“不是那种人”的范围之中吗？

这让我联想到心肠慈悲包容不良学生的巡夜老师。

“嗯，我还是拒绝轻井泽同学吧。”

平田有些强硬地这么说完，就向轻井泽拨出拒绝电话。

我打算阻止，但平田用眼神和手制止了我。

“你想吃什么？”

平田在电话接通前，抛出这样的问题。

“……我吃什么都可以，不过我想避免油腻的东西。”

客船上众多餐厅栉比鳞次。种类当然也相当丰富，从拉面和汉堡这类垃圾食物到法国料理都有。

想到现在还是白天，我觉得应该尽量控制自己，吃些简单点的食物。

平田真的在电话上干脆地说自己有约，回绝了轻井泽。我无法听清轻井泽的声音，但平田强硬结束对话，挂断了电话。

“……这样真的好吗？”

“当然。我们去甲板上吧。那里是轻食中心，方便用餐。”

平田像在引领躺在床上悠闲放松的我似的打开了房门。

向我搭话、为我担心，以及设身处地替我着想——虽然这些事就和平常一样，但就擅长观察气氛的平田来说，把不感兴趣的我给带出门，这样有点强硬。说不定有什么隐情。

“谢谢你在无人岛的时候帮我。绫小路同学你帮我找到了犯人，我却没有好好向你道谢，真是抱歉呀。”

“这事不值得道歉。我也没派上用场。发现内裤贼的人是堀北。”

“结果上是这样，不过我也很感谢你不表示排斥地协助了我。”

说到内裤那件事，我就回想起一件事情，于是决定问问平田。我好好地确认过周围没人之后，就开口说了出来。

“轻井泽的内裤后来还给她本人了吗？”

“嗯，因为犯人是伊吹同学，所以进行得意外顺利。”

上次无人岛考试发生一起盗窃事件。轻井泽的内裤被偷走，班上因而陷入一片混乱。我们在男生的包里找到了那条内裤，D班男女生之间的关系因此令人担忧。不过也因为有平田保管那件内裤而得以转机，最后才没酿成大事。总之真是太好了。这是非常敏感的部分，我也很在意后续变得如何。

我在想说不定连平田也会错失归还的时机。

要是他们彼此间是可以若无其事还内裤的关系，那就没什么大问题了。我们搭乘船内的电梯前往最上层的甲板。

许多同年级学生看来都以各自喜好的打扮尽情享受着暑假。

因为附近也设有游泳池，所以当中也有大胆穿着泳装来来往往的男女。大家已经完全摆脱考试心情，这也能理解。这种现状应该可以说是由在无人岛抑制住欲求所产生的那股反作用力造就而成。

而且，利用船内设施和饮食都不用支付手中的点数。换句话说，无论有没有钱，一切都是免费的。如果玩的和吃的全部都免费，那要我们别失分寸才不合理。好像就只有泳衣和游泳道具是租借来的。不过这应该也没什么好不满的吧。

在抵达目的地店家之后，我们发现一半以上的座位都满了。

我们两个像混进人群似的确保住还空着的座位。

“其实……我有些事想找你商量。”

平田就座，把视线落在菜单上，随即有些抱歉似的说出这些话。

“商量？”

果然有隐情。所以他才会想要和我面对面用餐啊。这是个在受邀时能让人接受的理由，所以我并没有意见。

“来和不适合当作商量对象的我搭话，也就是说……内容应该不寻常吧？”

找我这种不擅长说话和倾听的人商量事情，应该有理由。

“你能不能担任我和堀北同学的中间人呢？我认为今后D班要团结一致地努力下去，堀北同学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

是这方面的事情呀。我点头之后，平田就一边道歉，一边继续着话题。

“上次，我们D班因为堀北同学的活跃表现而获得意想不到的成果。我觉得这一口气提升了班上的士气。最重要的是景仰堀北同学的人增加了。这是个很大的变化呢。”

“嗯，是呀。”

堀北铃音是我入学之后在D班的第一个朋友。她现在也是个没有其他像样朋友的孤高之人。整体来说，她拥有很强的能力，是文武双全的优等生。但缺点大概就是——高傲所致不和任何人有瓜葛的性格，以及因为不擅与人相处而经常采取的强势态度。

“正因为我们现在处于这种情况，我认为她要和大家相处得更加融洽才行。只要大家互相合作，就可以升上C班或B班。不，是可以升上A班。”

假如这种话被某个不认识的人听见，或许会觉得平田是在讲笑话。可是平田当初在入学没多久就很器重堀北。他从一开始就察觉堀

北的潜能之高了吧。我不觉得他的话里有令人不悦的地方。

我对于这项提议认为帮忙也无妨。这件事情本身很简单。因为如果只是要引见平田和堀北，即使是我也办得到。不过，这并不会通往解决之道。

“可是，要是我去当中间人事情就可以顺利进行，那就不用辛苦了吧。堀北就是那种人。”

就算我再怎么想缓和她和周遭人的关系，她也会严厉地说我多管闲事，然后结束话题。倒不如说，如果她发现我在暗地里采取行动也不奇怪，毕竟她是堀北。她恐怕更会与我们保持距离。她对于第一学期栉田在咖啡厅里的行动所采取的应对，就证明了这点。

“嗯，我当然也自认很清楚这一点。堀北同学对绫小路同学你以外的人都没有敞开心房。我也不打算强行要她打开。所以我希望你把我的意思用你的方式转换后再告诉她。”

反过来应该也一样吧。我听了堀北意见之后，再向平田传达详情。

也就是说，这么一来就可以不被堀北知道，并建立起看不见的合作关系。

“光听是很简单，但也没这么单纯吧。平时我都任由堀北摆布……这么说虽然会有误解，但我平常不会主动说出自己的意见。假如我突然不客气地说出这些话，她会觉得很可疑吧。文不对题的意见就姑且不论，但如果是你的意见，那正当性或者理由应该都会很贴切。”

“可是，现在除此之外我想不出其他办法。就算我和堀北同学商量，老实说我也没自信可以顺利说服她。这是苦肉计啊。”

“在这个阶段就使出这种招式不会太早了吗？”

他想和堀北联手的心情已经充分传达过来，但如果是这样，也只能正面面对堀北了。我知道这是很困难的事，可是和他人互相合作就是这么回事。

平田也懂这种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没有人会像这家伙这样，那么替班级着想并且珍惜友谊。如果这么想，那他这次提议就留有了疑点。

他好像对什么事情感到焦急，迷失了自己。我自然而然回想起平田在无人岛时的奇怪模样。

我点了吃起来比较方便的三明治和饮料。甲板旁的游泳池里有人在游泳，也有人就这样穿着泳装用餐。学生们看起来都非常开心。

要是池或山内在这里，那么比起吃饭，他们的目光会被身穿泳装的女生给夺去吧。我眼前的平田没把目光投在食物或女生上，而是看着我沉思。

“是呀。就像绫小路同学你说的那样，我的想法或许很肤浅。”

立刻承认自己判断失误的直率，也算是平田的魅力吧。

即使如此，他想和堀北建立合作关系的想法还是很强烈，完全没表现出放弃的模样。

“或许我应该好好思考接近她的方式呢。堀北同学属于有点难相处的类型。绫小路同学，你是怎么和她要好起来的呢？”

平田为了加深自己与堀北之间的关系，想先作为朋友来接触她。

这份积极心态是正确的。要是有我能帮上的忙，我也很想助他一臂之力……

“我和堀北并没有特别要好，是最近好不容易才让她认同我是朋友的程度。”

“堀北同学关系要好的人就只有你，所以你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特别的存在啊。在我总算和一个人要好起来的时候，这男生已经和四十个人打好了关系。这真不是他该说的台词。或者，说不定正因为他已经可以和四十个人感情融洽，无法和特定的学生变得要好才会令他焦躁。

“你不必这么焦急吧？第一学期才刚结束呢。”

凝聚力基本上必须共度相同时光才会增强，或是把我们放在像无人岛考试那种突发而又严酷的情况下才会产生。

“把堀北不是那种急着想交朋友的性格也纳入考量会比较好。”

我想这么说最能得到平田的理解，于是就这么告诉他了。

“……说不定是这样吧。”

我或许还是太操之过急了——平田再度露出反省之色。

“我好像连她的心情都没考虑，就想抛出单方面的想法呢……”

这么说给自己听的平田这次好像接受了，用力地点了个头，绽放笑容。

“对不起呀。邀你吃饭还擅自商量起事情。来，我们开动吧。”

他转换了心情。我们两个随即开始吃起送来的餐点。

“你果然在这里呀！平田同学！一起吃饭吧！”

轻井泽率领的女生们在甲板上发出开心的声音，走了过来。

“呃……轻井泽同学，我想刚才我已经在电话上通知过你了……”

轻井泽她们无视平田一脸困扰的模样，接着拉开其他桌的椅子，推开了我，然后把平田包围起来。安静的用餐场合突然变得吵嚷。虽然我沟通能力有限，不过不用担心，我已经很习惯这种时候的应对了。我要使用在第一学期学到的拿手技能“迅速退场”。

我拿起自己的食物无声地站起。虽然隐约觉得自己和平田瞬间对上眼神，但他立刻就被女生们围住，看不见踪影了。

这是把重点放在和同学打好关系所产生的少数缺点之一。为了别人而腾出自己的时间，于是就无法好好独处。就算他有私人的烦恼，也会因为无法和轻井泽她们商量，而闷在心里。

1

我丢下被轻井泽缠住的平田。因为没几个认识的人，所以我决定回房间。我没使用电梯，而是从楼梯返回船里。一回到我房间所在的三楼，我就发现走廊上有点点水斑。

这些水斑似乎一直延伸到我房间所在的那一端。我追寻痕迹似的走着，结果发现那里有一名穿着海滩裤，赤裸上半身的男生正优雅地走着路。

“客、客人！您就这样身体湿答答地走在走廊上，我可是会很伤脑筋的！”

男服务生察觉紧急状况，便急忙奔至男生身边。不知为何他手上有一条毛巾 。

“哈哈哈！看来被你发现了啊。”

“这已经是第四次了。我已经告诉过您好几次，请您从游泳池上来后擦干身体后再回到船内！这样会给其他客人造成困扰！”

看来他好像已经是惯犯了，所以男服务生才会事先准备毛巾 。

“困扰？我可不记得自己被人说过这会是困扰呢。很不巧，我从懂事以来就没有擦干身体的习惯。有句话是这么说的——水嫩嫩的美男子。”

高圆寺将濡湿的头发迅速往上拨，使水滴四散至周围。男服务生看见这情况，便急忙拿毛巾 擦拭走廊和墙上的水滴。

高圆寺觉得这慌张的模样很有趣，于是停下了脚步。

“你有笔和纸吗？”

“咦？啊，有、有的……工作中我都随身携带着笔记本和笔……”

男服务生不懂这话的意思，就这样恭恭敬敬地拿出了圆珠笔。

“你知道知名人士的签名，有时候会附上意想不到的增值价格吗？据说在国外也有附加数百万至数千万价值的案例呢。”

“这……又怎么了吗？”

他流畅地在笔记本里写了些什么，就把本子递还给男服务生。虽然我只是从远处看，但我还是可以辨认清纸上用难以阅读的文字写着“高圆寺六助”。

“这、这是什么呀……”

“这很一目了然吧？是签名啊，签名。就算是便宜的笔记本，将来也一定会增值。我就送给你吧。给我心存感激地保管起来。”

看来高圆寺打算送礼给为自己服务的男服务生，才写下了签名。然而，这分明就是倒添麻烦的好意，人家一点都不想要。

不如说，圆珠笔和笔记本的消耗部分甚至是个损失。

“别摆出这么疑惑的表情。将来我会成为一肩扛起日本的男人。我可是等着到时候要搭乘大船呢。当然，那会是艘远比现在搭乘的这种民间船只还要更大的高级豪华游轮。”

就算说是豪华游轮，但只要不是那艘有着沉船命运的泰坦尼克号就好。

高圆寺满足地笑着。哑口无言的男服务生，对这个已经失控的男生好像已经失去制止的信心，凝视着被水滴弄湿的地板。他好像不愿意再和高圆寺扯上关系了。

谣言是个会不胫而走的东西。同年级学生就像是觉得“我可不想被这个只顾自己方便的个性玩弄”，因此谁都没有去劝诫高圆寺。最

重要的是，同学们都已经体验过这种与男服务生相同的境遇。

要是平田看见高圆寺，或许会向他搭话吧，不过也不会责备他。即使责备也会被他忽略，或者最多就是像男服务生那样被随便地对待。

高圆寺这个男生是个毒药般的存在。接触他的无论是敌是友，都会感到痛苦。

我想避免被卷入麻烦事，于是静静地从两人身旁走过。

君子不履险地。

“哎呀？这不是绫小路boy吗？真巧啊。”

没想到我居然会被他搭话。男服务生发现高圆寺的目标从自己转移到我身上的瞬间，浮出了满脸笑容。

就像是在说——啊，我被释放了！

不不不，作为一名船员，这是怎么回事啊……不管是怎样的客人都应该从头效劳到尾吧。

“有什么事吗？”

“不不不，没什么事。我只不过是以schoolmates身份向你搭话。即使我们的身份地位不相称，但你也是我的roommates呢。”

他再次迅速拨起头发，水滴就像霰弹枪那样击中我的脸和制服。他本人当然只在乎自己拨头发的方式，丝毫没有察觉到受害者。

尽管我也受害了，但男服务生笑眯眯地看着我的惨状。

嗯嗯，我可以深切了解你的心情……

“那么我就在此告辞。请您今后多加留意。”

男服务生使出逃跑这招，同时还留下了一句劝告。当然，我可不想在这地方和高圆寺独处。

“请问你刚才在和高圆寺说什么呢？”

男服务生的表情瞬间从笑脸转为愤怒，但高圆寺看向男服务生的刹那，他又再次恢复成笑脸。

“不，呃，就如您所见，他的身体湿答答的，因此我才将毛巾……”

“换句话说，你就是来劝诫他的吧。打扰你们了，那我就先告辞了。”

我把男服务生传来的球，强行以快球打了回去，接着溜之大吉。

“Boy，你是来劝诫我的吗？”

“啊……不，这个，所以说……”

我总算从高圆寺手中逃离，打算返回自己的房间。

“可是……要是就这么回房间，就会和高圆寺碰面吧。”

那样的话，房间就会变成一个有点麻烦的空间。这趟旅行之中，我有好几次和他独处的时间，那实在是不自在到难以置信。

我想要避免尴尬的气氛，于是向后转，决定错开回房间的时间。

我想瞄准同寝室的平田或幸村可能回到房间的时间回去。附近导览看板上张贴着浅显易懂的船内地图。虽然它不过是张地图，却被裱在金框里头。很像是豪华游轮会有的搭配。我环视地图，在脑中描绘出可以打发时间的路径，立刻搭电梯去了二楼。

船只不算屋顶，一共九层，由地上五层楼及地下四层楼组成。一楼是休息室或者举行宴会使用的楼层，屋顶则设置了游泳池、咖啡厅等。三楼到五楼部分是设有客房的楼层。三楼男生、四楼女生。包括老师在内，男女生都明确地被分了开来。只是男女生楼层之间并没有特别的限制，所以就算男生往返女生的楼层也没有问题。硬要说的话，就是午夜十二点之后禁止停留和进入女生楼层的程度吧。顺带一提，其他楼层如地下一楼至地下三楼里，有电影或舞台等各种娱乐设施。而位于游轮最底层的地下四楼则似乎是电机房。关于地下四楼，可以说是和学生完全不相关的地方。

休息室之类可以二十四小时利用的地方，在深夜也可以自由进出，不过我们却收到校方通知要避免深夜靠近。

我现在所在的二楼，有好几个和其他客房气氛不同的房间，我不清楚何时会利用到这里。通道也很冷清，几乎没有学生踪影。

这时，我口袋中的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拿出手机，发现收到一封邮件。它是来自某名少女的邀约。该说是时机正好吗？也就是说，我可以打发时间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于是欣然答应。

2

“唉……唉……”

我靠近给我发邮件的佐仓身边，就看见她不停地叹气。

“你怎么了啊？”

“唔哇！啊，绫小路同学！”

我不觉得自己的搭话方式会让人这么惊讶，但对佐仓来说这好像是个突袭。她猛然伸直总是驼着的背，惊慌失措。

“抱歉，吓到你了。”

“没、没有，我只是莫名有点紧张。”

她和朋友碰面都这么紧张，看来她的私生活还是很辛苦呢。

“绫小路同学，你的室友是平田同学、高圆寺同学，还有幸村同学……对吗？”

“我吗？嗯，是啊。这怎么了吗？”

她会来问我这种事让我很意外。

“嗯……其实……我因为室友的事情有点烦恼……”她应该和室友的关系不好吧。这很像是那个平时不擅与人相处的佐仓。只要一看她的脸，我就知道对她来说这个烦恼非同小可。

“你所谓的烦恼，是指想和她们变得要好，却没有办法吗？”

“该怎么说呢……想和她们变得要好的心情和想要一个人独处的心情相互矛盾。所以……我还真是没用呀。”

佐仓变得很气馁。我光是看见她很不安的双眼，就马上明白了。我不知道佐仓的室友是谁，以我的角度来说，现在没办法给她建议。

“你的室友是谁？”

“呜呜……你愿意听我说吗？是筱原同学、市桥同学，还有前园同学……”

她极为消沉地说出室友的名字。

她室友的个性都很强。说到筱原，她是和D班轻井泽关系密切且握有班级实权的女生。她的性格倔强，就连和男生吵架也会正面对抗，是个值得依赖的人，可是她对合不来的对象却很不留情……我想她对佐仓应该没什么意见，不过佐仓不是她会想去搞好关系的对象。市桥平时稳重，但与筱原一样，都属于性格强势的人。前园我不太了解，对她的印象是容易和人吵架，态度恶劣。对佐仓来说，她是最难相处的一类人吧。面对这些室友，就算佐仓想努力拉近距离，假如她们不喜欢佐仓那种模样，佐仓被讨厌也相当有可能。光是至今为止她都没有哭着找谁，我甚至都想摸摸她的头，告诉她“真厉害、真厉害”了。

“可是，你为什么要跟我说？”

“……我在想若是你的话，应该会给我什么建议吧……”

佐仓小声说道，轻轻点头。

看来是我意外受人依赖。佐仓马上补充道歉。

“擅、擅自依赖你，真是对不起。绫小路同学你明明也很忙。”

“没关系。你就算找我商量，我也不会困扰。只不过能不能帮上忙，又是另一回事了呢。”

真遗憾。我和佐仓的室友关系都不太好，所以也无法帮到她。当我正在沉思有没有什么办法的时候，客房的门打了开来。

“咦？绫小路同学和佐仓同学，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呀？”

从客房里冒出身影的是D班的栉田桔梗。

佐仓开朗的表情立刻就消失在云缝里。四周气氛变得很不自在。她很不擅长控制自己的表情吧……她对栉田的出现，明显表示出抗拒的反应，但栉田好像完全不介意，并继续说了下去：

“啊，我并没有打算打扰你们哟。我只是要去和朋友会合。”

“……那我先回房间了。”

栉田急忙拉住她，但佐仓还是快步跑回了船里。

“抱歉呀。真是个不好的时间点。我不搭话或许会比较好呢。”

栉田合掌道歉。她不用道歉，这只是佐仓不擅长与人相处而已。

“话说回来，总觉得这是回到船上之后第一次和你说上话呢。虽然我远远看见你和各式各样的人在一块玩。”

栉田即使在D班，也是个受欢迎的人气王。不，应该说是全年级最受欢迎的吧。

她在入学典礼那天宣言要和大家成为朋友的目标，现阶段眼看就要达成。除了佐仓等极少数人之外。

“今天我和C班女生们约好要一起玩。绫小路同学，你要过来吗？”

“咦……我可以参加吗？”

“咦？你真的要来吗？”

……气氛一下子就变了。

我不小心透露想去看看的真心话。栉田对于这句真心话瞬间感到不知所措。

这是客套话。换言之，拒绝客套话才是礼仪。

“我说笑的。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会参加的人吧？”

“也是呢。我都有点被吓到了，绫小路同学你还真有趣呀。”

“是吗？”

我不觉得她是真觉得有趣，但栉田这么一说，听起来就会像是发自内心，还真是可怕。

“那我走喽。”

我们彼此简单道别。这时，我和栉田的手机忽然同时响起。

刺耳的高亢声响。这是来自学校的指示，是活动变更等时候通知我们的邮件铃声。即使手机处于震动模式，也会发出声响。由此可见其重要性。

“会是什么事情呀？”

栉田停下了脚步，这也难怪。因为入学之后虽然说明过，但我们至今都没收过一次重要邮件。没想到第一次居然会是在暑假。

与此同时，船内也响起了广播。

“在此通知各位学生。学校刚才向所有学生发送了记载联络事项的邮件。请各自确认手机，遵从指示。另外，假如没有收到邮件，麻烦向附近的教职员提出申请。邮件内容非常重要，因此请务必不要有所遗漏。再重复一次——”

“这是在讲刚才收到的邮件……对吧？”

“大概吧。”

我们同时收到来自校方的通知。

我遵循着广播的指示，操作手机打开邮件。邮件里写着：

特别考试即将开始。请学生在各自的指定房间及指定时间里集合。迟到十分钟以上者将会被处罚。请在今晚六点前到二楼二〇四号房间集合。所需时间约为二十分钟，请在使用完洗手间，并将手机转为振动模式或者关闭电源后再前来集合处。

“原来是特别考试。”

果然不是笔试或者测量体能之类的考试呢。

我猜这会像是无人岛野外求生那种普通学校不会举行的考试。

除此之外，邮件里并没有写着任何有关考试的内容。这是要我们从这封邮件里自己领会吗？抑或纯粹是要我们做好心理准备呢？

比起这些，邮件里有一些地方让我很在意。集合时间是晚上六点，所需时间为二十分钟左右。学校给的时间非常少。指定的地点在

船内似乎是客房的地方。这又是为什么呢？再怎么说，我都不觉得这环境适合考试。

“可以让我看一下吗？”

我请栉田让我看看她收到的邮件。内容基本上完全相同，只有指定地点和时间和我不一样。她的集合时间是晚上八点四十分，所需时间同样约为二十分钟。而地点也相隔两个房间。

“为什么要用这种奇怪的方式把我们叫出去呢？”

“……我也不明白呢。”

唯一确定的就是我没有好的预感。

我原本就不觉得巡航旅行会就这样结束，看来果真如此。

船里能集合一年级全体学生的地方……像是电影院和派对会场、自助餐餐厅等地方，我都事先去了一趟。我本以为可以发现可疑动静或者推测出考试内容。遗憾的是当时我没有看出任何征兆。

没想到学校居然会隔离学生、限制条件，再宣布考试开始。

我通过手机给堀北发消息，结果罕见地马上就显示已读。她都是消息发出之后过了半天才看，有时甚至我发的消息被放置许多天。是因为她在同时间点收到来自学校的邮件才会那么快已读了吗？

你刚才有收到学校发的邮件吗？

收到了。

我被指定从晚上六点开始，你呢？

我是晚上八点四十分开始。看来时间不一样呢。

“她是八点四十分啊……”

她和栉田的时段好像相同。也就是说，男生和女生被分成两组了吗？

现在我能想到的就只有这些。我告诉她我考试的开始时间是晚上六点。

我很在意时段不同呢。假如考试开始时间不同，那就会有先知道题目与晚知道题目的人，那就不太公平了。

现在什么都还说不准呢。

我和她一来一往地这样聊着。接着又收到了来自堀北的消息。

我也在意各种事，但总之到时间了，也只能先去一趟了呢。你的时间比较早，到时候麻烦你告诉我具体情况。

好的。

我简短回复，但她并没有马上已读。看来是关机了。

“绫小路同学？”

栉田很在意把注意力集中在与堀北聊天的我，而在我身旁往我这里窥伺情况。虽然我也想从栉田那里打探消息，但想到这应该会造成她的困扰，于是就作罢了。

之后再问应该也不迟。

3

收到学校邮件的我踏上了二楼。我在离指定时间还有大约五分钟的时候抵达了目的地。

平时不会有学生在的楼层，现在有好几名学生正在闲晃。虽然我无法确认他们是谁，不过可以看见他们进了附近的房间。时而也会有学生前来这层楼，从我身旁经过，接着消失在其他的房间。

“是其他班的学生吗……”

我本来一开始也打算在门口等待，不过房间里也有已经开始考试的可能性。最重要的是，不想被其他学生看到自己，所以决定开始行动。我一敲门，马上就得到了回应。

“进来。”

得到允许后，我就踏入了房间。在那里，我看见身穿西装、体格健壮的A班班主任真岛老师正坐在椅子上。他的视线落在小桌子上的资料上。

而真岛老师前方，则有两名男生坐在椅子上。

这两个都是我认识的D班同学。

“剩下两张椅子的其中一张是绫小路殿下的呀？”

说话的是名叫作外村的学生。他被男生尊称为博士。他的身材以高一的学生来说有点胖，戴着眼镜，是属于宅男风格的男生。不过他就如外表那样，事实上就是个宅男。他熟悉历史和机械，虽然言行或

讲话语尾经常有我无法理解的部分，但他却是个能够和我进行沟通的人物。

“事情变得很奇怪了呢，绫小路。”

坐在博士旁边的也是我船上的一名室友——幸村。

博士与幸村。他们两人的关系平时并不深。然而，这到底是何种机缘呢？校方集合这些成员，究竟是要开始做什么事情呢？

“你在做什么？快点坐下。”

真岛老师头也没抬，就指示我就座。我不发一语地坐在幸村身旁。

我在意的是，我旁边还备有一张空椅。

从现状推测看来，这将会由一名老师和四名学生来进行……但为何人数这么少呢？

“还要再等一个人过来，你们先乖乖等着。”

从这气氛看来事情非同小可。这是新的暴风雨、拉开考试序幕的预兆。

假如这是场考试说明，那么内容不寻常一事，现在就已经很显而易见了。考试通常维持公平性，一般都会同时向所有学生说明。不管是笔试，还是无人岛上的野外求生，也都是一样的。尽管如此，这空间却是个封闭环境。聚集少数人的意义究竟为何？难道是我操心过头？

总之现在就算想东想西，也不可能得出答案。

即使坐在椅子上，我们也持续着沉重的沉默气氛，我们三个和老师之间也不可能进行其他的对话。虽然说距离预定时间还早，但我真希望另一个人赶快过来。每个房间都设有八音盒式座钟。秒针滴答转动的声音，响彻这等同无声的房间。终于到了规定的六点。刚才动也不动的真岛老师看了时钟一眼。而几乎与此同时，有人敲了敲房门。老师和刚才我敲门时一样说出一句“进来”。房门被慢慢地打开。

“打扰了……”

轻井泽发出听起来很拖泥带水的声音走了进来。我猜测对方会是D班的某人，不过真没想到会是轻井泽。正因为我以为会是别的男生，所以这完全是预料之外。

“咦？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幸村同学他们会在这里？”

我才想问呢。我对这奇妙的组合也藏不住困惑。博士没有想得太深，不过幸村看起来也很困惑。

“学校应该已经说过要严守时间，你可是迟到了。赶快就座。”

“知道了……”

轻井泽对我们的存在和真岛老师的说话态度有些赌气似的回完话，就走到了椅子前方。她瞥了我们这边一眼，就拿起椅子稍微和我拉开距离，接着坐下。虽然是几厘米的距离，但即使是一毫米的距离，我也会有点沮丧呢……

“你们是D班的外村、幸村、绫小路、轻井泽，对吧。接下来我要进行特别考试的说明。”

我在邮件发来的那个时间点就推测到了这点……但这果然是场考试说明啊。

不过从这四对一的谜样成员，单人房的情况看来，我就只有种麻烦的预感。

“等、等一下啦。我搞不懂意思，考试说明是指什么？考试不是已经结束了吗？而且其他人呢？这样好奇怪。”

轻井泽没办法安静听人说话，马上就抛出了疑问。

这家伙好好看邮件内容了吗？

“现阶段我不接受任何提问。请安静听我说。”

真岛老师不出所料对轻井泽投以冰冷的视线。

校方不会轻易为我们回答这种问题。

“哇，出现了。动不动就那样。”

真岛老师平常就经常被学生说很冷淡。这点即使是在这个考试说明的情况下也是一样。茶柱老师也是很冷淡，不会关照学生的老师。而这名真岛老师同样也不是那种会特别关照A班学生的老师。只不过，他和茶柱老师决定性的差别，就是相较于看起来没干劲的茶柱老师，真岛老师的情绪总是没有起伏。这大概是因为他对谁都保持一定的距离吧。

“这次的特别考试中，学校将全体一年级学生比喻成干支并分成十二组。我们会在小组内举行考试。考试目的是考验Thinking能力。”

比喻成干支并分成十二组？意思是把D班分成三组，再把这三组代入十二干支之中的任意三个吗？

然后考验的能力是“Thinking”。

换言之，就是思考能力的意思。

“什么是Thinking？”

轻井泽刚被要求保持安静，却又提问。

“我说过了吧？我不会接受提问。”

轻井泽再次受到真岛老师的劝诫。再怎么样她似乎也感受到了形势的严峻程度。虽然从表情中流露出明显的不满，但她还是闭上了嘴，表现出要聆听说明的模样。

幸村和博士也是如此，虽然不知道他们认真思考到何种程度，不过他们也静静听着说明。

“社会人士会被要求的基本能力大致分成三种。Action、Thinking、Teamwork。具备这些能力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优秀的成年人。之前的无人岛考试，重点放在团队合作。不过，这次是Thinking。这会是一场需要思考能力的考试。思考能力换言之就是分析现况，然后厘清课题的能力。把解决问题的过程弄清楚，再进行准备的能力。还有发挥创造力，创造出新价值的能力。”

这是个很详细的说明，但要一下子全部理解也有点困难，他们三个的头上好像都冒出了好几个问号。这点我也一样。我还有许多层面无法理解。

“因此这次的考试会分成十二组来进行。”

老师喘了口气。接着，轻井泽期盼的这句话终于到来。

“你们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我完全不懂。再说得更好理解一点嘛。我知道分成了十二组，可是为什么我会跟这些家伙一起呀？平田同学呢？其他女生呢？而且我也不知道考试内容是什么。告诉我嘛……不对，我是说请告诉我。”

轻井泽硬着头皮在最后一句话中用了敬语。

轻井泽的疑问也很合理。尽管老师说接受提问，但要在至今暧昧不清的说明之中问我们想要问的事情也很受限制。我们只能问集合起来的组员的共通点为何，或者其他人的状况如何，还有为何人数这么少等问题。

假如是把班级分成三组，那应该就会把十二至十五人左右凑在一起做说明。可是学校却没有这么做。这纯粹是房间大小的关系吗？

不，这艘游轮里应该有好几个可以集合中等规模人数的房间。

换句话说——应该有刻意召集少数人的理由吧。

“首先，虽然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在场的四人会是同一个小组。然后现在这个时间，其他房间也同样正在对‘将和你们同组’的组员进行说明。”

将和我们同组的组员？听到这句话，我稍微有点眉目了。

在场只有四人，剩下的组员被分在好几个房间里正接受着说明……也就是说，这场考试将成为我们伙伴的学生们是……

“这样的话聚集所有组员一口气做说明，不是比较快也比较轻松吗？还有，我跟这三人同组的理由是什么？为什么我要跟这些恶心……跟男生们同组呢？我比较想和平田同学同组呢。”

轻井泽任性地喋喋不休，一直忍耐着的幸村终于发火。

“你能不能稍微安静一点？考试说不定已经开始了。要是说多余的话而被扣分，你能负起责任吗？你在无人岛的时候也是这样扯后腿。不要再给班上添麻烦了。”

“什么？你说我何时何地给班上添过麻烦了？你真的很让人火大欸。”

男女互相仇视的光景在之前的考试也经常看见。我和博士都沉默地等他们吵完。

“你们两个都冷静下来。首先，幸村你的担忧是杞人忧天。现在考试还没开始，所以不会有影响。况且，这次考试并没有规定在态度上的记分。”

“看吧？”

轻井泽仿佛在说“怎么样？”似的露出得意的神情。幸村则是很不甘心地瞪着她。他应该是心想不可以大声喧哗才忍下来的吧。

“不过，轻井泽。假如你一直不改变对老师的态度，说不定我们会将此作为调查纪录记下。若是那样就会是件不太好的事情，这点道理你应该懂吧？”

这次幸村无声地对轻井泽嗤之以鼻。真岛老师好像对小学生之间扭打般的争吵感到头痛，把手指轻轻抵着额头。

“听好。你们同组已经是确定事项，无法随心所欲地改变。你们要是在这种时候失和，应该很难在考试中留下好结果吧。”

“不会吧！他们三个我都觉得很难相处！如果是平田同学就好了！”

“呵呵。俗话说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只要聚集我们三个人的力量，说不定也能成为平田殿下呢。”

“什么？恶心。你们就算聚集一两百个人也都无法成为平田同学的一根头发。”

我不介意她瞧不起我们，可是被她当面明讲也是挺悲伤的。轻井泽除了聚在女生们身边，其他时间一天到晚都紧黏着平田。我们确实无法替代平田……

“唉……总之待会儿再告诉平田吧……”

轻井泽厌烦地叹口气，瞥了我们一眼就移开了视线。

她应该觉得光是理会我们都很麻烦吧。但这点幸村应该也一样。

“你们差不多满意了吧？我要继续说明了。”

“是是是。分组的事情我已经了解了，可是为什么接受这些说明的会是我们四个人呢？我觉得只要在小组集合时再进行说明就好。假如这是那种阴谋或者惹人厌的恶作剧，我真的希望你们不要这样——”

轻井泽嘴快且不带情感地滔滔不绝。

“看来你好像非常介意少数人集合呢。那么我就回答你这问题吧。这不是阴谋论也不是惹人厌的恶作剧，是件很单纯的事情。因为小组不是由一个班级构成，而是从各班集合大约三到五人所组成。事前没进行说明的话，到时候很有可能招致混乱呢。”

这果然就是少数人被召集到房间的理由。

他们三个都还没理解话里的含义，短时间内像是在回想真岛老师的话一样，大家都沉默不语。

当然，这对我来说也是无法马上就能够消化的事情。

房间摆设的时钟，秒针的声响又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楚了。

“等、等一下。这什么意思，我越来越搞不懂了欸。和其他班组队不是很乱来吗？我们不是敌人吗？”

“是呀，老师。我们至今都是和其他班一路竞争过来的。事到如今突然要和其他班组队，我觉得难以理解。”

轻井泽他们想说的我也不是不能理解，但规则是由校方决定的。

“一路竞争过来的？你们的校园生活才刚开始。你在这个阶段就慌乱的话，前途实在很令人担忧啊，幸村。”

“唔……失、失礼了。”

“现在该想的不是去理解，而是去思考。你们被分到的组是‘卯’。这里有小组的成员名单。离开房间时请你们归还这张纸，所以如果你们觉得有必要，就先记下来。”

老师递给我们明信片大小的纸张。上面写着组别名称以及共计十四人的名字。就如真岛老师所言，除了我们四个之外，学生全部都是由A～C班构成。

虽然老师说是“卯”，但组别名称上也有用括弧写上拥有相同含义的“兔”。

A班：竹本茂、町田浩二、森重卓郎。

B班：一之濑帆波、滨口哲也、别府良太。

C班：伊吹澪、真锅志保、薮菜菜美、山下沙希。

D班：绫小路清隆、轻井泽惠、外村秀雄、幸村辉彦。

当中也有我认识的人的名字——B班的一之濑，以及C班的伊吹。

看来这两人跟我同组。

现阶段我无法想象这会是场怎样的考试。就像轻井泽和幸村所担心的那样，我们能够在和其他班组队的情况下彼此竞争吗？

我用斜眼窥视坐在旁边的轻井泽，发现她有些不知所措。

和伊吹变成同一组也只能说是命运坎坷。

“放心吧。现在开始我要说明你们觉得有疑问的地方。这样你们大概就能理解了吧。”

因为轻井泽至今为止的发言，老师会加上“大概”这个字眼也是没办法的。真岛老师开始解释这令人费解的分组理由。

“作为大前提，这次的考试中你们就先无视班级之间的敌对关系吧。我先说清楚，这么做会是个通过考试的捷径。”

“无视班级之间的敌对关系……这是什么意思？”

“我求你，请安静听我说完，轻井泽。不集中注意力，不就无法听清考试内容了吗？”

“饶了我吧。”幸村对频频插嘴的轻井泽说道。

“现在开始你们将不作为D班，而是作为兔组来行动。考试的结果，将会以每个小组的成绩排名。”

虽然逐渐可以理解，但我还无法看见全貌。

“特别考试只存在四种结果。为了让你们容易理解，学校也准备了写着结果的资料。不过，这份资料也是禁止带出或者拍摄。请你们在这里好好确认。”

学校为我们准备的四人份纸张边缘弯曲，有点皱巴巴的。

这可能是因为在我们之前被叫来的学生们看过的关系吧。

纸上写着：

夏季小组特别考试说明

本考试是以分派到各组的“优待者”作为基准点的课题。用规定方法回答学校的问题，就一定会获得四项结果的其中之一。

学校会在考试开始当天早上八点发送邮件通知学生。同时也会向“优待者”传达被选中的事实。

考试日程为明天起至四天后的晚上九点（包含一天完全自由时间）。

组员们一天里要在指定时间到指定房间集合两次，并进行一小时的讨论。

讨论内容全交由小组自主决定。

关于作答部分，在考试结束之后，学校只会在当天晚上九点三十分到晚上十点之间受理“优待者是谁”的答案。另外，一人最多答题一次。

学校只接受学生使用自己的手机发送邮件到指定邮箱的答题方式。

“优待者”无权作答。

对自己隶属的干支小组以外的作答，会全数视为无效。

学校会在最后一天的晚上十一点，以邮件的形式告知全体学生考试结果的详细情况。

这些作为基本规则在纸上写得很醒目。纸上也记载了更加细微的事项，像是关于规则说明或者禁止事项等。比起无人岛考试，这次考试有更多的注意事项。

然后，接下来的内容就是那四项注定的“结果”。

结果一：除了小组内优待者及隶属优待者班级的同学之外，假如所有人都回答正确，学校将会支付所有组员个人点数。（隶属优待者班级的同学都会各自获得相同点数）

结果二：除优待者及隶属优待者班级的同学之外，假如所有组员之中有人没作答或者回答不正确，学校将会支付优待者五十万个人点数。

这规则感觉实在非比寻常……重要的是目前我们还不清楚考试内容，因此考试的结构还不是很明朗。博士和轻井泽觉得纳闷，明显地歪了好几次头。

真岛老师见状，就用不变的语气开始进行补充说明：

“这场考试中有一个要点。只要理解就没什么了。这个要点就是‘优待者’的存在。这名优待者的名字，也就是考试的答案。事情很简单。好比说，幸村，假设你作为优待者被选上好了，那么兔组的答案就会是‘幸村’。之后就只需要将答案和所有组员共享。接着，在考试最后一天晚上九点半到十点之间作答，所以到时候所有组员只要写上‘幸村’再发送邮件给学校就好。这样小组就会及格，成绩是结果一。全体组员都会收到五十万点的报酬——考试构造就是这样。作为引领组员至结果一的奖赏，学校甚至会向优待者加倍支付一百万点数。”

“一、一百万！好棒……”

“所有组员都能得到五十万点吗？而且若是优待者的话就会加倍……”

无论谁都会想要这笔巨额报酬。优待者会得到双倍报酬，因此优待者在整个年级里，应该也会作为大财主而一口气跃居首位吧。

“接着是结果二……这是被学校通知为优待者的学生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或者是诱导大家选择假的优待者，一直到考试结束时真

面目都没被识破的情况。就如纸上写的那样，只有优待者才会被发放点数。金额为五十万点。”

这真的是考试吗？说夸张点的话，结果一和结果二并没有那么大的不同。因为无论哪一种结果，优待者所在的班级都会得到巨款。除了不想给其他班点数这理由之外，选择结果二并没有好处。

“这还真是狡猾！要是没被选上优待者还真是个损失！不管选哪个，都可以得到点数呢！而且其中一种还高达一百万！”

轻井泽好像非常希望自己能被选为优待者。

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呢。因为那是优待者，所以从一开始待遇就很特别。

不，优待者实在是太得利了。正因为很有利，所以才会叫“优待者”吗？

不过结果有四种，而不是两种。未揭晓的那两个应该有什么机关。

“老师，第三和第四种结果是什么？”

“你们理解刚才我说明的两项结果了吗？如果没有理解的话，就没办法往下进行。”

“嗯，没问题……请您告诉我们。”

真岛老师喘了口气，接着如此说道：

“剩下的结果写在资料背面。不过，请你们等会儿再翻面。”

我们停下不禁想把资料翻过来的那双手。

真岛老师用锐利的眼神凝视着逐渐开始对规则有所了解的我们。他的模样就像在诉说考试从现在就已经开始了。

“等一下，我跟不上。”

这是很简单的说明，可是轻井泽话都只听一半，因此无法理解。

她在考试上的成绩本身并不像须藤或池他们那么差。

“我再浅显易懂地说明一下吧。你玩过狼人游戏吗？”

“狼人游戏？流行过一阵子呢。我玩过，很有趣呢。”

但我对初次听闻的名称藏不住困惑。

“绫小路同学。你该不会不知道狼人游戏吧？真是难以置信。”

我没听过的名字也没办法啊。既然它命名为“游戏”，与其说是自己玩的东西，不如说它是多数人一起玩的吧。这和我扯不上关系呢……

轻井泽也察觉到这点，对我投以怜悯般的眼神。

“怎么说呢？没朋友还真是悲伤呀。”

轻井泽得意地双手抱胸，开始进行狼人游戏的说明。

“朋友们聚集起来，分成村民和野狼，然后存活下来的那方就获胜，大概就是这样。你懂了吗？”

不，我一点也不懂！

这样就能理解的话我说不定就是神或佛了，又或者是这之上的存在。

看不下去的真岛老师感觉心情有点沉重，开始说明起详情。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被称作狼人游戏的东西，原本是美国的游戏厂商制作的派对游戏。玩家人数原则上没有限制，只要有最低人数，游戏就能成立。游戏里会有与人数相应的“村民”、“狼”等职责，玩家可以扮演任意一种角色。此外好像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职位，不过最重要的是“村民”与“狼”存活。狼会装扮成人类，并伪装成村民。游戏里有两种时间。白天里，包含狼装扮的村民在内，所有人都会进行对话，并处决大家觉得会是狼的嫌疑犯。到了夜晚，狼就可以捕食一名村民。游戏会重复这一过程，逐渐减少人数。最后达到能够决胜负的人数时，就可以决定胜负。简单来说，就是这样一种游戏。

不过为何需要拿狼人游戏来打比方呢？如果用目前的规则来思考，那狼和人只要互相合作以结果一为目标就好。也就是说，这场可以理解成是人对抗狼的考试内容，应该还隐藏着些什么吧。

“我刚才说过小组里只有一名优待者，如果马上被曝光优待者的身份，就会出现新的两种结果。”

“那些结果……就写在资料的背面吗？我们可以翻面吗？”

真岛老师点头表示允许。于是我们同时把资料翻过去。

只有以下两项结果，在考试期间二十四小时都随时受理作答。另外，考试结束后的三十分钟之内也同样受理作答。不过无论是在哪个时段，只要答错都会受到惩处。

结果三：若优待者以外的人在考试结束前向学校说出答案，而且作答正确，作答学生隶属的班级就会获得五十点班级点数，同时学校将支付回答正确的学生五十万个人点数。反之，被识破优待者身份的班级就会受到扣除五十点班级点数的惩罚。而小组考试在这个时间点就会结束。再者，与优待者同班的学生若作答正确，学校会把答案视为无效，并继续进行考试。

结果四：若优待者以外的人在考试结束前向学校说出答案，但是作答错误，弄错答案的学生隶属的班级就会受到扣除五十点班级点数的惩罚。优待者在获得五十万个人点数的同时，优待者隶属班级也将获得五十点班级点数。考试会在作答错误的时间点结束。再者，与优待者同班的同学如果作答错误，答案则会视为无效，不予以受理。

剩下两项结果明朗了考试的全貌。

只有结果一和二的话，优待者要和全体组员共享答案，或是自己保持沉默都是自由的。即使弄错答案大家也不会有惩罚。

但学校却在这里把“叛徒”加到规则上，考试内容便因此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要是粗心大意暴露自己就是优待者的话，马上就会被叛徒猎食。既然二十四小时都受理作答，那谁也不会乖乖地以结果一作为目标，并等待考试结束。想必大家都会争先恐后地为了点数而展开行动吧。

而优待者为了自己获胜和陷害其他班，可以想象优待者会故意让其他人装成优待者。报酬金额虽然会减少，不过却能给予其他班惩罚。

“这次校方也考量了关于匿名性的问题。考试结束时，学校只会公布各组结果，以及各班的点数增减。换句话说，我们不会公开优待

者或作答者的姓名。另外，如果你们有顾虑的话，暂时发放汇款的临时ID，或是分期取款也都是可行的。只要本人保持沉默，考试之后也不会被人发现。当然，假如你们认为没有隐瞒的必要，光明正大地领取点数也无妨。”

虽然学校考虑得很周到，但要在这场考试中找到优待者可以说是极为困难的。对方可能会为了独占巨款，不告诉同班同学自己就是“优待者”。也有可能会和自己共享答案，却满腹谎言。好比其实幸村是优待者，可是他却诱导我去认为博士或轻井泽才是优待者，或是也可能让我误会其他班学生才是。然后，考试难易度将会因为班级里有无优待者而戏剧性地改变。也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将会发生残酷的刺探和欺骗的事情。

“第三、第四项结果和其他两项不同，所以才会记载在背面。这次的考试说明到此结束。”

“呃……感觉好像似懂非懂欸。”

“呼呼，小生也有些混乱是也。”

“真是群没有理解能力的家伙。之后我会说明，别再给真岛老师添麻烦了。”

幸村是想获得内申成绩[1]，而如此对轻井泽他们叮嘱道。

这场考试或许确实近似于狼人游戏，可是也不能这样一概断言。狼占优势是事实，但村民也被赋予有机会射杀狼的生杀大权。要是判断有误，村民之间甚至会互相残杀。

我试着在脑中重新细细咀嚼规则。

首先，除去一天休假的话，考试时长为三天。比无人岛考试时长短。

校方把全体一年级学生按一定的人数分成干支数量的十二组。然后，各组虽然混杂着不同班级的学生，但彼此之间却是伙伴。每个小组人数会稍微不一样，但都是十四个人左右。接着，每组都有一名优待者。那名优待者一开始就会被告知“自己就是优待者，以及自己就是答案”。换句话说，就算优待者不参加考试，也注定会获胜。

因此，剩下的学生要是找不出优待者就无法通过考试。

当然，缩小目标范围之后再随意乱猜也可行，但是假如猜错，惩罚就会相当严厉。

若将通过考试的具体方法简洁地做整理的话……

1　全体组员共享优待者身份，并且通过考试。

2　最后某人答错，优待者获胜。

3　叛徒发现优待者身份。

4　叛徒误判优待者身份。

大概是这四项。不过问题是这四个结果的报酬完全不一样。

要达到“全体组员共享优待者身份，并且通过考试”，作为大前提，我们必须等到考试结束后，以及叛徒被允许作答的时间过了之后，所有人回答正确才行。这是个优待者获得一百万，其他组员全都获得五十万点的破格报酬，可是它的难度极高。而且无论是谁都有很大的可能背叛他人。大家都会想在被背叛前先行背叛，并且获取报酬吧。因此，要想达到这项结果是很困难的。

接着“最后某人答错，优待者获胜”，则是在小组里互相刺探优待者身份，却没成功猜对其真面目的情况。这应该是极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吧。许多学生都不喜欢背负风险，所以要是没有把握，就不会成为叛徒。况且，所有组员要统合答案很困难，优待者要隐瞒其身份也很简单。所以只要默不吭声应该就不会被人发现真面目。再加上，优待者还会被支付五十万个人点数作为报酬。成为优待者这件事，无疑是张通向幸福的门票。只不过，这里也存在看不见的缺点。在考试中，组内应该会进行多次讨论或者互相刺探。优待者必须编造一个自己不是优待者的谎言。因为即使考试的匿名性很完美，也还是要看个人的努力。根据情况不同，优待者也有被自己班级或者其他班级怨恨的可能性。

第三个则是“叛徒发现优待者身份”。这是个以某种方法得知“优待者”真面目的学生不等考试结束，或是在考试结束到晚上九点半之间发邮件给校方，而且回答正确的方法。厉害之处在于考试开始不久就可以马上结束考试，而且叛徒可以得到决定班级排名的五十点班级点数。再加上，自己还会获得五十万点个人点数作为报酬。换言之，欺骗其他班级，可以对自己的班级有所贡献。这应该是最理想的一种结果。

最后是“叛徒误判优待者身份”这个风险最大的结果。

假设误判优待者，答题者班级就会受到扣除五十点班级点数的惩罚，而且学校还会给优待者所在班级发放班级点数与个人点数。这是个最让人想避免的结果。

老师说这场考试是在考验Thinking……也就是思考能力，而实际上确实如此。这场考试也蕴藏着与无人岛时无法相提并论的危险性。有十二组也就代表着有十二次结果。依据这次考试的结果，最坏的情况是有可能产生无可挽回的巨大点数差距。反之，我们也有可能一举

逆袭成A班……当然不会这么快就改变班级排名，不过光是有这种可能性就很厉害了。

正因如此，学校制定的规则也比无人岛考试更加严格。

“禁止事项应该都写得很详尽了。请大家仔细阅读。”

禁止偷窃他人手机，或者威胁恐吓他人来确认关于优待者的消息，或是擅自使用他人手机发送答案，否则会被退学。

这是在上回无人岛考试中所没有的规定。

而且，学校还明确表示如果发现可疑行径将会进行彻底调查，因此再怎么样应该也不会有人违反规则吧。当然，校方也同时表示，谎称自己受威胁同样也有可能被退学。校方应该会在幕后监视着一切吧。

考试结束之后要立刻解散，并且在一定时间内禁止和其他班学生交谈。

这次考试的禁止事项与无人岛考试的禁止事项类似，我毫不费力就记下内容了。

“你们从明天开始，下午一点、晚上八点都要去学校指定的房间。当天房间前面会挂着写有小组名称的牌子。请你们初次见面时，务必在房间里自我介绍。进入房间后，不允许考试时间内离开房间。请你们上完洗手间再过去。万一身体不适，请立刻联络班主任，提出申请。”

“不可以出房间，那我们要在那里待到什么时候才行呀？”

“说明上有写吧。每次一小时。除了初次的自我介绍，剩余的时间你们可以随意使用。时间到了，你们可以继续留在房间，也可以离开房间。”

也就是说，行动或谈话内容全都交给学生吗？

“虽然很麻烦，但大概理解了。如果这是更开心一点的考试就好了呢。”

“还有校方为了公平起见，小组里的优待者将会进行严正地选择。不管有没有被选为优待者，我们都一概不受理变更优待者的要求。另外，禁止复制、转发、变更学校发来的邮件。”

这在禁止事项中也写得很详尽。主要就是不允许学生把学校发来的邮件随意窜改，并且滥用于欺骗他人。反过来说，学校发来的邮件是百分之百的事实。只要给同学看，就可以完全获得对方的信任。

“……”

“喂，绫小路。你一直沉默不语，你有好好理解考试内容吗？”

左侧的幸村像是在担心又像是在愤怒。

“大概理解了吧……我不懂的地方之后你再告诉我吧。”

“真是的，为什么我的小组里尽是这种废物啊……”

老师下令解散，同时命令我们离开房间。身边传来带有厌恶感的话语刺痛着我的心，但是我装作没听见。

“虽然这并非我的本意，不过既然我们同组，首先要团结起来。我们四个接下来再商量一下……”

幸村一走出走廊，就提议要进行讨论。轻井泽把他的话当作耳边风，拿起手机背对着我们迈步而出。

“轻井泽！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她完全不把幸村放在心上，并且开始打电话。

“啊，喂？平田同学？我有点事希望你听我说……”

她大概打算向平田诉说自己心中的不满吧。她轻快地走着，接着消失踪影。

“真是的，为什么我的小组里尽是这种废物啊……”

“这句台词，刚才你也一字不差地说过了哦！”

快乐的巡航之旅到此结束，第二回合考试即将开始。

尽管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但我对这紧急事态也藏不住叹息，打算先回自己的房间。

“事情变麻烦了是也。没想到在下居然会跟那种恶女分配到一组。”

不见轻井泽身影，博士就口出恶言。他平时就会说自己想去二次元的世界，或者老婆就是要二次元的才完美之类的话。也不是不能理解他会对身为现实女高中生的轻井泽产生排斥反应。

“老实说我也觉得她很讨厌呢。再怎么想她都会扯后腿。”

“对呀。她是个让人难以原谅的恶女，是个恶女中的恶女是也。”

博士好像很同意幸村的发言一样，一面抚摸凸出来的肚子，一面说道：

“说不定早上我们之中已经有人收到被选作优待者的邮件了。无论是发给我们之中的谁，都别贸然告诉彼此。毕竟隔墙有耳，等我们到确定安全的地方再互相报告吧。”

“虽然轻井泽不在，但是为了明天的考试我还是想事先讨论。我想就算只有我们三个讨论也是有意义的。”

“很抱歉，在下无法回应这份期待。在下接下来必须去看《Love Love Alive》的动画，所以就抱歉了。那么就在此告辞。隐身！”

博士并没有像忍者般迅速消失……而是慢吞吞地离开了。幸村看着剩下的我，就放弃似的叹气，摇摇头。他似乎并不想找我讨论。

既然如此，我先告诉堀北我这里的情况吧。我想事先知道她是否会被告知和兔组一样的内容。我把详情发给了她。

之后就先等堀北的报告，再拟订作战计划吧。

4

我回到房间睡了一个懒觉。我在朦胧之中听见声响，于是就从床上起身，但并没看见和我同寝室的幸村和高圆寺。

“抱歉，吵醒你了吗？”

在我身旁整理行李的平田有点抱歉似的抬起头。

他穿着校服，正准备出门。

“我并没有睡得很熟，别介意。”

虽然我没说出口，但我先解除了即将响起的闹钟。因为不管怎么样，我本来就打算去看看堀北的情况。

“我们一起走吧？今天收到学校的邮件，快到我集合的时间了。”

现在快到晚上八点半了。不知是偶然还是必然，这和堀北被叫去集合的时间相同。

我没什么理由拒绝，于是就这样穿着运动服和他一起出了门。

“奇怪的考试似乎要开始了呢。虽然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他是打听到什么消息了吗？平田好像已经理解了考试内容。

“是幸村同学哟。刚才吃饭的时候他告诉我了。他也说了兔组的事情。另外大家似乎都会接连收到考试说明，已经有好几个人来找我商量过了。”

幸村应该不太喜欢平田，他应该是为了尽量提升胜率吧。假如预先连考试内容都理解，那接受考试说明时也比较容易得到启发。幸村听了平田的话，说不定也会察觉到一些事情。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意外地是个很困难的行动。

我真想效法他那种坦率地向比自己更优秀且有人望的对象寻求帮助的行为。

“绫小路同学，你自己有没有察觉到什么事情呢？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告诉我。”

“不知道欸，我不像堀北或你以及幸村那样想方设法在应考，毕竟我的脑筋也不是很好呢……我没察觉到什么。”

我摇头回答自己没有想到什么，而平田也就没再问下去了。

“我在意的事情……应该就是为什么会分散进行考试说明。这样做确实可以避免混乱和纠纷，但是如果考虑到效率，那么进行大致的说明之后再分散宣布组别，才比较不费事。”

“经你这么一说，我也这么认为。同时和所有学生说明概要，之后再马上通知分组结果，效率好像会比较高呢。”

平田的疑问有道理。校方故意采取了效率低的方法。

校方从考试说明阶段起就考验着“Thinking”也是相当有可能的。

“我打算等会儿先试着问问老师。”

齿轮究竟会不会顺利咬合呢？我完全无法想象平时为了D班奔走的平田会如何思考让我们与其他班组队的这条规则，以及他将会如何展开行动。

5

由于考试说明会的地点，就在我们房间下方的二楼，因此我们没有使用电梯，而是从楼梯走了下来。相较于刚才我自己下来时，现在可以看见相当多的学生。其中有学生靠在墙上，也有学生边玩手机边坐着。而且也有人不像是接下来要接受考试说明的样子。

“看来……不是所有人都跟我同组呢。”

乍一看也有将近十人。考虑到时间，八点四十分的小组有几成学生已经进了房间也不奇怪。也就是说，这些人是有什么其他目的吗？是在确认谁隶属哪个小组之类的吗？不过，他们也没必要花这种时间和精力。只要之后和同学交换情报，马上就可以得到所有组别的详细信息。

他们看了眼错身而过的我们，接着就马上操作起手机，好像在输入着些什么。遗憾的是，在这里的人我几乎全不认识。而且因为我从来不曾打算去记住他们，所以就连他们是哪个班级的也不知道。

“刚才擦身而过的那位是？”

“他是A班的森宫同学，另外在电梯附近的是C班的时任同学。”

他真不愧是社交面广的男生，牢牢记住了其他班学生的长相和名字。

傍晚我下来的时候人还挺少的。

还是说，这些家伙就像是在等待预约网红店一样，不一早就开始等待心里就不舒畅呢？我心想若是这样那就轻松了，并且同时迈出步伐。

我和平田一起来到目的地，然后就发现数名男女生正聚集在房门附近。当中也有收到和平田集合时间相同的通知，而且看起来很眼熟的同班同学。因为还没到集合时间，我们就没有大声喧哗，静静地靠近了那一群人。

“如果我没误会的话，你是八点四十分的组别吗？”

我们最先听见的是有些低沉的嗓音。这是A班学生葛城的声音。他拥有不像是高一学生的沉稳性格，是个很冷静的人物，而且体格也很好。初次碰见他的人说不定还会把他误认成大学生。他的能力很强，即使在最优秀的A班之中，也有许多把他当作领袖仰慕的人。

“就算是这样……这跟你又有什么关系呢？”

面对这样的人物，拥有一头黑长发的少女毫不畏惧地如此答道。

“果然啊。我一直都想再次和你说上话，这真是好消息。我也是八点四十分那组的。明天开始我们就会作为同组彼此协助了。”

葛城看着的那名少女，其真面目就是堀北铃音。

看来平田不仅和堀北，好像也和葛城同组。

“想和我说话？真可笑。上次见面时，你好像没把我放在眼里呢。”

堀北和葛城在无人岛考试中曾经对峙过一次。不过当时葛城对堀北并没有兴趣，甚至不打算好好和她说话。但现在却为之一变，变成葛城来向她攀谈了吗？

集合的成员，有三名应该是和葛城同样都是A班的学生。稍微保持距离在一旁听他们说话的应该是C班的女生。

“老实说我至今确实都没把D班放在眼里。不过上次考试的结果，让我不得不去注意了。最重要的是，布局取胜的人是你。”

这抢眼的程度应该是第一学期结束前她本人也没想象过的。就葛城的角度看来，他应该会觉得洞窟前的对话也是堀北战略的一环吧。

堀北在D班大幅提升了身价，这几天仰慕堀北的女生也增加了。虽然遗憾的是，堀北并没有因此增加朋友，不过像以前那样伤到对方，或是惹怒对方的事也减少了。

其理由似乎是因为同学把这误会成“堀北虽然任性，却在替班上着想”。这么一来，堀北的拒绝也会给人一种完全不同的语感。即使遭受堀北拒绝，对方也很难生气，甚至还会让人觉得她有点可爱。

但是，在其他班看来，堀北就不光是成绩好的优等生，他们还会把堀北当成反将对手一军并且留下“战绩”的危险学生，把她当作该去戒备的存在。

“虽然不知道会是什么时候……但假设D班升上C班，想必A班将会毫不留情地击败你们吧。”

“真是自顾自的说法呢。以A班看来，这也没什么吧？因为A以下的班级在点数上正大幅地被拉开差距呢。”

“的确。不过你们无疑成为了要去戒备的对象。要从已经定出一次优劣的位置关系中逆转并不容易。假如情势会发展到班级交替的程度，那我们就不得不戒备了。这点B班或C班也都一样吧。”

他就像是在说自己会瞄准D班攻击一样。被当成是威胁也没办法。葛城的跟班就像在表示赞同，威吓地瞪着堀北。假如她是普通女孩子，这状况即使哭出来也不奇怪。不过，堀北丝毫没被镇住。

不过，某个人的存在改变了堀北孤立无援的情况。

一名男生无声地经过我们身旁。

“连其他班的意向都擅自断言，这不是件值得称赞的事情呢。”

是B班一名叫作神崎的学生。尽管作为男生，他的头发有点长，不过他一点也不轻浮。他有着正直的长相以及性格。我对神崎并不怎么了解，不过感觉B班领袖一之濑也很信任神崎。神崎在暑假之前曾经和堀北扯上过一次关系。他因此察觉堀北其实脑筋转得很快。神崎为了袒护堀北，而劝诫了葛城。

“你不必理会葛城。”

这名优秀的男生帮平时并没有特别要好的堀北绅士地解了围。

“不用担心我。要是葛城你可以收回贬低D班的话，那我倒是很欢迎。”

“原来如此。对隶属D班的你来说，无法接受被人无礼地对待呢。我班上的确有不少瞧不起D班的人。不过，因为无人岛的那件事，那种看法毫无疑问地被改变了。”

虽然葛城做出认同D班、认同堀北的发言，但还是马上恢复了一如既往的傲气。

“然而，我希望你别因为一次偶然的成功，就认为我们已经地位相当。”

“你这是什么意思？”

“无论是谁，都会有一次自己很满意的成绩。你最好不要因为自己的战略偶然成功一次就得意忘形。我希望你别忘记现在班级点数的差距还是很明显的。”

就算在考试中获得一定的班级点数，也并不能就这么简单缩短差距。

葛城把极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再次说出口。堀北当然也很清楚这点吧。

重要的是这并不是自己的功绩，现阶段堀北完全没有喜悦或者欢欣鼓舞的样子。她为了不让我的存在被发现，而硬是表现得态度高傲。

当然，这应该是因为她觉得这对自己有利吧。

“才入学没多久，我不觉得我和你有这么大的差距。这只是校方擅自评断并且分班而已。你别忘了这点。”

看见堀北这威风凛凛的气势，神崎应该会觉得自己刚才多嘴了吧。

“平田，你或许被卷入很不得了的组别了欸。”

“是呀。如果和葛城同学或者神崎同学同组，我想一场苦战一定会到来。”

“不，不只是这样。”

“咦？”

那家伙就像在强烈散发自己的气场，而用力踏着地板，走过神崎刚才经过的地方，前往堀北他们身边。

“呵呵。这里真是聚集了相当多个小喽啰欸。”

“龙园？”

葛城的语调冷静，表情变得有点严厉。神崎也绷紧了表情。

“你也是在这个时间被召集的吗？还是说，你只是偶然走到这里的呢？”

“遗憾的是，我好像跟你们时间相同呢。”

龙园率领了三名学生走过来。

这副模样酷似葛城，不过情况却完全不同。

尽管是小规模，但他们就像是国王和家臣。家臣露出非常畏惧的表情，并表现得安静、顺从。

“你们接下来要表演余兴节目给我看吗？以美女与野兽为题，怎么样？”

龙园交替看着堀北和葛城，小声咯咯笑。面对挑衅，葛城再度冷静地反击。

“我以为这组都是集中了成绩很好的学生，但只要看见你和你同学，我就知道或许不是这样呢。”



“成绩？真无聊。那种东西没有任何价值。”

“这真是令人遗憾的发言。成绩优秀与否，可是左右将来最重要的要素。你应该知道日本是个学历社会吧？”

葛城面对这种闹着玩的态度抛出了正论。然而，龙园也不可能会轻易认可。

这笨蛋说了这种话，你们怎么看？——龙园吃惊地用肢体语言如此传达给跟班。跟班们机械般的表示赞同。

“我不打算原谅你的蛮横。”

“啊？蛮横？你到底是在指什么啊？我没印象欸。说详细点嘛。”

“……算了。既然这次我们同组，应该也有时间慢慢说。”

他们没等考试开始，就即将展开龙虎对决。

“咦？平田同学？而且就连绫小路同学都在。你们一群人聚在一起，是怎么了吗？”

当我保持距离倾听大人物们的对话时，栉田露出好像很不可思议的表情走了过来。考试内容还没在D班里传播开来吧。

“难道说，栉田同学你也是八点四十分的小组？”

“嗯？小组？我不太懂欸。邮件中说要在这个时间过来……这里好像聚集了很厉害的人欸。”

栉田一面感到惊愕，一面对集合起的人们表示敬意。

“没问题吗，平田？我想这会变成一场相当严酷的战斗哦。”

“我一点也不介意哟。无论他们是怎样的人，我只要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

平田抱着彻底的正面态度如此回答。栉田虽然不了解情况，但这家伙的脑筋很好。她通过我们的对话以及集合的成员，就大概掌握了情势。她好像也从我在很早的时间就被集合的事，感受到我们都已经理解了情况。

“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考试会很不容易对吧？”

“是这样没错。你最好先做好心理准备哦。”

“啊哈哈，没问题哟。虽然这是平田同学说过的话，不过我也是只要去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好了呢。我也没怎么跟葛城同学或龙园同学说过话。真想像平常那样，和他们搞好关系呢。”

栉田对于即将到来的考试并没有表现出紧张或厌烦、喜悦或痛苦等情绪，而是如此答道。

“你如果想继续这无趣的话题，那就容我先失陪了。时间差不多了。”

堀北对龙园他们丢下一句冷淡的话，转身离去。

我最欣赏堀北的地方就是她不会作贱自己。精神层面脆弱的人，假如被对方当作绊脚石，或是假如被孤立的话，无论如何，想乞求对方原谅或者低头请对方让自己加入的倾向都会很强烈。而如果这是当场组成的小组，那就更是如此了。

不过，堀北一如往常，一点也不焦躁、不为所动地待在那儿。

“看来不用我担心了呢。”

当然，虽然不知道她能和那些对手交战到什么地步，但是即使如此，她应该也不至于会受挫吧。

“你好好加油吧。”

我对接下来要和那些家伙互相竞争的平田同情地说道。

千差万别的想法

早餐时间。我避开人气自助餐，朝着甲板方向走去。位于甲板的咖啡厅“Blue Ocean”早晨几乎没有学生的踪影。我在那间咖啡厅里阴影遮住而且没有人烟的深处桌位坐着等人。现在是早上七点五十五分。

在约定时间前大约一分钟左右，那名人物就一如既往地摆出那张没有丝毫感情的扑克脸出现。

“你还真早呢。”

D班同学堀北铃音。她是我的同桌，也是我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其中一个朋友。然后，还是个多少知道我背后隐情，非常有才干且棘手的人。

“我可是等了一个小时。”

我故意捉弄她。

“现在还没到约定时间，所以没问题吧。就算你想提前十个小时等，也都不关我的事。”

嗯，我不该开玩笑的，这只会显得自己很没趣。

“……你什么也没委托我做，这样好吗？”

“嗯，现在没有必要。比起这个，我们来继续昨天的话题吧。”

堀北不喜欢通过手机对话。昨天收到我的信息后，她并没有和我报告自己的情况。她唯一发的消息，就只有在这里会合。

如果这是个为了叫我出来的策略，那还真是相当了不起。

“所以说，被学校召集以及考试说明，两组都是一样的吗？”

“和你所说的完全相同呢。十二个组别、四项结果。还有早上八点会发送邮件宣布优待者。若要举出不同，大概就是负责说明的老师不一样吧。”

“你的小组组员人数是？”

“你要是看了一定会很惊讶。因为这极端到让人不觉得是偶然。”

堀北这么说完，就有点忧郁地递给我一张纸。看来她好好记住了其他班的成员，做了笔记。我收下纸张，看了看组员清单。组名是辰，换句话说就是龙。当我看到上面记载的人时，就明白她为什么这样说了。

A班：葛城康平、西川亮子、的场信二、矢野小春。

B班：安藤纱代、神崎隆二、津边仁美。

C班：小田拓海、铃木英俊、园田正志、龙园翔。

D班：栉田桔梗、平田洋介、堀北铃音。

首先，从D班选出的果然就是平田和栉田。他们是代表班级的两名优等生。除去太过高傲的这点，堀北毫无疑问也是与这两人不相上下的人才。老实说，这应该是目前D班的最强组合吧。虽然我以为应该会

再多加入一名组员，但好像并没有这样。光就潜能来说，高圆寺拥有压倒性的实力，可是就算他加入这组应该也无法成为战斗力吧。

我不知道那家伙在哪一组，也不知道他有没有在指定时间去房间。

“原来如此……把这个编组视为必然会比较好。”

A班是葛城，而B班选出的是神崎，C班则是龙园。每个班的代表学生都在这个小组。

这就像是足球联赛预赛里面的死亡之组。

“不过也有一些不自然的地方欸。”

B班的一之濑不在龙组而是在兔组，让我感到有些不自然。

“你是指你小组里一之濑同学的事情吧。不过，真正知道她有多优秀的应该也只有B班吧。领袖资质和优秀程度是不成正比的。”

“你是在说你自己吗？”

我被她锐利地瞪了一眼，于是就移开了视线。不过堀北说的话也有一番道理。

我们并非完全了解一之濑的能力。

例如，她的成绩意料之外地不是很好——这也有可能呢。

“十二个小组是按照一定的规律来分的吗？绫小路同学和轻井泽同学的成绩相当……难道是按照学习成绩来分组的吗？啊，不过幸村同学的成绩与高圆寺并列在前呢……”

堀北一边回想期中、期末考的成绩，一边开始推理。

“我和博士，还有你和平田之间都多少有差距吧。这无法消除不自然之处。”

如果学校纯粹按照成绩分组，照理高圆寺应该会在最前面。当然分组与成绩有关这一点应该错不了，我们把它看成是附加要素吧。可以的话，我真希望可以看其他组的名单，事先知道规律性。

“不管怎样，要统率这个小组并抢先取胜都会很辛苦呢。”

组内若聚集了这么多能力广受好评的人，对稳健派的堀北他们来说，不能说是很有利。尤其她和龙园水火不容，我可不希望他们互相碰撞……

可是就算我把这点告诉堀北，她也不会轻易接受我的建议，所以我还是保持沉默吧。反之，我觉得堀北和葛城那种性格易懂的人之间，应该会有场很好的对决。

他们之间纯粹是靠脑力就获胜的单纯关系。

“差不多到指定时间了呢。真的会收到邮件吗？”

早上八点，我们的手机连一秒的误差都没有几乎同时响了起来。我们随即确认收到的邮件。我们两个几乎同时读完内容。堀北接着毫不犹豫地横放手机，将屏幕朝向我这里。我也把手机朝向堀北，两人一面互相比较画面，一面确认详细内容。

经过严正的调整，你并没有被选为优待者。请你以小组一员的身份来行动并且参加考试。考试将于今天下午一点开始。本考试将从今天起举行三天。龙组的学生请至二楼的龙房间集合。

我和堀北的邮件内容几乎完全一样。

不同组别当然就会有一部分不相同，不过剩下的段落都列着相同内容。

“文字一样。总之，假如被选上优待者，邮件上就会是‘你被选中’吧。”

我边收起手机，边端正坐姿。

“看来我们两个都没被选为优待者呢。不知该高兴还是该悲伤。”

“是啊，毕竟若是优待者，根据其做法，做出的所有选择都会被原谅。”

优待者无疑是压倒性地占优势。

只要贯彻扑克脸就有可能获得五十万点。

“话说回来，这真是封让人不高兴的邮件呢。这种说法仿佛是在说我没资格当优待者一样。”

尽管隶属死亡之组，她也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吗？真不愧是堀北啊。

“这场考试……有没有被选为优待者，将会有很大的差别。优待者之外的学生，全都不得不为了找出优待者而奔波。而且，校方说不会有缺点，但那是骗人的。优待者如果不在自己的班级，就会有很大的可能与其他班级拉大差距。”

正是如此。D班什么都不做的话，虽然也不会被扣分，但最终在班级点数上就会产生很大差距。我们在无人岛上缩短的差距很有可能被再次拉大。

“领袖水准的家伙们都已经构想了数个战略。如果不事先就定好如何在这场考试中取胜的计划，那情况可能会变得无可挽救。”

“我知道。”

堀北仿佛在表示“这不用你来说”，用有点焦躁的眼神看着我。

我也想好了如何应考的方案。

只要把自己的小组成员与考试构造结合起来思考，自然而然就会看得见考试结果。

“……你看得见这场考试的结果吗？”

堀北观察着我的表情，有点客气地询问道。

“连名字都不知道的学生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如果不直接见面，也会有忽略的地方呢。不过，我认为自己已经想到通往胜利的方法了。”

只不过，这当然不是能够胡乱实行的作战。

我必须斟酌为了达到目的所累积的各项要素，还有开始着手的时机。

“我会期待结果的。”

“我也是。”

话说回来，这还真是让人感到奇怪的邮件欸。“严正的调整”是指什么？

这独特的措辞应该不是偶然。真岛老师也说过同样的话。

换言之，优待者是经过调整才选出来的。也就是说被选上和没被选上者之间确实有差距。

我隐约有点在意“调整”这个措辞。但现在知道的只有每组都有一名优待者，换句话说，就是一共十二名优待者。

“作为参考我想问一下，你现在最戒备的人是谁？从开学到现在，我想各班的主力大致上都已经弄清楚了。”

堀北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与这场考试的本质有些不一样的地方去了。她被分配到最严苛的组别，所以这也无可厚非。

“是龙园。”

“你真是毫不犹豫呢。”

“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选项。”

“葛城同学呢？正因为有他在，所以A班在无人岛才会马上就占领了主要的据点。还是说，以你看来他是个不值得戒备的人物呢？”

“以高一学生来看的话，他当然非常优秀。假如你问我‘最优秀的是谁’，我就会回答是葛城吧。但我戒备的对象，绝对会是龙园。”

无人岛上的考试获胜班级确实是D班。龙园有不足之处也是事实。

龙园那家伙的想法有些地方与我相通，所以招数很好猜测。

但反过来说，龙园也有很大的可能性察觉我的意图。

我不想被他知道堀北的活跃表现和我有关。

“关于优待者，我有个在意的地方。校方的邮件中不是有个让人会觉得不自然的地方吗？就是这个严正的……”

堀北话说到一半，我就把食指竖在嘴唇前，打断了她的话。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天气真好呢，铃音。今天你也和跟屁虫一起吃早餐啊？”

两人组一边露出无畏的笑容，一边走了过来。

对方正是话题中心的C班龙园。另一人是……

“我不是劝你别擅自叫我的名字吗，龙园同学？还有……你被别人看穿自己在装乖，结果就跟着龙园一起行动。你还真是干脆呀，伊吹同学。”

龙园身旁有个女生用有点强势的眼神瞪着我们。她是和我同样都在兔组的伊吹澪。

“……”

虽然被堀北挑衅的伊吹好像很不服气，不过她没打算反驳，而是轻轻咬着下唇。龙园斜眼看着她这副模样，满意地露出洁白的牙齿。伊吹在无人岛考试中以间谍身份混进了D班。虽然最后她被堀北抓住狐狸尾巴，但听说她们直接拳头相向了。堀北强烈主张要是自己没有身

体不适是不会输的。不过哪方比较强，现在就先放在一边吧。总之，让优秀的伊吹闭上嘴的，就是眼前的龙园。他的态度就像是在嘲讽人。

“我想邮件已经寄来了。结果如何啊？你们当上优待者了吗？”

“我怎么可能告诉你。还是说要是我问你，你就愿意告诉我？”

“如果你希望的话。”

龙园坐在两张空椅中的其中一张椅子上。

“但在这之前，说吧。你是怎么在无人岛考试中取得那种成绩的？”

“不管你问什么，我都不会告诉你。”

堀北面对扰乱人的话语也以冷静模样应付对方，完全没有动摇。在她的动作中，完全感受不到半点虚假的部分。真是了不起的演技。虽然她本人不觉得自己是在演戏吧。然而，就算面对这天衣无缝的应对，龙园看起来并没有接受。

“总觉得有哪里不太对欸。从这家伙的报告来看，你在无人岛上并没有特殊的举动。”

“我还没有蠢到会被她看穿。她也只不过是让发烧的我陷入苦战而已。”

伊吹对这露骨的挑衅藏不住焦躁，而逼近了堀北。

“既然如此，我们现在就在这里再次交手吧。”

冷静的堀北对被粗劣挑衅刺激的伊吹说道：

“很不巧，我拒绝。如果要问为什么，因为暴力行为违反考试规则。如果你要打过来，那我就会不客气地告诉校方。即使如此你也无所谓的话，那就请便吧。”

“唔！”

伊吹用向前揪住堀北衣领的气势，缩短了与堀北之间的距离，不过她在眼看就快要抓到之前停手了。

要是在这里贸然作出暴行，一定会受到学校的制裁。

最重要的是，位居其下的伊吹在龙园面前无权任意行动。

伊吹就算讨厌龙园，也非常器重他的才能。正因如此，她上次当间谍潜进来时，才会遵从龙园的判断行动吧。

“难得有这个机会，我就点杯咖啡吧。若是现在的话，喝起来会很美味。”

堀北罕见地心情不错，向店员点了一杯咖啡。她也顺便帮我点了一杯一样的咖啡。龙园他们没有要离开的样子，还想继续之前的话题。

龙园沉默地观察着堀北。等咖啡送来之后，他便再次开口：

“看昨天的情况，葛城相当戒备你欸。”

“这也没办法呢。因为他没想到D班的我会拥有这般实力。这点你和伊吹同学也一样吧？正因为你戒备我，才会来偷看我的情况。不是吗？”

“我不否认。我来这里确实是为了确认你的实力。”

“我想也是。”堀北说完就喝了一口咖啡。她表现得煞有其事，真是不可思议。

“我和葛城的想法不同。我猜有其他人掺了一脚呢。”

“要怎么想都随你便，不过你有什么根据吗？”



“无人岛上的考试，以及其结果，还有过程。只要了解考试内容，这些就都不是很困难的事情了。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想到这种办法，并且可以付诸实践的人是很有限的。不像是你这种书呆子能想到的战略呢。”

“要怎么想都随你。可是你知道我定下的战略是怎样的内容吗？无人岛上的考试中，我们被告知的就只有结果。如何获得、失去点数，都是保密的。”

对于总是冷静还击的堀北，龙园觉得既有趣又好笑，而露出了洁白的牙齿。

“葛城那家伙应该不了解吧。”

换句话说就代表着龙园了解。

“那么能请你说明吗？你要是答对的话，要我回答你也是可以。”

“如果是我能回答的问题。”堀北打算补充，龙园却无畏地笑了出来。

“考试结束时，我虽然写下了你的名字，可是结果是错的。理由只有一个。考试结束前，领导者变成了别人。除此之外没别的理由了。”

“你以为这样就算是看穿？这种事只要动下脑筋思考谁都知道。就算是那个你瞧不起的葛城同学也是呢。”

“嗯。不过，那家伙认为一切都是你一手的计划。可是真的是这样吗？在我看来，你变成领导者以及弃权都是意料之外。说起来，要

展开那个作战，就需要像伊吹这种其他班的人物潜入自己的班级，为了知道领导者身份而花时间确认卡片的存在。这可不是一开始就能构思好的战略呢。”

“你就不觉得是我采取的保险手段吗？以防万一，可是基本中的基本呢。我在伊吹同学来D班前，就已经把这件事情也纳入考虑了。仅此而已。尽管你信心满满，却漏洞百出呢。我对你的发言一点都不吃惊。”

“最要紧的是，那名更换的领导者是谁。我推测那名领导者就是在幕后与你有所牵扯的人呢。”

龙园如此断言，接着一面看着堀北，一面静静观察着我。

我不知道他认真到什么程度，但我要是在此表现出动摇，就会被一举攻破。

“我不太能理解呢。很不巧，我并没有像样的朋友。如果硬要说的话，顶多就是眼前的绫小路同学。我老是被他扯后腿，很难说他是我的协助者呢。这也是个悲哀的事实。”

堀北借由刻意强调我的存在感，反而帮我撇清了关系。

“如果我要变更领导者，他不就是最有可能的吗？”

“原来如此啊。”

龙园看了我一眼，随即别开了视线。

“哎，再怎么说也不会是这个跟屁虫吧……”

“你有什么根据吗？”

“和你联手的家伙相当聪明，但是这家伙并没有留下什么了不起的成绩。假如他拥有突出之处，也很值得怀疑就是了。”

“看来你好好调查过D班了呢。话说回来，绫小路同学，他可是相当瞧不起你呢。你不反驳吗？”

“要是我可以反驳的话早就反驳了。”

看来我的懒散品行奏效了。不知道龙园 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对我的基本成绩有所把握。但如果我的学习成绩、体育能力，外加沟通能力都是中等或者中下的话，也不会得到他的关注。

成绩是客观且实际的东西，所以没办法蒙混。

“抱歉，你说有幕后黑手的这件事，我只能说你猜错了。因为，这听起来就只是小孩子不高兴自己想出的作战计划被识破而找的借口。被女人看穿底牌，是件很丢脸的事情，对吧？”

“哈哈，确实如此呢。我想都没想过会被你看穿。我就坦率地承认结果和我料想的不一样吧。老实说我很惊讶呢。”

龙园 对情况没有按照作战计划进行一事笑了出来，一点都不觉得难堪。不仅如此，他还说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话。

“正因如此我才觉得遗憾。我很喜欢突袭或暗算这类战术。虽然我被你竟然会采取这类战术的意外性给打败，但这还真浪费。无论是铃音你，还是背后掺一脚的家伙，这实在是很愚蠢。你们不崭露头角，在私底下活动。可是现在就已经开始采取了行动。换句话说，你们太早让敌人看见你们的战略了。D班在班级间的点数竞争上已经慢了一两步。既然这样，该行动的时间点就应该在更后面。而且，你们也应该等到决赛再行动。也就是说，你们在野外求生考试上的行动，就

像是在胜负未知的最初局面上使用了王牌。你们别以为同样的手法会轻易行得通。你去跟你们的王牌这么转答吧。”

“这可真是相当亲切的劝告呢。”

“我可是很慈悲为怀的。”

“你无论如何都认为除了我以外还有个幕后黑手吗？”

龙园没回答这个问题。他没有根据，也没有确凿证据，却对堀北说的这句话没有疑问。要说为何，因为这个叫作龙园的男人比任何人都更相信他自己。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接受别人半点建议或者责备。他想在这次对话中进行确认，但失败了。

他只是想和堀北闲聊，度过有趣又好笑的时光吧。

龙园拿出手机，擅自把手机背面朝向堀北。

镜头对准堀北，喀嚓一声，拍了一张照片。

“这是偷拍。”

“别这么说嘛。我告诉你一件好事。”

龙园让我们看他擅自拍下的堀北臭脸照，然后满意地收起手机。

“D班里除了你，毫无疑问还有个很聪明的家伙。”

“这根本不是好事。这件事情怎样都无所谓。如果你已经擅自做出结论，干吗专程来问我？”

“通过对话也能掌握一些情报呢。总之，能和你说上话真是太好了呢，铃音。这是场游戏。我马上就会查清楚在背地里行动的家伙。

包括那个跟屁虫在内，所有人都是调查对象。”

“我懂你被我抢先一步的懊悔心情，但为什么你会这么执着呢？你应该还有其他对象要紧惕吧？例如B班的一之濑同学或者A班的葛城同学。还有个叫作坂柳的人。比我优秀的人不是有很多吗？”

堀北对把矛头指向D班的龙园，抛出理所当然的疑问。

“我已经知道他们的实力了。要我说的话，葛城和一之濑都不是我的对手。换句话说，只要我想击溃他们，我随时都办得到。”

“那么坂柳又怎么样？”

说出这句话的不是堀北，而是伊吹。

看来伊吹自己也想确认这件事。至今都没有语塞的龙园，首次沉默了一下。

“那女人是最后的佳肴。现在吃掉是浪费。走了，伊吹。”

龙园起身，带着伊吹离开了。

“堀北，你还真是一举成为话题人物欸。”

“我就不必说这是谁的责任了吧？”

“怎么，你不满意吗？”

“我并没有不满。我只是不喜欢你那种挖苦的说法。我原本就猜到自己会因为以A班为目标而受到注目。”

“那就好。算了，这就先不说了……好像不太妙欸。龙园果然是个无法用普通方式对付的人。”

“是吗？他不是因为不满被我看穿的这件事实，才来套话而已吗？我不觉得他会怀疑到你身上。再说，就算被识破真面目，困扰的也只有你。”

我当然也是遭受怀疑的其中一人，但最要紧的不是这件事。虽然现在无法得知龙园在想些什么，不过我把他在这个时间点出现当作是种危险。

“你说不定被监视了呢。这时机也太巧了。”

“……这意思是我被伊吹同学监视了吗？因为我很少外出，她如果是在房间门口监视，那会是件让人昏倒的事情呢。”

“他们在监视你，又或者是你偶然被发现行踪。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反倒省事了呢。”

伊吹身上看不见疲劳的模样。这也可能是别人在监视，不过从龙园带着伊吹这点上看，伊吹应该也牵涉其中。

这样的话，他们就是猜测“堀北今天早上八点会离开房间”。

从这里推出的结论就是龙园已经开始利用这次新的考试来拟定下次的战略。而堀北最先会合的对象就是我。

至少我在那家伙心中，已经被当成嫌疑犯候选人了吧。

“这是个失误啊……”

我虽然知道那家伙是个和我类似，而且脑袋聪明的人，可是我好像想得有点太天真了。我们在这次对话中，或许给了龙园超乎想象的巨大提示。要是我有沟通能力，就可以避免直接见堀北的风险了……

“你想太多了。谁也不会认为你在幕后参与。虽然他刚才也说过了，不过你在第一学期立下的凡人功绩，可不会轻易动摇呢。”

虽然我不知道这是褒是贬，但这部分确实很重要。

因为就算他再怎么调查我，我也没有任何突出之处。

通常不会有人无意义地贬低自己。我应该在龙园的戒备目标之外。即使如此，从我是堀北最亲近的人物这点看来，我毫无疑问正受到他的瞩目。

再说，既然伊吹跟我同组，至少我会被她给盯住，要自由行动会非常困难。

现在学生们开始慢慢出现在甲板上，我站了起来。

“先结束讨论吧。我有点困，先回房间了。”

我以为她会向我寻求某些建议，但堀北很有骨气地如此说道：

“现阶段只凭讨论也没进展，我们只能各自往前走了呢。那么辛苦了。假如有进展，再麻烦你告诉我。”

堀北就算被强力阵营围攻也会战斗下去。伙伴契合度就姑且不说，不过若对象是平田和栉田，他们应该可以顺利与堀北合作。

我先回房间睡到中午吧。

虽然说考试已经开始，可是现在时间还没到，也没什么要做的事。

“让你们久等了是也。嗝！在下午餐吃了三个鳗鱼盒饭，结果吃得实在是太饱了呢。在下明明就打算节食，但却失败了是也。”

博士啪啪地拍打着比平时都还鼓的肚子，缓缓走过来。

这态度真不让人觉得他是那种想节食的人。

因为我和幸村同寝室，我们就一起出发了。

“接下来就要开始考试了，你还真是漫不经心欸。我反而都没怎么吃。”

“这样使不出体力，就会是个困扰旗了吧？”

“……我早就想说了，你能不能不要用那种奇怪的措辞啊？”

从不能接受博士语气的人看来，心情确实就像被施了咒语一般吧。不过习惯之后倒也不会去介意了。

倒不如说，他偶尔改变说话方式，对话还会很有趣。然而，如果我现在说出来，会招惹幸村的反感，所以我就先不去管他们了。

“您不喜欢‘是也语调’吗？幸村殿下您偏好什么呢？”

就算奇怪的措辞惹人生气，但他一点也不为所动，继续说道。

“我没有偏好。我是要你正常地说话。”

“OK。现在开始，我就是最弱小却又最强大的主角。我要扮演平时没干劲，但其实拥有足以破坏世界力量的超人。我要赶上现在的流行！”

不知道博士是想到了什么。他好像觉得自己彻底成为了谜样设定的角色。我已经没办法理解他话里的内容。假如这是漫画，幸村的眼镜可能都出现裂痕了。

幸村随即放弃纠正博士的措辞，迈步而出。

我们快步地追了上去。

“绫小路，我有事想问你。老实回答我吧。”

博士好像自以为变成了某个主角。他的声音和表情就宛如高仓健[2]。我把不禁想称呼他为健先生的心情忍了下来。

“你想问的是？”

“我想知道你喜欢哪里的方言。当然，我问的是如果由可爱的女主角来说，会让人听得很开心的方言。”

他只有说话方式变得帅气，内容和平时却没有两样。

“呃，我好像没有特别喜欢的方言欸。”

毕竟我在东京出生，而且在东京长大。

“难不成你不具有觉得方言很萌的属性吗？”

在这所学校里，究竟有多少学生具有这种属性呢？不过，这也算是抵达指定房间前的消遣。我就在此稍微附和他吧。

“那博士你有吗？喜欢的方言。”

“当然有。那么我就用排名形式发表吧。第三名是‘但是，工藤！[3]’，是大家熟悉的关西腔！虽然容易给人带来严苛和难听的印

象，但果然是王道方言。可说是兼具搞笑及俏皮，且不可或缺的方言。第二名是身处雪国的美少女——北海道方言！像‘不会啦！[4]’等独特说法，绝对会萌死人！在二次元里没那么广为流传的这点，在我心中排名第二！”

糟糕，他说的意思我几乎都不懂。

博士在我整理完思绪前，就擅自打算进入最后的发表。他震动嘴唇，发出“嘟噜噜”的计分音效，然后这么说道：

“第一名是从幼女到成熟女性都很适合的博多方言！从‘你很喜欢对呗？[5]’，到‘你喜欢我吗？[6]’，等等，不仅变化广泛，而且还有‘我喜欢你哟！[7]’这种针对狂热爱好者的说法，可说是种广泛且多样的方言！这就是我的前三名！”

很悲伤的是，我无法理解他话里的内容，只有热情成功传达了过来。也算是打发了时间。我们总算抵达二楼的房间，房门上挂着一张写着“兔”的门牌。大家是同时间开始考试，所以走廊上挤满了学生。即使如此也能容纳所有人，而且不让人觉得拥挤，应该是因为船只规模很大吧。

“要胡闹昨天已经是最后一次了。接着我们必须为了自己、为了班级而战。”

我想这主要是针对博士做出的发言，但我也对幸村的话点头表示同意。

“……唉，不管看几次，我还是觉得这是个最糟糕的团队。”

盯着我们进房间的一名女生双眼往下看，移开了视线。她当然就是D班的“美少女”轻井泽。包含这名少女在内，房间里有十一名学生

已经坐在排列成一个圆圈的椅子上。从空椅数量可以知道我们是最后进房间的人。虽然从清单上的名字无法知道对方是谁，除了一之濑和伊吹，其中还有一名我曾见过的学生。无人岛考试的时候，这个A班男生对偶然遇到的我提出背叛D班的提案。而剩下的男女生我都不认识。

这种与其他班合作的关系，是在校方要求下才形成的。

不只是D班，其他班级应该也很困惑吧。站着也很不自然，于是我们就在空椅上坐了下来。基本上我们都依班级聚在一块，但轻井泽和伊吹就像是离群孤立一般，跟大家稍微保持了距离。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了，绫小路。你有什么在意的事情吗？”

“啊，不，没什么。”

我还以为轻井泽看见伊吹的瞬间铁定会逼问她。因为在无人岛考试中偷走轻井泽内裤的犯人，正是眼前的伊吹。

我以为她马上就会展开报复……可是轻井泽好像比我想的还安分。还是说，她们已经清算完毕了吗？

不，无论是哪一种，完全看不出轻井泽的愤怒还真是不自然。

这种疑问也不可能有答案。不久，考试开始的船内广播响彻房间。

“那么接下来开始进行第一回合的小组讨论。”

广播简单明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发言了吧。

当然，在组员身份不明的小组里，谁都不打算率先发言。寂静而又讨厌的沉重气氛蔓延开来。名为一之濑帆波的少女一面轻轻微笑，一面观察着这个情况。

她看了一圈确认谁都不做发言后就站了起来。

“好吧！虽然我已经大致上知道各位的名字，不过学校也有指示，我觉得先自我介绍会比较好呢。而且，说不定也有彼此是初次见面的人。”

看来她马上就以领袖、主持人的身份出面了。任何人都会对此憧憬，不过率先引领团体可不简单。彼此之间若是竞争对手，那就更不用说了。

一之濑不讨厌这样，反而很开心似的。A班学生们也藏不住惊讶，我感觉他们有点不知所措。

“事到如今还有必要自我介绍吗？而且，我不认为校方是认真的。想要自我介绍的家伙可以自己站起来，不是吗？”

“如果町田同学你想这么做，那我也无法强迫你。不过，这房间的某个地方或许有设置收音麦克风哟。到时候不利的就会是没做自我介绍的人，而且这说不定还会变成整个小组的责任呢。”

换言之，要是对小组不利，所有人都会伤脑筋。

被这么一说，叫作町田的A班学生也不得不屈服了。

以一之濑的自我介绍为首，大家开始绕一圈按顺时针进行自我介绍。正因为我在入学典礼那天自我介绍失败过，所以我在这里试着鼓足干劲。可是，结果我还是重复了入学典礼时的失败。

“呀！绫小路同学。我们同组欸，请多指教！”

一之濑对我抛出这种可以当作是安慰、慰劳的温柔话语。我接着坐了下来。在所有人都做完有点简短的自我介绍之后，一之濑再次开口说了话。

“那么，这么一来就完成学校的任务了吧？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要如何进行下去。如果有人不喜欢我担任主持人，能请你们说出来吗？”

“可以随时替换我。”一之濑如此表示。

假如在她这样说完后出面自荐，那接着当然就会担下主持人工作。应该也有学生对一之濑的做法感到不满，但他们好像害怕带头说话，或许之后会有出面的机会，所以没有举起手。

“既然没有异议，那就由我来进行喽。首先，在考试正式开始前，我认为如果我们有不明白之处或者疑点，以及在意的地方，大家就应该一起讨论。否则沉默就会一直持续下去。有人有疑问吗？”

很令人感谢的是，一之濑提议安排问答时间。可是大家都对发言本身抱有反感，还是没有人举手或出声。

不熟的人们聚在一起，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能否在此无所畏惧地展开行动，应该也是个考验领导者素质的时候吧。一之濑手叉腰，以坚毅从容的模样绽放笑容。

“我有事想问大家，这是一件我想要以‘大家都不是优待者’作为前提来询问的事情。你们是否认为这场考试全体通过，也就是追求结果一才是最好的方案？”

“什么呀？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对问题意图似懂非懂的轻井泽说出疑问。她甚至没有察觉到，小组里的组员能力强弱，就因为这个普通问题而定了下来。然而，幸村，还有C班名为真锅的女生也跟着附和。他们就像在赞同轻井泽，回答合作是理所当然的。

可能的话，谁都会想以结果一通过考试。B班一名男生，就像是在回应一之濑的提问，而慢慢举起手来。清爽的蓝发轻轻摇曳。他是个体格瘦弱，长相有点中性的少年。我记得他的自我介绍，他叫滨口哲也。

“我当然也予以肯定。既然我们都组队了，我想合作也是当然的。”

话说回来，这是个很不错的问题。虽然部分学生没有察觉，但假如对方把这听成是无心的问题，就表示这个人不会是优待者。她一面确认大家有没有抱着积极、团结的态度，同时强迫优待者说谎。

对方如果顺利中计，那在这阶段说不定就可以锁定目标。

只凭这个问题就百分之百断言谁是优待者，当然很危险。轻井泽最早肯定一之濑抛出的话题。接着是幸村和真锅，以及B班的滨口。就算当中混着正大光明说谎的优待者也不奇怪。

我为了不中断这个趋势，也为了小心不破坏场面气氛，接着说道：

“我的意见相同。我们都难得同组了，再说我也很缺个人点数。可以的话，我希望大家一直合作下去。博士，你呢？”

博士吃太撑肚子不舒服，因而一直用手摸着肚子。他听见我问话，就震了一下肩膀。

“当然。我也想要点数，所以我会合作。”

博士还持续扮演着他那谜样的角色设定，而用我听不习惯的语气答道。

由男生组成的A班一行人，用疑问的眼光观察博士的这副模样。

他们就像是在观望小组里每个人的样子，而用沉着的态度提醒大家。

“一之濑，你这问题不是很狡猾吗？假如‘自己不是优待者’的话，当然就会想去期待有好处的小组报酬吧。一般来说也不会有人光明正大地扬言自己会背叛。这样的话，你简直就是要阐明优待者与坏人。我实在不认为这是合适的问题呢。”

散发强烈存在感的男生町田用严厉的口吻说道。

相较于理所当然般听从一之濑意见的D班或C班，他明显很不一样。他对一之濑的发言抱着疑问，批判这就如同诱导式的盘问。

滨口听见这些话，就迅速且冷静地反驳町田。

“以考试来说，这应该是很恰当的问题吧？一之濑同学也没有说出必须老实回答这种威胁的话。你不愿意的话，不回答就好。”

滨口以冷静的观点箝制A班学生。

看来唇枪舌战早已开始。町田对滨口的反击不为所动。

“这样啊，确实如此。不愿意的话，只要不回答就好了呢。那么我们A班全体都保持沉默。”

町田双手抱胸，看着一之濑。A班的其他两人也贯彻了相同态度。其余尚未答复的学生，每个都受到其影响，而决定维持缄默。

“这是有点苛责的问题吗？”

一之濑对意想不到的抗拒反应露出有点伤脑筋的苦笑。

“不，我认为一之濑同学你的问题极为普通。只是他们的戒心比想象中还要强。不过町田同学，能请你告诉我，所谓合适的问题是指哪种问题呢？讨论喜欢的食物或者兴趣，我想跟考试也不会有任何关联。既然你要否决这个问题，又没有替代方案，那以我方立场来说，这也很难以接受。”

“替代方案？我才没有呢。”

町田间不容发地否定了滨口的意见。

“关于一之濑同学提出刚才的问题，我也不清楚。不过，我认为讨论才是这场考试唯一通往解决的道路。你们要这样贯彻沉默的话，考试不就会只有我们在讨论了吗？我希望你们至少一起思考我们应该讨论怎样的议题。”

就像滨口所说的。假如完全交给别人并且保持沉默，那我们就会无法锁定优待者。町田应该也很清楚这点，可是他却维持戒备，不作答复。

“这样的话，虽然不是我的本意，不过根据情况不同，我们将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来决定到底谁是优待者。大家会怀疑不愿回答

问题的人，说不定还会乱猜优待者。这样你能够接受吗？”

一之濑纯真地从正面向前冲撞名为A班的城门。堀北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决定性的差异就是一之濑可以和周围人携手团结。她会一面获得周遭赞同，一面战斗。因此她在这种情况下会发挥非常强大的力量。实际上，既然超过半数都已经跟随一之濑这方，那一之濑就握有这个场合的主导权。这看似简单却非常困难。就我所知，除她之外这所学校没人能这样做。葛城或龙园 他们应该也都办不到吧。过于为伙伴着想的平田或栉田也没办法。

“你这是威胁吗？”

“别误会哟。我们只是想讨论而已。虽然要说什么、要回答什么都是自由的，但我希望你们可以积极参加到这场考试中来。”

町 田看起来无法理解，并难以想象似的喃喃说道：

“这场考试真的可以通过讨论解决吗？难道你认为优待者会在讨论过程中轻易承认身份？还是说，只要从头到尾低头拜托，优待者就愿意告诉大家自己的身份？”

原来如此啊。看来A班的战略已经定好了。从语气推测，我不认为这是他刚才独自想到的战略。我在町 田身后隐约看得见某个男人的身影。

“那么，你有其他办法吗？”

十之八九是没有。正因为一之濑这么确信，所以她才会提问。

然而，对A班而言，这正中他们下怀。

“有。这是个简单的可以为大家带来好处又能通过考试的方法。”

A班学生既不烦恼也不犹豫，如此开口。

一之濑和滨口对这句话也藏不住惊讶。

“那你能告诉我吗？你所谓的方法。”

“当然。毕竟我们同组呢。”

町田说出自己，不……是说出感觉好像是A班全体想到的作战方法。那是极为单纯的方法。

“我们推荐的应考方法……就是从头到尾都不讨论。”

内容就连轻井泽或者博士都可以轻易理解。

“这想法还真独特。你说不讨论，那么如何攻克这场考试呢？你允许无人知晓的优待者就这样获胜吗？”

对于A班的方法，滨口抢在一之濑发言前插嘴。

“是的。不做多余讨论来结束考试，才是通往胜利的捷径。”

“一时之间真叫人难以相信呢。这样的话，就算A班被大家认为有优待者也是没办法的事情。难道你们在这个阶段就共享了优待者的情报，并且打算保护其身份？”

自己班上有优待者——只要共享这个秘密，就没必要参与讨论。滨口的意见应该是任谁都会怀有的疑虑。

“优待者在哪个班级，这种事怎样都好。只要不进行讨论就绝对能赢。这就是葛城同学提倡的做法。”

“葛城同学？原来如此呀。”

一之濑听见葛城名字的瞬间，好像也得到了一个答案。町田开始对不知所云的幸村他们进行说明。

“这场考试只有四种结果。大家应该都还记忆犹新吧。因此，我想请所有人思考。各位认为这场考试中，最想避免的结果是什么呢？”

町田像是在询问答案，而随意指名似的对轻井泽抛出这句话。

“呃……小组中有人识破优待者身份，并且背叛大家？”

“正是这样。叛徒的出现，一定会导致小组败北。叛徒答对也好、答错也好，无论哪种都是小组败北。那么反过来说，除此之外的情况会变得怎样？”

“你的意思是说其他结果不存在负面要素吗？”

“对。剩下两种结果中没有缺点，不会缩短或拉开班级点数的差距，优待者还会获得大量的个人点数。再者，我们也不必特地找出优待者。我们会因为讨论而去怀疑周遭每个人都可能是优待者。我认为犯下错误才比较危险。”

“在一定程度上，这个办法确实可行。但既然不知道优待者在哪个班级，班级之间的点数差距也有扩大的可能性。假如优待者的分配很集中，都固定在一个班级呢？好几百万点就会流进那个班级。这对班级点数应该没有影响，但是大家应该都察觉到个人点数的重要性了

吧。连讨论都不进行就要接受那种结果，到时大家一定会深受打击吧。”

假如变成滨口所担心的那样，这就会成为一个大事件了吧。

个人点数在这所学校里也有各种使用方式，会变成平时的零用钱就不用说，还可以购买考试成绩，甚至拥有能够升上A班这种万能力量。既然不清楚优待者的班级分配情况，就不可能实践这种作战。这就是滨口的主张。

然而，这招对A班同样也不管用吧。如果对象是葛城，那他应该已经察觉到学校安排的“结构”。若不是这样，他就不可能提议这项战略。

“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学校不可能进行不公平的分配。考试开始之前，学校还不停地强调公平性，强调到让人厌烦。虽然我们没办法无视‘小组只存在一名优待者’的事实，可是这并不太重要。‘每个班级的优待者人数都一样’这件事实才重要。假如允许优待者集中在特定班级，那么在考试开始的时间点就会产生莫大的不公平。这有可能吗？不，不可能。上次的无人岛考试，学校也维持了公平性，对吧？A班和D班的起跑线都一样。这点毋庸置疑。”

葛城提倡的是——因为各班优待者人数相同，所以没有必要寻找。因此才要大家都不作讨论，让所有班级都获得相同点数来结束考试。

滨口对意想不到的提议一时语塞。

“的确……学校强调公平性是事实。只要相信这点，我认为这想法确实没错，但即使如此，这还是不可靠呢。”

尽管很勉强，但滨口的回答已经竭尽全力了。

学校不会贸然把优待者集中在一个班级。这推测很简单就能做到。

“我想你也了解。进行讨论然后欺骗、击溃对方，会导致小组关系变得乱七八糟吧。你想想。找出优待者并且全体答题正确，或是叛徒独自获胜的作战，报酬确实很诱人。然而，我们也会背负较大的风险。在这场不透明的考试中，我们一点也不必勉强自己。”

“是呀，我认为你们说得没错。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办法。”

一之濑肯定并接受葛城拟出的作战计划。町田露出得意的表情。不过，一之濑没有全盘接受。

“但是，这计划如果要实践，可是会意外地辛苦欸。不对，这或许会比讨论还要更辛苦。不进行讨论、不怀疑对方、不背叛——全体一年级学生都必须遵守。而且，因为优待者的匿名性受到学校保障，因此这也考验着同学之间的信赖。虽然优待者只要在考试结束时出面，并在班上共享点数就好，但优待者不是也可能独吞吗？”

自己班级上有一部分学生成为隐藏富豪，这心情应该很复杂吧。

“我们A班缔结了完全的信任关系。这点我们一点也不担心。内部问题只要在内部解决就好。”

这作风很像是贯彻防守的葛城。这是筑起屏障般的战略，执行起来很辛苦而且难度相当大，但是可以取得看得见的成果。只要不讨论就好，是任何人都办得到的简单计划。这也能说是反过来利用学校计划的“摧毁考试计”。

“这样不也很好吗？在下觉得这没有任何问题是也。只要考试结束之后，班上再进行讨论、分享点数，应该就万事大吉了是也。”

博士不知为何回到了原本的语气。从他开始，C班也开始接受这个方法。名叫真锅的女生表示赞同。

“我也赞成呢。所有人统一答案可以拿到最多的点数，可是要是有人背叛或说谎，那就完了。通过讨论来找出优待者并不实际呢。”

幸村也继续做出思考的动作，但他没有要反对的迹象。不，应该说他讲不出反对的意见吧。

町田感受到大家的回应，于是微微露出洁白牙齿，笑了出来。

“原来如此。确实就如町田同学所说的那样。考试结束后的问题，是在于各个班级吧？”

一之濑双手抱胸，环视一遍自己的班级，还有D班、C班。

“可以让我询问所有人的意见吗？首先，赞成的人，麻烦你们举下手。”

D班的幸村和博士举起了手。除伊吹外，C班的学生稍微烦恼后，也都纷纷举起手。伊吹从考试开始前到现在都这样双手抱胸完全不动，而且也不做发言。

“伊吹同学，你觉得怎么样呢？可以的话，能请你告诉我你的意见吗？”

“没有，现在我没任何想法，你们继续吧。”

看来她不打算表达意见。她和C班三人的立场明显不同。

从真锅她们没有惊讶或觉得可疑看来，这应该是伊吹平时的态度吧。

“我知道了。这也是你个人的想法呢。那么轻井泽同学，你觉得怎么样呢？”

“我……老实说我有点不满意。就算会得到点数，点数会不会到我手上又是另一回事了呢。不过，就算讨论也不一定会获得点数……起纠纷也很麻烦。我就想赶快结束这种考试，然后赶快去玩。”

轻井泽的发言，意外地影响到其他学生。

“滨口同学，你们怎么想呢？”

“我们全权交给你。”

B班两名学生对一之濑的信任坚定不移，用力点点头。

“谢谢。那……绫小路同学，你是怎么想的？”

一之濑询问把答案保留到最后的我。

“这样不是很好吗？好像已经有超过半数人同意，而且我本来就不擅长讨论。”

我以赞成意见催促通过此案。不过……一之濑不可能就这样老实认同葛城的提议。

不，假如她在此轻易随波逐流允诺，B班的前途就会是一片黑暗。

因为葛城想到的战略中隐藏着让人难以接受的理由。

“那就这么决定了。”

“等等。町田同学的……不，葛城同学的方案确实不错。不用怀疑任何人、不用说谎、不需要互相伤害，而结果上大家就会平等地获得点数。我也了解许多人认同的理由。但能不能请你们好好想想呢？这项作战方案虽然让人觉得没有缺点，可是我认为这是只有A班才能实践的作战方案呢。我们看不见的缺点，正沉重地压着我们呢。”

沉入海中那艘名为“猜疑”的潜水艇浮了上来，海面溅起白色水花。

“看不见的缺点？那是什么？”

幸村没考虑到那部分，用很着急的语气询问一之濑。

“每个班级都存在相同数量的优待者。如果以这件事作为前提，我认为单在这场考试上，通过不讨论的方法，就能获得大量点数。换句话说，这样作战就只会有优点。然而，除A班以外的学生，不就白白浪费一次说不定可以翻身的机会了吗？”

“这……”

“我们不知道特别考试在毕业前会举行几次。我们和A班之间的差距也很明显。假如每逢考试就持续这种作战，班级的最终排名也会一直不变。”

我明显可以看出幸村听了之后表情就渐渐僵住了。

仿佛是在说——为什么我没发现这种单纯的事情呢？

町田巧妙地用言语诱导大家，让大家只会以“得失”这点来判断。

正因如此，幸村才会不考虑先后，就思索哪种办法比较有利。

“我没办法轻易浪费掉宝贵的机会。即使能够获得一定的成果。”

“看来一之濑同学已经得出了结论。我们也持同样的意见。”

“等等，一之濑。我知道你想说的话。但若是那样，对班级有利的结果就只有一种。就算所有人都答对，这组所有人只会平等地获得巨款。事情也不会变成你希望的结果。还是说，B班打算进行讨论并找出优待者，再马上背叛大家吗？你刚刚才问大家是否期望结果一。你说的话实在让人无法相信。”

“你说不会缩短班级差距，但这是不对的哟。我们这组中，D班和C班是四人，B班和A班是三人。换句话说，假如以结果一通过考试，差班不就可以缩短与好班之间的差距了吗？”

“的确如此。不过你们B班在他们之上，难道能接受这点吗？牺牲自己让差班获得利益，应该没什么好处吧？”

“若不这么做，也许就会让A班顺利取胜呢。万一优待者在A班，这就非常棘手呢。”

要是能确定A班没有优待者，一之濑也不必奋不顾身。

然而，只要有这个可能性，她就必须坚持讨论。

“我的意见也一样。让A班顺利取胜这想法可是不行的呢。”

他们在听到葛城提倡的方案时好像很惊讶，但从现在一之濑和滨口的语气看来，我应该把他们的焦躁态度，或沉思动作都当作是在装模作样才对。

要是不预先商量对策，是想不到这点上的。

正因为他们非常了解A班，所以才有办法说出那些还击的话。

这么一来，大部分举手赞成过的学生应该都会变成中立，或是倾向一之濑他们那方吧。

这场面就像是——一之濑率领的B班，和町田率领的A班之间的一对一厮杀。

D和C班，以跟随两方中的哪方作为主轴，专心聆听他们说话。

而那个主轴，现在应该靠向了B班。

“那么你们要反对这个做法吗？我丑话说在前面，A班的方针已经定好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会回应讨论。你们要团结起来讨论的话，就随你们便吧。”

A班三人站起来走到房间的角落里。

这代表着剩下的时间都随便我们。

现在A班成员恐怕都在所有小组中采取相同行动。葛城在第一天的讨论中，就使出可以说是“终极坚守作战”的招数。

这样一来，假如A班中有优待者，要找出来的话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之濑轻轻挠挠脸颊，然后坐在只剩下三个班级的学生围成的座位上。

“我不想把你们当作外人，但如果这是你们班级的方针，那就没办法了呢。啊，不过要是你们想参加讨论，可要说出来哟！”

虽然她温柔地搭话，但A班就像是已经没兴趣似的不作答复。

“A班不参加不是就没办法找出优待者了吗？”

对状况变化感到着急的幸村，逼问般地对一之濑抱怨道。

这态度真不让人觉得他到刚才为止都打算站在A班那一方。

对幸村来说，他不想让逐渐掌握住势头的D班吃亏。

“假如优待者就在A班，或许要锁定单一对象就会很不简单呢。不过，单论概率的话，优待者就有四分之三的概率在我们这边哟。再说，就算不晓得优待者是‘谁’，只要知道优待者‘在哪一班’，不就有办法了吗？”

一之濑判断只要先锁定优待者在哪个班级就好，而不是要一口气找到。不，正确来说，她想要知道优待者是否在A班里。

“他们拒绝讨论，那我就坦白说了。假如优待者在我们这三个班级里，我认为就算隐瞒到底，也都没关系。不过，如果优待者在A班，我希望你们可以在查明这件事的时候，同时去思考我们该怎么做。”

一之濑面对葛城的作战方案，大胆地强力出击。她告诉我们，希望三班结盟，缩小优待者的范围。

“……我无法信任你。”

拒绝这件事的人是幸村。接着，C班的真锅也表示拒绝之意。

“假如A班之中有优待者，那我们真的可以找出来吗？这不是很困难吗？”

“现在应该还不必想那么远吧。我认为先锁定优待者在哪个班级，这件事情才最重要呢。”

从优待者角度看来，三班合作的锁定行动应该很可怕吧。

“我突然想到，就这样持续对话的话，接下来说不定可以想出更棒的点子呢。毕竟考试才刚开始。要不要采取别人的方案，慢慢决定就好了吧。”

不管是否定町田，还是否定一之濑，找出优待者本来就是任何人都无法办到的事。

因为他们都是抱着各自的想法在行动。滨口也说过，没有替代方案就这么抱怨是很不公平的。

我先不慌不忙地观察别人的态度，再采取行动吧。

沟通能力差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会慢半拍。这是很可悲的事情，不过我就不要着急，慢慢来吧。

“唉，你是轻井泽同学吗？我有事想问你。”

C班的女生真锅，认为讨论可能难以进行，就随即向轻井泽攀谈。

轻井泽没想到自己会被指名，不知所措地从手机上移开视线。

“什么事？”

“假如不是我误会的话……你在暑假前该不会和梨花起了纠纷吧？”

“啊？什么？梨花是谁？”

“她是和我们同班的一个戴着眼镜的女生。你不记得了吗？”

“我不认识。你们认错人了吧。”

轻井泽觉得这与自己无关，就再度将视线落在手机上。

不过，下一句话让轻井泽淡然的模样产生了变化。

“这不是很奇怪吗？我们确实听见了欸。她说自己被D班一个叫轻井泽的女生欺负。她说自己在咖啡厅里排队，结果被你插队然后撞飞。”

“……关我什么事。再说你要干吗？你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没什么，我只是确认一下而已。如果这件事是真的，我希望你去道歉。梨花是那种会自己默默承受一切的人，我们必须替她讨回公道。”

看来轻井泽不仅在D班，在外面也是个问题制造者。C班在许多方面也是个麻烦的对手，要是被盯上可是会很棘手。轻井泽下定决心无视，但真锅看见这情况，好像很焦躁，于是把手机对着轻井泽，似乎想拍照。

“我可以和梨花确认吗？假如不是你的话，就没问题了吧？”

这时，轻井泽突然抬起脸，用手甩掉真锅拿着的手机，其力道比想象中还大。真锅的手机被打飞，掉到地上滚了好几圈，滑了出去。

“你干什么啊？”

“我还想问你呢！你不要擅自拍我。我不是说过你认错人了吗！”

两人的争论逐渐升温。一之濑在一旁看着她们。她是在试着辨别哪方是善，哪方是恶吧。

“要是手机坏掉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只要去跟学校讲，再换一部不就好了。”

“里面可是放了很重要的照片欸……”

真锅急忙捡起手机，用怀有恨意的眼神瞪着轻井泽。C班两名学生从头看到尾，像是要援助真锅般逼近轻井泽。

“什么啊……你们想说我不对吗？”

“如果是我认错人，你也用不着这么郑重其事地否认吧！让我拍啦！”

“我都说了不要……”

我还以为轻井泽会更强硬地和真锅起冲突，但她却意外地被动起来。与其这么说，倒不如说她强硬中夹杂了一些胆怯。是我的错觉吗？

“你不是因为觉得愧疚才否认的吗？”

真锅好像打算强行拍照，而想把相机镜头对准轻井泽。C班的两个女生一边看着这种情况，一边开心地笑着。可是C班剩下的那一人——

伊吹，只有她的态度有些不同。她对真锅她们投以鄙视的眼神。

“真像个笨蛋。”

“什么叫真像个笨蛋？这跟伊吹同学你无关吧。你和梨花并不是朋友。”

“是呀，这的确与我无关。所以我只是说出身为局外人的感想。”

伊吹这么说完，就双手抱胸，低垂双眼。真锅好像不满意这种态度，但没有直接对抗伊吹，而是转向对轻井泽大呼小叫。这恐怕是因为她和伊吹在C班里确立了明确的上下关系吧。

“总之我要拍你。”

“我不要！快跟这个人讲点什么啦。”

轻井泽不知道是想到了什么，凑到A班学生町田身旁寻求帮助。

她就像是在求救，而坐到町田的旁边。

“未经允许就拍照，真是不能原谅欸。町田同学你觉得呢？”

“……是啊。真锅，轻井泽不愿意，你就别这样了。”

“这跟町田同学你没关系吧？”

“就我刚才所听见的，不对的人是你。轻井泽都说不认识了，你就不能强行断言吧。再去和朋友确认一次会比较好。”

平心而论，町田说的确实有道理。我懂为了确认真相而想要拍照的心情，但既然她本人都拒绝了，擅自拍照就是没有礼貌。

真锅应该也很清楚，因此也只能作罢。即使如此，真锅对这件事很有把握，而表现出无法认同的模样。

“不要找我麻烦啦，真是的。谢谢你，町田同学。”

轻井泽用有点尊敬的眼神往上看着町田。A班虽然在考试中和组员保持距离，但好像也未必全然如此。虽然竹本他们似乎觉得这有点无趣。

“……我只是做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町田有点害羞地答道。他是有预感自己要展开新恋情了吗？

轻井泽已经有平田这无可挑剔的男朋友了呢。

只不过，我总觉得C班一部分学生和轻井泽的关系，日后很可能会成为问题的导火线。

2

结果我们没有任何进展，学校要求的一小时讨论时间就这么过去了。学校广播通知我们可以自由活动，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自行解散。

A班学生随即成群结队离开房间。

“我们先走了，你们自便吧。”

他们陆陆续续走了出去，房间再次被一片寂静笼罩。

虽然一之濑驳回葛城的提案，但她没有往下进行讨论。

她还隐瞒着什么吗？又或者其实她什么也没在想呢？就让我看看你的本事吧。

“还有五次讨论的机会，这次就先散会吧。”

一之濑用爽朗的声音如此说道。

简单说，她是觉得空出时间，让大家有各自讨论的时间会比较好。

眼前突然间出现处理不完的大量信息，至少D班的成员都有点疲倦。C班的状况也一样吧。暂时结束是个不错的想法。

“我要回去了。哇！”

轻井泽疲惫地站起。她坐着的时候脚应该是麻掉了吧，所以站起时身体便向前倾斜。

“痛！”

跳着走路的轻井泽因为急忙中想防止自己跌倒，结果不小心狠狠踩到真锅的脚。当然，真锅因为这剧痛而发出了惨叫。

“吓我一跳。抱歉抱歉。”

轻井泽简单道完歉，就这样走出了房间。

“那、那家伙搞什么呀！”

真锅因痛楚与轻井泽的态度而怒火中烧，她一面把矛头指向剩下的我们，一面离开了房间。我们当然不可能负起什么责任，于是就撇开视线逃避她。

“那我们也回去吧。我正好有件事想问平田呢。”

其他班级正迅速地在展开行动，幸村也想赶紧召开作战会议。正确来说，因为自己班上没有正经对象能够商量，这也可以说是个痛苦的抉择。

博士也像在回应这点一般缓缓站起。

结果在房间里留到最后的是B班的三个人及伊吹。

“我肚子饿了。自助餐不知道还有没有。”

你居然一小时就消化完毕，这是怎样的身体构造啊。说起来，你就是因为这样吃东西才会胖。不过我这种内心的建议是不会传达过去的吧。

“喂，幸村。你不觉得轻井泽的样子有点奇怪吗？”

我试着说出我在第一场考试结束之后感到疑惑的事情。幸村摆出狐疑的表情。

“那家伙的样子一直都很奇怪。”

虽然很直言不讳，但这实在一针见血。不过，我想问的不是这种事。虽然只是有异样感的程度，但我总觉得在哪里很奇怪。那异样感的真面目就连我都不知道……

博士好像也没有发现什么特别的事，我就暂且忘了这件事情吧。

为了屏除杂念，我打开进房间之前都关着的手机。结果收到佐仓发来的消息。我看了看内容，她说如果有空的话想见个面。

“正好呢。”

我刚好也想听听平田或堀北以外的人对这场奇妙考试的感想。通过了解佐仓被分派的组别，说不定能有意外的收获。

“要在哪里碰面好呢？”

总之就约在昨天相同的地点好了，这也很方便。

我回复她后，就立刻收到佐仓表示了解的消息。现在应该到处都挤满了学生吧。假如人很多，也不会有人注意我们。我自然而然就熟习了落单者在人群中也能生存的手段。因为第一回合的小组讨论刚结束，电梯前人潮汹涌。

考虑到电梯一次只能搭载十个人，走楼梯会比较快。

我就这样直接下楼梯，走向甲板。手机在途中收到了新的消息。

人开始变得有点多，我绕去了船头那边哟。抱歉。

“噢……佐仓不太喜欢人多的地方啊。”

我接着朝船头方向前进。船内虽然充满奢华的设备，不过船头这边就只有眺望景色的宽广甲板。因此，这里人烟稀少。

现在看来这里没人，可以独占宽广的甲板。

然而，即使是在这种可以独占的甲板上，佐仓也躲在角落里等着我。大声叫她也很奇怪，于是我就慢慢靠近了她。

“……是这么想的……你觉得如何？”

嗯？随着慢慢缩短与佐仓之间的距离，我听见她好像在喃喃地说着话。

声音顺着风传了过来，但音量本来就很小，所以我也听不太清楚。

“请、请你和我……那个……约、约约、约……”

我还以为她在和谁说话，但景致很好的甲板上并没有其他人。

她手上也没拿着手机。有点可怕。

“佐仓？你怎么了？”

我尽可能不要吓到她，温柔地向她搭话。

“会！”

佐仓吓得整个人跳起来。

“你、你你、你是什、什么时候到这里的！”

“什么时候？我才刚到而已。”

周围果然没有任何人，就连像是小动物那样的东西也没有。

换句话说，佐仓刚才说话的对象是幽灵，或者幻想中的朋友。应该就是其中之一了吧。

“你听见了吗？你听见我说的话了吗？”

“断断续续听见，但我实在听不太懂你在说什么。”

佐仓因为我没听清楚的事情而放下了心。

“所以，你把我叫出来的理由是？”

“呃，那个，所以，啊……对、对！我因为这次考试的事情很烦恼！”



佐仓用非常沮丧的模样递出了一张纸。我收下纸张，看了看名字。

A班：泽田恭美、清水直树、西春香、吉田健太。

B班：小桥梦、二宫唯、渡边纪二。

C班：时任裕也、野村雄二、矢岛麻里子。

D班：池宽治、佐仓爱里、须藤健、松下千秋。

D班被分配到牛组的人是……噢，这还真是刺激。

男生抽出的是须藤和池，让我不得不同情佐仓。

要是我在她身边，还能帮她圆场，但这次连我也帮不了她。

只要到了小组集合时间，就会被强制分开，她只能孤立无援地战斗。

虽然我可以偷偷通过手机帮助她，可是考试里如果总是做出那种不自然的行动，也会马上被周围的人发现，甚至会影响考试。

“我想过我要是认识其他班的同学就好了……可是我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能够依靠的人之中，我只想得到一之濑或者神崎。

而一之濑来到了我的组，所以没办法帮佐仓了。

如果是须藤和池的话，我也无法把佐仓托付给他们呢……

“抱歉……都是因为我没有像样的朋友。”

“啊，这不是需要道歉的事情哟！我才是完全没朋友！”

虽然这是很没出息的事情，但我们两个最后开始比拼起谁比较底端。

我大致上自夸完我们都没朋友后，就切换到其他话题了。

“话说回来，我也有点事情想要问你，可以吗？”

“咦？问我？什么事？”

“我在想讨论结束之后，山内有没有向你攀谈。”

“山内同学？不，他没有来找我哟。怎么了？”

“这样啊。”

我在无人岛上的考试中利用堀北时，也间接利用了佐仓。我为了让山内采取行动，于是就贿赂山内会把他怀有好感的佐仓的电子邮箱告诉他。

当然，我不可能未经允许就告诉山内佐仓的电子邮箱。关于这件事，我至今都还没有和山内说。我很担心这件事情的余波会不会波及到佐仓，但她好像没事。虽然说这是我自己种下的因，但要是山内打算采取行动，那我也必须思考对策。

“总之，你有什么困难就联络我吧。我基本上都能出来。”

“真的可以吗？”

“嗯，我能替你做的也只有这些呢。”

佐仓对这种也不知道可不可靠的话像个孩子一样，眼睛闪闪发亮。或许她对这点互动觉得很开心。

“我一定会联络你！”

“哦，好。”

我因为佐仓这种跟其形象有点不同的喜悦模样，以及充满气势的发言而稍往后退。

不管怎么讲，这应该都可以解释成她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得积极了吧？无人岛以来才经过几天，佐仓看起来有所成长。那是场非比寻常的考试，也许给了正值成长期的高中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虽然状况并没有好转，但我感受得到她即使在痛苦的情况下也想变得正面积极的意志。

3

“绫小路！”

我一回到船里，就被身后压迫而来的黑影给挡住了。

我的脖子随后被对方手臂绕住，用力勒紧。就算我慌张地拍打对方，对方也没有暂缓攻击的迹象，感觉好像来真的。我挣脱般地逃开。回头一看，发现那里出现了同班同学山内春树的身影。他摆着一张宛如恶鬼或阿修罗般的恐怖表情。

“怎、怎么了？”

虽然我知道原因，不过还是装做若无其事。

“什么怎么了，你说过会告诉我佐仓的邮箱，这件事情怎么样了？话说，你刚才在跟佐仓说些什么对吧！你果然正在追佐仓吗？”

运气不好，被山内给看到了。不过，关键在于他怎么去理解。

“我没有打算追她。只是，虽然这有点难以启齿……但是我说了个谎。”

“说什么谎啊……”

“你觉得我会知道佐仓的邮箱吗？”

我故意拐弯抹角地说明，让山内理解这句话的话外音。

“难不成……你刚才是打算找佐仓要邮箱吗？”

我点了点头，山内愕然地当场双膝跪下。

“绫小路……你明明不知道她的邮箱，却对我说谎？”

“是的……”

“成果呢？你刚才要到佐仓的邮箱了吗？”

“……抱歉。”

“抱歉？什么叫作抱歉？我要的不是道歉，而是她的邮箱欸！”

这不带情感的嘟哝声，呈现出山内的气馁。

“你竟敢……你竟敢骗我啊啊啊啊！”

我确实对欺骗他一事而感到很抱歉，但我不能未经允许就把佐仓的联络方式告诉山内。以佐仓的角度来看，她也会拒绝那露骨的不良企图。

“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些时间？”

“什么时间啊！说谎可是成为小偷的第一步哦！”

“那么你要强行问佐仓吗？”

“嗯，我会这么做。”

应该是怒气导致他看不见前方吧。就算是硬来，他也打算得到佐仓的邮箱。

“佐仓可是说过哦。她说她讨厌只有一张嘴的男人。”

“这不是在指你吗，绫小路？”

“我当然被她讨厌了。她不告诉我联络方式也合情合理。正因为这样，我不希望山内你步上我的后尘。否则你要是想强行问却惹她生气，这样就没意义了。”

“这种话只是借口吧。你本来就不知道她的联络方式吧。”

我低垂双眼，向山内低头。

“嗯，我向你道歉。但是这样下去，你无疑也会被她讨厌哦。”

“那我该怎么做才好啊……”

“你应该知道佐仓很喜欢数码相机吧？其实我听说她现在拥有的那台状况好像不太好。就算想买新相机，好像也因为没点数就放弃

了。不过，假如山内你可以送一台数码相机给她，事情会变得怎么样呢？”

“她应该会很高兴吧……可是我也没有什么点数欸。”

“在这场特别考试中，只要以优待者身份胜出，或者成为叛徒，又或是引领所有组员通过考试，就会得到足够购买好几台相机的点数，不是吗？”

“也就是说，只要我努力就可以和佐仓变得要好吗？”

现在山内心中应该涌出了一个答案。

“现在山内春树你需要成绩来展现男子气概。要和身为前偶像的佐仓交往，我想这么做才能算是配得上她的男人。”

无论山内的心情如何，他对佐仓怀有好感都是事实。只要借此给予刺激，他就有可能发挥出比平时都还要更高的潜能。

“我做，我一定会去做，我一定会去做的！我绝对会靠自己的力量得到佐仓！”

“对，山内。你一定办得到。你办得到！”

“哦！这场考试，我绝对会赢！”

我总算转移了他愤怒的矛头，并成功地把参加考试的含义告诉他。要是结果以失败告终，他对我的恨意也许会再次燃烧，但这个方法应该可以暂时挡一会儿吧。

况且，要是爆了冷门那更好。我在山内兴致高昂之际与他保持了点距离。

假如要说一项恐怖之处，那就是他随便猜优待者，然后猜错的情况……

“为了以防万一，我想提醒你……”

我正想开口请山内谨慎点，却打消了念头。

“什么啊？”

“不，加油吧。要是找到优待者的话，可别让其他班级抢先了哦。”

“当然！”

要是山内弄错优待者并且猜错或许也好。

比起眼前的利益，长远的利益才更重要。

4

既然毕业时只有A班“学校和工作都受到保障”是件不变的事实，我们在考试中就不可能合作。

B班和D班之所以能联手，是为了要打倒C班和A班。

而C班和A班能联手，也是为了打倒D班和B班。

那么，这些班级齐聚一堂会变得如何呢？这就像是把肉食性动物与草食性动物关进同个栅栏般的危险状况。我们几乎不可能顺利合作。

当然，偶然团结起来的情况也有可能发生吧。

如果小组只由平田和一之濑这种人构成，或许就有可能。

A班在第二次集合中也完全没参加讨论。当然，在缺少一个班级的状态下，大家也不可能说出推心置腹的话。时间毫不留情地流逝。

我很感兴趣地观察起各班学生们会如何行动，但是这种不稳定的关系，已经开始让这里变成令人窒息的场所。大家绝对不是没干劲。只是因为戒心很强，所以无法贸然发言吧。

“总之……像这样集合也是第二次了。我们也差不多需要彼此敞开心房了吧？毕竟集合次数也有限。”

这次最先行动的人，果然还是一之濑。真不愧是期盼和平的B班。这点滨口和另一名学生也完全相同。他们毫不动摇地主张联合战线。

类似平田那样的人到处都有。然而，就算一之濑和平田类似，本质上却是不一样的。

一之濑他们应该始终都希望B班获得胜利。

这和上次浮躁而又不知道接着会发生什么事的时候不一样，气氛出奇地沉重。每个人都渐渐变得疑神疑鬼，加强戒心。

A班的三个人从这沉重气氛里解放，各自随意玩着手机。考试没有规定不能跟其他组联络。就连打电话都是自由的。

有句话说富人会过富人的生活，穷人则会过穷人的生活。这情况正是如此。

在班级对抗中处于压倒性优势的A班完全没必要着急。

我以为我们在无人岛上报了一箭之仇之后情况会多少有些变化，但葛城比我想象中还更冷静地在推动班级发展。他想出来的方法的确很有用。

尤其对我这种单独行动的人来说，要击溃这道城墙并不容易。

“我觉得没必要彼此敞开心房，可是我觉得讨论还是必要的。也许A班擅自认为自己已经退出考试，但我可是想查明优待者到底是谁。”

幸村想化解沉重气氛，而借由同意一之濑提议的形式表达意见。如果其他班有优待者，认为不可以眼睁睁错失机会也是理所当然。

还是说，因为他自己就是优待者，这是为了不让人识破才做的伪装呢？

“可是凭讨论就找得到答案吗？我觉得不太可能。真不知该说是优待者太狡猾，还是这场考试太困难。”

“我可以理解你哟，轻井泽同学。不过，这应该是看你怎么想吧。无人岛考试和这次考试本质上都是给学生的surprise。你只要这么转换想法就好了哟。”

“Sunrise？”

“如果是sunrise[8]的话就交给我是也！这是在下擅长的领域！”

博士不知为何对别人口误的发言反应很敏感。不，这不是sunrise，而是surprise哦。

“船上的生活没有任何束缚，而且又很开心，对吧？就算一天规定集合两小时，要聊天或玩手机都是自由的。而且没有上课时的沉闷感。”

“这个嘛……是很开心啦。”

“是吧？所以我们就轻松点吧。像是朋友之间聊天那样。我觉得封闭在壳里的话，可是会很难受的哟！町田同学他们的表情也一直都很严肃呢。”

只要不去想上课的事情，事实上我们的确正在尽情享受着假期。虽然只是感觉上的问题，但越是正面思考，就越能感觉考试轻松吧。町田听见一之濑这种为了尽可能缓和气氛所说的话，就忍不住发笑。

“你要怎么享受都是你的自由，但我们应该不可能找到优待者吧。虽然不知道这组谁是优待者，但那个人不和伙伴共享信息的话，就是在策划独占点数。那个人应该会硬着头皮隐瞒到底。再说，说不定优待者就在B班之中呢。你能信任那两个人的话吗？”

他使用心理战术。

“这些话我应该也能对町田同学你们说吧？你能相信伙伴吗？”

“……当然。”

町田的视线突然间游移了一下。不，正确地说，他是看向隔壁一个叫作“森重”的学生。

然而，他随即就把视线拉回人群，再次说明A班里没有什么不安要素。

“我们没有必要拘泥于优待者。不会有人每个月都能获得十万点以上，还要不惜说谎，固执于那区区五十万点吧？”

“是吗？有句话叫未雨绸缪。你心里所想的，难道不就是想尽量多存一些点数吗？在这所学校里，应该不会有人嫌弃自己点数多呢。”

“无聊透顶。不过，要怎么样都随便你。你就尽情地做无谓的挣扎吧。”

从一之濑对町田微笑的侧脸中可以看出她胜券在握。

尽管町田说不参加讨论，但还是被一之濑逼得进行对答。只要说话就会透漏信息。一之濑利用幸村和轻井泽，开始稳扎稳打地搜集信息。不过，问题在于“她察觉到什么程度”。

另一方面，轻井泽则不时深深地叹气并玩着手机。考试中没有不可以碰手机的规则，所以并没有犯规。可是，这说不上是为了找出优待者的积极态度。还是说，她就像是CIA或FBI，现在也正在实时地和平田通电话，让他听我们的对话呢？若是这样的话，那我还真是敬佩她……但这应该不可能吧。

当然，轻井泽平常就不会认真对待事情，从知情者看来，也可以理解她这不认真的态度吧。只是，我觉得她和平时有某些不同。奇妙的异样感持续不断。

这是我从这场特别考试开始时就能感受到的东西。

和平时不同的轻井泽与伊吹的再会、与真锅她们的互动。

一点都“不像”平时的轻井泽。在大家的认知中，她即使在D班也格外有存在感。无论好坏，她都是和平田一起统合班级的人物。然而，她在这个场合却只是路人角色。这无关乎她是否拥有足以参加这次考试的能力。她明明有足以强行拉动场面的潜能，却不打算这样做。

对于被抛来的话题她会附和与回答，可是马上就会安静下来。这很可能是因为平田和栉田不管在哪里都很泰然自若，轻井泽却跟他们不一样。

不如说，假如区分等级的话，她处在比C班的真锅她们还更低的位置。

这就是异样感的真面目。接着，我的疑问及担忧渐渐开始膨胀了起来。

D班要跻身好班，需要的不是现在去增加点数。创造可以增加点数的体制才是当务之急。相较A班或B班，D班的凝聚力可说是格外弱。因此，未来将成为不可或缺存在的，很可能就是轻井泽惠——这个统治D班女生的少女。我是这么想的。正因为这样，我很在意她现在的行动。我还以为她会更强硬地着手支配场面。我必须辨别她是可用之才，还是不可用之才。但是考试时间很短，我没时间慢慢来了。即使有点强硬，或许我也应该惊动她来一探究竟。

一小时过后。考试结束，A班的学生马上就走出了房间。他们打算贯彻一言不发的战略，不会改变最初的立场吧。一之濑瞥见接连走出房间的其他班学生，而稍微沉重地叹了口气。

“这好像会是场很辛苦的考试呢。绫小路同学，你怎么想呢？”一之濑帆波这名学生还真意外是个不可轻视的对手呢。统治B班的少女

比我想象得更冷静、更聪明，而且还很可靠。她顾虑到几乎没有发言的我，我都不禁快放下了戒心。

我若是她同班同学，大概就会喜欢上她。她就是个拥有如此魅力的人。

正因如此，不仅B班，其他班男生也无法忽视她的存在吧。她的人气足以匹敌栉田。

“老实说，像我这样的人在这种考试中根本一筹莫展。我都只是在旁观而已呢。”

“现在放弃还太早喽。一起努力把情况尽量往好的方向发展吧。”

一之濑现在正为了反抗而拼命对抗着困境吧。

“哎，即使像这样单纯地继续进行讨论，谁都不会老实承认自己就是优待者吧——因为隐瞒到底的好处及被揭穿的坏处都太大了呢。假设就这样下去的话，最坏的情况，按照A班所想的方法来行动也是可行的。”

一之濑的眼神与这种软弱的发言相反，一点也没有失去光彩。

尽管情况错综复杂，她却丝毫没有放弃备战状态。

“总之，今天就先结束吧。你们两位也辛苦了。”

“我们什么忙都没帮上。那我们就先回去了。”

心情切换得真快。B班的三个人都像是关掉开关似的放松下来。我思考今天观察一天看见的东西，与没看见的东西。我还不清楚一之濑

他们的真正目的。

他们或许正在讨论什么作战，当然不可能告诉外人。

C班的真锅等人起身后，我便追在她们身后。

我追到电梯前方，非常客气地向真锅搭了话。

“可以打扰一下吗？”

真锅发现了我的存在。可是她没料到会被我搭话，警戒地回过头来。

“你上次不是跟轻井泽发生过争吵吗？就是在咖啡厅有撞飞人，还是没撞飞人之类的。”

“这又怎么了？”

她根本没兴趣跟我说话吧。不过，我想她绝对会对我接下来要说的内容感兴趣。她们三人都对我投以试探般的眼神。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百确定，可是我之前看见轻井泽和其他班的女生起纠纷。”

“这……这是真的吗？”

真锅缩短距离，用僵硬的声音如此反问。我轻轻点头。

“当时气氛不好，不如说是很尴尬。所以才会想先告诉你。”

我让轻井泽和C班彼此坚持己见却含糊结束的事件死灰复燃，接着就急忙折回原本的路。我并没有真的看到过，所以要是长时间持续这个话题，我的谎言肯定会被拆穿呢。

我开始期待真锅她们会因为这个火种而采取怎样的行动。接着，我也想看看莫名安分的轻井泽会如何反驳，以及如何应对。

5

小睡了一会儿，很晚才回到房间的我，没和任何人说话，就坐到了床上。

再怎么说现在也将近午夜十二点了。我还以为大家就快要就寝，不过房间里还真是嘈杂。

平田担心地看着很晚才回到房间的我。他在房间的沙发上和幸村面对面坐着。

“辛苦了，绫小路同学。你回来得真晚呢。”

“啊，对了。我有些事想问你，可以吗？”

“虽然我想你应该很累了，不过可以的话，要不要聊一下？”

我和平田几乎同时脱口而出。

“嗯？你想问我什么事情呢？”

“不，平田你先说说吧。我之后再说也没关系。”

幸村身上散发出紧张的气息。这是有关考试的事情吧。

既然我们同寝室，要是贸然拒绝，气氛难免会变差。

我简单点头应允，换了件衣服，接着走到两人身边。平田稍微起身腾出空间，催促我坐下。而说到我要问的事，我是在想享有盛名的

平田，应该会拥有关于坂柳的信息，但这之后再问也没关系。

“幸村同学找我商量事情。他说要互相汇报考试状况。”

“我说过绫小路加入并没有意义。”

“其实如果高圆寺同学也愿意参加，那我会很高兴呢。不过我被他拒绝了。”

确实，我不觉得高圆寺会做这种没意义的事。

“抱歉呀，平田boy。现在我正忙着追求肉体之美呢。”

赤裸上半身的高圆寺正在反复做着俯卧撑。尽管流了很多汗，他的样子看起来却一点都不痛苦。这不是普通高中生能轻易拥有的绝技。他是个资质不凡的人。不过，高圆寺有参加这次考试吗？

平田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似的答道：

“高圆寺同学有去参加考试哟。因为禁止事项上写着不参加考试的话会扣点数呢。”

从有精读规则的平田看来，他也暂时放下心了吧。

“其实我这边收到班上两个人说自己成为优待者的联络。”

“你说什么？到底是谁啊？”

“这……这没办法轻易告诉别人。毕竟他们是因为信任我才告诉我的。”

“你是在说我无法信任吗，平田？如果你知道的话，那我也有权利知道。再说，只要知道谁是优待者，或许还可以变成顺利通过考试

的提示吧？说起来要讨论的话，伙伴之间共享自己拥有的信息也是理所当然。”

“……是呀。我也想要一起商量……其实……”

正因如此，他才会说出自己知晓优待者身份的事情吧。

“唉，平田。为了以防万一，你在手机上打出来应该会比较好吧？虽然我觉得不会被偷听，但再怎样小心也不为过。”

“没错。稍等。”

平田拿出手机，输入了两个人的名字，接着把屏幕面向我们。

龙组是栉田同学。马组是南同学。

平田给我们看完后，就随即删掉那些内容。

“……原来如此。”

幸村一面小心避免说出口，一面思考着规律性。

不过，没想到栉田居然会是优待者。她在竞争最激烈的龙组里，是个非常大的优势。然而，这个优待者的存在相反地也有可怕之处。那就是如果被拆穿真面目就会受到惩罚。假设优待者在其他班级，再怎么样也不会受到损害。

“没问题哦。因为进行得很顺利。”

平田就像是看穿了我的忧心一般，用充满自信的表情点头答道。

经过精挑细选的龙组是绝不会掉以轻心的。

“这件事兔组里也讨论过，优待者很可能是各班平均分配的。换句话说，D班里照理会有三个人。还有一个优待者还没说出自己的真面目。”

“嗯，幸村同学你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当然，那个人也有可能只是还没告诉我，但和别人商量过。因为告诉越多人也相对会提升风险呢。”

当我们认真地深入话题探讨时，房间里开始响起高圆寺的哼歌声。幸村忍耐了一段时间，但哼歌声一直没停下来让幸村越来越焦躁。他最后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高圆寺！你能不能停止那优哉的哼歌呀！还有，我不会叫你要认真，但你到最后都要给我好好应考。你可不能再像无人岛时一样中途退出。”

“那也没办法吧？那时候我身体状况不好，没办法勉强呢。”

“唔……你明明就只是装病！”

“不过，考试还要持续两天，就只会是个麻烦事呢。”

做着俯卧撑的高圆寺优雅地站了起来，接着把事先放在床上的毛巾挂在脖子上。

“居然说只会是个麻烦事？你明明都没有去思考，还真是自以为是。”

“持续一点也不有趣的考试，也没意义吧？这只是个要找出骗子的简单猜谜。”

高圆寺抓着手机，滑着手指头，开始操作。他结束操作之后，包含高圆寺在内，我们四个人的手机都同时收到来自学校的通知。

“喂，你做了什么！高圆寺！”

尽管幸村已经猜到了，但还是忍不住如此喊道。

我和平田都急忙掏出手机，查看收到的邮件。

猴组的考试结束。猴组学生之后不必再参加考试。请小心行动，不要打扰其他学生。

“这个猴组是你的小组对吧！高圆寺！”

“说得没错。这样我就畅快地恢复自由之身了呢。Adieu[9]。”

对抛出手机就往浴室方向消失踪影的高圆寺，我们只能目瞪口呆。

“别、别开玩笑！我们拼命地在思考，结果那家伙竟然又……”

“还不知道结果呢。说不定他有他的想法……”

“你太天真了！那家伙很自私的，一点也不会为班级着想！太糟糕了！”

高圆寺确实不让人觉得在认真对待考试。不过，那家伙的洞察能力或观察力也有让人大吃一惊的地方。假如他断言这场考试是“要找出骗子的简单猜谜”的话，他说不定已经猜中了答案。

高圆寺的突然行动立刻就传遍所有学生。平田的手机接连不断地响起。

同学们都想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葛城、龙园、一之濑他们毫无疑问也同样会很惊讶。谁都没料到第一天就会出现叛徒吧。我的手机也收到来自堀北的联络。

“抱歉，情况好像非常混乱。让我通个电话。”

“可恶……都是高圆寺害的。这样我们不就变得根本没空讨论了吗？”

“我出去一下。”

如果幸村还是这么焦躁，我也无法安静睡觉。

我说完便走出了房间。

虽然发生高圆寺强行结束考试这种突发事件，不过现在可不能一直拘泥于这点。老实说，这次考试中我在某程度上看得到自己能力的极限。即使我再怎么策划，使剩下所有干支小组中的D班取得胜利也很困难。不，是不可能。

如果我有足以颠覆一切的决定性信息，那就另当别论了……D班中的关键人物是平田、栉田等人。只要利用这两个人行动的话……

“不行呢……”

考试包含假日在内剩下三天。没办法的事情，就是没办法。

就算我获得这两个人的协助，我的眼线还是压倒性的不足。

我无法掌握每一组的讨论内容。

当然，假如是堀北或佐仓那组的话，我应该还有干涉的余地……

果然这场考试中关键还是在于发展眼线。

6

一望无际的星空映入眼帘。

我四处徘徊，最后抵达船外的甲板。

“这真是壮观欸……”

这片美丽光景和书本或者影像上看见的画面有着悬殊的差异。这是大都市里无法看见的夜景。虽然人数很少，但我看见男女学生彼此牵着手、搂着肩膀，仰望同一片星空，总觉得有点空虚。这里几乎没有光线，因此我没办法窥见他们的表情。不过别人的恋情怎样都无所谓，我并没有兴趣。

可是，在这尽是两人组的地方也有独自仰望星空的学生。而且从轮廓上看来，对方还是个女孩子。

“……不不不。”

我不可能现在过去搭话，做出“要不要一起看星空呢？”那种搭讪。要是中途她男朋友过来会合找我麻烦的话，那就不妙了。只是，我很好奇她会是怎样的女生，所以就试着靠近了她。

我的动静好像被对方察觉到，那个人影回过头来。

“咦？绫小路……同学？”

“这声音……你是栉田吗？”

从黑暗之中浮现的人影正是栉田。她用惊讶的表情看着我。

“你……自己一个人吗？”

她该不会是在等男朋友……这种让我感到很揪心的想法一闪而过。

“嗯，对呀。有点睡不着。”

“这、这样啊。”

知道她不是在和男朋友看夜景约会，我就松了口气。我心想既然如此就没关系，于是靠近栉田身边。她好像才洗完澡没多久。一身运动服的栉田身上传来难以言喻的舒服香气。

客房里备有的洗发水应该是一样的呀，这真是不可思议。

“你不冷吗？”

“没关系。比起这个，绫小路同学你一个人吗？”

“对。”我点头说道。栉田有点开心地笑了。

“我们两个都是单身呢。自己一个人在这种地方有点难为情，所以我觉得有点开心呢。”

“……”

我要是可以在此说出一句得体周到的话就好了。当然，我不可能说得出来。

岂止如此，我还因为在这个到处都是情侣的地方与她两人独处而心跳加速。

栉田心中一定觉得这样很讨厌。

“我先回去了。”

“这么快就回去啦？”

“我有点困了。”

这是个超级大谎言。我一点也不困，但这没办法。

“这样啊。那么明天见。晚安，绫小路同学。”

“晚安，栉田。”

就在我们互相道别，我打算没出息地退场并背对栉田的时候……

“等一下！”

栉田大声地喊道。她好像想到了什么，而扑向我的胸口。寒冷天气之下，虽说隔着运动服，但我也感受得到她肌肤的温暖。

“栉、栉田？你、你怎么了！”

我面对这意料之外的事态当然陷入恐慌，并且着急起来。这是我无法理解的发展。

“……”

然而，栉田没有立刻回答。过了不久，她小声说道：

“对不起。总觉得……那个……或许我是突然觉得落单会很寂寞。”



她在我胸口前喃喃说出这种话。我的脑袋就像是受到拳击手的一记直击而头晕目眩。在这之后又过了几十秒。栉田沉默不语地持续把脸埋在我的胸膛。但她接着突然间就像是从束缚咒语解放，而急忙与我保持距离。

“对、对不起。我……那个……突然抱住了你……晚安！”

我在漆黑中无法窥见栉田的表情，但不知道是不是错觉，总觉得她的脸颊好像很红。我没能叫住飞奔而去的栉田。我感受到手和胸口残留下来的余温，在原地呆站不动。

发生了这种事，害得我更睡不着了。我决定在船里散散步再回去。

“啊，真是吓我一跳……冷静下来就突然觉得喉咙好渴。”

船里一楼应该有好几个地方设有自动贩卖机。我就绕道买点喝的再回去吧。

结果，我发现自动贩卖机附近的酒吧里有组合奇妙的三人组背影。

那里有茶柱老师、B班班主任星之宫老师，以及A班的真岛老师。

也有好几个眼熟的老师在沙发等地方一面休息，一面静静打发时间。

这个区域并没有被禁止进入，但由于这里尽是与学生无关的居酒屋或者酒吧等设施，因此几乎没有学生靠近。

我原本是想转换心情才过来，但也许会意外获得某些有趣的消息。

我悄悄靠近。

“总觉得……这还真是久违欸。我们三个居然会像这样轻松自在地坐下来。”

“这是命中注定。因为绕来绕去，结果我们都选择老师这条路。”

“别说了。讲这种话也没意义。”

“话说回来，我可是看见了哟！你上次在约会对吧？那是新的女朋友吗？真岛你还真是出乎意料地风流欸。明明就是个寡言又冷淡的人。”

“啧，你才是吧。之前的男人怎么样了？”

“哈哈，两个星期就分手啦。我是那种要是关系变亲密就会一口气甩掉对方的类型呢。”

“一般这是男人才会说的话呢。”

“啊，所以我可是不会让真岛你得逞的哟。我们是最好的朋友，我也不想把关系搞坏。对吧？”

“放心吧。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唔……总觉得这还真是让我大受打击。”

星之宫老师把威士忌倒入空的玻璃杯里。她看起来就像是大口喝着酒的酒豪。对照之下，茶柱老师则是慢慢喝着像是鸡尾酒那样的东西。

“话说回来……你到底打算做什么，知惠？”

“哇，你怎么突然这么说。我做了什么了吗？”

“惯例上，学校应该是要把班级代表集中在龙组吧？”

“我并没有在开玩笑哟！光看成绩或生活态度的话，一之濑同学确实是班级第一呢。可是，能否适应社会无法完全只看数字。我认为她仍有需要完成的课题。你看，而且小兔子很可爱对吧？蹦蹦跳的感觉，不是很像一之濑同学吗？”

“……若是这样就好了呢。”

“星之宫的发言很合理，不过你有什么在意的地方吗？”

“我只是不希望你因为私人恩怨而判断错误。”

“讨厌，你还在说十年前的事情呀？那种事我早就既往不咎了。”

“谁知道呢。你不在我面前就总是会乱讲话。每个行动都非得抢先我一步才满意。所以你才会让一之濑参加兔组，对吧？”

“这是什么意思，星之宫？”

“我真的只是认为一之濑同学有应该学习的地方才把她从龙组剔除。而且呀，我很好奇小佐枝你为什么这么在意绫小路同学。这只是

单纯的碰巧。我才一点都不在乎无人岛考试结束时，绫小路同学是领导者的事呢！”

“原来是这样啊。”

真岛老师理解地点点头。然而，他马上就用严厉的语气告诫星之宫老师。

“虽然这不是规则，但你要遵守伦理道德。我不想向上面汇报同事的失职呢。”

“真是的……我这么不受信任吗？而且你们都只骂我，坂上老师不是才有问题吗？明明应该是其他学生，可是他却把龙园同学编了过来。”

“确实啊……因为今年和往年都不同，学生的资质很特殊呢。”

虽然我几乎没得到关于这场考试的消息，但我差不多该走了。如果被人发现长时间逗留在此，很可能被卷进更麻烦的事情里。

光是知道一之濑是为了调查我的底细才被送来，就已经足够了。

这样我的行动就会越来越受限制了。

Double Question

“这是在开玩笑吧？”

堀北刚开口就用责备的语气质问我。

“很遗憾，这是事实。高圆寺很爽快地就让考试结束了。”

“你是笨蛋吗？为什么没阻止他的失控呢？这是同寝室友你的责任吧？”

“你别蛮不讲理啦。木已成舟。你就当成是被狗咬，放弃吧。”

高圆寺强制结束考试的消息传遍船内。各班级都是一片骚动。虽然我们昨天就在群里聊过，但堀北还是强烈要求直接见面谈。

即使如此堀北好像还是无法接受，摇了好几次头。

“下次要是见到他，我会直接斥责他。真希望他可以别再自甘堕落。”

“你知道这没意义吧。你的想法不会传达给那家伙的。现在被外人所惑只会难受而已。总之，我们最好还是把精神集中在自己的小组。”

如果谈高圆寺的话题，我就会一直被堀北责难。我在此改变话题。

“我的小组里确实尽是棘手的对手，但我可没打算要落于人后。”

她实在是很强硬。哎，不过我也只能交给她了呢。

星之宫老师在背地里试探我而送来的一之濑与我同组这件事也很棘手。我不能贸然加深他们对我的印象。

“对了，你姑且也算是女生，我有些事想问你。”

“你那讨厌的开场白是什么？什么姑且算是，我就是个女生。”

我被堀北误会是在挖苦她。她不服气似的对我投来有点严厉的目光。

“啊，不是这样。我想说的是你身为女生的部分。”

我做完奇怪的辩解后，她更生我的气，所以我就立刻进入了正题。

“我想要关于轻井泽的信息。”

就算我想主动接触她，轻井泽也不会理我。

要是让她制作班级里的男生排行榜，我毫无疑问排名垫底吧。

“换句话说，你想问我关于轻井泽同学的事情？”

“就是这样。”我点头并继续说道，“我也想事先掌握我这组的实际情况。但这也不简单呢。虽然有办法试探博士或幸村，但关于轻井泽我就完全没头绪。在无人岛考试结束之后，轻井泽请你吃过饭了吧？”

“我拒绝了。我对轻井泽同学没什么兴趣。你要是这么想要她的消息，为什么不去利用平田同学？如果是他的话，他可是会轻而易举地替你制造出交集呢。”

虽然就如她所言，但不幸的是，考前我才错失了与轻井泽吃饭的机会。平田应该也记得这件事吧，我想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点提出这种事。

“你担心她可能就是优待者吗？”

“这也是其中之一。只是，我实在无法理解轻井泽的行动。我很在意这个。”

“虽然这可能是我多管闲事，但她的行动不会有什么理由。你不过是在浪费时间。”

“堀北，片面断言他人可不太好哦。”

“断言？什么意思？”

“你只把轻井泽当作是个任性、没团队合作能力，而且麻烦的存在，对吧？你不觉得那家伙也有优点吗？”

“她有什么优点吗？我想不到呢。不全都是缺点吗？”

嗯，说到团队合作能力，堀北也半斤八两，或者更胜轻井泽。

“我们在看人的时候会先从外表得到信息。像是对方很帅或是很可爱，也就是第一印象。接着就会由对话或行动来推测这个人的内心层面。比如对方是社交型、好战型还是被动型。”

堀北双手抱胸，听我继续说。

“但这和外表一样都只是表面上的东西。真正的想法，是无法马上看出来的。例如栉田或伊吹。若要举更多例子，那我也是如此。我会依情况不同，分别使用表里两面。”

“你是说轻井泽同学也有那样的一面？”

“这几乎所有人都有。或许你没有发现，但是堀北你也有。”

这家伙面对她哥哥时，有暴露出脆弱、真实自我的倾向。

“虽然我有无法接受的部分，不过算了。我可以理解有些事情是接触之后才看得出来。”

她既然这么说了，事情就比较简单了。毕竟我如果不想参与其中，我也不觉得自己会想去知道或是怀疑轻井泽的本性。

“所以轻井泽同学的优点是？”

“现在我还想不到准确的表达方式，但我就说成是‘支配场面的能力’吧。她拥有掌握主导权的手段。事实上，她在D班中也得到了不可动摇的地位。”

不过，在这次组成的兔组中她的这种能力一点都没有展现出来。正因如此，我觉得必须尽快看清轻井泽的本性。

“就算她有这种能力，你打算怎么做？难道你打算把轻井泽同学拉到同一阵线？”

“嗯……我该怎么做才好呢？”

这是需要仔细考虑的。当我正在思考该如何回答时，那名男生就和昨天一样前来接近我们。

“嗨，两位。你们今天也在偷偷幽会呀？也让我加入嘛。”

是龙园。他今天好像没和伊吹在一起。他露出阴森笑容并且靠了过来。

“你很闲呢。你就算在意我，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呢。”

“决定这点的人是我。那么，你想到找出优待者的计划了吗？”

他又未经许可抓了一把旁边的椅子坐了过来。

“无论我有怎样的想法，都不打算告诉你。”

“这真遗憾。我本想请教你的高见。但是，锁定优待者的行动你看来没什么进展呢。”

“你这说法还真有趣。那么，你就知道优待者是谁吗？”

龙园看见堀北一副想说“你不可能知道”的表情，就露出像在等待这句话的从容笑容。

“我大致上已经开始了解优待者的真面目。这么说的话你相信吗？”

“我不相信。你不是一之濑同学或葛城同学那种备受同学支持的人。你里外四处都是敌人，我不认为你会搜集到充足的消息。”

“这并不对呢。我确实没营造出团结的班级氛围，但这和能不能搜集消息，完全是两码事。”

这状况就像是老师用鄙视态度教诲反抗的学生。

“很不巧，我已经深入到这场考试的根本。C班说不定能压倒性地胜出。”

“怎么可能……”

不，也许这家伙说的是事实。

学校基本上是以某种规律性和规则作为基础来制定考试方案。期中、期末考，还有无人岛上的考试也都一样。考试是只要理解规则后面如同规律一般的东西，就会取得高分、好成绩的结构。若是这样，那么这场考试也是一样。这家伙也已经察觉到这件事了吧。

“这是非常简单的事情。只要调查班上谁是优待者就好。这样要解析考试构造的话，就事半功倍了呢。”

“是呀，这是谁都想得到的事情。但是C班学生会老实回答吗？既然规则保障匿名性，优待者们应该就不会告诉你这种独裁者，而是会试图获得五十万点吧？”

龙园若无其事地回答堀北的疑问。

“什么回答。只要把情况变得无法说谎就好了啊。”

“变得无法说谎？”

“因为所有手机都提交给我了。要是对本大爷说谎，我就让他在学校待不下去。只要这么说的话就没问题了。然后，我就只要一部一部直接确认手机里的邮件就好。”

“你疯了？这是禁止事项。假如被申诉的话就会被退学。”

“喂喂喂，这不会成为问题。就因为不成问题，所以我才会在这里。你懂我的意思吗？”

这是绝对支配者才能使用的强硬手段。

假如强行查看其他班学生手机的话，龙园无疑将会受到惩处。

然而，即使龙园在C班里恣意妄为，申诉本身这件事，他也有把握任何人都不会发起。只要没有人向学校申诉自己被恐吓，这就不成问题。

这就是龙园的策略——强制性作战。

总之，假如这件事是真的，那龙园就查出了C班的三名优待者。

这将会成为这场考试的重大提示吧。

如果拿翻开图示猜测背面插图为何的猜谜来比喻，就会比较容易了解。假如不翻开任何一面，谁都不会知道答案。但是翻开四分之一的话，就可能会知道答案。

换言之，龙园或许知道所有班级的优待者。

“你终于了解状况了呢。”

“嗯。我了解你并没有得到答案。要是你已经解开，照理就会毫不犹豫给校方发邮件。就算结束考试也不奇怪。”

“这也有可能只是我在玩呀。”

“我们都不知道何时谁会得到答案。你应该不会这么从容。”

堀北应该没有把握，但她的解读恐怕是正确的。这场考试中知道答案后，无意义地拖延并没有好处。假如能够决定，就该当下做出决定。

“那么，就让我进入终局的阶段吧。”

“龙园同学，可以顺便让我问一件事吗？昨天猴组好像结束了。关于这件事情，你没有想法吗？”

“我并没有特别的想法呢。小喽啰们想做什么都与我无关。回头见呀，铃音。”

龙园好像打算定期来报告。他留下这种话就离开了。

“真不知道他说的话有几分真。”

我竖起指头要她安静。堀北摆出“他又来了？”的表情，但回头望去并没有任何人。我就这样沉默地探头窥视龙园留下的椅子下方。

我确定之后就静静引导堀北，让她窥视椅子底下。

那里放了一部设定成录音状态的手机。那部手机正好收到一条群消息。因为被设定成完全静音，所以声音和震动都没有。由于角度的关系无法看见所有内容，但我瞥见“昨天很抱歉”这样的文字。

是班级内起了什么纠纷吗？

我不想一直窥视椅子而自掘坟墓，于是就恢复了原本的姿势。

堀北也立刻了解情况，她取出自己的手机，打出这样的简短文字。

假如那部手机是他的，那我们就最好别说多余的话。

没错。但也很难说是个正确答案。

这里的应对虽然很困难，但是突然变得沉默不语也很奇怪。

“你认为龙园说的话是真的吗？打算弄清所有班级优待者这件事。”

堀北对于做出发言的我，瞬间感到不知所措。但她马上就察觉到我的意图。

“谁知道。不能说是百分之百。不过……我认为有可能。这次考试时间不是很充裕呢。”

“你还真辛苦欸。”

“我可是会要你像我的左右手一样，作为打杂的来替我办事。我们有必要尽早找出小组优待者呢。”

“真是说得简单。我不可能找到吧？”

“我对你没有太过期待。我只不过是想要兔组的消息。”

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信心，同时宣传堀北的才干和我的无能。

借由这么做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怀疑的眼光吧。无论如何，龙园甚至都使用自己的手机来探查情况了。也就是说，只要是能使出的手段，他什么都会去做。

“假如你没有太过期待，那我就自己看着办喽。”

堀北之后就没再说什么了。她在电梯前方止步，按下按钮。她是要回房间稍作休息吗？或者是要去研拟为了在考试中胜出的策略呢？

我没有理会龙园 设置的手机，然后离开。

分开之后，我也回了自己房间。

先从平田那边询问有关堀北小组的详细情形吧。

他应该用了与堀北不同的观点在研究考试。

然而，回到房间，我却没看见平田的踪影。房里只有同寝室的室友幸村，他正露出严肃表情坐在床沿。

“怎么了？”

既然同寝室也无法视而不见，我于是向他攀谈。幸村发现了我，但也对我不感兴趣似的轻轻叹气，像在自言自语般如此嘟哝道：

“什么怎么了，是先前分组的事情。为什么我会跟轻井泽和外村同组啊。本来可以顺利进行的不是都会无法顺利了吗？”

“怎么突然说这个？”

“你没听说吗？传闻 中编列出来的小组里存在某种程度的规律性。既然听说优秀的人集中在龙组，我就无法默不作声了。”

原来如此。所以他才会烦恼吗？至少堀北隶属的龙组确实是以此为标准的。

这点从上次老师们或龙园 的话来看应该也没错。

光是论成绩，幸村的等级也不逊于堀北或平田。

正因如此，他很不服自己被分入位于中间到中下的兔组吧。

幸村在我面前贴心地没说出我的名字，但在他眼里我跟他们两个是一样的吧。很遗憾，我没有任何帮得上忙的地方。

我一面附和他，一面随便听听，就回到自己床上躺了下来。

我就先睡一觉等平田回来吧。我这么想，却莫名感受到了视线。

幸村用充满怀疑的眼光看着我，这也理所当然。

“绫小路，为了以防万一，我想先做确认。最后一个优待者不会是你吧？”

“我正想否认不是自己呢，但确认这件事有意义吗？”

“当然。因为这场考试中合作是不可或缺的呢。反过来说，只要合作就不会输。”

“是啊。但很遗憾，我不是优待者。”

“是真的吧？你没有为了私欲而打算得到点数吧。”

这是那种会想去怀疑他人的规则，我就不该对幸村的反应感到惊讶。

“我不是优待者。我可以相信幸村你也不是，对吧？”

“嗯，当然。我也不是优待者。顺带一提，外村也不是。”

这是身为伙伴的再次确认。这也可以说是形同“你可别背叛”这样的约束魔法。

“我也和轻井泽确认过了。她本人说自己不是优待者，但能不能相信又是另一回事。”

幸村平时就鄙视、讨厌轻井泽。只有口头上保证，他没有完全相信。只要在手机上确认就可以完全相信，但是在浅薄的关系中，这件事意外地很困难。不，这件事应该比较近似于——就算关系亲密也要有礼貌。这就像是即使可以问对方存款，也很难让对方给自己看存折一样。

幸村暂且心满意足，于是没有继续深入追问。

我闭上双眼。房间里有其他人在，我不太能静下心来。但这情绪并不是不愉快，而是好像有点开心。如果针对交友关系的话，我不是那种像变色龙一样可以展现柔软适应力的人。不过，即使对象是我很少接触的幸村，我也开始把他当成朋友了。

身后不时地传来幸村的叹息声。我决定小睡一下。

1

到了下午，隶属兔组的我再次来到相同的房间。

即使是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气氛也会因为和怎样的对象在一起而完全不同。

我在考试开始前十分钟最先抵达。在我之后来的是轻井泽。

她一看见我就瞬间露出嫌恶的表情，但马上就别开视线，坐在房间角落（正确来说是离我最遥远的位子）里。然后拿出手机玩了起来。

我和她并不要好，但也并不是因为吵过架，我只是被她单方面讨厌而已。

不过，我在想这其实意外地说不定是最麻烦的关系。

假如是有什么原因被讨厌，那还有改善的空间。然而，若只是莫名被讨厌的情况，就不存在像样的解决方案了。

在一之濑来之前，我也可以在走廊上打发时间。但是先到的我因为尴尬而离开房间，这就等同于战败而退吧。

我为了重振心情，端正了坐姿。



话说回来，这场考试从我的角度看来，情况不太妙。只要考试内容以对话为中心，无论如何积极参与都相对困难。先不论我自己擅不擅长，第一学期刚结束不久，我也不能突然变得健谈。

轻井泽好像不打算在房间里乖乖等待，把手机贴近耳朵。

“啊，喂？莉乃？现在你那边情况怎么样？我这边？真是糟透了！总觉得已经很厌烦了。”

她们的对话在只有我们两人的房间里当然也听得很清楚。轻井泽开朗与郁闷交织的对话内容传了过来。她所谓糟透的状况，应该就是在说我们两人独处的这种尴尬情形吧。她之后立刻结束通话，寂静的时光随之到来。

“对了，你是优待者吗？幸村同学和外……同学好像不是呢。”

这样的声音传了过来。你好歹也记住外村的名字啊……

房间里只有两人。看来被搭话的人是我。

刚才我也被幸村问过这件事。大家都非常想确认吧。

“不是。”

“是哦，那就好。”

然而，她和幸村不同。没有积极地来确认我真正的想法。

“你愿意相信我？”

“什么？你应该不是吧？”

虽然我和她也不是很要好，但是她对我的话相信得真干脆。

在这场考试中，我的目的并不是点数，而是辨别这个叫作轻井泽惠的人物能否成为“有用之才”。

“你们两个都来得好早呀！”

B班三名成员同时到来。

“今天也请多指教哟。”

我微微举起手，回应这句话。一之濑也对轻井泽搭了话，但她把注意力集中在手机，没做过多的反应。

所有组员在讨论之前都到齐了。然而，情况和昨天完全没两样。

A班保持了一段距离。只有除A班之外的三个班围成了一个圈。轻井泽看见这个情况，就起身改坐到町田的隔壁。这也能理解成是对真锅的防御策略。町田几乎没参加讨论，但是他的存在感很强，发言权也很强。也因为男女之间的差距，以真锅她们由女生构成的C班看来，这个状态可说是束手无策。

万一轻井泽把不值得依靠的我或者博士当作伙伴，真锅她们就有逼近自己的可能性。这么一想，轻井泽的判断应该是正确的。

“别担心。要是发生什么，我会帮你的。”

“谢谢你，町田同学。”

因为轻井泽多次依赖自己，町田也很在意轻井泽。对方是个外形可爱的女孩子，会想保护她也是情理之中吧。就算班级不同也是如此。

那么，就先把（危险的）崭新恋情的开始放在一旁，问题在于考试该如何进行。

其他班应该也和我们一样明白这个道理。

了解自己班上是否有优待者，就是决定胜负的关键。

“从昨晚以来讨论就是两条平行线，没有任何进展。我还是认为大家应该进行找出优待者的讨论。”

“又是这件事？你也差不多该认清这是不可能的吧。在我们不参加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找出优待者。”

A班传来瞧不起人的奚落发言。

“我觉得也未必如此欸。主要是信任关系的问题哟。因此，今天我打算来玩个扑克牌。当然，不是强制参加，所以只要想玩的人参加就好哟。”

一之濑拿出一副她带来的扑克牌，然后露出笑容。

“哈哈哈哈！用扑克牌建立信任关系？无聊。”

“虽然你说无聊，可是去玩的话，会出乎意料地开心哟。再说，我想沉默地度过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可是会既漫长又辛苦呢。当成是消遣就好。”

B班理所当然所有人都表明参加。

“在下也要玩是也。现在也很闲。”

就如博士所言，我们确实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好像没有其他参加者，所以我也举起手表示参加。

“有五个人对吧。我想先玩大富豪，有人不知道规则吗？”

我在某种程度上也对扑克牌规则有所掌握。我也知道大富豪这款游戏。其他人好像都没问题，我们于是顺利围成一个玩游戏的小圈。

除此之外的人都表示不感兴趣。他们有的闲聊，有的对我们投以冷淡视线，随意打发考试时间。

一之濑把洗过的扑克牌平均分给五个人。我手上有一张鬼牌，其次是三张点数很大的“2”，然后还有两张“A”——我手上汇集了这般强烈凶狠的牌。我在发牌的时间点就胜过别人，但是大富豪未必是用强大排组决定胜负。只要革命发起，手牌一口气发生弱化，就会有败北的危机。

虽然这么说，但我无疑处于优势。我应该用稳健战略来使用手牌。

话说回来，扑克牌这游戏比我想象的还深奥。

因为会清楚显现玩家的人格。一之濑不仅顾虑自己的手牌，还会配合对方状况来战斗。滨口则会在最后局面主动出击。我不仅看得见富有个性的战略层面，也能发现博士因为小事而动怒的性格。

“再玩一次！”

我还以为身为死宅的博士，拥有比较沉稳的性格。但我逐渐了解他是一竞争就容易入迷、容易生气的那类人。

而且，他还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性格。结束一场游戏他就会马上恢复。

一之濑说不定就是瞄准了这点。

借此掌握各个学生的特征，从而获得通过考试的提示。

在连对话都无法随心所欲进行的现状下，这是个很有效的手段。这样的话，那我应该把情况视为我的行动也和博士一样被观察着吧。

一之濑会如何看待我呢？我客观地看待自己。

……实在是个很无趣的男人。

手牌如果很好就会积极，状况差就会被动。这是常见的性格。

我就这样继续游戏。从大富豪开始，到最后的抽鬼牌，我们尽情玩了大约五款游戏，然后一小时就过去了。结果，A班和C班都没人参加，参加游戏的从头到尾都只有我们五人。

“真开心是也。偶尔玩怀旧游戏也不错呢。”

从博士角度看来，玩游戏比一小时什么也不干好很多，因此他看起来很满足。

然而，即使重复这种如心理战的游戏，B班也不会看见真正的活路。这一点一之濑也很清楚。

“那我先离开一下哟。”

“你要去哪里？”

“我不能就这样看着A班顺利取胜。”

“你要去见葛城同学对吧。”

看来一之濑打算去会一会做出坚守作战指示的男生。对基本上和别人不存在羁绊的我来说，要好好利用这机会。

“假如方便的话，我也可以跟去吗？”

“嗯？完全没问题呀！难道绫小路同学你也要找葛城同学？”

她应该不是在戒备，而是纯粹感到疑惑。一之濑歪歪头。

“不是啦。因为堀北也跟那个葛城同组。”

“这样呀。那我们一起走吧。待会儿见喽，滨口同学。”

一之濑好像完全理解，认同地点头。滨口就这样目送我们。

即便一之濑位居领袖，滨口也尊重她个人的活动。

这和葛城或龙园那种率领手下般的情况不一样。

既然同时进行讨论，那解散时间也差不多。一之濑为了在龙组解散前抵达目的地而加快脚步。

“稍微快点吧。”

一之濑简单知会我一声，就快步朝着目的地前进。

因为在同一层楼，所以我们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就可以抵达。

考试刚结束一两分钟左右，走廊的学生人数还很少。

不久，我们就抵达了装饰着龙组门牌的房间前。

虽然听不见里面的声音，但我们感觉到房里还有人的动静，于是停下脚步。

还没有任何人出来。这也代表他们正在进行很长的讨论吧。

我发消息给堀北，但她没有已读。

“好像相当耗时呢。”

“真难想象龙园或葛城会组织讨论欸。难道是B班的力量发生作用吗？”

“不知道欸。神崎同学也不是会统合场面的那类人……如果要整合话题，应该是D班的堀北同学她们吧？D班阵容成员也很不错。”

先不说堀北，我也不禁认为如果是平田和栉田的话，就很有可能。

在超出规定时间大约十分钟时，龙组房门打开了。

率先出房间的是葛城。他身后是A班的其他同学。

葛城随即发现了一之濑：

“是一之濑啊。你在这种地方做什么？似乎也不是偶然呢。”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呢。能耽误你一些时间吗？”

“这场考试的间隔很长。时间很充裕呢，所以没问题。”

他再怎么说好像都不会无视身为B班领袖的一之濑。葛城允诺后，就指示身后学生们先行离开。

“我留下应该没关系吧？”

一之濑没有异议，轻轻点头。我们为了不妨碍行人通过而靠墙站了站。

我不知不觉地加入谈话，站在一之濑身旁。从葛城看来，我好像只被他当作是凑热闹的。他没特别深究什么。

“你应该已经对考试内容有头绪了吧。不过，你请所有小组拒绝讨论是真的吗？假如是这样，你能不能再重新考虑一次呢？这次考试是以对话为基础来寻找答案。你的做法使考试本身就不成立了吧？”

A班在前面三次的讨论中都保持沉默。这个铁壁战略应该不是一之濑单枪匹马就能击溃的东西。就一之濑的立场来说，这行动也可以说是在寻求击溃A班大本营的契机吧。那么，葛城的反应是……

“我从昨天开始就已经被追问到耳朵都长茧了。不过你竟然这么晚才来找我。”

大家比我想象中还更清楚这是葛城的作战。

“我也有我的苦衷呢。所以，葛城同学。关于刚才的问题，我无法赞同保持沉默的方法。能不能请你重新考虑呢？”

葛城直截了当地抛出自己的想法：

“无论是谁，我的回答都是一样的。我是为了胜利而定下这项战略。我自认当中有堂堂正正的理由。你认为这次考试是一定要进行对话，所以才会否定，才会不赞成，但这是不对的。这次是一场Thinking、思考的考试。你要是放大解读这点并且误解，那就伤脑筋

了。我可是好好依据考试规则去思考才想出拒绝讨论的做法的。这没有任何问题。”

“但葛城同学你的这种想法，就像是在拒绝考试呢。”

“虽然这话很难听，但是没错。不仅是在这场考试，今后的考试中我也打算执行不会造成结果差异的计划。这作为维持我们A班目前位置的手法，我认为没有任何不对。”

“如果这是班级之间对抗的考试的话，我想葛城同学你的想法没有错。可是现在是混合所有班级的考试。这真的就是正确的方法吗？”

一之濑为了改变不回应讨论的A班而接触葛城，但这次葛城的意见是正确的。考试结果有四种。葛城不过是对组内小规模竞争没兴趣，而采取维持A班领先的措施。

“你应该清楚继续讨论也没意义吧，一之濑。我不会改变想法。”

“真是败给你了呀。”一之濑苦笑着说道，一面挠挠后脑勺。看见她毫不气馁的模样，她早就很清楚葛城不会改变做法。这应该是“运气好的话或许会成功”的期待。

“你打算挣扎吗？”

“当然，毕竟这是考试呢。”

一之濑和葛城两名实力者的想法互相碰撞。

“很遗憾，我已经看见这场考试的结果。既然我们A班表明不参加，你们能做到的事情就会受限制。你们是不可能会有胜算的吧。”

即便三个班团结起来，这也不是能简单取胜的考试。只要揭穿优待者真面目，任何人都会背叛。既然叛徒会得到好处，就很难维持合作关系到最后。不能平均获得报酬的话，也不会产生合作的理由。

“我倒想问你。假如你是A班领袖，你会怎么做？难道你不会展开相同的作战吗？”

“谁知道呢？如果我是A班领袖的话，我应该会在累积经验之后再展开防守的战略。一开始就不断逃避，岂不是很辛苦吗？”

葛城就像觉得自己真是问了一个愚蠢的问题一样，闭上双眼，双手抱胸。然后再次和一之濑对上视线。

“不过我认为如果你是我的话，也会采取与我相同的措施。为了保护自己班级，不会在乎别人的批判。”

觉得一之濑拥有与自己相同信念的葛城如此宣言。

一之濑对这份解读露出温柔的笑容，轻轻带过。

“很抱歉耽误你的时间。我多少能理解葛城同学你的心情和想法了。”

“那就好。那么我告辞了。”

一之濑在原地一动也不动地目送葛城。

“这场考试从防守方看来还真轻松呢，只要不做多余的事情就好了。”

而想要点数的班级就得在摸索过程中拼命搜集线索。那也面临着很大的风险。如果猜错优待者，就会给班上添极大的麻烦。

“话说回来，神崎同学他们都不出来呢。”

葛城他们A班动作很快，可是除此之外就没人出来了。

“你打算等神崎同学吗？”

“绫小路同学你在等堀北同学，对吧？我也有事想问问她呢，我们就一起等吧。”

她随时都能和神崎说上话，不过跟堀北讲话的机会却很有限。

虽然很遗憾，但既然被葛城随便敷衍过去，或许她是想要寻求其他班意见。只不过，我不认为会有那种击溃葛作战的手段。

我们接着又等了三十分钟左右。龙组房门终于又打开了。出来的是除了龙园之外的C班学生。接着是栉田和平田。

“咦？绫小路同学，你在这种地方干吗？难道是在等堀北同学？”

栉田向我搭话。昨天的光景瞬间闪过脑海，使我的身体僵硬。但栉田还是跟平时一样，没有异常的地方。真是有点遗憾。

“你好，栉田同学。”

“哇，一之濑同学。这还真是令人意外的组合呢。”

栉田好像不清楚我们认识，藏不住心中的惊讶。

“我们在等堀北同学和神崎同学，他们还在讨论吗？”

“他们现在好像在和龙园同学说话哟。要不要进去？”

栉田像在说“请进”似的把手放在门上。

“不用啦。如果他们正在讨论的话，那我再等等好了。”

“没关系。你看，规定的考试时间只有一小时。除此之外的时间，进出都是自由的哟。再说，里面情况也不一定就是在讨论关于考试的内容嘛。”

栉田用有点强硬的态度打开房门，邀请我们入内。

我跟着无法彻底拒绝邀请的一之濑走了进去。

我和平田用眼神简单地互相打了声招呼。

房间里的三个人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坐着。简直就是三方互相牵制的状态。

虽然状况不是很紧迫，但是也不轻松。这异样的空间里的三人，因为外人的进入，视线都各自望向了我们这边。堀北和神崎的表情没有特别改变，不过龙园好像是觉得很有趣一样。他轻轻发出笑声，举手呼唤一之濑。

“嗨，你是特地过来侦查的吗？别客气，坐吧。”

“这组合还真是相当有趣。我对你们在规定时间外讨论什么很感兴趣呢。”

“呵呵。我本来以为你和神崎会在这组呢。可是没想到你却在其他组。而且，居然还被分派到最无药可救的一组。还是说，你不过是这种程度的人？”

“讨厌欸，龙园同学。不管什么分配，毕竟是校方决定的事，详情我也不清楚呢。我们只是在用学校给予的信息应考而已。如果照你这说法，那顺序不就颠倒了吗？也就是学校是故意这样分组的吗？”

一之濑表现得像是什么也没发现一样，但龙园不是那种会轻易相信的男生。他一边轻笑，一边缩短与一之濑之间的距离。好像没把我放在眼里。算了，就我个人来说，这样才比较值得高兴。

“要是你没发现，我就告诉你吧。这次所有分组明显都是由老师们刻意分配的吧？这么一来，B班第一的你会落选，其中理由又会是什么呢？”

“咦，这不是随机，而是指定的小组呀。我是发现了你们这组都是由优秀的人组成。其他组也都是指定分配的，对吗？谢谢你，我很感谢你的忠告。不过，你对我透露这种消息不要紧吗？”

一之濑就像是在说这全都如她所料，而如此迅速答道。我没有漏看龙园脸色有所改变。人如果遇到自己无法想象的事，通常都会感到惊讶、不知所措，抑或是投以怀疑的眼神。但一之濑没有表现出这些反应，还对忠告表示感谢。这反应并不寻常。这当然可以理解成是她故意佯装不知。假如把一之濑开朗爽快的性格加进来考虑，或许就可以理解成——她明知真相，但是故意隐瞒。我不清楚龙园是否把人的本性理解成是“利己”，但是他非常有可能会从一之濑的反应中，发现她不过是在装傻而已。虽然只是一句对话，但给予对方的信息量却超乎想象地庞大。

这个情况下，一之濑有没有发现校方刻意决定学生分组已经不太重要。她为何要隐瞒、抱着什么心态不说出口，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彼此揣测、互相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话说回来……”

龙园有点惊讶地对我轻轻一瞥。

“虽然我也非常好女色，但你的程度却在我之上欸。铃音也好，一之濑也好，你老是跟在人家屁股后面。”

我没有这种打算，可是被这么一说我也无法否定。对龙园来说，他也并非对我有兴趣吧。他没有继续对我说什么。

“你来得正好，一之濑。我有个有趣的提议。”

“提议？我就姑且听听。是什么提议呀？”

“那是件无趣的事。光是听他说就是浪费时间。”

堀北好像已经听过那项提议，而斩钉截铁地说道。

“这是为了击溃A班的提议。我不认为是坏事呢。但铃音和神崎都表示反对。”

“到底是什么呢？”

“我和铃音说过了，我已经掌握C班所有的优待者。”

龙园如此开口。就像葛城有他自己的想法那样，龙园也说出他自己的计策。

“三个班共享所有优待者的情报，然后顺利通过考试。”

也就是说，正因如此他们三人才会聚在一起吧。

“这是个相当大胆的点子，但我觉得这不大可能实现呢。说起来，龙园同学你掌握C班所有优待者的事情是真的吗？”

“你无法信任我是理所当然的。这次要我立下誓约书也无所谓。写下互相分享A班的优待者一事。这样除了A班之外的三个班级都能获得好处。”

这提议是“假如A班要一直保持沉默的话，那我们就团结起来”这种非比寻常的策略。

“就算写了誓约书，要是C班背叛一切就结束了。”

堀北会这么拒绝，也是很自然。据我所知，龙园从前就在和A班联手。然后，龙园在无人岛上的考试中也早已背叛。即使如此，葛城也没流露出不平、不满，应该也就是这男生手腕高明的证据。

作战本身不是个坏提议，但提议者如果是龙园，就不可能顺利进行。

“但如果我们无法像龙园同学这样掌握优待者身份，那这就是难以达成的提议呢。”

“就算你佯装不知也没意义吧。你不可能对自己班上实际状况都没有把握。”

他们两人都面带笑容，但气氛却瞬间剧烈改变。这氛围微微刺痛着我的肌肤。

“你太高估我了哟。这是我想都没想过的事。我也没有这么受信任哟。再说，这是高风险、低报酬的事。我实在无法答应。”

“就算是秘密主义也好，但该出手时就出手。”

“在你看来的话应该是这样吧。你现在强硬搜集信息，只要撒网抢夺的话，要升上B班也不是梦呢。”

“如果D班的堀北同学也反对，说起来这项作战方案就不成立了呢。”

“这也难怪。因为铃音有即使想要赞成这项作战方案也办不到的理由呢。”

“……这什么意思？”

“你也很清楚吧？这项作战必须掌握自己班级的详细情况。D班完全没有团体合作，是不可能执行的，对吧？班级分成两派的A班应该也办不到。”

气氛又改变了。这次是那种混浊且沉重的气氛。

“不过，若是支配班级的我，以及拥有极高人气的一之濑，这就是能执行的方案。我刚才虽然提出三个班联合作战，但这件事即使是两个班也有可能实现。看穿规则的准确性说不定会下降，但是我会设法办到。这么一来，A班和D班就不战而败了。”

这是关系要好的两个班级，互相分享D班和A班优待者的提议。

“但高估你了呢。”

局势又再次出现变化。改变局势的人是龙园 。

龙园 在堀北与我，以及栉田这些D班每个人都在场的情况下发表自己的看法。龙园 期盼B班倒戈合作的态度让人无法理解，而且毛骨悚然。

假如这不是故弄玄虚，那龙园借由知道班级优待者，或许就快要掌握到什么了。还差一步他就能抵达终点。

如果真是这样，对D班来说，这就会是个关键吧。

“虽然是我多管闲事，但是这应该还是不会成立吧？”

我本来决定静观其变，但是我判断堀北的态度在此会招致恶果。

就算一之濑和D班联手，我们也不晓得可以相信她到什么程度。既然这样，现在留下一之濑和龙园合作的可能性就非常危险。

“跟屁虫，你听得懂刚才我说的话？”

龙园调戏似的笑着。我也决定不耍花招，抛出老实的意见。

“假如B班和C班联手，下次不就会是A班和D班联手了吗？虽然现在D班确实不团结，但是我觉得如果为了考试，再怎么样我们也会团结起来。这点我想A班也一样。”

“我和一之濑联手的事，不必现在就决定。你也没有手段来确认我们两个班是否真的在合作。你以为用这种不确定的要素葛城就会跟你们合作吗？”

葛城确实是个谨慎的男生。他应该不会没根据就轻易行动。不过，正因为他曾经被龙园背叛过，所以会有交涉空间。

堀北因为我的这席话，也发现不能让这种合作关系成立。

“这种讨论是不会有结果的呢。”

“这话是什么意思，铃音？”

“绫小路同学确实是讲到重点了呢。如果你们打算继续在此进行协商般的讨论，那我方也只会以‘你们在合作’当作前提来采取行动。”

“正合我意。我可是很期待你们能不能建立起合作关系呢。是吧？”

龙园四处随意散播敌意，同时还厚颜无耻地向对手伸手。堀北对这点则表现出奋战到底的态度。这样才会有牵制一之濑的效果。

要是B班现在在此背叛D班，B班就会被所有班级当成叛徒吧。

为了获得点数，会轻易背叛对方——如果被贴上这种标签，在今后漫长的校园生活里，就会成为一件扯后腿的事情。

“抱歉呀，龙园同学。B班里面也有因为你的行动而受伤害的人。假如只是可能会获得点数这种理由，我无法轻易和你合作。”

“这样啊，这还真遗憾。”

他看起来一点也不遗憾。因为他一开始就不觉得合作会成立。

龙园起身打算出房间，和我们擦肩而过。

在离开之际，龙园又再次看了我一眼。

说不定这是他无意间的举止，但他碰巧与我视线交错。

“……应该不可能吧。”

我对于竖起耳朵才勉强听得见的话当然没表现任何反应。

龙园轻轻摇头，接着离开。

“啊，我也差不多要走了呢。因为我和朋友有约了。”

栉田道歉后，也离开了房间。结果，留下来的是平时的成员。

“好像被看穿各种事情了呢。啊哈哈。”

一之濑没特别焦急，轻轻叹了口气。

“感觉好像很辛苦欸。被那种人给盯上。”

“他名字里虽然有龙字，可是他却是蛇呢。我感受到他那发现猎物就会咬到底的执着。可是现在比起我，堀北同学你们才辛苦吧？龙园同学就不用说，A班也正戒备着你们。以B班立场来说，想到和他们迟早会成为敌人，我就觉得担心。”

哎，也是。至今完全沉在谷底的D班，在无人岛上的考试中崭露头角。对其他班而言，那件事使D班摇身一变，成了该戒备的存在。

“没问题吧。堀北不是那种会被压力给击垮的人，对吧？”

“当然。”

即使是在虚张声势，也可能发挥她真正的价值。但是唯有这点，我并不清楚会在何时发生。会是在今天吗？还是十年之后呢？不过，我们多半都是在发挥真正价值之前，在长大成熟后就停止成长。

“堀北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知道我们合作关系的人都到齐了，所以我就问喽……你认为这次考试中会形成跨班级的合作关系吗？”

“虽然没必要特地敌对，但要提出合作应该也很难呢。因为在考试构造上就算两个班级合作也会很不完整。况且，D班和B班不可动摇

的合作才是必要条件。我不认为这会成立。”

“嗯，不愧是堀北同学。你对考试很了解呢。龙园同学的点子是纸上谈兵。和你联手果然是正确答案。”

面对和自己价值观相符的堀北，一之濑看起来有点开心。

“嗯，龙园同学的作战告吹。我们大概可以不必担心了。问题是葛城同学的防守作战呢。你们和他本人说话，他的反应感觉怎么样？”

一之濑向堀北和神崎询问葛城的情况。

“我昨天也说过了。剩下的小组也都同样是那种冷淡态度。搭话的话有回应，但完全感受不到他们想参与对话的意愿。考试结束为止他们都不会改变立场吧。即使葛城不在你那组，他们态度也一样吗？”

“嗯，我这边也不行。果然只能用其他方法了呢。”

剩下的机会还有三次。各组必须利用这些机会找出答案。

为了全班，或为了小组，抑或为了自己。

“那我先回房间了。”

所有人出了龙组房间之后就随即解散。堀北回了自己的房间。

途中，等待一之濑的滨口前来会合。

一之濑目送完堀北的背影之后，就对我如此开口：

“如果可以的话，你能不能陪我一下呢？”

“嗯，这没问题。”

我旁边有一之濑他们B班的三名学生。有点不自在。

接着，我们和神崎分开。我和剩下的人去了甲板，穿过已经切换成玩乐模式的学生们，在稍微安静的位置停下脚步。

“虽然堀北同学那么说，但我认为我们有合作的空间。”

“合作的空间？”

“嗯，我虽然很惊讶A班对我们保持距离，不过我认为这是机会。我在想为了这件事，是不是有必要把一切都摊开来。”

“把一切都……”

“这场考试归根结底，是找出优待者吧。既然这样，我觉得尽量掌握不是优待者的人，并且提高正确率才是明智的。所以我才要和你说……我并不是优待者。但我打算找出优待者，并为小组带来胜利。”

一之濑看着我的双眼，一字一句地说道。她还补充道：

“假如我是优待者，我想我会隐瞒身份到底。即使被你问也一样……理由很单纯，因为我会为了B班竭尽全力。”

那句话将我笼罩在难以言喻、谜样的氛围之中。

据我观察一之濑至今行为看来，我对她现在这招感到疑惑。

假如她真的打算在现在说出一切并寻求协助，就应该主动出示手机，赢得百分之百信任，才合乎常理。

然而，一之濑却没要这么做的迹象。

我应该把这句话理解成她是个单纯的笨女人吗？还是应该把这看成她在背后构想着某些环节呢？这非常困难。也许在此先表现出老实接受的态度才比较说得过去。

“这样……很奇怪吗？”

一之濑看我沉默，不安地说道。

“不，抱歉。这并不奇怪。只是你太坦率说出来，我很惊讶而已。一般情况不是应该会在这里说谎掩饰吗？说假如自己是优待者，就会选择小组胜利的选项。”

“我不会在这种事情上说谎。考试上竞争时我确实也会撒必要的谎，但平时我想尽可能诚实做人呢。”

“我会说出一切是为了班级光明正大地胜出。我认为借由逐步锁定对方是不是优待者，可以看见通往胜利的道路。啊，绫小路同学你可以不用勉强回答哟。我只是说出我的想法。因为我觉得要是把这点告诉给你，事情应该会比较容易进行。”

“即使没办法以最大限度发挥合作关系，先巩固关系也不是坏事。要是我不在这里回答你，之后可能会伤害到班级之间的关系呢。”

“不不不，没有这回事哟！”

一之濑急忙说道。但我不该在此有所隐瞒。

刚才一之濑说的话毋庸置疑应该是真的。她就算在这里成功欺骗我，背叛所得到的报酬也很微小。不惜舍弃与堀北之间的协议，来榨

干D班，是没有意义的。我就一五一十地告诉她D班的情况吧。

“我也不是优待者，还有幸村也不是。关于幸村，我可以断言他绝对不是优待者。只是很遗憾，关于轻井泽和博士……不，是外村，我并不清楚他们的情况。另外我赞成你的方针。我一点都不反对。”

幸村告诉我他听说轻井泽和博士都不是优待者，可是我最好还是不要未求证就全盘接受。在此还是不要轻率断言为妙。如果他们真的是优待者，我很可能就会失去信用。

我会断言幸村不是优待者，是从那家伙的言行、态度来判断的。总之，幸村无疑不是优待者。

“抱、抱歉呀。感觉是我硬逼你说出来。”

一之濑像是被罪恶感袭击，而低头道歉。你没必要道歉。因为“不得不道歉的迟早会是我”。

“滨口同学。可以耽误你一下吗？”

“请问有什么事呢，一之濑同学？”

滨口一走近，一之濑就开始把刚才的情况说给他听。我乍听之下，很意外的是一之濑隐瞒了她和D班的合作关系。我还以为照一之濑的性格，她已经得到班上赞同了呢。

“既然已经从他那里得到确认，那我也不能拒绝了呢。我也不是优待者。你可以相信我。”

考虑到他和一之濑之间的关系，我觉得可信度很高。在此说谎没有好处。因为败露时，和堀北之间的合作关系很可能会出现裂痕。

但是，假如他们采取彻底不露出马脚的作战计划，就另当别论了。

“你没有确认自己的班级啊。”

若是备受爱戴的一之濑，就算不使用龙园那样的统治方法，感觉也能掌握全班的状况。

“这应该是看个人的吧。应该也会有想要点数的人。我也不能擅自夺走他们被选作优待者的权利呢。”

“不过我也会去和剩下的一个人确认。要是他愿意坦率地告诉我，之后我就会向绫小路同学你转达。”

“谢谢你。不过关于D班，我可以告诉你们的并不多。老实说，我们班同学之间关系很疏远，就算他们愿意告诉我也不保证会是事实。”

“嗯，没关系。只要有绫小路同学你愿意帮忙，我就心满意足了哟。”

这么一来，我们三个就会站在公平的立场互相讨论。兔组的合作便成为可能。我、一之濑、滨口，以及从言行态度看来可以确定不是优待者的幸村——除去这四个人的话，目前优待者候选人就有十个人。当中无疑潜藏着优待者。

无论如何，这应该和无人岛上找出领导者相同，又或者会是个更难完成的任务。优待者应该也会感受到压力，但要是小心不做出露骨行动，就可以隐瞒到底。

“那么，请问之后你打算怎么找出优待者呢？就算直接询问，我也不认为对方会坦然出面。要像我们一样只凭口头就可以互相信任，应该很困难吧。”

“这次考试，不就是要对这件事设法做点什么吗？”

就是这样。这是场难度非常高的考试。

一之濑借由新的动作，开始为僵局带来变化。

2

只要我们不是那种可以看透所有谎言的超能力者，要识破优待者身份就会很不简单。

人是与生俱来的骗子。我们习惯说谎。

假如有不会说谎的人，那其存在本身就是个谎言。对人来说，我们和谎言有着无法分割的关系。即便是善意的谎言，它是谎言这点也是不变的。

至少，这房间的学生之中有一名优待者。

虽然距离考试开始还有时间，但我会像上次一样最早过来，是因为想观察所有人的举动。晚上的考试中，最早过来的是C班的女生团体。

她们一面吵吵闹闹地开心谈笑，一面进了房间，不过发现我坐在里面，就有点不好意思地降低音量，与我保持距离坐下。

接着，幸村摆着一副严肃的表情进了房间。他简单和我眼神交会，就在附近坐下。看起来和平时没有什么不同。

之后，来的是A班一行人——町田、竹本以及森重。

他们一如往常选择沉默，坐到了最里面的位子上。

“唉，町田同学。今天考试结束之后，要不要和我们出去玩？我们三个女生打算出去玩，但是找不到一起出游的对象。”

“这个嘛……”

虽然町田不参加讨论，但是他的存在感在女生中很强烈。除了一之濑和伊吹，女生好像全都对町田很感兴趣。我才不羡慕他……或许只有一点点羡慕而已。虽然我不知道C班是否几乎放弃找出优待者，或者说不定这也是战略。她们邀了町田出游，之间的关系应该会逐渐加深。

町田没有马上拒绝，露出思考动作，他看起来有点开心。

接下来到的是D班的博士和轻井泽。与其说是一起过来，不如说好像是碰巧同一时间过来的，轻井泽露骨地表现出厌恶。她一进房间，就像在和博士保持距离似的打算坐最里面的位子。

“唉，那里是我的位子欸。”

晚到的轻井泽郁闷地瞪着先到的C班学生。

看见其他女生亲密地和町田说话，她就更加地显露出焦躁。

“我不懂你的意思。什么叫你的位子？你随便去坐其他地方不就好了？”

“我要坐这里。让开。”

“什么？刚才我在跟町田同学说话欸。我们正在约他晚上出游呢。”

“唉，町田同学，你也能帮我说话吗？说要我坐在你隔壁。”

町田的样子有点伤脑筋，犹豫应该站在哪边。然而，轻井泽立刻就了解这情况，于是挤进真锅和町田两人之间，握住町田的手。

“下次我们单独出去玩嘛。还是说，你已经和这个人约好了吗？我讨厌脚踏两条船的人，所以如果你要和这些人出去玩，这件事情就只好当作没有了……”

嗯，这是在等人吐槽吗？她正在和平田交往，却可以光明正大说出这种话。还真厉害欸。

被“单独”这个词吸引的町田，好像已经决定要选择哪一方了。

“你能不能让下位子呢？因为轻井泽中午也坐在这里呢。”

“什么？什么嘛。真是火大……”

C班女生仿佛在说我也不想坐你旁边似的离开了那地方。

接着，轻井泽就滑进空出的位子，坐了下去。

她好像几乎紧贴着町田……不，是已经挨着身体了。

我不觉得这种行为很轻浮，是因为我很了解轻井泽的为人。

轻井泽正在和平田交往。虽然不晓得町田知不知道这件事，但是与其说町田对轻井泽敞开心房，倒不如说是好像开始对她怀有好感。

光论外表的话，她毫无疑问很可爱。从被她喜欢的那方来看，就会变得想去保护她。

有趣的是，尽管这是昨天才刚成立的临时小组，也已经开始产生蕴含权力关系的独立生态系统。

落单的落单，献媚的献媚，控场的控场。不过，这和平时并不会完全相同。例如说，假如同地方有两个控场角色，其中一方就会被筛选淘汰。这也是弱肉强食的缩影呢。在这场竞争中的落败者，就会不得不往下降一个阶级。根据情况不同，也会一口气降到最底层，成为有跟没有都没差别、空气般的存在。要说的话，就是我这种人呢。

这场考试的有趣之处，即在于跟平时当作敌人在戒备的家伙们编列到同组。

以在伙伴间拥有极高人气为傲的一之濑，明显对敌人影响力很薄弱。假如是平田的话，他应该可以促成一个比较团结的小组吧。

“各位，请多指教哟。”

一之濑一来到房间，就替阴郁的房间带来了活力。我想她立刻就察觉到了现场气氛沉重。她没有贸然向大家搭话。

话说回来，轻井泽的行为太过强硬了，我有点无法理解。就算真的想和町田变得亲近，也不必露骨地与C班女生起纠纷到那种地步。

只不过——我隐约觉得这件事好像和考试没有直接关联。

因为我第一学期认识轻井泽以来，一路都看着她性格所致的种种行动。

不管是这次小组的这种小规模，还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大规模，轻井泽应该都希望自己是第一吧。当然，要站在女生的顶端并不容易。假如是像一之濑这种有向心力的才女就另当别论，但如果没有优秀能力，这也是没办法的。

可是，校园生活中“人际关系”才是决定金字塔阶级制度上下级的关键。事实上，轻井泽借由强硬措辞与态度，在D班当上女生的领袖，甚至成为平田这个引领班级人物的女朋友。即使在男生中也获得了很大的发言权。

假如把轻井泽这学期的行动套用在她现在的行为上，那就可以理解了。只要把感觉很不可靠的男生组员中最强势的町田拉拢，就能在这间房里握有主导权。

事实上，C班学生们面对这无法违抗町田的状况，也都不甘愿地作罢。

这样的话，抱着被讨厌的觉悟拿下主导权，轻井泽能够得到的会是什么？

优越感？

自我满足？

自我展现欲？

虽然看不清真相，但我有点眉目了。

“这样不太妙啊……”

“对啊，要是再这么下去，就会以优待者获胜而结束……”

坐我隔壁的幸村把我的话理解成担心考试，而如此答道。否定也很费事，所以我没有过多解释。

“那，这次A班也不参加对话？”

“当然。你们就随意讨论吧。我们的方针没有改变。”

威风凛凛如此断言的町田身旁，有个抹去喜怒哀乐情绪的学生。据我所知，A班现在分成葛城派和坂柳派。森重是无人岛考试中对葛城举旗造反的男生之一。

平常的话，他应该不会乖乖听葛城的意见，可是坂柳因病缺席，没参加这次旅行。

既然请示的对象不在，就只好乖乖服从。应该是这样。

我还以为D班在无人岛考试中乘虚而入给予A班打击，葛城说不定就会失去作为领袖的向心力。但他们好像不会因为那点事就瓦解。从森重这两天始终沉默这点看来，他大概也认为这场考试只能忍耐。

“一小时不说话也很浪费，我们这次还是来玩扑克牌吧。”

一之濑也习惯了，说完随即拿出扑克牌。

这场考试有各式各样的应考方法。一之濑想用积极对话来锁定优待者，而葛城想借由保持沉默来求安定。龙园与所有人为敌，但他借由掌握班级所有情况，正找寻着考试构造以及其根本规则。

然而——他猜对到何种程度，揭晓时才会知道。

结果这次的一小时我们专心玩扑克牌，之后就解散了。

虽然幸村拼命观察，但他似乎无法从大家身上掌握优待者的线索。

这点其他学生也都一样吧。大家应该差不多下了结论——假如重复进行对话，优待者也不会出面。我观察着所有人离开房间的顺序。

总是很快就出去的C班学生还没有动作。相较之下，动作更快的A班，则一如既往最先出了房间。町田好像在和轻井泽交换联络方式。他留下一句“下次我会联络你”就离开了。接着，幸村和博士也站了起来。

“回去吧。绫小路你也走的对吧？”

“嗯。”

轻井泽几乎与我们同时起身，她边讲电话边站了起来，好像是觉得有趣似的笑出了声，出了房间。C班的三个人接着从我们身旁走过。

“你们不觉得刚才那三个人的样子好像很奇怪吗？”

幸村也察觉到变化，露出有点狐疑的表情。

“是吗？在下没发现是也。”

先不管措辞奇怪的博士，幸村感觉到的异样感是正确的。看来C班累积了相当多的愤恨。

我和幸村悄悄从房门窥视走廊情况。

接着看见那三个人紧追在轻井泽正后方。我最担心的是她们少了一个人。唯一对轻井泽没兴趣的伊吹不在。

“是不是要起纠纷了？”

“怎么办？”幸村说道，看向我。

“先追上去吧。我想这不会变成暴力事件，但也许会成为一场骚动。”

“真是的，轻井泽那家伙。随便就做出那种招人怨恨的事……我们光为了找优待者就已经竭尽全力了欸。”

我们决定让博士先回房间。我和幸村则悄悄跟在她们四个人身后。

我们转弯之后，就听见紧急出口“啪”的关门声。电梯并不拥挤，没有必要使用紧急逃生楼梯。也就是说，这是有其他目的。

“你们把我带到这种地方想干吗？”

我偷偷打开紧急出口的门，听见附近传来这种声音。

“别装傻。是你撞飞梨花的吧？”

“什……什么啊？为什么是我？我不是说过你们认错人了吗？”

她们三个围住轻井泽，把她逼到墙边不让她逃走，但轻井泽就算在这种情况下也不道歉，并否认此事与自己的关联。真的是认错人了吗？

“我接下来还有事，能请你们让开吗？”

“既然这样，你就让我们确认呀。我现在就把梨花叫来。假如不是你，我们就原谅你。”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会跟老师告状。”

“你要跟老师说什么？我们又没施暴。既然如此，就算我们把你撞飞梨花的事情告诉老师，那也无所谓喽。”

既然决定挑起争端，对方好像也不打算作罢。她们抓住试图逃跑的轻井泽的手臂，再次把她押到墙上，重新包围起来。

一名女生为了和叫作梨花的人取得联络，开始操作起手机。

“等、等一下啦。”

看见这情况的轻井泽明白她们是来真的，于是就要求她们停止操作手机。

“干吗？为什么要等？”

“……我刚才想起来了。想起之前有人和我相撞的事。”

“少装傻。你明明一开始就记得。算了。你会好好跟梨花道歉吗？”

“道歉？明明是那女的自己的错啊。谁让她这么迟钝。”

我还以为轻井泽要承认是自己的责任，没想到她却这么强势地一口咬定自己没错。尽管她非常清楚这会惹火她们。

“这家伙真的让人很火大。我还想着要是她向梨花道歉，就原谅刚才对我们做出的事。现在我不会再原谅她了。”

真锅用手使劲推了一下轻井泽的肩膀。

“反正你们一开始就不打算原谅我吧……”

至今一直站在真锅身后，一名叫山下的少女，因为轻井泽这句小声嘟囔而失去了理智。

“小志保。我也已经达到忍耐的极限。我们真的不能原谅轻井泽。”

“我也这么想。我想她对梨花也绝对是同样态度。要不要狠狠欺负她？”

这次，她比刚才还更用力地用手又推了一下轻井泽的肩膀。

幸村一瞬间打算开门，可是我抓住他的手臂制止了他。

就算在这阶段制止，她们近期内说不定会再次袭击轻井泽。既然这样，让轻井泽在我们监视着的现阶段被她们小惩一番，才会有今后制约她们的力量。

最重要的是，我对轻井泽惠的看法现在正在改变。

“呼、呼……”

轻井泽的呼吸逐渐变得急促。她好像很痛苦，而用双手按着头。

这种痛苦模样别说博得真锅她们同情，甚至还更惹火了她们。

“事到如今就算你装得像个女生，我们也不会原谅你。”

她抓起轻井泽的头发，强行抬起她低着的脸庞。

“我讨厌轻井泽的长相。她不是长得很丑吗？”

“真的。干脆就把她的脸给弄烂吧？”

“住、住……住手……”

“哎呀，她说住手欸。你刚才为止的气势都怎么啦？”

只要越憎恨对方，就会越是彻底否定对方优点。

如果光论姿色全场都会一致认为轻井泽更出色，可是对真锅、山下、薮来说，好像不连轻井泽端正的长相都否定的话就不服气。

轻井泽开始颤抖起来，最后快哭了出来，同时抱着头一动也不动。



那模样丝毫没有平时的样子。

人的本性在困境中才会显露出来。

只要再等一下，我就可以对轻井泽惠有更深的了解。

然而，幸村好像无法忍耐，而表现出多余的正义感。他不听我的制止，打开了门。她们三个对于不速之客的登场当然大吃一惊。另一方面，轻井泽就像是觉得自己得救似的瞬间露出放心的表情。

“你们在做什么？”

“在做什么……没什么啊。我们只是在跟你说话而已，对吧？”

真锅仿佛在告诉轻井泽“别说多余的话”并瞪着她，但她不是会因为这种事就畏惧的人。

“幸村同学。你跟她们说句什么嘛。这些家伙把我强行带走，还对我施暴。真的是太差劲了，对吧？还说我很烦人，要我消失。”

平常完全不把幸村放在眼里的轻井泽，应该觉得他能够在这里出现很令人感激吧。看得出来她有点放下心来。

C班那方用力地瞪着我们，像是在说——这和你们无关吧？

“我们只是在帮忙解决轻井泽同学和梨花之间的问题。你们听说过她们相撞的事情了吧？”

“……和平解决不是比较好吗？就算她们相撞，轻井泽好像也并没有恶意。”

就幸村的立场，他也只能这么回答。

“你闭嘴。这与你无关吧。”

“……”

被瞪着这么说，这回幸村也只能闭上嘴。

轻井泽用看着没用男人的眼神望着幸村，同时悄悄拿出手机。

“赶快离开啦，否则我要叫人了。”

“你要叫谁？平田同学？町田同学？还是说，你还有其他男人？”

女生之间的争吵虽然钩心斗角，但这大概是因为她们和男生不同，很难借由暴力来解决事情。对于被卷入的我们来说，这是个就连眼睛该看哪里、耳朵该不该听，都很伤脑筋的状况。

“刚才老师就在附近哦，我想你们最好还是快点走。”

我无可奈何地踏入紧急出口这么说道，催促她们解散。

即使是C班，她们应该也不想现在引起骚动。

“我绝对会让你对梨花低头道歉。”

这是对方无论用什么手段都会达到目的的威胁。轻井泽拼命摆出强势的表情，但我一眼就可以明显看出她已到达极限。对方应该也感受得到轻井泽这种状态。她们始终都是一副居高临下的态度。

“没事吧？”

幸村无法放着有点急促喘气的轻井泽不管，于是向她搭话。

“别管我！”

轻井泽“啪”地挥开幸村接近的手，让幸村远离自己。

“什么！我可是因为担心才来看你的状况欸！”

“烦死了！没人拜托过你那种事情！”

轻井泽如此扬言。她呼吸紊乱地往前迈了一步。

幸村仿佛被震住似的往后退了一步。

我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往后退下。轻井泽也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接着用力打开紧急出口的门，狠狠地关上。

“那家伙搞什么啊！每次都给人添麻烦！”

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幸村愤慨的心情。就算是问题制造者也该有个限度。

幸村很疲累，他没有继续说话，就离开紧急出口，回了房间。

我在没人的紧急楼梯前，思考关于轻井泽的事。

统合D班女生的领袖所表现的这令人担心的一面，她刚才害怕的模样，看起来不单只是因为受到了威胁。

3

第二天结束后的半夜。白天笼罩喧嚣气氛的游泳池边，现在完全寂静无声，没有人烟。

我为了确认一件事，拿着手机等人。

学校分发的手机一开始就有学校老师的信箱，因此和茶柱老师取得联络很简单。这里是我和老师碰面的地方。

虽然说是盛夏，但这里是大海正上方。在高速航行的船只上，夜风甚至让人觉得寒冷。

“……让你久等了，绫小路。”

“没关系。比起这个，抱歉这么晚把您叫出来。”

“假如学生有事情要商量，班主任也有义务回应。不知道是好还是坏，你还是第一个单独叫我出来的学生呢。”

茶柱老师对D班没有多大兴趣。就算是说客套话，她也不受学生喜爱。即使有烦心事，应该也不太会有人和她商量。

“我有件事想请教老师……您的脸色还真差欸。”

因为光线很暗，一开始我没发现，但老师的表情就像快死掉似的阴沉。

“……别在意。你有什么事？”

我闻到了她身上的酒气。

“您说过这所学校没有点数买不到的东西。但即使如此，也有例外对吧。”

“嗯，是啊。当然存在例外。比如用点数买老师或学生的性命，学校也无法答应呢。”

“那么过去通过点数购买过最贵的东……”

我正在抛出问题时，感觉到人的动静，于是就闭上了嘴。

“哈啰！小佐枝。你好吗？”

出现的是星之宫老师。她是偶然出现在这个地方的吗？可能性微乎其微。

她应该是跟在茶柱老师后面来的。

“……你不是醉倒了吗？”

“咦？讨厌啦，我怎么可能会醉倒。我只是在装睡而已。”

“真是……你好像还是老样子酒量很好。昨天也好，今天也罢。”

“晚安！绫小路同学。你好吗？”

她靠过来，然后熟落地勾着我的肩膀，用满身的酒臭缠过来。未成年的我一点也无法理解，酒有这么好喝吗？光闻味道我就一点都不想喝。

“普通。不好也不坏。”

“真是一点也不可爱的回答欸……你是喜欢像小佐枝这种凶巴巴的大姐姐吗？”

“别缠着学生。你妨碍到我们的正事了。”

令人感谢的是，茶柱老师抓住星之宫老师脖子后面，把她从我身上拉开。

我脑海中闪过昨天偶然听见的对话。

老师也会互相戒备、竞争、欺骗对方，同时以好班为目标。

这只是单纯要提升自己的薪水吗？或者是像茶柱老师跟星之宫老师这样，彼此作为学生时代的朋友，有着无法一言以蔽之的理由呢？

校方和教师应该都毫无疑问维系着公平。假如泄漏多余信息造成了不公，就会是件大事。这责任是难以计量的。假如以这点作为前提思考，一之濑就算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分到兔组，那家伙拥有敏锐的洞察能力及观察能力，迟早都会奇怪为何自己会被分到兔组。要是她能理解成是单纯的巧合就好。不过，星之宫老师不擅长感情收放。她有可能让一之濑察觉——这是为了让一之濑刺探绫小路清隆。若是这样，那我该怎么应对才好呢？我一边思索，一边定下行动方案。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呀？三更半夜在这种地方，岂不是个大问题吗？”

“大问题？对学生的烦恼，我认为陪他商量是理所当然的呢。”

“既然这样，那在更有人烟的地方会合不就好了。像这样偷偷摸摸躲起来的话，感觉很可疑呢。”

茶柱老师面对前来刺探的星之宫老师，始终都维持冷静的应对。

“这是绫小路提的要求。他说希望商量时不被任何人看见。”

“哦。这样的话确实是没违反规定啦……”

“你要是理解了就快点回去。我也会随后回去。”

“是是，你们慢慢聊。但你们可不能做出逾矩的事情哟！”

星之宫老师留下这一句多余的话，就回到船里。她好像也没做出像隐藏自己气息、躲起来的举动。

“抱歉啊，她是各方面都很麻烦的老师。”

“不会。”

“那么继续刚才的话题。关于过去以最高额点数购买的东西。”

茶柱老师轻轻点头，就摆出稍作沉思的姿势。

“假如仅限于我就任之后，那就是‘改变校规’了呢。当然，必须是在能够实现范围内的事。例如，把迟到的时间延长一分钟这种状况。”

茶柱老师终究不是就事实，而是以例子来回答。

“终究只是个参考范例吗？”

“你不满意吗？”

“算了，没关系。因为我知道了学校构造与点数的实用性。”

即使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也可以凭点数来更改学校的结构。换句话说，这也可以说隐藏着无限大的可能性。因此个人点数极为重要。

“这种事用邮件也能问吧。为什么一定要叫我出来？”

“邮件的话会留下记录。”

我留下这句话，就朝与星之宫老师离开时不同的那扇门走去。

虽然我还有好几件想确认的事，但现在先弄清楚这点就好。

“近期我会有事找您相求。”

我回过头，看见茶柱老师有些狐疑地看着我。

4

半夜时分，大约凌晨两点的时候，我隔壁邻居似乎醒了过来。

他尽量不吵醒在房里睡觉的其他三个人，慢慢从床上溜出去。由于学校规定学生要穿运动服睡觉，因此可以就这样离开房间。

我确认那男生不是要起来上厕所，就紧握自己的房卡溜出被窝。虽然不一定今天就会有进展，但是行动终于有成果了。

那名男生发现我醒来，就沉默不语地与我对上视线。

我不撇开视线，告诉他我有事找他。他就用手指表示他会在走廊等我。我出了房间，就看见那名男生……平田，有点伤脑筋似的等着我。

“是我吵醒你的吗？还是你一直醒着呢？”

“是后者。我在想你今天或许会偷偷溜出房间。”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我今天还是第一次半夜外出呢。”

我觉得贸然蒙混过去会适得其反，所以决定老实回答。

“你收到轻井泽的联络了吧？”

他因为我这句话大致上了解了情况。不愧是优秀的平田，他拥有无可挑剔的理解能力。

“难道你知道些什么吗？”

“毕竟我和轻井泽同组，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所以你跟着我出来的理由是？”平田看来像在等着我的后文。

刚才的解释确实不成我半夜溜出来追这家伙的理由。

“之前你不是要我当你和堀北的中间人吗？或许可以如你所愿。”

“原来如此。换句话说你现在在这里，是堀北同学的指示。对吧？”

他理解得很快，真是帮了大忙。我不用多做拐弯抹角的说明就了事。

“包含轻井泽的事情，兔组的详情我都会详尽地向她报告。结果她了解到关于轻井泽的一些事后，就要我来监视你。也叫我跟在你后面偷听你们说话。可是，平田你和我说过希望我成为中间人。所以，我觉得这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机会。于是才放弃偷偷摸摸进行。”

“她想知道什么呀？”

“应该是平田你所知关于轻井泽的一切吧，还有接下来你们的说话内容。”

至于为何需要关于轻井泽的信息，平田不了解兔组的实际情形，他不会懂吧。不过，他应该知道这会对日后造成影响。

“我不知道自己可以回答到什么地步哦。我也要顾及轻井泽同学的心情。”

平田说完这些，就在走廊迈步前进。他的样子冷静，完全感受不到他对突然的提议和请求有任何动摇。他的步伐很安静。这是因为他顾虑到现在是深夜吗？他连走路的方式都很注意。

他明明在床上躺了大约两小时，发型却没有很凌乱。在和他相处之中，我可以断定他这样不是为自己，而是为了顾虑让人看见时，不给对方带来不愉快。

“虽然我觉得你应该不会说多余的话，但接下来的话题相当敏感。轻井泽同学也可能拒绝谈话，直接回去。我希望你能理解并做好心理准备。”

虽然也有让我躲起来偷听这招，但平田应该不会同意。轻井泽明明不想让任何人听见才半夜叫他出来，他不可能允许我在背后偷听。既然这样，我还是老实答复比较说得过去。我没反驳，并且点头答复。

会合地点是地下二楼休息区的自动贩卖机前。它位于船内走廊的中央。地点本身很容易引人注目，但这位置要是有人靠过来就一定看得见。若是这里，要偷听也很难吧。

轻井泽已经先到了，她穿着一身运动服坐在沙发上。

因为听见脚步声而回头的轻井泽看见平田瞬间露出笑容，但她发现我跟在后方，就立刻变得很不高兴。她站起来对我抛出这句话。

“为什么绫小路同学你会跟平田同学在一起？”

“是我叫他一起来的。”

“为什么？我明明就说想要单独说话……”

“嗯，但我对轻井泽同学你在电话里说的事情有点担心。我认为请知道情况的绫小路同学过来会比较好。自作主张了，抱歉。”

轻井泽彻底不满，但在平田面前，她的态度也无法强硬起来。

“可是……我想要单独说……”

“但你在电话里说的事情，不是我们两人讨论就能决定的。”

我猜这有关她和真锅率领的C班之间的纠纷。不过，轻井泽是怎么和平田说的呢？假如只是为了消解愤恨，她不至于会说要像这样两人见面。

轻井泽因为有外人在而没开口说话。

虽然平田不是等得不耐烦，但他好像认为这样沉默下去也没意义，于是开始说他在电话里听到的内容。

“你刚才说自己和C班的真锅同学她们起了争执。这是真的吗？”

轻井泽对这问题欲言又止。她很介意我的存在，什么都不打算说。平田再次打破沉默。

“绫小路同学，你了解轻井泽同学和真锅同学起纠纷的事情吗？”

“大概了解。”

看来他好像觉得和轻井泽之间的对话不会成立，打算向我求证事实。

轻井泽看起来很不满，但即使如此，她也安分地听着。

这恐怕是因为我看见了轻井泽被真锅她们逼问的情形吧。

“依轻井泽同学所说，她被真锅同学她们找麻烦。听说她因此被带去没有人烟的地方，差点被施暴。”

“嗯，这是真的。老实说我也目击了那个场面。另外幸村他也看见了。”

“这样啊……”

平田沉思着，接着闭上双眼。这种时候，平田会如何判断呢？会为了斥责真锅她们，而把她们单独叫出来吗？或者是向学校通报呢？

“假如是真锅同学她们单方面施暴，那就必须应对。我绝不允许发生朋友之间的暴力事件呢。”

轻井泽听见这句充满正义感的发言，虽然只有一瞬间，但也露出了笑容。不过她一发现我在看，就马上恢复了不开心的表情。

“是轻井泽同学单方面遭到过分的对待。是这样没错吗？”

“不……”

我正要回答原委，就发现轻井泽正沉默地瞪着我。

即使如此我也不能说假话，因此我就把自己看见的、感受到的如实告诉了平田。

包括轻井泽之前曾经和名为梨花的少女有过纠纷以及真锅她们想要她对此道歉，还有轻井泽差点被她们施暴的事情。

平田听完后，就像在脑海中补足轻井泽所说的内容一样，点了好几次头。

“原来如此。所以你才会对我说出那种话。”

“哪种话？”

“轻井泽同学来跟我说希望我报复真锅同学她们。”

这是比我想象中更危险的事情呢。她身为曾经被袭击的这方，这想法应该是想在真正被干掉前先解决对方吧。轻井泽因平田泄漏这件事，而打破短暂的沉默。

“你为什么要说出来……”

“因为这很不像你。居然会想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不像是你的作风。”

“你女朋友可是在伤脑筋欸！如果是男朋友，一般不都会愿意帮忙吗？”

“当然是这样。但是，我没有那种以眼还眼的想法。你知道的吧？”

他们两人内心中我所不知道的、像是信念般的东西正在彼此交错。

“接下来我们一起思考吧。思考怎么做才能跟真锅同学她们变得要好。”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正单方面地被怨恨。你要理解我呀！”

“单方面？这是因为你一开始跟诸藤同学起纠纷吧？”

诸藤应该就是叫作梨花的人吧。他竟然掌握了对方身份，还真是厉害。

“可是那是……因为那没办法嘛……毕竟筱原同学她们都在场……”

“筱原在场，所以没办法？这是怎么回事？”

“你别插嘴！”

我提出疑问，轻井泽就立刻大声怒吼，高亢的声音响彻走廊深处。

“拜托你了。帮帮我吧……平田同学，你会保护我吧？”

“我当然会保护你。但是我没办法因不合理的理由伤害真锅同学她们。我会利用商量的方式引导你们得出彼此都接受的结论。”

“我就说不可能了嘛！要是这种事办得到，我就不会要你帮我了！”

虽然很不讲理，但我也能理解轻井泽的说辞。轻井泽现在所处的立场比想象中还危险。就算演变成真正的暴力事件大概也不奇怪。

校规是不会轻易奏效的。未成年禁止吸烟，这在全国任何高中当然都是违反校规，可是世上却有许多学生躲起来抽烟。世界上有很多不受法律或规则束缚的事情。霸凌也是其中之一吧。

平田很担心轻井泽，可是同时也很担心真锅她们。他一点也没打算改变优先考虑圆满解决的态度。这并不是对待自己恋人的态度。

“无论理由是什么，我都无法回应你这份期待。对我来说，轻井泽同学只是一位重要的同学。你有困扰的话，我会帮助你，也会保护你。不过我无法为此伤害其他人。就算是C班学生也一样。”

“你这个骗子！明明就说会保护我！”

“骗子？我一开始就抱着相同态度哦。”

平田接连说出对D班学生来说，短时间内难以置信的事实。

“我一开始就说过了吧？我说过我们不是真正的男女朋友。我不介意假装交往，但我绝不会只照顾你一个人。”

我们两人的关系并不是真的——平田应该说的是这个意思。

“唔！你、你为什么要现在说那件事！”

她当然是对我在场而有所不满吧。

而我也能理解这就是平田的目的。这家伙现在在利用轻井泽引导出消息，当作是给堀北的供品。

“因为我认为是时候该有新选择了。我想帮助你。”

但是，他并不是要弃轻井泽于不顾，而是真心打算拯救轻井泽。

平田靠近慌乱的轻井泽，对她搭话。

可是，他却不打算去碰她瘦削纤弱的肩膀。

“也就是说你的意思是……就算我被施暴也没关系吗？”

“我没这么说。我会尽全力帮你。早上我打算和真锅同学她们谈谈，希望不要再让你困扰。告诉她们发生争执不是你的本意，要我去转达你打算道歉也没关系。”

“我不要这样！”

轻井泽被真锅她们逼近时的情况以及来拜托平田报复的手段。

把这些考虑进去，浮现出来的便是轻井泽的本性。她的真正性格。

轻井泽有件令她害怕无比的事情。

“既然这样就没有我能帮上的忙了。很遗憾。”

平田很冷静。就算在这种时候也很冷静。虽然很可靠，但也是在对只能依赖平田而生的轻井泽宣判死刑。

“绫小路同学，你想到什么解决方案了吗？”

平田打算让只是传令兵的我担下重任。

“够了！既然你不愿意听我的请求，那我就不需要你了！”

轻井泽如此喊道，接着把手中的罐装饮料狠狠地砸到走廊上。

里头的饮料洒得到处都是。刺耳的声响虚无缥缈地响着。

“我们的关系到此为止。结束了！”

轻井泽说道，放弃话题才开始没多久的这个状况。比起隐藏的事实曝光，她看来对平田不肯帮助自己一事更焦躁。

对轻井泽离去的背影，平田没有要追上去的意思。

“绫小路同学。我有办得到的事情，但也有些事情是办不到的。所以，现在你才会在这里。我希望你可以明白我的用意。”

我打算利用平田引出轻井泽的情报。然而，平田却反过来想利用我去解决轻井泽的纠纷。

“真是自说自话呢。你是大家的伙伴，对吧？”

“是啊。我既是轻井泽同学的伙伴，也是绫小路同学你的伙伴。不过，我会依据对象不同，改变应对方式。你比大家所想的更加可靠呢。”

“你太高估我了。”

“真的是这样吗？就算是这样，我对自己看人的眼光还是很有信心的。所以我很清楚哦。”

关于这份自信，我很想详细问问，但还是先说说解决方法吧。

“总之，我想再问一次关于你和轻井泽的关系。你们说在交往果然只是场面话，并不是真的呢。”

“你之前就已经猜到了吗？”

“你和轻井泽交往将近四个月了，可是你们两人的关系完全没有进展的迹象。当然，虽然也能考虑你们彼此建立着纯洁的柏拉图式关系，但即使这样你们也总是保持一定距离。像是彼此都以姓氏称呼对方这点。”

就算肉体上的距离不缩短，只要两颗心靠得很近的话，照理说称呼对方的方式也会改变。然而，无论是好是坏，平田和轻井泽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任何变化。

若他们是男女朋友，没有任何变化就是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这样哟。我们没在交往。但是，我们彼此都觉得有必要交往，所以才会在一起。你能理解这种矛盾吗？”

虽然没真正交往，但有必要在一起。也就是说，他们彼此之间拥有利益关系。那么借由交往能获得的好处又会是什么呢？是哪方拜托、哪方答应的呢？这当然是轻井泽提出想和平田交往，而平田答应的吧。

“这在入学起三个星期左右就成为话题，轻井泽的知名度接着急速上升。”

在小组内也能看得出类似的现象。轻井泽借由和町田扯上关系，而做出比平时强硬的发言。她的存在感于是逐渐增加。

换句话说，轻井泽眼中的平田，是为了确立自己地位的槲寄生。

“你是为了帮助轻井泽确立地位，才扮演她的假男友啊。”

平田对知晓真相的我露出淡淡的微笑。

这么一来我就得到真相了——虽然我一瞬间是这么想的，但实在觉得不太对劲。

而且，平田看来也没承认就是如此。

她是为了站在金字塔的顶端，才利用平田和町田吗？

不，光是这样的话，就会有无法解释的部分。

我想要足以支配班级的地位，你就跟我交往吧——平田被这么拜托，就会轻易接受吗？轻井泽的架子日益变大，偶尔也会做出近似霸凌的举止。

但是，为何平田不仅没有责难而且容忍着她呢？

再说……轻井泽真的是为了掌控场面才利用平田他们吗？这也是问题。如果要问她这次有没有利用町田取得组内的发言权，这点也没有。硬要说的话，她对小组没什么兴趣，甚至沉默不语的时间比较多。她一开始应该没有利用町田的想法吧。

那么，她接触町田的契机是什么呢？

于是，我终于隐约觉得自己看见这名名为“轻井泽惠”的少女的真面目了。

“原来她是为了保护自己啊。”

用排除法，只剩下一个答案。

“你还真厉害……刚才听见你说出这句话时，老实说我都起鸡皮疙瘩了呢。”

“只是因为堀北告诉过我。她告诉我好几种轻井泽会接触平田以及町田的理由。”

我含糊带过，但平田不是那种单纯到会老实相信的男生。

“绫小路同学。老实说我觉得你……虽然这话很难听，但该说是有点可怕吗？我认为你是会让人害怕的存在。要是造成你的不愉快，

那很抱歉。”

“让人害怕？为什么你会这么想？”

“我从入学起就观察着你，但当时的你和现在的你简直判若两人。你散发出的气场和说出的话，都让我认为你们不是同个人。”

平田拥有绝不漏看眼前人一举一动的能力。

我的想法发生了改变，难怪他会觉得我很奇怪。

“我说过了。这是因为有堀北的建议。我会向堀北定期报告小组的情况。我只是依那家伙的指示在行动。无人岛的时候也是这样。堀北做出准确判断，引领D班走向胜利，我们才能获得大量的班级点数。换句话说，对我而言这也有很大的好处。那家伙不擅长与人沟通对吧？所以，她才会要我代她向你问话。”

平田知道我很多时间都是和堀北共处，因此他也不会怀疑这点。

“也就是说堀北同学认为拯救轻井泽同学将会关系到班级能否顺利通过考试，对吧？”

“嗯。”

“不过，我认为你也很厉害哦。你和池同学或山内同学他们有点不一样。”

“我可没有他们厉害欸。”

“就算是按照堀北同学的命令行动，现在在这里和我对话的人也是你呢。这不是光靠事先接受指示就能办到的。再说，我认为你的说话方式有着明确的逻辑。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哟。”

“……”

平田比我想的还更优秀。

我很担心平田想拯救轻井泽的冲动可能失控，但他还是以很高的水准维持着自己的能力。

“你刚刚也说了，我会答应扮演轻井泽同学的男友角色，就是为了保护她。她请求我帮助她。你也许难以想象，她从小学到初中的九年时间里，一直遭受着严重的霸凌。”

“我并不是在怀疑你，但这件事是真的吗？”

轻井泽急促喘气的原因，果然就是她的过去。

我猜她有强烈的心理创伤，但一旦有人说出来，我还是很难以置信。

“我虽然是在进入这所学校之后才认识轻井泽同学，但我懂。遭到霸凌的人，都会拥有特殊的气质。所以我才会答应和她交往。轻井泽同学利用身为我女朋友的地位，摆脱被霸凌的过去。我认为轻井泽同学现在的性格大概不是真正的她。她只是勉强表现得强势吧。”

所以，她平时也许无法好好控制情绪。

遭受霸凌的人，多半都会像佐仓那样，拥有朴素乖巧且懦弱的性格。另一方面，像轻井泽这种恣意发言的强势人物，一般不会是被霸凌的那方，多半都是霸凌人的那方。

然而，轻井泽的性格是纸糊的、是虚有其表的。所以她才在背后接近像平田或町田这种可以支配场面的人。

“虽然我大概能理解，但这对你而言的好处是什么？”

俗话说，对学生而言恋爱是青春的一部分。平田受众多女生欢迎。虽然说这是为了轻井泽，但假装在交往的话，就无法谈场真正的恋爱。

“好处？那就是轻井泽同学能够不受欺负吧。就只有这样哟。”

平田如此断言。这既不是伪善，也不是爱情，而是为了他自己。

“你无法接受吗？如果理由只有这点的话。”

“我不是无法接受。只是，理由应该不止这点吧？”

如果是为了拯救伙伴，平田会毫不吝惜地帮助对方。然后，他也把真锅她们当作伙伴之一。平田太顾虑他人，甚至可以说是种病态。

平田觉得既然都说到这里，所以就打算和盘托出。他在自动贩卖机买了两罐罐装饮料，递了一罐给我。我心怀感激地收了下来。

“硬要说的话，我上初二前，在班上都是个很不起眼的学生。”

“真的吗？有点无法想象欸。”

要从总是发挥领导能力的男生去想象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

“虽然不起眼，但也不会太没存在感。我也多少有些朋友。不过我真的很平凡。我有个从小就很要好的儿时玩伴，叫作杉村。我们小学六年都同班，住得也很近。我还记得我们每天都会一起上下学呢。”

平田好像很怀念似的，有点虚无缥缈地回想着过去。

“升上初一之后，我们不同班了。即使这样，一开始我们还是会一起上下学。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次数逐渐减少，我也变得都只和新班级的同学们一起玩。这件事本身……嗯，大概是很寻常的事情吧。”

因为进入新环境而结交新朋友是很自然的事。一点都不奇怪。

“可是啊……我在和新朋友玩的时候，杉村同学却在背地里遭人欺负。”

我明显感觉得出他用力握紧了罐子。

“杉村对我发出无数次求救信号，像是自己脸上受伤，或是身上出现瘀青，可是我却优先和新朋友玩，没当回事。杉村的性格原本就很好强，也容易跟人打架，所以我没想得太深……升上初二再次见到他的时候，杉村的内心早已崩溃。他开朗活泼的形象消失无踪，还视拳打脚踢的暴力行为为理所当然。欺负他的人连上厕所都不让他去，他就在课堂上失禁，接着又再次被人欺负。”

“你就眼睁睁看着……”

“嗯。你大概能想象得出来对吧？我什么都没做，什么都办不到。我害怕自己成为目标，害怕现在的快乐环境会被破坏……我对曾经要好的杉村视而不见，想着大家总有一天会厌烦霸凌而收手，想着杉村总有一天会不来上学，而霸凌就会消失，或者应该会有其他人去帮助他。我尽是想着这些自私的事情。”

“所以，那个叫杉村的家伙呢？最后变得怎么样了？”

“那天的事至今也深深烙印在我脑海。一大早来学校做足球晨练的我回到教室时，杉村正肿着脸等我到来。老实说当时待在那儿我很

难受。他明明是我从小玩到大的朋友，却让我觉得简直是另一个人。我甚至心想，要是和他扯上关系，自己也会被欺负这种自私的事。杉村应该看清了我这种丑陋的内心吧。他什么也没说，但就像是在对我倾诉一般……当天他从教室的窗户跳了下去。”

“跳楼……也就是说他死了？”

“医生说是脑死亡。现在他父母也相信杉村会康复而一直等待着他。可是，现在的我并不知道他是生是死。总觉得那天的事件有点非比寻常，我现在也觉得那或许是场梦，或者是幻觉。杉村同学跳下去的时候我才总算明白，明白我怕惹事、为了保护自己，而逼死了重要的朋友。”

也就是说，那就是促使平田洋介这个男人诞生的事件啊。

“我不觉得这会成为杉村的救赎，但我想尽量弥补。我认为我只能借由拯救他人来达成心愿。”

“我也不是无法理解你的心情，但世上没有这么单纯吧。今天也一样会有某人在某处遭受霸凌，并且就像那个叫杉村的家伙一样，打算结束生命。你是无法阻止这些事情的。”

“我当然清楚。我不是什么正义的英雄。不过，我想起码帮助自己身边的人们。我必须帮助他们。这就是犯下过错的我必须去承担的责任。”

“那这次你打算怎么办？同时拯救轻井泽和真锅两个相反立场的人，这是不会实现的吧？”

“……我知道很矛盾。所以才会同意你跟我一起来呢。”

原来如此。他也察觉到了自己的怪异之处。

总之他无法不去拯救身边认识的人。

“我从没想过把这件事说给别人听的这天会到来。没人知道这件事，也是我选择这所学校的理由呢。”

平田喝完饮料，就把空罐投到垃圾桶里。

“这件事情可以交给你和堀北同学吗？”

“如果你保证中途不会插手，堀北照理说会替你想点办法。”

“那我就决定相信你们喽。因为这也关系着我的信念呢。”

能够从平田那里得到不干涉轻井泽这次事件的承诺是很重要的。平田今后伤脑筋时，恐怕都会来拜托我吧。然而，这也同时代表着我成功获得平田的帮助。这是我想要的强大力量之一。而且我也等于能得到充分的回报。

“平田，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人际关系很广的你。你愿意听听吗？”

我这么说完，就把自己事先写好的便条纸递给平田。

平田看清那张便条纸后，就答应了我的请求，并没有露出特别不愿意的表情。

“另外，绫小路同学。我在考试开始之后有件事没告诉你。我知道D班剩下那名优待者是谁……”

考试中间休息那天，我原本打算为了某个目的而展开行动，却因预料之外的事件而把佐仓叫了出来。

“牛组的考试好像结束了呢。”

“嗯……”

我和隶属牛组的佐仓会合，一起确认学校发的邮件。

“牛组的考试结束。牛组学生之后不必再参加考试。请小心行动，不要打扰其他学生。”

内容和猴组考试结束时完全相同，不连贯，而且偏短。

佐仓用不安的眼神抬头望着我。

“难道是我做了什么多余的事情吗？”

“不是这样。这代表牛组有人向学校告发了优待者。”

因为高圆寺失控而结束考试就另当别论，现阶段的背叛应该很两极化吧。大概是因为“有确切把握而背叛”或者“出于心急而背叛”。

“顺带一提，佐仓。你会不会就是优待者呀？或者优待者是班级里的某个人？”

我这么一问，佐仓马上摇头表示否认。

“我不是优待者哟。不过，须藤同学他们……嗯……我也不太清楚……”

这两天，身为牛组组员的佐仓似乎也毫无头绪。

“想太多可不太好哦。因为就连我也不知道小组里的优待者是谁呢。”

“嗯……谢谢你，绫小路同学。你光是能够对我这么说，我就很开心了……”

“A班情况如何？我想你应该听说过……你那组的A班学生也不参加讨论吗？”

“对。就和其他人说的一样。他们好像完全不说话呢。”

葛城的方针在哪个小组里都彻底执行。这样的话，最有可能发起行动的大概就是C班。不过即使那样也会留下疑点。龙园 正试图掌握学校的规则。但学校是不会公布内幕的，因此我们不可能判别猜对或者猜错。正因如此，要找出规律性是很困难的。万一弄错规律性，就很可能自毁并且受到巨大伤害。牛组之外都没有结束考试，这也就是龙园尚 未得到答案的证据。

许多学生恐怕都会对考试不可思议的结束而感到不知所措。

“假如还有什么事情，我随时都会与你商量。”

“谢谢你，绫小路同学。回头见！”

佐仓可爱地对我小幅度地挥挥手。我向她打完招呼，就往地下室走去。

我动身前往一般人不会进入的最底楼层。虽然说这里禁止进入，但因为船员会用，所以就没有上锁。这个区域，基本上只会在有需要时踏入。平时完全没有人影。

我出声大喊。虽然有回音，但因为没有人，所以没有任何人过来。

包括一般入口在内，出入口共有两处。一个是紧急楼梯的门。感觉平时工作人员也不会使用。我看见门口附近的灰尘，就知道它长期没被使用。换句话说，我只要监视一个出入口，就可以掌握一切状况。

而且有利的是，这里几乎收不到手机信号。虽然偶尔会收到一点信号，但要发邮件或者聊天，都会耗费一番工夫。这里是个无法与外界联系的地方。

“万事俱备了呢。”

之后只要不弄错步骤按部就班地进行就好。

我首先跟平田取得联络，再请平田把轻井泽叫到这个地方。

我希望留点缓冲时间，所以实际把轻井泽叫出来的时间，必须请他替我间隔一小时以上。为此，我回到上面的楼层，拨电话联络了平田。

我想她会因为昨天半夜的事件强烈警戒着我，不过，若是由平田说想和她再次单独谈谈，轻井泽应该会答应。尽管她顺势说要分手，但如果失去与平田之间的关系，伤脑筋的也会是她。轻井泽现在正处于被真锅她们盯上的状况。对轻井泽而言，平田在今后漫长的校园生活里，应该也会是个不可或缺的存在。

“我和轻井泽同学约好在下午四点。另外，我现在就把真锅同学的ID发给你。”

不愧是平田。他顺利谈妥，成功约出轻井泽了。

而且平田也知道真锅的联络方式。因为如果他不知道的话，我会不得不耗费询问栉田的工夫并承担一定的风险，所以这真的是帮了我大忙。

“不过，我不会再用谎言帮你忙了。我希望你别让轻井泽同学伤心。”

“希望我别让她伤心啊……”

平田要是知道我打算做的事，说不定会大发雷霆吧。

不过，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好。

我迅速打出今天早上就预先想好的文案，并发出了消息。

可以打扰一下吗？

原则上每部手机只能有一个账号，不能申办多个。不过这也有些许漏洞。只要使用某大规模社群网站申办新账号，就可以再多拥有一个。当然，平时没有学生会分别使用主账号和副账号。因为切换很费事，好处也很少。不过借由申办新账号，就可以和他人取得联络，且不让对方察觉自己的真实身份。

接下来我有必要谨慎进行。不过只要不弄错步骤，应该就行得通。

尽管这联络是来自陌生人，但真锅马上就看了我发过去的消息。

你是谁？

对寄件者没头绪的真锅回复了。

你周围 现在有人吗？

没有……你是谁？

别把这聊天内容让任何人看。这也是为你好。

所以，我不是在问你是谁了吗？

我跟你有同一个仇人。我就先这么自称吧。

真锅马上就已读，可是她无法理解消息的意思，暂时没有回复。

你会不会是把我认错了？

我没弄错哟，真锅同学。我会来联络你，是因 为那个你恨得不得了的轻井泽同学。我在想或许我可以和你合作呢。

我不懂你意思。你能不能别再发消息给我？

她的警戒心好像很强，把我当成敌人。这是理所当然的反应。

总之，我必须先解开这个误会。

其实我和轻井泽同学同班，平时就觉得她很棘手。我想和你一起联手向她报仇，所以才来邀请你。我跟她都同样是D班的人，所以很难直接对她复仇。因此，我希望你帮我。

我不懂你的意思。我不理你喽。

尽管戒备着我，她也没有马上结束话题，这是因为轻井泽让她吃了大亏。她当然想帮朋友梨花报仇，还想报自己被瞧不起的仇。

从真锅采取强硬手段把她带到紧急楼梯一事也能窥见这点。

小梨花现在也很害怕轻井泽同学。作为朋友你不想帮助她吗？你的脸上一直写着想要复仇哟。但就算想要复仇也无法实现，对吧？轻井泽同学因为昨天的事情而非常防备你。她暂时不会从平田同学或者町田同学身旁离开了吧。而且，她老是和女生一起行动，所以不会落单呢。

真是多管闲事。我会强行让轻井泽同学和梨花碰面。这么一来，就能了解真相。

会这么简单吗？我不认为即使说谎也满不在乎的她会承认。不如说，这只会让小梨花困扰吧。说不定她只会被轻井泽同学抛出无情的话语，而再次受到伤害。不对，不只是这样。要是招她怨恨，小梨花或许还会被欺负呢。

……那我该怎么做才好嘛。难道你有办法吗？

真锅强烈表露出她很想在下次碰面时做了断。

有呀。只要你和我合作，就可以报仇。

你真的可信吗？你是打算陷害我，再去跟学校告密吧？这也很像是分身账号。

要是我出卖真锅同学，你只要把这个聊天内容给老师看就好。这账号只能在学校手机登录。换句话说，学校可以查明想要报复轻井泽同学的我的真实身份。这样的话，要负起主要责任的人就会是我。不是吗？

真锅也很清楚吧。就算是分身账号，只要一调查就会立刻知道所有者。要是产生责任问题，很显而易见，拟定复仇计划的主谋——我，就会被严厉惩罚。

要是我现在把这些聊天内容给学校看会怎么样呢？你就完蛋了。

我觉得真锅同学你不是会做这种事的人。要让别人信任自己，就得先信任别人呢。

我大概了解你想说的，先听听你的计划吧。

接下来几分钟我们也重复着类似的话题。我说自己有多么憎恨轻井泽，身处想报仇却办不到的弱小立场，以及偶然听见真锅她们和轻井泽起纠纷的事，然后就想着联系她。

我接着还说——要是回到学校，就会很难接触轻井泽。学校或宿舍都设有监视器，即使想要把她带到私人空间也会引人注意，有很大可能无法顺利进行。我也告诉她，无处可逃的船上才是机会。

我让真锅她们领悟能报仇的机会，只有在这艘船上才有。

我慢慢地唤起她心底涌上来的怒火。

你能帮我到什么程度？

真锅理解我的话，终于开始决定参与计划。

我可以叫出轻井泽同学。之后就随你们，作了断就好。

我把船里最底层的地图发了过去。

这里没有信号，所以她也无法求救。那个地方很少有人去。

原来如此呀……也就是说，身为同班同学的你可以叫出轻井泽同学吗？

我希望你现在就决定要不要参与我的计划。而且，把她叫出来之后要不要报仇，只要你见到她之后再决定就好。这样的话也不会发生问题，不是吗？

我发出消息后，她已读之后没有回复，是至今间隔最久的一次。

然而，不久看见她回复的文字，我就确定自己成功了。

假如在此失败，我本来要执行另一个计划。虽然很危险，但那手段是直接与真锅本人接触。我事先拍下了她在紧急楼梯威胁轻井泽时的照片，所以我也可以直接恐吓她。只是，这风险也很大。因为我不太想加深别人对我的印象。

“接下来，就看真锅她们的了。”

6

昏暗的楼层里偶尔会响彻沉重的声音。这是船只改变航线时发出的声音吗？还是船撞上了什么东西呢？我不清楚。

一名少女来到这个只听得见机械声响的地方。

“什么嘛，这样手机不是打不通了吗？”

距离约定时间还有十分钟。她是想在见到平田之前先冷静下来吗？轻井泽一发现手机无法使用，就无聊似的把它收进口袋，然后靠在墙上。接着闭上双眼，微微动着嘴巴，呢喃着些什么。

那是我完全听不清楚的音量。再过一段时间，她会得出怎样的结论呢？

虽然很遗憾，但平田不会听见那些话。

下午四点时，楼层唯一的那扇门发出沉重声响，打了开来。

现身的是C班的三人组——真锅率领的女生们，还有另一个人。

那是一名气质类似佐仓那种比较温顺的女生。她恐怕就是被称作梨花的人。

“没事的。”真锅对梨花搭话，接着踏进这层楼。

随即她们发现轻井泽的身影。轻井泽当然也发现了。

“为、为什么你们会在这里啊！”

轻井泽对出乎意料的一伙人的出现感到惊讶。

而且在只有一条路的狭窄船内，要逃跑也很困难。

“我只是看见你走进来而已。啊，正好有这个机会，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人就是梨花。轻井泽同学，你记得吗？”

她把躲在身后的梨花拉到前面，让她们两个面对面。

轻井泽别开视线假装不认识，但从态度上明显看得出她记得梨花。

“唉，梨花。之前把你撞飞的就是轻井泽，没错吧？”

“嗯，就是这个人……”

真锅听见这无比清楚的回答，就打从心底开心似的绽放出笑容。

另一方面，轻井泽明显地对这危险情况开始感到焦急与混乱。

接下来，我只要对接着发生的惨事坐视不管就行了。即使轻井泽遭遇比想象中还更悲惨的对待，我也完全不打算在中途出手相救。

“给我向梨花道歉。”

“谁要道歉啊？我明明就没错。”

“在这种状况下也逞强，你还挺厉害的嘛。不过我可是知道的哟。”

“……知道什么？”

“你那异常害怕的态度。轻井泽同学，你以前应该是被霸凌的人吧？”

“唔！”

被不熟的人揭穿了她本人打算隐瞒的事实。

“看，我说对了吧。果然啊。因为我从一开始就隐约有这种感觉呢。”

“不……不是的！”

这是个笨拙的否认。不过，就算她的演技有演员水准也不管用。真锅不是观察能力优秀的人。这是因为我已经跟她泄漏了这件事。

我告诉她——轻井泽从小就受到严重的虐待。她有很强烈的心理创伤。

轻井泽对知道答案的人怎样辩解都没用。

“如果是现在，你下跪道歉的话，要我原谅你也可以哟。你很擅长下跪道歉，对吧？”

“我、我才不下跪！我根本就没有跟谁下跪过！”

轻井泽为了逃跑而打算走过她们身旁。可是真锅却抓住她长长的头发，并把她压到墙上。

真锅因为复仇舞台准备完成的安心与兴奋感，变得无法控制自己。她在和我的聊天中决定的事情，应该就只有到“和轻井泽见面”为止。真锅很烦恼要不要进行暴力复仇。不过一旦见面，最后想消除累积的压力，和周围期待她对轻井泽报仇，这两种情况互相重叠，于是她就开始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必须给对方相应的痛苦。这也正是我的目的。

这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进行的一项称作“米尔格伦实验”的心理实验。它也叫作“艾希曼实验”，是在隔离设施里老师和学生角色来进行的。首先，实验会先对老师角色，换言之就是对受试者给予低度电击，让他们记住电击的痛楚与恐惧。之后，再把被指派为学生角色的人物放到与老师角色隔着一片有色玻璃的对面。把流通电击的装置安装在学生角色身上，再把电击按钮交付给老师角色。这样实验准备就齐全了。

接下来，执行实验的人，会指示身为受试者的老师角色对学生角色提问，要求如果答错就通电。而且老师角色还会被指示每错一题就要提升电压。实验准备的通电按钮最后可达四百五十伏特以上，是会置人于死地的强力电压。相反的，第一题则是四十五伏特，为挠痒程度。

然后，实验设计为老师角色与学生角色能听见彼此的声音。每当通电时，老师角色就会听见学生角色惨叫。不过，虽然受试者不会被告知，但是电击装置是假的。学生角色只是在演自己被通电。

一开始即使通电对方也没什么反应，但是每次提升电压，就可以听见对方由惨叫转为呻吟，最后变得无声。

这个身为老师角色的受试者并未受威胁。他获得报酬之后，只被告之随意去做就好。换句话说，在知道对方会受苦的时候，离开也没关系。尽管如此，将近百分之六十六的受试者都会把电压提高到让人致死为止然后通电。

这场实验显示“根据状况，任何人都会表现出残酷、残虐的特性”。

“痛、痛！好痛！放开我啦！”

轻井泽虽然表达了头发被拉扯的痛楚，真锅也只是心情不错似的笑着。

所谓封闭环境，就是现在这个地下楼层。受试者是真锅，学生角色则是轻井泽。

我成功准备了类似米尔格伦实验的舞台。通常如果只在这种条件下应该可以说是不足够的吧，不过两者的关系中假如有长期累积下来的情绪，与实验相同的状况就会成立。面对表现刚强的轻井泽现在的痛苦模样，她心里想必很畅快吧。

“啊唔！”

“唔哇，志保。你刚才的膝击不会太过火了吗？好狠哦。”

真锅对轻井泽的侧腹狠狠地踢了一下。不过平时并不习惯踢人的真锅动作很迟钝，应该不怎么疼。不过，对真锅而言，轻井泽痛苦的叫声就是最大的回报。她心情好像好得不得了，而对保持距离不安地盯着她的梨花如此低语说道。

“来，梨花。你也试试看。”

“我、我就不用了……”

“我们可是为了你才做的哟。来，反正现在没人。”

虽然梨花拒绝用暴力复仇，但这封闭的环境却不允许她这么做。只要对她说“你也是我们的伙伴，对吧？”

她就会很难一直拒绝。假如愤怒的矛头指向自己，哪天就会轮到自己受害。

“……好的，我试试。”

“啪”。小小的巴掌声。梨花甩了一个完全不会痛的耳光。

“这、这样吗？”

“这样完全不行。你必须更用力。就像这样。”

真锅打了轻井泽的脸颊，发出“啪”的响亮声音。轻井泽对其产生反应，感觉痛苦。梨花就像受到指导一般，一次又一次扇耳光。力道逐渐提升。

“住、住手！”

“哈哈……真好玩……哈哈……”

比起真锅，这名受试者说不定更适合米尔格伦这个实验。对自己不断采取强势态度的轻井泽正在大喊痛苦。

“原谅我吧……”

轻井泽接着乞求原谅。她们面对这副模样，心里应该是畅快得不得了。

梨花变得会用力对她拳打脚踢。我甚至无法想象她一开始很害怕。更有趣的是，一开始她攻击的地方是脸颊等看得见伤口的部位，现在却渐渐开始重点瞄准制服下面或者头皮等看不见施暴痕迹的位置。

轻井泽因为恐惧而吓到腿软，脸皱成一团，并流着眼泪。

我不让她们察觉，并观察着这副光景。接着不发出任何声音开始移动。

然后不让真锅她们发现悄悄地打开连接紧急楼梯的那扇门。

真锅她们的消遣会暂时持续。就算她们做了什么都无所谓。

让她彻底崩溃一次，也会比较省事吧。

我慢慢地关上门。轻井泽的惨叫随即被门遮蔽，变得完全听不见。

7

我远远确认真锅她们离开后，就踏进了房间。轻井泽应该听见了门开关的声音，却蹲坐在地上抽抽噎噎地哭着。应该是太过恐惧，导致她没有察觉吧。

这模样就是平时在班上傲慢、强势地担任女生领袖的少女吗？

好像是多亏我对真锅她们建议，她的制服和身体这些看得见的部位没有明显伤口。要是制服破损，或是头发被剪掉，要蒙混过去应该就会相当困难。虽然世上到处都有霸凌，但如果是在这所学校则会特别难处理。

硬要担心的话，就是她的脸颊因为反复被甩巴掌而有点红红的吧。

“轻井泽。”

我向她搭话，轻井泽才发现我在旁边，抬起了头。

“怎……怎么会！”

她发现不可能在场的男生正看着她绝不愿给人看见的模样，而慌张了起来。

然而，她无法立刻停止哭泣或是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

她迟早会停止哭泣，迟早会恢复冷静。要是在哭的时候我会离开就好了——这种期待对我不管用。我没和她说话，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等着。

不久，号啕大哭的轻井泽随着时间经过而开始恢复冷静。

在昏暗封闭之处独处的情况如果持续下去，彼此的距离自然而然就会缩短。就算是平常互相讨厌的人，在心理上也会暂时缩短距离。人就是这样。

“稍微冷静下来了吗？”

“算是吧……”

腿软站不起来的轻井泽用制服的袖子擦拭皱成一团哭肿的脸。我虽然伸出手，但她看起来没有要来握住。

“平田同学呢？”

“他要跟你碰面，但被老师叫而不得不过去。我刚好跟他在一起，所以代替平田来跟你说一声。”

这么说明的话，她也不得不接受了吧。

没必要现在立刻就告诉她真相。我要先让她放心，填补她内心的空隙。

“为什么你要哭啊？”

“是真锅她们啦……我绝对不会原谅那些家伙！”

轻井泽好像回想起刚才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因此身体开始颤抖起来。她应该不想让我看见她这种没出息的模样吧。但是心理创伤，是无法轻易消除的。

“我哭过的事情，你绝对要保密哦。你要是泄漏出去，我可绝对不原谅你。”

轻井泽的弱点就是无法向学校提出受害的申诉。要是让学校知道自己被真锅她们施暴，也就必然要暴露其理由或原委。为了保护自己，她不能失去现在的地位。正因如此，她才会打算利用平田来阻止真锅她们的行动吧。

“你呀，去帮我对真锅她们报仇嘛。对手若是女生，你应该也赢得了吧。”

“这我应该做不到呢。”

“你害怕对真锅她们复仇吗？明明是个男生……”

“从须藤那件事情上就可以知道，这不是报仇这么单纯就能了结的问题吧。以牙还牙，问题早晚会变得很大。而且班级里也会进行约谈。这不是轻井泽你所期盼的吧。”

“你是要我忍气吞声吗？”

我已经想好该怎么回答，却故意保持沉默。

“话说回来，那些家伙……一定又会来欺负我的……”

轻井泽又微微地颤抖起来。的确没有保证真锅她们今后就不会出手。在学校可以逃跑的地方虽然会增加，但她就会不得不持续进行逃避。同学们也会察觉轻井泽行为上的变化。轻井泽因为这场考试而被逼到了绝境。

我从轻井泽身上看得出她想设法解决问题的焦躁。我要慢慢深入这份焦躁情绪。

“要是又像以前一样的话，那就糟糕了呢。我理解你想设法解决问题的心情。”

“什……什么嘛。你什么意思？”

现在轻井泽对于现身在这里的我应该怀有两种情绪。尽管让我发现她被真锅她们欺负，她也不确定我知不知道她的过去。要是我不知

道，那她就想彻底隐瞒。

“说来说去，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啊。你都特地逃进这所封闭的学校了，还在D班取得掌握霸权的地位。也就是说，你身为被霸凌者的本质并没有改变。”

“你、你说谁是被霸凌者啊！”

“就是你啊，轻井泽。”

我抓住轻井泽的手臂，强行让她站起。

“你做什么！”



我把轻井泽压到墙上，让她强行与我双眼对望。

“你刚才被真锅彻底霸凌了。你被她扯了头发，赏了耳光，而且胸部、腹部、腰部都被她踹了吧？所以你才会悲惨地、没用地、可悲地哭着呢。”

“唔！”

她应该完全不打算和我对视吧，可是还是与我对上眼神。

我们就像是要被彼此吞噬地凝视着对方的眼眸。这当然不是什么恋爱——而是地狱。

“你从前就是个被霸凌的人。小学和初中都一直受尽欺负。所以这次你才会坚定地下决心不要被任何人欺负。对吧？”

“你、你是从平田同学那里……听说的吗？”

“平田好歹也是大家的伙伴。他会帮助你，但也会去帮助其他人。虽然你坐上平田女友之座，在D班的地位因而受到保障，但如果变成像这次的情况，那家伙就派不上用场。也就是说，如果你要寄生的话，平田还不够。”

不过轻井泽比旁人所想的都还更加聪明。正因为明白平田是中立的人物，她一开始在兔组才没有胡来。因此她最初才会表现得很安分吧。然而，她运气不好。为了夸耀自己地位而与梨花这少女引起的纠纷，导致这次骚动。

轻井泽的视线对上了我的双眼。

内心有阴影的人会互相吸引，接着互相侵蚀对方。

最后，心中有阴影的人们就会理解、包容对方的阴影。

“你想怎样啊……！”

假如这家伙被过去束缚，那我只要强行把她从那里解放出来就好。

就算我们没有很深的联系，她应该也可以深深体会我受到的创伤。

对……这世上还存在远比轻井泽所知道的，都还更加根深蒂固的黑暗。

“我能向你保证。就是保护你今后不受欺负。而且将远比平田或町田都还更加可靠。”

“也就是你可以阻止真锅她们吗？”

“现在的你应该很清楚我的话里有几分真。微弱的火焰只要风吹就会熄灭。可是假如加上大火，就会成为烈火，成为无论风吹雨打都不会熄灭的熊熊烈焰。你为了我行动，我则会为了你而行动。无论是出于善意，还者心怀厌恶，都无所谓。只要这层关系成立，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首先，我会帮你消除你的不安要素。”

我如此答道，就伸手拿手机。

“我有解决真锅她们的办法。”

我这么说完，就拿出了自己的手机。

上面有张捕捉到她们在紧急楼梯打算欺负轻井泽的照片。

“这是……”

“只要传这张照片过去，她们应该也就无法乱来。这可以防止她们日后来欺负你，以及抑制她们散布不好的谣言。”

对真锅她们来说，她们也应该因为这次事件而相当痛快。假如无意义地扩大伤口，然后给龙园添麻烦，她们就是在自掘坟墓。

我放开按着她下巴的手，接着软下刚才毫无情感的语气。

“我只是想要帮手。我希望你今后在必要的事情上能帮助我。”

“你说的帮手是什么意思啊？你要让我做什么……”

“D班再这样下去就算竭尽全力也升不上A班。班上有很多家伙各自拥有不错的能力，可是欠缺团结，班级如散沙一般。不过，假如可以控制女生的你愿意帮忙，今后的情况应该也会一点一点改变。”

她比堀北那种单枪匹马战斗的人还更好用。

“你……你到底是谁啊？”

正因为她迄今只把我当作阴影般的存在，想必她一定会觉得我很毛骨悚然吧。不过，我不会多说。正因为不说，她才会怕得无可反抗。

“首先合作的第一步，就是我们要作为一个小组去赢得胜利。”

“你说要去赢得胜利，是要怎么……”

“因为你是……对吧。”

轻井泽听见不可能在此出现的关键字，就忍不住看向我的双眼。

我说的事实，仿佛响彻至她眼底、脑海、内心深处。

轻井泽表现出迷惘态度。不过，这只不过是演出来的。

因为寄生虫若是不利用他人就活不下去。

现在轻井泽惠有了我这个新宿主，于是，她就得将生存之道集中在这条路上了。

各自的差距

考试最后一天。现在和无人岛时不同，在满是娱乐设施的船上，时间过得很快。

再加上一天两小时的宝贵讨论都没什么进展。

尽管龙园的联合作战，或者葛城的坚守作战皆已展开，B班的一之濑帆波却没使出手段对抗，就这样考试时间眼睁睁地过去了。

“哇啊啊！我又抽到了！我抽鬼牌也太弱了！”

一之濑撒出剩下的扑克牌，在我们面前倒下。

第五次的讨论中，一之濑提出的也依然是玩扑克牌。就算想责备这种行为，但由于谁都无法把A班带入对话，因此也无法阻止。

虽然我有点在意真锅她们与轻井泽的关系，不过上次那张照片传去的效果非常好，她们现在十分安分。轻井泽也相信这点，并且扮演平时的自己。

另一方面，从收到紧急楼梯附近拍的照片的真锅看来，她应该会把我或者幸村与谜样人物重叠在一起吧。虽然我在发照片之际补充说这是从同学那里得到的，但将其视为在场其中一人偷偷拍摄的才比较自然。

既然无法有把握地断定是我，真锅她们也无计可施。因为即使找出拍那张照片的人也没有意义。

“我再这样下去没关系吗……”

在我隔壁气馁地看我们抽鬼牌的幸村好像很忧郁。

“真阴沉欸，幸村同学。现在应该一起玩，解解闷吧。像是再来一局、再来一局这种感觉。”

“不用，我没那种心情。比起这个，让考试就这样结束真的好吗，一之濑？我还以为你会握着这组的缰绳，并带领所有人讨论。”

一之濑停下洗牌的手。

“这也太自私了吧，幸村同学。假如你真心想赢，就不该依赖谁，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来统合大家吧？”

“……这种事我知道，我知道啦。”

幸村一定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尽管明白这点，他也很想改变这个无计可施的涣散气氛。

幸村即使在全年级里也拥有顶尖成绩。假如仅仅是比成绩的话，他会是值得依赖的存在吧。然而，他就算学力高，也无法统合学生。他无法想到出人意表的点子。有些事情光凭背单词或者方程式无法解决。

暑假两场考试中，他应该和堀北一样，深深体会到自己的无力。

最重要的是，他应该对在现在这种胶着情势下也毫不动摇的一之濑或町田感到很焦躁。

不过，只要他没有一蹶不振，这份懊悔迟早会成为力量，回到自己身上。

1

“下次讨论之后考试也就要结束了呢。绫小路同学，你那组怎么样？”

我和堀北进行最后一次的商讨。外面天空已经笼罩在一片黑暗之中。用手机的话会留下记录。为了避免这点，我们直接见面谈。

“没什么进展。似乎会就这么让优待者逃走。你那组呢？”

虽然我原本以为堀北应该没什么把握……

“我会赢的。”

堀北简短答道。

“也就是万无一失吗？”

“不知道周围有没有人偷听，所以现在我就不告诉你详情了。你可以相信我。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

我从平田那里听说龙组优待者就是栉田。我想龙园或神崎他们会反复前来刺探，但堀北好像主导局面，并且熬了过去。

既然她如此有自信，那我应该就不必担心。之后只要等五十万点到手就行。

“你希望我跟你商量吗？”

“没这个必要。随你去行动就好。”

就算问了龙组的事情，我也不可能帮得上忙。

“所以你要和我说什么？你也想避免贸然与我接触吧？”

龙园 正拼命寻找着与堀北有联系的人物，她是在担心我吗？

我从她的态度完全感受不到温柔，但就算堀北突然用温柔态度对待我，我也会很伤脑筋呢。

“我也不能总是害怕着龙园 的眼线吧。”

“从你的口气看来，你是有什么办法了吗？”

她不抱期待地问道。我点头之后，她好像有些吃惊。

“我拉拢了平田。我认为今后可以建立合作关系。”

“我并不打算跟他合作呢。”

“这样就好。你也不必和平田扯上关系。我会自行和平田对话，所以你只要适当配合就好。”

“真让人不高兴。我可是很讨厌你在背后擅自行动呢。”

我就觉得如果是堀北的话，她肯定会这么说。

“讨论时你只要露个脸就好。不用勉强发言，只要能跟上正在进行的话题就没问题。”

“哎……也是呢。”

虽然她好像很不服气，但也无法反驳。

而且，因为她也见识过平田在无人岛上的统率能力，所以若是现在的堀北，她应该可以理解平田对班级而言很重要。

“包含平田在内，之后我还有个想介绍给你的人物。在考试结果宣布之前空出点时间。”

“我还是很不高兴呢。你能别擅自增加成员吗？”

“就当作是我让你站在台面上的代价吧。但她应该会派上用场。”

“虽然我大致上猜得到……不过算了。总之考试结束后在这里见面吧。”

我和她约定好，就拿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三十分钟后，就是最后的讨论了。

“这场考试将会有几个叛徒呢？”

“谁知道。虽然我对牛组结束考试很惊讶，但我也不觉得背叛会这么容易出现。优待者等考试时间结束并且取胜逃跑，才会是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吧。”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发现堀北往下看了看。这是人在担心什么事情的时候会无意间做出的动作。

“怎么了？”

“没什么。我只是在这场考试中有些无法理解的事。不过我应该没有疏忽，因为我绝对不可能会输。”

她稍微流露出至今为止按捺住的不安心情。就算安慰她，也只会被骂多管闲事，于是我闭上了嘴。

2

兔组的每一位组员都没找出突破考试的希望，就这样迎来了这次大考的最后一场考试。我想稍微冷静点并整理思绪，所以离开平田他们所在的寝室，前往小组房间。距离小组讨论开始还有大约三十分钟，因此我猜房间里应该没人。

然而……

“有客人先到了啊。”

照理没人的房间里，有一名少女在地板上睡得香甜。

她的手边是到睡着为止应该都在玩的手机。

学校分发的手机上记录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它不仅在这次考试上发挥重要的职责，里面也有个人点数的明细。

要解锁当然也需要个人的ID或密码，不过也有很多人会为了省略每次都要密码的手续，而把这些信息储存在手机里。换句话说，现在我只要偷看一之濑的手机，就有可能知道一之濑的生活情况，或者点数持有量等。

之前我确认过一之濑为了省略输入ID和密码的步骤，而把它们储存在手机里。

假如情况没变，我应该就能得到我想知道的信息。我战战兢兢地试着靠近她。



“唔……”

“噢……”

我拉近距离，一之濑似乎就感受到空气流动或者人的动静，而稍微动了一下。不过随即又再度以一定的节奏打起呼来。还好我没吵醒她。我再次试着拉近距离。

“嗯……”

我到底在做什么啊。这在搜集情报上或许是很有效的手段，但任谁都只会觉得这是变态般的行为。假如一之濑在我背对她的时候醒来的话呢？我会不会被她误会在做什么坏事？三十分钟后小组考试就要开始，所以早点来房间也没问题。既然如此，堂堂正正待在房间里不就行了吗？如果没有什么亏心事，只要若无其事地待着就好。我往房间里又踏了一步。

“唔……嗯……”

不行。每当我一移动，一之濑就会表现出要醒来的征兆。我当场试着来回踏着步伐。假如一之濑做出反应，就可以得知她是个浅眠且敏感的人物。

虽然会浅眠的人也多半都是神经质的人……

咻、咻……（右脚踏出，再回到原位的声音）

……真可悲。

为何我必须做出这种蹑手蹑脚的举动呢？而且，她睡得连梦话都没说。

我现在的模样要是给谁看见，应该会被当成异类吧。

我明白自己的行动很蠢，就放弃去拿手机，保持了距离。然后在和一之濑隔了一段距离的地方坐了下来。

话说回来，她来得真早。一之濑究竟是何时来到这里的呢？

在距离考试开始还有二十分钟的时候，房间内响起可爱的音乐。那是从一之濑的手机传出来的声音。

“嗯……”

一之濑就这样闭着眼睛把手伸了伸。她一抓住手机，就迅速操作停下音乐。看来她设定的闹钟启动了。一之濑好像还没睡醒，她就这样抬起上半身，没过多久就察觉到了房间里的异物——也就是我。

我还在担心要是她对我露出嫌恶的表情该怎么办，但我根本不必操这个心。

“早安，绫小路同学。抱歉，你被闹钟吓到了吗？”

“不，并没有。你好像睡得很熟。”

“啊哈哈哈，抱歉呀。不小心就熟睡了。你来得真早欸，还有二十分钟呢。”

“你才早吧。你是什么时候来的？”

“应该是大约一小时前。我想一个人安静待着。待在自己房间的话，会被室友吵到。”

也就是说要午睡的话这里好像是最适合的地方。

“而且，我也想整理脑袋中的各种想法呢。”

她那张脸与其说是因为睡过而很舒服，不如说看起来好像是有什么灵感。

“有成果吗？”

“应该算有吧。”

一之濑这么说完，就站了起来，接着不知为何特地来到我旁边坐了下来。两人独处的房里。我对这种情况掩饰不住紧张，但一之濑好像没有察觉到我的不知所措。

“距离考试还有点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吧。如果你不会为难的话。”

“我并不会为难。只要你愿意，那就无妨。”

“那么就说定了。其实我有点事想问问绫小路同学你呢。虽然班上同学，包含像是神崎同学之类的男生在内，我全都问过了，可是我没问过其他班的人，所以有点在意。绫小路同学，你想升上A班的想法会很强烈吗？”

我还以为她会问怎样的问题，没想到出乎意料地问了个普通问题。

“当然。我想升上A班。不……与其说是想以A班为目标，倒不如说是不得不以A班为目标。”

“换句话说……也就是升学或就业都会受到保障，对吧。”

这所学校虽然让A班到D班的学生互相竞争，但是只有A班有升学和就业的保障。这甚至会让人觉得像是诈骗，不过很困扰的是，重新阅读学校简章的话，就会发现它很巧妙地含糊其词。

“现在这个时代，升学或就业都无法随心所欲吧。尤其是就业呢。”

“是呀，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太过相信学校制度可是很危险的哟。我认为百分之九十九点九这句话潜藏着看不见的陷阱。”

当然，学校在实现“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升学、就业率”这点上，应该有一之濑说的陷阱。假如我想成为职业棒球选手，即使我这么要求，学校又要如何提拔没棒球经验的我成为职业选手呢？顶多只能靠关系来让我加入。也不可能有办法以正式球员的身份出场比赛。即使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未来也并不会受到保障。因为从事自己想要从事的职业，这种人其实就只有一小部分。据统计，六个小学生之中会有一个人实现梦想。乍看之下概率感觉似乎很高，但这个统计含糊不清，基准也很模糊。成为职业棒球选手，也并不等于成为一流选手。光是隶属职业棒球的选手，大约就有九百或一千个人。假如在职业棒球队里成为正式球员才会真正实现梦想，那整个球队里大约只有一百人吧。就连好不容易得到的正式球员之座，也必须不断和对手竞争并且胜出才能保住。换言之，要以遥不可及的梦为目标，概率就会变得非常低。总之，要真正实现梦想非常困难。许多学生都会过着怠惰的生活，他们只不过会漫无目的、懵懂地谈着梦想，然后渐渐长大成人。如果这样的我们想要实现梦想，就会需要更多的努力和运气。

“就算这样，但这所学校的……换句话说，就是像权力这样的东西也是很大的。这点应该是事实吧？也有很多人是因为获得学校帮助而功成名就吧。还是说，一之濑你没兴趣呢？”

“怎么会。我也是有的哟。我想最后在A班毕业，然后实现梦想。”

她面露笑容，但总觉得她眼神里蕴含着非比寻常的强烈心愿。

“学校的制度虽然让人很高兴，但如果无法以A班毕业，就会很悲惨了吧。正因为这是所实力主义的学校，感觉就会被贴上无法凭实力胜出的标签。最重要的是，以班级决定优劣，也就代表——现在在这里的我和绫小路同学之中，只有一方才能够实现梦想。啊，不过也有两人都无法实现的情况。”

即使像这样如朋友一般彼此交谈，获胜的也只会有一个班级。其他三个班级将不会有任何回报。

“我听说也有例外的方法呢。”

“嗯？你是指自己存两千万点的那个方法吗？”

“嗯。虽然学校历史上没有学生达成，不过也有这种逆转的绝招。”

“嗯嗯，的确。要是把这个方法考虑在内，我们两个就都可以在A班毕业了呢。”

“话虽如此，能不能存到两千万点又是另一回事。即使在考试上可以顺利存点数，但学校制度应该是设定成无法存到两千万吧。”

单看特别考试的话，虽然好像可以依据活跃程度得到大量个人点数，但考试目前也只举行了两场。未来，我们可能会有获得大量点数的机会，不过也有可能受到重大惩罚。

“对呀。就算再怎么节省，也不一定能存到规定点数的一半呢。”

“是啊，D班的点数情况非常不妙呢。虽然说堀北替大家努力过，但在无人岛上得到的点数要汇进来还要等一段时间呢。不，我们也可能在这场考试中失去那些点数。”

“一之濑，你很节省吗？感觉你并没有很辛苦地在筹措点数。”

“是吗？我也不知道其他人的状况。我应该就是普通地使用、普通地存钱吧。虽然我隶属B班，但我也没拥有很多点数哟。”

一之濑用极其自然的语气回复我抛出的话题。就她侧脸的模样看来，好像没隐瞒任何事情的迹象……

“绫小路同学。”

“嗯？”

下个瞬间，一之濑迅速拉近距离，然后绕到我前面，窥视我的表情。

“那个时候果然让你看见了呢。”

那双好像快把人吸进去似的美丽双眸，正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来一之濑的脑筋比我想象的还要更机灵。我的目的也被她看穿了吗？

“抱歉。你之前在操作手机时，我无意间看到了。我有点在意，才会做出这种刺探般的行为。”

“啊哈哈，我并不是在责备你。我的个人点数确实是有点多呢。”

对。一之濑第一学期还没结束就拥有巨额点数。那是无论如何也存不到的点数。

“可是……这件事情我无法跟你详细解释。抱歉呀。”

“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是什么需要道歉的事。”

“这消息是绫小路同学你得到的，所以就算你要告诉堀北，我当然也不会责怪你哟。只是，绫小路同学你是亲眼所见。要是我被除了你以外的人逼问，会不会做出肯定的回答，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我没和其他家伙说。也有可能是我看错了。我不会去深究。”

就算深究我也得不到完整的答案。

“你已经找到获胜之路了吗？”

“嗯。是呀。我认为我已经找到了。”

我以为一之濑不会老实回答，不过她好像很有自信，而露出从容的模样。

一之濑果然没有浪费时间，她好像是相信着自己的策略而展开行动。

“那么这场比赛……似乎会变成一场不是A班获胜就是B班获胜的比赛呢。”

“这到揭晓为止都不知道呢。我的取胜方式是……”

考试快开始了，组员陆续开始集合。

A班一行人最先集合，他们并没有和我们打招呼，就坐到位子上。

“什么啊，你已经来了啊，绫小路。”

“您不会是在和一之濑殿下单独约会吧？”

虽然幸村好像单方面地讨厌博士，但他们还是一起来到了房间。

他的样子看起来没有特别焦虑或沉着，说不定已经放弃了。反之，B班学生甚至让人感觉有点从容。

“考试就要这样结束了呢。你掌握到什么线索了吗？”

滨口如此温柔地对静静等待最后一场考试的我搭话。

“老实说完全没有。毕竟我们几乎没有好好讨论过呢。”

虽然我那样回答，但这场考试一开始，我就偷偷策划着一个作战方案。

就是利用手机收到的学校邮件，来掉包优待者。

龙组的栉田是优待者。不过如果栉田的手机和堀北的手机偷偷交换，那情况会变得如何呢？出示手机时，所有人都会以为堀北就是优待者。

然后，知道真相的叛徒把堀北的名字发给校方，导致判断失误，我们班便会获得胜利。

“大家晚上好！请多指教哟。”

一之濑如此简短答复，就端正坐姿，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

我要发起快攻。因为我不清楚其他人藏着怎样的策略。

再加上，只要所有人都集中在一起，他们就会腾不出时间掉包。

之前一直等一之濑先开口的我，这次打算在她之前插话。

“各位方便让我说句话吗？”

“我有些话想说……”

没想到我和滨口会同时开口。

“抱歉。请你先说，绫小路同学。”

“不……你先说吧。我之后再说，没关系。”

想不到我们说话的时间点会重叠。这巧合真是讨厌。我拟定的计划没有问题，但如果发生这种意料之外的麻烦，效果就很可能不太好。

我就先听完滨口的话，然后再斟酌时机发言吧。不过，我的计划，却被滨口以意外的形式破坏了。

“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我这三天时间，都一直在思考要怎么做才能够以结果一来取胜。”

滨口突然向兔组全体成员表明自己的想法。

而且，他的想法与我定下的作战方案几乎一模一样，所以我很惊讶。

“然后，我得出了一个结论。我有办法让所有组员都能够以结果一为目标。”

“真的吗，滨口？”

虽然很微弱，但已经放弃了的幸村他们眼里亮出了希望的光芒。

“是的。正因为听了一之濑同学、町田同学，以及在场组员的话，我才会想到这个办法。”

“难以置信。靠讨论是绝不可能抵达结果一的。”

对这痴人说梦的提案提出异议的，当然就是町田。

“我们先听他说嘛。滨口同学不是那种不经考虑就随意发表意见的人哟。”

一之濑替滨口如此圆场，创造出容易让他说话的环境。

“现在我会给你们看我自己的手机。当然，手机上面会有学校发来的邮件。不管是谁应该都可以理解这是怎么回事吧？邮件不能随意篡改，因此无法蒙混过去。所以事情很简单。只要我们出示邮件，就可以知道对方是不是优待者。”

“说什么蠢话。你说谁会同意啊。没有那种明知被看见的瞬间就会遭受背叛，还把邮件给人看的家伙吧。”

这是任何人都想得到，但任何人都认为不会成立而放弃的方案。身为旁观者的町田当然也很吃惊。

“的确，优待者知道会遭受背叛所以不会出示手机。可是从不是优待者的人看来，被知道真面目这件事应该是不危险的。考试也快结束了。假如不现在展开行动，我们就无法获胜了吧。假设有班级串通包庇优待者，那么那个班级谁都不会出示手机。这样就有可能缩小优待者的范围。”

“就算知道优待者的真面目或者隶属班级，只要有人背叛那就全盘皆输了。还是说，你要比谁背叛最快吗？”

如果是这个战略，说不定真的能成功逼出优待者。但最后大家不一定都乖乖统一作答吧。

“既然这样，就请你安静看着吧。这件事只要町田同学你不参加就可以了吧。”

滨口这么说道，被反驳了也毫不气馁，并且公开自己收到的邮件。

“我赞成滨口同学的意见。我也会让大家看。”

紧接着同样是B班的别府说道。

看来这不只是无谋的行动，而是一之濑他们的战略。

没想到竟然和我所想的计划完全相同。

然而，我不知道他们究竟思考到什么地步。

如果他们只是纯粹相信大家才出示手机，就只能说是个无谋之举了……

“我想这意外地是个很好的方法呢。我也不介意给大家看手机。”

一之濑也像是要参与滨口提案，而露出了笑容。

她顺势般地打算拿出手机，接着就把手插到裙子的右侧口袋。

“我也一直很苦恼。但听见滨口同学说的话之后我就懂了。虽然我直到今天都没说出口……”

一之濑一面嘟哝着这种耐人寻味的话，一面掏出手机。

我决定在一之濑执行作战计划之前出击。

“你是认真的吧，一之濑。如果你是认真的话，那我也想参加这项作战。”

我在一之濑公布邮件前拿出自己的手机。

那是和某个人物交换过的手机，并不是我自己的。

“绫小路同学……你不介意吗？”

“嗯，听完滨口的话，老实说我也认为只有那个方法可行。我不擅长讨论，能够做到的就只有让人查看我的手机，以及请对方让我看他的手机。”

“等等，绫小路。我反对！这种高风险的作战不可能会顺利进行吧！”

幸村打算阻止我，但我拒绝了他，并把邮件给大家看。

接着让所有人都知道我不是优待者。

现在看不见的水库已经累积大量的水。即使在此打开一个小洞，也早晚都会崩坏，并成为蚁穴溃堤。为了打开那个洞，我公开了邮件。

“嗯，绫小路同学看来也不是优待者呢。”

“我也赞成。”

是谁紧接在后呢？在这仍有许多人对滨口的作战嗤之以鼻的情况下，一名少女表示赞同。那是没有料想到的人——伊吹澪。

“你疯了？这对我们没有任何好处欸！”

当然，提出反对冒险意见的就是同班的真锅。

然而，伊吹的解释也很合乎情理。



“不是优待者的人，以及不隶属优待者班级的人，再这样下去什么也得不到吧？就算是B班，他们也很清楚这点。这样的话就会永远追不上前面的班级。所以才会连手机都给大家看。关于这点我的想法也一样。只是这样而已。”

“这……”

“还是说，你该不会就是优待者？”

伊吹对理应是同伴的真锅投以类似敌意的强烈眼神。

“我、我不是……”

“既然这样，你给大家看看手机应该也没问题吧。”

面对近似于威胁的发言，真锅她们心如死灰般也公开了手机。

优待者慢慢浮出水面。

轻井泽也拿出挂着吊饰的手机，并且递到所有人面前。

“绫小路就算了，就连你也这样啊，轻井泽。你打算参加这项作战吗？”

“我只是为了自己才这么做。因为我也想要个人点数嘛。”

学校发来的邮件显示她不是优待者。轻井泽也是清白的。

“……呃，在下该怎么做才好呢？”

“你要自己去思考，外村。因为这不是强制的呢。”

“唔……所谓好汉不吃眼前亏是也。”

在大部分人都公开的情况下，自己也只能公开。博士于是也打算出示手机。然而，幸村却用手制止了博士。

“……你真的认为让大家看手机这个方法是正确的吗？”

“你怎么从刚才开始就吓得发抖。难道你就是优待者？”

伊吹对反应强烈的幸村吐槽道。

幸村的表情一下子僵住了。

“唔哇，不会是真的吧？”

“不，幸村不是优待者。因为我之前就听他说过自己不是优待者。”

我连忙替他打圆场。可是部分学生却不禁失笑。

“你要我怎么相信？这家伙说不定只是在撒谎吧。”

真锅理所当然地对幸村投以怀疑的眼光。

在此不断否定他不是优待者，确实只会徒增嫌疑。我很清楚这种事。但是我的身体却不听使唤。

要说为什么，因为幸村他……

“要下结论还太早了哟。因为幸村同学也有他自己的想法。”

一之濑看着一连串 情况，再次从左侧口袋取出手机。

“虽然有点晚才跟上，不过我也会出示手机。”

她这么说完，就阐明自己也不是优待者。

“等等，一之濑。你刚才说到一半的话是什么？直到今天都没说出口是指？”

町田没忘记这件事。

“我只是想说自己也一直抱着同样的想法而已哟。”

“原来是这样啊。”

“我好歹在B班担任班长呢。我只是被滨口同学抢先一步而有点不甘心。”

总而言之，除了A班和幸村，现在已经弄清楚其他人都不是优待者。

“……”

在场学生们没有迟钝到不了解幸村这长时间沉默的意思。

然后不知从何时开始，A班的町田他们也把身子往前倾，窥视着幸村的模样。

“……我知道了。我会让你们看。只要让你们看就行了吧。”

幸村无法继续得罪所有人，于是让步拿出手机。

“可是在这之前，我希望你们可以和我约定一件事……”

“约定？这是怎么回事呀，幸村同学。”

“也就是我希望在场的任何人都不要背叛。尤其是A班必须拿出手机，放在我们眼前。不，是所有人都要这么做。所有人都把手机放在看得见的地方吧。”

他向身为代表的町田搭话，但是町田却嗤之以鼻，回复道：

“我不懂你的意思。这是怎么回事？”

“字面意思。”

“算了，好吧。如果只是要放着的话。”

保持距离的A班所有人，都从容地把手机放在桌上。

幸村确认这点之后，就一面露出阴郁表情，一面移动双手。

他从口袋取出手机。

接着输入了六位数密码，解除了锁定。

等到他要点开学校发送的邮件之前……

“抱歉，我说谎了。绫小路……”

幸村道歉。接着点开学校发送的邮件。

当看见邮件时，吃惊应该会是D班的成员吧。

“我就是优待者……”

那是封与所有人都不同的邮件。

“啥……幸、幸村殿下原来您是优待者！”

博士无法置信地投以吃惊的眼神。也就是说D班放走了可能入账的五十万点。

然而，幸村正是那个在背地里跟我交换手机的人。

“要是知道会变成这种情况，那我一开始就应该说出来……”

轻井泽好像也打从心底感到惊讶，表情上看得出来十分动摇。

幸村不可能是优待者——从他们两个的角度看来，会这么想也是难怪。

町田一站起来，就懊悔地探头窥视幸村的手机。

“看来邮件是真的。私人邮件也全部都是幸村的，所以好像没有错。”

町田没经过允许，连幸村的私人邮件都检查了一遍，更加确信了。

一之濑对起疑心的町田冷静地说道：

“这不可能是假的哟。考试规则里有说明的。学校发送关于考试内容的信件，是禁止复制或转发的。既然它是从学校信箱寄来，也就是说造假的可能性为零呢。”

对，学校从一开始就严令禁止学生在考试中造假。

既然违反的话就会被退学，那么大家眼前所见的就只能是真相。

“也就是说，优待者就是幸村同学了，对吧。”

真锅点头同意。现在重要的是让大家看到幸村的邮件。拿着手机的人……未必就是那只手机的主人。换句话说，要判断手机真正的主人，其实意外地困难。尤其如果是在考试上变得很敏感的学生们，就算他们推测手机说不定是掉过包的也不奇怪。不过，假如幸村在大家面前使用六位数密码解锁，那就另当别论了吧。我们不可能知道别人的手机密码。这可以让大家无意间把它理解成是幸村本人的手机。

“抱歉，幸村同学……都是因为我在最后的最后想到这种办法……”

“不，或许这样也好。我之前打算想尽办法把谎撒到底，可这是错误的。对绫小路、外村、轻井泽来说，我觉得这样也好……”

幸村这么说的话，就会作为一个想要独占所有点数的人，浮出水面。

“……这样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是优待者了吧。你们应该总算得出答案了。”

对，只要所有人一起通过，这组就可以得到五十万点。

说不定可以做到一般认为不可能达成的结果一。

一之濑点了头，强烈地请求A班。

“拜托大家。为了不浪费幸村同学的勇气，我们就合作吧。希望大家不要背叛。”

“我们原本就是按照葛城同学的指示在行动。不会擅自行动。”

就算他那么回答，考试结束之后我们也不得不解散。考试结束后的三十分钟，我们必须相信其他班的学生，而不是自己的伙伴。

“我很想相信……不，我会相信所有人……”

幸村如此说道。

他这几天时间和兔组组员之间萌生出真挚的友谊了吗？

大家会理解幸村的想法，并所有人一起分享胜利成果吗？

不，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

一定会有人背叛的。

然后，掉包手机的我们班，就会获胜。

幸村是这么坚信的吧。我想他现在应该拼命地忍着别笑出声来。

但是，喜悦也只是昙花一现。幸村手上拿着的手机在房间里响了起来。

因为这通来电而最受惊吓的人是幸村。

他急忙想从桌上收回手机，手机却不小心从手上落下。

碰巧的是画面就这么朝上，滚到我们面前。

手机一面震动，一面小幅度地移动。

来电者的名字是——一之濑。

她本人在我们眼前把手机贴着耳朵，同时用认真的眼神望着幸村，还有我。

“你在做什么啊，一之濑。这种时候打电话到幸村的手机也没意义吧。”

町田用狐疑的表情看着一之濑。

一之濑营造出除了我和幸村以外的人都无法理解的氛围。接着静静挂掉电话。

“学校说过‘禁止更改或复制邮件’，对吧。所以我们看到的邮件绝对是真的。这没有错。可是学校并没有禁止对手机本身动手脚。你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了吗？”

一之濑捡起手机，把它递给我，而不是幸村。

“这个写着优待者的手机主人，其实是绫小路同学你的吧？因为刚才我打电话给了你，而不是幸村同学呢。”

以前我和一之濑交换过联络方式。

所以这家伙知道我的手机号码。

不，就算她不知道，说不定也会审慎调查。

“可、可是这不是很奇怪吗？幸村在我们面前用密码解了锁。再说，我为了慎重起见，不是连私人邮件都检查过了吗？”

“那是假的。密码只要绫小路同学事先告诉他就可以了哟。况且，聊天记录或者邮件，甚至是手机上的软件，虽然很费事，但都是可以掉包的。”

町田听完这些话，脸色大变。他伸手拿了递向我的手机。

“再说，人是无法轻易说谎的。尤其是在最后关头，因为大意或者紧张，而不小心产生破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幸村同学在说谎，总觉得他的举止、态度好像跟平时不同。形迹相当可疑呢。”

一之濑识破了我方的伪装手段。

幸村此时已经脸色惨白了。

“我们班也想到过这种方法呢。想着要是优待者在自己班级，掉包手机也是一种手段。也在思考用密码来让大家误认手机属于本人等办法。”

看来我的作战方案早已被一之濑他们看穿了。

“可是这项作战方案有个决定性的弱点，那就是电话号码的存在。就算想得到对聊天记录或手机软件动手脚，也对电话号码无计可施。我和滨口同学曾经尝试交换SIM卡，但这手机的SIM卡和装置全都被锁定了。两部都会变得无法使用。换句话说，假如交换就会无法通话。不管怎么交换手机，打个电话就会知道物主身份。否则我们也就不会提出要互相出示手机了呢。”

换句话说，正因为一之濑他们预先做了识破谎言的准备，才会使出这个强硬手段。

滨口会提出这件事情，当然也是商量好的吧。



“交换手机以及在手机软件或聊天记录动手脚，到此为止都很完美呢。不过你们没料到我们会利用SIM卡的装置锁定来进行确认，对吧？”

“呼……”一之濑吐了口气。这时正好响起宣布一小时讨论结束前五分钟的广播。

学校命令小组在五分钟内解散，回到自己的寝室。

“可恶！”

幸村的喊叫是真心的，那是毫无虚假的真实反应。

“真遗憾啊，幸村。虽然这意外地是个很好的方向呢。”

町田他们冷冷一笑，像在侮辱被看穿一切的幸村，而这么说道。

他们也看了一眼支持这项作战方案的我。

幸村和D班的人都仍然无法隐藏心中的动摇。C班和A班的人也很惊讶。

虽然我还想进行各种讨论，但规则上不允许继续进行讨论。

“总之，可以确定绫小路同学就是优待者了。町田同学，答应我你们所有人都不会背叛，并且一起赢得结果一。”

“嗯，当然。相信我吧。我们走。”

町田率领同伴，A班的三个人依旧最早离开房间。

“相信的人就会得到救赎哟。我们绝对不会变成叛徒。另外，也拜托C班的同学们。你们只要忍耐三十分钟就可以了。”

真锅她们委婉地点点头，接着出了房间。

幸村抓住我拿着的手机，稍稍低着头这么说道：

“参与作战是错误的。真是太糟糕了。”

组员接连离开房间，转眼间只剩下我和一之濑。

“之后就只能相信大家了呢。”

“嗯，是啊。”

“绫小路同学，你真是冷静欸。你不会不安吗？”

“因为我也只能相信了。我要回房间了。”

继续待在这里也不会有好处。

“唉，等一下。”

一之濑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叫住了我。

这瞬间……我感受到我们独处的这个空间逐渐笼罩在紧张的氛围下。

“这掉包手机的作战方案是谁想到的呀？”

“当然是堀北啊。”

“是吗？那么你能帮我转达给堀北同学吗？说她的作战方案非常成功。”

“非常成功？你没搞错吗？是非常失败吧。这可真是个惨败。我们的作战方案完全被你看穿了。”

“啊哈哈哈。你们应该没料到我会想到同样的作战方案吧。”

“抱歉啊，做出这种欺骗的行为。我们明明是缔结了友好合作的协定。你生气了吗？”

“怎么会。我们也擅自执行了作战方案。彼此彼此呢。”

“你能这么说，堀北应该也就放心了吧。”

我这么回答，就抓着手机打算离开房间。

“哇，等等。我还没说完关键的事情呢。”

“关键的事情？”

“真是的。你还真是意外地坏心欸，绫小路同学。手机的SIM卡确实连同装置都会锁定。但它是有办法解锁的……对吧？因为我和星之宫老师确认过，结果她说只要支付点数的话，就可以立刻解除锁定呢。”

我感受到后脑勺有针扎般的微弱触电感。

“人都会将假答案之后出现的答案误认成真相。表现出解除密码动作的幸村同学才不是什么优待者——这个谎言败露的瞬间，绫小路同学是优待者的事实就会浮出水面。接着是决胜关键的SIM卡。这时，大家眼里除了绫小路同学你之外，已经看不见其他人。这正是个陷

阱。我刚才虽然说掉包作战不完美，但那是谎言。因为，这个掉包作战方案非常有效嘛。只是陷阱必须设置‘两层以上’呢。要是使出这个手段，真相就会在黑暗之中。因为没有办法百分之百看穿谁是真正的优待者。”

这个一之濑，就连我作战方案里的计中计都看得见。

她连我瞒着幸村的真相都发现了。首先，大前提为我不是“优待者”。但我却以优待者身份去接触幸村。因为我使用最重要的证据“优待者”的手机去接触了他。然而，它真正的物主是轻井泽。虽然她顺利隐藏了自己身为优待者的身份，但偷偷告诉了平田。平田一开始应该也无法把这事实告诉隶属同组的我和幸村。所以当我们在说优待者的话题时，平田才会装作不知道。不过当我在听轻井泽和平田聊他们的过去时，平田把轻井泽就是优待者的事情告诉了我。我接着利用真锅欺负轻井泽，然后再利用这状况，让轻井泽跟我交换手机。当然，这和跟幸村交换时一样，包含聊天记录或邮件等，我都动了手脚。那时，我当然也有事先用点数执行“SIM卡解锁”。这并没有违规，在量贩店里也是可以免费进行。虽然这里是船上，但考试既然要使用手机，我确信学校一定会做手机坏掉时的维修或替代品等最低限度的必要准备。这样就算使用轻井泽的手机，我也可以利用我的手机号码来造假。接着，我便在此更进一步地把这只手机跟幸村的手机交换。当然，因为我说那是“我自己的手机”，幸村就这么深信不疑了。假如伪装露馅的话，幸村就会动摇且焦虑。这于是就会成为真相。

若对方很单纯，那就会天真地没发现我和幸村交换手机便了事。要是遭受敏锐者的指摘，大家也会认定被揭穿真相的我就是优待者。不过也只会到此为止。他们绝对无法得出轻井泽才是真正优待者的这个答案。

这就是我想到的掉包手机计划。

“假如D班里没有优待者的话，你们会怎么做呢？”

“跟你一样。向班上弄清楚是优待者的人借手机，多准备一部具有优待者证明的手机预先带来，然后再出面说自己是优待者就好。”

届时真正的优待者如果慌张，或是指出谎言，优待者就会成功现出原形。要是单纯地深信一之濑就是优待者，考试也会因为叛徒的失误而结束。虽然后者B班不会获得点数，但结果上可以缩短或拉开和某个班级之间的差距。

“我不小心露馅了吗？”

一之濑从左右口袋各拿出一只手机。其中一只应该是B班某组优待者的手机，而另一只则是非优待者的自己的手机。

“顺带一提，虽然这是我的推测，不过从今天的对话看来……”

“真正的优待者，说不定就是轻井泽同学。”

她这么说完，就在手机上输入轻井泽的名字，然后拿给我看。

那是要发给学校的背叛邮件。

不过，紧接着我和一之濑的手机却同时响起。

兔组的考试已经结束。请等待结果公布。

“哎呀……果然有人背叛了呀。会是A班和C班的哪一边呢？”

“你为什么认为是轻井泽？”

“和揭穿幸村同学时的理由相同。因为她和平常不一样嘛。像是她平时不把你放在心上，眼神却不时追着你看，或者表情过度僵硬之类的。只不过，轻井泽同学也有可能不是优待者，无论如何我应该都无法发送邮件了呢……”

看来我方拟定的作战方案彻底被一之濑看破了。

“为什么你刚才没说出这件事？”

一之濑笑了。那笑容直至今日我都不曾见过，深不可测。

“这还用说吗？因为就算A班或C班某方弄错，对我们来说都是有益的。我从一开始就不打算获得所有人通过的结果一，还有做出背叛行为的结果三。因为我在知道优待者不在B班的那一刻，脑子里就只想着要让某个班级背叛。A班大概会背叛吧。”

“是町田吗？”

“不是不是，是森重同学哟。他是坂柳同学的派系，应该不会服从葛城同学派。他应该是觉得背叛并且获得点数好处更多吧。”

一之濑无畏地笑着，接着背对了我。

“绫小路同学，你意外地很厉害呢。刚才和我的对话也都是临时才想到的，对吧？”

“你去称赞堀北吧。这不过是那家伙把各种可能性都事先告诉了我而已。”

看来我必须改变对一之濑帆波的评价了呢。

她彻底回避风险，并且在这种情况下拟出取胜的战略。真是无可挑剔。

“那么，我先离开了。要是不小心触犯禁止事项可就糟糕了呢。”

一之濑刚说完，我们的手机同时响起了独特的声响。

而且还不是一两次，铃声共计四次，在短时间内响彻了房间。

“这是……怎么回事？”

打开手机的一之濑打从心底感到惊讶，然后静静地把手机屏幕斜过来让我看。

3

深夜在海上飘荡的这艘船感觉有点寂寥。

不过，随着时间越来越接近晚上十一点，学生渐渐多了起来。回过神来，寂静的咖啡厅座无虚席。

一名少女朝着早就占好四人座位的我走来。

“……久等了。”

轻井泽惠客气地说道。她的表情看得出来和之前不太一样。

“这么晚把你叫出来，还真是抱歉。”

“不，没关系……”

我心想我们也没什么话可说，于是就沉默地眺望这片染成漆黑的景色。但轻井泽好像在偷偷看我，所以我就把视线移了回来。

“啊，呃……我是在想事情能不能顺利进行。”

“没问题。我可以确定A班的人把我的名字发给校方了。”

我使出的保险手段，除了交换轻井泽和幸村的手机之外还有另一个。我把事情处理得密不透风，所以应该不用担心。

“你为什么能这么断言？”

“这是因为你交给我的纸条是有意义的，对吧，绫小路同学。”

轻井泽因为从身后走近的人物而吓得双肩震了一下。这也没办法。因为对方是上次她怒吼说要分手的平田。

“两位考试都辛苦了。我可以坐下吗？”

“当然。”

轻井泽好像很不自在而低垂双眼，但也没有表现出拒绝的态度。

现在是晚上十点五十五分。还有五分钟，学校应该就会给学生同时发送邮件。

“时间差不多了呢。堀北同学还没好吗？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

“她是个踩点来的家伙呢。还有四分钟，再等等。”

看来唯独这次，堀北比我所想的还要早到。

“哎……看见你们这些人，真的想叹口气呢。”

“你终于来了啊。话说回来，你背后的人是怎么回事？”

“别在意。我想他就像是背后灵一样。你就无视他吧。”

“才没这回事呢，堀北。我可是顾虑到你在考试期间应该神经紧绷，才没找你说话欸。”

这几天都不见踪影的须藤健，就像在缠着堀北似的站在她旁边。

“你很碍事，给我消失。”

“别、别这么说嘛。我可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全力参加考试了欸。”

“那你有自信会留下成果吗？”

“……就差一步了呢。好像有人抢先一步发送了邮件。”

堀北听见这种冠冕堂皇的借口好像就不理他了。她在剩下的一张空位坐了下来。须藤也急忙想去占住她隔壁桌的椅子。

“你很碍事。”

“只是听你们说话而已，应该没什么关系吧。你们不要排挤我啦。”

尽管对这死皮赖脸的成员感到不可思议，我们还是按原计划商量起来。

“话说回来，关于刚才连续收到的邮件……”

“嗯，我也很在意这件事。”

大约两个小时之前。我和一之濑分开的时候，发生了一起事件。

几乎同时收到四封邮件。邮件的内容是通知考试结束。

鼠、马、鸡、猪组，因为出现叛徒而结束考试。

“马组的优待者是南同学，对吧。”

“嗯，换句话说，他有可能被识破了真面目。”

“别的小组也可能会有我们班的人发送背叛邮件吧？”

堀北的担忧是正确的。要是我们误判优待者，受到的损失应该相当巨大。

“我很担心这件事情，所以一直都在和其他组联络。男生里没人发送背叛邮件。”

虽然有“他们都没说谎”这个大前提，但我应该可以相信他们吧。

“山内他没问题吗？”

我提出自己的担忧。

“啊，呃，他没问题。山内同学是鸡组。他好像打算寄出邮件。只是他似乎一直犹豫不决，听说在他寄出之前考试就结束了。”

“虽然不知道背叛者是哪个班级的，但抢先背叛还真是干得漂亮呢。”

堀北认为如果是山内寄出，他应该十之八九会猜错。大概就如她所说的。考试结束不立刻寄出并且犹豫不决，就不应该冒风险。

“但女生的情况就不知道了呢。”

“这件事情我确认过了。没有人背叛。”

轻井泽毫不犹豫地说道。

正因为她统合着D班女生，所以她和平田一样，马上就收集到了有用的信息。

“是吗？”

堀北在信息收集方面束手无策，也只能老实接受。

“话说回来，为什么这次考试说明会分组进行呢？”

平田好像还没解开这个问题。他似乎觉得难以理解，而这么嘟哝道。

“这场考试是考验‘Thinking’，也就是考验思考能力。所有疑问未必都有答案……难道不是这样吗？”

正因为看穿这是无意义的谎言，这么理解说不定才比较自然。

真相就藏在无数个疑问之中。

“比起这些，我在意的是那四封邮件几乎同时收到。就算最后可以背叛的时间只有三十分钟，但会有这种集中在一两秒之间的事情吗？”

“这只是巧合吧？”

从旁听对话的须藤看来，这不过是偶然的事件。

“高圆寺同学发送背叛邮件时，学校回复邮件几乎没有时差。”

“那这有很大的可能就是事先商量再统一发送。也就是说，说不定这是一个班级发起的背叛。”

正如他所说的这样。对于在同一时间收到的四封邮件，我也只能这么想。

“这说不定是为了表现自己班有多能干，才让发送邮件的时间保持一致。”

“嗯，除此之外就无法想象了。而会做出这种事的人就只有一个……”

堀北和平田自然地接着话。

我不用说多余的话他们也能联系起来，这真让人感到欣慰。

我们在这间来过多次的咖啡厅碰面是有意义的。

“你果然在这里呀。”

这也是为了引出一个男人。

“龙园！”

须藤发现他的存在，威吓似的站起来。可是龙园看都没看他，就抓住空椅，强行把它丢在堀北旁边，接着坐了上去。

“我想跟你一起分享考试结果呢。你能在显眼好找的地方，省了我不少事呢。”

“嗯，我替脑袋不好的你找了个好懂的地方。你应该感谢我。”

“话说回来，铃音。这还真是个相当大的阵仗欸。”

龙园看见聚集在这桌的四个人（他没有计算须藤）嘟哝道。

“被你纠缠不清，我很困扰。我们刚才就是在讨论这件事。”

“你不要缠着堀北！”

“须藤同学，你闭嘴。”

“喔……”

须藤被堀北以快攻制止，接着乖乖地坐回椅子上。真是出乎意料地顺从。

“我还以为你没有像样的朋友呢。哎，算了。”

这就是我对龙园展开的一个防御对策。我借由增加堀北周围的人来使龙园疏忽我的存在。

“不久就要宣布结果了，你有把握吗？”

“算是呢。你看起来也相当从容呢。”

“呵呵。若不是这样我就不会特地过来了。”

“哦，对啊。上次宣布结果的时候你好像很自以为是，最后却得到很愚蠢的结果呢。”

须藤像是回想起来，而指着他一笑置之。

堀北就像是在附和须藤，用鄙视的眼神看着龙园。

“别这样，铃音。要是高兴得太早，丢脸的可会是你。因为我知道小组的优待者是谁呢。”

堀北就算听见这句不知是真是假的话也不为所动。

因为她有把握自己不会输给龙园。

“那真是太好了呢。我很期待结果。”

“就算不用等到结果出炉，我也可以告诉你龙组的优待者是谁哦。”

“很抱歉，但这听起来只会是丧家犬的吠声。考试已经结束，龙组里也没有出现叛徒。这只代表着一件事情。”

龙园还没看穿优待者是栉田，考试就结束了。

这是不争的事实。

“你如果知道我的慈悲之深，说不定会感谢我呢。”

龙园觉得有趣又好笑地笑了出来。

“那你说吧。龙组的优待者是谁呢？”

龙园仿佛就在等待这句话，而用手按住自己的笑脸。从他那指缝间露出的视线就像是野兽。他仿佛是为了咬住猎物的喉咙，而努力使自己保持冷静。

“栉田桔梗。”

“咦？”

至今对龙园的话都没有任何反应的堀北发出这惊讶的声音，身体同时僵住了。

正因为她有自信绝对没被看穿，所以才会出乎意料。

然后，同样隶属龙组的平田也很动摇。

“很抱歉，但我在考试第二天就发现了哦。发现栉田就是优待者。”

“你是在开玩笑吧……若是这样，照理你就会背叛而结束考试。但是考试并没有中途结束。换句话说，这应该是你在考试结束之后才发现的，对吧？”

“你深信优待者没被识破而不断拼命说谎话的模样，以及你那有把握获胜从容不迫的态度，都可爱得让我想一把抱住你呢。所以不知不觉我就拖到最后了。”

“你是怎么发现的呢？”

平田也对龙园的话感兴趣，于是忍不住就问了出来。因为他对栉田优待者身份的保密工作很有自信，同时很好奇为什么龙园没有选择背叛。

“很遗憾，这答案就在……铃音你身上哦。”

“在我身上？”

堀北现在应该拼命保持镇静，同时在脑海中回顾考试的过程。

想着自己是在何时、何地、如何被识破。

“我是从你眼睛、嘴巴的动作，乃至呼吸、举止、语气等看出来的哦。看出这家伙正在撒谎呢。”

“别说笑了……”

“说笑？那你觉得我有其他方法吗？”

“这……一定是你刚才从某个人那里听说……”

“虽然我很了解你不愿承认的心情啦。也就是说即使在小组里，你也是最没用的一个。但你可别责怪自己哦，铃音。是你的对手不好。再说，因为这场考试就应该会是在一片波涛汹涌之中激烈竞争呢。脸色最苍白的会是A班。你就放心吧。”

“你……你到底做了什么？”

“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

看来那四封背叛邮件和龙园有很大的关联。

到了晚上十一点，我们的手机就同时收到了邮件。

子（鼠）——因叛徒作答正确，而为结果三。

丑（牛）——因叛徒作答错误，而为结果四。

寅（虎）——彻底藏住优待者存在，因此为结果二。

卯（兔）——因叛徒作答错误，而为结果四。

辰（龙）——考试结束后所有组员作答正确，因此为结果一。

巳（蛇）——彻底藏住优待者存在，因此为结果二。

午（马）——因叛徒作答正确，而为结果三。

未（羊）——彻底藏住优待者存在，因此为结果二。

申（猴）——因叛徒作答正确，而为结果三。

酉（鸡）——因叛徒作答正确，而为结果三。

戌（狗）——彻底藏住优待者存在，因此为结果二。

亥（猪）——因叛徒作答正确，而为结果三。

根据以上结果，本考试中班级与个人点数的增减如下。

点数后方会附上cl、pr单位，这分别是班级点数与个人点数的简称。

A班……扣200cl　加200万pr

B班……无变动　加250万pr

C班……加150cl　加550万pr

D班……加50cl　加300万pr

“C班是……第一名……”

堀北他们对结果感到很吃惊。

“太好了呢，铃音。因为你的失策而走漏消息的龙组竟然会是结果一。这么一来，所有班级都会得到巨款了呢。”

龙园慢慢地轻轻拍手，并且满足地笑着。

“要是你低头求我，我也是可以帮你对答案的哦。”

“谁要……”

堀北说到一半，就用力紧咬嘴唇闭上了嘴。

“真棒啊，这张表情。”

龙园从口袋拿出手机，就把它往我们桌上滑了过来。

画面上的文字感觉是龙园打出的清单。

鼠、鸡、猪组后面写着的是A班优待者的名字。

“我知道了这场考试对优待者进行‘严正地选择’的根本原则了呢。然后我只针对A班那些家伙攻击。这就是其证明。”

龙园刻意不针对D班和B班来通过考试。

虽然他不可能做出这种没效率的事，但要是事实摆在眼前也无话可说。

“接着，铃音。这是个遗憾的通知，我下次的目标就是你。我会在下场考试上针对你攻击，让你痛不欲生。”

堀北失去反驳的话语，只反复地看着考试结果的邮件。

C班取得压倒性胜利，到这阶段已经获得了大量的点数。从结果看来，当时看似做出胡闹之举的高圆寺猜对答案这件事，可以说是漂亮的一击。因为若不是这样，就会变成C班一班独胜。反之，高圆寺隶属小组的其他班优待者，就像是中了流弹那样倒楣。

“你就好好期待第二学期吧。”

龙园报了无人岛的一箭之仇，满足地离去。

大家原本是怀着庆祝的心情，但表情却都严肃到让人无法想象是获胜了。

“龙园同学搜集消息识破A班优待者，到这里为止都可以理解。他拥有我们没有的才能，所以这也可以接受呢。但是龙组的结果呢？”

好像谁都想不出正确答案。没人回答平田提出的疑问。

不过关于这点，不必想得太深入。

“这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只要想成是他想这么做的话，就会比较容易。”

“这是什么意思？”

“先不论龙园是在哪里识破优待者，要是他在考试结束前告诉大家‘栉田就是优待者’呢？龙园的话当然没人会信。尤其是聚集优秀人才的龙组，这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唯有在最后关头不同。我们就算答错，也不会有风险。那么即使是贯彻防守的葛城，也会觉得也许真的就是这样，而进行答题了吧？假如栉田就是优待者的可能性有百分之一，结果一对自己而言也是有利的。”

如果揭开手段，就极为单纯。不过这件事通常绝对不可能实现。

这是个只要有一个人不相信栉田是优待者就办不到的事情。这种事是否真的办得到，就算我自己去想也是半信半疑。我不认为自己能让计划成功。对于他是如何让D班之外所有人都相信，并且引领至结果一，我单纯对此深感兴趣。

难道他拥有“足以让人相信的绝对证据”吗？

“堀北。或许……我们今后会被逼入绝境呢。”

而且还不会只是一两次。根据情况不同，我们也可能永远身处D班。

“绝境？被龙园吗？他在这场考试上手腕高明是事实。但是，今后未必也会是场苦战。事实上你的小组就赢了。不是吗？”

“是啊。应该是我想太多吧，别介意。”

现在仍只是预感而已。可是，假如这种预感准确的话……

那这不就会是前往绝望的第一步吗？我不得不这么想。

而我同时也隐约觉得名为“有趣”的这个未知情感开始萌芽。

后记

嗯嗯（翻书确认第三本的后记）。原来如此原来如此。

看来过去的我在第三本的时候打算说出“自己可是很早就写完稿子”呀。这次我也办不……（以下省略）

您好，我是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加油的衣笠。暌违四个月不见了。第四本是第二次特别考试。故事从班级单位内的互助，转为这次混班的合作比赛。这次故事也是各个班级各自执行自己的方案来分晓胜负的形式。我记得自己学生时代时，也曾对于和其他班同学待在一起无法表现正常而伤脑筋。无论跟谁都能说话的人真是厉害呢！那么，从下一本开始，故事舞台将回到学校，并且同时开始第二学期。

第五本里，说不定会出现前来干涉主角绫小路清隆过去的人物。不仅是同年级学生，甚至也会开始牵扯到高年级学生。我到底要增加多少人数呢？我可是会一直增加下去哟。无止境地增加（学不乖）。

只不过，假如可以的话，在这之前我也想出像是外传那样的作品。这次的作品偏严肃，我偶尔也想写写减轻压力的笨蛋故事。那么，虽然很简短，但这次就容我以这种形式来做结尾。

啊，最后……虽然这是我的私事，但我前阵子订婚了。知世俊作老师，对不起！（意味深长）


也就是说！
小说的漫画正在
《月刊 comic alive》
上连载♡
不仅有可爱的
女孩子
还有穿泳装的
男孩子！
谁对他们
感兴趣
亮闪闪
亮闪闪
还有我
还有我
漫画版也请大家
多多留意♡
栉田同学，
能请你不要
厚脸皮地
挤进来吗？


大家好！我是担任宣传委员的一之濑帆波♡
……我是堀北铃音。
今天特地来向大家宣传小说的漫画版！
一之濑同学，我可是很忙的。
这种事让那些愿意做宣传工作的人来不就得了……
别这么说嘛！
要不然让我来吧……
暖
这工作绫小路同学你可做不来。

[1]指日本升学选拔时，向志愿学校提出的参考成绩。

[2]日本男演员。

[3]日文原文为せやかて 工藤！

[4]日文原文为なんもさー！

[5]日文原文为好きっちゃんねー。

[6]日文原文为好きとーと ？

[7]日文原文为好きくさ 。

[8]日本制作动画的公司。

[9]法语，再见、永别。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5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虎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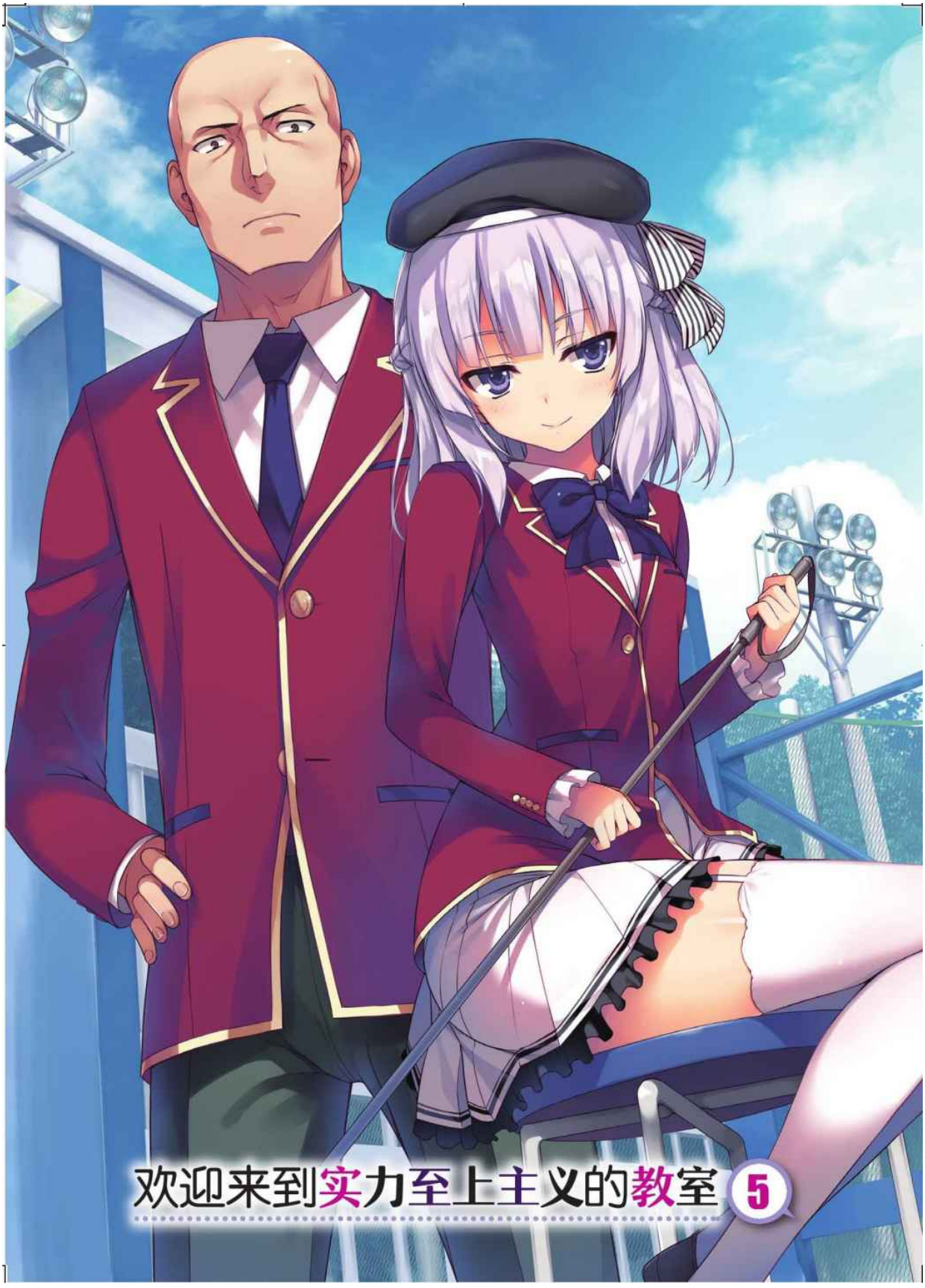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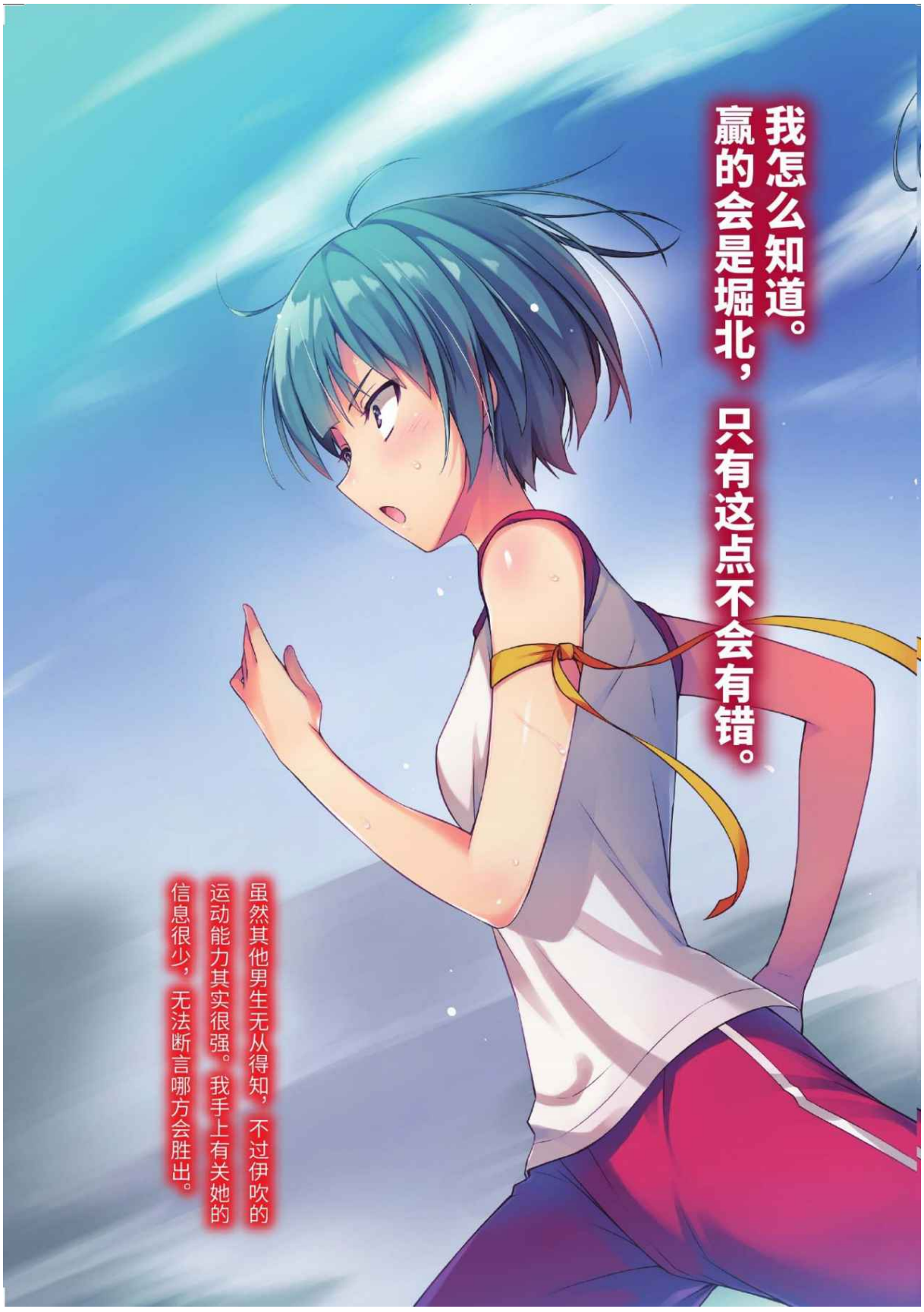
目　录

版权信息
须藤健的独白
体育祭开幕
D班的方针
各有所思
关系演变至此是有理由的
开幕
为了谁
我以及我的不足之处
时代的转折点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5


橘茜
与堀北学同样是三年级的学生
会书记。总是跟着学生会长。
不，因为我的直觉
告诉我不想让
这孩子和会长独处！


堀北学
高度育成高中的学生会长。是堀北铃音的哥哥，但对妹妹很严苛。似乎非常器重绫小路……
你真的想改变吗？
改变这所学校。


我怎么知道。
赢的会是堀北，只有这点不会有错。
虽然其他男生无从得知，不过伊吹的运动能力其实很强。我手上有关她的信息很少，无法断言哪方会胜出。


小伊吹的运动神经很好吗？


你是在说笑吧，我才不认识你。
呵呵，也是。
因为是我单方面认识你而已。


好久不见了，绫小路同学。
睽违八年又两百四十三天了呢。

须藤健的独白

老实说，我并不优秀。

那种事情用不着别人说，我也很清楚。

陪酒女的老妈离家出走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变得坚强。

父亲的背影缩成小小一团。

我常对他那做清洁工安静度日的身影感到恶心。

我脑筋不好，早早就放弃念书，进入了体育世界。

最初很喜欢网球或桌球那种单人运动，却总觉得不太对劲。

我可以顺利掌握要领，但很清楚自己无法成为一流球员。

在这种情况下我遇见了篮球。

虽然我很不擅长团队合作，但奇怪的是，唯独篮球是例外。

所以我的篮球实力才会大大增长。

之后，我从全国首屈一指的篮球高中收到了体育推荐入学通知书。

但我却引起了暴力事件，推荐入学的事因此化为泡影。那时，我便深深体悟到了……

体悟到我这个人，是人渣父母所生的人渣。

所以我才会选择这所学校。

选择这所既不用花钱，未来也有保障的学校……

体育祭开幕

“按照干支动物顺序排列学生姓名，就是找出优待者的关键呢。”

目前我所在的是人气咖啡厅“帕雷特”最里面的桌位。

暑假结束，我和平田、轻井泽、堀北这些奇妙的成员围着午餐餐桌，目的是为了回顾暑假中举行的船上特别考试。分成十二干支小组，在混合的队伍寻找优待者。我们正在对答案。

“兔子在干支里的顺序是第四，组员顺序则是——绫小路同学、一之濑同学、伊吹同学，接着轻井泽同学呢。”

“这样啊。按照五十音顺序我的名字是第四个，所以才会是优待者呢。”

轻井泽佩服地点头。话虽如此，但在场的两名女生乍看应该很不搭调，却因为平田的存在，不知为何消除了违和感，真是不可思议。

“不过啊，那规律岂不是非常简单吗？也就是说，堀北同学你们龙组的优待者，就是名字顺序排第五的栉田同学吧？”

轻井泽询问道，“啪”地插下吸管，把牛奶送入口中。

“是啊，如果知道答案，确实很简单。不过，要在考试上得到这项答案并不容易。只知道自己班级的三个优待者，是无法找出规律的。”

包括我们自己班级的优待者在内，还必须知道一个班级的三名优待者姓名，才能勉强看得出其可能性吧。况且，就算发现优待者是以“与干支顺序相应的名字顺序”而定，第一次答题具有风险这点依然不会改变。

因为万一猜错答案，就会受到相当大的损害。

当然，如果赌赢了，也可以一口气扭转乾坤。

“我在意的是C班呢，我认为龙园同学在考试中就摸索到了规律。”

平田的推测大概是对的。如果不是那样的话，他无法取得那种成果。

“可是啊，这不是很奇怪吗？如果是这样，那他为什么会失误？”

“这点我也很在意。虽说有巨大风险，但如果知道规律，就算识破所有优待者也不奇怪。换句话说，他们班照理来说不会弄错答案。”

然而，如果试着整理一下的话，事实上C班有几组却答错了。

堀北用稍微不同的观点说出自己的看法。

“就算C班看起来像是龙园同学的一人舞台，但还是可以看出他们并非团结一致吧。因为也会有不少人对他的独裁政权不满。”

“确实如此呢。全体学生都有作答权，所以我认为也无法彻底排除不服龙园同学方针的学生。或许他无法彻底统率的学生，就是他失策的理由。毕竟如果自己回答正确，获得的点数也很庞大呢。”

堀北和平田的推理方向不错。然而，我们也无法断定就是如此。因为如果有叛徒的话，龙园一定会找出那个人。就算删掉邮件，那家伙或许也会做出确认个人点数的这一步。

“你怎么想，绫小路同学？”

堀北这样问道，平田和轻井泽同时看向我这边。

面对集中在我身上的视线，我差点呛到。

“我不知道欸，完全没头绪。”

我这么说道，他们就一下子失去兴趣地移开视线。

只有轻井泽还看着我，我和她对上眼，她过了一会儿才撇开视线。

“不管怎么样，打好关系就是我们的当务之急了吧。而且，像这样和堀北同学、绫小路同学一起商量，我觉得很开心呢。”

堀北从没按照过平田希望的那样进行讨论。

但是，两场特别考试结束之后，堀北的想法也终于开始出现变化。因为自己被逼入绝境，所以开始一点一点理解独自一人无法战斗的这件事实。

“这也没办法吧。干支考试是绝对无法靠一个人完全攻略的特殊试炼。如果今后也会有那种考试，拥有一定的人脉，就会变得很必要。”

让堀北改变想法的最大要因正是那点。不过她说得没错。不断孤独地战斗也有极限。可以想象今后会有许多无法独自战斗，社会缩影

般的考试。

“话说回来，你们顺利从龙园同学的手中逃出来了呢。”

不同于堀北的队伍，身为其他组优待者的轻井泽没被识破真面目，漂亮地完成了考试。带给D班的间接利益也绝对不小。

“算是吧，我可是意外地擅长摆扑克脸呢。对吧，洋介同学？”

轻井泽抱着平田的手臂，抬头微笑。我甚至无法想象他们两个的关系有过摩擦。至于这是不是演技，我并不感兴趣。

“因为龙园作答前，有其他人弄错了答案呢。多亏如此。”

不过，她是何时以平田的名字来称呼他的呢……洋介——虽然我也想这么叫他，不过我做不到。这或许是平田和轻井泽两人的复杂情况所创造出的新关系。

平田用笑容回应轻井泽，接着面向堀北。

“我有一个提议，可以听我说吗？”

面对平田的提议，堀北没有答复，保持了沉默。这表示的意思是——说吧。

“首先，为了团结班级，我想拉栉田同学入伙。我认为她可以补足我们四人无法顾全的部分。因为像池同学、山内同学，能完全统合多数男生的人很有限呢。”

可以驾驭那种学生的人，说不定就是栉田。然而，不知道堀北会不会轻易同意。从入学到现在，她们两个的关系一直都很糟糕。

“不需要，你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但就算只有我们也做得到。为此才会找你和轻井泽同学。如果你们两位愿意帮助我，就可以解决问题了。你们若是像某位仁兄那样性格别扭，或许就另当别论了呢。”

她斜眼看向我。实在是很没礼貌的家伙。

“如果是绫小路同学的话，他也许的确跟不上我们呢……”

平田以外的两人同意似的点了点头。

“你们觉得我性格别扭，还真是错怪了我。我是随波逐流的群众之一，正好就是你所说的可操控之人。换句话说，就是我是个小人物。”

“会说自己是小人物的，通常都不会是小人物。”

“那你是小人物吗？”

“我？我怎么可能会是小人物？你能不能别小看我？”

“……好、好的。”

这只能让人想成是搞笑短剧，但堀北看来完全不像在说笑。难以判断这是在搞笑还是什么，但她无疑是认真的吧。

1

下午的课成了两小时的班会。

D班班主任茶柱老师一来到教室，就淡然地开始进行说明。

“今天开始继续上课，但第二学期从九月到十月初为止的一个月，会增加为了体育祭做准备的体育课。我会发新课表，请好好保管。另外，关于体育祭的资料也会连同课表一并发出。请第一排学生把资料往后传。”

一听见体育祭这字眼，部分学生就发出了惨叫。虽然也有学生期待这项活动的到来，但活动如果是以体育为主，果然还是会有许多学生不由得讨厌。

“另外，学校首页也公开了活动详情。有需要的话，请参阅网页。”

“老师，请问这也是特别考试之一吗？”

平田身为班级代表，在举手之后提出问题。

老师当然会回答“没错”——虽然任何人都这么想……

“要怎么理解是你们的自由。无论如何，那都无疑会对各班造成巨大影响。”

茶柱老师这么说道，做出既非肯定也非否定的暧昧回答。不擅长运动的学生更是发出惨叫。如果这是普通学校，学生不认真也好、弃权也好，都是自由的，但因为那是左右班级命运的活动，就算不擅长也无法逃避。

“太棒了！”

须藤等少部分学生对运动拥有绝对自信，他们像在表示机会就是现在般地兴致勃勃。这应该也能说是第一场可以靠脑筋以外的事情为班上做贡献的考试。

“绫小路同学，这个……”

正当周遭的同学都想落荒而逃，独自不断翻阅资料的堀北好像有了新发现而指着资料。我也翻出资料，确认那个地方，发现那里写的是很出乎意料的考试方式。虽是一瞬间，但茶柱老师好像朝我这里看了看。

“已经有人通过资料发现了吧，这次体育祭采用将所有年级分成两组的比赛方式。你们D班被分到红组，A班也同样会作为红组而战。也就是体育祭这段期间，A班会是你们的伙伴。”

B班和C班成了白组，体育祭将以红组对抗白组的形式举行。

“真的假的，还有这种事！”

池会惊讶也不无道理。笔试也好、特别考试也好，基本上考试都是以班级为单位来战斗。然而，没想到这回却是团体赛。与上次在船上的特别考试又是不同的合作形式，而且还是跨年级的合作战。

我隔壁的邻居虽然故作镇静，但内心应该陷入了恐慌。

这家伙的哥哥——堀北学，隶属三年A班。也就是说，他们有机会进行讨论。

“你终于有机会和他接触了吗？”

“……不要在这里提这件事。”

我只是轻轻提及，就惹她生气了。看来我讲错话了，堀北怒瞪着我。

她手上握着的那只笔尖发亮的自动铅笔让人毛骨悚然，我真希望她不要这样。

“你们先看体育祭会带来的后果。我不打算重复说明，请你们一次好好听清楚。”

茶柱老师轻轻敲着资料，告诉我们必须确认的要点。

我一面侧耳倾听，一面将视线落在资料上。那里写着的内容如下：

体育祭上的规则及分组。

体育祭采取全年级分成红、白两组的对战方式。

分组由红组A班、D班，白组B班、C班构成。

全体参加竞赛的分数分配（个人竞赛）。

按照结果，学校将予第一名学生所属小组十五分、第二名学生所属小组十二分、第三名学生所属小组十分、第四名学生所属小组八分。

第五名以下的名次依序各减一分。团体赛则予获胜组别五百分。

推荐参加竞赛的分数分配。

按照结果，学校将予第一名学生所属小组五十分、第二名学生所属小组三十分、第三名学生所属小组十五分、第四名学生所属小组十分。

第五名以下的名次依序各减两分（最后的接力赛跑将予三倍分数）。

红白对抗结果带来的影响。

在全年级综合分数上输掉的组别，将一律扣除该组所有年级的一百点班级点数。

年级排名所带来的影响。

在综合分数上获得第一名的班级，将予班级点数五十点。

在综合分数上获得第二名的班级，班级点数不会变动。

在综合分数上获得第三名的班级，将扣除班级点数五十点。

在综合分数上获得第四名的班级，将扣除班级点数一百点。

“很简单，意思就是你们必须尽全力比赛，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输掉的小组受到的惩罚绝对不轻。”

扣除班级点数一百点，这确实很重要，但我也很好奇其他几件事。

“老师。请问获胜组别会得到多少点数呢？好像没记载这点。”

茶柱老师对平田的单纯疑问抛出一句无情的话。

“不会有任何点数，只是不会被扣分而已。”

“哇，真的假的……这样完全没好处嘛。”

附近一片哀号。教室里会变得闹哄哄也是难怪。至今为止，巨大的风险都会伴随着无以计量的回报，但这次的体育祭却没有任何回报。

“学校也会计算各个班级的分数，请你们留意。就算A班表现出众、活跃，你们隶属的红组胜利，假如D班综合分数是最后一名，还是会受到扣除一百点的惩罚。”

换句话说，就算小组轻松获胜，别说是得利，甚至还会亏损。这次考试规则着重于“要认真全力应战”。

话虽如此，但只有D班表现活跃也不够。就算我们在年级排名中获得第一名，并赢得五十点，要是输给白组的话就会被扣一百点班级点数。要是所在小组输了，又在年级综合分数上取得第四名，就会受到共计扣除两百点的惩罚。以红组获胜作为大前提，D班也必须做出贡献。虽然这么一看，可以看得出它比其他考试都还要严苛，但是也有如特别奖金般的奖励。

个人比赛的酬劳（可用于下次期中考）。

学校将赠予在个人比赛中获得第一名的学生个人点数五千点，或是笔试相当于三分的成绩（选择分数的话不可赠予他人）。

学校将赠予在个人比赛中获得第二名的学生个人点数三千点，或是笔试相当于二分的成绩（选择分数的话不可赠予他人）。

学校将赠予在个人比赛中获得第三名的学生个人点数一千点，或是笔试相当于一分的成绩（选择分数的话不可赠予他人）。

在个人比赛上获得最后一名的学生会被扣除个人点数一千点（若持有点数不满一千点，笔试会被扣一分）。

关于违规事项。

请熟读并遵守各项比赛规则。违规者会取消参赛资格。

品性恶劣的学生可能受到退赛处分，学校也将考虑扣除该学生至今获得的所有点数。

最优秀学生的酬劳。

对于在所有比赛中得分最高的学生，学校将赠予个人点数十万点。

各年级最优秀学生的酬劳。

对在所有比赛中各年级得分最高的三名学生，学校将各赠予个人点数一万点。

虽然这奖励比至今为止的考试都还逊色，但是学校也准备了特别待遇，从条件严苛到简单的都有。

“老、老师老师！这个在拿下第一、二名时的特别待遇，获得笔试成绩是什么意思？”

池立刻把身子往前倾，向茶柱老师寻求详细说明。茶柱老师好像觉得这副模样很有趣，罕见地笑了笑。

“就如你所想的，池。在体育祭上每获得一项胜利，就会得到可以弥补笔试成绩的分数。你应该不擅长英文和数学吧？你可以随意使用获得的点数。想必光是持有点数，就会在下次考试上派上很大的用场。”

失去冷静也是情有可原，仅擅长运动的学生们发出喜悦的尖叫。如果在体育祭上表现活跃，并且获得分数，就会提高及格的可能性。

由成绩在及格线附近徘徊的学生看来，这简直就像是他们梦寐以求的情况。对平田他们那种优等生来说，这不是多大的恩惠，但相对的，如果不需要分数的话，只要选择获得个人点数就好。

除了笨蛋三人组以外也有不少学生对自己的成绩感到不安。如果在笔试中不及格，则会被强行退学。因此笔试成绩也很重要。

然而，这种好事当然也另有隐情。

所有比赛结束后，学校会在各个年级内合计分数，惩罚排名最后的十名学生。

惩处的详情因年级而异，因此须向班主任确认。

下面也写着这般感觉非常棘手的文字。

“老师，这个惩罚是指什么？”

“你们一年级学生的处罚是下次笔试上被扣分。综合成绩倒数十名的学生会被扣十分，请你们留意。至于会以什么方式扣分，我会在快要笔试时再次说明，所以我不在此接受提问。另外，倒数十名学生同样也会在笔试说明时公布。”

“咦咦咦咦咦！”

换言之，假设池拿到年级中最后一名的成绩，他就必须在下次笔试中考到比及格线还多十分的成绩。

我听完说明，接着就确认起体育祭的比赛项目。

体育祭项目大致分为“全体参加”和“推荐参加”两种。全体参加——顾名思义就是班上所有学生都要参加的项目。个人一百米赛跑和拔河等团体比赛都属于这类。

与之相对，推荐参加就是班上选拔出部分学生参加的比赛。虽然说是推荐，但如果班上都同意的话，自荐参赛也可以，而且一人参加多项“推荐参加”比赛也没关系。总之，那就像是必须靠讨论来决定的项目。比赛内容有借物比赛、男女混合两人三脚、一千两百米接力赛跑，等等。参加这类比赛的人实力应该不凡。

这场体育祭的分数增减，是单纯依据结果来进行，所以规则非常简单，但不仅有团体排名，还有各个班单独的排名。我们不仅要注意变成敌人的B班、C班，也必须留意身为伙伴的A班。虽然我们要互相帮助，但为了在各年级的综合分数上取胜，我们必须尽量靠自己班级在各项比赛上拿下前面的名次。无人岛上也好，船上也好，考试的构造都无法让人省心应考。

“体育祭举行的项目详情全都如资料所示，不会有任何变更。”

“这样岂不是超难的吗？简直无法和初中时期相比！”

全体参加项目

① 一百米赛跑

② 跨栏赛跑

③ 倒杆大赛（限男）

④ 投球大赛（限女）

⑤ 男女分组拔河

⑥　障碍物赛跑

⑦　两人三脚

⑧　骑马打仗

⑨　两百米赛跑

推荐参加项目

⑩　借物比赛

⑪　四方拔河

⑫　男女混合两人三脚

⑬　全年级混合一千两百米接力

上面罗列着共计十三种比赛项目。号码表示比赛的举行顺序。大家会提出不满，好像是因为全体都要参加的项数很多。

“一个人差不多要比三四项左右！再说，这应该无法一天比完吧？”

“校方当然也考虑到了。当天没有声援比赛、舞蹈、团体体操等项目。体育祭完全是比体力、运动神经的活动。接下来是非常重要的事。这里有张参赛表，参赛表上写着所有项目的详情。你们要自己决定以什么顺序参加各项比赛，并填在这张参赛表上，再由身为班主任的我交出去。初中不会采用这种形式，所以我希望你们注意别弄错。”

“说要自己决定参加顺序，究竟是要决定到什么程度呢？”

平田提出理所当然般的疑问。因为是理所当然的问题，所以茶柱老师的回答也很迅速。

“全部。体育祭当天举办的所有比赛，甚至谁要在第几组赛跑，全都要由你们商量决定。提交参赛表之后，无论有什么理由都不允许替换参赛者。这就是体育祭的重要规则。提交时间为体育祭前一周到比赛前一天下午五点。如果超过提交的期限就会被随机分配，还请你们留意。”

也就是说，这是场必须自己拟定计划、思考、取胜的体育祭吗？

体育祭上参赛表的存在显然可以说是班级的命脉。

“请问我也可以提问吗，茶柱老师？”

至今安静聆听的堀北问道，并举起了手。

“问吧，毕竟要问只能趁现在呢。”

茶柱老师看见她这副模样，就浅浅地笑了笑。

平田和堀北都对这所学校的机制有一定的掌握。

他们很清楚在这阶段先尽量提问，将关系到之后的发展。尤其现在不会对点数造成影响，无论有多少疑问都该事先解决。

我可以预见到体育祭当天才问东问西，也为时已晚。

“您说在上交参赛表的那一刻就无法进行变更，不过假如当天出现缺席者会怎么样呢？如果是个人比赛的话，我想就会像资料记载的那样视为缺席，但团体赛……特别像是数名学生进行的骑马打仗，或两人三脚这种比赛，要是缺一人的话，比赛本身就不会成立。”

“‘全体参加’的比赛，人数少于最低所需人数的话，就视为无法进行比赛，并且失去参赛资格。如果是你刚才说的骑马打仗，则会无法组成一匹马，所以应该会在少一匹马的状态下比赛。两人三脚也是一样。选择健康、强壮的队友应该会比较明智呢。”

命运共同体。也就是说，选择运动神经优异的学生固然重要，但与健康、没受伤的伙伴组队，也同样很重要吧。

“然而，作为应急措施，这也有特例。关于体育祭焦点‘推荐比赛’，是允许推出替补人选的。然而，假如可以任意推替补，参赛表的意义就会消失。说极端点，你们甚至可以说谎准备替补人员。因此学校设有特殊规定：支付点数作为代价，才会准许学生替补。”

也就是说，学校不允许不当行为，因此才让我们支付代价吗？

“我要对这点补充提问。就算身体不适、身受重伤，但本人如果希望上场，请问我们可以不派替补、继续比赛吗？还是由医生来决定是否终止比赛呢？”

“基本上是交给学生自主决定，因为自我身体状况的管理也是进入社会时不可或缺的事呢。就算在重要会议的日子发烧，也不可以轻易请假，还必须拼命故作平静。”

总之，就算身体不适也是自己的责任，学校好像不会阻止学生参加。

“话虽这么说，但如果状况让人无法袖手旁观，学校再怎么说也不得不阻止。”

“我了解了。那么，请问替补所需点数是多少呢？”

“各项比赛都是个人点数十万，要不要使用都是你们的自由。”

“……原来如此，谢谢。”

不是付不起的金额，但也绝对不便宜。然而，我们也必须考虑到自己会陷入需要替补的情况吧。

“如果没人提问的话，我就要结束提问时间了。”

老师环视教室一圈。几名学生好像有点困惑，面面相觑、小声讨论，但不打算向茶柱老师进行确认。虽然不该就这么留下疑问，可是谁也没指出问题，提问时间就这么结束了。

“下一节课要去第一体育馆，和其他年级的各个班级碰面。以上。”

茶柱老师确认时间，提及班会时间还有剩余。

“班会时间还剩二十分钟左右，剩余的时间你们可以随意使用。要闲聊、要认真商量都可以。”

有了老师的许可之后，压抑的寂静气氛一口气爆发。

团体各自聚集起来，开始随心所欲进行有关体育祭的讨论。

往堀北身边聚集而来的有须藤、池、山内。

“堀北，我们来商量要怎么熬过体育祭吧。”

“赞成赞成，想个可以拿下第一名的方法嘛。”

堀北事不关己地看着男生群聚的光景，深深地叹了口气。

“为什么我这里只有这种人会过来呢……”

“真是悲哀的现实呢。”

“我完全同意。”堀北这么说，却还是想认真思考，便打开了笔记本。

“好，总之先听听你们的意见。”

“我我我！”

池精神饱满地迅速举起手。堀北拿笔尖指着他，催促他发言。

“我想要轻松获胜！”

“这无法作为意见呢，你能别做这种小儿科发言吗？”

她果断地舍弃池的意见。哎，池的希望会被否决实在也没办法。

“我有D班能取胜的方法哦。”

须藤自信满满地开口。

“虽然不抱期待，但我就听你说说吧。”

“全体参赛的项目是不知道啦，但我会参加所有推荐比赛。这么一来我们就会赢。”

对运动比谁都有自信的须藤争先恐后地提出这点。

“你的发言本身和池同学水准相同，但这方法单纯可靠呢。你在班上也很出众、运动神经优异，参加所有推荐比赛也不是件坏事。因为就算同一人参加多项比赛，规则上也是没问题的。”

我也赞成，但池他们好像心有不满，而开口批评道：

“我们也想要参赛机会，三名以内可以得到点数呢。”

“就算会降低班级获胜的可能性？”

“哎哟，话是没错……我只是希望有机会嘛……”

“推荐比赛通常都是运动神经好的人参赛，你不行啦，宽治。”

“不试试怎么知道……说不定我也可能偶然获胜啊，要公平才对吧！”

“这点在之后班级讨论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呢……”

堀北虽然可以在此说服池，但她猜想班上也会有其他学生像池这样想，于是便这么说道。

然而，这次那句话却好像刺激到须藤了。

“只要擅长运动，当然都要参加，这才是最重要的吧？你太天真了，铃音。”

我也很清楚须藤想说的话，堀北也没对此表示反对。就算从只会读书的优等生看来，像须藤这样的学生可以在体育祭上表现活跃，才较为理想。如果须藤这种笔试有不及格风险的学生可以拿下许多点数，那也没话可说。

不过，要说是不是班上所有人都会赞同，就不是那么单纯的事。因为得奖可以获得的特殊奖励，对学习成绩越差的学生而言越有魅力。

对经常置身在退学危机下的学生们来说，那奖励应该是他们极度渴望的东西吧。

“我理解你想参加所有项目的想法，但是我也未必就会支持你参加所有比赛。”

“为什么啊？”

“因为体力并非无止境，如果连续参赛当然会有所消耗，要连胜是很困难的。”

“就算这样也总比交给运动白痴好吧。我就算再累也比这些人有用。”

他瞥了包括我在内的男生们一眼，并且嗤之以鼻。池他们好像很不甘心，但也无法反驳。

“现在在此继续这个话题也不会有答案，下次班会上再决定吧。”

堀北预料再这样下去也不会有进展，就这么说道，早早结束讨论。

2

第二节的班会安排全年级会面。

被召集到体育馆的，是总人数多达四百人的师生。

是一年至三年级被分成红组、白组的全校学生们。

堀北静不下心地张望。

她是在寻找在这所学校担任学生会长的哥哥——堀北学吧。但是很尴尬，人这么多的话，就算知道班级，也无法轻易找到她哥哥。

而且，她觉得自己会给哥哥带来困扰，也因为她正在用拘谨的目光约束自己的举止，所以视野似乎很有限。

我觉得，她要是那么喜欢哥哥，应该再光明正大一点。

可是对堀北而言，那却比什么都难，应该绝对办不到吧。回想起来，这家伙没主动去见过哥哥一次。

集合的学生们一坐到地上，就有数名学生往前走去。全体视线都集中了过去。

“我是三年A班的藤卷，担任这次红组的总指挥。”

看来并不是堀北的哥哥主持。

我本来以为他是学生会长，所以什么都主持，但好像也不是这样。

这么一来，我反而很好奇他平时都在做些什么。

“我要先给一年级学生一项建议。或许有部分人会觉得啰嗦，但体育祭是非常重要的活动，请你们谨记在心。体育祭上的经验也必定会运用到其他考试上。今后的考试里面，也会有许多乍看之下就像是游戏。不过无论是哪个，都会成为能否在学校生存下去的重要战斗。”

高年级学生的建议令人感激，但也很模棱两可。

“你们现在说不定既没真实感，也没有干劲。但既然要比赛，那就得取胜。唯有这点，要铭记在心。”

藤卷说出沉重的话，环视红组所有人，接着说：

“牵涉所有年级的项目，就只有最后的一千两百米接力赛跑。除此之外全都是分年级的项目。各年级现在集合起来，各自去讨论方针吧。”

以藤卷的话为开端，葛城率领A班成群聚集而来。

D班的样子有点畏缩，因为大家对那精英集团怀有紧张感。

第一学期A班的成绩具有压倒性，旁人无法望其项背。

“虽然是以奇妙的形式一起战斗，但也请你们多多关照了。我想可以的话，伙伴之间能不起争执、互相合作就好。”

“我也是这么想的，葛城同学。我才要请你们多多关照。”

葛城和平田互相表明今后将会合作。

在A班看来，和最后一名的D班联手，原本就没有好处。然而，要是不合作的话，伙伴之间就会互扯后腿。

这场面与其说是要像手足一般彼此信任，倒不如说是为了不起争执而缔结协议。

“欸，那个人……”

池在我身旁这么小声嘟哝。

但我也不是不了解他会这么嘟哝的心情。我也注意到了，堀北应该也是如此吧。因为这个地方有一名A班的学生显得很突出。

然而，任何人都没有说出口。因为这不是现在说得出口的气氛。

“虽然我想各班都有方针……”

不知道葛城有没有发现D班奇怪的视线，在他淡然地打算进行话题时，体育馆内嘈杂起来。

“也就是说，你不打算讨论对吗？”

少女的声音从稍远处传来，响彻了体育馆。大家不知发生什么事，视线于是聚集了过去。

声音的主人是一年B班的一之濑帆波。她的视线前方有一个班级左右的学生正打算离开体育馆。其中双手插口袋的一名男学生回过头来，他是C班领袖——龙园翔。

“我可是出自善意才想离开的。就算我提出合作，我也不认为你们会相信我。到头来，我们只会从一开始就在互相刺探对方的想法吧？这样很浪费时间。”

“原来如此。你是在替我们省事呀！原来如此……”

“就是这样，你可要感谢我。”

龙园笑了笑，就带领C班全体学生迈步而出。

这片光景让人确信C班的独裁政权一丝不乱。

“欸，龙园同学。你有自信不合作就赢得这次考试吗？”

一之濑或许还是想和龙园 合作，因此仍在让步。

可是龙园 没有停下脚步。

“呵呵，谁知道呢。”

龙园 微微一笑，C班所有学生在他指示下都撤离了。虽然D班只是在远处看着，但轻井泽一瞬间露出愁容。那也没办法。她在暑假举行的船上特别考试和C班的女生——真锅她们起了冲突。

自那次之后，她隐瞒的“遭霸凌的过往”便暴露了出来。

然而，知道那次摩擦的，包含当事者在内，就只有我和幸村。但幸村并不知道轻井泽过去曾受霸凌。

真锅一瞬间把视线投向D班，看着轻井泽，但也只有短暂一瞬间。她马上就别开视线，仿佛什么事也没有似的跟着龙园 离去。

“他们也是有苦衷的呢，居然和C班编在一起。”

虽然D班也并没有很团结，但与C班相比好像还算比较好。这也让人再次体会到龙园 握有班级一切决定权。

看着这情况的葛城给了堀北建议。

“这次你们D班是伙伴，所以我才会先给予忠告。你们别小看龙园，那家伙会边笑着边接近你们，接着突然袭击。要是大意的话，可会尝到苦头。”

“谢谢你的忠告，不过从你的语气看来，那是经验之谈吗？”

“……反正我劝过你们了。”

葛城不打算深谈，回到原本的地方。

“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开始行动了吗？”

在我们阵营里看着B班、C班的一名学生低语道。

那是我刚才就很在意，在此也散发着与众不同气质的娇小少女说出的话。

少女独自坐在椅子上，静静低垂视线，双手握着纤细的拐杖。

任何人应该都看得出那名少女的脚不方便。

“她叫坂柳有栖，因身体不方便才坐在椅子上，希望你们可以理解。”

解释的不是她本人，而是葛城。

“那就是坂柳……”

她就是传闻 中在A班与葛城势力对等的另一名领袖啊。

她纤瘦的身形可以让我理解她为何缺席无人岛旅行，而且因为脚不方便，才坐在学校准备的椅子上。即使周遭眼光集中在她这副拿拐杖的身影上，她本人也毫不在意。

偏短的头发不知道是不是染的，是银色的。这成了她的强烈特征。她的肤色雪白，名字是有栖[1]，具有那种会让人认为她是来自不可思议国度的感觉。



“她超可爱的欸……”

D班男生会这么吵闹也是理所当然。她的可爱、美丽又不同于栉田或佐仓。虚幻脆弱的模样，营造出了身边的人会想保护她的氛围。

然而，男生们无法表现出平时那种胡乱玩笑、向对方搭话的举止。虽然表面很柔弱，但她不知为何让人感受到强烈的气场，应该是因为她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吧。她的气场甚至让人隐约觉得靠近的话会发生什么坏事。

察觉到自己正受人瞩目的坂柳温柔地微笑道：

“很遗憾，我无法作为战力派上用场。所有比赛都会是不战而败。”

她为自己虚弱的身体表示歉意。

“想必我给自己的班级和D班都添了麻烦，关于这件事，请让我先在此道歉。”

“我想你不必道歉哟，因为没有人会在意的。”

关于此事，以平田为始，须藤也没对少女流露不满。

关于这种无可奈何的事，谁也没有苛责。

“学校也真是无情欸，如果是身体的原因，明明一开始免除考试就好。”

“就是说嘛，你别在意。”

“谢谢你们。”

坂柳和之前的评价迥然不同，她非常有礼、乖巧，完全没有我之前听说的那种攻击性印象。另一方面，与坂柳性格相反的葛城只瞥了她一眼，维持着老实的表情。然而，坂柳这名学生释放的强烈存在感，不只是拐杖或椅子的关系。对什么都不知情的池他们来说，这看起来应该只是A班、D班分开坐，但就我看来却一目了然。A班学生们是分开坐的，葛城和坂柳之间很明显就像是划了条分界线。这是A班里的派系象征。

一开始葛城阵营感觉与坂柳势均力敌，或是占有优势，可是如今已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虽然包含弥彦在内的数名学生跟着葛城，但剩下的学生几乎全都跟随了坂柳阵营。这甚至让人觉得她就像是在炫耀自己的势力一样。

无人岛考试、船上考试，坂柳都没有参加。虽然没有明白说出来，但A班也非常可能受到没参加船上考试的惩罚。换句话说，尽管没留下个人成果，她也创造出了增加伙伴的机会。

这应该不是因为她外表有多可爱吧。也就是说，坂柳恐怕在我们不知道的地方顺利累积实绩、获得了信任。

况且，葛城本身的失策应该也有不少影响。

虽然其他班的种种内情都与我无关，但葛城基本上会采取稳健的战略，不像是会重复简单失误的类型，他的失策会和这名少女有关吗？

总之，坂柳只替自己的能力不足致歉，之后没有要插嘴的意思，只是在一旁观察葛城或平田他们的行动、态度。

应该是我想得太多。说不定她只是因为知道在体育祭上自己派不上用场，才表现得很安分。不过我现在再怎么思考也不会得出什么答

案。

不知道葛城有没有察觉到她的视线，他和平田继续对话，确认了彼此的方针。

“对了，关于与你们的合作关系，我认为维持在不要互相干扰的程度就没问题。这样你们不介意吧？”

“也就是说，不要深入讨论参加的项目吗？”

“对，贸然公布的话也可能变成不必要的导火线。万一消息走漏给C班或B班，我们就会怀疑D班，这必然会影响合作关系。再说，分析并参考原本应该是伙伴的D班战力也只是徒增麻烦。我们要彻底对等地互助、对等地比赛。我判断这才稳当。”

“……或许没错呢。我自认很清楚在这所学校难以建立信赖关系，葛城同学。而且，虽然我们作为小组是伙伴，但要彼此竞争这点也是不变的呢。”

“这样可以吗？”平田和同学们确认。没有反对声音。

哪个班都无法突然信任对方，并且暴露出自己的一切。

既然那样，保持适当距离比较说得过去。

堀北也接受这点，没有插话。

“话虽如此，但团体比赛中也有需要事先商讨的项目。关于这点，我想之后再次进行同样的讨论，你不介意吧？”

“嗯，我同意。我也会和大家商量看看。”

“麻烦你了。”

两人的对话无废话，切题且快速，顺利达成协议。

“绫小路同学，你认为有什么方法能在这场特别考试中取胜？”

另一方面，关于体育祭，堀北则打算以自己的方式指出方针。

“这次是体育祭，学校只是在考验运动神经而已……难道你不这么想吗？”

“基本上就是那样，我也是理解成按运动能力竞争的考试。如果要说除运动神经之外还会影响结果的，应该就是运气了吧。”

“运气啊。”

这不像是她会说的话，但或许确实也有那一方面的因素。

“这次不同于期中考或期末考，体育祭的竞争对手是随机的。这点影响非常大。”

事实上，体育祭的结果受编组影响。就算堀北通常可以战胜八成对手，但要是她抽中剩下的两成强敌，就会输掉比赛。反过来说，即使是只有一成希望获胜的运动白痴，如果碰上更差的运动白痴，说不定就会获胜。

“但我追求的不是那种不确定要素，是某种可靠的办法——那种既拥有优异的运动神经，也不会只得靠运气的办法。现在我意识到无人岛和船上特别考试有无限可能性，所以这次也一定……”

这是因为她至今严重失误吗？我看得出来现在的堀北对胜利的渴望更加强烈。

“欸，你认为这次和无人岛或船上的考试大有不同的是什么？”

“……不同？我认为同样都是特别考试呢。”

“我不否定确实相似，但校方绝对不会承认它们相同吧。”

“我不明白。这是因为我们和A班有合作关系吗？但船上也举行了让我们与其他班组队的团体赛……”

“不是这样，说起来大前提就不一样。”

堀北对于我一点一点透漏的说话方式表示焦躁，但我还是说出了自己发现的事。

“关于这一场体育祭，校方并没有说是‘特别考试’。虽然我们一年级自作主张地这么说，但包含茶柱老师在内，其他老师也全都只说是体育祭。三年级的藤卷也是这样。发下的资料也没有‘特别考试’的字样。”

与其说堀北没发现，不如说她好像对此没什么特别想法。

“就算是这样，那又怎么了吗？点数增减、机制都和特别考试几乎相同。”

“的确。内容上没差异，可是本质并不相同。例如，虽然定期举行的笔试可以使出买卖分数等等的小花招，但原则上还是相当考验我们的实力。就和笔试一样，我们应该把这场体育祭视为基本上也是在考验体力或判断力。就算使出笨拙的小花招，对大局也没影响。不，学校设定成无法使小手段。我认为应该把这次的体育祭想得简单点。”

当然，小动作不是没办法做，也不是没有做的意义。

然而，体育祭要是开始的话，实质上就不可能改变大局吧。

这就像是——就算笔试前后有手段可使，考试中办得到的事也是很有限的。

“这次体育祭的要点，就是正式比赛前好好准备，然后在正式比赛上留下结果，仅只如此。”

“我想说的就是正式赛前的那些准备，我想让D班有把握地取胜。”

“不对耶，你想做的不是准备，是寻找战略或者钻漏洞。”

“我不太清楚……其中的差异。”

“所谓的准备，就好比参赛顺序，或是掌握其他班某人的运动神经好坏，看清对手会以什么顺序出场，以及不流出己方消息，诸如此类。战略、钻漏洞则指比赛前让某人缺席，或让人中途退赛。总之，你应该是想要强力的一击吧？”

堀北至今都是以正面进攻法战斗，接着一路败北。她会这么想也是很自然的。

为了不让对手在体育祭上抢先而想使出手段，是很普通的事情。

话虽如此，如果可以轻易出手，那谁都不用辛苦。

“意思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正面进攻来比赛取胜？”

不管堀北接下来选择的答案是哪一个，我都打算不予肯定或否定。

这是因为取胜战略不止一种，通常都是表里一体。

无论是无人岛、船上考试，还是体育祭，皆 是如此。

既可以通过“正面进攻”取胜，也可以通过“钻漏洞”取胜。

总之，选择适合那个人的战斗方式是很重要的。

这家伙现在还不属于表或里，正处于要选择哪一方的阶段。

如果把葛城、一之濑说成是表，我、龙园 说成是里，这家伙会选择哪边呢？

我了解堀北目前被“阴招”打败，并想转向那方的心情。

话虽如此，但正因为这次体育祭上很难使出“阴招”，我才会如此忠告。

“要怎么想就看你。堀北，你认为现在D班拥有的优势是什么？”

“……多亏B班和C班发生争执，我们现在可能处于有利的情况，是这样吗？”

我一瞬间也想过要随便听听，但还是改变了想法。

堀北铃音一路孤独走来，视野相对狭隘。

“你为了取胜而打算增长见识，可是你的眼光还是很短浅吧？”

“你是在说，我小看了拒绝和B班联手的龙园 同学吗？因为他拒绝合作，所以我认为这毫无疑问是乐观要素。”

“你真的这么想？”

“……之后龙园同学和一之濑同学和解、合作，就可能性来说也是有的。一之濑同学应该也不喜欢龙园同学，但如果是为了赢的话，她大概会舍弃喜恶和他合作吧。可是，现阶段不能高兴吗？”

“我就是指你在这点上眼光短浅呢。”

“这说法真让人不高兴呢，那你又看见了什么？”

“你觉得龙园是个什么样的人？那家伙不会放弃对于取胜的思考。嘴上随便说说，但他总是会策划取胜战略，再采取行动。然而，他现在突然拒绝与B班联手，又是为什么呢？你认为他真的什么想法都没有就放弃合作吗？”

“拒绝的理由？像是B班和C班早已在背地里合作？”

“最重要的不是他和B班的关系如何。也就是说，他已经想到取胜战略的可能性很高。若非如此，放弃讨论就不会有好处。因为再怎么样，和B班讨论理应会有所收获。”

“我认为这个的可能性很低呢。”

“如果发生地震或火灾的可能性很低，就不必以备万一了吗？你好像不懂事先为紧急状况做准备，是很基本且重要的。”

“那是……”

假如不会发生不测是最好，但要是从最初放弃做准备，要应对紧急状况就会为时已晚。

“起码我认为龙园目前有一种以上的取胜策略。”

“但是……若是这样就很反常。我们才刚得知体育祭的事，哪谈得上什么取胜……”

“所以你有必要理解那份异常。何谓正面进攻？所谓钻漏洞有什么是可以考虑的？以及有什么方法‘防患未然’？要不要试着拼命绞尽脑汁思考这些事呢？为了升上A班，这种事就是必要的吧？”

如果可以往龙园现在是否获得取胜策略上想，就自然而然地可以锁定答案。

当然，像是从须藤的打架事件到船上的考试——那是看穿了龙园的这些战略或者思路才明白的事情。现在的堀北还看不出来吗？

“算了，你就试着各种挣扎吧。我会先做好足以为你的失态擦屁股的准备。”

“你可不可以别擅自以我会失败当作前提？”

我有点好奇现在的堀北究竟能想到哪一步。

3

即使那天课程结束，我也继续独自留在教室。

窗外传来同学们社团活动的声音。虽然体育祭将至，大家也各自有事情要忙，不吝于每日的锻炼。

我把耳机接到手机上，打开刚才收到的文件，确认状况。

“原来如此啊……”

这样我就了解大概情况了。

我本来在想如果必要的话，还得动几个手脚，但好像不需要了。

了解情况进行得极为顺利，我便决定回宿舍。

“你居然留到这么晚啊，绫小路。”

我在通往正门的半路上碰见拿着水管洒水的茶柱老师。

“或许是这样吧。您是值日生吗？”

“差不多。准确地说，只有这一带是我管辖的。”

她这么说完，就以熟练的动作继续洒水。

“社会人士和小孩不同，都很忙碌，尤其是体育祭近在眼前的这个时期呢。你今天怎么了？我还是头一次看见你放学后独自闲晃。”

“有点小题大做了吧。”

“针对体育祭做的准备都已经万全了吗？”

“我觉得您在最近的班会已经大致了解了，不对吗？”

关于平田、堀北，包含须藤在内的方针或作战方案，应该都已经传到了茶柱老师耳里。

“我在想如果是你的话，会不会策划什么奇特的点子或作战方案呢。”



“我可什么也没策划。”

“什么也没策划？我想你应该很清楚……”

茶柱老师这么说道，打算提起那件事，但一看见我的眼神就作罢了。

在这种地方说多余的话，谁也不会得到好处。

“我没忘记老师您之前说过的话，但要怎么做是我的自由吧。”

“确实如你所说。我不应该做多余的干涉，但现在不是悠哉的时候。要是没理由袒护你，我就会放弃你。毕竟这份工作也不是简单到区区一名老师就可以扛住压力呢。如果你没表现出值得让我袒护你的成绩，我可是很伤脑筋。”

那种擅自的期待可不关我的事。我对于日渐受侵蚀的日常生活感到焦躁，决定离开。如果这个老师不提多余的事，照理我可以不必被卷进麻烦的情况。

不……这说不定只是迟早的问题。

“我先走了。”

“嗯，路上小心。”

我在老师的担心之下走过这段仅数百米的归途，回到了宿舍。

D班的方针

我们开始针对一个月后举行的体育祭进行正式准备。学校通知每周一次两小时的班会可以自由使用，如何运用交给班级判断。

针对正式比赛，一开始必须先决定的两件事情——要如何决定全体参加竞赛项目的出场顺序，以及推荐比赛的几个项目派谁出场。

这两件事，将带来重大影响，是很显而易见的吧。

班级领袖般的存在——平田，在此比任何人都率先展开行动。茶柱老师不发一语，像在空出讲台似的移往教室最后方。她大概打算观望我们的行动吧。

“我们要开始针对体育祭采取行动，但我觉得在开始练习之前，有几件事情要决定好。我认为重要的是参赛顺序，及推荐比赛的人选。”

“但我们是要怎么定啊？”

就须藤立场看来，我们将开始进行令他不太愉快的讨论。

“嗯，比如全体参赛的情况……”

与其口头说明，平田好像为了让大家更好理解，而紧握着粉笔，开始在黑板上记录文字。这让人觉得他是个可靠的男人。

黑板写着“举手”和“能力”两项。平田一边说明，一边往下写。

“虽然很简略，但我认为基本上就是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决定。逐一询问每项比赛参赛意愿的举手制，以及鉴别学生的能力，谋求效率化的能力制。我认为各有优缺点。举手制的优点，当然就是因为会实现各自的参赛意愿，所以可以开心地参加呢。缺点就是如果参赛意愿重叠，就会无法按照各人所想，不确定的因素也会增加吧。”

如果采用可以让大家自由参赛的方式，就一定会变成那样吧。

然而，那可以大幅降低大家的心理障碍。

“接着是能力制。它非常简单，把能力强的人安排去最佳的配置。优点就是比举手制的获胜概率高，但这样会只偏重于强者，其他人的获胜概率就会降低，而且无视大家的想法也令人担忧。基本上，我想推荐比赛也可以说是同理。我粗略思考过了，如果有这两种以外的点子，我很欢迎各位提出意见。”

平田大致做完了说明。无法理解口头讲解的学生们，也因为平田在黑板上写了详细内容，渐渐了解了各种方式的好坏。大部分学生的想法，应该都符合平田提出的那两个方案。没出现什么新方案。

“怎么想都应该依能力决定吧。我自己最清楚自己了。”

须藤完全不打算选择能力以外的选项，于是这么断言。

“要是我赢的话，班上获胜的可能性也会有所提升，这么一来，大家都会举双手欢呼。”

虽然他的说法杂乱无章，却也有一番道理。

因为要在体育祭上获胜，以最大限度活用须藤优异的体育能力，将会是不可或缺的要素。

“哎……虽然让人很不爽，但或许就是这样呢。”

须藤的话绝不是不合情理，女生对此赞同似的嘟哝道。

男生就像是在附和那些话一样，也开始出现推荐须藤的声音。

“我不太擅长运动。全体参加竞赛就不说了，如果须藤愿意一手包办推荐竞赛，赞成也是可以的。”

对幸村这种擅长学习的学生来说，体育性质活动是他不擅长的领域。

“那就这么决定了吧，我会参加所有的推荐竞赛。”

须藤斩钉截铁地说道。学生们对此表示赞成。他一口气拉拢了不擅长运动以及把班级胜利摆在最优先位置的学生。

“假如大家觉得那个方针好，关于推荐比赛就以这个方向……”

“等一下。”

正当提案要通过之时……

“我有补充建议。”

平时维持缄默的堀北这么说道。

班上多数学生也对这出乎意料的发言人集中了注意力。

“如果要在两个提案之中做选择，就像须藤同学所说，我们应该选择能力制。这个我没有异议，但如果只有那样，也无法保证我们一定能够赢得了其他班。”

“当然是这样。”

“既然如此，应该让班上运动神经好的优先参加喜好的推荐比赛就自然不用说，全体参加的竞赛同样也要以能取胜的最佳组合参赛，才能最大限度发挥出潜能。简单来说，跑得快的应该和跑得慢的组队。”

总之，就是如果是脚程快的平田和须藤，就要调整不让这两人凑成一组。那在取胜上当然也是其中一种选项。

然而，那也同时是完全舍弃弱者的无情选择。

“等一下。那种作战代表会降低我们获胜的可能性，对吧？”

名为筱原的女学生最先反驳道。

无论如何都要取得靠前的名次，就必须让弱小的对手碰上强者。

反之亦然，因此弱小的学生获胜的可能性就会变得极低。

“我不能接受。如果因为不擅长运动，就要让我和厉害的人决胜负，那我就绝对赢不了。第三名以内都有特殊优待，所以我不想放弃那个可能性。”

“没办法，那是为了班级。”

“我知道那是为了班级……但我也不想失去个人点数。”

“班级如果能胜利，就会有相对的巨大回报。你对这点感到不满吗？”

“班级得奖可以获得的考试成绩确实很重要。但要我放弃不是很不公平吗？”

“我了解你的心情，但这也很可笑呢。只要你平时就好好学习，打从一开始就可以不必依赖那种特别优待的分数。再说，假如你有拿到前三名的可能性，就算不得奖也没问题吧。那原本就不是凭你的运动能力就能轻易获奖的简单比赛吧？”

两方都各执已见，互不退让。尤其堀北活用逻辑优势，强硬地严加指责。

“不是谁都像你一样脑筋聪明，别把我和你混为一谈。”

“读书是每天的累积，希望你别在这点上面找借口。”

“就是说嘛。”支持堀北的声音响遍教室。

堀北追求效率的意见，博得了以须藤为首的运动神经优异的学生、想爬上A班的学生及不擅运动学生的好感。

筱原有点不甘心，但也快要失去斗志。恐怕也有学生像筱原那样认为自己可以滑垒进入前三名吧。如果被安排和须藤那些厉害的学生在一起比赛，或是在骑马打仗、两人三脚上和运动白痴组队的话，远离颁奖台也是事实。

“适可而止吧，筱原。你要是害我们输掉，你负得起责任吗？啊？”

“这……唔……”

运动神经好的人会在体育祭上独占舞台。

在学习上被视为最没用的须藤，却在此发出了强烈光芒，掌握着主导权。

堀北和须藤提倡的能力至上方案很可靠，不会轻易瓦解。

筱原已经没体力反击。讨论急速进入最后阶段。

“和脑筋差的人说话真麻烦……你简直就像对现在的情况不感兴趣呢，如果有闲工夫悠哉玩手机，要不要来想想取胜的办法？”

“交给你和平田就可以了吧。”

我关掉手机画面，把它收到口袋里。

讨论已达成协议，正当我这么想的时候……

“啊……我可以说句话吗？我可是反对的。就像筱原说的那样，为什么其他学生就要放弃获得点数的机会？这样班级真的可以团结一致战斗吗？”

轻井泽这么说，拥护筱原似的瞪着堀北。

“团结一致就是这么回事，你懂吗？”

“我完全不懂，不太清楚呢。欸，栉田同学，你怎么想？”

轻井泽向“难得”安静观望情况的栉田搭话。

栉田有点吃惊，但她还是立刻沉思，做出发言。

“你们的心情我都明白。我和堀北同学一样希望班级获胜，但也像筱原同学说的，我也想留下所有人都可以获胜的可能性。”

她继续说下去：

“如果有解决方案，选择综合两者意见的形式，就会是最理想的呢。像是拿下第一名的人，和拿下最后一名的人都能同意的方案。”

她答完，班级里就传出许多赞同声。

堀北应该已经设想到类似的发言，立刻回击：

“我当然思考过双方都接受的方法。就是把拿到靠前名次、感觉不需要考试分数的学生获得的个人点数，和最后一名学生失去的点数相抵。全班分摊点数增减。这样你应该就没话说了吧？”

这计划降低获胜可能，但弥补了输掉时的风险。这样的话，反对派应该也会产生一定的认同感。话虽如此，但年级综合成绩倒数的十名学生就不太幸运了。

“嗯，这样就可以了吧。你们再怎么偷懒也不会有损失。”

“一群没出息的家伙。”须藤嗤之以鼻地说。

“但那只有点数而已吧？这样不是会减少获奖可能性吗？大家怎么看？”

轻井泽依旧提出异议。

接着向属于轻井泽派的女生们搭话。

“……如果轻井泽同学反对，那我也就反对吧。”

以团体立场跟随轻井泽的女生们开始接连揭起反旗。

“你们是笨蛋吗？因为她反对，所以你们也反对？一点也不具逻辑性。这是考试，拟定能有效率获胜的战略是理所当然。其他班绝对不会有像你们这样的愚者。”

“你怎么知道？实际上我就是不愿意，而且也有其他女生同样不愿意，所以你也考虑一下那些人嘛。如果无法公平决定比赛顺序和人选的话，我是不会同意的。”

轻井泽统筹女生，发言深具影响力，打乱了班级朝堀北提倡的把班级胜利放首位的计划。

“两位冷静点。意见无法统一的话，只能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

发展成这种事态应该也是必然。平田打算改善胶着状态，于是开口道：

“我认为应该采用公平投票表决的方式解决。”

“既然洋介同学这么说的话，我赞成……”

“……嗯，就我的立场而言，我也认为现在不是班上起纠纷的时候。总之我提出了异议，期待你们做出正确的判断。”

堀北一脸不满地坐下，瞪向我这边。

“绫小路同学，你能不能让她闭嘴？”

“我怎么可能让她闭嘴。”

“你不是与轻井泽同学有过接触吗？她不是因此才得意忘形的吗？”

“不，轻井泽本来就是那种人吧？”

“的确。”堀北好像也同意这点，于是轻声说道。

然而，对于无理取闹的轻井泽和因为她而改变意见的女生，堀北无法掩饰心中焦躁。

“那么，堀北同学的‘彻底重视能力’主张，以及轻井泽同学的‘也可以酌情采纳个人意愿’的主张，就举手表决吧？如果难以决定，我们也接受弃权。”

堀北的方案是为班级获胜，只优待运动神经好的人。

轻井泽的方案是尊重个人意愿，照顾所有人。

偏向哪一方，可能会为班级前途及考试带来影响。

不过，我对这种事情一点兴趣也没有……

“那么，赞成堀北提案的人请举手。”

“嗯，我当然赞成堀北的提案。理由很单纯，就是为了胜利。让运动神经好的家伙多出场、多赢比赛，这样不就好了吗？”

须藤率先举起手。幸村和佐仓等对运动神经没自信的学生附和似的也表示赞同。另一方面，虽然敌不过运动神经好的人，但运动还算是可以的学生，或者是轻井泽小组都没举起手。

“总共十六票呢。谢谢，可以把手放下了。”

要把人数理解成多或少，应该就要视有多少人弃权而定。

“欸，绫小路同学。你不会要赞成轻井泽同学的提议吧？”

堀北发现我没举手，因而不满地说道。

“放心吧。我是避事主义者，所以打算弃权。”

“……既然这样，你也应该同意我的提议吧？”

“你的提议未必就是正确的吧？”

“我不能理解呢。从概率上而言，选择班级获胜的选项，最后可以得到的个人点数也比较多。就算在一个个小比赛上获胜，能拿到的点数也是小数目。你若说这是错的，我还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理由呢。”

“我没说那是错的吧？我只是在说答案不止一个。”

为击溃强敌而被编排的“炮灰学生”将得不到任何点数，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体育祭结束。算了，这件事堀北也很清楚吧。她不过是把那些人当作是为了往上爬而所做的必要牺牲。

“也就是说，其他学生并不像你一样，目光着眼于未来。”

“那么，接下来是轻井泽同学的方案。认为该赢时就要赢，该开心时就要开心比较好的，请你们举起手。”

轻井泽那团以外的学生也零星举起手来。虽然只有几票。不过，因为轻井泽举起手，女生纷纷赞同地跟随了她的脚步。

然而……

“……多数表决的结果……堀北同学的方案是十六票，轻井泽同学的方案是十三票。剩下的人选择弃权，这样的结果可以吗？”

没有人提出异议，于是就这么结束了。轻井泽拉拢的大部分选票，与其说是同学针对内容投出的一票，倒不如说都是从她的支持者那里得来。轻井泽之所以输不是因为大家对她信赖度低，纯粹是因为大家都清楚堀北的方案才实际且有效率吧。

D班决定要为班级获胜而行动，而不是为了个人。

“……”

既然轻井泽也赞成多数表决，她也就不会在此表露不满。

“就这么决定了，轻井泽同学。那么，平田同学，之后就交给你了。”

换个角度想，轻井泽也是不得不以这个草案为基础选择取胜方式。

当然，我也不觉得班级选了不好的选项。说起来，运动神经差的，本来就不会率先主动说出自己的参加意愿。

推荐名额必然会集中在如须藤或平田那些运动神经好的家伙身上吧。

“那么，有关推荐比赛的出场数目……”

“我要参加所有比赛，假如有人反对，我随时接受直接对决。”

须藤强力宣言，说出他打从一开始就没改变的方针。

而且，他好像打算制伏所有心怀不满的学生。虽然发言过于强势，但似乎效果很好，没有人提出不满。

这原本就是要集中运动神经好的学生，所以须藤是第一候选人就犹如默认事项一样。

“我也会尽量多参加一点比赛。”

自报姓名的果然是堀北。轻井泽僵住了表情，与附近女生讲起悄悄话。她是在说些什么坏话吗？

接着，我们同时进行自荐、推荐，一个接一个决定了参赛者。

然而，所有比赛人选没那么简单就全部决定，我们大约只确定了所有比赛人选的三分之一。所有比赛都有如宣言说要全部参加的须藤，大部分比赛则以堀北、平田为始，还有像是栉田或小野寺等运动神经优异的学生们。剩下的名额仍然是空白的。

“喂，高圆寺。你不打算参加吗？”

须藤瞪着从这场讨论开始就不发一语的男生，同时问道。那是因为须藤认同他拥有与自己同等，或高于自己的潜能。

假如高圆寺认真参赛，起码在个人比赛上能占据前面的排名。

“你刚才也没举手，对吧？”

“我没兴趣，你们随意吧。”

“你别开玩笑。”

“我没在开玩笑，我没理由被你强迫。不过，就算你有权力强迫我，我也不打算接受呢。”

换句话说，不管怎么样，高圆寺都不打算改变自己的想法。

“我们还不必在此决定一切哟，须藤同学。高圆寺同学应该也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强迫他参赛未必就是正确的哟。”

平田一面替高圆寺圆场，一面催促须藤冷静下来。

“至少今天的讨论已经决定了班级方针和个人想参加比赛的意愿。之后再好好决定其他事项就可以了吧。”

讨论因为这项发言结束了。

然而，说不定有一部分学生会觉得这讨论令人难以理解。

他们说不定会纳闷为什么轻井泽会不断反对堀北的提案呢？她本身的运动能力也算可以。照理来说，堀北的所有人同甘共苦并取胜的计划绝不是坏点子。但有几个人察觉到这点，就不得而知了。

1

一放学，我就抽空把刚写好的邮件寄给某人，接着立刻对打算回宿舍的轻井泽使眼色。不，那并不是使眼色那种我绝对做不到的事。

我只是想找时机偷看她，但却偶然被她察觉。

然而，轻井泽当然没理解我的意图，她和两个女性朋友出了教室。不直接说的话，她果然也不可能会懂吧。

我拿起书包，一如往常独自做完回家准备，在轻井泽走了大约一分钟之后出了教室。

“欸。”

在我正要下楼梯，走向玄关之时，被不知为何独自一人的轻井泽叫住。

“你不是回去了吗？”

“我本来是想回去，但觉得你有话要说，于是就在这儿等你。不是这样吗？”

我不禁感到吃惊。

“算是吧。”

“算了，我也有话想说。可以让我先提问吗？”

“请说。”我催促道。

“关于你发给我的邮件，我想先问问它的真正用意。”

她说完就打开手机，让我看邮件。

不管以什么理由，一定要去反驳堀北的意见。届时询求栉田的意见。

那是我在课堂上对轻井泽下的指示。

“以即兴发挥来说，你带节奏的方式很不错呢。亏你可以在那种状况下反驳。”

“就是说啊。要让我选的话，我一定会赞成堀北同学的意见。而且，我也不太懂你为什么要我抛话给栉田同学。所以，你的那些指示是什么意思？”

“你要是在意我做的每件事的意义，那可会没完没了。再说，就算你问我，我也未必就会回答你。你了解那代表着什么吗？”

“代表着要我不问理由、乖乖服从指示。我知道了啦。”

“就是这样。”

轻井泽很明事理，没继续追问。

“虽然你刚才没有举手，不过你认为哪方才是正确的？这你应该可以告诉我吧。”

“我只能说两者都正确。选择‘班级’还是‘个人’，主要是个人选择呢。”

“那应该不成回答吧？结果你还是没回答你怎么想。”

“很不巧，我没有‘一定要选择哪方’的那种思考方式。”

“……什么意思嘛，我不太懂。你想做什么呀？你的目的纯粹是要让班上混乱吗？还是说，你真的觉得D班可以升上A班？”

“至少堀北是这么坚信的吧。”

“我不是这个意思。”轻井泽一边叹气，一边瞪了过来。

“我要问的不是堀北同学的想法，你差不多也该告诉我你的目的了吧。”

“我想想。我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我对升上A班没兴趣。我只是开始觉得，让D班升上A班也不是件坏事。”

“什么意思嘛，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而且你到底有多高高在上啊。”

我既不想得罪茶柱老师，又不想抛头露面。因此在背后操纵的行事方式比较适合我。

“现在就算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而且我也无从证明。所以，我会事先布下几个为了让你相信的线索。这次的体育祭上D班会出现叛徒，然后那家伙应该会把D班的内部信息全都泄漏给外人。”

“欸……什么？你是认真的吗？”

“时候到了，你应该也会相信我。”

“你就告诉我具体是怎么回事嘛。”

“现在说了也是白说。不过，如果时候到了，我就会说出一切。你赶紧走吧，这里太引人注目了。”

“不用你说，我也会走的。要是被人看见我和你这种阴沉的人待在一起，我可是会贬值的。不过……万一出现叛徒，应该也会没事吧。”

“嗯，为此我已经布好了局。”

说完，我就亮出手机给她看。不过轻井泽也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吧。

轻井泽露出了不服气的表情，但还是下了楼梯。我目送她，接着叹了口气。D班的方针大致上已固定，而我所构想的作战方案也是。

哎呀，身为伙伴的A班会构思怎样的作战方案呢？

考虑到葛城的性格，他大概会采取稳健的战略吧……

坂柳的存在不用说对白组，对D班而言也是很有利的。

比如，假设有个逃生装置只能救一人，陷入绝境的只有健全人士与残障者两人。在那个状况下，健全人士没必要对残障者说“你身体不方便，所以请你使用”并让出逃生装置。因为对方是无法抵抗的残障者，所以只要上前殴打对方，把装置抢过来就好。人类都是利己主义者。我们会称此为紧急避难，排除掉其违法性。

因为在那种状况下既没有公平，也没有不公平。

就算坂柳不能参赛，对手也完全不必放水。

“话说回来……”

正因轻井泽拥有很沉重的过去，所以她比我想象中更擅长揣测人的情感。

对于意想不到的收获，我心里深感满足，决定回宿舍。

2

体育祭之前，除了要决定参赛者，其他要做的事情也是堆积如山。

大部分时间都为了体育祭顺利进行而做准备。我们反复进行练习，像是班级列队进场，比赛进场、退场。体育课上，多半都是自由活动，准许学生投身于想练习的项目。

“我借来喽。”

第二天的体育课，平田向学校申请了握力测量器。

采用堀北的，以能力优先，集中运动神经好的学生的作战方案。虽然方法很简单，但应该会充分发挥作用。

尤其男生参加的比赛里，有不少项目纯粹需要靠力气。

“我们依序来测量惯用手的握力。各位只要口头告诉我测出的结果就行，我会记录下来。我借来了两台，请各位有效率地测量，别浪费时间哟。”

他这么说完，就打算把测量器递给站在自己左右两侧的本堂和幸村。

他应该是要顺时针、逆时针同时依序测量下去吧。

然而，对此感到不满的须藤，强行夺走了测量器。

“就由我开始，平田。我先测，大家就可以知道最高标准的数值。”

我不明白他的歪理，他明显是想夸耀自己的力量。

“呃……那么，另一台测量器就麻烦从须藤同学隔壁的外村同学开始传吧。”

因为位置被强行变更，所以平田重新开始分配。

“看着哦，绫小路。这就是引领班级走向胜利的男人的力量。”

须藤自信满满地笑着，公开了他身为最有希望获胜者的实力。

“唔！”

须藤充满气势，颤抖着肩膀，同时右手紧握着测量器。电子数值不断往上升，眨眼就超过了五十，升至六十、七十。

最后显示的，是八十二点四公斤。周围瞬间变得闹哄哄。

“这也太扯了吧！”

“嘿，因为我平时就在锻炼。这是当然。喂，你也来测啦，高圆寺。”

他就像在挑衅一般炫耀自己的数值，同时打算把它递给高圆寺。

“我没兴趣，你们就无视我吧。”

高圆寺打磨着指甲，“呼”地吹着指尖。

“你怕输给我吗？算了，看见我的数字会害怕也能理解。”

须藤挑衅道，但高圆寺好像完全不打算回应，连看都不看。

“啧……喂，绫小路。”

因为我在须藤旁边，他便强行把握力测量器塞给了我。

“不，我之后再测就好。”

“什么？别连你都给我开玩笑，照顺序测。”

虽然我很不想被强走别人测量器的须藤这么说，但如果照理进行，下一个确实是轮到了我。

但真没想到我居然会是第二个测的……我非常了解须藤八十二点四公斤的数值算很高，不过高一学生平均会是多少呢。

过去我握过好几百、好几千次测量器，可是我没听说过同龄人的平均数值。因为我都只专心记录自己的数值呢。

“欸，须藤。高中生平均大概多少啊？”

“啊？不知道啦，六十左右吧？”

“六十啊……”

我握下握力测量器，把屏幕那侧对着自己。握力强度与手臂粗度不成正比。当然不是不相关，但重要的是在下臂的肱桡肌、桡侧腕屈肌的肌束。就构造上来说，我们的下臂肌肉会收缩，拉动肌腱弯曲 手指，因此通过锻炼那些肌束，便可提升握力。换句话说，只要有一定的肌肉量，再加上一定的训练，要超越一百公斤也是有可能的。

我缓缓出力，握了下去，在超过四十四附近开始进行微调。超越五十五之后，我又更进一步调整，在稍微超过六十的地方停住了。

“……不行，我没办法继续了。”

我说完，就放开测量器，把它交给了池。

接着走向平田。

“六十点六。”

我淡然地汇报。

“咦……绫小路同学，你挺有力气的呀。”

平田往我这里回头，佩服地露出笑容。

“咦？我不过是平均值吧。”

“平均值应该更低吧。我觉得平均值大概是四十五，最多五十吧。”

“平田，我是四十二点六。你额外送我一些，算我五十嘛……”

池过来报告。这可不是四舍五入的要求。

平田一边苦笑，一边在笔记本上精准记上了四十二点六。外村是四十二，下一名前来的宫本则是四十八，确实有很多人都低于五十。

“这样啊……原来六十偏高啊……”

看来我不应该向须藤确认平均值。那家伙也不可能知道这种小事吧。

我本来想取中间值，避免参加比赛，看来还是失算了。

这样下去，说不定我会必须参加部分推荐比赛。

到头来，除了高圆寺，我在班上成了第二名。真是失策。接下来第三名是平田，五十七点九。这个全能的男生，在此果然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另一方面，打算在体育祭上引领所有人的须藤，对于没出息的同学掩饰不住气馁的情绪。

“我们班真靠不住……除了我以外简直都是垃圾。第二名竟然是绫小路，这跟完蛋没什么两样。”

就算是事实，能在当事人面前说出这点，也是须藤的厉害之处。

男生全体测量完毕后，把测量器传给了女生。女生和男生一样，有需要靠力气的比赛，所以这也是当然的吧。

平田以统计结果为基础，填下推荐比赛的名额，在笔记本上做整理。

“拔河、四方拔河，按测量器数值的顺序就可以了吧。须藤同学、绫小路同学、三宅同学，还有我。”

“欸，那个四方拔河是什么啊？我可没听说过。”

“我原本也不知道，所以特地调查过了。它就如字面那样，是在四个方位互相拔河。是每个班级选出四人，共计十六人同时互相拔河的比赛呢。”

它不同于只凭力气拉就好的拔河，策略似乎很重要。

平田把四方拔河的参赛者记入笔记本。

“欸……平田，我们已经没机会了吗？”

“没这种事哟。例如借物比赛，与其说是考验运动神经，不如说是考验运气。”

“你说运气，那我们要怎么决定啊？”

“Simple is best，猜拳决定就可以了吧？”

我觉得这作风不像是认真的平田，不过，这或许出乎意料是个很合理的提案。

一生中，运气这种要素也意外地很重要。虽然它是不确定的要素，但人的一生也会受运气影响，有一百八十度改变的可能性。

既有才华横溢的人一生也都只是普通职员，也有无能的人飞黄腾达，当上社长。

当然，通常都是运气以外的事情才是主要因素。

若是决定体育祭借物比赛的参赛者，靠猜拳应该就够了吧。

我们分成几个小组，来锁定参赛人选。我当然是不希望参加的人。我一心祈祷自己会输，但还是在第一轮猜拳战中获胜。我接着更强烈地祈祷，挑战了第二轮猜拳（事实上是决赛），但依然漂亮地拿下了胜利。男生三名，女生则选出了两名。我们决定由猜拳胜出的五名学生参赛。

“是绫小路同学、幸村同学、外村同学、森同学，及前园同学这五人，对吧？”

最后决定是加上须藤的六人参加借物比赛。

“呼呼！在、在下被选去参加借物比赛了是也！呼呼！”

博士以快要口吐白沫的气势表达心中的绝望。

“为什么我会出石头啊……呼呼。”

“哎，不过这点我很赞同……”

这种时候该说是运气好还是不好呢？绝对算是不好吧……

“真羡慕……”

池很羡慕获胜的人们。

人对运气的见解也是各有不同，所以很有趣。哎呀，真的是这样……

我很想说“那我把名额让给你”，但或许会引来批判声，所以我还是作罢了。

此时，尽管错综着各种思绪，参赛者也差不多定下来了。

“完成了。”

决定完所有比赛同学们的出场顺序后，平田就在班上传阅笔记本。

平田看见班上恢复冷静，就松了口气。

然而，这只是暂定的人选，依照今后的练习，或是其他班的情报，应该也会出现大幅变更。

“现在定下的人选信息非常重要，不能被其他班知道，所以能不能请各位只把自己和队友记下来呢？请别用拍照等方式留下纪录。”

平田为保万无一失，考虑得很周到。要是不小心用手机拍下，就有被其他班学生看到的风险。

堀北对沉默不语的我说道：

“你怎么了，绫小路同学？表情还真老实。”

“因为我被迫要参加好几个没打算参加的推荐比赛，心情也会变得沉重啊。”

“没办法呢，这个班擅长运动与不擅长运动的学生差距悬殊。”

“的确。”

经过一番激论，推荐比赛人选已经决定完毕。在男生之中，出场最多的人果然是须藤。他参加了所有的项目，不禁令人担心他的体力。女生以堀北为首，大部分女生参加三个项目。另一方面，我也是不幸重重，要参加两个项目。

当然，这只是暂定人选，因此如果正式比赛前有更加合适的人选，也有可能替换吧。

届时我打算干脆地让出。不，是一定要让出。

各有所思

我们决定下次班会开始，针对正式比赛进行自主练习。

大家在休息时间各自换上运动衫，来到操场。

“唔哇，你们快看。”

池露出明显的厌恶表情盯着校舍。这时，教室有学生露出了脸。

而且还不是一个人，我们看见好几个。

“那是B班的学生吧？他们这么快就在侦察了啊……”

体育祭结束以前，推算其他班的运动能力，应该也是每个班的必经之路。

“隔壁的A班也在看我们欸。”

不分敌我地事先掌握战力不是件坏事。如果在操场这种显眼之处练习，被监视也可以说是理所当然。不过，假如为了在此不被识破实力而放水，会减少针对正式比赛的练习机会。

“他们速度还真快呢。”

换好衣服前来的堀北，也立刻发现其他班好奇的视线。

然而，令人在意的是C班。虽然教室里有人的动静，却没任何人看过来。

简直就像在说D班的情报与自己无关。

“你很在意龙园同学吗？”

“算是吧，有点在意。”

“再怎么说，我也不觉得他没想过要侦察，甚至拒绝和B班合作。他应该是没打算认真拟定战略。”

堀北说完，就立刻说了句“好啦”，接着看着我的眼睛，继续说下去：

“要是没被你提醒，我就会那么想。其他学生也一定会那么想吧。”

堀北看着努力练习的D班学生，补充道：

“你以前说过，龙园同学已经想到了取胜战略。也就是他的战略是可行的，对吗？难道他都不打算侦察其他班的信息吗？”

堀北脸上已无之前我在体育馆见过的乐观之情。不如说，明显看得出她正感到困惑。

“不管是谁都会想知道其他班的信息。照理来说，应该都会非常想知道谁的运动神经好、谁会出场哪场比赛。他却完全没表现出那种举止。”

对，这正是龙园藏着计策的证据。

“重点在于——别在知道‘龙园正在想策略’的时间点就感到满足。”

“……这是什么意思？”

“通常人想到作战或是密技时，都会尽量不让对手识破，可是那家伙正大光明地不侦察，甚至也没打算隐藏。”

“像在炫耀般正大光明呢。”

如果能想出那代表什么，同时也就看得出那家伙的思维模式。

关于这点，目前的堀北又看得到什么程度呢？

“我还真想问问你的那个洞察力，或者说观察力，是哪里学来的呢。可惜你又不允许我提这种私人问题。”

这说话方式实在是很挖苦，有堀北的风格。当然，就算她再怎么问，我也是什么都不会说。

“铃音，可以打扰一下吗？”

须藤对思考中的堀北搭话。堀北暂时中断思考，有点焦躁地对须藤说道：

“我一再警告过你，可以别直呼我的名字吗？”

“为什么啊？这么叫会有什么困扰之处吗？”

“困扰可大了，我不想让一点也不亲密的人直呼我的名字。”

她完全不在乎须藤的心情，斩钉截铁地说道：

“如果你执意要用名字来叫我的话，那我也差不多要采取必要的措施了。”

这种表达方式实在让人恐惧。可以的话，我还真不想听见。

须藤应该非常想直呼她的名字，但要是被堀北讨厌，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然而，须藤好像突然想到什么，而这么说道：

“那么，要是这次体育祭上，D班里我表现最活跃的话……到时候你就允许我叫你的名字吧。”

哦？就须藤来说，这还真是一个卑微保守的愿望。

但即使如此，堀北会不会坦然接受，就不得而知了。

“你要努力是件让人很高兴的事，但为什么我就非得答应呢？”

堀北想都没想过须藤会对自己怀有好感。

须藤打算如何回答呢？

“……入学没多久时，你不是救过我吗？所以，我在想要好好和你成为恋……不对，是先当个朋友。”

“我无法理解呢。不过好吧，假如你表现活跃的话，到时我就允许你用名字称呼我。不过，你别满足于班级内，你要在整个年级里拿第一名给我看。”

堀北这么说着抬到最高门槛。然而，在某种意义上，对须藤来说或许是一剂良药。他完全没表现出畏惧的模样。

“好啊，一言为定。我在年级拿下第一名的话，你就让我叫你的名字。”

“不过，结果出炉前不可以。还有，假如你在年级里没拿到第一名，我就要永远禁止你叫我的名字。你要抱着这份觉悟比赛。”

“好、好的。”

虽然要求很严苛，须藤还是气势满满地点头答道。

只不过，可能性绝对不算很低。就我至今看过的其他班学生，须藤的潜能毫无疑问属于顶级。个人项目上看上去几乎没问题。

唯一感觉能与他抗衡的高圆寺也没干劲，所以他应该没问题吧。

剩下的，就看他在合作的比赛上能取得什么样的成绩了吧。

1

我们在室内简单做完确认，就为了看出真正的资质开始进行练习。也因为平田的方针，他虽然没强迫同学参加，但大家好像都有团结一致的目标，参加率几乎是百分之九十，只有高圆寺和博士等部分同学退出而已。

“哈呜、啊呜、呼……”

刚才一个女生以最后一名抵达终点后，就以快倒下的气势双手撑膝。

“辛苦了，佐仓。你拼命跑完了呢。”

“啊，绫小路同学。哈呼……”

佐仓平时不擅长运动，不属于积极参与这种事情的女生。不过，最近她却认真并积极参加练习，努力想成为班级一分子。

无奈她运动神经不佳，因此并没有留下很好的成绩。

“喂！走喽！”

另一方面，虽然须藤平时表现得很不认真，但现在不管是谁都很难忽略他的存在感。他一开始就在班上狠狠夸下海口，要是没取得好的成绩就太丢脸了。

然而，这也是杞人忧天。须藤好像因为备受瞩目，而发挥出超常能力，以旁人无从望其项背的速度抵达了终点。班上应该没人可以与他交锋。

“不愧是须藤同学。你不管做什么在班上都是第一，真是厉害！”

面对跑完一百米的须藤，栉田稍微跳起，表示敬意。

“嘿，还好啦。话虽如此，但要是那家伙也一起跑的话，就不知道结果如何了。”

须藤一面怒瞪一面回头，他看着的是对练习完全不关心的高圆寺。

“话说回来，我还真没见过高圆寺认真跑步的模样欸……”

他在之前的游泳课上，曾经和须藤认真比过一次。当时他的速度比须藤快。我们可以从此得知高圆寺的潜能很高。

可是，高圆寺只要是自己不想做的事，就完全不会行动。

“哎呀，不过你真的很厉害哟，这次体育祭的领袖就是须藤同学了吧！”

“领袖？我吗？”

须藤有些惊愣地指着自己。

“这点我也赞成。因为体育祭正是擅长运动的学生发挥特长的机会。可以的话，能不能请你当D班的领袖呢？”

在一旁做记录的平田，像在同意栉田似的也这么说道。体育祭需要强有力的领导者。虽然平田也很有那种资质，但他好像觉得须藤更适合。

“但我不是当领袖的料……”

须藤平时基本上都是独行侠，或是跟少数人一起行动。他有点犹豫。

他不由自主地把视线投向堀北，寻求她的意见。

“理论上，你不是能指导他人的那种人。就领导者来说，平田同学应该会比较优秀吧。不过，只要看见你刚才跑步的表现或是其他记录，就会知道你是可以在众人注目下绽放光芒的人。要引领班级，恐怕也需要强硬的力量。我不反对你当领袖。”

堀北没予以肯定，但也没有否定。换言之，就是她认可了须藤。堀北并不是迷迷糊糊地参加练习，而是好像在认真观察拥有才能的学生。

“……好吧。这次体育祭，我会带领D班走向胜利。”

须藤被爱情冲昏 头了吗？他为了回应堀北的期待，打算接下重任。

“你可别得意忘形。”

堀北对须藤忠告道，接着为了继续练习而走远了。

须藤红着双颊，注视着她的背影，接着轻轻握起拳头。

2

作为领袖须藤马上就开始行动。他隔天就召集学生，开始进行指导。领袖须藤的首日工作，就是传授拔河的诀窍。我在稍远处眺望。

“你们白白浪费太多力气了，而且拉力完全都不强。这样的话，可以赢的比赛都没办法赢了。”

须藤这么说完，好像是打算实践给他们看，而握住偏短的绳子。他对上的是池和山内两人。他打算二对一。虽然两人再怎么样估计也赢得了他，但比赛一开始，须藤便以压倒性的力量把绳子拉了过去。

两人两三下就被须藤打败，坐到地板上。

“看，这就是你们完全没出力的证据。”

“我搞不懂……欸，须藤，这哪有诀窍啊？”

“力量固然重要，但拔河不光要用到手臂的力量，也要使用腰部的力量，使用腰部！”

尽管须藤的语气很没礼貌，但也在认真对同学进行指导。

“欸，须藤同学。待会儿可以帮我们指导一下吗？骑马打仗进行得不太顺利呢。”

“等一下，我马上就过去。”

因为有许多学生不擅长运动，所以有不少人依赖须藤。

没想到女生也向他寻求了意见，老实说我相当惊讶。

“真是出乎意料地认真呢。”

“毕竟他是第一次被周围依赖，领袖性质的职务意外地很适合他。”

被人依赖，没人谁会觉得不愉快。

如果是像须藤那种一路孤独走来的学生，就更是如此了。

“假如他不会‘那样’的话，要我夸奖他也是无妨……”

“那样？”正当我打算追问，附近便响起斥责的声音。

“我都说不是那样了！”

须藤踢了操场上的泥土，对池他们扬起沙尘。

“唔哇！呸呸！别这样！”

堀北看见那场景，就叹了口气。须藤的指导方式，的确是个问题呢。

指导者必须好好理解自己和对方的不同。

另一方面，采用温柔的教导方式，则是平时的领袖——平田。他在等待须藤指导的女生身边，针对骑马打仗，仔细检查了站的位置和姿势。

“嗯，我觉得非常好，但你们不会觉得有点不自在吗？”

“的确……肩膀好像也有点痛。”

“稍微改变一下位置吧。我觉得大概只要移动几厘米就行。”

“真的欸，轻松多了。谢谢你，平田同学。”

“帮我们也看一下吧，平田。”

别的骑马打仗小组也向他寻求帮助，平田笑容着应对。

“你要不要也去教女生？”

堀北的运动神经在班上也属于顶尖，有足够的能力去指导。

“我没兴趣。应该也不会有人想跟我学吧。”

她威风凛凛地一口咬定这并不值得骄傲的事，接着独自做起热身运动。

“我为了取得好的成绩已经竭尽全力。倒是你有闲工夫不慌不忙吗？如果你有自信不管和谁比赛都能赢，那倒是没关系。”

“我完全没自信。”

“我想也是呢，毕竟你的成绩总是很平凡，都是跑得既不快也不慢的不起眼成绩。”

“你又知道了。”

“我认为自己算是对同学的实力有所掌握。”

体育课看来也被她好好观察了一番。

“我就姑且问问……你是准备像入学考试那样放水吗？”

“你觉得我会做那种白费力气的事吗？”

“所以是怎么样？”

“抱歉，我要辜负你的期待了，但平时的结果就是我的实力。”

“换句话说，就是不好也不坏。并不能取得靠前的名次对吗？”

“就是这样。”

“既然如此，那你现在必须立刻努力练习呢。”

“如果通过短期练习就能进步，我们就不必辛苦了。就像读书，是无法临时抱佛脚的。”

只有经过每天的累积才会提升身体的能力。

“我认为，着重练习靠技巧的比赛，还是会有所改变。就算只是记住握绳方式、骑马打仗的组合方式，照说也会成为战力。”

“……或许吧。”

她巧妙地以言语说动了打算蹺掉练习的我。

没办法，我现在就去必须参加的推荐比赛的练习吧。

“……欸。”

堀北继续和打算前去练习场地的我搭话。

“嗯？”

“决定体育祭成败的是各班体育能力。应该没错吧？”

“这可是体育祭。体育能力就是关键，这是再清楚不过的吧。”

“是啊……但是，那种想法仅限于我自己一人战斗时。若只要追求自己的成败，我有自信可以留下优异的成绩。不过，最近我开始有点搞不清楚了。我在想，只提高自己能力的话，可能无法升到A班。”

这种软弱的话不像她会说出口的。这也说明至今考试上的失误，是多么刺激她吧。

“那我问你，要怎么做才能在体育祭上留下成果？才能升上A班？”

我反问道，堀北突然说不出话来。

她望了过来，眼神仿佛在诉说——我就是不知道这点才问你。

“我们应该及时行乐吧？这可是难得的体育祭，忘了考试、好好享受也是一招。”

我像要岔开话题般地说道。

“你不是说好会帮我升上A班的吗？”

“我不是在帮吗？”

我像要展示自己身体似的微微张开手。

“我会参加体育祭，那就是帮忙。”

“……你是认真的？”

“你也说过吧，说决定体育祭成败的是体育能力。那是对的。”

“可是……我想说的是除此之外的要素呢。”

换句话说，就是除了体育能力之外，可以左右结果的某种要素。

“那么体育祭当天，你要下药让C班或B班那些人拉肚子缺席吗？那样就会取得完全的胜利。”

“你别开玩笑了。”

“你希望我回答的难道不是这个吗？这次体育祭应该从正面挑战。贸然搞小动作会有反效果，我们应该提升各自的能力，在比赛上制伏对手。”

确实，校方也肯定会考察这点。

“不过，如果要对你的想法硬做补充的话，那就是只有体育能力强也是不够的呢。”

“……也就是说，还需要其他什么吗？”

“你马上就会知道答案。”

我把视线投向朝我们这边走过来的人。

“堀北同学，两人三脚的练习下一个就轮到我们了哟。”

“知道了。”

看来与堀北一组的是小野寺。

小野寺隶属游泳社，据说是蛮厉害的短距离游泳选手。

体育祭里重要的就是各自的能力，以及与同学之间的合作。

堀北究竟能不能顺利进行练习呢？

堀北和小野寺互相结绳。女生们的小组以实战形式开跑。就综合值来说的话，堀北和小野寺的小组大概是最快的吧。不过结果还未知的。她们绝不算慢，但也不算快，第三个到达终点。

顺带一提，最慢的是佐仓和井之头那一对运动白痴。备受期待的堀北、小野寺组合，对彼此都不认可的结果挑战了两三次，时间却没有缩短。

“那两个人蛮慢的欸。”

正因为备受瞩目，旁观的须藤便意外地说道。

“是啊。”

两人跑完回来，就立刻解开绳子。

“欸，堀北同学，你能再稍微配合我一点吗？”

小野寺有些焦躁地说道。

“节奏确实没对上呢。那并不是我的错，而是因为你跑得慢。”

“什……”

“配合跑得快的那方才是理所当然的吧？要我特地慢下来配合你没道理吧。”

也就是说，我担心的事这么快就已经发生了。

小野寺根本不可能轻易配合得了径自想以最快速度前进的堀北。

“我们也来跑吧，绫小路同学。”

“好的。”

我没闲工夫帮助或是嘲笑正与人起纠纷的堀北。我也是第一次跑两人三脚。

“总之，我们先跑跑看，接着再修正不好的地方吧。”

我遵从平田的指示点了点头，互相绑住脚。这比我想象得还不自在，有种被夺去自由的感觉。而且，虽说我们都是男生，但距离靠得太近，我还是有点害羞。

更何况是受女生欢迎的平田。

“那么，要走喽。第一步先试着用彼此绑住的脚走吧。”

我点点头，等待平田的脚移动，然后像在配合他似的迈出步伐。

接着，这次则以相同的节奏，跨出可以自由移动的那只外侧的脚。

“……感觉好突兀。”

“是啊，但我们要不要在跑步期间也配合对方的呼吸呢？”

我配合说完就稍微提升速度的平田往前跑。

虽然说是跑步，但速度也是快步走的程度。

“嗯，对对对，感觉不错。”

虽然这是谁都能配合的速度，但是他的赞美方式让我很容易跑。习惯之后，我发现这出乎意料地简单。只要先好好了解对方的速度，然后对方也能掌握自己的速度，就可以顺畅地迈出下一步。

“不愧是平田同学！好快！”

女生传来高亢的加油声。我们简单地跑一圈回来，便解开了绳子。

“和你一个小组感觉合作地很愉快呢。我们再练习几次，然后在正式比赛上加油吧。”

嗯。他还真爽朗。而且他结束练习后也没休息，而是去给其他学生建议。这就是优秀男人平田的日常吧。

3

九月中旬。距离体育祭开幕已剩不到两个星期。堀北或须藤他们针对正式练习每天都很努力。虽然须藤完全没读书学习，但唯有运动，他却踏实、孜孜不倦地反复练习。因为他平时就在篮球社锻炼，所以非常有毅力。在同学中有人偷懒的情况下，须藤也一直精进自我。

可以做的就要做到最好。

尤其像骑马打仗和拔河这种竞赛，是与对手直接的对决。

胜负也可能因阵形或作战方式而大幅改变吧。

当然，平田也没忘记与A班之间的合作关系。他定期与葛城开会，商讨如何在正式比赛上取胜。

对至今经常遭受背叛的D班来说，这情况甚至是好到不行。

对以大局为重的我来说，剩下的两项课题也显得很严峻。

其中之一就是今后应该会成为这个班级不可或缺存在的堀北铃音。

堀北在第一天之后换了好几个人挑战两人三脚，但每次都会和对方起争执，并且反复更换自己的伙伴。尽管她最后决定要和配合时间最短的女生一起参加比赛，但凭那成绩还是很靠不住。

她现在也已经不再以搭档形式练习，而是独自默默地消磨时间。

“可以打扰一下吗？”

“干吗？”

好像因为在两人三脚上累积了不少压力，她比平时更带刺。

“我想你最好学着让步会比较好哦。”

我一直都在观察她最近的练习，却丝毫不见改善迹象。明显是碍于堀北那过于强硬的性格。

“……这种话有好几个人和我说过了。”

她好像想起了什么，一面扶额一面说道。

“我只是为了跑出最好的成绩才不容许妥协，那也不行吗？两人三脚不同于一般跑步，即使是脚程慢的人，理论上也应该配合对

方。”

“换言之，你不打算退让。”

“对，我不打算配合慢的人。”

“但是，这样的话谁也不愿意和你练习了吧？”

进行两人三脚的练习时，堀北就会被排挤。

照这个情况下去，就算是正式比赛，也无法指望成绩会有所进步。

“我无法理解呢，就算我要让步，也是要等对方努力过再说。我无法配合从一开始就放弃努力的人。”

哎，我也懂堀北想说的话。她搭档的女生们确实只要无法配合，就会立即提出更换搭档。然而，有一个根本的理由。

“脚伸出来一下。”

“……你打算做什么？”

“陪我跑一次两人三脚吧。”

“我为什么要和你跑？”

“毕竟也有混男女的两人三脚。我确认一下你作为队友的素质，应该没问题吧。”

“你认为你的脚程配合得上我？你会扯我后腿。”

“如果按照你所说的理论，这应该无关乎脚程快慢吧。”

“……好吧。我来绑。”

堀北就像在说别碰我似的蹲下去，把自己的脚和我的脚用绳子绑上。

由于其他同学都在专注练习，我们就算跑两人三脚也不引人注目。而且，感觉会生气的须藤，也正在和其他人比模拟赛，顾不上这件事。

“那么，要跑喽……”

我只在最初一两步配合堀北的感觉迈出步伐。

不过，随着脚步加快，我就不是以堀北的速度，而是把步调提到自己的速度。

“欸，等等！”

我面对慌乱的堀北，毫不留情地以自己的步调加快脚程。堀北想拼命追上来，但她的体力远不及男生，因此无法掌握主导权。

“照你所说，配合对方应该不难吧？”

“那是……我知道……”

这家伙也很倔强呢。堀北没叫苦，拼命跟了过来。

我心想既然如此，于是便更进一步加快速度。

试着跑过两人三脚就会知道，只有快速迈步是不行的。

双方都认可的最佳速度很重要，要从寻找最佳步调开始。

如果不认真做好这点，一味追求速度，跑得不协调也是必然。

“唔！”

不久，堀北变得完全无法配合我的步调，眼看就要跌倒了。

我抓住她的肩膀，防止她跌倒。堀北微微地上下起伏肩膀，剧烈喘息。

“在追求速度之前，就是因为你没好好观察对方才会变成这样。”

堀北什么话也说不出口。我蹲下来，把她脚上的绳子解开。

“重要的是观察对方、给对方主导权，不是吗？”

正因为运动神经好，才必须鉴别对方的能耐、控制步调。

“你自己想想看。”

“我……”

我不知道堀北是否会因此察觉，而有所成长。

之后就要看她本人的了。

然后，还有一项课题——那便是栉田桔梗。

她可以说是班上的幕后功臣吧。虽然她经常隐藏在平田、轻井泽的存在感之下，但在许多同学会亲近她的这点上，她大幅超越了那两个人。现在她身边也围绕着不少同学，开心地埋头练习。

良好的沟通能力，加上优秀的学习成绩、体育能力，以及受上天恩惠的外表，等等，她也可以说是无可挑剔的学生吧。

在某种意义上，也难以想象她被编到D班的理由。

然而，我对她黑暗的一面略有了解。那就是入学没多久，她在没人烟的屋顶上谩骂的模样，以及她那张威胁看见该状况的我的表情。还有，尽管我不清楚理由，但栉田似乎相当讨厌堀北。

但D班要往上升，解决堀北、栉田这两人之间的纠纷，显然是不可或缺的课题。

而要解决那项课题，除了双方面对面之外，就别无他法了吧。

关系演变至此是有理由的

在各班都开始进行侦察的情况下，D班也开始进行小小动作。

像是谁擅长什么、谁会运动，等等。

已经有许多人察觉到了，直接侦察没什么意义。

就算掌握了别人运动神经好坏，不知道竞争对手是谁也没用。普通消息几乎没有价值。

因为如果不知道它的本质——“参赛表”的内容，就猜不到其他班的战略。

但反过来想，假如可以得到参赛表信息，就会事半功倍。

只要可以获得“参赛表”与“情报”两者，胜率就会飞跃性地提升吧。

可是通常这张“参赛表”是不会落到其他班手里的。要是泄漏出去就会是自掘坟墓，因此照理来说，各个班级应该都会严格执行情报管理。

但是……内部有颗炸弹的D班除外。

体育祭的前一周。放学后，我立刻行动起来。

我对在隔壁收拾书包的堀北搭话。

“你等会陪我一下。”

“要是我拒绝呢？”

“当然，这是你的自由，但如果因此D班陷入窘境，我也是不会负责的。”

我单刀直入且威胁般地说道，堀北瞬间语塞。

“……好吧，你要我做什么？”

“跟我来就知道。”

我说完，就径直走过堀北，向另一名目标人物搭话。

“栉田，可以耽误你一下吗？”

我走到正在和班上女生闲聊的栉田面前。

“嗯？怎么了，绫小路同学？”

堀北虽然表现得有些不愿意，但还是跟了过来。栉田也瞥了她一眼。

“明天你有安排吗？”

我决定周六，也就是明天邀请栉田去做某件事。

“目前还没有安排哟。顶多就是打扫打扫房间。”

“如果可以的话，就算只有上午也好，能不能耽误你一些时间呢？”

我这么开口道。如果栉田面露难色的话，我打算立刻作罢。

“好呀。”

然而，栉田就像在拂去我的不安似的笑着答应了我。

“不过，真难得呢，你居然会来约我。”

“或许是这样呢。顺带一提，堀北应该也会同行。”

“欸。”

我用手制止准备要抱怨的堀北。

“嗯，我完全不介意的……但你说只有上午是怎么回事呀？”

“我想邀请熟悉其他班消息的你加入，再次侦察对手。堀北邀请我，但我也很多事情不太清楚。”

我把想法老实地告诉栉田。不过，只有堀北的部分是即兴发挥。

既然拜托她陪同，要是不说真话，就无法完成邀约，也会无法让栉田理解自己的职责。我话一说完，栉田就理解地点了好几次头。

“嗯，我了解喽。要约几点呢？早一点会比较好，对吧？”

“是啊。早上十点左右，可以吗？”

“完全OK。那明早在宿舍大厅集合。”

“嗯，谢谢你。”

栉田好像和朋友约好一起回去，她对着在走廊等她的女生挥手，同时走出了教室。

我跟在她身后也打算回去，堀北却逮住了我。

“你打算做什么？我可完全没听你说过。”

“那是因为我没和你说。不过，侦察应该不是件坏事吧。”

“我不懂你约我的理由。如果是侦察，你和栉田同学就够了吧？”

“……你是说认真的吗？”

“干吗，我可不会开玩笑说出这种话。”

看来我还不能让堀北回去。

“这里很显眼，我们边回去边说。”

我用要丢下堀北的气势走向走廊。堀北追上前来，与我并肩走路。

“关于船上的考试，你没忘记你们小组的结果吧？”

“当然。全场一致识破D班优待者的真面目。那是很屈辱的结果呢。”

“对，你们小组得到的是通常不会成立的‘结果’。那肯定有原因。”

“我也明白。但我不懂那是为什么，我再怎么想都得不出答案呢。虽然我可以推测龙园同学掺和了一脚……”

我也很清楚自己把令人束手无策的难题丢给了她。堀北心中恐怕也有好几个疑问反复浮现又消失、消失又浮现吧。

“虽然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心中已经完成了一个假设。”

我这么说完，堀北就打从心底吃惊地看着我。

“你是说，你弄懂了龙园的策略？”

“嗯。准确来说，那不只是龙园一个人的策略。还有一个人深涉其中。”

我抵达玄关，从鞋柜里取出鞋子。接着走到外面，重新开始话题。

“一般的话，优待者的真面目是不会被曝光的。你和平田绝对不会和别人说栉田就是优待者，对吧？”

“当然。”

“不过，栉田本人又怎么样呢？假如那家伙是有目的性地泄漏了她的真面目呢？”

堀北一时之间无法理解我在说什么吧。通常那是想都不会去想的事，所以也不能怪她。没有愚者会自己泄漏自己身为优待者这件事。

“这不可能吧？这种事情……对栉田同学没有任何好处。”

“不能一概断言没有好处吧。例如暗中交易，像是告诉对方自己是优待者，从其他班获得个人点数。”

“就算是这样……这可是对D班不利的行为呢。如果她被背叛的话，一切就完蛋了，这种赌注太危险。”

“那要看时机而定吧。让对方相信的办法，要多少有多少。”

“你是说，她为了获得一时的点数而背叛同伴？”

“或许是，或许不是。真相只有栉田知道。”

所以，我才会为了确认真相而约出栉田。

“你把我和栉田同学凑在一起……是为了要确认真相吗？”

事到如今，堀北也终于猜到了栉田背叛的理由。

“因为你和栉田之间好像有不寻常的因缘呢。假如有比个人点数更值得背叛的东西，就一点儿也不惊讶了。”

“怎么样？”我用视线确认，堀北却尴尬地别开双眼。

“我和栉田同学之间没什么因缘。”

“那么，你可以百分之百断言她不会因为和你之间的恩怨，而背叛班级吗？”

“那是……”

“你想到什么就该确认。不，如果不确认的话，可就完蛋了哦。你也想象得到吧？无论是哪场考试，如果班里出现叛徒，就不会有胜算。”

我知道上次、上上次的考试，以及这次的体育祭，一个叛徒就会让整个班轻而易举地崩毁。

不一会儿，我们就到了宿舍前，搭乘在一楼待命的电梯。

“明天来不来都是你的自由，但如果你打算率领班级升上A班，就要好好考虑清楚呢。”

在我的房间所在的四楼，这么对堀北说完，走出电梯和她告别。

1

星期六早晨。

我和聚在我房里的笨蛋三人组一起热络地聊着无聊的话题。

当然，我大致上也听进了那些内容。我偶尔附和，或插一句话。

因为篮球社无法使用体育馆，所以须藤今天也尽情享受了休假。

他们三人把我晾在一旁，越聊越起劲。

他们各自带来预先买的泡面，接着注入热水，等待三分钟。

“绫小路，你的是什么口味啊？”

“泰式酸辣。因为没吃过，所以就买来尝尝。”

“看起来好好吃，跟我的盐辛[2]泡面交换嘛……”

他把那杯画有乌贼盐辛插图、看起来很神秘的泡面推了过来。

“……我拒绝。”

为何要特地买那种看起来不太好吃的泡面呢？

“欸，健。你不打算跟堀北告白吗？”

“什么？干吗突然提起？”

“哎呀，我很好奇嘛。是吧，春树？”

“是、是啊。”

山内有点尴尬地看向我这边，并露出了假笑。因为他在暑假抱着失败的觉悟向佐仓告白，并且漂亮地失败了呢……

“要看体育祭结果了呢。要是可以获得正式认可，我说不定就会在那时说。”

“哦！是上次那个直呼名字的宣言吧？”

须藤就算是争口气也要拿下全学年第一，他仿佛在展现干劲一般，鼓起他上臂的肌肉。

“老实说，一年级里没人运动神经比我好。”

“我唯一的对手——高圆寺，大概也不会认真比赛吧。”

对须藤而言，高圆寺缺乏干劲，他也是喜忧参半吧。

“哎，就我立场来说，要是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认真参赛，我就没怨言了。”

“话说回来……”我对池他们提出一件我很好奇的事。

“A班有个叫坂柳的学生，对吧？一个脚不方便的女生。记得吗？”

“是那个美少女对吧？当然记得啊。”

池得意似的蹭了蹭鼻子下面，同时回答道。

“你听过那女生的八卦吗？”

“你说八卦，是指感情方面的事情吗？该怎么说呢？那女生存在感薄弱，完全没成为话题呢。”

山内听着这番话也感到同意，他就像在替池补充似的如此答道：

“有些人说她是班级领袖，但她却很温驯呢。”

两人意见好像都相同，关于坂柳好像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消息。当我们正聊到兴头上，我的手机便传来收到邮件的声音。我在确认邮件内容时，感受到了池和山内狐疑的视线。

“你啊……最近邮件有点多欸。”

“咦？哎呀，有吗？就跟平常一样吧？”

虽然我这么回答，但实际上邮件确实增加了，他们的目光越显怀疑。

“你不会是交到女朋友了吧？”

“绝对不是，放心吧。我绝不可能比你们先交到，对吧？”

“你说得是没错啦……”

我像在吹捧他们似的这么说，两人就恢复了平时的态度。

“绫小路的事怎样都好。比起那个，我们来聊聊关于我和铃音之间的未来吧。”

“对了，健。男女两人三脚你要和堀北一起跑，对吧？”

“嗯，我要在献给她胜利的同时，也要一下子增加亲密度……”

须藤正想开始讲这种无聊的话题，但我的手机又响了起来。

不过，这回不是邮件，而是闹钟。

“抱歉，我接下来有安排。”

“什么嘛，我刚要开始讲欸。算了，我会好好说给宽治和春树听的。”

“呃！”

不，比起那种事，我真想请他们离开我的房间……我于是就这么把他们三人留在我的房间，独自外出。

2

现在还不到和栉田约定的十点。看来有人比我先到。

“早安，绫小路同学。”

“哦、哦哦，早安，栉田。”

夏天也快结束了，能看栉田穿着夏装的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吧。

我对便服打扮的栉田有点不知所措，但还是走上前去与她会合。

“昨天临时约你，真是抱歉啊。”

“不会，一点也没关系。我今天也没特别安排行程。再说，这感觉有点怀念呢，所以我很开心。”

“怀念？”

“喏，第一学期考试时，你不是请高年级生转让真题吗？我觉得跟当时有点类似呢。”

“是吗？”

“嗯嗯。”

我虽然并不这么认为，但栉田开心地点了头，我就当成是这样吧。

其实拜托轻井泽或佐仓，心情会比较轻松，但办事还是要找专家。

考虑到这点，我最终决定拜托栉田。

比起这些事，问题在于堀北。差不多快十点了，她却还没现身。难不成她真的选择了逃避？在我开始乱猜的时候，那家伙就现身了。

“……久等了。”

“早安，堀北同学。”

栉田露出一如往常的笑容迎接堀北。另一方面，堀北则好像很不高兴。她正拼命试图隐藏自己的心情，但就我看来她是彻底露馅了。

栉田应该也察觉到了吧。即使如此，她的态度仍和平常没有半点不同。这大概就是栉田的厉害之处。

我们三个出了宿舍，往学校操场那一带走去。

早上十点过后，操场已经有许多学生，热闹非凡。“哦！他们在比赛欸……”

“砰”，男学生发出踢球声。球画出一条曲线，往门柱飞了过去。那是很漂亮的轨道，却因此很好看穿，守门员展现敏锐反应，用拳头把球弹了回去。

比赛中也出现了平田的身影。队伍好像混合了一到三年级的学生，其中也有我不认识的人。

“侦察社团活动，并且掌握其他班学生的信息。总觉得很像是间谍，真让人心脏怦怦跳呢。”

“这不是那么厉害的事情呢。能获得的信息非常有限。”

“可是，堀北同学不这么想，对吧？”

“先得到情报是再好不过的呢，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情报会成为获胜的关键。”

“或许如此呢。不过你还真热心欸，绫小路同学。居然会帮堀北同学。”

“如果不帮，她之后会很啰唆，没办法。”

“亏你在本人面前说得出口呢。”

我无视她本人那句恐怖发言，凝视着操场。

足球社的人要罚角球了，他们缓步移动位置，互争自己该站的位置。比赛不久就要重新开始，并且发展成激烈的竞争吧。就算是在远处站着的我们，也深深感受到比赛马上就要重新开始。虽然栉田笑盈盈的，但我对这奇妙的三人状态感受到了突兀感。意外的是，栉田居然展开了行动。

“决定今天邀请我的是绫小路同学，对吧？”

“你为什么这么想？”

“因为我不觉得堀北同学会邀我呢。”

栉田保持笑容，看了看堀北，又把视线移回我身上。

“为什么不觉得堀北会邀你？”

“哈哈，你那样有点坏心眼哟，绫小路同学。你知道我和堀北同学关系不好吧？”

有关那点，正因为我已经知道，所以栉田才没有隐瞒地这么说。

堀北也没否定，默默地听着。

“老实说，我现在还无法相信。有点半信半疑。”

从角落踢出的球，飞到在门柱附近等候的伙伴身边。

巧妙配合传球的人是平田。不过，瞄准射门会被对手紧盯，因此他不勉强自己，把球传给其他伙伴。那人是我见过的B班学生。他在最完美的时机踢出一击，漂亮地射进了球门。

“柴田是足球社的啊。”

“嗯，平田常常称赞他哟，说他比自己厉害。他们好像关系很好。”

栉田不愧消息灵通，连这种事情都听说了。比赛重新开始后，球又滚向了柴田，他以迅速的动作在对手阵地里四处奔跑。

“脚程也相当快欸。”

这和平田同等……不，光论速度的话，他看起来超越了平田。看来不是平田在谦虚。

“哦！在比赛了、在比赛了。今天也很有活力，真棒！”

穿着社团制服的高个子男生来到我们这些观战者身旁。我想过他平时在做某些运动，原来是足球啊。

“南云学长，早安。”

在我隔壁的栉田好像认识他，于是向他搭话。另一方面，堀北对南云这名字也表示出些许反应。因为他是下一届学生会长候选人，也和她哥哥一样都是很有实力的人。

“哦？我记得你叫小桔梗。假日居然和男孩子约会，不错嘛！”

“啊哈哈，不是那样啦……我们是因为有点好奇才过来看看的。”

“慢慢看吧。我们的社员都不懂得放水，所以我认为可以准确估测战力哟。”

南云单眼眨了眨眼，就前往球场上会合。

看来他看穿了我们的想法。

因为南云的会合，以平田为始，足球社的气氛为之一变。

“我们学校可以兼任学生会和社团活动吗？”

“没有禁止，不过他现在好像已经退社了。可是就算退了，他也是最优秀的，所以还是会像这样时不时露脸练习，进行各种指导哟。”

“你可以直接上场吗，南云？”

“嗯。我睡过头了，就顺便跑步过来，身体已经暖起来了。”

南云和一名学生替换。比赛再次开始后，球和人马上就开始聚集到南云身边。因为他就是如此值得依赖的伙伴，同时也是应该去戒备的敌人吧。他进了与平田、柴田敌对的队伍。情况的变化，就如南云的表现一般亮眼。平田为了抢球，对南云挑起了对决。他的动作和刚才一样灵活，却被南云仿佛逗小孩似的华丽闪过。

随后，柴田冲撞南云，南云便掺杂好几个假动作迷惑对手，接着超了过去。我想，他们两个都是相当厉害的人，但与南云的层次不一样。

他独自更进一步往前，然后从中间位置的距离踢出了强力一击。球划出甚至让人感到恐怖的曲线，超越了守门员的预测，轻松进了球门。

“也就是说他被称为下届学生会长，可不是浪得虚名。”

“……只论运动神经的话是这样呢。”

堀北没打算坦率认可我们仍看不清全貌的南云。

我和堀北一边对话，一边偷看着栉田注视比赛的侧脸，窥伺她的表情。她一如往常地笑眯眯，丝毫没露出真面目。

“被你用这样的眼神盯着，我也很伤脑筋呢。”

栉田仿佛看透了我的想法，和我对上目光，笑了出来。

“我答应你之后不会再过问，所以，你能不能告诉我一件事？”

我在当事者们的面前，刻意踏入不可进入的领域。

“你和堀北关系差的原因，在于哪方啊？”

我补充了一句。

“真是狡猾的说法呢，说什么‘不会再问，所以告诉我’。”

这是心理上的诱导，栉田察觉到了这点。

“你保证只问这件事？”

“嗯，我答应你。”

既然讨厌对方，回答责任在于对方是理所当然。但是……

“问题在于我哟。”

栉田再次把视线移回足球社的比赛上，同时干脆地答道。

看来我猜错了。



她断定是自己不对，却还是讨厌堀北。那也算是某种矛盾。

我认为自己还算比较会观察人，可是我还是看不透栉田。而且，我也变得有点搞不懂堀北。堀北从一开始就发现自己被栉田讨厌，却没打算和我提起。现在也没有改变。然而，就栉田的语气来看，堀北说不定也知道自己被栉田讨厌的原因。可是就算我问堀北，她也不打算说出任何有关栉田的事。这是为什么呢？

她们都不想说出真相，代表一定有件她们不愿让人知道的事。

“算了，我觉得光想都是浪费时间了。”

“啊哈哈，对呀。现在侦察搜集消息才是最重要的吧？”

“也是……”

“啊，顺带一提，现在带球的是C班的园田同学。他的脚程相当快呢。”

隶属足球社的学生果然都很敏捷。班上可能抗衡的就只有须藤和平田，我们的情势好像很不利。

“不过，堀北同学也好好地在替班级着想……我觉得很开心呢。”

“毕竟为了升上A班，我打算积极行动。没办法呢。”

“我也必须更加努力，变得可以为大家做贡献才行呢。”

我在她话中丝毫感受不到谦虚之意。

我们看了一会儿练习后，结束比赛的选手们开始各自休息。南云便趁机叫了平田，向他搭话。他告诉平田我们刚才在观战，于是平田往我们这里走了过来。

“三位早安。你们居然会来这种地方，真是稀奇呢。”

远远看着我们互动的柴田也跑了过来，我们变成了很奇妙的五人组。

“小桔梗早安，还有……我记得你们是绫小路和小堀北。身边环绕两位美女，你们是在约会吗？”

“不，不是那样。”

我和柴田见过几次面，但没想到他居然牢牢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觉得有点开心，拼命抑制自己快要上扬的嘴角。

“今天怎么了呀？真是罕见的组合呢。”

我很感谢平田没有胡思乱想，同时决定正大光明地说出实情。

“我们在侦察，是来设定其他班需要提防的目标学生。”

“哦！那么，你们好好把我这个快速柴田超人标记起来了吗？”

柴田当场敏捷地踏步，表现自己的脚程有多快。完全不打算隐瞒自己实力的这份开朗，不晓得是因为他隶属一之濑率领的B班，还是因为他生性就是如此。

“柴田同学就和传闻 中一样脚程很快呢，我和绫小路同学都忍不住吃惊了。”

柴田受到可爱女孩的称赞，有点开心地用食指蹭了蹭鼻子。

“柴田同学可是很需要提防的呢。他在B班里也跑最快。我也不想跟他跑同一组呢。”

“我也不会大意哦，洋介。因为你的脚程也很快呢。绫小路，你呢？”

“我可是回家社，你应该能猜到吧？”

“说得也是。”柴田双手抱胸，笑了出来。

看完足球社的练习，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决定四处看看其他社团活动。话虽如此，但这只是表面而已。

真正想知道、真正该知道的事情在于别处。我已做好事前准备。至于这两人在这状况下会怎么想，就交给她们了。

“栉田同学，我对你没兴趣。”

“哇，突然间就说出这么无情的话……”

“但是，现在我有件事情不得不问。能请你回答我吗？”

“今天你和绫小路同学一样都爱提问呢。什么事呀？”

“暑假的船上考试，是你告诉龙园同学、葛城同学自己是优待者的吗？”

我想过她会直接询问，但这问题还真的很一针见血呢。面对吃惊、困惑的栉田，堀北继续说：

“你可以不用回答，因为就算翻旧账也没意义。我就先你问一件事。今后我可以把你当作班上的伙伴并相信你吗？”

“当然呀，我想和D班的大家一起以A班为目标。就像我最初说过的那样，我希望你们让我加入。”

“我的想法完全没有改变。”栉田补充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说出那种话，但我希望你相信我呢。”

栉田对堀北露出笑容，同时用认真的眼神看着她。

“我先回去了。剩下的侦察就交给两位。”

“什么？欸，你在说什么啊，绫小路同学？”

“想到这个作战方案的原本就是堀北，只要有栉田广阔的人脉，应该就够了吧。”

我说完，就离开了。

3

我们每天重复各种练习，体育祭也只剩下一个星期。我们必须在今天交出参赛表，决定各项目的参赛者。平田站上讲台，栉田面向黑板拿起粉笔，做好记录的准备。

“接下来，我们要决定所有项目、所有比赛的最终组合。”

他以汇集每天记录班上结果的笔记为基础，娓娓道出全班商量好的最佳组合，以及纳入获胜法则的参赛顺序。

学生各自记下自己的比赛和顺序。对于从练习的成绩判断的结果，没有一个学生提出异议。讨论顺利进行了下去。

“最后的一千两百米接力，最后一棒是须藤同学。”

“这应该很妥当呢。”

我对这考虑各自能力且尊重个人意思的编排感到佩服。

最后压轴的接力赛跑，也集中了堀北等脚程快的学生。

然而，我的邻居，不知为何摆出不开心的表情，盯着黑板。

顺利结束讨论之后，堀北立刻离开了座位。

我才在纳闷她要去哪里，没想到是须藤的座位前。我很好奇，于是侧耳倾听。

“怎么了啊？”

“我有些话想对你说，你能不能过来一下？”

“好、好的。”

须藤被她这么搭话，于是匆忙起身。

“还有平田同学，也可以耽误你一下吗？”

堀北说完就立刻迈步而出，不知为何也向平田搭话，把他叫去教室角落。

小鹿乱撞了一下的须藤，不禁露出失望的表情。

“关于刚才决定的参赛表，我有事要商量。体育祭最后举行的一千两百米接力赛跑，我希望你可以把最后一棒让给我。”

须藤也对这意外的提议刹那间表现出困惑。

“不，可是……最后一棒通常是最快的人吧？还是说，我是最后一棒你很不放心？”

男女生在基本体育能力上不一样。堀北在女生中脚程很快，可是混进男生组的话，她就连平田都赢不了。由比平田速度更快的须藤跑最后一棒才比较自然。须藤当然也认为要由自己来跑，他应该无法马上接受吧。

“不，不是这样。你的实力在练习时我就很清楚了。”

“既然这样给我跑不就好了？至少第五棒的话，是可以给你跑……”

“我并不是没有理由。你应该也很擅长起跑冲刺吧，须藤同学。既然这样，你跑第一棒并甩开对手，我想也是可行的。跑出第一就可以确保内侧跑道，可以有利比赛进行。如果是个人赛跑，虽然可以通过起跑让步，来让学生遵守比赛规则，但如果是接力赛就无法这么做。从第二棒开始，学校就会允许依先后顺序抢跑道吧？规则上明确记载，第二棒之后赶超时就必须使用外侧跑道。”

换句话说，堀北应该是想让须藤当第一棒，作为甩开对手的战略吧。

“可是啊……”

须藤好像怎样都无法理解。我也能明白须藤的心情。

我知道在起跑冲刺顺利分出胜负的话，第二棒跑起来确实会变得轻松。但就算他跑了第一名，也不能保证可以彻底甩掉对手。倒不如说，先让须藤跑完并逐渐被缩短差距的那种状态，对后面几棒的人来说应该也会构成压力。

反过来说，如果把须藤放在最后一棒，他也有可能在最后的追赶上发挥出超常的力量。只要眼前有追赶的对象，就会鼓足相应的干劲。

“最后一棒都是队伍里跑最快的家伙接任的吧。”

“这里是实力主义的学校哟，以刻板印象或是成见来决定可不好。照理来说，其他班也会思考各式各样的战略。”

两方说词我都能理解，但总觉得这次堀北好像有些强硬。虽然那将会有许多精神层面上的问题，可是基本上顺序不会有什么太大差别。像是极端不擅长起跑冲刺，或是不擅长交棒——这种技术层面之外的影响应该很弱。

但无论是堀北还是须藤，我印象中他们在这方面都不弱并能稳健地完成。

既然这样，意思就是堀北想当最后一棒有其他理由。若是池或山内的话，就可能是单纯想引人注目吧，但我很难想象她也是这种理由。这么看来……

“我一定会取得比练习还好的成绩。”

最后，堀北提出毫无根据的毅力理论来恳求他们。

“我不懂欸，这很不像是你的作风哦，堀北。”

这项提案不可思议到甚至被须藤这么吐槽。

“那个……可以打扰一下吗？”

栉田好像很好奇，而委婉地加入他们。

“啊，抱歉呀。我不小心听到了，然后我猜堀北同学是不是有其他想当最后一棒的理由。”

“那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可以请你说出来吗？我想，我和须藤同学都不会没理由地否定你，但要改变班上所有人决定的顺序，我希望你有正当的理由。”

“我赞成平田。好好告诉我理由啦。”

堀北露出不悦的表情，但她似乎认为说出真相才是获得最后一棒的唯一办法，于是说出了理由。

“因为我觉得……我哥哥会是最后一棒……”

“你说哥哥？学生会长果然是……”

“嗯，他是我哥哥。”

所有人都知道学生会长的名字，但他们没从堀北这个姓氏去想。

那姓氏绝不算是罕见，但就算隐约猜到却没去追究，应该是因为堀北本人没说，他们外表上没那么相似的关系吧。

他们三个都对这件事感到惊讶，并且面面相觑。

“也就是说，你想和哥哥一起当最后一棒吗？”

栉田听完理由，但光是那样，她似乎无论如何都无法理解。

然而，堀北不打算主动深谈下去。

我决定替她解围。

“好像发生了一些事，他们正在吵架。她大概是想创造一个和好的契机吧？”

这很浅显易懂，而且既不是真相，也不是谎言，我都觉得自己真是在绝妙的时间点补充了一句。堀北一瞬间怒瞪般地看向正在侧耳倾听的我，不过马上就重新面向了须藤他们。

“事情很突然，我还以为是怎么回事呢，原来是这样啊……虽然我现在还是想跑最后一棒，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让给你。”

“我也觉得可以。如果须藤同学同意的话，班上其他同学应该也会觉得没问题吧？”

“是啊，我知道了。我会交换堀北同学和须藤同学的顺序后再交出参赛表。”

“谢谢……”

如果没有这种机会，堀北和她哥哥确实不会有机会近距离并肩同行吧。

就算没有勇气主动接近哥哥，但若是竞赛的话，她就可以强行接近哥哥。

然而，堀北的这份决心，也未必会有所回报。

因为就算她靠近她那一板一眼的哥哥身边，我也不认为会有什么改变。

开幕

这天终于来临了。体育祭拉开序幕，想必这会成为漫长的一天。全校学生都身穿运动衫，如练习那样列队进场。虽然说是列队进场，但大部分学生都只是很平常地走着路。

“我要向小桔梗展现帅气的一面！”

池走在我正后方，兴奋地说道。他的运动神经也没有特别好，是打算怎么展现帅气的一面呢？看起来无疑是没什么秘策，只是在白白鼓足干劲。

开幕典礼上，三年A班的藤卷进行了开幕宣言。虽然人数不多，但操场周围也可以零星看见观众的身影。他们可能是在学校用地里工作的人们吧。这部分校方好像没有特别限制。我不时地也能看见他们露出笑容，挥挥手。

另一方面，学校的教师们则是完全不带笑容地观望着学生的情况，其中也有医疗相关人员。另外，学校建造了可容纳二十人左右的小屋，室内备有冷气、饮水机等设施。这和无人岛时一样准备万全。互为竞争对手的红组和白组中间隔着跑道，各自设有帐篷。因此除了竞赛中之外，我们无法接触到对方。

“准备还真是周到呢，连判定结果用的照相机都装设了。”

学校替最初的一百米赛跑做了准备，可以在终点看到一台照相机。

“也就是说，校方绝对会避免误判或是模棱两可的成绩。”

校方应该打算像赛马那样，就算是一个鼻子、一个脖子的差距也要分出胜负吧。正因如此，这场体育祭上没安排声援比赛这种难以计分的竞赛。

1

“你一百米赛跑是第几组？”

“第七组。”

我边看简易参赛表（一张写着竞赛顺序与时间的纸）边回答。

“要是没强敌出现就好了呢。为了班级，我会替你加油的。”

“我会尽量努力不成为最后一名。”

我说出没志气的目标之后，我们一年级男生就立刻走向操场参加比赛。

一百米赛跑等竞赛，全部都是从一年级学生开始依序进行。从一年级男生开始跑，到三年级女生跑完，一个项目就会结束。中场休息之后，再切换成相反模式，从一年级女生开始跑，到三年级男生跑完。比赛以各班事先上交的参赛表为基础，按照决定好的组合进行。我们到正式比赛当天才会知道其他班的参赛顺序。各班选出两名，共计八名学生排成了一直线。我刚才也和堀北说过，我的出场顺序是第七组。一年级男生总共有十组。

轮到跑第一组的须藤出场。D班全体学生都紧张地守望着他。

须藤的存在将大幅影响体育祭的结果。如果须藤在第一个项目上成功给对手下马威，那么就会给D班带来一个好兆头。假如须藤以失败告终，也可能影响后面的同学。

“看上去都是些不怎么样的家伙欸，还有很多胖子跟书呆子。第一名肯定是须藤了吧……”

第一组似乎没有什么强劲的对手。就如池所说的，须藤拿第一名应该没问题。

“从另一种角度来看，这反而也能说是种损失呢。”

如果是须藤的体育能力，有一定跑速的家伙上场会比较理想。

“但也没办法呢，毕竟是运气。”

须藤在起点位置摆出蹲踞式起跑的姿势，侧脸让人感受到一股绝对的自信。他向周围散发出就算在比赛途中跌倒也能逆转的从容气场。

须藤在鸣哨的同时完美地站起，飞奔而出。一开始就抽身冲出的须藤，就这样把所有男生抛在后头，向前奔驰。

在全校学生的观望下，身为最初竞赛的跑者，须藤不负众望地夺得了第一。

同一组的博士也同时如想象那样，稳稳地拿下了最后一名……

然而，我们无法沉浸在余韵里，下一组的起跑信号就响起。信号大约每间隔二十秒左右发出一次。

一年级男生全部跑完大约需要四分钟。因为有三个年级，加上女生组的话，估计要花三十分钟左右，才能跑完一百米赛跑。

“不愧是须藤同学呢。”

和我同组的平田钦佩地夸赞他。

“嗯，其他班感觉也吓破了胆。”

他不止拿下第一名，毫无疑问也给人强烈的冲击。

第七组的我和平田就像须藤和博士那样分工明确。平田是足球社社员，脚程很快，他要拿下前几名，我则是要尽量拿下前面一点的名次。我和平田刚好一个不起眼，一个显眼。

其他班有好几名应该提防的学生，不过就我所认识的，其中散发强烈存在感的龙园或葛城，以及运动神经优异的神崎、柴田会在第几组呢？第三组的成员站到了起跑线上。

“哦，秃子……不对，葛城在第一跑道欸。”

池指着他的头。沐浴在阳光之下的光头，发出了炫目的光芒。

葛城隔壁有个我认识的男生，正神情冷静地凝视着终点。他是B班的神崎。

葛城和神崎要交战了吗？

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备受瞩目的男人——D班的高圆寺，也是第三组的成员之一……

被分配到第五跑道的高圆寺人不在，可是校方也没打算寻找不见人影的高圆寺，而是把他当作缺席处理，立刻开始了比赛。

第三组感觉会是场混战，但跑步能力上好像是神崎更胜一筹。葛城的脚程绝不算慢，但还是慢了神崎一步。结果神崎第一名，葛城第三名。平田在赛跑正顺利进行时发现了一件事。

“绫小路同学，你看那里。”

平田注意到的是小屋方向。我定睛一看，发现高圆寺在屋内整理发型。

他应该不是已经跑完了吧。话说，他也太早撤退了吧。

“看来他不打算参加呢。”

到开幕典礼为止，他看起来都乖乖服从，但到头来好像还是不参加竞赛。

高圆寺恐怕是找了脚痛、身体不适之类的借口溜出去吧。假如所有比赛他都不参加，连照理最后一名也可以拿到的点数都会无法获得，因此这对于班上与红组来说，便会作为负债，重重压到我们身上。虽然A班也同样有不参加所有项目的坂柳，但那是无可奈何。如果C班和B班没有缺席者，那么红组就必须填补两人的洞。这是相当大的不利条件。

竞赛顺利地进行了下去。

小组比赛接连进行，转眼就轮到了我们第七组。

我进入第四跑道，平田则在隔壁第五跑道。其他成员里有A班的弥彦，剩下的则都是陌生面孔。这是我人生第一场体育祭。我以既不快

也不慢的起跑冲刺开始了比赛。跑在我隔壁的平田一点一点超前，挤进前方阵营里。另一方面，我视野之中可以看见四个人的背影，应该位居第五。

好像因为跑步能力没有特别大的差距，我们几乎是以挤成一团的状态跑向终点。我就这么保持匀速不改顺序，以第五名完成比赛。平田则以毫厘之差荣获第一名。

“呼，辛苦了。”

早一步到终点的平田轻轻喘着气，对我说了句慰劳的话。

“抱歉啊，我扯了后腿。”

“没这回事哟。大家都跑得很快，这是场很棒的对决呢。”

就算我的成绩很没出息，平田也没有苛责，而是笑着鼓励我。我们赶紧离开跑道回到了帐篷。因为后面的小组比赛会接连开始，所以逗留会变成阻碍。

一年级男生的一百米赛跑结束后，回到座位的男生们便用力凝视似的观察女生们赛跑。

男生应该也想看比赛结果，但主要是因为非常想看女生跑步的姿态吧。

“须藤呢？”

不见照理已经回到座位的须藤人影。

“谁知道，应该是去上厕所了吧？比起那种事，我们来看女生吧，女生！”

池虽然很乐观，但我一发现须藤不在，马上就有了不好的预感。若是那家伙的话，他很可能会去帮堀北加油，不见他人影这件事非常奇怪。

“难不成……”

我看了看小屋方向。不好的预感应验，须藤正在逼问高圆寺。

“真是不太好的发展呢，我们得赶紧阻止。”

“是啊。”

我和几乎同时发现这件事的平田急忙走向小屋。

场面好像已经升温，须藤用力握紧拳头，与高圆寺面对面。

“你这家伙！为什么不参加比赛？你少瞧不起人了！”

打开室内大门的同时，须藤的恐吓声便传了过来。须藤已经逼近到眼看就要揍上去的距离，但高圆寺简直就像没发现他的存在一样非常淡定。

他看窗户玻璃映出自己的模样看得入迷，仿佛把须藤当作空气。

然而，那副模样却让须藤怒火中烧。

“看来不扁你一顿，你就不会懂呢，高圆寺。”

“那可不行啊，须藤同学。要是被老师知道的话……”

平田连忙制止道，但须藤是不会因此就作罢的男人。

“吵死啦，这是班级内部问题吧，就算揍了也没什么关系啦。只要这家伙别哭着向老师打小报告就没问题了。”

“你这男人还真是老样子地邋遢呢。我是想安静独处才来这里，如你所见，今天我身体不适。我只是为了不添麻烦才退赛的呢。”

“少骗人！如果是练习比赛就算了，你居然连正式比赛都跷掉！”

他会这么生气也难免。不管再怎么看，高圆寺丝毫没有身体不适的迹象。

“不可以啦！须藤同学！”

在身处一段距离之外的平田上前阻止之前，须藤就忍无可忍地举起拳头。

他应该是打算就揍一拳，让高圆寺清醒过来吧。

然而，高圆寺这超乎想象、超乎常规的男人，却用手掌接住了须藤的强力一击。

“砰”。小屋里响彻了这无力的声响。

高圆寺看都没看须藤的脸，便如此断言道：

“别这样，凭你是赢不了我的。”

须藤看起来不像是放了水。那是他全力挥出的一记拳头。

拳头被轻松接住，须藤应该也再次深深体会到高圆寺巨大的潜能了吧。但须藤别说是对此畏惧，好像还增加了干劲。

“那就放马过来吧，我会挫挫你那自傲的锐气。”

“真是的，不管是你还是她，好像没了我就无法好好参加比赛了呢。”

“她？你是指谁？”

“就是你迷恋的Cool girl呀。我连今天都被她叮嘱了一番呢，她要我认真参加体育祭。”

“堀北？”

看来堀北从一开始就猜到了高圆寺不参加比赛的可能性。

唉，毕竟他在无人岛考试刚开始就弃权，操心也是很正常的吧。

话说回来，我还真不知道她在我看不见的地方督促高圆寺。

“总之，你赶紧走吧。因为我身体不太舒服呢。”

“你这家伙！”

平田心想不能让他再次打人，而介入须藤与高圆寺之间尝试调停。

“你最好冷静一点。高圆寺的态度虽然也有问题，但既然他说自己身体不适，照理说就有权利休息。再说，不管对方是谁，你都不可以施暴。”

“那种话肯定是骗人的啊！他无人岛时不也这样吗？”

“真是无凭无据的发言。我身体不适不太会表现在态度上呢。”

“剩下的竞赛，你也打算全部都跷掉吗？啊？”

“假如身体状况恢复，我当然就会参加。假如身体状况恢复的话呢。”

须藤无法彻底平息怒火，但也无法一直盯着高圆寺。

“下一项竞赛已经快开始喽，须藤同学。如果身为领袖的你不在场，也会影响士气。”

平田换了种说法说服须藤。

“好啦，我这就回去。”

“谢谢你。”

平田像在安抚小孩似的与须藤一起出了小屋。我也跟在他们后头。

回到D班阵营的帐篷后，须藤心里虽然很焦躁，但还是坐到了折椅上。

“可恶！我下次真的会把那家伙揍飞！可恶！”

他的愤怒一时也不太可能会平息，于是便四处发泄心中涌出的情感。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大家都离须藤远远的。

须藤以要咬上所有靠近者的气势释放怒气。

然而，沉醉于女生赛跑的池他们却没发现须藤这股焦躁，开朗地靠过来。回过神来，女生的一百米赛跑也进入高潮，最后一组正要进

入跑道。

“你刚刚在做什么啊，健，你终于回来啦。你喜欢的比赛就要开始喽。”

池“啪”地拍了拍须藤的背。那瞬间，他的手被须藤抓住，狠狠地施展锁头技。

“呀！你干吗！”

“发泄怒气。”

“痛痛痛！我认输我认输！”

唯独这点，我只能说池很倒霉、也很可怜。

不管怎样，因为对池发泄了怒气，及堀北比赛将至，须藤也稍微恢复了冷静。一年级女生比赛中最后出场的堀北进入了跑道。

“看看铃音来治愈一下吧……”

既然你看那个家伙就会被治愈，那你就好好治愈一下吧。

呼吸紊乱的佐仓，回到暗中观察须藤的我身旁。

“呼啊、呼啊……好、好难受……”

她好像是竭尽全力跑完，而极为痛苦地反复喘气。

“你、你在看我跑吗？绫小路同学！”

她的双眼从眼镜深处闪闪发亮地仰望着我。很遗憾，佐仓的比赛好像在我追着须藤进入小屋的时候就结束了，我并不知道结果。但要

是在此说自己没看她跑，佐仓应该会极为失落吧。

“你很努力了呢。”

虽然简短，但我充满情感地如此说道。从佐仓气喘吁吁的样子可以推测出她一定尽力了。

“谢、谢谢你！我第一次不是垫底呢！”

她笑着说道。佐仓在体育课和比赛练习上都压倒性地慢，看来她是真的拼尽全力了。而且，照这情况看来，好像也不是对方犯下跌倒等等的失误。

“你别太胡来，太忘乎所以的话可是会跌倒受伤的。”

“嗯……嗯！”

她的呼吸依然困难，露出笑容后，就望向我隔壁下一组准备比赛的女生。



我也注意到要和堀北同场比赛的某个女生。

是站在第三跑道的C班学生——伊吹澪。没想到堀北居然会和视她为对手的伊吹同组。真是奇妙的巧合。堀北看都没看她，但伊吹眼神中却好像噼里啪啦地迸出花火。就算隔了一段距离，我也看得出她那种绝对不会输给堀北的意志。

“小伊吹的运动神经很好吗？”

“我怎么知道。不过赢的一定会是堀北。”

虽然其他男生可能不知道，不过伊吹的运动能力其实很强。我手上也只有少量信息，无法断言哪方会胜出。

开始的信号一响起，七名女生就跑了出去。备受瞩目的两人之中，伊吹的起步很好。堀北的反应慢了一拍，起步比较晚。

但她立刻就加快速度，以漂亮的姿势逼近伊吹。另一方面，伊吹虽然成功起跑，但一直很在意在她身旁的堀北，被后方吸引了注意力。好像多亏这样，堀北在中间阶段像是紧黏上去似的与她维持一定距离往前跑。

最终阶段，我可以看见伊吹僵住表情。她们一并列，堀北就稍微超前。真不愧是显露自信的堀北，虽然差距很短，但结果她也进入了开始争夺第一的局势。

“好像不太妙……”

须藤如此嘟哝，他的预感应验了。处于领先的堀北与伊吹开始一点一点缩短了距离。伊吹逐渐逼近想要完全甩开她的堀北。

先冲过终点线的人是堀北。面对这场就算用影像判定胜负都不奇怪的激战，虽然只有一会儿，但是周围都“哇”地热闹了起来。

伊吹在气喘吁吁的堀北身旁，不甘心地往地上踢了一脚。不过，要是她没那么在意堀北的话，我甚至觉得名次会颠倒过来。意志上的些微差距变成了堀北的胜因。

“话说回来，这真是场只有她们俩脱颖而出的比赛欸。”

我的心情就跟看着堀北跑完的须藤相同。尽管堀北和伊吹势均力敌，但除去D班学生，其他女生的实力说实话都相当低。

一年级一百米赛跑结束时，大家互相报告了结果。

须藤或堀北、平田这种以运动神经为傲的人，稳稳地拿到了第一名。然而，我们也了解到备受期待的中间层名次不佳、起跑不理想。

“你们加油啦。你不是以脚程为傲吗？”

“但、但是……柴田那家伙跑得很快嘛。”

“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哟，因为柴田同学脚程比我还快呢。”

事实上，柴田在社团活动练习中，也有好几个感觉比平田更快的动作呢。虽然这是很出色的开始，但接下来也将越变越复杂。

在这场合笔记本和手机都没有，就算在一定程度上互相口头传达结果，要完全掌握一切也很困难吧。也不会知道其他班的详细情况。

我走近刚从跑道回来的堀北，向她搭话。

“真是好险啊。”

“……是啊，伊吹同学比我想得还快，我也很惊讶呢。”

堀北刚才似乎有发现伊吹正在逼近自己，现在放下心地松了口气。

“听说你去和高圆寺搭话了呢。”

“你是听谁说的？不过，似乎并没有什么意义。”

堀北瞥了一眼在小屋里度过优雅时光的高圆寺。

“我猜到他可能会跷掉，但结果还是变成那样了呢。”

“毕竟那家伙在某种意义上比谁都对A班不感兴趣。”

只要不被退学就好，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校园 生活。他既然都这么决定了，我们也叫不动他。

然而，堀北开始萌生出无法厘清对错的心情。

“假如我是栉田同学那种受班级喜爱的人，他就会被我说服了吗？”

“不知道，我想他也不是那种会回应栉田或平田的类型。”

话虽如此，但他们俩没有强硬地说服高圆寺。要说为什么的话，那是因为虽然是高圆寺自称，但面对身体不适的对象，他们不会断言那就是谎言。

“没想到你居然会说出‘像栉田那种’的话欸。”

“我本来就没有很讨厌她。”

她在很自然的谈话过程中这么说出口，然后觉得自己有点说漏嘴，而紧闭双唇。

“刚才的话你就当作没听过。”

她这么说完，便结束了话题，然后望向不久就要开始的三年级竞赛。

对这家伙而言，不仅D班是她的烦恼，哥哥的存在也一样吧。

不过，她身为学生会长的哥哥，则完全没受妹妹的心意影响。

在第二组起跑的堀北哥哥，理所当然地以第一名抵达终点。

“就如我所想的，跑得很快欸。”

“因为哥哥很全能。不管他做什么，他都是第一。”

与其说是引以为傲，不如说她只是在陈述事实。

全年级结束一百米赛跑后，便进入总计分的阶段。在下个竞赛项目开始前，红、白组最初的分数被公布了出来。

红组两千一百一十分，白组一千八百九十一分。

虽然竞赛才刚开始，红组就已经有了些许优势。

2

第二个竞赛项目是跨栏比赛。它和一百米赛跑相同，是个单纯反映跑步能力的项目。话虽如此，但也不光是这样。我们不能操之过急并准确地跨过去，不然就会造成严重失误。关于这项竞技，它有两条

规则——“弄倒栏架”、“碰到栏架”。这两点将会有时间惩罚。如果弄倒栏架是零点五秒，碰到栏架则是加零点三秒到抵达终点时的秒数上。

因此，只是跑得快可赢不了，还必须精准地跳过去。

话虽如此，但跳得慢当然也赢不了，所以重要的是在练习时找到感觉。间隔十米放置的栏架共有十个。假如弄倒所有栏架，就要在最后成绩加上五秒。几乎会变成令人很绝望的名次。

须藤在这个项目上是最后一组。

“喂，你们要是拿了最后几名，我可会赏你们耳光哦。”

须藤双手抱胸望着同学们。面对他施加的强烈压力，不擅长运动的学生害怕得哆嗦了起来。

“简直是恐怖主义嘛！”

“呃，外村同学不在吗？不在的话将会失去参赛资格。”

站在起跑位置的裁判传来这样的声音。

“在、在下肚子痛……请问我可以缺席吗？”

博士在练习时几乎一次也没跳过栏架，他害怕似的打算逃走。

“啊？弄倒所有栏架也没事，你就算是争口气也要跑完！”

“嗝！在、在、在下在场！”

博士在双方脸庞几乎快碰到的距离被须藤怒瞪，于是就前往了跑道。最后一名与失去资格可有天壤之别。如果失去参赛资格连一点都

拿不到，因此参赛是必要的。

“真没用。他就是平时都不运动，所以才会发福。”

但博士就如同预想那样跨不过栏架，到头来还是一面用手弄倒栏架，一面以最后一名跑完了全程。

“话说回来，柴田那家伙还真厉害。”

须藤在逐渐掌握各班战力后，戒备地说道。

虽然目前还只是第二个项目，但柴田也在跨栏竞赛轻松地获得了第一名。他应该是须藤当前的对手吧。而且，他就像一之濑那样，拥有照顾周遭的领导能力。

“要是直接对上他，我一定会赢的。”

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须藤年级第一的目标或许就会离他而去。

尤其是团体比赛的不确定因素很大。

“那么，接着请第四组准备。”

我被裁判传唤，于是到了和刚才一样的跑道。第二跑道上有神崎的踪影。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碰上了呢。”

“……还请你手下留情。”

“听一之濑说你跑得相当快呢。”

一之濑是怎么知道的呢……我不禁回想起来，佐仓遇到危险时，她看见我跑步的模样了吧。虽然我不是全力跑，但从跑步姿势去推测运动能力，这也是可以想象的。

再说，我在游泳池和一之濑他们玩游戏时，也格外引人注目呢。我在至今的考试或事件上被他们提防，大概也没办法吧。

“那是错误的信息。你看见刚才我一百米赛跑的名次了吗？我可是第五名。”

“虽然结果是那样，但你看起来不像在认真跑呢。”

“在体育祭上保留实力没有好处吧。只会有所损失。”

“虽然概率很低，但作为战略也并不是完全没意义。”

看来一之濑他们B班在认真地侦察、观察，并且推测了敌情。

虽然是像我这样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他们不光是名次，就连跑步的状态都有所掌握。

“再说，你在同年级里也算是相当冷静的男人。那种人很令人害怕呢。”

“算了，随你怎么想吧。”

虽然话才聊一半，但C班的男生来到我们之间，于是我们就中断对话了。第四组除了神崎，看来好像没有多少厉害的成员。就算我提升点名次，应该也算是误差吧。

我在起跑时，用和刚才大致相同的感觉跑步。神崎果然脱颖而出，跑在我前面的除了他只有一名学生。最后，我得到了第三名的好

成绩。虽然这也和编组有关系，但也因为这是既不好也不坏且不起眼的排名，所以我可以顺利进行下去呢。

“……唉，真是的……真不走运。”

幸村结束竞赛回到我们阵营之后，就垂着头并且喃喃自语。从他的样子推测，他好像是比完了两项竞赛，而且结果不理想。

“结果不好吗？”

“是绫小路啊……我很恨这种编组。我是第七名跟第七名……”

亦即所谓的连续安慰奖吗？看来他被逼到相当痛苦的状况之中。

“这要看你的想法了。如果是你的话，就算沦落到最后一名，考试上也不会出问题吧。”

“虽然我没考过不及格，但这无疑会降低我的成绩。再说，这结果也会给班级或红组造成负担……”

比别人加倍地想爬上A班的男人，也比其他人抱着加倍的责任。正因为他平时都用强硬语气痛骂须藤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他才不想表现出自己的弱点吧。

我想再继续说下去的话会很不识趣，于是决定和他稍微保持了一点距离。

我盯着女生们的竞赛。一开始上场的是堀北和佐仓这两名我熟知的人物。备受获胜期待的堀北丝毫没感到压力地站在起跑位置上。另一方面，虽然很不好听，但零期待度的佐仓，则看起来很紧张。

“堀北同学的编组不太好欸。”

“是吗？”

平田似乎很了解其他班的情况，他边看着赛场边这么说道。比赛立刻就开始了。

“因为据说是C班脚程最快，并隶属田径社的矢岛同学和木下同学都在呢。”

“原来如此……”

堀北在最初的一百米赛跑刚赢下与伊吹的激战，但试炼好像并没有结束呢。

“要赢确实很难呢。”

堀北紧咬似的奔跑、跳跃，C班的两人却先后超越了她。胜利女神没有造访堀北，她以第三名结束了比赛。

平田得知结果后，便看向了我。那不是针对堀北败北的眼神交流。那是因为他从这比赛的编组中感到了一丝违和。

3

下一场竞赛的项目是“倒杆大赛”，是简单却粗暴，且有些危险的团体竞赛。

“你们绝对要赢。高圆寺那白痴不在，你们要鼓足干劲！”

须藤喊道，鼓舞集结在眼前的D班、A班全体男生。

另一方面，须藤等人的对手是神崎、柴田率领的B班，以及龙园率领的C班男生。虽然C班是未知数，但当中也有很健壮且引人注目的学

生。除了之前和须藤因打架骚动有过纠纷的坂崎、小宫，还有个叫作山田的大块头学生。他是日本人与黑人的混血儿。我偶尔在学校遇到过他，不过他的实力究竟怎样呢？

无论班级的人数是多是少，都得以现有的战力来思考战略并竞赛。

比赛规则是先拿下两杆的小组获胜。葛城和平田在事前讨论上决定每班交替进攻和防守。应该是猜到只攻或只守的风险会很高吧。那种方式更浅显易懂，而且也容易合作。

以D班先负责攻击，A班防守杆子的形式。假如这个攻防形式成功地先发制人，我们就打算乘胜追击，不改变攻守方。

“哎，别担心啦。就算只有我一个，我也一定会把对手打倒。”

“你要弄倒杆子，而不是要打倒人哦……”

我实在有点担心，因此事先叮嘱了他一声。

“这我无法保证，因为高圆寺那件事弄得我很焦躁！啊啊。”

须藤露骨地表示出敌意，还向对手比了比中指。

“还是跟他保持距离好了……”

池等人感到有被须藤牵连之虞，于是慢慢地离开了他。这样才明智。

攻击阵营（主要是须藤）殷切期盼着宣告比赛开始的哨音。

另一方防守阵营葛城他们多次确认队形，建立可靠的防御。

拳打脚踢等明显的暴力行为当然是明令禁止的，但一定程度上的扭打，校方也会允许吧。预计会有许多人扭打、互相推挤。

“唔……总觉得很可怕。我还是第一次参加倒杆大赛……”

“你没在像是初中的体育祭、运动会上参加过吗？”

“我一听说这是很危险的竞赛，就没参加……绫小路，你所在的学校办过吗？”

“不……我也是第一次参加。”

“什么嘛，你不也是第一次吗？”

我们正进行着轻松的对话时，比赛开始的哨音响了起来。须藤争先恐后地呐喊，往前冲。

前方积极的组员仿佛在叫大家跟上似的冲入敌营。

“糟糕，走喽！绫小路！我才不要因为偷懒而惹怒须藤！”

池和我、幸村等不喜欢竞争的人，慢慢地跟上了前方的积极组。

敌对队伍BC联盟也和我们DA联盟一样，班级以攻击方、防守方漂亮地划分开来。

第一场比赛，保护本营杆子的好像是B班。B班一群人在杆子前守着。

顺带一提，两方的攻击阵营禁止互撞。

规则强调攻击阵营从头到尾都必须往防守阵营进攻。

“想被我宰的家伙就放马过来！”

须藤一边说着不得了的威胁言语，一边冲进对手的防守阵营。面对他的高大身材，以及超乎常人的力量，黏在杆子周围的学生接二连三被扯了下来。

“阻止他！阻止须藤！”

部分防守学生配合B班的这般喊叫声，围住了须藤一人。

“喂！你们赶紧接着上！我杀开了一条路！”

须藤没回头，就这么对正后方跟上的积极小组喊道。然而，比赛可不会那么单纯。

场面逐渐混乱得像战场，周边扬起了沙尘。

我以派不上用场也不至于碍事的程度靠着B班学生，熬过这个场面。

“可恶！到底是有几个人冲过来啦！”

须藤被三四个男学生压住身体，就算他力气再大也无法动弹。

另一方面，积极小组也没能攻破，在紧要的关头被对手彻底防守下来。

D班的问题在于虽然有须藤这种突出的攻击力，除此之外其余人的攻击力都很一般。另一方面，B班有许多学生拥有略高于平均值的力量。尤其不积极的我和博士没成为战力，D班缺少进攻者也是必然的吧。

“不妙了，健！A班他们……那个叫山田的混血儿在我们这里闹得很夸张！”

“什么？”

他因为那句话而回头，便发现A班负责防守的红组杆子稍微开始斜倾。

C班好像有很多像须藤这种暴力……不对，这种武斗派的学生，似乎很轻松地在突破我方防守。要是让他们扭打的话，结局应该很明显吧。再说，假如被龙园 命令进攻，他们拼死命也会去做吧。

虽然我们必须做点什么，但关键的须藤遭到四五人阻拦，他也无可奈何。须藤被完全地封住了行动。当然，光是对付这么多人，他也已经相当厉害了。

须藤拼命瞄准杆子行动时，哨声无情地响起。

结果，第一根杆子被白组先轻松拿下了。

“啊……可恶！你们在干什么！要拼死地上啊！”

须藤瞪着凄惨倒下的杆子，同时对没彻底进攻的D班泄愤。

“你这么说也没用啊……那些家伙可是相当强欸！痛痛……我都擦伤了。”

“那只是擦伤吧！你咬上去也好，用脚踢也好，反正要拼命上啊！真没用！”

我理解他的心情，不过以上无论哪一种，都是犯规一次就会被强行退场。

“被拿下一杆也没办法了呢，这次换我们好好防守吧。”

平田温柔地拍了拍须藤肩膀，在平息他的愤怒后，着手立起倒下的杆子。

“啧……绝对要守到底！你们听见没！”

“我、我知道啦！我会尽量的……”

“不是尽量，是要绝对死守！不管是一小时，还是两小时！”

要说D班学生不如其他班的地方，那就是合作与干劲这两项了吧。

包含我在内，除了部分学生，大多数人都没有霸气。

关于这点，刚才进行防守的B班，他们全班合作性与干劲都很高，是不可小觑的强敌。

“绫小路，你就算是死也别让杆子倒下！再怎么说你都是第二名！”

在之前测量握力的成绩中，我的成绩仅次须藤，因此我立刻被派去和他一起防守杆子。

既然我被使劲按住杆子的须藤盯着，我也不能贸然放水。

“怎么能就这样让他们轻易连胜，开什么玩笑！我要揍飞龙园那个混帐！”

话说回来，刚才第一根杆子的比赛里，攻击阵营里的龙园仅仅在观战。

虽然他就算自己不加入C班也占有优势，但须藤很讨厌他那样吧。

“C班给我攻过来，C班给我攻过来！”

须藤反复嘟哝道，老实说力量强的C班成群袭来，我们会很吃力。

就防守方而言，被B班进攻的话会比较轻松吧。

彼此准备好架势，即将开始第二根杆子的争夺赛。

“来了来了，他们来了！”

看来情况好像不如我的期待，变成了须藤期望的发展。

朝气蓬勃的C班学生开始攻击，并狠狠瞪了过来。

统合C班的领袖——龙园，也在后方无畏地笑着。

他就仿佛主持战场的军师，在比赛开始信号响起的同时下令突击。

那恐怕是很简单的指示。

畏惧恐怖统治的士兵在“弄倒它”这三个字的压力之下袭击而来。

与须藤体格相近、属于运动系社团的一群大块头男学生带头闯了进来。

涌上的学生不疾不徐地如人墙一般朝杆子逼近过来。

杆子周围的D班学生都发出了惨叫。在外围防守的学生很快就逐渐减少。

“站起来！抓住他们的脚，拖倒他们！”

对手的怒吼盖过了须藤胡乱喊出的激励声。

C班反复做出犯规边缘的肘击动作，不一会儿就杀进了主堡。A班的葛城等人也进军到快摸到杆子的位置，但是他们赶得上吗？

“咕！”

在我斜前方支撑竿子的须藤，发出这样的闷声。须藤眼前的人是混血儿山田。他的体格在须藤之上。我们班保护的杆子微微地倾斜。

“是谁打我肚子！”

看来有人混入这场混战，直接攻击了须藤。

而且好像还不是一两次，比赛中掺杂着痛苦与愤怒的声音。

然而，须藤必须双手按住杆子，他也无力反击。

他只能一边像乌龟那样屈着身体，一边死命忍耐。

“痛、痛欸！你这混蛋！”

尽管须藤只凭声音战斗，C班的动作也丝毫不见减弱。

须藤变得越来越痛苦，终于忍不住双膝跪地。我很想夸赞他就算这样也想保护竿子的斗志。

有个男生赤脚踩上早已疼痛难忍的须藤的背。

接着，他就像在站出来称王似的，用力踹了须藤一脚。

“啊！”

这是在极为拥挤的比赛中利用死角的残忍一击。

踢出这一脚的，不用说当然就是龙园。

“你这家伙！”

他又再次尝到仿佛要折断他背骨般的脚。

须藤因为这击倒地的同时，失去了他支撑的杆子也因此倒下，一口气扬起了沙尘。转眼就定出了胜负。

须藤就这样倒在地面上，怒瞪着踹他的对象——龙园。

“呼啊……呼啊……你这家伙……这可是犯规！”

“什么嘛，你在啊？我没注意到你欸。”

他这么说完，就毫无愧疚之色地离开了。虽然须藤很想追过去，但他背上的痛楚好像非常强烈，因此无法立刻站起。DA联盟尝到了大惨败。

“你的背没事吧？”

“唔……还可以吧……可恶、可恶！”

比起痛楚，他对于遭到不讲理的犯规一事更感到怒不可遏。

“那个装模作样的混蛋！下次看见他，我一定要把他打趴！”

“这样又会变成一场骚动哦，你打算重蹈覆辙吗？”

我是指须藤因与C班打架的骚动差点被学校处分的事。

况且，假如变成须藤主动挑衅，这次就真的会被惩罚了。

“那家伙可以，我就不行吗？你看看我背后的伤痕啊！”

“我懂你想说的，但那样应该会被视为比赛中的正常行为吧。”

龙园和须藤彼此想做的事都一样，不过手法上有压倒性的差异。

这次龙园是在沙尘飘扬、学生混杂的比赛中动手脚。总之，那家伙的动手时机和做法很高明。

“啊……真烦躁！我明明打算大获全胜的！”

他从对龙园的焦躁，转而对没出息的D班、A班露骨地挖苦。

A班学生也听得见那些话，因此部分学生瞪了他一眼。也有人想回嘴，但被葛城制止了。

“抱歉，我们没派上用场……”

“我们才要道歉，我们也没能顺利守住。下次再加油吧。”

只有葛城和平田冷静地接受了结果。我们暂时解散，回到了各自阵营里。

4

一年级男生连休息时间都没有，就要开始准备下一场竞赛——拔河。在此期间，一年级女生也在同时进行投球大赛。使用体力的团体竞赛接连举行。虽然我一开始不觉得，但这参赛顺序还真是相当累人。

“你觉得现在拉开了多少差距？”

“不知道。比赛才刚开始，就算知道也没用吧。”

“话是没错啦……输了就是输了，那些家伙现在应该领先一步了吧。”

须藤好像无法忍受败北，一边抖脚，一边观望着女生的比赛。

“如果女生能赢的话就好了呢……”

投球的胜负远看的话很难分清，因此情况不明朗。

我想是因为投球是场拉锯赛，所以战况好像相当危急。

不久比赛结束，负责的教师一面丢球，一面计算得分。

“共计五十四颗，赢的是红组。”

这么一来，男生没出息的倒杆结果，托女生的福抵销了。

“好，走喽！”

在得知获胜的消息后，很快裁判开始了拔河说明。

“你的背没事吗，健？”

“我的身体比普通人都还强壮一倍。再说就算很痛，也要参加比赛吧。”

尽管被人担心，须藤还是强而有力地站了起来。

拔河的规则和倒杆大赛相同，都极为简单。先拿下两回合的那方获胜。

“要是可以在拔河上反击，团体竞赛就会逆转了呢。而且拔河不是直接与对手接触的活动，对方也只能单靠力量决胜负。照理来说，C班也不能乱来。”

总是心系班里同学的平田前来搭话。须藤像在回应这句话似的点了点头。

“也是……正因如此，我们可不能输。”

单纯的力量与力量、智慧与智慧的碰撞。究竟哪方才会赢呢？

集合到操场正中央的四个班级分成了两组，各自分散成左右阵营。葛城一靠近平田，就和他说起了悄悄话。

“就按照商量好的战略一口气进攻，知道吗？”

“嗯，我知道。大家，各就各位。”

DA联盟在两名领袖的带领之下，如倒杆大赛那样思考着作战。在平田说出指示的同时，我们D班就散了开来，站到自己分配的位置上。

作战很简单，只用“按身高排列”而已。这么做，就可以平均施力。虽然这点也会被对手发现，但就算BC联盟想效仿，他们也无法在短时间内按个子高低排列。

然而在这之前，DA联盟出现了问题。与打算变更排列的D班不同，A班将近一半的男生连动都不想动。

“葛城同学啊，我真希望你别老是自以为是地指挥呢。”

不知从何处传来这样的意见。

“……你什么意思啊，桥本？”

叫作桥本的学生往前站了一步。他把自己偏长的头发整理在后脑勺，是个气质超然的高大男生，虽然表情感觉很温柔，但露出鄙视对方般的眼神。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就是因为你，A班现在气势才会急速下滑吧？你真的能断定这个作战可以赢吗？”

A班学生直接对身为领袖的葛城提出异议。葛城也增强了警戒心，我不觉得这个叫桥本的学生只是一介小兵。

不过……这时机还真是奇怪。

当大部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葛城与桥本身上时，我回头看了看我方阵营，寻找坂柳。坂柳从一开始就以见习者身份观战，她一边看着我们，一边轻轻露出愉快的笑容。她就算离得很远，应该也知道男生正在起纠纷。但既然她正在笑，可以推测出制造这种情况的不是桥本，而是坂柳。虽然我想过我们班会被对手找碴，可是我没想到A班竟然起了内讧。她应该是要彻底击溃葛城吧。不过，这也太没效率了。这行动有别于龙园的恐怖行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很令人害怕。

“怎么样，葛城同学？这个作战真的能赢吗？”

即使面对伙伴的背叛，葛城也没乱了手脚，而是这么答道：

“D班学生也很不安，我们应该冷静地进行比赛。”

“这可不算回答……”

葛城打算平息骚动，但桥本等半数学生都不老实服从。

“葛城同学说要我们行动了，快点！别表现得这么不像样！”

在这种情况下，隶属葛城派的弥彦粗暴地说道，硬是让坂柳派的一名男生拿着绳子。

“你对我的指挥感到怀疑我也可以理解。但如果在此无谓地冲突，并且输掉的话，坂柳也会负有一定的责任，这样也无妨吗？”

“你还真是不懂呢，葛城同学。”

桥本噗哧一笑。担任裁判的教师打算劝戒我们动作快点，而靠了过来，桥本便站到指定位置上握住绳子。

“来，我们来比赛吧。就如你所说，让对手认为我们缺乏合作，也很令人气愤呢。”

A班的内讧好像暂且平息了下来。我也随后就位。

“A班的家伙们还真是杀气腾腾。”

“我超不放心的，他们果然只是书呆子。”

须藤就算只是在一旁看着，也可以知道A班异常的对立。

尽管如此，我们两班还是混合起来，按照个子从矮到高的顺序排列。最后方由对力量有绝对自信的须藤拉住。对照之下，由于BC联盟没有合作，所以他们以班级为单位，划分了开来。负责绳子前方的是B班，从第一排按照个子从高到矮顺序排列，采用与DA联盟完全相反的作战。不过，因为C班是乱序排列，因此队伍从正中央开始就很凌乱。

虽然最尾端是由体格有一定程度的学生握住绳子……但还是怎么看都不协调。

“居然把体格高大的放到前面，不懂B班怎么想的呢。”

“不，也不能这么断言。因为这样的话拉绳的位置高，会比较有利呢。”

B班目的是——既然两班之间无法合作，那至少拉绳的位置上要占有优势。

“就算这样，我们也是占优势的。要上喽，各位！”

须藤喊道。比赛开始信号响起的同时，我们便开始拼命拉绳子。

“一二三！一二三！”

基本上算在合作的DA联盟，喊出了最普遍的口号，同时气势满满地拉着绳子。

一开始看起来平分秋色，但几秒后，情势就一口气倾向我们这方。

“喂喂喂喂！轻松轻松！”

不久，信号响起，宣告DA联盟获胜。

“好欸！看见没！喂！真狼狈！”

须藤反复咆哮。对于BC联盟败北的结果，B班露骨地对C班摆出不满的表情。

“我们不合作可就糟了！毕竟对手很强。”

柴田代表B班向龙园搭话，但龙园完全不理睬他。

“好，你们换位置。矮子排前面。”

龙园命令乱哄哄的C班学生，按照从矮到高的顺序重新调整队形。队形变得有点像弓形。

他们好像不打算采纳B班意见，彻底自由发挥。柴田左右摇摇头，感到无语，随后激励了B班的伙伴，并握起绳子。

“我们得手了呢，那种队形是不可能赢的。”

“也不能这么断言。各位别松懈，下次可就不会像刚才那样了。”

包含须藤在内，葛城对他和周围的同学如此建议道。

“为什么啊？不是赢得很轻松吗？他们也不像我们这样按身高从矮到高来排列。”

池从容似的傻笑，一面握住了绳子。

葛城好像还想说下去，但中场休息结束，第二回合比赛即将开始。

“一二三！一二三！”

DA联盟就像第一回合那样拉绳。然而，手感却与刚才明显不同，我心里逐渐产生困惑。就算再怎么用力拉，位置都没改变。

“喂，你们给我坚持下去。要是轻易输掉，我可就要动用私刑……”

龙园漫不经心地警告道，绳子逐渐被施以强烈力道，拖了过去。

这力量应该不是光凭一声号令就可以突然提升的吧。

也就是说，这是因为龙园排列的弓形改变了力量传导方式。

“唔咦咦！痛痛痛！”

在后方握绳的池他们发出惨叫。

我也没放水地用力拉，但这手感果然和刚才完全不同。

拔河赛几乎势均力敌。胜负分晓的关键，应该就是意志差别了吧。

渐渐被拖过去的DA联盟尝到了败北。正因为拿下第一回合，须藤认为第二回合的败因出在自己这方的学生而发出怒吼。

“为什么和刚才不一样啊！是谁偷懒了吗？”

他打算在同伴里寻找犯人。葛城见状，便立刻圆场。

“冷静点。败因应该是对手采用其中一种正确的阵型。当然，我们这里有学生认为第二场也一定能赢而骄傲自大也是事实吧。这样一来你们应该也明白了。就算对方的团队合作七零八落，他们也是有战斗力的。请各位再次绷紧神经，并确认自己的站位。另外，你们可以在拉绳时，把它往斜上方拉。”

葛城一边传达精确的建议与指示，一边让所有人重新整队。他采取了短时间内能做到的最佳措施。另一方面，虽然敌对队伍两班之间没合作，但有班级的统合。B班一心集中在拔河上，在其后方待命的C班，则有龙园施以号令鼓舞着学生。

“以你们来说已经做得很好了。只要像刚才那样再拉一次就行。给那些深信自己能赢的垃圾们一点颜色瞧瞧。”

尽管龙园完全没传授具体的拔河技巧，但也顺利地引导了班级，这也算很厉害吧。

双方准备完毕后，最终决赛第三回合便拉开了序幕。我们进行第三次的口号。

“一二三！一二三！拉啊！”

这次和第二回合比赛一样，没有马上分出胜负。

“你们坚持住！这场拔河我们绝对要赢！”

大家像在呼应最尾端须藤的呐喊一般，合作拉着绳子。

“一二三！一二三！”

对方就算再强，拔河上的胜负应该也不是纯粹取决于力量。白旗开始微微靠向DA联盟这方。

“别松懈！再拉一次！拉啊啊啊啊！”

须藤全神贯注使出全力，比赛却以意想不到的形式落幕。

应该是到了关键的时刻，但绳子的手感却变得不可思议的轻，大家的身体于是重重往后倒下。我们停不下这股力道，以多米诺骨牌般倒下的形式定出了胜负。

以须藤为首，几乎所有学生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就这么倒在地上并表现出愤怒。从结果看来，这个情况显然是对方班级放手导

致。

“你们在干吗啊！别开玩笑！”

B班好像也对这状况始料未及，一部分学生也跌倒了。

不久，矛头便指向没一个人跌倒的班级……亦即龙园他们那边。

“我们只是因为觉得赢不了，才放手的呢。”

在最后关头，龙园他们C班好像同时放开了绳子。

“你们可以捡到垃圾般的胜利，真是太好了呢。能看见你们趴在地上的模样，还真有趣。”

尽管输了比赛，龙园却用比谁都更享受比赛的模样笑着。

“你这家伙！”

只是看见这种状况的话，无法知道谁才是赢家。

在最尾端的须藤一站起，就打算冲出去。不过，眼前的葛城急忙抓住了他的手臂，制止了他。

“住手，须藤。那也是龙园的作战策略，他的目的是惹我们生气，让我们消耗体力。再说，他或许也是想让我们引起暴力事件，借对手犯规来取胜。”

“可是！”

“对方做出的事，确实违反运动精神，但并不是犯规。”

葛城顺利控制住有点失控的须藤。A班真不是吹的呢。龙园似乎觉得继续挑衅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成果，于是转身离去。

“好，要撤退了，各位。”

C班迅速撤离。B班应该也很想抱怨吧。

“看来我们的运气好像不错，幸好没和C班编到一组。”

葛城松了口气说道，接着拍了拍须藤的肩膀。

“虽然赢了，但总觉得真不痛快。可恶！”

我能理解须藤发牢骚的心情。难得团体赛获胜，但胜利形式变成被龙园以高明手法泼冷水。我们才想乘上这股气势，心里却有疙瘩。这表示他们就算要输，也不会平白地输掉吧。

拔河结束，我们回到各自阵营的帐篷。

路途中，葛城接近了平田，开口谢罪。

“刚才很抱歉。我无法统率班级，那是我的失误。”

“你完全不用介意。而且我也觉得我们第二回合大意了。对吧？”

平田向我征询同意，我于是点了点头。

“想不到A班也很辛苦。”

“……嗯。”

葛城好像不太想说出内情。他没有否定，但也没深入回答。唯一确定的，就是他被迫处在很艰苦的立场。

另一方面，须藤他们则把注意力集中到下一场比赛。

“接着是障碍赛。我会把留下窝囊成绩的家伙们全部打趴。”

“天呐，为什么就非得被打趴啊？”

“因为我是领袖，我必须鞭策那些表现差的人。这可是很辛苦的。”

谁都没期盼那种领袖，但我们也无法反抗须藤。

“我估且先问一下……所谓的窝囊成绩，是指？”

“还用说吗？除了前三名，我都不认可。”

“好严苛！”

5

“呼啊、呼啊……我拼命跑了，但只有第六名！健、健还没比赛吗？呼……”

池跪倒在地，同时大口喘气。他应该很害怕须藤回来。

“那家伙能不能拿个第四名啊……”

我不是不了解他想这么祈祷的心情。因为万一须藤没得奖，他再怎么说也不会制裁别人了呢。须藤是最后一场障碍赛。

“绫小路，你跑了第几名？你要受死刑吗？”

“勉强第三名。”

“唔……真的假的，你居然被编组所救……”

接受须藤的闹剧……不对，是接受他的制裁也很麻烦呢。

“须藤同学碰上柴田同学了呢。”

“嗯，是啊。”

柴田在须藤附近简单暖身，蓄势待发。真是来了个强敌呢。

“什么啊啊啊！健那家伙又跟野村和铃木同组了！真狡猾！”

然而，池看了眼须藤的比赛对象，也同样发现了除了柴田以外的对手，对这幸运的编组打从心底不甘心。

连续撞上即使在C班中运动神经也特别差的两人，确实很幸运。除此之外的A班学生也是程度普通，这样须藤得奖就几乎没有悬念了吧。

虽然我懂他想哀叹的心情，但唯有柴田另当别论。如果是传闻中B班脚程最快的柴田，他无疑会与须藤争夺第一名。他在至今的两项比赛上也都拿了第一名。

“你觉得谁会赢？”

我对很了解柴田的平田寻求意见。

“不知道欸。我很了解柴田同学的脚程速度，我想他不会轻易输掉。如果是单纯的无障碍比赛，我甚至觉得会是柴田同学赢……但须藤同学在练习时也轻松跨越了障碍物呢，所以感觉会是一场非常棒的比赛哦。”

就熟知两人的平田看来，他也无法断言谁会胜出。

身为当事人的须藤，丝毫不认为自己会输。如果那份傲慢不会害他被乘虚而入就好。当事人不顾我的担心，从容地等待信号。前面的跑者们跑完，最终比赛拉开了序幕。

须藤和柴田几乎同时完美起跑，前往最初的障碍物——平衡木。虽然须藤个子很高，体格也很魁梧，却比任何人都还快地走过了平衡木。动作可见其平衡感之好。第二名是柴田。尽管迟了一些，但他也安全走过了平衡木。他随后跑一小段距离，便开始钻起铺在操场上的网子。面对只顾前方、如猛兽般前进的须藤，柴田开心地追逐着他。最后的障碍物——僧侣袋，就是把双脚放入现在的“布袋”中接着往前跳。须藤在此也是与体格不相称地灵巧活动，但从背后追来的柴田却缩短了距离。

“这是今天最激烈的比赛呢。”

两人的体能不分轩轾，但只有其中一方才能胜出。柴田至今都保持一定距离跟着，须藤发现他的存在，首次表露出了焦躁。他恐怕也听见了背后的跳跃声吧。但也因为在最初阶段领先了，须藤与他大约有一米的距离，顺利地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好像也因为他拼尽全力比赛，就算从远处看，也可以知道须藤上下起伏肩膀喘着气。

须藤和柴田的跑步能力几乎不相上下。不，单论跑步能力，或许就如平田所说，是柴田比较占上风。根据比赛或时机不同，须藤应该也不能说是无敌的吧。

不管怎么样，这么一来须藤就威风凛凛地连拿了三个第一名。

须藤威风凛凛地归来，对畏缩的池态度强硬。

“喂，我可是看见喽，宽治。你这家伙是第六名，对吧？”

“你、你刚才的第一名也很惊险吧！这样就扯平了吧！”

这完全不能算扯平。池因为多嘴，尝到了须藤的固定技。

“我可是拿了第一名。柴田那家伙的速度也相当快呢，不过我击败了他。”

击败连拿两次第一的柴田，对瞄准年级第一的须藤来说，是很好的发展趋势。

6

我们没时间慢慢来，就进入了两人三脚的准备。

另一方面，女生障碍赛从第一组开始就风波不断。

堀北为了挽回刚才的失败而上前挑战，但一开始就被C班的两人甩开。

“这情景刚才也见过。”

“她好像又和矢岛同学、木下同学同组了呢。”

堀北不止是运动，她在课业等各种事上都拥有很高的潜能。即使如此，要赢过特别训练过的人也很不容易。比赛一开始，木下便飞奔而出。她最先踩上平衡木，把后续追来的对手远远甩开。紧随其后的是矢岛。开局形式变成堀北在追赶她。不同于单纯考验跑步能力的一百米赛跑或是跨栏，多亏障碍赛有加入各种不确定要素，差距才没有拉大。堀北走完平衡木后，几乎把距离缩短至并排的状态。

“这次似乎有机会欸。”

须藤也在一旁替堀北加油，他边用力握紧拳头边看着堀北的情况。堀北钻出网子时终于超过了她。但木下也跑得很快。她在障碍物之间的短距离内拉近了距离，再次跃居第二名。

矢岛第一名的名次应该不会动摇。堀北为了拿下第二名而全力奔跑。堀北在快抵达跳布袋前，与有点失去平衡的木下拉近距离。超过她之后就全力奔跑，甩开了对手。其差距应该是一两秒吧。

堀北全速跑最后的五十米。然而，她好像很在意从身后逼近的木下，频频小幅回头瞄了对方好几次。那使得她速度降低，堀北再次和木下并肩而行。下个瞬间，为了超前而奔跑着的堀北与追上来的木下缠在一块似的一起摔倒。

“唔！情况好像变得很糟糕！”

虽然距离太遥远，不知道是谁去撞对方，但看起来是比赛造成的纠纷。两人在爬起来的时候不断地被对手超越，名次一口气就掉到后面了。她们无法立刻爬起，彼此都在尘土中拼命挣扎着站了起来。尽管堀北勉强可以继续比赛，但那个意外影响到了最后，她以始料未及的第七名结束比赛。另一个跌倒的木下，她的脚好像相当疼痛，因为无法继续比赛，而以最后一名告终。堀北被大家寄予厚望，这大概会留下遗憾吧。这样堀北就是第一名、第三名、第七名了吧。唯独这次比赛，我们只能把它当成不走运的事件。

“……”

“怎么啦，绫小路同学？”

“如果下次也同样发生‘巧合’，或许就无法称之为‘巧合’了呢。”

我对平田提及刚才没对他说的事。

“你果然也这么想吗？我觉得现在其他学生大概也开始一点一点察觉到了吧。但是变成这样，也就代表——情况正往不好的方向发展呢。”

很遗憾，但他的理解是对的。

“万一出现察觉这点的学生，到时可以麻烦你安抚他们吗？”

“当然呀，因为那也是我的职责。难道我们就没什么可以逆转局势的办法吗？”

“要是有就好了呢。”

我对平静接受此事的平田感到放心，接着前往那个看起来很不高兴的少女身边。

结束障碍赛归来的堀北神情凝重。

从她明显感受得到异样感的走路方式与举止，情况一目了然。

“痛吗？”

“……一点点而已，不至于对比赛造成影响，我稍微休息下就没事。”

虽然这般逞强，但她现在的样子看起来连坐下都难。

我怀着惹她生气的觉悟，轻轻摸了摸感觉她受伤的地方。

“唔！”

“这种伤休息下真的就能没事吗？”

“别随便碰我。还有你别管我，我只要忍忍就好。”

被寄予厚望的人，在这种时候就会很痛苦呢。何况，如果是堀北这种自诩会拿出成果的人，就更是如此。

“唉，毕竟退出比赛的话，分数就没了呢。我理解你想硬撑下去的想法。”

我才在想她是不是会瞪引起疼痛的我，她却说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话。

“比起这个，让我不高兴的是那个女生。她根本就是恶意碰撞。”

“你的意思是？”

“她跑在我后面，边跑边喊了好几次我的名字。”

所以她才会在比赛中不时回头啊。

“再怎么样我也觉得那很奇怪。但是回头之后，她马上就来撞我的身体，然后就如你看见的那副狼狈样。我也想过要抗议，毕竟一般撞在一起根本就不会喊什么名字。”

确实，很有可能是对方突袭害她跌倒。

“真是一点也不走运……比赛明明刚进行到中间阶段……”

以全校来看的话，就我所知道的，堀北应该是第三名伤患了吧。

二年级一名学生在赛跑途中跌倒，因为脚伤得很严重，而退出了比赛，但那名高年级学生的状况只是单纯的事故，因此没被视为问题。

“与其担心我，你应该担心你自己。你成绩比我差吧？”

堀北拿下第一名、第三名，以及因为碰撞事故得到的第七名，成绩是三十分。我则是二十七分。我与她确实有差距，输给她也是事实。

“我会竭尽全力去比。不过，你也别勉强自己。”

“我就算用爬的也打算参加比赛。”

我被留下这句话的堀北赶走，所以就去做下场两人三脚比赛的准备。

“堀北同学的情况如何？”

平田远远地确认情况，关心地前来搭话。

“好像蛮严重的，感觉会影响到之后的比赛。”

“真是很艰难呢。”

我们互绑绳子，同时重复简短对话。

不久，一年级男生的两人三脚开始。每个小组陆续起跑。

这场体育祭因为学校规范的管理，比赛进行得很顺利，没有浪费时间。与行程表上的预定时间几乎一样。

两人三脚必然会两人一组，因此一趟四个小组。

我们前一组起跑的须藤囤积着愤怒值，用力向前飞奔。

须藤的队友是池。正常想的话，这组合看起来很不搭调，风险似乎很高，但采取某种方法，这组合就可以转为胜利。

“哇啊啊啊啊！”

池在比赛中发出惨叫。看来须藤第一步就爆发出招式。在一定意义上，那是两人三脚的终极必胜法。须藤以半抬起池的状态全力向前一阵猛冲。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近似犯规，但乍看之下算勉强维持两人三脚。须藤强行支撑着池，同时成功夺得第一名。

“正因为状况艰苦，须藤同学非常可靠呢。”

虽然身为队友的池很可怜，但他拿得到第一名应该就可以满足了吧。

“确实很可靠。但就取胜条件来说，只有须藤根本不够。”

要是无法控制那家伙，他仍是会伤及我们自己的双刃剑。

“我们也跟上须藤同学吧。”

平田在说出这句话的同时起跑。幸好，同组的其他成员中没有厉害的对手。也因为搭档的契合度很好，我们和须藤相同，以第一名结束了比赛。

这样谁都不会有怨言了吧。

“呀！平田同学好帅！”

不过，女生对平田的欢呼声好刺耳……

接着，女生的两人三脚也开始了。第二组的堀北、栉田队开始准备。

这组合是稍学会让步的堀北，以及怀有忍让对方之心的栉田。虽然关系本身非常糟糕，但利害关系一致都是取胜，因此应该没问题。

现在正是发挥练习成果之时。

她们看起来没有交谈，淡然地进行准备。

就知道内情的我来看，这组合实在很奇妙，但从其他D班学生的立场来看，这大概是班上最令人放心的组合。

起跑是第二名，状况良好。大家对这不错的起跑发出欢呼声。

“上啊！铃音！”

拿了第一名的须藤得意忘形，用违反约定的名字这么喊道，不过那并没传到堀北耳里，因此算安全吧。可是堀北马上就降下速度，名次渐渐往后掉。

回过神来，第一名是A班女生。那是与堀北拥有相同气质的美女组合。其后则有第二名含矢岛在内的C班追赶着。

“样子有点奇怪欸。”

“啊？你在指什么啊？”

声援比赛的须藤没回头，就这么追问道。

“哎呀……我刚才是在想堀北的动作很僵硬。”

“……经你这么一说，确实是这样。”

堀北练习时经常强行拉着对方，正式比赛上看起来却是被栉田引导。看来脚部的疼痛果然大有影响。

虽然与搭档是栉田也有关系，但堀北在障碍赛跌倒时，脚伤似乎相当严重。

尽管她看起来拼命想提升速度，但身体跟不上。

别说是缩短与第一、第二名之间的差距，她们还逐渐被拉开，最后一名的B班逼近而来。

两人为了不输掉比赛，好像决定切换到能甩开对手的跑道。目的是挡在B班前方，妨碍她们前进的道路吧。

B班也不服输地尝试超前，但她们的速度几乎相同，因此不太顺利。

观众对激烈的第三名争夺战也发出了声援。堀北她们分神去阻挡对手道路，一瞬间被对方钻了空子，不小心让B班逆转。

“好可惜！”

虽然跑得很拼命，但结果还是最后一名。备受期待的胜利再次远去。

7

进入十分钟的休息时间，大家有的去洗手间，有的去补充水分。堀北说自己要去保健室拿纱布，就往校内走去。虽然说是杯水车薪，但总比什么都不做好吧。

我决定哪儿也不去，留在自家阵营观察其他班的情况。就算只是远远地观察，也可能获得种种消息。A班果然马上就有了新情况。

葛城和坂柳之间的别扭关系浮现出来。从远处都能看出A班分为了两派。双方互不搭理对方，几乎没有接触的迹象。

班上有两个人当领袖，这本身绝不奇怪。我们班也是以平田为首，同时还有轻井泽或栉田，而这次则由须藤带领班级。

虽然每次都反复变化，但即使如此，班上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团结一致。内部还没分裂到互相仇视的地步。

然而，我知道A班是露骨地互相敌对。这是在至今考试上看不出来，无法只凭点数增减判断的事实。

“亏他们可以分裂到这么夸张的境界呢。”

坂柳派果然人数较多。

不久，从洗手间回来的平田走到我身边，我决定向他搭话。

“欸，坂柳是怎样的学生啊？”

“绫小路同学，你果然也对她很好奇啊。”

“听说她是与葛城对等，或更胜于他的领袖，谁都会好奇吧。”

我不懂的是坂柳这名少女的想法，以及她的状态。关于这次体育祭，她没提出任何要求，只是贯彻了沉默，然而却做出了妨碍葛城般的举动。那不是其他班之间的竞争，而是班级里的斗争。她甚至好像认为若是为了击败葛城，就算失去点数也无所谓。

为了掌握班级实权而敌对，当然也是有可能。不过一般来想，敌人的敌人就是伙伴。为了不输给其他班而携手合作才比较明智吧。

“她待人接物有礼，给人印象很好，而且也很乖巧，所以我没觉得特别奇怪。其他班学生应该也一样吧。但她在A班里好像不一样呢，听说她很具攻击性且冷酷。”

对方当然有我们所不知的一面，但也不能全盘接受敌对阵营的说词。因为我并没有与她直接说过话。

况且，这场体育祭对她而言，无疑是场无法做过多干涉的考试。既然她身体不便，也许没打算采取显眼的行动。

“这次应该不用提防A班吧，毕竟他们是伙伴呢。”

“是啊。”

毕竟互扯后腿没有好处。起码他们应该不会妨碍D班。另一方面，处于敌对阵营的C班又如何呢？我望向对面阵营。男学生们以龙园为中心，仿佛追随国王似的集结成群。他是目前以最奇特的战略在战斗的男人。

他在这场体育祭上采用攻击其他班精神的作战方式，让人蒙受打击。须藤深受其害。除此之外，也有好几项战略般的东西若隐若现。

而最后，不仅面对来自强敌A班的压力，而且与随时可能背叛的C班组队的B组，他们的情况又怎么样呢？一之濑他们总是开朗、正面地行动，堂堂正正地战斗。从表面上看，感觉并无异常。因为每个学生都不断地用肢体语言与笑容表达出他们打从心底在享受体育祭。

不久休息时间结束，比赛顺序暂时颠倒过来，由女生骑马打仗揭开了序幕。所有一年级女生都集中在操场中央。当然，这也是DA联盟、BC联盟之间的对决。

骑马打仗的规则男女皆同，采用限时方式。比赛机制是按照三分钟期间打倒的敌方马数、留下的同伴马数来获得分数。马是四人一组，各班将选出四匹马，变成八对八的形式（因此部分多出的学生会作为候补、预备人选）。每匹马是五十分，而每班各有一匹作为主帅骑士的马，是一百分。活下来既有分数入账，夺取对手头巾也会得到同等分数。如果拥有以一敌百的力量，要一次获得四五百分也不是不可能。堀北担任了D班骑士，支撑下方的是石崎、小宫、近藤，战力还算不错。其他骑士则是轻井泽、栉田和森。

问题大概是森那组是不擅长运动的学生所构成的马。要是被盯上的话，可能会率先被击败。她们好像展开这样的作战——刻意把那组脆弱的马设成主将，不让她们去参加战斗，以三匹马保护主将的形式围住她们。

C班与B班学生在比赛信号响起的同时，静静地缩短距离。

其中最充满干劲的，果然是C班的伊吹。担任骑士角色的伊吹，毫不犹豫地下达指示，朝着堀北前进。不对，不仅是伊吹。

“喂喂喂，那是怎样啊！”

看着比赛的池如此喊道，我立刻感觉到我身旁的须藤咬牙切齿。

C班完全不理另一个敌人A班，也完全不看D班主将或者其他马，只包围住堀北的马。目的也太明显了。

四匹马袭向堀北。她们的战略是逐一击破吗？抑或是认为只要击败堀北就好了呢？如果是龙园在指挥的话，什么都有可能。

在寡不敌众的状况下，我们期待的是帮手A班，然而A班好像在坐等渔翁得利，只进行牵制，丝毫没打算参战。

“那明显是在针对堀北欸。”

“可恶……那是龙园的指示吧！那个白痴废渣！”

“哎，没办法吧。堀北正作为统合D班的人物广为流传。”

擒贼先擒王的重要性，不管在战争还是比赛上都是一样的。龙园的手段不算是不好。

看见这情况最先行动的，是轻井泽率领的马，她们打算赶去救援。在中间支撑轻井泽的筱原向前奔跑。然而，阻挡她们去路的却是B班的主将马——一之濑。不同于A班，B班确实辅助了独断行动的C班。轻井泽碰上了一之濑，先动手的是轻井泽她们。

那也是必然的吧。要去帮正被盯上的堀北，就必须速速解决对方。

支撑轻井泽的三名女生没有突出的运动神经。她们的马完全是以关系要好的朋友组成，并以团队合作为核心。对比之下，一之濑则安排了B班里屈指可数的实力者。她们丝毫不怕轻井泽进攻，以凌驾其上的轻快动作回避攻击。

但另一方面，可以直接进攻的一之濑动作没那么敏捷。面对她的攻击，轻井泽勉强顺利应对。团结力VS机动力的比赛，呈现出意外的拖延状况。

“真是场精彩的比赛！”

在场面情绪高涨之时，除了僵持不下的两匹马，情况也开始出现变化。

欢呼声四起。在我看着轻井泽她们行动期间，一匹马的头巾被敌人给夺走了。果然是堀北。她被四匹马同时猛攻，无法彻底避开那些纠缠不休的攻击，于是被击沉了。她好像相当夸张地摔下来，倒在地上不甘心地试图撑起上半身。然而，若是刚才那种状态，即使是须藤也没胜算吧。败因在于A班没立刻赶来救援。



无论如何，过去的事都木已成舟。以堀北的败北为开端，比赛开始混战。缺一匹马的D班受到B班追击，结果眨眼间合作就乱了套，轻井泽以外的两匹马即使抵抗也依旧落马，或是被夺走头巾，徒劳无功地脱了队。

轻井泽与一之濑展开互相抗衡的战斗，虽说是一瞬间的事，但轻井泽面对八对一的场面，就在最后眼看要掉下去的那一刻，抱着同归于尽的觉悟，成功从B班其他马上抢下头巾，并通过互相攻击成功决出胜负。尽管失去一匹马，C班与B班还是袭向剩下的A班，把她们全灭了。相反地，对手队伍仅仅损失了两匹马，大获全胜。

堀北忍住心中不甘，返回阵营。须藤立刻上前搭话。

“你别在意，刚才那是没办法的事。都怪其他家伙太晚掩护你。”

“……我确实是输了。而且，我还被对方的气势镇住。”

C班确实传来了无论如何都要弄倒堀北的马的那种气势。

我刚才也想过，不管是哪匹马都敌不过四对一的局面吧。

“交给我吧，我一定会连你的份一起大闹一场。”

须藤耍帅地这么说道。平时堀北理都不会理这句话，但现在好像也稍微打动了她脆弱的心灵。

“就让我期待一下吧。”

虽然很简短，但她回应了须藤。

“好，走啦！各位！”

须藤喊道。男生的骑马打仗即将开始。我作为马的角色负责右方，须藤在正中央站稳，左方是三宅，骑士则是平田——我们算是班级里最强的马。

这是假如同伴的马被打败，也拥有获胜可能的以一敌百型。

“喂，平田。你只要集中精力不被抢走头巾，还有别掉下来。”

“……也就是说，要使用上次那个作战，对吧？”

“我们可是在倒杆大赛上被狠狠打败了。我们这次要毫不留情地去取胜。”

虽然看不见表情，但我只知道须藤冷冷地笑了。他的计划是使用课堂上练过好几次的那招，以歼灭敌人为目标吧。

“不过，能不能也让我提个建议呢？看了刚才女生的比赛，我想到一个获胜方法。我也已经告诉了葛城同学。因为被逐一击破会很难受呢。”

比赛开始信号响起，D班的马在平田指示下，全部都和A班马队会合，通过混入A班形成更大的团体。虽然在女生比赛上A班曾对遭受袭击的D班见死不救，不过A班也不想输吧。

担任C班主将的龙园 见状，便无畏地笑了出来。

八匹DA联盟的马在葛城的号令下往对手队伍突击。

“目标是可恶的龙园 一人的脑袋！冲啊！”

整个运动场转眼间开始比赛，这情况下平田的马——须藤全力飞奔而出。面对这可以理解成是半失控的状态，B班骑士挡住了我们的去路。然而……

“别碍事！”

须藤没有停下，而是整个身体冲撞敌方骑士，破坏其平衡。

“唔哇！”

对方在体格上输给须藤，因而束手无策地连人带马摔落。

“怎么样啊！喂！”

他如野兽一般俯视对方，接着转移到下一个猎物。好像有些比赛撞人也会被当作犯规，但我们已经向学校确认过，这场比赛中撞人不算犯规。

以开幕时的强烈印象，使对手队伍感到害怕。若不具备体格与性格，这方案便无法实现。

然而，这个强攻方案也有缺点。即使让骑士摔落，这也不会被视为夺下头巾，而会被当成自杀举动。本来应得的五十点，将会无法拿到。即使如此，如果去抢夺头巾，我们也会背负相应风险。就有须藤作风的作战来说，这应该是可行的，但我们还不能大意。B班有加入神崎、柴田，有效运用机动力的主将马，C班则留有把龙园安排在骑士，下方集中以腕力为傲的力量型的主将马。只要不打倒这两匹马，DA联盟就没胜算。龙园的想法也很难预测，令人毛骨悚然。

“须藤同学，先从周围的人开始吧！龙园同学最后再来！”

“什么？别说那种没志气的话啦！目标是主将的脑袋！”

我也不是不理解须藤，但挡在龙园前的人墙很厚。

“要是在这里冲昏头，就会正中他的下怀！为了赢到最后，我们一步步来吧！”

“啧！”

C班两组马袭来我们面前。

尽管心里有被他狠踩的怨恨，但须藤还是使劲忍住想袭击龙园的想法。

“好啦，先把这些家伙打垮就行了吧！”

要打倒这些对手必须让须藤集中精神。平田顺利地控制住了他。

虽然倒杆大赛上我们因压倒性的力量差距输掉，但这次情况可不一样。须藤击溃了B班与C班加起来共三匹马，展现了压倒性的力量。葛城他们就像乘上了这股气势一般，尽管失去了三匹马，他们也成功讨伐了柴田、神崎的马匹。

敌人残存的就只有主帅马——龙园。另一方面，我们这队除了平田、葛城这两匹马存活下来，D班还有另一匹马存活了下来。

“喂喂喂，这可是三对一。我们要拿下这场比赛了！”

葛城和平田互使眼色，两匹马包围了龙园。另一匹马也在稍远处盯准了龙园。从龙园抢下一条头巾看来，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推测他的马匹实力，但即使如此，应该也是寡不敌众。

但龙园却不慌不忙、不为所动，看起来就像在享受这穷途末路的状况。

他既没大意轻敌，也没认为自己已经输了。假如平田、葛城同时上前，最坏的情况也是一匹马被打倒，另一匹夺走龙园的头巾。这样就一定会赢了吧。

正因为这种情况，龙园才会趁机攻击对手的内心。

“我记住你的名字了，须藤。你刚才被我踩，好像很痛苦呢。”

“要讲给你讲，我现在就去把你打倒。”

“区区一个马脚，还真是自以为是。俯视马的感觉还真是不错。”

“嘿，骑在马上的未必就了不起。”

“哦……既然如此，假如不来个单挑，就没意义了呢。”

“啊？”

“哎呀，你如果要说不二对一就赢不了我也没办法。不过，所谓‘胜利’只有单挑才有意义。难不成你以为靠夹击就能赢吗？”

“你说什么？”

“不行哦，须藤同学。要是中他的圈套，可不行。我们和葛城同学合作吧。”

“……我知道啦。”

“不懂的人是你，须藤。你之前好像替我关照过这些家伙，当时你也使出了卑鄙手段吧？毕竟你无法从正面击败我的伙伴呢。”

支撑龙园身体的部分马匹，同样也是和须藤引起问题的那些篮球社员。

“别开玩笑，那些家伙可是不会打架的废物。”

“你明明就没证据，还真强硬啊，喂。如果不是这样就来单挑啊。要是你单挑可以打败我，要我磕头道歉都没问题。”

“那就一言为定！你别忘了刚才的话，龙园！听见了吧，葛城，绝对不要出手！”

“你在说什么，错失这个机会可是愚蠢的行为。我们应该一起夹击打败他。”

“你出手的话，我就会弄倒你的马。”

看来他已经中了龙园的粗劣挑衅，脑中只有单挑了。

龙园很了解须藤原本就容易和人吵架、强硬的性格。

“你无论如何都要一对一是吧，须藤同学……既然要比，我们就一定要赢。”

平田也很清楚须藤的个性与行动。一旦切换至生气模式，就不太能恢复冷静。平田好像觉得继续说服他也没用，于是同意了单挑。

“当然。你绝对不要被抢走头巾哦，平田！”

马匹因为须藤的强势信号向前冲。葛城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但还是决定观望战局。他觉得须藤虽然是同伴，但如果自己贸然出手还是会攻击过来。

须藤冲入敌营，用身体撞。然而，对手的马却纹丝不动，用力地站稳。力量不分上下。

龙园的马匹，中心就是传闻中的混血儿——山田。他的魄力惊人，力量就如传言一般强壮。

须藤咂了嘴。那是对于无法蛮干到底的焦躁吧。支撑在平田两侧的我和三宅，当然无法发挥须藤那种水准的实力。假设须藤的实力是十，我们俩就是五。对照之下，龙园的马中混血儿山田九或十，其余的人七或八的这种强敌。

“真有趣，欸欸欸，来啊。你力气是不是输给我们了？”

挑衅平田的龙园没有先动手，而是招了招手。

龙园在至今的比赛中，也因为分组的缘故，个人竞赛上全都是第一名，运动神经不错。

他巧妙回避平田伸去的手，同时观察着我们的情况。

就我边支撑平田，边观察与龙园的攻防看来，双方的实力几乎旗鼓相当，哪一方胜出都不奇怪。可是龙园语气本身很挑衅，却没看见他做出徒劳的进攻。他以平田进攻三次、自己进攻一次的比例保留体力。总之，这场对战对他而言只是胜利的必经过程，他正在对后方等着的葛城等人保留体力。他完全不打算输掉。那么，我们就必须攻其不备。只要反复攻击，也会有机会。

“还没得手吗？平田！”

须藤独自应付从对方马匹接受到的大部分攻击，发出痛苦的声音。

“还差一点！”

平田掺杂假动作，同时伸出手臂。他的手臂总算抓住了龙园的头巾，但他抓住的只是前端几厘米。平田拼命把头巾拉近手边。

“唔！”

平田确实抓住了头巾，但还不至于夺下，头巾于是从他手上溜走。

“你在干吗啊！平田！赶紧拿下啊！我耗了相当多的体力欸！”

“抱歉……手滑了一下！”

虽然须藤气喘吁吁，但他还是再次瞄准攻击。龙园则无畏地等着他。

有别于龙园目前都还没做出像样的攻击，一直在进攻的平田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怎么啦，你们就这种程度吗？”

“唔！抱歉，须藤同学，先撤退一下！”

我们遵从这么喊着的平田，先保持了一段距离。激烈进攻的我方，与几乎在原地不动的龙园，两方的体力消耗不同。龙园甚至计划在打倒我们之后与葛城之间的战斗吧。

须藤的膝盖开始颤抖，气喘如牛地重整架式。

“接下来……就是最后了，平田。你绝对要夺下！”

“……我知道了，我一定会办到。”

平田也稍微平稳呼吸，专注于夺取龙园的头巾。

“接招！”

他挤出最后的力量，整个身体撞上去，但对手的马依旧不至于倒下。我们再次进入骑士之间的对决。但是，平田预计对手不会攻过来，于是下了赌注，并且毫无防备地伸出了手。

背负该风险产生了相应价值。

“拿到了！”

那只手臂笔直、光明正大地伸了出去。平田又成功地握住了头巾。然而，头巾却再次从手上溜了出去。

“什么！”

平田的姿势变得毫无防备。龙园没错过这个机会，一把抓住他的头巾，强而有力地一拉，头巾便轻易地从头上脱落下来。须藤在感受败北的同时垮下膝盖，平田便从马上摔了下来。

平田的头巾被高高揭起。裁判下达警告，要我们立刻下场。

“可恶！”

狂暴的须藤一边站起，一边怒瞪龙园。

可是，待着不动也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劝戒。我推着须藤的背，走向外面。

“真可惜欸。”

龙园留下这样一句嘲笑。

现在接受败北还太早。留下来的A班葛城——主帅马，勇敢地挑战了龙园。担任马头的葛城对身为骑士的弥彦下达指示，做出彻底的顽抗。因为须藤撤退，D班剩余的一匹马也加入战局，实现了二对一。

不过，比赛状况就和平田一样，以为就要拿下头巾却抓不着的类似发展。最后，弥彦和D班都被抢走了头巾。

龙园展现出压倒性的实力，存活到了最后。

比赛结束信号响起，龙园就拿掉自己的头巾甩了起来，彰显他的胜利。他那样不断重复的挑衅行为，应该也是战略之一吧。

“我一点都不想输给他！你振作一点啊！平田！”

正因唯独不想输给龙园，须藤的挫折感达到了今日最高点。

就算他现在开始抓狂，把场面弄得一团乱都不奇怪。

“抱歉，须藤同学。因为头巾湿得很奇怪，我才拉不下来。我还以为那铁定是汗水，但总觉得有点奇怪……”

平田这么说完，就把手伸来给我们看。我用指尖摸了摸，发现上面附着有点黏性的透明液体。

“这不是汗呢。”

“也就是说，那个混蛋……”

亲自用指尖触摸确认的须藤，立刻逼近了龙园。

“喂，这是犯规吧，你这家伙！你在头巾上抹了什么吧！”

面对须藤的吼叫，龙园一点也不心虚，而堂堂正正地说道：

“啊？才没有。倘若真是如此，那应该也是发蜡吧。丧家犬真会吠欸。”

他断言那应该是绑头巾时从头发上沾到的。

不知道是他在胜利同时挥舞头巾的影响，还是他已经在地上擦过，龙园手上拿的头巾已经没那么湿濡，只是有些被弄脏而已。证据好像已经被销毁了。

“须藤，在这里会造成骚动。我认为先回帐篷会比较好。”

我可以看见裁判明显在瞪着我们。就算引起骚动，我们大概也拿不出龙园涂了东西的证据，我想实际上他应该也是使用了发蜡。若非如此，他应该不会使出有风险的犯规招数。

“我知道啦！话说回来，绫小路你也是战犯！给我撑稳一点啦！”

回帐篷后，须藤也没有恢复冷静的迹象。

我们暂时让他自己一个人独处，而保持了一段距离。

我和平田从骑马打仗归来。前来向我搭话的是轻井泽。

“欸，清隆。情况好像很糟欸。”

“你指什么？话说，你为什么要直呼我的名字啊。”

“没有为什么……我都叫平田为洋介同学，所以就姑且这么叫你了。”

但她为何要直呼我的名字呢？连“同学”二字都没加上。应该单纯是把我看得比平田还不如吧。

我不需想得这么深入……应该就是这样。

“话说回来，堀北同学好像从刚才就陷入了相当艰难的苦战欸。她在刚才的骑马打仗中也相当狼狈，就算想掩护她也没办法。”

“是啊。”

堀北在竞赛上受尽折磨，不仅是团体赛，整体名次也大幅落后。其理由显而易见。她在障碍赛右脚受了伤。一般人的话都会弃权，但那样D班应该又会大幅倒退了。

“唉，我也不是打算责备她，是对手太强大了。”

就如轻井泽所言，那不是堀北的错。棘手的对手全让她碰上了。不论是哪项竞赛，让她和社团里数一数二的学生比赛，再怎么说都很难取胜。

这种状况真不能用偶然来解释。

“那也是难怪，因为她完全被盯上了呢。”

“你说被盯上，意思是她碰上一群厉害的人不是出自偶然？”

“也只能那么想了。你也知道那家伙的运动神经有多好吧。”

并不是堀北不好，只是她的竞争对手更胜一筹。

然而，不论在敌我之间，连续拿下靠后的名次应该都会显眼得不得了。

尤其堀北开始受人瞩目，所以更是如此。

她在骑马打仗上也是最先被盯上，那根本就是被敌人刻意围攻。

下指示的人恐怕就是……

在对面阵营表现得像个国王的龙园翔。除了那名男人之外，别无他人。

比起让C班赢，那家伙只想着怎样打击堀北。

“那就是所谓的找碴呢。”

“某人正在找堀北同学的碴？但那是怎么……”

“不仅是堀北，我们班所有人会在第几组出场，这些全都被其他班知道了。敌人对擅长运动的须藤、小野寺编排弱的对手，对不擅长运动的外村、幸村等人编排可以勉强赢过的学生。总之，我们被对方随心所欲地玩弄于股掌之中。”

而且对方都是C班的学生。

“……班上情报泄漏出去……你是说，参赛表的名单走漏了吗？”

“对。我们预先决定好的一切都被龙园知道了。”

“不会吧……但堀北同学的对手确实一直都是矢岛同学和木下同学……之前你说过某人会背叛，也就是说和这件事情有关联吗？”

我轻轻点头，让她了解到状况有多么不妙。

“为什么……你会知道那种事情？该怎么说呢，你如果说你就是叛徒，我一点也不惊讶……但并不是这样吧？”

“很遗憾呢，我不是。”

先不论“是谁”的这部分，班上情报外流的这件事，才是最重要的。

平田事先决定好的比赛顺序、战略，全都被龙园知道了。

那家伙以这些情报为依据干了两件事。

一是对须藤或平田等优秀学生编排弱的学生，然后编排运动神经更佳的学生给池或山内那种运动白痴，投机取巧捡胜利。我方当然也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才做出这样的编排，但被C班知道后，效果便会大打折扣。

另一个便是瞄准堀北。然而，这和取胜并无直接关联。

那家伙只是为了击溃堀北，而安排了实力强的人。

堀北面子确实也扫地了。在D班的排名里，堀北已经掉到了最后几名。

这些作战如实显示出龙园翔这男人的性格。他如果想让作战更不露出马脚，应该也可以更仔细地替换学生。他却刻意不那么做，看得出来是想让我们发现这项作战，令我们吃惊、吓破胆。

“你不帮她吗？”

“怎么帮？”

“这……我不知道。”

“这场体育祭的参赛表已经确定了，我也是束手无策。”

“也就是说，D班或许会就这么输掉？”

“应该吧。”

“你不打算做点什么吗？”

“我想你不应该找我商量，而应该去找平田。”

“虽然你说得没错……但总觉得，你应该有在思考……”

这场体育祭是众人环视场地，不像无人岛那样有许多死角。在老师、学生多数人都看着的情况下，背地里做些什么，是非常困难的。除了像一之濑、葛城他们正面战斗取胜，或像龙园那样边背负风险，边使出卑鄙手段之外，可以说是别无他法。龙园也是如此，看动作或是语气，便可窥知他们是进行了严密的排练与练习后，才做出犯规行为。总之，在体育祭开始前，大部分结果就已经注定了。

“你怎么看堀北的？”

“我……是不喜欢她啦。趾高气扬，又很自大。”

“但你却在担心她呢。”

“或许是因为我不知不觉就把她和自己重叠在一起了吧。”

堀北场场比赛被人针对、使跳子，尝到了苦头。

也就是说，她把过去那个被霸凌的自己重叠在她身上了吧。

“现在D班大概是最后一名吧……我们还有可能获胜吗？”

“别担心，现在的情况我都预料到了。”

“你果然在想办法嘛。所以，我们要怎么赢呢？”

“赢？我并不打算赢。这次最重要的就是什么也不做。”

“咦？”

轻井泽对我的回答不禁张大嘴巴。

“这场体育祭，我们就只要乖乖被对手打击就好。这件事情会成为日后的力量。”

“那是什么意思……”

我正在想该如何逃避轻井泽的追问，这时突然传来怒吼声。

“我一定要把那混蛋打得屁滚尿流！”

须藤像化成了鬼一样，朝着C班用力迈步而出。龙园在团体赛上反复做出挑衅对手的行为，并做出盯上了堀北似的发言。

这些甚至不禁让我觉得一切都是为了现在让须藤失控的布局。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必须稍微冷静点。你要是现在对龙园同学施暴，应该很清楚结果会变得如何吧。”

平田为了阻止失控的须藤而在前方挡住。但须藤用力推开了平田。

“吵死了！戏弄人的是那家伙吧！一开始就一直在犯规！”

“我觉得他犯规的可能性很高，但要证明起来应该很困难呢。”

虽然倒杆的踩踏，或拔河放手都算是违反，但都处在灰色地带。骑马打仗涂发蜡这件事现在没有证据，也只是猜测而已。就算须藤满腔怒火前去逼问，不仅会被对方打发，说不定还会被敌人将计就计。在这么多人面前对其他班施暴的话，可能不止须藤一个人失去资格就能解决。

“这场体育祭里我才是领袖。就服从我吧，平田。我们一起去逼问龙园。”

“我不打算否定你是领袖。只论这场体育祭的话，你毫无疑问就是领袖。不过，我希望你看看周围，有多少人认同现在的你是领袖？”

须藤环顾四周。以怕惹须藤生气的池等人为首，大部分学生都不打算靠近焦躁的须藤身边。堀北也一样，对须藤的言行态度投以无言目光。

这就是D班的现状，是我们必须去接受、改善的现状。

“我可是为了班级拼了命……”

须藤挤出这般愤怒的声音，而平田之外的学生接着说道：

“真的是这样吗？比起想让班级赢的心情，你更在意自己活跃、想炫耀自己的厉害而已吧？起码我是这么看的。不过，任凭情感判断大家有无用处、催促大家，要是这么做班上就能赢的话，就不用辛苦了吧。如果要表现得像领袖，你就需要冷静的判断，以及恰当的建议。”

开口说话的是幸村。虽然他在体育祭上成绩不佳，但他是认真面对比赛的学生。

“烦死了……”

“我的想法也是一样的哟，须藤同学。正因为你很可靠，我才会希望你以大局为重，而且希望你可以回应众多同伴的心情。”

“烦死了啦……”

“你应该办得到，须藤同学。所以……”

“我已经说你很烦！”

砰！传来一阵闷钝的声响，站在他旁边的平田飞到后方，卧倒在地。须藤双眼充血，好像连自己犯下的错误都没察觉。

如果接下来还有人说多余的话，应该也同样会被他揍吧。

不，他现在已经连幸村都要扁下去了。

但是因为须藤揍了平田，就算不愿意也会引人瞩目，老师当然也注意到了。就算是班级内部纠纷，如果演变成暴力事件，就没有劝戒这么简单了。

“怎么回事？”

负责监视班级工作的茶柱老师，靠近倒在地上的平田。只要看见须藤激动的态度，以及平田被打得发红的脸颊，发生了什么很容易猜到。

“你打人了吗？”

茶柱老师没问理由，只打算问出事实。心里不畅快的须藤没打算否定，焦躁地答道：

“……那又怎样？”

面对予以肯定的须藤，平田一面爬起，一面急忙解释道：

“不对，老师，是我自己跌倒的。”

“看起来实在不像是这样。”

“不是这样的。我都这么说了，所以应该不会有问题吧。”

茶柱老师稍作停顿，便立刻下了裁决。

“确实如此。既然被害者说没事，就算是没有问题。但客观来看，你们之间可能发生了纠纷。现在你们彼此先保持距离吧。另外，我会先向上呈报。这是为了这种事情防止再次发生。”

“我们没有任何纠纷，而且也不想让人误解。谢谢您。”

多亏平田冷静应对，才没酿成大祸。平田与须藤保持距离，离开了须藤的视线范围。对照之下，须藤好像无法抑制怒气，于是狠狠踹飞了折椅。

在茶柱老师的监视之下，他也无法殴打C班学生。

“我干不下去了。随你们去输吧，小喽啰们。体育祭根本就没用。”

须藤瞥了一眼从头看到尾的堀北，但还是把视线别开。

须藤离开我们的阵地，往宿舍方向走去。

“事情变得很不妙欸，绫小路。”

“虽然这与我无关就是了。”

高圆寺身体不适缺席，这次则是须藤离队。这个情况对于本来就处在劣势的D班来说还真是严重得无以复加。

“你没事吧，平田？”

“嗯，只是一点轻伤而已。”

幸亏他只是嘴里稍微破皮，似乎没有明显的外伤。

“可是该怎么办……状况实在是很糟糕。”

9

在D班发生动荡时，二、三年级的骑马打仗顺利地进行了下去。堀北也没向须藤搭话，只把目光聚焦在她那无法接近的哥哥身上。

到头来，骑马打仗结束后须藤也没回来，全体参加项目最后的两百米赛跑即将开始。即使有一两名学生不在，校方也会把比赛进行下去。那就是规则、规定。龙园 走到我们身边。

“平田，须藤怎么啦？去厕所？”

不在场的人只会被当作失去资格，不会获得点数。这是学校的明文规定。

龙园 好像在远处观察过D班，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这次他是打算干涉平田的精神状态吗？

“须藤同学正在休息，他应该马上就会回来。”

“呵呵。没凭没据的事，不该乱说呢。”

在第二场赛跑上被点名的龙园走向了跑道。

“比起这些，龙园同学，听说你个人竞赛上至今为止全部都是第一名呢。”

平田对于那身背影，一面燃起斗志，一面如此说道。

“这又怎么了？”

“从这次的名单上看你似乎也会得第一，运气好像很不错呢。”

“因为我比较走运。”

“不知道那运气会持续到何时呢。运气也会因为一点小事而改变。”

“啊？”

“也就是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龙园摆出一副你在说什么的模样，并且嗤之以鼻。在此平田继续说道：

“你得到D班参赛表、了解D班学生体育能力，以及正在利用那些情报的事情，我都已经知道了。我们也不是笨蛋。我们手里还藏着好几招。”

“如果你不是在虚张声势就有趣了呢。通过目前为止C班和D班的对决，再怎么样你也应该发现其中有蹊跷。就算你不知道真相，也还

是能套我话。”

“嗯，所以先提前跟你打声招呼。今天结束之前，我会让你看看有趣的东西。”

“有趣的东西？那我就先期待一下吧。”

对于平田的谜样挑衅，龙园丝毫不受影响。看见他在两百米赛跑上稳拿第一，便可知他的内心似乎毫无动摇。

“距离须藤下次出场还有一个多小时啊……”

二、三年级进行的两百米赛跑，以及五十分钟的午休。要是须藤没在这之前回来，我们就输定了。王牌不在的话，后半段的推荐竞赛就没胜算。

能说动那家伙的人，在这班级里只有一个。

而那名人物，应该差不多理解了自己的职责与重要性了吧？两百米赛跑以第三名告终的我，静静等待堀北比赛结束归来。

“堀北，有关须藤事情的经过，你都了解了吗？”

“他被质疑领袖资质，察觉到自己的不中用之后，就逃走了。”

“……算是吧，大致来说的话。”

“那你来找我干什么？你不会要我把须藤同学带回来吧？”

“知道就别多问。已经快午休了，班上需要你的力量。”

“我不懂欸，还有其他值得依赖的人。我怎么可能带得回他？”

她是说认真的吗？虽然我这么想，但她大概是认真的吧。

这家伙完全没发现须藤把她当作异性并怀有好感。

“说起来，我现在的状态也担心不了别人……”

堀北在竞赛上被迫苦战，大幅降低了班级的分数。

她现在因为自己的事就已竭尽全力了吧。我也不是不谅解。再加上，其他同学里也鲜少有人怀有追随须藤的意志。尽管知道这会对体育祭的结果造成巨大影响，大家还是把恣意妄为的须藤放着不管。事到如今，须藤一路累积的信赖值，已经能以具体形式看见。

假如跑出去的是平田或栉田，我们就会出动全班四处找人了吧。

高圆寺在这层意义上也很类似。事实上，他是个被堀北、须藤以外的人无视的存在。没有人理解缺少一个成员有多么严重。

“那我就直说了。既无法照顾同学，也无法做好自我管理的你，究竟有什么价值？你就只是个累赘。”

我做好会惹她生气的觉悟之后，说出至今为止最深入的话。

“你说得还真过分呢……受了伤我很抱歉，但这也是因为运气不好。我也无可奈何吧？”

“运气不好？对你来说，那些伤与D班现状看起来都只是偶然事件呢。这就是你什么都没发现的证据。”

“别瞧不起我，我也是发现了异样的……我发现参赛表已经泄漏给龙园 同学，也发现班里有人背叛，但这也没办法吧。就算对方是有可能背叛的人，我也不认为对方会自掘坟墓，所以还不着急。”

“你还有发现其他事吗？”

“其他？你是指龙园同学故意激怒须藤同学？”

“是啊，龙园彻底摧毁我们班的关键人物须藤。不管敌人掌握多少消息，须藤在个人赛上都是常胜，团体赛上也是个很棘手的存在。所以，龙园才反复做出让他在精神上焦躁的行为，靠比赛之外的因素成功让他离队。”

D班失去了须藤的战斗力，又因大闹一场，士气彻底下降。

“嗯，所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情况呢。”

“你没发现除此之外的事吗？”

“难道……你是想让我说出我的猜测？你认为我受伤是因为龙园同学动了手脚？我刚开始确实这么想过，想过他教唆木下同学让我跌倒。但就算这样，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骨地害我受伤并不实际。就算她能让我跌倒，我也不认为她有办法让我受到足以无法好好比赛的伤。”

然而，她猜错了。

重要的并不是那点。

“你打算继续这么没用下去吗，堀北？”

我如此断言。不下猛药治疗的话，堀北铃音这名少女是不会醒悟的。

“……你凭什么说我没用？”

“因为实际上你就是很没用，所以我才说你很没用。”

“真让人不高兴……笔试和运动能力上，我都有自信赢过那群无趣的人。现在发现消息走漏已经太迟了。情势变得不仅是我，不管是谁都一筹莫展。所以说，可以请你拿出证据吗？”

“如果你是一般学生，那这样确实就可以了，但事情并没这么简单吧？我是在说——如果你打算爬上A班，并且带领现在的同伴，你就必须培养能展望整体的视野与头脑。”

“我就叫你拿出证据！”

感受到堀北释放的怒气，周围的同学都在好奇发生了什么事，而回过头来。

“‘参赛表消息走漏’、‘龙园挑衅并赶跑须藤’、‘故意让你受伤’。情势确实就如你所说的一筹莫展，而那是因为你没使出任何对策。只要不使出对策，就会永远重复下去。你打算下次继续中龙园的计吗？不是这样吧。”

“那是……但就算这样，我又该怎么做……”

“优先自己想尽量拿下靠前排名的心情，而缺少须藤的状态；以及就算自己掉了排名也要把须藤叫回，请他带领班级的状态——对D班有利的状态是哪一种？这种事想都不用想吧。现在的你远远不及须藤，完全派不上用场。你要有自知之明。须藤的做法本身很拙劣，但他在体育祭上比任何人贡献都大，而且还拼命想获胜。因为没余力担心别人就放着他不管，这样好吗？你就这么任由他去吗？这样不就是在弃自己的宝贵战力于不顾？”

都说到这里了，照理堀北应该也能理解。

我希望她能明白“今后自己该做些什么”。

“这是小学生也懂的吧？那一招也会关系至最初的反击。”

龙园用战略击溃须藤，那我们只要靠战略叫回须藤就好。事情很简单。

“你正在放弃获得专属自己武器的机会。”

“专属我自己的武器？”

“如果你今后要以好班为目标，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实际上，你现在就处于独自一人什么都办不到的情况。这种考试应该会逐渐增加。到时，须藤健这个人就会成为必要战力。为了使用这股力量，你现在应该把什么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是在原地祈祷脚伤痊愈吗？不是吧？”

就像我把平田或轻井泽当作武器使用，堀北也被赋予获得自己专属武器的机会。既然如此，眼睁睁错过便是愚者才会做的事。

“我……”

“剩下就由你自己来想吧。我要说的话都说完了。”

对，我不会继续说下去。我不会教她赢龙园的对策，也不会教她应付敌人的办法。

现在堀北需要的是失败及重新开始。

10

我们D班就这样以最糟的状态，结束了体育祭的上午场，进入了午休时间。学生各自如平常那样在学生餐厅吃午餐，或在操场的指定地点用餐，学校允许学生自由选择用餐地点。在团体感特别强烈的体育祭上，不论男女，与高年级生一起吃饭的机会好像也比平常多。

现在不同以往，因为教室不能使用，可以用餐的地点有限。

说到体育祭的精髓，午餐应该也是其中之一吧。操场上有堆积如山的外卖便当。今天的午餐不是学生餐厅里的东西，而是从学校外面叫来的高级便当。

虽然种类只有一种，但因为免费，所以几乎所有学生都会选择吃便当吧。

另一方面，也有学生连便当都没拿就离开了操场。其中一人是堀北。我的话总算传达了过去，她很可能是要去寻找须藤。

另一人则是栉田。她和关系要好的女生说要去找须藤。

“唔啊……好累！为什么就我要受这种罪！”

“因为你输了吧。”

为了避开拥挤人潮，于是在猜拳上输掉的山内去拿了大家的份。

“肚子饿扁了，我们赶快吃吧。”

池或山内都对须藤离队一点也不在意。他们从入学开始，就和须藤结伴同行，因此很熟悉须藤的性格。

而且，虽然他这次没参加比赛，但也没被人追究。毕竟这只会失去他的个人点数。以红组来说当然是损失，但须藤的恐吓主义也由此

结束，感到庆幸的人也不少。

大部分女生都目击了平田被揍的情况。因此须藤的评价（先不论原本有没有）暴跌，失去了信誉。

就算少掉体育祭王牌，班级也没有丝毫变化，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很毛骨悚然。

“总之，先占个地方吃饭吧。”

我们三个正打算挪动，就看见平田带着班上几名男女生现身。

“我们也可以跟你们一起吃吗？”

他向池他们搭话。池和山内顿感惊讶。这也理所当然吧。平时没那么要好的平田前来搭话，他们不可能不困惑。然而，因为是在体育祭，也因为有女生同席，两人没有理由拒绝。

“当然可以啊。”

池这么答完，我们便组成了将近十人的男女团体。我们接着选了一个合适的地方，铺上蓝色野餐垫，开始吃起午餐。不久，慢慢有些人吃完了，平田和轻井泽便靠了过来。在班级同伴聚集的场合，就算有我在，也不会不自然。

“龙园同学果然有动作了呢。”

平田在喧嚣中这么开口。轻井泽仿佛在等这句话似的插嘴道：

“所以谁是叛徒？洋介同学，你知道对吧？”

轻井泽这么问道，但平田慢慢地摇头。

“我也有几件不懂的事，绫小路同学你能帮我消除那些疑问吗？”

“我想想。可是，我无法回答叛徒是谁这个问题。”

“什么？我不懂你的意思，为什么啊？”

“因为现在闹大，班上会更混乱。面对叛徒，只要冷静应付，就不会有大问题。”

“……我知道了，关于这点我不会追问。但明知会出现叛徒，却还是就这么上交参赛表，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应该也可以偷偷调整参赛表吧？这么做就不会苦战到这种地步了呢。何止是这样，或许我们还可以反过来看穿敌人的计谋，把比赛进行得更有利……”

“是啊。”

我就是想要堀北察觉自己那足以看穿、对付间谍的力量。

“你好像很事不关己欸，背叛的家伙或许就在附近吧？说不定就在这些人之中……这么悠哉没关系吗？”

轻井泽张望四周，甚至把现场数名学生看成嫌疑犯。

叛徒确实棘手，但根据不同情况，放任不管也会比较方便。

而且，即使使出平田说的那种作战招数，应该也对龙园不管用吧。

话虽如此，就算把这理由告诉平田他们，要让他们顺利理解也很困难。

“算是在测量叛徒有多少道德心吧。”

我随便糊弄道。

“道德心？”

“就是希望我们别穷追不舍，让对方改过自新。”

平田听完这席话，目不转睛地盯着我。

“也就是说，这些全都是堀北同学的指示，对吧，绫小路同学？”

平田已经渐渐起疑，似乎快瞒不住他了。即使如此，我表面上还是必须让他相信。

“嗯，一切都是堀北的指示。”

平田没再追问，点了点头，好像接受了此事。

“堀北同学现在在干什么？”

“那家伙现在在做只有她办得到的事——若是这样就好了呢。”

“难道你是指须藤同学的事？”

平田的理解力很好，他环顾四周，重新确认两人都不见踪影。

“我们应该没有轻松到少了须藤，还可以在后半场比赛赢到底吧。”

“是啊……对我们来说，须藤同学很可靠。”

轻井泽对于须藤值得依赖的情况有些不服气，不过她也知道这是事实。这场体育祭的结果，应该就取决于堀北的行动了吧。

假如我的话没传达过去，须藤就不会回来，D班也就GAME OVER了。

为了谁

我被绫小路同学严重打击，非常失落，独自一人前往校内的保健室。他平时很温和，自称不干涉他人的避事主义者。我从没想过他会那样对我滔滔不绝。我吓了一跳，因此无法好好回嘴。

“……不对。”

他说的话是对的。因为正中要点，我才无法回嘴。

“唔……”

总之，现在该做的，就是对这双无法好好移动的脚想点办法。为了追上须藤同学，我不得不对脚进行一些必要处理。虽然操场上设有应急处理处，但我想尽量避免引人注目，因此刻意选择了校内的保健室。

但我一来到保健室，就发现好像已经有人先来了。室内放着的三张床，其中一张遮着帘子，看不清。好像有人正在床上休息。

“老师，请问伤势如何？”

我在午休前的休息时间接受了包扎绷带的应急措施，但是效果不明显。

老师观察脚的状态，然后抬起了头。

“这个嘛……我刚才也说过了，要继续比赛还是很困难呢。”

我被诊断是扭伤，但伤势好像没有好转也没有恶化。就算照现在这样，我也能勉强跑步，但完全只是能跑而已，使不出足以在比赛上获胜的力量。

虽然我拼命比完了个人赛，但推荐竞赛会更加困难吧。

如果我参加的话，几乎没有获胜的可能性。

“你有要参加的推荐比赛吗？”

“有。但我打算不参加，这双脚即使参赛也会扯班上后腿。”

“这是明智的判断。”

幸亏我在之前考试上得到了巨额点数。就算弃权，我也只要支付点数便可弥补。即使把我原定要参赛的三项竞赛全找替补上场，也是共计三十万点。金额绝对不便宜，但如果这样能稍微提升班级获胜的可能，我也毫不犹豫。虽然我和哥哥一起奔跑的梦想会被迫中断……

现在就算纠结这种私事也没意义。重要的是谁来担任替补。

“谢谢您。”

我接受完治疗就向老师道谢，离开了保健室。我打算回到操场，而走向玄关。

窗户映出我拖着脚的悲惨身影。我不禁紧咬嘴唇。虽然我很怀疑那时叫我名字的木下同学，但毕竟错在我自己跌倒受伤。那件事情不会改变。我努力不让任何人发现地故作冷静，继续走着。

当我正想走出玄关，就看见栉田同学匆忙跑来。

“能找到你真是太好了。我有事要跟你说……”

“……什么事？我接下来还有事，麻烦长话短说。”

“嗯，抱歉呀，但在这里有点不方便。能请你过来一下吗？事情好像变得很严重。”

“能请你在这里说吗？严不严重等我听完再判断。”

栉田同学张望四周后，就悄悄说起了耳语。

“……和你碰撞跌倒的木下同学好像受了重伤呢。现在伤势严重到爬不起来，所以……木下同学希望把你叫去。”

我听完这席话，无法掩饰惊讶。

她确实是受伤了，但没想到比我还严重……

“她现在在哪儿？”

“这边。”

栉田同学说完就带着我往保健室方向走去。

1

我再次来到保健室，发现茶柱老师也在场。保健室的老师开口道：

“太好了，我正在说和你擦身而过的事呢。”

“我请栉田叫你过来，看来她马上就找到你了呢。”

栉田同学站在一旁，一副有些不沉稳的样子。

“这究竟怎么回事？”

刚才看见的那张用帘子隔开的床上，传来女生啜泣的声音。茶柱老师稍微替我拉开帘子。帘子深处，可以看见横躺在床上的C班木下同学。老师随即拉上帘子，把我叫去走廊。

“木下在上午障碍赛时摔倒了，你还记得吧？”

“当然，因为她是和我碰撞才跌倒。”

自那次事件起，我的体育祭便乱了调。

“关于那件事……木下说是你蓄意让她跌倒。”

我一时之间无法理解老师在说什么。

“不可能是那样。那是偶然事故，或者……”

“或者？”

就如绫小路同学对我说的那样，我本来打算说那是龙园同学的战术，但最后还是作罢了。

我隐约认为没错，但这完全是猜测，毕竟我没有任何证据。

“不……那纯粹是偶然。”

“我也是这么认为，但情况有点糟。据木下所说，她说你先是在跑步途中反复因为在意她而回头。为了查证，我们确认过影像，你确实有回头看她。”

“那是因为她反复叫我的名字，所以我才会回头。”

“被她叫名字吗？原来如此。即便如此，问题还是很大。她说被你用力踢了小腿呢。事实上，之后的比赛她全部缺席。我们请老师诊断过木下的伤势，听说状况很严重。而且，可以看出她的伤是蓄意造成的。”

“那是她跌倒时受的重伤也有可能。我什么也没做。”

“我当然相信你的清白。不过，日本是救济弱者的强国，这点在这所学校也是不变的。既然无法完全排除蓄意的可能，就有可能进入审议阶段。”

“真是愚蠢。”

“但是，这不是可以简单结束的事情。你无视的话，问题就会扩大。消息当然会传到其他老师耳里，拖延的话也会传到学生会。那么一来，情况就不妙了。你不可能忘记须藤和C班起纠纷时的事情吧？”

如果拖久了，哥哥也必然会知道这件事。因为我这妹妹的愚蠢，一定会让他困扰。

但既然我是清白的，我也不会承认没做过的事情。那是龙园同学的作战方案也好，是偶然引发的不幸事件也好，我不可能承认。

“如果您叫我来是为了确认事实，那么我已经说出真相了。我再次声明，我什么都没做。接下来我还有点事，请问我可以告辞了吗？”

现在我必须尽快找到须藤同学，并且把他带回班级。我打算掉头，而茶柱老师在我身后对我说道：

“现阶段，学校应该会判成伪装成巧合的蓄意攻击吧。如果考虑到木下在障碍赛之后都缺赛的话，你得到的点数同样也会无效，当然也不会让你参加推荐竞赛吧。你那双脚本来就无法参加推荐比赛……总之，木下是运动神经很好的学生，如果只论脚程的话，木下并不输于你。实际上，木下受的重伤很难说是偶然的结果。”

即便如此，但因为我是清白的，所以也无可奈何。喊冤很简单，但是很耗时。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须藤同学，而不是在这种事情上花时间。

“不管怎样，我都打算不参加推荐比赛。障碍赛之后的名次也不甚理想，就算和木下同学一样被当缺席处理也无妨。不过，我要强调我不是故意让她跌倒受伤的。”

“这样可以吗？”我和茶柱老师做确认，然而……

“不过，木下好像坚持向校方申诉。光凭影像和她的证言，案子似乎不太可能被撤销。以对方立场来看，她也不想忍气吞声。对C班来说，木下缺席也是个严重的事态。你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吗？”

“……这就是所谓恶魔的证明吗？”

茶柱老师没否定，而是静静闭上眼，双手抱胸。

要证明地球有外星人，只要在地球某处抓到一个外星人就好，但要证明地球上没外星人，就必须彻底找遍地球。实际上那是不可能的。那就是所谓恶魔的证明。

茶柱老师是想说——只要无法证明清白，就必须采取避免事态严重的措施呢……

“茶柱老师，请问您是怎么听说这件事情的？现在有谁知道呢？”

“栉田找我商量。说不想把事情闹大，问我该怎么做。”

“抱歉呀，堀北同学。木下同学坚持无论如何都要找老师商量……”

“谢谢你找了茶柱老师，因为假如是其他班老师的话，就会变成一桩大事吧。但我也有个疑问。你是在哪里听木下同学说的？”

栉田同学不安地看着保健室门口。

“因为我和木下同学很要好……我在休息空档来看她的情况，她就告诉了我这件事。”

“这样啊。”

若是交友圈广泛的栉田同学，这应该不奇怪。总之，现在知道这件事的，就只有当事人我、木下同学，还有栉田同学与茶柱老师。

可以的话，我想在此结束话题，解决问题……

“我可以和木下同学说话吗？”

“不知道，因为她现在有点害怕，情绪也很不稳定……”

“拜托您了。就我立场来说，我也不想把事情闹大。”

我一低下头，栉田同学也同样把头低了下来。

“我也拜托您了，老师。”

“好，我就去问问吧。”

我设法获得茶柱老师的允许后，走廊前方就传来了脚步声。那名人物径直走向保健室，双手插在口袋里，表现得一副唯我独尊的样子。

“事情好像变得相当严重欸。”

“龙园同学……”

为什么他现在会在这里？我拼命全速运转错乱的脑筋，故作冷静。不过，他像是看透了我的心思，因而一边讥笑一边在我面前停下脚步。

“木下找我商量，我就飞奔而来了。没想到那些伤居然是蓄意造成的呢。”

他说完，就绕过我，进了保健室。我也急忙追过去。我一踏入保健室，龙园同学不听保健室老师的劝阻，一把拉开木下同学的病床帘子。

“哦，木下。你没事吧？你好像运气不太好欸。”

木下同学看见龙园同学，就变得更害怕，明显地哆嗦了一下。

“听说你脚受了伤？让我看一下。”

他说完，就拉出木下同学藏在被单下的脚。

“这还真严重，亏她能做出这种事……”

映入眼帘的是木下同学缠着绷带、惨不忍睹的左脚。



“抱歉……虽然我努力想参加接下来的比赛……脚却不听使唤……所以……唔！”

“你别责怪自己，木下。我知道你努力想参加两人三脚的比赛。”

“……那不过是偶然的碰撞。木下同学，你说我害你跌倒，居心何在？”

“唔！”

我稍微怒瞪，想向她问个清楚，结果木下同学却撇开了视线。龙园挡在她前面。

“据木下所说，你好像一个劲儿地要让她跌倒呢。你是蓄意的吧？”

“别开玩笑，你觉得我会做出那种事情？”

“谁知道呢。再说，你看看现实吧，比你运动神经更好的木下受重伤退出，而且这之后的推荐比赛，她原定是要全部参加的呢。对照之下，你虽然受了伤却能继续比赛。要人别怀疑，还真强人所难。”

我也很清楚一个成员缺席是很严重的。

但因为他多嘴地说明，我对他的疑惑逐渐扩大。

让我和木下同学碰撞，果然是他的目的？故意让运动能力比我优异的她来撞我，也是为了不遭人起疑的牺牲？

但……我也产生了疑问。不惜让比我更可能得到点数的木下同学撞我，能得到什么？而且，她原定参加所有推荐竞赛，也就是说C班光是这样就会失去四十万点。这一切都是为了打倒我，沉浸于优越感之中吗？

为了这种事，不惜伤害同学，支付代价来降低胜利的可能性？

这种没效率的事情，我不明白其中意义。

“你陷入沉默，是在想些什么？”

龙园同学就这样手插口袋，像在窥视地前倾上半身。

“算了，我们就算争论也不会有结果。对吧，木下？”

龙园同学半强迫似的催促木下同学开口。

“堀北同学……对倒下的我说……绝不会让我赢……”

“我没说过那种话，你知道自己正在撒谎吗？”

“堀北，你只有在和木下跑步时在意后方呢，理由是什么？”

茶柱老师再次对我抛来相同疑问。

“我承认我回了头，但那是因为她在后面叫了好几次我的名字。虽然我一开始无视了她，但状况明显很奇怪，所以我才会回头。”

“是这样吗，木下？”

茶柱老师这次把疑问从我转到木下同学身上。

“我一次都没叫！”

就算茶柱老师向她确认，木下同学也完全不承认，予以否定。

“她本人都否定了哦，老师。再说，就算万一木下喊了铃音的名字，那又怎么样？就算叫了名字也不会犯规。那大概也是出自为了拼命想赢的心情，才会奋力呐喊吧。木下比一般人都还好强。要是逐一回应这种事可会没完没了。”

不管再说多少，应该都已经是无止境的争论。这两个人绝对串 通好了。

“那个……木下同学、龙园 同学，我很遗憾事情变成这样，但我不认为堀北同学会故意让对方受伤。”

栉田同学听完双方说词，袒护我似的如此说道。

“可是，堀北同学就是对我说过……绝对不会让我赢！”

“那大概是因为她忍不住想表达自己不想输的心情吧？我想堀北同学跌倒应该也吓了一大跳，我觉得她也很拼命在比赛。”

我没说话。没有对木下同学说一个字。

我把话使劲忍到了喉咙深处。然而，木下同学如此继续说道：

“但是，我无法原谅她……这样田径练习我也不得不请假……”

“……你就不觉得自己丢脸吗？满口谎言陷害人很好玩？还是说，龙园 同学，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我不认为你现在在这里出现只是偶然呢。”

就算她哭，我也不可能同意她所说的，因为那是谎言。所以，我决定用力踏出一步。如果这个场合有他在，我就必须把状况推向对自

己有利，而非不利的方向。

“你避谈自己的恶行，把责任推给受伤的木下和我。真是坏女人欸。”

“别开玩笑了，你之前也害过须藤同学。这次你打算也使出同样的手段吗？”

“我和那件事情无关，把它和这次事情连在一起还真可笑。”

他一点也不打算承认。

“这次的事件很简单。你抱着同归于尽的觉悟与木下引起碰撞事件。就这么定了，我们没必要继续争论，赶紧传达给上面的人吧。”

“这……能不能再和堀北同学谈谈呢？”

栉田同学恳求似的拜托龙园同学。虽然我很想说她啰嗦，但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也不希望把事情闹大。

尽管自己已经落入蜘蛛网，可是我也只能拼命挣扎。

龙园同学露出稍作思考的模样，如此提议。

“没时间慢慢说了呢。我们班午休结束，就要开始接下来的推荐竞赛。我也要上场，所以想尽早结束。和上头请示判断是最轻松省事的呢。”

龙园看了我、栉田同学，还有木下同学一眼，接着说道：

“不过要我迅速和解也可以。”

“和解？”

“也就是要请你代为背负木下和C班承受的损害。”

“别开玩笑，这种事情我可不接受。”

我要付的报酬绝对不便宜。而且，这简直就像是我做错了一样。

“既然这样，话就说到这里。你不与我和解，也要我别告诉上头，未免也太自私了吧，铃音。你还真是不可理喻。”

“等等，具体来说，该怎么做才好呢？”

栉田同学挤到我前面，听取龙园的提议。

“你好像很懂事呢。我想想……如果她交出一百万点，我就会让木下撤销投诉。这样既可以准备推荐竞赛的替补，木下也可以多亏我，而得到临时收入。很简单吧？”

“你别说傻话了。我什么也没做，没必要付任何点数。”

“那你就去判决处证明吧，铃音。我们就来弄清楚谁对谁错吧，好吗？”

“你们好像对自己相当有信心呢。你们就以为谎言不会露馅？”

“我们会证明自己没说谎啦。我们就赶紧接受学生会长大人的审判吧。”

龙园同学以了解我与学生会长……也就是我与哥哥之间关系的口吻挑衅了我。就我的立场而言，绝对不想给哥哥添麻烦。

学生会长的妹妹蓄意做出妨碍行为、让人受伤——要是这种谣言传开，哥哥受到的伤害将会无可计量。虽然这是和以前一样的手段，

但现在完全没有当时的那种漏洞。他们在须藤同学事件时，是以“谁都没看见的前提”装作受害者，但是这次不一样，是以“全校学生作为目击证人”装作受害者。优势在对方。再加上——木下同学拥有与我同等或更胜于我的运动神经、影像证据看得见我回头的可疑之处、木下同学原定参加所有推荐竞赛，以及受了无法继续比赛的重伤。我完全没有可以挽回的条件。

我觉得最高明的，是对方的动手时机。他不是在木下同学受伤之后立刻行动，而是让她慢慢躺着，反而有了真实性。听说她跌倒后没马上申诉，也挑战了下场竞赛。换句话说，这增加了她试图忍耐、忍受痛楚的真实性。

但结果她难以忍耐痛楚，她在离队之后通过偷偷透露是被我蓄意弄倒，甚至营造出害怕被我报复的形式。

到这种地步，我终于确定了。确定一切都是针对我撒下的天罗地网。

现在……状况已经到了不可推翻的田地。在我只是悠哉等待体育祭的时间点，就已经注定了失误，但我也逐渐深深感受到还留着几个谜团。

“那个……如果我来支付点数可以吗，龙园同学？”

“啊？”

“我不认为堀北同学会蓄意做出这种事情，所以我不想太张扬。可是……我也不觉得木下同学是会说谎的人……我在想这会不会是不幸的偶然……所以……”

“真是令人感动呢。不过不可以。身为C班的人，我认为铃音是怀有恶意找碴。木下不从铃音本人身上拿钱，就没意义了呢。当然，你如果说你也要付的话，我是不会阻止你啦。”

在这里继续反抗，就只会把情况闹得更大，可是我无法让步。

“就这么决定了。我们现在要去和老师以及学生会提出控诉，木下。”

龙园 指示木下同学起身。木下同学一边痛苦地扭曲 表情，一边撑起上半身。

“看见这个状态，学校应该也会了解事态很严重呢。瑕疵品为了获胜，什么都做得出来，我不能放任这种恶行。”

我不得不做出选择。

一条是追究真相、对抗龙园 同学到底的路，另一条则是在此妥协的路。

一般情况下，我肯定会选择前者。但是，现在我没有足以证明真相的素材。换句话说，我只会浪费时间。

既然这样……干脆在此和解会比较好……

我拼命挤出声音叫住迈步而出的两人。

“等等……”

那句话确实传到了龙园 同学他们的耳里。他们停下脚步。

“怎么了，铃音。你应该不打算和解吧？”

“只要我付出代价，你就愿意把这件事当作没发生过，对吧？”

“也就是说，你承认自己不惜犯规也想获胜？”

“我不承认那点……毕竟我没说谎。”

“既然如此，这就奇怪了吧。你究竟打算对什么支付代价？”

“这次我输给了你，也就是我要对此支付代价。”

虽然很屈辱，但我也只能这么说。

“听见了吗，木下？那家伙完全不认为自己是坏人欸，你能原谅她吗？”

“不可……原谅……”

“她是这么说的哦。你不打从心里承认自己错误的话，我们就不会答应你。”

“唔……”

“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你也是有自尊的吧。我知道事到如今你无法在老师或朋友面前承认自己的错误。所以，心胸宽阔的我答应你也可以。不过，木下同不同意就另当别论了呢。”

他就像在戏弄我，把状况变来变去，同时露出恶魔般的笑容。

我想尽快从这个情况里解脱。

“是你说只要付一百万点就愿意当作没发生过。应该没有别的条件了吧？”

“确实如此呢，不过那是刚才的条件。你拒绝过一次了吧？如今要条件相同是不可能的呢。如果是第二次谈判，条件当然也会改变。”

龙园同学一面挑衅一面猛攻过来。

“我想想。你就当场磕头道歉，试着恳求我们吧。我和木下说不定会改变心意。”

“等等，龙园。这样太过分了。”

在一旁的茶柱老师，对要求我磕头道歉的龙园同学说道。

“老师不要插手，这是我们学生之间的问题。”

即使面对老师，龙园同学也毫不胆怯，接二连三地说道：

“算了，我就饶过你，不让你立刻做决定，毕竟老师也在看呢。所以，体育祭结束之后，就请你告诉我答案吧。以一百万和磕头道歉和解，还是提请学校申诉。你会选择哪种呢？”

他接着补充道：

“你别以为体育祭结束后就会失效、解决。我可是会挖出许多问题，彻底地与你战斗。放学后，你就把铃音带过来吧。”

龙园同学对栉田同学说完，便离开保健室。

我心里隐约感到失落，伫立在原地。

“你没事吧？堀北同学……”

“没事……比起这个，你知道现在几点吗？老师，请问休息时间还有多久？”

“还有大约二十分钟。你们还没吃午餐吧，赶快去吃。”

已经这个时间了呢……我实在没闲工夫吃午餐了。

因为我必须尽快找到须藤同学，并把他带回去。

“我先告辞。”

我怀着焦急的心情离开了保健室。

2

一切都是因为我的怠慢。这是我只想着自己，去挑战体育祭的结果。

我没猜到龙园会得到D班参赛表，并怀有让我跌倒的目的。我没有做好心理准备。

所以我才会动摇，找不出解决方案，而且内心混乱。我的脚步比刚才更沉重了。

“真可悲呢……”

对，我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悲。

靠近玄关门口时，有两名学生走进了校内。如果是普通学生的话，我大概一点也不会留意了吧。不过，事情并没那么如意。

“哥哥……”

我以不知会不会被听见的极小音量说出的这一句低声呢喃，随着寂静消失而去。对方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会长——我的哥哥，还有一名替哥哥效命的学生会书记——橘。

橘书记好像发现我而看了过来，但哥哥看也没看我。

我已经习惯哥哥不把我当一回事。其实我很想叫住他，可是位居D班的我，没有那份资格和权力。我稍低下头，等哥哥走过去。反正哥哥才不会对我停下脚步。

明明应该是那样……

“你理解这次考试D班现在处在怎样的情况下吗？”

那不是对橘书记说的，而是哥哥看着我所说出的话。

“……现在我深深感受到了这点。”

我老实地说道。这是没料到参赛名单会走漏，整天漫不经心的我犯的失误。我们就连个人竞赛的细节，都漂亮地被C班摆了一道。

“但请放心，我不会给哥哥添麻烦。”

对，我绝对不能给哥哥添麻烦。这件事全都是我的大意招致。

幸好龙园提议以一百万点和磕头道歉和解，想到茶柱老师也当了证人，应该不会在最后关头才作废吧。

既然这样，以结果来说或许很好。因为这样不会给哥哥添麻烦。

但我真想以像样的形式和他说话，而不是以这种形式。

真希望就像我最初想的那样，在最后的接力赛上和他一起奔跑。虽然那个梦想随着脚伤一同消逝，但就算表现出痛苦的模样，哥哥也不会同情我。

所以，我就积极向前看吧。既然都已经被打击到这种地步，我也没什么东西能失去了。再说，我知道我在这场体育祭上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一件。

“告辞了。”

我这么说完，就飞奔似的从玄关走出。

我边忍着脚上的痛楚，边查看学校周围的设施，并且奔跑着……为了寻找须藤同学。

可是找到他没那么简单。光在校内走一圈，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

离午休结束不到十分钟，我回到操场。

焦急的须藤同学也有可能因为推荐比赛将至而回来。因为他一直为了拿下年级第一而努力。我如此祈祷。

“他果然没回来呢……”

我还没去过的地方应该只剩榉树购物中心或宿舍了吧，也可能是学校里的某处。我实在是找不完。

他……绫小路同学，出现在我面前。他应该吃完午餐了吧。

“你还真是气喘吁吁呢。”

“我在找须藤同学，他没出现在操场吗？”

“嗯，目前没有。你打算说服他了啊。”

“他对D班来说是个宝贵战力。而且就算我不愿意也察觉到了。”

“你是指？”

他好像对我的心境变化很感兴趣，但就算现在告诉他龙园同学的事也无济于事。

再说，告诉他之后，情势也不可能好转。

让事情只在我和栉田同学，以及茶柱老师之间结束是最好的。

午休已经过完一半，但须藤同学没在任何人面前现身。

如果下午的推荐竞赛期间，他也这样不见踪影，D班会因为须藤同学缺席而大受影响，然后就一定会败北。

“你对须藤可能去的地方有头绪吗？已经几乎没时间了。”

“不，还没有头绪。但他能去的地方应该有限。假如在意旁人目光，那他回去宿舍的可能性应该很高。”

“你的脚没事吗？”

“要说不痛是骗人的，但我还不至于跑不动。你要跟我一起去吗？”

“我就不了，我就算跟你一起行动也只会碍事。”

“这样啊……”

就我的立场来说，那或许也比较方便。我一面这么想着，一面忍耐疼痛，跑了出去。

我以及我的不足之处

铃声响起，体育祭后半场比赛开始。我们迎来了推荐比赛。

剩下的四项竞赛，预计将由班级里选出的精锐们出赛。

“话说回来，绫小路同学，你要参加借物比赛呢。”

“可以的话，我很不想参加啦……”

我在猜拳中赢了，所以也无可奈何。每班将各派六人参加借物比赛。一共六组，一组四人。

其分数设定得比个人竞赛还高。

“问题在于缺席的须藤同学呢……”

原本决定要参加所有推荐竞赛的须藤不在，因此这样下去就会被当作缺席处理。问题在于我们要不要找替补。

“方便的话，我能听听你意见吗，绫小路同学？我本来想问堀北同学的意见，但似乎行不通。”

对，堀北也没有回到阵营。我以为后半场开始之前，再怎么样也会有一个人回来，这真是始料未及。但情况也有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就算不靠我，你应该也能做出正确判断吧？”

“……不知道欸。但我个人认为需要找替补。个人竞赛上我们班大概是垫底，如果要在综合分数上胜出，我们得在推荐比赛上胜利才行。”

“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要找谁当替补了呢。”

“替补需要十万点呢，点数部分我会设法解决。我想找池同学或山内同学替补应该不错。”

“因为拿下第一的话能获得考试成绩，对吧？”

“嗯，我认为活用那项优点才是上策。”

如果是运气大幅左右结果的借物竞赛，这似乎可以说是好办法。结果，池和山内一对一猜拳，获胜的池于是洋洋得意地前来会合。

“放心！我会连须藤的份一起努力！”

光论气势，他好像不输须藤，干劲十足。竞赛前裁判们进行了说明。

“借物竞赛上也设定了高难度的项目。那种情况也可以要求重抽，但我们会要求待命三十秒才能重抽。希望重抽的人要向抽签地点的裁判提出。另外，三个人抵达终点时比赛就会结束。以上。”

得到这样的补充说明后，要参加第二场借物竞赛的我开始进行准备。

“嗨。”

我被站在隔壁的男人搭了话。不用转过头，我也知道他是C班的龙园。

“那个肌肉笨蛋不参加借物比赛吗？我还以为他绝对会参加呢。而且也不见铃音的踪影，他们不会是在体育祭好上了吧？”

“谁知道，那与我无关……我不太清楚我们班的内情。”

“问你简直是浪费时间。”

龙园好像立刻对我失去兴趣，而与我保持距离。话虽如此，他好像也一样是第二场。不久，第一场比赛就开始了。其他班都派出了运动神经很好的学生，池在起跑时就被抢先了一步。

即便如此，关键在于借物的内容。最后抵达箱子的池抽了签，并且确认内容。其他班选手已经开始四处奔走，离开操场寻找指定的借物。

“哦！”

池大声呐喊，摆出胜利姿势，忽然逆向跑来起点。

“绫小路！借我左脚吧，左脚！”

“左脚？”

“鞋子啦，鞋子！那是我的借物内容！”

他这么说完，就给我看了写着“同学的左脚（鞋子）”的纸张。

“不行，我要是借你，等会就不能跑了吧……”

“呃！”

他好像是因为我离他最近才逆向跑来，但他无法从之后要参加借物竞赛的人借鞋子。

池对自己的粗心而感到慌张，并往我们阵营跑了过去。不过，其他班学生好像都陷入苦战，还不见有人走向终点。结果借物比赛池靠签运，拿下第一名，拉开了波澜起伏的序幕。

“真是不能小看他……”

过了几十秒，A班与跟在后头的B班抵达终点，C班成了最后一名。

比赛一结束，便响起我们第二场的开始信号。

脚程快的家伙飞奔而出，我跟在稍后方，也前往抽签场所。

“纸上会写什么呢……”

我把手伸入放置的箱子。里面好像放着一定数量的纸张。我一面注意别多拿，一面取出签纸。接着打开对折两次的纸张。

带来十名朋友。

“……不会吧？”

在看到这句话的瞬间，我眼前一片漆黑。

光是朋友这点门坎就算很高了，居然还要十个人？这是在开玩笑吗？

我再怎么想，也想不出十个人。

“你发什么呆啊！快点啊！绫小路！”

拿下第一而得意忘形的池这么对我喊道，但我也束手无策。

既然班上为数不多能依赖的朋友中两人都（堀北、须藤）不在，这就已经是死局。

一之濑和神崎是敌人，我也不能依赖他们……

“请帮我换签……”

我遵守规则，提出变更借物内容。

同组的其他学生都已经以借物为目的跑了出去。我等待三十秒，抽了第二张。

喜欢的人。

“不不不……”

这借物内容是怎么回事？我只觉得是在胡闹。

“请、请换签。”

D班学生们看着我，散发困惑的氛围，可是没办法解决的问题就是没办法。说真的，其他人要是抽到这种签会怎么做呢？

要是让异性看见这张纸，那就已经等于是告白了。假如说谎拜托对方，当然也很丢人。在决定借物内容前，我就已经白白浪费了一分钟。

座钟。

第三张终于抽到有实现可能的签。

不过，座钟的话，就必须去教学楼吗？

我先朝老师们的帐篷走去，试着寻找座钟，但没找到。

在我东奔西走的过程中，三名选手结束了借物，抵达终点。

“……果然还是失败了。”

我被幸运女神抛弃，以最后一名告终。

这比赛不是我有没有偷工减料的问题，是再怎样都无能为力。

1

现在操场正要开始下半场比赛了吧。

我终于在宿舍大厅找到坐在沙发上的红发学生。

“须藤同学。”

我为了不吓着他，慢慢以沉稳的语气叫他。

须藤稍作停顿之后，回过头来。

“……堀北。”

我想他应该对我的出现感到惊讶，因为他没想过我会来这里吧。

“你来干吗……难道是来说服我的吗？”

“我看起来是会来说服你的那种人吗？”

“这……看起来是不像。那是怎样啊，你是来骂我的？”

“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啊？”

须藤同学搞不太懂，于是歪了歪头。

为什么呢？找到一直在寻找的须藤同学之后，我却什么也说不出口。

我再次回想自己为何要拼命找到他。

“少了你的话，D班就会没胜算。”

“我想也是呢，现在应该很不妙吧？”

“嗯，目前应该是最后一名，要在此逆转的话，就必须在推荐竞赛连续拿第一名。但就算这样，要夺取第一也几乎不可能。”

虽然班级里有须藤同学这种运动能力突出的学生，但在体育祭上综合地来看时，就证明了我们在其他地方较为逊色。

“我明明就出色地带领了班级，可恶。平田那家伙……”

“他阻止你失控是没错的呢，倒不如说你应该感谢他。万一你对龙园同学动手，说不定就会失去体育祭的参加资格。”

“我无法忍受一直被龙园摆布，那家伙一直在犯规。”

“虽然你的言行确实有问题，但你在体育祭上真的很认真呢。”

这次，他做出了不像他作风的行动。在某种意义上是个奇迹。他为了同学当上自己不习惯的领袖，带领同伴挑战了体育祭。虽然容易跟人吵架的这点一如往常，不过那是因为他想带领班级取胜。除了他不参加的两百米赛跑，其余参赛的项目全部都是第一名，我就算是远

远地看，也知道他在团体赛上同样独自展现了压倒性力量。这点我必须认同、称赞须藤同学。

“但你也有许多必须反省之处呢。现在你孤身一人就是最好的证据。”

“什么嘛。”

“假如你受大家依赖、信任，现在在这里的一定不只有我，应该会有一大群同学在场，为了说服并请你回去。”

须藤同学好像因此再次感到焦躁，而轻轻踢了桌脚。

“你的这种态度就是问题。D班老是被你折腾。期中考、与C班之间的纠纷，然后这次是恼羞施暴。你就是因为不知悔改，才没任何人跟过来。”

“你真的是来说教的吗？你现在能不能饶了我啊，堀北。我现在超不爽的。”

须藤激烈抖着脚，拼命发泄焦躁，甚至连我这里都听得见运动衫的摩擦声。

“虽然我也觉得抱歉，但我自己克制不住冲动，所以没办法吧。”

“这样亏你还想带领大家呢。”

“那原本就不是我主动提出，而是别人拜托我的吧。”

“就算这样，既然接下重任就必须担负一定的责任。”

“啰嗦，那种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老是像个小孩呢，在社会上肯定行不通吧。”

“烦死了！”

他这么喊道，凶狠地怒瞪过来，用要我闭嘴般的眼神震慑我，但我不动声色。

“啧……搞什么嘛。”

如果是别人大概就动摇了吧。但我不为所动，须藤同学因为坚持不住，而撇开了视线。

“你这个人因为缺点暴露在外，所以很好懂呢。不读书的话会变得如何？施暴的话会变得如何？你不懂得瞻前顾后。”

“啊……我知道了啦！给我适可而止！我对你的说教都快吐了！”

须藤同学想留在这所学校，想让事情顺利进行。

即使如此仍会引起暴力事件，应该是有某些缘由的吧。

只要没弄清根本原因的话，须藤就会一直重复下去。

就像我一样——总是期望独自一人。

所以就算会被他讨厌，我也不会住嘴。现在在此，我要看穿他的一切。

“你不高兴可以打我。”

“什么？那种事情……我怎么可能做得出来……”

“就因为我是女人？丑话说在前面，我可是很强的。在你出手之前，我就会打倒你。”

“干劲满满啊……你这女人真的很奇怪。就像你说的，其他人才不会来追我，但也只有你追了过来。”

那也是因为我被绫小路同学教诲的关系。

不过，现在是我自己遵循本意才站在这里，所以没必要告诉他。但须藤同学好像稍微松懈了下来，他像是平息了怒气似的嘟哝道：

“我会接下领袖的职责，是因为我以为只要会运动，体育祭就会因此轻松胜利。事实上，我也没输给其他班的人，就算再比一次个人赛，我也有信心不输给任何人。但是啊，团体赛只要有人扯后腿就没辙了。倒杆竞赛和骑马打仗都是因为没用的家伙才输，我就是受不了这点。”

我理解他会想抱怨的心情。须藤同学在年级里也有出类拔萃的运动神经，但周围的同学都不是配合得上须藤同学的实力者。

“我知道你不喜欢在擅长的领域上输掉，但理由就只有这些吗？”

如果只是在运动上不想输给任何人，就不必接下领袖的职责。须藤同学应该也已经预见会在团体赛上苦战。换句话说，这一定还潜藏着其他理由。

须藤同学稍作思考地歪了头，但他立刻就给了我答案。

“……可能还有想受人瞩目、受人尊敬的私心吧。我也想让至今瞧不起我的人刮目相看……我真丢脸。”

他因为冷静下来，所以发现那不过是一己私欲，以及自己半途而废的事实。因而用力挠了挠自己染得赤红的头发。

“这样我就完全被孤立了吧。算了，反正只是回到跟初中时一样的状态而已。”

“……”

须藤同学这席话让我暂时陷入沉默。

不知我的说教，是否传达到了他的心里。

我被绫小路同学驳倒、输给龙园，还被哥哥放弃。

其实我并没有责骂、教诲他的资格。

我一直认为他水准很低，现在却觉得并非如此。

须藤同学的确很幼稚，做事不瞻前顾后，个性让人难以应付。

不过只要换一种角度，就会逐渐发现他也是面对孤独，不断战斗过来的人。

有勇气面对孤独的他，说不定比我更了不起。

尽管有着传达不过去的不安，我也拼命挤出话语，继续进行我不擅长的对话。

“……真不可思议呢。因为我和你的心情，基本上是一样的。”

“啊？什么意思？”

“我也有想被人尊敬的心情，以及期盼独自不断战斗的心情。”

他虽然有着某种矛盾，但即使如此也一路孤独战斗，与我很相似。

“回想起来，那是有征兆的。期中考时，我对包含你在内的那些不会读书的人感到焦躁。我对连理所当然的事都办不到的人很生气，根本就不打算帮忙。你在体育祭上表现还比较出色，至少你带领了不擅长运动的同学们。”

读书与运动，虽然乍看完全不同，但本质说不定是一样的。

须藤同学现在应该强烈体会到我当时的心情。

“那你应该能理解我的心情吧，我现在只想独处。”

“我也不想打扰你，但现在少了你D班就一定会输。”

这不光是须藤同学个人的问题，而是会牵涉到班级的成败。

“你一开始不也跟我一样抛下班级了吧，你没资格对我说教。”

须藤如此简短拒绝，便慢慢从沙发上站起。

“……是啊。”

对，我说的话没有分量。毕竟我不久前的想法和须藤同学相同。

“你对我很失望吧，不过我习惯了。我被人渣父母生下，所以我也是人渣。我明明不想效法他们，自己却逐渐变得像父母……”

须藤同学好像打算回房间，用放弃一切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看见他那副样子，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人渣生的小孩就是人渣——如果你这样想就错了。你的人生掌握在你自己手中。我不会认同你那种想法。”

我强烈否定。我觉得就算理解他的心情，我也必须去否定。

“如果天才的妹妹就会是天才，真不知道我可以省下多少力气……”

“什么意思啊？”

“……你还不是什么人物，要成为什么人物要看自己，起码你在运动领域上拥有天分。虽然你的语气确实粗鲁，但练习上你也给了许多学生建议。就是因为看见你那副模样，我才知道你不是没用的人。但是现在的你则是最差劲的，你不过是想逃避现实而已。假如你就这么继续四处逃避，我就真的会把你打上人渣的烙印。”

“既然这样，那你就打上吧。我已经无所谓了。”

“你因为事情不如意就打算放弃吗？”

不管我抛出多么刺耳的话，他都没有正面积极回应。

须藤同学好像封闭了内心，凭“我”是无法开启那扇门的。

宣告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那是下半场比赛开始的信号。

这样须藤同学肯定赶不上借物竞赛了。

“你回去吧，堀北。”

“不，在把你带回去之前，我是不会回去的。”

“那就随你便吧。”

须藤同学迈出停下的步伐，搭入了电梯。

“我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

“……随你便。”

电梯门关上。我到最后都没从他身上移开视线。

2

“呼……真可惜，差点就赢了B班……”

“是啊。”

在须藤缺席的情况下，我们比完四方拔河，就算找到替补也依然惨败。虽然获胜的可能性很小，但我们班还是赌了一把。不过还是输了。最后一名的结果被摆在眼前。

对班级来说，这也会影响综合评分，但受到最沉重打击的人是平田。他在借物竞赛上同样负担了替补点数，因此失去了巨额点数。在任何一项竞赛上我们都必须在缺少绝对王牌须藤的情况下挑战，非常地痛苦。

“须藤同学还没回来呢。”

“平田，下个比赛你也打算代付点数吗？”

“因为有这么做的必要呢，这是无可奈何的支出。”

话虽如此，平田到目前已经付了三次。其中有须藤原定参加借物竞赛、四方拔河的两次，以及堀北原定参加四方拔河的一次。点数不便宜。下次也要付的话，就会是共计五十万点。就算持有再多点数，这样下去他应该也吃不消。

“唉……须藤就不说了，堀北之后应该会自己付吧。”

堀北虽然缺席，但我可以断言她一定不会让平田帮自己付点数。幸好那家伙和平田一样，在上次考试中得到了高额点数。

“应该要适当地让参赛者负担吧。”

“或许是这样，但十万点是很大的金额，要存很不简单呢。擅自找替补的人是我，我不能要求其他人付点数。”

“你就不觉得是擅自弃权的人不对吗？”

再说，平田还被须藤打了，可是他好像完全没在意这种事。

“拿到前面的名次就会有利于今后考试，而班级胜利也是如此。参赛总比弃权好呢。如果要自费的话，也会有许多学生不参加吧。”

需要考试成绩的学生，的确大致上也缺钱。他们当然很想要分数，但如果取得靠后的名次，考试反而会变得不利，所以应该会很犹豫吧。因为如果既失去钱，又失去点数，就太惨了。

剩下的竞赛是男女两人三脚和最后的一千两百米接力。

平田正打算去问有没有人想参赛，栉田便跑了过来。

“平田同学，能不能也让我帮忙呢？我想参加两人三脚。我当然会出点数……可以吗？”

“咦？”

没想到来自报姓名的人是栉田。

“我不能让你一个人付点数呢，而且，就算是为了堀北同学、须藤同学，我也想要有所贡献……”

“当然可以。你运动能力那么好，我很欢迎哟。”

“谢谢！我去告诉茶柱老师我要担任堀北同学的替补哟！”

她说完就飞奔而出。

“那么，剩下的就是男生。我去问一下。”

“欸，平田，这场竞赛我可以代替须藤出场吗？我也会付点数。不保证能够获胜为班级贡献，但假如这样你也不嫌弃的话……”

“嗯，当然没关系……但真的没问题吗？”

“我也不好意思让你一个人付点数，而且我对下场考试也有点不放心。我也有想尽量先保住一分笔试成绩的私心。”

取得平田同意后，我便立刻跟上了栉田，在她和茶柱老师说话时插话。

“须藤的替补是你吗，绫小路？”

“是的。”

“身为避事主义的你竟然会主动参加，真是稀奇呢。”

“原来代替须藤同学参加比赛的是绫小路同学啊，请多指教哟。”

“请多指教啊，我脚程不是很快，请你见谅。”

“我觉得两人三脚比跑步速度更重要的是步调的配合呢。”

我们说完便立刻前去准备比赛。

“哈啰。绫小路同学，还有小桔梗。我们似乎同组呢……”

出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之濑以及柴田。



“哇……真是遇到强敌了欸，你们两个居然组了队……”

“柴田同学是很强没错，但我不算什么哟，我都还没拿下一个第一呢。”

“是吗？真意外！”

“我得过一个第二名，剩下的都是第四、第五名呢。其实原定是别人出赛，但她在上午的两百米赛跑上不小心扭伤了脚。今年好像有很多人受伤呢。”

看来B班也出现了缺席者。他们是临时的搭档吧。

“柴田同学，我可以绑了吗？”

“OK。”

B班搭档感情要好地绑起绳子。

“那我们也……呃，绑绳子可以交给你吗？身为男人擅自去绑绳子，我有点抗拒。”

“好呀。但真不可思议呢，你和堀北同学练习时，明明就是由你绑的。”

没想到她观察得真仔细呢。

“那家伙……她是例外。我和其他女生可不会这样。”

“也就是说，她是特别的存在吗？”

该说她是特别的存在吗？虽然她的立场特别是事实，但我难以告诉栉田详情。

“比起这个，堀北同学居然会主动去找须藤同学，真是难以置信呢……该怎么说，堀北同学看起来不像是会逃课的人吧？”

“我也很意外。”

“但你看起来好像并没有很惊讶呢。”

栉田蹲了下来，在我的脚上绑绳子，一面这么说道。

“我本来就是情绪不会写在脸上的类型。”

“就是所谓的扑克脸呢。”

“栉田。”

“再等一下哟，就快绑好了。”

栉田这么说完，就漂亮地结绳，同时以可爱的声音回应我。

对于这样的栉田，我决定冷不防地开口：

“把D班参赛表泄漏给C班的叛徒就是你，对吧？”

“……讨厌啦，绫小路同学。你怎么突然这么说？就算是开玩笑也真是过分……”

“我看见了哦，看见你用手机偷拍了写在黑板上的参赛表概要。”

“那只是我为了防止自己忘记才拍下来的。要是忘记自己的顺序就糟了呢。”

“只能用笔记本记下自己的顺序——我们是这么规定的吧。”

“是吗？抱歉，我不小心忘记了呢。”

栉田绑完绳子，便慢慢站了起来，带着一如往常的笑容看了过来。

“难道你因为那样就怀疑我？”

“抱歉，我很有把握。要不是那样，我们不会这么平白被C班打击。”

能像这样和她独处的时间有限。在某方面而言，现在算是说出这些话的绝佳机会。

“嗯……但是呀，就算有人泄露了D班参赛表，C班也未必都凑巧能赢吧？”

“是啊。”

当然，C班并不是在所有竞赛上都所向披靡，所以真相很难了解。因为就算看穿D班的参赛顺序，能否获胜也会受到A班、B班的成员影响。但即使如此，可以一口气提升胜率也是事实。

“欸，绫小路同学。假如我就是泄漏班级情报的犯人、假如手机拍照就是决定性的招数，那你早就知道参赛表泄漏了吧？那么，你为什么事后没有变更参赛表呢？只要之后提出新的参赛表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来，我拍下的参赛表就会变成旧的信息，你不觉得那就会失去意义了吗？”

“那没意义吧。如果叛徒是D班学生，那么无论怎样都能背叛。”

“你的意思是？”

“就像你所说的，只要在规定期限内修改参赛表，然后默默提出新的参赛表就可以规避风险。但就算这样，照理只要是D班学生，无论何时都可以确认、阅览参赛表。只要告诉茶柱老师想看参赛表，按道理来说是可以看的呢。”

随时确认参赛表这种事，应该是被允许的。换句话说，就算她在暗地里行动，只用反复确认参赛表，就能知道参赛顺序。

栉田……不，如果是龙园的话，肯定会让她这么做。

“但只要把真正的参赛表藏到最后一刻提交，就算之后有人看见，应该也更改不了吧。”

“那样的话或许参赛表确实就不会泄漏呢，但我没想到这点。”

“啊，但擅自做这种事，之后其他人也会混乱吧。应该行不通呢。”

那个想法的方向不错。要让以这份参赛表为中心的间谍行动无效，就必须事先出招。确实就像栉田所说，只要在截止时间前一秒提交参赛表，就算对方得到消息也是在截止时间之后，因此没有效果。但就算这样，也会造成毫不知情的同学混乱。擅自改变大家一起决定的事也会招惹反感吧。正因如此，假如最初就考虑到泄漏的可能性，班上事先制作多张参赛表才最为理想。这么做，不管是哪一种参赛顺序大家都可以应战。对方也会对随机提出的参赛表束手无策。这样就可以完全捣毁泄漏计划。

“我了解事情经过了，但我可不是犯人哟。可是我也不想怀疑其他同学。”

“那要和茶柱老师确认看看吗？确认有没有学生在参赛表提出后，还特地来确认。如果有的话，那个人很可能就是犯人。”

尤其是承认用手机拍照的栉田去看过的话，她的嫌疑就会更深。

“……”

栉田闭上了嘴，脸上的笑容首次消失了。这代表着她默认自己去确认过。

但她随即浮现出别有深意的笑容。

“呵呵，绫小路同学，你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栉田笑道。那是我以前见过的那张我所不认识的栉田的脸庞。

“露馅了就没办法了呢。对呀，就是我泄漏了参赛表。”

“你承认了啊。”

“嗯，如果被茶柱老师问话，我确实就会露出马脚。那只是时间问题呢。并且我有把握就算告诉你真相，也不会被你拆穿。你不可能忘记吧？忘记你碰到我制服的事。万一公诸于世，事情可就糟糕喽。”

这是如果我告诉别人她就是叛徒，她就会把沾上我指纹的制服交给学校的威胁。

“我确实无法说你就是犯人，然后把你扭送。但你就顺便告诉我吧。船上的考试——那也是你通过龙园告诉所有学生自己是优待者才导出的结果吧？然后，龙园要求泄漏消息当作回报。”

“你指的回报是什么？你知道我不惜背叛班级的目的是什么吗？”

“你这次体育祭行动这么露骨，就算不愿意也看得出来。你以前想拜托我的事情，动机也和这次一样吧？”

“啊哈哈……嗯，原来如此。绫小路同学，还真的被你知道了。”

“嗯，我想知道你背叛班级的明确理由。”

“你是指我想让‘堀北铃音退学’的理由，对吧？”

“因为只有你执着于堀北的理由，我怎么样都搞不懂。”

我本来想在体育祭前让她们双方当事人解决，但并不顺利。

“抱歉，我一定要让堀北同学退学。不管怎样，我的想法也不会改变。”

“换句话说，你的意思是就算把D班推到火坑也无所谓？”

“是啊，我即使不升上A班也没关系，只要可以让堀北同学退学，我就心满意足了。不过你可别误会哟，堀北同学消失之后，届时我就会和大家团结一致，以A班为目标。这点我能答应你。”

看来要阻止栉田好像不可能。这家伙意志很坚定。如果有必要的话，她应该也会接近葛城或一之濑、坂柳这些人物。

“啊，不过我的想法刚刚改变了。我打算把你也列入‘退学名单’里。换句话说，排除你们两个之后，我才会以A班为目标。”

她带着平时那不厌其烦的笑容这么说，令人炫目。

“你就不觉得会有龙园暴露你的可能性吗？”

“我也不笨，所以不会轻易留下证据哟。龙园同学能无动于衷地陷害人，而且也会说谎。我算是有在赌会不会被他出卖就是了呢。”

她仿佛是在说——即使如此她也有无数个办法蒙混过去。

栉田是认真打算击溃堀北呢。

在这所学校的机制上，光是同伴里有叛徒，就会被迫卷入绝望的战斗。

参赛表顺序、战略，所有消息都走漏了。这样还要堀北赢，实在很勉强。

唉……毕竟她拟定战略时没有料到班里有叛徒。堀北如果是真正优秀的人，我还真想请她使出利用叛徒获胜的这点特技。

“体育祭上堀北同学遍体鳞伤呢。没办法帮助她，你应该很遗憾吧？”

“谁知道呢。”我如此简短答道。尽管我们互相敌对，但还是挑战了两人三脚。

3

须藤同学从我面前离去，大约过了一小时。如果顺利照着计划表来进行，最后的竞赛应该也差不多快开始了。须藤同学缺席带来的影响绝对不小。虽然想象得到平田同学他们勇敢奋战的模样，但结果无法令人期待呢。

无力的我只能茫然地站着。

我只能一直伫立在电梯前。

就算我回到阵营告知要退出比赛，我也没能力支付替补所需的点数。我手上的点数之后要被龙园同学全数拿走。换言之，我无法帮代我参加的同学扛下费用。我就算回去也是个无力的存在。

然而，我无法离开这地方的理由不仅如此。

假如须藤同学在我离开之后回到这里，他一定会很失望。

况且，在D班的败北几乎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我想做力所能及的事。

我相信须藤同学会回来。

仅此而已。

然后，我的愿望实现了。

“你……还真的一直留在这里哦。”

“你总算回来了呢，须藤同学。”

我表现得很冷静，可是心里很高兴。

看见须藤同学进入电梯的模样时，我甚至忍不住发出声音。我打从心底认为电梯里有监视器真是太好了，因为可以让我获得冷静下来的时间。

“体育祭应该已经结束了吧。”

“或许如此呢，可是如果你现在回来，说不定还赶得上最后的竞赛。”

“就算参加又能怎样，我们班输定了吧。”

“这场体育祭，确实有超乎想象的凄惨结果等着我们D班。我受伤退出，而且高圆寺同学从最初就不参加，你也是中途退出比赛。同学们比起其他班胜率也很低。”

我就算抱着逆转比赛的心情挑战推荐竞赛，结果也一定残不忍睹吧。

“我可以把你回到这里，当成是为了回到比赛吗？”

“才不是。我是在想你也许还留在这里，我只是想确认这点……”



“这样啊。在等你的这一小时里，我在脑中试着思考了各种事情。我再次思考了自己是怎样的人，以及你是怎样的人。我在想，我和你果然很相似。”

总觉得独处冷静下来，那个答案总算变得明确。

“我们没任何共通点啦，你和我差太多了。”

“不，我跟你非常像。我越想越这么觉得。”

那并不是谎言，是我发自内心的话语。

“总是独自一人，总是很孤独，但仍旧相信自己办得到而一路走来。要说我和你有不同之处，那就只有想被认可的对象是一个人，或是一群人了吧。学生会长的事情，就如我之前所说的那样，你应该知道吧？”

“嗯，是那装模作样的家伙吧。他好像是个很厉害的人。”

“那是我哥哥。”

“……啊？话说回来……你好像说过在和他吵架还是什么的……”

我对正在回想的须藤同学自言自语般说起哥哥的事。

“我们兄妹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好的兄妹天差地别。原因错在我能力不足。哥哥很优秀，讨厌和无能的我有所瓜葛，所以我才想拼命变得优秀。不管是读书还是运动。即使现在我也依然很努力。”

“等、等一下。你脑筋很好，而且也很会运动吧？”

“一般来看是这样呢。但就哥哥来看，那并没什么大不了，而且是理所当然要达到的水准。”

哥哥很可能在初一、初二时就达到我的水准了吧，又或者是更早。

“我为了追上哥哥，一点也不在意周围人的感受，结果就是我总是独自一人。回过头来，谁也不愿跟随我。我本来觉得这样就好，因为我相信只要自己够优秀，哥哥总有一天会愿意回应我。即使是这场体育祭，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只要参加许多竞赛，并且表现活跃，哥哥也就会看见我。我想要跑接力赛的最后一棒，理由也是如此。我心里微微地期待这样他是不是就会来和我说话，或是替我加油。像是为了班级、为了自己之类的，对我而言那种事情其实只是次要。”

因为面对了须藤同学的脆弱，我也成功面对了自己的脆弱。

“你就算那么努力也无法得到他的认同吗？”

“嗯，完全无法被他认同。但我总算发现了，发现我一点也不优秀。我在这场体育祭上被龙园 同学玩弄于股掌之间，没留下任何成果。这样的我是不可能让哥哥认可的呢。我以A班为目标，是为了让哥哥认同。那不会改变。可是，我发现我为了那个目标的手段是错误的。我或许不该孤军奋战，拥有伙伴才能接近A班。”

“你不打算放弃吗？”

“要说我和你有不同的地方，就是这点了呢。我绝对不会放弃。为了让哥哥认可我，我会加倍努力。”

“那条路很辛苦的……”

“是啊。世上如果只有自己一个人，就一定不会痛苦，而且还会很轻松吧。但世界上有好几十亿人，我们周遭也有无数的人，是没办法无视的。”

人无法独自生存，一定得和他人一起走下去。

这场体育祭对D班而言是试炼，同时也成了可贵经验。

“我以前说过呢，说过你要是再施暴，就抛下你。但那并不是正确答案。假如你又快要走歪路，到时我会把你给带回来。所以，毕业为止，你把你的力量借给我吧，我也会答应全力帮助你。”

我注视着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因为我想让他接受我的决心。

“刚才明明完全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你这次的话会这么沉重呢。”

“也许是因为我坦率地承认了呢。我其实……是个很没用的人，只是我自己不正视而已。”

我无法无所顾忌地和别人说出这种话，但他若和我是同类，那就另当别论了。

“我再说一遍，须藤健同学，把力量借给我吧。”

“堀北……”

须藤同学双手用力握拳，便用那两个拳头敲了一下自己的额头。

“啊……这是什么感觉啊。虽然我搞不太懂，但总觉得自己清醒过来了……”

他这么说完，便向前迈了一步。

“我会帮你，堀北。我……我总觉得这是自己在篮球以外第一次被人认同。我想回应你的那份心意。”

我知道自己对他的这句话自然而然洋溢出笑容。这是我第一次有这种感觉。

我胸口的这份悸动是什么呢？我知道那不是友情、爱情这类情感。

是有别于那些情感的……对，说得害羞点，就是结交到了伙伴。

那和绫小路同学与哥哥都不一样，是我所欠缺的东西。

这肯定还远远不足。

不过，我应该已经踏出最初的一小步了吧。

时代的转折点

后半场，这场体育祭的最后一项比赛一千两百米接力即将开始。除了D班以外，场上的气氛都升到了最高潮。

“最后竞赛了呢……这场也必须找替补……”

“呼！抱歉，久等了！现在怎么样了？”

气喘吁吁的须藤，以及稍微慢了一拍的堀北都回来了。

“须藤同学，你回来了呀。”

“……抱歉啊，我上大号有点久。”

那张表情隐约看得出来心情轻快。

然而，许多同学对须藤却是冷眼相待。须藤正面接受了那些眼神。

“抱歉，我因为发火而揍了平田，还降低了士气。D班快要输掉也都是我的责任。”

须藤在被人责备前说道，并且深深低下了头。如果是以前的那个须藤，这种事情他连演都不会演吧。感觉得到他一定发生了什么。

平田有些惊讶，也有点高兴地笑了笑。

虽然他那张有点肿胀的脸颊令人心疼，但他好像已经完全不介意了。

“干吗啊，健。这很不像你。”

池不禁对须藤这副模样吐槽。

“自己做错的事情就必须承认呢，也让我向你道歉吧，宽治。”

“我们输掉也不是你的错，毕竟我也不擅长运动……抱歉啊，我派不上用场。”

因为一个道歉，大家都渐渐谅解了他。毕竟大部分瞪着须藤的学生没能留下须藤那样的成绩。

“要是接力的替补还没决定，就让我跑吧。”

“除了你以外，就没有其他学生可以托付这项重任了哟。对吧，各位。”

最终竞赛一千两百米接力的规则是男女混合。各班男女各三名，一人跑两百米。

“我能要求替补吗……因为我这双脚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

须藤的事情谈妥后，堀北便抱歉似的提出请求。

“你确定吗，堀北？你为了比这场接力一直很努力吧。”

“……没办法，凭我现在的状态，也不知是否能赢过池同学。抱歉。”

沉重严肃的会议场合上，堀北也跟着须藤深深地低下头。

没想到她竟然变得这么坦率了。

堀北的身心经龙园之手彻底破坏。

她争取到的最后一棒，是为了在这一天、这一刻，和哥哥并肩同行。

尽管不甘心地颤抖双手，她也为了大局放弃了她那无法实现的梦想。

如果勉强参赛，D班就无疑会在接力上败北。

平田点头同意，并决定让栉田代为参加。

以须藤为首，加上平田、三宅、前园、小野寺等五人，再让栉田代替堀北出赛，D班的编队由此组成。

因为D班里除此之外没有能参加的短跑选手。

决定成员之后，平田在我以眼神示意的同时开口说道：

“那个……抱歉，虽然很唐突，但其实我……”

但另一名男学生就像在插话似的同时说道。

“等一下。抱歉……也能让我弃权吗？”

这么说的，是原定要参赛的三宅。他的右脚好像有点异样。

“其实我在上午的两百米赛跑时扭伤了脚踝……我本来以为休息下就会痊愈，但现在还是很痛。”

看来也有学生不小心受伤。

“这么一来，就必须从男生里再选出一名替补了呢。”

平田这么说着，止住说到一半的话，接着张望四周。

然而，如果对脚程没有绝对的自信，应该不会有学生想参加这场最后的竞赛吧。

等了一会儿也没有出现自告奋勇的人，于是我决定报名。

“那可以让我跑吗？当然，我会支付代跑的点数。”

“咦？让绫小路跑吗？你……脚程快吗？”

当然，所有人应该都不觉得我脚程快吧。

“我赞成。我至今为止都一直观察着大家，我认为绫小路同学应该没问题。”

平田一句话就封杀了所有反对意见。这是平时就赢得信赖的男人的说话分量。谁都无法反驳。

“另外，因为D班的阵容不算太强，所以要不要采取抢先甩开对手的作战呢，须藤同学？我想从规则去思考，这也能取得优势。我认为由擅长起跑、脚程快的你先甩开对手，一口气与对手拉开距离会比较好。再由我维持你赢来的优势，接着把领先优势交给后面同学。”

那是场会掺杂高年级生、十二人同时起跑的接力比赛。由于无法准备十二人的跑道，所以起跑会并排。规则是可以由领先者使用内侧跑道。换句话说，最重要的就是抢占先机。如果可以在起跑冲刺上抢到第一，就不用卷入混战。

“……算了，没办法呢。如果要赢的话，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顺序是须藤第一棒，拥有稳定脚程的平田第二棒，接着插入含栉田在内的三名女生，最后则是我。再怎么说我的脚程也比女生快，于是成了最后一棒。就理由来说，目的应该是想把跑得慢的学生放在中间消耗吧。这样比较省事。

各年级、各班选出的精英们集中在操场中央。其中也有堀北的哥哥和南云等人的身影。

“须藤同学，交给你喽！”

栉田等跑者配合如此喊叫的平田，也对须藤高喊声援。须藤表现出十足的干劲，进了跑道。一年级好像比较有利，D班位在最内侧，三年A班在最外侧。

因为到三年级为止有三名女生，起跑优势感觉很明显。

气氛高涨到最高点之后，最后的接力赛终于要开始了。

虽然我们D班在体育祭上没胜算，但只要在这里取得胜利，今后发展说不定也会大有改变。

我们的阵营里也传来了加油声。

“真是好险，我差点就弃权了呢。”

“是啊，没想到三宅会受伤。”

我一开始原定要在这场最后的接力代替平田参赛。当然，这件事除了平田之外，谁也不知道。

“这样就可以了吧，绫小路同学。”

“嗯，麻烦你做了各种安排，还真是抱歉啊。”

“这对D班来说，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也不愿意一直被龙园同学打击，希望他会因为你去跑而受到惊吓吧。”

“我不会辜负你的期待。比起这个，我们现在先帮须藤加油吧。”

须藤毫无紧张之色，在宣告起跑的声音响起同时，跑出了很理想的速度。即使在至今看过的练习里，这也可以说是时间点最佳的冲刺。他展现出从第一步就领先十一人的气势。我可以看见他在学生们发出“唔哇！”的声援同时高速向前奔跑。

“好强，真快！”

须藤的出色表现，连在一旁观战的柴田都很佩服。

二、三年级男生的速度应该也很快，但他们却被卷入混战，苦于占位。须藤趁机逐渐超前，带着十五米以上的优势归来。

“交给你了，平田！”

D班顿时热血沸腾。须藤把棒子递给下一名跑者——平田。

这名读书、运动都完美的混合型男生，在此也表现得很出色。

后面学生也跟在后头，不过拉开的差距几乎没被缩短，我们如计划维持领先，就这么轮到第三棒的小野寺。如果要说有问题的话，就是从这里开始。小野寺就女生来说跑得很快，但后面逼近而来的几乎

都是男生。领先的距离稳稳地逐渐被拉近。交棒给第四棒的前园时，领先就几乎已经消失，在她跑出时，被二年A班的男生超前。

虽然我们以第一名为目标，但高年级生果然很强。前园接着甚至被三年A班超越，逐渐被后面的学生逼近。三年A班和二年A班变得领先。这应该就如大家所猜想的吧。然而，体育祭总会发生意外。要把棒子交给第五棒的那名三年A班女生，在距离下一名跑者后方大约五十米处不小心摔了跤。虽然她急忙重新站起，但二年A班趁机领先，转眼间就产生了剧烈的差距。棒子交到第五棒栉田手上时，D班也被同年级的A班超前，掉到了第七名。综合能力上还是其他班级比较强。我原本以为至少能把上台领奖当作目标，但这好像成了一场严苛的硬仗。在一年级无法匹敌的情况中，只有一年B班作为第三名拼命紧咬上去。

B班的王牌柴田一下子集中了众人目光。他负责最后一棒，和我一样正在待命、等待出场。

三年A班的第四棒跌倒，排在最后一棒的男生们的状况因此为之一变。

“这场比赛是我们的胜利呢，堀北会长。如果可以的话，我还真想和你跑场胜负难分的比赛。”

南云一面注视着最领先的跑者——二年A班学生，一面笑着。跑在第二名的三年A班学生，应该有三十米的差距。如果是彼此实力相当的跑者，那是绝对赢不了的距离。



“综合分数上好像也是我们班会赢，这应该算是拉开新时代序幕了吧……”

“你真的想改变吗？改变这所学校。”

“至今为止的学生会都太无趣了呢，太固执于遵守传统。嘴上说着严厉的话，同时却不忘救济。不太会出现退学者的天真规则，那种东西已经不需要了吧。所以，我只要制定新规则就好。创造终极的实力主义学校。”

南云这么说完，便迈步而出。他开始助跑，接下逼近自己的接力棒。

棒子递给了代表二年A班的南云。

不久，柴田也在第二名这绝佳状态下接下棒子。

“好，Nice！接下来交给你！”

眼神炯炯发光的柴田追赶南云，飞奔而出。

虽然只有一瞬间，不过我和堀北的哥哥对上了视线。

简短对话里可以看出的事情很少，但这个男人也正在战斗。

“没想到你居然会是最后一棒呢。”

“我是伤员的替补。原本这个位置是你妹妹。”

“这样啊，那家伙以自己的方式挣扎过了呢。”

就算只有这个瞬间，堀北也想和自己的哥哥并肩同行。

即使无法交谈，她也打算传达自己的心意吧。

“我观察了你们班，我一直以为你们是无可救药的班级，但在这最后的接力赛跑上，我却感受不到这点。究竟发生了什么？”

“真是观察入微呢，一年D班不是需要留意的存在吧。”

“我会观察所有班级，不会有例外。”

“如果要说有改变，那就是因为你的妹妹改变了。”

“……这样啊。”

他没有惊讶，只是带着平时的冷静表情简短回答。

“那你呢？你又如何呢？我无法从你身上感受到热情。”

“我就一如往常。也对体育祭不那么感兴趣。毕竟都知道结果了呢。”

班级的想法。

须藤的想法。

堀北的想法。

我对那种东西没太大兴趣。

不过，我有一个预感。

“你毕业后应该就无法见证了吧……我们班可是会变强的。”

“我对那种假设的未来没兴趣呢。”

我刻意叫住打算把视线移往跑过来的伙伴身上的堀北学。

“那么，我是怎样的人——你对此感兴趣吗？”

“什么？”

这是他应该动身助跑的时机，但他就如我所想的一样，停下了动作。

“假如你希望的话，我可以陪你赛跑。”

“……你这男人还真是有趣呢。是我弄错了吗？我还以为你至今都讨厌引人注目，而且避免公开活动。我本来以为你在接力赛也只会随便跑跑。”

“你愿意舍弃爬得上第二名的可能性来和我比赛的话，我就接受挑战。毕竟一年级和三年级根本就没什么机会比赛呢。”

面对我做出的意外挑衅，堀北哥哥完全停下脚步，把身体面向了我。

“有趣。”

他这么简洁答道，就没打算再跑出去。最困惑的应该是三年A班的第五棒吧。因为他为了把棒子交给最后一棒而拼命跑来，堀北哥哥却就这样伫立原地接下棒子。

“辛苦了。”

“啊，咦，哦……”

虽然不知名的三年级生对堀北哥哥若无其事收下棒子的态度感到惊讶，但还是退了下去。这恐怕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接力赛。

大部分察觉情势异常的观众们都看向了堀北的哥哥。本来第三名的三年A班接连被后续跑者超前，接着，D班的栉田终于朝我跑了过来。

栉田也发现了这异样的情况，但还是全速跑了过来。

“在决胜负之前，我先提醒你一下。”

“什么？”

我在彼此准备进入助跑的阶段，决定先告诉他。

“尽全力跑吧。”

虽然只有一瞬间，但我隐约觉得消失在我视野后方的堀北哥哥稍微笑了笑。

棒子就要交到我手上了。

“绫小路同学！”

我接下栉田递来的棒子，开场就马力全开，向前冲去。

至今为止，我从未在宽阔世界里认真奔驰。

这状况和我在无情感的房间里淡然地不停奔跑时根本不同。

现在是离转凉还早的十月初。

我的身体沐浴着凉风。

追上、超过前方跑者之类的事都无所谓了。

这瞬间，和跑在我身旁的男人一决胜负才是一切。

我们就像在划开风似的全速奔跑，逐渐与前方跑者缩短距离。

“不会吧！”

一名学生在我超前时发出惊讶不已的叫声，但声音马上就随风而去。

接着，我连欢呼声都听不见了。

这和战略、智谋都无关。

纯粹是与跑在我隔壁的堀北学之间的单挑。

我过了第一个弯道，过了直线，接着跑向最后的弯道。

你看。我可以再继续加速哦……

操场中响彻怒吼般的欢呼声。

1

“……你跑得超快的欸。”

我一比完回来，轻井泽就一面撇开视线，一面这么对我说。

“只是对手跑得慢吧。”

“不不不，你看了周围的反应之后，还能那么说吗？”

“玩笑话就先不说了，结果我还是没办法跑赢学生会长。”

“唉，那是没办法的吧，因为跑在前面的人跌倒了。”

前面跑者对我们惊异的追赶感到慌张而跌倒，我眼前的道路于是被堵住。虽然我避了开来，但那些微的损失很巨大，堀北的哥哥因此跑到了前面。

要是没有意外，结果就不知会是如何了，不过那种事怎样都无所谓。

起码我在这场最终竞赛上吸引了全校的目光，应该是可以确定的吧。

大部分跑完的家伙都对我投来好奇眼光。

“绫小路！你不是跑得超快的吗？你至今为止都在放水吗？”

须藤跑了过来，狠狠拍了我的背。因为他使出了全力，所以相当痛。

“因为我擅长的就只有逃跑速度。但这比我想象的还顺利，不过是所谓的狗急跳墙呢。”

不只须藤，几个对我跑步表现感到惊讶的学生都上前找我搭话。

“那种速度光是那样可无法解释呢，你这个骗子。”

拖着受伤的脚走来的堀北用手攻击我的腹部。

“你们啊，这可不是该对全力战斗归来的士兵做出的行为呢……很痛欸。”

因为堀北来会合，轻井泽为了不打扰到我们，因此自然而然地保持了距离。

佐仓也远远地看着这边，不过因为有很多人在，所以她没有靠过来。

“要是你从一开始就用刚才的感觉跑，状况明明就会不一样。但你为什么拿出真本事了呢？这样也会受人瞩目呢。”

就如她所说的。先不论平田、柴田那种以前就被认定跑很快的学生，或是须藤那种在体育祭一开始就拿出真本事，至今为止我都是平凡地在过日子。

无论如何，这反差都会影响到我，但那也是看我的想法。

在参赛表名单动手脚，或隐瞒我的真实水平，都是平田和堀北在暗地操作的策略——要做这种表面工夫也没那么困难。

尤其对龙园那种不易下手的对象，将发挥出强有力的作用。

“差不多要公布结果了呢，走吧。”

闭幕典礼的同时，学校也会公布结果。

全体学生看向巨大的电子布告栏。

“那么，现在起要宣布本年度体育祭的结果……”

电子布告栏上分成红、白两组的数字开始计算，数值增加了起来。

十三个项目的总得分，获胜组别是……

分数与“红组胜利”的文字同时显现出来。

比赛竞争非常激烈，但DA联盟的红组好像拿下了胜利。

十二个班级全部分成三组，也一并出现，各班得分逐一显示出来。

对我们来说，二、三年级的成绩怎样都好。

关键在于D班是第几名。

第一名　一年B班

第二名　一年C班

第三名　一年A班

第四名　一年D班

“唔哇！果不其然啊！我们输了！”

“……唉，也算是意料之中吧。”

虽然红组获胜令人高兴，不过，看来一年级的我们狠狠扯了后腿。不过也没办法。我们有高圆寺、坂柳两名缺席者，应该占很大的因素吧。

二、三年级A班皆 以压倒性得分位居第一，D班也获得了第二、第三名，可窥见稳定性之高。

但接下来就很惨了，因为作为红组获胜的A班在综合排名是第三名，所以是负五十点。D班最后一名所以负一百点。C班因为白组输

掉，而扣了一百点，B班综合成绩虽是第一名，但因白组败北而扣掉五十点，所以结果是五十点。一年级以所有班级都倒退的结果告终。

我隐约觉得这时大家的疲劳都一口气席卷而来。

就算这么努力，班级点数却还是减少，得不到回报。当然，个人竞赛上获胜的学生能在之后考试上得到补助，不至于完全没用。

“那么最后，我们要宣布各年级的最优秀选手。”

须藤最期待的应该就是这部分吧。

假如可以拿到第一名，须藤就会被允许光明正大直呼堀北的名字。

然而……

一年级最优秀奖是B班的柴田飒。

电子布告栏上这么显示。

“啊啊啊！果然是这样！”

须藤失去最后希望，而发出惨叫，垂头丧气。柴田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名。虽然须藤在所有个人竞赛都拿下第一名，但缺席应该还是大大影响了结果。既然得分高的接力赛都输掉了，那也没辙吧。

闭幕典礼结束后，他还不甘心地持续凝视着布告栏。

“须藤同学，你没拿下学年第一，你还记得约定吧？”

“……嗯，虽然很不甘心，但约定就是约定。今后我会叫你堀北。”

“这心态不错呢。”

堀北有点坏心眼地笑了笑。

“我忘了一件事。你单方面地对我提出条件，我想起我还没提我的要求。”

“什么啊？”

“要是你拿了第一名，就要直呼我名字。你都提出那种任性条件，所以我在你没达成之时提个要求应该没问题吧。”

“嗯，没问题……”

“我的要求是……无正当理由，禁止你施暴。你可以答应我吗？”

“这是惩罚吧……不过我会遵守的。”

“当然，你别忘记判断正当性的人不是你，而是我或是第三者。”

须藤对这份叮嘱也乖乖服从了。

通过这次事件，他发现了自己的愚蠢，然后也或许学习了成长。

堀北慢慢转身离开。

“对了……这场体育祭，我跟你一样没能回应大家的期待。”

“毕竟你受伤了，所以没办法吧。”

“即使如此我也无法原谅自己，我也必须承担相应责任。”

堀北这么说完，便头也不回地继续说道：

“所以，假如你想叫的话，我也可以允许你直呼我的名字。”

“什么？喂、喂！”

“那就是我对自己的处罚。”

这就是堀北自己的妥协点、中间方案。

“虽然我们是最后一名，但是多亏你，我才能对今后的战斗怀抱希望。我真的很感谢你。”

“……嗯、嗯嗯！”

须藤害臊地蹭了蹭鼻子下方，看向别处，双颊染红是夕阳的错。

“太——好——啦啊啊啊啊啊啊！”

须藤就像一扫所有疲劳似的呐喊，对天举起双臂。

“体育祭太棒啦！真是太棒了！铃音！”

“真是太好了呢，须藤。”

“对啊！”

“抱歉在你们兴头上打扰，可以耽误一下吗？”

在我想返回校舍之时，被人搭话了。一名沉稳的女生前来攀谈。我不知道她的名字或性格，但我在骑马打仗上见过她，只知道她是A班学生。

“之后换完衣服也可以，你能抽空出来吗？”

“……为什么是我？”

“因为有点事情。你五点来玄关吧。”

“喂、喂，绫小路。什么啊什么啊，这是怎样的发展啊！”

我脑海里刹那间也浮现出告白般的剧情，但我从这名女生身上感受不到那种氛围。

“喂，所谓‘有点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试图叫住她，但少女却淡然离去。

“什么嘛，你的春天也到来了吗？”

“看起来并不是那样……”

“说不定有女生看见你在最后一棒表现亮眼而一见钟情哦。”

“真伤脑筋……”

话虽如此，但我的心脏可没强大到可以无视被人叫出。

我目送完不认识的少女，就在换衣室换上制服，回到了教室。

由于学校要求我们在闭幕典礼的同时各自解散，大部分学生都已经在归途上。

身穿制服、比我晚一点回到教室的堀北一坐下，就向我搭话。

“这次真的彻底输了呢。”

堀北这么说道，表情毫无阴霾。

“不过，总觉得你让我在这场体育祭上大大成长了呢。化失败为今后的力量——没想到我使用这句话的一天也会到来……”

“是啊。如果你觉得自己有所成长，难道不是件好事吗？”

“这个班级会变强，而且一定会往上升。”

“这句话真的一点也不适合你呢。”

“……是啊，这很不像我呢。”

堀北自己好像也很不知所措，有点难为情地撇开眼神。

“但课题堆积如山，还有不得不解决的问题。为此我得先磕头道个歉才行呢。”

“磕头道歉？”

我好奇地反问道，但她不打算详细解释。

“是件与你无关的事。今天谢谢你了。”

2

在体育祭上用尽全力的学生们精疲力竭地接连离开教室。再怎么说今天好像也不会有社团活动，须藤同学边和池同学他们聊天，边走了出去。我的同桌绫小路同学好像也要回家，因而早早就离开了座位。他好像很在意我还没离席，而看了过来。

“你还不回去吗？”

“嗯……因为有些小事。”

“你平时明明都很早回去，还真是稀奇呢。”

“我偶尔也想在教室多待会儿。今天辛苦你了。”

同学就这么一个接一个离开，眨眼间教室就只剩我一人。

事到如今我留下的理由就不用多说了。

是为了赴龙园同学的约。这场体育祭，我被龙园同学玩弄在股掌之间。现在也是事后诸葛亮。我无法采取任何对策，被他随心地摆布。

不过……

我的心情却意外地很轻松。我深深体会到自己被人彻底击溃了。

我总算明白自己远比自己所想的还脆弱、没用。我想我不得不感谢他告诉了我这件事。

即使如此，我们背的债也绝对不轻。因为不仅是我，许多学生都会被迫负担。转移一百万个人点数给C班，也相对潜藏着之后苦战的可能性。

“久等了，堀北同学。我和朋友聊得忘我，对不起呀。”

和朋友出过一次教室的栉田同学边双手合十，边回到了教室。

“没关系，距离约定时间也还早，走吧。”

“嗨。看来你没逃避，乖乖来赴约了呢，铃音。”

“要是在此逃走，我就会真的成为无可救药的人。我当然会赴约。”

“看来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不错，有进步。”

就算被他夸奖，我也丝毫不感到开心。

“但在这之前……你也该结束闹剧了吧，栉田同学？”

“咦？闹剧？你到底在说什么呀？”

我在染上夕阳的校舍里，主动正面与栉田同学对视。

“你要在场装好人也无所谓，但目的是什么呢？这次体育祭就是你走漏消息，所以C班才会顺利推进计划。你像这样和龙园同学待在一块，也是为了计划顺利推进……不是吗？”

“……讨厌啦，你是听谁说的呢？平田同学？绫小路同学？”

“不，是我自己感受到的，因为我无法彻底消除心里的突兀感呢。这里除了他之外没有其他人。你也差不多该面对了吧。”

“你说面对，是指面对什么呢？”

“一开始，我在公交车上看见你说服高圆寺同学让座。老实说，当时我并不知道就是你，不过我马上就回想起来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栉田同学的眼睛这么说道。既然她和龙园同学勾结，我就要深入核心。

深入我至今认为不必触及，而没去提及的事。

“想起‘我的初中’里有过像栉田桔梗你这样的学生。”

她总是保持笑容，但假如那件事被我说出来，她也就无法一直这样笑眯眯的了。

我看见她在我眼前第一次垮下表情。

但她立马就浮现出另一种笑容。

“也难怪你会马上想起来，毕竟我在‘各方面上’可都是问题儿童。”

栉田同学这么说完，就静静垂下视线。

“那种形容应该不正确吧，你才不是问题儿童。你现在在D班不是深受大家信任、爱戴吗？但……”

“能请你别继续说往事了吗？”

“也是，事到如今翻旧账也没意义呢。”

龙园同学开心地听我们的对话，同时浮现笑容。

“既然话题接上，你应该已经明白了吧……明白我的目的。”



“嗯，我也差不多发现了呢，你想把我从这所学校赶出去。但那对你而言也有很大的风险吧。假如我揭露真相，你不是会失去现在的地位吗？”

“我和你哪一方比较受信任应该不言而喻吧。这就是所谓低风险的选择呢。”

“但假如被我揭露，你不会困扰吗？就算没一个人相信我说的话，也会留下疑问。至少我和你曾经就读同一所初中，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呢。”

“是啊，不过……万一你和其他人说出我的事情，到时我一定会把你彻底逼入绝境。那样才会把你宠爱的哥哥卷进来呢。”

我因为这句话不禁僵住身体。

正因为我知道眼前这名叫做栉田桔梗的学生的过去，我才知道假如我触怒了她，哥哥恐怕真的会被卷进来。

这可以说是针对我的完美的、无破绽的终极防卫手段。

然而，对栉田同学来说，她也无法轻易行动。因为要是她露骨地做出牵连我哥哥的事，我也有可能变得自暴自弃。

正因如此，她才没这么做，而是拟定正面赶走我的策略。

“你只要无视我不就好了？你应该知道我不会和人有过多瓜葛，也不会做过多干涉吧？”

“现在是这样，但今后可没有任何保证。为了做我自己，不让知道我过去的人全都消失，我可是会很困扰的呢。”

“那么听见这件事的我，也会是你的猎物吗？”

“依情况不同，或许也有可能呢。”

虽然他们正在联手，栉田同学依然光明正大地断言。

“呵呵，真是讨厌的女人呢。算了，我就是喜欢这点才决定和你合作。”

“我要宣布一件事，堀北同学。我会让你退学。若是为此的话，即使对方是恶魔我也会合作。”

栉田同学这么说完，就离开我身边，站到龙园同学那一侧。

“真是遗憾呢，铃音。被可靠的同伴背叛。”

“这次我真是一直被你摆布呢，龙园同学。不……应该是从更早之前开始吧。不管是船上的考试、无人岛、须藤的打架事件都是如此，我真的都一直在输。”

一旦承认的话，这就是很简单的事，这些话毫不费力就从我喉咙说出。

“我们来解决问题吧。‘你们’的要求就是点数和磕头道歉吧。”

“先提醒你，木下和你相撞纯属事故。那既不是别有用意，也不是恶意。社会上也是如此吧，发生事故就会出现一两次和解。事情就是那样。”

“……是啊。因为没证据，所以明显我会变成加害者。”

要申诉清白，需要相应的觉悟及力量。这次我不得不老实承认。

“但我要在此前提下先断言，断言这起事件是你设计的。是你命令木下同学害我跌倒。”

“这是被害妄想呢。”

“即使是妄想也没关系，可以请你告诉我吗？你在这场体育祭上设了怎样的圈套？”

“难得你都要磕头道歉了，如果要想象你的妄想是怎样的内容，应该就是这样吧。”

龙园同学一面开心地笑着，一面滔滔说起作为妄想的发言。

“我在体育祭开始前，叫栉田拿到D班所有参赛表。然后弄到手后配合它编列能力适当的人才，摘下胜利。当然不止如此，我也彻底调查过A班呢。”

“真是漂亮的指挥呢。事实上你们的确赢了D班和A班。”

尽管在综合能力上不及B班，但他们无疑奋战了一番。

“不过，你们应该可以赢得更有效率吧？为了击垮我，还把两名王牌级的人物安排和我同组，而且有一个人还受伤退赛。那令我很费解呢。”

“呵呵，意思就是光击溃你的这理由就很足够了。因为这次我打从一开始就对在综合分数上获胜毫无兴趣呢。”

“但是你的战略很走运。真是太好了呢，因为木下同学在执行害我跌倒的任务时运气很好。那就是——我受了无法继续比赛的伤，木

下同学自己跌倒受了重伤。哪一种都不是蓄意就能办到的事情。”

我心中不解的便是该部分。因为她如果是擦伤，情势就不会变得如此严重。

“你的伤势的确是偶然的产物。如果故意让你受伤的话，无论如何都会变得很明显。贸然碰撞，尝到苦头的就会是木下。所以，我让木下事先练习了一件事。练习了如何与对手碰撞，看起来跌得很自然。”

一般人受到这种命令通常都会反抗。该怎么做才能让她如此乖乖服从呢？

“还有木下的伤……那怎么可能是出自于偶然。”

“咦……”

“她的确是跌倒了，不过当然不可能那么简单就造成重伤，所以我只叫她装作很痛，并且让她从体育祭舞台上中途退场。之后很简单。我在她接受治疗前，直接让她受伤了呢。就像这样……”

他说完，就狠狠踩了走廊地板。

毛骨悚然的声响，响彻了整个走廊。

“是你伤了她？把她……”

“我说要给她五十万点，她就答应了呢。钱的力量还真是恐怖。”

也就是说，让她受重伤是最初就决定好的呢……

我打从心底对他的想法和执行力感到恐惧。他为了获胜，真的不择手段。

不过，我没想过他会老实讲到这种地步。

“不管我问什么，你都如实地滔滔不绝，这样好吗？”

“什么？”

“假如我录下了你的自白，事情会变得怎么样？”

我说完，就拿出手机给他看。

“这是你刚想到的虚张声势吧？”

“我不过下了最后一个赌注，没想到你却说了出口，我很惊讶呢。”

我操作手机，在特定的时间点播放。

“我在体育祭开始前，叫栉田拿到D班……”

“如果你们要控诉我，或是要求点数与磕头道歉，我就会把这份证据呈给校方。伤脑筋的会是哪方？”

“唔！”

龙园同学的笑容第一次消失。

“铃音……你……”

“就我的立场来说，我也不想闹大，所以这次就这样……”

“哈哈哈哈！”

龙园同学忽然再次笑了出来。

“你真的很能取悦我。我一开始就说过了吧，刚才的话纯属虚构，我只是在奉陪你的被害妄想。那只是你在脑中擅自创作的捏造妄想呢。”

“即使如此，你有办法确认那份妄想是否属实吗？我也可以删除你说是妄想的部分，并且对音档加工。”

只要剪掉前半部分，就无法确认那是谎言。

“万一那样的话，我也只用提供原档，就不会引起问题了呢。”

龙园同学无畏地笑着，然后从口袋取出手机。

“你知道是什么吗？这是从头到尾的录音……不，是正在拍摄的视频。”

他说完，就把背后附着的相机面向我。那是比声音更可靠的保险手段。

也就是说，龙园同学连我会做出的最后赌注都已经猜到。

这就是所谓……事情往往不会称心如意吧。

我对校方提出删除不利于我的前半段音档，学校就会进入调查。

龙园同学他们也会遭到怀疑，但没办法因此断罪。要是企图捏造他作为妄想说的话成为真相，我应该就会遭到责难吧。

“你要承认吗，铃音？承认你彻底惨败的现实。”

栉田同学也无畏地笑着。

这令我痛切地感受到自己是个蠢货。

他不是以随便想到的策略就对付得了的家伙。我连最后的抵抗都告吹了。

“你就舍去自尊，磕头道歉吧，铃音。”

我听到那句死刑宣告，静静下定决心要跪下。

“知道了……我就……”

“哔哔”，忽然响起了很不相称的音乐。

龙园同学的手机似乎响了。我想他本人也没怎么在意。他只是为了寻找这个声源，而不自觉将视线落在屏幕上。

但是，始终保持着微笑的龙园同学，却瞬间僵住了表情。

他看也不看我，便开始操作起手机。

然后，手机传来不知在哪里录下的混杂声音。

你们听好。为了陷害、击溃D班的堀北铃音，我来教你们该怎么做。给你们看个有趣的东西。

是龙园同学的声音。那是研拟要在体育祭上执行的战略时的对话吧。

他详尽说明了刚才洋洋得意对我说的事。

我无意反对你的作战方案，但请给我机会与堀北一战……

途中也录进了伊吹同学说话的声音。

你就在障碍赛上和铃音跑，并且碰撞她吧。怎么做都行，但你可要跌倒哦。之后我会让你受伤，再勒索那家伙。

我不懂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是怎么回事？龙园同学？这些声音是什么？”

栉田同学好像也没理解事态，而向龙园同学要求说明。

“……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原来如此啊，呵呵，这不是很有趣吗？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也就是说C班中也有叛徒。然后，那家伙不仅把你们，也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意思就是桔梗的背叛和铃音会败在我手上，那个人全部都料到了呢。哈哈哈哈！真有趣！真有趣，喂！在你背地里操纵的那家伙真是太棒了！”

龙园同学就像在说这是杰作似的把头发往上拨，并发自内心笑了出来。

“你被利用了啦，桔梗。你背叛班级，以及把参赛者名单的信息泄漏给我们，对方都计算到了。那个人什么都看透了。”

“他从一开始就料到我会背叛？你说谁能办到那种事？难道是绫小路同学？我以前也不知道他竟然跑得那么快……”

“那家伙也是候选人之一，但是我无法肯定。能够准备这种录音的家伙，会不会轻易露出马脚是另一回事。或许有人能策动铃音和绫小路，而依据情况不同，对方甚至也能策动平田。我接下来会仔细找出那个人的身份。虽然没成功从铃音身上敲诈点数并让她磕头道歉，但只要有收获就算是不错了吧。”

没错。我不知道那是如何办到的，但他利用了C班某人，录下了龙园同学的作战方案。只有这点，我很有把握。

然后，他在接力赛上和哥哥之间的竞赛，实在太令人费解了。那很不像是讨厌引人注目的他。不过，正因为知道这点，我脑中闪过的人选就只有绫小路清隆。我知道他在已经被调查的情况下刻意采取显眼的行动。至今在背地里操纵班级的人物突然抛头露面，当然会受到怀疑——怀疑他是冒牌货。

看见龙园同学的怀疑对象不仅限定在绫小路同学身上，也就表示他背着我设了什么陷阱。

“这次就到此为止。这封邮件的寄信者，应该也不会再继续追究了吧。”

“真的吗？假如他拿那份录音威胁我们呢？”

“对方打算给学校的话，应该会更晚提出。因为在我们控诉之后才比较有效呢。虽然没能让她磕头道歉，但就我的目的来说，已经达成了一半，已经算是很不错了。”

4

我换上制服之后，依约前往玄关，少女已提前等侯。

“所以，你指的事情是？”

“跟我来。”

“是要去哪儿……”

“特别教学大楼。”

还真是相当奇妙的地点。

没详细说明便迈步而出的少女抵达了特别教学大楼的三楼。

这层楼即使在校内也是少数没设置监视器的地方。

“这究竟……”

当我正打算叫她，少女就要我在这等着，独自走了出去。

她路过走廊角落之后，就轻声喃喃说道：

“我可以回去了吗？”

“可以。辛苦你了，真澄同学。今后还请你多多关照。”

“……好的。”

叫做真澄的女生静静点头，接着离开。

声音的主人慢慢现身。

那个人一面单手拄着拐杖，一面用冷冷的笑容看着我。

是一年A班的坂柳。

“就是你把我叫来的？”

我问道，坂柳却什么也没回答。

接着，我和坂柳对视了一会儿。

傍晚的校舍，一名少女拄着拐杖站在我面前。

“你在最后的接力赛上大受瞩目呢，绫小路清隆同学。”

我才在想她终于开口了，但原来是那种事啊？

“啊，抱歉。我可以先发个邮件吗？有人在等我。”

“请。”

坂柳无不愿之色，对我露出了笑容。我发掉事先准备好的邮件。

“那么……就是你叫我出来的吗？”

“是的。”

立刻回答啊。

“所以你有什么事？可以的话，我希望你快点切入正题呢。”

“看到你的跑步表现，我想起了某件事。我想和你共享当时的冲击感，就不知不觉把你叫了出来。这简直就像是告白前兆，对吧。”

“我完全不懂你在说些什么……”

喀锵、喀锵。坂柳边拄着拐杖，边站到我身旁。

“好久不见了，绫小路同学。睽违八年又两百四十三天了呢。”

“你是在说笑吧，我才不认识你。”

“呵呵，也是。因为是我单方面认识你而已。”

喀锵。

喀锵。

拐杖渐远。

她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决定径自结束谈话，往坂柳的反方向迈步。

“White Room。”

这单词从耳朵传入我脑袋时，我便无意识地停下了脚步。

我缺乏冷静。为何、为什么——这种疑惑逐渐扩大。

“很讨厌对吧。被只有对方才握有的情报所摆布。”

“……你！”

“这是令人怀念的再次相遇，所以我认为我得打个招呼呢。”

居然说是再次相遇？

我回过头再次看了她一眼，但我对她还是毫无印象。

过去我也不曾失忆。

我是来这所学校才知道这名少女——坂柳。

应该没错。

“这也难怪。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这也算是不可思议的缘分吧。没想到会在这种地方和你再次相遇。老实说，我还以为再也不会遇见你。不过，这样所有谜团都解开了。无人岛、船上，以及D班的退学骚动——无论如何，我都不认为是堀北铃音的主意。一切都是你在暗中操纵呢。”

“你在说什么？我们可是有好几个参谋呢。”

“参谋是指堀北铃音同学吗？还是平田洋介同学？无论是谁，既然有你的存在，其他人都无所谓了呢。”

……这家伙所言不假。看来她真的认识我。

“请放心。因为我暂且不打算告诉任何人。”

“说出来应该会比较轻松吧？”

“毕竟我不想被打扰，只有我才适合葬送虚假天才。”喀锵。细拐杖顶着走廊地板。

“这个无趣的校园生活里，也稍微有了点乐趣。”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很荣幸能接受你的提问。请问吧。如果你想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我也可以回答哦。”

“不，我对那种事情没兴趣。我只想知道一点。”

我注视坂柳的双眼。

“凭你能葬送我？”

我问道。

“……呵呵。”

轻轻笑着的坂柳，又再次笑出声来。

“呵呵呵。不好意思，我忍不住笑出来了。但我并不是刻意污辱你，因为我很清楚你有多厉害。我现在变得很期待呢。毕竟破坏你父亲创造的最高杰作，才能达成我的夙愿。”

我也希望如此。

因为我自己的败北，也代表着打败那个男人呢。

真希望你能破坏我的这份悲哀矛盾……

我打从心底这么想。

后记

您好，新年快乐。我是衣笠彰梧。

第五本暌违四个月发售（此指日本发售状况）。其实我原定更早交稿，可是这次又再次变成间隔四个月。很想说下次一定会达成，但在此宣言也不会有什么好事，我就先不这么做了。

本篇开始了第二学期，其开幕战则是体育祭。这次故事是主角作为幕后黑手活动，并以全班、堀北为主轴。然后，知晓主角过去的人物终于登场了。这本同时也是让学校逐渐更进一步认识到主角存在的最初契机。故事还在初期阶段，但今后我会继续努力写作，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那么，去年我受了各式各样人的帮助。尤其是插画师知世俊作大人。然后，虽然编辑大人您每次都没事打电话来，或是找我闲聊，但关键时刻比任何人都可靠。真是受您照顾了。深深希望今年也能和您好好相处。

各位读者及相关人员，今年也请多多指教。

[1]有栖的日文发音与Alice相似。

[2]一种将海鲜腌渍并发酵的食物。


(日)
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 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6
虎虎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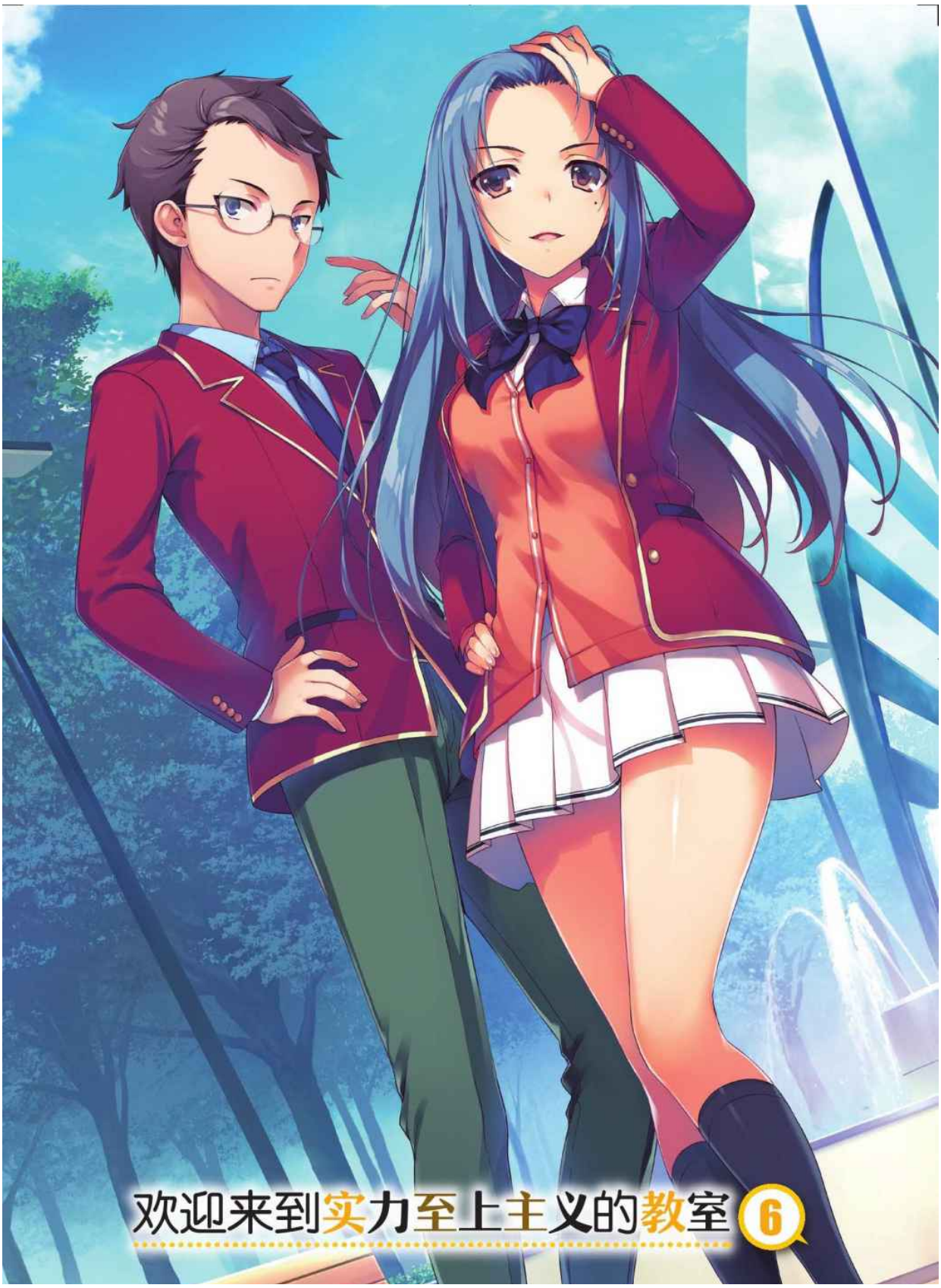
作者：（ 日）衣笠彰梧

译者：虎虎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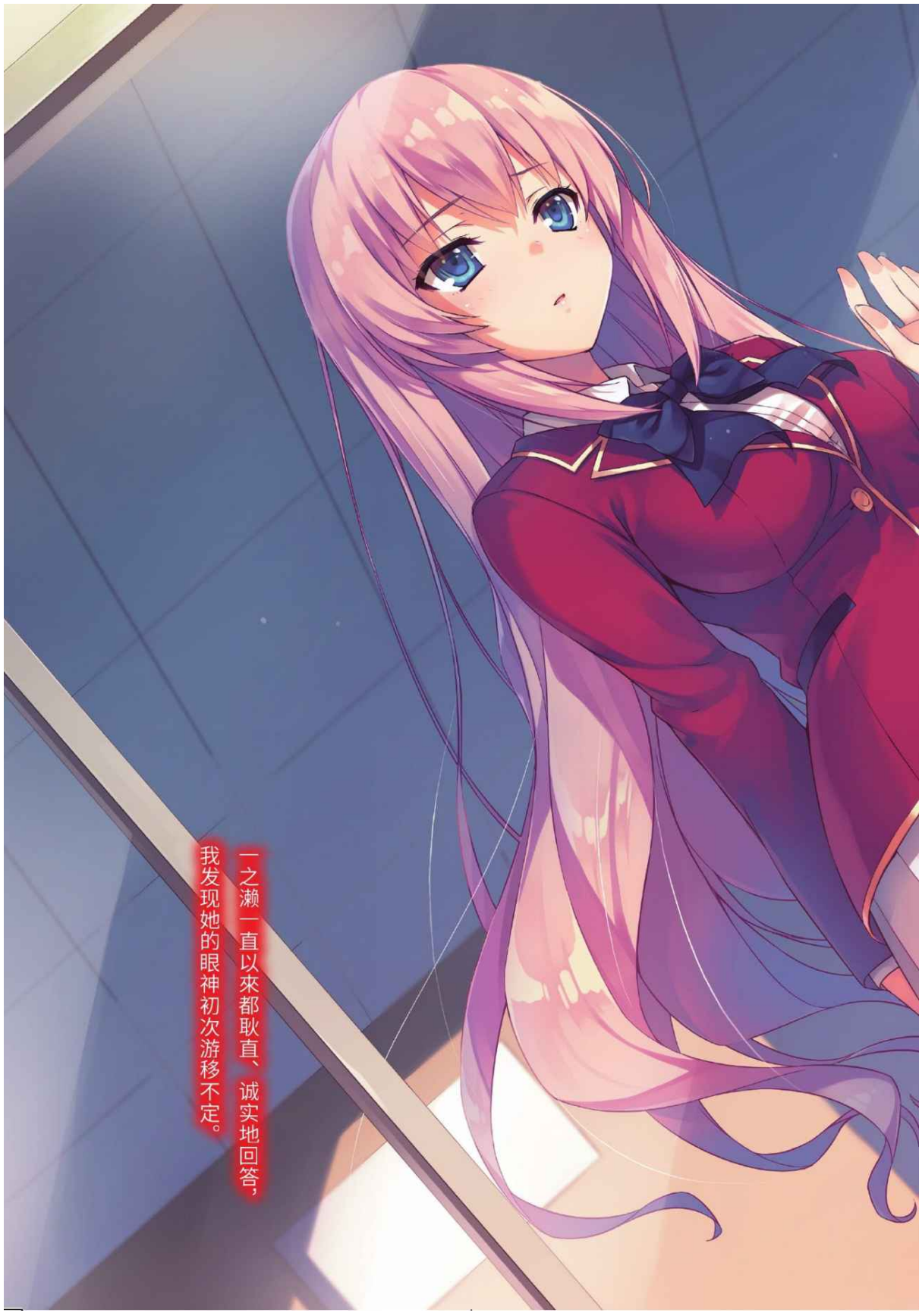
版权信息
栉田桔梗的独白
逐渐改变的D班
Paper Shufe
开始行动的C班
活路的征兆
组成绫小路组
决心的差别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6




毕竟是由我来教，
我绝对要让你们拿到比期中考还要高的分数。
长谷部波瑠加
和三宅一样，不太愿意与人扯上关系，并自称“孤独组”的D班女生。有马上用绰号叫人的习惯。
幸村启诚
D班中拥有顶尖学力的男生。个性变得圆滑，开始改变想法，想为班级做贡献。


三宅明人
是个平时文静、很少看见他与其他人扯上关系的 D 班男生。隶属弓道社。
绫小路同学，你真健谈诶。
社团活动难得休息，我不想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学习上。结束后就可以回去了吧？


一之濑一直以來都耿直、诚实地回答，
我发现她的眼神初次游移不定。


你……你太抬举我了，堀北同学。


她因为紧张而满脸通红。不知道
是因为视线没有聚焦，还是慌张
的关系，她没发现自己眼镜歪掉
的位置很滑稽。


也……也……也让我
加入绫小路同学的小组吧！

栉田桔梗的独白

人都会按照自己的理想而活吗？我就是如此。我习惯了理想中的自己。

我懂事起就意识到自己拥有受上天恩惠的容貌。因为记忆力好，所以也很会读书。我既擅长运动，对聊天也很有自信。

不仅手很巧，也拥有合理应对突发事件的智慧。

那么，我是个完美的人吗？

要是这么问的话，答案就会是NO。当然有人比我可爱，世界上也有许多聪明或运动能力强的人。那是理所当然的事。对，是理所当然的。

可是，我想人多少都有不服输的心情。

不论外貌、读书、玩电玩，还是唱歌能力，等等。

人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输给其他人时，心中都会萌生不甘心的情绪。

一切都在平均值之上的我，怀有极大的自卑感。

每当我输给身边的人，自信心就会动摇。每次只要一输掉，我心里就会产生阴影。我也曾经因为强大的压力而呕吐过。

现实很残酷。我不是平凡人，但也绝对不是天才。

小时候还算可以。只要我做完一些作业，周围人就会吹捧我。

他们会夸赞我是天才、是神童。当时我心情很好，内心雀跃。

我不管做什么在班上都是第一。我曾经是个英雄、偶像。

这样的我，在升上初中之后，就开始遇见在各领域上超越我的人们。

我绝对赢不过、无法战胜的对手。这个现实沉重地压在我的心上。

所以我寻了退路。为了逃离这个痛苦。

我想要不输给任何人的东西。我想要受人尊敬与羡慕，但光靠读书和运动是不行的，这些我比不上人家。

这样的我好不容易得出的结论，就是——得到比任何人都要多的“信任”。

我决定借由比任何人都更讨喜，来获得优越感。

例如对我看都不想看的恶心男生伸出援手，而且我也会帮助令我怒不可遏的丑女。我压抑自己的情感，不吝惜地分享虚伪的笑容和温柔。

我成了任何人都喜爱，而且不输给别人的存在。

老实说，那些日子很幸福。

同时，我也得以知道一件事——信任是任何东西都无可取代的美酒。

也明白信赖这个优越感的背后有“秘密”的存在。

人找到发自内心能信任的对象时，就会坦白藏在心里的事。

班上最受欢迎的男孩子的暗恋对象，以及班上最聪明的人的意外烦恼，从重大秘密到无关紧要的秘密，都被我知晓了。每次听见因为关系变得要好而向我坦白道出的秘密，我的心里就会很雀跃。

每当紧握也可以称作对方生命的重要秘密时，我就会高兴得发抖。

我比任何人都受信任——这成了我的存在意义。

可是我没有发现。

没有发现那份信赖只能从涂满谎言的生活中获得。

我就这样每天顶着巨大压力生活。

然而……那个事件发生了。不，那是不小心发生的……

但那无可奈何。

谁教大家都拒绝我。

没办法呢。

因为伤害到别人，就算被伤害也不能抱怨。

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这是当然的吧？

但，这样大家心中“我”这理想人物就分裂了。

尊敬与羡慕消失，转为恐惧与憎恨。

那不是我所追求的。

我追求的只有一个。

就是成为受大家信赖的存在。

再度得到那份“优越感”。

所以我不会再重复那种事。我如此发誓。

所以我才会对新的校园生活满心期待。

所以这次我一定要成功。

所以我才这么下定决心。

可是……

可是、可是、可是……

对我来说理应要成为第一步的入学典礼，却变成最糟糕的一天。

因为我在开往学校的公交车上再次遇见了堀北铃音。

她是唯一知道那个事件的人物。

只要有那家伙在，我就不会有真正的安稳。

逐渐改变的D班

体育祭结束，迎来渐有寒意的十月中旬。

学校举办了下届学生会成员的总选举，接着马上就到了学生会的新旧交接典礼。这是集合全校学生到体育馆的大型活动，不过，对大部分一年级学生来说，这也是段很无聊的时间。学生看起来都昏昏欲睡，但大家都屏住呼吸，以免被以老师为首，包含高年级学生在内的人给盯上。

“那么，请堀北学生会长发表最后的感言。”

堀北学随着司仪的发言，徐徐走向讲台。

如果是以前的堀北……我是指妹妹，或许光是哥哥登场她就会畏缩。

不过，现在堀北就像在守望哥哥离任一般，带着坚定的眼神凝视着他。

“我对可以率领学生会约两年时间感到骄傲，同时也感到荣幸。谢谢。”

堀北的哥哥结束极简短的寒暄，便静静往后退，回到原本的位置上。

不带丝毫感情的语气，可以说是义务般严肃进行的寒暄。

然而，看来交接典礼不会就这么结束。

讲台上的学生会干部们，依旧 以僵硬姿势站立着。

“堀北学生会长，辛苦您了。那么，在此有请新任学生会长的二年A班南云雅说句话。”

新任学生会长的南云被叫到名字后便往前走，站在麦克风前。

在讲台盛情守望其身影的学生会成员中，也有一年级一之濑的身影。

“我是二年A班的南云。堀北学生会长，实在感谢您至今既严格又亲切的指导。能陪伴历届中也发挥数一数二领导能力的最佳学生会长，我甚感光荣，同时也想在此表达我的敬意。”

他说完，就朝堀北哥哥的方向深深低下头，接着重新面向在校生。

“容我再次自我介绍。我叫南云雅，这次将就任高度育成高级中学的学生会长。今后还请多多指教。”

与我在体育祭上瞥见的态度截然不同，南云非常温文有礼。他在体育祭上露出的表情及态度全都销声匿迹。不过我的这种错觉也只是弹指之间的事。

南云就像要一改沉稳气氛似的露出轻薄的微笑。

“我就开门见山地说了。首先，我承诺将改变学生会的任期与任命，以及总选举的制度。我认为可以把前学生会长堀北历年在十二月举办的总选举改到十月，这会是一种尝试。在更早的阶段就考虑到下一任的做法将产生一定的效果。因此，我认为这是新学生会迈向新阶段的时刻。我也会把学生会长以及学生会干部的任期延长，而且直到

毕业为止都能继续任职。同时废除总选举制度以及规定人数限制，建立随时可以申请加入学生会的制度。换句话说，只要是优秀且有用的人，不论何时、不论多少人都能成为学生会的一员。万一有人在任期内被认为不适任，我也会建立在会议上进行多数表决。以此为开端，请容我向集合在此的学生、老师及前学生会长率领的学生会诸位干部进行宣言——我打算把历代学生会遵守至今，学校应有的模样全都破坏掉。”

他强力地扬言道。这发言仿佛在否定站在他身后的前学生会长的一切功绩。

“我本来想立刻执行我所想的新体制，但是很遗憾，我无法这么做。因为新上任的学生会长会有各式各样的限制呢。”

南云瞥了前学生会长堀北一眼，随即就转向在校生们。

“我保证会在近期掀起大革命。有实力的学生就尽管往上爬，没实力的学生就坠到谷底。我会将这所学校变成真正的实力主义学校，还请多多指教。”

体育馆顿时因这项宣言而鸦雀无声。但随后，几乎所有二年级学生都发出喜悦的尖叫声，热闹了起来。让我感受到也许二年级生与三年级生之间，有着我们一年级不知道的战斗。

1

现在是第二学期过半的某个午休。

我的周遭开始一点一点发生变化。D班经过无人岛、体育祭这种大型活动，虽然步调很缓慢，不过我们开始拥有作为班级的凝聚力。原

本很小的朋友圈逐渐扩大，当初以为无法打成一片的人们也要好了起来。

大家在上课的表现也显著地好转。很大的因素就是带来迟到、打瞌睡、私下交谈、施暴这些种种不安要素的问题儿童——须藤发生了变化。

尽管体育祭没过去多久，但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善。偶尔会看见他上课昏昏欲睡，但那大概是他在篮球社剧烈运动带来的影响。他在课堂上就算很困也一定会记笔记。因为日后要整理给堀北确认，或许这种监视体制也带来了影响。

他对池、山内那些朋友也不再使用粗鲁的暴力，相处方式变得很和气。

这大概是因为自己恣意四处大闹而觉得丢脸，以及不想影响心上人堀北对自己的评价吧。变化的原因大致上就是这些。

总之，须藤正在一步步地成长，并开始提升周围人对他的评价。

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不光是须藤，也发生在我身上。

虽然该把这理解成是好事还是坏事，界线非常难以判断。

“你一个人吗？”

我正在收拾书桌时，被人从正侧方搭了话。

“一个人不好吗？”

感觉我隔壁邻居堀北好像轻笑了一下。我稍微瞪了她一眼。

“你重要的朋友——池同学、山内同学，来约你的次数急遽减少了呢。”

“……是吗？”

她特意加上“急遽”这个词，表现出了她的坏心眼。

“哎呀，是我误会了吗？最近中午和放学后，你好像都是一个人呢。”

池和山内带着博士出了教室。他们应该是要去榉树购物中心吧。

我认为自己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冷静，但堀北似乎看穿了一切。

对。这点应该就是我的一部分变化。体育祭之后，我就很少受到他们的邀约了。不，是他们完全不理我了。

“没办法呢。他们本以为你与他们都是一丘之貉，是一群没用的学生，所以才会团结在一起，但你其实藏着很强的体能。”

“什么叫很强的体能啊。我顶多是脚程快了点吧。”

“快了点？快了不止一点点吧？再说，他们应该也意识到至今为止的事情了吧？他们大概也注意到了你测量握力的数值高于平均。况且，你应该知道吧？人基本上都讨厌比自己优秀的人，而且你把自己真正的实力隐瞒了呢。”

这种事用不着你说我也知道。不过，我也不得不承认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抱着“顶多只是跑得快”的想法是事实。

“那么，你就慢慢享受单人生活吧。”

堀北留下一句挖苦的话，就好像要去哪儿似的飘逸着长发，接着离开了教室。

她明明总是独自一人，威风凛凛的态度却有点令人尊敬。

我目送她的背影，这时，还留在教室的轻井泽对我投来难以言喻的目光。但眼神才刚交错，她就仿佛没打算看我这里似的自然撇开视线。那眼神明显别有意图，但她没有特别说些什么，就随着堀北的脚步走出教室。她飘扬的短裙让人很在意，似乎比其他学生都更短一些。

“那家伙是怎样……算了，无所谓。”

“欸，绫小路同学。”

当我正思索要怎么做时，身边却出现了一名意想不到的访客。

她是和轻井泽同类型的辣妹——佐藤。我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她是和池、山内他们关系也很不错的女生。我也加入了他们的群聊，但和她几乎没有交集。

虽然是同班同学，但我和她几乎没说过话。

她是愿意接近男生的女生，感觉会像栉田那样受欢迎，但她在异性中并没有多少人气。

池好像是说她外表感觉很轻浮，一定很熟悉男人，他谢绝那种轻浮女。男人心真是复杂。

就拜访的时机看来，她也许在等我落单。

佐藤带着一副不太沉着的样子张望四周。

“有什么事吗？”

面对这稀奇的状况，我只能这么反问。

“嗯，算是吧。一言难尽。”

她含糊其词。遗憾的是，我无法推测出她到底想说什么。

我极度缺乏有关佐藤这名学生的个人信息。

“该怎么说呢，可以稍微耽误下你的时间吗？我有些话要说。”

这还真是稀奇。我加强戒心，可是我胆子没大到能拒绝邀约。比起鼓足勇气拒绝，提起勇气接受会比较轻松。

“这里有点不方便，换个地方可以吗？”

在我回答之前，佐藤好像就猜到我不会拒绝，于是提出希望更换地点。我便跟在她的身后迈步而出。

“啊……”

在我要走出教室之际，佐仓一副想说些什么的样子叫出了声，但她并没有来找我，也没追过来。

我们出了教室，来到通往体育馆的走廊。平时因为在体育馆玩耍、练习的学生常常经过，因此这里都会很拥挤。不过现在是午餐时间，所以这里人迹罕至。要谈事情，这里或许很理想。

佐藤似乎并没有要和其他人会合，她停下脚步后便回过头来。

“我要问件有点奇怪的事……绫小路同学，你有正在交往的女生吗？”

“呃，这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上的意思嘛。就是你有没有女朋友……”

若是被问有没有的这种二选一的问题，我就不会存在“没有”之外的选项。

这就像在强调自己有多么不受欢迎，虽然我很不情愿，不过也没必要说谎，所以我就老实回答了。

“没有……”

“这样啊……那么，我可以把你当作正在招募女朋友吗？”



她没有瞧不起我，也没有怜悯我，反而有点开心地露出笑容。

到这个地步，我也开始了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这是为了害我的陷阱吗？我姑且戒备着四周，不过似乎没人躲起来看我慌乱的迹象。当然，出了教室后我也没被跟踪。

那么，这就会是佐藤自己，或是她身边的朋友把我列入了男朋友候补。为什么会突然在这个时间点呢？

“从朋友当起也行……和我交换联络方式吧。”

看来并不是佐藤的朋友，是佐藤本人。

没想到被女生要联络方式的日子居然会到来。

这是——近似告白前的举动。

“总之，我明白了。”

我找不到什么理由拒绝交换联络方式。

交不交往是很遥远的事。现在我只不过是被要了联络方式。

“嗯，这样就完成了呢。”

手机显示“登录完成”的文字。女生联络方式的增加果然是件令人开心的事。

和佐藤简短对话之后，不知为何笼罩着奇怪的宁静气氛。

“我问个很不识趣的问题。你为什么会突然来要我的联络方式啊？”

佐藤稍微红着脸，并且别开了视线。

“因为……体育祭的接力赛跑，该说你非常帅气吗？或者该说至今你都在这么近的地方，我却完全没注意到你？我本来觉得班上男生中平田同学最好，但他是轻井泽同学的男朋友，所以也没办法吧。”

她这么说完，就抬头看我，并急忙补充道：

“啊，我现在已经不觉得你比平田同学差了。老实说仔细一看，你好像比平田同学还帅气，看起来既稳重又温柔……总之就是这么回事啦！”

或许是她本人内心的害羞情绪膨胀起来了吧，句子最后的“啦”字我听不太清楚，佐藤就像风一般离去。我的思绪跟不上与她之间发生的事件，于是伫立在原地。

我在意想不到的场所、意想不到的时机，被意想不到的对象告白。虽然说人生难预料，但这还真是发生了不得了的事。说起来，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做才好呢？我对佐藤的感觉不好也不坏，只是把她当作普通同学。那么，拒绝她才是正确答案吗？

不，话说回来她也没有说要和我交往，或是喜欢我。我只是被问有没有女朋友，并且被询问联络方式而已。如果要再补充一点的话，我也只是被她要求从朋友当起，并交换了联络方式。要是贸然拒绝，或许就会被她吐槽，说我在误会个什么。那样会非常糗。

告白与被告白，以旁观者来看都还好，不过一旦变成当事人，就会对该如何应对伤脑筋。现在我很了解佐仓以前被山内告白时的心

情。

当我带着十分复杂的心境返回校内时，途中撞见A班的葛城与弥彦。

我以为没必要特别搭话，葛城却停下脚步向弥彦说道：

“抱歉，你先走吧。我有些话对绫小路说。”

弥彦加强了戒心，但也因为这是葛城的指示，他马上就点了头。

“堀北好像没和你待在一起。”

“我们不是总会待在一块。”

该怎么说呢？比起跟女生，跟男生还真是好聊呢。

这么一想，苦于结交朋友的我就很像是个笨蛋了。

“说得也是。比起这件事，老实说上次体育祭最后的接力赛我很惊讶呢。那恐怕是其他班任何人都料想不到的事态吧。”

话题当然会变成这个吧。我一点也不吃惊，因而淡然说道：

“也就是说，D班不会就这么被人压着打。”

“原来如此。但大部分D班学生看起来也很吃惊。如果D班学生的反应都不是演技的话，那么知道你跑得快的人应该不多。”

不愧是葛城——我就先这么评价他吧。他在那场骚动中也好好地观察了四周。

一般顶多会注意身为跑者的我或是堀北哥哥，可是除了自己班级，他也在仔细观察其他班级。

“要怎么想象是你的自由，但我可什么都不会说。”

“没关系。我并没有想硬从你身上问出什么。”

“如果是敌对班级的话，会尽可能地想要对手的情报吧？还是说到头来，从A班的立场看来，这是你们不把D班当作对手的从容表现？”

葛城露出稍微伤脑筋的表情，并往前迈了几步，接着从窗户环视外面。

“我现在有种种棘手问题急需解决，没余力注意其他班。”

“你对堀北说过呢，叫她注意龙园。”

我对葛城抛出已得知的消息。

“那家伙只要为了赢，会不顾形象地前来找碴。有时候会不择手段，做出如恐吓或是暴力的行为呢。”

然而，实际上葛城戒备的不只是龙园吧。倒不如说，他应该对潜藏在A班的坂柳加强戒心。话虽如此，我却刻意不提及那件事。

坂柳有栖是个知道我过去、谜团重重的学生。我若贸然打草惊蛇应该就会被蛇咬。

“恐吓或暴力吗？要是被学校知道的话，会很危险呢。”

“这代表他的手法很高明，不会被学校发现。请你继续劝堀北别小看那家伙。虽然这很像对敌人雪中送炭，你或许会警戒，但龙园对A班或B班，以及D班而言，都是共同的敌人。”

事实上C班与所有班级为敌地在战斗。然而，葛城和龙园联手过一次。不知能否相信他。

我一想到那件事，葛城好像就感受到了我的不信任感。

“你无法相信吗？”

对于他的询问，我决定深入核心。

“老实说，我也有无法相信你的部分。很难判断要不要把你的话如实转达给堀北。虽然我无法说出消息来源，但有传言说你和龙园合伙过。是真的吗？”

“……你是从哪里听说的？不，这也不必深究吧。”

葛城好像马上就得到了答案。他没有失去冷静，继续说道：

“现在我很后悔。我实在不该跟他扯上关系。正因如此，我才希望你能听进我的忠告。假如和那家伙接触，可是会受诅咒的。”

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后果，但葛城应该亲身体验过了吧。话中可信度不太明确，却莫名地有说服力。

“我一开始明明就很清楚——清楚和那家伙联手的危险性。”

“也就表示那项提议是有如此高的价值吧？从联手的意义来看。”

葛城自嘲似的轻笑。

虽然我想这很不干脆，但葛城的表情没有一丝从容。他应该也没有焦急或不安的情绪吧。我决定再稍微深入询问。

“我知道你戒备龙园，但问题应该在A班和B班吧？我看见十月公开的班级点数喽。”

葛城紧闭双唇，看来他并不是不在意那件事。

A班在无人岛结束的时间点，班级点数增加到一千一百二十四，遥遥领先于其他班。不过在船上特别考试和体育祭上却大幅丧失点数，退到八百七十四点。相比之下，追在后面的B班则是七百五十三点。除了起跑时曾经在同样水准，这是目前最接近的差距。

补充一下，C班是五百四十二点，我们D班则是两百六十二点。

“我确实只能承认这不是个很好的状态。我被学校制度耍得团团转，无法完美掌握班级点数的构造也是原因之一。”

他果然不会贸然提及坂柳的话题。

话虽如此，但就如葛城所说的那样，这所学校的点数系统有谜团也是事实。

看似简单，却意外地有许多难以理解和不明之处。

试着回顾就会很容易察觉了，入学之后学校就马上对迟到、缺席、上课态度进行严格的审核。事实上我们D班就深受其影响，一次扣光了所有班级点数，这件事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然而，现在上课态度的好转等却没有影响到点数。

现在我们当然都在认真上课，但我不认为就会因此不扣分。

现在想想，那说不定就是最初的“特别考试”呢。

“我原本是出身于乡下的初中，这地方和我想象的高中生活截然不同。”

葛城这么说完，有点不满地双手抱胸。

“虽然这件事我们都知道，但这所学校是个难以理解，且构造不可思议的地方。最近我又再次感受到了这点。原本同年级的学生们应该友好相处，彼此绝对不该互相敌对。”

只有这所学校不同于普通学校的这点不会有错。学校创造了学生们难以和睦相处的机制。也可说是由互相竞争的规则构筑而成。根据状况不同，也会发生互相憎恨的情况。这种学校就是这样。

只是相对的，自己人……也就是自己班级里的团结度基本上就会提升。

唉，虽然就班级的凝聚力而言，除了B班之外，其他班级实在都很靠不住。

D班有许多欠缺统整的单独行动，加上C班独裁主义，然后A班因为争夺权力分成两派——这实在是很难以言喻的状况。

“你不会觉得很不知所措吗，绫小路？”

“老实说完全不会。只是想法不同，这点不会影响我判断这所学校的好坏。如果撇开非得以A班为目标的这种框架，这是所无可挑剔的学校。只要在一定程度上努力，我们何止不愁衣食住，甚至还会因为

学校支付的点数，获得花在娱乐上的金钱。学校里的任何设施都准备得很周到，而且无可挑剔。”

这点是住在这所学校里的所有人的共通想法吧。只要不是像仙人那样，喜欢山中极端生活的怪人，没有人会不满意现在的环境。葛城也无法反驳。

“我同意。要说有让人不满的地方，就是环境太完美吧。我不认为这是高一生可以享受的待遇。我们又不是熬过了特别困难的考试……说太多闲话了。总之，请你好好向堀北转达龙园的事情吧。”

我听从寡言男人的建议，答应他会转告堀北。

事实上，龙园也正在对D班发动攻击，试图击溃我们。

“你应该也只是想平稳度日吧。我们彼此都很辛苦呢……”

我不由得这么嘟哝。

2

当晚，我在房间休息时，轻井泽打了电话过来。我们交换了联络方式，但我仍对初次接到的电话有些惊讶，尽管如此还是接了起来。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我按下通话按钮，把手机贴在耳际，轻井泽马上就这么说道。

“如果有我能回答的，那倒是可以。”

“你被佐藤同学告白了吧？”

我对意想不到的疑问语塞。她怎么会知道？

“班上有好几个女生都已经知道了。”

“你消息也太灵了吧。这可是比网络还快。消息源是谁啊？”

“什么是谁，就是佐藤同学本人呀。我事前就知道她今天要告白了。”

这就像内线交易之类的吗？不，好像不太对。

“所以中午你才会看我这边？”

“……你果然发现了？”

“谁要和谁告白都无所谓，为什么还要互相报告啊？”

“因为女生就是这样。事后互抢也很麻烦吧。”

这就是想要在所有物上先署名那样吗？

男生也有类似的现象，所以也能理解……

即使如此我也有无法理解的地方。

“用不着互相争夺，心仪对象相同的话，就算不做宣言也没关系吧。”

“完全不一样。要是突然宣布正在交往才会招人厌呢。再说，那种事情怎样都好。我想知道的是你的回答。”

不，被问那种事情，我也很伤脑筋。

“我的回答不关你的事吧？”

“是不关我的事……但并不是毫无关系。你威胁我做了那么多事，所以我无论如何都会很在意。女生的情报网很广，相对的，若是不必要的谣言传遍，我可是会很伤脑筋。我被卷入麻烦事的风险也会增加。懂吗？”

换言之，我和佐藤交往就有可能透露轻井泽的秘密。或是只顾虑佐藤，而疏于保护轻井泽。也就是说，她是担心这种事才打电话来的。再怎么想显然都是她想太多了。

看似合理却又没那么合理。轻井泽倾向进行与外表、言行不相称的逻辑性思考，但这次有点太强硬了呢。

“反正你不必操心。”

“你打算接受告白呀。”

“我没那么说吧。”

“你就像在那么说吧，因为你现在没肯定地说自己会拒绝。唉……感觉看得见你的内心，毕竟男生就是那种生物。”

她的想法跳跃得很夸张。这就像是父母把在运动会上拿第一的孩子抬举过头，说将来能当上奥运选手一样的思考过度跳跃。

“就算男人是那种生物，但起码现在的我没有那种情感。”

“那你就证明啊。证明你拒绝的理由。”

“什么证明啊，我没被告白。她只说希望从朋友做起，并且交换联络方式而已。”

“……原来如此。”

为何我就非得告诉轻井泽呢？实在是太难为情了。

“这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接不接受告白吧。我们交换联络方式就结束了。”

“哦……算了，总之今天我就先当成是这么回事。”

轻井泽的态度实在很高高在上。

反正都接到了她的电话，我就顺便先把该确认的事情解决吧。

“我想先问一件事，你在那之后都没被C班的真锅她们欺负吧？”

“……嗯，目前没问题。”

她的声调下降了一两度。对轻井泽而言，这是她不想被提及的事件。

“不过万一发生了什么，你要立刻通知我。我自有对策。就算是那种不准你说出去的强烈威胁，你只要告诉我的话，我就一定会解决。”

轻井泽惊讶地屏住呼吸，从电话的另一端传达了过来。我的表达有点强硬过头了吗？

“……我知道。该怎么说呢？要是不让你派上用场，我也会很伤脑筋……”

为了在这所学校存活下去，轻井泽无论如何都必须守住现在的地位。

为此，她必须先彻底封住知道真相的人物。

然而，真锅她们那种程度的学生应该连真相为何都无法理解吧。问题应该在于她们身后的龙园。根据状况不同，我会不得不攻击那方。

不，那个时刻恐怕每分每秒都正在接近。

“话题扯远了，佐藤同学的事你要怎么办？交换了联络方式，也就代表有往下发展的可能性吧？”

“我正采取中立态度。起码我对佐藤一无所知。今后对方也未必就会来联络我呢。”

“那么，佐藤同学要是不继续缠着你，你就会甩掉她吗？”

“什么叫甩掉她？我们也只是交换了联络方式。我应该也不会主动联络她。”

我没勇气光明正大地约她，再说也没自信把情况往告白方向发展。

“是吗？我知道了。那就这样喽。”

轻井泽好像理解了似的准备挂断电话。

“轻井泽。”

“干吗？”

我以为来不及，但叫住她之后，电话没挂断。

“先把和我的手机通话记录删除吧。”

“我早就删了。连邮件也删了。”

“真不愧是你。”

就算没有我的指示，轻井泽好像也做得滴水不漏。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我可要挂掉喽。”

“嗯。”

我结束通话。

其实我在烦恼该不该再说一件事，但还是作罢了。

因为我觉得就算在现阶段说出未来的假设，那也只会变成轻井泽的重担。

即使时刻到来，如果是轻井泽，她应该也会做出最低限度的应对吧。

而且……届时被要求做出“物理上”的应对也会无可避免。

Paper Shufe

某天，班级里笼罩着沉重气氛。

不过，这绝不是悲观的气氛，而是充斥着恰到好处的紧张感。

最先感受到这点的应该是班主任茶柱老师吧。

“请就座。你们事前准备好像做得相当充分呢。”

她一来到教室，看不见的气氛就变得更加凝重，并且急速冷却。

本来应有的模样、理所当然的光景——茶柱老师对D班这种不自然的气氛藏不住惊讶。

“所有人都表情认真。实在不让人觉得你们是那个成天打闹D班呢。”

“因为今天就是宣布期中考结果的日子吧？”

池带着有点紧张的表情说道。茶柱老师见状便意味深长地笑道：“没错。只要在期中、期末考不及格就会立刻被退学。以前我告诉过你们，你们应该仍记忆犹新吧。会紧张或不安也理所当然呢。不过，你们至今就连那种理所当然的心理准备都无法做好。我很高兴能看见你们成长的模样。”

面对至今都没见过的学生的崭新一面，茶柱老师觉得很值得赞赏，但考试分数并不会因此变好。我们不过只是做好了心理准备。

茶柱老师刻意说出那种理所当然的事。

“但结果就是结果，如果考不及格就要请你们做好心理准备。那么接下来，我要贴期中考结果了。请大家好好确认，别弄错自己的名字和分数。”

正因为这项警告是货真价实的，老师才会叮咛我们。如果有人无法接受结果而大闹，校方应该也会不惜使用强硬手段。因为遍布教室里的高清监视器，总是不停地运转着。

“果然可以看见所有人的考试分数啊。”

“当然，因为这是这所学校的规则。”

学校不考虑学生想保护个人隐私的意愿，就在黑板上贴出D班所有学生的成绩。考试成绩毫无保留地渐渐被揭晓出来。就如业务员的业绩目标表被贴在公司里一样，暴露出优秀与不优秀的人。

这种时候，成绩特别优秀与特别差的人尤其显眼。落后的人多少都会感到痛苦，受到周遭的施压及蔑视。

“你们可以把所有科目的平均及格分数基准当成是四十分。考到不足标准分数者，必然会受到退学处分。”

不及格界线与至今的考试几乎没有差别，但情况有点不同。

“现在宣布的分数也会反映出你们在体育祭上的结果。就结果来说，表现活跃者之中也有人分数超过一百，但这同样会以满分处理。”

无法在先前举办的体育祭上留下点数的倒数十名，会在期中考上被扣十分。D班的外村在体育祭上是年级里最差的一个，不得不比其他

学生在考试上多拿下十分。

话虽如此，没受惩罚的池或须藤等人的表情也很僵硬。因为不及格就立刻退学的制度，就是给学生身心带来重大负担。

学生们紧张地看着慢慢贴出的考试结果。

然而，我隔壁邻居堀北一点也不着急。

“哦！不会吧！”

成绩排序是从分数低的开始记载。换句话说，在第一学期的期中、期末考都稳稳拿下最后一名的须藤，当然会被印出来——许多学生都这么想。但是，第一棒打者的名字却是“山内春树”以及他的各科分数。下一名是“池宽治”，接着是井之头、佐藤、外村。外村的排名通常都会稍微高一些，排名低应该是因为在体育祭受到惩罚的影响。

“好险！我是最后一名！真的假的啊！”

所幸他每科都超过四十分。英文四十三分，擦边低空飞过。平均分数差一点就达到五十分。山内看到结果一瞬间也吓死了吧。他流了相当多冷汗。

比起这个，令我惊讶的是须藤。他至今都是定位在最后一名，这次考试却大幅跃升至倒数第十二名。虽说有体育祭上得到的点数，但这对他而言也是很厉害的成绩。周围的惊讶表情便说明了这点。他创下了五十七分的平均分数。

“我一口气大大更新自己的纪录了！看见没！而且差点平均分数就达到六十分了欸！”

须藤一找到自己的名字和分数，就高兴地呐喊并且站了起来，甚至还开心地跳起。

“别因为那种程度的分数就吵吵闹闹，你这成绩也是因为有体育祭的加分。真是不成体统。”

“知、知道啦！”

须藤因为堀北严厉说出的一句话，虽然气馁，但也冷静地坐回了座位。

简直就像只忠犬。对主人的命令立刻反应并且执行。

“须藤居然拿下五十七分的平均分。读书会的效果好像很不错欸。”

就算是不拿手的英文，须藤也考出五十二分这个了不起的成绩。

我听说堀北针对这场期中考帮须藤他们那些不及格组补习。虽然我没有受邀负责教学工作，但那也理所当然吧。从其他学生的角度来看，我也没被当作是聪明人。再说，堀北本身也对我的成绩持怀疑态度。

“读书会的效果确实很明显呢。假如毫无准备就参加正式考试，大概就会不及格吧。不过，这次大概是其他因素影响比较大。期中考本身是由比较简单的问题组组，这也算是一种安慰。”

“或许就是如此呢。”

这次期中考与平常的考试相比，毫无疑问难度稍微低了点。因为其中也有好几题我怀疑校方是不是出错了。正因为考虑到这种事，并且坚信不及格组确实达到了及格标准，堀北才会如此淡然吧。对照之

下，最后一名的山内以相当大的差距输给须藤，好像无法完全掩饰心里的不甘。虽然对担心自己考不及格的学生进行教学就和以前一样，但须藤甚至假日都和堀北一对一学习。恋爱的力量还真恐怖。虽然是一点一点的，但他的成绩也开始提升了。

“你的平均分是六十四分，这实在是很绝妙的普通界线呢。你也该拿出真本事了吧？”

“我已经竭尽全力了。”

要是平时在五十分附近的我突然考一百分，一定会被卷入新的麻烦。

这种时候只要慢慢不起眼地进步就行——我自作主张这么想。

话虽如此，但考虑到须藤排名的上升，我再考高一点应该也可以吧。

“我知道你在扮丑角，所以我已经变得无法老实相信你说的话了呢。”

“虽然我也不清楚你之前有没有老实相信我的话。”

“说得也是。”

这点她就老实地认同了呢……

话说回来，虽说这次期中考的问题很简单，但平时成绩好的学生中也零星出现了得到一百分的人。其他班肯定也考出了相当高的分数。

“这次期中考退学的人如你们所见是零。你们平安无事地熬过考试了呢。”

茶柱老师坦率地夸赞学生。好像实在没有需要责难我们的地方，她的态度很客气。

“当然啦。我也很期待下个月的个人点数哦，老师。”

得意忘形的须藤手肘撑着桌子，光明正大地说道。

茶柱老师对他的态度也宽容地接受，没有垮下笑容。

“是啊，体育祭也没有什么问题。你们应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对十一月的个人点数抱有期待呢。话说回来，我就任这所学校以来的三年中，过去的D班没有一次到现在这个时期都没有出现退学者。你们做得很好。”

茶柱老师以赞赏的态度评价班上的学生。正因目前为止她从来都没表现出那种模样，好像有不少人很抗拒这罕见的态度。

“总觉得被夸奖心里痒痒的欸。”

平时越少被夸奖的人好像越是害臊。

然而，堀北没有一丝松懈。没人不及格当然值得高兴，但她了解茶柱老师不是那种只夸奖完就让话题结束的人。

老师的态度变得越是沉稳，毛骨悚然的程度就随之增加。

她摇曳着绑起的马尾，在教室里走了起来。

老师好像打算绕教室走一圈，慢慢地经过桌子与桌子之间。

茶柱老师途中抵达池的座位旁，便停下脚步这么说道：

“你平安无事通过一个考试了呢。我再问你一次，你觉得这所学校如何？我想听听你的评价。”

“这……是所好学校啊。顺利的话还能拿到很多零用钱。食物都很好吃，房间也很漂亮。”

“然后……”他一面掰着手指一面追加。

“有游戏卖，也有电影和卡拉OK，女孩子也很可爱……”

与这所学校之间的关联性，只有最后一项似乎令人置疑。

“那个……我说错什么话了吗？”

池好像变得无法忍受老师的沉默不语，于是请示似的抬头望着茶柱老师。

“不，从学生角度看来，这无疑是很棒的环境。就算从身为老师的我来看，我也觉得这所学校实在是太棒了。因为学校为你们提供了普通学校无法想象的好待遇呢。”

老师再次迈步而出，走过最后面的座位，这次走向了我们这边。

这就像上课可能会被点起来回答问题时的心情。你可别来找我搭话。

幸好那份愿望好像实现了，茶柱老师这回停在平田身旁。

“平田，你习惯这所学校了吗？”

“是的，而且也交到了许多朋友，我正过着充实的校园生活。”

平田做出既模范又诚实的可靠回答。

“你背负着出了一次错误或许就会退学的风险，难道不会感到不安吗？”

“我打算每次都全班同学一起熬过。”

平田一心为全班同学着想，看不出迷惘。

绕完教室一圈的茶柱老师回到讲台上。

她好像想确认什么事，我不知道那会是什么。

自作主张推测的话，她也许是想更详细地了解班级里的士气或氛围。应该说是要看清我们能否应对今后的试炼吗？

“我想你们也知道，学校针对第二学期的期末考，下星期会先举行一次小考。我想已经有人开始备考学习，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一下你们。”

“呃！才刚结束期中考松了口气欸！又是考试！”

天气开始转凉，不擅长读书的学生们的苦日子接连到来。这是场只要还是学生就无法逃离的考试风暴。特别是第二学期的考试间隔很短。

“也就是说，距离小考剩下一星期了吧！我可没听说过！”

池这么喊道。但关于会举行小考，各科老师都不止一次地通知过我们。我对池这部分没长进的言行都快忍不住叹气了。

“说没听过可不管用——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你放心吧，池。”

茶柱老师像在垂下救命之丝似的露出笑容。

但我们也差不多知道那并不是纯粹出于温柔。

“真的吗？老师！我可以放下心吗？太好了！”

照理讲……是要学乖的呢。茶柱老师把视线从池身上移开，并继续说道：

“首先第一点，小考共一百题，满分一百分，内容会是初三生的水平。也就是说，这是顺便再次确认你们的基础是否扎实的考试。还有，它和第一学期的小考一样，对成绩不会有任何影响。就算考零分、考一百分都没关系。这完全是为了看清你们现在的实力。”

“哦哦！真的假的？太好啦！”

“不过——我话说在前面，小考结果并不是没有意义。要说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小考结果会对下次期末考带来巨大影响。”

果然如此。

体育祭才结束没多久，下个考验就要开始了。

“那个影响是什么啊？说得明白一点啦。”

我也不是不懂须藤会想这么吐槽的心情。茶柱老师故意用激起班上学生不安情绪的方式说话，拖延正题。

“要是我可以说得让你好懂一点就好了呢，须藤。校方规定要根据这次举行的小考结果，让班级里的两人组成一组进行配对。”

“配对？”

平田对于似乎和考试无缘的字眼提出疑问。

“对。该配对将以生命共同体的形式挑战期末考。举行的考试科目有八科，满分一百，各科五十题，共计四百题。这次有两种不能考不及格的标准，一个和至今为止很相似，是所有科目都不能低于六十分，如果有任何一科未满六十分，则规定两人都要退学。而这个六十分是指搭档两人加起来的总分。例如，如果池和平田成为一对，就算池零分，只要平田考到六十分就安全了。”

学生发出惊呼。只要可以得到成绩优异的伙伴，这就会是相当轻松的考试。

但是，有两种不及格的情况是怎么回事呢？

茶柱老师无视学生的反应，更进一步说明起另一种不及格。

“然后，这次新加上的退学基准，就是总分上也会被判断是否及格。就算八科全考六十分以上，只要低于标准就会算是不及格。”

“这点也是算与搭档的总分吗？”

“没错。总分会依据配对的合计分数而定。学校还没公布及格标准的准确数字，但往年的总分标准都在七百分上下。”

生命共同体，也就是共享分数的配对两人都会掉队吗？

七百分也就代表着——因为两人加起来是十六个科目，所以每科平均最低必须拿到四十三点七五分。

就算是堀北或幸村这种成绩公认优秀的学生，根据合作的对象，他们也会背负相应的风险。

“您说及格标准还不明确，这是为什么呢？”

“别这么急，平田。关于总分的及格标准，我之后再好好说明吧。期末考一天考四科，分两天举行。我之后会通知各科的顺序。万一身体不适缺席的话，校方会根据缺席的理由来判断。若真的是无可奈何的情况，则会给学生从过去考试大略算出的预估分数。但如果缺考理由不当的话，缺席的考试则全都会被当作零分处理，所以请你们留意。”

也就是说，这是场绝对无法逃避的考试呢。管理身体状况也算在实力之内，合情合理。

“话说回来，你们也开始变得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了呢。如果是以前，在听见考试内容的阶段就会发出惨叫了吧。”

“……也习惯了啦，毕竟一路走来经历了各种事。”

池不怎么惊讶地回答。虽然很没底气，但也可从中看出自信。

“真是可靠的发言呢，池。而且恐怕也有不少学生同样这么想吧。所以，我要给你们一个忠告。只过完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最好别以为已经掌握了这所学校的一切。因为今后你们必须通过无数次远比现在更辛苦的考试。”

“请、请别说这种恐怖的事啦，老师。”

一名女生畏惧地说。

“这是事实，所以没办法。例如往年在这场特别考试……俗称Paper Shuffle之中，都会出现一组或两组退学学生。大部分被退学的都是D班学生。这绝对不是吓你们的，是真的。”

至今都还抱着某种乐观态度的班级笼罩着紧张气氛。

新的特别考试到来。不过，所谓Paper Shuffle是指什么？

“低于及格标准的配对，毫无例外都会被退学。如果你们认为我只是在吓唬你们，那也可以去问问高年级学生们。你们也差不多认识了吧。”

然而，尽管考试内容这么严酷，往年却只有一两组学生退学吗？这也有点不可思议。根据组合不同，这也很可能会演变成毁灭性的结果。

换言之，就是“这么回事”了吧。

“最后，有关正式考试的惩罚。虽然这是理所当然，但是考试中禁止作弊。作弊者将立刻失去考试资格，并与伙伴一起退学。这点不限于这次考试，也适用在所有期中、期末考呢。”

作弊等于退学。乍看之下这大概是很重的惩罚吧。如果是普通高中的话，顶多就是所有科目零分，或是严厉告诫与停学。不过，既然考不及格就会马上退学，作弊就必须退学也无可厚非吧。在此特地警告的意义，就是要防止学生焦急而冲动犯错——我就把这理解成是茶柱老师以自己的方式做出的建议吧。

不过，关键是配对制度考试。

“关于配对决定方式，我会在小考结果出炉后通知你们。”

我一听见这句话，就马上静静握住铅笔。我的同桌也几乎同时握住了铅笔，一边面向贴在黑板上的纸张，一边开始写起了什么。

我斜眼瞥见她的模样，就把握住的笔放回桌上。

我切实感受到了自己的行动有多么不必要。

“小考之后？什么嘛，要是和最后一名分在一起的话，不就麻烦大了吗？”

“唔！被健污辱了！我绝对要好好学习，并且逆转情势！”

“你可别逞强了，我知道你只是嘴上说说而已。我还会更加努力学习的！”

山内表现出心中不甘，苦闷地趴在桌上。虽然须藤嘴巴很毒，不过只要有堀北在，他好像就会孜孜不倦地继续努力学习下去，正因如此他的话多少算是有说服力。

算了，重点不在这里，而是校方目前不告诉我们搭档决定的方式。也就是说如果告诉了我们，我们就能变更搭档对象——其中极有可能隐含这项事实。D班的学生，包含在隔壁振笔疾书的堀北在内，一路经历了那么多场考试，究竟有几个人能够发现这点呢？

“还有一件事。期末考也有从其他层面挑战的课题。”

“还有一件……请问还有什么事吗？”

平田在班级有些动摇的情况中圆场似的做出应对。

“对。首先，期末考要出的题目将会请你们自己思考并制作。再把该问题分配给自己隶属班级之外三个班中的其中一班，也就是说，你们要对其他班发动‘攻击’，迎击的班级就会变成是要‘防卫’的形式。自己班级总分与对方班级总分相比，获胜班级可以从输掉的班级那里获得点数。即五十点班级点数。”

也就是说，我们要以小组维持在学校规定的不及格标准——各科六十分以上，同时也要超过往年七百分上下的总分标准。甚至，也必须在全班总分上高过对手班级的总分。

“请问点数会有通过班级配对出现差距的可能性吗？A班攻击B班、D班攻击A班，而假设A班成功进攻也成功防守，他们就会得到共计一百点。但如果是A班攻击D班、D班攻击A班的情况，那就会是一次定出胜负了吧？”

“关于这点有明确的规则。直接对决的话，班级点数会暂时变更成一百点，所以不用担心。虽然是很少有的事，但如果总分相同就会是平手，不会有点数的变动。”

“由我们思考问题，并且给其他班学生出题……我从没听过这种事。如果出那种学生无法回答的问题，我想就会变成难度相当高的考试……”

“对啊对啊，比如没学过的地方，还有不合理的陷阱题！不行啦不行啦！”

池等人束手无策地高举双手。

“当然，如果只交给学生们应该就会变成那样吧。为此，你们完成的问题会由教师进行严正且公平的检查。如果超出教学范围，或是无法从出题范围解答的问题，我们都会请你们修正。我们将会反复确

认，让学生逐步完成题目与答案。应该不会变成你刚才担心的那种事态吧。池，你了解清楚了吗？”

“嗯。勉强算是吧……”

他轻易就被哄骗了，但这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出四百道题目吗？时间好像会相当紧迫呢。”

距离考试还剩下一个月的时间。一个人出题目的话，一天就必须出十到十五道题目。人数越多就会越轻松，但题目质量应该就会出现参差不齐的情况。虽然学校留给学生充足的时间出题，但考虑到所出的题目可能会被学校修正，因此必须加快出题速度。如果考虑到D班拥有的“缺点”，出题时间就会相当紧凑。平田好像也知道这点，才表现得很不知所措。

“万一题目与答案没完成，学校也留有补救措施。试题会全部替换成校方预先出好的题目。但是请注意，你们最好把校方准备的题目难度想得比较低。”

所谓补救措施听上去不错，但实质上就是败北。

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题目。率领班级的实力者除了自己的课业，还必须思考出给其他班的题目。这感觉会变成一场很艰难的考试。

“出题时要在班级里决定还是找老师商量，或是和其他班、其他年级的学生商讨，抑或是活用网络，一切都自由。没有特别限制。只要是校方能允许的题目，简单也好、困难也好，学校不过问内容。”

“我们要挑战的期末考，当然也会是其他班出的考题，对吧？”

“没错。你们应该会好奇的大概就是对手班级是哪个班。不过，这点很好理解。就是学生方指名一个班，并且由我向上呈报。到时如果和其他班的选择重叠，学校就会叫出代表人进行抽签。反过来，如果没有重叠就会这么确定下来，变成要对那个班级出题。我会在下周举行小考的前一天听你们汇报要指名哪个班。在那之前你们要谨慎思考。”

考试照理来说是要面对校方，这次实质上却变得要与某个班级进行一对一战斗吗？

这么一来，除了配对总分会被要求多少的疑问，还会涉及复杂的机制。

“以上就是小考、期末考的考前说明。剩下就由你们自己去思考。”

茶柱老师总结后，今天的课程就全部结束了。

1

“我要开作战会议，绫小路同学。你可以帮我叫平田同学过来吗？”

下场特别考试刚一宣布，堀北就站起来说道。

“好的。”

我简短回答，接着向平田搭话。堀北在这段时间去找须藤。我们D班现在正逐渐受到其他班级的关注。

这对我本身也带来了巨大变化。

我至今为止都是不中用的存在，但因为在体育祭接力赛跑上的表现，一口气提升了名气。这也是理所当然。我无疑会被龙园或一之濑他们当作堀北幕后的操纵者来强烈警戒。

那么，通常都会怎么做呢？

和堀北保持距离？突然保持距离的话显然会遭受怀疑。

既然这样，我也可以一如往常等待风头过去，但是只要我待在堀北身边，就会无可避免遭受怀疑。

我想说的是，就算我做什么情况也都不会改变。

对方大概不会管我真正的想法，而自作主张地过度解读我的行动。

那么，我就要用我自己的方式，将回到自己原来的立场作为目标。

至今堀北的朋友很少，所以与我这个同桌接触的机会必然很多，但今后就不一样了。以须藤为首，她与平田或轻井泽等人的接触应该也会渐渐增加。

既然这样，就相对地让我保持距离吧。

我不是不想跟她要好起来，可是我不打算任由茶柱老师摆布。

如果堀北他们可以走出自己的路，我的负担就自然会减轻。

我是这么想的。茶柱老师在提升D班这方面，打从一开始就不必特别执着于我。照理来说，只要班里有愿意把班级往上带的学生就行了。

至于为何不惜威胁我也要以A班为目标，我对茶柱老师的本意不感兴趣。

然而，现在也确实还不是可以对堀北放手的时期。

假如在此放掉缰绳，D班就会失控，可以想见最糟的是崩塌。我要先把人聚到堀北周围，再静静地逐渐淡出。

重要的是步骤，接着是准备及结果。

“他马上就会过来。”

我叫了在和同学说话的平田，接着回来通知堀北。

“我这边也一样。”

须藤好像是去洗手间，我看见他刚刚走出教室的身影。

“所以，我们该怎么看待这次的考试呢？”

堀北在人到齐前问道。

“只要按照茶柱老师的话去理解就可以了吧。这应该会是场难度比较高的考试，虽然各科不及格标准偏低，但如果要赢过其他班，必要的总分就相对会变高。而且配对系统也很棘手。再加上如果是其他班出题目，也可以预测难度会提升大约两倍。特别棘手的是出题者个性越扭曲，难度就会变得越高。就算是答案相同的题目，根据题目内容不同，正确率也会大幅变动。”

“是啊……这次不光是考验学习能力，还考验出题目的能力。”

如果只是像先前那样帮担心不及格的学生补习是不够的。虽然掌握其他班擅长、不擅长的部分会最为理想，但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就暴露吧。

不过，要做的事情之中也有许多部分和目前为止的期中、期末考一样。

在这层意义上感觉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难度比无人岛或船上的特别考试还低。就如体育祭是考验一路累积而来的体力，这次考试也可以说是考验一路以来累积的学力。

“能使手段就该使出。毕竟也有提示呢。”

“嗯，我也发现了。”

静静回答的堀北继续说道：

“你平时都会注意对方的言行呢。校方都会把那些提示隐含在话里的各处。茶柱老师的措辞中应该挑出的关键词是——小考结果完全不影响成绩、总分不及格标准尚 未确定，以及小考后会说出决定搭档的理由这三点。”

面对这既完美又令人愉悦的理解，我不禁在心中洋溢笑容。

不久，被叫来的平田前来会合。

“久等了。是要讨论针对期末考的对策，对吧？”

他也叫了轻井泽。轻井泽一副觉得麻烦的样子瞪着我们，但仍接受了平田的请求，并往堀北这里靠了过来。

“抱歉呀，因为我认为应该立刻商量。”

如果是刚入学的话，任何人都会对堀北的召集感到惊讶吧。也因为现在堀北在班上的立场变得犹如参谋，同学们自然而然就接受了这点。

“如果没问题的话，我想要立刻开始。”

“咦？要在这里吗？我反对。反正都是要讨论，我们就去帕雷特嘛。好不好，洋介同学？”

轻井泽搂住平田的手臂，并且使劲地拉着，彰显自己的存在。我一开始遇见轻井泽时，她就会使用这种方式撒娇。顺带一提，帕雷特是学校里的咖啡厅，是个午休与放学后都会以女生为中心充满活力的地方。我看着轻井泽，刹那和她对上眼。我不记得自己特别指示什么，轻井泽却迅速甩开平田的手臂，表现得不是很沉着。

“也不知道哪里会有敌人的眼线，好吧。”

比起在此反驳招惹轻井泽的反感，堀北应该是觉得换个地点会比较轻松吧。虽然堀北本人没有感觉到，但这点也可以说她确实有所成长。

“那个，我也可以参加吗？”

加入对话的是同班同学——栉田桔梗。

“会给你们添麻烦吗？”

“我赞成，栉田同学也很了解班上的事。再说考虑到期末考，我也想多听几个人的意见呢。”

轻井泽的立场是都可以，因而默不作声。那么，堀北会怎么做呢？

“当然呀，栉田同学。我本来就打算等会儿去叫你。”

堀北像在说省下叫她的工夫似的立刻赞同。

“能请你们三位先过去吗？我解决一下私事再过去。”

他们三人点点头，没特别提出异议，先前往了咖啡厅。

“拉栉田入伙好吗？”

对D班来说，栉田桔梗是宝贵的战力，但她与堀北的关系水火不容。虽然详情只有当事人清楚，但也很难断言栉田不会阻碍我们的计划。

而且，D班在体育祭上因为栉田的背叛而陷入危机。

“在那种场面拒绝也很奇怪吧？”

确实如此。堀北会老实接受也是看准这点了吗？

“久等了，铃音。”

“没关系。讨论场所也变更了。我要和平田他们在帕雷特会合。”

“哦，这样啊。抱歉，我能去社团活动露个脸吗？我想起学长叫我去。我想二三十分钟就会结束。”

“没关系，你办完事就立刻来会合。”

须藤露齿一笑，拿着背包急忙地出了教室。

堀北晚了点也拿起包。我配合她也决定行动起来。

“那我要回去了。你好好加油吧。”

“等一下。我也要请你参加。作为平田同学与轻井泽同学的中间人，你是不可或缺的。现在的我对他们的影响力还不大。”

“……果然是这样啊。虽然你说影响力不大，但我想现在的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顺利控制班级呢。你期中考没有我的帮助也办成了读书会吧。”

事实上，安排商量到决定地点都是她独力完成。就差那么一步了。

“如果只看那点或许是这样。但如果栉田同学在场就另当别论，这是例外呢。而且我也有事必须先告诉你。至少要请你参加今天的讨论。还是说，你对她的行动不感兴趣？”

这说法实在很狡猾。在此先老实回答才会是上策吧。

“说没兴趣是骗人的呢。”

她对班上所有人都可以一视同仁，为什么只对堀北展现出如此强烈的敌意呢？

对我来说，那也是件极为费解的事。我对这部分多少产生了兴趣。

“关于她，我可以告诉你我所知的部分。”

堀北如此断言。她决定在这个时机说出，好像是有理由的。

“老实说，我不想四处张扬她的过去，但我认为有必要先告诉你，因为我觉得结果上应该会对我有益。”

“我还以为你没打算告诉我有关栉田的事。”

“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至今都没有主动说出栉田的事情吧。倒不如说，我完全无法想象你们陷入敌对关系的原委。你什么时候跟栉田发生纠纷的啊？”

我斜眼确认堀北的表情，比我所想的还僵硬。

“我没办法在这里讲，你能理解我吧？”

虽然说没有人在意我们的对话，但是教室里有无数耳目。

“……我知道了。我陪你一起去总行了吧。”

我就期待内容有值得赴约的价值吧。

我们出了走廊，穿过人群之后，堀北就小声地说了起来。

“要从何跟你说起才好呢。”

“从最初开始。因为我只知道你们两人现在关系不好呢。”

还有栉田拥有的黑暗面。我想知道这点。不过我刻意不提及这点。因为我还不知道堀北知道些什么，以及打算说些什么。

“我先告诉你，我对栉田桔梗这人并没有深入了解。你和栉田同学最初是在哪里遇见的？”

这大概只是在做一般确认吧。我姑且认真地答道：

“是在公交车里吧。”

“对。我和你一样，第一次见到栉田同学也是在入学当天的公交车里。”

那件事我现在还记得。当时有一名没空位而不得已站着的老婆婆，栉田对那名老婆婆伸出援手，试图让她坐到位子上。那本身是个善行，任何人都不会责难的善意。但遗憾的是，我记得没有立即出现要让座的人，栉田当时费了一番功夫。我也是不打算让位的其中一人，所以印象也很深刻。

“要说你有被她讨厌的要素，也就只有那个时候了……但如果是这样，在她直接提出请求让座时表示拒绝的高圆寺就不用说了，不打算让座的我也会被她深深厌恶才对呢。”

我并不是说栉田喜欢我，但她只对堀北异常强烈地表现出敌意。

“我当时还不认识栉田同学。不，正确来说是不记得。”

“你这说法代表你和栉田在这所学校相遇之前就有交集吗？”

“嗯，我和她是同一所初中。那所学校与现在这所的距离相隔甚远，是一所非常特殊的学校。所以她大概做梦都没想过会遇到同所初中的人吧。”

“原来如此啊。”

我听到这里，便解开了一个大谜团。在我遇见两人之前，堀北和栉田之间的因缘就已经开始了。

既然如此我就可以理解了。我无法明白她们的关系也是必然的。

“我是在第一学期的读书会之后想起这件事的。我的初中是学生超过一千人的大型学校，而且我不曾和栉田同学同班，不记得也没办

法吧？”

假设堀北初中时期也是像现在这种个性，我一点也不会惊讶。

她应该是没交朋友，每天都淡泊地埋头在课业里。

“初中时期的栉田是怎样的学生？”

我们没有直接前往帕雷特。因为我们觉得谈话会超时，所以在校内绕圈似的走走停停。距离咖啡厅越远人烟就越是稀少，这样也方便。

“谁知道。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她和我并没有交集。不过，栉田同学当时的人气与现在一样高，说不定比现在人气更高，这点我可以肯定。回想起来，我曾经看过她在各种活动上处在同年级学生们的中心的模样。她对所有人都很温柔，而且给人印象很好，是个大红人。虽然没有加入学生会，但应该相当有凝聚力。”

如果她担任了职务，堀北可能也会记得她是同年级学生呢。确实，我所认识的栉田也完全没有就任任何职务。

恐怕就如堀北所说的，栉田给人的印象之好从初中开始就没有改变，而她现在应该也在发挥着这点优势吧。

两人看似有交集，事实上却没有。我还是无法解开为何堀北会被栉田如此厌恶的谜团。其秘密恐怕就藏在这话题的后续里。

“看来她也不是无法和你交朋友才讨厌你的呢。”

这不是那种能不能交到一百个朋友的问题，即使是栉田，她也不可能和全体在校生交朋友。

“嗯，关键的是接下来要说的内容。但是你要先记住，这完全属于谣言的范畴。真相只有栉田同学自己知道。”

堀北重新做了开场白，并开始严肃说道：

“在我初三快毕业的时候，二月底的某一天，有个班级集体缺席的事件。”

“应该并不是流感，对吧？”

“嗯，消息也立刻传到我耳里了呢——据说以某个女生为开端，发生班级分裂的事件。然后，那个班级直到毕业都没有恢复原状。”

“那名女学生是谁，在这场合下连想都不用想了，对吧？”

“就是栉田同学哟。但我不清楚他们为什么会被逼得班级秩序瓦解。校方恐怕也彻底封锁了消息吧。如果见光的话，学校的信誉就会降低，也很可能会给许多学生的升学或就业带来巨大影响。即使如此纸也包不住火。谣言也在学生之间广为流传呢。”

“即使是片段也好，你没听说过什么吗？”

我想知道大概是怎样的事件。堀北一边回忆，一边说道：

“事件曝光之后马上就有同班的学生谈论起这件事了呢。好像是说教室被弄得一团乱，黑板或桌上尽是诽谤、中伤的涂鸦。”

“尽是诽谤、中伤的涂鸦。是栉田遭受了霸凌吗？”

“不晓得呢，因为同时流传着好几个版本的谣言。像是班上某人被霸凌，或反过来是某人去霸凌谁。好像也有做出严重暴力行为的谣言，但是那些都模棱两可。”

总之，当时好像流传着无数个谣言。

“不过，我转眼间就没再听见那种谣言了。关于那件事大家都不会去谈论了。明明就有一个班级被逼得瓦解，却被当作仿佛从一开始就什么都没发生。”

应该是某处施压了吧。

“不管怎样，如果消息被封锁的话，你就算不知道栉田就是班级分裂的原因也情有可原。当时的你对谁都没兴趣吧。”

“没错。关于志愿学校，我报考的学校原本就决定是这里，而且我对学力或考试都有自信，所以也没留意那么多呢。”

不愧是这家伙。就算学校评价下降，她应该也有自信考上。

被认为是栉田引起的事件导致班级分裂。可想那恐怕是会给升学或就业带来影响的严重事件。我从现在的栉田身上完全想象不出的那种事。若是这样的话，她无法饶过知道那件事的人也就可以理解了。假如曝光的话，栉田毫无疑问会完蛋。

“如果把事情整理一番的话，便是栉田引起了事件，而你对那个事件不太知道详情。不过栉田本人认为你知道。她认为既然出自同一所初中，你就会在一定程度上知道详情。就是这么回事吧。”

“实际上我确实知道事件是栉田同学引起的，所以这也没错呢。”

她叹了口气。这样我就渐渐看得出堀北的现状了。

总之，栉田单方面的误会与敌意就是原因。对栉田而言，过去的事件可以说就是如此重要，那是她绝对想彻底隐瞒的事。

就算堀北说她不知道事件，栉田也不会相信吧。对栉田来说，或许堀北对内容掌握到什么程度都无所谓。虽然在原本的意义上很矛盾，但在堀北说出有关“事件”的话题，就等于是自己的过去被她知道了吧。这非常棘手呢。

“话说回来……我不懂欸。”

“你是指事件的内容？”

“嗯，全是谜团，甚至让人很不愉快。没问题的班级居然会突然土崩瓦解，你认为这很容易发生吗？”

堀北左右摇头。

“栉田是诱因，也就表示可能是她一个人让班级分裂的。一个学生要做出多严重的事才能使班级分裂呢？”

这规模的事件，若是谁霸凌人或谁被霸凌之类的程度，大概远远不够的吧。凭那种程度顶多只能从班上除掉一两个人。

“我也这么想。老实说，我根本无法想象怎么做才会变成那样。”

就算我想让现在的D班瓦解，那也不是这么容易就能办到的事。

“要让班级瓦解的话，应该需要强力武器吧。”

“是啊……”

在此指的武器不光是物理上的意义，还包括各式各样的方法。

“如果你要让班上瓦解，你会使用怎样的手段？”

“虽然以问题来回答问题很抱歉，你知道这世上最强的武器是什么吗？限于栉田能操纵的东西。想想看吧。”

“我想我以前曾经对你说过，我认为‘暴力’就是人拥有的最强武器。老实说‘暴力’拥有独一无二的强度。不论是多聪明的学者、地位崇高的政治家，到头来都赢不过眼前强大的暴力。只要条件能满足，就算要让班级瓦解也并非不可能吧？因为只要把所有人都送进医院就行。”

虽然很危险，但堀北举的例子也是事实。以瓦解班级来说也会实现。

“是啊，我对暴力是其中一种最强的武器也没有异议。话虽如此，但栉田要靠暴力逼所有人陷入绝境也不可能。那才真的会是个不得了的大事件。”

假如栉田拿着电锯四处大闹，就不会变成校方封锁消息就控制得住的事件了吧。那就会变成电视上也会骚动的情势才对。

“如果有其他不输给拥有独一无二强度的暴力，而且能与之抗衡的东西呢？”

“你想到了吗？想到她是如何让班级瓦解的。”

“如果是由我执行的话，那就是……”

“等一下。”

堀北打断我的话，她重新思索后这么说：

“我很想说‘权力’，但这要在校园生活中执行很困难呢……”

虽然她想到了答案，但好像没有信心。

“只要可以发挥的话，权力这东西相当强大，但在这次事情上除外。就算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会长也没办法吧。没办法靠权力让班级瓦解。”

“那么会是什么呢？所谓任何人都能操纵，而且藏着让班级瓦解可能性的武器。”

“包括栉田在内的所有人都可以操纵的武器——那就是‘谎言’。人类天生就是会说谎的生物呢，所以任何人都能操纵。不过根据时间、场合不同，‘谎言’甚至拥有吞噬暴力的力量。”

统计显示人一天会说两三次谎。乍看之下或许会觉得不可能，但谎言的定义很广泛。“睡眠不足”“感冒”“没注意到邮件”“没关系”，不经意的一句话里都包含了谎言。

“谎言……是啊，或许如此呢。”

谎言就是如此强大。一个谎还能把人给逼死。

“那么，我就要在此收尾了。例如，假设全力使用最强武器‘暴力’与‘谎言’，你能让现在的D班瓦解吗？试着认真想想。”

“我不会说绝对没办法。不过我也无法断言一定能办到。就算要靠暴力战斗，也有好几个人很难打败。老实说，我无法想象可以赤手空拳从正面打倒须藤同学与高圆寺同学。而且还有像你这种实力未知的人呢。如果事先准备武器，就算是偷袭，以D班所有人为对手的话，也没有多少胜算。这么看来，我果然还是办不到呢。”

堀北好像比我想象的还认真思考，她拼命想出自己能够采取的最佳方式。

“这结论正确。暴力任何人都能使用，但条件相当复杂。”

“话虽如此，但就算要撒谎我也无法彻底操控。再说，班上有很多比起暴力更擅长说谎的学生，所以应该没办法呢。战斗方式也不适合我。”

堀北试着做了好几种假设，却好像都无法解答。

“如果要限定于哪一方的话，我不认为栉田同学拥有足以施暴的力量。换句话说，使用‘谎言’让班级瓦解才比较自然吧。”

“是啊……”

“可是，她办得到那种事吗？”

“不知道。应该不是不可能，但起码我也办不到。”

只是要把一个人逼入绝境并没有那么困难。不过，如果是全班就另当别论了。

“是栉田能操纵我们无法想象的暴力或谎言吗？还是说……”

栉田拥有不属于两者的强力武器？

我不知道栉田用了多可怕的武器，但无论如何，她真的让自己班级瓦解的可能性很高。如果栉田也是班级瓦解的受害者，就不会那么仇视堀北了吧。

“栉田同学当面说过呢，她说知道她过去的人，不论使出怎样的手段，她都会把对方赶走。如果必要的话，她也会和葛城同学或坂柳同学、一之濑同学等人联手把我逼入不利的情况。事实上，她就和龙园 同学联手陷害过我。只要我继续待在这所学校，就算D班被逼入绝境，她也一定不会停止对我的攻击。”

“真是棘手。也就是说只要是为了隐藏自己的过去，她甚至不惜让班级瓦解啊。”

“毫无疑问就是这么回事了吧。”

她居然已经这么对堀北宣言过了，别把这想成是半吊子的威胁应该会比较好。

然后，栉田在宣战后的状况下提议想参加堀北和平田的讨论。这应该也是为了维持自己在班上的立场，但她进行敌对行为……也就是当间谍的可能性也很大。不过，就算有当间谍的可能性，我们也无法把栉田排除在外。栉田已经在D班获得了信赖，如果突然把她当成外人，可能会招惹周围的不信任感。

“堀北。针对栉田，你打算怎么做？”

“打算怎么做是指什么？我的选项极少，只能坚持对栉田同学说‘我不清楚事件详情’以及‘我绝对不会把事件说出去’这两件事，并且让她接受。”

“那样不简单吧。栉田应该会一直抱有疑虑，说起来即使你只知道她让班级瓦解的这件事实，她可能就无法饶过你。”

堀北会找我商量，栉田应该也猜到了。

这样想的话，也难怪她会想让我退学呢……

现在，我就把这件事先放一放吧。

“除了和她反复强调之外，就别无他法了呢。不对吗？”

“这点我同意。这件事没那么容易解决。就如你所说的，让她发自内心接受应该就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吧。”

假如从外部强行压制栉田，她迟早也会大力反抗吧。

“那就不必思考了吧。”

“我听完刚才的话，虽然很武断，但也得出了结论。为了升上A班放弃说服栉田，并且使出强硬手段，说不定也是有必要的。”

我这么说道，堀北露出生气的表情瞪了过来。

“那是指……让栉田同学退学吗？”

我没有否定，静静点头。先下手为强是基本战术。

但堀北不仅没有同意我的提议，还露骨地表现出强烈的反对。

“我没想到你会对我说出让人退学的这种话呢。以前我打算舍弃须藤同学时，教诲我别这么做的人可是你。然后我就理解了——理解执行舍弃掉某人的那种策略是行不通的。事实上，如果抛弃当时的须藤同学，我就无法向前迈进了。体育祭上说不定也会有更悲惨的结果等着我们。而且我也就看不见在这次期中考进步的须藤同学了。不是吗？”

那么喜爱孤独，而且一直以来都不需要朋友的堀北，竟然变化这么大。堀北曾经关在自己的世界里停止成长。她的急遽变化令我大吃一惊。不过，她要积极向前是无妨，但那作为解决方法并不实际。堀北原本就不擅长对话，能不能说服栉田是个疑问。虽然我很想夸赞她拉须藤入伙，但现在的状况大有不同。

“这和教人读书就能防范退学于未然根本不能比。老实说，我没想过栉田的目的会是出于如此单方面的情感。我本来以为你也有不周之处，只要改善就总有办法，所以才会听你说。可是情况不是那样。只要你在这所学校，栉田应该就会不断地妨碍你。但如此一来，团结合作的D班，以及学校制度本身就会瓦解。如果不及早使出手段，你之后应该会后悔吧？”

面对这样的教诲，堀北一点也不打算同意。

岂止如此，她看起来还更坚定了意志。她用力挑起眉毛。

“她很优秀。把周围变成伙伴的能力有多强不用说，她在观察他人的能力上面也很优异。如果她愿意成为伙伴的话，对D班来说一定会成为很强的战力。”

我不打算否定这点。如果栉田变成伙伴，的确会很可靠吧。

话虽如此，但那种事真的有可能吗？

“我至今都没有认真地面对她。这也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舍弃她。我会不断地和她对话，然后也一定会让她理解。”

看来她自己选择了痛苦的道路。堀北是认真为了班级而打算面对栉田。就算我再继续说三道四，也不会改变什么吧。

“我知道了。既然你这么说，那就再观望一阵吧。”

既然她的眼神如此坚定，我也变得有点想相信其可能性。

说不定她真的能把栉田变成伙伴，就像她把须藤变成能够信任的伙伴一样。

“我不会说希望你在这件事情上帮助我。这也不是因此就会解决的问题。”

“是啊，这是我完全无法干涉的问题呢。”

我们聊了很久，也差不多要绕校园一圈了。应该很快就会抵达帕雷特。

“我会告诉你栉田同学的事，是因为觉得你不会告诉其他人，而且觉得你会理解我。”

“抱歉啊，我无法回应你的期待。”

虽然她只是陈述了坦率的意见，却完全无法得到我的同意。

“我提供了珍贵的消息，所以也可以请你回答我的疑问吗？”

“回答什么？”

堀北停下脚步，带着和刚才一样的坚定眼神，抬头看了过来。看来除了栉田的事情，她还有另一件事要说。

“你在体育祭上……对龙园同学做了什么？”

“做了什么啊……”

她会问我这个问题，也就表示她果然中了龙园的招数。我不清楚龙园在体育祭上的具体行动。

如果一切都如我所料的话，那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吧。

“我找到了决胜点。只是击溃了龙园最终想到的计划而已。”

“那个手段就是录下龙园同学他们C班的作战会议？”

我予以肯定，并轻轻点头。

“作战会议的录音，通常是拿不到的。你是怎么拿到那种东西的？龙园同学说过有间谍，但你应该不认识愿意暴露C班内情的人吧？”

堀北不知道轻井泽与C班的真锅她们在船上的纠纷，所以这也是当然的呢。

“我使出了各种手段。所以会有录音。”

“还有另一件事。你自作主张地帮我，我很生气。这是当然的呢，毕竟你是以我会失败作为前提而行动。但实际上还是变成如你所料的结果，因此我也无法反驳。再说你不让我对你的事情深究，所以也无法寻求答案。状况很棘手呢……可是，要是没有你在的话，我现在就……谢谢你。”

“真是超拐弯抹角的道谢欸。”

我还以为会被她严厉指责，想不到她最后居然说出答谢的话。

“因为我姑且答应要帮你了，这点事情我会先做好。”

“虽然是我多管闲事，可是你做出显眼行动没关系吗？龙园 同学因为这次事件应该已经确信D班有人在暗地里行动才对。照理来说，你也进了候补名单里。你安稳的日子应该不长了。”

堀北说得对。现况不是我原本期盼的。

但事到如今我企求安稳的这份愿望已经很难说了。茶柱老师隐约亮出那个男人的身影，再加上坂柳知道我的过去。到头来，没有人知道最后会如何发展。将来堀北的存在说不定会是张王牌。

总之，我现在正在拼命思考该怎么做才能维持平稳的生活。

堀北带着一脸“到底怎样？”的表情，等待着我的回答。

“是啊……我要保留回答。”

“你思考了那么长时间，最后却保留答案。我搞不太懂你这个人了。”

“你从一开始就不懂吧。”

“说得也是。”

我不记得自己曾表现出来，也不记得有让人探究。

不管怎样，堀北都没闲工夫专注在我或是龙园 身上。

因为如果不设法处理栉田这个潜藏在D班内部的毒瘤，她就会连起跑线都站不上。

2

“啊……真是的，你刚才在干什么啊？也太慢了。连个道歉都没有吗？”

我们一抵达帕雷特，轻井泽就怒视堀北，不断地发牢骚。

“我马上就开始。毕竟平田同学也有社团活动吧。”

“唔哇，竟然无视我。真不愧是堀北同学……”

堀北干脆地无视轻井泽的道歉要求，并且就座。

这么一来以我和堀北为首，这场面就聚集了平田、轻井泽，以及栉田和须藤。

确实距离社团活动开始已经没那么多时间了。

马上就下午三点五十分了。因为这所学校社团活动的开始时间是下午四点半。最该着急的应该是隶属足球社的平田，但他表现得很沉稳，始终面带笑容。他满心期盼着这种会议场面，双眼放着光芒。

堀北就座，连买来的饮料都没拿，就立刻开口说道：

“那么，我们就从下次举行的小考开始说起吧。”

“应该可以不用太在意吧？从期中考开始接连举行的读书会对大家来说负担也很大。而且，幸好学校也保证小考完全不会影响期末考的成绩呢。”

期中考、小考、期末考。连喘息时间都没有的读书风暴，对于不擅长的学生们来说，这应该成了一股难以忍受的压力。

“是啊，我也不打算逼大家读书。不过，我不认为校方实施小考纯粹是为了掌握学生实力。因为我们才刚考完期中考。”

“不是因为期中考的题目很简单吗？”

“所以小考就会出很难的题目吗？这样效率只会很低呢。”

为了突出小考的意义而抹去期中考的意义，是本末倒置。

“也就是说，小考本身是有意义的吧？是有掌握学生实力以外的目的吗？”

“什么？什么？这是怎么回事呢，洋介同学？”

轻井泽对堀北的发言不太感兴趣，但换作平田的话，她的兴致就会提升。

“如果举行小考的理由不是为了掌握我们的学力，那就代表着一件事。小考结果会给期末考的配对带来影响。应该就是这样吧。”

须藤听着平田与堀北讨论，表情严肃。

“你懂了吗，须藤？”

“……勉强。”

看来目前他的理解程度相当靠不住。我们没有停下来等他慢慢消化，而是继续进行讨论。

“期末考的关键——配对，一定是有规则的。换句话说，只要能找出规则，就可以针对期末考使出有利的一招。”

“这是什么意思啊，绫小路？”

须藤悄声问我。他不直接问堀北，应该是为了不打断讨论吧。

“意思是说，搞定小考就是通过期末考的最起码条件。”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

须藤的眼神不停地游移。他撒的谎真好懂。

堀北的解读毫无疑问是对的。依据小考结果决定配对的这个想法没有错。然后，那之中必有可以看穿的规则。

学校答应之后会向学生说明，所以绝不会采取复杂、奇怪的决定方式。

至于堀北理解到什么程度，就让我见识她的本领吧。

“分数相近的人会被分到一组——是这么回事吗？”

轻井泽准确理解并说出自己的看法。

“答对或答错题目很相似，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

须藤也拼命地绞尽脑汁，说出他能想到的规则。

“这两种可能性，我都无法否定呢。”

平田面对这样的堀北好像有些许疑问。他脸上的笑容消失，转为认真的神情。

“我大致上理解了，但我对规则有些疑问。”

“是什么呢？无论是怎样的意见，只要能提出，我都很感激。”

对于平田的提议，堀北以一副欢迎的表情望向了他。

“如果真的有刚才说的那种规则，只要向高年级学生确认，答案就会立刻出来。如果往年也举行了相同的考试，其规则相同的可能性也会很高呢。这会是老师要刻意隐瞒的事情吗？”

栉田至今都静静听着，她听见平田这番话，好像也表示赞同。

“我也对此有些疑问。如果是跟我关系不错的学长学姐，他们应该会愿意告诉我。”

也就是说如果是简单的规则，就算一开始告诉我们应该也无妨。所以这也蕴含着不存在规则，或是规则很复杂的可能性。

“真不愧是洋介同学，你说的没错呢。”

堀北斜眼看着称赞平田的轻井泽，双手抱胸沉思着。

“我当然理解平田同学说的话。不过，校方对于找出规则应该也不会持否定态度吧。我反倒认为被学生发现才是前提。”

“这什么意思啊，铃音？说得简单一点啦。”

须藤好像思考过度，头快要冒烟，而忍不住问道。

“换句话说，你是指找到规则不是终点，而是知道规则以后考试才会开始吗？但如果是这样，万一没看穿规则也可能会招致毁灭性的结果呢。”

平田是想到班级半数退学，这个最糟的情况了吗？

“我想这才是这次考试的核心。虽然是假设，但就像平田同学刚才说的那样，假如我们没识破依据小考成绩来配对的规则，就会轻易地通向毁灭性结果吗？但茶柱老师说过了呢，说D班到现在还没出现退学者是第一次。即使是往年也只出现一两组搭档退学。你们不觉得有些蹊跷吗？”

“不行了，我完全不懂。”

须藤放弃，把额头撞向桌子。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堀北同学，你想说的是‘学校设定成就算没看穿规则性，对期末考也不会造成严重的影响’，对吧？”

“正是如此。”

“我可以先问问你的依据吗？”

面对堀北自信的态度，轻井泽问道。

“期末考要以两人一组搭档的形式进行，而且我们的平均分数是至今最高的。考虑到学生出的题目难度会很高，假如没有发现规则……如果没识破规则就参加考试，也就意味着会有悲惨的结果等着我们吧。”

“是啊。万一两名接近不及格的学生成了一组，我觉得会相当痛苦。”

“我们就是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出现才要找出决定配对的规则吧？”

“对，我们一定要先找出规则。然后，就如平田同学所说的那样，我们要避免成绩接近不及格的学生编成一组。不过，茶柱老师说

过，往年只出现一组或两组退学学生。一两组学生退学，这样不是太少了吗？假设我们班成绩差的学生不幸被编成一组，光这样就会有将近十名学生被退学呢。”

“……原来如此。是这么回事啊。”

“欸，洋介同学，这是什么意思？我有点搞不清楚了。”

“呃，我想想。该怎么解释才好呢？那么，为了让脑袋放空，我们就先把要不要识破规则摆在一旁吧。我希望你试着这么假想——如果我们‘不知道规则’就参加考试，你觉得会变得怎么样？”

“咦，这不是很不妙吗？如果脑筋不好的学生被分在一起，或许退学人数就会变得很惊人。”

“一般是会这么想的呢。但往年出现退学者的只有D班，而且还是一两组。”

“那样不是很奇怪吗？”

须藤也察觉到了这点。

“这件事情上重要的就是‘搭档编组是设定成必然会变成均衡组合’的这点。换言之，那也就是‘规则存在的证明’。”

我们通过逐渐深谈完成了“规则的证明”。

“考虑所有过程与结果所得出的答案，就是‘得分高和得分低的人会组成配对’这个规则。除此之外就无法想象了。假设我是一百分，而须藤同学是零分的话，最高分与最低分差距最大的两人就会配成一对。这么做的话，就会算出最平衡的考试结果。”

轻井泽理解了，但又浮出了新的问题。

“原来如此呀。可是啊，这样在平均分数附近的学生，不就是最危险的吗？”

“是啊，分数越接近中间层，种种危险性就越是会提高呢。”

分数低的学生会和分数高的学生编组，但中间层与同样是中间层组队的可能性就会变高。

但反过来说，小考的题目难度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不低。

为了准确测量学力的题目应该正等着我们。

事前的商量或对策，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这点吧。

“如果向高年级生确认规则，他们也答复与我们所猜想的规则一样，那规则性的问题就解决了。也表示我们可以做下一个阶段的准备。平田同学、栉田同学，可以麻烦你们和高年级生确认吗？”

“当然呀。”

“我会问问看足球社的学长们。”

两人爽快地答应。总之，这样就可以找到对付小考的策略了。

“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请说。”

即使面对轻井泽的疑问，堀北也毫无不愿之色地催促她说话。

“虽然说是要组队，但如果班级人数是奇数，这该怎么办呢？”

“虽然也有令人在意的地方，但现在无需担心这点。A班到D班入学时所有班级的人数都是偶数。因为没出现退学者，所以不会带来影响。不过，虽然这是我擅自的推测……如果出现退学者的话，应该就会被迫苦战了吧。”

“真的是这样吗？光缺一个人就会损失，不是很可怜吗？”

就栉田的角度看来，她好像认为校方应该会有体贴的补救方案。

“本来入学时人数就一定会凑成偶数，也代表即使是因为不测事态退学或者休学，这也会作为班级责任来让我们背负吧。”

无人岛和体育祭时，校方对于缺席者都处以毫不留情的惩罚。确实这种可能性很高。即使是出现一名退学者，也有很大的可能给今后的考试带来巨大的不利。堀北大概也察觉到拯救须藤的重要性。

“解决你的疑惑了吗？”

“嗯，算是吧。”

轻井泽的小小疑问被解答后，大家开始下一个议题。

“只要确认小考的规则，就可以前往下个阶段，但我还在意另一件事……我们要指名哪一个班级战斗。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们该瞄准的就只有C班。”

堀北在听取其他人的意见之前，先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也接着继续阐述理由。

“理由不用说，就是综合学力的问题。C班在学力上不如A班和B班，仅此而已。这点只要通过班级点数，就很清楚了吧？”

这就基本想法来说应该没错。特地挑战学力强的班级几乎没意义。然而，平田尽管理解这点，也稍微补充道：

“我赞成，堀北同学。不过，A班和B班当然也明白这点。如果假设C班学力上较差，应该也很有可能与其他班指名重复吧？如果是可以想象到的坏模式……”

平田在笔记本上写出想象出的组合。

A班指名D班→没与任何一班重复，确定是D班。

B班指名C班→抽签获胜→确定是C班。

C班指名B班→没与任何一班重复，确定是B班。

D班指名C班→抽签输掉→强制确定是A班。

“虽然是很不好的情况，但这也很有可能吧。”

“唔哇，变成这样就太糟糕了。我们会被学力强的A班出题，而且也就必须以A班为对象出题了吧？总觉得没办法赢欸。”

“是啊，其他班没理由不盯上C班吧。可是，我们也没理由害怕逃避。应该不必降低获胜的可能性吧？”

堀北主张就算背负抽签风险也应该瞄准C班。

“A班和B班之间有明显的学力差距吗？我也很好奇我们和C班之间有多么不同呢。”

我抛出很单纯的疑问。

“起码A班比较优秀是毫无疑问的呢。不过，我认为差距应该不算太大。B班和C班在综合学力上大概有相当大的差距吧……关于这点我会好好研究一下。”

我们了解D班的平均学力，对于其他班却不甚了解。

回想起来，校方也没有告知这点。我们唯一知道的顶多只有班级点数的差距。我们无法从点数差距准确推测出学力。班级点数多寡也不是纯粹的学力差距。假如B班在学力上胜过A班，我们可能也会见到惨痛结果吧。

我悄悄望向坐在堀北隔壁的男生。

与此同时，堀北也觉得不可思议地向那名男生搭话。

“你还真安静呢，须藤同学。你这种时候多半都会很吵才对。”

“这个话题又不是我能理解的等级，要是吵闹的话会打扰到你们吧？”

须藤说出这般理所当然的事，所有人都屏息似的陷入了沉默。

“什么嘛，我说了奇怪的话吗？”

“就是你说出了很理所当然的话，所以我才很惊讶……该怎么形容现在的心情才好呢？”

她大概以为须藤绝对会在中途插话，使讨论变得混乱吧。

面对须藤出人意表的乖巧，她心中似乎闪过了难以言喻的冲击。

“我们要逐一打败对手，对吧？我们不可能一口气升上A班，所以攻击差距最小的C班，当然才是比较浅显易懂的选择。”

“原来如此。瞄准C班或许确实也有这种层面的理由呢。我们在总分上赢的话，就会一口气缩短与C班之间的点数差距。”

“我可以理解。但如果A班攻击C班，对我们会比较有利吧？毕竟A班总分上毫无疑问会胜过他们，这样C班就会失去点数，我们不就很幸运了吗？”

“这就要看我们在这场考试上的具体目的了。但综合上来说，还是应该瞄准C班。我们就期待会有某个班级和我们重复指名，并由其他班来击败C班吧。”

如果目的在于减少C班的点数，或许由总分高的A班或B班进攻确实会比较好。不过，D班也想获得胜利并得到分数。要提升获胜可能性的话，对手弱一点会比较有利。要回避C班就代表必须击败强敌。结果堀北的攻击C班方案——总之，就是攻击弱小班级的作战方案才最靠得住。

“做了种种考虑，大家也赞成堀北同学的方案呢。那我也同意。”

平田应该也只是不愿事情闹大，才提出各种可能性给周围的人吧。

“谢谢。这样就可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呢。”

通过一定程度的商量，尽管有一些波折，但大家的方向性也一致了。

我们过了下午四点就解散了，平田和须藤都去参加社团活动。轻井泽也跟着平田前往操场。剩下的就只有我和堀北，以及栉田。

“那么，我也会问学长学姐们关于考试的事，然后再向你报告。”

“麻烦你了。”

栉田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离去了。这也是当然的吧。

“你打算怎么做呢，绫小路同学？”

“什么怎么做，交给你和平田就没问题了吧。老实说目前的发展几乎是满分，无可挑剔。你对这次的预测也很有信心吧？”

“到目前为止算是呢。但要挑战期末考就必须从正面累积实力。”

“是啊。总之，要是全班不提升学力，就没什么好说的了。但如果换个说法，这也是提高一定程度的学力就能通过的课题。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也可以按照你的希望调整分数，和别人组队。”

“我可以把你的人头算进来吧？”

“如果只是要这样的话，可以。如果必要的话，我也会参加读书会，不过我不负责指导。”

“因为你要彻底扮演没用的学生呢。”

“我只是如实呈现事实。”

就我能给堀北的折中方案来说，这是个很妥当的界线吧。虽然我这么想，但这女人靠普通手段好像行不通。

“让我想想。毕竟你也是D班的一员，我想给你一个适当的职务。为了所有人都胜出。”

“……我会考虑。”

我光这么回答岔开话题就竭尽了全力。

开始行动的C班

同一天、同时刻的放学后，某间教室里的气氛异常冰冷。

原因一目了然，那是因为坐在C班讲台上俯视同学的男生散发出的威慑感。

“回顾目前为止的考试，还真是有好几个不自然之处呢。”

回忆般开口说话的男生名为龙园翔。他是C班的领袖，是个独裁者。端正地站在他身旁的，是山田阿尔伯特、石崎等武斗派。能让人感受到这种沉默的威胁——万一出现要对龙园造反的学生，他甚至不惜用拳头教训人。

“不过，变成这样可不是用巧合就能解释的。”

这句话乍看之下像是自言自语，却又带着仿佛在说给某人听的暧昧感。

“不管无人岛也好，体育祭也好，D班里都藏着与我想法相似的人。”

“类似龙园同学吗？我不认为D班存在那种家伙呢……”

石崎忍不住发言，心想不可能会有其他像龙园这种类型的人。因为龙园是同时拥有会让人尊敬与轻蔑这两种情绪，既奇妙且令人费解的存在。龙园露出笑容，看着石崎。



“我曾经也是这么想的呢，但我现在总算开始有了真实感。”

“这也和无人岛与体育祭的结果有关系吗？”

“没错。不过放心吧，对方的做法我大致上已经有头绪了。听好啦，你们。今后我们要彻底盯着D班攻击。A班和B班就先摆在一旁吧，我一定要揪出在D班背地里活动的人。”

没一个学生对龙园的方针有异议。就算有人不服，也不敢做出发言。因为班级已经和恶魔签订了契约。

“龙园同学……请问D班真的有在背地里行动的家伙吗？那个人不是堀北或平田，对吧？”

“对。然后，我们班里就拥有抓住那家伙真面目的关键人物呢。”

他的目光从石崎身上移开，再次投向C班同学。

“你想说什么，龙园？”

在这沉重气氛中，伊吹站在教室一隅双手抱胸，同时对龙园抛出这句话。

“呵呵。伊吹，你连安静听人说话都做不到吗？”

“我没那么闲。而且就算你一直威慑同学也没好处吧？”

“没权限的家伙就别多嘴。你之前出了丑吧？”

“那是……”

面对这句话，伊吹只能收回她的发言。尤其她在体育祭上败得很惨。伊吹挤掉龙园原定为了击溃堀北而召集的学生，提出要直接和她对决，结果却输得很可惜。她差一点就追上堀北了。

然而，伊吹也有反驳的余地。她放下抱着的手臂，瞪着龙园。

“你也半斤八两吧？到头来你在体育祭上没能彻底击溃堀北，该回收的个人点数也没得到吧？不就跟我一样吗？”

“你说一样？别开玩笑了。我在体育祭制定的作战方案是完美的。”

“既然如此，那结果又是什么？也不做说明，如今才说什么有个家伙和你有同样的想法？这样就要叫我接受？”

班上的学生们都对伊吹一连串的发言战战兢兢。因为他们想避免触怒龙园。但龙园却在此时露出微笑。

“你不认为无论是多么完美的作战方案，只要泄漏出去就没意义了吗？”

“……泄漏？”

“在D班暗中行动的谜样存在X，竟敢拉拢并操纵在我支配下的C班学生呢。也就是我们当中有间谍。”

教室里因为这句话而发生小小的混乱。伊吹也睁大双眼倍感惊讶。

“你是认真的吗？”

“因为这是事实。我的凝聚力……不，是支配力似乎不够。真是非常遗憾。”

龙园对或许混进间谍的事实开心地笑了。

这场灾厄平等降临至接着要回家，以及打算要在社团活动上拼命练习的人身上。

现在在场所有人都祈祷着这段时间尽快结束。

“不过，这个胡闹的间谍活动也要在这个瞬间结束了。”

龙园用手掌拍了拍讲桌，控制住混乱，场面便再次沉入一片寂静的海洋。

“我就先老实地问。背叛我的人，把手举起来吧。”

他毫不犹豫地直接这么宣言。理所当然地，同学中没人举起手。当中就只有撇开视线，装作与己无关的人、心想到底会是谁而东张西望的人，或是动也不动地屏住气息，不想引人注目的人。

“我想也是。如果会轻易站出来，就不会背叛了吧。”

间谍的存在也许会动摇C班，可是，龙园却内心雀跃。

“我清楚间谍打算隐瞒到底。那么，就不必站出来了。不，是别站出来。就算是争口气也给我彻底隐瞒藏吧。”

“你打算怎么做？难不成想容忍叛徒继续逍遥法外？”

“你很烦欸，伊吹。别打扰我的乐趣。再这样下去我真的会把你干掉。”

原本笑着的龙园一瞬间绷紧了表情，怒瞪伊吹。

这句话看似玩笑但却是认真的。龙园不会因为性别差异，而差别对待。只要他判断是敌人并且认为碍事，不管使出怎样的手段，他都会让对方退场吧。

“我认为自己的行动至今都尽量不把事情闹大。其他人也许会觉得我在骗人，但这是真的呢。说简单点的话，就是我一直都在放水。”

咚、咚。他再次敲了两下讲桌。那是肃静的钟声。

“不过……这样或许不好呢，所以才会出现叛徒。”

咚。教室更进一步响彻了这声音。每当他这么做，胆小的学生就会抖一下肩膀。

“我现在要玩点游戏。没什么，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是要找出打算隐瞒到底的间谍的无聊游戏。对在场大部分学生而言，这是没意义的事情，你们完全不必畏惧。没什么，这也花不到三十分钟。”

龙园说着，因为这件事除了间谍这个罪魁祸首之外与其他人无关，所以要大家放松。

这个空间充满了恐怖的气氛，唯一对龙园不会胆怯的伊吹，也开始被龙园的支配感吞噬。

“那么首先，所有人立刻把手机放到桌上。我会亲自检查。应该不会有没带手机的笨蛋吧？有的话请立刻自报姓名吧，那家伙就是犯人。”

听见龙园的话，大家都不想被怀疑，于是立刻把手机放在桌上。

“你们很懂事，真是帮了大忙。”

石崎绕着教室，逐一回收放在桌上的手机。为避免弄混手机，他同时在手机背后贴上写着名字的便条纸，应该是事先准备好的吧。

伊吹也从口袋拿出手机，虽然很不服气，但也递给了石崎。

“龙园同学，所有人的份都收集好了。里面也有我们的手机。”

“辛苦了。那么，我就来一部部彻底调查吧。”

“不过，该从哪里开始检查才好呢……通话记录吗？”

“隐藏真面目的家伙，哪会用容易暴露身份的电话啊。就看邮件记录吧，当然也要看聊天室信息。就算是在和别人对话的内容，我也全都要过目。因为也无法排除对方用随便捏造的名字来互动的可能性呢。”

“等、等一下啦，手机里也有很多私人的东西欸！”

一名女生忍不住这么喊道。

这发言是因为比起遭受怀疑的风险，她更讨厌个人情报流出。

“西野，你就这么反感吗？”

“这还用说！就算是你，我也不愿意！”

“你在开玩笑吗，西野？你在船上应该曾乖乖把手机交给龙园同学吧？事到如今你还在说什么……”

“这、这和当时又不一样。那只是要确认学校发来的邮件！”

龙园一点也不惊讶，淡然地倾听西野的诉求。暑假的特别考试中，龙园确实曾经集中所有同学的手机，并且确认其内容。然而，就如她诉说的那样，当时并未触及任何私人部分，完全只是确认学校发来的邮件内容。与这次看似相同却不同的状况。如果变成私人内容，例如心仪对象、讨厌对象的名字，就算被罗列出来也毫不奇怪。那些是绝对不想告诉他人的事情。

“你当然知道会被怀疑吧，西野。”

“我、我虽然通常都会顺从你，但也有无法接受的事！”

西野平时不会做出强势发言，但她不打算在这个场合退让。

这就仿佛在告诉别人，她背地里有不想被人看见的东西。

“西野，难不成是你？”

班级里开始出现怀疑西野的学生。

其中一人，小田拓海怀疑道。

“不是，我才不是什么间谍！”

“但你想隐瞒也很可疑吧……”

“我只是想保护我的隐私！”

龙园对他们的这般对话完全不感兴趣，把手伸向集中起来的手机。

“你的手机是这部对吧，西野。”

“欸！”

西野以为要被人看见隐私而慌张，然而……

龙园拿起西野的手机之后，就让石崎拿着，接着这么说道：

“还给西野吧。”

“可、可以吗？你没确认内容欸。”

“我叫你还给她。”

石崎对龙园简单地道歉后，就把手机物归原主。

面对这一连串过程，主张保护隐私的西野，以及除她之外的学生都感到动摇。

“这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因为我判断你是清白的，所以才会还给你。仅此而已。这是理所当然的吧？查看不是犯人的手机，不过是浪费精力与时间。”

龙园不管瞠目结舌的西野等人，不改态度地继续说道：

“无法接受的家伙就像西野那样举起手吧。但要做好会比西野还更被我怀疑的觉悟。”

西野没有被查看手机内容，并且被视作是“清白”的，但第二、第三个人可就行不通了。这说法使话里带有这般含意。看是要选择让龙园怀疑，还是选择保护隐私。

面对这个二选一的选择，四名女生和两名男生尽管害怕，还是举起了手。

“居然有六个人反抗龙园同学……这当中绝对有间谍！最后举手的野村，你不会是想浑水摸鱼吧！”

龙园对语气粗暴的石崎露出阴森的笑容。

“不、不是！我才不会做那种事！”

野村害怕被怀疑而予以否定。

“去拿手机吧。”

“是。”

石崎收集完六人的手机，就立刻交到龙园手上。

“你们的意思是，就算被怀疑也不想让人查看手机，对吗？”

他们各自说法不同，但都点了点头。

“野村。你花了很长的时间才举手，该不会是在计算时机吧？”

“咦……不，不是！”

“你的眼神游移得很夸张，而且还在冒汗呢。”

“唔！”

野村的个性原本就懦弱，痛苦得眼看就快晕厥过去。

龙园见状，打从心底开心似的笑了笑，接着再次对石崎下达指示。

“石崎，这些人全都是‘清白’的，把手机还给他们吧。”

他这么命令。这是第二次冲击。龙园根本没确认内容，就全数归还举手的学生们的手机。龙园以外的所有学生都无法理解这种行为。

“这是怎么回事。”

“我之后会解释。”

龙园没有回答伊吹的问题，他把头发往上拨，就拿起伊吹的手机。

“其余人的手机，就让我彻底地调查。首先，就从伊吹你的开始。”

“……随你便。”

1

龙园独自确认所有手机，到刚才结束了最后一部手机的确认。

这段时间约为二十分钟，他分给一部手机的时间连一分钟都不到。实在无法让人觉得他全都确认完毕了。大部分学生都觉得很疑惑，但没有人说出口。

但对间谍来说，自己的手机被查看的那几秒应该是非常漫长，且强烈紧张的一段时间吧。

“原来如此。手机里没有像样的记录啊。”

“看来刚刚西野他们之中果然有叛徒……”

“那不可能呢。”

龙园这么断言，伊吹的焦躁与疑虑却没有消失。

“但事实上你也没找到间谍吧？给我好好说明这是怎么回事。说起来真的有间谍存在吗？”

伊吹心中浮现疑问——龙园说有间谍存在，是不是为了掩饰自己的失败所撒的谎。

龙园从接受无人岛结果时开始，就一直追查着在堀北身后那个看不见的身影，但他却没有任何幕后黑手X存在的确凿证据。

事实上，其他班也都开始注意堀北铃音这名少女。

“事实胜于雄辩。那么我就让你听听这个。你们应该都很熟悉吧？”

龙园播出之前X寄来的录音。那是只要在这个班级，任何人都听过的声音。那是龙园把作战方案说给C班伙伴时的声音。

“在我把铃音逼到绝境而且只差一步时，收到了这东西。拜这录音所赐，我不仅没得到点数，就连她磕头道歉都没能看见呢。这样你理解了吗？”

“等一下。就算假设这录音不是你录的，而是间谍流出的东西，这也会留下疑问。我们没讨论到让堀北磕头道歉的详细时间吧？难道对方连时间都算到了？这肯定不可能。”

如果把龙园的话连起来就会得出这种结论。不只是作战外泄，因为就连堀北磕头道歉的时机都被对方算到了。

“那是巧合，纯粹只是概率问题。体育祭结束的放学后，是防止爽约的最佳时间。再说，我认为对方对铃音有没有磕头求饶不感兴

趣。与录音一并寄来的邮件里什么也没写。”

“这是怎么回事？”

龙园边看他收到的没文字的邮件，边做研究。

“拥有这个录音的D班幕后黑手X，看穿了我想到的作战方案。如果他连参赛表会外泄都看穿了，那他也能避免我在体育祭上瞄准铃音攻击。他应该可以借此防止铃音被击溃，并预防被迫磕头道歉的情况。不过，这个X却无视这些。尽管识破了我的作战方案，还放任我击溃铃音。铃音当然很痛苦。她没想到自己会受伤，更没想到会输得那么惨。再加上不小心让别人受伤产生的罪恶感，她的精神状况应该相当糟糕。”

“对方是通过让龙园执行作战方案，使录音产生可信度吧？”

戴着眼镜的蘑菇头学生金田会这么想也情有可原。虽然这是事前制定的危险计划，但如果计划没实施的话，录音就不会作为证据而成立。因为这完全只是“曾有击溃堀北的计划”而已。

“你脑筋真灵活呢，金田。只要默许并让我们执行计划，录音就会产生意义。因为这就会构成作为证据的意义呢。”

“这个X的想法还真是凶狠啊。明知会伤害伙伴，却无动于衷地忽视。”

“对。那种家伙不可能会执着在铃音磕头道歉这件事上。这就是这封邮件一个字也没写的理由。也就是说，寄件者根本就不把铃音自尊受伤、失去自尊当作一回事。”

“我无法理解。避免让同班的堀北受伤而事先采取对策，才比较有益吧？”

其他学生大概也抱着和伊吹相同的疑惑。龙园盯上堀北是很明显的，照理讲，在体育祭开始前就可以应对。如配合C班作战更改参赛表，或事先把录音寄给龙园阻止他。这么一来，堀北就不会受伤了。

“X是不是没想到要向校方提交录音呢？”

如果事前知道作战详情，一般都会为了拯救同学而采取行动。但若要说有理由什么都不做并且刻意无视，那就是为了给C班带来重大打击。因为在作战方案执行之后，再把那份录音提供给校方，C班才能受到最大的打击。假如被校方知道C班蓄意对堀北反复做出犯规行为，并且试图榨取点数，最坏的情况就是龙园说不定会被退学。

但现在十月也已经过半，这项可能性已经几乎消失。假如现在才重提旧事，调查本身不仅很费事，也会有湮灭证据或制造退路的情况。既然如此，X为何会做这种事？

“这是最后令我们偶然得救的天真战斗方式。该说是他没有彻底活用手里的素材吗？明明早就得到了录音，却很被动地行动。假如堀北已经向龙园支付完个人点数，何止是获胜，这就是X的败北了呢。”

金田分析道，并且做出结论。

既然X在体育祭开幕前就获得作战的录音，照理说能够在体育祭上完全胜利。

“不对呢。X不是没想到有效的使用方法，而是故意不使用。就算铃音很早支付了赔罪的个人点数，他也可以利用录音来威胁并取回

吧。因为只要之后再发一封‘要是不归还个人点数，就把录音公之于众’的邮件就行了。”

“你是说他知道威胁的方法，但是刻意不威胁吗？”

“对。然后，那家伙也默许我让铃音磕头谢罪。磕头谢罪不同于点数，不能用数字来衡量，只是形式上的东西。之后也没办法取消或者拿回去，对吧？”

换言之，这就代表着……

“也就是说，X很欢迎我玩弄铃音。”

只是因为这样，就毫不惋惜地用掉从间谍手里得来的录音。

“这种事……我无法理解。C班被我们不太清楚的X给救了呢。”

龙园与伊吹不同，他知道X为何做出这种事。

“呵呵……也就是说，他完全不打算抛头露面吧。”

只要追究发给龙园的录音出处，D班的X就会被迫现出真面目。

如果龙园被逼到绝境，他应该会要求掌控全校所有手机的校方公布邮件与通话记录，并且彻底调查，查清X的真面目吧。

而且，他在这名X身上完全感受不到那种要升上A班的执念。感受不到X有想让自己往好的方向发展的意愿——这就是龙园做出的结论。

同时，他也得出另一个结论。

“有点离题了，先回到正题吧。我不知道对方使用了怎样的方法，但‘想法与我相似的X’把这个班的某人培养成间谍是得以确定

的。因为若非如此，他无法获得录音呢。但大前提是——X即使面对间谍也绝对会隐藏真面目。假如被知道真面目，在间谍被我发现时，游戏就结束了呢。这么一来，要令其进行间谍活动，邮件就会是必要的。虽然也不是不能老派地用写信的方式对话，但这样状况会很受限，而且也很没效率。”

“但大家的手机都没有任何异常吧。并且你刚才也没仔细看吧。”

“这是当然的吧。因为确认手机内容是场面话，那只是表面上而已呢。”

“什么？你说过只要确认手机，就会知道间谍的真面目吧？”

“用常识思考吧。如果你就是间谍，你会特地留下可疑的邮件吗？”

“这……当然不会。所以我觉得确认手机并没有用。”

“对。我会调查手机的这点事，只要稍作思考就会猜到。湮灭证据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就算间谍没想到这点，但如果是X的话，他也会这么指示。换句话说，单纯地认为通过让我看手机就可以证明自己清白的家伙之中存在着间谍。因为这也代表间谍放弃了不让我看手机，这个证明自己清白的机会呢。”

正因如此，拒绝让人看手机的西野等人，就必然会从龙园的怀疑对象中排除。如果不是间谍的话，就算遭受怀疑也没关系。这是可以如此断言的人才办得到的。当然，龙园也可以不排除些微可能性地查看手机内容，但这同时也会招惹班级反感。正因为他是靠力量支配班级才会有这份考量。

甚至通过短时间查看手机，向C班学生们彰显他没有涉及私人部分。龙园通过检查手机想要知道的，并不是邮件的内容，而是在计算间谍面对真身不明的对象被支配到何等程度，以及有多么害怕。而他看出来的便是……

“我要再次问这当中的间谍。”

龙园逐一看了每个人的眼神、动作。

“你害怕的是真身不明的X吗？还是我呢？你是不是弄错与哪方为敌才最恐怖？还记得入学典礼结束后的事吧？反抗我的人会是怎样的下场。是吧，石崎。”

“是、是的……”

石崎吓得身体发抖。总是冷静站在龙园身边的阿尔伯特也稍做反应。不论是谁都并非最初就服从龙园。石崎或阿尔伯特都是一开始顶撞龙园的人，但他们最终都屈服了——因为龙园全力使出的“暴力”。打架是石崎占上风，力气是阿尔伯特占优势。

可是，倒在地上的却是这两人。

“这世上最强的力量，就是全力使出的‘暴力’。我不会屈服于权力。即使这所学校要让我退学，我要是使出真本事，也能在被学校赶出去之前杀掉叛徒。我说的意思大家都明白吧？如果因为背叛导致我退学，我就会像踩烂虫子那样结束间谍的性命。”

这不同于支配体育馆的前学生会长堀北或现学生会长南云，那是异样的支配力。

龙园仗着言出必行的疯狂暴力向前猛冲。

“现在我欢迎叛徒自首，不过这是最后的机会。我要向所有人宣言。如果现在老实承认，我答应对这次的背叛行为既往不咎，也发誓不让间谍受到伙伴指责。我一开始应该就说过了，如果相信并且跟着我，我一定会把这个班级带上A班。只要跟随我，我就会保护你们。”

龙园从讲台上下来，站在每个人面前，与对方四目交接。

然而，那些话不只针对特定人物，好像是在说给全班听。

“你们明白吧？明白惹我生气的后果。”

他一个又一个地与同学对上眼神。对龙园来说，这是找出叛徒最简单的方法。

接着，龙园终于走到一名女生面前，并且停下脚步。

不是这样。她原本就是被选定的人。龙园一开始就把她设定成目标了。

“怎么了，你无法与我对视吗？”

“啊……啊啊……我……”

她呼吸紊乱，不知所措，而且一脸快要哭出来的害怕表情。

“呵呵，这个班级的叛徒就是你吧，真锅。”

面对意料之外的人，大部分学生的思绪都跟不上。

“别那么害怕，真锅。你确实没主动报上名来，但我一开始就知道你是间谍。你的脸色始终都很差。你不擅长隐瞒事情呢。”

龙园把真锅盖在耳朵上的头发往上拨，并且摸了摸她的脸庞。真锅就像在极寒冷的天气里一般瑟瑟颤抖着身体。

“对、对、对不起，我、我……”

“别介意，我会原谅你。以我宽宏大量的心胸。所以就告诉我吧，告诉我教唆你……不对，是教唆你们背叛的X的真面目。”

龙园对真锅志保，以及她的朋友薮菜菜美、山下沙希投以锐利的目光。

2

龙园在对C班所有人下了严格的封口令后，就让他们退下了。

留在教室里的，只有以龙园为首，还有石崎、金田、伊吹，与间谍嫌疑犯三人。

“你们知道对你们做出指示的家伙的真面目吗？”

真锅等人对此左右摇头，予以否定。

“那么，下一题。你们背叛C班的理由是什么？告诉我吧。”

“那是……”

“事到如今就算隐瞒也没用。如果你坚持隐瞒的话，我就会永远不把你们当作同学对待，而是鼠辈一般的存在。”

真锅她们面对已经无能为力的状况，无计可施地说出了真相。

“D……D班的轻井泽惠，你认识吗？”

“我只知道名字和长相。她是平田的女人吧。”

“那个人，那个，虽然现在是那种强势态度，但……其实她以前被霸凌过……”

“哦？然后呢？”

“梨花被轻井泽欺负，我才想要还以颜色……”

虽然真锅很害怕，但还是把暑假在船上发生的事件告诉了龙园。包括和轻井泽同组所以识破她过去曾经被霸凌的真面目。还有自己报复般的暴力行为。她把一切都说出来了。

也说出了当间谍的理由，就是因为受到对方拿证据来做威胁。

如果事实公之于众，真锅她们就会受到停学以上的处分。也当然会因此受到龙园责骂。她说那是为了避免受到学校、龙园的责难才不得已做出的事。

“原来如此啊，还真是相当有趣的游戏欸。”

“真是的，你们是白痴吗？被不知道真面目的家伙给威胁，你们也知道或许会尝到更惨的苦头吧？”

“别责怪她们，伊吹。人被逼到绝境就会是种脆弱的生物。”

龙园已经决定原谅真锅她们，没有继续指责。

“关键是从这里开始。你们欺负轻井泽的现场，被谁看见了吗？”

真锅她们徐徐点头，接着说出了名字。

“当时我们确实被人看见了……被D班的幸村同学，以及绫小路同学。”

两人的名字浮现而出。

“事后照片就发了过来。正是我们找轻井泽碴时的照片……”

“原来如此啊。我想过应该有会被威胁的那种证据，不过原来是在那时被拍到的啊。那么，那张照片呢？”

“删、删掉了。万一被看见的话，我们就……所以……”

“大致的情况我明白了。”

“那就认定是幸村，或是绫小路了吧？”

至今都不发一语在一旁观望的金田开口说道。

他是龙园认为班级里少数有用处的人之一。

“等一下，龙园。虽然我不太认识幸村这家伙，但我不认为绫小路会在背地里操纵。我有好几次和他牵扯上，但他看起来实在不像是那样。”

“在这层意义上幸村也有点可疑呢。毕竟他好像脑袋很好。”

石崎补充似的说道。

“应该无法这么断言吧？绫小路总是和堀北待在一起。再说，绫小路到体育祭为止都隐藏自己擅长运动。我觉得更可疑的应该是绫小路。”

“我认为这两个人是不相关的。绫小路只是跑得快，幸村也只是会读书而已吧？幕后黑手应该另有其人吧？”

“另有其人是指谁啊？”

“D班里也有很聪明的家伙吧，像是平田。”

“那家伙？我经常和平田说话，我不觉得他是那种人欸。”

龙园对擅自发表意见的同学们微微露出笑容。

但下个瞬间，他就用手掌“砰”地敲了敲自己坐着的讲桌。

“稍微安静点。”

班级因为龙园带有笑意的一句话，转眼就笼罩着寂静与恐惧。

“我说过要征求你们的意见吗？在D班暗中操纵的家伙就由我找出。你们不过是为此存在的棋子。喽啰就要有喽啰的样子。现在知道的事实，就只有拍下照片的无疑是幸村或绫小路。不过，别因此就轻易把他们和幕后黑手关联在一块。因为他们也有可能是在幕后黑手底下做事的部下。”

这就是麻烦之处。两人之中的其中一方，或是双方都拍下了可能变成C班弱点的照片，并向幕后黑手寻求意见。这种情况也很有可能。

“不过，龙园。尤其是绫小路，我们是否应该先怀疑一下？”

金田做好觉悟会惹火他，而刻意做出建议。因为他认为应该这么做。

“我想想。”

关于绫小路，正因为他和堀北铃音也有关系，他本来就很可疑了。

可是，这也因此让人产生怀疑。

太容易关联的这点令人很不愉快。

就是堀北铃音身边的男人在幕后操控她的这种单纯性。

假如他一开始就打算利用铃音，就绝不会执行这种战术。

“你的意思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吗？不，那样我实在无法认同。”

这绝望般的不适感令人很不愉快。

“就让我利用那家伙好了。”

如果已经看清状况了，剩下的无疑就只要再推一把。

龙园为了使出下一招，便发了信息给手机上的某个人物。

活路的征兆

第六堂课的班会开始后，茶柱老师立刻离开了教室。

平田用斜眼瞥了一眼觉得很不可思议的同学们，就从座位站起，接着走上讲台。

接下来并不是要享受游戏，而是要开始进行认真的讨论。

“今天的班会，我想举行针对明天小考的作战会议。我已经获得茶柱老师的允许。她说班会时间可以随意使用。首先由堀北同学开始发言，可以吗？”

堀北好像在等待平田的发言。她静静地站起，迈步走到平田的身旁。

对于与平田并肩而立的少女，一部分学生大概会有不小的突兀感吧。这是至今为止可能实现却又没实现过的“堀北”、“平田”这个D班最强队伍。平田总是敞开着大门，堀北却不予接受。堀北总是独自战斗，相信自己能赢而一路展开行动。

但这样的堀北在体育祭这个舞台上也铸下大错，意识到独自战斗的极限，从而脱胎换骨。

当然，并不是一切都变得完美了。

瑞士的生物学家A·波特曼曾说过——人类在生理上是早产的生物。他主张如果从动物学的观点来看，人类这种生物与其他哺乳类之

发育状态相比，大约早了一年。虽然人类被划分为大型动物，但小婴儿刚出生时，对照于感觉器官已经很发达的生物，人类的运动能力很不成熟，就连独自行走都办不到。另一方面，鹿等其他大型动物在诞生时就很成熟，也有许多拥有能靠自己力量四处活动的离巢性生物。

现在的堀北如同刚出生，还无法自由地到处活动。

不过，尽管很不成熟，但她同时也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

今后要如何成长都可以。

堀北的心中应该也在不断地纠结。她大概正在拼命试图挣扎吧。

委身于现在敞开的大门，就是唯一的最佳之策。

“……首先，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我要向大家道歉。”

我还以为她会立刻开始说起针对期末考的话题，但并非如此。堀北好像有件持续闷在心里好几个星期的事。

“我在体育祭上没取得任何成果。我用强硬的态度对待大家，却没能为D班做任何贡献，请让我道歉。”

堀北说完，就深深低下了头。许多学生当然都对她这副模样感到动摇。

这发言就像是堀北要背负D班所有的败因。

两人三脚的练习后就与堀北变得有些疏远的小野寺慌张地说：

“输、输了又不只是堀北同学你的责任，低头道歉很不像你欸。”

“对啊，铃音。毕竟春树和博士也派上任何用场呢。”

虽然很直接，但这也是事实。山内他们不甘心地瞪着须藤，可是也无法反驳。

“就算如此，有些事态度谦虚可以原谅，但也不是每件事情都是这样。至少我在体育祭上几乎没有值得赞扬的部分。”

堀北这么说完后，就瞄了须藤一眼。那恐怕是除了“得到须藤这个伙伴”之外没有任何成果的补充吧。须藤不可能没有体察这份心情。他有点害羞地挠挠脸颊，同时露出洁白的牙齿，静静地笑着。

“道歉就暂且在此结束。针对下次的小考、期末考，我想全力挑战。我认为全班不团结一致就无法获胜。”

“这我可以理解，但我们有对策吗？我们连决定搭档的规则都还不知道？”

“不，搭档的规则已经弄清楚了。如果顺利的话，也有可能让在场的所有学生配上理想的对象。平田同学，麻烦你了。”

平田接收到指示后，就在黑板上写下配对规则。

决定配对的规则

以全班来看，最高分与最低分的学生将组成一队。

接着是成绩第二好与不好的学生，第三好与不好的学生……按此规则推演下去。

例如：一百分的学生会与零分的学生，而九十九分的学生则会与一分的学生组成配对。

“这就是小考举行的意义及配对规则。简单吧？”

“哦！这就是配对的规则！亏你找出来了欸，堀北！你好厉害！”

“这点事情许多学生应该都有发现。重要的是从这里开始。从上述也可以知道，规则是设定为成绩靠后的人几乎会自动与成绩靠前的学生编组。但例外总是有可能发生。因此为了进行准确的分组，现在开始我要说明战略。”

虽然她说许多学生都有察觉，但并没有这么回事。这与之前相比确实是易懂的提示，但这应该是因为至今的失败经验起了作用，她才会发现吧。

堀北主动走到平田身边，并回过头看着大家。

讨厌在众人前说话的心情，或是害羞的心情。

她心中完全不带这些抗拒的情感。只有不顾一切向前的身影。

“考虑到至今的考试结果，我希望重点偏向担心考试分数的同学们，同时与成绩靠前的同学制定计划，让双方编组。虽然应该也有部分感到不安的同学，但实际情况就是我们无法顾及所有人。”

期中考除了满分之外，八十分以上的学生是十一人。若是九十分以上的话就会锐减成六人。考虑到考试内容比较简单，这就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成绩优异的学生不到班级的一半。

反之，就算考虑到六十分以下的学生很多，无法让所有人与理想的搭档……换句话说，就是无法让所有人与拥有高得分的学生组队，以现实来说也很显而易见。

因此，堀北似乎打算通过令排名前后的十人强制组队的方法来应对考试。

黑板上逐一记上了成绩靠后的学生名字。

“呃，我不太懂欸。我们该怎么做才好？”

看到名字被写上去的山内这么问道。

“在这里被写上名字的同学，小考时只要写个名字就可以了。因为不会影响到期末考，所以就算拿零分也没关系。反之，成绩前十名的人，请你们一定要拿八十五分以上。剩下的中间二十名同学也同样各分成十人。成绩靠前的同学请你们以最多八十分为目标，成绩靠后的同学则请你们考一分。这么做的话，照理讲就会自动完成针对期末考的平衡最佳组合。不过，之后我会好好确认。因为也有可能发生意外。”

这里重要的是别让考零分的学生和考一分的学生变成搭档。

必须尽量让学力有差距的学生组队才行。

“我也认为这个方案很好。我们不该什么对策都没有就挑战考试。”

平田事先与她商量过，赞同地点点头。

高圆寺平时不会服从，但他既没肯定也没否定。

不如说，他好像对一连串 的对话都不感兴趣。他比堀北还更无法融入班级。但这次他能持续保持那种态度应该可以说是最佳之策吧。

高圆寺平时对考试都不认真全力以赴，但唯有会被退学的那种结果，他总是会去避免。

但如果是这次的“强制组队”，他应该就不能考出很差的成绩了吧。虽然概率很低，但依据搭档能力不同，说不定就算拿好几个满分也会不及格。

若是那种情况，尽管不感兴趣，他大概还是会愿意配合这场考试吧。

不——在某种意义上，高圆寺会如何表现，反而有无法预测的可能性。

“高圆寺同学，你也没异议吗？”

“我不会有什么异议，真是Nonsense的问题。我当然也掌握了考试内容。”

他把长腿就这样架在桌上，一如往常地把头发往上拨。

“那么，我可以期待你考到八十分以上吗？”

“不知道。要根据考试内容吧？”

“如果你蓄意考零分，并与成绩靠前的学生组队，平衡就有可能被破坏。你能理解吗？”

针对小考应该害怕的就只有不正常的得分。要是高圆寺这种学力优秀的学生故意放水，平衡就会被破坏。必须避免诞生出像堀北与高圆寺这种高学力小组。

“我会好好考虑的，Girl。”

高圆寺的答话方式实在可疑，但现在也无法继续深谈。

因为我们无法操控正式期末考的分数。

1

翌日，转眼就到了小考时间。

我本来以为马上就会开始考试，班主任茶柱老师却先说了一件事。

“接下来要进行小考，但在这之前我有件事要先报告。这次你们提出希望期末考上指名C班——由于没和其他班级重复，因此被批准了。”

“A班和B班都指名我们D班了吗？不管怎样，不靠运气抽签就获得挑战学力低的C班的权利，这影响力很大呢。”

好像先成功突破了第一道难关，堀北于是放下心来。接着就是哪个班级指定了D班。

“然后，要给D班出题的班级——是C班。这也是因为指名没重复才有的结果。”

换句话说，这次的战斗是D班对上C班，B班对上A班的形式吗？

“变成理想组合了呢。”

“似乎是那样呢。”

指名没有重复，也就表示好班都分别为了靠直接对决拉开、缩短差距，而选择了强敌。应该就是这么回事吧。

从中可以看出来的，就是A班指定对手的应该是坂柳。如果是葛城的话，他应该会指名获胜可能性较高的差班D班吧。

更进一步地，也可以预测到葛城的凝聚力下降。

就如堀北希望的一样，指名C班这件事情成真了。

“话说回来，接下来明明要考试，池和山内的脸色还真好呢。你们也有不少次考前挂着黑眼圈过来，你们是有秘密策略吗？”

“嘿嘿嘿。就请您看着吧，老师。”

池他们自信满满，但那也是应该的。因为谁都没好好复习。

考试难度很低，但要是一题都不会的话，最坏的情况就只要写上名字，就算交白卷也没关系。这是场认真挑战就会提高风险的特别小考。

茶柱老师也不可能没看穿那点。

“别事后后悔啊。你们最好认真面对考试哦。”

“什、什么意思啊？这应该不会影响到之后的成绩吧？”

“当然。这完全不会影响到期末考的成绩。”

“既然如此考零分也没关系了啊。”

“如果可以如你所愿的话呢。”

面对这煽动不安的说法，池他们一瞬间都陷入了沉默。

“多考一些分数，会不会比较好啊？”

须藤因为那些话也不由得失去了冷静。

“不要受她迷惑。我们的计划不会有错。”

堀北一句冰冷的话让慌张的学生们都安静了下来。须藤也随即恢复了冷静。

“……也是。我只要相信铃音就好。”

茶柱老师看见这情况，确认班上的气氛恢复，也拿起了考卷。

“好了，那么我要举行小考了。千万别作弊哦。就算与成绩无关，如果作弊的话，还是会被毫不留情地处罚。”

老师把考卷递给排头，让我们自行往后传。

并且说到考试开始为止考卷都要朝下，于是我马上就把传到手边的考卷翻到背面。

“你不会担心吗？担心搭档的选定方式是否正确。”

“不会。这次我很有把握。”

堀北对茶柱老师的话完全没有动摇的迹象。正因如此，她才能呵斥池他们。

领导者有不安或恐惧的话，那些情绪也会流传出去。

征兆、变化。这不是之前的D班。学生们开始改变了。

虽然还只是一点点，但若是每天都会见面的班主任，变化应该会强烈地传达过去吧。

“开始。”

小考随着信号拉开序幕。

我慢慢把考卷翻过来。

“哦……”

我不禁出声。惊讶的大概不只有我。虽然猜到难度会设得很低，但结果程度还真的很低。

就算由小学高年级来做，也会答对大部分题目。当然，其中也有难度偏高的题目，但只要不慌张的话，就算是池他们也可以考到将近六十分。

这是个甜蜜的陷阱。万一不小心跳进去也可能发生悲剧。不过堀北控制住了局面，D班应该不会陷入太差的结果吧。

2

小考顺利结束。发还考卷的日子很快地就在隔天第四节课到来。

D班迄今无论面对怎样的考试都是欠缺统整，一路直接挑战。

与其相比，这次产生了棒得不得了的一体感。

尽管有搭档制度或出题的考验，以及随之而来的竞争，等等，这次特别考试规则简单或许也是个很重要的素材。我们只是参加考试并取得好成绩。

这是我们升上小学，一直到高中，历经长达九年以上的时间不断被迫重复去做的事。

“没我的戏份是再好不过的。”

值得欣慰的是，这是我发自内心说出的话。

“那么，现在起我要公布期末考的搭档。”

小考结果被贴了出来。

堀北铃音和须藤健，平田洋介和山内春树，栉田桔梗和池宽治，幸村辉彦和井之头心。

几乎如预想般的配对公布了出来。顺带一提，我的话则是……

绫小路清隆——佐藤麻耶

“从不好的方面来说，这还真神……”

我怎么在这种地方中奖啊。

佐藤好像也注意到我是她的搭档对象，于是回头看了过来，带着一张笑脸。

我姑且稍微举起手，告诉她我也发觉了。

“就连高圆寺同学，这次好像也还是配合我们了呢。”

高圆寺的搭档是冲谷。通过结果可得知，他确实考了很高的分数。

不过那家伙每次考试都会考出很高的成绩，所以也可以理解成他只是一如往常地应考。他完全不关心结果，而是双手抱胸，意义不明地贼笑。

“看这个结果，你们之中好像有人理解了小考的意图，并把这个成果和班级共享了。”

茶柱老师看着贴出的配对一览表，感到很佩服。

“从分数最高与最低的学生开始依序组队。成绩相同的话就会被随机挑选。我大概已经不需要做说明了吧，不过还是先告诉你们。”

这点我们已经无需惊讶，但预测正确也算是让人放下心了吧。

“分组好像都挺合理的呢。”

“嗯，目前为止都顺利得恐怖，但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像是该如何出题、如何度过期末考。你的搭档是佐藤同学，这还算说得过去呢。”

这并不是我刻意为之，但除了上段与下段学生，班上原本就存在着一半会考战略之外分数的学生。这就概率上来说是很可能发生的事。

佐藤是不及格候补。我必须稍微考高点呢。

“之后就是为了提升班级平均分数，到期末考结束为止都要开读书会。这次也可以和平田同学或栉田同学合作，所以我想定成一天两个批次。放学之后，第一批从下午四点到六点，第二批次则是顾及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从八点到十点。现在要决定各自轮值的部分。麻烦你了，平田同学。”

“我要参加社团活动，所以当然会负责第二批次。一起合作加油吧。”

这实在很可靠。正因为能教书的人增加，我们才能采用这个战略。

接着，我们在堀北和平田的讨论上，再三充分讨论了读书会的方式，慢慢地决定了细节。

第一批次的监督工作由堀北负责，第二批次的监督工作则由平田担任。他们决定要一边支撑读书会，一边指导对分数有强烈不安的同学。栉田则是第一、第二批两方都会出席，同时负责特殊的奔走工作。她主动接下指导成绩五十分左右觉得不安的同学们学习的职责。中间层有许多小野寺或市桥这类女生。

话虽如此，也并不是没有问题。

现在不同于第一学期，要补习的学生非常多。对照之下负责教书的目前是三人。

当然，人数越多，学习效率就会越是下降。

一到午休时间，平田或须藤等人就聚来堀北的身边。

“可恶，铃音不是第二批。真是提不起干劲。”

须藤因为社团活动无法参加第一批，他这次无法依靠堀北指导。

正因为堀北也是他唯一的动机，所以他好像很不情愿。如果是以往的话，他在此就会表现出坏习惯。

“不管谁是老师，你要是不提起干劲，我都会很伤脑筋。”

“……我会好好学习的。毕竟我们是搭档，我不努力不行吧。”

她漂亮地控制住身形如巨大悍马般的须藤。真令人佩服。

“你的努力也会反映到我的评价上。如果你可以理解那一点就好了呢。而且，我也会尽量在晚上的批次露脸，所以加油吧。”

堀北就像是在做最后结尾似的给了须藤希望。

“好。我忽然有干劲了！拜托你了，平田。”

“彼此彼此。我们一起加油吧，须藤同学。”

因为决定要与堀北搭档，须藤更是干劲十足。

但在这时，也发生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我想跟你们商量一下，可以吗？”

来到堀北他们身边的，是几乎与我没说过话的学生。

他带着一张伤脑筋、感到抱歉似的表情过来搭话。

“三宅同学，怎么了吗？”

他们是隶属D班的三宅明人，以及在男生中也颇具话题性的美女长谷部。

这两人平时文静，我几乎没见过他们和别人扯上关系。是令人意外的来访，令人意外的组合。

“我记得你们两人……会在这次期末考上组队，对吧？”

平田找出共通点并如此问道，三宅于是开始解释起来。

“虽然我们在考试上成了一组，但我们擅长与不擅长的科目都重叠了呢。因为这样有点伤脑筋，才想来征求建议。”

他说完，就把小考与期中考的答卷递给平田。

他们在决定搭档的小考上彼此的平均分数很合理，三宅是七十九分，长谷部则按照计划考了一分，两者分数差距很大。可见堀北的目标——成绩靠前与靠后学生编组顺利地配对成功了。可是这里却失算了。两人期中考的平均分数，三宅是六十五分，长谷部则是六十三分。他们在学力上几乎没有差距。乍看之下哪方好像都可以拿到大约这种程度的分数，不过这里其实有陷阱。

他们两个答错的题目太类似了。换句话说，他们不擅长的部分一模一样。期末考上一科需要六十分，这应该会变得很危险吧。

“原来如此，这有点令人意想不到呢。我等会儿也来确认其他小组吧。”

“抱歉啊，平田，又要麻烦你。不管是游轮时还是体育祭时，我都老是给你添麻烦。”

“这不需要道歉哟，困难时要互相帮助嘛。”

话说回来好像就是这样吧。三宅在体育祭的最后接力赛跑前脚受伤，因此弃权。他的伤势好像已经完全恢复，动作上似乎没有问题。

我偶然回想起这件事，不过我并不清楚详情。

三宅和长谷部的答卷对错极为类似。

两张答卷甚至会让人觉得是同一个人在作答。

就算可以靠分数在一定程度上调整学力，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可以完美地分组。出现不规则的配对应该是没办法的吧。

“但还真是没辙呢。因为我不太想把学习范围或方法弄得很复杂……”

就考试内容看来，他们两个绝对不是脑筋不好。擅长与不擅长的部分太相似才是问题。他们是和整体上不擅长学习的须藤有些不同的特异组。

这么一来，教书的人手就会变得越来越不够了。

原本打算一对一地进行补习。

“栉田同学，可以再麻烦你一下吗？人数会变得相当多，而且他们两个课业上擅长与不擅长部分很相似，不过他们在总分上应该不会逊色。”

“嗯，我没问题哟。只要三宅同学与长谷部同学同意的话。”

栉田征求两人的意见。三宅不置可否，但长谷部就不一样了。

“我就不参加了。我和市桥同学她们也不太合得来。”

她回绝了。幸亏市桥她们没有留在教室，因此对话没被听见。

“再说和这么多人一起参加读书会不适合我呢。”

看来前来拜托平田是三宅的意见。

我想长谷部从最初就不太赞成三宅的意见。

“但你们两个不擅长的部分相当类似。就这么参加期末考的话，就算总分通过，各科分数也可能会低于所需的最低六十分。”

“确实没错呢。”

长谷部有点不服气地把视线从堀北身上移开，接着转身迈步而出。

“你要去哪里啊？”

“小三……你难得邀请我，虽然很抱歉，但这做法果然不适合我呢。”

长谷部回绝道，并独自出了教室。

“抱歉啊，堀北。”

“没关系。就算只有三宅同学也好，可以请你加入栉田同学那组吗？”

最坏的打算，就是由三宅去填补不擅长的科目，这样应该也会发挥一定的效果吧。

“……我拒绝。在都是女人的环境下我也没劲学习。我会自己试试看。”

三宅这么说完，抓住放在自己座位上的背包也离开了。堀北也无法强迫他人。不是凭自己的意愿参加读书会的话就几乎得不到成果，也可能会降低认真学习的学生们的士气。

“怎么办呢？我觉得可以的话，最好帮一帮那两个人。”

“是啊……要是再多一个人可以帮其他学生补习就好了呢。”

堀北往我的方向瞥来，因此我用眼神好好地拒绝了她。有没有教人的能耐另当别论，我不认为自己能和三宅或长谷部正常交流。

“我会试着调整看看能不能腾出时间。”

堀北想到最后，判断只能自己行动。

“我反对。考虑到今后的持久战，这无疑会过劳呢。最后读书效率应该会下降吧。毕竟堀北同学你也担任给C班出题的工作。”

“可是别无他法吧？”

正因为判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堀北才会有这种强硬发言。

虽然平田能建议她别这么做，但他没有办法阻止她。

就由堀北照顾三宅他们。快这么决定下来的时候……

“不然就由我来照料。”

如此插话的人是幸村。

“幸村同学，如果你愿意帮忙的话，我很欢迎呢。你很努力学习，而且也拥有很高的学力，不过你真的愿意吗？我想你应该不喜欢这种场面吧。”

“起码不一起合作的话，就无法顺利度过这次考试。堀北，你也是这样吧。所以才会想自己承担一切。”

幸村与体育祭之前不同，说不定正因为看见堀北改变，他也觉得自己必须行动。

“不过有一个别的问题。我可以教书，但我与三宅或长谷部之间没有交情。看刚才两人的样子，总觉得以普通方式是行不通的。我想请你们来思考说服他们两个，并把他们带到读书会的方法。”

他附加了如果可以把他们带来就接下教书任务的条件。

当然，那条件有跟没有一样。堀北对这值得庆幸的帮手登场感到高兴。

他就像是电影里的伙伴，从空中赶来拯救被敌兵逼入绝境的女主角。

“我知道了。我会先想好叫出他们两人的方法。”

幸村和堀北他们达成约定后，便若无其事地离开了教室。

“总之太好了。我可以这么想吧？”

“未必如此吧。你和那两个人应该也没交情吧。”

我忍不住不吐槽。

“……平田同学，他们会乖乖服从幸村同学吗？”

“难说……我想你应该知道，他们三个都是喜欢独处的类型。不过和幸村同学的个性或想法合不合，有点令人不安呢。”

听见这番话的堀北稍做思考，好像想到了什么，而朝我看过来。

“绫小路同学，我可以拜托你管理幸村同学他们吗？”

“管理？”

“你在船上和幸村同学同室，我觉得应该多少能够灵活处理。与三宅同学或长谷部同学之间的交涉或许会有困难，但如果你在中间的话，和我们应该也方便联系吧。”

堀北说道。那如果采用删除法的话，当然算是个比较好的方案吧。因为那三人之中好像没有可以和堀北时常保持联络的人。

就算这样，为什么要选中我呢？我明明难得没戏份很高兴。

“你好像很不愿意呢。你不是愿意帮我吗？只是管理，我不会拜托你教书。”

虽说只有管理，但靠普通方法应该行不通吧。

“我可以拜托你吧？”

受到堀北已经开始转换成威胁的压力，我只能点头答应。

我就在此改变一下想法吧。

也就是说，接受此事可以保住堀北的面子，她应该也不会再让我做些什么了。因为最麻烦的是教书或想题目呢。

“我会尽量试试。”

我回答道，在堀北看不见的地方叹了口气。

3

放学后，我为了赶紧行动而开始进行准备。我叫了幸村，接着去找三宅搭话。因为接下来要开读书会。我预先拜托平田，并获得他们两人的事前承诺。

“咦？长谷部呢？”

一下课，长谷部就不知为何从教室中消失了。

“她逃走了吗？”

幸村有点愤怒地嘟哝道。

“长谷部不是那种人，她大概是先走了吧？”

“为什么有先走的必要？”

“应该是有她自己的理由吧。”

三宅好像很了解长谷部，而没有特别担心。

我们暂且前往读书会的预定地点——帕雷特。

此时，我们在通往咖啡厅的走廊途中看见长谷部的身影。

“你为什么先走了啊？”

幸村一看见长谷部的身影，就逼问道。

“什么为什么，我不太想引人注目，在班上有点不方便呢……”

长谷部暧昧地回答。幸村好像把那理解成是感到丢脸。

“意思是你讨厌被人看见跟我们说话的样子吗？”

“不是那样啦。我也有各种苦衷。”

“别在意，幸村。长谷部平时就是这种感觉的家伙。”

“在这里站着闲聊位子可能会被占满。不先过去吗？”

我也懂幸村会生气的心情，但还是暂且催促了他。

事实上，放学后的帕雷特里学生越来越多。



“是啊……座位满了会很麻烦。走吧。”

随即恢复冷静的幸村率先走出。

“你也再稍微注意一下发言啦。”

“那是会让人不愉快的说话方式吗？我会反省的。”

看来长谷部并没有恶意。

我们设法成功保住能坐四个人的座位，并且重整场面。

“呃，嗯……总之，请多指教。”

幸村坐我隔壁，长谷部坐我正对面，三宅则坐在长谷部隔壁。我们组成了尽是突兀感的四人组。

“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暂且会先行受理。”

我这么问完，唯一的女性长谷部就简单举起手，并且这么说道：

“绫小路同学，你真健谈欸。”

“……你劈头就提出这种问题啊。”

长谷部有点兴致勃勃地抬头看我。我站着说话好像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该怎么说呢？因为我对你完全没印象。你就像是即使请假也不会被发现的那种学生。”

因为我平常没和长谷部交谈过呢……她有那种印象也没办法。对于这种评价，三宅提出了体育祭的话题。

“但上次接力他很厉害吧。因为那件事，绫小路一举变成受人瞩目的对象。”

“好像是呢。但我去了洗手间，没看见绫小路同学活跃的身影，所以才觉得很不可思议。你和上一届学生会长赛跑了吧？体育祭结束之后好像马上就成为了热门话题。”

“绫小路，你初中时是田径社的吗？而且，看见那个样子应该会有田径社之类来挖角吧。”

“算是受到过邀请，不过我拒绝了。”

那种热度只是一时性的，不会一直持续。田径社的人应该也已经不会把我的事情当作话题了吧。因为就算脚程快，如果对社团活动没兴趣就没意义。

“老实说，我也没参加过社团活动，所以也不知道情况。”

“这样啊，真浪费欸。”

在我的话题接连不断的情况下，幸村不发一语地在一旁倾听。长谷部根本不在意他的模样，并把话题转到三宅身上。

“小三是弓 道社的对吧？每天射弓 好玩吗？”

“要是不好玩我就不会加入了。顺带一提，要射的不是弓 ，是箭。”

说得也是。

“我对社团活动没兴趣呢。我只要每天都可以开心度过就好了。”

他们两个与我至今感受到的印象相当不同，比我所想的还健谈。

“顺带一提，小三你社团活动没关系吗？”

“我请假了。”

“还真是干脆欸……”

“如果有优先事项时我就会请假。反正我们社团处罚不严格。”

“能稍微打断一下吗？在读书会开始之前，我有件事想先说。”

默默听着对话的幸村沉着地如此开口。他视线捕捉的对象既非三宅也非长谷部，而是我。

“你不可以像在体育祭那样隐藏实力了，绫小路。”

“咦？你是指什么？”

“我指的是读书这方面。我听堀北说你相当会读书。”

“……那家伙。”

堀北似乎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对幸村说了多余的话。

“唉，我比较擅长背东西。我想我专心念的话，是可以拿到一定程度的分数的。”

要是不先说这点事，应该很难赢得幸村的信任吧。

“是可以办到却不做的类型吗？”

“我可比不上你。别对我抱有过多期待，毕竟我也不擅长教人呢。”

“我知道了。你也要尽量拿多一点分数，认真地全力以赴。毕竟是由我来教，我绝对要让你们拿到比期中考还要高的分数。”

幸村仿佛在说事不宜迟似的开口说道：

“你们都按照我的指示，带来第一学期与上次期中考的考卷了吗？”

“算是啦。”

长谷部答道，三宅也点了点头。接着从背包里拿出考卷，递给幸村。

我斜眼慢慢确认考卷内容，并从中得出结论。

“你们两个都完全是理科的料呢。文科成绩几乎惨不忍睹。”

两人的数学大约是七十分，是比较高的分数，但语文和世界史则是四十分左右。这样的话，他们会担心也可以理解了。

“我之前不认为你们很要好，亏你们会知道彼此擅长和不擅长的部分重叠呢。”

“之前我在图书馆读书时被长谷部搭了话。自然而然就这样了。”

“我和小三都算是比较偏孤独的那类人，无法完全融入班级呢。”

与班级保持距离感的两人没有隶属特定的团体。那也是没融入班级的很大因素吗？

“在这种意义上我也一样。就连现在我们的这个小团体，我也觉得很有突兀感。”

“那你为什么赞成这次组团呢？”

“这没到团体程度，只不过是读书会。而且人数少的话也很安静吧。自己要念书也不会妨碍别人。所以接下来我要思考读书方式。虽然很抱歉，但我需要一些时间。”

“了解。那我们只要喝杯茶等你就行了吧？”

长谷部事不宜迟似的拿出手机放松。现在只要有手机，就很容易消磨时间呢。我也要玩会儿手机吗？或是该做些什么？

我忽然感受到视线，便不经意地将视线移往那个方向。

于是看见数名男学生一边窥伺我们这边的情况，一边打起了电话。

是三名似曾相识的学生，全都是C班的。我只知道位在中央石崎的名字。

希望别被卷入麻烦事……

不过石崎他们没来找碴，虽然他们不时地会看过来，但还是走到帕雷特放在收银台旁的蛋糕柜前方。那里陈列、贩卖着可以和饮料一

起享用，或是可以外带的蛋糕。草莓蛋糕跟栗子蛋糕好像特别有人气。店员以为他是想购买的客人，但情况好像难以进展。店员完全没有迹象要伸手拿蛋糕，逐渐转为伤脑筋、感到抱歉的神情。

“就不能想点办法吗？”

石崎等得不耐烦而喊道，使嘈杂的咖啡厅瞬间安静了下来。

“真的很抱歉。如果是那种特别订购的蛋糕，如果不提早一周说的话，我们会很为难……我们实在无法在当天准备。”

随着这般应对的声音传来，帕雷特内便若无其事般地再次吵闹起来。

“那边发生什么事了啊？”

长谷部一边转着笔，一边有点厌恶地看着石崎他们。

“不知道，反正与我们无关。”

幸村一点兴趣也没有，继续看着两人的期中考卷，开始写起什么。他应该正在推敲他们不擅长的部分是哪一带，以及该采取怎样的对策吧。

“蛋糕啊……”

我并不是对石崎他们的对话感兴趣，但话说回来，明天就是我的生日了呢。

老实说，我完全没有普通人会有的那种过生日的印象，只有老了一岁的这种感觉。

我并不是什么都不知道。我知道生日是受到家人或恋人、朋友祝福的日子。我只是不知道受到别人祝福时的心情。

“怎么啦，绫小路同学？”

“没什么。”

明天是十月二十日。

这所学校有许多学生、员工、教师。

就算有一两个人同一天生日，也绝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对方与我之间的不同，就只是在于会不会受到祝福。

明年会有人知道我的生日吗？

4

“我去续一杯咖啡。”

“我也要。”

幸村在帕雷特开始确认他们两个的考卷，已经过了三十多分钟。幸村还没有要抬起头的样子，现在确认与决定方针好像还需要时间。

长谷部和三宅拿着空杯走向收银台。虽然只限同一天，但帕雷特是可以凭发票用半价购买第二杯。帕雷特可以喝到既便宜又美味，而且连分量都无可挑剔的咖啡，在一年级学生之间人气好像也日益增长了。长谷部和三宅两人已经打算喝第三杯了，但负责教书的幸村，他的第一杯咖啡还剩下一半。他将眼神依次落在课本、笔记及考卷上，正在思考要如何教他们读书。

“好像很辛苦欸。”

“因为我几乎没教人念过书呢。以前我教过初中的笨蛋同年级学生熬夜抱佛脚，但我实在受不了那样。说起来那家伙基础不好，所以也无法专心学习。”

幸村像在回想往事一般而暂时把笔放在一边，看向了天花板。

“现在我也忘不了当时那段白费工夫的时光。我认为教人念书是笨蛋才会做的事。第一学期堀北和你集中不及格组开读书会时，老实说我也在心里嘲笑过你们。对平田他们的读书会也是。想着做徒劳无功的事情又能怎样。不会念书的家伙，说起来也几乎都是讨厌读书的人。读一两天摆脱不及格，这样就觉得自己念过书了。我觉得这种读书明明根本就是没学进去的徒劳之举。”

与其说是在口出恶言，幸村看来纯粹只是在嘟哝着真心话。

“那你这次为什么决定教人？”

而且这次的考试内容与幸村以前教过的熬夜抱佛脚的内容是无法相比的。如果不好好教的话就无法通过考试，而且难度很高。幸村背负的压力绝对不轻，万一长谷部和三宅这组退学，也会有责任压到幸村自己身上。届时，他的想法将不仅限于导致他们两人退学都是自己的责任，而且还会后悔自己没能教得更好。幸村就是这样的人。

“我在体育祭上没派上任何用场，被我认为不需要并舍弃的运动扯了后腿。大家的差异，大概也就只有舍弃的东西是运动或是课业吧。”

池或山内、须藤等人不会读书。幸村不会运动。虽然领域不同，但因为他判断这些在这所学校里是同等重要的，所以才会说出刚才那

番话吧。

“这所学校只会读书不行，只会运动也不行，就算两者兼具也还不够。即使是堀北或平田那种文武双全的人，也不一定能熬过考验。还有像是直觉、灵感、常识。总之，我们被要求具备人类社会上不可或缺的特质。这么一来光靠个人的话就没辙了，还要靠团队的力量。”

幸村从开学到现在应该吃尽了各种苦头吧。

“所以我决定帮忙。我想尽我所能为班上做贡献。”

而那当然就是他自己最擅长的学习。

“察觉自己怀着只要学习成绩好就行的任性情感，也是其中一个理由。我是想起过去我那个自私的母亲才察觉到这点，所以才能重新审视自己……不对，刚才那些话是多余的呢。你就忘掉吧。”

回过神的幸村这么说道并中断了话题，接着把视线从天花板上移开。

“如果我负责池他们大概就会更辛苦吧。三宅和长谷部都拥有对课业认真全力以赴的能力，所以很容易进行。而且正因为擅长理科，所以理解力也不差。虽然我不知道可以做到什么地步，但至少应该可以期待他们会有大幅进步才对。”

真乐观……不，应该把这当作是他接触两人之后的反应吗？虽然只是在一旁观察，但三宅也好，长谷部也好，他们对读书的态度都不错。着眼点或理解能力都相当不赖。正因如此，幸村也才会认真想要回应他们吧。

“我去一下洗手间。”

长谷部他们也还没回来。

距离读书会开始似乎还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也离开了。我会这样也是因为刚才感受到的视线不只有石崎他们，还有其他目光。

虽然我无法看清楚，不过有个人一直在偷偷地往这边看。幸村并没有在意离席的我，于是我便直接走到隔壁座位。那家伙好像不觉得自己有被我发现，而藏住气息似的弓着身躯。

“你一个人一直在做些什么啊，佐仓？”

“呀！”

佐仓吓了一跳，并战战兢兢地抬头看我。

“真、真巧欸，绫小路同学！”

“这样啊，这是巧合吗？”

“这是巧合哟。”

“我觉得你不时地会回头直盯着我们看欸。”

“那是……对不起……”

佐仓最初就没信心贯彻谎言吧，她马上就招认了。

“你也并不是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吧。”

那样的话就没必要专程来这里。如果很紧急的话，她应该会直接给我打电话或发消息。

她也不是会有事找其他人的类型，从这点去想的话……

“你也想参加读书会吗？”

“为为什、为什么你会知道？”

“嗯……理由说来很简单，就是我可以从你的背包看见文具用品。”

明明就没必要把笔记本全部带回来，而背包里却有那些东西就是那么回事。

这里也有许多学生在自习，但佐仓绝对不会选择在这种人多的地方学习。

“啊呜啊呜……”

她心想不妙而收拾背包却为时已晚。那态度本身就像是在说Yes。

“如果不嫌弃我们的读书会的话，你要参加吗？我会问问看。”

“可、可是……我几乎没和其他人说过话……”

佐仓无法靠近我们那一桌是因为不擅长与人相处。这点不用问我也知道。

“你应该是凭着自己的意志才来这里的吧？如果是以前的你，应该就连来帕雷特窥伺都办不到。”

独自不断潜藏在混着大小各色团体的地方，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她应该有好几次要逃出去、想回去的冲动才对。

即使如此她也没有真的逃走，这也表现出佐仓的真实想法。

“就交给你自己决定吧。最好别把我作为权衡标准。你要考虑幸村、长谷部、三宅他们会怎么想。”

佐仓或许会对我的这番话感到失落。

她或许会怨我，觉得——你怎么不表现出要接纳我的模样。

然而，佐仓的被动态度有时好，有时不好。

就是因为替佐仓着想，所以我这次保持距离观望才会是最佳之策。

当然，我也有一定的根据。

因为虽然我才刚接触，不过三宅他们和其他同学相比，相处门槛感觉很低。佐仓肯定也能察觉到。

“你自己慢慢思考就好。毕竟我们还会在这里学习一小时左右。”

虽然好像有点冷淡，但我只留下那些话就离开了佐仓。虽说是人来人往的咖啡厅，但如果太长时间待在佐仓座位旁说话，马上就会被长谷部他们发现。

我若无其事地回到座位。幸村只瞥了我一眼，没特别说些什么。

大约过了两分钟之后便被人给搭话。

“久等喽！确认结束了吗？”

“再等一下。”

幸村加快速度。

“啊，话说回来啊，绫小路同学。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不要啦，长谷部。”

三宅制止打算提问的长谷部。

“有什么关系，反正问又不会少块肉。”

“不是那种问题吧。你要考虑下时间跟场合啦。”

“放学后的咖啡厅。现在可是提问的绝佳时机呢。”

三宅看见长谷部不打算退让的态度，就一副不关我的事似的左右摇头。

她到底想问我什么呢？

“绫小路同学，你正在和堀北同学交往吗？”

“没有。”

“回答得这么快？这好像是相当熟练的标准回答呢。反而有点可疑。”

“因为我被很多人问过了，我和堀北并不总一起行动。”

“或许如此。但因为恋爱八卦都是半真半假呢。”

长谷部这种喜欢独自一个的女生，好像也对恋爱话题有强烈的兴趣。

若是得体周到的男生，在此应该也不会忘对这样的长谷部确认她有没有男朋友吧。

当然，这种事我不可能会做（也不可能办得到），话题就这么结束了。

“好了！”

幸村忽然气势满满地抬起头。看来他已经结束了所有确认。

“总觉得已经掌握了你们两人不拿手的部分。不过，详细状况我想从这里研究。”

他这么说着，就把写了各式各样内容的笔记本翻开，面向三宅。

“我试着出了几道文科题目。之后也要请长谷部来作答，所以别直接写我的笔记本上，写在你自己的笔记本上吧。限时十分钟，一共十题。”

三宅对即兴出的题目毫无怨言地拿出笔记本。正因为他意识到了自己是有求于人的，所以才会乖乖地服从吧。三宅奋斗十分钟之后就以交棒的形式换长谷部挑战。那些题目是为了更深入调查他们不擅长的部分吧。

接着，共计二十分钟的考试结束后，幸村就立刻开始批改。

“真是的，你们……”

幸村批改完后好像很惊讶地叹了口气，并把笔记本还给两人。

他们彼此答对题数的圈圈是三个，叉叉六个，三角形则是一个。

如果是考试的话就会是同分，但值得令人惊讶的就是他们答对、答错的题目全都一样。

“你们不只是擅长科目类似，连记忆方式都相同。”

“好厉害！不觉得这甚至让人感受到命运了吗，小三？”

“我感受不到。”

“你好不识趣……但这就是所谓的危机吗？”

长谷部回过神似的感到焦急，但情况其实相反。

“这种情况应该只要花一半精力就可以解决。”

如果学力、擅长的问题几乎完美地相同，就像幸村所说的那样，负担应该会变得相当轻。

可以把要教的人数实质上当作是一个人。

当然，正因为极为相似，他们应该一定会有细微差异，但那部分只要每次都好好弥补的话，应该就可以比想象中更顺利进行吧。

“可以轻松取胜吗？”

“那要取决于接下来的努力。我是从难度低的题目依序出题的，但这仍旧是个令人不安的正确率。我认为有必要定期在这里准备……总之，就是准备学习的机会。从期末考当天倒过来算，我希望有七或八次的集合机会。比起短期集中学习，间隔一定时间学习会较为理想。关于这点，你们三个没问题吗？三宅应该也有社团活动吧。”

“接近期末考的话，社团活动大概也会休息吧。但具体时间让我再调整一下。”

幸村对理所当然的要求点头答应。之后是长谷部……

“啊！在回答前让我问个问题。那是像平常一样读书吗？我不喜欢读书，但预习、复习这点事，我认为自己可以独立完成。像这样一起读书会有好处吗？我当然知道请聪明的人来教也会比较有效率啦。我是因为小三的建议才跟来的，可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呢。”

“你好像不只对我的教法不安呢。”

幸村发现长谷部的说法有弦外之音，便说明了方针。

“我不打算开普通的读书会。就理由来说，那是因为考题原本是由校方出，这次变成是其他班出题。通常学校出的题目针对大学升学考试，或是内容限于基础，而且相对容易复习。要说理所当然，确实也是理所当然呢。所以老实说，关于学生出题部分是个未知数。很难制定对策。正因如此，读书方式也会有所改变。”

三宅认同幸村的说法。

“是啊。C班绝对会出很刁钻的题目吧。”

“嗯，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制定对策。想到是C班出题的话，考题内容或许无法想象，但如果可以特定到个人又如何呢？就我的预测来看，我认为出题者会是‘金田’。”

虽然名字我不太熟，但并非完全没听过。

“好像是那个戴眼镜的恶心家伙，对吧？”

“虽然那种说法有点问题，但大概就是那个人吧。那家伙在C班是成绩最好的。”

假如幸村的消息是正确的话，想成当然是由功课好的学生出题就很妥当吧。

“可是啊，如果要出很刁钻的问题，也可能是由龙园或石崎出题吧？”

“那不可能呢。即使要出陷阱题，没实力也无法出题。用你们两个不擅长的文科试着想象吧。你们想得出无法简单解开的陷阱题吗？”

“……不，完全想不到。说起来我连题目都想不到。”

“我也同意。像是政治之类的科目，考试会出怎样的题目啊？”

“就是这么回事。就算能想出来，脑袋顶多也只会闪过很简单的题目。难题或陷阱题不是想出就可以轻易出的。假如瞄准刁钻的漏洞出题，校方会驳回吧。”

这个推测很切中要点。不过，如果要有把握的话还是稍嫌不足。

“题目合格与否，最后是由学校做决定吧？”

我插话道。

“这样应该就有必要知道校方判断题目是否合格的明确标准吧？”

“话是没错，但要是能知道那点就不用辛苦了吧。”

“我认为是可以知道的哦。总之，只要D班准备好几道很刁钻的题目，再把它给校方审查就可以了。通过这类刁钻的题目会不会被接受，大概就可以看得出明确标准了吧？”

“原来如此啊，确实是个好点子。”

“你很聪明嘛，绫小路。”

“这样的话，我们必须尽早准备几道题目辨别学校的基准呢。我会试着思考几道题目，但堀北或平田会愿意行动吗？”

“不知道……我们现在完全是分头行动，详情不清楚。”

“那样就伤脑筋了。因为可以和他们维持联系的就只有你。”

三宅和长谷部也几乎同时点头。

“好，我会尽量先确认……但别对我有所期待。”

也就是说，堀北和幸村都把我当作中间角色了吗？

“嗯，原来如此啊。”

长谷部怀有的疑问好像解决了，脸上挂着笑容。

“我也没参加社团活动，随时都可以哟。以小三的时间为基准来决定吧。”

她这么说完，就让出了所有决定权。

三宅见状，便惊讶地看着长谷部。

“我还以为你一定会拒绝，真是稀奇。你通常不会想和男生有牵扯吧。”

“这次不好好学习似乎会相当不妙。我一个人退学倒是无所谓，但我可不能拖累你吧？”

看来比起自己，她似乎是考虑到自己的朋友三宅才答应的。

“那么，今天就解散了。我打算后天开始举行第一次的读书会。”

幸村如此总结。他预计在今天、明天研究题目并制定对策吗？

之后，就算我们宣布解散，离开了帕雷特，佐仓也没过来搭话。

5

“这是很有用的消息呢。确实会想先试试校方会允许哪种难度的题目。”

我和他们三个分开回到宿舍之后，就立刻联络了堀北。

是为了将幸村的消息传达给堀北，并请示今后的做法。

“我和平田已经正在制作对抗C班的题目，但我也想知道陷阱题可以出到什么程度。让我好好共享你那边的消息吧。一切好像都进行得很顺利，真是太好了呢。但C班负责出题的是金田同学，这点可信吗？”

“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呢。但在读书会上研究留意金田这号人物的出题倾向与对策，也是一种办法。应该也没坏处吧？”

“是呀。假如这次考试全都是难度很高的题目，即使是我们，或许竭尽全力也只能考到八十到九十分。”

如果比学校出的题目还难以应付的话，那大概就是分数的极限值了吧。

“对了，今天读书会进行得如何？方便的话，可以说给我听吗？”

这不是需要隐瞒的事，于是我就老实说出今天发生的事。不过，我有稍微夸大其词。我彰显了自己交到朋友的事情。侧耳倾听的堀北却完全没提及那点，对我的话左耳进右耳出。

她唯一在意的，就是三宅与长谷部的学力有许多类似之处的部分。

“他们好像完全不是故意的，还真巧呢。”

“是吧？”

即使偶尔会有擅长与不擅长的题目重叠，但相似度如此之高就很稀奇了。

“我会暂且试试看。毕竟感觉他们都很好相处，悟性也很高。”

“麻烦你了。另外，我还有另一件事想拜托你。幸村同学读书会休息的日子，可以请你也来我这边露脸吗？”

“这和最初说好的约定不一样吧？”

“没有任何不同。你不需要教书，我只希望你管理大家。”

管理的那个字眼很含糊。太过含糊不清，我完全不知道在指什么。那就像朋友以上、恋人未满这句话的定义一样，让人搞不清楚。

“……什么管理啊？”

我这么反问道，接着便听见了她故意似的叹息声。

“我一个人要照顾这么多人学习，这就是个问题呢。不管怎样，我都无法监督到所有人。我想请你监视大家有没有好好念书。”

“学校一个老师就教好几十名学生读书吧？你别想得太天真了。”

“说得真自以为是，但老师也无法监督到所有人，所以才会有池同学他们那种成绩不好的学生。即使是像这所学校装设监视器，情况也一样呢。就算只在上课态度上蒙混过去，但到头来就是因为他们没专心念书，才会被逼入像现在这样的绝境。”

我以为自己很勇猛果断地反驳了，却一口气遭到反击，并且被她击沉。

“幸村同学也因为不习惯教人而正在苦战吧，但我这边因为人数多所以难以驾驭。尤其是池同学和山内同学。因为他们比幼儿园儿童还更欠缺专注力。”

池和山内好像参加了读书会，不过似乎有点恣意妄为。

“你有什么要反驳的吗？”

“没有。”

“很好。”

“我晚上可以不出席吧？”

“可以。因为晚上比白天好太多了。但与男生相反，有一部分女生会很吵呢。”

原来如此。原本没打算参加读书会的女生们因为平田参加了吗？即使平田已经有轻井泽这个女友了，但接触帅哥应该感觉也不坏吧。既然驾驭那个帅哥的轻井泽在D班里的人气必然会提升，那这就并不是不好的发展。

虽然我并没有参加，但总觉得她团体的情景就浮现在脑海，感觉相当有趣。

话说回来，在很吵闹的话题中没有须藤的名字。

“须藤很乖吗？”

“嗯，他很认真投入。虽然学习水平还没有达到初中生程度。”

水平就暂且不说，但他在态度方面确实在努力。

“明天起就麻烦你了。”

至少没有好预感的这点，我很确定。

“对了，包含读书会的事情在内，我想先做一下确认。栉田她怎么样？”

“怎么样是指？”

“没什么特别变化吗？”

“当然。她在尽她所能帮忙呢，我们还达成了请她每天出席读书会的约定。”

我想问的不是那部分，就堀北的立场来说，好像也还没发生要特别说出来的事件。毕竟是第一天，我应该没机会讨论到很深的地方吧。不过就我的角度来看，我无法悠哉旁观也是事实。

“你已经开始制作对抗C班的题目了吧？”

“当然。作为基本方针，我打算加上平田同学以及幸村同学的意见来制作题目。我本来想请更多人帮忙，但人越多，越会增加题目走

漏的风险，所以我很烦恼呢。”

没错，题目与附带的答案，就是D班的防守要点。就算努力学习，防守要是被击溃，那我们根本就撑不住。不管发生什么，考题也不能泄漏出去。毕竟可会有人前来刺探消息。

“即使如此，要完美地排除外人也很困难吧。考虑到栉田的性格与她至今为止的行动，她不是也参加了晚上批次的读书会吗？你也很难和平田商量吧。”

“是啊，这点我确实无法否定呢。但她也无法随意行事。我想只要我们不拜托她帮忙出题，她应该就不会说出不谨慎的话。”

我们彼此都只是在推测。栉田下次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原本就是我们双方都无法预测的事。

“对D班来说，题目与答案就是命脉。你别忘了如果考卷外流，D班就一定会败北。”

不管有没有想要把栉田纳入伙伴的想法，这是必须先考虑的问题。

现在的状况不容许放着眼中钉不管。

“我会避免考卷公开。但这大概不是轻易就能解决的问题吧。”

“我担心的不是制作中的过程，而是在那之后，就是我们向校方上交考卷之后。只要考前最后一天向茶柱老师确认题目与答案就行了。”

体育祭时，栉田为了把参赛表泄漏给C班，对我们使出了那个手段。

龙园会来委托栉田，也能想象得到吧。

“也就是说，除了和她心平气和地好好谈就没手段能够使出了。”

“即使如此，万一考卷泄漏给C班，你要怎么办？”

“那种情况……我不想去想呢。”

“不能不去想吧。这是攸关D班所有人的事。不管再怎么努力学习提高分数，如果C班可以得到考卷答案，我们就没有胜算。”

只要答案被对方完全背下，我们就输了。

“是啊，我也了解你会不安，但我自己也在思考对策。现在已经过了晚上十点，我想在睡前再多出几道题目，我可以挂了吗？”

我同意并且结束了通话。我发现手机剩余电量很少，就把它插在床附近的插座上。

这次的课题与体育祭时的流程相似。就像体育祭上使用的参赛表就是命脉，期末考上则是考卷担任了命脉的职责。龙园或栉田不是用相同手段就可以行得通的对手。他们一定会想到其他手段才对。

堀北说自己会思考对策，但我不知道她会思考到何种程度。

她应该打算从正面说服栉田吧。

我一点也不打算嘲笑堀北的作战。倒不如说，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虽然只是假设，但假如我要拉栉田入伙，届时我应该会用对轻井泽做过的那种威胁，不，我应该会使用更甚于此的做法让栉田屈服。不过，我还不清楚栉田过去的细节，在现在这种状况下，我也无法使用那种手段。再加上，如果考虑到我下决心的方式跟栉田不同，实际上也无法保证我可以成功威胁。这两者看起来相似，但其实上并不一样。

“……我该怎么做呢？”

很遗憾，现在的我想不到其他手段。

我挂掉电话，休息了一会儿，便收到了一封邮件。是龙园寄来的。

体育祭之后，我从C班学生真锅等人那儿问出了龙园的邮箱地址，并且发了邮件。龙园到现在才回信。

你是谁？

内容只有这样一句话。

“又是封没意义的邮件……”

我可没有闲到会回复龙园。我用的免费信箱，无法追踪。这种事应该很显而易见才对，这大概是龙园在闹着玩吧。

我决定无视邮件并去睡觉。

6

放学后的图书馆，尽管时间还早，却因为有许多学生而相当热闹。

虽说热闹，但这也并非学生们沉浸在聊天里的吵闹。

因为平时连一成都没坐满的座位，现在将近一半都坐满了。当然，大部分学生们都不是在看书，或是和朋友聊天，而是在埋头学习。

“咦……图书馆是这样的啊！”

一名学生在我身旁感兴趣似的嘟哝道。

对，我身旁稍微发生了问题。

佐藤好像决定参加读书会，于是就跟我一起来到了图书馆。

上次交换联络方式之后，佐藤一次也没联络过我。这实在很尴尬。

“我是第一次来图书馆，绫小路同学你呢？”

“……我来过好几次了。”

“这样啊，没想到你竟然会主动学习呢。”

“与其说是学习，倒不如说在打发时间。”

“来图书馆打发时间？真奇怪呢。”

我姑且算是做了对答，但有点心不在焉。

因为我完全不懂佐藤现在是抱着怎样的心情来接近我。不过，佐藤毕竟也是女孩子。她不会漏看我细微的变化。

“绫小路同学……你会很困扰吗？”

“你是指什么啊，佐藤？”

“喏，毕竟我突然说要参加读书会。”

“我无所谓。负责教书的堀北或栉田她们与其说是困扰，反而会很开心吧？”

同班出现退学者，一点也不值得高兴，也没有任何好处。

“不是那样啦……”

当然，那不是佐藤期望的答案吧。她有点沮丧。

不过，图书馆这地方有点棘手。我为避免打扰其他学生而小声说话，相对使我与佐藤之间的距离出乎意料得近。我连佐藤细微的呼吸都感觉得到。

难道这也算是宝贵的青春中的一环吗？若是这样，青春也许出乎意料地是种严苛的东西。因为这状况对我来说一点也不值得开心。我会无谓地紧张，也会不由得担心佐藤，揣测对方的情感，并且谨慎用词。

我现在只想快点回去。

不……并不是这样的吗？

我尝试冷静，重新思考现在的状况。

我确实困惑于过去不曾经历的事情。这件事被归类到“恋爱”里实在是太抽象了，而且不存在明确的答案。从过去活在不是零就是一的世界的我来看，我会出现拒绝反应也是很自然的吧。

但我不就是因为期盼那种零或一之外的东西，才来这所学校的吗？

“大家都好认真呢，竟然会专程来图书馆学习。”

“在这里开读书会是惯例呢。”

堀北接下佐藤对我说的这些话。

我因此恢复了冷静。我将脑袋放空。现在先只专注平安度过这场读书会吧。

堀北昨天就已经来过图书馆，好像对这片光景不感惊讶。

“你们两个，可别像昨天那样吵闹了。下次或许就不只是被严厉劝戒就能了事，我们也可能被赶出去。”

“知、知道了。”

堀北告诫池和山内两个问题儿童，同时占好位置。虽然只论空位的话，这里半数以上都是空的，但也并不是哪儿都能坐。

这好像是每个学校都会有的现象，学长学姐、学弟学妹可以使用的空间是分开来的。学长学姐优先使用的空间，在咖啡厅的话就是风景好的窗边，在这间图书馆的话就是免费饮料机的旁边——这些事情都成了潜规则。

在这般地盘划分严格的情况下，一年级生被允许使用的部分就是接近入口的嘈杂地方。不过，这次有除此之外不得不注意的事。

可以的话，我们想避开C班学生所在的地方。

“堀北，你打算怎么做？”

“如果是你担心的那点，大可不必操心。因为我已经使好手段了。”

堀北的视线前方有人在一年级使用的区域走动。一名发现堀北的学生站了起来。对方慢慢挥手，招手叫我们过去。

她是一年B班的学生——一之濑帆波。一之濑附近的B班学生们共有八名。

男女各四人，加上一之濑一共九个人。

从我隔壁邻居的侧脸看来，这似乎不是偶然。我们走了过去。

“让你们久等了吗？”

“不，完全不会，因为我们也才刚到。对吧，各位。”

“昨天我在图书馆见到一之濑同学，就提议要一起办读书会了。因为我们在这场考试中不会和B班竞争，我认为我们两个班可以互相帮助。”

堀北居然会主动和众多旁人牵扯上关系。她昨天说要告诉我的，就是这件事情吧。

好事多磨。但池他们在进到图书馆之前都很安分，结果兴致却往奇怪的方向高涨。

“池同学，我刚才劝戒过你吧……”

堀北使劲抓住池的手臂，池害怕得就像只被蛇盯上的青蛙。

池他们会在读书会吵闹的理由原来就在这里啊。如果和B班的女孩子待在一块的话，会变得得意忘形也不是不能理解。

“今天绫小路同学也来了呀！”

“我本来就是不及格边缘的学生。或许要暂时受你照顾了。”

“这点是彼此彼此哟。”

虽说这里是安静的空间，但也不是完全无法对话。当然，以一定程度的低音量说话是必要的。由于一之濑他们好好地占住角落的位子，因此我们的对话也没那么引人注目。另外，室内播放的音乐也漂亮地替我们遮盖了那些低语的声音。这是贝多芬的第六号交响曲《田园》。

虽然不知是谁选的曲子，但可以令人放松，是个相当好的选曲。

不过，堀北居然会想到联合读书会啊。若真的可以互相合作，这场考试就很可能提高获胜概率。像是互相交换班级拥有的消息，人数多的话着眼点相对也会增加，对出题也会派上用场。

不过，我们同时也会有风险。如果B班学生有和C班学生交情好，这些消息恐怕就会泄漏出去。堀北当然也是考虑到这点，才会联合起来战斗吧。

各班学生随意坐在空位上。

“我们坐这里嘛，绫小路同学。”

“好、好的。”

佐藤催促着我并招手叫我过去，我便在她隔壁座位坐下。

“什么嘛，佐藤。你今天还真是常待在绫小路附近呢。”

“那是当然的吧……毕竟我们变成搭档了。”

我可不能被一之濑贸然盯上，于是一就座就拿出课本与笔记。就算只是装装样子，我应该也必须学习吧。

“欸，绫小路同学。我该怎么学习才好呢？”

“……那种事，你去问堀北她们吧。”

“这不是个好机会吗？都组成一队了，你要不要顺便照顾一下佐藤同学？”

堀北也不懂我的感受，就说出这种不负责任的话。

“我和佐藤的考试分数差别只有一点点，根本谈不上教书吧。我甚至还想被人教呢。”

也因为一之濑在眼前，我于是急忙打圆场，但这或许失败了。

“是吗？我知道了，那就由我来好好教你们念书吧。”

堀北刚才好像是为了引出我的承诺才那么说的。

“一起加油吧，绫小路同学。”

“好、好的……”

实在很令人费神的读书会好像就要开始了。

这预感几乎应验了。

“绫小路同学，你总是很沉稳呢，感觉有点老成。你初中时是怎样的人呢？”

佐藤猛然靠过来，并把身体往前倾，然后抬头这么问道。

“很普通吧。并不起眼，和现在没有不同。这种就叫做阴沉吧？”

我用贬低自己价值的风格，试图与佐藤保持距离。

不，并不是佐藤不能对我怀有好感，而是因为有好几道令人不舒服的视线正在看着我们两个，我无法忍受这点。

尤其池和山内都对我报以露骨的怀疑眼神。

“绫小路同学不阴沉呀，难道不是很酷很冷静吗？”

“我想我和‘很酷’这个词沾不上边。”

“是吗？虽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但我觉得你很好哟。”

看来我不管说什么，佐藤都只看得到我的优点。

那么，我就在此使用正当方法脱离窘境吧。

“……那，就从不擅长的地方开始问吧。你有期中考的考卷吗？”

“有哟。”

她从背包取出变得皱巴巴的考卷并摊开。每一科的分数都在五十分附近徘徊。虽然勉强及格了，但是实际情况却并不妙。简单的题目答对了，不过难度中等以上的题目正确率就很低。

佐藤至今没怎么认真学习就能通过考试，我甚至觉得很不可思议。

“怎么样？有点糟吗？”

“……我也差不多，一起加油吧！”

“嗯！”

佐藤兴致高昂地点头，但我真希望她的嗓门别那么大。

“总觉得你们好像很要好欸……”

池远远看着我们吐槽道，并投来怀疑的眼神。

“我们是搭档，互相合作是理所当然的吧？”

在我正烦恼的时候，佐藤以考试为由，堂堂正正地答道。

“别说那种莫名其妙的话，给我好好学习。”

堀北并不在意谁和谁关系要好，而劝戒了池。

“什么嘛……我知道啦。”

池好像很不满，但他还是急忙翻开书准备学习。

这真是教育的成果呢……他被管教得很好。

7

读书会平安无事地结束，学生们都各自开始准备回寝室。

“啊……我累了！”

池他们连在课堂上都无法保持注意力，在他们看来，放学后的读书会简直就是地狱。

虽然没有老师的耳目，但没有自由的时间应该也很难受吧。

池他们露出爽朗的表情，堀北见状，眼神变得相当冰冷。

“可不是今天就结束了，别忘记明天也有读书会。”

“我、我知道啦，但就算现在稍微高兴点也没关系吧？辛苦了！”

池等人就像脱兔一般离开图书馆。

“D班真热闹……我都希望这份热闹可以稍微分给我们一点了呢。”

“在不好的方面是如此没错呢。我很羡慕沉稳的B班。”

一之濑和堀北都在强求自己没有的东西，但令人羡慕的应该是B班的环境吧。

他们参加读书会的学生比例比D班高，而且注意力很集中。

最重要的是，他们既安静又沉稳，班级携手合作的想法很强烈。

“那么再见喽。堀北同学也再见喽。”

栉田也带着数名女生离开了图书馆。

“嗯，再见。”

如此简短交流后，栉田等人便若无其事地离去。目前栉田没有显眼的举动。看来好像都在互相揣测、制约对方。

“一之濑同学，我可以问你个问题吗？”

“嗯？什么呀？”

“可以的话，我只想让你听见，好吗？几分钟就结束了。”

她将视线投向原定要和一之濑一起回去的B班学生。

“几分钟是吧？各位，抱歉，能请你们在走廊等我吗？”

“嗯，没关系。”

B班的学生好像很爽快就接受了。一之濑于是答应留在现场。

D班和B班所有学生都结束手边工作并且离开。

“我也可以留下来吗？”

“你在或不在都一样，所以无所谓。”我一时以为她好像在挖苦我，但我想她大概是通过这么说，来使我留下来吧。

“所以，是什么事情呀？”

像这样她们两人单独相处（虽然我也在）的感觉很奇怪。

性格截然不同的一之濑和堀北肩并着肩。

“或许你会觉得理所当然，但如果伙伴伤脑筋的话，你都会帮助他们吧？”

“嗯？假如伤脑筋的话，帮助对方不是当然的吗？”

“是呀，B班现在开读书会也是其中的一环吧。不过，就算一概地说要帮忙，但那也是分情况的。像是为了提升学力、霸凌问题、金钱问题，或是交友关系、与师长之间的关系。人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有烦恼。对于那所有的事项，如果正在伤脑筋的伙伴来寻求帮助，一之濑同学你都会伸出援手吗？”

“那是当然的呀，只要我能够做到的，我都打算去做。”

虽然问题很困难，不过一之濑马上就做出了回答。她的眼神看来没有任何迷惘。

“那对你来说，对方是否为伙伴，你有明确的判断标准吗？”

她现在因为自己与栉田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找不到答案。

或许正因如此，她才会像在寻求救济一般，对一之濑抛出这种问题。

“嗯……我有点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呢？”

“虽然这是举例，但只要是B班学生，无论是谁你都会无条件帮助吗？就算是平时没有深交过的学生。”

“就先不论对方是如何看待我的，只要是B班的学生就是我的伙伴。假如对方有困难，我绝对会帮忙。”

“这或许是很愚蠢的问题呢。”

面对一之濑再次毫不犹豫立刻回答，堀北对自己提问的愚蠢叹了口气。

“我就愚蠢地再顺便问你一下。就假设B班里有个生理上讨厌你的存在，你们平时关系就很差。你能够喜欢那个人吗？还是说会讨厌对方呢？”

“不知道呢……那或许有点困难。要是被对方讨厌的话，我大概也会束手无策，所以只能尽量不被讨厌地避免接触呢。”

“那么，如果那个人有困难的话……你会怎么做？”

“我绝对会帮助对方哟。”

一之濑对最后的问题也立刻作答。

“就算被生理上的厌恶，那也是我的问题。毕竟B班的人都是伙伴嘛。”

“B班对你而言，真的是很重要的存在呢。”

“嗯，大家都是好孩子哟。一开始我也曾经因为自己不是A班而失望过，但现在我觉得被分到了最棒的班级。堀北同学，你不这么想吗？”

“我想想……久居则安，D班意外地也不坏呢。”

“哦……”

“绫小路同学。我很讨厌你的那种眼神。”

我对夸奖D班的堀北倍感惊讶，结果就被她瞪了一下。

“虽然插入你们两个的对话很不识趣，但我也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你尽管问。”

“我可以理解B班同学无条件就是伙伴。我和堀北都隐约了解那种想法。我也觉得和同舟共济的人变得要好就像是必然会发生的事。不过，A班或C班、D班里都有你可以称作朋友的存在吧？”

“对我来说，绫小路同学或堀北同学都是很重要的朋友哟。”

“如果我们有困难呢？要是我们央求你要借一百万点呢？”

“如果有正当理由，我会帮忙哟。这无关金额，我应该都会尽己所能吧。”

“真是的……你人到底好到什么地步呀。这样不就是任何人都会帮了吗？”

“嗯……这样说也没错，但现实没有那么简单呢。我个人能办到的事情有限。就算龙园 同学有困难，我应该也无法像帮大家一样帮助他吧。嗯……不过啊，如果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我会帮忙啦。”

她补充似的说道。通常我们就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都无法做到。

“大概就是这样吧。只要我认定是朋友的人，事情大小都不是问题。”

“虽然很令人感激，但你轻易就说出那种话，没关系吗？说不定我有困难时，就会央求你帮我哦。”

“我很欢迎哟。因为只要是我认定的朋友，我一定会帮。”

堀北看见这种程度的好人模样，好像想到有点坏心眼的事。与平时冷静的她不相衬地说道：

“那么……如果我和神崎同学同样都有困难，你会怎么做呢？”

“两边都帮……这个回答应该不行吧？”

“要是这样的话，那你肯定两边都会帮呀。”

“哈哈，真伤脑筋。”

被提出某种意义上很不合理的二选一，虽然只是假设，但一之濑很不知所措。

“抱歉，这个问题我应该给不了你准确的答案哟。我能够判断的，就只有两名朋友都为相同的问题所苦，而且都同样来寻求帮助。”

一之濑烦恼到最后所给出的答案，实在很像是她的作风。

堀北听见这些话，便打从心底惊讶，同时也很佩服。

“我不相信纯粹的好人。我认为人大多都是会寻求回报的生物呢。”

堀北的主张、一贯秉持且坚信的理论逐渐站不住脚。

“但是看着你的话，我就觉得好人或许真的存在。”

她说出率直的想法，但一之濑不知为何没有正面接受这句话。

不，应该说是无法接受吗？

“你……你太抬举我了，堀北同学。”

一之濑一直以来都耿直、诚实地回答，我看见她的眼神初次游移不定。她离开座位，走到图书馆的窗边。

“没这回事。起码你比我至今见过的任何人都还好。这是我的真实想法。”

“我不是那么优秀的人哦。”

她看起来动摇到甚至无法直视堀北的脸。

“真的没什么大不了的……”

堀北也在此察觉自己莫名地过度抬举一之濑，而向她赔不是。

“对不起，我好人好人地说得太过了。我没打算让你不愉快。”

“没关系，我并没有不愉快哟。”

她明显很动摇。

我以为一之濑的内心没有任何阴影。

不过，或许是我弄错了。

“你要谈的就是这些吗？小千寻她们正在等我，差不多可以走了吗？”

一之濑逃走般的离开位子。

“谢谢你愿意回答我这种莫名其妙的问题。”

“没事。那么，明天见喽。”

一之濑离开图书馆后，剩下的学生就变得越来越少。只有几名三年级学生，以及感觉是图书委员的学生。

“我们回去吧。我今天还有事要做。”

“虽然有点啰嗦，但栉田的事情，你打算怎么处理？你的语气就像是有想法呢。”

堀北应该也不喜欢被问好几次吧，可是我不得不问。

“她是特别的。无论如何，说服她都要很谨慎。”

“特别？”

“我想了很多。想着我如果没来这所学校，栉田桔梗这名学生会过着怎样的校园生活。我马上就得出结论了。她会是像现在这样受到所有人信任、依靠，而且既会读书，又会运动，没有一点缺点。她应该会就这么毕业吧。可是，我却不小心夺走了她这样的未来。她现在甚至和身为敌人的龙园同学联手，急躁得想把我赶出去。就算这是和自己班级敌对的行为，她也没有犹豫。当然，这可不是我的错。只是不幸同校的命运不好。但即使如此，对我来说，这也不是毫无关联。”

所以她才要说服栉田啊。

现在堀北比我想象中还更觉得这是她自己的责任。

不，她是打算完成职责吗？

“我有些提议，可以听我说吗？”

“是怎样的提议呢？”

“我总觉得找到为了让栉田和你和解的一块拼图了。”

“什么意思？”

“一之濑是好人。是否纯粹是个好人另当别论，但你也同意她不是一般的好人吧？”

“嗯，说得难听一点的话，她毋庸置疑是个滥好人呢。”

“要不要借用那个滥好人的力量，请她从中调解呢？老实说，就算想一对一谈话也不会实现吧。就算这样，如果是找D班的某人，栉田也绝对不会暴露本性。”

“就算是一之濑同学不也一样吗？只要在这所学校，无论是谁都一样呢。”

“那么，还有其他任何可能从中调解的学生吗？”

“这……”

“如果要指名校内的人，应该就会指名一之濑吧？”

“我不否定。但即使这样，我也不认为那是正确答案。”

“我没有说会因此解决。这仅是通往解决道路的一座桥。现在你们两个也无法如愿交谈。请一之濑介入你们之间，对话也会比较起劲吧。”

事实上，我认为一之濑就是解决问题的起点。

剩下的就只有使用方式的差别。

“你还真是戳到了我的痛处呢，但我不会参与那种计划。我接下来要和一些人碰头。而且栉田同学的那件事要由我来解决。”

也就是说，她不能把一之濑卷入吗？

8

出了走廊，便发现了一个始料未及的人物正在等着我们。她看见我们就轻轻挥手，并且挂着笑容靠了过来。堀北没有惊讶。何止如此，她一看见栉田的身影就主动积极地上前搭话。

“栉田同学，让你久等了。”

“没关系，离约定时间也还有一会儿。你刚才在和小帆波说什么呢？”

“是很无聊的话题。”

“真感兴趣呢。还是说，你没办法告诉我？”

她的语气与笑容依旧，但我感受到一股仿佛针对堀北的沉重压力。

“是啊，毕竟那不是与你无关的事，我就告诉你吧。”

堀北就像在刻意诱导对话似的将她与一之濑之间的对话内容告诉了栉田。

“我问她……怎么做才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

“哦？”

“我不打算拐弯抹角地说是谁呢。我就是在指你哦，栉田同学。”

“堀北同学。或许我确实没办法和你变得要好，但这种事我希望你可以在绫小路同学不在的地方说呢。”

栉田的言外之意，应该是不想继续增加知道自己秘密的人。

“还是说……绫小路同学和一之濑同学都知道了呢？”

锐利的视线射穿堀北。堀北率直地接受了这视线。

“说得也是。抱歉，绫小路同学，可以先请你回去吗？”

“……我确实会碍事呢。那我就先回去了。”

我先行前往玄关，换好鞋子后，就一路朝宿舍前进。路途中堀北来电，我便接起了电话。

“我和你是同所初中的学生。因为我知道你的过去，所以你想让我退学。大概就是这么一回事对吧？”

接着，电话里传来模糊的声音。

看来她似乎把手机放进口袋，偷偷打电话给我。这好像是堀北给我的特别福利，表示愿意让我听见对话内容。

“真突然呢，为什么要忽然提起过去的事？我不喜欢那个话题。”

“我也不想回顾过去。不过，这对我们来说是无法回避的事。”

“是呀，毕竟我们几乎没有机会独处呢。嗯，我确实希望你从这所学校消失哟。因为你和我同所初中、同学年，又是知道那个事件的人。”

“我想了很多次。我确实听说过事件，但对原本就没朋友的我来说，那不是我会感兴趣的事。我听到的只是谣言，并非事实。”

“你觉得我会相信吗？”

“嗯，我无法填补与你之间的隔阂，就是归咎于这点。不管我怎么否认，你都无法相信我。不仅如此，我认为你无法容许我知道那起事件，才会想把我赶出学校。”

栉田不否定。堀北继续说道。

“你要不要和我打赌，栉田同学？”

“打赌？这是什么意思呢？”

电话另一端寂静无声。

她们两个好像停下了脚步。堀北对栉田提议打赌。可以猜到这并非当场的突发奇想，而是先前就想到的事情。

“你不想让我继续待在这所学校，这是个无可奈何的问题，对吧？”

“是呀，只要你在这所学校，我的想法就不会改变哟。”

“可是，我们都是D班学生。今后不互相协助的话，是无法升上A班的呢。”

“那是依想法而定的呢。我认为那是只要你退学就会解决的问题。”

“你打算退学吗？”

“怎么可能。要退学的话，也是你退学。”

虽然声音模糊，也有许多不太清楚的部分，但双方的声音都很冷静。

“我也没打算要退学呢。”

“那就没办法了呢，我认为我们不管怎样关系都无法改善。”

“是啊……或许如此呢。从那天到现在，我就一直在思考，思考该怎么做我们才能共存。”

连我都想不到解决之策。就连现在也是。

“我得到了结论。就是不管再怎么挣扎，这都是不可能的呢。”

“我也这么想哦，堀北同学。我们之中必须有一个人退学，不然是不会结束的呢。”

“但我们也不是小孩子。如果只是这样互相排斥是无法向前迈进的呢。不过你不信任我。”

短暂的沉默后，栉田反问：

“那你要怎么做？打赌是指什么？”

“这次期末考上，如果我考了比你高的分数，我希望你今后能协助我，并且不与我作对。不，我不奢求你协助我呢。我希望你今后别

妨碍我。仅此而已。”

“意思是不论搭档总分，你想进行个人比赛吗？”

“嗯。”

“这可是很胡来的赌注呢，堀北同学。我从没在考试上赢过你，如果是总分的话就更难了呢。再说，我不认为我赢的时候会有什么好处欸。”

“是呀，所以赔率理所当然就会相对不同呢。因此……”

这时，堀北说出自己接下来将会很辛苦的发言。

“我们不比总分，就以期末考举行八科的其中一科来决胜负吧。你可以选择自己擅长的科目。然后，假如你的分数高于我的分数，到时我会主动提出退学。如果是这种赌注你也不愿意吗？”

堀北说出令人难以置信的赌注。

两人原本就有实力差距的话，胜负很难以实现。

不过，这若是赌上堀北自行退学的提议，状况就变得不一样了。

而且还设定了可以选择栉田擅长科目的这种明显利于栉田的条件。

假设栉田输掉也没必要退学，只要不妨碍堀北就行了。另一方面，如果栉田赢的话，碍事的堀北就会退学。

“这也可能变成单纯的口头约定吧。像是你输掉之后把比赛当作没发生过。当然，我也有可能不遵守约定呢。这场比赛真的能实现

吗？”

“为避免那种情况，我自己准备了可靠的证人。”

“可靠的证人？”

“可以麻烦您吗……哥哥？”

“唔！”

那名人物现身时，栉田好像真的很惊讶。我也一样。

那是隔着电话听见的意外人物。

虽说是为了提高自己提议的可信度，但她还真是把不得了的家伙当作证人了呢。

“非常抱歉，哥哥。我无论如何都想借助您的力量，才会把您叫来。”

对，前来的证人就是堀北学。他既是前学生会长，也是堀北铃音的亲哥哥。

“好久不见，栉田。”

“……您还记得我？”

“只要见过一面的人，我都不会忘记。”

他恐怕是在说初中时的事情吧。堀北兄妹是同一所初中。不过，由于哥哥毕业，他应该完全不知道关于栉田引起的事件才对。

“他是这所学校里我最能信任的人。对你来说应该也是一定程度上能够信任的人吧。当然，我对哥哥也没说过详情。”

“我不过是单纯作为证人才被叫过来。对详情也没兴趣。”

“这样好吗，堀北学长？假如您妹妹在考试上输了的话……”

“提出赌注的是我妹吧，那这就不是我该插嘴的事。”

“我发誓就算输掉也不会和别人说出任何不谨慎的发言。如果我这个妹妹是那种会打破约定的人，这件事要是广为人知的话，也会伤及哥哥的名声。我绝对不会做出那种举止。”

这是最有力的保证呢。

“你是认真的呢，堀北同学。”

“我也无法一直止步不前。”

“好，我就参加这场比赛。我希望的科目是数学。赌注内容就按照刚才堀北同学所说的没关系。如果同分就视为无效，可以吗？”

堀北点头答应。这样比赛就在堀北哥哥面前见证了。双方都没退路了。

“我就作为证人完成职责吧。万一某方违反约定，就要请你们做好准备。”

即使已不再担任学生会长，她哥哥的权限应该也还是很大。

起码在她哥哥毕业之间，栉田也不得不遵守约定。

“谢谢您，哥哥。”

在这句道谢之后，暂时变得沉默起来。感觉她们是在目送堀北的哥哥离开现场。

“真期待期末考呢，堀北同学。”

“我们彼此都尽全力吧。”

“是呀。还有也请绫小路同学多多指教哟。”

“……你为什么会在这里提到他的名字呢？”

“因为我也不笨。你告诉他了吧？关于我的过去。”

“这……”

“啊，你可以不用回答哟。反正不管怎样我也不信任你，这并没有影响。我不会让赌注无效，你就放心吧。因为我之前让绫小路同学看到过不太妙的模样呢。这没关系哟。”

堀北受到锐利的指摘，动摇与焦虑通过电话传了过来。

“即使如此我还是要回答。我确实跟绫小路同学商量过你的事情呢。”

“是吧。我隐约猜到了。而且，你现在也正在用手机通话吧？谁教我打给你好几通电话，你都一直在通话中呢。”

这不是纯粹的直觉，栉田是有自己的根据及把握才射出手中的矛。

“你可以立刻来会合吗，绫小路同学？”

栉田的声音从远方传来。

看来她在呼唤我。我在此老实回应比较好。

9

我折回学校，与堀北她们会合。

“哈啰……”

虽然看起来像平时的栉田，但我无法窥知藏在她表情之下的真心。

“真是败给你了，栉田同学。你的洞察力与行动力果然很厉害呢。”

“谢谢。别看我这样，我平常就在观察许多人了呢。”

“为什么要叫绫小路同学来呢？我想话题已经结束了。如果你对我擅自把事情告诉他有所不满，就对我说吧。”

“我没什么不满哟。因为我只是觉得姑且要先面对面直接告诉你们。我在想这项赌注能不能再多加一项条件。”

“条件？”

“假如我在分数上赢了你，我也想让绫小路同学退学。”

栉田果然提议了。我从出现赌注话题时开始就在想这个可能性了。

“这我没办法答应呢。”

“就我的立场来说，只要是知道我的事情的人，我都想让他们一齐消失呢。就算堀北同学不在，假如绫小路同学留在学校，我烦恼的祸根就会留下来。”

“或许如此。但这是我个人的赌注，我无法把绫小路同学卷进来呢。假如条件就是要让他也退学，那很遗憾，这项赌注就不会成立了。”

堀北好像原本就准备了结论，在我回答前就拒绝了。

正因如此，她才从未把这赌注的话题说给我听吧。她在避免让我成为共犯。

“这样啊，真遗憾。若是那样我就能一举两得，省下功夫了呢。”

“我也是你希望退学的对象啊。”

虽然我早有察觉，不过还是非常遗憾。

“啊哈哈哈，你不必遗憾哟。因为这不是绫小路同学的错，只是你不该知道的东西太多了呢。”

“我保证不会告诉别人……这样对你来说应该行不通吧？”

“要是行得通的话，堀北同学也不用跟我打赌了吧。”

“你果然是D班需要的人才呢。”

栉田确实对对方观察入微。会是堀北认同、想要的人才也理所当然吧。

“你变了呢，堀北同学。之前你明明就不是会说这种话的人。”

“要是内部矛盾不断的话，就无法爬上A班。这会是永远的恶性循环呢。”

她们两个至今为止有这么心平气和地谈过话吗？

她们彼此认真敌对，才有初次能够互相理解的话题，这也是很悲哀的命运呢。

只要她们没有就读同所初中，栉田就一定会老实地协助堀北吧。那么一来，平田与轻井泽无法影响到的同学，她也可以产生影响，或许D班就可以在更早的阶段团结一致。

“我也来参加那项赌注吧！当然，我赌堀北会获胜。”

“欸，你在说什么，绫小路同学？这是我和她的胜负，与你无关。”

“确实是这样呢，不过偷听也是事实，并不是完全没关系吧。”

堀北想避免自己的责任变重，但我反而把这当作一个好机会。就算堀北获胜，暂时从栉田的攻击对象中排除，也无法断言栉田下一次不会攻击我。

既然如此，现在在此先把一切弄清楚，之后才会比较轻松。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会很开心呢。”

“但如果要加入赌局，我也有一个条件。”

“嗯？”

“我想请你说出……令你想把堀北跟我赶出学校的那个‘初中时期事件’的详情。”

我踏入了堀北绝对不会涉入的领域。

“这……”

我对栉田毫不客气，就算她表现出动摇也无所谓。

我可是被卷入赌局的受害者。可以通过自然地主张权利保住优势。

“我原本就有这点权力才对。我明明不知道详情却要被你仇视，而且还有被退学的可能性。你也可以理解我的心情吧？你是以堀北知道事件详情为前提行动的吧？既然这样，就算现在在此说出来也不会有任何不同。只要你能在考试上胜利，堀北和我都会退学，你也不必担心事情会被我们说出去。”

“我对她的过去不感兴趣。”

“你不感兴趣，但我感兴趣。我可不想随便就受人威胁。”

我打断了堀北不让我探究的发言。

“绫小路同学确实是被卷进来的呢，这点我无法否定。假如堀北同学没有详细说明，我应该也可以理解你会觉得这很不讲理。但你要是知道的话，就完全无法回头喽。”

“我现在已经无法回头了吧？还是说，如果我说不知道、没听说过，你就愿意饶过我？你能断言绝对不会把我当敌人吗？”

栉田在心中已经把我归分到敌人的范畴。我成了她敌对的对象。

不用等她开口，答案显而易见。

“不可能呢。”

“既然如此，你就告诉我值得我赌上退学的理由吧。”

堀北大概会奇怪我为何要做到这种地步吧，觉得我就算不特地加入赌注，背负退学风险也没关系。她在栉田面前没有说出口，但视线如此诉说着。抱歉，我可无法听你的请求。因为我得到难得的机会，我要彻底弄清栉田桔梗的过去。

“绫小路同学，你有不输给任何人的擅长之事吗？”

“我只能跟大家一样样样通、样样松。硬要说的话，就只有脚程有点快而已吧。”

“那你应该懂吧？你不觉得感受到别人没有，并且只属于自己的价值时，那个瞬间就是最棒的吗？像在考试上考第一或在赛跑上拿第一时，就会受到大家的注目一样。”

这我当然知道。人是种想被夸奖的生物。没人会讨厌受到朋友或父母的称赞、尊重。为了被夸奖而努力是很名正言顺的动机。这俗称“尊重需求”，是社会形成的基础，不可或缺的东西。

“我想我大概比普通人都更强烈依赖那种事。我非常想展现自己、非常想受人瞩目、非常想被人夸奖。我在实现以上的瞬间，就会真切感受到自己的价值有多高，感受到活着真棒。但我知道自己的极限。不论我多么努力，在课业或运动上都无法成为第一名。第二、第三名无法满足我的欲望，所以我就想——那我就来做任何人都模仿不来的事情吧。我发现只要变得比任何人都温柔、比任何人都更加亲切，我就能在这个领域变成第一名。”

原来这就是栉田温柔的根源啊。不过，比起自诩表里如一的好人，我对这种人更有好感。比起到哪儿都想装作好人的骗子，这种人反而老实。

当然，栉田做的事没有嘴巴上说得那么简单。因为就算想变得温柔，也不可能对任何人都温柔。

“拜此所赐，我才能当上红人。男女生都喜欢我。我感受到被依赖、被信任的快感。小学和初中还真是开心呀……”

“持续做自己一点也不想做的事情，对你来说不是种痛苦吗？是我的话，我想我的心灵早就支撑不住，并且崩溃了呢。”

她会想这么问也是情有可原。栉田不断做着通常办不到的事情。

“很痛苦哟。我当然痛苦。我每天都累积着好像快秃头的那种压力。我也曾经因为焦躁而拔自己的头发或是呕吐。可是，为了要不断维持‘温柔的我’，我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副模样。所以我才会忍耐、忍耐，不断地忍了下来。但我心灵的极限却到来了。我不可能不断累积压力。”

我可以推测栉田每天承受巨大压力，那种心灵上的折磨不是常人能忍受的。

然而，她至今是如何不断维持过来的？

“支撑我心灵的就是博客。我只能在那里释放藏在心里不能告诉任何人的压力。当然，我全都是匿名写的。不过都是按照事实写。我把平时的压力全部释放在那里。这么做我心里就会很畅快。多亏博客，我才能够维持自我。我对于来自不认识的第三者的鼓励感到开心。但某天，我写的博客却偶然被同学发现。就算再怎么改登场人物

的名字，因为写的内容都是事实，所以会被发现也是理所当然呢。我不小心被人发现我对全班说的无数坏话，被讨厌也是没办法的呢。”

“那就是事件的开端，对吧？”

“隔天，博客的内容散布到了全班，于是我就被班上所有人严厉指责了。明明受了我很多帮助，结果所有人的态度都突然变了。真是自私对吧。曾说过喜欢我的男孩子还来撞我的肩膀。虽然是因为我在博客写被他告白很恶心、希望他去死，这也是情有可原的呢。有个被男朋友甩掉、我安慰了的女生踢飞了我的书桌。因为我把那个女生被甩的理由详细写下，并且嘲笑她。总之，我感受到自身的危险。因为超过三十人以上的同学都与我为敌了。”

这原本是场绝对赢不了的仗。我仿佛能看见栉田从班上被赶出去的身影。

“你是如何克服那种状况的呢？是靠暴力，还是谎言？”

这是以前我和堀北讨论过但没得出答案的谜团。

“‘谎言’和‘暴力’我都没有使用哟。我只是宣扬‘真相’，把所有同学的秘密全盘托出哟。像是某人讨厌谁，或某人好像一直认为谁很恶心。我说出了连博客上都没写的真相呢。”

我们确实不会知道。“真相”这武器是通过累积信任才能得到，是不存在于我或堀北心中的东西。杀伤力感觉很低，但这是能以失去信任来换取效果的双刃剑。

“然后，大部分针对我的攻击都转到他们憎恨的对象身上。男生开始互殴，女生也互扯头发、打倒对方，教室里一团乱。当时还真是夸张呢。”

“这就是你引起事件的真相……”



“因为班上人际关系的内情全都被我抖了出来，所以班级也变得无法正常运作了呢。我当然也受到学校的责备，但我只是在博客上用匿名写坏话。而且，我只是和同学说出真相，所以学校对我的惩处好像也伤脑筋呢。”

她淡然地说着，但每句话都有难以言喻的分量。

“现在不同于初中，我还不大知道D班学生的秘密。但我依然握有让几个人崩溃的‘真相’。这就是现在我唯一的武器。”

这是威胁。意思是如果我们告诉别人，就要做好相应的觉悟。

她只要利用那些真相，也可以让开始团结的D班产生裂痕。那么一来，现在乘胜追击的氛围大概也会被破坏。

“把网络当作自己释放压力的工具是失败的呢。因为会被许多未知的人看见，又会永远地留下痕迹，所以我不写博客了。我现在是通过语言来释放压力，处于勉强可以忍耐的状态。”

我以前见过栉田的另一个面貌——这就是指当时她开口骂人的事吧。

“你不惜做到这种地步，就是想继续维持现在的你吗？”

“毕竟这就是我的生存意义。我最喜欢受到大家的尊敬、瞩目。知道别人只能对我坦白的秘密时，就会涌上某种超乎想象的感觉。”

知道别人心中的不安或痛苦，羞耻或希望。

这对栉田而言就是禁忌果实。

“是很无聊的过去，对吧？但这对我来说就是一切。”

栉田脸上的笑容消失。说完了过去，眼前的我们就真正成了敌人。今后她应该会不带丝毫同情地追求胜利吧。

“别忘喽，我赢了的话，堀北同学和绫小路同学都要主动退学。”

“嗯，我会遵守约定。”

栉田说完便感到心满意足，回去了。

“和栉田打那种赌真的好吗，堀北？那家伙和龙园有牵扯。换句话说，根据交涉状况不同，她也可以拿到C班的题目跟答案。”

“你才是呢。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参加赌约呢？难道不是因为相信我不会输吗？”

“算是吧。”

我没有相信她。我只是有我自己的想法才参加赌约。

“虽然你说她也许会从龙园同学那里拿到题目，但真会那样吗？我想不用担这个心。”

“什么意思？”

“只要拿到题目，栉田同学就一定会胜利。不过，这样我也一定会退学。你觉得龙园同学会想让我退学吗？”

“……不好说。”

那家伙想陷害堀北，但目的并不是让她退学。非要说的话，他更想让堀北认输。以这种形式决胜负，不是他所期望的。再说，他还不知道在背后的我的真面目，这时他是否会想除掉关键人物堀北呢？

“但要是她说谎呢？她或许会说是为了提升个人成绩所以想要答案，而隐瞒打赌的内容。”

“龙园同学不可能无法识破。如果栉田同学想要数学的题目与解答，照理讲，他会追究理由才对。不是吗？”

“嗯，确实啦。”

但即使如此也没有绝对的保证。她说不定会顺利骗过龙园。

“这是没有绝对保证的危险赌约。”

“不管哪种考试都是这样的吧。不过只自己牺牲的话或许比较轻松呢。”

对堀北而言，我加入其中应该是她始料未及的吧。

然而，看来这就是堀北想到的，与栉田之间的战斗方式。

通过让前学生会长当证人，以达成自己退学的约定，并且约好不会将栉田的过去告诉别人，来产生可信度。

“这可没退路了。既然要赌，就绝对要赢。”

“这是当然的呢。”

于是，堀北赌上自己退学的战斗便开始了。

组成绫小路组

时光飞逝，我和幸村他们一起开读书会，到现在已经第五次了。

我们第二到第四次都在帕雷特举行，但今天决定在榉树购物中心里的一家咖啡厅集合。因为今天起为备考，所有的社团活动都休息，预计学校附设的帕雷特将会人山人海。

“果然啊，这里比我想象的还吵闹。”

幸村一到咖啡厅，就被学生的数量之多给震慑到了。我们设法占住座位，但咖啡厅几乎是客满的状态，于是便开始了混杂着所有年级的读书会。虽然也有很多学生安静地认真念书，但人太多的话，还是无法像图书馆那么安静。

“若是在图书馆或我房间就好了呢。”

“没那回事啦。在这里比较容易进行。对吧，小三。”

“是啊，安静的紧张气氛，我在弓 道社时就尝够了。”

与幸村的想法相反，长谷部和三宅在这里好像更能静下心来。

闷在房间、面向书桌的时代已经结束。

与伙伴边说话边读书，大概就是现代的读书方法吧。是退化般的进化。

“要读书的是你们，既然你们说可以集中精力，我就相信你们。我准备了今天的课题。”

两人淡然地做起准备，交给他们的笔记上密密麻麻罗列着针对弱项文科的题目。那就像是烟火大会的露天摊贩。幸村似乎相当充满斗志。这题目值得一解呢。

“唔哇，今天也是密密麻麻的文科题目……小幸真是不留情呢。”

如果不喜欢念书，又是自己不擅长的科目，我也能理解长谷部会苦恼。三宅好像想吐，他边看着笔记本，边按着心窝附近。

“怎么能开始前就害怕。”

“说得是没错啦……但这明显比上次量多，难度似乎也很大。”

“在做之前就片面断定，就是考不到高分的学生易有的思维模式。先想着自己解得出，再挑战题目，可是基本中的基本。”

认真投入教学的幸村说道。

“不然，这题目比上次简单吗？”

“当然比较难。”

“……果然很难嘛。”

那是肯定的吧。不可能始终停留在简单的水平。

幸村的出题和解说都很精彩。或许这种表达方式不太好，但他应该具有足以冒充老师的实力吧。

虽然责备学生同时不放弃他们，但在对方无法理解时也不会大小声。托堀北成长的福，幸村好像也成长了啊。想不到他居然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第一学期时他和堀北一起怒吼自己很优秀、待在D班是错的——这些就像是很久以前的事。

“来写吧，长谷部。”

三宅领悟到一直抱怨也没意义，于是便下定了决心。

“真是干劲十足欸，小三。你怎么啦，热血系？”

“社团活动难得休息，我不想因为读书浪费好几个小时时间。结束就可以回去了吧？”

“当然。”

幸村与堀北他们的教学方式也有所不同。与堀北的在规定时间内好好读书不同，幸村没有设置规定时间。读书会会持续到准备好的课题做完为止。所以可以比预计的更早结束，反之也有可能往后拖延。

哪种方式比较好因人而异，但正因为长谷部和三宅都可以坚持学到一定程度，他才会采用这种方法吧。

如果是池他们那种基础没打好的学生，这种方式就行不通了。

他们也可能为了赶紧结束，没好好思考就乱写答案。

不过，要是变成那样，到时只要顺其自然地把他们教到懂为止就好。

“没时间的话，别参加社团活动就好了。”

“我想参加社团活动，但也想要自由时间。”

“真是任性。”

无论如何，他们两个都恢复动力的话，就无话可说。万一某一方或是两人都掉队，真不晓得之后我会被堀北如何刁难。

幸村在这几次的读书会上稳稳培养的信任，看来给他们两人带来了很好的影响。我感受不到现在他们对幸村的做法抱持怀疑。

“还有，绫小路。今天起你也要写题目。”

“嗯？”

“你应该考得到一定程度的分数吧，但你的搭档对象是佐藤，必须先扎实地预习、复习才行。要是你们两个都退学就无可挽回了呢。”

“不，我……”

“你就写嘛，绫小路同学。然后一起死吧？”

长谷部像幽灵一样低着头、垂着刘海，仿佛要把我拖到井底似的用手捉住我。

“欢迎光临……”

我就像被毛骨悚然的冰冷声音拖走一般，也被文科题目的黑暗给吞噬。

1

“对了，C班的吉本同学，小三知道吧？”

“你是指吉本功节吗？弓道社的。”

“对对对，就是那个吉本同学。听说他开始和二年级学姐交往了，你知道吗？”

疲于读书的长谷部开始闲聊。

“不知道，我还纳闷他最近都莫名地早回去。原来是这样啊。”

在高中生眼里，要和大一岁的人交往，门槛是相当高的。如果是三十岁左右的大人，差一两岁之类的似乎就会无所谓。虽然这是才十几岁的我无法想象的话题，但一定就是这样吧。

“吉本同学好像气势满满地说将来要结婚呢。男人真是单纯的笨蛋……”

长谷部和三宅逐渐离题。

“谁要跟谁交往都无所谓，要谈论未来也是你们的自由，但起码也要动手作答吧。”

“知道啦，只是稍微喘口气聊天嘛。”

长谷部已经习惯了，她对幸村的指摘毫不动摇。

“真是这样吗？”

“哇，感觉好像在挖苦人。我去续杯好了。”

“又是满满的砂糖吗？亏你喝得下那种超甜咖啡呢。”

“就我看来，喝黑咖啡才难以理解呢。哇！”

长谷部拿着空杯试图站起，却被摆在脚旁的背包稍微绊倒，她拿在手上的杯子因而掉到地上。

我的目光不自觉地追着那个滚动的杯子。

接着，那个杯子便滚到正在行走的学生脚边。

“啊，抱……”

长谷部打算道歉。但那个杯子随后就被踩扁，因此道歉的后续便被她吞入了喉咙深处。

“你们好像很开心呢，也让我们加入嘛。”

“你们干吗啊……”

长谷部一口气加强戒心，用锐利的目光怒瞪对方。

这也理所当然吧。因为踩扁杯子的人是龙园。他的身后还有石崎、小宫、近藤，这经常看见的C班三人组的身影。

龙园一副觉得很有趣似的样子，贼贼地露出笑容。

然后，有一名平时不常见的女学生也站在石崎他们隔壁。

她带着一张不适合这个场面，毫无紧张感的表情。

“欸，你为什么要踩我的杯子？这不是意外吧？”

“它滚来我脚边，我以为你不要了呢。我是为了替你省下功夫才踩的。”

他这么笑着，就把踩扁的杯子踢还给了长谷部。

杯中剩下的一点点咖啡洒到了地上，杯子破了个洞。在一旁默不做声的三宅慢慢站起。

“喂，龙园。我早就想说了，你那种态度也该适可而止了吧。”

“啊？你是在对谁说话啊？”

石崎仿佛在说不需龙园出马似的上前揪住三宅的衣襟。

“我不是在说你。拍马屁的跟班赶紧滚吧，石崎。”

三宅不为所动，并拍掉石崎的手。

“你这家伙！”

石崎喊道，接着也受到旁人的注目。

对此反应敏感的不是别人，就是龙园。

“别这样，你打算在这种地方引起暴力事件吗，石崎？”

“对、对不起。因为三宅很得意忘形，我不知不觉就……”

“虽然我不讨厌感情上冲动的笨蛋，不过现在你就安分点吧。”

“是……”

龙园是对的。这里不只有一年级，还有高年级生和店员，以及好几台监视器。是没有死角的公共场所。

如果在这里引发事件，要被究责的显然是C班。依据证言与纪录，可以料想他们也会因此受到惩罚。

“我没事找你。我是对那边的两个人有兴趣。”

龙园这么说完，就把视线投到我和幸村身上。

“收到我的礼物了吗？”

“他到底在说什么……”

幸村当然无法理解是怎么回事。他看了另一名被指名的我。所谓礼物无疑就是指上次他发来的那封写着“你是谁？”的邮件吧。

“谁知道……”

我配合似的佯装不知。龙园还真是使出了强硬手段呢。即使他来盘问，我也不可能做出自掘坟墓的行为。就算想加深我的嫌疑，他也得不出结论。因为他不管怎么做，都只会是灰色地带而已。

“如何，有什么让人在意的地方吗，日和？”

龙园将视线从我们身上移开，向同行的唯一一名女生征询意见。

“难说呢。现阶段什么都说不准。”

有很多学生替龙园做事却畏惧他，不过这名叫做日和的女生在这种情况却很冷静。她那对好像很涣散的眼神，正交互看着我和幸村。

龙园是打算做什么，才把这名学生带来的呢？

“两人的长相都令人印象不深刻，我似乎马上就会忘掉。”

“呵呵呵，别这么说。他们或许是今后会长期来往的对象呢。”

“幸村同学……绫小路同学……高圆寺同学，还有哪一位呢？”

“是平田哦，平田。”

“对，是平田同学。为什么长相和名字会这么难记呢？”

好像就只有那里笼罩着散漫的气氛，我对石崎用敬语对她说话的这点很担心。我之前见过她，她是C班的学生。

“你真的只记得高圆寺呢。”

“那个人非常特殊，因此很容易记下来呢。”

看来被龙园怀疑的，好像是平田和高圆寺。只论高圆寺的话，他的行动确实让人难以理解，再加上因为能力很强，所以会被留意也是情有可原。

话虽如此，如果知道高圆寺不是在演戏，而是真正的天生怪人，总觉得他在近日就会被排除在龙园的目标之外。

“你到底想怎样啊，龙园？我们可是很忙的，有事就快点解决。”

三宅替我们强硬地说道。

“没什么。今天就只是打声招呼。我要先告诉你们，近期内我还会再来找你们。”

“这什么意思？”

龙园无视进一步询问的三宅，便带着跟班出了咖啡厅。

顿时笼罩寂静的店里马上就恢复了活力，回到了读书的气氛。

然而……



只有叫做日和的学生仍留在现场，一直望着我们这边。

我们根本无法在这种状况下专心读书，长谷部有点焦躁地说道：

“你想怎样？要是你在这里赖着不走，可是会很碍事。”

“请稍等哟。”

“这什么意思啊？我是在说你很碍事，给我去别的地方，懂吗？”

长谷部因杯子被踩扁，从刚才开始心情就很差。

面对态度恶劣的长谷部，日和带着有点傻气的笑容，把自己的行李放在脚边，转身走向收银台。

“她到底想怎样？”

“谁知道呢，我完全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而且根本就不想知道。”

幸村无法理解日和的行动，而暂时陷入了沉思，但他好像没有得出结论，所以就决定无视这件事。

“我记得她是C班的椎名日和呢。我见过她。”

只有三宅有印象，说出她的名字。

椎名和店员点了餐，拿着两个杯子走了回来。

“如果不嫌弃的话，请收下。”

“这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给我？”

“你不必警戒我。我也看见了刚才那一幕，错在龙园同学。身为C班的一分子，请允许我向你道歉。我自作主张地往里面加了砂糖。”

“你说加了……嗯……咦，真好喝。这和我刚才喝的完全一样。”

“刚才压坏的杯子里，咖啡底部沉淀了大量的砂糖，因此我想你应该是嗜甜的人。我好像没弄错，真是太好了。”

“可是啊，总觉得加入的砂糖量也相同欸……这是巧合吗？”

“我是从没融化的砂糖量反过来计算的。”

“咦咦！这种事办得到吗？”

“能够办到哟。别看我这样，我的洞察力很强呢。”

她这么说完，便分别望向我、幸村，以及三宅。

“你们正在一起开读书会，对吧。”

“总觉得这个人懒洋洋的……”

长谷部直到刚才都很生气，但她对日和这难以琢磨的性格很不知所措。

从教书的幸村看来，他不想给日和透露多余的消息，因而急忙合上所有人的笔记。

“难不成，我被你们当成间谍了吗？”

“没错。”

“我不会做那种事。毕竟平时我也会和龙园同学保持距离。”

“但龙园同学不是很亲密地叫了你的名字吗？”

“是我硬请他让我同行的。因为我对D班很有兴趣。”

他们三个无法理解日和发言的意图，因而歪了歪头。

当然，我也模仿了他们，装作无法理解。

“你们不知道吗？现在在C班是热门话题呢。D班里藏着一名身份不明的策士。那名策士好像在无人岛考试、船上考试，以及体育祭上，对D班有巨大的贡献呢。你们真的不知道吗？”

日和道出至今大部分D班学生都没发现的事实。长谷部等人的头上当然都冒出觉得不可思议的问号。

“我不太知道欸。那不是指堀北吗？”

“是啊，我也只想得到堀北同学。”

“好像不是堀北铃音同学。”

日和一口否定他们最后所得出的结论。

“绫小路同学，听说你常和堀北同学待在一起。”

“比起其他人，或许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呢。”

“毕竟你坐她隔壁嘛。”

“不过，应该也没有比那家伙更聪明的人才对。”

“是啊，D班的作战方式基本上都是堀北在想的。”

长谷部和三宅在很棒的时机表示同意，增加了我发言的可信度。

我没必要特别肯定或否定我经常和堀北待在一起的这件事。

如实传达D班学生看见的样子才是最重要的。

“原来如此。同班同学都给予那样的评价呀。”

“能别说这种莫名其妙的话来妨碍我们吗？”

面对逐渐被日和特有的气质影响的我们，幸村严厉地说道。

他好像无法忍受读书时间继续被削减。

“……对不起。因为我的错，你们的读书会被打断了对吧？”

“不好意思，就是这样。”

“没必要说到那种程度吧，小幸……”

“如果考不及格被退学，你也没怨言的话，那你就尽情地聊天吧。我可是要回去了。”

“唔，还请你高抬贵手。请教我读书。”

长谷部低下头。

“就是这样。如果想聊奇怪的话题，就请在考试之后聊吧。”

幸村半强硬地结束日和的话题，日和也感到抱歉地从椅子上站起。

“真的很抱歉。原来你们考试要是不这么拼命念书，就会有退学危险呀。”

这是对可能会考不及格的学生们的挖苦吗？

总觉得她有股天然呆的气质，但不清楚她能否信任。

“我知道了。期末考结束时再说吧，在那之后也不迟。”

日和决定乖乖回去，拿起杯子。

“咖啡谢谢了。”

“不会不会，别放在心上。那么，再见。”

经过这般接触，与龙园一同现身的日和也离开了。

我没有把握这是不是为了找出我的作战，但戒备总是有备无患。

我就先调查那家伙吧。

2

我们宿舍在一栋楼，必然会踏上同一条归途。

幸村边操作手机，边记录今天读书会的进展。

“好像很久没有这么认真学习了。上课六小时，外加放学后的两小时，对吧？就算是校外的学生们也不会这样吧？”

“虽然C班学生中途插足浪费了时间。”

“我们今天也没伤心，努力学习了呢。”

两人心满意足地边聊边走路。幸村听见这些话，就抬起一张生气的脸。

“你们是在开玩笑吧。如果是高三的话，放学后最少也要学习三小时以上。可以的话，通常会想学习四小时，而且是每天。考试前夕的话，则要主动学习十小时以上。”

“咦咦，不行不行。我没办法像那样读书。话说，小幸你还真了解呢。”

“我姐是老师。她考前总会理所当然地做这些事。”

“真是精英家族呢。小幸，你将来也是以老师为目标吗？”

“只是当老师而已，也不是什么精英。再说，我没有以当老师为目标。如果要以当老师为目标，我还会来这种制度与社会脱节的学校吗？”

通往教师的道路一般来想并不简单。不过，与律师或会计师相比的话，难度就没那么大了，而且特地选择这所学校应该也没什么好处吧。

外加幸村不觉得读书痛苦，也有一般人以上的学力，所以又更是如此了。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

“……这与你无关吧。你想逐一询问别人选择这所学校的理由吗？你应该知道被人家追根究底的滋味如何吧。”

长谷部被吐槽道，但很遗憾地好像起了反作用。长谷部没表现出特别不愿意的态度，岂止如此，她还主动率先开口。

“我的话，老实说，算是被学校的广告词诱惑的那类人吧？若是毕业后升学和就业都能有保障的话，那根本就不用犹豫了吧？大部分人的动机都是那样吧？”

“我再附加一点吧。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足以成为入学理由。再说，住宿通常都会收费，这所学校却连住宿费也不收。而且就算没点数也能正常生活，对吧？比起升学保障，这点还比较令人感激。”

“这也说得太过了吧。不过可以去心仪的大学、公司，这点相当厉害呢。”

“要谈论梦想是你们的自由，但在这之前先顺利通过期末考吧。因为长谷部所期待的待遇，如果不以A班毕业也没有任何意义。”

“就没有一丁点可能性吗？像是只有A班能有好待遇是学校的谎言，只要好好毕业，其他班级也会有如此待遇。”

“这不可能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消息一定会传遍在校生吧。但我就算在社团活动中也不曾听过这种事。何止这样，二、三年级的D班好像还相当悲惨。”

我没参加社团活动，几乎不晓得这部分的事情，但我以前曾接触过三年D班的学生，对方确实没有进取心。

“虽说是国家直接管理的学校，但学校并不会给除A班以外的班级特别权限，升学或就业时何止是正面影响，也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如果无法升上A班的话。所以我必须在A班毕业。”

“咦……这样不就太糟糕了吗？”

如果是名门、知名学校的话，只要有“毕业”、“个人成绩”这两样，基本上就会受到很高的评价。然而，就像幸村所说的那样，高度育成高级中学就算毕业，也可能会被打上没升上A班的学生的烙印。这所学校有池他们这些差生就是最好的证明。总之，这里的入学条件和“偏差值”没什么关系。

大学或企业不可能不怀疑。

“小三，真亏你会继续参加读书会呢。我还以为你一定马上就会放弃。”

“你才稀奇吧。说起来，你平时都不想和男生有瓜葛吧？”

“算是吧……但我想如果是这三个人的话应该没关系。”

长谷部似乎有她自己的想法。

我心想应该正是时候，于是就决定抛出一个疑问。

“长谷部，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嗯？”

“你和佐藤很要好吗？”

“佐藤同学？应该并不算要好吧。说起来我也不喜欢成群结队。如果是佐藤同学的话，去问轻井泽同学会比较好吧？”

如果办得到的话，我就不用辛苦了。

对于彼此有一定复杂关系的对象，这是个很难以开口的问题。

“这又怎么了吗？”

“呃……”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至少我不能如实说出口。幸村好像发现我正在伤脑筋，就如此说道：

“我理解因为对方是搭档，所以会很在意的心情。要是不晓得对方擅长和不擅长的部分，会很令人不安呢。”

“啊，对欸。刚才你好像说过你们是搭档。”

“就算我想直接问，我们也太没交集了，我实在办不到。”

“请节哀顺变。”长谷部对我双手合十。

然而，她好像突然想到什么，而做出了新的提议。

“如果不好问轻井泽同学，要不要问问小梗？她和佐藤同学也很要好，对小梗的话你也问得出口吧？”

“嗯？小梗？”

对于没听过的绰号，我不知道是指谁，因而这么反问道。

“我是指小桔梗。绫小路同学，你也很常和她说话吧？”

因为是桔梗，所以叫小梗啊。虽然我本来不知道，但知道的话就可以理解了。栉田确实很胜任吧。她很了解班级的内情，如果没有与堀北之间的那件事，我可能就会毫不犹豫地拜托她了。然而，现在的状况，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值得依赖的对象。

我没立刻同意她的建议，三宅便出面解围。

“先不说那个轻井泽，去问栉田应该可以吧？栉田好像和男女生都很要好。长谷部，你也是吧？”

“是啊。我讨厌很多女生，但很喜欢小梗。她为了班级毫不在乎地承担辛苦的职责，却总是很开朗。平时我不会和别人商量，但只有小梗是特别的。因为她会愿意设身处地倾听，也绝对不会四处张扬。”

“你也有那种要商量的烦恼啊。”

“唔哇，真没礼貌，小三。妙龄少女可是有各种烦恼的。”

“所谓各种烦恼是什么？”

“那就是……我怎么可能说嘛。你绝对会到处乱讲吧。”

“我才不会……但我也无法断言呢。要视内容而定。”

不可能向这种人倾吐烦恼也理所当然吧。

“如果有在意的事，和栉田商量确实是最好的吧。我也赞成。”

“对吧？虽然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喜欢佐藤同学，但她绝不会泄漏出去哟。”

“什么啊，你喜欢佐藤吗，绫小路？”

“我没说过那种话。我只问了长谷部和佐藤要不要好。”

“这不是很可疑吗？你至今也并没有和佐藤同学很要好吧？”

“绫小路说过会在意佐藤是因为搭档的关系吧？你已经忘了吗？”

即使面对三宅这番话，长谷部也不作罢。

“是没错啦……但总觉得那种问法好像不只是这样呢。”

女生有时就是会装上令人无法理解的雷达。只有这点我实在是敌不过。

“啊，对了。可以顺道去一下超市吗？”

这话题因为三宅唐突的提议而自然地终止。真是得救了。

然而，对D班而言，栉田的存在已经重要到不可或缺的程度。

不论哪个场面，栉田都会有很强的存在感。即使如此，她也绝不会做出强烈的主张，她一直都是去负责辅助某人，并且进行舍身般的活动。这种草根运动变成成果之时，应该就是现在了吧。

在场性格有点好恶分明的成员，没有一个人说她坏话。

通常当事人不在场的时候，总能听到对其褒贬不一的评价，但是栉田的评价只有赞扬，她还真是厉害啊。

“啊，我也要。你们两个也一起去吧。”

“真像小孩欸。”

幸村这么说，但看起来也不是不愿意。

3

我们四个人站在超市外享用买来的冰淇淋。

“在稍有凉意时吃冰淇淋也很美味呢。”

长谷部用薄薄的木汤匙把一勺香草冰淇淋送入嘴里，同时这么说。

另一方面，幸村平时好像不太吃冰淇淋，而看着冰淇淋的原料。

“真是满满的防腐剂跟着色剂呢。”

“唔哇，要是在意这种事，就什么都不能吃喽。”

“我就是对食物比较讲究呢。在无人岛上搞坏身体之后，我的想法就改变了。现在我都吃榉树购物中心里的有机食品。”

“真是正经的家伙欸。”

看来幸村变成健康饮食的人了。

“说起来超市的单价很高，只要去趟购物中心，就算是同样的商品也会有几十点的差异。要不要试试有效率的购物方式？”

他看着长谷部除了冰淇淋之外也大量采购了日用品的购物袋，而如此指摘。

“难不成，小幸你是狂热节约者？”

“还有我一直很在意，小幸……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幸村同学，所以叫小幸。我要交朋友时，都是从叫绰号开始的呢。小三、小幸，还有小绫。嗯……总觉得叫小绫好像不太对劲。”

不知不觉间，我也被取了绰号。而且还是令人难以言喻的小绫。

“别叫我什么小幸，很令人难为情。”

“不喜欢吗？”

“……我没这么说，我说的是很令人难为情。”

“有什么关系嘛。”

“而且在大家面前，叫我小、小幸有点……”

幸村这么说并且制止她，长谷部却一脸正经地回答幸村。

“我是觉得这样也许不错才说出来的，而且这种关系也不错。”

“用绰号相称的关系吗？”

“哎呀，我和小三都是很独来独往的那种人对吧？”

“嗯……是啊，我不否定。”

“试着跟你们组团，结果没想到却很自在。而且小幸和小绫基本上朋友都很少呢。第二学期也过半了，我想通过这个读书会组成新的一团。所以，我的意思也不是要重返那段时光，但为了尽快打成一片，我想以绰号或名字来叫你们。你们两个觉得怎么样？”

她这么提议。幸村和我都无法回答，三宅接着说下去：

“是啊。我自己都觉得惊讶，我觉得很自然地融入这一团。我和须藤他们合不来。平田感觉又有点像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他基本上都是被女生簇拥。”

“是吧是吧？你们两个觉得如何？”

长谷部和三宅都对这四个人组成一团的这件事持肯定意见。幸村会回绝吗？

“我原本只是为了教你们读书才和你们待在一起。这件事结束的话，这团也就结束了。但……考试不会就这么结束了。第三学期当然就不用说，考试将持续到毕业为止。既然这样……就算是为了提高效率，要我同意也是没关系。”

“什么嘛，真难懂。不过……谢谢你。”

“哼……哼，这是为了不让退学学生出现，降低班级评价。”

“接着就只剩小绫了呢。啊，但因为你和堀北同学一团，所以会很勉强吗？而且你也常和池同学或山内同学他们一起玩呢。”

“我不会对同学分优劣，但起码他们和我性格有点不同，很多方面都合不来。如果是你们的话，我一点也不会觉得勉强自己。老实说我感觉很轻松。我和堀北只是同桌而已，我们并不是一团。”

这是我的真心话。

“这样啊。那就这么决定喽。今后我们就是绫小路组，请多指教。”

“等等，为什么我是中心啊？”

“毕竟让我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你，没问题吧？”

三宅也赞同长谷部的意见。那幸村如何呢？

“我没异议。要是被你们擅自对别人报上自己是幸村组，我也很困扰呢。”

轻易地就被他认可了。

“还有，在这团体开始活动之际，有件事情。今后我们就禁止用死板的名字吧。”

“要禁止随你，但我没办法叫出小、小三……小、小绫之类的。这让人很害羞。倒不如说会很像笨蛋吧。”

幸村和我叫他“小三”的话，确实很有突兀感。

他能代我否决，真是帮了大忙。

“那么，至少要叫名字呢。顺带一提，我叫波瑠加，你们想怎么叫就怎么叫哟。小三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明人。”

这样就能叫了吧？长谷部露出得意的表情。

“明人啊。嗯，这样还算可以。绫小路叫清隆，对吧。”

我们在同一房间住过，因此幸村好像记住了我的名字。

“我记得幸村你的名字是辉彦吧。”

我回想起船上考试时的事。接着，幸村的表情不知为何忽然变得阴郁。

“……你记得啊。”

与其说感动，幸村反而露出伤脑筋的表情。

“咦……小幸叫辉彦呀。我来想个别的绰号好了。”

“别这样！”

幸村用强烈语气制止，长谷部显得有点畏缩。

“怎么了？”

我询问态度明显转变的幸村，他便回以意想不到的话。

“我答应会用名字叫你们，但能请你们别叫我辉彦吗？”

他这么提议。

“也就是说，你可以叫别人，但你不喜欢被别人叫吗？”

“我并不是讨厌你们。只不过，我很讨厌自己的那个名字。因为至今都没有人叫过我名字，所以我都不太在意，可是情况不一样了。”

“这又不是时下的那种奇特名字，应该很普通吧？”

三宅会觉得不可思议也是理所当然。

辉彦这名字确实很普通。

我不觉得这是那种会特地讨厌的名字。

“也就是有什么特殊理由吗？”

“……嗯。辉彦这名字是我母亲取的。她是在我小时候就丢下我和姐姐、父亲离去的卑鄙之人，所以我一直都没办法接受。”

长谷部和三宅得知比想象中还更沉重的理由，表情就僵住了。

幸村察觉这点，好像就立刻决定要结束话题。

“抱歉，我说了多余的话呢。”

“不会，我才抱歉。是我擅自用绰号或名字叫你们。”

“这不是需要道歉的事。你不知道我的情况，这也理所当然。一般来想，也没什么人会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吧。就我的立场来说，可以的话也不想破坏气氛。所以如果方便的话，今后我希望你们叫我启诚。这也是我从小就在使用的名字。”

“启诚？意思是小幸有两个名字吗？好像非常复杂欸。”

“启诚这名字不是随便想的，而是父亲替我取的名字。从母亲离家的那天起，我就会这么自报姓名。假如你们不能接受的话，那我希望你们就像至今为止那样叫我幸村。”

既然幸村这么决定，我们也无法继续追究。

再说，其实意外地有不少人拥有两个名字。

不只是艺人，一般人之中也相当多。

“使用讨厌的叫法也不是我的本意，这也没什么关系吧？”

“是啊，那就再次请你多多指教喽，启诚。”

就像长谷部说的那样，我们决定用他另一个名字称呼他。

“抱歉啊，说了任性的话……清隆、明人，还有波瑠加。”

大家再次被幸村以名字称呼。

“没关系啦、没关系啦。人多少都会有苦衷嘛。”

没错。就像我也有不想揭露、不想给人知道的过去，幸村……不，启诚也只是有他背负的过去而已。

我也效法启诚出声试着叫了名字。

“明人、启诚……还有波瑠加，对吧。我也记住了。”

直呼女生名字会比叫男生的还更加紧张呢。

“话说回来，清隆啊……”

波瑠加好像又在意起我的名字了。

“应该不要叫小绫，而要叫小清吗？嗯，这种也比较适合，那就确定喽。小幸也要一起这么叫他吗？”

唔哇，总觉得被取了比小绫还更加令人害羞的绰号。

想到今后会在众人面前被这么称呼，总觉得好像都快起鸡皮疙瘩了。

“我不叫。当然要叫清隆啊，那很让人不好意思欸。”

先不论害羞的程度，最后我们很恰当地决定了彼此要互称的名字。

我原本就找不到主动叫对方的时机，但若是这趋势感觉就行得通。

我回过头。正因为现在气氛很好，我便面向了身后的一股气息。

你只这样默默听着就好了吗，佐仓？

每次我们集合开读书会，佐仓就会在后头跟着。

今天的咖啡厅也是。而且，她现在也在稍远处窥伺我们的情况。

她也并不是听得见我们所有声音吧，但应该勉强传得过去才对。

团体快组成的这个瞬间就是最后机会了吧。

假如她无法在此插入……

“那么，大家也掌握清楚名字了，那就再来一次。我们四个人是一团，所以……”

“那、那、那个！”

砰。旁边的垃圾桶发出声响。一名学生同时站了起来。

事到如今当然不用说，那个人就是佐仓。她态度紧张僵硬地走出，并以机器人般的动作走到我们身旁。

“佐仓？”

他们三个人几乎同时叫出她的名字。

“也……也……也让我加入绫小路同学的小组吧！”

长时间不敢露面并苦恼着的佐仓，挤出她不断累积的勇气，接着说出了这句话。

她因为紧张而满脸通红。不知道是因为视线没有聚焦，还是慌张的关系，她没发现自己眼镜歪掉的位置很滑稽。

“你想加入小组是因为担心考不及格吗？考虑到佐仓的分数与搭档，确实也不是不能理解会陷入不安的心情呢。”

启诚故作冷静地分析佐仓的到来，接着得出结论。

“就我的立场来说，我想你应该参加堀北他们的小组。我没有能耐教这么多人。再说，你和这两个人不同，要教的部分应该也会有所不同呢。”

佐仓鼓起勇气说出的话，很遗憾地被启诚冷静地应对所驳回。

“不、不是的……我纯粹是想加入绫小路同学的团体！”

旅行时不会在乎丢脸，出发的列车不会停下来。佐仓不会因为一点小事就畏惧。她再次表达了想法。

“就算佐仓加入也没关系吧？毕竟似乎会合得来。”

明人这么说，欢迎意想不到的访客。

“这样好吗？这么轻易就让人加入。”

“就算增加一个人也没什么不同吧？再说，要加入这团应该不用什么资格才对。我们都是离群者，我认为刚刚好。不对吗？”

“都是离群者啊。或许如此呢。”

佐仓在D班中也常常独自一人，是众所皆 知的事实。

“启诚，你也没问题吗？”

“我没理由反对，但别再增加人数了。因为对方是佐仓才容易接受，要是吵闹的家伙要加入，我可就要退出了。”

“谢、谢谢你们，三宅同学……幸村同学……”

尽管附了一些条件，但启诚也答应了。剩下的是波瑠加。

波瑠加给人印象是感觉最容易接纳他人的，可是她的表情却不带笑容。

“抱歉啊，佐仓同学。这样下去我可无法认可呢。”

“啊哇……我、我……不行……吗……”

波瑠加像在对难得的欢迎气氛泼冷水地露出严厉表情，逼近佐仓。

“我呀，该说是对这团相当期待吗？我久违地有能够友好相处的预感。所以……”

她把食指高高地指向天空后，便将那只手指举在佐仓眼前。

“既然想参加这一团，就必须用名字或绰号叫人。也就是说佐仓同学要改成……呃……她的名字叫什么来着？”

“爱里。”

我迅速地补充。

“大家会叫你爱里，而且也会请你叫其他成员的名字。没问题吗？”

大家都隐约理解佐仓不擅长处理人际关系，正因如此才会有这项提议。

“你受得了吗？”她确认了这点。

“呃、呃……”

我决定尽量帮不知所措的佐仓圆场。要是在这里贸然被波瑠加强求用绰号叫人，难度就会提升。

“启诚、明人，还有波瑠加。”

我试着依次说明幸村、三宅，与长谷部的名字。

“……启、启诚同学、明人同学，还有波瑠加同学……哈呜！”

她拼命挤出感觉很沙哑的声音叫了名字。

“应该没必要舍掉称谓吧？”

“是啊，只要是名字就及格了吧。来，还剩下小清呢。”

佐仓迅速转头看向我，脸红得很明显。在人生中突然就要叫三个人的名字，我懂她的心情。

“小、小七！”

佐仓嘴里发出谜样的声音。

“你好像以前就和小清蛮亲近的，这应该绰绰有余吧？”

波瑠加追击似的说道。她简直就像面试官。

“叫清隆就可以了。”

再怎么说叫小清难度也太高了。就算在心里说也很丢脸。

“清、清、清……噗哟！”

所有人都注视着佐仓的举动，因此就算她不愿意，压力也会逐渐提升。

这是随着时间经过，就越会陷入恶性循环的套路。

“我不知道这一团会带给你怎样的影响，但至少我觉得这对现在的你是必要的。你已经大大踏出一步，再迈出一步也不可怕。”

我就像在推她一把地温柔说道。

“……嗯……清、清隆同学。请多多指教。”

在下定决心的短暂沉默后，佐仓便好好地望着我的眼睛，并且这么说。

“嗯，及格了。我也赞成爱里加入。”

这样佐仓的加入就被全场一致认可了。

“小清，你也好好试着叫爱里的名字。”

“呃……爱里。”

“是、是！”

虽然很紧张僵硬，不过我们彼此都成功用名字互称了。

“那么，就再来一次。我们这五个人就是小清组了，还请多指教。”

不管谁加入，以我为主体的团名似乎还是没有改变。

4

以这种形式成立的绫小路组（虽然自己讲会勾起非常强烈的羞耻心）爱里也正式加入，开始活动。原本是为了支持波瑠加和明人才开始活动，范围却一点一点开始扩展。波瑠加就像在间接带领团体似的建了群。大家没待在一起的时候，在群里聊天的机会显著增加。正因为我们没有很多朋友，在群里聊得很起劲，我们也常独自待在房间，所以也聊得很久。

明天放学后，我们所有人要不要换换心情，一起去看场电影？

聊天室里抛来这样的话题。

难不成，你是指那部新电影？

对对对，听说明天开始上映。现在是考试期间，所以位子意外地能顺利预约呢。

以放松为目的来说是不错的提议。所有人——意思是我也必须参加吗？

小幸不参加当然就没意义啦，毕竟这团也才刚起步。但我是突然问的，如果行程无法配合，就安排到考试之后吧。

只要缺一个人，她好像就打算延后行程。

明人还没显示已读，但如果他看见的话，大概就会顺势答应了吧。启诚和爱里都保留答复，现在我应该率先表态吗？

虽然我有点紧张，但还是打出一行字。

我要参加。

我如此发出，几秒后，爱里也发来消息。

我也想去。

……我知道了。如果明人去的话，我也去。

这样除了未读的明人，所有人都表明要参加了。明人几分钟后好像也发现了群消息，他马上就回复了。

好啊，我也对那部电影很好奇。可以交给你订位吗？

嗯，我之后会找你们要点数，还请多指教哟。

群聊结束。因为要提前订位，她大概把画面切到那边的操作了吧。

真期待电影呢。

爱里单独给我发来消息。

是啊。

明天也请多多关照哟，清隆同学。晚安。

爱里特地慎重地向我道了晚安。我结束与她的对话。

“明天是一团去看电影啊。”

总觉得，我大概正在逐渐变成真正的人生赢家。

“……为了不迟到，我得早点睡呢。”

电话在这时响起。

看见屏幕显示堀北铃音的名字，我就接起了电话。

“看来你好像醒着呢。”

“毕竟才十点。有什么事吗？”

“图书馆的读书会差不多要进入最后阶段了。另外，明天读书会之后，我想进行针对期末考的最后讨论。你能陪我吗？如果也能替我叫上幸村同学，我就省事了。”

“明天啊……”

“有什么问题吗？”

我们已经定好读书会后要去看电影了啊。

“如果不方便的话，后天也可以，但星期四是最后期限。题目几乎都出好了，但根据情况，应该也可能更换内容。”

她好像想尽早决定。

就我的立场而言，我也不想对这份期待置之不理。她大概和平田他们审慎商量过了，不过她应该到最后一刻为止都想好好确认吧。

“我知道了。我会和启诚说说看，时间晚一点也没关系吗？还有，如果需要联络平田或轻井泽的话，我会先去联络。”

“启诚？你和幸村同学似乎变得很要好了呢。那边你不必操心，我已经讲好了。剩下的就只有确认日期与时间。”

看来不只我，堀北似乎也通过读书会成功缩短和他们两人之间的距离。起码她一个人也可以和平田他们对话，这是件非常令人高兴的事。

我挂掉电话，手机又收到了消息。今天事情真的是接踵而来。

这次不是爱里，而是来自轻井泽。

我照你说的确认过了。听说今天有一个女生去问有没有看到长谷部同学加在咖啡里的砂糖量。因为那女生凑巧加入了相当多的量，所以店员好像才会注意到呢。

果然是这么回事啊。

与其说洞察力强，不如说是很机灵。日和为了动摇我们，而来夸耀自己的眼力。

机会正好。我就先告诉她那件事吧。

我想明天堀北会联络你，我们要在晚上八点左右开始讨论。

晚上八点？还真晚欸。

因为我有些安排。读书会之后我要去看电影。

电影？难道是那部新作品？

你真清楚欸。比起这些，那场讨论会上我也有事要拜托你。

我对轻井泽做出详细指示。

因为我不可能错过明天讨论会的机会。

轻井泽听完后，便传来了感到厌烦的消息。

这岂 不又是超麻烦的差事吗？目的是什么？

结束后再说明。这样对你比较好。

这样啊，那明天见喽。

轻井泽马上就放弃追究。但在这之后，我又立刻收到一条消息。

那不是文字，而是小小的动画表情。

可爱的草莓圆蛋糕上插着几根蜡烛。

我发现得太晚了。

在这之后轻井泽就没有联络了。

“那家伙发现我的生日了吗？但她是怎么发现的？”

我不记得和别人说过自己的生日。虽然我这么想，但也马上发现了真相。利用聊天软件时，除了名字或邮箱，也要输入出生年月日。我没设置不公开，因此只要想查就查得到。

这是我以为今年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没想到最先发现我生日的会是轻井泽。

与轻井泽的对话结束后，内容都要全部删除。

我有点抗拒删掉她的生日祝福。

我顺势查看轻井泽的个人资料，于是知道她的生日是三月八日。

“我就暂且记下来吧。”

5

今天的课感觉意外的漫长。

说不定是因为我越来越期待放学后在伙伴之间开读书会。

我和幸村他们一起前往了电影院。

“总觉得，团体行动真令人内心雀跃呢……清、清隆同学。”

虽然爱里克制着自己激动的心情，但她的语调还是透露着一丝兴奋。

尽管心想她天真无邪得像个小孩，但我也有着同样的心情。

该怎么说呢？我也像个小孩呢。

“是啊，不会令人不快。”

“欸……清隆同学。”

“怎么了？”

“咦，你是指什么？”

“你叫了我的名字吧？”

“……我、我叫了吗？对、对不起，事情完全不是这样的！”

我不觉得自己听错了，爱里却否定叫我名字的这件事。

我们踏入榉树购物中心，便立刻前往电影院。

波瑠加把电影票依次递给每个人。

“真期待呢！”

“绫小路同学！”

远处传来了呐喊声。是佐藤麻耶。为何她会在这里……

“难不成你正要去看电影吗？啊，是很红的那部！”

她看见我手上拿的电影票兴奋地说道。

“其实我也是来看电影的呢，轻井泽她们也在哟。”

“……确实呢。”

数名女生从佐藤身后成群靠过来。

“你是被轻井泽邀请的吗？”

“不是。我在读书会上说要去看电影，轻井泽同学就说她也想去，所以才会一起来。机会难得，我们就一起看吧。”

佐藤这么说完，就用双手使劲抓住我的手臂。

“哇！”

爱里在身后发出类似惨叫的声音。

“喂，别这样。”

“咦，为什么？有什么关系。”

佐藤若无其事地说，但是脸有点红。

“真巧呀。幸村同学还有绫小路同学，而且长谷部同学、佐仓同学也在。”

轻井泽态度有点高高在上地如此攀谈。

这完全不是巧合，我昨天才刚告诉她，我要去看电影。不过，我没猜到轻井泽会跟过来。

“……真是令人讨厌的巧合呢。进去吧。”

启诚一副气愤的模样，独自先出示电影票，走了进去。

“那我也进去了……”

我与佐藤拉开距离，也跟上了启诚。

电影院里坐满了学生。爆米花与热狗面包的香味刺激着我的鼻腔。

我们预约了最后一排，从右数的五张座位。

佐藤和轻井泽她们好像还在商店烦恼要买什么，还没进来。

“那个，清、清隆同学。”

我刚坐下，邻座的爱里就对我轻声说起悄悄话。其他学生们也正在愉快聊天，我觉得她不用这么小声也没关系。



“怎么了？”

“清隆同学……那个，你和佐藤同学，最近很要好，对吧？”

如果看见刚才那一幕，会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如果我现在不否认的话，谣言传开就糟糕了。

“这是误会。我和佐藤这次考试被分到了一组，所以时不时一起学习。”

“但、但一般是不会勾手臂的呢。”

“我只是被她勾住而已，并不是我主动的。”

“我想如果你不喜欢的话，也可以甩开……”

虽然很没底气，但爱里也精准地吐槽道。或许确实如此。

我不知不觉就随波逐流，变得很被动，但周围因而产生误解就不妙了呢。

“我知道了。虽然我不认为会有下次，但我会注意的。”

“而、而且呀……”

还有什么事吗？

“在决定搭档前，你也和佐藤同学单独出去了，对吧？”

这么说来，我被佐藤叫出去时，爱里好像也在教室。

“像是你、你们两人之间，有什么亲密关系，之类的……”

“没有。”

说没有或许算在说谎，但我顶多只是被问联络方式。

我和爱里也交换了联络方式，这应该不算是亏心事吧。

“你无法接受吗？”

“没、没有。抱、抱歉呀，尽是问些奇怪的事……你应该很不愉快吧？”

“没这回事。如果你还有在意的事，随时告诉我。”

“交、交给我吧。我会，好好观察，清隆同学你的！”

不，被你这么鼓足干劲观察，我也很伤脑筋……

我也不忍心否定微微做出胜利手势的爱里，于是就把话给吞了下去。

之后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件，我便静静地观赏了电影。

但有一点我要先说一下——电影内容有点奇怪。

6

桦树购物中心里各式商业设施都有。大多数都是超市这种平时会利用到的店，但其中也有许多只有偶尔才会利用的店铺。例如，能解决电力、煤气、自来水问题的店，或者能把超市食材送到宿舍的上门服务吧，而干洗店也是其中之一。如果是上班族等社会人士，应该就会经常光顾这种店，但干洗店和这所学校的学生没什么关系。然而，

像西装外套弄得非常脏的时候，或是凭我们自己无法完全洗干净的衣服时，我们还是会光顾的。

现在是星期四晚上八点多，下周就要考试了。校内的店差不多也都关门了，D班成员集合的地方是卡拉OK包厢。如果在这里讨论的话，也不用担心消息会泄漏。平田他们第二批次的学生，今天也特意参加了。

堀北和平田迅速展开行动。最开始时的那群人加上启诚，都出席了最后的讨论会。

本来在一个人的房间举行最好，但有人不太愿意。

“欸，我可以唱歌吗？”

“等一下，轻井泽同学。今天可不是来玩的。”

“难得来卡拉OK欸。”

“是你说无论如何都不愿在宿舍，所以才决定来这里吧？”

因为咖啡厅或学生餐厅里，说不定会有其他班的耳目。

“是没错啦。该怎么说呢？来卡拉OK又不唱歌，不是有点蠢吗？”

“你就靠饮料和食物忍忍吧。”

轻井泽已经利落地点完餐了。桌上放着以薯条为主的垃圾食物，以及每人各自的饮料。

“那等作战会议结束，我们一起来对唱吧，洋介同学。”

“是啊，如果讨论顺利进行的话，稍微放松下应该也不错。”

“赞成！我也很久没在卡拉OK唱歌了呢。”

就像在寻找折中方案似的，平田和栉田分别征得了堀北和轻井泽的同意。

“……我要开始了。”

堀北干脆地无视他们，开始了讨论。

“首先是读书会的成果，老实说我认为成果极佳呢。一开始男生们都很胡来，但幸亏他们后来好好读书了，应该能在一定程度上应对期末考了。”

“我读到嘴里都快冒出英文单词了。”

须藤以自己的方式彰显自己好好读书了，但这真是难懂至极的形容。

“须藤同学与一开始相比也显著成长了，尤其在专注力的提升上令人耳目一新。但你目前还在临阵磨枪的阶段，别忘记你的基础比初一生还差。”

“读成这样才初一程度啊……”

“你之前还只能算是小学低年级程度，所以算是有很大进步了。”

“堀、堀北同学，这再怎么说好像也说得太过火了……”

“他到不久前可是连圆周率都不知道呢。”

这可是相当大的爆料。没想到他活到今天居然连圆周率都不知道。

“咦咦？这也太笨了吧！”

甚至连不擅长读书的轻井泽都做出夸张反应。

“吵死啦，轻井泽。你不是也不知道吗？”

“不不不，这怎么可能啊。就算是我，至少也知道是3.14。”

卡拉OK包厢里聊着这种低水平的话题。听的人头应该都痛起来了吧。

“不要再说了。我大致上知道你们的学习水平了。真的没问题吗，堀北？”

“你不用担心。就像我说的，他们的基础很差。不过如果缩小到高一生第二学期的范围，他们大致上都理解了，绝对不会考不及格。幸村同学，你那组才是，长谷部同学和三宅同学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吗？”

“当然。绫小路应该最清楚了，对吧？”

“我认为那是最佳的方式了，他们也没有不及格的担忧。”

“太好了。我不希望D班少一个人，我们大家要一起毕业哟。”

“……我在想，真的没问题吗？”

轻井泽听到栉田的想法后，便说出这样让人不安的发言。

“我也不希望有人退学，但这是每年都有人会退学的考试吧？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我或须藤同学就不会考不及格吧？”

“……那个，虽然确实没有百分之百的保证……”

“既然这样，你就别说得那么轻松。”

原本有点轻松的气氛，逐渐转为紧张。

“栉田同学，我总觉得啊，你从刚才就一直在讲漂亮话欸。”

“是吗？我只是希望大家都能及格……”

“聪明的人真好呢。你明明连我到底能否及格都不知道。”

“轻井泽同学，你肯定没问题。毕竟你一直都认真好参加读书会。”

就算平田圆场，轻井泽好像还是无法认同。

“我之前就想说了。栉田同学，你是不是在装乖孩子啊？”

“咦……没、没有啊。”

“你能冷静下来吗，轻井泽同学？我们现在正在进行针对考试的讨论。别用不相关的话题占用时间。”

“堀北同学，你安静一下。欸，栉田同学。难道你一直因为我成绩不好在心里瞧不起我吗？”

“我才不会呢。”

“既然这样就别随便说大家一起毕业这种话。我每次考试可都觉得很辛苦。要是我因此考不及格而被退学，你能负起责任吗？”

这也太不讲理了。面对令人费解的愤怒，不只是栉田，周围的人也感到不知所措。

轻井泽单方面对无辜的栉田发火。

她随后伸手拿起几乎没碰过，并装有葡萄汁的玻璃杯，对栉田狠狠泼过去。含有着色剂的果汁溅到了栉田的西装外套上。

“轻井泽同学！”

面对这难以置信的行为，平田罕见地放声大吼，并抓住了她握着杯子的手。

“刚才的事可不能做。我认为有些事能做，但有事是不能做的。”

“可、可是……难道是我做错了吗？”

“很抱歉，刚才的事是你错了呢，轻井泽同学。栉田同学没有任何不对。”

这是就连与栉田处于冷战状态的堀北都无法袒护的行为。

“我没事哟。我完全不介意。别责怪轻井泽同学。”

“这不行吧。怎么想都是轻井泽不好。”

启诚也直言不讳，客观地判断。轻井泽会与在场所有人为敌也是理所当然。在任何人看来，错都在轻井泽。但她的行为并不突兀。轻

井泽惠本来就是这种少女。

“是吗？这样啊。就只有我是坏人。是啊，毕竟栉田同学是班上的红人嘛。”

在场除了我以外的人，都已经做出了判断。

轻井泽就像在对剩下的我求助似的把脸朝向我。

“欸，绫小路同学，你站在哪边？”

“什么站在哪边，大家没说错，错的人是你。”

“这样啊。我就知道是这样。所有人都是我的敌人。”

轻井泽站起来，一句道歉的话也没说就拿起背包。

“轻井泽同学，要是今天你就这样走了，你绝对会后悔。我也不希望事情变成那样。”

平田强硬地挽留打算离开卡拉OK包厢的轻井泽。

“什么嘛。不然我要怎么做才好？”

“首先是和栉田同学道歉。这才是最重要的。”

轻井泽被男朋友说服，即使不甘心，但还是停下了脚步。

“不觉得自己不对，却不得不道歉吗？”

“你要先说出来。”

接着，轻井泽又沉默地伫立在原地。

“……抱歉。”

轻井泽在一阵沉默后，像被平田教诲般地屈服并道歉。

“一点也没关系哟。我想我也应该做出更体谅你的发言才是。”

在这就算生气也不奇怪的状况下，栉田一点也不生气，并原谅了轻井泽。

听见这句话，轻井泽好像也终于感受到罪恶感了吧，她回到平田身旁重新坐下。

“我好像不太冷静，抱歉。”

轻井泽再次向栉田道歉。栉田笑容以对，要她别放在心上。

“谢谢……”

平田看见两个人的模样，松了口气。

不过，这样并不是就可以让一切都解决。

“栉田同学，你有明天可以穿去学校的备用西装外套吗？没问题吗？”

“我之前有一件不能穿了，只剩下这件了呢……”

学校原本发了两件西装外套。但有时也会发生像这次这种不幸的事情，而且随着身体成长，尺寸也会有所改变。届时，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也能在榉树购物中心专门处理制服的商店购买，但为了配合学生个人需求，大概也会需要一定程度的缝制时间吧，点数也绝对不便宜。

“不是有干洗店吗？我会把在社团活动上弄脏的衣服拿去洗。今天给他们，明天一早去拿应该来得及吧。”

“平时很少去，所以我不知道呢。这样似乎没问题了呢。”

她接受须藤的建议，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

轻井泽好像想到自己也有能够办到的事，因此做出一项提议。

“我来出干洗费吧。就当我向你赔罪。”

“不用啦，你不用介意。”

“但这样我无法安心……不行吗？”

“真的可以吗？”

“嗯，全都是我的错，所以这点事就让我做吧。”

于是，这个事件便由轻井泽出干洗费而解决了。

7

结束这曲 折的讨论会，回宿舍的途中，我发现喷水池旁伫立着一名高大的男子。

看起来不像是要和别人碰面，因此我便试着对那个男人——葛城搭话。

“你在干吗？”

“是绫小路啊。不，我在想事情。关于下星期的期末考。”

“关于期末考？在这种地方想？”

“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地待着。”

实在不像是高一生会有的想法。

话说回来，期末考吗？我不认为这值得学力高的A班苦恼。

“你感觉这次期末考会顺利进行吗？”

他问道，于是我决定说出真实的看法。

“不知道。虽然大家都很拼命地复习。”

“这样啊。只要别出现退学者就好了呢。”

我在他这种担心别人的模样中实在感受不到霸气。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这么问，葛城有点沉重地开口道：

“……你初中时担任过班长或学生会的职位吗？”

“不，完全没有。毕竟也没兴趣。”

“我从小学起就一直当班长并隶属学生会。无论小学或初中都担任了学生会长直到毕业。但是，进这所学校之后，却发生了变化。”

“这么说来，你没加入学生会。”

“虽然很想加入，但我无法让堀北学生会长认可呢。”

这件事与期末考没有任何联系。

“学生会或班长乍看之下没有任何权力。大部分学生会认为那种东西没价值，而且只会觉得很费事，所以想担任的人非常少。”

和我的想法一样。

“不过，那些职位会被赋予‘权利’。也就是说，干部与非干部者之间存在着无法填补的差距。我则是失去了那种权利。”

“你在A班应该有一定的评价吧。”

“如果是这样，我就绝对不会把B班当对手。”

我想也是。如果是葛城的话，他应该会瞄准D班或C班。

他应该会选择扎实防守、确保获胜的道路才对。

“这样没关系吗？说出自己班上的内情。”

“这点事只要稍微分析就会知道。”

“你也不必过于承担吧。就我来看你好像在引领着A班，但一切应该不只如此吧。无论如何照现在这样下去的话A班很安定，毕竟重要的是维持现在的位置吧。”

“……是啊。呵，没想到我居然会被D班的你劝说。”

“正因为我们两班的距离远得无法追上，或许才能看得更客观吧。”

我们两个回到宿舍，大厅里人山人海。

“还真吵呢，发生了什么吗？”

“谁知道。要问问看吗？”

附近有我认识的面孔——博士，于是我试着搭话。

“怎么了啊？”

“是绫小路殿下啊。一年级所有人的信箱似乎都收到了相同的信件是也。”

“相同的信件？”

我穿越人群，转动自己信箱的数字锁。信箱平时不太会使用到，但在网购、学校寄通知、学生之间的交易上偶尔也会使用。

其他学生好像也很感兴趣，而在后方窥伺我打开的信箱。

我输入密码打开信箱。

接着拿出“被折成四折的纸”，回到外村身边。

“是这个吗？”

“是的。”

葛城过了一会儿也拿了同样的纸回来。

葛城打开信件，与此同时我也翻开了那张纸。

上面写着：

一年B班，一之濑帆波有违规搜集点数的可能性。龙园翔。

外村像在说他也收到了一样的信件，而打开让我看。

葛城读完后嘟哝道：

“那个男人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上了是想怎么样啊。如果这毫无根据的话，他应该也有可能被控诉吧。”

“意思是这多少有点真实性，所以他才会这么做吗？”

“如果不是这样，这就是很糟的计策。但这很像是他的作风。先不论真实与否，但如果让人觉得有违规的可能性，他应该就会占上风吧。原本也可能会因为诽谤而受惩罚，但那家伙却一点也不在意。”

如果是谎言的话，龙园的形象也有大大受损之虞，但龙园原本就名声不佳，从他来看这根本不痛不痒。

“喂，龙园回来了！”

一名学生发现龙园从学校回来的身影。

龙园进了大厅，不晓得他知不知道已经造成了骚动。

“喂，龙园。你到底想怎样啊！”

他一进大厅，B班男学生就以要上前揪住他的气势逼问道。

“啊？突然间是怎么啦？”

“我是指这封信！你居然寄了这种胡闹的东西！”

他这么说完，就把信摆在他眼前。龙园看了眼信件，就耸肩笑了笑。

“哦，这个啊。很有趣吧？”

“哪里有趣！有些事能做，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吧！”

“不然你就证明啊。证明一之濑没有违规搜集点数。”

“这……”

“怎么样啊，一之濑？”

面对听见骚动而赶来的一之濑，龙园拿着信件如此问道。

“现在不管我在这里说什么，龙园同学大概都不会相信吧？”

“嗯，因为有没有违规是由学校判断的呢。”

“是啊。各位，抱歉呀，我好像遭到奇怪的怀疑了。但是放心吧，明天我会向老师报告，证明是龙园同学弄错了。”

一之濑以光明正大的模样如此主张。

“你打算怎么证明给我看，一之濑？”

“我会和学校说明详情。说明我持有多少点数，以及是如何得到那些点数的。这么做你就满意了吧？”

“向学校报告？在那之前，你无法在此说明吗？”

“如果现在在这里说明，你就愿意相信我？”

“应该不信吧。信口开河就像呼吸那样轻松。”

“所以说啊，由学校居中调解得出的结论，你应该不会怀疑了吧。”

“呵呵，原来如此啊。这也有一番道理。”

“你听懂了吧！”周围的B班学生大呼小叫地说道。

“不过啊，所谓的人类就是骗子、肮脏的生物。你也有可能从现在起研究对策，并湮灭证据吧？”

龙园始终强硬地咬住一之濑不放。

“那男人在想什么？就算一之濑持有大量点数，她也和会违规获得的那种人相差甚远。就算在此硬争，他也没什么胜算。”

葛城好像难以理解，表情变得更加严肃。

“那我要怎么做，你才愿意相信我呢？”



“首先在此公开你持有的点数吧，接着说明得到那些点数的理由就行。隔天再和学校汇报。这样在场不信任你的学生应该也会同意吧。”

若是如此，确实就会急遽减少她之后想找借口或撒谎的机会。

然而，我不认为一之濑会这么轻易答应。

“这我办不到呢，龙园同学。”

“也就是说，你承认违规了？”

“不是那样哟。正因为我没有违规获得点数，我才无法摊牌。因为拥有多少个人点数也会大大影响今后的战略呢。”

也就是说，即使一时遭人怀疑，她也要藏着手牌。

“只要我明天向学校说明，应该就会受到调查。再加上如果我违规了的话，不论我打不打算隐藏，都会被学校公开吧？”

“不能保证你明天一定会和学校报告吧。”

“那么，也可以由龙园同学你去说哟。就像这封信上写的这样。”

“这样啊。呵呵，你似乎相当有自信呢。”

假如一之濑违规搜集了点数，应该会相当忐忑不安吧。

可是，她意志完全没有动摇。一直都堂堂正正。

“那我就期待明天喽。”

一之濑目送搭入电梯并无畏地笑着离开的龙园。

“一旦受到怀疑，只要没有彻底抹除，嫌疑就会一直留下。即使是一之濑那种优等生也不例外。嫌疑越重的话，信任就越是会一口气失去。”

葛城分析现在的状况，他的推测是正确的。

接着隔天，一之濑所说的话成了现实。校方的判断是“没有违规”。她将学校当作保证人，平安无事地消除了疑虑。

以前我偶然瞥见一之濑的个人点数轻易超过了一百万。现在应该比以前累积更多了吧。

决心的差别

许多学生在备考的日子中变得忧郁，时间也转瞬即逝。

进入十二月后，距离期末考只剩下不到三天了。明天是周六，正式考试则在周一。

老实说，期末考并不需要太操心。就D班来说，读书会的成果很显著。我也可以断言就连须藤他们经常考不及格的那些人，也前所未有地努力了。

问题在于其他地方。就算说问题在于龙园与栉田两人身上也不为过。他们无疑在台面下开始活动了吧。而他们会使出的招数，大致上我也都能猜到。

龙园的目的是“在总分上赢D班”、“弄清楚藏在堀北背后的幕后黑手”这两点。前者……换句话说，为了在总分上获胜的战术必然有限。正当方式就是全班努力学习，或者制作超高难度的题目，这两者其中之一了吧。但这个作战方式很普通，D班也同样能使出。

我至今为止，几乎都没看见C班学生在一起学习的样子。他们没出现在咖啡厅或图书馆、教室等容易专注学习的地方。

是我凑巧没看见吗？还是C班学生在我不知道的地方努力着呢？就算他们努力学习，只要D班不放水，他们就会被迫打一场难分高下的仗。无论如何我都不觉得他们在进行为了取胜的战斗。

那么，这就很容易想象得到，他们是从其他视角来研究获胜战略。

“在想事情吗？”

“噢，抱歉。”

堀北从楼梯下抬头看止步的我。我急忙下楼追上她。

她手上有个很大的茶色信封。那里面塞满了这一个月她与平田等人同心协力制作的题目。算是决定D班命运的关键吧。

正因如此，她连题目都没有让我碰，并将其制成极为机密的档案。由于最后是由堀北编制，因此知道所有题目的就只有堀北。

“胜算如何？”

“难说。我希望你别太期待呢，毕竟校方也会进行大幅调整。但我们毫无疑问出了至今考过的考试之中最困难的题目呢。”

堀北身上隐约散发出一定程度的自信。

问题是之后要如何把这份题目保护到最后。

我们在前往教职员办公室的途中碰到一名学生。

“嗨，铃音。”

龙园 在那儿无畏地笑着。手上握着和堀北一样的茶色信封。

“这是凑巧吗？还是埋伏？”

“我在等你过来。”

“看来是埋伏呢。”

堀北惊讶地叹气，打算无视龙园。

“等一下嘛，你也是踩点交题目吧？一起走吧。”

龙园这么说，就把手上的信封递到堀北面前。

“因为也不知道会不会被偷看呢。我明白你会防范的想法。”

“你别光顾着担心别人的班级呀，你们班没问题吗？”

“呵呵，可没有笨蛋会背叛我。”

“但没想到你却和我一样踩点交题目呢。”

堀北做法强硬，对挑衅还以挑衅。龙园应该觉得这样有趣到不行了吧。

他跟上我们似的迈步而出。

“要是你们这些瑕疵品挤出的智慧对我们管用就好了呢。”

堀北无视龙园似的没有停下脚步。

“绫小路同学，你好好学习了吗？我也很好奇你搭档的状况。”

“算有吧。我觉得应该可以避免不及格。”

“只是觉得可是不行的呢。因为我们不能让D班任何一名学生退学。不管我们对C班出的题目再有信心，你也别大意了呢。”

看来龙园好像不打算保持沉默，他再次回应堀北言语上的攻击。

“哦？这发言还真有趣。简直就像对我们的做法有所掌握。”

“谁知道。或许这只是粗劣的挑衅呢。就跟你一样。”

“或许如此。”

堀北一到职员办公室就叫了茶柱老师。

龙园 也叫了坂上老师。先来的坂上老师沉默地从龙园 手中拿走了茶色信封。

“我可以收下这份题目吧？”

“嗯，之后就麻烦老师了。”

结束简短交谈后，茶柱老师像是与坂上老师交换顺序似的出现了。

“看来你带来了呢。”

老师好像已经猜到是什么事，将视线落在茶色信封上。

好像没有特别留意在一旁的龙园 。

“茶柱老师，这是我们出的最终版考卷。”

“我明白了。”

龙园 带着一张毛骨悚然的笑容观望着。

堀北看见老师准备要收下茶色信封的手时，停了一下动作。

“我想请教一件事，请问您方便吗？”

“嗯。”

“这份题目与解答意味着D班的成败。我不希望题目被泄漏。就算之后有人提出想看这份题目，能请您一律拒绝吗？包含我在内，我不希望给任何人看。”

堀北吸取之前体育祭时的教训而这么说道。

我也不知道茶柱老师会不会理解这点。

“拒绝公开考题吗？”

“请问很困难吗？”

“没这种事。我能理解你害怕考题泄漏，并想要期待万无一失的想法。校方也无权拒绝这件事。不过，那当然是有条件的。”

“条件？”

“我必须知道这是否是全班的意见。全班都认可了吗？”

“没有，但我认为就算把这当作全班的意见也无妨。因为不会有任何学生希望自己班级输掉。”

“也不能这么断言吧。之前我也说过类似的话，每个人的想法其实都意外地不同。就算有学生希望输掉也不是件不可思议的事。”

“这……”

茶柱老师双手抱胸，更进一步补充道：

“你保证手上拿的题目就是班上都认可的题目吗？你并不是给所有人看过并认可后才拿过来的吧。”

“您是叫我证明吗？要我把问题传阅给所有人看，并取得他们的认可？”

“我没那么说。我的意思是凡事都没那么单纯。因为我无法判断站在这里名为堀北铃音的学生是不是为了班级在行动。话虽如此，我就答应你吧。不管是谁，我也绝不会给他看制作好的题目与解答。”

“谢谢。这样我就可以放心了。”

“不过，我必须再补充一点。以这种形式防止题目外泄，原本就不是件好事。这也是班级没有团结一致的证据。”

这确实是无法否定的事实。只要没有需要怀疑的伙伴，说起来对方就不会要求公开考题，也不会做出让题目泄漏的举止吧。虽然是我自作主张的想象，但这大概不可能发生在B班。

“真是刺耳的话呢。现在我正在为搞好班级关系而奔走。”

听见这句话，茶柱老师笑了笑。

“你也开始改变了呢，堀北。”

“……有些时候必须得改变呢。”

“不过应该也会有同意公开的情况吧。因此，我想请你让我再加上一点。假如经你许可之后，有人要看题目与解答的话，我就答应。这样可以吗？要是让我断言绝不给任何人看，对你来说也是种风险吧？”

总之，百分之百不公开在形式上是办不到的。

不管用怎样的手段都没关系，老师似乎想让我们预留公开的方式。

“那就按照您所说的。不过，请以我在场为前提。”

“说得也是。对方也可能说谎已经得到许可。还有，如果有人来寻求题目与解答，我会如实转达你所说过的一切。我身为老师可不能‘说谎’呢。”

“麻烦您了。”

堀北对于暂且顺利谈妥松了口气。

这样确实就不会变成和体育祭同样的下场。包括栉田在内，不管谁想看题目，堀北不在场的话都办不到。应该耍不了花招。

可是，总觉得很奇怪。

我静静听着茶柱老师和堀北的对话，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个疑问的答案没有立刻涌现。然而，毫无疑问事情有些蹊跷。截至目前看起来都很顺利。堀北或平田等人的努力有了回报，他们花费时间精力出好了高难度的题目。然后，堀北在将其提交给茶柱老师的同时，也采取了防止考题泄漏的对策。

假如栉田对龙园 言听计从，想得到题目与答案，只要堀北不在场的话就办不到。

一切万全，宛若磐石。没有任何漏洞。

对，是这么回事啊。

虽然这段对话没有任何失误，可是从茶柱老师身上明显能感觉到异样感。

茶柱老师的眼神或动作以及态度都一如往常。

她严肃地收下题目，按规章办事。

还有龙园的态度——那种毫不焦急的态度令我挂心。

“我们回去吧，绫小路同学。事情办完了。”

我没听进这句话，而看着茶柱老师的眼睛。老师也看着我的双眼。

发现啊，堀北。趁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我在龙园面前无法贸然发言，也无法做出多余的眼神交流。

如果现在离开的话，要再次回到这里，或许已经来不及了。

堀北往职员办公室反方向迈步而出，但立刻就止住了脚步。

“……茶柱老师，您刚才说过不会说谎，对吧？”

“对。身为老师，这是当然的吧。”

“那我问您，我提出的题目与解答被受理了吗？”

她察觉到了。

虽然我没对她抱有太大的期望，但堀北靠自己的力量察觉了。

“这要等确认题目是否符合学校要求以后才知道。”

“怎么了，堀北？”

我问道，然而堀北并没有理我。

“那我换一种问法。在我们拿来这份题目之前，您应该没有受理其他的题目吧？”

老师面对这项询问，停下了动作。

“这是怎么回事……”我忍不住再一次问道。

“什么怎么回事，答案只能从茶柱老师口中得到。”

“……对于你刚才的提问，我的回答只有一个。受理毫无疑问已经结束了。”

“也就是说有其他人提交了题目与解答吗？”

“对。这样的话你出的题目应该不会被采用吧。”

“请立刻取消那个受理。正确的题目在这边。”

堀北指着老师拿着的茶色信封，这么说道。

然而，通过刚才的对话，就知道事情没那么容易。

“很遗憾，堀北。我收到其他学生拿来的题目与解答，并完成了审查与受理。那个人也担心着类似的事情。说为了题目与解答不泄漏出去，希望我保守秘密。若出现擅自想替换的人，就只是收下来先保留。并希望我之后告诉她是谁来访。”

“怎么会有这种事……”

堀北当场无力地倒下。

“请问那名学生是谁？您可以告诉我，对吧？”

“是栉田桔梗。”

答案很明显。

堀北本来打算采取的“防止栉田背叛”的手段，却被对方先下手为强。正因为已经暴露了自己的另一面，栉田才会大胆地展开行动。

“受理的题目也可以变更的吧？”

“是啊。但今天是最后一天。假如你想更换题目，就要请你把栉田带过来。”

“这……”

栉田不可能老实答应。

要更改考题，就必须带着栉田拜访茶柱老师。

然而，如果从现在开始找，绝对逮不到栉田吧。她只要关掉手机电源并窝在自己房间，几乎就可以百分之百完全脱身。不，就连不在自己房间的可能性都很高吧。总之，我们没那么容易找到她。

“班级里的纠纷如果你们不在班级里解决，我可是很伤脑筋。”

“……请问到今天几点为止能更改考题呢？”

“到晚上六点。”

我看了看手机。现在是下午四点，换句话说只剩下大约两个小时。

“呵呵呵……哈哈哈！真是的，你在干吗啊，铃音！”

从头看到尾的龙园哈哈大笑。

他应该一开始就知道这情况，一直在拼命忍住笑容。

“你这不是已经死局了吗？你拼命出的题目也完全没意义呢！”

“是你教唆的吗？就是你指使椚田同学出题的，对吧？”

“我可不知道。我不可能会知道D班的事情吧？”

堀北对龙园明显的谎言以粗暴语气说话。

“我无法继续忍受被那个外人偷听了！”

“好可怕。我会乖乖回去的。我很期待考试结果哦。”

“你不去找椚田吗，堀北？”

“……我不喜欢白费工夫。”

就算能找到椚田，她也不可能答应。胜负已定。

“请问椚田同学有指示不给别人看题目吗？”

“不，我没有受到那项指示。”

“请让我看。”

堀北决定请茶柱老师让她看椚田提交的题目。

我看了一眼，马上就感叹道：

“真是绝妙的难度呢。”

“嗯……真的呢。”

栉田偷偷提交的题目，难度应该和堀北他们准备的题目没有太大的不同。想到龙园有牵涉其中，这很可能是金田出的题目吧。

保证不会透露栉田过去的堀北、害怕班级里内讧的平田，都不会把这件事公之于世吧。

不管难度多高，只要知道答案就没问题。

如果C班全班共享答案的话，就可以考出超高的分数。

尽管参加读书会并参与和堀北的赌注，她也依然暗地里采取了手段。

要是D班输掉的话，至今引领大家的堀北，就无可避免地会被追究责任。这既会降低她的凝聚力，也可以利用龙园把她逼入绝境。

但最重要的，就是堀北提议的打赌。

栉田和龙园勾结是确定的。可以想象她协助C班，相对会获得C班的题目与解答。

这么一来，栉田十之八九就会考到一百分吧。堀北只要失误一题，就会不得不选择主动退学的选项。

堀北不会做出将约定作废那种事。

如果败北的话，即使不愿意，她也必须退学。

“束手无策了吗？”

这样D班的胜利就没了。

栉田的先发制人，应该给了堀北巨大的冲击与伤害吧。

乍看之下好像无计可施，但其实并非如此。

不过，这一切都是堀北的大意所致。

换作我的话……

“差不多可以了吧，堀北。龙园离开了。”

茶柱老师对低着头的堀北说道。

这是怎么回事？

茶柱老师完全没表现出动摇，努力地保持冷静。

“抱歉。谢谢您的配合。”

堀北这么说完，就抬起头。她脸上一点也没有低落的神情。

我察觉到了。

“你只是在演戏啊。”

“嗯，我在体育祭上被打败，可不能再被类似的手段给打倒。期末考的详情公布后，我就立刻拜托了茶柱老师。就是‘我拥有交题目决定权’与‘希望不管任何人过来，老师都要假装受理’。”

换言之，栉田深信自己的题目得到受理了。

“他们一定深信题目变了。如果没学习的话，C班或许就会出现退学学生呢。”

没想到她居然会使出这么漂亮的反击，连在她身边的我都没猜到。



龙园 也丝毫没有察觉堀北的这一计策。

“话说回来，这还真是伤脑筋呢。我没料到班里竟会有互相警戒、欺骗的情况。事情不会总是这么顺利哦，堀北。如果班里有叛徒，原本可以赢的考试都会赢不了。”

茶柱老师罕见地表现出一副担心的模样。

确实就如她所言。阻止题目提交，或是撒谎说已经受理——这种情况应该不会发生在其他班。即使是分成葛城派与坂柳派的A班，他们应该也不会做到这种地步吧。

这也表示栉田很棘手。

“我明白。不过，我也打算在这场期末考做个了结。”

我可以感受到她要结束伙伴之间互相扯后腿的意志。

“是吗？那就让我期待吧。”

堀北目送拿着茶色信封回到职员办公室里的茶柱老师，就松了口气。

“抱歉，我连你都没说。”

只剩我们两人后，她就低头向我道歉。

“没关系。老实说，我完全没发现。”

虽说我和堀北一起行动的机会减少，但我还真是小看了她。

“毕竟我都不知道被他打败了多少次，我也差不多该学乖了。”

这样不仅改变了C班稳赢的结果，D班也取得了一步领先。

然而，堀北还留有严酷的考验。

“剩下的就是正式考试上分数赢过栉田同学，这样这场考试就会平安无事地结束。”

没错。如果不在分数上赢过栉田，堀北就没有未来。

为了不输给她，堀北就必须考到满分。

1

今天起，期末考就开始了。搭档两人应该考到的总分是六百九十二分。虽然比想象中还低，但也不可大意。应该可以断言在考试前半段——第一天就会决出胜负了吧。

期末考第一天是语文、英语、日本史、数学四门。决定堀北与栉田命运的科目也包含在内。

我在走廊看到了一副在等人模样的佐藤。

不知是好是坏，她等的那个人好像就是我，她一发现我的身影就靠了过来。

“早安，绫小路同学。就快考试了呢。”

“嗯，昨晚睡得好吗？”

“我一点左右才睡，但还是有点紧张。”

她这么说完，就按着胸口附近做了深呼吸。

“虽然我不能叫你放轻松，但我们尽自己全力就行。”

“嗯。”

不论形式如何，我们都是搭档。既然变得同生共死，我就无法否定我们是命运共同体这件事。佐藤搞砸，我就会被连累。我搞砸，佐藤就会被连累。

“早安，佐藤同学。”

“啊，早安，轻井泽同学。”

轻井泽看见佐藤，便上前搭话。

“难不成你是和绫小路同学约好的？真是罕见的组合呢。”

“没、没有。完全没有，我们是偶然在这里碰见……”

“这样啊。要不要一起到帕雷特买杯饮料再去教室？”

“嗯！待会儿见喽，绫小路同学！”

佐藤有点害羞地转身背对我。

轻井泽一瞬间瞥了我一眼，但马上就移开了视线。

“她们真要好呢。”

“这或许意外地是轻井泽在吃醋呢。”

“咦？”

前来搭话的人是平田。

“早安。”

“早安。刚才那是什么意思？”

“别看我这样，毕竟身为轻井泽同学的假男友和她长时间待在一起。我隐约发现她最近很在意你。”

“没那回事。”

我强行把轻井泽的寄生对象从平田转移到我身上，他会这么想也没办法。

“是吗？但就我的立场来说，她能有这些变化，我还比较开心呢。毕竟我觉得不是虚假的关系比较健全。我说了太多自作主张的话了呢。”

我们两人前往教室。

“堀北同学出的题目无疑会给C班带来沉重的打击。只要我们好好应考，我觉得要赢不是很困难。”

平田也充满着自信。

这次考试他好像在一定程度上看得见胜利之路。

虽然也有没料到的组合成为搭档，但大致上都如设想的一样。

“其实我有事想先告诉绫小路同学。你认识椎名日和吗？”

“她是C班学生，对吧？前几天见过。她出现在启诚的读书会。”

“她也来找我了哦。她好像在找堀北同学背后的人。”

“好像是这样。”

“在堀北同学背后行动的人就是你吧，绫小路同学？”

平田这句话并不是基于求知欲，而是为了进行确认。

“啊，不，我当然不会告诉其他人。毕竟你应该有自己的目的吧。毕竟D班受到帮助也是事实。”

“是啊。我会把这理解成令人感谢的忠告。”

“你不否认呢。”

“现在就算否认，你也不会相信吧。”

“这……嗯，或许如此呢。”

“我不是英雄，也完全没有隐瞒真面目。我只是不想引人注目，这就是我真正的想法，而且也是真心话。”

“但你在体育祭上第一次抛头露面，也有理由吧。但这样没关系吗？C班的小动作很活跃。如果有必要，我会在所不惜地帮你到底。”

平田的提议很令人感激，但目前没有必要。

“我会自己先想点办法。如果出现意外再麻烦你。”

“我知道了。”

我们抵达了教室，远远窥伺须藤他们的表情，明显不同于之前考前的样子。他们没有急忙背题目，而是在冷静地利用时间，做最后的确认。而且还不是一两个人，将近一半的学生都很专注。

“真是让人刮目相看呢。”

“真的。”

这竟然会是那个平日吵闹的D班，不管是谁都无法相信吧。

如果这是普通学校的话，或许就不会出现这副光景了。

“做好心理准备了吗？”

堀北没在复习，而是在看书。

“你考前在看什么啊？”

“《无人生还》。”

“阿加莎・克里斯蒂啊。或许真的会有人消失呢。”

堀北阖上书本，否定了这种黑色幽默。

“谁也不会消失。我和你都不会。”

“你一脸必胜的表情呢。”

“当然。因为我可是打算拿下年级第一呢。”

“如果其他班级学生的题目很简单，这也是很困难的哦。”

“即便如此我也会赢。这才会让人充满干劲呢。”

那我还真是期待。就让我在考试上看看你那坚定的自信吧。

“接下来要进行期末考。第一个科目是语文。请注意在开始信号以前禁止把考卷翻到正面。”

茶柱老师并没有让排头学生传，而是自己把考卷逐一放到每个人的桌上。

“考试时间为五十分钟。请尽量避免身体不适或是想上洗手间的状况。如果无论如何都无法忍耐，请举手向我报告。除此之外禁止中途离开教室。”

此时已经没有学生私下交谈了，大家都把视线落在考卷上。

铃声不久后响起，宣告了考试的开始。

“那么，考试开始。”

我们同时把考卷翻过来。

如果启诚押中了题目的话，那我们组考试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我从上到下快速浏览题目，判断同学们能否解开。

从第一题开始就罗列着高难度的题目，即使如此，也不是完全无法解开的题目。其中出现相当多已经押中的刁钻题目，也有不少题目只要冷静下来就能解开。

也就是说，启诚的读书会效果很明显。

话虽如此，比起上次期中考，平均分数会下降也无可避免。如果有学生没好好学习，应该也会考十分、二十分吧。将这些纳入考量，就会希望小组配对的另一方能考到五十分以上，可以的话甚至是六十分以上。

若是班级里的优等生，肯定会考过六十分，但还是不能大意。

我邻座的堀北立刻拿起了笔，着手第一题。

堀北也投身到绝对不能输的战斗里。

我转了转笔，思索该怎么做。

与其他人相比，佐藤也很积极参加读书会。虽然很有希望能考到池或山内以上的分数，但我也必须以相应的分数回应。

这次个人成绩也不会不小心提升不及格标准，考虑到这点，我决定以六十分为基础进行考试。

比起这些，重要的是……

我抬起头。

与从讲台看着学生们的茶柱老师视线交错。

不过，我在意的不是茶柱老师。

而是坐在我前方栉田桔梗的反应。

考试明明开始了，她却没有动笔的迹象。她看了好几次题目，好像在确认什么。

她僵了两三分钟左右，然后终于开始动笔。

就这样，从第一门考试开始就持续着没空开小差、聊天的紧张气氛。

第四门考试发生了小状况。

那是在堀北和栉田要直接对决的数学考试时发生的。

“怎么会这样……”

尽管憋着声音，栉田还是忍不住出了声。

“怎么了，栉田？”

“没、没事，对不起。”

同学们一时对有点异样的栉田予以关心，但马上就开始答题了。

仔细看就会发现。

栉田很明显在动摇。

也就是说，那个男生的选项好像是“那个”啊。

堀北没因为栉田的动摇而分神，着手解起数学题目。

这是只要发挥这个月的努力成果就行的正面对决。

很简单，因此强而有力。

那么，在我烦恼之源消失之后，我也专心考试吧。

3

“……呼。”

堀北叹了口气，接着仰望教室的天花板。

“你一脸竭尽全力的表情呢。”

“我不认为学习是种痛苦。不过，这大概是我人生中学得最认真的一次。”

“你数学帮自己打几分？”

“一百分。虽然我很想这么说，但因为有一题说不清楚，所以说得保守点就是九十八分吧。里面混着相当高难度的题目呢。”

她毫不犹豫地说道。

“写错或漏写也有可能吧。有考得更低的可能性吗？”

“没有。毕竟我全力以赴了。其他三门，我也能考到将近满分。”

“真厉害……”

“我是以栉田同学会考一百分为前提来挑战这场比赛。为了不犯低级错误，我比平时更细心。但我还是有可能被扣两分，真是没出息呢。”

人都会失误。没考到她自我评分的九十八分也有可能吧。

因为金田出的题目难度绝对不低。

连启诚也不晓得会不会考过九十分。

但我大概也没办法这么有自信回答吧。

如果她真的考到了九十八分，就毋庸置疑地能在班上拿下第一。

尽管帮众多人补习，堀北依然完全靠自己的干劲与毅力熬了过来。

“铃音，我有事想提前告诉你，要不要一起回去？”

考试结束后，须藤好像很没精神地拿着背包走了过来。

“抱歉，能请你在这里说吗？”

“今天的考试，我所有科目都没有把握能拿到四十分。我想向你道歉。对不起。”

看来他打算约堀北在回家路上谢罪。须藤诚恳地道了歉。

“这不怪你。毕竟考试的难度无法预测。如果是今天的考试难度，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这次考试比平常难度高，分数往下掉也是无可避免的。

“我有点事，所以你和朋友一起回去吧。”

“你也要留下来啊，绫小路。你们两个人莫非要一起回去？”

他对我露出怀疑眼神。

“和他没有关系，我是和栉田同学有约。有什么问题吗？”

“和栉田？那就没办法了呢。”

须藤知道堀北约的对象是女生，就马上作罢了。

“那我就先回去复习了。”

“嗯，但考虑到明天还有考试，请你早点睡觉。”

“我知道啦。宽治、春树，我们一起回去吧。”

我完全看不出须藤的态度带刺，他以沉稳的态度邀他们两人回家。

“对了。你和栉田的安排是什么？”

“也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因为我们彼此应该能自我估分，所以我才想先做确认。”

距离发考卷还有一段时间。

不过，我已经确信了。

赢的人是堀北铃音。

这根本就不用问。看见栉田明显动摇的模样就知道了。

栉田脚步不稳地站起，走出了教室。

“她怎么了？”

“应该是自我估分比想象中还低吧？”

“是这样就好了呢。毕竟她反复无常。”

“你很在意她和龙园之间的事情吗？”

“万一他告诉栉田答案的话，栉田也有考满分的可能性呢。这么一来，我和你都必须主动退学呢。”

“到时就向栉田磕头道歉，乞求原谅吧。”

“你是在挖苦我吗？”

堀北追上栉田，我也决定跟上她的脚步。

“栉田同学。”

堀北一出走廊就叫住渐渐走远的栉田，栉田于是慢慢停下了脚步。

“干吗，堀北同学？”

她的表情带有憔悴与疲劳。

“可以耽误你一些时间吗？我有事情想先确认。在这里的话会引人耳目，所以可以换个地方吗？”

“虽然要视谈话内容而定，但在这里的话确实是个问题呢。”

“我也会带绫小路同学一起去。因为他也被牵连了，所以应该没关系吧？”

栉田用手机确认时间后就点头应允了。

她在这之后应该是安排要和“某人”见面吧。

校内还有不少学生没回去。为了保险起见，我们动身前往特别教学大楼。

“你想先向我确认的事，当然就是期末考的赌注，对吧？”

“嗯，虽然结果之后才公布，但我们彼此应该都估完分了才对。”

“是啊……我估完了哟。”

这是堀北赌上退学、栉田赌上巨大尊严的比赛。

不论形式如何，她都不可能不预估自己会得几分。

“我有自信考九十八分以上。你怎么样？”

虽然很微小，但堀北心中也有不安与疑虑。

如果龙园帮助栉田，就会给自己的去留带来重大影响。

栉田听见堀北的成绩并不惊讶。不，她好像已经知道了。

“就算不等结果公布，这也很明显了呢。”

她有点自嘲地嘟哝道。

“我再好也只能考到八十分吧。不，大概连八十分都考不到。所以这场赌注是你的胜利哟，堀北同学。”

“是吗……”

对于栉田的分数没有想象中高，堀北有点疑惑。

“我还以为你参加读书会后考得更高呢。”

“我就是这种程度的人。”

她贬低自己似的说完便叹了口气。

“虽然要等最后的结果出炉……但这真的会是我的胜利吗？”

考试结果由校方公布，因此不会存在不公正。

“应该没这个必要吧。你赢了。堀北同学，你满意了吗？”

栉田也理解就算估分有误差，也不会有将近二十分的误差。

“那么我可以相信你吗？相信今后你不会妨碍我。”

“即使我再不愿意我也会履行约定。要我在书面上写下来吗？”

“没必要。我们先从互相信任开始做起吧。”

堀北这么说完，就伸出了手。

她应该想通过握手来缔结契约吧。

栉田用黯淡的双眼一动也不动地凝望着那只手。

“我最讨厌你了，堀北同学。”

“我想也是呢。但我认为自己会努力让你喜欢我。”

堀北正面接受了她的讨厌。

“我好像越来越讨厌你了。”

栉田完全不打算握手，与堀北擦身而过。



堀北伸出的手，缥缈地捉住了虚无。

“我不会妨碍你，但我也绝不会帮你。你别忘了这点。”

“……是吗？很遗憾，但没办法呢。毕竟条件就是这样。”

“堀北同学，你别忘了。我赌的对象就只有不妨碍你而已。”

尽管气势减弱，但她眼眸深处的深色部分仍捕捉了我。

“那是指……”

栉田没回答就离去了。像在说再多一秒都不想见到堀北一样。

真是困难重重。堀北从她的目标里排除了，但意思是目标换成我了吗？

虽然很像在强词夺理，但我确实不含在赌注之中。

“我应该更仔细斟酌赌注内容呢。”

话虽如此，但这恐怕也不会改变什么吧。

我得出了一项结论。就是栉田不会一直遵守约定。

因为那家伙不会轻易释怀。为了保护自己，我和堀北对她来说都是阻碍。

只要不铲除我们，栉田就不会有安稳的未来。

只能期待片刻的安稳能多持续一秒。

4

我目送堀北走后，就思考起今后的事。

我所想象的龙园翔，不是这种程度就解决得了的人。

这次堀北确实干得很漂亮。她通过先发制人封住了操控栉田的龙园。

原本，这方式不太会使用到。但在班里有叛徒的状况下，这可以说是很有效的手段。然而，这方法仅限体育祭或这次考试，不是随时都能使用的。

正因如此，她才会通过将哥哥当作证人来掌控主导权，获得千载难逢的机会。D班在期末考前的一个月密集地开了读书会，应该也不可能输给C班。这可以说是完全的胜利吧。

我的手机震动了。

你在打什么主意？

正在打主意的不只是我，你也是吧，龙园？

利用我的这笔账，我可会好好让你偿还。

他又发来一封短文，接着乘胜追击似的发来了一封有附件的邮件。

附件是张照片。

邮件内文是空白的，因为照片就说明了一切。

“真锅她们果然招供了啊。”

虽然龙园和日和一起出现时，我就猜到了。

他是怎么办事的，我大概能想象得到。

估计用类似恐吓的威胁找出叛徒了吧。

这样我和启诚的名字就会浮现在那家伙脑中，加深嫌疑吧。

但他没有证据，也无法断言。

话虽如此，龙园无疑是使出了为了把我方逼入绝境的一招。

他为什么会给我发“这张照片”呢？

有“这张照片”，也就代表她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众所皆知了。

龙园的爪牙说不定会伸向这张照片上的人吧。

不，倒不如说这是他的战帖。

被他这么一直纠缠不休，我也差不多快要厌烦了。

我关上手机，同时坚定了意志。

如果要彻底打败那家伙的话，普通方法肯定行不通。

既然他来找碴，那我就迎击吧。

“你就别留遗憾地全力攻过来吧。我会跟你好好玩玩。”

虽然并非本意，但我自己也不由得感到有趣起来。

5

“你真慢呢，桔梗。难道是因为甩开同学费了一番功夫吗？”

“你到底想怎样，龙园同学？”

栉田在没有人烟的屋顶现身。

“啊？”

“你给我的题目与解答，与正式考试完全不同。”

“是啊。因为我在截止时间之前更换题目了呢。这怎么啦？”

他嗤之以鼻，喝了口矿泉水。

“我说过了吧，说我不管使用怎样的手段也要让堀北退学。为此我背叛了同伴，偷偷换掉了D班的题目。以C班的数学题目与解答为交换条件呢。要是你按照约定，现在堀北就已经主动退学了。可是你却背叛了我。”

“什么嘛，你就因为那种小事生气？”

“那种小事？你赢了D班，我却输给了堀北。”

“你从根本上就弄错了，桔梗。你提交的题目没被学校采用。”

“什么？你在说什么？我按照你的指示尽快提交了题目，也和茶柱老师取得了确认，所以不会有错。”

“你还没发现啊。铃音事先采取了手段，为了不让你的题目被采用。我们何止是与胜利失之交臂，还险些全军覆没呢。因为我们所有

人都指望这次作战呢。”

“等等……事先采取了手段？怎么可能……”

“如果你怀疑的话，就等考试结果出炉。C班十之八九是输给D班了。也就是说我们之间的约定无效。我们班没有任何回报，可不能让你看正确答案的题目。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吧。”

“唔！”

“桔梗，你要感谢我都来不及，可没理由恨我呢。”

“感谢？我可是输给了堀北。你是叫我感谢什么？”

她想起被迫在堀北眼前宣布败北的屈辱。

“你连自己掉入陷阱都不知道，真是悠闲呢。”

龙园一把揪住栉田的制服。

接着强行解开西装外套的扣子，把手伸向内侧。

“欸，你在干吗！”

龙园对急忙离开的栉田笑了笑。

“真是，我什么也不会做啦。你掏掏内袋吧。”

“……内袋？”

尽管很警戒，栉田依然慢慢把手伸入西装外套的口袋。

那里传来了她没印象的纸张触感，便取了出来，发现是张折起来的便签。

“这是什么……”

刚才龙园应该没有放便签进去的闲工夫。换句话说，那是之前就放入的东西。她打开便签，上面写着数学考试的题目与解答。

但那不是今天考试的内容，而是龙园最初给她的题目。

“为什么我的衣服里会有这种东西……”

“恐怕不只是这样吧。你身边应该被设了好几个‘作弊材料’才对。你之后试着找找，应该就会出现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

“也就是说，D班的某人做了要害死你的准备。假如考试中或考完试，你就马上被控诉作弊，事情会变得怎样？如果我没有换掉最初准备的题目与解答的话，事情会变得怎么样呢？”

“我就会被退学，是吗？但我根本就没作弊，真是蠢。”

“假如你原本就是清白的，应该也有办法证明吧。但你和我联手，事先得到题目与解答是事实。这样就算被当作有嫌疑也没办法吧。”

她当然可以辩解说自己被别人算计，既然是清白的就不会被视为嫌疑重大，不过还是会染上嫌疑。因为龙园提供C班的题目与解答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使提供题目或解答没有违反校规，可是只要有疑虑，就无法放任她不管。就算可以免于退学处分，只要有嫌疑，考试

成绩就会无效吧。虽然都只是推测，但栉田在班上的地位必然会受到威胁，而且这也会殃及C班。

“对方是什么时候把作弊小抄放进来的……”

“你心里应该有底吧？周围没有奇怪的家伙吗？”

“难不成……不，但……我上周和堀北他们在卡拉OK包厢里做最后的讨论。当时发生了有点奇怪的事情呢。有个女生莫名其妙地来找碴，生气地泼了我果汁，之后坚持说要拿去干洗店。当时是可以理解的，我也认为没关系……但总觉得有点令人担心。”

“那个找碴的女生是轻井泽惠，对吧？”

“唔……你怎么知道？你该不会是看见了吧？”

“我怎么可能看见。这是单纯的推理。”

龙园咚咚地敲了太阳穴附近，展现自己的推理能力。

“从头开始详细说明吧。”

尽管栉田很不甘心，但还是说出在卡拉OK包厢里发生的事情。自己被堀北与平田召集，绫小路、须藤、轻井泽也同席，以及中途被轻井泽找碴，泼果汁，等等。

龙园静静听完后，更进一步推理道：

“这毫无疑问是为了陷害你的作战呢。”

“这不可能。我确实把西装外套交给干洗店，但我在取衣服时确认过口袋，如果里面放了什么，店家应该会告诉我才是。就算轻井泽

在那时候就动了手脚，照理来说也没意义吧？”

“在那个时间点动手脚确实极为困难。但她的目的并不在那里。她应该是想知道你有没有备用的制服吧？”

“备用？就算是这样，这也依然不可能。”

“你为什么可以这么肯定？”

“我也不是笨蛋。我一直在观察周围人的态度与动作。要是对方说谎，我一定会察觉到才对。”

“唉，也是吧。因为当场说谎的顶多一两人。”

“什么？”

“这不是值得苦恼的事。只要有人能精准预测接下来会发生的事，骗过你很简单。当时在场所有人的思考模式、特征、癖好，引起怎样的事、他们会如何行动、会做出怎样的发言。也就是说，对方预测到了一切。”

否定到一半的栉田回忆当时的事，认为这或许是有可能的。尤其平田是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要是西装外套脏掉的话，他就会担心，也会处理轻井泽不讲理的愤怒吧。考试也近在眼前，他必然会询问自己有没有备用的外套。

“知道你只有一件西装外套的话，接下来就只要在体育课换衣服的间隙，把作弊小抄装进去。刚干洗完的西装外套内袋，就算一两天不碰也很正常。其他要动手脚的时间也是要多少有多少吧。但关键在于是谁想到这个方法。起码不会是铃音或轻井泽吧，她们也不是办得到那种事的女生呢。”

“意思是我被人给盯住了？”

“考试前不久，有封我告发一之濑违规的信件，对吧？”

“那是你找的碴吧。那是什么意思呀？结果她好像也没有违规。”

“那就是充分表现出幕后黑手个性的作战。”

“什么？”

“放入那封信的不是我。是在D班陷害你的家伙。”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认为我把写了一之濑违规的纸张放到所有一年级学生的信箱，还会特地印上自己的名字吗？我会不会这么做另当别论，但既然写上了名字，大家当然就会认为这家伙是主谋吧。”

“既然不是你，否认就行了吧。”

“你觉得我会吗？”

“……不会。”

栉田立刻理解了。龙园总是在追求刺激之事。假如有假冒自己名字寄信的人，他一定会觉得很有趣吧。并且既然没听说过一之濑的违规嫌疑，他应该会想顺便知道真相。

那么，为什么特地把信件的寄件人写龙园呢？当然是因为如果寄件者不明，可信度就会大幅下降。一之濑违规的事或许会被当作胡说八道。

“但那有什么意义？不惜让你警戒，还泄漏出奇怪的消息。”

“不知道呢……我试着想过，但还是想不通。他纯粹是想知道一之濑拥有大量点数的原因吗？或者……不，那种蠢事不可能呢。”

龙园说到一半就作罢了。因为那是太脱离现实的事情。

“欸，桔梗。我不知道你的过去，我也没兴趣。不过啊，你要是继续执着于让铃音退学，你可是会被消灭的哦。”

作战计划既周到且毫不留情。这无疑是龙园追逐的人物——X。

“你不也很难看吗？C班在总分上输掉的话，不是很糟糕吗？”

“是啊。这样说不定你们能升上C班呢。”

“快掉到被当作瑕疵品的D班，你心情如何？”

就算受到栉田纠缠不休的煽动，龙园也没感受到任何情绪。

这是因为他从最初就对这种琐碎的事情完全没兴趣。

“你还真悠哉呢。到现在仍只以字母去谈论A班或D班。”

“……这什么意思？”

龙园当然不会回答。然而，龙园来到这所学校之后的方针没有任何改变。虽然偶尔也会有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但为了升上A班的准备正顺利地进行。

“你就拼命努力以升上好班为目标吧。”

龙园说完这句话就打算离开，因而迈步而出。

“这张作弊小抄……唔！等一下，这不是有点奇怪吗？”

“呵呵……”

栉田看着作弊小抄，接着发现了其中的蹊跷。

“给我解释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龙园。”

“你终于发现了？”

“照理来说，只有我跟你才有这份题目与答案，为什么D班的那家伙会有？再怎么想都是不可能的。”

“说得对。因为那是我提供给X的呢。”

“你背叛我了呢。”

“不对。那是所谓必要的交易。”

龙园将视线落在手机上。

那是龙园寄给那家伙邮箱时的东西，一张更换考题前的答案。

“不过……他居然这么懂我。”

在他发出那封邮件前，收到X分成几次寄来的邮件。

第一封标题写着“交易”，内容是这样的……

提供C班确认的期末考题目与答案卷。

或是大幅变更提供给栉田桔梗，抑或预定将提供的题目。

通常龙园不会理这种事。

不过，X无条件给了对C班来说很有利的消息。

所谓有利消息，就是堀北铃音识破了龙园与栉田的计策，并且先发制人。这点对龙园来说是晴天霹雳。

假如没有这条消息，没认真学习的同学就有可能被退学。龙园在这时有三个选项。

其一是不服从X，并让栉田获胜。但这是不希望堀北退学的龙园想极力避免的。其二是不替换题目，让X揭发栉田作弊并令她退学。不过，按照X所想的进展就不好玩了，所以他没有选择这个选项。

龙园最后选的是替换题目，让堀北在考试上获胜。

“在保护铃音的同时，也成功制止桔梗吗？”

这是在明面上战斗的铃音，以及在背后战斗的X的活跃表现。

对于自己打算利用栉田反被利用的结果，龙园忍不住笑意。

“可差不多要让我把你逼到绝境了。你要是不现出真面目……”

他给谜样的寄件者发了一张照片。

“到时，我就只要把这家伙毁掉就行了呢。”

龙园深信那张照片上的人，正是找出X的关键。



后记

这里开始就不是本篇喽，第六本结束了。我是衣笠彰梧。最近的烦恼是身体长的脂肪瘤像高尔夫球一样大。好恐怖。

作为系列的第六本，应该就相当于暴风雨前的宁静吧。我描写了各个角色的内心变化。下一本里，包含绫小路清隆的过去在内，以及与某个敌人的决战，等等，我想故事将会有前所未有的大幅进展。

接着……没错！《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决定要动画化了。托各位的福，真是非常感谢。我和知世都非常高兴，前几天还在互舔彼此十年以来的伤（意味深长）。

动画从二〇一七年七月开始播放，大概是这本书发售两个月之后吧。届时，我一定能写完第七本（只是给自己立了一个flag而已）！

编辑大人、出版社、动画制作公司等，今后也会有各种人士参与其中。为了不让你们的努力白费，我会竭尽全力地继续写下去，还请多多指教。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7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新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7

作者：（ 日）衣笠彰梧

绘图：（ 日）知世俊作

译者：新鲜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龙园翔的独白
隆冬的脚步声
再会与离别的通知
不按常理
决战之时
交错的思绪
龙园的得与失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7




山田阿尔伯特
C 班的打架担当，钦
佩龙园，做其手下。


金田悟
拥有较高学习能力的C班学生，担当班级参谋。
椎名日和
喜欢看小说的C班学生，一个呈现出柔软氛围的少女，几乎不表露自己的感情。


没有的事，
我也很开心。
一回头看到了一之濑和坂柳，
真是对罕见的组合。


谢谢你今天能陪我玩，坂柳。


我要做的可不止这些，
我要彻底地毁掉你。


想起来了吗，
你在之前的学校里所受的洗礼？
没……没有！
她堵住耳朵，
就像是害怕幽灵的少女一般，
只是一个劲地哆嗦。

龙园翔的独白

我意识到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是在刚上小学的时候。郊游的休息处发现了一条大蛇，这在班级里引起了大骚动。跑得远远的却满脸欣喜的家伙、害怕的家伙，或者是对此没有兴趣的家伙，大家的反应虽然各式各样，但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没有一个人想要把这条蛇赶出去。连在场的大人都缺乏冷静，只能联络他人寻求帮助。

我拿起手边的大石头砸向了蛇头，丝毫没有可能会被咬伤的恐惧。现场悲鸣交错，老师也阵脚大乱，而我则对此毫不在意。我并不想当什么驱逐蛇的英雄。我只是在心里感到疑惑，为什么大家要这么害怕这条蛇呢。

我和自己身体里未知的存在进行了快速交流。在大蛇屈服的瞬间，在大量分泌的肾上腺素充斥了我的大脑的同时，我终于明白了。

这是我的第一场胜利。

“恐怖”与“愉悦”互为表里，中间只隔了一层薄纱。

这个世界由暴力所支配，实力也由暴力强弱所决定。

看到失去力气、变得血肉模糊的大蛇，我感受到了一丝愉悦。

但如异类般的存在，总会受到来自大多数人的敌意。所以从那时起，我的身边出现了许多敌人。

被群起攻之的事情时有发生，在无法抵抗的力量面前败下阵的次数也不止一次两次。即使如此，我也从未感到害怕，内心所想的只有如何复仇，如何逆转局势。于是，最终他们也全部都拜倒在我的脚下。

真正的实力者是拥有无法匹敌的暴力的人，是克服了恐惧的人。

但是有一个问题也随之出现，它随着我逐渐成为实力者而悄悄萌芽。

在难以每天得到“愉悦”的同时，我感觉到了无趣。是意识到了，到头来能战胜我的家伙还是不存在于世上的那种无趣。

能够颠覆我这种想法的，难道——只有“死亡”了吗？

隆冬的脚步声

十二月也已过半。

季节的变换总是很快，天气已十分寒冷。戴上围巾 手套、穿上长靴的学生也自然变多了。今天的天空阴沉沉的，眼看就要下雪的样子。

说起来，我自出生以来还一次都没有见过雪。当然了，在电视和书里自然是见过，但从没实际用手去触摸、切身去感受过雪。

虽然今年下不下雪还是未知数，但我内心是想感受一番的。

下课后，我、佐仓爱里、长谷部波瑠加和幸村启诚四人聚集在了学生们常去的榉树购物中心一角的休息处。启诚真实的名字其实是辉彦，但应他本人的要求，我们都叫他启诚。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是最近才变得熟识起来的。每周举行两到三次不定期也无具体目的的谈话。时长并不固定，有时会持续两个小时，但有时三十分钟左右就解散，中途想回去了的话也完全没问题。总之，在这个小团体里没必要强迫自己做什么。但是，成员们在星期五放学后一起度过的时间比平时都长。

这和不在场的第五个成员，也是最后一个成员——三宅明人有关。

“结果无论哪个班都没有出现退学者啊。本以为C班说不定会出现退学者，毕竟我们班出的考题并不简单。”

启诚这样说道。面前时不时会有C班的女生走过。

“C班也并不比我们聪明。”

波瑠加摆弄着手机，随口答道。接着补充道：

“小明马上就来了，他刚结束社团活动。”

小组里唯一参加了社团活动的三宅明人，很少能在下课后立即和大家会合。

“但是考试赢了不也挺好的吗？而且，其他班有退学者也不是什么高兴事。”

不喜粗鲁的爱里，直截了当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哎呀，班级之间关系友好当然是最棒的啦！但从学校层面来讲不是很难吗？升上好班，也就意味着要打败其他班。”

波瑠加的话虽然听上去很残酷，但也是事实。启诚对这番话十分钦佩。

“确实是这样，虽然我懂爱里的意思，但是只要没被打败就会时刻受到攻击。在这所学校里，胜利就是牺牲掉其他三个班级，而我们完全没有必要牺牲自己。”

“好像是这样……”

听到启诚口气变得稍微粗暴的话，爱里有些无精打采。

“难道就没有什么暗箱操作吗？在最后一场考试中把所有班级的点数都弄成一样的，这样的话所有班级都升为A班顺利毕业，这样不也

挺好的嘛。”

“那就太好了。”

“很遗憾，这恐怕难以实现。”

明人和大家会合了，并对波瑠加新颖的想法做出了评价。

“怎么说得如此肯定？”

“我从前辈那里听说，最后的考试里要是所有班级点数相同的话，好像会有追加考试。”

“那是什么样的考试啊？”

“这说到底也只是传言，毕竟过去好像也没有班级点数相同的情况。”

明人也只听到了一部分，对详细情况并不了解。

“真是天不遂人愿，明明是个不错的想法。”

“果然A班还是只能有一个啊。”

“对了，明人，今天的社团练习怎么样？”

波瑠加问道。

“什么怎么样？”

“嗯……就是今天弓 箭的状态之类的。”

“没什么特别的，不好不坏。你明明对这个没什么兴趣干吗还要问我？”

“问问又有什么关系啦，不就是朋友间普通的对话嘛！”

“话是这样说，但是你了解弓 道吗？”

明人一边表达自己的质疑一边弯腰坐下。

“了不了解暂且不说，不就是用弓 来瞄准靶子吗？”

“不，总的来说虽然确实是这样，但……算了算了。”

明人似乎打算详细说说，但最终还是放弃了。

“怎么说呢，我自出生以来，就没对弓 道产生过兴趣。好奇你是怎么阴差阳错地选了这个社团的。”

在波瑠加的眼里，学习弓 道这条路似乎是错误的。弓 道虽然不是什么吸引人的竞技比赛，但我个人对此还是有兴趣的。不过应该还是有很多学生连摸都没有摸过弓 吧。

“就是啊，为什么偏偏选了弓 道呢，明明在学校里也不是什么人气社团。”

一直静静听着的启诚也加入了对话。

“单纯因为高中的时候对我很好的前辈也是弓 道部的，我也就想试着练练弓 道。就是这样，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开始做一件事可能需要契机吧。”

爱里也带着一点点顾虑加入了对话。这是最近才出现的，可以说是个好兆头。大概正是因为谁也没有对此表现出惊讶，也没有人取笑爱里，才使得她自然地加入进来了吧。

“爱里喜欢摄影对吧，现在还挺流行的，我懂你这种爱好。”

“只有女生才玩社交软件，我是无法理解的。”

波瑠加好像是要和启诚对着干，用微微否定的口气说道：

“啊，你这是性别歧视，现在不是也有好多男生玩这个吗？”

“是吗？真搞不懂那些泄露自己个人信息的人是怎么想的。”

“我也不懂，清隆呢，你玩这个吗？”

“不，我也完全不懂这个。”

因为这所学校是禁止和外部交流联系的，所以社交软件什么的也只能用来联系在校的同学。

“阿隆 也不像是玩社交软件的人，不过要是你天天玩社交软件的话就让人倒胃 口了。举着冰淇淋拍照或是在泳池旁边开派对什么的。你这么玩过吗？”

“没有。”我立即否定，要是被安上了奇怪的帽子就糟了。

“波瑠加，那你玩社交软件吗？”

“没有，我嫌麻烦而且也不想泄漏个人隐私。”

“我不能再同意了！”

波瑠加断然否定，启诚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而听到这些话的爱里，虽然在极力掩饰，但还是一副遭受到了重大挫折般的样子。毕竟她之前一直以自拍和上传照片到社交软件为爱好来着。

“既然这个软件还挺流行的，那就不是什么奇怪的事吧。”

我淡然地说道。爱里陷入刚刚的话题而沮丧也情有可原。不过，她似乎明白了我的话外音。

爱里的想法完全表现在了脸上，波瑠加在内的其他人似乎也意识到了。

“不得不说我对流行一窍不通，真该对喜欢玩社交软件的人说声抱歉。”

波瑠加猛地双手合十做道歉状。

“单纯因为自己讨厌，就对别人喜欢的事物不分青红皂白地加以否认，真是只有笨蛋才会这么做，之前是我没想周全。”

接着启诚也道歉了，主要是对着爱里说的。

爱里如释重负。

“不好意思啊，我换个话题。我有点在意一件事。”

之前的话题告一段落，明人开口道。

他警惕地看向周围，语气中带有一些焦躁。

“最近C班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C班一直都挺奇怪的啊，怎么了？”

波瑠加睁着大眼睛，歪着头表示有些不理解。

我明白明人指的是什么。

这些日子有人在监视着我们，明人应该也察觉到了。

现在也有一个男生，一边掩饰自己的存在一边在远处窥视着我们。

他是总跟在龙园身边的C班学生，名叫小宫。

他绝对是在监视我们。

但是我们之间还隔着些距离，就算我们上去盘问他，也没有证据。他要是强调只是碰巧遇到了几回，我们也无法再追问他些什么。

而冲上前的我们则有可能会被当作故意找茬。

明人没有明说这件事，大概也是因为还没有确凿的证据。

不仅如此，监视着我们的还可能是C班以外的人。但明人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前段时间开读书会的时候，C班的人不是来找茬了嘛。”

为了应对名为Paper Shuffle[1]的考试而在咖啡馆开设的读书会。在公众场合，C班的学生突然出现，和我们发生了点摩擦。

那之后，摩擦转变成了尾随，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是龙园和椎名他们吧，难道又要找事？”

“啊，人倒是和之前的不一样，今天石崎和小宫这两个家伙来弓道部了。说是来参观学习，前辈就爽快答应了，但是他们好像一直盯着我，让我挺不自在的。”

原来如此，小宫是跟在明人后面追到这里来的。

大概是怕人多被发现，石崎才没有一起跟过来。

相比于我们，明人更困扰于龙园他们的监视。

“不是因为对弓道有兴趣才去的吗？”

不明白龙园意图的爱里这样说道。

“要是那样就好了，但是实在不像。”

明人转了转胳膊表示他肩膀酸痛。

最近龙园的施压行动反反复复，程度越来越深。

虽然龙园没有直接来挑衅，但是耳畔仿佛可以听到龙园那粗野的笑声。

可以感受到龙园那要将我们慢慢地，一点一点地逼至绝境的巨大野心。

“他们没对你做什么吧？喝倒彩，放箭的时候故意打喷嚏或者是拿小石头砸你什么的。”

“毕竟教练和前辈们都在场，他们也做不了什么，练习结束后就回去了。”

那天以来，我身边虽说没发生什么怪事，但周围被安插了眼线却是显而易见。轻井泽应该也被特别关注了。

龙园他们应该已经锁定了包括我在内的数人，要从中找出最终目标。

而掌握了其中决定性要素的是轻井泽惠。

不过他们没有轻举妄动，还在慎重考虑。

就算他们想要从轻井泽那里问出我的存在，正面进攻的话成功率也极低。

龙园到底打算如何填上这最后一片拼图呢。

回顾一下龙园的行动模式，不难想象他接下来会采取什么行动。

问题在于他会何时采取行动。

在我思考的过程中，明人他们的谈话还在继续。

启诚这样解释C班来找茬的理由。

“不是因为D班的成长吗？在入学没多久就用光了班级点数的我们，回过神来已经马上就要追上他们了。经过这次Paper Shuffle，进入第三学期以后说不定我们就可以升到C班，他们恐怕相当焦急。”

启诚冷静地分析了C班的行动理由。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本来那么看不起我们的，到头来却要被我们超越。”

“但是……事实上我们还没追上对吧？”

爱里回忆起之前公布的班级点数，提出质疑。启诚回答道：

“啊，从十二月月初公布的班级点数来看的话，D班是二百六十二点，C班是五百四十二点，还有二百八十点的差距。”

Paper Shuffle的时候，我们D班在和C班的正面对决中取得了胜利，完美地获得了班级点数，因此C班的一百点归D班所有，再加上D班本应获得的一百点，这就缩短了两百点的差距。现在只差八十点就赶上了。

不过现阶段还是C班领先。

但是，事到如今C班有了突发状况。

“C班好像有严重的违规行为。虽然具体情况还没有公布，但是被处以了扣除一百点班级点数的惩罚。”

记得在没多久之前，学校有粗略的解释说明。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后果这么严重呢？虽说确实像是C班能做出来的事。”

波瑠加十分震惊，不过D班并没有资格笑话别的班。

不要说考试了，刚刚入学的时候D班可是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损失了一千点。

“不管理由是什么，自取灭亡影响巨大。若这之后不再发生意外，寒假结束，进入第三学期，D班非常有可能升上C班。”

启诚总结道，话中并不带自满。

“这是他们纠缠小明的原因？”

“似乎是这样呢。”

简单一想就知道，对统领C班的龙园来说降级不是什么开玩笑的事。

所以才在找寻D班的弱点以保住自己的地位。

这样一来就说得通了。除了我以外在场的所有人想法都一样。

“在这所学校，班级等级的变动是不可避免的事，但是我觉得它不会经常发生。刚开始栽了大跟头的D班不断成长让C班开始焦虑，想要找到其成长的原因。”

“虽然说龙园平常有些装模作样，但他毕竟是C班的领导者，这些事让他太没面子了。”

“原来如此，那他如此拼命也不难理解。”

明人也表示赞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脑海里浮现出了自尊被撕得粉碎、后悔万分的龙园的样子，心情变得舒畅。

“我们应该……没有做什么怪事吧？虽说一晃眼差距越来越小了，但原因是什么呢？真的是因为C班栽了个跟头？”

确实，班级里的许多学生一直以来都不知道发生在暗地里的斗争，以平常心面对考试。

所以不懂差距为何会缩小也情有可原。

“单就D班来说，在无人岛考试中获得了胜利，虽然在干支考试中败给了龙园，但在前几天的Paper Shuffle考试中重整旗鼓。我记得C班之前过度轻视班级点数吧？”

“在无人岛的时候，C班好像早早就把点数全都用光了。”

“也就是说……这是C班的自取灭亡？”

“也可以这么说，这次的违规行为不也是如此。”

在暑假之初举行的无人岛特别考试里，每个班都获得了三百点，使用这些点数度过一周。剩余的点数则在考试结束之后作为班级点数返还给各班。包括D班在内，各班都在绞尽脑汁想要剩下尽可能多的点数，但就像波瑠加所说的那样，C班早早地就将所有的点数都用光了。

“因此，我们才追上了C班一大截。”

我们D班虽一路艰难曲 折，但最终成功剩余二百二十五点。

“话是这么说，但还是曾想过我们付出的努力值不值得。C班花了点数，但似乎充分享受了假期，还是羡慕他们一点苦都没吃就结束了考试。”

“太荒唐了。龙园 真是乱……不，就像是以为做别人不做的事才帅气的小孩一样。就这么轻易失败了，真是毫无意义。”

要想升到A班就必须不断增加班级点数，对于抱着如此强烈意志的启诚来说，放弃班级点数的奇葩行为真是难以理解。

但是在无人岛的考核里，龙园 应该并不只是将点数全部浪费了。事实上，龙园 虽然把所有的点数都用完了，但将循环使用的厕所、帐

篷以及剩余的食物全都给了A班。而龙园 自然是不可能无偿提供这些，也就是说，失去了班级点数，就一定会得到些什么。

当然，不可能会是信赖、友情这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失去班级点数而能得到的东西，除了个人点数别无他物。

知道这个事实的人很少，启诚也不例外。

“男生真好呀，在很多方面都很轻松容易，对不对，爱里？”

“是、是啊。有好几个女生特别困扰来着，要是再晚一点的话，我恐怕也不妙……”

爱里的脸微微变红，害羞地低下了头。虽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次的无人岛考核对女生有一些关照，但是比男生更不容易也是事实吧。

“为什么再晚一点就不妙了呀？”

完全不懂女生小秘密的启诚异常疑惑地盯着爱里。

“嗯，其实……”

爱里感到难以启齿，转移视线逃避这个问题。

波瑠加看到眼前的情况，对启诚的行为做出了辛辣的点评。

“你在干什么啊，幸村启诚？你这么单纯的吗？虽说有时无知也意外显得有些可爱，但是关于这件事情，你能不能机灵点？”

“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先不说启诚是没察觉到还是真不知道，明人轻轻地拍了拍启诚的肩膀。

“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嘛。”

“完全不懂。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什么？”

不知道分场合的启诚还想继续追问下去，明人机智地改变了话题。

“因为堀北识破了龙园的作战计划我们才赢的吧？如果谁都没意识到的话，D班也极有可能被猜中领导者，对吗？”

明人向我确认，我老老实实地点头回应。

“他们不仅享受了豪华之旅，还打算收取渔翁之利对吧？还故意让我们看到他们全员都弃权退出。但是，留在岛上的有必要是龙园吗？他毕竟是C班的领导者，把更不起眼的人留在岛上才最保险吧？”

波瑠加的话并非全无道理。

但是，这却并不能适用于所有班级。虽说最开始会猜最抢眼的人是领导者，但既然谁都有可能被指定为领导者，自然会怀疑到其他人头上。

说起来，若是无法确认龙园留在了岛上，就无法指认他是C班领导者了吧。就算确认了他在岛上，他被指认为领导者的可能性也不高，因为无法排除还会有其他C班学生潜伏在岛上的可能性。这场考核，猜错领导者的惩罚比猜对领导者的奖励还要大。只要没有掌握决定性证据，谁都不会轻易指认领导者的。

“喂，清隆。你能不能把从堀北那儿听来的信息也告诉告诉我们啊？”

“什么信息？”

“就是龙园在想些什么，接下来打算怎么做。结合体育祭和Paper Shuffle的事情来看，今后更有必要加强班级团结协作了。”

“被石崎他们监视也有点不爽，我赞成。”

大家好像也开始意识到加强团队协作的重要性了。

一直以来都没怎么在意班级内部问题的明人和波瑠加也表示赞同。

“我也只知道一点儿……”

在我提议叫堀北过来之前，启诚说道：

“先告诉我们你目前知道的就够了。”

四人齐齐看向我，我感受到了一种奇妙的压力。

“好，要是有地方说错了我可不负责。”

打过预防针，我再次从头说起和堀北共同知晓的，在无人岛的种种事件。当然，所有都是我一人所做，只是表面上让大家以为这都是堀北的所想所为。

潜伏在岛上的龙园用无线通信设备和间谍联系，除伊吹以外应该还有潜伏在其他班级的间谍。除此之外，船上考核以后，龙园开始怀疑堀北的事情，还有在船上的时候，龙园因为发现了通过考核的诀窍而取胜的事情，等等。

但是，体育祭的时候龙园打算击垮堀北和栉田背叛的事自然没提。

“大概就这些了，和启诚他们知道的差不多。”

没能得到新消息的启诚交叉双臂做思考状。

“搞不懂的是，之前波瑠加也说过，为什么龙园要特意留在岛上呢？”

“照堀北所说，恐怕很可能是因为龙园谁也不信任吧。要收集并分析推理从其他班级得来的信息，对于其他学生而言大概任务过于艰巨吧。”

有指挥间谍的领导能力与推理能力，用最少的物资在岛上生活数日的耐力与体力，还必须是能和A班配合行动的人。

这样的话，说除龙园以外没有其他人可以胜任也不为过。

若是全体学生集合以后再指认领导者的话，龙园大概也不会展开这个作战计划。但是分发的无人岛指南手册上明确写着，指认是在最后一天的点名之后直接进行，也就是说会在各班集合之前举行。龙园应该是看准了这一点才这样制定的作战计划。

“不愧是堀北啊……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些。我从一开始就放弃猜中其他班领导者的可能性了，也没有想过去了解情况。”

启诚默默反省自己。

“也没办法不是吗？不仅有食物和卫生方面的问题，还有行动指南被烧毁，内衣被偷事件，D班也是一团糟啊，完全没空去侦察其他班的情况。”

明人想起在无人岛上发生的种种，启诚也不由得回忆起了那些。

“一回想，当时还真是不容易。”

“但是堀北太厉害了，在那种情况下还能搞清楚这么多。”

爱里称赞道，看样子特别佩服堀北。

“堀北看穿了龙园的作战计划，被龙园盯上也是自然。”

“事实上现在好像也还在被他骚扰。”

我并不加以否定，接着补充道：

“他们两人在船上的支干考核时成了一组，好像也起了点纠纷。”

“我大概明白无人岛和船上的事了，但是龙园为什么最近开始对D班其他学生纠缠不休了呢？专门到弓道部来监视我，这可不太正常。”

就算知道了堀北被盯上的原因，产生这样的疑问也很正常。

“难道是想找出D班的弱点？从堀北身上没找到突破口，就从她身边开始逐步攻破。”

“原来是这样，还有这种可能啊……”

就这样，龙园的行动原因好歹是传达给了启诚他们。

“她不当阿隆的女朋友吗？”

波瑠加一边敬佩堀北，一边又开起玩笑。

“别给我乱加女朋友。”

“就……就是，这样对清隆同学太不礼貌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被说成是一对的话，对堀北来说也有些不礼貌。

虽说只是开玩笑，须藤听到了定会发怒的。

“就算她不是你女朋友，你对她就没有一点感觉吗？难不成你已经有女朋友了？”

“我既不喜欢她，也没有女朋友。”

“这样啊，那今年我们全员都是单身咯。”

“单身？”

“你看看周围，马上就是圣诞节了对吧。”

波瑠加坐在榉树城餐厅前的长椅上小声嘟囔着。

确实，圣诞节的装饰工作已经进行到看不出这是我们学校的程度了，一对对情侣模样的学生也时有路过。

“启诚你大概不懂这个，这对女孩子来说可是大事。”

“嗯，会出许多传言……”

“对对，谁和谁在没在交往啊之类的。要是明明有喜欢的人但还是单身，就会莫名其妙地被人可怜。”

“……我们可是高一的学生啊，学习应该被摆在首位。”

“你是不是脑子里想象了一下？脸红了哦。”

“闭嘴。”

“话说这个芒果汁太甜了吧，你尝尝。”

明人夸张地做出吐出来的动作，将杯子递给了我。

“挺好喝的啊。”

波瑠加露出惊讶的样子。

“对了，我觉得寒假的时候D班也会发生些什么呢。”

“是指……谁和谁会开始交往？”

爱里兴致勃勃地问波瑠加。

“大概吧，估计既有开始交往的，也有分手的，圣诞节就是会发生许许多多的事。”

波瑠加就像是见到过许许多多那样的情侣一样，点了两三次头。

“开始交往的就不说了，分手的也有？现在D班里正在交往的就只有平田和轻井泽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芒果的甜味还堵在喉咙里，明人压着嗓子说道。

我刚刚也尝了尝，真的太甜了。

“这可不一定哟，也有在明人你看不到的地方，悄悄交往的情侣，再说了恋爱也不是只能和班里的人谈。要是有喜欢的人的话，可

要赶在他被别人抢走之前行动。”

“真不凑巧，弓 道就是我女朋友。”

“可恶，明明没有那么喜欢弓 道还这么说，别耍酷了。”

“……闭嘴。”

不知道是不是有点害羞了，明人看向了别处。

就快到圣诞节了吗？一直以来对我而言完全陌生的节日，听起来是那么的遥远。

“总之，我主要就是参加社团活动，放寒假也不会休息的，要是有女朋友的话可能就不一样了吧。”

“也就是说想找女朋友？”

波瑠加摆出手拿麦克风的姿势，像要采访他一样伸到了明人嘴边。

“男女在这方面还是很像的嘛，但是我不会像池他们一样大声宣扬。”

他应该是想说没有人会对恋爱没兴趣。

“……嗯，要是有中意的男生的话，的确挺想恋爱的呢，但启诚你看起来很像否定恋爱的那种人，要是出现了喜欢你的人，你会怎么做啊？”

“怎么做呢……看我和她的关系吧。”

“啊，不是看对方可爱就会无条件交往啊，嘻嘻嘻，你可真是个正经人呢。”

两个男生被爱开玩笑的波瑠加耍得团团转。

“清隆同学，圣……圣诞节你有约吗？”

坐在旁边的爱里突然这样问我。

“哇，爱里你不会是在约阿隆吧？不得了啦！”

“不，不是，不是这样的！”

“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可能吗？阿隆刚刚可是才说了他没有女朋友。”

“不是这样的，我……我就想问问清隆同学圣诞节要做什么，好奇一个人过圣诞节该做点什么才问的。”

确实，情侣的话应该会约一两次会吧。

但是一个人的话该怎么过呢，这是个有趣的问题。

“这样啊，确实呢，明人你估计就是社团活动了，启诚你呢？”

“我就好好学习吧。第三学期要是能够按预期升到C班，我们就不单是追赶其他班级的那一方，而变成了被其他班追赶的那一方了。既然班里还有成绩差的同学，就想着希望自己有能力去提高他们的笔试成绩。”

人尽其才，他是想发挥自己最擅长的能力为班级做点贡献。

看样子是因为之前教波瑠加和明人学习有了自信。

“我可做不到那么努力学习，交给你了啊启诚。”

“可以是可以，但是即便能够以A班的身份毕业，进到自己想去的公司，要是自己能力不够的话也早晚会被辞退的哦。”

启诚告诫大家单单只考虑升到A班是不行的。

“确实是这样呢。要是自己没有相应的实力的话，现实很快就会崩塌。”

“但是这样的话，以A班身份毕业的意义也变小了对吧。”

明人虽然努力理解，但看上去有些不满。

以A班身份毕业的时候，全班同学都要有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学校方面有这样的规定吗？

在现阶段我们还无法确定。

“那么，爱里在意的阿隆呢？圣诞节果然是一个人过？”

“对啊，毕竟没什么特别的事，我应该会待在房间里老老实实地度过这一天吧。”

“对你来说圣诞节也不过是个普通的休息日啊。”

十二月二十二日是结业式，不久便是圣诞节了。

“哈……哈哈哈。”

听着我们聊天的爱里，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小声地笑了出来。看样子她拼命想忍住，但实在憋不住笑出声来。

“有什么事这么好笑啊？”

“对……对不起。嗯，我太高兴了……就不禁笑出来了。”

“高兴地笑了？”

波瑠加歪着头，不是十分理解爱里话的意思。

仔细看的话，爱里的眼角也微微湿润了。

“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像现在这样开心过。我现在真的特别高兴。”

爱里自然地流露出藏在柔软内心里的想法。

“但我们说的净是无聊的闲话哦。”

“这样就很好，我一直以来都想和大家这样聊天。”

“虽然我不太理解你的意思，但这样也挺好的，我也很开心。”

波瑠加结束了这个话题。

“我们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要不然一起吃完晚饭再回去？”

没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我们逐渐变成了团体行动。

我向大家搭话道：

“我去趟厕所，你们先去吧。”

“我们在这儿等你。”

“不用，这个点儿人应该很多，你们先排队说不定更节省时间，帮我占个座。”

大家都同意了，向着榉树城的饭店进发。还好就算我不在，爱里也在一定程度上能和大家一起行动了。

一直在旁监视的小宫以为我去了厕所，便追着明人他们而去。

我目送团体成员和小宫离开后，朝着与厕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去。

然后，走近坐在我们之前聊天的休息区的一个女生。

“请问你现在方便吗？”

我向坐在单人椅上的女生搭话，也就是A班的神室。神室正在操作手机，就好像没有注意到我一样，僵硬着身子一动不动。

“我是在和你说话。”

我再次向她打招呼。

“……我？有什么事吗？”

她将视线微微上移，仿佛刚意识到我的存在。

我向前迈了几步，坐在了神室旁边的单人椅上。

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空气变得紧张起来。

“最近你好像一直在跟着我，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吗？”

“啊，你在说什么啊？”

“昨天放学后回家的路上，两天前在榉树城，四天前同样也是在榉树城，六天前的回家路上，七天前的回家路上，真的是好巧。”

我将手机屏幕面向她，快速地将我悄悄拍下她跟踪我的照片翻给她看。

“你……是什么时候拍的？”

“你作为尾随的一方，在我看向你那边时，你是不会看我这边的。这个时候我用手机拍照，你自然也无法察觉。”

“就算我跟踪了你又怎样，有问题吗？”

“没什么，我又没什么损失，也没想着制止你。”

“对吧，只不过是偶然。”

“但是，要是你老大知道了会怎么想呢？”

“老大？什么意思，你电影看多了吧。”

“那我就告诉坂柳。”

“……你等等。”

我把手放在椅子扶手上，正要站起来，神室连忙叫住我。

光看她这个反应，我就知道了她并不希望这一情况发生。

“对坂柳这么忠心啊，就算她要你天天长时间跟着我，你也没有怨言，你跟她关系很好吧。”

“你别开玩笑了，我怎么可能想要当那种人的手下。”

“你没必要撒这种谎吧。你可是每天浪费着宝贵的时间做着无聊的跟踪行为，这正是因为你信赖且尊敬她。”

“绝对不可能，我恨不得现在就和她断绝所有关系。”

神室反应强烈地吐出心中之言，可以看出她的焦躁。

“那你又为什么要听从坂柳的指示呢？”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如果不是你主动帮她这个忙的话，那就是她抓住了你的小尾巴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要把你拙劣的跟踪技术告诉坂柳，这样你作为她的手下，行动能力不足的缺点就会暴露。你被她抓住的那个弱点恐怕今后也会影响到你。”

“你也要威胁我吗？”

“也”啊。看来坂柳能指派神室来跟踪我，确实是抓住了神室的什么把柄。

我只不过是给她下了个套，她就这么轻易地上钩了，这可真没想到。

“你也是不容易，怎么会被坂柳盯上呢。”她说道。

“哎，我一点头绪也没有。”

看起来，神室并不知道坂柳的真实意图，但我似乎得到了一个答案。

“你就是龙园在找的D班学生吧。除此之外想不出别的理由了。”

“就算是这样又怎样？”

我故意不加以反对。

说起来，要是坂柳知道我的过去的话，我再怎么掩饰也没用。

“虽说你想要威胁我，但我也可以把你的事告诉龙园。”

“如果我威胁你的话，你也要威胁我，那就这么办好了。”

我向神室提议道：

“你今后随便跟踪我都可以，我绝不会外传，也不会告诉坂柳你的事情。作为交换，我希望你不要把我的事告诉除坂柳之外的人。”

“也就是说你要和我交换条件？”

“我觉得这不是个坏主意。”

“……确实，我对龙园那个家伙没什么兴趣。”

神室答应了，点头站起。

“今天就到这里，我累了，回去了。”

神室说着便朝榉树城的出口走去。

“看来，她也被坂柳抓住了棘手的弱点。”

先就这样吧。

看来似乎不用担心因意想不到的事而使得龙园知晓我的真实身份。

再会与离别的通知

“啊，可恶，那些家伙到底要干吗啊。”

须藤一进教室便抱怨道，没在自己的座位过多停留，径直朝堀北走去。

“你听我说啊铃音。”

“怎么了？”

须藤都已经到跟前了，堀北想无视也没有办法，只得回应他。

“C班的那个人，就是龙园那个家伙，从早晨开始就找我的茬儿，还在走廊挡我的道，太令人生气了。”

“你没和他吵或者出手打架吧？”

看到堀北微微瞪眼，须藤立刻否认。

“我可没有，直接无视他了。”

“看样子你听进去了我的嘱咐，巧妙应对了。”

目前不惹出麻烦比什么都强。

“什么嘱咐啊？”我问须藤。

“铃音告诉我，如果没有好的解决方法就干脆无视。”

这确实是个不错的建议。要是硬让须藤反抗的话，反而会火上浇油。

虽然这个方法会让须藤憋一肚子火，但“忍”对他来说才是最好的办法。

“啊，强行通过的时候，肩膀稍微碰到了点。但是其他班的学生也都知道我是被骚扰的，应该没什么事吧？”

“对，他们应该不会来借题发挥。”

毕竟他们曾将学校与学生会卷了进来，引起了大骚动。

要是被揍了的话就另说了，但不过是强行闯过他们设置的障碍，应该没关系吧。

“他骂你什么了？”

“臭猴子、傻子、饿死鬼之类的，明显就是来找茬儿打架的。”

须藤举起拳头砸向另一只手的掌心，发出“嘭”的一声。

这大概是昨天弓道部事件的后续。

“明人，也就是三宅……在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好像也被C班的人盯上了。”

“三宅也是？最近他们的行动非常活跃呢。”

“他们的目标是什么呀，难道又要做之前陷害我的那套？”

“唉，现在什么也说不准。但我们还是应该先想想对策，他们要是再来纠缠你，你也千万别和他们一般见识。”

“我知道，我是不会破坏和你的约定的，就算被打了我也不还手。”

同以前和C班起争执的时候相比，须藤的话语里已经有了一定的重量。

正是考虑到这一点，堀北才接纳了须藤的吧。

“须藤你终于变正常了。”

“对，虽说用的词还有一点点豪放，但已经在正常范围内了。”

“他也差不多该进入下一个阶段了。”

堀北这样说着，不知为何拿出了笔记本开始奋笔疾书。

“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啊？”

须藤正要偷看，堀北“啪”地合上笔记本。

“这个以后再慢慢说吧，现在不光是须藤的问题需要解决。”

堀北淡淡地加上这句话。

虽然不知道她是怎么想的，但对我来说都无所谓。

最近堀北多是自己思考，自己行动。

大概是因为最近慢慢地能与须藤还有平田他们说话了有关。

“龙园可真活跃呢。Paper Shuffle才刚刚结束，以为他能老实点来着，没想到又在打什么鬼主意。”

“真奇怪啊，对不对？现在又没有举行什么特别的考核。”

“但是回想之前的事，他的作战不光局限于考试，比如之前出言不逊激怒须藤的事件，考核之外找一之濑他们B班的茬儿。他似乎很喜欢与点数之争无关的场外作战呢。”

这显而易见不是吗？她向我寻求确定的眼神，我自然是装作没看到糊弄了过去。

“但这次龙园的目的又是什么？”我说道。

“你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的啊？”

“什么啊？我怎么一点都不懂。”

“他想要找出在暗处指挥D班的人，因此才不顾一切地开始行动了。”

“也就是说他找的人就是你啊。”

说完，我就被她狠狠地瞪了一眼。

“我的伪装在龙园那儿已经完全行不通了。”

堀北不把我的谎言当一回事儿，继续认真地说道。

“怎么说得如此肯定。”

“要是他和其他学生一样还以为是我在指挥一切的话，一定会来找我麻烦的。但到现在还没有做出针对我的行为。”

她的意思是之前一直都对她纠缠不休的龙园，不再如此了。

“这也要看他是怎么想的。Paper Shuffle的时候你的作战计划不是意外地有效果吗？他有可能还在犹豫要不要轻易展开行动，说不定想从外侧突破。”

“是吗？我可不这么想，他说不定已经对我失去兴趣了。”

“你想让他继续保持对你的兴趣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欠踢吗？”

“我可不想被踢。”

这个家伙是真的会踢人的，所以我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躲在这个班级背后的中心人物，难道不在观察着每一个人吗？虽然也不必特意避开，但你真的打算在这儿继续说下去？”

现在还没到课外活动时间，包括栉田在内，大部分的学生都在座位上，虽说没有人在侧耳听我们的对话，但这儿确实不是个合适的地方。

“就算如此，你对龙园的了解也挺深了呢。啊，不对，这次我可没开玩笑。”

感觉自己又要被瞪了，只得慌忙地加上后面这句。

“他的做法基本相同，不论是成还是败都是类似的作战方式。被他下套这么多次，再不乐意也该懂了，所以才看穿了他在Paper Shuffle的时候利用栉田的计策。当然，如果栉田没有背叛是最好的了……”

谁都不希望自己班里出叛徒，要是栉田没背叛D班的话，她也不必在之前的考核中如此苦战。堀北是这么想的。

但是如果换一种思考方式，正是因为能够利用栉田这个间谍，龙园才会大意。要是没有可用的棋子，他恐怕会想别的方法。

从结果上来说，栉田的存在不管怎样都缩小了敌人攻击方式的范围。

“虽然不是唯一一次失算，但在Paper Shuffle的时候，我是想将计就计来着。”

“事实上是这样。”

“本以为不好好备考的C班说不定有人会被退学，现在看来这个想法还是太天真。”

若是能得到考题与答案就没必要学习，所以麻痹大意的C班里就算出了退学者也不足为奇吧。

启诚他们也是这样，果然大家想的都是一样。

“因为C班里面也有头脑聪明的家伙发挥着和龙园不同的支撑作用，这么想才对。”

“对呀，在看不到的地方也在努力的话就值得褒奖。”

不管怎么说，龙园现在迫切地想找到藏在堀北身后的人。

为此，即使被学校特别关注也在所不惜。

从他的行动中能感受到这一觉悟。

“接下来他恐怕会更加无休止地找茬。”

“这和我可无关，和他们正面交锋是你的任务。”

“这我知道啊，被你硬拉进这件事里来，也像是命中注定的。”

“你竟然这么轻易就接受了。”

“我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不是吗？都到这步了，也没法放弃了。”

向前看是好事。堀北的潜能本就不低，只要她能够像平田那样善于和别人交流，就会成为与她现在的地位相匹配的存在吧。

“你有在想对策吗？”

“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你有没有应对龙园 的作战计划。现在不先采取措施的话，事态会无可挽回。”

看来堀北在担心我的真实身份暴露。

但是，这没有必要。

“作战计划？没有。”

“你又这样……”

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似乎是觉得我什么都不告诉她。

“那不说这个了，你还在参加他们的聚会吗？”

“他们？是指启诚他们吗？有什么问题？”

“我可不觉得加入那个小团体有什么好处。本来是因为长谷部和三宅有偏科的科目才成立的学习会不是吗？现在考试都结束了还有必要存在吗？”

“我并没有以有益无益来判断，和他们在一起的时候轻松愉快就行了。”

因为只要和堀北在一起，话题都会转到和升到A班有关的事情上。

本来我就对升到A班没有什么兴趣，和堀北没有什么共同话题也没办法。

要是堀北可以不一直和我说各班纷争之类的事情的话，我倒是能够像与启诚他们在一起时那样和她交流。

“……你会帮我的，对吧？”

“我会帮你，尽可能的。”

她露出并不是十分信服的表情。

1

上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到午休时间了。在想要不要叫明人和启诚一起去吃午饭的时候，发现有人一直看着我这边。

“干吗呢，你不会是想继续上午的话题吧？”

“不是，是有件事想拜托你。”

“麻烦的事就算了。”

“我不否认这是件麻烦的事情，但是不会占用你太多时间的。”

堀北一边说，一边从书包中取出一本书。

“你上周不是说想读这本我在读的书吗？”

说完，她把印有图书馆馆章的书放在桌子上。

“《再见，吾爱》吗？”

雷蒙德·钱德勒的名作。

之前就很想读，为此几次去图书馆，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本书在这所学校有着不可思议的人气，一直都没借到。正想着要不要放弃借书，直接买一本来读。

“它总是被借走呢，莫非你能借给我？”

能够想到它只要一被归还就立马会被借走。

确实，从堀北那里借的话多少有些耍小聪明的意思，但从上一个借书人那里直接拿到手是最好的办法。

“你要是想借的话，我正有此意。对了，返还日是今天，所以你能不能去图书馆办一下归还手续，然后你再重新借这本书。”

“你觉得还书有点麻烦，所以就让我去还？”

“就算我专门去还了，你不是还得去图书馆借吗？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让你去还书才是正确的做法。”

确实如此，省了堀北还书这一步。

借书的时候需要学生证，也无法让她以我的名义重新借。

但与之相反，只还书的话，是不需要提供任何证件的。

“当然啦，你要是不想的话，我就自己去图书馆还。毕竟这本书人气很高，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到你手上。要是你不觉得去图书馆折腾来折腾去浪费时间的话，那就这样吧。”

不管怎么想，这都是浪费时间好吗？她毫不留情地给我施加压力。

莫非这是堀北式的温柔？

“……懂了。万分感谢，我收下了。”

“拜托了。”

堀北把书递给我。

“不管是今天的午休还是放学后，你挑个方便的时间还就行。但是必须今天处理掉，要是被当成延迟归还，我可要你负责。”

“知道。”

虽然没在图书馆借过书，但基本流程我还是知道的。

借书是免费的，但不按时还书的话会扣除个人点数。

“事不宜迟，我现在就去。”

这样的话堀北也能安心，麻烦的事还是不要拖到最后比较好。

2

刚到午休时间的图书馆意外地是个好去处。

因为馆内是禁止饮食的，所以不能在这里吃午饭。现在这里只有几个人，还书手续看样子也能顺利完成。

“既然这样，要不然再借点别的书吧……”

不管是借一本还是借两本，还书的时候所费的工夫都是一样的。

办还书手续之前，我就把想读的书一起借了吧。

我拿着《再见，吾爱》，打算去逛推理小说区。

干脆再借一两本侦探小说吧，要是能借到雷蒙德·钱德勒的就更好了。

我好不容易找到推理小说区，看到有一个女生正拼命地伸长手臂，想要取比自己高的书架上的书。

书的位置也非常巧妙，正好在差不多能取到但又实际上取不到的地方。

也正是因为差不多能取到，所以女生对用辅助阶梯有抵抗情绪。

她想要拿的书是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

由文学史上著名的勃朗特三姐妹中的二姐所著。

不过，虽说情节大致上确实很像推理小说，但题材上不应该归为恋爱吗？

我走到她身旁，将女生伸手想取的《呼啸山庄》取了下来。

“我可能多事了。”

这一瞬间，我意识到我见过这个本以为是陌生人的女生。

“你是C班的……”

椎名日和。



她是不久之前和龙园一起出现在我们面前的学生。

对方在静静地看了我一眼以后，也同样认出了我。

“你是……绫小路同学吗？”

看来她还记得我的名字。

我们两人现在这种相遇方式可以说是不可思议，但也可以说是必然的。

“啊，先把书给你。”

我把书递给她。

“谢谢。”

“你喜欢勃朗特？”

“我既不喜欢，也不讨厌，只是这本书放的题材区域不对，我想把它放回到正确的地方去。”

“这样啊。”

她和我的想法相同。

“你手里拿着的是……《再见，吾爱》吧？是本名作呢。”

我注意到椎名的眼中似有光辉闪烁。

“今天成功地从朋友那里借到了。”

“真幸运呢，好像在二年级的学生中兴起了雷蒙德·钱德勒的读书热，他的书的争夺战似乎一直在持续。我也想再重读一遍来着，但是今天也没能抢到……”

“那真是不好意思了，我这和转借差不多。”

“没关系，我以前读过，而且在找这本书的时候又遇到了别的书。这所学校的藏书量可真多，要是埋头阅读的话估计毕业也是没多久的事。”

她这样说着，将勃朗特的书拿在手中，露出微笑。

“……说不定真是这样。”

这里确实藏有相当多的书。

“耽误你时间了。”

现在是宝贵的午休时间。我没吃午饭就来这里了，和其他班学生闲聊把时间用掉不是我的本意。我决定离开。

“你不是来找其他要借的书的吗？只是返还和借出手续的话在前台办不就行了，你是想顺便借点别的书回去对吧？”

椎名叫住了想转身离开的我。

“我打算下次再来借……你在干什么？”

椎名将视线从我身上移开，转向了推理小说区域的书架。

“你读过多萝西·利·塞耶斯的系列作品吗？”

“没有，读过克里斯蒂，但是多萝西的还没读过。”

“要是这样的话……我推荐你读《谁的尸体》，彼得爵系列的第一本，只要读了就会爱上的。”

她这么说着，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接着递给我。

“那个……”

我对这神奇的发展深感困惑，不知该如何回答。

“我自顾自地说了这么多，让你为难了吧。”

虽然我对这本书没什么特别的兴趣，但我也没有那种就此拒绝的魄力。

反正借书是免费的，就顺便借了吧。

“不，虽然我确实有点糊涂了，但机会难得，我借来看看吧。”

“真是太好了。”

不知她有何打算，椎名脸上浮现出异常高兴的笑容。

“你应该还没吃午饭吧？可以的话要不要一起去？”

“……”

比推荐书更加难以理解的举动。

就算这次相遇真的是偶然，但恐怕把这看作是龙园的指示更加妥当。

“C班里没有人喜欢看小说，因此我没有人可以说话。”

不知是不是因为无法忍耐我的沉默，椎名这么对我说道。

“这存在很多问题不是吗？现在C班正在焦急地寻找D班的某个人，包括我在内的数人，都被列为嫌疑人。”

这个椎名，恐怕是被告知我和启诚有可能是藏在堀北背后的人，然后受委托进行调查。

若不是那样的话，不可能会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她现在似乎打算更加深入了解我，很可能和那件事有关。

在某种程度上，她是比龙园 更加可怕的存在，因为我们对椎名日和一点也不了解。

在迄今为止的考核中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她的存在。

利用轻井泽倒是可以收集到一定的信息，但是现在在龙园 的监视下，我们无法随意行动。

启诚，波瑠加，当然还有堀北都不擅长收集其他班的信息。

虽然还可以利用平田，但是那个家伙基本上保持中立态度，而且我还没有完全看透他是怎么看待我的，所以不想这么轻易地去拜托他。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候不想去拜托他。

“别担心，那不过是为了龙园 同学而走个形式。我本就对斗争什么的没有兴趣，难道和我说话会引发什么问题吗？”

“不会，要是你没有问题的话，我也没什么好说的。”

“太好啦。因为那些无聊的事情搞得同学之间产生隔阂就不好了，大家和和睦睦才是最好的。”

隔阂，在这所本就以相互竞争作为生存方式的学校里，产生隔阂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但是，大部分的学生理所当然似的普普通通地相处。像平田还有栉田无差别人气爆棚那样，“朋友”之间本就不会产生如墙壁一般的障碍。

“那就一起去吧，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呢。”

我看向图书馆内设置的挂钟。

“我去前台办个手续。”

在偶然前去的图书馆里，谁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3

我们两人走向学生食堂。午休已经开始了超过二十分钟，食堂里有许多学生，十分热闹，但大部分的学生都是正在吃或者快要吃完了的样子，几乎没有人排在贩券机前。我简单地选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套餐，接下来的时间才难熬。

椎名似乎难以抉择，按按钮的手指上下左右摆动不知道选哪个好。

“稍微等等我哦……”

我静静地等了大约两分钟，她终于下定决心和我选了一样的套餐。

“耽误你的时间了。”

“没关系，反正后面也没有人在排队。”

很快，两份套餐做好，被放在了台子上。

椎名似乎不方便去拿装着套餐的托盘。

因为她将那时拿进图书馆的书包，也一路拿到了食堂。

“书包很碍事吧，我帮你拿。”

“不，我不能麻烦你。”

“没事，要是你拿着托盘摔倒了那才叫麻烦。”

“对不起……”

我接过她充满歉意递过来的书包，相当的重。

她不会还背着教科书吧？

“很重吧？谢谢你了。”

我们极力避开人群密集的地方，找到了两个空位。

“你平时来食堂吃饭吗？”

“不来，基本上早晨会在便利店买好午饭，在教室里吃比较多。绫小路同学经常来食堂吃饭吗？”

“因为便利店的饭有些乏味，还是刚做出来的好吃。”

椎名拿起筷子，优雅地将菜送进嘴里。

看到这一幕的我对她产生了钦佩之情，她拿筷子的方式非常美丽大方。

“嗯，这样啊……学生食堂的饭菜确实好吃，我要牢牢记住。”

“难道你这是第一次来食堂吃饭？”

“暴露了啊。”

“我看你在贩券机前也犹豫了一会儿，然后就想着你会不会是第一次来……”

第二学期都快要结束了还没有吃过食堂的学生确实少见。

“以前是有兴趣的，但是失去了最初的契机后，就不愿意来了。想着这次机会难得，这才鼓起勇气和你一起来了。”

我不知为何可以理解这种心情，突然去平时不去的地方的时候是需要鼓起一定勇气的。因为不了解那个地方的情况，不想让那些常去的人看到不知所措的自己，在这一自尊心的作用下，就会放弃前往。

我最初对在便利店里买滴滤式咖啡也有抵抗心理。

因为对自己拿着只放了冰块的杯子顺利做成咖啡没有自信。

但一旦起了个头就会发现这些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事。

“那以这次为契机，你说不定以后就能来了。”

“是的呢。”

然后，我们随便聊了聊，结束了在学生食堂的午餐时光。

因为我们是后来的，等我们吃完的时候食堂里的学生几乎都走光了，只剩下零星几个热闹地聊着天和慢悠悠地吃着饭的学生。

“不好意思，回到刚刚在图书馆里的话题，有时间的话你可以读读这些书吗？”

椎名将书包放到桌子上。

咚！传出从书包外观看完全想象不出来的重低音。

“绫小路同学读过其中的哪些呢？”

她从书包中拿出了四本书，难怪书包那么重。

居然分别是康奈尔·伍尔里奇、埃勒里·奎因、劳伦斯·布洛克，还有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作品。

“真是不错的书……”

无论哪一本都是往年的推理名作。

“你知道他们吗？”

“我也相当喜欢推理小说。”

“是吗？”

椎名合掌微笑。

我突然发觉书有些不同。

“这些不是图书馆的书吧。”

“这些全部都是我自己的，想着什么时候遇到了有着相同兴趣爱好、能聊得来的人方便借给他，就随身带着它们。一开始只有一本，在可以借书出去的人出现之前，不小心越积越多了。”

“这样啊。”

这孩子有点天然呆的样子。

“别客气，不管哪本你都可以拿去看。”

“那就选……我还没读过的埃勒里·奎因的这本吧。”

“嗯嗯，好的。”

如果这都是演技的话那就太了不起了，但是总觉得这不是。

让人只觉得她是单纯喜欢书才会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和她在奇怪的地方产生了奇怪的关联。

当然，如果这是C班布置的陷阱的话确实应该有所防备，但这次应该可以说是纯粹的偶然。

我们在约定了过几日还书以后，宣告午休结束的铃声响起来了。

4

放学后，像往常一样，手机的群聊里有了新消息。

“能来榉树城的话就来，在老地方。”

是波瑠加发的，语气轻松。

在我正要打字回消息的时候，邻座的话语如同利刃般传来。

“你脸上带着那种女孩子才有的笑容，真让人不舒服呢。”

“谁啊？”

“你啊，就算我不说你也该有点自觉吧。”

“至少我有信心说，不止我一个人脸上带着这种笑。”

我不记得自己嘴角有上扬。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我说的是你的内心。”

看来，堀北看出我因收到朋友发来的信息而内心愉悦。

“你和他们相处得真好。”

扔下这句话，堀北拿着书包一个人回去了。

“带着像女孩的笑……”

虽然她对我收到来自朋友的信息没有恶意，但擅自推测我的表情，还将其解释为“像个女孩”，应该是因为她似乎对此不太高兴。

她就那么想维持我们两个人的同盟啊……

我迅速地收拾好东西，离开了教室。

一般的小团体的话都是在教室里打好招呼，一起前往目的地，但是我们这个不强制参与的小团体并不这么做。

不管怎么说，想聚的人在想聚的时间集合即可。

到达榉树城里的老地方，大家都已经到了。

“明人，你社团活动呢？”

“……今天翘了。”

“好像是C班的那群家伙又来弓 道场了，虽然没有一见到就打起来……”

看来发生了一些争执。

“我和前辈说今天没什么兴致，想休息，我们管的还挺松的。”

就算要休息，这个理由也太老实了。

算了，要是撒谎说身体不舒服的话，现在也不能在这儿了。

“说真的，要是再不制止C班的暴力行动的话可能就糟了，社团活动也参加不了。”

“和老师谈谈呢？”

波瑠加这样建议，但明人左右摇了摇头。

“就算和老师说‘我们正被C班监视’也没用，如果是禁止进入的地方还好，但来弓 道部参观学习确实是他们的自由。”

就算这不是他们的本来目的，反复来参观学习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那倒也是，C班总是做些让人讨厌的事啊。啊，说起C班，我可看见了……哟，干得不错呀，老兄。”

不知道波瑠加用的是哪个年代的词，边说还边拿胳膊肘顶我的腰。

“看见什么了？”

“还问看见什么了，阿隆你不是和C班的椎名一起吃饭了吗？”

……原来如此，在学生食堂被她看见了啊。

虽说食堂很大，但到后来几乎没什么人了，被人注意到也不奇怪。

“爱里一直很在意这个，饭都撒出来了。”

“哇！我们不是说好不把这个说出来的嘛，波波！”

“是吗？那当我没说啊。”

大脑的结构可没有那么简单，不是说忘就能忘的。

但是这下我明白了。

今天集合一定就是为了说这件事。

“你难道是想赶在圣诞节前谈个恋爱？”

“是这样吗，清隆？我本以为你不会做这么俗的事情来着。”

启诚的话语中好像带着微微怒气。

“天真，太天真了启诚，所谓男女最终都会谈恋爱的，你居然说它俗，可真是太土了。现在的年轻人可比你想的要早熟。”

“早是多早，可我们才高一啊。”

“高中一年级才谈恋爱可就太晚了的意思。我小学的时候，同年级的学生里就有人和初中生或者高中生谈恋爱。”

听到波瑠加那有着强烈冲击性的发言，启诚张大嘴说不出话来。

“我听、听都没听说过。”

“那只是因为启诚你不关注周围而已。对像小孩一样的同年级男生没兴趣的女生可多着呢。”

觉得那只是小学生过家家，但也可能是我和启诚不谙世故。不过，刚刚有个地方必须加以订正。

“看你们聊得这么嗨我打扰一下，我和椎名可没什么。”

“是吗？不是因为害羞了，在掩盖些什么吧？”

“看……看嘛，我就是这么说的，但波波怎么也不相信。”

“午休的时候有事去了趟图书馆，在那儿很偶然地被椎名搭话了。估计就和明人在社团被石崎他们盯上了一样。我也被问东问西，要是反常地拒绝她导致被额外关注就惨了，所以才……”

按事情的先后顺序来说的话，也会更加可信。

而且我讲的并不全是谎言。

就算那是偶然的相遇，她想侦察一番的可能性也很大。

“终于绫小路你也被盯上了啊……龙园那个家伙这么不满意要被D班超过的事吗？”

明人切身体会到除了自己以外受害范围还在扩大，愤慨地说道。

但是启诚开始从别的角度思考这次的尾随事件。

“不，说不定不是这样。最近，D班有隐藏的幕后人这个传闻不是在扩散吗？虽然我一直以来都没有留意这个，但这说不定就是龙园跟踪我们的原因。绫小路，椎名问你什么了？”

“正如你说的那样，大概是因为看我一个人好搭话吧。虽然也掺杂着别的问题，但和隐藏的幕后人有关的问题问了我好几个。”

“是、是这样啊。不是约会对吧？”

原来和恋爱什么的完全没有关系，爱里如释重负。

“但是我也什么都不知道，她问我我也回答不出。说真的，当时太艰难了。”

“但我觉得你当时和她聊得很开心呢。”

“也不能把我的负面情绪表现得太明显吧，毕竟是同年级同学。”

波瑠加有些半信半疑，但启诚很快地转变了话题。

“波瑠加说的暂且放一边，C班的事确实让人有些不放心。虽然是偷偷听来的，但是须藤好像又被C班的人纠缠，还找堀北商量来着。”

看来今早须藤和堀北的对话被启诚听到了。

“启诚你那边没事吧？”

明人有些担心地说道，启诚做思考状。

“现阶段还没有什么异常的状况，但是，要说可疑的地方也不是没有。”

启诚又回想了一遍近来发生的事，说出了自己有些在意的地方。

“最近见到C班学生的机会好像变多了。你们可能没注意到，全都是龙园 身边的人，难道我也被跟踪了吗？”

这种可能性极大。

“这样啊……但我身边还没有。”

爱里不记得身边有过这样的事，慎重地举起手。

“我也是。”

波瑠加也和爱里一样举起手。

一般来说谁都不会想到自己会被人跟踪。

更何况大家以前都没有被跟踪过的经历，所以确实也很难意识到。

“有可能只是像启诚之前那样还没有觉察到，说不定就被谁盯着呢。”

“什么？这不是跟踪狂吗？太恶心了。”

当然，男生跟踪女生的话会产生许多问题。

龙园 如果考虑周全的话，应该会派出女生。

“这也有可能……”

一直听着大家说话的明人，手放到嘴边然后像想起了什么一样说道：

“我社团活动结束和你们会合的时间一般都会晚点对吧？”

“对，六点多或者七点多的时候。”

“总觉得C班的学生太多了，前几天在榉树城这里会合的时候，小宫在附近对吧？他现在也在。”

在这个小团体中，明人头脑清晰，有着敏锐的观察力。

波瑠加想环视四周，但被明人阻止了。

“别这么做，还不确定到底是谁在盯着我们，不做反应比较好。”

要是明人没有开口阻止的话我就要开口了。

尽量避免多生事端。

“啊，好恶心。”

“话说，D班里有幕后操纵者的传闻是真的吗？”

波瑠加可能也没当真，到现在还是半信半疑。

“别当真波瑠加，龙园不过是在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要是那个人真的存在的话，他又怎么会知道。”

明人从根本上否定这件事。

但是，启诚换了个角度。

“龙园应该也是好好考虑过的，正是因为他认为那个人存在，才会跟踪我们想要把那个人找出来。要是真像龙园所说D班里有这么一个幕后操纵者的话，会是谁呢？”

“你也觉得有这么一个人啊。”

“不这么想的话不就说不通龙园他们行动的意义了吗？”

明人还是有点不同意。

“要是龙园所想的行动是有意义的就好了。”

可能是因为此前多次被C班找茬儿，明人还有些不相信。

“阿隆你怎么想？”

果然问到我了。

“不管他们要找的这个人实际上存不存在，跟踪我们的目的应该就是想找到这个人。”

听完大家的意见，波瑠加抱着胳膊说道：

“那就是除堀北以外在之前的考核里活跃的人咯？难道是启诚？头脑聪明，考试中成绩也一直名列前茅。”

“我可什么都没干，无人岛考核还有船上考核的时候都只是听从指挥。”

启诚边反省边叹气。

“那是高圆寺吗？虽然性格恶劣，但头脑聪明，运动神经也异常发达。”

“正是因为如此才不可能吧，性格就像波瑠加说的那样，看上去像是会为了班级努力的人吗？”

他比堀北还要缺少团队协调性，已经达到了一种难以置信的程度。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才装作那样。”

“意思是他那奇葩的性格是装出来的？”

“他的真实身份其实是沉着冷静的幕后谋士……有没有这种可能？”

全员同时摇头。

“绝对不可能……”

正因为相处了这么久，那么奇葩的性格一定是高圆寺的本性。

“说起来，就算不提性格有多差，高圆寺是幕后策划者的可能性也极低。”

启诚的话听起来像是有一定根据的。

“那个家伙在无人岛考核的时候，第一天就中途退出了，就是说他应该完全没有把握战局。如果那个时候除堀北以外还有别的幕后人的话，高圆寺是完全不可能的。”

“哦，原来如此。启诚，你说得很有道理。”

“但这也不过是我的推测。这是以龙园所说的幕后者真正存在为前提的，而且幕后者还参与了所有的考核。但就算他真的存在，也有

可能在无人岛的时候还没有参与进来。”

“嗯，确实如此。”

“但是我总觉得班里真的有这么一个幕后者。”

“启诚你为什么这么想？”

面对明人持续的质疑，启诚接着答道：

“凭感觉，非要说根据的话，那就是因为D班能够发展到今天这个样子。”

“但是，龙园 为什么能断定那个幕后者不是堀北？”

这是谁都没有弄明白的地方，谈话在这里稍稍停了一会儿。

“有没有可能是平田同学？在无人岛的时候，他好像说过从堀北那里得到了一些建议来着。”

“你的意思是实际上背地里是由平田指示的？”

“虽然他看上去不像是会这么做的人，但是也没法完全否定。”

最终，身边的人里最有可能的就是平田了。

“但平田肯定会被盯着吧。”

“好可怜……可能被十来个人盯着也说不定。”

平常要是被这么多的人监视的话，恐怕一举一动都会被看到。

就如同明人被石崎他们缠上一样，平田应该也被谁盯上了，但平田是一个通过不插手不干预问题来解决问题的学生。

他面对必须打败的敌人的时候，也会为对方考虑的样子浮现在我的眼前。

我最近和平田基本上没有接触。

龙园他们正在暗中调查，在这一局势下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

没必要给他们多余的线索。

“清隆同学。”

听着大家说话的爱里，有些顾虑地开口说道。

“嗯？”

“希望我的问题不会让你生气……但是，那个幕后者，有没有可能是清隆同学呢？”

听到这一席话，剩下的三个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因、因为，那个……清隆同学一直以来都很沉着冷静，脑子又聪明……值得信赖……所以我想着他应该给堀北同学提了许多建议……”

“阿隆成绩好吗？”

“好像不好也不坏。”

启诚迅速推了推眼镜。

这是他们对单纯，或者说是不了解同班同学的爱里的话发表的意见，对她并没有恶意。

“对、对不起。我只是不由得这么想了而已……要是因为清隆同学无意间提了建议，结果被龙园同学盯上的话也挺可怜的……”

“可惜了，我也只是从堀北那里得到建议的那一方。”

“哎，阿隆你也带着一点神秘的要素呢，毕竟是堀北身边的人，这么看的话你被怀疑也并不奇怪。”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椎名还直接来向我搭话。”

一直以来都否认有幕后操纵者的存在的明人得出了一个结论。

“他们确实很有可能在怀疑绫小路。就算幕后者不存在，也有可能因为他一直在堀北身边，导致他们对有幕后者存在一事深信不疑。”

“要是这样的话，对阿隆你来说这真是个灾难。”

“就是说啊。”

“因子虚乌有的事被龙园监视啊，光想想就头疼。要是你遇上了什么难题，尽管找我们商量。”

“啊，好。”

但是，这种跟踪龙园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龙园一定会寻找一个好时机，发起总攻。

5

放学后，我一边放松着酸痛难忍的肩膀，一边发出不会让任何人察觉到的叹气声。

肩膀酸痛是因为班里有一个人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

裙摆随风轻摇，她停在我的面前。

“绫小路同学，你今天有时间吗？”

和我说话的是D班的女生佐藤。

“有时间的话可以一起喝个茶再回去吗？”

她一边用左手食指一圈一圈地像卷意大利面似的卷着自己的头发，一边说道。

不得不说她是一个有胆量……有积极性的学生。

佐藤，从以前开始就对我做类似表白的事。

这次应该就是约会的邀请吧。

坐在我旁边的堀北看样子毫不在意，收拾完东西就离开了教室，但隐隐感觉到绫小路组的成员们在注意着我这边的情况。

可能在想为什么活泼开朗的佐藤会和我说话。

特别是波瑠加，正津津有味地关注着我这边的情况。

“……”

今天没有什么特别的计划，和成员们的聚会也不是强制参加所以不必担心。来自成员们的视线让我有些在意，但这也只是小事。

“你放学后有别的事吗？”

因为没有立刻得到我的应允，佐藤有些不安地问道。

“对不起，佐藤，我今天还有其他事。”

虽然有些犹豫，但我最后还是拒绝了。

理由和导致我肩膀酸痛的原因有关。

从今天早晨开始一直到放学，那道时不时看向我的视线让我有些不爽。

在我和佐藤说话的期间，那道视线也一直停留在我身上。

视线来自下了课还留在教室里的茶柱老师。

她本人看上去虽然像是在淡淡地处理着剩余的事务，但其实非常明显她是在一边假装处理手头事务，一边看着我。

她似乎是有事想找我。

“这……这样啊，那再见绫小路同学。”

让佐藤失望虽然不好，但今天实在不凑巧。

佐藤目送我离开教室。

这个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个问题也立刻出现了。

几乎同一个时间点走出教室的茶柱老师紧跟在我身后。

果然是有事找我。

看来拒绝佐藤的邀请是正确的。

我特地避开显眼的走廊，选择了一个需要绕远路的楼梯走向玄关。

“……绫小路。”

在人少的地方，茶柱老师走近我并开口说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嗯，先跟我来。”

“这可就难办了，我接下来和堀北还有约。”

我想撒个谎溜走。

“我作为老师虽然不想做这种没准备的事，但有时也不得不这么做。”

一直以来都不会外露感情的茶柱老师，罕见地露出无可奈何的表情。

“我有不好的预感。”

“很遗憾，你没有拒绝的权利，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虽然不想跟着她去，但老师的命令不得不从。

心中多多少少的抵抗也已是徒劳，我跟上茶柱老师的脚步。

“接待室？专门到这个地方来说吗？现在谈以后的升学就业未免太早了吧。”

“你马上就知道了。”

我尝试让气氛变轻松，但看样子她并不会回答我的问题。

比起门的另一侧，我更在意现在茶柱老师的情况。

她的情况怎么说呢，紧张中似乎还带着焦虑。

就算门的另一侧是我猜的那个人，老师的态度变化如此明显也很奇怪。要是平常就缺乏冷静的老师就算了，但是茶柱老师不同。

茶柱老师没有察觉到我的疑惑，敲了敲门。

“校长，我把绫小路同学带来了。”

校长啊。像我这样的学生，本来从开学到毕业应该都和校长扯不上关系。

“请进。”

虽然语气柔和，但还是能够感受到与年龄相匹配的威严。茶柱老师打开了接待室的门。

一个六十岁左右的男人坐在沙发上。每学期的开学典礼和结业式的时候见过几次，他毫无疑问是这所学校的校长。但是，他的表情可不轻松，额头上还冒着虚汗。在他的对面还坐着一个人，这下我知道了。

我会被叫到这里来的理由。

“那接下来就请二位聊吧，我就先离开了，可以吗？”

“当然。”

校长对面坐着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明显要比校长小两轮，但校长从头到尾都低声下气的，逃命似的离开了自己的地盘。



“那我也先告辞了……”

茶柱老师也向那个男人行了一礼，和校长一起离开了。

我没错过她最后看向我的视线中有一丝游移。

门被关上，只剩下暖气运作的声音。

我一动不动且一言不发，男人静静地说道：

“先坐下来怎么样，我可是专门来看你的。”

时隔一年，不……一年半，再次听到这个男人的声音。

语气和语调，和以前相比没有任何变化。

我也没有期望过他能有什么变化。

“我可没有时间坐下来和你长谈，接下来还和朋友有约。”

“朋友？别开玩笑了，你怎么可能会交到朋友。”

明明没有时刻关注我的生活，他却如此断言道。

确实像这个坚信自己是绝对正义的男人说出来的话。

“我和不和你交谈，这对我接下来没有任何影响。”

“那我可以认为你会给我我想要的回复吗？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也没必要谈下去，我也是抽时间过来的。”

男人看都没看我一眼，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我不知道你想要什么样的答案。”

“退学申请书已经替你准备好了，刚刚也已经和校长说过了，就等你同意。”

我刚想搪塞糊弄过去，男人马上切入正题。

“我没有要退学的理由。”

“对你来说可能是这样，但对我来说你必须退学。”

说到这里，男人第一次将视线转向我。

他那锐利的目光没有削弱的趋势，反而一年比一年尖锐。

他那如同被磨光发亮的利刃一般的瞳孔，应该有不少人觉得自己会被这双瞳孔看穿内心吧，但我选择正面迎上它。

“仅因父亲单方面的意见就无视孩子的意见吗？”

“父亲？你有把我当过父亲吗？”

“确实没有。”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这个男人有没有把我当过自己的孩子尚且存疑。

恐怕我们两人都觉得我们只不过是户籍上的父子。

血脉相连什么的根本无所谓。

“大前提是你擅自行动了，我应该只是下令要你原地待命而已。”

男人已经不再催促我坐下，接着说道：

“你违背我的命令进入这所学校，我命令你立刻退学也是理所当然。”

“只有在White Room里你的命令才是不可违背的，现在我没有必要听你的命令。”

简单的逻辑说明，男人自然不会接受。

“不过是一段时间不见，你变得如此能说会道了，果然是受了这所无聊学校的影响。”

男人以手托腮，用看脏东西般的眼神看着我。

“你不如先回答我刚刚的问题。”

“有没有必要听我的命令，这个无聊的问题吗？你是我的所有物，所有者拥有支配所有物的一切权利，生死也是由我来决定。”

在这个法治国家，这个男人居然能一本正经地说出这样的话，性质实在是恶劣。

“虽然不知道你到底要纠缠我到什么时候，但是我没有退学的打算。”

就算再继续这样争执下去，也不会有任何进展，我们都心知肚明。

讨厌浪费时间的这个男人，自然是用另一招。

“你不想知道把这所学校告诉给你、给你出主意让你入学的松雄，他怎么样了吗？”

“不想。”

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他的样子也立刻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他是被我任命负责管理你一年的管家，可惜最后背叛了我这个雇主。”

这个男人没有一口气将话全部说完，而是故意分开说。

这样做，可以让对方深刻记住内容的同时，灌输进重要的谈话要开始了的意识。

结合沉重的语调与目光，会让听话的这一方不由得向消极的方面思考，会想知道话里的这个人到底做了什么过分的事情。

“作为逃脱我的管理的方法之一，他告知了你这所学校的存在，还无视我的意见擅自给你办理了入学手续，他实在是太愚蠢了。”

说完将刚刚沏好的茶拿在手里，喝了一口。

“实在荒唐，这种行为不可饶恕，自然必须受到责罚。”

这并不是威胁，只是将发生的事实，原原本本地不掺加任何感情地说出来。

“你已经猜到了吧，他受到的惩罚就是被我解雇了。”

“这是违反雇主命令的人应得的惩罚。”

我的管家松雄，是一个年近六十的男人。

非常照顾我，待人也亲切，无论是什么样的孩子都会喜欢上他。

松雄虽然很早就结婚了，但是一直没能有孩子，过了四十岁才终于得到第一个孩子，代价是失去了自己的妻子。他独自抚养的这个孩子和我差不多大，记得他总是说这个儿子让他无比骄傲。

我虽没有亲眼见过他儿子，但松雄说过他儿子为了报答自己的养育之恩，每天勤勉读书。松雄当时的笑容，我现在仍记忆犹新。

“你也知道吧，那个让松雄骄傲的儿子。”

他好像看穿我一样，于是从这里开始突破。

“就像你确定进入这所学校一样，松雄的儿子也克服了考试的难关，顺利地进入了一所有名的私立学校，他真的非常努力。”

那个男人停顿了一下，接着继续说道：

“但，现在退学了。”

这句话的意思非常简单。

虽然没有明说，但意思就是作为松雄背叛自己的惩罚，取消了他儿子的入学资格。

眼前的这个男人的确有这个能力。

“然后呢？你就此善罢甘休了吗？真是太温柔了呢。”

“松雄的儿子是个内心强大的人，就算被心心念念的学校退学，也没有气馁，打算去其他的高中，想要重整旗鼓。所以我想尽办法阻止他，彻底摧毁了他所有的升学路，让他放弃了升学。松雄自身也一

样，我散布他的差评，使得没有人会再雇用他。结果就是他的儿子没有学校可上，他自己也没有了工作。”

意思就是，我的任性导致松雄和他的儿子走投无路。

这些应该不是这个男人编撰的，而是事实。

但如果只是告诉我这么无聊的事情的话，也实在是扫兴。

“就这些的话大概你也不会有多惊讶吧，既然背叛了雇主，自然要付出一些代价。但是松雄似乎比我们想的还要想不开。本就是个又有责任感又温柔体贴的男人，早年丧妻，一个人辛辛苦苦带大儿子，因自己草率的行动断送了儿子的将来而苦恼不堪，所以做出了一个决定，在恳求我不要再干预他儿子的人生之后，作为代价，烧身自杀了。”

看样子这才是他说了这么久真正想说的。

将我的任性行动，与夺人性命的惨剧联系起来。

“现在，他儿子在没有保障的地方打工，靠微薄的工资勉强活下去，没有梦想，也没有希望。”

“因为你，他们一家遭遇了如此悲惨的事情，他儿子现在想必正恨着你吧。”

“这并不是死了就可以一了百了的问题。”

所以呢？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男人微微扬起嘴角。

“照顾你、帮助你的人死了，你却看上去好像一点感触都没有呢。他赌上自己的性命来帮你，要是看到你现在的态度，估计也会后

悔吧。”

这是这个男人的手段。

松雄和他的儿子不管是流落街头或是选择结束生命，其原因都在于这个男人。

归根结底，死人是没有后悔这一说的。

这个男人的目的不是要迫使我产生罪恶感。

也不是要引起我的同情。

他大概只是想向我展示他不会饶恕惹怒自己的人。只是想向我传递这一点而已。

“首先作为大前提，没有证据证明你说的话是真的。”

“松雄的死亡证明书已经被受理了，需要的话我可以让人把他的居民卡拿来。”

语气中带有随时可以的那种强硬态度。

“就算他真的死了，那我就更不能离开这所学校了。明明知道自己会被你惩罚还帮我入学，我这算是继承他的遗愿。”

用荒唐的回答回应荒唐的内容。

“清隆 你变化很大啊。”

我明白这个男人想说什么。

我一直以来都服从于这个男人的命令……准确来说是在White Room里的命令。

因为对当时的我而言，White Room就是整个世界。

但是，这个男人唯一的失败大概就是留出了一年的空白期吧。

“空白的那一年里发生了什么？是什么让你决定进入这所学校？”

这个男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开始追问。

“确实，你施行了最好的教育，就算你的做法都不能为世人所知，我也并不否认White Room这一制度本身。所以，我并不打算和别人说过去的事情，也不愿说骗人的话。但是，你过分追求理想中的东西了，这才造就了现在的我。”

我是十六岁的高一学生。但我的知识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普通人一生可以掌握的量。正因如此，我认识到了，或者说是可以认识到这样一件事，人类的探究心理是无穷的。

“你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纯粹的学术知识自不必说，武术、护身术等数不胜数。但也正是如此，我才想学习你认为毫无用处而舍弃掉的‘世俗’。”

“这和你离开家有关？”

“继续待在White Room里能学到和在这所学校里一样的东西吗？什么是自由、什么是不被束缚，在那里是学不到这些的。”

只有这点，是这个男人也无法否认的。

White Room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高效率培养人才的地方之一，但却无法学到所有的东西，那里会将不被需要的东西完全剔除。

“松雄和我说了，全日本只有这里能逃脱你的掌控。”

如果我不选择进入这所学校而是遵照指令继续待命，或者选择了其他道路的话，我大概又会被带回White Room，所以我坚决拒绝退学。

“虽然有些难以理解，但看样子我不得不接受这个现状啊。果然不应该在计划完成之前，临时关闭White Room，短短一年就使得耗费了十六年的计划毁于一旦，真是可惜。最可恶的是，你竟然为了逃离我的手掌心而躲进了这所学校。”

这个男人也对White Room的临时关闭感到后悔万分，所以才强烈地想把我带回去。但经过这半年以上的接触，我感觉到这所学校背后隐藏着些什么，可能是有什么大人物做后盾。

“我知道你来这里的理由，但要是你觉得这就万事大吉了的话未免太过天真。我也可以像对松雄的儿子一样，强行让你离开这所学校。”

“这所学校有一定的政府力量，我不觉得你可以介入。”

“怎么说得这么肯定，你的话没有根据可言。”

“首先，你身边没有日常跟在左右的保镖。四处招人怨恨的你，是不会不让他们跟在身边的，但是无论是房间里还是走廊上，目光所及之处都没有他们的踪影。”

男人再次将茶杯拿在手里，将应该已经变温的茶一饮而尽。

“不过是到一所高中来，保镖什么的不需要。”

“连去厕所都要带着保镖的你是不会做这么偷懒的事情，应该说是想带过来，但没能带过来吧，是这所学校的领导者没有允许你这么做。”

而且如果不遵从的话，男子就不会被允许进入这所学校。

“还是缺少根据。”

“其次，要是你能强行让我退学的话，就不会在这里和我磨叽，直接让我退学就好了。但是，你没有这么做，反而特意来和我谈话让我主动退学。这很可疑吧。”

他应该是见都没见过松雄的儿子，就让他退学了吧。

“还有一点，这所学校非常明显是属于敌方阵营，要是你强行施压的事被世人知晓了的话，你东山再起的野心恐怕永远都不会实现了吧？”

“……这也是松雄告诉你的啊，都死了还要来坏我的事。”

“也并不全是他告诉我的。”

松雄虽然不会告诉我过多的内容，但是我可以自己推断出来。

松雄应该也知道这个男人是不会被小伎俩阻止的。

“设施中断的影响也是如此，但我还发现了你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在无论多完美的教育下，人类都会迎来一个可以叫作‘反抗期’的阶段。”

不过是十五年的教育，是无法和上古时代就已定型的DNA抗衡的。

“你这么一个小人物，为什么要做这种离经叛道的事？你应该从一开始就知道学习不需要的东西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不过是觉得探究永无止境，自己的路也要自己来决定。”

“无趣，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比我给你准备的路更好的了。你早晚要超过我，成为撼动日本的存在，你为什么就是不懂这一点。”

“那不过是你自己的想法。”

“我们果然还是说不到一块儿去。”

“我也这么想呢。”

我们两人的意见无论如何都无法统一。

“White Room已经再次启动了，这次计划完美，不会再有阻碍，落下的进度也准备追回来。”

“那应该不缺服从你命令的人吧，为何要拘泥于我？”

“计划确实顺利重启，但是还没有出现和你一样优秀的人。”

“‘因为我们是父子’这样的话，你连撒谎都说不出来啊。”

“就算我撒了这种无聊的谎，你也不会相信的吧。”

确实是这样。

“我最后再说一句清隆，你最好想好以后再回答。是自己决定离开这所学校，还是让我强行把你带走，你想要哪种？”

看来，这个男人无论如何都想让我回到他的手掌心。

虽然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手段，但是我并不想听他的。

“……看来你还是不打算跟我回去啊。”

我持续沉默，使得男人早早地得出结论。

“不知道这是不是对你的安慰，我是不会放弃学习新东西的。虽然指导方针不一样，但是这所学校同样也在培育着人才，我对此有所期待。”

“愚蠢至极，你完全不知道这所学校是个什么地方。这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的老巢，你班上应该也有吧，无药可救的渣滓。”

“渣滓？不是这样的吧。在这里你说不定可以找到人类是否平等的答案，我倒是觉得这很有趣。”

“废柴和天才能站在同一台上？你别开玩笑了。”

“希望如此。”

“看样子你是要和我作对到底啊。”

“说到这里就差不多了吧，你应该知道再说下去也不会有结果。”

在我表明了差不多想结束的意思的时候，接待室响起了敲门声。

“打扰了。”

随着这句话门慢慢被打开，进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人。

面对意料之外的访客，男人的表情变得有些严峻。

“好久不见啊，绫小路老师。”

说完，刚进来的男人深深地低下了头，他们看起来就像是下属和上司的关系。

“……坂柳。真是好久不见，有七八年了吧？”

“我从父亲那里接下理事长之位已经过了这么久了啊，时间过得真快。”

坂柳？这个自称是理事长的男人的名字有些耳熟。

大概和A班的坂柳有栖有关系。

“你是绫小路老师的儿子……叫清隆 对吧？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理事长向我打招呼，微微点头示意。

“请多关照。我们话已经说完了，我这就回去。”

“可以再待一会儿吗？我有些话想和绫小路老师还有你说。”

被这所学校的理事长如此拜托，我无法拒绝。

“来，坐吧。”

他让我坐到沙发上，然后自己坐在了我旁边。

“我从校长那里听说了，您是想让清隆同学退学对吧？”

“没错，既然家长都如此希望了，学校方面也应该立刻执行。”

听到男人这么说，理事长会作何回复呢？

理事长没有丝毫不安，看着男人的眼睛说道：

“不能这么说。学生的父母确实有很大的发言权，如果父母迫切希望孩子退学的话，不考虑孩子的意见同意让他退学的也是有可能的。但是，那是多方面考虑过后的结果。打个比方说，如果正在遭受极其恶劣的虐待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有这样的事吗，清隆同学？”

“完全没有。”

“太荒唐了，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个，我不过是让他离开这个没有家长许可就入学了的高中。”

“高中不是义务教育，孩子想进入哪所学校也是他的自由。当然如果伴随升学而产生的教育费用等需要家长来支付的话，自由什么的也并不成立，但是至少这所学校的费用是由政府全额承担的，无须家长来支付。无论如何学生的自主性是摆在第一位的。”

这番话听起来理所当然，但是值得感激。

同时我也明白了一件事。松雄所说的“进入这所学校的话就可以逃离White Room的控制”这句话，应该和这个男人的存在有关。他面对我的父亲毫不胆怯，将自己所想的东西清楚地说出来，有着和屈服于权力的校长完全不同的可靠感。

“你也变了，以前那个支持我的你去哪里了？”

“现在我也非常尊重绫小路老师您。但是，正是因为我赞同了我父亲创建学校的方针，当时才继承了家业，这您应该最清楚不是吗？从父亲那时候开始，这所学校的方针就没有改变过。”

“我并不打算否定你的做法，你继承你父亲的想法也没有问题。但是，要真是那样的话，你又为什么让清隆进入这所学校呢？”

男人心生疑问，追问坂柳理事长。

“为什么？因为他面试和笔试成绩合格了。”

“不要回避问题，我知道贵校和其他的学校是不一样的，清隆本不能成为合格对象，面试和笔试不过是走个形式而已。”

听到这席话，一直面带爽朗笑容的坂柳理事长，表情产生了变化。

“……真不愧是绫小路老师啊，虽说已经退居二线了，知道得还这么详细。”

“进入这所学校的推荐名单应该早已暗中定好了，同时也确定了他们能被录取。换句话说，没有推荐名额的学生不论是谁都会落榜，不是吗？”

这些对话身为学生的我本来绝不可能会听到。

“清隆不可能在被选中的名单内，他被选上了这一点很可疑。”

“嗯，是的，他原本并不在入学名单内。入学名单上没有名字的申请者也全部做了不合格处理，不过还是走形式举办了面试和笔试。而只有他，是仅凭我自己的判断就批准入学的。您这次来可能是打算带他回去，不过他现在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学生，而我有守护这所学校

学生的义务。不管您再怎么要求，只要他自己不说走，我就没有办法让您带走他。”

“一派胡言。”男人不逊地说出这句话。视线从坂柳理事长那里移到了我的身上。

但坂柳理事长继续说道：

“我们也不会无视家长的意见，如果家长希望孩子退学的话，我们会反复进行学生、学校和家长之间的三方会谈，直到三方达成一致意见。”

这相当于完全断了退学这条路。

看来这个男人已经无计可施了。

“我的确没有办法在你的地盘上强行要求你做什么，不过，既然如此我也会换个方法。”

“您打算怎么做呢？如果太过分的话……”

“知道，我丝毫没有要给你施加压力的意思。”

这个能力超群的男人既然这么说，也可以理解为他无法这么做。

“只要他的退学符合贵校的规定就没有问题对吧？”

“嗯，我保证。我们不会特殊对待老师您的儿子。”

“既然如此我的话就说完了，再见。”

男人从沙发上站起来。

“下次什么时候能再见到您呢？”

“至少不会在这里见第二面。”

“我送您。”

“留步。”

男人拒绝了理事长的送行。我对他说道：

“你还要以家长身份来这里多少次？”

“这种地方，来一次就够了。”

留下这句话后，男人离开了接待室。

“呼……老师在的地方气氛还是这么紧张，你也不容易吧？”

“并不。”

毕竟我已经习惯成自然了。

接待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两个人，稍稍松了口气的坂柳理事长向我投来温暖的目光。

“我早就知道你的事情，虽说没有直接说过话，但是一直以来都透过玻璃观察着你，老师经常夸奖你。”

“这样啊，那么谜底就解开了。”

“谜底？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比起这个，坂柳理事长，难道A班的……”

“有栖吗？她是我的女儿。”

“果然是这样。”

“啊，她可不是因为我女儿的身份才进入A班的，资格审查公平公正。”

“我没有质疑您这点，只是问一下。”

这我就多少明白了为什么坂柳她会知道我。

如果是他女儿的话，知道我的事情并不难。

“在您能解释的范围内回答我即可，刚刚那个男人……也就是我父亲说过的话里有个让我在意的地方。”

“你想问入学的事情？”

“对。”

“嗯，确实如绫小路老师说的那样，这所学校会以全国中学生为对象提前进行调查，只会允许通过调查，被判定‘值得进入本校’的学生入学。每年都会和各个初中的负责人进行合作，开展这项计划，现在在校的学生就是如此。面试和笔试都不过是走个过场，通过审查的学生就算是在面试的时候吊儿郎 当，考试的时候得了零分也能入学。当然了，我们也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学生的入学申请书，考试就是为了把他们都筛下去的幌子。”

所以，就算是笔试得了一百分，面试无可挑剔，也还是会被剔除出去。

反正被淘汰的学生也无从确认事情真相。

那我就明白了，为什么连须藤和池那种学习完全不行，还有轻井泽和平田那样有过问题的学生也可以入学。

“包括你也是，既然我决定让你入学了，那么不管你考试如何都能合格，就算是所有的科目都拿五十分也没有任何影响。”

真是一所特别的学校。

恐怕这样的学校在全日本也仅此一家。

“你和绫小路老师应该都很疑惑吧，为什么这样一所由国家主导的学校，不以学生综合实力高低作为评判标准。不过，你们将来就会知道答案，我们的学生培养方针到底是什么，以及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

坂柳理事长自信满满地说道。

“……一不小心说多了，我不能再告诉你更多的东西了。你是这所学校的学生，而我的身份则是监督指导你。”

即使如此还让我听到这一切，是因为我身处被逼迫退学的位置吧。

“我会在学校规定范围内保护学生，你懂我的意思吗？”

要是在规定范围内保护不了的话，他也无计可施的意思。

“当然了，我大概知道那个男人接下来会怎么做。”

要想把我从这所学校里逼出去，可采取的方法十分有限。

“那我就先告辞了。”

“嗯，加油。”

随着理事长的加油声，我离开了接待室。

一走出来，就看见了在不远处等待着的茶柱老师。我微微点了点头要从她身边走过时，她迈脚跟上了我的步伐。

“和你父亲的面谈进行得如何？”

“你不需要再拿这种拙劣的方法来试探我了，我已经全部明白了。”

“……明白什么？”

“明白了茶柱老师你所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你在说什么？”

“你在动摇，虽然你可能还在隐藏，但是这已经通过你的态度表现出来了。”

视线的摇摆以及说话方式和以往并不相同，虽然只有细微的差别。

从外表看她已经竭尽全力抑制住了自己情感变化，但仍能看出她情绪上的波动。

“他没有和茶柱老师你接触，自然也没有要逼迫你要让我退学。”

“不，你父亲寻求过我的协助。事实上他也应该如我告诉你的那样，是来逼你退学的。”



父亲确实是来强迫我退学的，不过从他是初次来到这所学校，还有他的态度就能看出他没有事先找过茶柱老师。虽然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来反驳她，但是我父亲和教师接触未免也太奇怪了。

“我们就不用再互相欺骗了，坂柳理事长已经全都和我说了，说是在决定让我入学的时候就和你谈过话。”

“……理事长告诉你了啊。”

我淡淡地笑了笑。

茶柱老师瞬间明白自己已经上当了。

“绫小路，你竟然给我下套？”

“理事长没有说过任何与茶柱老师你相关的东西，然而现在，我已经知道你们有关联了。”

见到知晓我所有的科目都拿了五十分的坂柳理事长后我就确信了。

“现在让你听听我的推测。首先，在我向这所学校提出入学申请的时候，早就听说过我的理事长就独自开始行动了。然后，在确定让我入学的同时就决定将我划分到D班对吧？而他偏偏将我分到D班的原因在于D班的班主任茶柱老师你是一个表面上对班级等级竞争没有丝毫兴趣的人。”

将我分到显眼的班级里去的话，会引起不必要的关注。

“可是，坂柳理事长有一个地方失误了，看上去并不在乎班级竞争，也对此毫无兴趣的D班班主任，实际上心里比任何人都想要升上A

班。”

“……”

茶柱老师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只能沉默地听着。

她知道即使自己反驳了，也驳不倒我的话。

所以我才肆无忌惮地继续说道：

“你极其想要升上A班，但是时至今日都没有遇到优秀的学生，所以才将欲望深藏心底、装作毫不在意地走到今天不是吗？”

茶柱老师的眼神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这都是你的臆测，绫小路。”

茶柱老师反驳的话语没有任何威慑力。

“今年偶然出现了我这么一个非常怪的学生，这和往年情况并不相同。性格千奇百怪的学生很多，堀北、高圆寺、平田，还有栉田，好好引导的话是可以带领全班升到A班的，这实在让人期待，所以你尘封的野心才又燃烧起来。想起刚入学不久的时候，星之宫来找你时说过的话就更好理解了。”

旧识星之宫知道茶柱想要升到A班。

她所说的“以下克上”就是这个意思。

“不管现在我说的话还有态度有多无礼，你也只能把这口气咽下去。理事长要你保护好我，而且你还要把我作为升到A班的武器，所以你只能选择对我在这里说的话姑且听之。”

这是事实，茶柱老师别无他法。

“那么想要升到A班却一直当D班班主任的你是不会放过这次机会的。你撒谎说和我父亲有过接触，是因为你决定要将我作为你成功路上的一个工具，这是你来找我的理由，堀北也不过是你为实现自己目的而利用的一枚棋子。但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

我原本就没有什么上进心，从最初就没有想过要升到A班。

在她苦于不知如何利用基本上不主动采取任何行动的我的时候，最初的无人岛特殊考核拉开了这一切的序幕。

“如果在特殊考核开始之后还依旧 没有缩小和其他班级的差距的话，就想赶也赶不上了。万分焦急的你，无奈把被理事长告知要保密的事情说了出来。”

自那以后，D班可以说是顺利地缩小了与其他班的点数差距，达到了现在的水平。

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我父亲开始联系学校，逼我退学。

现在，一切都真相大白了。

“你本想要控制住我，没想到现在全都暴露了。”

“……原来如此，难怪理事长说要特别注意你。普通高一学生的能力远不及你，你的逻辑能力也已经远超你这个年纪的正常水平。”

她停顿了一下，点头承认。

“……我承认，我确实没有见过你的父亲。但是只要我想，就可以让你退学。伪造一个你严重违反了学校规定的事情，然后告知学

校。你无论如何都不想退学对吧？”

都到这一步了，她居然加强了对我的威胁。

“你是想说不管过程如何，结果都不会发生变化对吗？”

“没错。”

“很遗憾，我已经确信你不能让我退学。”

“……让我听听你这么说的理由。”

我调整了一下自己肆无忌惮的口气，恢复原来的状态。

我的心情实际上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不过是为了确认茶柱老师的真实想法才故意装给她看的。

“是基于现在的状况做出的判断。现在D班的成绩恐怕是近年罕见的好成绩，堀北还有其他学生也都在慢慢蓄力，并不是说没有我的帮助就绝对升不到A班。”

D班正以猛烈的势头追赶前面的班级，眼看就要超过C班了。

不仅如此，现阶段班级内部也正在发生逆转。

若是出现退学者的话自然会离目标越来越远。

到那时候茶柱老师就无力回天了，就是这么个意思。

“就算我离开了班级竞争战，您只要有希望就还会继续战斗下去。”

人类很难做到主动放弃自己的希望。

“所以，你会还我自由。”

“你都已经全部知道了，还要放弃升到A班吗？”

当然要放弃了。为了升到A班而利用我的老师和想让我退学的父亲在背地里相互接触的事情今后也绝不会发生，也就是说我完全没有必要担心。

“至少我该退场了。”

我并没有把话说死。

只要有希望人就会继续坚持下去。

越是清楚可能性无限接近于零，就越会想要去相信。

茶柱老师止住脚步。

“总之，请您今后老老实实地关注事情的发展，也不要再基于个人野心来接触我了，这样会妨碍我尽学生的本分。”

我一再提醒她。

“要是我偏不放你走呢？”

“那你就只能怀抱你的野心被埋葬了，这可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那么我换一个问题，当我丧失了希望的时候，你就不怕我会拉你一起下地狱吗？”

“确实，接下来班级点数有可能会急速下降，到那时希望就会泯灭。不过没关系，你要做什么都随便你。”

不听我的话，随她怎么做都可以。

“但是到那时你就会深刻意识到教师的身份也不过如此。”

这只不过是一个威胁，但会给知晓内情的茶柱老师带来一定的威慑效果吧。

我离开了，她没有再向我搭话。

和父亲的再会并没有带来什么感动，然而这一天收获颇丰。

我不用再协助升到A班。

接下来不论龙园要做什么，我都没有必要去插手。

不管轻井泽会被龙园怎样，都不会给我带来任何损失。

但若是轻井泽被笼络，或是背叛了我的话，我的存在就会暴露，但也不过如此。

就算龙园找到了我，只要我之后不再为D班做什么事情，他顶多把我列为危险人物然后不了了之吧。

6

日暮时的林荫道。

我抬头呼出一口气，白色烟雾越过头顶慢慢消逝。

“好冷。”

拿鼻子和嘴巴呼气，白烟出现又消失、消失又出现，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每日温差颇大，我都要忘记现在已经是冬天了。

毕竟去年的这个时候我一直待在室内……

一个不认识的女生从我身边走过，穿得不多，看上去颇冷。

手里握着手机，正在和谁畅谈的样子。

“雅，你刚当上学生会长的时候怎么不说交往的事情？哈哈哈，开玩笑开玩笑，我没有在生气，不过你可要做好准备，我下次会让你好好请一次客的。”

她在这么冷的天里露着大腿，我看着都冷。

垂至肩头的秀发飘来洗发水的余香。

“学生会？不好意思，用不着，我没兴趣。而且雅，你和上一任学生会长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解决掉对吧？等一下，你干吗突然表白？我可是知道你和不少女生都说过这种话。”

虽然我并没有要偷听的意思，但她说话那么大声，不想听也听到了。根据说话的内容，应该是二年级学生。

“算了……等你赢了堀北会长，我倒是可以考虑考虑要不要和你在一起，那我就先挂啦。”

女生挂掉电话，长吐的一口气化成白雾飘在空中，随后停下脚步，将手机放入口袋。

“得意忘形了啊，雅那个家伙。不过堀北学生会长也太差劲了，本来还期待着他能够打败雅，结果到头来还是以雅的胜利告终。”

明明刚刚还在开开心心地讲电话，一挂掉电话，声音一下子变得低沉起来。

她没有注意到我，径直向前走去。

“哇！”

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她在通往各个年级宿舍楼的分岔路口摔了个大跟头。

“好痛。”

她立刻爬起来，脸庞微微泛红，左顾右盼。

这下终于注意到了走在她身后的我。

她有点难为情地苦笑着，看样子并没有受伤。

然后她如同逃走一般，消失在了去二年级宿舍的路上。

“果然是二年级的。”

在这个学校里，除学生会和社团活动以外，基本上没有年级与年级的交流。因此没有认识其他年级学生的机会。

“女生很冷啊。”

有时候，班里会有女生说想要在短裙里面套运动裤。

要是能让她们穿就好了，可惜校规并不允许。

女生也不容易呢。

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冬季”。

没想到会这么冷，周围景色也给人一种虚幻缥缈的感觉。

有一首歌唱的是小狗看到雪之后高兴地跑来跑去，这一点我深有体会。

要是下雪了估计我也会兴奋不已。

长呼一口气，回想今天的事情。

和父亲的再会、坂柳理事长、学校的方针，这些都无所谓。

对我来说看穿了茶柱老师的谎言则是一大收获。

这下我可以向前迈一大步。

“……让我结束这一切吧。”

虽说一直以来都极力在幕后工作，但是在这种考核结果随时会公开的体制基础上，只要D班活跃起来，就难逃成为众矢之的的命运。

外界监视也必然会愈加严厉，会有人调查所有行动到底是以谁为中心展开的。

即使我将堀北树立成了中心人物，但现在龙园已经注意到了那不过是假象。

坂柳也知晓了我的过去，连一之濑也开始起疑了。

要想回到原点就只有趁现在。

当然了，过早下判断可能会自取灭亡，但是现在有必要在看清进退的情况下开展行动。

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该如何应付龙园这个麻烦。

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直接输入对方邮箱地址。

给某个人发了一条邮件。

内容是：方便打电话的时候和我联系。

信息立刻标记上了已读，并回复了我的信息。

看来那个人今天竟然没有和朋友一起出去玩，而是早早地回到了宿舍，这着实少见。

我马上输入十一位的电话号码，打了个电话过去。

“喂。”

这倦怠声音的主人是一年D班的轻井泽惠。

她本人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龙园盯上了。

她比堀北更清楚我在幕后为D班所做的事情。

话虽如此，我具体做到了哪一步、到底在做什么，她其实并不知晓。现在可以说的是，在她看来我是一个令人感到害怕的人。

“我想问问你现在正在做什么。”

“开什么玩笑，你是不会随便给我打电话的不是吗？”

本想轻松地开个头，但轻井泽没听懂我的意思。

“我是想让我们两个人的谈话更加轻松愉快，你不乐意？”

“要是你本人心里其实并不这么想也白搭对吧？”

“……你说得有道理。”

不愧是统领全班女生的人物，能看透对方的心。

“真锅她们没有再来找你吧？”

“嗯，现在暂时没有……你就为了确认这个特地给我打电话？”

她的反应与其说是吃惊，不如说是对我感到无语。

“自那以后已经过去很久了，她们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看来我已经不需要再担心了。”

“如果真是如此就好了，谁也不知道会不会有突发状况吧。”

看样子轻井泽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只要没有毕业真正的安宁就不会到来。

冷风吹来，狠狠刺向我裸露在外面的脸。

“你还在外面啊。”

她通过电话听到了我这边的风声。

“现在正在回去的路上。你今天回去挺早啊，平常要比这晚吧。”

“我偶尔也有想早回家的时候。”

她话里带刺。

“啊。”

我发现了一个东西，不禁叫了出来。

“怎么了？”

轻井泽以为我在和她说话。

“没事。”

在回宿舍楼的分岔路口，刚刚那个二年级女生摔倒的地方掉落了一个红色的护身符。

应该是刚刚那个人掉的吧。虽说可能放着不管比较好，但是根据天气预报，晚上似乎会下雪，这样下去会被水浸湿的。

看她也没有发现丢了东西要回来找的样子，那就把这个交给宿舍管理员吧。

“那个，我有件事情一定要向你确认一下，可以吗？”

“想确认的事情？”

我一边捡起护身符向二年级宿舍楼走去，一边重启和轻井泽的谈话。

“为什么你明明脑子那么聪明却从来不展示出来或者说出来呢？在笨蛋云集的D班，你要是像洋介那样走到台前的话，会获得一定支持的吧。”

不难想象她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聪明？你为什么会这么认为？”

“什么为什么……”

“我考试成绩一般，在班里也没做过什么特别出众的发言，并不值得你如此称赞。”

“我说的又不是那些事情。”

我知道她说的是什么。

我在此之前的好几次幕后作业都寻求了轻井泽的协助。

成功阻止了偷拍，还有Paper Shuffle时栉田的事情。

把这些综合起来，她觉得我不简单也并不奇怪。

“你把这些早点告诉班上同学的话，你在班里的评价也会上升吧？不仅如此，还有可能受到全校的瞩目，就像体育祭时的那样。”

明明这些和轻井泽一点关系也没有，但她兴致勃勃地滔滔不绝。

“你知道我并不希望那样。”

“那你又为什么要做这么多事情？你不希望被关注的话，从一开始什么都不做不就好了。”

“你这个意见很不错。”

我也不是因为想做才做的。

“我原本并不打算做什么，但是，有不得不这么做的理由，所以才帮了D班一把而已。”

我本来是绝对不会和她说这些的，但今天有点特殊。

今天心情好。

“总觉得有点浪费你的能力。”

“不管是从前还是以后，我都不打算站出来。”

只有这一点，有必要和轻井泽说清楚。

要是今后D班出现什么问题，她再来拜托我做这做那的话就难办了。

“果然是你对吧？龙园正在寻找的人。”

不光是须藤和明人，现在龙园尾随的范围越来越广，谣言已经不只是停留在D班内部，正向其他班扩散。说是龙园败给了D班的某个人，现在正为了复仇而寻找这个人，这么说的学生越来越多。

轻井泽已经知道是我了。

“我今天打电话给你也和这件事有关，我想着是不是要向你道个歉。”

“道歉？”

“一直以来我都是因个人原因才帮助D班获取班级点数的，但是从今天开始已经没有必要了。”

“这是好事坏事？那你今后就乖乖地什么都不做了？”

“嗯，打算全部交给堀北和平田。要是被龙园发现我的真实身份，把你卷进麻烦的话就先跟你说声抱歉了。上次是我最后一次让你冒着被别人怀疑的风险来帮我。不管是在卡拉OK店里的时候，还是和栉田的接触，都给你添麻烦了。”

“这样啊，那一直配合你做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呢。”

“没错。”

迄今为止轻井泽为我做的事情超出了想象。

所以我才能毫不顾忌地开口斩断我们之间的关系。

“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你了。”

我清楚地说道。

“什么？”

但是轻井泽的反应颇为迟钝。

“抱歉，你刚刚说什么？”

风还没有大到会听不清话语的程度。

“这是我最后一次联系你了。”

我再一次说道。

这次应该清清楚楚地传到了她的耳朵里。

“我已经没有要拜托你的事情了，所以不再联系你也是理所当然。我和你有接触的事情谁也不知道，继续无意义联系的话反而会被怀疑。”

“是的呢。那个，对，确实如你所言……”

轻井泽说不上来话。

虽知道她心里有些混乱，我自顾自地接着说道：

“当然了，要是万一你遭遇突发事件，我会按照约定帮助你，这一点我保证。为慎重起见，你可以保留我之前告诉你的紧急联系邮箱，不过其他的东西都要不留痕迹地全部删除，我已经删掉了你的联系方式。”

“等……等一下，你为什么突然这么说？”

“我怎么说了？”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话是不是太冷漠了……”

“什么冷漠，我和你的关系本就没有什么温度可言。”

如果我没有插手真锅她们的霸凌事件的话，我和她根本就不会产生任何联系。

阴郁的学生和受欢迎的女生之间有着天差地别。

“你也不想被我利用不是吗？”

“话是这么说……”

轻井泽还是吞吞吐吐的。

不仅如此，已经演变到了沉默的地步。

“我要说的话已经说完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再继续拖下去也不是什么好事。

我强行催促正处于混乱状态中的她。

“……我知道了。”

听她的语气，离完全接纳还差很远，但好歹是个回复。

她似乎终于明白事情已经无可奈何了，于是继续说道：

“意思这是最后一次和清隆这么打电话啊。”

“你不舍得吗？”

“怎么可能！”

“那就没有任何问题。”

我淡然且严肃地推进聊天进程。

不夹杂一丝情感。

也从来没有夹杂过。

“那我挂了……”

轻井泽也通过电话强烈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吧。

她主动表示要结束通话。

“再见。”

“啊……”

轻井泽最后说了点什么，但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等待了数秒以后，我挂掉了电话。

然后删除了通话记录，将手机重新放进了口袋。

她以我为后盾，一直以来颇为安心。

在这种情况下被我抛弃的话，她内心定会产生强烈的动摇。

通过电话传递过来的那种不安与孤独感，今后恐怕会日渐加剧。

要是在那种不安定的状态下被龙园盯上并采取了行动的话……

轻井泽内心无疑会崩溃掉。

“绕了这么一大圈，终于要修正轨道，回到刚入学时的状态了。”

和堀北、轻井泽、龙园，还有坂柳没有任何关系的状态。

我应该不会再积极参与接下来的考核了。

解决完剩下的问题以后，一切就都结束了。

不过要想解决这最后的问题，无论如何都还需要一个“协助者”。

我将推测属于那个二年级女生的护身符交给宿舍管理员以后，回到了自己的宿舍。

7

我将附着垃圾的湿巾 从可替换式拖把头取下，扔进垃圾袋里。

洗完手的我坐到床上，微微响起了弹簧嘎吱作响的声音。

接近年末，我利用周末做了一次大扫除。

房间里本就没有什么多余的东西，所以只用了半天就完成了全部工程。

“房间里干干净净的真好。”

可以说是恢复了首次踏入这个房间时的干净整洁。

给热水壶插上电，我歇上了一会儿。

我稍微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用刚洗得干干净净、闪闪发亮的水杯，但没办法还是得用它喝水。

我拿出手机，尝试登录学校的应用软件。

随意看了看显示出来的班级点数和个人点数。

决定在等水烧开的这段时间里，整理一下我的思绪。

从一开始。

我为什么会进入这所学校？

为了不回到以前的生活环境里。

我并不是对在White Room里的生活有什么不满。

虽说从人权观点来看的话问题多如牛毛，但在那里可以接受最好的教育也是事实。多亏了这一点，我才可以成为我，毫不费力地掌握所需要的能力。

但是，我对被父亲称为完美杰作的自己有着说不出来的不满。

倘若我确实是最完美的人类……这真的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吗？

正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以有需要学习的东西为前提而继续着自己生命的，所以学习才有意义。可是，当已经没有东西可学的时候呢？那未免就太无聊了吧。

算了，这些事情都无所谓。

我应该想想今后该怎么做。

我知道父亲早晚会来找我。这个夏天，茶柱老师向我透露退学的事情的时候我就做好了准备。不过，那个时候我只是半信半疑。

因为如果父亲真的要逼我退学，那就不是单靠茶柱老师的庇护就能解决的问题了，班主任根本不会是那个男人的对手。

但从她知道我父亲这一点可以看出她的话并不全是谎言。

因此我才故意装作要和她合作，为了升到A班采取了一些行动。

热水壶开始传来沸腾声。

不过事情到现在这一步，我已经明白了茶柱老师说的话不过是由谎言粉饰而成的。

没想到契机居然会是我父亲的出场。

她和我父亲并没有联系这一点不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确信她威胁我的“如果我不服从她的命令就让我退学”这一点不过是个谎言才是我最重要的收获。

茶柱佐枝自身有过巨大的心理创伤，她想要升到A班。

这一点和堀北与启诚相同，不对，茶柱比他们更要执着于A班。

这样的人是不会有勇气让班级里出现退学者的吧。

不对，也可以看作她当初就已经做好了鱼死网破的准备。在通过无人岛考核填上了一部分点数差距之前，D班一直都处于一种非常艰难的情况，就算还抱有希望也已经是微乎其微了。

她应该多少抱有这种若是没能利用我的话就干脆豁出去了的心态。所以我才没有看穿她逼真的话语里隐藏的谎言。

在她原形毕露的现在，对我强硬的态度也就急速减弱。

不管是A班还是D班，像我这样只想以普通学生身份度过高中这三年的学生来说，进一步牵扯到班级之争里面只会徒增烦恼。

现在一之濑和坂柳这两个人都对我产生了兴趣，但若我成功淡出了班级竞争战的话，兴趣应该会立刻丧失。

那么要解决的就只有龙园翔一个人。

如果那个家伙找到我的话，可能会在我周边引起骚动，到处散布事情真相。

因此，最好是让他在不知道我真实身份的情况下解决这件事。

不过这也已经不可能了。

就算是我想要断绝和轻井泽惠的关系，我们之间也还连着看不见的线。

置之不理的话，龙园早晚有一天会顺着线找到我。

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月之后？还是一年？

这不确定的时间让我难办。

热水壶发出叫声通知我水已经烧开，电源也自动断开了。

“……我来喝杯红茶吧。”

以前来客很多，所以我的架子上堆满了茶包。

咖啡、红茶、绿茶和焙茶，各种各样都有，现在已经不怎么派得上用场了。

我将红茶茶包放进杯子里，这时一楼的呼叫铃响了起来。

“一楼？”

如果是班里同学的话，应该会直接按房间的门铃。

我无可奈何前去确认来人身份，发现了一张意外的面孔。

虽然可以假装自己不在家，但我还是选择了坦率应对。

因为我想找的人，主动来找我了。

“我想和你说一点事情，现在方便吗？”

“现在方便的……”

没想到这么稀奇的客人居然会来找我。

我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前不久为止一直担任学生会长的堀北哥哥。

我解开一楼大门的自动锁，让他进到宿舍楼内。在此期间，将沸腾的开水倒入刚准备好的装有红茶茶包的杯子中。

没过多久，玄关处的门铃就响了。

“能让我进去吗？我不想站在这里和你说话。”

“我也是这么想的。”

要是被堀北看到她哥哥来找我，免不了会被她说来说去。

而且我也非常不想让其他学生看到我和前任学生会长在一起说话。

进到我房间里的堀北哥哥立刻注意到了红茶的存在。

“我正要喝的时候你来了，就顺便给你泡了一杯。”

“虽说已经过了一年，但你的房间真是干净。”

“只不过是因为我房里没有什么东西而已。”

应该不用特意告诉他，我其实是今天刚收拾干净的。

不过遗憾的是，透过垃圾袋隐约可以看到里面的湿巾纸，他应该能猜出我昨天或是今天打扫卫生了的吧。

“你特意来一年级宿舍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下周过后第二学期就结束了，我在学校的生活也所剩无几了。”

他实际还能来学校的日子，除去周末的话只剩两个月多一点，转瞬即逝。

“在我离开这所学校之前，有事情要和你说，是关于南云雅的。”

南云雅。应该不需要再介绍了，二年A班，现任学生会会长。

虽然我只在体育祭和就任仪式致辞时见过他，但不难看出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不过南云雅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不知道你要和我这个一年级学生说什么，我又不像一之濑那样隶属于学生会。”

堀北哥哥对我的话毫不在意，继续说道：

“我本不打算和任何人说这件事情，但是现在情况有变。”

情况有变啊。

“我一直以来都在坚守这所学校的传统。这是因为我赞同学校的组织结构与规则，并认为它是正确的。但是，南云想要彻底颠覆这些传统。恐怕明年学校退学者会达到前所未闻的数量。”

虽然现在还没有正式开展学生会活动，但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南云一年级的时候，你就已经就任学生会长了吧？那么，把南云纳入学生会的事情你也有责任不是吗？”

“也许是这样。”

堀北哥哥没有否认，接受了这一点。

“我进入学生会后犯了一个错，那就是没能成功培育出自己的后继者。唯一让我感受到有才能的就是南云了，但他的成长方向和我的培育方针产生了很大的差异，现在所有二年级学生可以说几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下。”

“你这话就奇怪了，我能理解二年A班所有人都支持南云，但其他班的人应该和他是敌对关系吧。”

“他已经把全年级学生笼络到了自己手下。”

虽然不知道他到底采取了什么样的方法，但看来手段是相当不一般。

“今年的一年级学生里，有能力进入学生会的有两个人，葛城和一之濑。他们都是前途无量的优秀学生，但是我特意延缓了两人的入会，因为担心南云的支配会使两人受到不好的影响。但是南云在暗中得到了一些消息，和一之濑进行了接触，结果强行将一之濑纳入了学生会。”

“你把这些内部情况告诉我是出于什么目的？”

“如果你拒绝走上舞台的话，那就利用铃音，就像是一直以来考核中的那样，暗中指挥她即可，我会搭桥让她进入学生会。”

“你的话真是相当离谱。如果你还在学生会里的话，你妹妹可能会高兴地同意进去，但现在你已经不再是学生会长了，她是不会对学生会有兴趣的，而且不管你妹妹进不进学生会，我可什么都不会做。”

我停顿了一下，喝了口茶。

“你和往届的学生会长们守护至今的传统会发生变化，这不也是顺应时代潮流和命运吗？”

这些事情，我不说他应该也知道。

“没错，也许是这样。”

他的话里有很多地方我目前并没有搞懂，但是我也听出来了一些。

堀北学作为这所学校的学生，无论如何都想要阻止明年学生会将采取的行动。

然后他现在为了实现这个目的想要利用我。

所以才来到了我这个一年级学生的宿舍。

“今天打扰你了。”

他明明知道在没有任何武器的情况下，我是不可能被他笼络的。

不过可能越是这样，越能暴露出他目前别无他法的处境。

“你可以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吗？”我将充电器拔掉，把手机拿在手里。

“什么？”

“让你妹妹进入学生会，我在幕后进行操作的事情，希望你能给我点时间让我考虑一下。”

“你真的可以考虑考虑吗？”

“你是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才来的，我不考虑一下的话对不住你吧。”

我意外地采取了积极的态度，这让堀北哥哥反而有些不相信。

但他没有再追问什么，将联系方式告诉了我。

这也恰好证明了他目前正在迫切关注南云雅手下的学生会吧。

“在我想好和你合作的时候会联系你。”

“我不作期待地等你的消息。”

直到离开，堀北哥哥都没有坐下喝口茶。

“他没有必要如此在意学生会的事情吧。”

还有几个月就要毕业的人的事情实在没必要去想，但还是让我有些在意。

有新闻说星期六深夜，在这片区域观测到了初雪。因为只下了一点，所以天亮的时候就化掉了，残雪化在湿润的水泥地上，留下小水坑。但不可思议的是，明明前一天刚刚下了雪，第二天的最高气温竟然直逼夏日，达到了二十四摄氏度，这天气穿短袖出去也没有问题。

星期日。我们绫小路小组的成员们上午去慰问了努力进行社团训练的明人，走的时候叫上他，在榉树购物中心一直玩到了日暮时分。我们买了东西，在咖啡店聊了一会儿天，吃了午饭，又在卡拉OK唱了会儿歌，这一天充分享受了普通学生会做的事情。

“对了……咳咳，啊，喉咙好痛。”

“连唱五首歌，是唱多了吧小幸村，没想到你唱得还挺好。”

“……喉咙疼是因为惩罚游戏好不好。”

启诚一边和喉咙的异样感做斗争，一边充满怨恨地瞪着波瑠加。

卡拉OK的菜单琳琅满目，还有用来进行惩罚游戏的食物。

很简单，比如说在六个章鱼小丸子中只混入一个超级辣的。

规则就是吃到的人必须一点不剩地吞下去，然后立刻开始唱歌，而且不唱完不可以喝水。

虽然不知道这有什么意义，但它确实活跃了气氛，所以才成为了游戏。

不过，它作为游戏有些残酷，这才在前面加上了惩罚二字。

有意思的是启诚连续抽到了超辣章鱼小丸子，大家想看看他能倒霉到什么地步，结果连续五次都是他。

乍一听似乎并不怎么稀奇，但是算算就知道，概率只有七千七百七十六分之一。

“真倒霉。”

“倒不如说是幸运对不对？你把今年的厄运都用光了，接下来都是好事。”

“什么厄运不厄运的，今年还有两个星期就要结束了……波瑠加你故意的吧。”

抱着肚子大笑的波瑠加向有些不满的启诚道歉道：

“对不起对不起，真有那么辣？”

“我嘴里都要喷火了……超辣也不该有那么辣吧。”

可能是舌头上还残留辣味，他伸出舌头吸了口气。

“最后抽到超辣章鱼小丸子的我来证明，是真的很辣。”

阻止了启诚完成六连抽伟业的是明人。

“那么我们下次去卡拉OK的时候再玩这个吧。”波瑠加说道。

对于这个提案，包括爱里在内的三个人都露出了嫌弃的表情。

“可以是可以，不过你要是抽中了可也要吃完哦？”

“知道啦，既然是我提出来的又怎么会食言呢？”

波瑠加明显不害怕会抽到超辣小丸子。

应该不是觉得自己一定不会抽到。

“看样子你很能吃辣啊。”

看她自信满满的样子，我直击关键点。

“啊，暴露了？”

“你也没想藏吧……”

“超级无敌辣的拉面也能从容不迫地吃完呢，难道你是喜欢吃辣？”

对她一个人来说这根本就不是惩罚游戏吧……

“我能不能吃完呢……”

在游戏开始前就一直很不安的爱里。

“没事没事，太辣了的话吐出来就可以了，这里没有男生会硬要爱里吃完的。”

没错。明人和启诚也不会这么做。

“小幸村就不说了，爱里你唱歌很好听呢，你真是的第一次来卡拉OK？”

“嗯，嗯嗯，太不好意思了……”

“以后把声音再拔高点就完美了。”

爱里有些扭捏，同时鼓起干劲决心下次要加油。

“差不多了，我们回去吧。”

9

充实的卡拉OK活动结束后，我们踏上了回家的路。

现在还不到五点，但已经夕阳西下了。

“今天白天特别暖和，穿薄衣服的人很多呢。”

“那会儿穿短袖也不冷，所以大家才没穿那么多吧。”

今天天气温暖，大家都轻装上阵。

再过一个小时，气温就要完全降下来了。

“我怕冷啊。”

波瑠加抬头望向天空，忧郁地说道。

好像是在向老天祈祷，希望像今天这样的气温能够一直持续下去。

“我也是……”

“我的话，天气稍微冷一点，社团活动的时候就能少出汗，这倒是挺舒服的。”

明人可以称得上是我们中最喜欢冬天的人。



“好像明天开始就要降温了。”

“对啊，要准备很多过冬用的东西，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接近年末，可能会下一场大雪。

我们边走边聊，走得并不快。这时听到了从身后传来的声音。

“谢谢你今天能陪我玩，坂柳。”

“没有的事，我也很开心。”

一回头看到了一之濑和坂柳，真是对罕见的组合。

一之濑也注意到了我们，举手向我们打招呼。

坂柳并没有将视线对准我，而是一直看着我们这个小团体。她公开宣了战，可自体育祭以来却一直不见有任何行动。不过不管怎样，她的愿望接下来都不会实现。

“真是相当少见的阵营呢，绫小路同学。”

“……是吗？”

这句话怎么都应该是由我们来说。

A班和B班，处于敌对关系的领导者居然会和和睦睦地一起过周末。

“我看你大部分时候都是和堀北同学在一起，所以今天这个阵营还挺新鲜的。”

环视了一下我们这边的成员，一之濑说道。

“对了，前段时间的考试，你们好像赢了C班呢，恭喜。”

Paper Shuffle的结果已经公布了。

“我们B班可是输了呢。”

“只相差两分而已，我们的实力几乎是不相上下的。”坂柳补充道。

两个位在前列班级持续激烈竞争，而这次B班稍逊A班，使得A班得以维持领先地位，进一步扩大了分差。

“既然这次D班赢了，到了第三学期就有可能升到C班呢。”

“我们B班再不抓紧的话，说不定很快就要被超过了呢。”

“那是，我们就是打算追上并超过你们。”

启诚对半开玩笑的一之濑一本正经地说道。

“然后早晚会成为A班。”

听到启诚的话，坂柳也只是闭着眼淡淡地笑着。

启诚不满坂柳的态度，但遗憾的是他现在还身处D 班。

他应该也知道现在再怎么展示出强硬态度也没什么用。

但可能是脸上挂不住，或者说是我们这个小团体并不是所有人都和一之濑关系亲密，再加上都不是那种爱赔笑闲聊天的人，对话一度中断。一之濑意识到她们两人有些多余，差不多该走了。

“哈哈，打扰你们了，再见。”

“再见。”

坂柳并没有和我说一句话，甚至没有看我一眼，就跟着一之濑走了。

她似乎不打算在这样的场合做出任何会让人察觉到什么的事情。

“那两个人是敌对关系吧？”

“先不说你用的这个词对不对，按道理来说她们两个人确实是敌人。”

觉得有些奇怪的启诚推了推眼镜，目送那两人离开。

“不应该说真不愧是一之濑吗？”

一之濑不论和谁都能搞好关系，这已经是周知的事实。

“该怎么说呢，一之濑同学和我们好像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爱里嘟囔道。

“虽然我们都是女生，但我还是觉得她有点怪怪的。”

“什么啊，波瑠加你讨厌一之濑吗？”

“并不，不讨厌也不喜欢。只不过，总觉得她太完美、太理想化了，没有一丝缺点的人反而喜欢不起来不是吗？怎么说呢，我倒希望她的内心是阴暗的……”

“确实，没有弱点的话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啊，不过希望她内心阴暗就有点过了吧。”

明人也同意似的配合波瑠加点了点头。

“就是啊，完美无缺的善人什么的，漫画都不敢这么画。”

波瑠加把手插进口袋，看着一之濑远去的背影。

“我……倒是希望有这样的人存在，如果连一之濑同学都像是波波说的那样是个表里不一的人的话，我们还能相信谁呢？”

爱里不希望那种情况发生，眼中露出了不安。

“也是，在这世上的某处一定存在这种有着难以置信的优秀且和善的人，只不过当这种人近在身边时总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波瑠加附和道。

“我们就要升到C班了，接下来一之濑就成了我们的敌人，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不顾一切地打败她，现在还是不要替她说好话。”

启诚说得没错。一之濑越是善人，就越会成为难以对付的敌人。

对付龙园那样显而易见的恶人，谁都可以不抱任何感情。

但若是一之濑这种情况，我们班又能否毫无顾虑地应战呢？

“……前途未卜啊。”

升到靠前的班级，就必然会被迫加入这样的战斗。

龙园他们还有可能从背后反击。

堀北和一之濑缔结的合作关系，今后会怎样发展下去尚且未知。

理想情况就是继续和一之濑合作，打败A班。

然后在我们和一之濑升为A班与B班的时候，双方撕毁协定。

当然了，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

高度育成高级中学

第一学年　D班班主任总评

截至12月1日　班级点数

262

暑假之前

班级没有凝聚力，同学之间无法相互合作。有学生对自己的能力过于自信，也有学生从一开始就放弃努力。D班前途未卜。

无人岛考核

往年D班会由于全班的实力不足而将点数全部用光，但今年则有所不同。不过班级凝聚力并没有发生变化，这次的结果为运气使然。

船上考核

首次和其他班级共同行动，这成为认识到自己实力不足的契机。同时，通过与平时没什么接触的学生交流，使得学生获得了几

个新发现。

体育祭

班级首次通力合作，向前迈进了一步。但提高基础能力依旧是当务之急，希望每个学生都能够更加努力。

Paper Shuffle

采用正面作战的方法取得了考核的胜利，制定细致对策，展现出了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快速的反应能力。但是，还有许多学生未能意识到学校的规则，需要继续观察。

不按常理

临近寒假的某一天。

D班正处于一场大台风登陆前的宁静之中。

就在茶柱老师发出班会结束的信号以后。

教室的大门被打开，龙园 等C班学生走了进来。

看到这些不速之客，教室里瞬间炸开了锅。

茶柱老师看了龙园 他们一眼就迅速离开了教室。如果立刻发生了大混战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但是其他班学生单纯来访是没有问题的。

一直以来都在远处观望着D班的龙园 一伙，并没有获得自己想要的答案，现在终于要从正面进攻了。

还是说他们在背地里正在实施着我没有想到的战略计划呢？

不管如何，他们现在采取了强攻之策这一点毋庸置疑。

正在收拾东西的堀北也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向C班一伙人。

除了龙园 以外，还有石崎、山田阿尔伯特、小宫以及近藤。

武斗派的这些家伙聚集在这里，班级气氛自然变得沉重起来。

“喂，你们干吗？这里可是D班。”

率先做出反应的是须藤，这可能多多少少还受他以前一点就着的性格影响。但也可能是为了不像以前那样被陷害，出于单纯防卫心理而做出的反应。

不管如何都要保护堀北，应该是首先出现在他的脑子里的想法吧。

须藤立刻站起来，向龙园靠近。

看到这一幕，担心发生暴力事件的平田慌忙插到了两人中间。

“来我们班是有什么事情吗，龙园同学？”

平田对现在的事态并不了解，听到他的疑问，龙园大大咧咧地开口说道：

“有什么不能来看望同级生的理由吗？不论是在哪所学校这应该都很常见吧，去其他班找自己朋友之类的，干吗这么害怕？”

龙园一开口就极具挑衅，面对他如此强硬的话语和高压的态度，平田冷静地回复道：

“一般来说确实是这样，但是在这所学校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不是吗？至少迄今为止，你们应该都没有像这样来D班找过谁吧。”

这次事出意外，平田极力想要顺利解决。

“以前是有些疏远了，想着今后多少要积极些。”

龙园把手放在旁边女生的桌子上，露出洁白的牙齿。

“Paper Shuffle的时候你们表现得不错嘛，‘多亏了’你们，我们C班才输了。虽然还没有公布结果，但是第三学期你们说不定会升到C班，真厉害呀。”

“哈哈哈，因为你是个大脸无能的丑猩猩吧，乖乖地给我降到D班去。”

须藤从旁插嘴，平田慌忙补充道：

“是因为我们好好努力了。”

“努力啊，和‘努力’这两个字无缘的须藤都能留到现在，谁又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努力了呢，我一直以为他早就会退学。”

“你终于记住我的名字了。”

两人视线交错，你一言我一语谁都不示弱。

本想要回去的几个同学也都被这突然的事态吓到，僵硬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

“请告诉我们你到这里来的真正目的。”

平田想要尽快收拾好局面，并不希望龙园继续说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不过，龙园似乎看穿了平田这一心理，开始往下说，可能更为准确：

“我现在对你们D班发出郑重警告。”

“警告？什么意思。”

“我不打算解释给不懂的人听，难道有人故意装作不懂？”

龙园的话语听上去像是对平田的挑衅，但其实并非如此。

他基本没有看平田，而是一直将视线扫向全班。

他的目标不是平田的话，那就应该是我、启诚或者是明人吧。

但实际上他也只是轻轻扫了我们一眼。

视线最终落在了一个意外的人身上。

那个人没有想到自己正被人注视着，不对，他是完全没有在意这一点，收拾完自己的东西以后就起身离开了教室。

龙园出现后班里没有一个人轻举妄动，但他还是老样子。

龙园轻笑了一下，向身后的同伴递了个眼神，迅速地离开了教室。

看来他的目标是那个学生。

龙园他们离开后，门被关上。从沉重气氛中解放出来的同学们立刻吵嚷起来。

“喂喂，不知道龙园那个家伙会干什么！我们要不要跟上去看看？”

“话说他们打算对高圆寺做什么呢？”

没错，龙园要找的就是D班的异端分子，高圆寺六助。

以池和山内为中心，开始胡乱猜想。

不过话说起来，栉田最近真是老实。

虽然知道原因在于她输给了堀北，但她变得不怎么走到台前了。

当然了，并不是单纯指她变安静了，她现在也正和其他女生聊着龙园一伙人的事情，不过完全没有要插手这件事的意思。

堀北果然是堀北，没有和我说任何关于栉田的事情。

“情况果然变麻烦了，对吧？”

当我还沉浸在和龙园完全无关的事情之时，堀北对我说道。

这个情况让尽可能不和C班产生任何关联的堀北都无法置之不理。

“也许吧。”

看样子龙园找高圆寺有事，不过这还是让人心生疑惑。

高圆寺看上去确实是个疑点重重的人。

但是，高圆寺在暗地里为D班做什么事情的可能性，即使从旁人来看也很低。龙园不仅设置了大量的眼线，现在又来露骨地直接接触高圆寺，这其中应该另有原因。

“清隆，要不要去看看情况？”

这么说的是明人。

“不管怎么样他们的人数颇多，可能会对高圆寺做出点什么。”

“也是……虽然监控很多，但保不齐哪里没有。”

万一高圆寺被打了，有可能会让本可以防范这一事情发生的D班来承担大部分责任。光是受到学校的惩罚倒不是问题，到时候会想着要

是自己当初去帮帮他就好了，而后悔不已吧。

我和明人来到走廊，启诚也跟了过来。

“我也去，人手少了的话会有危险。”

没过一会儿，堀北也走了出来，须藤追在她身后。

平田也一脸担心地出了教室。

看来今天要乱套了。

我拜托启诚和明人稍等一下，走近平田对他说道：

“平田，你还是留在教室里比较好。你也一起去的话，说不定会有其他学生跟过来。要是像池和山内那种爱凑热闹的人也跟过来的话，事情容易变得更加复杂。”

“……确实是这样，但是，高圆寺真的没关系吗？”

“堀北也去，启诚和明人也在，要是事情演变成最坏的状态，要发生暴力事件的话，我会联系你。”

“启诚？嗯，我知道，希望他们不要乱来。”

听到启诚的名字后，他心中产生了些许疑惑，但平田并没有深入询问。

他立刻回到了尚未恢复平静的D班教室。

“清隆你的判断很正确，人再增加的话只会徒增麻烦，而且平田更适合安抚班里的人心。”

启诚也不赞同许多人跟着一起去，对我的判断表示理解，点了点头。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搞清楚高圆寺他们现在去了哪里。

龙园他们是不会在校内做出格的事情的，如果真的要下手的话就会去校外，不过我怎么也想不出高圆寺会去哪儿。

“高圆寺平常放学以后会干什么？”

“会干什么呢？”

“我也不知道。”

明人和启诚歪头思考，丝毫没有头绪。

“没有人知道高圆寺的行动模式不是吗？”

班里几乎没有人和他说过多的话。

“他大部分时候都是直接回宿舍。”

“你怎么知道？”

“经常会看到他回去。总之如果他们出了教学楼的话就麻烦了，还是先去玄关吧。”

说完，堀北超过我们，向玄关走去。

如果他们的鞋子还留在那里的话就可以确认他们还在教学楼内，还能在事情恶化前赢取一些时间，她是这个意思吧。

我们也不甘落后，跟上她的步伐。

“如同战争一样的事情可能真的要开始了。”

须藤握紧拳头，气势汹汹地对堀北说道。

“别开玩笑了，D班和C班的集体暴力事件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情，而且你为什么要跟过来？”

“当然是因为担心你咯，听说龙园还打女生。”

“我还没有柔弱到需要你保护。”

“别这么说。”

自己由自己来保护，堀北强硬的态度还是没有发生改变。

她如果学习过武道的话，应该足以打败男生。须藤的大男子气概也不过是形同虚设。

不过须藤就是须藤，可能完全没有想过堀北的厉害，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

“而且我再多说一句，你担心一下自己的社团活动如何？”

“没关系，离训练开始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快找高圆寺吧。”

不管堀北如何把须藤赶走，他都不离开堀北半步。

“真是的……带着这么一个麻烦真是行动不便。”

堀北小声地咒骂道。

若是堀北一个人前去而受了伤，须藤无疑会发飙。

那样的话可能会演变成上次的事情都无法比拟的大骚动。

要是同一人物再次惹出什么事情来的话，学校和学生会都不会轻易放过他的。

这么看来，让须藤跟着一起去才是最好的。

1

我们出了教学楼，朝回宿舍的林荫道走去。

才刚刚下课，所以那里基本上还没有学生的身影。

不过，我们在那里看到了我们要找的男生以及C班的学生。

C班的伊吹刚刚没有出现在教室里，不过现在和他们会合了。

再往前，可以看到一个人向宿舍走去的高圆寺的背影。

看样子C班真的打算对高圆寺下手了。

龙园拉近与高圆寺的距离，指示石崎去高圆寺前面堵住他。

“正如铃音所料，他们果然在这里，我们快去制止他们吧。”

见到此情此景，须藤向堀北请求指示。

“我们再稍微看看情况，毕竟还不知道龙园的目的。”

正如龙园自己所说的那样，找其他班的学生是很平常的事情，并不违反校规。

在这个时候慌慌张张地冲上前去是得不到什么效果的。

我们一边接近龙园他们，一边观察情况。

“喂，等一下，高圆寺，找你有点事情。”

“你们有事情找我？我可不记得自己和你们有什么联系。”

高圆寺被石崎堵住了去路，虽然看不见脸，但他的口气还是和往常一模一样。

“有没有关系可不是由你来判断的。”

“噗，确实也不该由你来判断呢。”

高圆寺快速地看了龙园一伙人。

从他的眼中完全看不出焦虑与不安。

“你还记得我吗？”

龙园双手插在口袋里，和高圆寺四目相对。

“当然记得啦，C班的小淘气包？”

“之前让你跑掉了，今天我们就好好聊聊吧，怪人。”

“抱歉啊，那天事比较多。”

一边道歉，一边将头发向上捋，高圆寺没有一点像是在道歉的样子。

“不过有件事我一定要确认一下，你说的怪人是指我？”

“除了你还能有谁。”

“你这话听起来不怎么好理解呢，不过我姑且听一听，谁叫我心胸宽阔呢。但是我接下来还有约会，能快点说完吗？”

“不好意思，把其他事往后推推吧。”



“你这是不打算让我回去了？”

“那又怎样。”

高圆寺架起胳膊，略微思考了一下，又迅速把手放了下去。

“去那边听你说吧。”

可能是觉得堵住回宿舍的路不太好，或者是判断自己这次是逃不掉了，高圆寺指了指前面的休息区。

“我哪里都可以。”

“那跟我来。”

说完，高圆寺便带着他们去了和道路有些距离的休息区。

时不时地有人来来往往暂且不论，离这么远我们也难以静观事态变化。

“我们也跟上去比较好吧？”

须藤听到堀北这句话，正要小跑着追上去，但被堀北拦住。

“不要乱说话、乱行动，你明白吧？”

“明……明白。”

被再三叮嘱的须藤和堀北打了头阵，朝龙园 他们走去。

我们跟在她的后面。

一走近，堀北立刻对龙园 说道：

“龙园同学，你们在这里是打算做什么呢？轻举妄动的话可是会很快演变成大问题的。”

“哈哈哈，你们也上钩了，这么大摇大摆地就来了啊。”

就好像是从一开始就知道会有人跟着来一样，龙园回过头来。

他是来找高圆寺的，这是事实之一，但恐怕这也是为了缩小目标范围而设下的一个圈套。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就没必要特意带着C班武斗派来D班闹事。

就像用烟熏来使文字显形一样逐步确定目标。

“绫小路、三宅还有幸村啊，嗯，差不多也就这些人。”

“大爷我也在哦，龙园。”

龙园无视正在摩拳擦掌的须藤。

“平田怎么没来。”

“谁知道呢，对这个没兴趣吧。”

“怎么能少得了他呢，那个家伙正义感那么强，他来了也不算奇怪。”

“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你预想的样子进行下去的。”

“算了，他今天不来也没什么。”

龙园用下巴指示石崎他们把高圆寺围起来。

看到这个情景，明人毫不掩饰自己心中的厌恶，嘟囔道：

“你还真当自己是个人物，对自己班的同学还这么颐指气使的。”

“抱歉三宅，我的教养一直都是这样。”

龙园两手揣进口袋里，向高圆寺靠近。

“请等一下。”

“等？等什么？如你所见我们可是什么都没有做。”

现在没有人碰高圆寺一根手指头。

“你们嬉戏打闹你们的，完全没有关系，但那是不是意味着就不需要我了？”

高圆寺向被人叫住、正在和别人说话的龙园指出了这一点。

龙园没有听堀北的忠告，开始和高圆寺面对面交锋。

“对哦，今天的主角是你高圆寺，你可是欠了我一样东西。”

“欠？真不凑巧我自己怎么不记得有这么一回事。”

“干支考核的时候因为你，我们损失了一定点数。”

他居然知道这个，不知道是从哪里打探出来的。

“啊，那个撒谎游戏啊，打扰到你了的话不好意思。”

高圆寺嘴上说着抱歉，但心里一点歉意都没有。

堂而皇之地从怀里取出一面小镜子。

这对C班的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行为。

“今天风有点大，我确认一下我自己nice[2]而且cool的发型有没有乱。”

左右转动脸来确认自己的状态。

“嗯……有点乱，给我的美减分了。不好意思能不能稍稍帮我拿一下镜子。”

说完，高圆寺把镜子递给站在眼前的龙园。

龙园露出笑容接过了镜子。

“把镜子向着我这边。”

高圆寺从书包里拿出小尺寸的发蜡，用指尖取了一些，开始给头发定型。

被这异常景象吓呆了的C班根本不敢插手。

但是在下一个瞬间，剧烈的响声响彻四面八方。

龙园把从高圆寺那里接过来的镜子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脸上依旧带着平常的笑容，他抓住了高圆寺的手腕。

“你这个怪人，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高圆寺双手保持整理头发的姿势，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调皮，那个镜子可是很贵的哦。”

“抱歉，手滑了。”

“呼呼，那就没办法了。把我的手放开，不然我都没办法好好给头发定型了，虽然我就算发型乱了也还是帅哥一枚。”

在这紧张的气氛中，龙园慢慢地放开了抓着高圆寺的手。

现在这个场合行为太过高调的话，风险过高。

但龙园将对手逼到极限的行事方式并没有发生改变。

“差不多了吧，龙园同学。”

“闭嘴铃音，我现在和高圆寺玩着呢。”

“是你自己一个劲凑上来的吧？他可不想。”

堀北小心谨慎地将镜子的碎片回收起来，怒视着龙园。

“我来，小心手受伤。”

“我没关系，有社团活动的你受伤了才是问题。”

堀北拒绝了须藤的提议。

“你别说傻话了，我怎么能让女生受伤呢。”

须藤强行将堀北推到一边，开始捡地上的玻璃碎片。

“就算你受伤了我也不会给你包扎的。”

堀北一副放手不管了的样子，须藤并不在意，继续手里的动作。

“我还以为发生什么事了呢，看上去真是相当有趣的集会啊。”

这场骚动不再仅限于C班和D班之间了。

不知从哪儿听说的，A班的坂柳和一伙人出现了。

其中有神室真澄的身影，还有另外两个眼熟的男生。

“坂柳啊……你这个出场时间就好像是计算好的呢。”

少女站定并“咚”地轻轻敲了一下水泥地面。

真是成了个大集会。

我们D班包括高圆寺在内有六人，C班五人，A班四人。

总计十五个人。

“我来这儿纯属偶然。”

“真好笑。”

龙园 也能一眼看出这怎么都不会是偶然事件。

“C班的主要成员和D班的学生，你们接下来是要讨论关于圣诞派对的事情吗？”

“别插手，这事和你没关系。”

“别这么说嘛，聚会的话人多才有意思不是？能让我也加入吗？”

龙园 完全没有理睬坂柳那如同挑衅一般的请求。

“想要留在这里的话就别打扰我。”

“当然了，我是不会打扰派对主办者的。”

坂柳稍稍隔了一点距离，坐在了休息区的长椅上。

前面镇守着A班的三名学生，就像是在保护坂柳一样。

哎，看这气氛的话发生暴力事件也不足为奇……

休息区附近没有监控摄像头。

不过，休息区边上就是踏上回宿舍之路的学生。

说不定何时就会有人到这里来。

因此不太可能会发生打架斗殴事件。

到现在还露出无所畏惧笑容的集会中心人物，高圆寺六助开口了。

“观众增加了倒是无所谓，但是能不能把话继续往下说了？不说的话就让我回去。”

“高圆寺你别动，没听龙园大哥说你这次逃不掉了吗？”

“抱歉，产生了各种意外给耽搁了，差不多进入正题吧。”

高圆寺微微地笑了一下。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恐怕你正热衷于打倒那些挡了C班路的人，或者是其他班的领导者。没错吧？”

“没错，碍眼的都是敌人，必须摧毁。”

“然后，现在D班出现了妨碍到你的人，你在找那个人。”

不用龙园 说，高圆寺就已经懂了。

对这个平时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东西的男人来说实属罕见。

“就是这样。”

“那么我不是你要找的人。因为我对无论是D班的将来还是其他班的将来都没有兴趣。在迄今为止的考核里我并不打算帮助D班，今后也没有这个打算。把我这样的人当成对手是不是没什么意义？”

“那就奇怪了，你要怎么解释干支考核的事情？我可是有证据的。”

“噢噢，看来你知道得真多呀。”

干支考核，被分配到猿组的高圆寺完美地看穿了优待者。

虽然从结果来看能知道是D班获胜了，但要想确定是谁的功劳并不容易。

他也是费力调查了。

或者是从高圆寺隶属猿组这一点推断出来的。

还有可能是因为刚刚高圆寺并没有否认，使其得以确信自己的猜测。

“那次只是消磨了一下时间，那么麻烦的集会我可不想参加好几次。不过是觉得早点让它结束能让我早点自由。”

高圆寺拿出手机，打开照相机，屏幕上映出了他的脸。

看来把它当成了临时的镜子。

“所以，无法排除你还参与了其他考核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谁也无法保证你没有在统领D班。”

“确实如此，不过，要是你这么下结论的话，那就说明你是个也就这点能耐的笨蛋。”

高圆寺出言不逊，石崎正想反驳，但被龙园笑着阻止了。

但是高圆寺的回答确实完美，令人钦佩。

把无关的人当成幕后人物的话，确实只能说这个下判断的人是个笨蛋。

“哈哈哈，确实，如果你说的是实话，那就意味着你是无辜的。”

“yes，这么通情达理，你也不赖哟dragon boy。”

好像被dragon boy戳中了笑点，坂柳笑了。

但龙园无视了这点，换了一个话题。

“如果我在这里突然命令我的手下制裁你，你会如何？报干支考核的仇，也不求任何好处，单纯用暴力来控制你，怎么样？”

感受到这危险的气氛，堀北正要开口，可在此之前高圆寺先笑了。

“真是个没有意义的问题，你是不会这么做的。在观众这么多的情况下使用暴力，对你没有什么好处吧？”

“不凑巧，我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也能打起架来，好处什么的我不在乎。”

“原来如此，那我就告诉你吧，假如你这么选择了的话，我为了守护自己和自己的尊严，可能会把来人全部打倒出局哦。”

“你自己一个人能行吗？”

“你可以试试。”

听到这么有趣的对话，远处围观的坂柳露出微笑。

“看来都不用再费脑子了，你不像是X，不过是个和我不同类型的疯子。”

“误会解开了比什么都好。”

“不过，让我问你一个问题，现在D班的班级点数在稳步上升，其背后一定有一个承担了主要任务的厉害家伙，不是你的话是谁？在那群一脸傻相的人里面吗？”

高圆寺这个时候首次也是唯一一次看了D班的我们一眼。

但他随后用鼻子发出轻笑，耸了耸肩膀，立刻丧失了兴趣。

“我倒是也可以回答你这个问题……”

“可以打扰一下吗？”

就像是要打断高圆寺的话一样，坐在长椅上的坂柳开口了。

“你们似乎在说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呢，D班里有人挡了C班路什么的，之前听说dragon boy正在寻找这个人，这是真的吗？”

“我说过要你闭嘴的吧坂柳，还有你要是再这么叫我第二次，留心你的小命。”

“哈哈，你不喜欢这个名字吗？我还觉得挺好听的，不好意思，是我没理解对，一不小心叫出了口。”

坂柳淡淡地笑了笑，毫不在意地继续说道：

“你的计划被D班的不知道哪个人物看穿，结果失败了，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嘛。在这所学校里，班与班之间的斗争是家常便饭，挡其他班的路也不是那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吧？事实上，我和你也都是这么打了几次过来的。可能有人不知道，隐藏真实身份制定战略同样也是不错的作战方法，你有必要特意逼问与此无关的学生吗？说实话看着真不体面。”

“我承认我的计划被X打乱了，但问题不在此，我是要把在暗地里偷偷摸摸搞小动作的家伙引到明面上来，就是这么一个游戏。”

“原来如此，做这种恐吓威胁别人的行为也在你的计划内？”

“没错，必要的时候不排除使用暴力，我乐于使用自己的方法。”

“这只会暴露出你的丑陋和无能哦？我从真澄还有桥本那里听说了无人岛时你的作战方法，还有是怎么失败的。好好分析一下就能清楚他和此事是没有关系的吧？而且在无人岛的时候做了大贡献的可是那位堀北铃音，你要找的那个不明身份的人真的存在吗？”

坂柳用尖锐的眼神和语言攻击龙园。

“是不是计划被打乱的借口？”

就像要和坂柳统一步调一般，A班的一个学生低吟道。

“你这就说得过分了，鬼头，龙园也不是那么笨的人。”

另一个似乎是叫桥本的学生这么说着以“支援”龙园。

但是，龙园对于坂柳的挑衅丝毫不见胆怯与动摇。

因为，“那种事情”龙园从一开始就考虑得清清楚楚。

“你才是笨蛋，坂柳，被我利用葛城缔结了契约。”

龙园特意没有反驳那一部分，反倒挑起了别的话题，想要这次主动出招的意图若隐若现。

“契约吗？确实有‘A班向C班支付个人点数以换取无人岛时C班的援助’这么个东西，具体内容是‘毕业前每月每个人支付两万点数’。”

坂柳毫不胆怯，沉着应战。

“什么？你们在背地里干了什么啊！那样真的可以吗？”

须藤大嚷，表达自己的不满。

“规则上没有问题，毕竟是在班级双方都接受了的基础上缔结的条约。我们得到C班应得的班级点数，而C班由此得到的回报……也就是A班将个人点数支付给C班，仅此而已。”

虽然知道无人岛考核时A班和C班有合作，但在这之前并不清楚具体情况。现在看来这确实是能够成立的交易，将所有点数转让给A班，使其将能够在无人岛使用的二百七十点（ 因坂柳的缺席而扣掉三十点）保存下来，作为报酬向A班索取了每人每月两万的个人点数。乍一眼看上去好像是利于C班，但考试结束后班级点数起到的作用才是最大的，因为班级名次就是由班级点数来决定，可以说个人点数不过是附带的东西。虽说从结果来看葛城猜错领导者，失去了点数，但是如果当时没有猜错的话，A班有可能会得到更大的好处。班级点数的领先就是这么重要，如果普普通通地度过无人岛生活的话，班级点数会所剩无几，现在领先B班的点数也会更小。

可是，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说这个呢？

这恐怕可以看成是坂柳对龙园 类似捉弄一样的东西。

龙园 把坂柳当傻子，坂柳也对龙园 做了反击。

“把具体情况抖出来了，困扰的可不是我而是你们。每个月都要无休止地被拿走两万点数，现在可被其他班知道了哦？”

“只要你想说的话，立刻就会被传开，我们再不想被别人知道也阻止不了你，而且说起来，表示要缔结契约的是葛城。”

坂柳明确表示这与自己无关，而且无人岛的时候自己不在，想防也防不住。

不对，她其实是可以在事前提醒A班不要做多余的事情的，但是考虑到和葛城的对立关系，故意没说也有可能。

而且事实上现在看样子葛城派销声匿迹，由坂柳支配A 班。

“混蛋，现在C班每个月的零花钱就有保障了。”

“不要被迷惑了须藤，C班把本来有可能得到的班级点数完全放弃了，这对他们不一定是好事。”

“真的吗，铃音？这和我们在无人岛上得到的两百点班级点数是一样的吧？而且他们的这个点数收入只要A班不出事就能不停地拿到手。”

“不对，似是而非，他们拿到的是个人点数，和班级点数完全没有关系。”

确实，如果目标是升到A班的话，龙园就没有占到一点便宜，这一点堀北的主张是正确的。

但是每个月八十万的点数，也就是钱，会从A班流向C班，这算得上一个大事件了。

接下来，就算是C班的班级点数持续下降到零点，最低限度的点数收入也得到了保障。虽说被坂柳派一路紧逼，但葛城却轻易上当了。

“话说完了吗？你们真是喜欢互相逗着玩，但是能不能不要再耽误我的时间了呢？听你们没有意义的高谈阔论，我真的很不爽。”

“等等，高圆寺，还没有听你的回答呢。”

龙园稍稍抬头望向天空，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

“D班里脑子聪明的人啊，说实话我还真没想过……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不说比较好吧？你就算冒着风险也要把这个人找出来对吧？剥夺别人的快乐这种事情，可以的话我还是不想做。我在这个学校里讴歌着自己的青春，也仅此而已，如果这个学校能让我兴奋起来的话那就

另说了，不过现在看来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既然如此，那我就和美丽的女生们陷入各种各样的爱情，继续追求自己的美丽，就这些。”

“也就是说你不参加班级之间的竞争？”

“以前没有参加过，以后也不会参加，这我一开始就说了吧。无论是C班还是A班，对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在场的你们都很无聊。”

“什么？龙园大哥，这个家伙从刚刚开始就一直在鄙视我们！给他点颜色瞧瞧！”

觉得被小瞧了的石崎对着高圆寺挥舞着拳头。

但还有比龙园先被高圆寺的话语感化的人在。

一直和和气气、只是偶尔插嘴打岔的坂柳，有点在意高圆寺的话。

“有点不能置之不理呢，dragon boy暂且不说……”

坂柳话刚说到一半，龙园迅速缩短和她的距离。

然后毫不犹豫迅速踢向她。

“咚！”

慌忙冲到坂柳和龙园之间的桥本用左手挡住龙园的攻击。

但是桥本被那猛烈的一击踢飞，摔在水泥地上。

如果桥本没有及时挡到中间的话，龙园很有可能已经将坂柳踢飞了。

面对龙园，刚刚被桥本称作鬼头的A班男生，抓住自己的白色手套进入战斗模式。

“冒犯到你了？”

“我应该说过，你要是再这么叫我一次，我就杀了你。”

“适可而止吧，你刚刚的行为可是个大问题。”

目击了这一切的堀北发出了警告，但真正画上句号的是坂柳。

“刚刚你和龙园之间发生了什么吗，桥本？”

“没有，是我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拂去衣服上的灰尘，桥本慢慢地站了起来。

“好像是这样的呢，堀北同学。”

“……龙园，还有你们都有点不对劲。”

面对龙园的暴力行为，坂柳所率领的A班不仅没有表现出任何不满，而且还给人一种就算打一架也没关系的感觉。

“对不起，龙园同学，我玩笑好像开过头了。”

坂柳道歉后，将视线移向了高圆寺。

“话说回来，包括我在内‘都很无聊’，这是什么意思？”

对于坂柳来说，比起眼前的龙园，高圆寺的言论更让她在意。

“真是的，这是群什么人啊……”

堀北会感到无语也能理解。

聚在这里的都是性格上有点怪异的人。

“你就那么在意我的一两句话吗？little girl。”

高圆寺张开手掌，指尖指向坐在长椅上的坂柳。

“哈哈哈，little girl啊，你起名字的品位真是好呢。”

就像是要报dragon boy的仇一样，龙园嗤笑道。

“你是叫高圆寺，对吧？你的英语用错了吧？我不是小女孩。”

“哈哈哈，做决定的不是你，而是我。没有用错，你的年龄和体型都和girl的标准相匹配，所以我才这么叫的。”

“所以才说你用错了，little girl这个词从用法上来说，只能用来称呼小学生。这个世界可不是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不拘泥于常理是我的做派。”

高圆寺猛地撩起头发。

“……给我适可而止，高圆寺。”

鬼头向前走了一步，又作势要将白色手套摘下来。

本以为他是为了御寒才戴着手套，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那个家伙怎么了，把手套摘了是会有鬼什么的出来吗？”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突然听到从须藤嘴里蹦出来“鬼”这个词，我无意识地反问他。

“你竟然不知道？以前流行的漫画里有过这样的情节，把白色手套摘了以后会出现鬼怪和恶魔作战。”

真是闻所未闻的故事，不过说起来我也没看过漫画。

“我找A班没事，你还是乖乖闭嘴吧！”

“可以让我纠正一下他的言行吗？”鬼头向坂柳请示道。

“哈哈，围绕我的纷争倒不是什么坏事，不过遗憾的是，不论男女，我只对年龄比我大的有兴趣。”

像坂柳、龙园这样堂堂班级的领导者被高圆寺一个人耍得团团转。

不拘泥于常理，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最强的。

与暴力和谎言比肩的新武器可能就是“不按常理出牌”。

“今天要处理的问题已经解决完了，你可以走了。”

和高圆寺对峙相当费体力吧，连龙园都不再继续下去了。

明白自己已经得不到更多消息的龙园催促高圆寺离开。

“那我走了，see you。”

可能之前的台风说的不是龙园，而是高圆寺。

骚乱突然迎来了终结，恢复了静寂。

“看样子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回去吧。”

“期待一下第三学期吧，坂柳。”

“你确定自己能打倒D班的话，我什么时候都可以应战。”

坂柳留下这句话，A班的学生也离开了。

“我们也走吧，堀北。”

“也是……这么待下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

须藤几乎将所有的碎片都捡了起来，可以说是暂且恢复了镜子原样。

“但龙园似乎并没有之前所想的那么对高圆寺有兴趣啊……”

堀北也对龙园的行为有些不理解。

这一疑问也在C班内扩散开来。

“……就让他这么走了吗？”

“如果他是我要找的人的话，我是不会让他走的。”

“我倒是觉得挺可疑的，不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而且说的话也不一定是真的吧。”

“他的思考方法和我并不一致，而X和我是相似的，因此高圆寺不是在背后操作的人。说起来，你觉得他看起来像是会和堀北联手开展行动的人吗？”

“那确实是挺难想象的，既然这样，为什么要一开始以他为目标？”

“喂，你们是怎么看待高圆寺的？”

龙园将视线从高圆寺的背影移开，看向我们，脸上露出诡异的笑容。

“你们从刚刚开始就在叽叽咕咕地说什么啊，真是莫名其妙。”

无法理解龙园行为的须藤，怒视着龙园，伸出拳头作挑衅状。

“笨蛋就不要出来丢人现眼了。”

“你说谁笨蛋呢？”

堀北用眼神和手制止须藤。

“龙园，你的行动偏离常规，难以理解，这是事实。”

“这说明我的行动是正确的。”

即使被指责，龙园也毫不在意。

不仅如此，他好像越来越乐在其中。

“关于藏在你身后的人，我今天可是缩小了相当大的范围，铃音。”

“你说什么我都不想听，跟你掺和在一起就是浪费时间，而且你今后能不能离我们班学生远一点？”

“接不接近你们班学生是我的自由，我并没有违反任何规则。”

随时可能打破规则的人会以规则为挡箭牌。

“不过这场游戏马上就要结束了，你就好好期待一下最后一章吧。”

龙园说完，轻轻看了坂柳她们一眼，离开了。

“他们终于走了，我们也回去吧，先把发生的事情告诉平田。”

“可是，龙园那个家伙是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想做什么？”

“哎，知道他想做什么的人应该不存在。”

看来龙园已经做好了所有准备。

我真切感受到了这一点，目送龙园他们的离去。

高度育成高级中学

第一学年　C班班主任总评

截至12月1日　班级点数

542

暑假之前

由龙园翔担任班级领导者，制定且巩固了班级行动方针。希望他能带领班级取得一定的成果。

无人岛考核

龙园翔作为领导者，独自制定并实施了的作战计划，凭借新颖的想法不给同学们增加负担，闯过了严酷的考核。这一点值得赞扬。

船上考核

一转无人岛考核时没能获得班级点数的不利局势，获得了最好的成绩，值得褒奖。

体育祭

想出各种各样的主意和方法，执着于至少获得一项比赛的胜利。

Paper Shuffle

虽然在学习能力上本应该与D班是没有差距的，但还是遗憾地败给了D班。希望能以此为契机振奋精神，在第三学期大放异彩。

决战之时

“班会到此结束，希望你们在寒假里也能够保持作为这个学校学生的自觉，有分寸地度过每一天。”

我将坂上那无意义的叮嘱当作耳旁风，拿出了手机。

该下手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今天是第二学期的结业式，所有事情都会在中午之前全部结束，然后放假。

没有社团活动，学校也会催促学生早些回家。

也就是说校内几乎不会有学生。

“已经将能排除的学生都排除掉了，现在还剩下尚 有可能性的近十人啊。”

其中有几个人我连话都没有说过，但这也没办法。

最好是能不利用轻井泽就找到X，但现在一点关于X的线索都没有。

“算了，这样反而增加了些趣味。”

说实话，我现在有了一定的目标，不过现在去缩小目标把X找出来并没有什么意义。

还是把脑袋放空，等X自己送上门来要更加刺激有趣。

我在Paper Shuffle之后采取了一个行动。

动员C班里听我指挥的学生，去盯住那些需要注意的D班学生。

但我并没有打算靠这个方法找出真正的X。

监视的对象范围说到底也只是像须藤和三宅那样的小混混，或者是像平田那样担心问题扩大的保守派。

即便如此，D班的人如我所料察觉到了我的行动中蕴藏的危机。而须藤，因为他实在是太不聪明了，只能费功夫直接上前去挑衅他。

总之关键在于使X时刻意识到自己在被我“盯着”。

那个家伙应该在战战兢兢地度过这每一天吧。

被“可能会被知晓真实身份”的恐惧所支配。

一直以来那个家伙都以铃音为掩护，固执地隐藏着自己。

也就是说这个人是害怕自己暗中操纵D班的事情败露。

既然如此，那我就慢慢紧逼。

X不可能不感到害怕。

而且还有一点，我特意告知X我已将矛头指向轻井泽的事情，但并没有立刻采取行动。

那个家伙这两周左右应该已经由于持续的高度紧张状态而伤神。他一定会不停想着该怎么和轻井泽接触，怎么打探出消息，每日询问

作为自己要害的轻井泽事情的发展状况，是否又发生了什么变故，还有在寻找他的我会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这比想象中还要让人疲惫并引起内心的混乱。

无法正常判断自己被抓住了多少马脚而疑神疑鬼。

而今天——就成了抓住陷入恐惧中X最佳的日子。

仅过去了几分钟，班上近半数的学生已经踏上了归程。

教室里的表走得要比往常慢。

学生们一个个离开了学校。

“哈哈哈……”

我感到自己的内心兴奋不已。

感受到了这几年来都未曾感受过的高涨情绪。

想起了几天前伊吹问我的问题。

为什么要冒险找出X。

伊吹说就算找出来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确实，搞清楚是谁了以后就没有下文了。

感叹一下：啊，是你啊。然后一切就结束了。

然而，这仅限于X是个普通家伙的场合。

一直以来，我接连制定了几个策略和D班一争高下。

就算我再不愿意也必须承认，X是一个和我有着相似思考方式的人。

而这样的人，我从来没有遇到第二个。

想要找出这个人的强烈兴趣驱使我走到这步。

知道X的真实身份后，和X面对面的时候，我自身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我想知道那时我又会开始寻求什么。

能见到让我兴奋的X。

如同初恋一般，使我心潮澎湃。

为此我无论什么手段都会尝试。

今早向X发去的邮件有了对方已查收的通知，无疑，X已经收到信息了。

“龙园。”

椎名日和来到我的身边，向一动不动的我搭话。

“怎么了？”

“今天大家都相当紧张呢。”

她一边说，一边向四周望去。

只剩下了几个平常就伴我左右的家伙。

“你接下来是打算做什么吗？”

“是和这几个月以来一直让我兴奋不已的人会面，你也来吗？”

“不用了，似乎也不是什么好玩的事情……”

说完，她继续补充道：

“真的一定要穷追不舍吗？”

“啊？”

“没事，这由班级领导者龙园 你来决定。”

日和主动给我们两人的对话画上句号，迈步走开。

“我会待在图书室里，有什么麻烦事情的话请联系我。”

“这件事你帮不上忙。”

“这样啊，那祝你寒假愉快。”

日和的情绪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按照自己的语速淡淡说完后离开了。

她脑袋聪明，但讨厌纷争。

本以为能够派上用场，但她作为我的棋子果然还是起不了什么作用。

还是服从我的命令、跟随我行动的这些家伙要更加好用。

他们陆陆续续收拾完毕，聚集了过来。

“到时间了，龙园 老大。”

石崎紧张兮兮地说道。

“真是让人相当期待。”

我让石崎拿着包，里面装着这次行动不可或缺的东西。

伊吹和阿尔伯特也在。

不需要很多人一起去。

只要最低限度人数的人，以及嘴严的人。

因为接下来的行动并不怎么符合这所注重礼仪规范学校的规定。

1

班会结束三十分钟后，进入寒假的学校基本上就空了。和暑假相同，学生们齐齐离开了学校。

我们光明正大地走在路上也没有什么人会注意。

“这是……要去哪儿？差不多该告诉我们要做什么了吧。”

这次的计划没有告诉包括伊吹在内的任何人。

伊吹只知道我指挥石崎他们盯着D班的人。

结果他们到最后都没有意识到我去找高圆寺真正的意图。

我没有向外界透露一点风声的原因在于无法消除C班内还潜伏有像真锅那样的间谍的可能性。X为了隐藏自己的真实身份应该竭尽所能，

想了各种各样的办法。

所以为了成功将X逼出来，我把大戏隐瞒到了现在。

“伊吹你想知道吗？”

“我和你成了一条绳上的蚂蚱，你要做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的话，也会害得我不得安宁，提心吊胆的。”

石崎也颇想知道我的真实心意，凑了上来。

“你还记得轻井泽吧？真锅她们会被X用作间谍的原因就在于她。”

“D班那个啰啰嗦嗦的女生？这我还是知道的。”

伊吹在无人岛考核时潜入D班，应该很清楚D班里的人物。

“我今天给她发了邮件，把她叫到天台。邮箱地址是从一个和轻井泽有过交流的女生那里弄到手的，当然了，我让轻井泽知道了是我发的邮件。”

有交流的女生……我特意没有说出她的名字，现在还没有必要把“栉田桔梗”的事情告诉其他人。

“嗯？天台？你叫她来，她会来吗？”

“她一定会来的，我在邮件上写了，如果她不来的话我就将她的过去暴露。”

要是她过去遭受过校园暴力的这种惨事被人知道了的话，一定会引起大骚动。

轻井泽想到现在的地位有可能不保，就只能做好思想准备，前来赴约。

“就算她来了，你觉得就能打探出X的真实身份吗？”

“一般是不会说的吧。”

X应该向轻井泽约定了会保护她免遭包括真锅在内的敌人的威胁。

“我也给X发了邮件，内容是：我今天会把轻井泽叫出来，逼问她X你的真实身份，而且不计任何手段。这下不光是轻井泽，同时也威胁了X。”

“可是……你的威胁邮件发给了轻井泽对吧？要是她把邮件内容给学校看了怎么办，X是有可能出这种点子的。”

伊吹如挑衅一般瞪向我。

“不会的，她要是这么做了，我就会直接暴露她的过去，不管轻井泽采取什么样的方法，她都无法和我们对抗。”

轻井泽或者X唯一能做的，就是直接来见我，让我不要采取那个终极手段。

“最差的情况就是两人谁都不出现，不过那样的话，就有轻井泽的好戏看了。”

“X不会为了轻井泽冒这个险吧……”

“并非如此，击溃了轻井泽就意味着灭掉了X手下的一枚棋子，那个家伙好像利用轻井泽做了不少事情。”

“你怎么会知道？X为了保护轻井泽确实威胁了真锅她们……”

我也是在最近才意识到轻井泽是X手下的棋子。

我是因为在Paper Shuffle的时候注意到了疑点，这才顺藤摸瓜搞懂的。

“哈哈哈，真是让人期待呀。说不准X会不会来，但是害怕自己的过去被人知晓的轻井泽绝对会出现。”

“就算照你说的轻井泽出现了……你具体打算怎么做？如果她坚持不说出X的信息呢？”

伊吹和石崎都颇为在意这一点……

“听真锅说，轻井泽过去遭受了相当严重的霸凌，而这种有过残酷经历的人，当再次被置于相似环境下的话会丧失理性。那么，我们就再现一下那种状况如何？好好地招待招待她，直到她把X的身份说出来。”

“不会吧……你要我们对轻井泽做什么？这可不是什么能拿得上台面的事情。”

“不能这样吧，龙园大哥，须藤的那个时候就惹了麻烦，现在还要几个人欺负一个女生……而且天台上是有监控的！”

“那种事情我早就知道了，也想好了对策。”

登上去往天台的台阶，我回头看向身后犹犹豫豫的伊吹和石崎。

“不想做的话，现在逃走也可以。”

“怎……怎么会逃走呢？我跟着龙园大哥您。”

“你呢，伊吹？”

“要看你接下来的对策了，觉得危险的时候我就退出。”

毕竟她也早就在意起X的事情了。

我在通向天台的大门前停下脚步，命令伊吹等在此等待时机并从石崎那里接过了书包。

将需要的道具拿出来以后，我再次把书包递给了石崎。

“那是……”

“等着。”

我一个人打开了天台的大门。

终年开放天台的学校并不多见，但这所学校也是有其能开放的理由的。

不光有结实的栅栏，还安装了监控。只要发生危险行为，就会被记录下来。

当然，一般老老实实地使用天台即可，不过这里没什么人气，一年到头都没多少人来。这所学校里有着无数像咖啡店还有商场那样的人气场所，特意到这里来的估计只有我这样的人了。

不过这里的监控有限。

只在进到天台这侧门的上方有一个。

在很少有死角的天台，设置一个确实就够了，但反过来说，只要这台机器不起作用了，就说不上什么监视不监视的了。

站在监控正下方，我直视镜头。

然后把提前准备好的黑色喷罐拿在手上，对着监视天台情况的监控喷射。

天台上的监控和教学楼里的一样为耐攻击性监视器，强力聚碳酸酯的镜头保护罩加上钢铁骨架，使其能够承受住破坏行为。但是，能让监控失效的并不限于暴力破坏，一个喷罐就够了。

喷雾迅速附着在镜头保护罩上，将其视野染成一片昏暗。

能承受住再强劲打击的监视器都不起效果了。

“这下就不存在会被人监视的问题了。”

我已经提前调查好了学校的监控体制。

设置在校内的几百台监控中，在实时监控下的只限于几个主要的场所，所以不可能立刻注意到异常状况。

我之前也在其他地方，像这样把监控涂黑过，然后主动向班主任坂上坦白，接受了惩罚。只不过是被扣除了作为监控修理清扫费的点数，然后被警告了而已。同时那个时候我也知道监控并不是被一直盯着。

特别是像今天，几乎所有学生已经踏上了归程，学校的警戒就更薄弱了。

“阿尔伯特，你就在下面等着，轻井泽来的时候让她通过就行了。要是什么不速之客……老师什么的来了的话立刻电话联系我。”

阿尔伯特静静地点了点头，走下了台阶。

以防万一还是找个人盯着点，要是发生了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也能加以应对。

“你把监控涂黑……不会被惩罚吗？”

“不过是个恶作剧，不会有什么严厉惩罚的。”

“要是轻井泽能如你所料前来就好了。”

“会来的，这对她来说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她是做不到置若罔闻的。”

现在只需要等待约定时刻的到来。

2

快到下午两点，天台的门被打开了，那里出现了一个学生的身影。

吹着冷风，身体稍稍僵直的今日主角。

“哈哈哈，你果然来了轻井泽。”

我把手机关掉，放到口袋里。

伊吹和石崎有些紧张，将身体转向轻井泽那面。

“……你今天早上给我发的邮件，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没必要问这个了吧，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才来的。”

我给她发的邮件内容是这样的：

我已经从真锅那里知道了你的过去，下课后一个人到天台上来，你要是把这件事告诉其他人，明天有关你过去的谣言就会在全校传开。

轻井泽只要看到真锅的名字应该就懂了是什么事情。

“你应该按照约定没有告诉任何人，一个人来了吧？不对，你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能让别人知道你的过去。”

她有可能只把自己现在陷入了困境的事情慌忙通知了知晓其秘密的X，不过这也无所谓了，就像是我刚刚告诉伊吹的，我已经给X发了邮件。

今天会对轻井泽处刑，逼问X你的真实身份。

不管轻井泽有没有向他求助，我都会这么做。

“不过你果然还是一个人来了啊。”

“是你说要我一个人来不是吗？”

“哈哈哈，是啊。”

一直以来都在竭力隐藏自己的人不会这么容易就出现。

轻井泽也不能向X以外的人求助。

也就是说两个人的行动都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

“喂，我完全不知道你想要干什么……天气这么冷，你能不能快点把话说完，我好离开。”

轻井泽拿手掌摩擦自己的双臂，做出自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的样子，但这已是无用功。

“那你又为什么要来呢？你不应该直接无视掉邮件吗？”

“那是因为……不想让你到处去说一些无根无据的东西。”

轻井泽极力装作平静，不过我当然明白那只是她的伪装。

“无根无据的谣言？现在在场的所有人可都是清楚你原本是个校园暴力受害者。”

“唔……”

就算再怎么想隐藏，当被触及真相的时候，态度上是藏不住的。

“被真锅她们知道就说明你气数已尽了，你现在应该很恨没能顺利处理掉这件事的自己吧。”

“你的目的是什么？威胁我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

“打发一下时间？”

与我的气定神闲相比，轻井泽已经不知该如何是好了。

“你要是敢对我做什么，我就立刻到学校告发你。”

“喂喂，你就是因为做不到，才一个人来的吧？因为没办法向任何人求助。”

“龙园，这么自信真的好吗？对方有可能制定了什么计策。”

伊吹怀疑轻井泽一个人出现在天台此事背后是有什么阴谋。

“她只能求助于X，我们没必要过分担心。就算是她把和我的对话录了音，或者是拍下来了，那种东西也没什么用，毕竟她最担心的就是自己的过去被人知晓。只要我们还没有把那件事泄露出去，她就只能乖乖听话放弃抵抗。”

“可是……”

“够了，别说了。”

我知道伊吹想说什么。

真锅她们被抓住了霸凌轻井泽的把柄，进而被威胁了，无奈保证以后再也不欺负轻井泽，并且不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除此之外还被X利用，把C班的消息泄露了出去，真是自作自受。

所以伊吹担心这次我们也会被抓住把柄，进而被威胁。

但那是不可能的。

知晓“轻井泽被霸凌的过去”。

只要掌握了这个武器的使用方法，就无须再担心其他事情了。

在这种情况下，将我们逼入绝境就意味着将轻井泽逼入绝境。

不过这和危险互为表里也是事实，是一把双刃剑。

只是暴露了轻井泽的过去的话，是没有必要来威胁我们的。

利用现有的信息大做文章，倒是说不定可以得到一定的效果。

但是暴露就暴露了，这把双刃剑就派不上用场了。

轻井泽阵亡，我们还是找不到X。

我所期望的就是将隐藏在轻井泽身后的家伙引出来。

既然今天已经采取了行动，再不找出X 可不行。

为此有必要知晓轻井泽和X 的关系深浅。

“不用再兜圈子了，你也想早点走对吧。把藏在你身后的那个家伙的名字说出来，只要你说了，关于你的过去我保证不泄露一个字。”

“我听……听不懂你的话。”

轻井泽明显更加动摇了。

轻井泽已经知道了我正在寻找D班的幕后人。

但她应该没有想过我会知道她和X有关联。

“你被真锅她们欺负的时候，是X帮了你对吧？”

“啊？不是这样的。”

“你现在再掩饰也没有什么用了，我手里可是有几个证据。”

“证据？”

看来轻井泽从X那里了解到的具体情况要比我想象中的少。

就让我慢慢地、不出错地、一步一步逼她把X招出来。

“你觉得你身后的X是怎么把你从真锅她们手中救下来的？”

“不知道，我没有被欺负过，而且X又是谁……”

“知道了，知道了，你不承认的话我就先把结论告诉你吧。”

看来不这样的话，轻井泽是不会说实话的。

“X抓住了真锅她们的弱点，如果不希望欺负你的事情被暴露出去的话就最好老老实实的，她们就这么被封住了口。”

轻井泽一言不发，只是怒视着我。

“哈哈哈，原来如此……你已经知道X是怎么封口的了。”

“我……我什么都没有说。”

“不用靠语言，你的眼睛就已经出卖你了。”

我接着说道：

“到此为止还只是老套的剧情，但X可不善罢甘休，在体育祭的时候还让真锅出卖了我，对不对？当间谍提供情报，威胁她们不照做的话就公开霸凌事件。”

“那是什么？从刚刚开始我真的听不懂你说的话……”

“你没在撒谎？好像体育祭的事情真的是第一次听说呢。”

难道，轻井泽自己也不知道X是谁？

如果一直是用免费邮箱交流，指示行动……

不对，轻井泽不太可能会听从没见过面、不知道来历的人的命令。

说起来，如果真的不知道的话，一定程度上承认自己和X 的关系，然后坦白自己不知道X的真实身份，这样对轻井泽来说更轻松。

一直坚称自己什么都不知道的话，就一定会有让她选择这么做的理由。

“我想知道的只是攻击我的X的真实身份，对你的过去没有任何兴趣，你不觉得老老实实把X的身份告诉我，对你来说是种更好的选择吗？”

“你问多少次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这里真的很冷欸……”

她可能没有打算久留，穿得非常少。

“确实是挺冷的，所以你不想早点说出来然后赶紧回去吗？”

“我没有话要和你说。”

“这样啊，你硬要包庇X的话我也没有办法，那就把你的过去全都说出去好了。”

“……”

现在的情况对轻井泽来说可谓四面楚歌。

受到攻击时只能选择沉默。

不管选择哪个选项都是在树敌。

再怎么考虑也不过是在浪费时间。

“不用再浪费脑细胞了，没用的，现在的情况不是靠你想想就能解决的。很明显，你能做的选择是有限的，而其中最正确的就是把你背后的人的名字说出来，仅此而已。”

这样的话，至少轻井泽可以守住她的秘密。

在形势危急的现在，除了放弃X 没有其他自救的方法。

“如果……如果就像你所说的我背后有谁的话，也没有办法保证我在这里说的人就是那个X吧，你能确认是真是假？”

石崎也有些在意这点，未经允许就插话进来：

“龙园大哥，确实如她说的，我们没有办法确认真假……”

现在这个笨蛋插话进来，只能是给轻井泽找出路。

我用眼神和动作示意石崎闭嘴。

意识到自己多管闲事的石崎，充满歉意地乖乖闭上了嘴。

“要是知道你撒了谎，那就把你的过去公之于众，我这么说如何？”

“那……”

“你能做的只有和盘托出。”

轻井泽眼角上扬，强硬地反驳道：

“我又不是傻子，不管我现在要说实话还是假话，你早晚有一天还会来威胁我。事事被你利用，恕我实难从命。”

“哈哈哈，确实啊，就像真锅她们被X利用的那样，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我不会再利用你，所以你要怎么做？”

“我不说有，也不说没有，更不随便说一个名字，也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可以回答你的。”

轻井泽认定沉默是唯一的正确答案。

不能说这个选择不佳，但它实在不是最好的选择。

“你沉默的话我就说出你的过去，这么说如何？”

“你觉得我的身后藏着一个人，但无法确定是谁，所以才来找我。我不认为你会轻易把这个机会放弃掉。”

“原来如此，在问出答案之前把你的事情说出去的话，你就没有再开口的理由了，这可能会耽误我找到X。”

没错，轻井泽把眼神转向别处。

“对我来说，就算是从你嘴巴里打听不到X的事情也没关系，只要花时间慢慢找就可以了，你没有想到我接下来还有数不清的机会可以找出X吧。”

“意思就是你接下来还会有行动对吧？可是X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你寻找的话，开始留心不要轻易被你找到，这不是很理所当然的事情吗？”

这个女人比我想象中要厉害，脑子转得很快，而且能言善辩。

如果X的思考方式和我相似的话，那么应该是结合了轻井泽在D班里建立起来的较高地位，认识到了她的利用价值才帮的她。X善于利用别人，那么也可以不眨眼地放弃掉她。

X虽是为了让D班显露头角才在暗中行动的，但是没有办法排除其优先考虑暂时不暴露自己身份的可能性。

如果我轻易地把霸凌的问题泄露出去的话，就像轻井泽所说的，X有可能从此藏得更深。

万一X完全藏起来了，那我的乐趣就少了一大半。

“你是因为想好了自保手段才一个人来的啊。”

轻井泽不会什么都不考虑就孤身前来。

还有可能是X 的出谋划策……这就说不准了。

“你懂了？不觉得现在乖乖让我回去才是最好的？”

我看了一眼手机，没有新邮件。

给X 发的邮件也白发了吗？

我现在彻底明白了X的狐狸尾巴不会这么轻易地露出来。

那么就做好冒风险的觉悟，进行下一个阶段的计划吧。

“关键在于让你把X的真实身份说出来就行了不是吗？你十有八九是知道的，既然如此让你现在就说出来才是最佳的选择。”

X，是你不仁不义，在选择救轻井泽还是隐藏自己之间选择了后者。

“威胁都不起作用，该怎么要她开口？”

“这还用说吗，从古代开始，要想让人开口当然是要拷问了。”

“龙园大哥，真要……”

“伊吹，抓住她。”

“为什么是我，你自己来不就行了。”

对接下要做的事情并无兴趣的伊吹不听我的指示。

“抓住她。”



“我不参与，怎么想这都是一场危险至极的赌注。”

“连续行动失败然后退出，你也太丢人了吧伊吹，现在重要的是如何让我再次信任你。”

我猛地抓住伊吹的手腕。

“所有的责任都由我来承担，你放心吧，不要有顾虑，抓住她。”

“切……”

她不情不愿地接近轻井泽。

“你……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迫不得已，抱歉了。”

伊吹说完迅速转到轻井泽的身后，控制住她的双臂。

“好疼！”

轻井泽发出悲鸣。

虽然心里不乐意，但伊吹还是将轻井泽的抵抗悉数压制下来。

被有过格斗经验的伊吹这么架住，轻井泽完全无法反抗。

“石崎你去打水，先打两桶来，楼下的卫生间这个时间段没有人用，男厕里有两个打扫用的水桶。”

“欸？打水做什么？”

“连你也要反抗我的命令吗？”

“怎么……怎么会，我马上去。”

石崎前倾着身子从伊吹身边跑过，慌慌张张，踉踉跄跄。

“在石崎回来之前，我们先聊一聊，活跃一下气氛怎么样？”

“不要！快把我放开！”

轻井泽拼命挣扎，但无奈还是逃脱不了伊吹的束缚。

控制住她的身体并不是为了不让她逃走，而是为了增加她对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的恐惧。

轻井泽可能是预感到了，拼命抵抗，做最后的挣扎。

“你敢动我一根手指头，小心我告发你。”

“哈哈哈呵，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种狠话，你以为X这次也会保护你吗？”

不管被问多少次都是一样的，轻井泽坚决不承认X的存在。

“让你听听我的推测，你和暗中操纵D班的X约定了他会在危险的时候保护你，对不对？”

轻井泽的眼神有些游离，有些事情不是想藏就能藏得住的。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说不通了，就凭你这种连其他班的女生都讨厌的强硬性格，不光是真锅她们，可能还会被别的人盯上。”

伊吹的视线从轻井泽移到了我身上。

“你应该每天都担心得不得了，害怕那些知道事情真相的人会把你的过去泄露出去。然而，直到今天都没有更多的人知道，也没有人来欺负你，这是为什么？只能是因为有人在背后为你撑腰。”

“那个人是X吗？”

伊吹问道。

“现在是，不过……恐怕最初并非如此。X应该是在真锅她们和轻井泽接触了以后才知道真相的。我猜想……你让平田当你的男朋友就是为了拿他当护身符吧。”

轻井泽瞪大了眼睛。

“不……不是这样的。”

“没错对吧？轻井泽你可不要小看我。”

我凝视着她的瞳孔，要将沉睡在她内心深处的黑暗拽出来。

X一定也做过相同的事情。

“你是不是太过……”

她终于开始展现出柔弱的一面。

“……龙园，你为什么连这个都知道？”

对我的推测感到诧异的不光是轻井泽。

连伊吹也感到不可思议，忍不住追问道。

“当然是凭经验，我见过的烂人数不胜数。”

“呼……呼，久等了。”

慌忙去打水的石崎在几分钟后回来了。

桶里的水装了八成，翻起阵阵激浪。

见到这个，伊吹又再次发问：

“你为什么连有两个水桶这种事都调查好了？”

“你们连这所学校的何处装了多少台监控都不知道吧？”

“嗯，怎么可能知道这个。”

“不查是不会知道的，只要查了就能将眼前的情况尽数掌握。”

我一直以来都在一点一点地调查学校里监控的位置，知道洗手间里常备两个水桶也是之前调查的成果。

“确认监控的实验之一，就是让石崎他们进行袭击须藤的事件，只是没想到D班里居然有目击者。”

石崎惭愧地低下了头。

如果没有目击者的话，那次事件本会对C班更加有利。

“我说过对吧，石崎？绝对不要承认自己的过错。”

“是……是的……那个时候，那个，一不小心没撑住……”

最终石崎一伙被假的监控骗了过去，坦白了诬陷的事实。

“这所学校看上去纪律严谨，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一些看样子不会被允许的手段也会由于做法得当而被应允。”

而小提示就藏在日常生活中。

“你们可能不知道，但脑子稍微好点的人都在一直进行试错。”

我入学以后首先做的就是探寻这所不可思议的学校的“规则”和“解决问题的方法”。

入学以后，在理解了学校体系基础上所做的事情，就是搞清楚个人点数能用到哪一步。

“比如说，你们不觉得考核的形式有一点很奇怪吗，无论是无人岛考核还是船上考核，Paper Shuffle，应该只要询问高年级学生就能知道考核的详细内容，乍一看可能会这么想，但是，就算去问也不会有一个学生说出来，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

“……因为每年实施的考核都不一样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每年的规则都不同。”

“是的，考试不会每年都相同，但是，严谨地来表达的话，该这么说：给‘每个年级’定的规则不一样。”

“这是什么意思，龙园大哥？”

如果能向高年级的学生询问考核的内容，然后顺利通过考核的话，它作为考核就不成立了，只会成为巴结高年级学生的无聊纷争。

要想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就必须加上一条规定来约束学生的行为。

“高二以后，就追加上‘泄露考核内容的学生立刻开除学籍’这样一条规定呢？”

不管考核的内容一样还是不一样，加上这么一条枷锁的话……

“那……确实是不能外传。”

“没错，就算有低年级学生来拜托也不能说，多嘴就会被退学，辛苦奋斗了一整年的学生是不会冒这种险的。实际上我也以个人点数为诱饵和几个二年级学生做过交涉，但一次都没有成功过，这就是说出来的话会有相应风险的证据。”

“但是……可能确实是这样，小宫和近藤之前也说过，想让学长给点提示，但是什么都没打听出来，就好像这是不能问的东西。”

因为这是谁都会想到的捷径，所以一代接一代，学生之间已经形成了绝对不能泄露考核内容的潜规则。

严格来说，有可能还定有更加细致的规则，不过这早晚会被知道。

“就这样，我一直在寻找允许和禁止的界限。”

监控，收买高年级学生，和A班的背后交易。

“今天在这里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也是实验的一部分。”

轻井泽因为寒冷而开始颤抖。

“用语言来唤起心理创伤什么的太慢了，还是直接让你体验一下比较快。”

按照真锅她们所言，个性刚强的轻井泽是不会立刻说出来的吧。

我给石崎递了个眼神。

一个眼神石崎应该能懂我要他做什么。

伊吹把轻井泽押到石崎前面，然后走到了一旁。

石崎按照我的命令，将水桶里的水从轻井泽头上浇下。

“……”

隆冬寒空下，浇下去的水会让她冷到骨子里。

心灵和身体的巨大冲击，让她当场崩溃，身体不断颤抖。

轻井泽两只手抱着自己的身体蜷缩成一团。

刚刚那强硬的姿态被一桶水浇得无影无踪。

“想起来了吗，你在之前的学校里所受的洗礼？”

“没……没有！”

她堵住耳朵，就像是害怕幽灵的少女一般，只是一个劲地哆嗦。

“我要做的可不止这些，我要彻底地毁掉你。”

我拿出手机，开启录像，抓住轻井泽被淋湿的刘海向上扯。

她的眼里已经没有了生气。

现在，她的脑子里应该在闪现她过去所受的欺凌吧。

“这是欺负你的录像，如果你什么也不说的话，我就在学校散播。”

当然是假的，但是轻井泽现在已经做不了正确的判断了。

“快哭啊，叫啊，求我饶了你啊！”

“不……不！”

没有比被深深烙印在身上和心里的伤痕更有挖掘价值的东西了。

“真是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我果然不该帮你……”

伊吹如同逃走般移开了视线。

“欺负弱者也很有趣呢，真是让人心潮澎湃。”

想起了过去那些来找我麻烦的家伙。

过于得意忘形而遭了报应的时候，还有人哭得像个孩子一样。

但是轻井泽的情况稍有不同，

“曾经被霸凌得那么惨的你，居然在D班成了个大人物，佩服佩服。”

原本的弱者靠着自己的力量出人头地，构建出了一个新的自己。

利用了平田，还在X的保护下把自己的地位坚持到了今天。

“这可不是能简单做到的事情。”

被霸凌过一次的人会变得卑躬屈膝，越是被施加暴行，程度就会越来越深。

“你是一个有种的女人，这一点可能都不输给我。”

面对跪在眼前、颤抖着的轻井泽，我继续嘲笑道。

“可是，人的本质可不会那么轻易地发生变化。你本质是一个被霸凌的人，而不是一个可以对别人施加暴力的人，这一点你给我好好想起来。”

我拿起石崎脚边的另一个水桶，这次由我来泼到轻井泽身上。

“……”

轻井泽泣不成声，猛地将身体缩成一团。

“石崎，再去一次。”

“遵……遵命。”

石崎捡起翻在地上的水桶，再次走下天台打水。

“封了真锅她们的口来帮你的人是谁？”

“没有这个人！没有！”

轻井泽摇头，坚决否认。

“哈哈哈，还要隐瞒下去，果然有种。不对，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被人虐待？可能对你来说这种程度根本算不上什么。”

我抓住轻井泽的胳膊，强行往上拽。

“……真是让人看不下去了。”

“好戏这才开始。”

“真让人恶心。”

伊吹并没有走，她从始至终拒绝参与到行动中来，只是靠在天台的门上。

“知道X是谁了以后我就走。”

“可以。”

我不是为了让你们开心才这么做的。

我是为了自己的快乐，毁掉轻井泽。

3

已经冷到了骨子里。

凉水从头发上往下滴。

总共四次，水桶被翻转过来，从上往下泼。

水透过制服，连内衣都已经完全湿透了。

但可怕的不是身体由于寒冷而产生的颤抖。

是心已经凉透了。

我绝望到想要怨恨这个世界，被沉重的绝望压到喘不过气来。

我为什么会被欺负？

内心想法由此逐渐发生变化。

我为什么会活着？

我做错了什么？

开始自己责怪自己。



凉透了的心侵蚀着自己的身体。

刻在自己身上的伤痕如烙印般开始隐隐作痛。

“喂，差不多该说出来了吧，轻井泽？没必要再这么折磨自己了。”

龙园站在我的面前，笑着逼我开口。

可是我的面前是一条死路，我怎么做都不对。

如果我把清隆的事情说了出来，可能我暂时是可以获得解放。

可是这并不能救我脱离苦海。

谁都不能保证龙园不会再次拿这件事情威胁我。

他下次出现，可能就会来指示我背叛D班。

电视剧里常常出现的最糟糕的桥段在等着我。

叛徒的下场必定是悲惨的。

所以，我只能抱着最后的希望。

只能相信清隆会来救我的承诺。

那是……守护我快要被绝望吞噬了的内心的最后一道屏障。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害怕如果说了的话，他就不会保护你了，这是你最后的希望。”

牙齿因为寒冷和恐惧而上下碰撞，吱吱作响。

我拼命挣扎想要停下来，但无论内心还是身体都不受控制。

令人厌恶的过去被镌刻在大脑里。

过去和现实重叠了。

“是怀抱着希望死去？还是回到过去的状态？你真的愿意这样吗？”

龙园一个劲地用语言来攻击我，打倒我。

“能救你的不是X，只要你能坦白，我会救你的。”

好可怕。

“但是和我作对的话，就不得不让你受点折磨。”

救我。

“你经历过的事，没经历过的事，我会把这一切都散布到学校里。”

好可怕。

“到那个时候，你觉得你还能假装冷静，继续当你的班级红人吗？”

救我。

“不可能的，你会回到你过去的状态，重新变成那个被残忍虐待的自己，本来的自己。”

过去被霸凌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如走马灯般不停地反复闪现。

“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不要啊……”

我不想回到那个昏暗、悲惨、让人想要一了百了的世界。

“那就说出来吧，说出来了你就可以保住现在的自己了。”

“求你了，放过我，求你放过我！”

我的自尊什么的已经碎了一地。

不对，之前只不过是用胶带粘起来了而已，其实早已破碎。

胡乱拼凑起来的我……轻井泽惠，已经死了。

快乐的校园生活崩塌了，发出轰隆隆的响声。

“我不会像真锅她们那样放过你的，我们已经知晓了你的秘密。就算我被逼到退学，知道事实的人可不止一两个，谣言会立刻传出去，到那时候连你一直看不起的同班同学都会来欺负你，明白吗？”

“不要，不要，不要……”

“那你就好好想想回到过去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

……即使再厌恶，我也已经想起来了。

白色世界在脑内瞬间扩张。

紧接着的是绝望与黑暗。

初中的时候因为一些小事，地狱的大门开始向我敞开。

争强好胜的性格让我在入学没多久就和相同类型的女生成了敌人，从那开始，欢乐的校园生活就与我无缘了。

课本被乱写乱画，笔记本丢失，这都是小儿科。

在厕所隔间被泼水这种老套的剧情也不止一次两次发生在我身上。

遭殴打和踢踹的画面被拍下来，成了班级里的笑柄。

室内鞋里的图钉，课桌里的动物尸体，我全都记得。

……

对了，对了。

我想起来了。

在这种时候，人能够采取的最后的防御手段。

全盘接受就可以了。

接受自己被龙园虐待的现实。

只要这样我就能得以解放。

啊，我又会回到那个时候啊。

那个时候，我觉得自己的内心一定经受不住那种摧残。

对我不错的同学，和我关系挺好的同学都变了。

那种残酷的时光，我应该忍受不了第二次了。

抛弃了我的初中唯一为我做的，就是告诉了我这所高中的存在。

在这里谁都不认识过去的我，这对我来说如同救命的稻草一般。

如果连这都没有了的话，我……

抬头望向天空。

一直隐忍着的泪水溢出眼眶，不停地往下掉。

为什么……我现在会遭受这样的事情？

真是讨厌啊……

我的心里产生了这样的感情。

我不想就这样接受自己的命运，回到过去。

听眼前的龙园 说，他好像只想找出要找的人。

也就是说我只要把清隆的名字说出去就解放了。

可是，没人能保证我过去被霸凌的事情不被公之于众。

有可能第二天就会人尽皆 知。

在丧失了清隆 的信赖之后，还要失去所有的朋友。

然而……

我是有可能得救的。

只要说了那个名字，卸下重担，这段痛苦的时光可能也会宣告结束。

我别无他法了。

会来救我的。

这么承诺过的清隆最终还是没有来救我。

就算我相信他，等他到现在，依旧没有发生任何转机。

他没有看到我给他发的邮件吗？

可是我用眼神给他递信号了。

四目相对，他也确实给我承诺了。

他说，我会守护你的，放心。

我以为他是这个意思。

只是我以为吗？

我弄不清楚了。

我也没有弄清楚过。

我和清隆的关系太过淡薄。

他在真锅她们没有保证不再对我做什么的情况下就和我断绝了关系。

“我已经没有必要站出来了”，用这么自私的理由。

我的事情对他来说根本无所谓。

我被背叛了？

我被他抛弃了？

“阿尔伯特，有谁来了吗？这样啊，再联系。”

龙园静静地叹了口气。

“你心中还一直抱着一丝期待吧？但看样子不会有人来救你的。”

啊，我果然是被抛弃了。

不对，我不相信他的话还能怎样。

清隆说过会帮我。

事实上他确实把我从真锅她们的魔爪下救了下来。

“你真是相信X呢，轻井泽。”

龙园又叹了口气，好像是惊讶于我会坚持到这个地步。

“你被骗了。”

“不……”

“就让我告诉你X没和你说过的，船上考核时的真相。”

“真……相？”

笑容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开始从龙园脸上消失的。

“真锅是为了给诸藤报仇才打算要给你点颜色看看的，但一直没有机会。把你叫到没有人烟的地方，你自然也不会乖乖地去。但是，

你一个人去了船舱最底层，这是为什么？”

“那是因为……”

是洋介叫我去的。

虽然那个时候内心很不安，但也只能相信自己的宿主洋介。

所以才去了那个地方……

然后真锅她们偶然到了那里。

“你觉得那真的只是偶然吗？”

龙园又看穿了我的内心。

“在偌大的船舱里谁也做不到二十四小时跟踪你，所以，那不是偶然，真锅她们出现在那里是必然的。”

他的意思是我被洋介骗了？

不对……

不是这样的。

我明明立刻就明白了不是这样的。

但还是有一瞬间想要怪到洋介的头上。

“你已经明白了吧？X暗中和真锅接触，用讨厌轻井泽的人要不要联合起来等花言巧语笼络了她们，还设计把你引了出来。轻易就上钩的人只能用一个‘傻’字来形容，这是事实。”

确实，我记得当时事情是挺奇怪的。

叫我出来的洋介到最后都没有出现。

我知道清隆所以我明白。

他指使洋介让我孤身一人……

“X故意让你遭受霸凌还留下了证据，你不觉得这太惨无人道了吗？”

我不愿这么想。

可是龙园所说的……绝不只是骗人的话。

清隆出现在那里，还救了我，这一切都不是偶然？

“你不是被救了，而是被设计了，可笑吧？”

被骗了？

“朝你四周看看，现在X在吗？来救你了吗？”

我……从一开始……就被清隆骗了？

“只不过是在自己身份快要暴露的时候把你舍弃掉了，这么想没错吧？”

不，不会……

不会的……

我……没有被拯救。

明明受了这么大的折磨……

走进了清隆精心设计的陷阱，还以为自己被他救了。

帮了他那么多忙。

却在关键时刻被他抛弃。

那我……

“你也已经意识到了吧？没错，那又是一种性质更加恶劣的‘霸凌’。”

绝望与黑暗将我吞噬。

我到头来还是走不出这名为霸凌的莫比乌斯带。

“不，你还剩下一个能得救的方法。”

名字。

把清隆的存在告知龙园。

“没错。”

只要说了名字，我就能得以解放？

“没错，解放。”

龙园仿佛能读懂我的内心一般，再度笑了出来。

“只要你说了名字，我保证以后再也不会找你。”

啊，得救。

只要说一个名字，绫小路清隆，就可以了。

不知道自己该不该相信。

只要听听我内心的声音，眼前的男人也一定能理解的。

我确信这一点。

违背自己的意志，嘴唇轻颤。

被背叛的绝望与愤怒以及渴望获救的内心。

可还是发不出声音。

我太冷了，导致没办法将心里的声音说出来。

“慢慢来，说出那个家伙的名字。”

“唔……”

发出声音了。

抖得不行，害怕得不行。

但我终于发出了声音。

“吾？”

龙园反问道。

“唔……问……”

我慢慢地一点点挤出声音。

这样我就能获得自由。

“再说一遍，慢慢地说。”

龙园的脸向我靠近。

“问我……”

说出了两个字。

对，我没有说出他的名字。

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过这个打算。

因为我……

“问我再多遍……我也绝对……不会说的……”

“……”

龙园的笑容凝固了。

在我乌云密布的心中，出现了一道阳光。

虽然现实世界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这就是我得到的答案。

“就算从明天开始这所学校里不会再有我的容身之所……就算还要继续受折磨……”

我坚信的东西。

不是龙园的话，也不是清隆的存在。

“我也绝对不会把名字说出来……”

我的心中涌入一股热流。

“这样真的可以吗，轻井泽？”

可以。

这样就可以。

可能会后悔。

但，这样就可以。

“你明明知道X只是在利用你，为什么还要袒护他？”

“不知道……”

我还想问呢。

但我现在唯一知道的就是……

“我也有想要坚持到最后的东西。”

朦胧的视野一下子变得开阔明朗。

“这样啊，很遗憾轻井泽，从今天开始这所学校不会再有你的容身之地。虽然我不想做什么费工夫的事情，但也没办法，不过你是值得尊敬的，明明有心理创伤，就算被自己唯一的依靠背叛了也坚决不出卖对方，我欣赏你这一点。”

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我重复对自己说。

可惜我在这里坏掉了。

不知为何对自己有些骄傲。

明明被背叛了，也没有选择自己去背叛谁，如果这样能帮到他的话。

能帮他实现他所追求的平稳生活的话，也不坏。

我这样不也挺帅的嘛？

我的人生虽然基本上没有什么亮点，但和清隆联手做那些事情的时候还是挺刺激的，不算坏。

还有点开心。

是不是有点像在背后支持男主角的女主角？

虽然不是很懂那个人所做的事情。

不过，很特别而且有意思。

不管我用的是什么方式，反正帮到了他是事实。

所以我不后悔。

不后悔。

可是，哎。

可是心底还是想过，他是不是会来救我呢。

我还是……有过微微的期望。

啊，我真傻。

完全被别人拎着鼻子走。

这是自作自受吧。

被洋介保护，被清隆保护。

我自己一个人的话什么都办不成。

寒冷的冬日。

我的心情不知为何有些轻松。

再见，被虚假环绕的自己。

欢迎回来，如行尸走肉般过去的自己。

高度育成高级中学

第一学年　B班班主任总评

截至12月1日　班级点数

753

暑假之前

在一之懒的带领下，入学后没多久B班学生之间的关系都变得亲密了。虽说偶尔还是会产生一些小矛盾，但希望他们能在这三年里勤奋学习，不断努力。

无人岛考核

比起赢和竞争，这次考核更重要的是锻炼了全班的团队协作能力，B班学生都开心地度过了在无人岛的一周时间。在我眼里他们比其他班级的学生都要优秀。

船上考核

因为不擅长怀疑与陷害他人，所以成绩稍稍逊色了一点，不过有着如此纯真的心灵，定能升上A班。

体育祭

B班学生和关系不怎么好的C班消除隔阂，在体育祭中尽力了。如果龙园能够学会与人合作就更好了。

Paper Shuffle

虽然在这次考核中遗憾地败给了A班，但我一直坚信开朗、积极向上的B班孩子们定能升上A班。

交错的思绪

大约在轻井泽去见龙园的两个小时前。

那时茶柱老师还在向D班的同学们强调寒假的注意事项。

“因为寒假校园要重新翻修，不可以进，请大家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有就是，今天是本学期的最后一天，没有社团活动，请大家都尽量早点回家。”

只挑重点的老师很快就结束了讲话。

但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茶柱老师有好一阵一言不发地默默用目光扫视全班同学。

不知道一直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又看不到老师要下课的迹象，等得不耐烦的池举手说道：

“老师，还有什么事吗？”

“我想有很多同学已经知道了，我们班可以说是十拿九稳能升到C班了，大家表现得都不错。”

“哇，老师这么直白地表扬我们，可真是件稀罕事。”

其实不只是池，全班同学都是这么想的吧。

“但也不能因此而大意，如果有人在寒假里捅了篓子，可是对班级点数有影响的。假期漫长，但也不要忘了学生的本分。”

茶柱老师用这样的一番话作为第二学期的总结。

“茶柱老师这么温柔地叮嘱我们可真是少见。”

“是啊。”

“不要做什么违规行为”一定是她想表达的意思。

我一边把书本装进书包里，一边将目光投向轻井泽。

轻井泽在和其他女生说话的同时看向了我。

今天早上，轻井泽给我的紧急联系邮箱发了一封邮件。

有人关于真锅一伙人校园暴力事件有事和她说，要她下午两点去天台。

我一点也不惊讶，也没有回复轻井泽。

因为在收到轻井泽的邮件之前我就已经收到了龙园的邮件。

我一点也不在乎那家伙揍不揍轻井泽。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那是为了引我上钩而设下的圈套。

但是轻井泽好像从我的眼神中明白我已经看过邮件了，安心地和朋友们走出了教室。她是打算先离开学校，之后再回来吧。

下午一点左右，几乎所有的学生都离开了校园。

“之前说好去榉树购物中心逛逛的，你还去吗？”

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的启诚凑了过来，对我这么说道。

“今天也没什么事，就跟你们去吧，等我收拾完了马上就走。”

“那我在走廊等你啊。”

我就带教科书回去吧，可能会用得上。

“那个……你今天是和人有约吗？”

佐藤一脸歉意地走过来对我说。

“对，我这就要和幸村他们出去玩，之前约好了……”

“这样啊，我可真不走运。”

佐藤一脸失望的神情，她不会是像上次一样想要约我出去吧？

“……今天怕是不行了，但是寒假可以吗？”

“啊？”

“两次都拒绝你怪不好意思的，如果你愿意的话……”

“真……真的吗？”

“嗯。”

佐藤用力前倾身体，看起来十分感动的样子，我心里有点发怵。

“那咱们一言为定！”

佐藤涨红了脸，高兴地跳了起来。

她到底对我的哪一点这么感兴趣……

当然不是觉得不舒服，但教室里还有人，这样的事着实令人难为情。

“总之，明天以后什么时候都行，咱们邮件再联系吧。”

“好的，再见，绫小路同学！”

佐藤喜笑颜开，转身走向篠原一行人。

篠原她们用奇怪的神情看着我，之后离开了教室。

我该去找启诚他们了。

走廊里大家好像都到齐了，你一言我一语地一边闲聊，一边等我。

看到波瑠加阴森的笑容和爱里低沉的表情，我立刻明白了自己的处境。

大家刚一出发，我看出波瑠加一副想要说什么的样子，便先开口说道：

“没别的意思。”

“我还什么都没问呢，怎么了？”

“什么怎么了，你不是想问吗？”

“看佐藤的那个样子，让人浮想联翩不是吗？”

“清隆你个老司机，又是堀北又是佐藤的，还要点节操吗？”

搞不懂为什么连启诚都有点生气了，不过还是希望他们能给我个解释的机会。

“她就是想找我一起玩而已。”

“女孩主动邀请男孩，你不觉得非同一般吗？”

“佐……佐藤同学……是不是……喜欢清隆同学你啊？”

之前一直闷声不语的爱里，眼睛滴溜溜地转。

“这种事……我怎么会知道。”

“你们应该打算两个人过个甜甜蜜蜜的圣诞节吧？这可了不得！”

波瑠加就是波瑠加，又开始了她天马行空的想象。

“别瞎扯了，赶紧想想接下来去哪儿，今天晚上人肯定多。”

从明天开始就放长假了，今天玩通宵的学生应该不少。

启诚认为不管玩什么都还是快点去比较好。

“就漫无目的地闲逛不挺好的吗？反正也不着急。”

在我们叽叽喳喳说话时，明人表情僵硬，一言不发地跟着我们。

他的心思不在我们这儿，而是时刻警惕着身后，一边走一边留意身后是否有眼线。

“好像没人跟着啊……”

明人小声嘟囔着，放下心来。

看来龙园既然决定今天做个了断。

就觉得没必要再派人跟着我们了吧。

“虽然榉树购物中心什么都有，但还是想去外面看看啊。”

波瑠加朝着学校大门远处的方向望去。

“去涩谷或是原宿，想看表参道的霓虹灯啊。”

“先不说榉树购物中心，每天上学的路都是一成不变的。”

“我对现在的环境倒是挺满意，生活上所需的东西一应俱全，清隆同学也和大家一样想出去吗？”

确实看不出来爱里会和波瑠加一样是那种喜欢到处玩的类型。

我也没必要强行附和她们吧。

“虽然和爱里一样对这里的环境还算满意，但是我也懂那种想要去外面的心情。”

“虽说这是学校的规定，但是不让学生和家里联系也做得太过了吧。一般父母都会关心自己子女的情况，不是吗？”

三年之内不准见自己的孩子，学校的规定确实不能用普通来形容。

明人可能是对这件事感触颇深，表情僵硬了起来。

“我妈就是那种总是担心孩子的类型，可能会非常担心我吧。”

“学校也十分重视这事，好像会定期向家长报告学生的成绩以及生活状况。”

“那……不是更让家长担心吗？比如父母会想我家孩子有没有在努力之类的……”

“比起男生，女生的家长更担心吧。”

“啊，我家就没关系。”

波瑠加轻快地说道。

好像触碰到了她不愿提及的事，我们就没再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1

“那接下来去卡拉OK吗？可能那里人会有点多。”

“不会吧，又要来惩罚游戏……”

“那肯定啊，为了让小幸村一雪前耻。”

在大家商量着接下来去哪儿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

“你怎么了，清隆同学？”

“不好意思，我打算先回去。”

“这还没到两点呢。”

明人看了眼手机上显示的时间。

“其实昨天晚上我熬夜了，现在特别困，寒假再来找我玩吧。”

爱里似乎有些遗憾，但现在即使没有我，她也能和小组里的人打成一片。

和大家告别之后，我转身离开。

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班主任茶柱老师。

“不好意思，有点事想和您谈一谈，现在能见一面吗？”

“你想干什么？不是你说的已经和我再无瓜葛了吗？”

“确实是这样的，但我意识到还有必须说清楚的问题，如果可以，我希望和您面谈，现在可以去学校找您吗？”

“我在教室等你。”

“好的，我几分钟后就到。”

挂断电话后，我很快就回到了D班的教室。

教室里已经没有学生了，茶柱老师独自一人站在我的座位附近，双眼望着窗外。

“如果像往年一样，今年的雪也不会小吧。”

“您喜欢雪吗？”

“小时候喜欢，但是长大后就不喜欢了。”

茶柱老师说着拉上了窗帘，缓缓地回过头来。

“你刚才说有事要和我谈，是什么事？”

“我还没有得到答案，为什么不惜利用我，也想让D班升上A班？”

如果没有强烈的意愿，老师是不会不惜撒谎也要利用我的。

“在这所学校里，和学生一样，老师之间也存在着竞争。为了自己的考核结果，期望自己的班级往上升，这是理所当然的。”

“我觉得这不是您的真实想法，如果老师从最开始的目标就是升上A班的话，也就不会讲出不利于D班的话了。”

第一学期期中考试的时候，茶柱老师刻意对D班隐瞒了考试的相关信息。

“那件事不违反学校的规章制度，只和我自己有关，没必要告诉你。”

“那时候您应该一边暗地里为班级能够上升为A班做准备，一边感到困惑吧，心里在想，这个班级真的有升上A班的实力吗？把A班作为奋斗目标真的合适吗？”

老师的真实想法其实无所谓。

重要的是她是不是值得利用。

“真是白费口舌，我回去工作了。”

看着老师转身打算逃走的背影，我再次说道：

“如果不回答我的话，至少请放弃利用我的想法。”

“又是这句话，你没必要说那么多遍，你已经不再受我的控制了，不是吗？”

“接下来我要说的才是重点，今天您要是放手不管的话，D班是升不到A班的，不，别说是A班了，升到C班都不可能。”

“你说什么？”

我刻意看向教室里的时钟。

“两点了，龙园把轻井泽叫去天台，现在应该在上演一场好戏吧。”

“龙园叫轻井泽？”

“老师不知道吗？轻井泽以前可是受过严重霸凌的学生。”

“这还是第一次听说……”

轻井泽平日的样子根本看不出她遭受过校园霸凌。

“恐怕从明天开始，学校里就会传开轻井泽被校园暴力的事情了，这样一来，她就会自闭，甚至可能会选择退学。如果能证明这事与C班有关，或许能给她报仇，但这对双方的影响恐怕难以计量。”

虽然现在学校没有明确说明会给出现退学者的班级怎样的惩罚，但一定会受到相应的惩戒吧。这一点不用问，看看茶柱老师的表情就能明白了。

但是茶柱老师很快就恢复了平静，以平时那种冷峻的目光看着我。

“原来如此，我知道你的企图了。这次的事仅凭你自己难以解决，但是身为老师的我就另当别论了，不仅能解决问题，还不会暴露你的真实身份，对你来说是绝佳的方法。”

“如果我请求您的帮助，您会答应吗？”

“你别得意忘形了绫小路，我不打算帮你。”

“我猜也是。”

“老师介入学生之间的问题，在这所学校里不是什么被提倡的事。”

确实如此，老师孤身一人跑到天台，阻止龙园的霸凌行为，让他们不再提过去轻井泽被欺负的事。事情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解决。

茶柱老师拒绝也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您就这么简单地拒绝真的好吗？我可没向您承诺今后不会做出妨碍D班的事对吧？我可以用计让D班没法往上升。”

“……没想到学生竟然会威胁老师，这好像和之前的情况反过来了。”

“如果老师能将功补过，和我恢复平等的师生关系，我至少不会做出妨碍D班的事，您不觉得这是一件好事吗？”

“如果因为我拒绝提供帮助，就没法升上A班，那么接下来不知道还会有多少次这样的事情在等着我。”

茶柱老师固执地认为施以援手不是什么好事。

“您放心吧，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老师会帮忙。”

“什么意思？”

其实从最初开始，依靠老师解决问题这个想法就不在我的计划之内。

“我就是逗逗您而已，那您能在远处观望我是怎么解决这件事的吗？”我邀请茶柱老师当这场好戏的观众。

2

如果计划顺利的话，轻井泽现在已经在天台上待了三十分钟吧。

石崎曾慌张地下来过一次，在水桶里装满了水之后又返回了天台。

从地板上的水迹来看，他已经往返好几次了。

这是龙园为了让轻井泽想起自己过去受的欺负而采取的手段吧。但可能是因为轻井泽没有轻易就范，不见C班的人和轻井泽从天台上下来。

结果可能和我的预想稍稍有些不同。

不过那是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你到底是怎么打算的，绫小路？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

我把茶柱老师带出教室，和在楼梯处放哨的C班学生山田阿尔伯特保持一段距离，屏住呼吸，观察着情况。

但时机还未成熟。

既然事已至此，也就没必要慌张行事了。

时机越晚到来就越会按照我的计划进行。

当然行动过晚也会有风险，但这是考虑到利害之后必要的牺牲。

“我们聊一会儿天吧。”

“在这种情况下聊天？”

我并没有顾及茶柱老师的疑惑，继续说道：

“那是刚入学没多久的事了，须藤考试差一分及格，我想用个人点数来买分数的事您还记得吧？”

“我记得，你和堀北两人一共支付了十万点。”

那件事已经过去了半年多。

“没有用个人点数买不到的东西，您这么说过吧。”

“是这样的，须藤也避免了被退学不是吗？”

“确实如此，买分数虽然合乎情理，但是您不觉得如果买分数是一直被允许的事情的话，就不会出现退学者了吗？无论是谁，不及格只要用点数买分数就行，这么做就能阻止退学。”

“但确保有充足的个人点数却没那么容易，你们这届的D班奇迹般地将点数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往年的D班只有你们的一半。而且班级里也不光是相亲相爱的同学，班级点数下降，有想维持自己个人点数的学生也不足为奇。”

“确实如此，但是作为学校的规章制度，这难道不是一种缺陷吗？如果通过个人点数挽救低分成为常态的话，那么就会很少有人因为考试退学。”

“可能吧。”

茶柱老师虽然没有否定我，但是却不肯直视我的眼睛。

“我的问题就在于，在我请求老师卖我分数的时候，您定的价格。”

“都这个时候了，你是想说当时的价格定得过高吗？”

“不是的，您当时说一分要十万点只是随口说说，还是有根有据的呢？从当时您的语气来看就像是您随口定的，但是我很难想象您可以仅凭个人意愿就能决定分数的价格。”

“你到底想说什么，绫小路？”

“这所学校关于点数的事已经详细彻底地条文化了吧？自然也会有买分时的说明手册。如果是这样，那事情就说得通了。”

“你想说，当时我定的一分的价格是学校事先规定好的吗？”

“对，您能回答我吗？”

空气突然安静了。

茶柱老师从来都是问什么立刻回答的，但这次她一时语塞。

“不是你问什么我都会回答的。”

“那我能理解为您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吗？”

“随你。”

“那我就擅自推理了，学校为所有情况都制定了说明手册，也早已决定了买卖分数时一分要花十万点。以这些为前提，我又有了新的疑问，那就是每次考试都能以十万点买一分吗？”

“你怎么想是你的自由，你问我这些又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轻井泽……”

我打断了老师的话，接着说道：

“是只有入学起一定时间内可以十万点买一分呢？还是每次买分价格都会上涨？抑或是下次甚至连用点数也不可以买分了呢？我脑中这么多的猜想，到底哪一个是对的，请您回答我。”

“适可而止吧，你觉得我会回答你这些问题吗？就算我回答你了，你也没法确定我说的是真是假。”

“有办法，我直接问老师就可以了。”

我强行捕捉老师那想要极力闪躲的目光。

“那下一次期中考试老师想要多少钱卖我一分？”

“……”

茶柱老师沉默了。

“您不可能回答不上来吧，您可是老师呢。如果您不告诉我，我也会向别的老师问同样的问题，您可别忘了，如果我问出来了，我可以向学校告发，说D班班主任差别对待学生。”

不过，不只是茶柱老师，其他老师或许也回答不上来。如果是那样的话，就会有这几种情况，只能卖最初的一分这种硬性规定，又或者是只有在实际不及格时才能回答这个问题，等等。

但是我没能得到回答这件事本身也是另一种回答。

那就是，学校还准备了学生分数不够时的说明手册。

“你打算挑战规则吗？”

“这么做的学生不在少数吧，这一点看看传闻 正在囤 积个人点数的一之濑和极其重视个人点数的龙园 就知道了。”

两人每天都进行着各种各样的试错，只为了找出有利于自己班级的战略方法。

“好，我回答你的问题。确实这所学校制度的突破口在于掌握个人点数的使用规则。当然了，历届的学生也和你们一样，从各种角度出发进行探索，即便是残次品云集的D班也是如此，虽有早晚的差别。学校详细制定了成百上千的规则用于回答学生的疑问。买卖成绩，掩盖暴力事件，取消退学处分，等等，都规定了所需的点数，但是老师能直接告知的仅仅是一小部分，因为多数是不准回答的。不仅如此，甚至还有很多规则连老师也不知道。”

“那么对于我的问题，正确的答案其实是‘回答不了’吧。”

“是的。”

这下我解开了一个谜底。关于个人点数特殊用途的规则：如果不满足个人点数使用条件，是得不到回答的，而且这种情况不在少数。

下次的期中考试，一分的成绩已经被标价，如果能事先知道就可以采取相应的对策了。但是如果不明就里，就不能贸然行动，到时候如果老师说一分要用一百万点来换的话，我们就很被动了。

“这问题和眼前的事有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不过是闲聊而已。”

茶柱老师没能看穿我的真实意图。

“那么……差不多到时候了，该结束捉迷藏的游戏了。”

我看了眼手机，上面显示的时间是两点四十分。

我给某个人发了一封邮件。

让他马上到这里来。

“虽然我不了解具体情况，但是我知道轻井泽被C班人欺负的事，你既然不想亲自露面解决这件事，那肯定是叫了其他帮手吧。”

“我会去天台的。”

听到我这句话，茶柱老师面露惊色。

“你是认真的吗？你这么做的话，全校都会知道你的身份。”

“这是我的策略，即便龙园知道一切都是我在幕后操作也没有什么用。不仅如此，他可能会将这一切过度解释为我以后还会插手，然后自取灭亡。”

“那样的话你就会在学校一举成名，从此失去安稳的校园生活了。”

可能在茶柱老师的心里冒出了某种想法。

只要我不暴露真实身份，就应该有办法帮助D班。

但是不管怎样，只要我和C班接触，龙园 他们就会确信我是X。不，用不着确信，只要我成了第一号怀疑对象，那一切都完了。

一直以来被疏于防守的我就会广为人知。

茶柱老师没有说出来，视线移到了一边。

“可能是我的判断错误吧。”

“判断错误？”

“在你入学前，我就从坂柳理事长那里听说了你的事，他说你是十分特殊的学生，十分优秀，从小在缺乏爱的环境下长大，也是必须保护好的学生。再三考虑后，我和理事长商量出一个办法，让你对这所学校产生感情，希望你能够在这所学校待下去。于是我对你说了你父亲的事，说他想让你退学，但是，那并不是真的，没想到不经意间竟成了现实。”

“原来如此，通过让人拥有目标，确实很容易让人产生执着心。但不凑巧的是，我不是那种容易让人担心的类型，无论别人怎么想，我都会选择继续留在这所学校，这是因为我现在还不想回到那个男人的身边。”

“我错在不该轻易地利用你，D班升到A班，追求这种听起来像是白日梦的事就是个错误吧。”

茶柱老师像是完全死心了一样一口气全部说了出来。

但是现在说放弃还太早，听起来甚至有点滑稽。

“不是什么白日梦，实际上，现在D班就要超过C班了，堀北最近也在团结全班同学，一定能行。”

“确实是这样，D班达成了过去从未达成过的成就，这已经非常难得了，但你刚才说堀北在团结同学一事是真的吗？”

“这可是不想被自己的班主任问的问题啊，我觉得堀北拥有足够的能力领导D班。”

对茶柱老师来说，堀北不过是为了利用我而设下的一颗棋子罢了。

“现在堀北开始成长，班级里的多数人也是如此，以后就要看作为班主任的你怎么领导班级维持在C班水平……或者说是无限接近A班。”

实际上能不能往上爬，可能就需要其他稍微有些不同的能力了。

“你真的不干了吗？”

“目前是这么打算的。”

老师的个人意志是不可以改变学生的个人意志。

茶柱老师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把茶柱老师带来，不单单是为了给这次行动上个保险。

还为了让老师看到我确实想从班级竞争的旋涡中脱身的决心。

“话说回来，堂堂正正地以真实身份示人是你的自由，但这样真的能解决问题吗？”

“我也不能保证，但是这至少是根据龙园的性格和行为模式想出来的对策，总之，谢谢老师您能跟着我一起来。”

因为我的帮手出现了，我对茶柱老师道了谢。

老师什么时候离开都没关系了。

“久等了，绫小路。”

来者是前任学生会长堀北学，看见他，茶柱老师显得很惊讶。

“这是怎么回事？”

“他是这次我和龙园做了断的见证人，龙园可是个不择手段的对手，谁是谁非的争论在所难免。”

我知道老师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人，但实际上并不能为我所用。

因此，利用同为学生的堀北哥哥才是明智的选择。

“你找来了帮手，是想让堀北来平息事态吗？”

“前任学生会长看起来像是会为我做这种事的人吗？”

茶柱老师看了一眼堀北哥哥马上就得出了不可能的结论。

和老师一样，堀北哥哥也不会去多管闲事。

“‘有人目击了天台上发生的事情’，只要这一事实存在就可以了。”

为此，我还和堀北哥哥交换了条件。

不过那和现在的事没关系。

“我走上天台后，你就走到通往天台的楼梯，没必要和下来的家伙说话或是惩罚他们，只需要让所有从天台下来的人认出你就行。”

前任学生会长将看到有哪些人出入了天台。

仅仅如此，对龙园 他们的威慑也会十分有效。

“好，但你别忘了和我的约定。”

“那是自然，反正如果我爽约，你可能把这次的事情从记忆中抹去，于我不利。”

“你明白就好，那就快点解决掉这件事。”

在堀北哥哥的目送下，我向通往天台的楼梯走去。

“你等等，绫小路，要是堀北不来，你本打算怎么办？”

“谁知道呢？”

尽管我这么说，其实心里早已经考虑过这种情况，恐怕会利用知道我身份的坂柳她们。

要是不行的话……算了，考虑已经作废了的方案也没什么用。

“过个十几分钟我就回来。”

我踏上了楼梯。

一阶又一阶。

我慢慢地向上走去，看到了前面的黑影，是看守通向天台道路的人。

他两腿分开威严矗立，静静地俯视着我。

他是C班的山田阿尔伯特，从刚才开始好像就没有动弹过，真是一个完美的守卫。

我虽然对他不甚了解，但知道他也是龙园的手下。

他现在就像是在给我估价一般俯视着我。

“能让我过去吗？”

也不知道他听不听得懂日语，总之先搭了一句话。

但是阿尔伯特纹丝不动，只是继续盯着我看。

他是以沉默来拒绝我呢？还是因为语言不通呢？这让人有点不耐烦。

他快速地掏出了手机，似乎打算打电话，也不知道这电话是打给谁的。

“Don’t panic. I am the one you are seeking for.”

（别紧张，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我用英语对他这么说，阿尔伯特停下了手中的动作。

但他还是没有回话。

“Today I will solve the trouble by myself, and no one interferes.”

（ 今天的问题由我一个人解决，并没有别人介入。）

我再次用英语说道，阿尔伯特稍稍考虑了一会儿，收起了他的手机。

他静静地侧身让出了一条路，虽然仍然没有说话，但这是让我通过的意思，好像是允许我上天台。要是我被拦在了楼梯上，那对我的计划也有影响。

“不好意思，我一会儿会揍扁龙园，没有你帮助的话他没有赢的胜算。”

我故意用日语挑衅地说道，阿尔伯特再一次看了看我身后的楼梯，确认没有其他人后亲手打开了通往天台的门。

阿尔伯特也进入了天台，站在门旁，在我身后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

天阴沉沉的，好像马上就要下雨。我走向天台的护栏，看到了蹲在那里的轻井泽。注意到门开了的石崎和伊吹，还有龙园都朝我看过来。我环视前后左右检查监控的位置。

镜头部分被人涂黑，已经不能正常工作了。

原来如此，用喷罐轻易地破坏了监控。

我在了解了周围环境之后，马上将视线转向了龙园他们。

“绫……小路？”

伊吹最先喊出了我的名字。

听到我的名字，轻井泽也注意到了我。

她没立刻说话。

单从她瞳孔的颜色就能够知道她对我的出现表示惊讶。

“对不起，我来晚了。”

我对她说。

“为什么……为什么……要来……”

轻井泽看着我，以十分微弱的声音说道。

“不为什么，我们之前不是说好了吗？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我都会帮你。”

“龙……龙园大哥，难道绫小路就是X？”

“不可能，这家伙不可能是。”

石崎很慌张，但伊吹在龙园之前先加以了否定。

“龙园，一定是X在利用绫小路，别上当，多半是X之前告诉过轻井泽会有其他人来救她……”

“伊吹你闭嘴。”

龙园笑了笑，向我走来。

但在离我五米远的地方停下了脚步。

我很清楚此时龙园对我的警戒心一定十分强。

“哎呀呀，我还以为是谁来了呢，这不是成天围着铃音转的绫小路吗？都放寒假了，你来这没人的天台干什么？”

“我收到了轻井泽的邮件，说是要我帮忙。”

我省略了具体情况，故意没说收到了龙园的消息。因为我现在是自投罗网，被猎人追捕的猎物。

“哦？”

“肯定是在说谎，是你接到了去救轻井泽的指示吧？”

刚被喝止闭嘴的伊吹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否定我就是X。

“你怎么了，伊吹？你好像想否认绫小路就是X。”

“不是我想，这就是明摆着的事实，这家伙不过是冒着傻气的老好人，他可能都不了解情况。”

“你觉得他是个老好人，理由呢？”

龙园问伊吹。

“在无人岛的时候，我为了扰乱D班，曾把轻井泽的内裤偷偷放进男生的书包里，所有人都认为这是C班的我所为，但只有这家伙没有怀疑我。当时这个傻子看着我，断言我不是犯人。”

“那当时你应该很高兴吧？”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我本来就是犯人，怎么会高兴？但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这家伙只是个无能的学生，对明显有嫌疑的人都毫不怀疑。”

这样的家伙不可能会是在暗地里操纵D班的人，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龙园大哥你相信吗？你觉得绫小路就是X吗？”

“绫小路原本就令人生疑，他成天和被夸得天花乱坠的堀北待一起。”

“但这也太明显了……对于一个想要隐藏身份的人来说不会过于明目张胆了吗？”



“确实如此，我明白你想说的，石崎。所以我慎重地布好局，知道真锅一伙人的事情后才让真正的X现身。从对轻井泽受欺负这事处理的速度和手段来看，X就是绫小路和平田中的一个。”

“别装了，你那之后不也没把绫小路或是平田当作头号怀疑目标吗？”

C班的学生之间也产生了意见分歧。

现在变成了我承认，但伊吹他们却不信的神奇状况。

“正因为是最令人怀疑的，才故意待在堀北身边，或者是除了利用堀北之外别无他法。”

“但……”

我决定主动出击，放出一颗烟幕弹。

“别担心，我就是你们要找的人。”

“果然奇怪，X自己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真是太荒唐了。”

我隐藏了这么久的身份，他们一下子不能接受这个事实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觉得可疑，他可能是诱饵，受真正的幕后黑手指示自称是X的吧……”

龙园眼看就要确信我的身份，却被伊吹和石崎叫停。

“你也不相信X会来这儿吧？”

“确实如此，一直以来都躲在堀北身后的家伙会这么轻易地就掉进这显而易见的圈套，想想就奇怪。”

对这一点产生怀疑也是人之常情。

“在我看来你这一步可是走错了，绫小路。现在应该采取的最佳办法就是舍弃轻井泽，而不是傻傻地跑来这里。伊吹他们怀疑也是合情合理的，如果你真的是X，那你告诉我现在这种对你不利的局面你要怎么应对？”

这是证明你就是X的唯一方法，也是关键方法，龙园 又补充道。

“你问得倒是挺直白，但现在的局面真的对我不利？”

对于我白痴似的提问，龙园 一伙人一时间感到很扫兴。

“我只是因为收到了轻井泽的求救才来的，现在也没有考试，我没法证明给你看，不是吗？想要我证明自己就是X的话，你等到下次考试就好。”

“哪有那么简单，现在我们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还有轻井泽的秘密，你什么也不做就回去的话，明天可是会发生不得了的事情。”

“不得了的事？”

“装傻也该有个限度吧，让我来看看你打算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我什么也不打算做。”

“我知道了龙园 大哥，他是让须藤他们在一旁等着吧。”

石崎把目光转向半掩着的门这么说道。

“没有。”

龙园 否定了这一点。

“是……是这样的吗？”

“如果有多数同学知道了轻井泽的惨状，不用等我散播出去，轻井泽的地位自然也就荡然无存了，你能不能用点脑子。”

如果无法确认这一点，龙园 也不会以霸凌事件为威胁开展这么荒唐的行动。

“原……原来如此……”

“但是如果他真在装傻的话，那可真的不简单。”

“差不多得了，龙园，X是绝不可能一个人堂而皇之来这儿的。”

伊吹对龙园 说。

“真是难办啊，伊吹和石崎好像都不相信你就是X。”

龙园耸了耸肩。

“绫小路，你说你什么也不会做，但是我们要确认一下你身份的真实性。那么只能让大家都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从而来确认了，这样可以吗？”

龙园笑了笑，他想看看我会有什么反应。

“我一开始就承认了，你要是不信，我就再说点信息吧，伊吹。”

我向还再怀疑我的伊吹说道。

“无人岛考核的时候，你被龙园指示用相机拍下领导者的钥匙卡，但是不知为何重要的相机发生故障没法使用了，对吧？”

“你……你为什么会知道？”

“是我弄坏了藏在书包里的相机，为了不弄出外伤，而用了水。”

即便是在C班，知道相机的人也很少。

“顺便提一句，在森林中遇到伊吹你的时候，你的指尖沾上了土，而你所在地方附近的土有被翻过的痕迹。我半夜调查了一下，发现了被埋起来的无线对讲机，那是你和龙园相互联系时使用的吧？”

我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他们应该能相信了吧。

那时看到手脏了的伊吹，只有我、山内和爱里。

也就是说我是看穿一切的人，铁证如山。

“只能接受现实了伊吹，绫小路就是X。”

“等等，等等，不过是脑袋稍微聪明了一点，能断定他就是X吗？”

“还有怀疑的必要吗？”

龙园的表情变得更加茫然。

“就是觉得可疑啊，假如绫小路真的是在暗地里操纵一切的X，为什么这么轻易地现身？之前的苦心经营不都付诸东流了吗？”

“可能还准备了其他计策吧，真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厉害家伙。如果没有的话……那就可能真是个傻子了。”

“计策？现在这种情况根本不存在什么计策，你们掌握着轻井泽过去的秘密，我知道要是不处理好这件事将会导致怎样的后果。原本就抱着无计可施的心理来的，所以成了现在的这个状况，不是吗？”

“所以你想怎么办？这样一来你的身份随时都有可能被公之于众，既然让我们知道了你的真实身份，我们曝光轻井泽的事就没什么意义了，为了让我们保密，你们也不敢轻举妄动，完全陷入僵局。”

“也不能把你们在这里对轻井泽做的事情报告给学校了。”

和在考核中不同，平时的校园生活中暴力行为并不会使人立刻退学。

即便能够证明暴力行为的存在，能够给他们带来多大的打击还是个未知数。

“如果你把我们的行动说出去了，那就来个鱼死网破，断掉轻井泽的退路。”

确实是这样的，如果惩罚龙园，我就会完全失去轻井泽。

有的时候觉得只是擦破了皮，但其实已经伤到了骨头。

原本把轻井泽的过去当作攻击手段的龙园现在又转为采取防御态势了。

“怎么看我们这边都有压倒性优势。”

“你们已经知道一切了，满意了吧，让我带走轻井泽。”

“别说令人扫兴的话，好不容易来一趟，别着急嘛。”

龙园 抓起轻井泽的手腕，粗暴地拽她起身。

“啊！”

“你不可能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你在打什么如意算盘，让我看看吧。”

龙园 两三次向我做着充满挑衅意味的手势。

“抱歉龙园，不管你问几次我都不能满足你的期望。”

“什么？”

“我败在了你的手上。”

在场的所有人都没能想到X会说出这样一番话吧。

因为大家都只在考虑，我到底是对轻井泽见死不救、只为保护自己真实身份冷酷无情的X，还是会机智地在保护自己身份的同时营救轻井泽。

一直微笑着的龙园 此刻脸上也开始出现阴沉。

“费尽周折识破的X竟然这么蠢，龙园 你真的是白费力气啊，相机的事一定是他走了狗屎运。”

虽然是伙伴，但伊吹一直不太信任龙园 。

她不是在演戏而是真的有感而发才这么说的。

看准时机，我采取了下一步行动。

“我确实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立刻陷入困境，知道我在暗地里操纵D班的，只有堀北和轻井泽，所以说，如果这件事被其他班的人知道了，那就是现在在场的人说出去的。”

“那又怎样？”

“如果让别人知道我的真实身份，那我就会把今天天台上发生的一切报告给学校。”

“就是因为你做不到，所以才说你现在身陷囹圄。”

“能做到的，到时候牺牲轻井泽就可以了。”

“什么？”

“你们以前认为我应该会抛弃轻井泽，但是今天我出现之后又觉得我不会那样做，对吧？”

“这正是不合理之处，如果一开始就见死不救的话就不会暴露身份了，正是因为没法那样做才来的吧，你就是在虚张声势。”

“没关系……如果清隆的事暴露了，把我的事说出去也没关系。”

倒下的轻井泽缓缓起身，看着我说。

我马上把视线转向龙园。

“就是这样，信不信随你，到时候我会奉陪到底。”

“我觉得暂且知道X的真正身份就行了。”

“我也同意，搞不好到时候真的会和我们来个鱼死网破。”

本来这一切都是为了挖出X的真身而开始的行动。石崎和伊吹不期望得到更多的东西。

“哈哈哈。”

不知道为什么，原本抱头苦思的龙园微微颤抖，笑出声来。

“确实，一方抖出秘密的话可能会引起战争，这一点我承认。”

虽然可能会有程度上的差异，但双方都会因此受伤。

而且换个角度来看，轻井泽的事未必会给她带来致命伤害。

她是一个从遭受霸凌的生活中重新振作起来的少女，我脑子里浮现出了这样的评价。

如果龙园此时宣布终结，那一切都会在这里结束吧。

但是……

他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说实话，现在有点扫兴啊，不仅轻易地让我们知道了你的身份，还通过把做判断的权利交给对方来保护自己。但毫无疑问，一直以来让我充满乐趣的X就是你绫小路，那不让我玩到最后的话可不行，是吧，石崎？”

“是……是啊。”

“对我来说一切都是游戏，不只是升到A班，击溃一之濑、打败铃音，都是游戏的一部分。打败D班和B班也都是我在最后打败坂柳之前的消遣对象。”

龙园笑着揪住了轻井泽的刘海，轻井泽表情很痛苦，但是眼神却不再恐惧。

“哈哈哈……你明明很绝望却好像一点也不感到恐惧呢。讨论绫小路到底是不是X真是太荒唐了，看她的眼神就知道，她很相信绫小路呢。要是我曝光绫小路的身份，恐怕还要主动说出自己被霸凌的事呢，放心吧，你已经没用了。”

他已经对轻井泽失去了兴趣，放开了她的头发，一把推开她。

“一直陪我玩的人是你啊绫小路，你不过是D班的残次品，却几次三番看穿我的计谋，而且手段还和我相似，我对你很感兴趣。揪出幕后人物已经成为我的乐趣，我没有想过接下来的事情，等见到了你再考虑也不晚。”

他相当饶舌，将心中所想一吐为快。

“然后我决定了。”

“……你打算怎么处置绫小路？”

“你着什么急，伊吹。”

伊吹和我保持一定的距离，但毫不害怕龙园，气势汹汹地逼近他。

“你接下来的行为会给C班带来麻烦。”

“哈哈哈，自命不凡还不愿和同班同学合作的你，事到如今竟然还说什么C班会有麻烦，真是搞笑。”

“我一直对你唯命是从，是因为觉得你的指示虽然荒唐却是为了班级着想，现在已经超出了那个范围，很明显绫小路已经黔驴技穷了。”

伊吹好像是要消除掉心中积蓄的愤懑一样接着说道：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事我是绝不会答应的。”

“你知道我接下来会做什么吗？”

“我从四月份起就一直在观察你，不难推测，你是想用暴力来使人屈服吧。”

石崎听到这话，身体稍稍变得僵硬。

“你用武力打倒过石崎、小宫、近藤和阿尔伯特。”

“这是显示实力差别最好的方法了。”

“差距已经一目了然了吧。”

“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吃了绫小路好几次的亏了，这个仇非报不可。”

“你这个想法会把班级置于危险的境地！”

“啪”的一声发出清脆的响声。

龙园的手掌打在了伊吹的脸上。

伊吹立刻沉默了。

“我只要自己觉得开心就好，而暴力最为简单明了。”

果然龙园所探求的答案就是这个。

既然没有使计策的机会，那也只能这样了。

“你听好了，这次最重要的是怎么处理得到的信息，包括绫小路的身份和轻井泽的事在内，今天发生的所有事，我不想让外人知道。我们确实恐吓了轻井泽，向她泼了冷水，万一有人向学校检举了此事，我们会受到很重的惩罚。换句话说，只要双方互相保密，这里无论发生什么都不会被别人知道。”

想一想目前发生的事情，这是能够轻松推导出来的结论。

有轻井泽过去的秘密和我的真实身份做挡箭牌，这里发生的事情绝对不会被泄露出去。

“无论发生什么，彼此只能忍气吞声。”

还有C班成员之间的暴力行为也不会被外人所知。

“我开始理解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出现，这样一来，大家都不能置身事外。把门关上，阿尔伯特！”

阿尔伯特接到龙园的指令后，把通往室内的门关上了。

“结果这步棋你还是没走对，你可能觉得自己来一趟就可以结束了，但我是不会这么轻易放你走的。”

在场的所有人都察觉到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龙园的方针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看来我没退路了啊，这下事情就会向你期望的方向发展。”我说道。

“让我先把你这平静的表情变成恐惧，我要是不做点什么，你是不是瞧不起我？”

“你真的打算诉诸暴力吗？”

“不是所有的战斗都只是智商的博弈，布下天罗地网，军师运筹帷幄也可以，但直接将目标暗杀掉也是了不起的作战方法。暴力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无论怎样的伎俩都不得不臣服于暴力。”

战事一触即发，我的目光一一扫过龙园、伊吹、石崎和阿尔伯特。

“我要把你的惨样印在脑海中，狠狠地揍你一顿，把你解决掉后，从第三学期起就要开始对付一之濑了。”

“人确实会在暴力面前屈服，这道理我不是不懂，但是要实践的话，就要时刻拥有比对方更强大的力量，你懂吗？”

“什么？”

“就凭你们四个人，是阻止不了我的。”

“……”

伊吹难以理解我的话，皱起了眉。

“哈哈哈哈哈哈哈。”

可能是觉得太荒唐了吧，龙园捧腹大笑。

“绫小路想说的是，‘光凭’我们还谈不上用暴力支配别人？那就让我看看你的本领，看看你自信的源泉，石崎！”

“真……真的要动手吗？”

对于龙园的命令，石崎犹豫了起来。

要是对手是像须藤那种常打架的学生还好，可在他眼里我就是个普通的学生。

他接到指令却产生抵触心理也在情理之中。

“别多想，快动手！”

“可是……”

“我们就算揍扁绫小路也不需要担心任何后果。”

“等等！”

轻井泽的叫喊声阻止了向我逼近的石崎。

“为什么要做这么傻的事？打清隆对你们没有什么好处吧？”

“喂喂，轻井泽，别着急参战嘛，你已经没用了，有这家伙的牺牲你就不用担心自己的过去被人知道了，还不谢谢我们？”

龙园好像不想让轻井泽误事，又揪住了她的头发。

“啊！”

龙园将轻井泽拖向身后。

“识相点，给我滚开！”

即使如此，轻井泽为了我，也要和龙园死磕到底。

她站起来，想向龙园扑过去。

“轻井泽你不用担心我。”

我让她不要那么做。

“可……可是……”

“你完全不用担心我。”

“就是，你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石崎走向前。

“你别怪我，绫小路，这是龙园大哥的命令。”

“没关系。”

事情发展至此，一切都在我的计划内。

石崎漫不经心地挥舞着拳头，就好像在打毫无还手之力的婴儿。

单一的动作连中小学生都能躲开。

我用右手接住了他大幅击出的右拳。

“什么……”

“石崎，你要打架的话还是认真点比较好。”

我警告道，但是拳头被挡住的石崎好像还是没能理解现在的状况。

是因为他觉得即便我接住了他的拳，也只是我不得已之举，只是在逞强吧。

我用右手牢牢握住石崎被我拦下的右拳。

“什么？”

石崎的表情渐渐僵硬，膝盖开始颤抖起来。

“怎么回事，石崎？”

伊吹发现了情况不对，回过头来。

“啊！受……受不了了，快住手！”

石崎的膝盖逐渐难以完全支撑身体，跪在了天台冰冷的地面上。可能是他受不了了吧，用自己的左手拼命地想掰开我的手，但这只是白费力气。

在他们当中最先反应过来的不是伊吹，也不是龙园，而是我身后的阿尔伯特，我感到一团黑影向我袭来。

在得到老大的许可之前，阿尔伯特举起并挥舞他那碗口大小粗壮的手臂。

可能是他考虑到在石崎逃开后，我可以采取防御姿势吧，所以他特意在我能够活动的左手一侧发动攻击。

但他是多此一举了。虽然我能够避开他的攻击，但是我做好了多少挨点打的准备，于是用左手手掌正面接住了他的一拳。

响起了沉重的撞击声。

强烈的威力从手肘直达肩头。

“确实挺痛的啊……”

虽然阿尔伯特戴着墨镜难以看清他的表情，但是看样子他已经充分地掌握了我的情况。

“不是吧……阿尔伯特，石崎，你们是在过家家吗？”

在远处的伊吹看来，阿尔伯特并没有使出全力，石崎也不是真的疼痛难忍。

或者只是她不愿相信这是事实。

从我的右手逃脱之后，石崎蹲在那里抱着自己的右腕。

“揍他，阿尔伯特！”

龙园喊道。

强壮的阿尔伯特向我冲了过来，挥舞着他那充满力量的手臂。

人要是多次连续遭受具有破坏性的打击是会积累损伤的。

第一次是我故意接了他一拳，接下来就不会这样了。

躲开了他的左拳，我开始正面攻击他。

用拳击打法向他的腹部出拳，虽然我下手是有轻重的，但是面对实力未知的对手，我不会手软。

阿尔伯特毫无表情的脸发生了变化，但十分细微。

从我直击拳传回的坚硬触感，也能感受到这对他的伤害不大。

可以看出他不仅拥有纯种日本人不会拥有的强大肉体，还进行了相当多的训练。

这样一来，想要打倒这钢铁之躯就要花点工夫了。

每个人的身上都存在着无数的弱点。

比如说，心窝是没法锻炼的。

当然，虽说如此，把它认定为一击必杀的弱点还为时尚早。

仅仅是难以锻炼而已，还是有习惯和能忍受这种疼痛的可能性。

阿尔伯特也本能地感知到我会用拳去打他的心窝，灵活转动他巨大的身体躲开了我的拳头。

我预想到了他会这样，用手劈向他的喉咙。

“……”

阿尔伯特发出了悲鸣。

“绫小路！”

石崎从我背后喊道，向我冲了上来。

“偷袭别人就别大喊大叫……”

我对石崎偷袭还大吼大叫的行为感到无语，与此同时踢向他左腿的膝盖。

他真是太憨了。

我确认绕到我身后的阿尔伯特下半身以后，一个回旋踢踢在了他的脸上，又立刻出左手狠狠地打了石崎一拳。

石崎被这一拳打蒙了，天台上顿时安静了下来。

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场面深深地印在了龙园、伊吹和轻井泽的眼睛里。

“你好像比我们想的要强，也是因为对自己的实力有自信，才态度那么强硬的吧，我没料到这点。”

“我们设的局，却让绫小路钻了空子？这算什么……”

“你是认真的吗，伊吹？”

“欸……”

“从很早以前龙园就表现出他自己是通过暴力支配别人的了。他诉诸暴力却完全没有引发任何问题，你不觉得这太便宜C班了吗？”

“嗯？”

伊吹露出疑惑的神情，龙园好像也很困惑。

“等等，绫小路，我也不懂了，你的意思是现在的情况是我一手造成的吗？”

“我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还不清楚状况吗？”

我长吁一口气后，把事情和盘托出。

“其实从一开始我就知道我和你们会像今天这样面对面，而且还是在互相无法向学校检举对方的状况下，用暴力解决问题，这也是龙园翔所深信不疑的方法。”

龙园对于自己制定并顺利执行计划一事深信不疑。

但这存在着致命的错误。

“如果我真的不想让你们知晓我的真实身份，从一开始就不会利用真锅，让她做间谍。若我将拿到手的录音发送出去的话，你们一定会开始寻找犯人。之后你像独裁者一样找出真锅她们，你应该从她们那里打听到了吧？真锅她们因欺负轻井泽一事，被我掌握软肋，因此只能对我唯命是从。”

到目前为止龙园都无法否认。

“你确信我和轻井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盘算接下来该如何行动，怎样的准备是有效果的。你让石崎和小宫尾随D班的学生，还为了给X施以危机感而高调地和高园寺接触。你可能真的是纯粹享受这一过程，但同时也是在给我时间考虑吧。”

“哈哈，你别开玩笑了，你是在我的手心里奋力挣扎给我看吗？”

“实际上是假装挣扎，真正挣扎的是被我逼得无路可走的你吧！”

“绫小路，我向你道歉，你果然是个聪明人，刚才一直都处于优势的我们，突然陷入了危机。现在该怎么办，伊吹？”

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观察我的龙园，事到如今还是一副高兴的样子。

“这算什么啊……你……还有绫小路……”

如同要宣泄自己的愤怒与焦虑一般，伊吹向我冲来，摆好架势准备踢我，一点也不在意自己会走光。

不，准确来说也可能是她现在没有在意这种事的冷静头脑。

我向后退，沉下气来躲开她的攻击。

伊吹也做出反应，立刻蹬了两三次地面，逼近我，快速出脚进行攻击，腿速之快几乎没有间隔。

她的动作十分灵活。

虽然堀北当时生病了，但伊吹确实曾经打败过堀北。“啧。”

因为我每次都擦边躲开了她的攻击，所以她暂时停下了动作，十分焦急似的咂了咂嘴。

“没想到真的是你……”

“事到如今你还不相信？”

“真是火大，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真是令人生气！”

伊吹再一次飞身起跳，我立刻向她靠近。

“欸！”

陪她过几招可以，但是花费的时间太长可不是明智之举。

我躲开伊吹的攻击，没给她防守的机会就掐住了她的脖子，顺势将她的背摔在地面上。伊吹睁开了眼睛，但是很快意识就模糊了，动弹不得。

将她的头摔在地上更有效，但是这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暴力可不是龙园的专利。”

我接连打倒了石崎、阿尔伯特和伊吹。

龙园的左膀右臂接连败下阵来，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轻井泽看着发生的一切，想要说话却说不出来。

“看到眼前的状况还能保持如此冷静，不愧是你。”

“不仅头脑聪明，战斗力也一流，是我眼拙。”

龙园拍了拍手，像是在耿直地表达他的敬意，然后走到了我的面前。

“绫小路，你知道我接下来要说什么吗？”

“谁知道呢。”

龙园不仅不觉得自己陷入了困境，还努力做出冷静分析的样子。

看来他表现得很轻松并不只是虚张声势。

这是龙园独有的特点。

正因如此他才能堂而皇之地待到现在。

“决定成败的不仅是力气，还和强大的心理有关。”

龙园微微弯下腰，连续挥出他的左拳。

攻击的目标不是我的脸而是腹部。

我向后一跃躲开他的攻击。

龙园马上追击，缩短我们之间的距离，这次他使出了强有力的右拳。

“不好意思，我不打算老老实实接你这一拳。”

我又向后退了一步，这次轮到我了。

我伸出右手想要抓住龙园的刘海。

但龙园反应极快，用左手挡开了。

随即，我一脚直接踢在了龙园的肋骨上。

“啊！”

在他被我的右手吸引注意的瞬间，我发起了攻击。

龙园为了躲避我的连续攻击，和我拉开了一定距离。

“挺厉害嘛，龙园。”

他的综合实力远在石崎之上，这自不必说，但我真心钦佩他的能力。

明明快速地给了他沉重一击，可他完全没有要倒下的样子。

“有趣。”

他笑了出来。

但我还是不认为他是能赢得了阿尔伯特的人。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现在我缓过劲来了，可不会让你好受哦，绫小路。”

他笑得更厉害了，毫无顾虑地连续出击。

不是武道的路数。

应该是他在经过无数次残酷战斗后掌握的、自成一派的格斗方式吧。

我不可能每次都完美地躲开他的进攻。

虽然反击相对简单，但是我几次一边防守一边接下他的攻击。

在我接住他的第四次出拳后，龙园说道：

“你为什么不走到台前来战斗？凭你的水平可以和我堂堂正正地一决高下。”

“我也有难言之隐。”

“是吗？那就让我赢了你，然后听听你那所谓的难言之隐吧。”

“你觉得你会赢吗？”

“哈哈哈，你觉得自己不会输吗？”

“……不好意思，我的字典里没有‘输’这个字。”

龙园看起来会输，而我不会。

“今天可能你会赢，但明天呢？后天呢？难道说你会赢一辈子？你在撒尿的时候呢？你在拉屎的时候呢？我会一直盯着你。”

“你不怕输吗？”

“我没有恐惧感，从未感受过恐惧。”

“没有恐惧感啊。”

他说了一句有趣的话。

恐怕这就是龙园自信的源泉。

“你知道了痛楚就会懂，常人会把那种感觉转换为恐惧感。”他说道。

“那你就让我尝尝你说的痛楚吧。”

“如你所愿。”

龙园抓住了我的双肩，高速出击用膝盖攻击我的腹部。

“清隆！”

轻井泽担心地喊出声来。

但这是我准备好被打而受的一击，没必要担心。

“让你尝个两三次就该懂了吧？”

龙园好像瞄准了同一个位置，使出左腿，同时缩短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用左手挡住脸。

接着他挥舞出了右手，收势的同时，直接用右腿膝盖向我击来。

这是今天最疼的一下。

我向后踉跄了一下，感受到了如电流般游走全身的疼痛。

“怎么样，这回你懂了恐惧是什么了吧？”

“……不好意思并不是这样的，我只感受到疼痛在蔓延。”

“你想说你和我一样感受不到恐惧吗？”

“不是这样的，龙园，并非如此。”

事实上我懂得因为疼痛而产生的恐惧。

也知道输的人下场多么惨多么可怕。

我曾经看过无数人在我面前倒下。

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变得不再畏惧了。

心越发变得冰冷。

因为知道无论别人多么痛苦绝望，自己是不会痛的。

只要掌握保护好自己的方法就可以了，只要自己安全，就是胜利。

“再陪我过两招！”

龙园叫嚣道，接二连三地集中攻击我的腹部。

我的膝盖稍稍弯了些，他看准时机向我的头踢来。

“哼！被你看出来了。”

我毫不慌张地躲开了，绝对不能受致命伤。

“你在过家家吗，绫小路？之前明明能够躲开的攻击却不躲，理由是什么？”

“就想试试看是不是真的会产生你所说的恐惧。”

“你这个小瞧人的混蛋！”

尽管龙园感受到了和我实力上的差别，但是他在气势上却不愿败下阵来。

如果他只是有勇无谋的话倒还好，但一般情况下，对自己的本事、手腕越有自信，在感受到自己被碾压的时候就越绝望，但我从他身上并没有感受到这些。

我本以为在龙园最得意的时候打乱他的计划、完全击溃他，会让他心悦诚服。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多少是有些失算的。

当然，我仅仅错估了他的上限而已，算不上什么大问题。只不过在让他心悦诚服之前，增加了必要的工作罢了。龙园会以疼痛作为代

价。

“你在哪儿练的这一身功夫，不一般啊，绫小路。”

这确实不是仅仅通过身经百战就能达到的高度。

我没有回答他，一步步缩短和他之间的距离。

龙园尖锐的目光闪闪发亮，想报仇的心思昭然若揭。

“这下我可以理解为何你拥有如此的才能，却一直隐藏着了。俯视众生感觉怎么样？一定很快活吧？”

“我没考虑过俯视或是被俯视，别人成功也好失败也好，都和我没关系。”

可能是不满意我的回答，龙园捋了捋自己的头发笑了出来。

“那怎么可能，人可是欲望的集合体！”

不存在没有欲望的人，他强烈地否定了我的说法。

当然，我也有几个所谓的欲望。

但这是题外话了。

再这么闹下去，可能什么也不会改变。

我重新站直。

“那我就奉陪到底，直到你感到恐惧！”

龙园打算转变战术，用膝盖攻击我的脸，但是我抓住了他的左腕，强行将他的身体拉到身旁，毫不手软地出右勾拳打爆他的脸。

“……”

龙园受到了足以使他失去意识的重击，飞了出去。

但是这一拳并没有打昏他。

毕竟我在出拳之前压制住了威力。

我骑到倒在地上的龙园身上，左右开弓，拳头如雨点般落在他的身上。

“你刚说你感受不到恐惧对吧，龙园？”

“啊……哈哈哈，对，我不知道什么是恐惧，也从未感受过。”

尽管他的眼睛已经肿得厉害，视线模糊，却仍在反击，但是威力已经大大减弱，只是没有意义地空击。

然而我给了他准确而强劲的一击。

龙园脸上浮现出严峻的表情。

“喀……虽然我对打架很有信心，但也不是不会输。不，正是因为吃过比常人还多的苦才懂得的……”

他说起话来好像都有些困难了，应该是口腔内被打破了吧，他把嘴里的血吐到了地上。

我又给了他一拳。

“喀……啊，该死，又说话困难了。”

我继续一左一右高频率不间断的攻击。

但即便如此，龙园丝毫不畏惧。

“暴力，能够看穿人心，无论是施暴者还是被暴力摧残的人。”

龙园闭上眼睛笑着说。

他还在挑衅我。

“啊……哈哈……你一定特别开心吧，绫小路。你这么强，气势也不弱，你想干什么随便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强，绫小路……”

龙园睁开了眼睛。

我朝着他的脸挥舞着我的拳头。

他的脸已经肿了，不仅在流血，内出血也很严重。

即便如此龙园也没表现出恐惧。

人本来应该具备的感情之一。

但他好像没有。

“差不多了吧，龙园。”

我这么劝道，但龙园当然不会接受。

“哈哈哈，怎么了，绫小路？我还没有认输呢，你干脆打死我吧！”

面对用自己的性命来挑衅我的龙园，我再一次让他尝了尝我的拳头。

他因为疼痛有一瞬间表情扭曲 了一下。

“很痛……但仅此而已。”

但是他看着我的眼神从始至终没有发生过改变，就好像坚信最后胜利一定会到来。

“即便你今天在这里赢了我，我以后也会咬住你不松口的，无论在学校的任何角落，我都会伺机揍你，所以笑到最后的一定是我。”

龙园一直以来都是这么做的吧，所以他才能逆袭并生存下来。无论对手多么强大，也不可能没有疏于防备的时候，他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打倒对手的机会，所以他才如此自负。

他用暴力给对方灌输恐惧感，从而支配对方。

那是一种与他为敌的话、不知何时就会被袭击受伤的恐惧。

“现在我就让你尝尝一时的欢愉，哟，胜利就在你眼前绫小路，快打！”

已经失去了反抗能力的龙园到最后还在笑着。

“人在面对弱者的时候，会像找乐子一样故意显露出自己的情绪，这情绪的背后隐藏着恐惧。”





情绪的背后隐藏着恐惧？

“你想赢还是想输？你现在的情绪是怎样的，绫小路？”

想赢？

不想输？

“你现在……支配着我，你的内心是在笑？还是愤怒？还是兴奋？抑或是烦躁不安？快告诉我！”

这家伙都在说些什么呢？

很遗憾我看不到自己的脸和表情。

但是有一点我可以确定。

我的心没有因为这些无聊的事情而产生任何波动，仅此而已。

我没有什么情绪可以显露出来。

我向龙园的脸出拳，已经记不清打了多少下了。

左一拳右一拳，只是用同样的力道挥舞着拳头。

龙园的脸开始抽搐。

啊，就是这个，龙园。

你也看到了吧？

看到自己的内心确实存在着恐惧。

我打出最强的一击。

这一拳让他昏了过去。

你可能想控制我的心，但不凑巧，我没有能让人控制的心。

我缓缓地从龙园身上站了起来。

不能再在这么冷的天里把轻井泽丢在一旁不管了。

“对不起，让你在这种情况下等了这么久，没受伤吧？”

“没有，就是太冷了我都没知觉了……”

我向一直瘫坐在一旁目睹着一切的轻井泽伸出了手。

她的手像被冻上了一样冰冷。

“在我出现之前，你应该对我的期待破灭了吧？”

“当然……了，因为你从一开始你背叛了我对吧？”

“是啊，那你为什么没有把我的事告诉龙园？”

“为了自己，仅此而已……”

她这么说着却倒进我的怀里，身体在颤抖。

“我是真的很害怕……”

“你现在不用多想了，今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刚刚这里发生的事，所有的事以后再想就行。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的是，在今天的这

个瞬间，束缚你的诅咒消失了。从今以后，真锅……不，没有人能揪住你的过去不放了，今后你只要像你平常那样生活就行了。”

轻井泽连站直的力气都没有了，全身倚靠着我。

对于轻井泽来说，这几个月真是醒不来的噩梦。

偶然被真锅她们欺负，知道自己已经被龙园他们盯上以后又遭受了这次的虐待。

被龙园揭开过去的伤口，而且她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

精神上的折磨让她遍体鳞伤。

“你熬过了痛苦的过去才有了现在，只需要从明天开始重启就好了。”

我相信这对轻井泽来说不是问题。

在天台上看到她的时候我就确信了这一点。

“是我伤害了你，我不祈求得到你的原谅，但我希望你记住，就像今天这样，只要你发生了不测，我都会来救你。”

“清隆……”

轻井泽即便被人如此折磨，都没有离开我这个宿主。

轻井泽没有我就已经无法在这所学校生存下去了。

今后只要有我在，无论发生什么她都不会心碎了。

如果我今天早早就帮她会怎么样呢？

确实会因为迅速地遵守了约定而使轻井泽更加依赖我。但是，如果下次再发生这样的事，若我没能及时赶来的话，轻井泽就会失望至极。

在一开始就延迟出场，无论以后发生什么，她都会相信我到最后。而且通过这件事，我知道了轻井泽是不会轻易背叛别人的。

就算她把我的名字说出来了，那么她就会被“罪恶感”所折磨，以后更能为我所用。

轻井泽是我收入囊中的棋子，就这么轻易丢弃太可惜了。

有没有用是次要的，先得到才是最好不过的。

“你往下走一会儿应该就能看到学生会长，不……现在是前任学生会长了，大概茶柱老师也在。他们已经大致了解了情况，应该能照顾好你，包括你被淋湿的校服。”

“知……知道了，那清隆 你呢？”

“我还有收尾工作，而且被别人看见我们在一起会生出麻烦事，你还是先回去比较好。”

我这么说着轻轻地推了一下轻井泽的背，让她离开天台。

“接下来……”

也不能把龙园 他们四个丢在天台就回去。

先不说茶柱老师，要是让其他老师看见了就有麻烦了。

从石崎开始，我一个一个按顺序拍打他们的脸让他们恢复意识。

最后也叫醒了龙园。

“啊……”

“你醒了？”

“你觉得……事情就这么结束了吗，绫小路？”

“结束了，你现在也说不出‘继续打我’这种话了吧。”

今天的胜负是显而易见的。

“我会为了胜利不择手段。”

龙园慢慢坐起来。

“如果有必要，我会挑起战争。”

“去告发我，说我揍了你吗？”

“哈哈哈，办法虽然很差劲，但为了胜利，这也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

好像是在说无论手段多么下流，为了赢我也值得考虑，他接着说道。

“我就强行说这一切都是你计划好的。”

“那我告诉你个方法，虽然不推荐你这么做。前任学生会长就在楼下不远处，即便他不知道详细情况，但是这里发生的违规行为马上就会暴露，先下手的是你，这一点看你破坏监控的时间就可以断定，而那段时间我在桦树购物中心，不在场证明要多少有多少。”

我提前多上了几个保险也是理所应当的。

“你从一开始就可以让外人当目击者，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为什么没这么做？”

“不打倒你一次，是阻止不了你的攻击的。”

“你觉得我会因为这一次失败就接受现实？”

“至少我是这么想的。龙园 你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的攻击顺序错了，一着不慎满盘皆 输。如果你先和一之濑、葛城和坂柳战斗积累经验，就能缩短和我的实力差距，然后再和我一决高下，好奇心害死猫啊。”

听到我毫无遮掩的话，龙园 露出了苦笑。

“你说的挺直白……”

“虽然这个时候我想说‘你要报仇的话随时奉陪’，但是以后我不想做显眼的事情，你还是把别人当作攻击目标吧。”

我以为龙园 会马上回应，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沉默了，陷入思考。

“你特意让目击者保持距离，可以理解为如果我今后再对你纠缠不休的话，你就算暴露自己的身份和轻井泽的过去也会把我们逼上绝路？”

“我想极力避免，但迫不得已时也会那样做的。”

“到那时候不仅是我，今天在场的石崎、伊吹和阿尔伯特也会受牵连？”

处罚方式虽然不确定，但毫无疑问那将是相当严格的惩罚。

“过分相信我的真实身份和轻井泽过去的价值也是你的失败。为了防患未然，你应该把事情再搞大一些，或者安排更多的眼线。”

在学校这样一个地方，龙园的做法难度颇高。

“也就是说，只要我在学校，形势就会一直对C班不利吗？”

“也不是，如果你不对我们乱来，我是不会说出今天的事的。”

“我怎么会信你的口头承诺，你当我傻吗？如果被C班逼进绝路，你就会把今天的事报告给学校，对吧？”

“可能吧。”

话不能说得过于绝对。

如果一直处于被威胁的状态，C班会无法正常运作。

“所以你要怎么办？发生的事情已经无法改变了，龙园。”

“真啰嗦，我和你的胜负之战结束了，我自己的战斗也结束了。”

龙园看了伊吹他们一眼，掏出了手机，不知道在那上面输入了什么。然后，他把手机放在天台的地板上，向伊吹脚边滑去。

“什么啊……”

刚才一直在静静地听着我和龙园之间对话的伊吹瞪着龙园，也瞪着我。

“一切责任由我来承担，在那之前我把自己的点数都转给你。”

“啊？龙园，你到底在说什么？你是傻瓜吗？”

“就……就是啊，龙园大哥，今天这里发生的事是不会被别人知道的，你没必要承担责任！”

我们彼此之间都不能对外说出今天发生的事，这是表面上的平等，但龙园意识到了实际上是D班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一笔勾销的办法只有一个。

“绫小路，今天发生的事都是我一个人干的，我一个人退学可以吧？”

“你相当认真呢，居然要对自己做的事负责。”

龙园骂了一句“真无聊”，吐出了嘴里的血。

“暴君的所作所为被人原谅，也只在他有权力的那段时间。我都输到了这个份上了，不会再有追随的人了。”

迄今为止蛮横的态度和行为全都是伴随着胜利的结果而被原谅的。

寻找X一事，将其他班级卷了进来，已经掀起了不少风波。

他是看清了一直采取强硬手段却失败了的自己已经没有资格获得原谅了吧。

他比我想的要懂人情事理。

准备到现在，给龙园搭了一个可以使出全力的舞台果然是明智之举。

“你别开玩笑了，为什么托付给我？”

“因为你讨厌我。把我剩下的个人点数分给C班同学，由于我退学，和葛城以及坂柳之间的协议可能会被撕毁，这是没办法的事。”

协议人本人离开了学校，协议被作废的可能性确实很高。

“龙园大哥，你是认真的吗？”

石崎站了起来，悲痛地喊道。

“真闹心，你不喊我也能听到。”

龙园淡淡地笑着。

“以后的事你们自己看着办吧。”

他是下定决心要退学了吧，看都没看地上的手机就转身离开了。

“告辞。”

龙园离开了天台。

伊吹和石崎看着他的背影，说不出话来。

“这样真的没关系吗？离开学校，我觉得你会后悔的。”

我叫住龙园。

“你小子在意这个干什么？”

“你连在这里失败了的意义都没搞懂就离开的话，你以后也不会有长进的。”

“什么？”

“你还不知道为什么会输给我，就打算这样走了吗？”

“……你管我，话说回来我可知道你还有轻井泽的秘密，挽留我对你不利吧？你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把你的秘密都曝出来。”

“是啊……但是非找什么理由的话……如果你能打败一之濑和坂柳，那么D班不用我出马也可以轻轻松松参与战斗了。而且你留下的话，和葛城的契约就算数，这样A班内部也会多少受点影响。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你突然退学，坂柳、一之濑和葛城会认为龙园被X干掉了吧，那样一来后面会很麻烦。”

我给他分析了一番利弊。

“即便这次的事以我们没能预料到的态势发展下去，还好我身上露在外面的地方无一处受伤，无论是谁，都只能把这件事看成你们之间的内讧。”

“所以故事就变成了这样：我要给你们这群没用的废柴一点颜色看看，反倒被揍了一顿，之后我决定退居二线。把事情粉饰成这样就行。”龙园说道。

这样的话也不会给我惹麻烦，他的话里可能也有这个意思。

“你确定这样……可以吗？”伊吹说道。

“在场的所有人都被绫小路狠狠地揍了，事到如今还要什么面子，而且我一个人消失影响是最小的。”

“容我再说一句，你自己主动退学是你的自由，不相信我也是你的自由，反正我不打算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而且我还对楼下等着的前任学生会长嘱咐过这里的事情不要外传，所以说你不用退学。即使这样你还想退学的话，我也不再拦你……”

“那就别拦，我是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

龙园 留下了这么一句话，离开了天台。

不仅是石崎，伊吹也对龙园 的行为露出一副难以理解的神情。

高度育成高级中学

第一学年　A班班主任总评

截至12月1日　班级点数

874

暑假之前

选出两名领导者，开局不辱A班的名声，维持在较高水平，不骄不躁，稳扎稳打。

无人岛考核

通过和C班的合作，成功地维持了在无人岛考试中过支班级点数的最高纪录。虽然结果有些遗憾，但我再次感受到了A班的无限潜力。

船上考核

班级领导者坂柳有栖不在的情况下，认真地对待了考试。

体育祭

虽然有不擅长运动的学生，但这次体育祭由擅长运动的学生打头阵，将班级团结起来。另外，和暂时达成合作关系的D班之间也没有引发什么问题。

Paper Shuffle

基本上没有白费力气，顺利地通过了考核。

龙园的得与失

那天晚上，我梦见了自己小时候。

具体内容是杀死一条蛇。

如果我还记得那时候杀死蛇之前被蛇咬了一口的恐惧的话，我还会做出同样的选择吗？

“……无聊。”

这种想法一点意义也没有。

人的每一天都不可重来。

每天成败都在变化，有成的时候也有败的时候。

昨天碰巧就是失败的一天。

我算了算自己输的次数，不下三位数。

昨天也算不上是我第一次输给绫小路。

明明是这样，但为什么我觉得和以往不同呢？

早上八点，我离开宿舍去学校。

虽然是寒假的第一天，但因为有社团活动，学校还是开放的。

原则上要穿校服才能进入学校，但是校规对我来说已经没有必要遵守了。

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会在七点左右开始晨练。榉树购物中心要到十点才开，所以这个时间段去学校的应该只有我一个人。

“阿嚏……”

在通往学校的林荫道上，一个学生好像很冷，颤抖着身子。

我无视其存在，继续走我的路，这时从前方传来了声音。

“你终于来了。”

我没有停下脚步，把她的话当耳旁风。

“你等等！”

她慌慌张张追了上来，立刻抓住我的肩膀。

“啊？你在干什么，别随便碰我！”

“我也不想碰你啊，但你把手机塞给我了，对吧？我只是为了还你手机才来的。”

伊吹鼻子都冻红了，说着把手机递给了我。

“手机你随便处理掉就行了……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等的？”

“嗯……”

不记得了的话，那就意味着应该有一定的时间了吧。

为什么这家伙要做这种徒劳无益的事情？

我本想无视伊吹从她身边走开，但是这次她抓住了我的手腕。

“你真的要退学？”

“你不只是为了给我送手机吧？”

我简短答道。伊吹好像生气了，瞪着我。

“刚入学那会儿，和石崎，还有阿尔伯特争斗的时候你说过吧？无论输几次，笑到最后的人才是最强的。实际上你对待阿尔伯特他们也是这样的。”

“那又怎样？”

“你就输给了绫小路一次，就想结束？”

“因为我的判断失误，今后的路都被堵死了，而且，我已经无所谓了。”

“这算什么，你真是太怂了。”

反正我无所谓。

绫小路能让我这么想，就意味着他真的是个了不起的家伙。

“可能吧。”

所以我对伊吹的追问若无其事地答道。

“不是可能不可能的事。”

伊吹紧紧抓住我的手腕，没有放开的意思。

“你以前也想让我收手吧，这回不是正好？”

“你说要带领我们班升到A班，所以我才帮你，但你现在却是这副德行？”

虽说平时会适度排泄不满，但伊吹的脾气还是一点就着。

她好像还有很多话要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大家一直以来都对你蛮横的态度和行为视而不见，只是因为大家最终目标一致，所以才忍受并追随你。之前C班受了惩罚，你也没给我们任何解释，即便如此，没有一个人表示不满，这是因为大家相信你会带领我们班升上A班。但你却想退学？开什么玩笑！”

她缓了口气，又说道：

“有这么不像话的事吗？”

“不是事事都能有解释的，伊吹。”

我停下脚步。

全身疼痛，我不想节外生枝。

“我确实向你们这群笨蛋说过，追随我就能轻松升上A班，但那不过是打个巴掌给个甜枣。你知道我和A班签订的契约吧？我完全没打算把补偿的点数分给你们。”

“也就是说你打算自己一个人升上A班？”

“我确实是这么打算的，我怎么可能真心照顾到全班同学！”

我这么说的话，伊吹除了接受别无他法。

“可以了吧，再见。”

“八亿点。”

“啊？”

“昨天你把手机给了我以后，我真的有一瞬间在苦恼要不要转移点数。后来我觉得反正拿到了你的手机，就顺便看了看。”

她打开我的手机，把屏幕面向我。

那是我制定的三年作战计划以及点数的推演。

“你想一个人升到A班的话，有两千万点就够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制定这个计划？八亿点足够让C班全班升上A班对吧？虽然这是无论如何也攒不到的点数。”

“你别做梦了，那是我瞎写着玩的。”

我强行从伊吹手里抢回手机。

“今后的事就由日和与金田负责吧，绫小路没有动作的话，我们还有机会。”

“别说这种话。”

伊吹这家伙完全没动我的个人点数。

这些点数全浪费了。

真麻烦。

“从刚才开始，你想让我说什么？”

“如果你说自己不干了，那你得先打赢我。”

她又说出来这种出人意料的话。

傻瓜虽然好使唤，但有时候就是会像这样暴走。

“昨天受了伤，今天又这么冷，还没好好活动活动筋骨吧！”

我立刻明白了她抓住我袖子的手并没有用力。

我强行迈步，想要把她抓我袖子的手拂开，但在下一个瞬间就被打飞了。

身体撞到了石阶上。

“啊，连受身[3]都做不到了。”

绫小路这个混蛋把我的身体都打坏了。

“啊……爽快多了，你想退学就快去吧！”

伊吹转身向宿舍走去。

1

“坂上，我有话和你说，具体事宜昨天已经通知过你了。”

我一个人来到学校找班主任。

我已经提前用宿舍的固定电话跟他约好了时间。

故意隔了一天是觉得发生了骚动之后立刻退学会留下不必要的麻烦。

再加上我对摄像头做的事情，容易产生问题。

如果前任学生会长知道了昨天的事，就更麻烦了。

我打算抛弃一切。

“我知道了，我不想在这儿站着谈，随我到咨询室吧。”坂上老师说道。

“好。”

“但是我要先问你个问题。”

“什么问题？”

“你们出来一下！”

坂上朝着职员室喊道，把里面的学生叫了出来。

话音刚落从职员室走出了两名学生。

“龙园大哥……”

“什么？”

出来的是石崎和阿尔伯特。

为什么继伊吹那个傻瓜之后，这两个人也来了。

“从早上开始他们俩就问我你什么时候会来，赖在这里不肯走，我让他们直接问你，可他们不听。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先把这两个人的事解决了。”

“你们来干什么？快滚！”

“我们……”

我瞪了一眼想要多嘴的石崎他们，命令他们闭嘴。

“嗯……”

听到我对石崎他们的恫吓，坂上抬了抬眼镜说道。

“昨天摄像头被弄坏的事，和石崎他们有关吗？”

“那是我一个人干的，你们赶紧走！”

在这里和我做无谓的接触，只会让他们自己惹上麻烦。

我转身不管坂上，自己向咨询室走去。

坂上虽然觉得石崎他们可疑，但还是催促他们离开，随后走向咨询室。

“我大致掌握了你在电话里说的情况了，让我们一件一件解决吧，龙园。首先，你承认自己用喷罐弄脏了监控对吧？”

“对，是我一个人干的。”

“还有一件事，与石崎、阿尔伯特和伊吹起争执的事情，真相是什么？”

“我承认，责任全在我，我单方面想揍他们，结果遭到了反抗。”

没必要把他们扯进一场输掉的战争中。

“如果你都知道了，就快点做出惩罚。”

“请等一下，龙园大哥，我们和这件事不是没关系……”

面对不仅没离开还追了上来的石崎，我上去就是一脚。

事到如今再多一两个暴力事件，对一个即将退学的人来说也算不上什么。

“你干什么龙园！”坂上说道。

“你要我说几遍，昨天没被我揍够吗？”

我把视线从蹲在地上痛苦挣扎的石崎身上移开。

“把这件事也算到我的惩罚里。”

“……无论情况如何，要是再发生问题，就不是惩罚你一个人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真啰唆，反正一切都结束了。”

进入咨询室后我立刻单刀直入地说道：

“坂上，你快给我办退学手续。”

“你好像有点误会，让我给你讲明白。”

坂上慢悠悠地说道。

“你的话前后矛盾。”

“什么？你等等，什么矛盾？”

“据我所知，你和D班之间好像存在争执。”

难道最后还是被绫小路算计了吗？

如果他不顾及我的提案，把轻井泽的事报告给学校的话，不只是我，伊吹和石崎也会受到不小的惩罚。

问题就不是被没收个人点数就能解决了。

“是有对我们的指控吗？”

“指控？我听说破坏摄像头的不止你一个，D班的一个学生也有参与。”

“什么意思？”

一瞬间我没能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思绪相当混乱。

“D班已经支付了作为修理费的点数，我想确认的是，双方过失的比例可不可以按五五来算。”

“开什么玩笑……”

绫小路你要是觉得这么做我就不会退学了，那你可真是大错特错了。

“我要退学。”

“即便没有引发任何问题，你也要退学？”

坂上也不是傻子。

他应该已经推断出昨天在天台上发生了什么事吧。

“是啊，我找不到继续待在这所学校的意义何在。”

但他不能不尊重学生的个人意愿。

“是吗？如果你执意如此，那谁也阻止不了你。”

坂上这么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

“在这上面写上姓名、学号以及退学理由。”

“稍等。”

我刚拿起笔，坂上又拿出另外两张纸。

“你办完退学手续后，把这两张纸给石崎和山田。”

“什么？他们和这事无关吧？”

“确实无关，但是他们两人不希望你退学，说如果你退学，那他们也要退学。”

是绫小路这个家伙……给这群笨蛋支了这个损招吧。

把石崎和阿尔伯特当人质阻止我退学。

我要是选择了退学的话就全军覆没了，那我退学就没有意义了，这是本末倒置。

“该死……”

“我也为班级里出现退学者感到惋惜。”

坂上看着我手边的退学申请。

“现在可以单纯以损坏公物的名义解决，这是你最初也是最后的机会了。”

“留下我有什么好处？”

他应该知道我不会再和坂柳她们对峙了。

“就没有人退学了。”

我把纸和笔退回，离席而去。

2

不久，在一年级的学生之间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传言。

说是龙园翔放弃了C班的领导人地位。

也不再带着石崎他们出来走动，不再跟别人说话。

就好像是刚入学的我一样。

龙园重复着一个人的孤独。

他有一天会发现什么吧？

我也不知道。

但可以确定的是……他和我很像。

还有，他依然有利用价值。

后记

有五个月没见了，读者朋友们，我是衣笠彰梧。

今年[4]夏天，本书的动画与大家见面了，大家还喜欢吗？

看到仅能在动画中表现的《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的世界观，作为一名观众，我感慨万千。

自己笔下的故事被改编成了影视作品并播放出来，我十分感动。

我最近接受了治疗动脉粥样硬化的手术，摘掉了在我背上盘踞了十年的东西（直径有七厘米左右）。从背上费力地摘下东西的感觉真是一言难尽……虽然因此有一周时间都不能把背靠在椅子上，但是我的后背终于恢复正常形态了。

这次第七本的发行时间比以往要晚些，关于这一点，我想解释一下。动画的播出时间以及对原作内容的调整，导致本册主要内容变成主角与龙园率领的C班的对决，我想应该把这一部分全部写完比较好，因此决定在本月发售本册。

最近数月，有越来越多的读者知道了《欢迎来到实力至上教室主义的教室》这部小说，我觉得难能可贵，十分感谢各位读者的支持。

当然，我对在小说动画化之前就喜欢并看过这部小说的读者更为感激。正因为有大家的支持，我才能一直写下去，谢谢大家！

在第七本中，以主角和龙园的了结来结尾，但这并不意味着C班的出局。C班还会有新崛起的势力和表面上退出竞争的龙园之争。进入第三学期后，不仅是学生会，还有高年级参与的A班与B班之间的战役即将打响。

虽然不能立刻全部付诸笔尖，但是近来会有一之濑、坂柳的故事，平田和葛城（由于涉及人物过多，无法一一罗列）的戏份也会增加。这些人是敌是友，我想请读者多多留意。

现在一有空，我就会投身到下一本的创作中。下一本是发生在寒假的故事——全系列的番外2。这是一部短篇集，将会围绕圣诞节发生的事展开。寒假的主线剧情将主要围绕下一册封面的女生以及她身边发生的恋爱故事展开。

虽说短篇集这种称谓也没错，像是番外1和番外2，我一直以来当然今后也会描写发生在“春假”“暑假”“寒假”的故事，和原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希望各位读者能提前注意到这一点。还请各位读者以后也能多多支持我的作品，谢谢！

[1]随机搭档试题考核。

[2]话中夹杂着英文是此人的说话方式。

[3]柔道运动中，当被对方摔出时，为了防止受伤而采取的倒地方法。

[4]指二〇一七年。本书的日文版于二〇一七年发售。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番外1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新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番外1

作者：（ 日）衣笠彰梧

绘图：（ 日）知世俊作

译者：新鲜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暑假终将结束
伊吹澪居然很理性
葛城康平原来也有烦恼
尽管如此，危险潜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犯桃花的灾难日，如天使般的魔鬼笑容
与其他班的交流会
后记
池宽治、山内春树和须藤健的暑假（内幕篇）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番外
1





暑假终将结束

蝾螈太太症候群。

大家应该听说过这个词吧。

简单解释一下，这个词的意思是一看到在周日傍晚播出的动画片《蝾螈太太》，就会联想到即将来到的周一，头疼不已。

和这类似，暑假即将结束的时候大部分学生都会觉得烦恼，希望假期再长些，想再多玩几天。

但我却不这么想。

在人的一生中，大概只有学生时代有充足的时间可以拿来挥霍。

假如十八岁进入社会，将退休的年龄暂且定为六十岁，那么有四十二年是在工作的，要比从进入小学到高中毕业为止的十二年多出好几倍。在这四十二年间，要受社会的束缚，失去自由，还有一些人即使退了休也还要接着工作。当然也有人不被拘束，比如富二代或者创业成功的人，等等。这样的捷径虽然存在，可能性却和中彩票一样渺茫。

最终大多数人都要把大半辈子奉献给社会。

所以从社会角度来看，学生就该尽情享受暑假时光。

可事实上许许多多的学生稀里糊涂地成了大人，意识不到那段时光的宝贵。

等到三四十岁才回味出那时的快乐。

这次要讲的就是发生在这群正处于青春懵懂之际的学生之间的小小物语。

伊吹澪居然很理性

特别考核，提起这个词一般都会联想到笔试，或者是运动系的考试，但我所在的高度育成高中的特别考核可没有这么简单。无人岛上的班级对抗生存集训，还有充斥了谎言的船上智力思考游戏，进入暑假以来，这类没人性的考核就没停止过。

把今天也算进去的话，一年级学生的短暂假期就只剩下七天了，随后第二学期的帷幕就会拉开。

顺便提一下，我的休假方式也很简单，因为我基本不会主动去找别人玩，只是平平淡淡度过每一天，我把这叫作“自作自受的孤独”。

“这样也挺好的。”

我满足于眼前的自由，不去奢求更多的幸福。

而且我最近开始觉得，朋友并不是越多越好，和更多的人产生联系也就意味着束缚的增加，这就有点麻烦了，要是有人打来电话，我都可能会直接无视掉。

即使孤身一个人也有要做的事情，我现在就正在完成其中一件，操作手机确认自己的点数余额，还剩十万六千两百一十九点。我着手将里面的十万点点数转给别人……也就是同班同学的须藤健。

没过多久，须藤打来了电话。

“喂，绫小路，你现在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我在想怎么解决晚饭。”

“这样啊，我刚吃了鸡胸肉，虽然味道单一容易腻，但做法多样，可以烤，可以煮……这些都无所谓，我想说的是占卜 的事情。”

占卜 ？又一个和须藤很不搭的词语从他嘴里冒了出来，做事非黑即白的须藤喜欢简单明朗的东西，这一点和烹调方式简单的鸡胸肉一样，但没想到他居然会对抽象感十足的占卜 感兴趣。

“一个特别灵验的占卜 师会来榉树购物中心，这可是只有暑假期间才会有的，高年级学生都在讨论，社团活动的时候大家也净是在说这个占卜 师，我觉得有点意思，想去玩玩，反正‘临时收入’也到手了，一起去吧，我请客。”

这是来自同班同学须藤的邀请。

所谓榉树购物中心，是学生们平常会去的综合商场的名字。

校方为学生提供了完善的校内生活设施，但也不可能像外面的世界一样面面俱到，这里没有偶像演唱会、游乐园 、动物园 ，场地和设施也都是有限的，算是一个狭小的世界。因此，每当学校里有了新的活动便会掀起一阵热潮，这次居然会是占卜 ，真是出人意料，我决定接受他的邀请。

我难掩心中欢喜，接着问道：

“什么时候去？”

“明天早上，活动十点开始，不过好像不早点去的话前面会排很多人，我想着九点半左右到那里。”

看来须藤的脑袋里已经有了大概的计划，那就好办了。

“我没问题的，可你没有社团活动吗？”

“嗯，明天社团休息，比赛刚刚结束，之前练得那么狠，不休息一下的话身体受不住的。”

须藤今天参加了篮球比赛，他之前为了这场比赛每日埋头苦练，我想知道结果如何，而且还有另一个让我在意的地方。

“没什么麻烦吧？”

我特意强调了麻烦的部分，须藤也立刻明白了。

“嗯，费了我好大的工夫，领队和教练都看得比初中紧多了，除了比赛的时候，根本不能和其他学校的学生多说几句话，连上厕所都只能去学校专用的，本来以为肯定没机会了。”

果然连破例出校门参加社团活动的时候都要接受校方的严厉监管。

“但不管怎么说还是完成了，我装作肚子疼，这才有了机会。”

“不错，山内那边呢？”

“已经把数据都删除掉，还给他了，我明白的。”

须藤也知道这件事关乎自己的学校生活，应该不会做蠢事，但我之后还是直接跟山内确认一下数据是否顺利删除了比较好，毕竟小心驶得万年船。

“对了，你在你那个心心念念的比赛里出场了吗？”

“当然，而且一年级里就我一个，还得了分，不过最后还是输了，没什么好骄傲的。”

虽然不知道具体情况，但作为一年级学生，能获得出场机会就已经很了不起了，须藤话语中的满足感要超过其中的悔恨，他应该给篮球部带来了不错的成绩。须藤之前的训练强度也是极大的，特别是一年级学生因为特别考核需要离开学校，练习时间要比其他年级少一些。

“怎么样，占卜 你去还是不去？”

“反正没什么事，那我就去……”

我正要答应，须藤紧接着补了一句。

“你一定要叫上铃音啊，一定！明白了吗？”

“……原来是这样。”

须藤不是想和我去，而是想和堀北一起。

自己去邀请的话成功率颇低，无奈只能来找我。

“可是……她应该对占卜 没什么兴趣。”

“那也得试试，这是你唯一能派得上用场的地方了。”

这是什么用场啊，能不能不要把我当成约堀北的工具来使。

“我可以姑且问她一声，但你不要太过期待。”

“姑且可不行啊……”

“不行吗……”

须藤的话语中带有着略微怒气，同时也在给我施压。

他估计已经认定堀北明天会来，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计划。

“必须成功，堀北不来就没意义了。”

“可是我们也不知道她明天有没有其他事情，对占卜 有没有兴趣，说不定相比之下，约她买东西或是看电影的成功率更高。”

“不用担心，女生都喜欢占卜 。”

这完全就是他的一家之言……

算了，不管怎么样确实存在女生喜欢占卜 的普遍印象。不过堀北有点特殊，难以想象她会和普通女生一样对占卜 感兴趣。

“你听懂了吗？完事把结果告诉我，一定要成功！”须藤强行结束了通话。

本来就觉得他邀我去玩占卜 这件事有点奇怪，果然有蹊跷。

有些失望，但还是尽量调整好了心情。

还是联系堀北一下吧，要是之后让须藤知道我无视了他的要求那就不好处理了。趁着还没忘记这件事，我直接给堀北打了电话。

电话很快就接通了。

“喂，堀北，你对占卜 有兴趣吗？”

能打破我对世间女生都喜欢占卜 的普遍印象的就只有这个人了。

“怎么一开口就问这么奇怪的事情。”

她说得有道理，可我实在找不到其他询问这件事情的突破口，只能直接问了。

“我需要知道你的答案。”

“意思是假如我不回答，你会很难办？”

虽然没想过她会这样回答我，但我确实有可能会有麻烦，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须藤对我使出夹头招数的情景。

“所以，你能帮我吗？”

“能算作你欠我一个人情的话，我倒是可以回答你。”

不过是回答我一句喜不喜欢，就要欠一个人情……

我右手握着电话，产生了移动大拇指，挂断电话的冲动，但想起须藤愤怒的样子，我意识到自己必须忍。

“行。”

堀北明白自己的回答对我有用，顿了一会儿。

“嗯……我不是特别在意这个，但也算不上讨厌。”我没想到会从堀北那里得到对占卜 近乎肯定的回答。

“你找人占卜 过吗？”

“还没到那种程度，也就早晨看新闻 的时候顺便听一听。”

应该指的是经常出现星座占卜 等消息的节目。

站在电视机前，根据这一天的幸运色选择衣服，往书包上搭配饰品的堀北……实在难以想象。

“你难道迷上了占卜 ？”

“不是，你知道最近人气很高的那个占卜 师吗？”

“占卜 师？”

堀北陷入了短暂沉默，像是在记忆中搜寻相关信息，终于想起了什么似的，用赞同的语气回答道：

“好像确实是挺火的。”

“所以我有点好奇，别人都说很灵，不知道实际怎么样，不过我真的不觉得占卜 能说准什么。”

本以为堀北能同意我所说的，没想到从电话那头传来了一个不一样的意见。

“是吗？我觉得真有那种能力的人就能说准。”

“不是不是，占卜 师又没有超能力。”

没想到堀北会信这个，通过人的脸、手、出生年月来预知未来，这么不现实的东西我是不会信的。

“不是这样的，占卜 师并没有预测未来的能力，这是肯定的。预测未来的说法就和说这世界上存在着幽灵一样无聊，但占卜 师是基于过去庞大的数据，也就是根据人类的类型来对眼前的人以及事物进行推测，这很考验占卜 师个人的技术。”

和一般少女的凭空想象不同，堀北的想法是有理论支撑的。

“总结一下就是利用了冷读法吗？”

“你知道的还挺多。”

堀北觉得有些没趣。

“我们不能做到客观看待自己，但是占卜 可以在短暂的对话中将对方的信息引出来，找出连测试人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部分，并将其作为占卜 结果留存下来，不是能够这么想吗？”

冷读法，不经过事先准备，在面对面交流中读取对方心里的想法，是一种在闲聊中引出对方的信息，让人觉得我比你更懂你自己的话术。利用观察力和洞察力来获取对方的信息，然后巧妙地利用语言进行传达，使人相信我能够预知未来，通晓过去的一种方法。解释起来容易，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获得信息，且不让对方生疑，并坚信结果的这一过程实际上非常困难，需要高超技术的。

“我有点感兴趣了。”

“那挺好的，你去看看吧。”

“你要不要一起？”

“你在开玩笑吧。”

“我是认真的。”

“算了。”

我在简短的对话中试着邀请她，但还是被无情拒绝了。

但我也不能就这么轻易放弃。

“我一点也不懂占卜，你要是在的话我应该多少能容易明白点。”

“抱歉，我不去，你也知道我不是那种喜欢往人堆里钻的人吧？”

确实，处于话题中心的占卜师周围肯定少不了凑热闹的人，不光是学生，校内的大人们也可能会去，难以想象堀北在人头攒动的地方接受占卜的身影。

反正我也已经向她再次确认过了，再坚持下去只会让她不舒服。

而且我已经得到了堀北的回复，没必要再问下去，须藤应该也不会大做文章的。我果断放弃，挂断电话后给他发了信息，信息立刻被标记上了已读，他自然是不开心的。

随后他回复“我还是不去了”。

我果然只是个邀请堀北的工具，既然邀请不到，也就没有其他用处了。

算了，两个大男人一起去也挺奇怪的。

“可是……占卜……”

虽然谈不上有特别大的兴趣，但和堀北这么一聊，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明天去看看情况吧。

1

我怎么会冒出来去看占卜 师的想法呢？

“这可能是个错误的决定……”

在热空气的连续侵袭下，八月下旬的早晨如同地狱一般酷热难耐。

混凝土地面在阳光的炙烤下仿佛冒着热气。

宿舍还有大厅，甚至走廊上都安装了空调，所以不怎么能感受到炎热，可现在是夏天，在阳光直射下，汗水几乎喷薄欲出。

所以人类才越来越不中用了吧，我一面思考这个问题，一面拼命寻找庇荫处。

好在广阔的校园里种植了相当多的行道树，所以路上有不少庇荫处。现在是九点半，大部分的学生还没有开始外出活动，我的目的地是话题人物占卜 师所在的地方，虽说开始时间是十点，但我不打算久待，我的目标是早点占卜 完早点回家，可是随着和目的地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我慢慢意识到事情可能和自己想的不太一样。

本以为现在不会有什么人的榉树购物中心四周聚集了众多身着夏装的学生，我在心里祈盼并不是所有人都要和我去同一个地方。总而言之，就先进去，逃离这难耐的酷暑吧，因为活动在五层举办，我打算找找附近的电梯。

“呃……”

看到电梯前聚集了数十名学生后，我不禁发出这样的声音。

有社交恐惧症的人应该会懂我的心情吧，我是那种在电梯里只剩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会立刻连续快速按下关门键的人。我不擅长和许多同龄人一起待在这一密闭空间里，就连进入这一环境中也需要莫大的勇气。

虽然麻烦了点，我还是绕个远路，坐别的电梯吧。另一边的电梯没有其他人，相当于被我承包了。

“还好……”

费了点工夫，但能让我自在些，这真是个悲伤的故事。

我来到了占卜 师所在的五层，可眼前的景象比刚刚还要让我困惑。

“全是情侣啊……”

大部分都是男女组队，也就是很可能处于恋人关系的人，里面当然也有男生和男生，女生和女生的组合，但毕竟是少数。

占卜 占的原本就是这类东西吧。

测一测自己和他（ 她） 的缘分还有未来，这本身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这里给我的感觉比我之前想象的还要不舒服，毕竟没什么人会独自前来占卜 ，更何况我这样的男生。

不管怎么说，面前排了一长队，我就排在这儿吧。站在队尾管理队伍的女性店员看到我后，环顾了一下四周，前来向我搭话。

“早上好，您的同伴是要过一会儿才来吗？”

“同伴？就我一个人。”

身边确实都是一对一对的，但这个问法也是稀奇，一个人又怎么了。

“不好意思……”

她充满歉意地说道：“两人一组才能接受老师的占卜 ……”

“一个人不行吗？”

她轻轻点头，指了指前方。前方确实写有注意事项，我刚刚因为队伍很长，没有仔细去看。

请注意，此活动需两人一组参加。

明白了，像我这样的单身人士是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好在现在还没有接受登记，所以没必要难为情，就是处境有点尴尬。

此外，我还明白了须藤偏要拉上堀北的原因，在这一占卜 规则作用下他就能和堀北一起排队，获得和她说话的机会。

“所以我从一开始就没被算进去……”

明白了这一切后，须藤之前的态度和所说的话全都变了味。

连顺便叫我一起参加都算不上，恐怕他还想着在我邀请到堀北后，找个理由把我赶走吧，我可真是惨。

“旁边的队伍也是一样吗？”

“是的，右近老师也只接受两人一组的占卜 ……”

“我知道了。”

我点了点头，离开队伍，排在我后面的学生向前迈了一步。

没想到事情会是这样的，在我的印象中，占卜 就是一个老婆婆在街边摆个小摊，花点零钱就能卜 一卦的东西。

没想到最近出现了这种迎合情侣的占卜 形式，本来想着卜 一卦也不是什么坏事，但现在看来也弄不成了，也没必要再去特意叫堀北，我还是老老实实回去吧。

“什么？一个人的话不能接受占卜 ？”

旁边的队伍里好像也有和我一样独自前来的人，听声音像是生气了。我怀着同情心看过去，结果和那个人对视了。

“啊。”

对方发出一声感叹，竟然是我认识的人。

我装作没看见，迈步离开，可不知为何，对方追了上来。

我略微加快脚步。

“等一下。”

可能是被看作正在逃跑了（ 实际上确实如此），对方追上来，抓住我的肩膀。

“有什么事？”

“堀北在哪儿？”

眼前的少女在提出疑问的同时，环顾四周，这是C班的伊吹澪，她也和须藤一样通过我来找堀北，她这么做我倒是能理解，但是能不能不要扯上我啊。

“我又不是时刻和她在一起，今天就我一个人。”

“啊，这样啊。”

之前无人岛考核的时候，伊吹作为间谍潜入D班，使得D班陷入了混乱，后来和堀北交手，进行了对决。自那之后她就一直视堀北为敌人，甚至是竞争对手。

她还是像平常那样板着脸，但干净整洁的私服让人很有好感，再成熟一点的话或许会很受欢迎。

“一般来说占卜 不都是一对一的嘛，完全超出我的预料了，你不是这么想的吗？”



“是啊，我也有这种印象。”

“你不叫上堀北再来一次？”

不管是须藤还是伊吹，和我说话的时候，话题的中心总是不在场的堀北。

“不了，你要是那么想和堀北说话，就直接去找她，邀请她一起来占卜 怎么样？”

“啊？我一点都不想，也没什么好说的。”

那你就不要三番五次地提起堀北。

“我本来就对占卜 没什么太大兴趣，所以测不了也没什么，你呢？”

“我倒是想试一试……”

但规定必须是两人一组这一现实难题摆在面前，只能摇摇头把这种想法丢掉。

“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只能放弃，我不擅长表达。”

这句话是回答，可又感觉不太成立。她说自己不擅长表达，但她看上去并不像是佐仓那样和人对话都困难的类型。事实上我感觉她用的是一种平等……或者说是居高临下的强硬态度在和我说话。

“你可以叫上龙园。”

我开了个玩笑，结果她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了自己对龙园的厌恶感，狠狠瞪向我。

“我一点都不想在休息的时候见到他那张脸，你开什么玩笑？”

“你和他在船上也是一起行动的吧？正常来说不都会觉得你们关系很亲近吗？”

我将事实摆在她面前。

“……因为没有找出D班领导者我有责任。”

她小声答道。如果这是真的，那伊吹就是为了对那件事负责而和龙园一起行动的咯。虽然看不出事情全貌，但估计里面存在只有C班学生才知道的理由。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在特别考核的前半段，无人岛生存战中，伊吹成功找出了堀北这个领导者，如果不是我从中阻拦，她无疑会为C班做出巨大贡献。

“我想问问你，生存战里D班的领导者是谁来着？”

“不清楚。”

“什么不清楚，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就算知道我也不可能告诉你，但我是真的不知道。D班的人基本上都不知道吧？只知道好像是堀北在幕后操作，进行了调整。”

伊吹看着我的眼睛，像是要把我看穿。

但是，我当然没有傻到会这么容易被她看出什么来。

“……哎，要是能简单弄清楚就不用大费周折了。”

伊吹耸了耸肩膀，像是放弃了。

“龙园不行的话就邀请你们班的女生呗，总有一两个朋友的吧。”

“有的话就好了，我超级讨厌班里的女生。”

连同班同学都被她列入了超级讨厌的名单里，看来所有在校生里估计没有一个她不讨厌的。伊吹和堀北一样……甚至比堀北还要反感别人。

这么说来这两个人很相像，或许通过什么机缘巧合能成为朋友。

“就像现在跟我这样说话一样，你也能和其他人正常交流的吧。我不觉得你不擅长和别人相处啊。”

“没有这回事，你在和我说话时也能感受到的吧，带刺儿的感觉。”

“呃，这倒是。”

每次和伊吹说话的时候都会有一种被尖锐的断筋刀扎的感觉，这恐怕是伊吹对别人有距离感的表现。其他学生估计也会感受到这一点。

“因为无论如何都会变成这样，所以氛围总是很紧张，你明白吗？”

也就是说，她因为不擅长交流，连邀请朋友都做不到，先不说“不擅长”这个词用得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她对包括同班同学在内的所有人都呈敌视态度。

感觉她在面对占卜师的时候也会用一种很强硬的态度。

“你明明说你不擅长和别人交流，还想要占卜 啊。”

“这也是我烦恼的一点，就像是喜欢猫却对猫过敏那样。”

这确实是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喜欢却接受不了。

“那你在D班做间谍还做得那么成功。”

虽然她一开始的时候不怎么亲近人，但在间谍活动中没有表现出带刺的感觉，D班的学生们也没有怀疑，坦率接纳了伊吹。

“这两个问题不一样，总之我就是和别人说话的时候会紧张，神经变敏感，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没办法啊，我也不想变成这样。欸，我为什么要和你说这些，被人误会了怎么办。”

伊吹转头面向了其他地方，中止了对话。

但这也是我想说的，回过神来周围的人已经都排好队了，只有我和她两个人站在远一点的地方，确实可能会被其他人误会。

因为紧张所以神经变敏感。

原来她不擅长交流的深层原因在这里啊，那解决方法可能意外简单。

即使不去寻找过去变紧张的根源，也能解决。

“你刚刚说了当间谍的那个时候不一样吧？”

“说了，那就是事实。”

“那个时候和平时有什么区别？”

伊吹听到这个问题后沉默了一下，然后说道：

“我不知道，但就是不一样。”

这回复就像是放弃思考了一样。

“看来你没有好好想过这个问题。”

“那肯定啊，细小差别怎么可能明白，我是演的。”

“不，答案可能出人意料地简单，之前的演戏和平时与别人交流多半是差在了认识的不同上。”

“认识？”

伊吹可能是对这个从未想到过的词产生了一点兴趣，把头转了回来。

“无论是谁，想到和对方是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会紧张，但那是因为意识到了什么东西所以紧张，和有没有演技并没有区别。”

不擅长和异性交往的人就算暗示自己“从现在开始自己就是活泼开朗的人”，然后带着这种对自己的暗示去参加联谊，也不会变得滔滔不绝，或是不紧张，照样发挥不出比平常好的实力。如果这个人因此变得会说话了，那只能是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具备这样的实力。将人际交流当成运动神经来考虑就行了，是要看才能和日积月累的能力的。

也就是说伊吹拥有交流的能力，只是没办法将其顺利施展出来。

“你此前是因为被初次见面这件事情限制住了，自顾自想太多，导致紧张，所以才没能好好交流的不是吗？”

“什么意思？交际能力强的人暂且不说，一般人和陌生人初次见面的时候都会紧张吧。”

“当然，我也是这样，但是如果面对做生意的人也会紧张的话就有点过头了，比如说，你在面对便利店店员的时候也会紧张吗？”

“啊？”

“便利店里见到的店员大多是陌生人，会问你有点数卡吗，东西需要加热吗。你面对这样的店员是不会紧张的吧？”

“这个……”

紧张来源于你过于在意对方，人家会怎么看待我呢、希望留个好印象、希望对方是个好人，就是因为这么想，才会紧张。

潜入D班的伊吹那时并没有工夫去想这些事情，只能尽全力装作受害者的模样，她本就不想和别人说话，所以不过是什么都不想就顺利进行下去了。

因为她通过表现出和往常一样的厌恶感，成功装出了和C班对立的假象。

“被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

“印象中和占卜师是需要面对面说话的，觉得紧张也很正常，但不过多考虑的话或许能缓解紧张感吧？”

“……原来如此，欸，我为什么一定要听你讲大道理。”

伊吹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恶狠狠地盯着我，像是会立刻对我发动攻击。

“我独处的时间长了就会掌握这些没用的知识，开始思考自己为什么交不到朋友，还有刚刚说的和别人面对面时会紧张的人和不会紧张的人有哪些不同，最后还会思考人从哪儿来又到哪儿去。”

“可怕……感觉你这样的家伙以后会做很疯狂的事情，你是这种角色吗？”

“……谁知道呢。”

之前说得有点太深了，想要随便说两句糊弄过去，没想到变得更危险了，我可能给她留下了奇怪的印象。

“总之我要回去了，你呢？”

“那我也回去吧，反正一个人的话人家也不会给我测的，可惜我对天中杀是真有兴趣。”

“天中杀？”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词，不禁反问了一下。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就到这里来？”

伊吹感叹道。我确实对占卜一无所知，但是来这儿让人家随便给我测一下也是我的自由吧。

“简单来说就是能够看到自己境遇不好的时候。”

我虽然听说过占卜的世界深不可测，但真能精准预测对方的未来吗？在我这个门外汉的印象中，占卜无非就是告诉人家穿戴红色物品呀、这个月小心丢东西呀这种程度的事情。但是根据伊吹所言，好像并非如此。

“我就是为了这个才来的，没想到竟然主要测的是谈恋爱的事情。”

她遗憾地回头望了一眼如长蛇般的队列。

“对学生来说这不是挺正常的嘛，但是应该也有跟你一样以天中杀为目的来这里的人。”

“那也没办法啊，人家要求两人一组。”

伊吹没有和我道别，径自离开了。

2

回家后我查询了与天中杀相关的内容，发现其中门道很深。

一九八〇年元旦前夕，天中杀成为世间热议话题，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但它在流行起来的同时，真实性也受到了质疑。一个有名的占卜师因为预测错误，被逼至引退的新闻曾轰动一时。

不能说占卜这个东西纯粹没有价值，但也不可陷太深，对其深信不疑。不过它还是充满魅力，吸引了相当多人的注意，好歹风靡一世，到了现代也还是有人相信，这应该能说明它还是有一定命中率的吧。

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好奇。

不管网上有关过去的记载有多真实，我也还是不能相信。

利用占卜 预测未来、洞悉人类，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想要测试一下，证明它只是一个谎言，不过是冷读法的产物。

“只开到这个月月底啊。”

我查的时候发现这些占卜 师在暑假结束后就会离开，不知道下次来会是什么时候。甚至有可能不会再有和占卜 相关的人来到这所学校。

“就算是这样……”

我也没有可邀请的同伴，这就没辙了。

已经被堀北拒绝过一次了，而且我从一开始就没有勇气去约栉田。

感觉佐仓倒是会答应我的请求，可把她叫到全是情侣的地方或许会让她感到不舒服。

剩下的就是须藤、池、山内这些男同胞了，但他们估计也不想牺牲宝贵的休息时间来和我——两个大男人一起去占卜 。

“……没别的选择了。”

我得出了这个简单的答案，毕竟在我有限的朋友圈里再怎么也找不出合适的人选。

说起来，以两人一组为前提的占卜 形式也太不合理，不得不说，这一规定对那些和伊吹一样纯粹是对占卜 有兴趣的人来说很不利。

我如此总结，不再上网搜索信息。

3

在我放弃后的第二天，我又再度前往了占卜 师所在之处，不可思议。

理由只有一个，这几天太闲了。

“啊。”

在机缘巧合作用下，我和伊吹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再度相遇了。

“你怎么又来了……还是一个人。”

伊吹抱住自己的身体，表现出明显的厌恶。

“这恰巧也是我想说的。”

“我之前说过我喜欢占卜 吧，我想着说不定一个人也能接收占卜 。”

她是想着再和人家交涉一下，或者是期待规则发生变化而来的吧，伊吹原来对占卜 这么感兴趣，我想知道她到底对占卜 的什么地方感兴趣。

“我有一个单纯的疑问，伊吹你信这个？”

“我不能信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东西没有那么可信吧。”

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占卜 术如堀北所说的那样建立在冷读法之类的话术之上，有很多人是相信其中的神奇力量的。

“这是对占卜 有兴趣的人最初都会思考的问题，你要是丢弃不了这种想法的话，还是不要关注占卜 了。”

“不信这个的人就没有资格接受占卜 吗？”

“不是……先说明一下，我也并不是无条件相信占卜 ，但我明白，始终保持怀疑态度的人是无法从占卜 中获得什么的。”

伊吹继续往下说：

“鄙视占卜 之术的人大多心中存在矛盾，明明否认了神佛的存在，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还是一个劲求神拜佛。”

她这句话说得很好，那些强调无神论的人，大部分还是会向神佛祈祷，正月里会去寺庙参拜，双手合十，祈求无病无灾、生意兴隆、婚姻美满。占卜 也是一样，每个人所相信的、所盼望的都不同，谁都没有否定的权利。

但我心中还是存有顾虑的，伊吹说的话我确实是懂了，但占卜 和神佛不一样，是由真实存在的人进行的，我对这一点抱有疑问。

“你懂了？”

“嗯，你说得很明白。”

虽然尚存疑惑，伊吹想说的东西我是明白的，那就让我来提个建议吧。

“现在占卜 需要两人一组，但应该并不是只能测恋爱相关的东西吧？”

“一般来说是这样。”

“那我们这次要不然就摒弃前嫌，一起去试试怎么样？我和你都单纯只是对占卜 有兴趣，不会有问题的。”

我提议道。我对伊吹并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印象不好不坏，就像是陌生人一样。

“我不介意……本来就想要占卜 一下，但是你没关系吗？”

“我和堀北只是朋友。”

“不是这个，因为无人岛的事情而恨我的人不少吧。”

原来伊吹在为我考虑，担心我的同班同学看到我和她待在一起，会对我产生怀疑。

“几乎没有这种可能不是吗？”

伊吹没想明白。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答案的。”

“如果这里是那种寻求人人和谐相处的学校，那你所做的事情或许算得上是严重违反了道德规范，但这所学校追求实力至上，更何况上次是班级对抗战，有时候需要进行间谍活动或是阻碍活动什么的，不对吗？”

“但是从情感上还是有一部分人不能接受的吧，并不是所有人都明白这种事情。”

“那种人没有资格留在这所学校里。”

我将自己的想法清楚明白地表达出来，她架起胳膊短暂思考了一下。

“这么大言不惭啊。”

“我就是个差等生，对往上爬和除掉谁都没有兴趣，只想着要是能借堀北那种优等生的努力班级等级往上升了，就算自己走好运了。”

对于伊吹这种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实现什么愿望的人来说，我这种想法引人嗤笑。

但是伊吹没有笑我，没有看扁我。

“不稀奇，这所学校的学生都是冲着毕业时的特权来的，可没想到要以这种方式进行竞争，现在一大半人都正不知所措。”

看来C班和D班的学生也没有那么大的差别，这么一来，在较早阶段就被龙园盯上，并委以间谍任务的伊吹在C班里能力应该算得上是相当高的。而且她在自己的真实身份被周围人知晓以后，就经常跟随龙园行动。虽然这家伙说自己是因为任务失败了才待在龙园身边的，但她应该是获得了龙园一定程度的信任才会这样。

我们达成一致意见，开始排队。昨天接待我的那个店员看到今天是两人一组后给了我们号码牌，前面好像还有八组。

“看来要等一会儿了。”

假如说一列一个占卜师，一组用时十分钟的话，那就要等一个多小时，要费点时间了，我们两个人接下来该怎么度过这一个多小时呢，聊肯定聊不了那么久。

“啊，你也别在意，我们两个人只是一起占卜 的关系，没什么好聊的。”

“是啊……”

她看出了我心中所想，省去了我的麻烦。

4

“请下一组顾客入场。”

从前面小小的临时设施中传来了这样的声音，现在已经是晌午了。

“终于轮到我们了。”

每组用时将近十五分钟，我们站得相当久，差不多到极限了。我们穿过布帘进入占卜 师所在的房间。

眼前的景象如同电视里经常看到的那样，灯光昏暗，厚重的书上放着一个链球大小的水晶球，氛围极佳。一个老婆婆披着斗篷，看不见她的表情，这个人应该就是占卜 师了。

水晶球闪烁着光辉，仿佛立刻就要映照出我和伊吹的未来。

两把没有靠背的圆座椅被摆在了占卜 师的面前，我们应该是要坐在这里。我们弯腰坐下，占卜 师淡淡地笑了笑，移动右手。

“请先支付费用。”

她从下面取出一个小型的读卡器放在桌子上。

在神秘的占卜 氛围笼罩下，突然出现现代文明的物品让人颇感违和，本来就没想着能免费，但没想到居然会被这么一下子拉回现实。

“能测什么呢？”

在拿出学生证之前，伊吹先提了个问题。

“学业、工作、恋爱等任何你想测的东西。”

她的笑声有些瘆人，给人一种压迫感，她不像是占卜 师，更像是一个魔女。可桌边摆放的价格表实在让人出戏。

价格表上分类细致，刚刚占卜 师所说的内容包含在基础套餐中，还有几个别的套餐，其中一个便和天中杀相关，此外还有能测到人生终点的。因为这场占卜 活动本就是需要组队参加的，有许多和恋爱相关的内容，我在心里寻思着，这要是测出来两个人不合适那不就尴尬了嘛。但不管是哪个套餐，费用都超出了五千点，价格不菲。

“真是……贵啊。”

对于每日发愁没钱花的D班学生来说，这笔开销令人心痛。

可是都到这步了，要是不测一测自己的运势就回去，相当于白跑了一趟，虽然可以旁听一下伊吹的占卜 结果，但又不知道其中有多少可信度。我拿出手机查看自己的剩余点数，还有六千点左右，差不多够了。

“我选择基础套餐。”

她之前明明说了自己喜欢占卜 ，但居然没有仔细占一卦的打算。

“你呢？”

“和她一样。”

就像是在快餐店点餐一样，我拿出学生证，“哔”，读卡器发出了过车站安检口时的清脆声响，意味着金额被扣除了。

“先从这边的姑娘开始，你叫什么名字？”

“伊吹，伊吹澪。”

“我在占卜 时会看对方的脸、手还有心，还能看到你不愿意被人看到的东西。”

“随便。”

不知道伊吹是信还是不信，她并没有因为占卜 师的话而产生任何动摇。透过斗篷的缝隙，可以看见占卜 师那满是褶皱的皮肤以及她那锐利的目光。

她指示伊吹伸出双手，开始慢慢讲述占卜 的结果。

“先是手相，你的生命线挺长，应该能长寿，也看不见什么大病的征兆……”

一开口就是这么老套的说辞，光凭手掌心上的几条线怎么可能看出寿命长短，我虽然知道自己不应该这么想，但还是在固有观念作用下忍不住去否定它。这真的是占卜 师依据个人经验做出的判断吗？在我看来，只不过是利用客人大多身体健康这一点，一边观察对方脸色，一边做出的回答。

然后就是一些有关学业、财运和恋爱等老生常谈的东西。

一般说来这就跟诈骗一样，令人恼火，伊吹却很是满意，静静地听着占卜师的预测。占卜师基本上没有讲什么坏的方面，一个劲地描绘美好未来，有时会提醒她注意一下，不过并没有什么会威胁到生命安全的事情。

“谢谢您。”

占卜结束，伊吹尊敬地低头道谢，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我了。

我的占卜顺序和刚刚伊吹的一样。

答案也和伊吹的类似，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基本上说的也都是好事，时不时提醒我注意一下霉运，大概就是这么个套路。

“……原来如此，你年幼时过得很苦。”

这个说辞很是模糊，大概不少人在小时候都经历过磨难，尤其是男生，要是她能说得再详细点就好了。

而且预测未来的占卜为什么要提起过去的事情呢？

在我旁边的伊吹既没有插嘴也没有不耐烦，正入神地听着。

难道占卜就是这样的？

还是说追溯过往就是占卜过程中必要的仪式？

我还是不怎么相信占卜。

人做事都是顺着自己心意来的，把这会儿占卜到的幸运收进记忆的匣子里，明明和占卜没有半点关系，却会在幸运来临的时候把它搬出来解释一番。

啊，原来那个时候说的是这个。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无论是谁，人生中总要经历大大小小的幸运或是不幸，肯定会中的。

“这个……”

占卜 师停了下来。

“你是拥有天中杀宿命之人。”

“哇，真的假的？”

对这个结果感到惊讶的不光是我自己，还有占卜 师本人和伊吹。天中杀这个词我是昨天才知道的，现在又冒出来个新词，我是真的混乱了。

“简单来说就是生来霉运缠身的意思。”

“还挺准的……”

这应该是她碰巧说对的吧。

不过内容还是颇为暧昧，稍微悲观点的人有不少都会这么看待自己的人生。

但是，天中杀并不多见，占卜 师这么说是有风险的。

“我顺便问一下，这个天中杀宿命今后还会持续吗？”

“刚刚这个小姑娘解释说是生来霉运缠身，不够准确。”

“小姑娘……”

“天中杀宿命之人确实少见，但并不一定一生都不走运。有命途坎坷、感受不到家庭温暖等弊害，但效果因人而异，是成还是败都取决于自己。”

占卜 师之前的表情还是很严峻的，可现在我从她的瞳孔深处似乎能看到一丝的慈悲。

“没必要悲观，但也不要太乐观。”

这几句话听起来颇有深意，但这毕竟只是占卜 。

没必要过于当真。

我们从椅子上起身，正要离开，又被占卜 师叫住了。

“我给你们提个建议，这之后不要绕远路，直接回家，否则可能会被其他事情绊住脚，长时间无法脱身，但就算脱不了身也不要慌张，冷静合作，必能攻克难关。”

她说了这样一番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5

“第一次占卜 ，你感觉怎么样？”

“你呢？”

“我还挺满意的，那个占卜 师非常有名，听说算得很准。”

“是啊……这个职业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也挺难的。”

“你什么意思？”

尽管一半以上都是老套的占卜 用语，但她所说的话里面确实也有吓人一大跳的地方，光凭我提供的关键词是很难猜到那些的。

并不是只要活得够长，有一定的占卜 经验便能够轻易推导出来。

“我以后不会随便小瞧占卜 这门技术了，这就是我的感想。”

“哦。”

明明是她来问我的，听到回答后的反应却又这么冷淡。我们两个人走到了电梯附近。

“呃……又有这么多人。”

电梯前面围了好多学生，现在是进退两难。

“我要绕一下再回去。”

“我也是。”

看来伊吹的想法和我一样。

我们向着远处的另一个电梯走去，我想起了刚刚占卜 师所说的话。

“对了，刚才……”

“占卜 师叫我们不要绕远路。”

我和伊吹对视了一下，不知道该说这只是凑巧还是上天注定，我们现在确实是要绕远路……

“可能也挺有意思的吧，看看那个预言到底有多灵验。”

也有可能什么都不会发生，平安到家，然后在心里鄙视占卜 之术。

我们顺利走到远处的电梯前，和我来的时候一样，这里没有其他人，等来的电梯里也同样空空如也，我们走了进去。

“你也去一层吧？”

“对，我打算直接回家。”

我们都不去其他地方了，按下一层的按钮，电梯门关闭。

开始缓慢移动。

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再说的，都沉默着。可是不一会儿，在三层的按钮灯亮起后，电梯发出沉闷声响，随后停止运行。

好像不是有人要在三层上电梯的样子，应该是停在了从三层往下移动的途中，正当我们一阵困惑的时候，眼前出现了一瞬间的黑暗，但应急灯立刻亮起，避免了全黑的事态。

“难道是停电了？”

“可能是。”

实际遭遇过电梯故障的人并不多，如果这就是占卜 师所说的意外事故的话，某种意义上叫她说中了。

“先打个应急电话吧。”

现在没有必要慌张，为了应对突发情况，电梯内装有监视器和紧急呼叫按钮（ 连接应急中心的电话）等设施，伊吹没有意见，背靠在

电梯墙上，将这个任务交给了我。虽然我也不擅长和别人交流……我按下按钮，呼出电话。

但是……

“没有反应。”

不知道有没有响铃，电话没有连通应急中心的迹象。

“因为停电了，所以电话也打不出去？”

“不对，一般来说电梯都带有备用电池，可以维持数小时的电量，应急灯还亮着就是证据，看来是电话内部故障。”

我试着按了按听力障碍者专用的按钮，也没有反应，估计是按钮操作盘死机了。

好在备用电池还在工作，空调也在运转，可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你能用手机联系一下学校吗？应该有信号。”

“抱歉，能不能你来？”

“我知道你不想和别人说话，可这点事你还是能做的吧。”

“真是的……”

伊吹不情不愿地掏出手机，在看到屏幕的那一刻，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变了，她将屏幕拿给我看，上面显示电量不足，之后直接自动关机了。

“我不怎么用手机联系别人，所以经常等到手机自动关机了才意识到，还是你打吧。”

“没办法了……”

掏出手机，看到屏幕后的我僵住了。

“快打啊。”

“事情比我们想的还要严重。”

就像是伊吹刚刚对我做的那样，这回轮到我把手机屏幕转给伊吹看，上面显示只剩下百分之四的电量了，苟延残喘，濒临关机。

“你还总是拿别人当傻子。”

“你不也一样，平常连个聊天的对象都没有，也不烦恼。”

“不不，我现在就正郁闷着呢，你可真没用。”

“明明我们两个人现在处境是一样的，你还好意思说我……目前问题的关键是给谁打电话。”

虽说可以打110或是119，但总觉得不太对劲，我们在校园里，应该还有其他能更快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赶紧看电梯里是不是写有紧急联系电话，结果在按钮操作盘的附近发现了一个十位的号码。

可是……不知道是谁的恶作剧，用马克笔把后四位数字涂黑了。

“怎么能这样……”

“给你认识的人打电话来救我们？”

“认识的人……”

只能这么做了，问题是给谁打呢。

“保险起见，打给堀北吧。”

“不行。”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

“这不就是相当于向她求助了嘛，开什么玩笑。”

说实话，现在找谁来帮忙都无所谓吧，又不会丢了她的脸，单纯电梯出了故障而已，没什么好在意的。

她应该是不想让竞争对手看到自己的弱点或者说是烦恼的一面吧。

“你不想引发骚乱对吧？”

伊吹轻轻点头。能够悄无声息把我们救出去的人，首先就得把三傻排除掉，这种事被他们知道了的话，一定会到处宣扬的；佐仓倒是不会说出去，可就算拜托了她，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又不好去联系其他大人，会给人家添麻烦；栉田和轻井泽也同样不适合。能够顺利解决这个问题，使事件最小化，能够指望得上的人……

“那么……”

在我的联络簿中，符合条件的只有那个男人。

“我明白你的意思，那选人就由我来吧。”

“只要不是堀北。”

她再度强调这一点。我立刻给那个男人打去了电话，在响铃数秒后，那个寡言的男人接起来了，我说明了目前的状况并向他求助。但没过多久，手机就黑屏了。

“没电了。”

“那个人会来救我们？”

“应该吧。”

现在就只能坐下来等了，我们并没有慌张，早晚会有人发现这个情况的，像电视剧和电影那样硬闯只会带来危险。

可事情却在朝着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机械的重低音突然响彻电梯内，送来怡人凉风的空调停止了工作。

“不会吧……”

一直没把现在的情况当回事的伊吹也产生了动摇，在这一夏季的密闭空间里，温度是会急剧上升的，现在周围的空气温度还只是上升了一点，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很快就该流汗了。

“我们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出去？”

“好像是有出口的……”

电梯的天花板处安有一个方形的救援出口，近来有这种出口的电梯也越来越少了。它经常出现在电影中，可事实上……

“那个要怎么打开啊？”

伊吹向上望去，她问到点子上了，通常来说，这种出口是无法从内侧打开的，只能是由救援人员从外侧打开，除了排查故障的时候，其余时间都会从外面锁上。

“还是什么都不做最好，电梯出现故障的时候，等待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这是最实在，也是最让人放心的方法了。

“如果你能忍受这个蒸笼的话。”

在我们毫无进展的对话过程中，室内的温度升了上来，我知道她也想早点出去，但还是不要冲动的好。我脱下一件上衣，坐在地上。

现在重要的是冷静下来，抑制体温上升。

“你要不要也坐下来？热的话脱了也行。”

“……什么？都这个时候了，你脑子里不会还有那种下三烂的想法吧。”

她应该是只理解了我的字面意思，警戒了起来。

“我知道你和堀北打过架，我怎么打得过你。”

“就是啊……”

“你要脱衣服的话我肯定会背过身去的，你放心。”

“我不会脱的。”

伊吹直接坐在了地上。

就这么等了大概三十分钟，情况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什么鬼……”

我喃喃自语道，而旁边伊吹的呼吸也变得急促了些。

我的汗水从额头上冒了出来，头上出的汗也顺着发尾滴下。衬衫完全湿透了，我们现在的状况越来越危险，远超当初的设想。

仔细想来，这台电梯位于榉树购物中心的外侧，平常因为有空调所以不觉得热，但实际上是非常容易聚集热气的。夏天的时候会发生把孩子忘在车里而造成的死亡事故，大人同样也受不了这种情况，简而言之，我们两个人开始出现了中暑症状。

“啊，我受不了了！必须行动起来！”

伊吹焦躁不堪，起身在电梯里施展拳脚，所踢之处深深地陷了下去，她又追了一脚，电梯产生了晃动但并没有开始运行。

“你不要浪费体力了……算了，看这个情况，就这么待着也不是个事。”

假如说在电梯停止运行五分钟后，外面的人发现了这一紧急事态，救援队估计能在三十分钟左右后赶到，现在差不多该来了。

再继续待在这一密闭空间里的话，免不了会中暑，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老实等待救援已经不再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了。

“只能动手了……”

我不想在这个电梯桑拿房里被蒸熟。

“踢烂这张门？是不是要踢烂？”

在暑气的折磨下，伊吹不再冷静，她拼命抑制住自己想要暴走的冲动。

“不管能不能出去，先试试能不能把上面的救援出口打开吧。”

当务之急是打破这一密闭状态，就算出不去，只要能打开一个口就行。

“高度在……两米以上，两米二到两米三左右。”

我伸手也够不到。

“让开。”

我正计算着高度，伊吹一声令下叫我让到一边，她站在出口下方，纵身一跳。

完美的立定跳高，她张开右手手掌，径直向上推去。

但出口没有一点松动的迹象，而且在伊吹落地的冲击下，电梯产生了剧烈的摇晃。

“……锁上了。”

“是吧。”

如果只是盖住了的话，她刚刚的那一掌足以把它打开。

“你好像是早就猜到了是锁着的，那它是怎么上的锁？”

“不好说，应该用的是挂锁……怎么了？”

我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

“踢烂它。”

“不是，等一下，不可能的。”

她可能是对自己的脚力很是自信，但这不是能轻易破坏掉的东西。

“这个门是救援出口，是朝外开的，只能由救援人员打开，对我们来说这就是一张朝外开的门，没人在外面的话是开不了的。”

我说的话她不是不明白，主要是现在情况紧急。

而且这个门在顶上，不要说踢烂它了，脚都难以挨上它。

“不试试怎么知道。”

伊吹迫不及待地想要摆脱酷热，她看了看左右两边的墙壁，难道是打算踩着两边的墙上去吗？可就算是她能上去，我也不能让她这么干。

“……占卜 师的预言算是实现了吧。”

“啊？什么意思？”

“那个老婆婆不是说了嘛，若是无法脱身，不要慌张，我们需要合作。”

我看向电梯的按钮处。

“应急按钮没有反应，试试其他按钮吧。”

一层的按钮还亮着，这意味着还有一部分电池在运作，我试着按下二层的按钮，于是二层的按钮也亮了起来。

也许只有按钮的灯能亮，但还是有尝试的价值。

我逐个按下按钮。

“看来没啥用。”

在我几乎按完了所有按钮后，伊吹来了一句。

“只能踢开了吧？”

“不，还有其他方法，电梯里应该还有类似取消指令的东西。”

我虽然不怎么了解电梯，但不知何时掌握了这一知识点。

可以在按错楼层的时候取消掉前一个指令，生产厂商不一样的话，可能做法也会不同，我记得应该是长按想要取消的楼层按钮。

我按住二层按钮不松手，闪着黄光的按钮果然灭了。

“我记得也有进入特急模式的指令……”

“特急？”

“举个例子，这里是三层，如果二层有人按了电梯按钮的话，就会停在二层，可要是发出了特急指令，便可以无视掉二层的乘梯人直接下到一层。”

不知道这个电梯有没有搭载特急指令。

“现在我们的问题在于如何触发这一指令……”

“有尝试的价值吗？”

“比踢烂天花板有用。”

但我实际上没指望靠这个让电梯再度运转起来，我的目的是给不再冷静的伊吹以希望，转变她的思考方向，赢取时间。

“你也想想吧，这一指令有很多种可能，试再多次都有可能碰不上对的。”

我连续按一层按钮，与此同时试着按下其他所有楼层的。

可电梯还是没有任何反应。

“该你了。”

“……好。”

伊吹站在按钮的前面，开始进行各种各样的尝试。

我需要想想如果真的没有人来救我们的话该怎么办，我的意思不是直接采用伊吹的方法，不过确实有必要考虑一下踢破正门的方法，不能把它踢飞，但制造出来一个能够供人出入的裂缝也不是不可能。

我并不了解电梯的构造，只要能出去就行。

就是希望出去的方法能柔和点。

“我不知道什么取消和触发指令的方法，但能触发特急指令的肯定不是什么简单的按键组合吧。”

从常识角度来看确实如此，连按按钮什么的，小孩容易这么做，可要是一这么按就会进入特急模式的话，会给其他乘梯人带来很大的

麻烦。

也就是说很有可能是不常见的按键组合，这是伊吹的推理。

“你这个想法不错……那最好把复杂指令的可能也排除掉。”

比如说需要在按下1、6、5、5、4、2、4等按钮后再按下目标楼层按钮，不仅难记，而且仅适用于六层及以上的较高建筑。

这个指令必须是三层左右的低层建筑也能用的。

“也可以把应急按钮排除出去吧。”

一般来说，只要按下应急按钮就会有反应，不好把它放进指令里面。

“所以……就是1、2、3，还有开和关这五个按钮？”

“应该就是这几个的组合。”

要是比这还多的话就试不完了，伊吹开始尝试这些有限的组合，我则一边看着她试，一边排除掉错误答案。

“啊，太热了！”

她的手击打在墙壁上，以发泄心中因炎热而积聚起来的烦躁。本来是该叫她不要这么做的，可现在的她就只能靠这个来出气了。

“……开不了，全都试过了吧？”

“差不多了，就剩下……”

还有未尝试的指令，不能放弃这最后的可能。

“你能不能同时按下目标层和关门按钮？”

“关门按钮？好。”

伊吹都要放弃了，可还是试着按下了这个未曾尝试过的按键组合，电梯没有立刻做出反应，就在我们以为再次失败了的瞬间，电梯缓慢运作了起来。我们看向彼此，难掩心中的激动。

电梯很快就到了一层，门慢慢打开，室内的凉风一下子吹了进来，与此同时，两个大人看向我们，表情一下子就变了。

“你们没事吧？有没有受伤？”

“啊，没事，没有受伤，就是太热了。”

看我们身上出的汗应该就知道里面到底有多热了，他们可能也明白这一点，立刻给我们递来了运动饮料，然后叫我们去医务室接受身体检查，以防万一。

“不好意思，我想问一下，电梯再次运转难道是……”

“啊，因为我们在这儿直接操作了一下。”

一层可以进行特殊的远距离操作，他们应该就是这么做的。看来不是因为启动了特急模式，只是碰巧我们同时按下了按钮而已。

“……我们相当不走运。”

“这真是个灾难，我都不敢再占卜 了。”

我理解伊吹为什么会想要这么说。

向大人们道过谢后，我走向了在不远处关注着这边情况的男人。

“你没事吧，绫小路？”

他担心地询问我，这和他硕大的身材很不相符。

“谢谢，看来你处理得不错。”

电梯的停运故障没有引起骚乱。

多亏这个男人——葛城。

“通过电话里得到的信息就够了。”

他不引人注目的恰当应对，可谓是完美。

“我接下来要去医务室，下次再好好谢你。”

“没这个必要，我之前欠了你还有须藤一个好大的人情，不管怎么说，我们不是一个班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分界线，能相熟相知是件好事。”

“好在事情进展顺利。”

“嗯，须藤没有辜负我的期望，做得很好，希望你能再向他转达一下我的谢意。”

“好。”

“我还要感谢你绫小路，虽然是为了准备牢靠的证据，让你配合我的提议还真是为难你了。”

他不好意思地低头致谢，其实我现在对他同样也很是感激，如果再被电梯多关一会儿的话，我的脑袋恐怕都要坏掉了。

“要是又有了什么其他麻烦的话你就联系我吧，能帮上忙的地方我一定帮，当然，除了考试以外。”

他淡淡地笑了笑，离开之前还开了个玩笑。

不知不觉，我和眼前的这个男人——葛城的关系开始变得和同班同学的三傻一样好，甚至还要胜于那三个人。我又是怎么知道A班葛城的联系方式，并加深了和他的关系的呢？

事情要追溯到不久以前。

葛城康平原来也有烦恼

日本人平常也不怎么把宗教放在心上，然而，在生日和圣诞节等重要日子却受到了基督教很大的影响。

有一部分人当然是出于信仰，但这恐怕也可以称为是企业战略部署的成功，近年来万圣节成为热议话题走的也是这条老路。

我想说的是……生日在这所学校里也是一个大活动，这里的商场还有便利店等地方必定设有各种活动专区。

事情发生在电梯事件的一周前。

班里的治愈系美少女栉田发来信息一则。

下周三是井之头同学的生日，有时间的话，我们一起给她庆祝吧？

这条信息被转发在了我们的群聊小组里面。

井之头在D班是个比较朴素成熟的女生，和佐仓相似。

她的朋友也不多，而栉田的目的可能就是想通过生日和她搞好关系。收到这则消息的池自然没有理由拒绝，他对栉田有好感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想要利用这个活动离栉田更近些。

桔梗来消息了，我们给小心心准备礼物吧!

池积极赞成，与之相反，山内的反应却很慢。

可是啊，又没有点数……虽然说下个月会有一大笔点数进账。

是的，D班学生基本上都没多少点数，一部分学生在上次考核中获得不错成绩，奖励了不少个人点数，但令人悲伤的是这笔点数要九月一日才能进账。

我自己也所剩不多了。

暑假期间只能继续现在的贫穷生活。

当然没有闲钱拿出来去给别人过生日。

然而大前提是这几个男生是否打算各自准备一份礼物呢。

关系好的同学的话估计会这么做，然而我的朋友圈里似乎并没有和井之头要好的男生。

从众人那里收到礼物的井之头应该也会觉得难为情，即使只是便宜的小物件。

男生合资买一个礼物不就行了？估计一个人出五百点就能买到不错的东西吧。

我提议道。山内退了一步，觉得这样也可以接受，感觉他的手头也不宽裕。

可能是真的快要弹尽粮绝了。

八月初的时候发了八千七百点，相当于是八千七百日元。

虽然还达不到高中生的平均零用钱水平，但只要不乱花钱，还是能够有结余的。好在这所学校里有免费的食物，也不用担心没水喝，

换句话说在这里不花一分钱也能活下去。

可即便如此大部分学生在临近月末的时候都会缺钱花，连刚入学时每月给十万点的时候也是这样，到头来还是有多少花多少。

最终大家在我的提议上达成一致，决定之后一起去买礼物。

1

切身感受着这把人都能热化了的暑气，我伸手擦去额头上的汗珠。

“啊……为什么最重要的桔梗不在啊！绫小路！”

池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抱怨栉田为什么没来，想要我给他个理由，可是栉田和堀北的行程又不是归我管，单纯是因为我好欺负吧，真的受够了。

“你冷静想一下，栉田又没有说过要和我们一起买礼物，你别想太多了。”

“我不接受！桔梗不在的话有什么意义啊！”

这就说得有点过了，他不能就这么否认我们这个集体的存在。

池他们白激动了，栉田已经邀请其他女生一起去买礼物了。

“几个大男人一起去买生日礼物，我没兴趣！”

我明白他的心情，我也不想和不修边幅的男生们一起行动。

话虽然这么说，我心里其实还是有点小兴奋的。

暑假里除了学校上课（考核）以外这还是我第一次和男生们见着面，其他人好像都会和朋友一起出去玩，去买东西呀，看电影什么的。

“为什么就我们三个大男人啊，太惨了吧，春树接下来就拜托你了，选一个小心心会喜欢的礼物。”

“开什么玩笑，是你提议的，谁说的谁去买！”

两人互相抱怨，只能由我来当这个和事佬。

“你们都少说两句，三个人一起去不就行了，须藤的那份钱也已经给我了。”

“可是没必要三个人一起去吧。”

“都到这里了，早点买完早点回家。”

就这么解散的话我心里未免会有些失落，还是将他们情绪稳定下来比较好。

“天这么热，在这儿说什么都费力又费时不是吗？”

“啊……真是的，我知道了，买完再回去，啊……真无聊。”

和明显心情一落千丈的那两个人不同，我迈着轻快的步伐向目的地走去。

这是我平常不会独自一人去的商场，里面的店铺鳞次栉比，我们还特意来到了女生们常去的店。店员是个成熟美女，店内装修也以粉色为基调，男生一个人是不会来的。

从毛绒玩具到手机配饰，各种和学业无关的东西一应俱全，学校就是拿它们来榨取学生个人点数的吧。

“哎，反正点数也是学校给的，不算吃亏。”

“你在嘀咕什么呢，你也想想该买什么啊。”

为了找到合适的礼物，我们接下来兵分三路，开始挑选各自中意的东西。我从一开始就没有挑选礼物的打算，完全不知道该选哪个好。

“她会喜欢什么呢……一点头绪都没有。”

这还是我第一次要送生日礼物给别人，不过因为是三个人共同出资，不知道能不能算进第一次这个范畴里，总的来说就是没有经验，而且还没有这方面的常识，能想到的就是什么玫瑰花束和戒指之类脱离一般常识的东西，那已经不是生日礼物了，直接到求婚阶段了，还是找找正常点的东西吧。

在店里转悠了一圈，和山内会合的时候，看到他拿着一个小白熊的毛绒玩具，而我手里的是一个手机壳。山内一看到我手里的东西就皱起了眉头。

“手机壳是什么鬼，首先小心心肯定有这个东西，而且她要是不喜欢这个款式怎么办。”

山内对我的选择进行了点评。

“……这样啊，那这个文件夹怎么样？”

我神秘兮兮地把准备好的另一个东西拿了出来，结果他的表情更严肃了。

“不不不，那个更不需要了，绫小路你真是一点品位都没有。”

“毛绒玩具什么的不占地方吗？”

派不上任何用场，只会浪费屋子里的空间。

“呃，可能是会占点地方，但能用来装饰房间，而且小心心喜欢这个白熊系列的东西，收到肯定会开心的。话说你这个选了手机壳和文件夹的男人真没资格来挑我选毛绒玩具的毛病。”

被山内这么一嘲笑，不知为何……我很受伤。

不过确实佩服他能够事先知晓对方的喜好，我顶多能勉强把井之头这个名字和脸对应起来，作为同班同学，关系的亲疏程度居然这么大。

“宽治去哪儿了？”

“不知道……”

我们在店里找了找，结果在钥匙圈架子那里看到了池。

看他样子很是认真，我们静悄悄地靠近他。

他拿下来了一个以橘子的形象为主题的吉祥物钥匙圈，可他手里已经有了一条好像是印着山内所说的那个白熊形象的毛巾 。

“喂，宽治。”

“啊？吓……吓死人啦！”

池被耳边突然出现的声音吓到，差点就把钥匙圈扔出去了。

然后他像是要隐瞒什么一样，慌忙把钥匙圈放回架子上。

“你决定了吗？”

“嗯，感觉这个不错，白熊毛巾，哈哈哈……”

“那你为什么在看钥匙圈啊？”

“欸？就随便看看啊，要不然再去那边转转吧。”

面对想要转移话题的池，山内觉得有些奇怪。

“喜欢那个橘子吉祥物的不是篠原吗？”

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名字，记得她是D班女生，在无人岛考核的时候好几次和池意见相左。

“是……是吗，我就想着这个会不会挺适合桔梗的，仅此而已啦。”

池虽然这么说，但神色明显不对劲。

“你不会是对篠原有意思吧？”

“啊？怎么可能，那个丑八怪！绝对不可能！”

和栉田比的话或许还差点，但还是很可爱的。

性格虽然有些强硬，但也算是女生的魅力所在。

“真的假的，感觉你格外奇怪，对吧，绫小路？”

“呃……不像是池正常的反应。”

他明明对长相差不多的女生都很欢迎，可偏偏极度讨厌篠原。

这或许是他在某种程度上对篠原有不一样感觉的证据。

可池不愿意承认，还坚定否决了。

“你们不要搞错了！那可是篠原啊？要是和那个凶巴巴的丑女在一起了，我会不好意思出门的，太委屈我了吧！”

“啊……”

我和山内同时注意到了某个人的存在，慌忙想要改变话题。

“知道了，知道了，你说得很明白了，选礼物吧。”

“不，你们不明白，听我说，她不仅长得丑，性格也差到不行，对吧？身材也干巴巴的，总之就是惨不忍睹。”

“好啦好啦！别说了宽治！你看你后面……”

“啊？后面？”

刚刚激情抒发完自己对篠原的厌恶，池慢慢回头。

那里站着已经怒发冲冠的篠原和她的朋友，其中还有栉田的身影，也是啊，来这儿挑选井之头的生日礼物没什么奇怪的。

“池这种人死不足惜！”

愤怒地喊完这句话后，篠原冲出了店门，池无言以对，呆呆看着篠原离去的背影。

“什……什么啊，还咒我死，丑人多作怪，对吧？”

池一副受了刺激还一个劲佯装冷静的样子。

我们也发表不出什么其他的感想，只能说句“是啊”来附和他。

“喂，绫小路，快看！是光头！”

想要转移话题，活跃一下气氛的山内突然抓住了我的肩膀说道。我一阵疑惑，但下一秒就懂了。一个不太适合这间可爱店铺的彪形大汉正背对着我们盯着商品架看。

是A班的葛城，他接着徘徊在店里，表情相当严肃。

“他是不是在偷东西？”

我在心里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可还是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藏起来，和池他们一起偷偷观察葛城，另外葛城的装束也让人浮想联翩。

这么热的天还用制服把自己包裹得严严实实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左右观察周围的情况。

确实看上去是个像要下手作案的人。

我不知不觉间握住了口袋里的手机，要是能拍下他作案的照片，或许就掌握了一个重要武器。

但是，我改变主意了。

“为什么我要做到那个份儿上？”

“欸？绫小路你刚刚说什么了吗？”

“没事。”

葛城他偷不偷东西都和我没关系。

“哦，哦，他拿了个东西！”

池和山内就像是保安一样，擦亮眼睛等待着揭露他人的罪行。

可葛城又将拿到手里的扁盒子放回了陈列架上。

然后再度拿起旁边其他的盒子，再放回去，反反复复。

这不像是在物色要偷的东西，而是在犹豫买哪个。池也注意到了其中的差别，一脸惊讶地抬头看我。

“难道他小心翼翼地观察周围是不想被别人看到自己在给人买东西？”

“很有可能。”

这样一来就能说通了。

葛城来这里是为了给某个人买礼物。

注意周围情况是因为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

葛城终于选好了一个盒子，拿着它走向收银台。池他们从刚刚藏身的地方直接冲到葛城选择的礼物前面，那里堆着形状类似薄板的东西，池拿起一个看后面的商品信息。

“这是……巧克力啊！”

这应该是葛城买来送给谁的礼物。

但这件事似乎使得他们心中燃烧起了熊熊烈火。


GIFT

“难……难道那个光头已经有女朋友了？”

“真的假的！这就是A班的力量啊！”

这么一件小事就把这两个人的嫉妒心给引出来了。

“也不一定吧？可能是单纯送给朋友的礼物什么的。”

“把包装得这么可爱的礼物送给朋友？可能吗？不可能的！”

“……呃。”

可爱的小盒子和包装用的丝带，确实难以把它们和送给朋友的礼物联想起来。

至少不像是送给男生的东西，那是送给关系好的女生的礼物吗？

这么想来，怀疑他有女朋友可能也挺合理的。

池他们再次看向结账中的葛城，躲在商品架后面搜集情报。

“是生日礼物吗？”

“是的。”

“配上生日贺卡吗？”

“麻烦了，日期是八月二十九日。”

这是葛城和店员的对话。现在似乎能够确认这是生日礼物了，那到底是送给谁的呢？池他们在听到后也开始悄悄地讨论。

“听到了吗？哪个女生二十九号生日啊？”

“不，不知道啊……今天是二十一号星期日……那就是下周一了，绫小路你知道吗？”

“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对女生的事情颇为了解的这两个人都不知道的话，我就更不可能了。

2

“喂……我都懒得再说了，为什么每次都要聚在我的房间里啊。”

夜晚，几位常客各自吃完晚饭后不知为何聚在了我房间里。

池和山内如约出席，还有栉田和结束了社团活动的须藤。

要是堀北也在的话就完美了。

“桔梗你会记其他女生的生日吗？”

“嗯，问过的都记下来了，你想知道谁的？”

“这个啊，她有可能不是D班的。”

“呃，高年级学生的生日说实话我几乎都不知道，但要是一年级的话还有可能。”

不愧是精通处世之道的栉田，为了避免忘记还认真记录下来了。

“那你知道有哪个女生是这个月二十九号的生日吗？”

“二十九号的生日？等一下啊。”

栉田拿出手机，打开了一个类似生日清单的东西。

她滑动页面查询了一会儿后，终于抬起了头。

“对不起，我所知道的人里面没有这一天生日的。”

“很可能是A班的。”

“A班？嗯，但她们所有人的生日我都记录下来了。”

但还是没有生日在二十九号的女生。

“一年级所有女生的生日我应该都知道，但还是没有匹配的。”

这意味着那个人有可能是其他年级的学生，所以连拥有最广阔人脉网的栉田都不清楚，我们也没能得到想要的答案。

“所以很可能是高年级女生啊。”

池举起双手向后倒去，这下没辙了。

“这个二十九号生日的人怎么了？”

听到栉田提出的这个问题，池就像是期待已久一样，意味深长地解释道。

“你知道A班有个叫葛城的光头吧？”

“嗯，葛城同学是他们班里的领导者，挺有名的，之前的考核和我在一组。”

“那个光头要在二十九号送生日礼物给某个人，笑死了。”

池反复提到光头这个词，栉田提醒了一下他……

“那是因为葛城同学从小得了秃头症，我们不能取笑别人哦。”

“唔……”

被栉田当面这么一说，原本得意忘形的池沉默了。年纪轻轻就没了头发，排除追求时尚潮流的可能性，那就几乎只有疾病这一种可能了。

嘲笑生病者的行为是可耻的，池自己应该也很明白这一点，但还要拿人家的病痛当笑话三番五次地说，反而会使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感度降低。

“以后就好好叫人家的名字吧。”

“当……当然了，对不起啊，桔梗，让你不开心了。”

“没事的，你明白了就好，希望你以后能改过来。”

这件事先告一段落，而果然还是想借此机会把另外一件事也说了的栉田，并没有停顿太久。

“还有今天篠原同学的事情……”

“唔……”

这是池想要忘记的事情，但他阻止不了栉田继续往下说：

“我不说你也明白的吧？”

栉田特意没有提及内容，态度温柔。

“……我会向她道歉的。”

“嗯，我相信篠原同学也会原谅你的。”

池虽然不太服气，但可能因为人在栉田面前，所以老老实实地表现出了自己的悔意，只能用眼神瞪着在一旁咯咯笑的山内。不管怎么样，多亏了栉田，池可能有了些许的成长。

“回到葛城同学要给谁送生日礼物这个问题上。”

“对对，桔梗你有什么头绪吗？”

栉田像是在大脑中进行着检索，过了一会儿，她摇了摇头，应该是没有收获。

“是要给谁呢，葛城同学不像是那么轻浮的人啊。”

“至少现在不像。”随后她又加了一句。

“有可能是高年级学姐吧。”

“对，很可能只是我不知道那个人的生日。”

入学还没多久就开始和高年级学姐交往，或者说是发展到了送生日礼物的关系，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就厉害了，不愧是A班的领导者，佩服佩服。

不过，现在就能确定是高年级学姐吗？感觉还需要从其他方面再考虑一下，可现场的气氛已经控制不住了。

“既然如此我们就把葛城的女朋友给找出来吧！”

不行，我还是应该指出有别的可能。

“就这么直接认定是高年级女生吗？”

“桔梗都说了一年级女生里面没有二十九号生日的了，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可能了吧，难道是堀北同学？”

池的发言毫无根据，但也排除不了这种可能性。

“这倒是……”

“你们不要胡说八道！”

一直沉默着的须藤抓起池的胸襟，转头瞪向我。

“欸！我只是说有可能！”

“喂，绫小路，铃音的生日是什么时候啊？”

“我不知道。”

“什么啊，真没用。”

我怎么可能知道！

“正常来想的话，这所学校里不会有人知道她的生日。”

估计唯一知道的人就是学生会长，也就是她哥哥堀北学了。

“这样啊，连我和绫小路都不知道，葛城那家伙怎么可能知道。”

“我知道哦，堀北同学的生日是二月十五日，所以她和这次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

“……厉害啊，栉田。”

我对她的钦佩脱口而出，居然连堀北的生日她都知道。我本以为就算是栉田也掌握不了像堀北和伊吹那种性格乖张的人的个人信息，特别是堀北的。因为栉田讨厌堀北，堀北也不喜欢栉田，这件事只有我和当事人知道。这两个人不可能相互交换生日信息，即使栉田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堀北平常也并不轻易和别人说话。所以我发自内心地佩服栉田。

“二月十五日啊，这个消息不错。”

须藤坏笑了一下。而被他的手臂缠住脖子的池已经脸色发青，开始蹬脚了。

“哦，不好意思，我忘了。”

“咳咳咳，你不知道自己力气有多大吗？注意着点！”

“谁让你说些不着调的话。”

“那你也对绫小路做这个啊！为什么冲着我一个人来？”

“因为你离我最近了。”

“你这个单细胞生物！”

“啊？”

须藤再次伸手要抓起池的前襟，池慌忙躲开。真希望他们不要在我的房间里胡闹，感觉最近都会有人来找我投诉我这儿太吵。

“偏题了，我想说的是还有其他可能，比如说老师，或者是榉树城里的店员，今天在店里看到的那个美女也有可能吧？”

“是哦，听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有可能。”

总之现在不能让大家直接确定那个人的身份为高年级学生。

我想让大家知道，搞清楚这个人的身份不容易，最好先把这个问题放在一边。

“我们不去纠结这个问题怎么样？”

“你能忍我不能忍！那个光头可是有着大度的成熟女朋友！”

就算他有着这样理想的女朋友，我也不会像池他们一样嫉妒到不行。

“A班学生受年长者欢迎也挺正常。”

而我们是D班，长得好看点性格好点也不会有女生喜欢。

不对……

平田就不光是在同年级学生里，连在高年级学生中间都有着人气，还有高圆寺，也有一定的高年级学生支持他。

应该是我和池他们身上有着某种共通的不受欢迎要素。

“我就是讨厌他在我之前找到女朋友！”

“那也没办法吧。”

“谁说的，就算他厉害，也不代表我就一定会输。”

须藤“啪”的一声拍向自己强健的大腿。

“篮球是一种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运动，可能会根据需要违反一些规则，其中好胜心很重要。要是送礼物能够拉近和女生的距离，那我们给他横插一脚就行了。”

太不择手段了，可如果这是一场比赛的话，须藤的想法是完美的，我也会选择这么做，但这次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嫉妒，并不该被鼓励。

然而现在的须藤和平常的他不一样，看起来气势非常足。

“对了，马上就要比赛了。”

山内意识到了这一点，看着须藤说道。

“嗯，周四开始，不知道需不需要我出场，但我已经做好万全准备，可以随时上场。”

“啪”，他的右拳和左掌相撞，展现出自己绝佳的状态。

“好，就这样！我们去给他使绊子！”

没想到须藤的荒唐想法受到了池的支持。

“栉田你快说说他们。”

“不能做这种事情哦，宽治同学。”

“欸，这个……桔梗你也想知道葛城的那个‘她’是谁吧？”

“我虽然也想知道他要把礼物给谁，但不能妨碍人家啊。”

好不容易因为给人使绊子而炒热的气氛又被泼了冷水，池有些不乐意了。

“栉田说得对。”

可能是因为我借栉田的手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让他不开心了，或者是他一直因为篠原的事情而不爽，池对我说道：

“那绫小路你去查吧，看葛城要把礼物给谁。”

“我可做不到。”

“做不到也要去做，反正你没事干。”

这一点倒是无法反驳……可是，这么想知道的话你自己去查不就得了。

“查也查不到的，我和他不是一个班，又不熟。”

不清楚联系方式和房间号，只知道个姓氏，连全名叫什么也不知道，这要我怎么查。

“我知道葛城同学的联系方式，需要我告诉你吗？”

“……”

对哦……身边这个美少女的交友范围堪称年级第一，连堀北的生日都知道，更何况是葛城的电话。

“你是怎么知道的？”

“之前的特别考核我们在一个组里，那时候他告诉我的。”

原来如此，在那种场合还能抓住机会交换联系方式，实在是厉害。

“我现在告诉你？”

“不，等一下，我突然联系他的话，他会吓一跳的吧。”

也有可能因为是没见过的来电号码而直接被他无视掉。

“是你不让我们去妨碍他的，所以这就是你该做的。”

“怎么能这么说……”

“我也想知道，你快给我去调查一下。”

须藤对我颐指气使。

“你不自己去查吗？”

“啊？我直到周四比赛前都没时间，要抓紧时间训练。”

他拿社团活动来当挡箭牌，我无法反驳，结果他直接瞪了过来：

“你想要我动手吗？”

须藤活动手腕，可能是打算锁我的头，在场的所有人里面数我最没有发言权，被盯上了也就无路可逃。

“……知道了，我明天去查查看，但你们不要太过期待了，还不知道结果如何。”

现在就先这么糊弄过去吧。

随便查一查，过几天报告说没查出什么就行。

3

“好热……热死个人啦……”

第二天，我等在林荫道上，伺机窥探葛城的行踪。这里是通往各年级宿舍的分岔路口，要想和高年级学生接触必然会经过这里。

商店林立的榉树购物中心还有学校也在前面，葛城不管去哪里都逃不过我的眼睛。本来在大厅里一边乘凉一边等人更好，可遗憾的是那里已经被不认识的其他班女生占领了。就和站在想进去的店门口，因为里面几乎没有空座位而犹豫要不要进去的感觉一样，我的心还没有成熟到可以从所剩无几的空座位中选一个慢慢坐下放松的程度。

有时会有一群人路过这里，可能是要一起去玩，气氛很是融洽。大家全都穿的是自己的衣服，我就想起葛城昨天身穿学校制服的样子，百思不得其解。虽然学校并没有规定暑假期间不能穿制服，可是制服包得紧紧的，穿着会非常热，平白无故就穿这个出门缺少说服力。如果葛城穿的是夏季制服的话我多少还能理解，可他穿的却是长袖。我最近注意到了，制服也是有好几种特别款的，其中就有价格高昂的夏装，它自然和我这种永远缺钱的人无缘，班里的女生们虽然一直想要但还是忍耐着迟迟没有入手。言归正传，在假期穿自己的衣服外出的常态中，他特地穿制服的理由是……

不可思议，这个问题好像是能够把这类人都给吸引过来，定睛一看，乐意穿制服的学生好像也不少。

从高年级居住的宿舍方向走来了一男一女，在看到我后，那两个人改变了行进方向，向我靠近。

“好久不见。”

“我还想着这么热还穿着制服的人是谁呢，原来是堀北的哥哥啊……”

和葛城不一样，这两个人穿的是夏季制服，但我在休息日看到穿制服的人就是会觉得奇怪。

“哇！会长，看这个人的表情好像不太乐意见到我们呢。”

这个表情只是为了让他们明白我的意思而做给他们看的，但是堀北哥哥旁边的女生，三年级的橘书记却夸张地讲了出来。不过，为什么女生的制服和男生的不一样，完全不给人闷热的感觉。要是我们男生也能感受到这种清凉就好了，那我肯定不再多抱怨什么。

“现在可是暑假，学生会怎么看上去还是好忙的样子。”

橘书记甚至还抱着类似笔记本一样的东西。

我有一瞬间都要误以为第二学期已经开始了。

“学生会办公室在利用暑假进行装修，直到今天才完工。”

在学生会长开口之前，橘书记员对我解释道。

“这样啊，那你们走吧。”

“哇，明明是你问的，给的反应可真够平淡。对了，你能不能说话的时候注意点，你知道这位是谁吗？是这所学校的学生会长！”

这我知道，我还知道他很有可能拥有着极大的权力。

一开始的时候出于尊敬，我还是认为自己该用敬语和人家说话的，但后来不知不觉间就没用了，而且堀北的哥哥好像也不在意这点，我也就不顾忌那么多了。连橘书记也和我心中对她的印象非常不同，本以为她会是那种更加认真严肃的人，但实际给人的感觉反而是相当轻松的。

“你要像学校一样扣点数吗？不好意思，我可没什么点数。”

我回了一嘴。本以为堀北的哥哥不会愿意再搭理我这样的人，没想到他不仅没走，反而眯起眼睛，说了件很荒唐的事情。

“绫小路，你要是这之后没事的话能不能和我聊聊？”

“啊，会长？”

橘书记惊讶于学生会长对我的邀请，我自己也一样。但是……

“我很忙，抱歉。”

“欸欸！你居然拒绝？”

她又因为我拒绝了会长的提议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你什么时候有时间？我可以配合你，开学以后也行。”

看来堀北哥哥是不会放弃了。

在大部分情况下把问题拖到以后解决不是一件好事，而且可能会因此花掉我更长的时间，所以还不如现在速战速决。

“那你现在说吧，在做下一件事情之前我还有一点时间。”

“你刚还说自己很忙！”

我把来自橘书记的吐槽全部当了耳旁风。

“你接下来打算去哪儿？我们可以先陪你过去。”

“啊……我在等人，不太想离开这里。”

“可这里不热吗？不适合拿来当集合点。”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我太伟大了，就算是热也要坚守阵地，自卖自夸吧。

“偶尔这么站着说说话也挺好的，橘你要是受不了的话可以先回宿舍。”

“不要，我的直觉告诉我不能让会长您单独和这个人待在一起！”

她对学生会长尊敬地说道，跟贴身保镖一样紧跟在人家身边。

“学生会已经收到了相关结果报告，无人岛考核还有船上考核都不容易吧？”

“学生会权力可真是大呢，还能收到考核结果。”

“但并不知道详细情况，比如个人活跃度什么的。”

“那就好。”

“那可不嘛，这样你逊色的表现就不会暴露了。”

这个人三番五次找我的茬，不知道她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针对我的，原因或许是我和学生会长说话的时候语气没有那么尊敬吧。

“但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知道你在无人岛的时候赢了其他班级以及你所在的兔组里D班的优待者最终没有被发现的事情。”

刚还说不知道详细情况，现在又滔滔不绝讲了这么多，让人不禁怀疑他在与谁勾结。

“还有堀北铃音的名字在无人岛考核后也被报了上来，据说是她带领D班赢过了其他班，但是我认为，真正操作这件事的人是你。”

他好像是确信了这一点，语气相当冷静。

“你太高看我了。”

“那你要怎么解释领导人的名字最终变成了你的？”

“……你连这个也知道啊？”

“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特别考核委员和参与的老师。橘书记员刚刚也是第一次听说，一般的学生是不会知道的，你放心。”

这一点都不让人放心，这个男人到底拥有多大的权力？普通学校里的学生会就是个摆设，在这所学校里又是怎么一回事？

“学生会到底是什么？”

“学生会本身没有任何力量，是要看坐在那个位置上的人的能力高低。”

“你这话可真够厉害的，之前倒也听人说过，你真的是A班的吧？”

我知道这种事情没必要再次确认，但是这个时候想再问一下。

“这还用得着问吗？当然！”

“但是我有点不明白，堀北和我有什么不一样的？光看数据的话她要比我优秀得多，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关注D班的我。”

“你误会了一点，我并不认为D班的人都是愚蠢的，因为这所学校在分配班级的时候并不只看能力的优劣。”

“那个，会长……我可能有点多嘴，但您是不是和他说得太多了？”

“没事，这个人自然知道这一点。”

他到底要高看我到什么时候。

自从奇妙的初次见面之后，这位学生会长大人就对我格外执着。

“那你为什么要否认堀北？难道不是因为她是D班的？”

“不管环境如何，她是我的妹妹，我十分清楚她的能力，她就是一个应该被分配到D班的差生，不上不下。”

这个人对自己的妹妹可真是严格。

“所有的计划都是堀北想出来的，你妹妹只有我这么一个朋友，所以她把一些事情拜托给了我。”

“不对，她可想不出来。”

可能是因为作为兄妹常年生活在一起，会长对他妹妹的想法了如指掌。不过，我终于明白了，这个人关注我的其中一个理由，恐怕和茶柱老师是一样的。

如果他看穿我在入学考试的时候全科目考五十分的真正用意，那应该也注意到了我履历书和内申书[1]上的不同。

“你不要像跟踪狂一样搜罗别人的个人信息了，我只想老老实实度过校园生活。”

我抱怨道。结果学生会长在抬了一下眼镜后又说了一句让人大跌眼镜的话。

“这个问题我之前也问过你一次，你要不要进入学生会？”

橘书记睁大双眼，很是慌张，看来这句话很是惊人。

“学生会这么不慌不忙啊，还没招满人吗？”

“会……会长？学生会之前不是已经录取了一个一年级女生吗？应该已经招满了吧？”

橘将自己的疑惑通过眼神传达给会长，这个人所说的话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

“还有最后一个席位吧。”

“最后一个……难……难道？”

“绫小路，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利用我的权力，让你坐上副会长的位置。”

橘书记员听了吓得直往后退，通过和她的接触，我发觉她真是个有意思的人。

“这种事前所未有！一年级的而且还是D班的这么一个没有礼貌的男生突然成为副会长这种事！”

“我的回答还是一样，我不去。”

“你竟然直接拒绝了！”

真是奇怪，他应该不是在开玩笑，可他对我的评价和态度都异乎寻常。堀北哥哥确实手里有一些信息，要是和池、山内（对不起了）比的话他可能确实会选我，但是葛城、一之濑、平田，光从能力高低上来讲的话还有高圆寺，等等，拥有极高潜力的学生众多，完全没有理由偏要选择我。

是有什么非我不可的隐情吗？

“身为学生会长的我可能不该说这件事，但我还是想告诉你，明年开始这所学校或许会大变样，而且还是朝着一个不佳的方向，为了到那时也能够守住目前的规定，必须从现在开始就组成能与之对抗的势力，虽然现在已经很晚了，但我越来越觉得这很有必要。”

“会长，你说的是南云同学未来当上学生会长以后的事情吧？我不觉得他会做出什么不利于学校的事情来啊……”

我没有在一年级学生中听说过南云这个名字，堀北哥哥刚刚说的是明年开始发生变化，那这个人应该是二年级的学生吧。

“一般来说，学生会里可以设置两个副会长，虽然往年这个位置上都只有一个人，但要是想再加一个人也不是不可能的。”

“不，不行不行，会长，这不可能……南云同学是不会同意的。”

“我不知道什么副会长，什么南云，反正我是不会去的，待遇再好也不去。等你毕业不就离开这所学校了，你没必要为剩下的学生担心，还是说……”

我特意停顿了一下，让我接下来的话听起来更有分量。

“要是你说担心你妹妹，想让我帮你的话，那我还有可能和你商量商量这件事。”

“……这样啊。”

听我这么一说，这个人估计就不会再拜托我了。事实也确实如此，他像是完全放弃了一样，不再提学生会的事情。

“抱歉，占用了你的时间，我要和你说的只有这件事，随时欢迎你来学生会喝茶。”

原来连这个在学校里建立起了牢固地位的男人都有不安之处。

深感意外的我正要离开……我不能走，我必须等待葛城。

4

事态发生转变是在和堀北哥哥说完话的大约三十分钟之后。和昨天的装扮完全相同的葛城慢悠悠地朝交叉口这边走来。我站在离路边稍有点距离的地方观望，发现了他手里拿着的应该是昨天那家商店的袋子。

“这是怎么一回事？”

现在离二十九号还有些日子，正常应该是放在房间里好好保管的，但他现在拿出来，是打算直接送那个人吗？而且他还穿着制服。

穿着正装可以理解，但这么热的天他这副打扮送人礼物的画面，说实话我不太想看。

我屏住呼吸观察葛城要往哪儿去，他很快到达交叉口，但并没有走上通往高年级学生宿舍的路，而是向着超出我意料的方向走去。

是那条通往学校的路。我小心翼翼跟在他后面。

“原来他是因为这个才穿的制服……”

并不是因为喜欢，而是为了进学校，我想明白了。

葛城直接走正门进入教学楼。

但这下我就没办法跟着他了。

穿着私服是不被允许进入学校的。

你见到葛城了吗？

手机振动，屏幕上出现了这样一条聊天信息，应该是发件人悠悠闲闲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发来的。

我特意不点开看，这样信息就不会被标记上已读。我将手机收好后，改变方向，前往昨天选礼物的那家商店。因为想知道别的店里在卖什么样的礼物，所以又去女生应该会喜欢的其他店铺里瞧了瞧，最后又回到了昨天葛城买礼物的那家店。走到堆叠了许多装有巧克力盒子的架子前面，我之前还觉得他会不会有可能是给男生买的，但现在再一看，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上面还有着心型符号等基本上只有女生才会用的装饰。

“噗哈哈，是啊。”

店里变得吵闹起来，有女生从我背后走过。

这时，我的背部受到了轻微的撞击。

“啊。”

我的胳膊肘碰到了堆叠起来的商品，结果那堆起来的巧克力山像发生了雪崩一般纷纷滑落，那些女生并没有注意到这边发生的惨剧，她们专注于聊天，走开了。

“真是的……”

我虽然知道自己没有什么存在感，但还是希望别人能注意一点。

“你在干什么？”

“欸……”

我正在拼命地将堆起来的商品恢复原状，突然有一个身形高大的男生从身后搭话。是去了学校的葛城，他现在正俯视着我，一脸奇怪。

“我是来买……生日礼物的。”

情急之下我只能这么说了。葛城看到散落的礼品盒后，弯下庞大的身躯帮我一个个捡起来。

“啊，不用了，我自己捡。”

“别想太多，其他顾客看到了会不高兴的，还是快点收拾比较好，两个人比一个人快。”他很自然地来帮我的忙。

虽然我还去了其他店铺，但总共加起来也就三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他在这期间解决了学校里的事情吗？可葛城的手上还拿着这个店铺的袋子，我悄悄往里一看，是包装成礼物样式的扁盒子，他还没有送出去。

“这样就行了吧。”

我们两人很快就将商品架子恢复了原状，还好没有被店员和其他客人看到。

“谢谢你。”

我觉得葛城是个好人，无人岛考核的时候，他也帮忙看守了我们发现的玉米，展现出了自己的善意。在班级对决的时候他自然是毫不手软的，但感觉他的人品绝对不差。

“是送给女朋友的吗？”

“欸？不是，不是给女朋友，是班里的同学，我下次再买。”

因为并不是真的要买，我往后退了几步，葛城也跟了上来，我决定和他聊一聊，看看能不能搜集到什么信息。

“你也是来买生日礼物的？”

“嗯？你为什么这么认为？”

“你手里拿着这家店的袋子，还和我一样站在了商品架前面。”

“哦，确实，挺显而易见的。”

他可能是接受了我的解释，看着我的眼睛，点了点头。

“我不知道该买什么好，正发愁呢，你买了什么？”

“很普通的东西，正好就是你弄倒的巧克力，这个店里的东西还是挺全的，不过人各有爱，你可以再去别的店里看看。”

他没有说是给谁买的，我也没有问，两人一起出了店。

“你为什么要穿着制服？”

我当然没有提昨天的事情，这两天葛城一直穿着制服，我这么问也很自然。

“去学校必须穿制服，没办法。”

“所以你是去学校了？”

我当然是知道答案的。

接下来就该问他是去给谁了，不过，葛城的手里还拿着那个礼物。

本以为自己能得到想要的信息了，可惜并没有如我的愿。

“嗯，有些私事。”他没有细说，但他往学校方向看了一眼，好像有心事：“你想过待在这所学校里的弊端吗？”

“弊端？”

“嗯，没有班级差别，会平等降临在每个在校生头上的事情。”

这像是给我出了一道谜题，我一时想不出答案来。如果有班级差别的话，根据具体情况，是会有困扰的地方，之前D班就曾为点数不足而烦恼过，但是A班自然是不太可能烦恼这个的。

“每一个在校生”，根据这个条件也能排除掉上面那种可能，那到底是什么呢。

我认真思索答案，但还是一无所获。

“你不知道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困扰，但共通的就是‘无法和外界取得联系’这件事了。”

“啊，原来是这个。”

因为这对我来说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所以我根本没往这方面想，但一般来说这确实是个弊端。

“你不想和父母兄弟联系吗？”

“呃，我暂且不提，感觉挺多人都说过这样的话。”

特别是女生里有好多人都说过自己觉得有些孤单，但是这所学校对信息泄露是很严格的，不允许和外界取得任何联系，要是不小心违反了这一规定，那后果绝不会是口头批评两句这么简单。

“不过学校对我们很好，也不至于有什么不满对吧？”

“确实，点数制度和完善的生活学习设施都是一般学生所享受不到的东西。”

还有就是以A班毕业时的丰厚待遇。

欸，我为什么很自然地在和葛城聊天呢？还是在这无所事事的暑假里。

“你和堀北关系不错啊。”

“流言传得那么开了吗？”

“流言？我记得之前遇见你的时候，你们两个也是一起行动的。”

“孽缘啊，我们两个人座位相邻，所以才开始说话的。”

我觉得这在学校里并不少见，葛城也明白了，他点了点头。

“这样啊，我其实对其他班的事情知道得不多，让你不舒服了的话一定要原谅我，我没有别的意思。”

“最近总是有人问我这个，没关系的，毕竟堀北比较引人注目。”

“是啊。”

他简短附和了一句，不再继续说这个了。

“其实这已经是我去过的第三家店了，我是那种一纠结就没完没了的性格，虽然仅仅是个礼物，但一考虑到收礼物的人的心情就没办法立即做出决定。”

他这么烦恼，到底是要送给谁呢，我再试探一下吧。

“你好郑重其事啊，没想到你居然会给别人买生日礼物。”

“给别人庆祝生日很奇怪吗？”

至少如果是这个光头巨汉的话就会有违和感，当然了，这完全就是偏见，这世上也有在雨中的高架桥下救助小猫的不良少年。

“你说吧，你是打算送给谁？”

我直奔主题，因为拐弯抹角说再多也搞不明白。

“这个……”这个问题可能对他自己来说也很复杂，他表现出了困惑，“这是我个人的事情，不能告诉你。”

无可奈何的是他再次回避了这个问题，既然他都这么说了，我也就没有办法再追问下去了，毕竟我们关系也没有多好。

“我先走了。”

葛城留下这句话，先一步回了宿舍，虽然解开了他身着制服的谜题，却又产生了新的疑问。

他为什么要去学校，为什么又再次出现在了店里，这些都没有答案。

5

“池，葛城的事情我调查过了。”

“真的吗？厉害呀绫小路！我都对你刮目相看了！”

池拍了拍我的肩膀夸奖我。

我做过什么很厉害的事情吗？池心里以前对我的评价到底是有多低，我虽然有些疑惑，但还是立刻将情况进行了报告。

“很遗憾，我还没弄清那个人到底是谁。”

正确来说应该是我还没有找出符合条件的女生，再怎么调查都找不出这个人来，葛城送礼物的对象也没有出现。

一年级里面并没有生日在那天的学生，但是其他年级里也没有匹配的。

山内突然抬起头。

“我……我知道葛城是给谁准备的礼物了。”

山内脸上没有喜悦，而是飘荡着淡淡的哀愁，他像是恍然大悟了一般说道。

“宽治，你不觉得初中时候的情人节就是地狱吗？”

“怎……怎么突然说这个，呃，确实挺难受的，那又怎么了啊。”

“就是类似那种情况……他会不会是给自己买的呢？”

“不至于吧……不，不对，有可能，那个光头不像是受欢迎的样子……”

两人说着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并达成了一致。

但因为这一情况是我完全没有想到过的，所以我的大脑中产生了疑惑。

“你们的意思是他给自己买的生日礼物？”

“除此之外难道还有什么其他可能吗，绫小路？”

池像是生气了一样瞪了过来。

可是这种可能性也很小啊，正常来说会有人自己给自己准备生日礼物吗？

当然了，有可能会是自己给自己的奖励，吃好吃的东西，买自己想要的东西，但这次的事情能归进这类里吗？他特意选择了女生会喜欢的包装，里面还装的是巧克力。

如果是特别喜欢吃甜食的人的话，通过别的渠道能买到更好吃的甜食吧。

“你真的不知道吗？”

“……很惭愧。”

“葛城那张脸怎么看都不像是受女生欢迎的那种类型吧？但他好歹也是A班的领导人。”

我不太想对此进行评论。

“所以他自尊心很强，想让周围的人觉得自己受欢迎，也就是说，他在自导自演。”

“与其自己给自己买，他更想让人以为他是从别人那里收到的啊。”

池和山内点了点头，可能是觉得他们得出来的这个结论没有错。

“我也做过这种事情，初中的时候让别人以为我从全校最可爱的女生那里收到了礼物。”

“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么做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没意义了，但是可以将我从得不到礼物的绝望中解救出来！”

他发怒了，情人节和生日原来对池这么重要。

“你呢，春树？和我一样的吧。”

“啊？不是，我不一样，我在女生中可是相当受欢迎的。”

“你就吹吧，那你为什么也会得出这个结论来呢，是因为你也是这样的吧？”

“才不是呢，因为我们初中也有像宽治一样拥有女生绝缘体质的男生。”

明显是虚张声势，但我没有办法确定真假，也不想确定。

“但这只是你们的猜测吧？”

“不，没有错！绝对只有这一种可能！”

觉得自己已经找到答案的两人好像不打算再争论下去了。

“春树，我们是不是误会光头……葛城了啊？”

“是啊，之前因为他是A班的就敌视他，现在突然觉得他离我们挺近的。”

“所以你果然也是会自己给自己准备礼物的女生绝缘体质对吧？”

“才不是，大家都是一个年级的，我只是想起了他的事情，觉得很可怜。”

山内坚决否定。

“我们要不要帮帮他？”

池突然提议道。

“帮什么？”

“给那家伙准备生日礼物啊。”

池对葛城的态度从敌视一下子转为了同情。

“确实还是有女生给他庆祝最好，但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送给他的话，至少他能从其他人那里收到生日礼物，也算是心灵的慰藉了吧？”

这一套理论莫名有些奇怪，但也无法完全否认。

比起自己给自己买礼物，他还是更想从别人那里收到生日祝福吧。

但应该注意的是，同情心有时会是一个棘手又麻烦的东西。

如果葛城真的是自己给自己准备的礼物，那么他会将知情的池他们给自己庆祝生日的事情理解为好意吗？相比之下，还是因为不愿被同情而愤怒的可能性更高些。池他们已经在开始讨论买什么礼物了，而我再次对这一结论产生了疑惑。

确实没有女生是二十九号的生日，但并非就排除了所有可能性，学校的老师和相关人员，校园里相当多的工作人员，扩大范围的话还有许多的候选者。

而且自己给自己买礼物会那么光明正大地去买吗？葛城穿着暑假期间很少有人穿的制服，会格外吸引别人的目光吧。被别人看到了的

话可能会被怀疑的，正常人都不会穿着制服去做这种事。

“绫小路，你也出点点数吧，我们三个人凑齐一千五百点左右就能买个好点的东西送他了。”

我昨天也听过类似的话……

也就是说支出要翻倍了，一千点可不算少。

“绫小路，虽说有点早，但我们明天一起去给葛城庆祝吧。”

可能是已经上足了发条，他们两个人打算好了要给葛城买礼物。

“真的要买吗？”

“当然啦，你作为不受欢迎的男生之一，不想要帮帮他吗？”

算了，事情本就已经越来越麻烦，我还是不要否认了。我们说好明天集合，今天就这么解散了。

6

第二天下午我们再度集合的时候，栉田也来了。

“你好，绫小路同学。”

“呃，你好。”

她为什么会在这儿？池接下来的话解答了我的这个疑问。

“那个什么，我昨天和桔梗说了这个事，她说她也想送葛城礼物，希望能和我们一起，而且比起男生，女生送的生日祝福会更让葛城开心吧。”

他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估计主要就是想创造和栉田待在一起的机会，还能趁此机会塑造一下自己心系朋友的良好形象。

“因为我也受过葛城同学很多照顾，当然也要出礼物钱。”

池听到她温柔的话语，眼神都变了，而山内的目标虽然是佐仓，但也强烈感受到了栉田的魅力，比身边只有男生的时候开心了不知道多少倍。

“对了，绫小路同学你怎么穿着制服呢？”

“有点事。”

因为太热我已经把外套脱了，可还是格外引人注目。

“我们快走吧。”

那两个人扔下我，把栉田夹在中间迈步往前走，很快就聊开了花。

她不管在什么时候和任何人都能聊得来，我每次看到这一幕都会发自内心地佩服她。

我跟在三人的身后。

路上我看到了一个不怎么常见的人。

“抱歉，你们能先走吗？我突然想去个地方。”

“可以啊，但是你不要让桔梗等太久。”

“嗯。”

跟他们打完招呼以后，我朝着那个人走去。

“你们可真是悠闲啊，四个人是要一起去买东西吗？明明刚被龙园同学收拾得那么惨。”

“那是因为C班厉害，你现在再怎么懊恼也没办法挽回了吧？”

“是啊……但还是有好多不能接受的地方。”

“比如？”

“……没什么。”

她转过脸去不作答。

“现在是什么时候？”

“欸？”

“我问你现在是什么时候，我们是几年级，现在几月。”

“你在说什么？”



“我想说的是，一年级第一学期才刚刚结束，我们没必要慌张，不过是和人家的差距发生了变化，没必要一惊一乍的。”

“但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次惨痛的失败，必须思考对策……”

“你太关注未来了，反倒忽视了当下，堀北铃音你这个人在学业相关的事情上是一把好手，但一遇到特别点的考试就会抓瞎，这就是我现在对你的印象。”

“……我知道。”

“你还有这种自觉啊，总而言之，你现在还是落到底最好。”

“什么意思？”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我认为她拥有这样的潜力。

“万物有序，有些事情现在不必着急，慢慢来不就好了吗？”

“你还说什么顺序，那你在无人岛的时候又为什么要出手呢？不矛盾吗？”

“也许吧。”

不知道我和茶柱老师对话内容的堀北自然不会理解。

我出手只是因为茶柱老师强制要求我展现实力，当然了，船上考核对我这个没有帮手的人来说是一个困局，但解决方法还是有几个的。

而我没有实施的原因在于太发奋努力也不是件好事。

我对A班B班的位置基本上没有兴趣。

在不把事情闹大的前提下向茶柱老师展现我一定程度的能力即可。

对我来说上次的考核也是一大成功。

“先不说这个，你对我的装束没什么疑问吗？”

“热得慌，就这。”

这个家伙还是那样对别人毫无兴趣。

“你今天在读什么？”

“这和你没有关系吧。”

她并不打算将书名展示给我看。

“好吧，池他们在等我，你一起来吗？”

“开什么玩笑，我不去。”

就知道她会这么说，我不再邀请，直接转身离开了。

7

“你们要干什么？”

突然被没什么往来的池等人围住，连平日里总是很冷静的葛城都不知如何是好。栉田在上次的考核中和葛城有过对话，这回也是她把

葛城约出来的。

“不好意思啊，葛城同学，突然叫你出来，我们能占用你一点时间吗？”

“栉田啊，这是怎么一回事？”

“我从池同学他们那里听说了，你快要过生日了吧？”

“呃……是的……他们居然知道这个。”

他可能是从来都没有对旁人说过，看向我们的眼神中还带着困惑。

“所以我们这四个人想要给你庆祝庆祝。”

“不是，你们没必要为我做这么特殊的事情吧？”

葛城表现出的不是欢迎，而是一种戒备。不过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或许会以为这是D班的陷阱。

而他没有立刻表现出坚定拒绝态度的原因，恐怕很大程度上在于栉田。

“你和谁约定一起过这个生日吗？”

“这倒没有……”

“太好啦。”

栉田兴奋地拍手，藏不住满面的笑容。要是一般的男生看到这样的笑容估计会直接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

但这位是A班的领导者，不会这么轻易束手就擒。

“实在抱歉，我和你们又不是朋友，有什么目的直接和我说吧。”

“哪有什么目的，我们是真心要给你庆祝的。”

池一脸的认真，他是真心同情葛城，想要给他庆祝。

“不用……”

葛城表现出了拒绝的意思。

我注意到了他手里拿着一个和昨天一样的礼品袋。这应该就是两天前买的那个，但他为什么要一直把它带在身上呢？池他们好像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或者说只是装作没看到吗）。

“抱歉，我现在去学校有事。”

“学校？对了，你最近怎么老穿着制服，在干什么啊？”

池随口一问，但葛城抓住了这句话里的疑点。

“……这是怎么一回事？”

他的表情一下子变得非常严峻，仿佛进入了战斗模式。

“欸？什么啊？”

没有意识到这一变化的池还是一副飘飘然的样子，但他的表情也在听到葛城的下一句话后彻底崩了。

“你为什么知道我最近都穿着制服？”

池被葛城那仿佛要将人吞噬了的眼神吓住，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气，应该是深刻认识到有些话不能随便说了吧。

“欸？不是，那是因为……”

“我昨天和你分开之后，就去和池他们会合了，那个时候我告诉他们的，这个不能说吗？”

我只能这么救场了。

“暑假期间还穿制服，觉得挺稀奇的。”

“哦……这倒是说得通。”

“对对对，就是这个原因。”

“你要去学校干什么？”

他对池刚刚慌里慌张的样子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好在我成功转移了话题。

“是我个人的私事，和你们没什么关系吧。”

“你可能会觉得我们瞎操心，但你是不是遇上什么难事了？”

“你为什么会这么觉得？”

“你昨天和今天都提着一样的袋子，拿着这个去学校也有点奇怪，而且昨天在店里遇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提着它了，今天最少也是第三次了吧？”

虽然是偶然遇见的，但我这么推理也不算牵强。

“我找学生会有事，仅此而已。”

这倒是没想到。

“难道你昨天穿着制服就是因为要去学生会办公室？”

“……嗯，但是没人在。”

“学生会办公室好像是到昨天为止因为装修不能使用。”

葛城有些惊讶，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和学生会长有些渊源。”

“你认识那位学生会长？”

“算是吧……”

“啊，是哦，D班的堀北是学生会长的妹妹来着……”

葛城脑袋转得快，立刻就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那或许让你和我一起去更好，你有时间吗？”

葛城拜托我，这样一来我就很可能搞清楚葛城的真正目的了。

“那真是巧了，我也正好去学生会有点事情。”

“所以你才穿着制服？”

我当然是为了弄清楚葛城的事情才这么做的，这下就顺利潜入“敌人”内部了。

我点了点头，和葛城一起与那三人告别，接着直奔学生会办公室。

“打扰了。”

葛城敲了敲办公室的门，学生会长堀北学和书记员橘前来迎接，堀北哥哥立刻注意到了我的存在。

“还有一位稀客啊。”

我轻轻点了一下头打了个招呼，橘书记的表情看上去对我非常厌恶。

“因为我听说学生提要求基本上都要经过学生会，所以我今天来是有事相求，看来我留下纸条是正确的。”

“你好像昨天和前天都来了学生会办公室，因为装修没有人在，对不起了。”

“不用道歉，现在是暑假，我不请自来是我的问题。今天能见到您真是太好了，我还在想我是不是只能直接去您宿舍找您。”

葛城为什么暑假要来这里，他的目的又是什么，终于要有答案了。

“学校禁止在籍的学生未经许可和外界进行联络，我想具体问问这个规定。”

“听你的口气，肯定是看过校规的吧？非特殊原因不能进行私自联络。”

正如堀北哥哥所言，特殊原因当然只限于严重疾病和伤痛等紧急情况。

“是的，但是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呢？我想给校外的家人邮寄包裹和留言卡，当然了，我不指望从家人那里获得回复。”

也就是单方面的联系啊。

“一样的，即使是单方面联系也是不被允许的。”

葛城得到了官方回答，但如果这就能让他放弃的话，他是不会来这里的吧。

“我听说这个断绝外部联系的规定严格到了禁止邮寄包裹，但是不发送文字信息出去的话就并不违反规定不是吗？”

“规定上还是禁止的，这条规定自学校设立以来就没有改变过，但并不是平白无故禁止的，学校刚成立的时候规定并没有现在这么严。”

堀北哥哥看了橘书记一眼，她点点头露出笑容说道：

“没错，原本是允许邮寄包裹的，但是有数名学生违反了这一规定，在未经许可的前提下往包裹中放入了信件，所以现在就全面禁止了。”

堀北哥哥表示了肯定，完全否决了葛城的要求，但这就撤退的话就不是葛城了。虽然是一年级，但是身为A班的领导者他立刻对情况进行了梳理，重整态势。

“那换另一种做法，请让我直接在店里申请邮寄服务，我不碰包裹，只支付商品的费用，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机会做什么不正当的行

为。”

“这也是违反规则的……”

“违反规则？这所学校奉行实力至上，据说用点数可以做任何事情，包括购买考试分数和进行学生之间的交易，等等，对吧？”

原来对于葛城来说，这个生日礼物竟如此重要。

“这样的话情况就有点变化了。”

堀北哥哥准备冷静听他讲，稍微调整了一下自己的态度。

“在我对点数的事情进行详细解释之前，你能告诉我是想要给谁寄这个东西吗？”

“我的双胞胎妹妹。因为我父母早逝，所以只有我给她庆祝生日了。”

真相和我们之前不入流的胡乱猜测都不同，本以为是谈恋爱什么的，没想到居然是哥哥和妹妹之间的事情。

“我订正一个地方，点数并不是万能的。你所说的确实可行，但它是规定里没有的东西。改变校规上明令禁止的事项并不容易，学校是不会允许的。”

他说的话有些难懂，但就是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吧。

比如说考试的分数。

我以前用点数给须藤买过分数，这里面并没有不正当的行为，充其量有一个用点数购买了分数的事实，但是，我们假设须藤超过及格

线的分数是由违反规则的作弊得来，一旦他作弊的事实暴露，那么消除作弊这一不正当行为是很难的。

“这是为了维护学校的规则。”

“这话很奇怪，这样一来学校的规则里就全是漏洞了。”

“这并不奇怪，学校在制定规则的时候特意准备了这样的空子。”

面对葛城的质疑，学生会长迅速做出了明确的回复。

“……”

葛城的脑子转得再快也要看对手是谁，只论实力的话还情有可原，但两人的立场差距太大了，在这所学校的A班里待了三年，同时担任学生会长的这个男生没有任何破绽。

“点数也派不上用场吗？”

“用不上，学校是绝对不会允许用点数来抵消掉违规行为的。”

正如堀北哥哥所言，点数并不是万能的，葛城可能已经做好了大出血的准备，但这唯一的路被封住了的话，一切也就结束了。

“结束了的话就请出去。”

“嗯……我明白了，再见。”

葛城看了我一眼，我打了个还要留一会儿的手势，于是他静静离开了。

“你不回吗？”

“刚刚说的那些，前提在于不正当行为暴露了吧。”

我特意想要去帮葛城说话。

“什么意思？”

堀北哥哥看向了我。

“你还记得之前我们班的须藤和C班的学生发生争执的那件事吗？”

他点了点头，因为当时那件事闹得很大。

“那个时候是C班的学生向学校进行了申诉，使得事情变成了一个问题事件，这才成为处罚审议的对象。但是现在葛城并没有不正当行为，只是想拜托一件属于不正当行为的事情，知道这件事的只有我、葛城，还有学生会的二位，那么只要当作没看见就好了。”

这两个人当然知道我这个奇妙说法的意思。

就算违反了交通规则要被交警处罚，给那个交警塞点好处，成功地让人家放过自己，那么这个人就不会成为处罚的对象。

“还有正常来说比较困难的邮寄问题，有你在的话也能轻松解决掉不是吗？”

“原来如此，你的意思是不通过学校，自己处理掉这件事。”

葛城想要老老实实获得学校的许可，如果不行的话，那瞒着学校就可以了，这是正派的葛城所想不到的。

“堂而皇之地要我们对不正当行为视而不见，你果然不是个好学生！”只有橘书记员对我颇有微词。

“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这所学校的校规上明令禁止暴力行为，但是你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动了手，这就是证据，只要学校不知道怎么做都行。”

就算他是学生会长，也绝对不能在公共场合动粗。

“是的，想要和外界进行联系就只有那个方法，但是葛城并没有意识到，所以失去了唯一的选择。”

“你不想帮他吗？”

“不想，没必要为了他参与到不正当行为中。”

“你好狠心。”

“你这么想的话，就该在葛城出去之前告诉他，但是你没有。”

啊，脑子聪明的家伙就是麻烦，所有的事情都看得清清楚楚。

连我为了避免被葛城戒备，所以刚刚没有当面说的事情也被他看出来了。

“你也取笑完我了，我先回去了。”

“我让橘给你泡杯茶吧？”

“不必，不知道里面会放什么。”

“你这个一年级生也太没有礼貌了！”

我打算离开办公室，不知为何，堀北哥哥起身送我到了门口。

“这次葛城的事情我就当没听到过，你接下来暗中进行任何操作我也不会管的，随你怎么做。”

“我没有要做任何事的打算。”

“那些都随你便，但是我明确说了我是不会参与的。”

我从堀北哥哥的眼睛里读懂了一些东西，大意是他不会插手这件事，我可以做点什么顺利躲过学校的检查。

我迅速离开学生会办公室好逃离那个视线，连我想要给葛城提一个新建议的事情也被看穿了。

“这个学生会长可真是不好对付。”

8

“哎……”

我回到宿舍大厅，发现葛城坐在那里叹气。

他立刻注意到了我的存在，站了起来。

“我在等你，今天让你陪我做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不好意思。”

“不必，是我主动跟你去的，却没能帮上什么忙，对不住了。”

“没有的事，本来就是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只能放弃了。”

他本来是打算想办法给妹妹寄礼物的，可因为规则限制，无可奈何，看样子已经放弃了。

“这个给你吃吧，我不爱吃甜食。”

他将礼品袋递了过来，但是我没有收。

“我不要。”

“这样啊，也对，这是本来要给别人的东西。”

他轻轻低下头，打算回寝室。

“葛城。”

我叫住了他。

“怎么了？”

“或许我可以帮上你的忙，我想到了一个能把礼物寄给你妹妹的方法。”

“连最站在学生角度上思考问题的学生会都明确说不行了，还能有什么解决办法。”

“那是因为你没有打破校规的打算，无视规则就有可能。”

“……我不做有风险的事情。”

破坏规则对于身为A班领导人、性格又严肃的葛城来说是不可能的事情。

何况这还是来自D班学生的提议，他就更不可能愿意听了。

“我觉得你还是听一下比较好，如果送礼物这件事很重要的话你就更该听听了。”

葛城为了得到寄礼物的许可，暑假跑了那么多次学生会办公室，我很清楚他不是闹着玩的。

“能在这种地方说吗？”

葛城比较在意别人的目光和监控探头的存在。

“嗯，不好在这儿说，你要来我房间吗？”

反正我那儿平时就有好多人出入，多葛城一个也不成问题。

我们一起前往我的房间。

好在路上没有碰到同学，甚至没有遇到一个学生。

我打开房门，开灯。

“请进。”

“你收拾得很干净，或者应该说是东西好少啊，和入住那天差不多。”

“经常有人这么说。”

我叫他随便找个地方坐下，我打开空调，往杯子里倒茶。

“所以你的提议是什么？”

“想要从学校往外面寄礼物并不简单，因为原则上是禁止校外配送的，邮局也不会受理这个单子。”

校园内虽然设有邮局，但基本上只有教师在用，并不接待学生，申请了也会被拒绝，所以葛城想要通过学生会获得邮寄许可，帮忙安

排。在被学生会拒绝后，他只得放弃。

“这是事实啊，不能邮寄的话就没辙了，还有其他能把包裹运出去的方法吗？”

“有，不用想太多，直接将礼物带到外面就行。”

“你在说什么傻话，谁能做到？不会是工作人员吧。”

唯一能自由出入校园的就只有校内店铺里的工作人员了。

也就是说只要求助他们便可以把礼物运出去。

但是其中是有很大弊害的。

“在这所学校里工作的人受严格规则规范，不会冒着风险答应学生的请求，甚至有可能把想要破坏规则的我们告发了。”

那样的话葛城就会受到严惩。

“当然不是找他们，我们没有可以信任的外部人员关系。”

“是啊。”

葛城低下了头。

“你不会是想说直接擅自出校吧？”

“怎么可能，我知道未经允许擅自出校是要遭受严厉惩罚的。”

学校的出入口也有严格管理，就算出去了，一旦暴露，后果恐怕会是退学。

这种违反校规的方法风险特别高。

“我们确实不能利用工作人员，但是学生就不一样了，有很多能信任的人。”

“学生？更不可能了，没有特别理由的话连出都出不去。”

“但是也有例外的吧。”

“例外？难道……”

思维敏捷的葛城立刻就得出了结论。

“社团比赛吗？”

“没错。”

学校再封闭，也避免不了外界交流，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各个社团的比赛，要想参加在校外举行的比赛就必须离开学校前往举办地。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确实可以把东西带到校外去，但是学校也十分清楚其中的风险，肯定会进行行李检查的。”

“当然，不过那种检查很容易混过去的吧？和奥运会的兴奋剂检查不一样，不会对全身上下的所有地方进行细致搜索。”

“这倒是……”

葛城在思考的同时也看准了我没说出来的东西。

“做这件事的学生需要承担将东西带出去的风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是听你的口气，有人能担此重任？”

“是的，但需要你自己来说服他帮你。”

9

一小时后，我将某个结束了社团活动的男生叫来了我的房间。

葛城将事情告诉这个后天就要参加比赛的男生，请求他的协助。

“啊？开什么玩笑，谁会做那种事情啊！”

听完葛城的提议，须藤立即拒绝了，语气中满是不屑。这也情有可原，要是这一违规行为被发现了的话，不知道会受到怎样的惩罚。

“而且我为什么要帮这个光头啊。”

“果然。”

葛城也并不信任须藤，而且他本来就对这个计划持怀疑态度。

“先不说你愿不愿意，我想先问问你，学校会进行怎样的检查呢？”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

还没有完全搞明白状况的须藤并不想好好回答。

“葛城有可能会付给你相应的报酬。”

“报酬？”

“……嗯，自然是有支付必要的。”

本来并不想参与的须藤在听到这个词以后稍微改变了一下自己的态度。

“首先早上在乘坐前往比赛赛场的大巴之前会进行简单的行李检查，手机这个时候会被没收掉，到达赛场后直接换衣服，开始比赛，结束后在那儿吃饭，具体的就不知道了。”

“换衣服的地点和行李的存放点呢？”

“就放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换衣服的时候老师不在，但监视很严格，上厕所的时候也要去别的地方上，不能和其他学校的人说话。”

葛城对情况进行冷静分析。

“果然不太可行，而且从一开始就不好把东西带进去。”

“可以自己带吃的吗？”

“嗯，这个随便，有人会自己带吃的，但没几个。”

“既然这样带进去还是比较容易的。”

我起身，将架子上放着的便当盒与水瓶拿了过来。这是学校在开学时为学生准备的备用品。所有学生的房间里都有。

“礼物盒放进便当盒，袋子就卷起来放进水瓶里，这么做的话就不会被发现了。”

老师再怎么检查也不至于会看里面的东西。

“等一下，就算我把它们带出去了，要怎么寄啊？要方法没方法，要钱没钱。”

“钱的问题不用担心，我们用这个寄。”

我把从邮局那里拿到的到付运单掏了出来。

“只需要在当天，找机会把它们放进邮筒里即可。”

“你说得简单，实际上那一步才是最危险的吧。”

“确实，方法可行，但危险性也高……”

葛城不仅自己违反了校规，而且还会将须藤所在的其他班级卷进来。一般来说葛城也是会立刻放弃的，但他这次没有。

“可惜我们班里没有像你这样去校外参加比赛的运动人才，没办法拜托他们行动，你能帮我这个忙吗？”

葛城低头恳求须藤，可以看出他妹妹对他有多重要。

“须藤，这件事一般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但这反过来可能也会对你有很大的好处。”

“好处？刚刚说的报酬吗？”

我看了葛城一眼，葛城点头表示自己明白。

“成功了的话我会支付给你十万点。”

葛城给出了一个巨额数字。

须藤瞬间僵住了，对于他这个平时靠一两千点维持生计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你那么想把东西送出去的理由是什么啊？”

过多的点数让须藤反而更戒备了。

“……我有一个双胞胎妹妹，这个我和绫小路也说过。”

是在学生会办公室说的，但单纯只是妹妹的话他的行为还是很特殊。

这世上多的是关系好的兄妹，但他即使违反校规也要给妹妹庆祝生日的行为还是让人有点疑惑。

“我妹妹身体不好，再加上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已经去世，现在只能拜托给亲戚照顾，长兄为父，如果连我都不能给她庆祝生日的话，还有谁会这么做呢。”

我知道其中可能会有隐情，但没想到事实比我想的还要沉重。

“我在入学前本以为自己了解清楚了学校规则，可真没想到连个包裹都不能寄，我承认这一点是我的错，可我无论如何也要让妹妹收到来自哥哥的生日礼物。”

其实我当时也只是大概翻阅了一下校规，并没有具体研读，上面只写了在学期间未经许可不得出校，不能和外面的人联系，等等，其中自然包括了不能写信联系的情况，可是并未涉及不能寄包裹这一硬性规定也是事实。

“所以你来找我了啊。”

须藤猛地抓住我的肩，故意用葛城也能听到的声音小声嘟囔道。

“话说，要是我被出卖了怎么办，要是像之前C班那事的话我可不干。”

因为他之前遇到过掉入圈套、差点被篮球部除名的事情。

“这个不用担心，对方应该也能想到我们会有这方面的顾虑。”

葛城心里应该已经有想法了吧，他点了点头。

“我先给你汇两万点作为定金，之后再将剩下的八万作为成功报酬付给你。”

这样的话必然会留下证据，证明两人是共犯，一方就算背叛了也逃脱不了干系。

“两万的定金啊……可是……”

我明白须藤为什么面对巨额报酬还在犹豫不决，这家伙视篮球如命。

若是在篮球社团活动中违反校规被发现了的话有可能会被禁止再参加活动。

他在担心这个。

“我会想一个万全之策，还有，你可能会担心这是个陷阱，但很明显若是这件事被别人知道了，我也会遭受巨大的打击。”

如果被公开，葛城的损失和须藤一样，甚至比须藤还要严重。

不做好这个心理准备的话，这件事就没得谈。

但是葛城当然也有自己的打算，通过支付相应的点数给双方都加一道锁，不背叛也不能背叛。

“还有就是单纯暴露了的情况……”

这个责任葛城应该是不会负的，也就是说要由须藤一个人承担。

将责任和高额的报酬进行权衡，须藤会作何判断呢？

我瞟了须藤一眼，他看样子大概理解了眼前的状况。

“明白啦，我接受就行了呗，我这种人居然接受了这么危险的任务。”

“你同意了？”

虽然是来说服他的，但葛城也知道就算能得到高额的报酬，须藤真能同意的可能性并不高。

或者会要求更多的报酬，导致这件事无法成立。

可现在，葛城没有想到须藤会这么爽快，对他如同救世主一般。

“你都说了是为了身体不好的妹妹了，我很难拒绝吧。”

展现出了自己情意深重的一面，须藤呆呆地挠了挠头。

“……”

但是生性谨慎的葛城并没有因为须藤的爽快而产生发自内心的快乐，他的表情复杂，架起胳膊做思考状，一言不发。

“什么啊，我都接受了，还有什么事啊？”

“是在怀疑咯，担心你会不会背叛他。”

“啊？明明是他来求的我。”

这很有葛城的风格，他重视防守，在对方态度变强硬的时候就会想很多。

事情进展得越顺利，他就越会怀疑，他就是这种性格。

其实我也是能够理解的，但这次绝对是杞人忧天。须藤和我一样表里如一，完全没有想着要利用这次的事情来害葛城，硬要讲原因的话，这次让葛城欠自己一个人情，以及从他那里得到个人点数对须藤是件好事。

而且万一葛城毁约，他自己也会被卷进来。就这件事而言，最先亮出自己弱点的葛城基本上没有优势。

根据目前情况，送礼物这件事也不会是假的。

在得出以上结论以后，我作为中间人将须藤介绍给了他，当时并不知道他会出多少点数，但如果是十万点的话，这个交易可以说是很值的。

“为谨慎起见，我先把钱打给绫小路，等须藤成功后由绫小路将点数汇给你，拜托了绫小路。”

“干吗要这么麻烦啊？”

“上个保险。”

若是须藤将东西带出和进行邮寄的事情被发现了，又被查到存在高额点数交易的话，那个交易人一定会被学校怀疑，但是如果把钱先

给别人，就不会查到葛城头上了。

须藤多少有些不满，叫我保证之后一定要好好把钱转给他。

“还有一件事，我需要确切的证据证明你没有撒谎。”

“啊？撒什么谎？”

葛城还有不放心的地方。

那就是须藤到时候会不会撒谎说自己把礼物投进邮筒了，但实际上并没有。而且就算他撒了谎，葛城也没办法确认，因为不能和家人联络。这也就意味着他要想知道真实情况，只能等两年多以后毕业了才行，那就晚了。

我想到了几个提供证据的方法，其中最简单又可靠的就是用手机发送影像证据，这应该是最好的方法。

但是我不太想说出来，因为不想引起葛城对我的注意。

“因为我没有办法确认你有没有真的帮我寄出去。”

“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会撒谎呢，你傻不傻？”

“我当然想相信你了，但是我们之间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信任关系。”

尽管看到须藤有些不满，葛城再度架起胳膊思考这个问题。

“用手机吧，希望你能把当天将东西投进邮筒的瞬间录下来发给我，这样可信度就上去了。”

葛城顺利想出了一个好方法。

“你听了我刚刚说的话了吗？手机要被没收的。”

“我当然知道，这一点，我希望获得绫小路你的帮助。”

“你说的是……”

“这个水瓶里还有充足的空间，可以将你的手机关机后放进去，这么一来就能把手机带出而不会被发现了。”

手机原则上都是一人一台，在物品检查的时候只要须藤将自己的手机交上去了，就不会被怀疑了。

“要是你能提供手机的话，我自然也会给你报酬的。”

他表示会给我一万点，这个条件不赖。

“明白了，我帮忙。”

“真的可以吗，绫小路？”

“我还是挺想帮忙的，我也很明白葛城的意思，要是还能得到点数的话我就更加义不容辞了。”

“那就拜托了。”

葛城深深低下了头，而后先一步离开了我的房间。

“……感觉自己有点紧张。”

“没事吧，须藤？”

“我这是第二次参加比赛了，流程应该还是清楚的……”

即使如此，可能他自己明白这么做不太好，所以多少有些抵触，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只有一直以来都是不良少年的须藤，才会比较容易接受这件事。

“你什么时候把手机给我？”

“这个嘛……我还想再做另一件事，要是把我的手机给你的话，里面高额点数的交易信息可能会在暴露了的时候被人追查到，最好是能用别人的手机。”

用池和山内等对这件事完全不知情的人的手机最好。

“他们不会借手机的吧。”

“给五千点他们就会很乐意借了。”

“……没想到你这么坏啊。”

就这样，接受了葛城委托的我和须藤为之后的礼物邮寄展开了行动。

后来，须藤躲过学校的检查，成功将东西投进了邮筒，录好视频，并进行了数据的转移和删除，虽然不知道最后有没有到达葛城的妹妹那里，但我觉得结果一定是好的。

能够顺利完成这件事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须藤的正确行动，我还在想堀北的哥哥会不会也参与了，他应该是知道我们要做什么事的，所以他有可能从中斡旋，帮了我们的忙，反过来，他也有可能盯住须藤并抓住他违反校规行为的瞬间。

这是我个人的猜测，我也并没有弄清真相的打算。

因为我觉得，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即使我不去问，真相早晚也会被揭开。

10

离开绫小路房间的葛城乘电梯回到了自己房间所在的楼层。

但不知为何，有两个男生像是埋伏在他房间门口一样站在那里。

“你们在我门口干什么？”

“哇！葛城你终于回来了，你这个家伙太慢了吧！”

“你……你们是之前的那两个D班的学生？”

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这两个人，葛城反问道。

“这种事无所谓啦，恭喜恭喜！”

说完后山内和池立刻对着葛城拉响了彩带爆竹。

“干……干什么啊？”

“马上就是你的生日了嘛！所以我们来给你庆祝一下！”

“你们是不是在开玩笑啊……你们D班的人为什么要给我过生日？没理由吧。”

“当然有啦，我们都是单身狗，以后要好好相处哦，好不好？”

这句话把葛城吓得退了一步，池强行把生日礼物塞给了他。

“这个给你吃，这可是我们的女神栉田桔梗给你选的生日蛋糕！”

“我不能……”

“收下吧，收下吧。”

一个劲地把盒子往葛城身上推。

“我们走啦！”

D班男生潇洒离去。

只留下了散落在房门前的彩带碎屑和蛋糕。

“这是蛋糕？怎么温度不太像……”

葛城小心翼翼地打开盖子，看到了已经变成常温，而且面目全非的巧克力蛋糕。

“这是捉弄人的新手法？”

他不由得这么想。



尽管如此，危险潜藏在日常生活之中

这件事因某天晚上六点的突发事件而起。手机上收到了学校发来的邮件，说是因为水务局的问题，所有宿舍都停水了。我试着拧开了水龙头，确实不出水。维修工作需要一定的时间，要明天才会来水。

但是校方也不遗余力为学生提供了帮助，邮件里写道，食堂可以为有需要的学生一次性提供两升以上的水，但是需要避免人流拥挤。另外，停水可能会导致便利店的人扎堆，所以暂时停止营业。榉树购物中心里是设有免费的矿泉水饮水处的，但现在禁止拿瓶子取水。这些都和我没什么关系，唯一有问题的就是厕所了，马桶水箱里虽然存了一些水，但也只够冲一回。

“喝的水……只剩一点了。”

冰箱里的茶只剩一杯的量，足够把今天应付过去，晚饭就吃不需要用到水的东西吧。

我慢悠悠地开始准备晚饭，手机突然响了，正要接起，电话却只响了两声左右突然被挂断。

我一阵疑惑，拿起手机确认来电者身份，手机上显示出堀北铃音几个字。

真是稀奇，她居然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平常就算是找我有事也多半是拿聊天软件解决。我有些放心不下，于是给她回拨了过去。

堀北怎么都不接。

我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放弃了联系堀北，将手机放在桌子上，继续接着做晚饭。今晚就吃炒饭吧，材料是提前冷冻好的米饭和炒饭调料，简单方便。

最后加上鸡蛋就大功告成了，可这时，手机再次响起。

我关掉火，再次走到桌旁，但电话也再次被挂断。我一看，和刚刚一样，还是堀北打来的。

我又给她回拨过去，堀北还是不接。

我感到有些莫名其妙，有可能是因为对方在电话挂断后又立刻打了过来所以才打不通。但结合堀北的性格来考虑，这不太可能，她不会突然联系别人，就算有什么突发情况，两次挂断电话，再打过去还是打不通这就很奇怪了。

我能得出的结论是，堀北或许遭遇了什么意外。

“应该不会吧。”

虽然不至于我想象的那么严重，但我还是停下手中的事给她发了条信息。

你好像给我打了两次电话，是有什么事吗？

信息立刻被标记上了已读，但怎么也不见回信。

我刚刚在做饭，所以没及时接，你再联系我吧。

我又给她发了一条，还是一样标上了已读但没有回复。我决定先解决自己的晚饭问题。

1

等我吃完了晚饭，堀北还是没有联系我。

在将最后一口大麦茶喝进肚子里的时候，我再次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难道……她真的遭遇什么不测了？”

不会是被卷进了什么意外事件中，现在正倒在地上吧？

可以确认的是堀北的举动异乎寻常。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机出现了故障，没有办法联系呢？

但那样的话她没必要来找我商量，等之后去了学校再告诉我就行了啊。

要是堀北有朋友现在能去她房间看看就好了。

但遗憾的是我想不出合适的人选。

没事吧？

我再次给她发了这样一条稀松平常的信息，试着询问她的情况。

“呃……”

没有标记已读，她的手机状态和刚刚不一样了。是没电了呢，还是自动灭屏了呢，这些情况都有可能……

我想知道她为什么一开始要给我打电话，是有什么目的。不管答案是什么，现在情况都是异常的。

再想一想现实中有可能的原因……

其一，堀北在找我有事的同时有了其他的要紧事，比如说老师叫她，或者是有同学联系她，等等。但这种情况可能性不高，现在正值暑假，校方不会在晚上联系她，而且堀北也不存在会和她联系的朋友。

那么真正的原因是她有话要对我说吗？

想要联系我却又因为什么突发情况没能联系成。

然后她就睡了，或是忘记了，所以没给我回信，这么个大致过程。

“怎么想都不对劲。”

堀北是个彻头彻尾的优等生，做事认真仔细，不像是会忘记回复消息的人。

我还给她打了电话直接问她，结果没打通，不得已之下给她发了信息。

可信息也没能等来回复，一开始的时候会被标上已读，但现在不会了，从中可以分析出她之前一直在操作手机。

“好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啊……”

我能做的事情有限，但是也不太放心。现在首先要做的就是反复给她打电话，让她知道我想要联系到她。

我都做到这个程度上了，她就算再忙，看到我的来电后也会来联系我的吧，我继续给她打电话，到第四次的时候电话终于成功接通

了。

“喂……”

堀北没有惊讶，但语气中带有一种莫名的疲惫感。

“不好意思，给你打了那么多通电话，你之前打电话找过我，我想知道是有什么事，你在睡觉吗？”

“没有，对不起，没及时回复你。”

她没有慌乱，也感觉不出有什么异样。

“我在忙，要是你没有其他事情的话，我能挂了吗？”

堀北那边传来了哐哐的金属碰撞声。

“刚刚那是什么声音？”

“没什么，再见。”

她可能是不想让人问这个问题，急忙挂断了电话。我虽然想知道具体情况，但反正联系上她了，而且本人也说了没什么，那应该就没事了吧。

我把这件事暂时抛到脑后，开始享受自己悠闲的夜晚。

2

我本以为今天已经不会再发生什么，就这样结束的。

时间刚过晚上九点，手机屏幕静静亮起，来了一条新消息。

你睡了吗？

是堀北发来的。

还没。

我想和你说点事情，现在有时间吗？

距离上一次的通话已经过去了两个小时。

我给你打过去。

发完，我立刻给堀北打了电话，只响了一声铃，电话就接通了。

“怎么了？”

“我有点事情想问你……”

堀北和刚刚一样欲言又止，沉默了一小会儿。

“比如说有一只乌龟。”

“欸？”

堀北突然甩过来一句没头没尾的话。

“这只乌龟脑袋非常聪明，很优秀，但要是遇到了突发情况，被翻了个底朝天，那就糟糕了对吧？靠自己的力量很难再翻过来。”

“这个嘛，好多人都以为一般的乌龟是翻不回去的，但其实只要伸出脑袋，四肢保持平衡，在大部分情况下都能回到原本的姿势。无法靠自己力量翻转回来的就只有象龟或者海龟了，但这两种乌龟都不太可能会遇到需要翻身的情况。”

“……”

堀北因为我的多嘴而沉默了。

“你怎么这么能说，你就假定它们翻不过来，听我往下讲就行了。”

我也觉得自己说得不是时候。

“那……这种翻不了身的情况怎么了？”

“我想问问要是你看到了这种事情，会怎么做？”

“我会帮它翻过来吧，也不费事。”

我没有理由去帮忙，但也没有理由放任不管，既然如此伸手帮个忙也没什么不好的。

她通过这件事想表达什么呢？

简单推测一下的话，难道是堀北自己现在就处在这种困境中？

可是她现在挺冷静的，并没有表现出什么焦灼感，情况应该没有那么紧迫。

“所以……你遇到了什么事？”

面对兜兜转转一直绕圈子的堀北，我直截了当地问她。

不管是遇到什么麻烦事，还是及时解决比较好，既然她不说，那我就问吧。

“我没遇到什么事。”

“不，你刚刚说的东西就是铺垫。”

“我就说了乌龟翻身的事情，但和我自己没关系。”

“……那你为什么要说乌龟的事情呢？”

“一时兴起，想和你讨论一下这个事。”

真是莫名其妙。

“这可不像你，不对，来求别人帮忙也不像是你的作风……你是因为没有其他可以拜托的人才来找我的吧？你还是简单明了地说出来比较好。”

我“教育”了她一下，在短暂的停顿后，她终于愿意开口了：

“既然你这么想帮忙，那我就告诉你吧。”

“呃，好，你说吧。”

拼命为自己找借口的堀北采用了这种不可理喻的表达方式，不过现在这个时候这些也都无所谓了。

“我遇到了一点麻烦。”

她终于承认了。

“你现在在哪儿？”

“房间。”

“难道是进了什么黑虫子？”

那样的话她确实是有可能处于一种有时间说话但解决不了问题的状态，而且现在季节也对。

但是，这里的宿舍卫生保持得很好，堀北还住在较高楼层，虫子会出现的概率很低。

“不是，那种事情我自己能处理。”

“怎么处理？用杀虫剂？热水？还是拖鞋？不是这个的话那是什么？”

她没有立即解释自己遇到了什么麻烦。

而我无论怎么推理都想象不出堀北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

“我发愁的是……不行，还是算了，我自己解决。”

“你不是自己解决了两个多小时都没解决掉吗？”

在她刚开始联系我的时候，应该就已经遇到麻烦了，这么看来，她已经苦战了相当长的时间。

“是啊……”

她表示了肯定，但可能是因为内容比较沉重，她没有立刻往下说。

“……嗯，我的体力确实也快要到极限了，我就直接告诉你吧。”

正当我以为马上就能听到正题的时候，堀北来了这么一句：

“……你现在能来我的房间吗？”

莫名有些害羞，窘迫，还带点特别意味的话语。

“现在已经九点多了。”

“我知道……可是你不来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声音炙热，其中还伴随了轻微的痛苦与烦躁。

“我有点为难啊，这个时候去女生所在的楼层。”

“我明白的，但是这件事只有你来了才能办。”

堀北说完后，单方面挂掉了电话。

“感觉有点恐怖……不过我也只能去了。”

因为太晚了也不好，我直接拿上手机和钥匙就出了门。

3

不太想和其他女生打照面，我看准没人使用电梯的时间点走了进去。

偷偷摸摸又难为情，但我就是这样的人。

终于顺利到了堀北所在的十三层，我按下门铃，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开门。我试着推门，门没上锁，轻易就推开了。

“堀北？”

堀北的房间是一室一厅的，但因为中间还有一扇门，没办法看到卧室里面的样子。

过道与厨房和刚住进来时没什么两样，堀北不在这里。

“你是一个人吧？进来吧，没关系。”

声音从房门的另一侧传来。

“虽然说这里是宿舍楼，你不关门还是挺危险的吧。”

“没关系，就算有坏人进来，光凭我右手的破坏力也足够对付他了。”

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我走进她的房间，穿过过道，踏入她的卧室。

堀北背对着我，看不见她的表情，房间陈设也很简单，没有什么异样。

“我来了，你是有什么麻烦？”

“你看了就知道了。”

堀北慢慢起身，转了过来。

在那个瞬间，我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但同时又产生了新的疑惑。

“原来如此……是这么一回事啊。”

“就是这样的。”

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移开视线，看向自己右臂前端。她的手被完全卡在了一个女性用的小水瓶里。

“怎么说呢……这不像是你能干出来的事啊，好惨，你难道是在玩什么游戏吗？”

“不要胡说。”

“这是有可能的，就像是拿手指夹着妙脆角吃那样。”

这一说法可能是惹怒了堀北，她表情僵硬，举起右手。

“开……开玩笑。”

“不好笑的玩笑就不配称为玩笑，你说的就不好笑，不及格。”

“不是我的玩笑不好笑，而是因为这个玩笑的对象是你吧。”

“我是洗它的时候变成这样的，别多说了，能不能帮我拔出来？”

还是干正事吧，我抓住水瓶的前端一拔，堀北也顺势被拉了过来。



“你自己拔不出来，说明卡得相当紧，你站稳点。”

要是我一用力连带着她人也过来了，那就没什么意义了。

“我知道，就是太累了，速战速决吧。”

挣扎了两个小时以上的堀北也已经筋疲力尽了。我再次握紧水瓶，然后使了一点劲往外拉，堀北忍着疼站定不动，但或许是因为真的卡得太紧，一点要拔出来的趋势都没有。

“这样不行，这么拔大概是拔不出来的。”

“哎，果然……”

之前就有了心理准备的堀北没有表现出强烈的沮丧。

“只能灌点肥皂水进去，然后慢慢往外拔了。走！去厨房。”

“可是祸不单行，你忘记学校通知停水了吗？”

对哦，宿舍一直到晚上十二点都不会有水，唯一能用的就是马桶水了，但堀北应该是不想用的。

“我去一下食堂。”

只有这个办法了吧，只要能弄到水，就能把手拔出来。

我立刻走出房间，直奔食堂。

但在那里又遇到了不利情况。

“抱歉，来这里的学生人数超出预期，已经没水了。”

食堂的阿姨充满歉意地对我说道。这里的水已经全部分发给了晚饭时需要用水的学生。

“明白了，那我就去自动贩卖机买吧。”

“谢谢合作。”

把手从水瓶中拔出来而已，不需要用太多的水，两杯的量就够了。

我这样想着，向食堂附近的自动贩卖机走去，但是自动贩卖机里的水、茶、果汁等等全部销售一空。

“这样的自动贩卖机我还是第一次见……”

4

“你就这么空着手回来了？”

“水瓶侠”紧紧地盯着我，可我也束手无策。

“我是想从我那里拿点水来的，但也已经用完了。”

只能说这是从不幸中衍生出的悲剧。

“那怎么办？”

“你要是能接受的话，倒是可以问问能不能从池和须藤那里分点水过来。”

“那就不用了。”

我就知道她可能会这么回答，在询问那两个人之前先向堀北确认了一下，她果然拒绝了。

“要是你不愿意欠人情的话，我可以说是我要用。”

“不是这个原因，我不太想用他们手里的水，不知道里面会有什么……”

就像里面有病菌，想要敬而远之一样。我想和她说这绝不可能……但没有自信，那些家伙总是把喝了一半的水或是茶就那么放着。

如果是给堀北的话，他们应该会给干净的水，但如果说是我想要的话，就免不了会有给我喝了一半的水或是茶的可能，因为没有比无恶意的恶意更可怕的东西了。

“那我们要不要再试一次？”

“嗯，就算我喊疼了也请继续下去，没关系的。”

下定决心的堀北将右手伸了出来，想要尽早摆脱束缚，手臂上已经出了一层薄汗。

“好，那我也再加把劲。”

我想快点把堀北解救出来，这样我就可以回自己的房间了。

我牢牢抓住水瓶，然后使出与刚刚相比近乎翻倍的力气将它往外拔，姿势虽然傻，忍忍也就过去了。堀北的表情很是痛苦，但还是不言弃，拼命忍受着这钻心的痛楚。可即便如此，还是没能将手和水瓶分开。

“不行，还是要用到水。”

只能利用减少摩擦力的方法顺势拔出，要是还不行的话，可能就需要打救急电话了。

“要以这个样子等到十二点？”

“我知道联系方式的人里面能拜托的男生就只剩下平田了。”

“他的话倒是不必担心水质问题……可是我不想欠人情。”

“表面上装作是我需要，你不用担心欠人情。”

堀北看上去好像还是有点不太乐意，但现在也没有其他办法了，只得接受。

“那我马上联系他。”

我给平田打了电话，可坏事接二连三，怎么也打不通，我给他发去的信息也没有被标记上已读。

“可能是没看到，或者是睡了，总之是联系不上。”

“这样啊，我的心情挺复杂的，又高兴又不高兴。”

“看来只能拜托栉田或者佐仓了。”

“请找佐仓同学。”

她立刻将栉田排除在外。

“你和栉田的关系还是不好啊。”

“我为什么要和她搞好关系？更何况我对她的行动有几点无法接受。”

“无法接受什么？”

“……船上考核的时候，她从一开始就放弃获胜了，想要平局。”

堀北回忆起之前的特别考核，把胳膊架了起来，无奈手上的水瓶实在出戏，缺少了几分魄力。

“她是和平主义者嘛，所以想要选择那个能让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的选项。”

“我并不打算全面否定结果一，但如果自己班的人是优待者的话，就不能这么做。”

她义正词严地说道。

船上考核是一场将所有人共分为十二个小组并找出其中优待者的游戏。共有四种结果，其中结果一就是组内所有人都找出优待者是谁，并在不出现叛徒的情况下结束游戏，这个结果是最难得的。

奖励也异常丰厚，即全组成员共同得到一百万点，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有优待者的班级没有额外的好处，每个班都一样，无法拉开差距，让优待者这一特别制度没有办法发挥出应有的效用。堀北不满的地方在这里。

“那个情况本来对D班是绝对有利的，也就是说必须隐藏优待者的真实身份，而且也应该是成功隐藏到了最后。可结果她是优待者的事情被所有人都知道了，我认为这件事和她自己有关。”

堀北想说，是栉田的某种行为最终导致了结果一。

“这只是你的臆测吧。”

“是的，但这种可能性极高。”

堀北加重了自己的语气。我理解她的心情，但她手腕上卡着的水瓶实在是不美观。先忽略掉这一点，堀北尚且处于成长前的准备阶段，我在这里有必要修正一下她的想法。

“我明白你的心情，但是你不能这么想。”

“就因为我拿不出证据来证明是她背叛了我们？”

“不，我想说这全都是你的责任。你假定栉田背叛了D班，如果这一情况属实，那么让栉田做出背叛行为来的你是逃脱不了干系的。另外，就算被栉田背叛了，你本来也必须胜利的，不对吗？”

堀北对我这蛮不讲理的猛烈攻势感到不满。

“你也真好意思说，你知道这有多不现实吗？”

“不现实？我可不这么觉得，如果说栉田的背叛导致了结果一，那可是很厉害的事情，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达成的。也就是说，你在上次的考核中输了栉田一大截，因为实力上有差距。”

当然，我的这些话是建立在栉田是叛徒的假设条件下的，如果不是的话就不能这么说了。只能把这认为是龙园和葛城中的某个人用更强大的力量制服了龙组的每一个人后得到的结果。

但就算是这样，堀北被甩开一大截的事实也不会发生改变。

“因为优待者是自己班里的人，就坚信自己这方一定会获胜，而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团队里的人要负全部的责任，想要升到A班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管理。”

“……你说的东西好复杂。”

“我理解你焦急的心情，但这是你自己选的路。而且与以前相比，你成长了不少，要是我刚见到你的时候和你说这些话，你是绝对不会听的。”

没错，虽然缓慢，但堀北在精神上正踏踏实实地开始成熟起来，不再是初遇时那个拒绝一切的少女了。

“知道了，我接受考核结果，是我想得太简单了，我会反省自己的，但现在关键是让我的手恢复自由。”

当务之急确实是这个。

“我问一下佐仓。”

因为天色越来越晚了，我没有给她打电话，而是采用了发消息的形式。

佐仓，你应该也知道停水了的事情，我房间里没有喝的水了，自动贩卖机也售空了，可以的话，你能分点水给我吗？

发过去后，我等待了一会儿，但消息没有被看到。

“也不行，不知道她是不是睡了，没看到消息。”

“真倒霉，今天哪儿哪儿都不顺……”

“你想要立马摆脱这个水瓶吧？”

“我要是打算把它戴到明天的话就不会把你叫过来了。”

也是，谁都不会乐意自己的手一直卡在水瓶里。

“既然如此，你就只能用需要承担一定风险的方法了。”

“……一定风险？”

堀北戒备地反问我。这个方法恐怕早就出现在了堀北的脑子里，只是被搁置在了角落。

“离开房间，去能用水的榉树购物中心，只能这样了吧。”

“事情果然变成了这样……”

她的手抵住了额头。现在的她不管做什么动作看上去都很傻。

“现在这个时间段，大部分人都在吃饭、洗澡，要做的事情很多，正是机会。”

实际上我在来这个房间的路上还有去食堂的路上都没有遇到一个同班同学。她既然忍不到十二点，恐怕就必须要冒这点风险了。

“不能拜托你更靠谱的朋友吗？”

“已经没有你能接受的了。”

“怎么搞的，没想到这件事这么难解决，今天这是怎么了……”

“为了快点完事你也得去。”

“等……等一下，我真没办法就这么出去。”

“那就拿什么东西盖住手？虽然已经有水瓶罩着了。”

“不要再开这种无聊的玩笑。”

“知……知道啦，我向你道歉，你快点把右手放下去。”

她再次摆出要对我动手的架势，我连忙躲开。

“你有布之类的东西吗？”

“布？手帕倒是有。”

堀北从架子上拿出了一条白色的手帕。

我拿过来盖在她的水瓶上。

“……格外奇怪，怎么说呢，尺寸不太合适。”

虽然大部分都被盖住了，可要是能让人看出来这是个水瓶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有没有大点的？”

“大的就只有浴巾 了……”

她这回把浴巾 取了出来，试着盖在手腕上。

“呃，这回算是盖住了……”

就是没办法解释为什么要手里拿条浴巾 出门。

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可能比手卡在水瓶里更要引人注目。

“我担心走着走着浴巾 会掉下去。”

“拿另一只手压住比较好吧。”

她将浴巾 叠好，给人一种接下来要去洗澡的感觉。

嗯，这样看上去好多了。

“要是别人看到我现在这个样子，会做何感想呢？”

“是啊……”

因为一般人是不会拿着浴巾 走在宿舍楼里，也不会到外面去的。

看到的人肯定会觉得奇怪，旁边还站个我的话就更不自然了。

“因人而异吧……比如说，可能看上去像是要去我的房间用浴室。”

这个思维可能过于跳跃，但看上去确实像。

“不行。”

她把浴巾 取了下来，对这个遮挡方法表示拒绝。

我也不希望别人生出这样的误会。

“把手放进书包里怎么样？”

“这个更不靠谱，不行，你能不能再想点好方法？”

明明她现在身处困境之中，抱怨的话倒是一句都没少。

“要不然就这么直接去吧？也能避免像毛巾 和手帕这样的遮盖物出现掉落的情况。”

“……也是。”

想得太复杂也只是浪费时间，那还不如直接开始行动。

我带着犹犹豫豫的堀北向走廊移动。

“太好了，现在正好没人，走吧。”

“等……等一下，我现在这个样子不好穿鞋。”

她有一只手用不了，所以穿鞋有点费劲。耽搁了一点时间后，我们终于来到了走廊。

“上学路上好像是有水龙头的吧？走到那里说不定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正常走路的话五分钟也就到了，现在情况特殊，时间可能要翻倍，但只要出了宿舍，混在夜色中，应该也就无所谓了。

我们走到电梯前，现在两台电梯都没有人用，所以也不会存在需要和别人同乘一台的情况。

“不行，我们不能坐电梯。”

“为什么？”

“一楼大厅不是有监视器吗？说不准会有人通过那个看到我们。”

一楼确实装有播放电梯内监控画面的监视器，她担心被人看到。

就算把手藏在监控拍不到的地方，也免不了动作上有点不自然。

“那就走楼梯？”

走楼梯的话会浪费相当多的时间，而且她现在一只手不能用，有些危险。

“比起让人看到我这个鬼样子，我更愿意选择走楼梯。”

堀北将劳累和自尊心分别放在天平的两边，最后偏向了自尊心。

楼梯有两处，离电梯的距离一样，无论是去哪边都需要经过其他学生的房门前。没办法，堀北只得藏在我的身后，一起向楼梯口移动。

途中，堀北的那句“今天这是怎么了”又灵验了，今天确实是不幸的一天。

从一个陌生学生的房间那里传来了开门声。

位置在我们身后的第三个房间。

“不好，是前园同学的房间。”

D班的前园啊，她应该是堀北现在不想遇见的人之一吧，可现在我们没有藏身之处。

从缓慢开启的房门里走出来的不是前园，而是她的朋友栉田，这对堀北来说恐怕就更糟糕了。

“谢谢你，栉田同学，这个人情我下次还你。”

“没事的啦，别放在心上，晚安咯。”

原来栉田不是来前园这里玩的。因为前园是站在房间里跟栉田道的别，没出来，所以没看到她的脸。关上门后，栉田径直向着电梯走去，并未意识到我和堀北的存在。

“好险……”

“是啊。”

要是她刚刚回头了的话，估计就发现我们了，好在是虚惊一场。

总而言之，这里太显眼了，必须尽快到达楼梯所在的紧急出口。

可就在我们刚迈出下一步的时候，前园的房门又开了。

“栉田同学你落东西了！”

前园说着，从房间里追了出来，栉田当然回了头。

“咦，绫小路和堀北同学，晚上好。”

“晚上好。”我们打了一声招呼。

但栉田还是要先确认一下落下的东西，回到了前园面前。

前园当然也看到了我们。

堀北僵住了，感受到栉田和前园视线的她一动不动的。

“你把手机落下了。”

“啊，抱歉，谢谢啦，多亏你提醒我。”

“我们赶紧走吧，此地不能久留。”

她拿水瓶前端顶我，趁现在栉田她们的注意力放在了手机上，抓住机会，赶紧走。

要是她现在这个样子被别人看到了，自尊心估计会被压得稀碎。

我们两人终于到达紧急出口，想要推门进去。

但是……

“打不开……”

“开玩笑吧，紧急出口怎么可能打不开。”

“不是，是真的打不开。”

通常来说是禁止给紧急出口上锁的，这恐怕是……

“你们两个人要去哪里呀？”

想要从紧急出口出去的我们引起了栉田的注意，她在结束和前园的对话后朝我们走了过来。

“啊，不是，就突然想走楼梯下去。”

这个理由听上去莫名其妙，但现在也只能这么回答了。

“东口楼梯好像是因为电源断了，现在暂时用不了，黑乎乎的很危险，西口的那个倒是能用。”

“这样啊。”

堀北没有和栉田说话，躲在我的背后，想要混过去。

“感觉堀北同学今天和平常不太一样呢，发生什么事了吗？”

结果栉田主动来和堀北说话了。

她的步伐没有停止，应该是打算走到我们面前。

堀北可能是察觉到了栉田的行动轨迹，稍稍提高音量回答道：

“没什么事。”

她的意思像是在拒绝栉田的关心，意识到这一点的栉田随即停住了脚步。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就开口哦，刚刚前园同学就因为停水了没水用，而我又有多余的。”

看来眼前的栉田拥有着堀北现在最想要的东西。

只要开口求助便能轻而易举地得到它，可是……

水瓶的前端像是枪口一样顶着我的背。

堀北是不能容忍自己向栉田求助的吧。

“那再见啦，二位晚安。”

“嗯，晚安。”

5

我们费了老大劲终于从十三层走到一层。因为停水风波，大厅本来是有可能聚集了许多人的，但幸运的是现在这里既没有学生，管理员也不在。

“现在能行。”

“……嗯。”

堀北躲在我身后，我们一起穿过玄关往外走。

但……

能看到前方的黑暗中几个男生和女生正一边聊天一边朝这边走过来。不像是D班的学生，但对于堀北来说是谁都一样，都是她不想见到的。时间也不够我们走出宿舍楼，只得掉头背过身去。

“这样下去的话会被看到的……”

那群人离宿舍越来越近，我们可能要回楼梯间躲一躲。

慌忙打开通往楼梯间的大门，谁承想我们在这儿又遇上了难事，能听到从正上方传来的声音。仔细一听，好像是住在三四层的男生，他们正要往下走。

房间楼层低的学生不使用电梯，选择走楼梯也不奇怪。

往上走的路也被封住了，我们匆忙回到大厅。

“只能进电梯了啊……”

“没关系吗？会被监控拍下来的。”

“只能让你给我挡住了，我知道监控的位置，应该可以实现。”

确实会有些不自然，但也不是不行，如果还有别的方法的话就不会选这个了。我们赶紧进到停在一层的左侧电梯里，我立刻站到监控前，堀北则站在我的身后，遮住自己的胳膊。

这样一来，不仔细看监控器显示屏是发现不了什么异样的。总而言之，现在必须抓紧时间离开一层，我随便按了个楼层按钮，电梯开始向上移动。

“目前算是安全了……可我们又回到了原点。”

“我已经放弃了，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可能出得去的，我就乖乖等待来水吧。”

堀北做出了这个艰难的决定。那现在就只能回十三层了，我撤销掉刚刚随便按的楼层指令，重新按下十三层。

不会再来别的考验了吧。

就在我和堀北都要放下心来的时候，意外再次毫无征兆地降临。

电梯上升的速度迅速减缓，最近真的只要一坐电梯就没好事啊，但我现在也没工夫去想这个问题。电梯速度放缓并不是因为电梯出现了故障，也不是我按错了按钮，这是……

电梯停在了五层，没错，是五层有学生按下了电梯按钮。

不管进来的人是谁，都免不了会看到堀北这异常的样子。倒不如一口气进来一大群人，把电梯塞得满满当当的更不容易被发现。但遗憾的是，站在开启的电梯门前的只有一个男生。

没想到会是这个家伙……

不知道这个男生有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他还是和平常一样摆出一副优雅造作的样子，上了电梯。

他看也没看我们一眼，径直朝着电梯里的镜子走了进来，然后照着镜子检查自己的发型有没有乱。

“……”

堀北应该也对这个时刻沉浸在自己世界中的男生无语了吧。他把时刻随身携带的梳子拿了出来，开始整理自己的发型。

“电梯boy，我要去最高层。”

一边看着镜子里的自己，D班学生高圆寺六助一边放言说道。我虽然很想吐槽几句，但这时候还是闭嘴照他说的做比较好。我按下最高层按钮，电梯门关闭，电梯再次上升。

高圆寺一直执着于检查自己的头发，完全没有要搭理我们的意思。如果是陌生人的话还说得通，但我们再怎么也是同班同学，本以为他至少会看我们一眼的。

我们算是尝到九死一生的滋味了，高圆寺对堀北没有兴趣，应该不会看到水瓶的存在，接下来的短暂时间内不做会吸引到他注意力的事情即可。堀北调整了一下自己身体的位置以防万一，这样就算高圆寺看过来了也没事。

既能让自己处于电梯监控的死角，又能挡着自己的手不被高圆寺看到。

电梯过了十层。我其实想知道他要去最高层做什么，可也不能问。最终我们平安无事地到达了十三层，难以置信。

电梯门缓慢开启，我和堀北几乎同时从电梯上下来。

一直到最后，高圆寺的视线都没有离开过镜子，坐着电梯往最高层移动。

虽然已经没事了，堀北还是加快步伐回到了自己的房门前。

“不能再这么做了，这样提心吊胆地在外面走来走去太胡来了。”

她进了房间，刚刚应该是相当紧张的……

我也跟在她身后再次进了屋。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振动了一下。

抱歉，回消息晚了。我刚刚在查东西，没太注意手机。

佐仓回复道。

“是佐仓同学？”

“嗯。”

你是需要水吗？当然可以啦，一瓶够吗？

足够了，谢谢，我可以现在去拿吗？

嗯，我等你。

直接和她本人说话会很难往下进行，但手机聊天的话就很顺畅。

“太好了，堀北，佐仓说她有水可以分给我，我去去就回。”

“拜托了，但千万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她。”

“好，你就要和这个造型说再见了，要不要照一张留作纪念？”

她挥舞起水瓶，我感觉那爆炸性的攻击马上就要降临到我身上，赶忙逃到走廊。

“真是个可怕的女生，按照她的运动细胞，照着头来一下，我可能就没命了。”

被手上卡着水瓶的女生打死的话，会让我史上留名，成为我这辈子的污点。

6

“看吧，拿下来了。”

经过长时间的艰苦奋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水瓶从堀北手上取了下来。

“这一天真是倒霉……”

被一个水瓶浪费了这么长时间。

“你千万不能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你在说这句话之前，是不是应该有其他话要说。”

“……谢谢。”

虽然没有那么心甘情愿吧，总之她能感谢别人了。

“把手放进瓶子里拿不出来这种事真不像是你能干出来的。”

“你别说了，我自己也不想惹这种麻烦。”

危险还真就潜藏在我们的身边，谁也预料不到这世上会发生什么事。

堀北开始赶人，我在她的催促下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不过，手放进瓶子里拔不出来这种事情，真的有可能发生吗？

我把水瓶从盒子里拿出来，用水冲洗过后，试着把手放进去。

看上去大小不太合适，但没想到正好能塞进去，手腕处紧紧被固定住了。

“真像火箭拳。”

我立刻就察觉出自己有点傻，想把水瓶拿下来，没承想……

“拔……拔不出来！”

犯桃花的灾难日，如天使般的魔鬼笑容

“今天就靠你了，绫小路！”

“这大早上的……山内，你可真精神啊……”

被狂响的门铃吵醒的我看着来访的山内无奈地叹了口气。

“打扰了！”

真是活力十足，但好在池和须藤没有一起跟来。他找我是有什么事呢？

“你还在睡觉啊，暑假没剩几天了，你怎么还优哉游哉的。”

就是因为假期所剩无几了，所以我才在家里好好休息的。

“我决定让今天成为我特别的一天，先让我进去。”

还没有追上山内思路的我一边挠着自己睡乱的头发，一边招呼山内进了屋，给他倒了杯大麦茶。

“所以，你这个特别的一天和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要说你忘了啊，绫小路，你答应把佐仓的联系方式告诉我的！”

山内大声质问我，眼睛有些充血，他是认真的。

“这样啊……”

那件事全都是我的错，我也不好找借口糊弄过去。

之前我以把佐仓的联系方式告诉山内为条件让他当了小丑，为此还使得堀北对山内的评价下降了。从道义上讲，我应该告诉他，但因为没有事先取得本人的同意，从保护她的角度出发，我到现在还没有告诉山内佐仓的联系方式。

这个人情估计是必须还了。

“如果你是来问我联系方式的话，还挺难办的……”

“不是，那个我早放弃了。”

说着，山内拿出一封刚刚应该一直攥在手里的白色的信。

“我把自己对佐仓的想法都写在这张纸上了！”

“写在纸上……难道这是情书？”

“没错！上面写了我有多喜欢佐仓！你看看！”

他把信从还未封口的信封中取出，拿给我看。

敬启：佐仓爱里小姐，我越来越喜欢你了，请和我交往。

“开头部分好敬重，而且是不是太简略了……”

听完我提出的问题，山内还是一脸的骄傲。

“这种东西又不是越长越好。”

这倒或许是真的，可它作为情书不会过于没头没尾嘛。我估计收到的人也会感到为难，更何况收件人是佐仓。

“你为什么不手写，而是打印呢？”

“我不是字写得不好看嘛，打印的要清楚些，我担心她读错了，特意这么做的。”

他拿食指摩擦着鼻子下面的地方，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不过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最近不是连履历书都流行打印的吗？”

“想把自己的心情传达给对方的话还是手写比较好哦，再说了，你为什么要选择这种恐怖的字体啊。”

就像是在拿幽灵鬼怪来吓唬对方一样。

“这样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不是吗？能强烈表达我对她的爱慕。”

“呃，退一万步说这样可以……问题的关键在于结尾的地方。”

要是你同意和我交往的话，我愿意把每个月的点数都交出来，献给你!

“再怎么说这样都不行吧……”

“什么啊，不是说可爱的女生都喜欢被供着吗？能表达出我就算失去所有的点数也要和她在一起的那种热情和对她的喜欢。”

也不能说这不算是一种爱的表达，可也能被理解为拿钱来引诱对方和自己在一起。

“没事的，就算是为了钱也行，我就是想和她在一起……这封情书这么差劲？”

我点点头，山内一副似懂非懂的样子。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是真打算表白吗？”

“嗯，从第二学期开始，我想要过上梦想中的学校生活，我要赌一把！已经拜托桔梗帮我把佐仓约出来了。”

他的眼神里没有开玩笑时的那种戏谑，看来已经下定决心了。

看他这个样子，我也没有什么好瞧不起他的。如果他对佐仓没有什么敬意的话，我有必要阻止他，但现在看来他的做法还是很正当的，我应该帮他一把。

“那……我该做什么？就检查一下情书的内容？”

“不光是这个，你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我把信交给佐仓。”

“什么？”

我以为自己听错了，又重新问了一遍。

“我是说，我希望你代替我把信给她。我从早晨起来就紧张得不行，自从国技馆[2]决赛获胜以来，我就没有这么紧张过了，我担心自己说不好。”

我想问问他到底是参加了国技馆的什么决赛，他总是吹这个牛，但山内的语气确实和每日兴致高昂，对待恋爱也直来直往的他不甚匹配，带了点怯懦。

“要是信的内容有问题的话我会好好重写的，求你了，帮我这个忙！”

“啪”的一声，他双手合十，低下头拜托我。

“然后之前的事情我会当没发生过！你要是有什么地方需要帮忙，我也会帮你的！”

“……如果你坚持的话，我可以答应你。”

“真的吗？”

“不过是成是败谁也不知道，关键要看佐仓是怎么想的，你明白吗？”

“嗯，我也不是傻瓜，我知道成功概率不大。”

他可能是内心极度不安，认为成功的可能性没多高。

实际上佐仓对男生是敬而远之的，这么想来成功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即便如此，这个男人在这个瞬间展现出了他的斗志，他是下定了决心的。

“……明白了，我会把你的心意转交给她，这样可以吗？”

这样就没有什么公平不公平之说了。

“绫小路……谢谢！”

他紧紧握住我的手，低头致谢，就像是把我当成了神灵在崇拜。

既然决定了，那就必须先把信的内容修改一下，考虑到收信人是佐仓，语言需要更加柔和，能传递感情，这样才有效果。

山内决心已定，可其实还为时尚早，互相都还没有交换联系方式就告白，这实在是有风险。

求成功率的话就该稳攻，但山内的行动应该也算不上有错。

恋爱本就是突然开始的东西，世间多的是从零开始的恋爱。

“首先就是开头的地方……”

我的恋爱经验和山内一样是零，但至少还是能想想像样的表白用语的。

“啊，对了，我有一个请求，就是我想在校舍背后知道回复。”

“校舍背后？和第二体育馆相连的那里？”

“对对，相传在那里告白会顺利。”

这和在传说之木下表白就会成功的说法差不多，传言真是个搞不清楚来源出处突然就会冒出来的东西。

“原来如此，这也是演出的一环啊。”

“这当然不仅仅是传言了，大家都说学生就该在那里表白。”

虽然我还是不能把告白和校舍背后联系在一起，但我充分明白了他所想象的是怎样的一个场景。

1

距离和目标人物佐仓的见面时间还有三十分钟。她是以怎样的心情答应了栉田的邀请呢，这只有她本人知道，但恐怕她的心情不会是平静的。

我率先到达了约定场所，等待佐仓的到来，山内说不能让女生等，可提前三十分钟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啊。已经调成静音模式的手机

在口袋里振动了起来。

“喂。”

“怎……怎么样，看到佐仓了吗？”

“没影呢还，不到约定时间的十分钟前她是不会出现的吧？”

“这……这样啊，啊，好紧张！”

山内站在稍远处朝我这边挥手。

他虽然不想被看到，但还是很在意我这边的情况，这才在一边看着的吧。

“喂，山内，真的要由我来转交吗？我觉得还是你自己来比较好。”

“不，不行，我因为小时候的心灵创伤，特别紧张的时候手就会抖。”

估计大部分人都会是这样……

“我明白你不想失败，但是再考虑一下怎么样？转交情书这种事情真的靠谱吗？”

“这种套路不是常有的嘛，被可爱的女生约在放学后见面，满心期待地去了，结果来告白的是个丑八怪。就是反过来了啊，我没让栉田告诉佐仓是我叫她出来的，当她发现等她的人是绫小路你的时候心情肯定会一落千丈，但她后来发现实际向她告白的人是我，一比较，那效果不就上去了？所以绫小路你在给信的时候不要说是我给的，让她误以为是被你这样的家伙告白了比较好。”

他在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的作战方案，全然不顾这算得上是对我人格的侮辱。我不打算对他这一行动的目的做出评价，但无疑还是要考虑一下佐仓的心情。

“就算你说看了信就会明白告白的人是你，被不出现的人告白只会让她觉得恐怖吧。”

“这个……”

还有时间，说不定能让他重新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告白基本上也就一次机会，他应该也不想以后再后悔。

“现在还没到时间，你觉得你应该再想想，你是为了和她在一起才亲笔写的信对吧？”

“确实……呃，果然我还是应该自己告白吗？”

山内终于就要得出这个结论了。

“……绫小路同学？”

在我听到身后好像有轻微脚步声传来的同时，耳边响起了这样的搭话声。

“是佐仓！接下来就拜托你了！”

正在试着鼓起勇气自己表白的山内因为佐仓的提前出场慌忙挂断了电话。

我也无计可施，能做的就只有转交山内的信了。

“真巧啊。”

“啊，不，是栉田叫你出来的吧？”

“嗯，说是有点话想和我说……好像还挺重要的。”

她向周围看去，自然除我以外别无他人。

“实际上是我拜托栉田把你叫出来的。”

严格来说这个人并不是我，但只能这么说了。

“绫小路同学你？这……这样啊，太好了，我平常和栉田同学没有什么接触，还担心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让她不开心了呢。”

她松了口气，之前有些忐忑不安。

我决定问她一个简单的问题。

“但是你来得好早啊，现在离约定时间还有将近三十分钟。”

“那个……如果我不早到的话，会不安的。”

她断断续续地解释道，心情还没有完全平静。

“这样啊，原来叫我的人是绫小路同学你啊，真的吓死我了。”

她刚才的紧张有所缓解，表情也恢复了平静。

“但是为什么啊？有事的话直接找我不就行了。”

“啊，那个，事情有点复杂。”

“什么意思？”

我该怎么解释才好呢，这确实难到我了，虽然充分学习了男女生之间生物学上的差别，可我是一点也不知道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而且不光是性别差异，还要考虑到佐仓个人的性格和情感，这是智慧人类所创造的社会中复杂奇怪的一面。时间在我思考的过程中不断流逝，长时间的沉默可能会让对方提高戒备。

“其实……我是想把这个给你，才让栉田把你叫出来的。”

我把山内托付给我的信拿了出来，想要交给佐仓。

“这是？”

“不要问那么多了，看了里面的内容你就会明白的。”

要是把写信人的名字告诉了她，那这封信的意义就在某种程度上变弱了，还是先不说的好。

“嗯，好。”

不知为何产生了一丝的罪恶感的我向旁边看去。

而佐仓看了看信，又看了看我，试着去理解眼前发生的事情。

“男生……给我……信……”

拿到信的佐仓也盯着别处，嘟囔道。

不好，这样她可能会误以为是我写的，那就糟了。

“是一个男生叫我给你的，我不能说他的名字，你读了信以后就会知道是谁。字虽然不好看，但也是他努力写的。”

我认真补充道，避免产生误会。

“呃，呃啊啊啊……这个是……啊啊啊啊！”

佐仓应该猜到这有可能是男生的表白信了吧。她又不冷静了，视线转向别处。

也不好等她当场打开读信看她的反应，我还是早点离开吧。

“信我给你了，接下来就看你自己的决定，要是不想当面回复的话，发消息或者打电话告诉我也行。”

佐仓可能无法当面表示同意或者拒绝，这个就由我来帮她做。

“这……这个……这个是……情……”

“嗯，是情书。”

“啊！”

我慌忙扶起向后倒去的少女。

“没事吧？”

我的手碰到了她的后背，很烫，她应该是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或许是在脑中思考这封信是来自谁。

“那个那个！”

她睁开双眼，以极快的势头起身站立。



确认她站住了以后，我的手离开了她的后背。

“堀北……同学她……不会生气吗？”

“欸？堀北？”

她为什么要生气，她要是看到我代替山内转交情书，说不定会叹息着说：“你又被卷进这种无聊的事情里了啊，真惨。”

至少不会生气。

我瞬间觉得她是不是误以为表白的人是我，可转交信的时候我明明说了是一个男生叫我给她的，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应该不会弄错。

可佐仓的脸越来越红，紧张得像要窒息了一般。

光是收到了信，不该有这样的反应。

就像是处于收到了来自眼前男生的告白信的状态一样……那样的话，不管她的答案如何，会慌乱也是情有可原的。就算是我，处于这种状态下的时候保不准也会这样，她会说出堀北的名字也和这有关。

“佐仓，我再说一遍……这封信是别人委托我交给你的，你明白吧？”

佐仓的肩膀哆嗦了一下。

“欸……啊，不是绫小路同学……”

“我刚才也说了，只是有人拜托我转交给你。”

“也……也是，不可能会是你给我的……可……可……可是这该怎么办？”

“很简单，你读完以后，告诉我你的回答即可。”

我决定不打扰她读信，转身想要离开，但袖口被拽住了。

“欸！不行不行！我……”

“你从来没有被表白过？”

“没有！”

佐仓立刻回答道。她长得这么可爱，说被人表白了无数次都有人信。

可这是现在的佐仓才会让人这么觉得，以前的佐仓就不一定了。

“你能和我……一起看这封信吗？”

一起……这本就是山内在我的指导下写出来的。

但佐仓既然说自己没有勇气一个人看，我也不能不帮……

山内应该是不想看到这一幕的。

“你能一个人读信吗？这也是我作为转交者的责任，我知道这给你造成了一定的负担，希望你能理解。”

“嗯……”

佐仓看上去一点也不高兴，我逗了她一下。

“可能是你喜欢的人给你的哦。”

“已经没有这种可能了……”

“欸？”

“啊，没事，因为我没有喜欢的人！我先回去读信了！”

佐仓微微低下头，向着宿舍正门方向走去。

她接下来就是要回房间读山内亲笔写下的表白信了吧。

“怎……怎么样？她什么反应？表情开心吗？”

远远看到佐仓拿着信回了宿舍的山内跑来问我，看表情很是紧张。我知道他一定有许多想问的，可既然如此，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自己给信呢？

“她还没有读，你的审判结果要之后才会下。”

“什……什么审判，不要说得这么恐怖嘛，我相信自己绝对没问题！”

“你有什么根据？”

“看她和我说话时的举止。”

“举止？”

“会害羞地往别的地方看，应该是喜欢我，所以不敢看我吧。”

不……这单纯是因为佐仓不擅长与人面对面说话。

“不光如此，她在和我说话的时候，或者是那之后，会有些沉重地叹口气，这就是爱的叹息吧？不是有那种嘛，想起自己喜欢的人的时候，‘哎’的一声叹气，我觉得她的这种举止就是前兆。”

这多半是因为山内兴致勃勃地来和她说话，她累得叹气吧……可能一旦扯上自己喜欢的女生，人就会被蒙蔽双眼，连这种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来的事情，都变得复杂不已。

2

深夜，我虽然有些在意佐仓明天会给出怎样的回复，但还是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睡前的准备，这时，手机振动了一下。

你睡了吗？

简短的文字，是佐仓发来的。

我没有碰手机，盯了一阵屏幕，但她没有下文，恐怕是以为我已经睡了，怕打扰到我吧。我打开聊天的页面，使她发来的信息能够被标记上已读。

于是，一会儿过后她又发来一条很有顾虑的信息。

我把你吵醒了吗？

抱歉，我刚刚在洗东西，没事的。

我撒了一个小谎。

她可能是放心了，接着发来了一段较长的文字。

我明天下午五点要和山内同学见面……在那之前，我能先见你一面吗？

我本来是能够拒绝的，可佐仓没有其他可以拜托的人了。

你们打算在哪里见面？

校舍后面。

我是知道的，但还是确认了一下。

因为不想给佐仓添麻烦，会面地点同样选在了校舍后面。

那现在就睡吧，我麻溜做完要做的事情，关灯躺在床上。

随后手机再度响起。

那个……对不起，又来打扰你了，我们能打电话聊聊吗？

文字中传递出佐仓的不安，还是不要丢下她直接睡觉的好。我给她打了过去，耳边响起了佐仓怯怯懦懦的声音。

“睡不着吗？”

“嗯……一想到明天的事情就紧张……哎。”

忧郁的叹息声。她的不安通过电话传了过来，是在想该怎么对告白做出回应吧。

“我一点也不了解山内同学……这让我有点害怕……”

“这样啊……”

“我知道喜欢一个人，讨厌一个人，都伴随着很大的责任。”

这对一直以来都和别人保持着距离、不去引人注意的佐仓来说，刺激太大了。

可是他人能参与进来提供帮助的程度也是有限的。

决定一切的人是佐仓，接受者是山内，连恋爱初学者的我都知道这一点不能发生改变。我没有权利建议她拒绝或是接受，我只能静静地听她说话。

“山内同学明明没有做错什么，我还自顾自地……产生一种厌恶情绪，但是，我又为他喜欢上我这种人而感到抱歉……”

这让她强烈感受到恋爱这个东西的不易。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不知该如何是好……”

也是，通过电话我都能感觉出来她的内心一直很混乱。

“我会在脑子里想，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我要这么烦恼……”

不要说是开心了，她的样子更像是觉得讨厌，或者说是困扰。

“绫小路同学，这个问题可能有点多余……”

“你随便问，能回答的我一定回答。”

“嗯……你……您现在正在和谁交往吗？”

不知为何，她又换了敬语来问我。

“现在没有，当然还有以前，都没有和别人交往过。”

“真……真的？”

“你表现得这么高兴，可是让我有点难堪哦。”

这可是很伤我这个从来没有交过女朋友的男生的心。

“不，不是，我没有想要取笑你的意思！只是因为知道了你和我一样，所以很高兴。”

“我没有生气，是逗你的。”

“讨厌！”

小小的玩笑舒缓了佐仓紧张的情绪。

“那你被人表白过，或者向谁表白过吗？”

她问得相当深入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和你一样，告白经验值为零。”

但佐仓经此一回就不一样了，有了值得纪念的第一次。

“这样啊！”

她又表现出了高兴的样子，我就这样和她有的没的聊了一会儿。

终于有了睡意的佐仓挂断了电话，希望她能有个好梦。

我这样想着，也慢慢进入了梦乡。

约定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可我提前十分钟到达约定的地点时，佐仓已经面露复杂的表情在等我了。

可能是脑子里在想着各种各样的东西，她的表情迅速发生着变化。

失落的表情、紧张的表情、担心的表情，她在想什么呢？

“让你久等了。”

“啊。”

听到我的声音，佐仓慢慢抬起头来，犹犹豫豫地向我这边走来。

要是能减轻一点她的负担就好了。

“谢谢你……能来。”

“还没到要谢的程度，你有什么事要和我说吗？”

“嗯……那个，关于昨天的信……”

“怎么了吗？”

想在见山内之前先见我一面，是因为心里有什么想法吧。

她可能是对说这个产生了点抵抗，迟迟没有开口。

“不必顾虑……”

在我打算先开口的时候，我看到了几个朝连廊这边走来的学生，穿着运动服，应该是和社团活动有关。

“抱歉，我们走走吧。”

“欸？啊，嗯。”

现在被别人看到了的话不太好，为了避人耳目，我们向着校舍背后草木茂盛的地方走去。我没有去过，而且看样子也少有人会去，但那里的树木并没有因此疏于管理。

万一和提早来到会面场地的山内碰上了的话也麻烦，就让我早点结束与佐仓的谈话吧。我这么想着，看到她莫名其妙地歪了歪头，张开右手，望向天空。

“怎么了……”

刚说出口，我就立刻明白了她奇怪行动的理由，她的脸上附着了一滴水珠，如果这不是人工制造出来的东西的话……

“下雨了呢。”

本以为今天是个晴天，没想到突然就出现了强降水。这应该只是暂时的，可势头太猛，立刻就把衣服给淋湿了。

“呃，先回连廊吧。”

我带着点头表示同意的佐仓回到了一开始的地方。只淋了不到一分钟的雨，但因为强度大，佐仓的制服和头发都湿透了。

“真不走运……你没事吧，佐仓？”

“我没事，你呢？”

“我也没事。”

看着雨势越来越大，我轻轻叹了口气，这雨来得真不是时候。

“这个给你用。”

佐仓有些犹豫地拿出了手帕，我还记得它，和无人岛的时候她借给我的一样。

“我就算了，你自己用吧，小心感冒。”

明明她自己身上也都湿了，可是并没有先给自己擦。她踮起脚尖拂去我头发上的雨水，香味混着雨水的味道进入了我的鼻腔。

“我反而没事。”

她说着，慢慢擦去了我头发、脸颊，还有脖颈上的水珠。

“……”

我静静站立着，不知不觉偷偷看向了佐仓。我觉得自己好像大概明白山内的目的了，和女生两个人待在校舍背面的这个时候，一种奇妙的紧张感席卷而来，心跳在无意中加快。

虽然突然下雨了，可这就像是上天精心安排好的情景一样。

急雨，两人慌忙跑到屋檐下。

讨论着雨势……渐渐地，话越来越少。

然后视线缠绕，对方的呼吸声传至耳边。这是男生们经常会幻想的场景，但不知为何，它在我的头脑中闪过。

山内所求的可能就是类似的感觉。

“这雨会不会马上停呢？”

“我刚才看手机上的天气预报了，确实是阵雨，应该过一会儿就停了。”

“嗯……”

“抱歉啊，明明你一会儿还有大事，结果让你衣服都湿透了。”

“没事的，也不是什么大事。”

她都这么说了，也就意味着……

“我……该怎么做呢……”

“你不用想太多，只需要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就好，接受还是拒绝，或者是从朋友做起。”

做法因人而异，我不必多言。

“你也可以保留自己的答案，要是觉得不好意思的话，就由我来告诉山内。”

估计山内是不想这样的，但如果佐仓希望如此的话，我就必须助她实现。

“……不用了，我会亲口告诉他……可能我也必须这么做。”

“是啊，这对山内也好。”

“嗯，我明白了……我会拒绝他。”

在告诉山内之前，她先告诉了我。

“这样啊。”

从目前为止事情的发展方向来看，这已是必然。

可关键是要由佐仓自己亲口说出来。

“啊，唔，我觉得自己没有资格去拒绝别人的这种想法或者心意，可能会被人误以为是在装清高吧……可我……”

不知为何，佐仓好像对于拒绝别人一事抱有强烈的罪恶感。

“你不用觉得愧疚，这基本上就是表白一方单方面的想法，只有在你也喜欢对方的时候你才能对他的感情做出回应，不喜欢的话，拒绝就好了，绝对没有什么资格不资格的。”

我将这一想法强烈地传达给她，不希望她理解错了。

雨应该快要停了，但山内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出现。

“我回去比较好吧？我还是先走了。”

雨势还是挺大的，我迈出去了一步。

“不，不行！你不在的话我就什么都说不出口了……拜托……”

她又抓住了我的袖口，而且使了很大的劲。

“求你了……不要留下我一个人。”

“你要是希望我在的话，那我就不走了。”

我决定留在屋檐下，毕竟佐仓之前帮了我很多忙。

十五分钟过后，山内终于来了，但从约定时间来看他来得还是相当早的。

而且他的表情是有史以来最僵硬的一次。

“绫小路，你为……为什么在这里啊？”

“不好意思，佐仓说她没有勇气和你单独见面，所以拜托我站在旁边，你可以忽视掉我的存在。”

估计就算我这么说了，他心里还是会不舒服的，可也只能这样了。

山内有一瞬间很是惊讶，但还是拼命将注意力集中到了眼前的佐仓。

“久……久等了，你读了那封信了啊。”

“嗯……那个……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随便问……”

佐仓紧紧抓住裙角，声音像是从喉咙里挤出来的一样。

“为……为什么选择了我……呢？比我好看的人多的是……”

“我觉得有你就够了！”

山内近乎咆哮的声音让佐仓两肩一抖，吓了一跳。

“抱……抱歉，我没想要发出这么大声音……所以，你的答案是？”

笨拙的告白加上笨拙的回复。

旁观者清。

而当事人早就紧张到连心脏都要跳出来，没办法好好思考该怎么说怎么做。

无论如何都选不出最佳答案。

“对……对不起！”

站在山内面前的佐仓眼眶微红，说完后便深深低下了头。

那一瞬间，山内心中闪烁的最后的希望之光也幻灭了。

“我……我没有办法接受你的感情……”

佐仓为了说出这句话，鼓起了多大的勇气呢。我以近到不能再近的距离初次目击了一种“恋爱”的形态，山内应该也不希望自己在被拒绝的时候有第三个人在场。

虽然是无可奈何的，也定让他心中五味杂陈。

“这样啊……”

山内明白了佐仓的意思，拼命让自己接受这一切。

和佐仓一样，他的声音也是轻微抖动着的，但我笑不出来。

“谢谢你，佐仓，能特意……亲口告诉我。”

“再……再见！”

无法再忍受这沉重的空气，佐仓对着山内深深低下头，然后小跑着离开了。

“啊……”

山内无力伸出的手腕终究没能留住佐仓。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恋爱结局，但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沉默伫立在一旁。

山内懊恼了一会儿，终于抬起头来看我。

我以为他会对我这个妨碍他表白的讨厌鬼破口大骂。

或者是拿我出气。

总之会对我很不满。

可……

“啊，真丢人，在朋友的面前被女生拒绝，真想挖个洞躲起来。”

他没有指责我。

他的脸上有着被拒绝后的挫败颓废，但不仅如此。

“不是，怎么感觉自己，好像……轻松了许多。”

他看上去莫名有一种心情舒畅的感觉，直直地盯着站在旁边的我。

“我真是个傻瓜，平白无故给佐仓添了麻烦，我终于意识到了，她并不喜欢我，可为了不伤害到我还在竭力组织语言，感觉自己好罪恶啊，喜欢一个人是自由的，可是把这种感情表达出来就意味着责任的诞生。”

我不经意间瞟到了山内的肩膀，衣服已经湿了。

也就是说，他在约定时间还没到来的时候就一直等在外面。

或许在近处不停地思考着表白的事情，紧张得不得了。

“你没有我想的那么失落呢。”

“我是受到打击了，但好像程度也没有那么深，我觉得佐仓长相可爱，于是就想让她当我女朋友，可好像又不是那么回事。我的行动可能只是因为看到了她的脸和身材，并没有从心底里真正喜欢上她，如果是真心喜欢的女孩子的话，被拒绝的时候或许我会更受打击，伤心欲绝，痛苦万分。”

我什么也没说，将他想说的话照单全收。

“所以……我以后不能再这么莽撞了，要先从找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女生开始。”

看来山内经此事成长了不少。

“谢谢你，绫小路，把你卷进这件事里来，对不住了。”

“没事的，我们是……朋友嘛。”

“昨天借手机的那件事，就不用给我点数了。”

“真的可以吗？本来就是以支付点数为条件才借给我的不是吗？”

“这次就不用了，但你得快点还给我。”

山内说完，向着佐仓离去的方向快步离开了。

等我回过神来，阳光已经顺着雨云的间隙悄悄落了下来。

与其他班的交流会

“今天也好热……”

这个夏天我已经说过无数次这句话了。

可热就是热，虽然抱怨只会让暑气更甚，但我还是忍不住要说，因为光是在心里发牢骚的话没办法完全释放心中积存的压力。

只有知了才会喜欢这种酷暑吧。

先不说这个，这次我被卷进了一起非常稀奇的事件中，说是事件，就是那种要是被别人知道了的话，大部分的男生都会非常反感的事情。

这件事情很棘手……

算了，还是一步一步慢慢说吧。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连接宿舍和学校林荫路旁的休息处，离宿舍有一定的距离，有几处长椅和自动贩卖机，风景也不错，早春的时候这里的学生络绎不绝，是供休息和谈天的绝佳人气景点，可现在空无一人。天气这么热还来这里，那才叫不正常，所以这里最适合作为秘密会面的据点。

“久等了。”

我坐在长椅上，而我在等待的人从宿舍方向走了过来。

可能是因为阳光过于刺眼，她一边拿手遮挡阳光一边抬头仰望天空。

“热死了……”

和我说出了相同感想的D班学生，轻井泽惠，摇晃着高马尾，坐在了我的旁边。她的服装很是日常，简约的牛仔裤配衬衫，但是完全没有给人一种因为是休息日就不注意外形的感觉，一切应该都是经过本人认真搭配的，非常适合她。

不管有多热，女生都会将时尚 放在首位，真是辛苦。

“抱歉，在你忙的时候突然把你叫出来。”

“你是在讽刺我吗？暑假刚开始的时候我玩得太过了，点数没有什么结余，最近都待在房间里。”

“明天有事吗？”

“没有点数就什么也干不成，估计就是躺在家里睡觉。”

她的暑假可真是堕落。

“因为那次考试的结果，下个月就会有大量点数汇入了。”

船上考核时被选为优待者的轻井泽与我的合作，成功将自己的身份隐藏到底，到了九月将会收到五十万点的成功奖励。

“是啊，所以我正在挑选想要的衣服和首饰，不过，真能把点数都用了吗？还是留下一部分比较好吧？”

“你能忍住不用吗？”

我不怀好意地问她，结果人家立刻就绷起小脸瞪了过来。

“这个……也不简单，但真要花的话，用不了一个星期就能全花掉。”

轻井泽展开双手，掰着指头，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想要的东西，很快就把两只手都掰完了，她到底有多少想要的东西啊。

“不过我也没有那么没心没肺，我知道个人点数是很重要的，可它作为学校的一个制度，是不是挺奇怪的啊，通过特别考核得到的点数数额格外大，我身边的好多人也觉得奇怪。”

原来如此，看来普通学生终于也产生了这种疑问。突然拿到大量点数时，会疑惑为什么学校会这么做，然后就会明白，点数的用处恐怕不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私欲。

“是啊，以后有些学生手里可能会有一两百万的点数。”

“就是嘛，让高中生手里拿这么多钱真的好吗？这件事绝对不简单。”

为了在接下来的学校生活中生存下去，点数是很重要的，轻井泽也正是因为明白了这一点才犹豫能不能把点数全花完。举个例子，就算是犯了错，使自己沦落到退学的地步，有了个人点数便有可能使得退学惩罚无效。

这么想来，为保险起见，持有几百万的点数恐怕都不算多。

“现在还不用想太多，过于考虑未来的事情而抑制自己的需求也不是什么好事，留下每月点数的一两成就够了。”

如果不将欲望和节制维持在一个平衡点，人是很容易崩溃的，特别是轻井泽，一直以来都挥霍惯了，不好让她一下子就抑制住自己的全部欲望，这是我的判断。

而且也不知道若是她的私生活突然发生巨变的话，会给周围带来怎样的影响。

看到平日里花钱如流水的女生突然变成了勤俭节约的人，班里可能会出现怀疑的声音。而我现在非常不希望别人知道我和轻井泽之间有联系。

“对了，我有件事要拜托你。”

“……这么热的天把我叫出来，你就没有什么表示？”

“这个可以吗？”

我把买了还没喝的茶拿了出来。

她看样子不怎么满意，但还是勉强接受了。

“都有点温了……”

“这个天气没办法。”

看天气预报，今天有的地方温度达到了四十摄氏度以上，光是听这个数就觉得热。

可能是渴了，轻井泽心不甘情不愿地想要拧开瓶盖。

“呃……我怎么这么不走运。”

“不走运？喝茶又中不了奖。”

“你的笑话一点也不好笑，是瓶盖太紧了。”

原来如此……这个误会确实不怎么有意思。

我伸手拿了回来，打开盖子后又递了回去。

“谢了。”

经历过船上的事情，我和轻井泽的距离拉近了，能够进行这种对话是以前无法想象的。不过就算是这样，估计她还是对我有着强烈的不满和不信任感，只是没有将其完全展现出来。

这家伙熟知该怎么控制自己，为了守护自己和自己的立场，不管什么样的环境她都能适应。

“明天就是暑假的最后一天了，我一个朋友提议想要留下夏天的回忆。”

“夏天的回忆？这所学校既没有花火大会也没有夏日祭。”

“学校里不是有一个大泳池嘛，平常只供游泳部使用，只有现在对所有人开放，你知道吗？”

那个大泳池比上课用的泳池更大，设施也更完善，并在暑假的最后三天面向所有学生开放。因为开放第一天的时候大量的学生成群结队前往那里，所以赶忙出了个新规定，这三天里每个人只能入场一次，第二天，也就是今天的活动刚刚也已经结束了，今天那里好像依旧是人声鼎沸的样子。

“啊……有这么回事吗？我对游泳没什么兴趣。”

轻井泽一直以身体不适为由坚决不上学校的游泳课。我们学校因为有点数制度，所以不太好翘课，可也没办法将学生个人身体不适，特别是女生特有的问题等不确定因素追查到底。因此不光是轻井泽，女生中有一部分人是一直拒绝参加游泳课的。不想游泳的理由自然是五花八门：身体不舒服的、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不会游泳的、本身讨厌游泳的、不想让同性异性看到自己裸露肌肤的，还有觉得自己身材不好的，大概就是这些理由，但是轻井泽的情况又有些不同。

可能是泳池的话题让她想起了一些事情，轻井泽喝着茶，看向了远处。

她过去因为遭受了同年级学生的严重校园暴力，侧腹部受了重伤，令人痛心的是伤痕现在还留在那里，被人看到的话难免会引发关注。

“你本身喜欢游泳吗？”

“这个……不讨厌吧，已经有好多年都没有游过了，可能都忘了怎么游了。”

她模棱两可地回答。我明白这不是她的真心话。

“所以男生是想在泳池制造回忆？”

我无法否认。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在回答你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校方真的不知道你过去遭受过校园暴力的事情吗？”

“啊？”

轻井泽惊讶万分，这和她平时端庄的样子反差极大。她用锐利的目光盯向我，我也直直地回望着她。

“你知道我不喜欢谈论这个话题的吧？”

“我并不是在平白无故揭你的旧伤疤，我接下来要说的事情和这有关我才问的。”

“可是……”

对于轻井泽来说这应该是个大问题，没办法很快理解并接受，但在我尝试说服她之前，她好像是自己强行让自己接受了。

“……我知道了，我相信你说的，你问我肯定是有你的用意的。”

她尽全力解开了自己心中的那个疙瘩。

“学校是肯定不知道我受到过校园暴力的吧？虽然可能知道我初中的时候多次请假不去上学，但估计只是以为我是生病或者单纯翘课。啊，还有就是脑子不聪明这一点，所以我被分到了D班。”

她回答道，话语中还带着微微的自嘲。轻井泽被分配到D班的理由恐怕和她自己推理的一样，是受到了出勤率低下还有学习能力不足这两个容易给人留下坏印象的影响，而且她采取傲慢态度是在从虐待中脱身，进入高中以后才开始的，不会是因为遭受过虐待才被分到D班。

“学校应该是查了但没能查出来。”

“你也知道的吧，这个社会早就腐朽了。”

“是啊……”

“我遭受了长年的虐待，也向老师还有同学寻求过帮助，可这些只让我苦了自己……没有人救我于水火之中，情况反而愈演愈烈。”

这是校园暴力根深蒂固的问题，容易陷入恶性循环。

许多人看新闻就会深刻感受到这一点，校园暴力是没办法立刻就得到解决的，一浪平息了，下次又会有更汹涌的波涛来将受害者吞噬。

“就算事情再严重，学校都不会轻易承认发生了暴力行为，也不会向受害人伸出援手。顶多简单批评一下施暴者，导致施暴者下手更狠，不是吗？”

很遗憾，事实确实是这样的。甚至还会责怪向学校求助的学生：你为什么要告诉学校？你是什么用心？就算校方认识到了这是校园暴力，大部分都会在校内被秘密解决掉，而不会被其他人所知晓，以免影响自己学校的声誉。还有，即使是被欺负的学生写下遗书自杀了，学校也还要嘴硬，不承认事实真相。

但是最痛苦的就是有些人自杀了也得不到解脱，施暴者对去世者进行侮辱、嘲笑，甚至还有人把自己的暴力行为当作英勇事迹发表在社交网站上。在这个可怕的时代，连去世了的人都要继续遭受虐待。

“学校，还有欺负我的那些人，甚至连我自己都不承认虐待的事实，不管发生了多么惨无人道的事情，都回答说我和同学们关系很好，也只能这么回答。”

她就像在说别人的事情一样平静。对轻井泽来说，这既是她没有试图改变的过去，也是没能改变的过去。学校应该曾对她的事情进行过彻底调查，但得到的只有频繁请假而且脑子不聪明等评价。

不光是学校，周围的所有人都统一了口径，那也就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如此想来，真实可能永远都无法战胜谎言。

“但是我心存感激，无论是对那些欺负我的人还是隐瞒真相的学校。”

想起那悲惨的过去，就算是流泪也不为过，可是轻井泽却一脸平静地说着，望向前方。

“这里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我的过去，我可以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如果我被欺负的事情被周围的人知道了的话，我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她利用自己的智慧，顺利和平田这个班级中心人物搞好关系，成功改写了自己残酷的命运。

“轻井泽我确实很欣赏你，但有句话说在前头，你以后不能再参与欺负他人的行动。”

“啊？我欺负了谁吗？”

“你平时强势点没关系，可最近尤其针对佐仓。她明显不是那种会欺负你的人，不要为了不受到伤害而成为加害者。”

我坚定地说道。

不管她有着怎样的过去，有些事可以做，但有些事是不能做的。

“佐仓同学啊，因为她仰慕你，所以你想要帮她？”

“还需要理由吗？你应该最懂被欺负者的感受吧。”

“对我来说，我现在的地位就是我最珍贵的东西，不希望因为疏忽而失去它。我那么做对佐仓同学可能不好，但就是因为有弱者的存在，强者才能得以成立，特别是像我这种冒牌强者。”

人善就该被人欺，能看出来轻井泽稍微带有一点这种想法。

“佐仓不行，她帮过我好多忙。”

“……哼，你承认得挺快。”

她的眼中没有不满，只有疑惑。

“虽然不知道这有什么重要的……我知道了，下次会注意的，这样行不？”

“谢谢，你已经利用平田充分确立了自己现在的强者地位，应该不会再有什么事能威胁到你了吧。”

“我可能确实做得有些过分。”

她能对自己有如此客观深刻的认识，我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

“可是，如果出现了危机……”

“我会进行全面的支援，有必要的话甚至可以让平田和茶柱老师都来帮你除掉敌人，我可以保证。”

“……好，说定了。”

轻井泽本质上并不是一个会采取暴力威胁手段的人，她自己也说了，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才去扮演这样一个角色。一般来说，经受过长

年虐待的人是无法一下子就变得活泼开朗爱交朋友的，但是拥有强大心脏的她却不一样。在她之前面对我的威胁毫不屈服的时候我就确信了这一点。

“这是为什么啊……”

“什么为什么？”

“不是，我不愿意回忆起过去的事情，以为自己是绝对不会把这些事讲给别人听的，可我却告诉了你，而且还是很平静地讲了出来，这太不可思议了。”

她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我当然也不明白。

“我也能问你一个问题吗？现在的你才是本来的你吧？”

作为班里唯一一个知道我不为人知的另一面的人，轻井泽试探性地问道。但因为这个问题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架起胳膊一时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

“我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

“完全不一样好不好。”

“那我问一下，平常的我和现在的我具体有哪儿不一样呢？”

“平常的你阴郁，不爱讲话，而现在的你积极主动，干脆利落，完全不一样，所以很明显，而且说话方式也不一样。你这到底是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区别就单纯在于看身边有没有其他人不是吗？”

这是最接近的理由了，但还不是很准确。

我这个个体，我这个人，说实话，就是“刚刚诞生”的，是在进入这所学校的瞬间形成的，还是液体状态，固化还需要时间。

特别是和人的接触方式，说话方式，等等，我不知道哪种才是正确的。

“总之我觉得我自己一直都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不一样我才问你的。”

轻井泽眯着眼睛，噘起嘴唇，看样子不是很满意我的回答。

“现在还是先说正事吧，我这个人你以后再做判断。”

“有种被你糊弄过去的感觉……算了，你继续说泳池的事情。”

“明天我、池、山内、须藤四人，还有堀北、佐仓、栉田约了一起出去玩。”

“这真是个奇怪的组合，特别是堀北和佐仓同学，是因为有你在才答应去的吧，她们八成会被男生盯着看，好可怜。”

因为她知道男生正常邀请女生去泳池，人家是绝对不会去的。我很明白轻井泽为什么会觉得不对劲。

“总之，我希望你能去泳池和我们会合。”

“什么？你开什么玩笑！”

她平时就和这些人没什么接触……或者说，关系不怎么好，参加的话会有些奇怪。

“你可以去的时候就把泳衣穿在衣服里面，回去的时候也这么做，应该就没什么问题，就是你可能不太愿意。”

“不不不，我不是不愿意，是超级不愿意。”

“我理解你的心情，但你是没有拒绝权的。”

“唔……可恶。”

“这件事已经定了，你只需要按照我的指示行动即可。”

我把手写的纸条直接递给她。

“最低程度的准备我还是帮你做了的。”

“什么啊，一天都被占满了，还是暑假最后一天。”

“反正你本来的打算就是在寝室睡一天，不是吗？没什么问题。”

这是她自己说的，她没办法反驳。

“我只是希望你能和我们会合，没说要你参加。”

她带着疑惑仔细阅读我给她的纸条。

“会合和参加有什么不同？”

“不同之处在于……”

我向轻井泽详细解释了我把她招进这件事里来的原因。

听完后，她抱住了头，好像是有些头痛。

“怎么，头疼了？”

“确实头疼，那些家伙……算了，没事，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

她想说这只会浪费自己的记忆内存。

“你拜托堀北同学不就行了？你们关系不是挺好的嘛。”

“不行，她不知道我在暗中进行着这样的行动。”

“欸？为什么啊？”

这是个很正常的疑问，但要解释起来还是有点困难，我知道这个时候的正确做法应该是随便找个理由糊弄过去，但我决定再拉近一下自己和轻井泽之间的距离。

“我在船上和你接触的事情，还有这次的事情，都是我自己的决定，不和她说是因为我还没有完全相信她。”

我的话都是真的。

“你们平时在一起待那么久，你还不信任她，这太奇怪了。”

“那是因为她很适合当我的伪装伞，能够替我挡掉大部分关注。”

“意思是你单纯在利用她？”

“你这个表达不太准确，但在这里，这个说法或许是对的。”

“嗯？我不太明白……你说话不要拐弯抹角的好不好。”

她向我抗议，露出了她的白色牙齿。

“……不过，你的计划进行得还是挺顺利的，我一直以来也都以为这一切都是堀北同学想出来并实行的，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在轻井泽的心中，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人。

“算了，你信我要胜过信堀北同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没错，她说得对，就是为了让她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才告诉轻井泽，说堀北不知道这些事。

“我只要按你说的做就行了吧。”

“对，你决定了的话，现在能不能陪我去做一件事，这次的行动要提前做好准备才行。”

“反正我也没有拒绝的权力，走吧。”

轻井泽站起来拍掉屁股上的灰尘，打算早去早回。

我也同样不想浪费宝贵时间，和轻井泽一起朝着泳池方向走去。

1

时间追溯到我和轻井泽会面的前一天晚上。

我正在自己的房间里充分享受着所剩无几的暑假，作为三傻代表的池又像往常一样在群里发了一条信息。

就让暑假这么结束了真的好吗？一点都不青春。

他的突然发言看似深奥，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在考虑。

在还没有人对此进行回复的时候，池又接着说了一句。

都没有什么青春的活动，就让一年中珍贵的暑假这么平淡地过去了真的好吗？

他把刚刚的话又重复了一遍，只稍稍改变了一下说法。

不，不好。

山内终于做出了回应，对池进行附和。

对于这个刚刚经历了失恋挫折的男生来说，新的青春是必不可少的。

我也是，我也想要青春。

须藤也做出了回应，就算有繁忙的社团活动，他还是想谈恋爱的。

那我们就应该行动起来，青春是等不来的，现在正是我们应该成为肉食系男子的时候!

追逐青春就算了，该怎么得到它呢？

你有什么好方法吗？

池就像是一直在等待别人问这个问题一样，直接发了一条长文出来。

我当然有了！目前泳池正在限时开放中不是吗？我想在暑假最后一天，也就是后天，邀请几个不错的女生一起去游泳！我的桔梗，春树的佐仓，再把健的堀北也叫上!

池揭开大家不愿意回忆起的旧伤疤，一个接一个地说出班里女生的名字。

要是铃音去的话我倒是挺想去的，但是你觉得她会愿意去？

我们不是有绫小路老师嘛，他会帮我们的！对吧？

我没办法直接拒绝他们。

你会想办法的吧？你是我的朋友对吧？

这是来自须藤的一句变相威胁，只有这个时候他才会用到朋友这个词。

我可以试试，但不一定能成功。

我回答了这么一句后，暂时中断聊天，试着给堀北打电话，而我直接就这么答应了须藤请求的一部分原因在于我也想邀请堀北。

现在堀北在班里的评价开始上升，她融入班级的效果也值得期待。

“你找我什么事？”

“没事就不能给你打电话吗？”

“不说我就挂了啊。”

“等等，等等，我有事，我和朋友们约好后天一起去泳池玩，所以想着把每天窝在房间里看书的你也叫上。”

“你说的朋友就是那三傻吧？我可不想和他们一起行动。”掘北说道。

好熟悉的名字……

“所以我拒绝。”

“要是只有我们两个人的话你就会来吗？”

“我也不去。”

也是。

但这次我有绝招。

“水瓶。”

我能感觉到电话那头堀北的态度还有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氛围在她听到这个词时发生了明显变化。

“这个词应该能勾起你很多回忆吧。”

“……你什么意思？”

明明老老实实听我的话就行，堀北却还要做无谓的抵抗。

“手腕卡在了水瓶里之类的事情，嗯？”

“你的这种行为就和你的性格一样令人讨厌。”

听懂我话外音的堀北好像很是不满。

“要是你能听话就好了。”

“后天什么时候，我该怎么做？”

堀北也有想要隐藏的秘密，上次的水瓶事件她应该绝不想让别人知道，所以我猜想只要拿那件事当把柄，她就算不想去参加泳池活动也会去。

“计划早上八点半在大厅集合，傍晚的时候解散。”

“我知道了，但是下次你绝对不可以再拿同样的事情来要挟我。”

“嗯。”

我也没打算一而再再而三地拿这个来说事，这回与其说是她妥协于我的威胁，更像是我在要求她还我在水瓶事件中帮了她忙的人情，堀北自然也明白这一点。

约到堀北了。

绫小路你太棒了！要是堀北使出一招德式翻摔[3]，把你放倒在混凝土上，你就完了。

……说得就好像我刚刚做的事情是有生命危险一样。

帮我邀请一下佐仓吧！拜托了，绫小路！

明明几天前刚被佐仓拒绝了的山内在群里发了这样一条消息。

接着我又收到了山内单独给我发来的信息。

不要说我被拒绝了的事情！帮个忙！

内容可悲。看来山内表面上还想保持喜欢佐仓的状态。

如果佐仓参加的话，男生们必然会沸腾的，但她应该不会轻易答应。佐仓虽然认真，但是和轻井泽等人一样经常不上游泳课。

再说了，和刚对自己告了白、自己又拒绝了的人待在一起应该也挺难受的。

不过不管她愿不愿意参加，我还是先问一下她吧。

2

约定的日子很快到来，夏日最后的盛典就要开始了。

我在约定时间的八点半到达一楼大厅，成员们差不多都聚齐了。

“你迟到了。”

“离约定时间还有……十秒左右吧。”

“要是用电梯的人多的话你就迟到了。”

我明明没有迟到，但堀北还是要来挑我的刺，这应该是对我强行把她约来的反击，除此之外，她多半是不喜欢这里的氛围。我知道她也不想这样，但是栉田、佐仓、池，还有山内，没有一个人能和她说话，想发脾气也情有可原。

“早……早上好，绫小路同学。”

“早上好，佐仓。”

佐仓抬起头来怯怯生生地向我打招呼。山内想努力不把佐仓放在心上，却还是在不知不觉中关注着她，而佐仓好像也有些不安。

我给大家提个醒，表白或是被表白并不只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之后还会有无法摆脱的麻烦。

“须藤呢？”

“是不是还在睡懒觉啊。”

已经过了约定的时间，但须藤还是没有来。他直到昨天还在拼命进行社团训练，应该是挺累的。因为没有人主动去联系他，只能我来。

“不行，电话打不通。”

我试着给须藤打了通电话，可是一直在响铃，就是没人接，我挂断电话，把这一消息告诉众人。

“须藤这个家伙在干什么啊，都已经八点三十分了！他再不来我们就不能第一个到那里了！”

焦躁不安的池一边不停地抖腿，一边盯着电梯，可是须藤没有要出现的样子。

“那……那我去叫他起来。”

受不了和佐仓之间的尴尬，山内说着就进了电梯。我感觉沉重的空气在那个瞬间舒缓了不少。

“他受什么刺激了吗？”

堀北好像也察觉到了山内的变化，小声问我。我摸摸后脑勺，做出一副不知该如何作答的表情。

“挺复杂的。”

我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山内和佐仓两个人应该都不希望事情被更多的人知道。

“咦？这不是堀北同学嘛，早上好！”

在我们等待须藤到来的过程中，一之濑和她的两个女生朋友来到了大厅，手里还拿着不常见的彩色塑料包，隐隐约约能看到里面装着的浴巾 。

“难道你们也要去泳池？”

“是的。”

泳池游戏是暑假的压轴项目，大家的目的相撞也并不奇怪。

“机会难得，我们一起玩吧，怎么样？”

“当然欢迎啦！”

池从沙发上跳了起来，对一之濑的提议表示强烈的欢迎，堀北这次可能是不打算插话，什么都没说。

“不过，不好意思啊，我们有一个人睡了懒觉，现在要等他下来，但已经有人去叫他了。”

“好的！”

3

须藤像鳄鱼一样张开大口打哈欠，伸出手挠着自己睡乱了的头发。

“不好意思，我睡过头了，社团训练太累了。”

“不用和我解释。”

须藤站在堀北旁边为自己的赖床道歉，但好像并未得到他想要的回复，这两人之间还是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临时加入进来的一之濑等人正和栉田聊得很开心。

“喂，绫小路同学。”

堀北无视须藤向我搭话。须藤自讨没趣，也瞪向了我。

“你不觉得有点奇怪吗？”

“什么？”

“我所知的池和山内同学在这个时候应该比谁都要活跃吧？”

这尖锐的指摘让须藤瞬间僵硬了起来，因为他就站在中间，他的变化没能逃过堀北的眼睛。

“你是想到什么了吗，须藤同学？”

“没有啊……”

须藤想糊弄过去，但这不仅没让堀北消除心中的疑惑，反而更加戒备了。池和山内两人肩并着肩，表情很是僵硬。

“我觉得他们有什么可疑的企图……”

然后……堀北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池的包上。

“除了毛巾 和泳衣之外不需要再带什么了吧，怎么看上去很沉呢。”

池的背包看上去比包括我在内的其他男生的包都要有分量。

“是吗？我怎么看不出来……”

“看不出来？你看那个包的状态。”

堀北指出背包摇摆的幅度和胳膊肘的伸展程度。

“是不是为了在泳池玩完以后把自己身上弄干，装了什么干燥工具进去？”

我给须藤提供了支援，他立刻就接住了。

“对，嗯，我也这么觉得。”

“这样啊……确实有这个可能。”

在日常的观察中，她掌握了三傻只要一和女生待在一起就兴奋无比的特点。

所以现在格外老实的状态让她觉得不对劲。

他们不对劲是有原因的，现在这三个人无比紧张。

并不是因为现在被美少女们围绕着，也不是因为一会儿能看到她们的泳装身姿。

现在还是换个话题，把这件事糊弄过去吧。

“须藤。”

“怎……怎么了？”

“社团活动取得的成果让你得到点数了吗？”

“啊？嗯，因为在比赛里的贡献，得到了一些点数，三千点左右。”

他十分谦虚，认为这并不值得夸耀，堀北听到后觉得很佩服。

“你靠个人的努力得到了点数呢。”

“……噢，不过二年级和三年级的前辈里有些人得到了数万点，我这没什么大不了的。成绩高的话还能影响到班级点数，所以我从第二学期开始要更加努力。”

他做出加油的手势。

对于堀北来说，须藤正在实现她自己完成不了的事情，她对须藤表达了自己最真诚的敬意。

“可能离你能为班级做出大贡献的日子也不远了。”

其实我也有这样的预感，不出意外的话，须藤会成为班级的强力剂。

尽管如此，并不是说就没有需要担心的地方，须藤容易树敌，堀北也有同样的倾向，有必要注意这一点。

我们来到了设在学校旁边的游泳部专用特别游泳设施。

进入这里并不要求穿着制服，因为是活动最后一天，这里的盛况令人叹为观止，在泳池开放时间之前就已经有大量的学生在等着了。

不愧是现代化的新建筑，连更衣室也按年级分开，虽然平常不能进入，但按照细致的指示板便可顺利进入其中。

“那大家二十分钟后在这里集合吧。”

一之濑指着通向泳池的走廊说道。有这么个带头人是非常省事的。

“哈……哈。”

在女生们消失的同时，池粗声笑了出来，样子十分兴奋，快步赶往更衣室。

我明白他兴致高昂的原因，但是不能高兴得太早。

我们需要率先到达更衣室。我拍了拍池的背，催促他快点进去。

一进到里面，池和山内一溜烟跑到最里面的储物柜前面，占好了位置。

“呐，今天会成为我们特别的一天，你们没有这种预感吗？”

“没错，我们会在班里领先，甚至在学校里领先。”

池和山内说话的声音已经超越了耳语的程度，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须藤忍不住了，赶忙用左右手锁住两人的脖子。

“欸！你干吗啊健！”

“你们太吵了，我知道你们激动，但要是引起别人的注意就糟了。”

“……对，抱歉抱歉，啊，疼！”

刚训斥完，须藤双手一合，使两人脑袋相撞，这个方法虽然有点疼，但是效果不错。

“没想到须藤你这么冷静。”

“我本来就没有那么期待，兴奋感和别的心情一半一半吧。冷静想来，这对铃音不是一件好事，要在毫无防备的状态下被你们看光，这种感觉太讨厌了。”

说这番话的须藤气魄十足，要是另外两个人也能学学就好了。

我看了一眼手机，轻井泽发来消息说她已经进入更衣室了。

“谁啊？”

额头变红了的池带着怀疑的眼神凑上来看我的手机，我立刻将手机扣过来。

“看样子是女生？”

“我看起来有那么受欢迎吗？”

“……也是，好，我们换衣服吧！快把毛巾 展开！”

在这个问题上我本来是希望能够得到一点肯定的……算了，还是不要想这件事了。

幸运最终会不会降临呢？这对池他们来说也是一场赌注。

“这里完全就是娱乐设施……”

平常用于社团活动，而且是正规训练的大型游泳设施今天完全大变样。因为有很多学生光顾，这里还设置了各种各样的摊位，有很多招牌轻食，也就是快餐，有热狗、炒面、大阪烧，等等。

摊位的存在就已经够让人惊讶了，没想到运营那些摊位的人竟然是学长学姐模样的学生，从不苟言笑、拼命干活的学生到乐在其中的学生，千差万别，我们就像在见证一场特别考核一样。

“是怎么安排的呢？”

这一点无从得知，但我可以确认的是整体感受偏向节日氛围。我呆呆地等待着女生们的到来，突然意识到周围的气氛发生了改变。

要获得别人的肯定基本上都是少不了个人努力的。

简单来说就是学习，在考试中成为第一名便会得到周围人的关注，在运动方面有着突出表现的话也是如此。

但也有例外，其中之一就是出众的容貌。不管是帅哥还是美女，这种人比前面列举出来的那两种人更容易受到关注。当然了，并不是说人只需要注重外表，而不用去做其他努力，可是我们无法否认它确实是一个特别的要素。

我虽然不了解其他学校的情况，但我可以确定的是这所学校的整体颜值水平不低。和我一起行动的小组成员们就不用说了，周围素不相识的学生中拥有高颜值的人也不在少数。

其中自然有好的也有坏的，但一般来说好的比例不会这么高，池他们每天兴奋不已，热血沸腾也正常。

如果不仅拥有着姣好的容貌，连内在都完美的话会怎么样呢？可爱、待人接物能力超群、身材和学业上都无可指摘，这样的女生注定一出场就会夺走所有人的视线。

站在嘈杂走廊上的男生们几乎同时看向了一个地方。

“呀，这里人可真多啊。”

一之濑没有注意到那些视线，她在众人注目下来到了集合地点。

“这儿……”

我不知道该看哪里，便向着墙壁的方向举手轻声回应她。

“其他男生呢？我还以为男生要比我们快呢。”

“还在换衣服。”

也可以说是他们在忙一些事情，要晚来一会儿。

“你换衣服真快。”



她几乎没比我晚多长时间，算是相当快的了。

“哈哈哈，我对自己换衣服的速度很自信。”

她带着一种骄傲的语气形容一件不至于让人自豪的事情，这种天真无邪可能也是一之濑有人气的秘诀之一。

“哦？绫小路同学你买冲浪服啦。”

“你估计会觉得我一个男生穿这个有点奇怪吧，我不太喜欢在别人的面前裸露自己的皮肤，听说非上课时间可以穿这个，就下狠心买了。”

“这样啊，挺好的，反正没有违反规定。”

虽然不多，但这里还是有像我一样穿着冲浪服的男生的。

一之濑的注意力突然放在了我的身上，她用食指隔着上衣戳了戳我的腹部。

“相当结实，还没有多余的肌肉，属于理想的纤长体型呢。”

她毫不顾虑地触碰着我的身体，从双臂到肩膀，重复着之前的动作。幸好我得到了买这件上衣的临时收入，感谢葛城。

“你平时有在运动吗？”

“没有，可能是上衣的材质或者就是我的肉比较硬吧，因为平日里运动不足。”

“嗯……”

一之濑的视线落在了我的脚边，但立刻就停止了问问题。

话说如此近距离和一之濑接触，我有些紧张。

“……他们好慢啊，我去看看情况。”

尽管我知道那群男生在干什么，也知道他们为什么迟迟还不来，但已经无法忍受再和泳装的一之濑继续独处下去的我转身回到了更衣室。

和池他们待了一阵，收拾准备妥当后一起回到走廊。可能是因为确实耽搁了好一阵，包括堀北在内的所有女生都聚齐了。

“哇哦！”

池已经拼命压住了自己声音，可在看到眼前由女生们组成的美景时还是不由得惊呼一声。

“那我们走吧，后面好像还有空位。”

首先要占据用来休息的据点，一之濑带头往前走，栉田也赶紧跟上。须藤始终站在堀北的旁边，不愿意离开，他在这件事上还真是一心一意，没想到这两个人看上去还是很般配的。

而我就固定待在佐仓的旁边。

“那个……谢谢……”

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时候，佐仓小声向我道谢。

我一时没搞懂状况。

“为什么要谢我？”

“为什么？”

佐仓对我的问题感到有些不可思议，不禁反问了回来。

接着她就意识到了我想不出理由。

“因为你今天邀请了我……”

“这么一回事啊，很正常啦，我们是朋友嘛。”

面对佐仓我很自然地说出了朋友这个词。

佐仓听到后，像小狗一样闪烁着亮汪汪的眼睛高兴地抬头看我。

“所以你不用道谢。”

我又重新说了一遍，但佐仓好像并不这么觉得。

“我还是要谢谢你。”

“那好吧……”

我的头顶上应该是出现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不过还是不要纠结这个了，可能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和她待在一起的时候才能够静下心来。

不管怎么样，佐仓是真的变得开朗了，她正在成长过程中，和初次见面的时候完全不同。现在的她即便被同年级学生告白，也没有逃开，而是进行了妥善的应对。看着她每日的成长，不由得让人觉得自己的人生也能再次发生改变。

“我最近意识到了一点，之前上体育课的时候老师所说的游泳早晚会派上用场那句话正好用在了无人岛考核里呢。”

她将自己的发现告诉我，目光炯炯有神，我没必要打击她。

“原来如此，听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

“果然！”

为自己的发现而高兴的佐仓天真地小小跳跃了一下。但是佐仓的脸上很快就出现了歉意。

“要是我能不害羞，好好去上课的话，就能为班级做出贡献了吧……我一直都拿身体不舒服当借口逃避游泳课……”

“你能意识到这一点就已经很优秀了不是吗？”

以个人为中心活到现在的学生们开始慢慢意识到其中的弊害，人是没有办法独自活下去的，只要不是隐居山林的神仙，要想活下去就必须融入集体生活。大部分的高中生都还未意识到这一点，争做整日沉迷于网络和游戏中的孤独者，或是给好多人带来麻烦、从小错到大错的不良少年。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如何受到周围人帮助的，甚至还有人就这样度过自己的一生。

但是这所学校不同，方法虽然特殊，但有在教导学生个体的含义，而我旁边的佐仓就开始有了这种意识，思考自己能为班级做出什么贡献，而这终将成为班级的重要财富。

“咦，这不是一之濑嘛，你们今天也来啦。”

在我们寻找空位的时候，有三个男生看到了一之濑。我见过其中的一个人，对方在发现我之后轻轻点头示意，是B班的神崎。

“原来是柴田同学呀。”

被叫做柴田的男生举手和我们打招呼，我们也用微笑来回应他。

“你们这个组织看上去不错啊，我们能加入吗？”

“我当然没问题了……可以吗？”

栉田自然没有意见，她点头同意。于是池他们的否决权也就自然消失了，最终B班的三人加入我们，组成了一个十三人的大集体。

“抱歉，打扰了。”

神崎知道我不是那种习惯好多人聚在一起玩的人，他走上前对我说道。佐仓看到后往边上退了一步，在神崎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就完美地隐藏了自己的存在。

“这样也挺不错的，暑假最后一天了。”

“毕竟这所学校里少有能够和其他班级拉近距离的机会啊，柴田他们看上去也很高兴。”

“而你没有。”

神崎还是往常那种从容不迫的样子，但和人接触的时候还是会保持距离。

“你也一样，绫小路。待在这种吵闹的环境中会不得劲。”

我和神崎边聊一些有的没的边往前走，而这时，前方响起了欢呼声。

“那边好像很热闹的样子。”

须藤说道。我抬起头，看到那骚乱中心水花四起，与此同时，一人一球跃至空中，随着那人一记强劲的扣杀，球被击落到了对面场地的水中，原来是在进行泳池排球赛。

“哦哦！厉害！这难度也太高了吧！”

山内看到眼前的景象忍不住高呼。偌大的游泳设施内部共设有三个泳池，用途各异，适合各种各样的游戏。

其中一个是可以随心游泳的标准泳池，一个是流动泳池，最后一个泳池则是以运动娱乐为主的。这个泳池正进行着激烈的排球比赛并被大批的女生观众所围住。

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学生，看上去要比我们成熟一些，恐怕其中一大半都是高年级的学生，现在正进行着男女混合的高难度比赛。

其中有一个男生独放异彩。

“那个家伙好厉害……”

须藤所说的正是那个厉害的学生。那修长的身形看上去没什么肉，实际上六块腹肌夺人眼球，但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他剧烈运动时那流动的金发和无比协调的脸庞，让人产生一种在看电影里的美少年一样的错觉。

看来这里一大半的女生都被这位美少年吸引住了。

“切，我最讨厌这种人了，没什么才能，又不努力，光是因为脸好看就赢了。”

我理解池心中的愤慨，但他的说法很快就被推翻了。

美少年享受着众人瞩目。我们看着他的侧脸，而他那敏锐的目光瞬间上移。

他随着己方阵营里的抛球高高跃起，在那一瞬间，所有观众都忘记了欢呼，屏息关注着这激动人心的一幕。

炮弹，不对，是排球以锐角角度高速冲向了敌方阵营，试图将其接起的学生同样也拥有着出色的身体素质，反应敏捷，为将排球弹起而飞跃了过来。

“哇！”惊呼声一齐响起的同时，美少年阵营得分再次增加。这位美少年卓越的运动能力显而易见，看他发达的下半身，可能隶属田径部、棒球部或者足球部。

“长……长得帅还擅长运动……这人是谁？”

“气氛相当热烈啊，他一个人就掌控了全场。”

“是啊，就是不知道是谁。”

我和堀北对其他班级和年级的事情不太了解，这种事情就该问社交圈最大的栉田。果然，我们马上就得到了答案。

“那个人是二年A班的南云学长，在女生中非常有人气。”

“南云……”

我最近似乎听过这个名字。一之濑对南云的信息进行补充：“他是现任的学生会副会长，据说会成为下届的学生会长，头脑也非常聪明。”

一之濑在听到南云的名字后说了这样一番话，而其中的“学生会”一词让站在我旁边的堀北肩膀一颤。

那个叫作南云的学生每次出手都会赢得尖叫声，泳池内同时还在举行着其他的比赛，可几乎所有的观众眼里都只有南云一个人。

“就算他在女生中有人气，我也是才知道他的。他运动神经确实发达，但知名度不算高，还是学生会长更厉害吧。”

她还真会说呢，绝口不提学生会长是她哥哥的事情，只是不动声色地赞美他。一之濑对此也没有异议，坦率地承认：

“是啊，学生会长太厉害了，我还听说他是这所学校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一位学生会长。对了，他和堀北同学好像是一个姓？”

“好像是的。”

堀北并不打算具体解释，附和了一句后就不再多言了。

“但是这个副会长的实力好像也不输给会长哦，去年学生会选举战的时候，就是这两人在争夺学生会长的位置，而南云副会长当时还是一年级。”

“你对学生会的事情懂得蛮多的嘛。”

“因为我进了学生会，所以必然知道这方面的事情。”

“你……”

堀北难掩惊色。

没想到突然就知道了这个消息。回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一之濑的时候，她就正在问B班班主任星之宫老师有关学生会的事情。

虽然我对跟在那位学生会长身边工作没什么兴趣，但从这所学校的组织结构来考虑，进入学生会是很有意义的吧。

“话说进入学生会的条件是什么？不会是任何人都能进的吧？”

“这所学校有点特殊，在没有社团所属的情况下，只要通过了在四月到六月末之间或者是十月举行的学生会面试即可进入学生会。我其实第一次的时候落选了，好在面试次数没有限制，学生会长一直都对我不满意，多亏了南云副会长帮我求情，我才得以进入学生会。后来问了南云副会长才知道，堀北会长对今年的一年级学生很是失望。按照惯例，每年都会从一年级学生中录取两到三人，但今年还只有我一个人，所以我想要早点为学生会做出贡献，给自己争口气，说不定十月的时候堀北会长就要退下来了。”

就像是堀北为了接近她哥哥而努力一样，一之濑也在拼命奋斗着。

“不过，我的目标是成为南云学长那样的人，学长和我的起点相似挺聊得来的。这所学校历代的学生会长全部都是从一开始就归属于A班的学生，但是南云学长和我一样起点在B班，而且已经确定会当选下届学生会长了，所以我要在他之后当上学生会长。”

看来在一之濑的心中，对南云的评价要高于堀北的哥哥。她说出了自己想要在未来成为学生会长的愿望，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但估计她的这些话让堀北有点……不对，是非常不舒服吧，堀北反驳她：

“起点低也就表明了他的潜力不够吧。”

“喂喂……”

她怎么想是她的自由，但她这话不也是在骂自己吗？以D班为起点的我们……难道说这家伙……

“你不会现在还认为自己被分配到D班是个错误吧……”

“当然了。”

她毫不犹疑地回答，堂堂正正，理所当然。

“我明白堀北同学为什么会这么认为，班级分配并不只看能力，除了头脑的聪敏程度以外，还有作为一个人的成熟度和人际关系处理能力，评判是综合这所有能力基础之上进行的吧。”

“你是想说我的综合能力有问题吗？”

“啊，不是，对不起啊，让你产生了这样的想法。但是吧，你想一想，你是那种基本上只相信自己的人，也可以说是以自我为中心。进入社会以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和踏踏实实遵从指示的人，哪种人更优秀是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不是吗？”

社会上虽然少不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优秀人才，但并不是绝对需要的，然而哪里都肯定会需要踏踏实实遵从指示的人，这些人同时也是被企业所渴求的人才。

“我不同意……”

堀北的态度虽然还没有变，但心境应该在逐渐发生着改变。

在一之濑和其他同学说话的时候，我靠近了堀北。

“对了，你没有申请进入学生会啊，你不是为了待在你哥哥的身边才选择了这所学校吗？”

“……这不是一回事，你应该也能猜到吧，我就算想进入学生会，参加了面试，我哥哥也绝对不会认可我的。”

这确实不难想象，连B班的一之濑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没有得到许可，D班的堀北就……他是不会把这个他想从学校里赶出去的妹妹纳入学生会的，这一点堀北自己最清楚。

我们又继续看了一会儿，最终南云所在的队伍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上岸了的南云周围聚集了越来越多支持他的女生。

“那个家伙耳朵上还戴着耳钉呢！”

池只能找到这么一个可以吐槽的地方，他大喊道。

“现在是暑假，有什么不行的？”

可惜这唯一的吐槽点也被一之濑反驳了。

“不……不是，打了耳洞哦！是大问题吧！”

“那应该是耳夹吧，不用打耳洞，直接夹在耳朵上的那种，平常上学的时候他是没有的。”

“唔！”

南云好像没有一处缺陷。

“呐，我们要不要也试试泳池排球？我们这边加上柴田同学他们正好凑齐六个人，你们那边是七个人，可以轮流上场。”

毕竟好不容易来泳池玩一次，一之濑提议道。池立刻就同意了。

“好！好！我也想像南云学长那样得到女生们的热切关注！”

这多半不可能实现，但几乎所有人都对泳池排球的提议表示了赞同，机会来之不易，大家都想尽尽兴。

“那……那个，我不擅长运动……所以就在旁边观战。”

佐仓有些顾虑，看样子是真的不想参加，所以没人提出反对。这下子双方人数就变成了六比六了，可堀北对排球比赛本身不是很感冒。

“我也没什么兴趣。”

虽然她欠了我的人情，但也没办法强行要求她和我们一起玩。

“堀北同学你要当逃兵吗？”

一之濑笑着说道，话里还带了点挑衅的意味。

“不过是不参加这个游戏而已。”

“这确实是个游戏，但对战双方就像是代表了各自的班级，可以看出哪边更积极些，哪边拥有更优秀的团队合作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游戏类似班级之间的模拟战，还是说你不想和我们比？”

兼顾了战斗力分析的考核式游戏，这样一来就没有拒绝的理由了。

“……好，我参加。”

B班在不久的将来会成为敌人，想通过这个游戏来打探打探对方实力的堀北接受了来自一之濑的挑战。

“为了能让比赛嗨起来，输的一方全额负担对方的午饭，加一个这样的赌注也不错吧。”

“我接受这个条件。”

随后我们申请了场地，各自制定作战计划，等待有场地空出来。

比赛规则为三局两胜，一局十五分，轮流发球，得分的一方可以再次获得发球权。

“这虽然是个游戏，但比赛就是比赛，既然参加了就要取得胜利。”

“堀北同学你很认真嘛。”

“你们可能会以为赢了比赛也就充其量能得到一顿免费的午餐，但并不是这样的，请这么多人吃饭，可能要花掉一万点左右，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在个人点数上和B班缩小这么多的差距，反过来要是输了的话，差距就会拉开，就像是一场特别考核一样。”

就算是进行均摊，每个人也需要花费两千点左右，并不算少。

“好嘞，我们绝对要赢，健，春树！”

每个人的动力都不一样，堀北巧妙地转变了思考方式。

“交给我吧，铃音！有我在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脑金[4]’全部打败。”

“不对，‘脑筋’应该指的是须藤你这种人吧？”

我吐槽搞了个大误会出来的须藤。

“什么啊，‘脑金’就是大脑的金牌，指的就是那些只有脑子好的人咯？”

须藤搞的是一个非常有“脑筋”风格的误会。

“可能是这样的……你把我刚刚说的忘了吧。”

现在没必要吐槽他，须藤看着B班成员们，一副成竹在胸的高兴模样，展现出了绝不会失败的自信。

“就让我看看你有多厉害，须藤同学。”

在学习相关的问题上只能拖后腿的须藤在这种时候或许会成为可以仗恃的伙伴。堀北对须藤有着期待，因为D班里运动神经最发达的就是他了。虽然还有个高圆寺，但还是不要把他算进去为好。

“须藤，你打过泳池排球吗？”

“没有，只在上课的时候打过几下排球。”

“那你还这么自信……”

“篮球和所有的运动都是相通的——这是我一个尊敬的前辈说过的话。”

他对自己的力量深信不疑。

这对堀北来说也是判断须藤是不是一个只会说说的男生的机会。

5

“好嘞，交给我！”

抬头看向缓慢下落的排球，须藤高高跳起，然后利用惊人的弹跳力和身体弹性击球，使其像一颗炮弹一样冲向对方阵地。

一之濑拼命想要接住，可无奈水中和陆地不同，人的行动会变迟缓，终究还是来不及。虽然这次没有了欢呼声，须藤球中的威力并不亚于刚刚见到的南云，可能还要更甚于他。

“耶！”

轻易拿下一分，须藤比出胜利手势。同伴堀北也对此十分钦佩，看着须藤的动作，感叹他就像鱼儿得到了水一样。

“刚刚的那一球很厉害，我们输了。”

一之濑拾起浮在水面上的排球，还给须藤，禁不住感叹。

“嘿，女生是抵挡不住我的攻击的，你不用难过。”

“你这是在歧视女性哦，女生也是不输给男生的。”

一之濑没有生气，以笑容回应他的无礼，然后回到自己本来的位置上。比赛以B班的发球拉开帷幕，但须藤怒涛般的实力已经展现出来，比分以七比三领先。

“需要极力避开防守范围广、攻击力强的须藤同学所在的区域……”

神崎对引领全队的须藤提高警惕，将山内发过来的球往上打。

“好，一之濑，把球传给我，我找到攻击目标了。”

“好的！”

一之濑将下落的排球向上托起，小心调整至理想位置。

向着缓缓落下的球飞跃而起的人是柴田，他要进行攻击。

而目标地点……令人悲伤，是我的面前。

如果这不是偶然的话，那就是我被看作力量最薄弱的点了吧。

“接住啊，绫小路！”

听到须藤的严肃指令，我在水中踏出了一步，球的飞行速度并不快，碰到它应该不难，我伸出手。

球与手相撞，发出有些低沉的声音。

“欸……”

我虽然将球弹飞了出去，方向却完全不对。

“耶！耶！”

看到这一结果，对方阵营中的一之濑和柴田击掌欢呼。

须藤自然是满眼的愤怒，散发出马上就要冲过来教训我的气势。

“你那是什么拙劣的手法！”

“抱歉……这是一个证明好不容易取得的一分和轻易失去的一分都只是一分的好例子。”

“开什么玩笑啊，角度再不好你至少往上打啊。”

我也不想这样，这辈子第一次打排球，手脚不太利索。

“没事没事，你冷静点须藤，我直接一个漂亮的发球，把分数补回来。”

池捞起近处漂浮着的球，擅自开始发球。

“唰！”

柔软无力的球飞向对面女生阵地附近，被顺势托起，而后攻击手一之濑飞身一跃。

“真没用！”

须藤用手臂挡住一之濑打回来的球，将其再次击回B班领域。

这次托球的是神崎，由一个女生进行击打。须藤利用身高优势挡住了向我急速飞来的球，并进行完美防御，避免了失分。

“吃我一球！”

一之濑看准须藤现在行动不便，跃起击球并高声呐喊：

“后方！”

须藤着地，大声提醒，后方的堀北顺利接球，将其托至理想位置。游戏才刚刚开始，但这里已经成了须藤的主场。

基本上没有女生能抵挡住须藤威力极大的攻击，男生神崎和柴田虽然能进行抵抗，可须藤无论是技术还是力量都在他们之上，所以只能防守，无力攻击。

B班能采取的战术就是想办法让须藤无法自由行动，不让球传到须藤的手里。

我们D班里面，堀北和栉田的运动神经都不错，展现出了略高于平均水平的攻防能力，布阵稳定。

而我、池、山内就成了这场游戏的漏洞。

“呀！对不起！”

山内没能救起发到他附近的球，让B班得了分。每次丢分时须藤都会很不愉快地咂嘴，因为基本上失分的只有我们三个人。

“须藤同学，淡定，你已经足够努力了，不要到处奔走救球比较好。”

“可是……要是因为这些没用的家伙输了比赛，就太不值得了。”

须藤流露出自己的不满，回到了原来的位置。这一态度可能让池很不爽，他在须藤看不到的地方竖起了中指，山内看到后也接着比了这个手势。

“喂，春树，你小子一会儿小心点！”

“呀！”

不凑巧的是须藤回头看向山内，正好看到了他比的手势。

接着，对方乘胜追击，比赛再度开启，送到对方那里的球回来时又是向着山内的方向。

“不……不会吧！”

无法习惯在水中进行移动再加上来自须藤的压力，山内行动迟缓，尽管拼命救球，可还是无力回天。

“哗！”

“我去，还没有女生厉害，你不害臊吗？”

在运动场上拥有强大存在感的须藤对着我们的心狠狠地来了一枪，谁也不愿意在女生面前丢脸，但也无可奈何，就像是脑袋不会在一夜之间变好一样，运动神经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得到改善的。

球再次朝着我的方向落下，结合第一次失败时的感觉，和观察周围人动作时掌握到的接球关键点，只要调整好手臂位置，掌握球的回旋状态，从理论上来说，将球托起并不是件难事。

但我没有忽视掉一之濑从敌方阵营看过来的视线。

在意识到她视线的瞬间，我故意以拙劣的姿势接起球，然后脚一滑摔倒在了水里。

“绫小路你可真差劲。”

我的头伸出水面，守卫着后方的池看着我笑了。

“没有什么差劲不差劲的，能将球救起来就行，你做得很不错！”

须藤靠近了我救起球的位置，然后施展出第无数次的跳跃，他猛烈一击。

在比赛中他基本上要在半个水中场地里到处跑，应该废了相当多体力，但他反复使出的必杀技威力却没有一点下降，和综合实力高的B班势均力敌，或者说是更胜一筹。看着这样的须藤，我很快就对排球产生了兴趣。

6

“啊，我们输了，完败。”

一之濑上岸走了过来，有些悔恨，虽然只是一场游戏，但大家都不想输。连着拿下两局的D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

“我们主要就是靠须藤同学一个人了。”

得到堀北的表扬，站在她旁边的须藤一脸的得意。被喜欢的女生夸奖是件开心的事情，更何况这个女生是平常不怎么夸奖人的堀北就更令人愉悦了。

“须藤同学是篮球部的成员吧，我们班里也有男生加入了，他们都认识须藤同学，还说他是一年级里面最厉害的。”

“那是当然。”

连其他班级都知道了，这是件好事。这次的排球赛或许在无形中成了一个衡量他实力的机会，他卓越的身体素质并不输给其他班的学生，这是一大收获。若是出现了考验运动神经的考核，须藤会成为一大武器，但对一之濑她们而言，须藤应该就成了一个必须防范的可怕存在。

“要是你们不拖后腿的话，比分能拉得更开。”

“气死了，须藤你牛什么牛。”

山内倒在泳池边懊恼地仰视着须藤，他比赛结束后刚被须藤修理了一番。因为就属我们这三个拖后腿的男生失分多。

“算了，反正赢了，就不用计较这么多了，午饭可以吃喜欢的东西咯。”

我将须藤的愤怒往食欲上引，多吃点吧，反正是一之濑她们请客。

“是啊，这对缺钱的我们来说可是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他虽然态度狂妄，但他在比赛中贡献最大这一点没得挑。

“我们愿赌服输，一起去吃午饭吧。”

正好有点饿了，一之濑和须藤他们率先前往摊位。

我和堀北跟在后面。

“呐，绫小路同学，你的运动神经也不差吧？就算是第一次打排球，你的动作也很不自然。”

堀北之前目击过我和她哥哥交战（也没到这个程度）。

“一之濑莫名很关注我，保险起见。”

“你是为了不让别人知晓自己的实力吧，现在各班应该都在对D班进行战斗力分析。”

堀北明白了我的意思，点了点头。很快就到达了众摊位前，一之濑回过头来。

“按照约定，大家可以尽情享用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太好啦！那我就不客气了！”

三傻的食欲也在正常人之上，他们一溜烟地跑开觅食。一之濑看着他们，面带微笑。

“难道全由你一个人负担？”

“嗯，因为是我提出来的嘛。”

确实是她提出来的，但她现在要负担的点数可不容小觑。

“我平时比较节俭，所以不用担心点数的问题。”

听到一之濑平静的回答，栉田惊讶地问道：

“可是一之濑同学，平时买衣服什么的不会花掉很多点数吗？虽然知道没办法和B班比，我们在点数上面是很紧张的。”

“嗯，我不是特别在意穿着，变换不同搭配就没问题了，哈哈，作为女生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

“没有这回事，不乱花钱是件特别好的事情。”

我个人有一种固定观念，那就是女生基本上都注意时尚，栉田就是这样的。堀北还属于那种不太在意的类型，即便这样，也还是会在自己的发型和服装上花费一些时间。

“可能会有更需要点数的时候。”

一之濑说道。意思就像是比起买一件衣服，还是现在这个场合花的钱要更有意义些。

“那我也就不客气啦。”

堀北平时吃得不多，但因为是B班请客，底气也就足了些。

“哈哈，嗯，吃吧吃吧，但是不能浪费哦。”

我和堀北不一样，很喜欢高热量的快餐，那就让我一饱口福吧。

7

临近闭馆时间，一之濑提议赶在人潮前出去，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我则从归家队伍中偷偷溜出来，站在泳池边上等人。

“啊……累死我了……”

没过多久轻井泽出现了，拍了拍我的背。

“辛苦了，怎么样？”

“如你所言，真的恶心死我了。”

“不要这么说，就是类似放飞青春的东西而已。”

轻井泽站在我旁边，做出了一个呕吐的动作，然后向四周看了看。

“时隔这么久再来泳池，有什么感想？”

“没什么……”

轻井泽再次环顾周围，似乎很在意周围人的目光。

“虽然是假的，但我好歹也在和平田同学交往，和你两个人待在一起会被说闲话吧。”

“会吗？如果我和平田水平差不多的话或许会这样，但可悲的是我没什么存在感，顶多被认为我是和你一起来玩的人。”

并不是只要男生和女生待在一起就会被怀疑关系，如果这两个人是夜晚坐在周围悄无声息的长椅上的话就另当别论了，现在周围这么多人，没有人会注意到我们。

对了，作为她“男朋友”的平田今天并没有出现在泳池，应该是在忙社团。虽然不知道足球部在进行着怎样的练习，但听说他们也有活动。

“今天是可以穿着冲浪服游泳的，你零零星星看到一些人穿了吧？”

“嗯，但是把钱花在这个上面值吗？好贵的。”

“算是必要经费吧。”

轻井泽向我伸出了手，我若无其事地握住了。掌心有硬硬的触感。

两只手相碰的时间不足一秒。

“你是怎么打算的？”

“什么？”

“你为什么和其他人不一样呢，放手不管这件事的话不就能讴歌他们所谓的青春了？”

原来如此，她要说的是和刚刚握手相关的事情。

“左右我行为的先决条件就是看会不会对班级有危害，就算这件事没被闹大，班级内部也无疑会滋生出不信任感，关系产生裂缝，这是我们都想避免的吧？”

我为此找来轻井泽帮我做件事，同时也想让她顺便享受一下泳池的欢乐。

“你今天邀请别人一起来了吗？”

“现在就我一个人，本来还有另外两个的，解散让她们自己玩去了。”

“这是个正确的判断。”

我沿着泳池边走，轻井泽跟在了后面。

“你是以A班为目标的吧？”

“你对这个没兴趣吗？”

“呃，不确定，虽然我想要点数，就业有保障也是件好事……”

她把手插在口袋里，对着空气踢了一下。

“我不想和C班那群人交战。”

那群人指的是C班的女生们。我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封存了她的记忆，一旦直接对峙，恐怕又会让轻井泽想起自己被虐待的过去。不把

她从那个诅咒中解放出来的话，她可能永远都发挥不出自己真正的本领。

“我有些事情想先告诉你，仅你一人。”

“什么事？”

“虽然不知道下次会是怎样的考核，但我打算展开一个行动。”

“行动？”

伴随着四周的喧嚣，我们一边走，一边讲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没对堀北说过的事情。

“让别人退学。”

“啊？”

轻井泽没明白我的意思，停下脚步，有一瞬间说不出话来，意识到我还在往前走，赶忙跟上。

“等……等一下，你刚刚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字面意思，让一年级里出现退学者，最好是知道了你过去的那三个女生，不行的话就让其他班里的谁退学，要是还不行……”

“还不行？”

“那就让D班里没用的人退学了吧。”

“你清楚自己在讲些什么吗？话说回来，让谁退学不是件简单的事情吧。”

“是吗？不尽然吧，我刚刚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我保持握拳状态，让轻井泽注意我的手。

“难道你是为了这件事……”

“说不定能直接让他们退学，对吧？”

“可……可是，等一下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之前你不是还帮了须藤同学吗？”

我确实将须藤从退学的危险线上救了回来。

但那是以前的事情，是我还没有以升到A班为目标时候的事情。

虽是暂时，但我现在确实在为实现这个目标而努力。既然如此，割舍掉不必要的存在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就像是过去堀北对我说的那样。

“明明救了他，现在却又要舍弃他的意思？”

“不，我不打算舍弃须藤，身体素质好的人对D班很重要。”

综合考量各班级各方面战斗力，D班缺少以运动为强项的学生，不能把高圆寺算进去的话，在这方面潜力无限的须藤就是无比重要的存在。

“退学了的话那班级点数怎么办？”

“当然还是让其他班的人退学更好。”

不过，若是自己班里出现了退学者，会给其他学生带来很大的警示作用，剩下的人必定会为了避免以后被退学而拼尽全力，要是能因

此提高了班级整体实力的话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你真是个坏人。”

“你早就知道了不是吗？”

“算是吧……”

我在半威胁状态下让轻井泽为我做事，不太可能会被她认为是个好人。

“和平田同学商量商量怎么样？”

“这我要考虑下，至少我现在还没有完全信任他。”

“欸？”

“你知道他过去的事情吗？”

“啊，嗯，在我和他讲述我的过去的时候他告诉我的，有朋友试图跳楼自杀的事情吧。”

没错，平田把那件事说了出来，他十分后悔，同时也想要忏悔。这应该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那他是因为有朋友试图自杀过，所以才被学校当成差等生，分入D班的吗？”

“欸？”

“像平田那样成绩优异，在学生中有很高声望的人，一个朋友的事情是不至于让他被分配到和你我一个班的吧。”

若是像轻井泽那样翘课、成绩吊车尾的话还能接受，可平田从没有说过自己的过去是那样的，而且也不像是那样的，所以在一切尚不明朗的时候还不能完全相信他。

“难道你昨天问我过去的事情是……”

“昨天以前的你就和现在的平田状态一样，而现在的D班成员不能被束缚在过去的创伤中。”

我成功确认了轻井泽是值得信任的人，现在问题在于平田，一般手段在他身上行不通，判断他所言是真是假必须谨慎。

“你把别人的事情问了个底朝天，一句都不提自己的事情吗？”

“嗯？”

“你也不是个普通人，过去绝对经历过什么事情。”

“我没什么。”

“你撒谎。”

什么也没有，我没有轻井泽那样被虐待的过去，也没有平田那样有好朋友自杀未遂的过去。

“看你的眼睛就明白了，你给人一种杀人不眨眼的感觉。”

“想多了，我的过去里没有那种戏剧性的情节。”

真的什么也没有，就是完全空白的存在。

轻井泽看向了我手里紧握着的东西。

格外在意它的去向。

当然了，拿着它一定对未来有好处。

但是……

我要对她的疑问进行解答。

我加大握拳力度，直到传来塑料扭曲 了的声音。

“你……你干什么？”

我将手中某物的残骸丢到了附近的垃圾箱里。

“这是为了不让D班出现退学者咯。我差不多该和他们会合了，今天谢谢你。”

“不用谢，可……”

“差不多该回去了。”

临近闭馆时间，学生们陆陆续续前往更衣室，在这种时候，加入的队伍不同，情况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像一之濑她们一样在闭馆前回去的队伍、听到闭馆信号的同时回去的队伍、拖到最后的队伍，究竟哪种人能最早离开呢？

而我和轻井泽依旧站在那里，静静看着人潮退去。

终于，除了几个安全员以外，没有其他学生在场了。

“你还不回去吗？”

“你是明知故问吧？我有特殊情况，没办法随便换衣服。”

她带着一丝自暴自弃的语气隔着上衣拍了拍自己的伤痕处。

轻井泽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这个伤痕，所以她没办法前往拥挤的更衣室，但也没办法不换衣服就回家。

所以她只能留到最后。

“穿着竞技泳衣不就能游了吗？”

不必担心别人看到自己的腹部，询问伤口缘由。

“穿这种泳衣游泳太土了，不行不行，上课的时候都不想穿，玩的时候还要穿那就更不愿意了。”

看来女生的世界比我想的还要残酷，对于比谁都害怕落到班级底层的轻井泽来说，就算是几乎不会被人看到的泳衣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你喜欢游泳吗？”

“啊？呃，不讨厌吧。”

那她至少能游。

“要不要游一下？现在没有任何学生，就剩下安全员了，他们还在忙着收拾东西呢。”

而且他们也知道现在更衣室人多，应该不会急着催促我们。

“不用了吧……”

“没事，游吧。”

“我说了不用了……”

“反正穿着竞技泳衣，不怕会被别人看到吧。”

“不是这个问题，我为什么要让你看到我穿泳衣的样子呢……”

相比之下，这一点更让她犹豫。

那我就采取点强硬手段吧。

“这是我的命令。”

在我说出这句话的瞬间，轻井泽狠狠地瞪了过来。

“你真是无耻，太讨厌了。”



“那你到底听不听命令呢？”

“……我知道啦。”

轻井泽勉强听从了我强制性的命令，嘟起嘴巴表达自己的不满。

脱下游泳上衣放在椅子上，展现出竞技泳衣包裹着的身体。

轻井泽背对着我迟迟不转过身来。

“我可能这辈子都只能穿着这样的泳衣游泳了……”

她没办法下狠心，她害怕别人注意到她的伤痕，询问她是怎么受的伤。

我走近轻井泽，强行抓住她的手腕。

“你……你干吗？”

然后直接将她推进了泳池，瞬间水花四起，听到这边的动静，一个安全员拿着扩音器对着我们喊道：

“已经闭馆了！请出去！”

“你干什么！”

愤怒的少女从水面露出头来，我伸出了手。

“开心吗？”

“突然被你推下来，能开心吗？”

轻井泽毫不犹豫地抓住了我伸出来的手，然后向着自己的方向，也就是水中用力一拉。我没有站稳，小心不砸到她，然后借力落入了泳池中。比刚刚还要大的水花惹怒了安全员，连忙向我们这边走来，轻井泽却笑着将我从水里露出来的头再次按回水里。虽然幼稚，但能看到她那短暂却璀璨的笑容，可能也就值了。

8

在泳池玩完以后，可能是体力不支，总觉得很渴。

其他人可能也是一样的感受，接近黄昏，在我们从泳池回家的路上，一之濑的朋友犹豫着说道：

“小帆波，我想吃冰淇淋，你呢？”

“嗯，我也想吃。”

虽然游完泳整个人都痛快了，但还是热。

“要不然我们吃了再回去吧。”

有人看着不远处的便利店说道，大家心情都一样，没人反对。成员们一进到店里就直奔冰柜，堀北本来还在犹豫要不要买喝的，现在也和大家一样想吃冰淇淋。

“我吃这个！超级巧克力夹心块！”

池手里的冰淇淋是正常规格的三倍，价格却是正常规格的近四倍，感觉有点亏，但他自己喜欢就好。须藤和山内选择的是刨冰，一之濑是棒冰。

这种事情上都能显示出每个人的性格特点，着实有趣。佐仓缩在我身后，观察着情况。

“你要选哪个？”

“呃，选……选哪个好呢。”

她慌里慌张的，得不出答案也是自然，她站在那么远的地方踮起脚尖往冰柜里瞧，而从我的角度看都只能看见一小部分。在池他们挑完离开后，我轻轻推了她一下。

“再往前面走点。”

“嗯，嗯。”

买一个冰淇淋都这么辛苦，我跟在她旁边，和她一起选。

佐仓还在犹豫，不知如何是好。

“该选哪个呢……”

“你讨厌吃冰淇淋吗？”

“不，是每一个都喜欢，这边所有的冰淇淋我可能都吃过。”她指着冰柜的右半部分说道。

就这么一会儿工夫，连堀北也选好，走向收银台结账了。

“你们快点啊！我们要走了！”

结完账的池半开玩笑地催促我们，佐仓听到后仿佛触电了一样，越来越焦急。

“呃，那个……对不起……我越是这种时候越没办法决定……”

“不要慌，他是开玩笑的，我也还没定呢。”

“你想选哪个？”

“我吗？”

我将注意力暂时从佐仓身上移开，看向冰柜里的冰淇淋。说实话在我眼里它们都长得差不多。

“我就吃这个吧。”

我拿起来的是常见的软冰淇淋，上面一圈一圈卷着牛奶，还有一种是混着巧克力的，那个就下次再吃吧。

“那我也选这个，这个好吃。”

有种是我强行让她做出了选择的感觉，不过既然她本人也接受了的话，皆大欢喜。

买完走到外面，大家一起在便利店空地上开始享用美味。取下盖子，我将冰淇淋送入口中，它迅速在口中化开，奶香散了开来。

“这个……真好吃……”

让人上瘾的甘甜和凉爽渗透到了全身上下每一个角落，简直就是一场革命，原来冰淇淋这么好吃，就是吃多了对身体不好……

“你吃得好香啊，就像是第一次吃冰淇淋一样。”

“这么热，谁都会觉得好吃吧。”

看大家品尝着冰淇淋，其乐融融的画面就明白了。

“这倒是，可你未免吃得也太香了吧，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你。”

“因为他平时就像是人偶一样没有表情变化。”

我实在不能接受被同样像是人偶的堀北吐槽，可是，不知为何她和一之濑意见达成一致，开心得聊了起来，话题也从我转移到第二学期的事情上。

“喂，一之濑，你别光顾着聊天了，冰淇淋都要化了。”

“哇，真的！”

在这个温度下，露在外面的冰棒化掉也只是时间问题，一之濑赶忙用舌头舔去滴下的液体，将冰棒送入口中。

“唔谢唔啊呜。”

她嘴里包着冰棒，呜呜啊啊的好像是在道谢，享受着这一美味的同时，冰棒水滴落在柏油路上，留下浅浅的印记。

9

“辛苦啦，今天大家都很开心，对吧？”

“嗯，很开心能和堀北、佐仓同学说上话，我们下次再一起玩吧。”

B班的女生们对最后一天的休息日很是满意，发表了自己的感想。佐仓也放开了些，露出了淡淡的笑容。而池和山内，还有须藤则慌慌

张张的，连招呼都没好好打一个就去坐电梯了。

“之后去你房间里玩啊，绫小路。”

只留下这么多余的一句话。

“他们怎么了？记得平时要更开朗些的。”

“今天的样子有些奇怪，某人应该知道原因。”

她瞟了我一眼，但我没作声，当没听见。其中缘由颇多。

“那……学校里再见，绫小路同学。”

“明天见。”

和栉田、佐仓分开后，大厅里就只剩下我和堀北了，本以为她肯定是想避开栉田才留下的，但另一部电梯来了以后她也没有进去。

“不回去吗？”

“你呢？要不要再走一走？”

“嗯。”

我和堀北再次出了大厅，看着被夕阳染红了的天空漫步在林荫道上。

“没想到今天还挺开心的，偶尔这样休息一下也挺好。”

这句感想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令人惊讶。堀北还未干透的长发飞舞着，她慢慢说道：

“从明天开始就是第二学期了，肯定有比第一学期更严酷的考核在等着我们。”

“是啊。”

学校给刚入学的新生一直安排的应该是较为简单的考核，即便简单，也是无人岛生存战、船上的互相欺骗战等脱离了普通高中生正常标准的考核。接下来还不知道会有怎样的苦难在等着我们。

“我这个暑假思考了很多，我所做的事情和做成的事情。”

“看出什么来了吗？”

“这是秘密……和你说了的话会被笑话的。”

可能是什么让她觉得不好意思的事情，她没告诉我。

后记

四个月没见面啦，我是衣笠，最近悄悄参加了游戏界内人士举行的派对。

在那里见到的一位公司社长和我说他从学生时代开始就在玩我创作的游戏，我吓了一跳，顿时感受到了时间流逝之快。嗯，我还是不要想太多了……

言归正传，这次的故事发生在第四本的考核之后，即剩余的暑假里。

一部分没有台词的角色登场，为第五本的故事进行铺垫。

绫小路身边的女生形象也越来越丰富，虽然还没有什么进展，但将来有一天这里面的某个人（也许是接下来登场的人物）和绫小路的关系或许会超越友谊。同时，从下一本开始将逐渐开始讲述有关绫小路过去的事情。新的敌人将会登场，新的特别考核也会使得情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要和同班同学一起升上好班的学生、想要凭借一己之力胜出的学生、利用他人往上爬的学生，各种各样的角色将开始发挥自己独特的个性。

还有！翘首以盼的《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漫画第一本出版啦，和这次的番外1同时发售[5]，我的心情非常激动，读一本、摆一本、收藏一本，最少也要买三本！非常感谢漫画家一乃悠由老师把这本净是男生角色的作品画得这么出色。恐怕大家都在“怨”我没能和知世一起创造出更多的美少女吧，我会带着这种“怨恨”，将这

些“帅气”的男生角色的故事继续写下去的！（ 卑鄙脸）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本净是“心动”男生的《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番外1》以及漫画。

最后……这篇后记之后还有一个内幕篇，内幕篇将揭晓绫小路在正篇中迷之行为的真正目的和三傻的恐怖计划！

池宽治、山内春树和须藤健的暑假（内幕篇）

“……言归正传，我想就这次的三角洲行动召开一场作战会议。”

房间里闷热难耐，D班的池端坐着，紧握的双拳被放置在了膝盖之上，这很不像他。他拿手背擦去额头上冒出的豆大汗水，脸上泛着油光。

“我要把我这个夏天的青春全部赌在这上面，春树你呢？”

“我也一样，宽治，要是行动能成功的话我死而无憾。”

一直沉默不语的山内也表示同意，甚至愿意拿自己的生命来下注。

“说实话我是反对的，参不参加要在听完你的计划以后再决定。”须藤说道。

这三个人的想法各不相同，但目标一致，也都很积极。

可能是因为大家都出了汗，我感觉房间里越来越闷热了。

“绫小路……你也肯定会参加的吧？”

“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能不能先把空调打开？”

房间里满是汗臭味，我已经忍无可忍了。

“……也是，挺热的。”

那一开始就让我打开空调啊，说什么要营造气氛，偏不让我开，这明明是我的房间。

“为什么每次都选在我的房间里讨论啊？”

“以前没解释过吗？你的房间收拾得最干净了，其他人的屋子里到处是用过的纸巾 和掉落的体毛，脏死了，山内的屋里更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须藤你不也一样！堆满了脏衣服和内衣内裤。”

这和我无关，我只希望他们能想着打扫。

“你的这个房间还是这么没有生活气息，和刚入学的时候一模一样，马上就有点数进账了，买点什么吧。”

“买地毯，地毯！屁股坐得太疼了。”

这个问题须藤以前也提到过，他边说边敲击地板。

“点数来之不易，要省着点花。”

我回了一句，结果须藤不知道为什么，跟我较上了劲。

“无人岛考核的时候多亏了铃音我们才得到了点数，你一点贡献没做，还在这儿装什么装。”

“就是，就是，话说有堀北在，我们升到C班也只是时间问题吧。”

从五月份的绝望沼泽中脱身而出，我们的点数正在以不可抵挡的势头赶上其他班级。

“那些难题等第二学期开始了以后再想吧，现在的重中之重是开展三角洲行动。”

“真的要做？”

“当然了，这可代表了我们的青春啊，难道你对这个目的崇高的行动有什么不满？”

现在三傻正聚集在我的房间里，就三角洲行动展开热烈的讨论。

这件事起源于前几天晚上他们在手机上聊的某个计划。

“你还给它起这么个名字，不就是偷窥吗？”

没错，这个行动虽然美其名曰 三角洲，实际内容就是偷窥。但具体的行动计划目前只有池一个人知道。

“欣赏女性的身体……这有什么不对的！这才是青春！”

不要说不对了，这简直就是天大的重罪。

可眼前这个男生还在这里堂而皇之地说着这个，甚至给它冠上青春的名号。

要是偷窥行为暴露了的话，十有八九会上新闻 。

“被女生发现了怎么办？不会是生气这么简单的。”

虽然还不知道他要采用什么方法，但风险肯定存在。

我打算设法让他死心。须藤可能也是对这一点比较在意，向莽撞的池和山内提出了相似的质疑。

“绫小路说得对，这个行动有风险。现在又不像是小学的时候在教室里换运动服，初中修学旅行时在老旧旅馆里洗澡那样轻易就能偷看到。”

“别担心，号称超级天才的池宽治我制定的计划是天衣无缝的。”

池站了起来，开始讲解自己自信的来源，趾高气扬。

“你们想知道的是在哪里偷看和怎么偷看，对不对？小事一桩，我早就想好了，你们冷静听我讲。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选择对象，机会千载难逢，不能浪费在没什么看头的丑八怪身上，而且最好是D班的女生，看我们身边的可爱女生才叫人兴奋。”

“我赞成，可是哪有机会啊……”

“没有机会就要创造机会！”

池挥舞食指操作手机，然后将屏幕对准我们。

“你们忘了吗？泳池从昨天起对外开放，正在举办大型活动。”

“哦，哦？这是个偷窥的好机会啊！可是，我还没有去过这里的泳池。”

我看向池的手机，上面确实写了有关泳池开放的消息，原本专供游泳部使用的特别游泳池设施在暑假的最后三天将面向全体学生开放，时间是这三天的早上九点到下午五点。确实，如果在这里的话，只要是来游泳的人，不论男女都要脱衣服换泳衣……

“我明白你想要邀请她们去游泳，创造机会让她们换衣服，可就算这样，你也是看不到的吧。”

我直截了当地表明了自己的看法，虽然还没有去过，但监控是肯定少不了的，更衣室里自然没有，外面走廊上估计设置了监控探头。只要有形迹可疑的男子接近女子更衣室，绝对会被立刻发现。

池架着胳膊，还是一副坚信事情尽在掌握的样子，山内则开始不安。

“哎，你真伤我心，我看起来像是想不到这一点的人吗？我从好几天以前就在为这一天做准备了。”

面对我的质疑，池毫不慌乱，看上去甚至像是胜券在握。

“准备？那你说说看。”

看着装模作样的池，山内忍不住了，赶忙问他。

“这么迫不及待？好，你们看这个。”

池将打印下来的游泳馆内部结构草图带了过来，看来是已经进行过彻底的调查，另外两个人忍不住感叹其认真程度。

“你居然还准备了这个！”

连我也惊呆了，更厉害的是这张草图上还有仔细的标注。

但有一点很奇怪，这上面的笔迹和池本人的不一样。

“你们看，这个泳池的大小是我们平时上课用的那个池子的两倍，一般不让游泳部之外的人进入，而且里面确实也安装了监控探

头。”

这是一座配备了共六个男女更衣室的大型设施，应该供专业比赛使用过。男女更衣室自然是在不同的方向，草图上手写的标记也表明了两边走廊都设有监控探头。

“这样的话我们肯定没机会。”

和男女澡堂一样，通往男女更衣室的路是分开的，往另一边走一步都会被怀疑居心不轨。况且这是暑假的最后一个活动，来参加的人不会少，偷窥计划到底还是行不通。

“我当然没想着走到女子更衣室前面去偷看啦，重要的是这条线。这是地面通风口的通道，连接了各个男女更衣室，更衣室按年级分配，相对的两个更衣室恰好连接的是同一个年级的男生和女生，你们说巧不巧！”

简单来说，一年级男生使用的更衣室通风口所连接的就是另一边的一年级女子更衣室，池可以循着这条管道去偷看女生们换衣服。我也明白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更衣室有这么多个，所以每个都不大，室内也没有障碍物，和设想情况一致的话，基本上可以肯定能从通风口偷看到换衣服的女生们。

可是，现在还有能够供人穿行的通风管道吗？

“通风口高十五厘米，宽四十厘米。”

“这个大小的话，人怎么也不可能穿得过去吧。”

就算勉强能通过，也不会像电影里那样顺利，要是中间卡住了的话就进退两难了。

“哈哈哈，这一点我早就想到了，我有这个！”

他洋洋得意地从包里拿出一个小车。

上面还伸出了一根类似天线的东西。

“无线电控制车……”

无线电控制车，即靠遥控器控制的玩具车，可实现远距离操控，而且车体上还搭载了摄像机，画面可直接显示在监控屏上。池接入电源，一顿操作过后，屏幕上出现了画面，虽然算不上是高清画质，也足够判断周围情况了，他可谓是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这个大小的话就可以放进通风口里面了，只要通过观察车上的摄像机传回的影像使其沿着通风口前进即可，不仅如此，车体上的迷你储存卡里还能够储存影像。”

池制定的计划黑暗至极，他的想法也太恐怖了。

完全就是犯罪行为，真是谢谢他了，这下子山内也会反对他的吧……

“哇哦！厉害！这就完美了！对吧，健？”

居然还同意了……也太轻浮了吧，我真的是吐槽之心满满。

“是啊……好像电视剧里的情节。”

“怎么样！是不是完美！”

确实，这样的话便有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达到目的……

因为想得太周到了，我不禁做出了一个假设。

“难道博士也参与了这次的偷窥计划？”

实在难以想象这会是池一个人想出来的，无线电控制车的价格也不是个小数目。

“你……你怎么知道？”

这很简单，准备周到的无线电控制车和那套做法都不像是池能想出来的，而且监控的位置和通风口的路线等知识不经过知识分子的调查也无法掌握。

“混蛋，居然暴露了！是啊，我问过博士，切，本来想把这些都装作是我想出来的。”

“所以当天的详细计划呢？”

这里面果然有博士的主意，池重新摆好架势，立即开始进行说明。

“首先邀请想偷窥的女生去泳池玩，估计到时候是同时进入更衣室对吧？我们在进去以后立刻占据最内侧通风口前面的位置，要是那附近有人的话，须藤你出手，就算是威胁，也要让他换个地方，然后你们三个迅速拿出毛巾 装作要换衣服，在通风口附近形成一堵人墙，不让别人看到，而我迅速取下通风口处的固定元件，将控制车放进去。因为要进行操作，你们就把我挡起来不要让别人看到，控制车停在女子更衣室前面，开始录像，估摸着女生差不多该换完了的时候撤退完工。”

他所说的过程相对简单，听起来容易实现，可里面还是有些不靠谱的地方。

“我把碍事的家伙都吓唬走，要是有人接近的话，叫他们离远点就行了吧？”

这个任务很适合须藤，大家都知道他不好对付，不会贸然接近的。

“你们知道了吗？这个三角洲行动的厉害。”

“可……可是，宽治啊，这是犯罪吧……感觉比单纯偷窥的情况还要严重……”

“严格意义上说这确实是犯罪，但是你们回想一下，你们过去肯定做过相似的事情吧？”

“啊？什么啊，我可没有犯过罪。”

“那我问你，健，用暴力伤害别人是犯罪吧？成年人要是打了谁的话会上新闻吧？你不就在使用暴力嘛。”

“这个……打架和暴力行为是不一样的。”

“不好意思，我就没有使用过暴力。”

“你参加吗？春树，应该不会有事吧。”

“没……没错，好，就按池说的来。”

“你们当真要做啊？这真的是犯罪。”

说得再好听，犯罪的本质没有发生变化。

“你从刚才开始就在说这个事啊，绫小路。”

“退一万步说，在这个高科技时代，偷窥发展成为了偷拍，若是暴露了的话，就算不会被抓起来，也够让你们退学了吧？”

“害怕退学就永远都看不到了！”

没错！须藤和山内举手高呼。

“就剩下你了，绫小路，你都听到这一步了，一定会协助我们的吧？”

“……我不太想。”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三个人组成人墙的话就绝对不会被别人发现了。”

他的眼神中充满了坚定，就算我退出了，他们也一定会做下去的。

“好，我帮你们。但是，池你答应我一件事，这次行动的风险很大，要是被发现了的话是不会不了了之的，所以你要发誓不论成功与否都只做这一次，否则我是不会提供帮助的，甚至有可能会报告给学校。”

我好话狠话混着说，目的是让池妥协。

要是我一个劲反对，池他们是有可能瞒着我实施这次犯罪行为的，所以我以提供帮助为条件，要他保证只做这一回。可以确认的是，若是东窗事发，D班或许会分崩离析，这一点，在座的所有人应该都明白。

“嗯，我也知道这种事情是做不得多次的。”

“那好，我明白你是想要堵上自己学生的青春来挑战这件事了。”

“我提一个建议，泳池九点开门的话，我们最好赶在那个时间点去，最先进去的人好占最里面的位置。”

“原来如此！就采用绫小路这个建议！放手一搏吧！”

这是在去泳池前一天举行的讨论，是三角洲行动的全貌。

1

到了泳池日当天，最先进入更衣室的我们立刻占住了后面的位置，将毛巾 展开，陆陆续续进来的男生们都在各聊各的，没人注意到我们。

“快点，池。”

须藤展开毛巾 ，装作换衣服，并催促蹲在通风口前进行操作的池。池将预先包裹在浴巾 里的无线电控制车和遥控器拿出来，取下装在通风口处的固定元件，迅速放入控制车开始进行操作。

搭载了小电筒的控制车在小小的监视屏上显示出行进路径。

“什么鬼！好暗啊！”

小电筒的照明强度小，行进在逐渐昏 暗的通风管道中，监视屏上的画面也越来越不清晰。

即便如此，控制车还是向着慢慢靠近的光明不懈前进着，就算走过了头，也有铁栏杆挡着，不用担心掉出去，但还是要谨慎地保持低速前进。

“好嘞，马上就到了……”

监视屏上已经显示出了更衣室的样子，虽然画质欠佳，但是能看到堀北等人的身影。

“唔，哇！”

池（博士）所制定的这个作战计划可以称得上圆满成功了，监视屏上清晰显现出了D班学生和一之濑的身姿，现在控制车已经在进行录像了吧。

监视屏上能实时观看女生们换衣服。

“宽治你让我也看看，隔这么远我看不清。”

“混蛋，我也要看。”

须藤和山内不满地催促池把监视屏让出来，但要是这么持续下去的话就免不了会被其他男生怀疑，我决定利用这一点。

“反正已经在录像了，还是不要争了吧，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

“对对对，先换衣服……”

山内撇了撇嘴，沉下脸来，很遗憾的样子。

是的，就算不能通过监视屏偷看到，控制车上搭载的迷你储存卡也已经将录像画面全部保存了下来。池压制住自己想要尽快把控制车召唤回来的冲动。

他们将遥控器和行李一起塞进柜子里，先把衣服换了。

“该等多长时间呢……”

“我想放二十分钟，至少……”

太早收回来没办法把更衣画面录完整，放置的时间过长导致收不回来的情况都必须避免，另外如果男生们换衣服时间太长了的话也会有麻烦。这估计是这些人一生中最长的二十分钟了。

“我先走了。”

“哇，等一下，绫小路！你要背叛我们吗？你以后就算求我们也不会给你看的。”

“不是，过了二十分钟都没有男生出去的话她们会起疑的。”

“啊，也是……那你帮我们打好掩护啊。”

“知道。”

我留下等待回收控制车的三人，先一步前往泳池。

2

在我走出男子更衣室的同时，女子更衣室里正上演着三傻无限憧憬的理想画面。不对，实际上摄像机也记录下了那声音和情景。

“这种感觉还挺新奇的，还是第一次在上课以外的时间来学校的泳池。”

栉田一边将自己的包放进储物柜中一边说道。

而旁边的一之濑已经要开始换衣服了。

“是啊，就像是来大众泳池玩一样。”

“一之濑同学你的身材真好……”

栉田被迷住了，不由得感叹道。一之濑有些不好意思，但在看到栉田的体型之后也发出了赞叹。

“栉田同学你的比例才叫好，完全不输给我这种。”

另一边，佐仓站在离二人稍远点的地方开始换衣服。即使大家都是女生，她还是会觉得很不好意思，而且一想到这之后要去泳池，身体就愈加沉重。

和上课不一样，这里好在能穿着泳装上衣把上半身都包裹起来，这个东西对于佐仓这种容易害羞的人来说简直就是救世主般的存在。

“一之濑同学，你能不能不要一直看着我？”

感受到来自一之濑的热切视线，堀北觉得有些不适，停下换衣服的动作，远离了她。

“呀，对不起对不起，堀北同学你的皮肤白皙又有光泽，我一时着了迷，同样作为女生，果然还是忍不住把注意力放在可爱的女孩身上，桔梗你不这么觉得吗？”

“嗯，堀北同学特别可爱。”

“……”

听到栉田的那句话，堀北叹了口气，但也没停止换衣服的动作。

“不过我还以为堀北同学你不会参加这种活动呢，还好你也来了。”

“我确实也不是因为想来才来的，有时候人需要做些不是出于自己本意、只能闭着眼睛接受的事情。”

“嗯？堀北同学你说的话好难懂啊。”

当然了，具体情况和谁都不能说，手卡在水瓶里拔不出来这种事情简直就是人生的耻辱，是要带进坟墓的秘密。堀北现在还在因为让绫小路知道了这件事而后悔不已，反省自己当时为什么会陷入慌乱，给他打了电话。

“换衣服的时候别跟我说话怎么样？”

被堀北冷落了的一之濑确定了下一个目标，也就是站在后面悄悄换着衣服的佐仓。一之濑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信条谨记在心，想要和所有人搞好关系，明显孤零零一个人的佐仓自然会成为她的目标。虽然不知道D班内部的具体情况，但她很明白佐仓同样是个值得认真相处的人。去深究人家的隐私自然不对，一之濑做不到完全无视她。

栉田和堀北也不随便和佐仓说话。佐仓一眼看上去像是那种比较内向成熟的人，但据一之濑的分析，佐仓虽然认生，但会对亲近了的人敞开心扉，自己应该也有和她成为朋友的机会。

“好久都没和佐仓同学这样见面了呢，不在一个班就老是见不着。”

“是……是啊……”

“小帆波和佐仓同学认识啊，这倒是让我有点意外。”

栉田对二人的关系产生疑问，有些顾虑地问道。

“之前有一点交集，对吧？”

“嗯，嗯……”

佐仓比想象中的更僵硬，她怯怯懦懦地回答。

那害羞的样子让一之濑心中莫名产生了动摇，但她忍住了。

“不过……”

一之濑盯着佐仓的身体，但不至于不礼貌。那可爱的脸庞配上纤细有料的身材，简直就是杂志上的模特本人。

佐仓属于能够让人产生保护欲的那种类型，要是性格再开朗些的话估计能成为全年级数一数二的人气女生。

“对了，小帆波，我可以问问你关于神崎同学的事情吗？”

“嗯？神崎同学怎么了吗？”

一之濑正在心中估摸着如何消除自己和佐仓之间的距离感，在听到栉田抛过来的话题后，转移了自己的注意。

佐仓认定这是一个逃开的好机会，拉开了自己和一之濑之间的距离。

“我们班里有女生喜欢神崎同学，想知道他这方面的情况怎么样。”

“哇，没想到他这么受欢迎啊，我们班里也有女生对他有意思，啊，但现在应该还是单身吧？”

“这样啊，那我们这边就试着向他搭讪。”

“嗯嗯，他也会挺开心的吧，应该。”

“应该啊。”

听到这个不确定的回答，栉田无奈地笑了。

“他比较沉默，不爱说话，这虽然没什么，但他太少表达自己的主张了，让人搞不清楚他在想什么。”

这是作为同学最直观的感受。

“是啊，那样的话确实不好了解。”

在这种小范围的讨论正热烈进行着的时候，周围的人已经要换上泳衣了。

“哇，得赶紧换了。”

意识到自己已经耽误了一点时间的一之濑迅速脱掉自己的衣服，那速度堪比男生。

“好啦，我换完了！”

从最后一名赶上来的一之濑放声说道。

“我先去啦。”

应该是抑制不住自己想要赶紧奔向泳池边上的冲动，她拿着储物柜的钥匙离开了更衣室。

“她就像一阵台风一样。”

堀北没有别的意思，单纯将自己的感想表达出来，也不是为了说给谁听。

但是稍远处的栉田听到了，把这句话接了起来：

“和她待在一起，会不由得开心起来呢。”

栉田这样说道。

堀北只看了栉田一眼，并没有接茬。

栉田自然也不会多想。

但是她接着又说了一句话，不是对着堀北，而是那位新的来访者。

“咦，轻井泽同学？早上好，你们也来玩了啊。”

总是对周围情况很是敏感的栉田，立刻注意到了来到更衣室的轻井泽和其他两个女生。

“真巧，我们也来游泳了。”

“欸……”

栉田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因为轻井泽以前从来没有在游泳课上游过泳。

轻井泽等人向着靠里的储物柜走去，栉田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还是将注意力转回自己这里，继续换衣服。

“哇……真有这回事，这群变态，无耻之徒……”

轻井泽看到了紧贴着地面通风口铁栏杆停着的无线电控制车，发光的镜头正以绝佳角度拍下女生更衣室里的画面。

一般来说这个铁栏杆谁都能取下来，但还是得费点工夫和时间的，因为十字螺丝被安在了四个角上，必须把它们都拆下来。可轻井泽抓住铁栏杆往后一拉，就轻而易举地将它取了下来。

她并不是怪力少女，也不擅长拧螺丝。

其实单纯因为她昨天就进到了这间更衣室，提前将螺丝拧了下来。而且就算没有螺丝，铁栏杆也能轻易固定住。

轻井泽扣下控制车，用手将它拿了起来。旁边的指示灯闪烁着淡淡的红光，表示正在录像，她按照预先从绫小路那里听来的步骤，把迷你储存卡从车上拆了下来，此时录像功能就停止了，不进行录像操作的话，指示灯是不会亮起的。

然后立刻将一张没有任何数据的新卡插进去，放回地面通风口。

“这样就可以了。”

估计一会儿过后，控制车就会原路返回。

“只有那个家伙做了件人事……”

她惊讶于那群男生的无耻行为，但同时也在思考着那唯一一个为阻止这件事而行动的人——绫小路。要是绫小路也参与了偷窥行动，

或者对这件事视而不见，那么班里班外的女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男生看光，而且其影像还会作为数据永久留存下来。

“小惠，结束了吗？”

从轻井泽背后向她搭话的是同班同学园田，另一个女生石仓也在局促不安地看着她。

“嗯，久等了，已经结束了。”

在更衣室里，一个人一直盯着地面通风口看的话是很显眼的，容易引起别人的怀疑。和池他们制造人墙进行遮挡一样，轻井泽也叫来了好朋友挡住别人的视线。

为了制造出通风口附近的储物柜已经全部被占用了的假象，她当然没有忘记事先给它们上锁。现在轻井泽正悄悄地将锁一个个打开，恢复原状，她很冷静。

轻井泽没有向朋友园田和石仓进行过多的解释，她相信就算不解释，这二位都会老老实实地按她说的做，并绝不泄密……她选择的是性格绝不强势、同时害怕失去朋友的人。

换好衣服，确认D班的那几个熟面孔都不在了以后，她对身旁的二人感谢道：

“谢谢你们今天帮我，我这之后还有点事情，你们两个人去玩吧。”

“啊，嗯，好的！”

两人相互点头致意，轻井泽也没再说什么了。

3

在泳池玩到筋疲力尽后，我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门前已经有三个人在等着了，他们兴奋不已。

“绫小路你太慢了！快点开门！”

须藤等不及了，他踢了踢门，这可不是什么好事，不仅会给邻居造成困扰，还有可能被宿舍管理员盯上。

“绫小路你快点！”

我在这群已经按捺不住激动心情的男生的催促下打开了自己的房门，池的手里还握着从无线电控制车上收回来的储存卡，这三个人相信这里面肯定记录了女生们更衣时的画面。

他们冲进我的房间，直接打开电脑。

“要……要是内容不错的话，之后也给我拷贝一份……”

“等等，先让我确认一下啊，你们可没有看铃音身体的权利。”

“你们两个人都冷静点，大家一起好好看吧，嘻嘻嘻嘻嘻。”

他们已经无暇顾忌我了，正迫切等待着电脑开机。这一天真够累的，我直接瘫坐在了床上。

“你们看完以后就回去吧。”

“什么啊，绫小路，你一个人装什么正经，你也想看的吧？”

“你们要是想回头的话，现在还来得及。”

“啊，我懂了，你是在装好孩子，我还偏就不让你看了。”

池伸出双臂挡在电脑前面，想要拦住我的视线。

“欸欸欸！怎么什么都没有！”

应该是从博士那里借来的迷你储存卡读卡器里没有任何数据，也就是说无线电控制车并没有发挥出录像功能。

“没……没有数据？”

“怎么可能？当……当时不是调至录像模式了吗？嗯？”

三人手忙脚乱地反复查看文件，可里面什么都没有。

这是自然，因为装有录像的储存卡已经被轻井泽取出，换了一张空卡进去，他们再怎么找，也不会找到的。

而另一方面，原来的储存卡已经被销毁，录像数据早已烟消云散。

“怎么会这样啊啊啊啊！”

三傻的野心就这样在内部阻碍下消亡了。

[1]指日本升学选拔时，向志愿学校提出的参考成绩。

[2]日本相扑协会经营的体育设施。

[3]原文为German Suplex，一种职业摔跤招式。

[4]此处系须藤的误用，正确写法为脑筋，指的是想法很单纯的体育风格人物或者盲目冒失的热血汉。

[5]这里指的是日文版发售时间。


欢迎来到
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番外2
〔日〕衣笠彰梧 著
KINUGASA SYOUGO
〔日〕知世俊作 绘
TOMOSESHUNSAKU
新鲜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版权信息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番外2

作者：（ 日）衣笠彰梧

绘图：（ 日）知世俊作

译者：新鲜

品牌方：九久读书人

目　录

版权信息
第一个冬天
丘比特之箭
伊吹澪的灾难日
各自的过节方式
曲 折的四人约会
弓 箭的去向
后记


欢迎来到实力至上主义的教室
番外2


佐藤麻耶
筱原皋月


松下千秋


佐仓爱里


长谷部波瑠加


綾小路清隆


轻井泽惠

第一个冬天

清晨到来，外面还在静静地下着雪。

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气氛正浓。

世界各地的人们大多是和珍贵的家人或是恋人一起度过的吧。这所学校应该也有不少这样的恋人。

临近约定的时间，我整理了一下自己的仪表。

“已经过了八个月了啊。”

进入这所学校以来，时间过得飞快。

从另一种意义而言，我说不定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吧。

打开连接阳台落地窗的一个小缝，冷风瞬间灌入。

与此同时，女生的笑声也传入屋里。

似乎是要去榉树购物中心玩。

“我也差不多该要出发了。”已经过了十一点，我关上了窗。

今天是和佐藤麻耶约会的日子。

这一天过后，会有什么变化呢……一切还未知。

但至少，这对我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一天。

喜欢上一个人。

珍视一个人。

单单和对方做一样的事情，就能够共享幸福。

成为对方无可替代的存在。

我真的能明白这样的感情和事情吗？

冬日假期的小小物语，在十二月二十三日，也就是平安夜前一天拉开帷幕。

丘比特之箭

十二月二十三日，晴。

今天早晨自然醒了。

难以置信的舒畅，起了床，也如同在梦中一样心情愉悦。

这是我最初的变化。

发生什么变化了吗？要是被人这样问的话，我一定会矢口否认。

但是，并不是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实际上是有变化的。

而且是戏剧性的变化。

束缚我的、令人厌恶的过去从我轻井泽惠身上消失了。

正确来说，应该是我获得了不输给束缚自己过去的力量。

事情发生在昨天，宣告第二学期结束的结业式之后。

我被龙园叫了出去，受到了他的欺凌虐待。

虽然说出来有些丢人，但这是赤裸裸的事实。

我坠入了深渊。

我为了寻找救赎而逃到这所学校，没想到又再次被打入地狱。

除此之外，龙园还告诉了我好多好多东西。其中，使我最受打击的，便是真锅她们是受清隆指使来欺负我一事。

刚听到这一消息的时候，绝望与愤怒席卷而来，但……最终我获救了。

被清隆救了。

我平安离开天台，发现前任学生会长和茶柱老师正等着我。他们并没有多嘴，只是帮助我，让我不要被无关的人看到。说实话，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我可能都无法顺利走回宿舍吧。他们只是告诉我，他们二人也是按清隆的指示行动，大概知道这是使我放心的唯一方法。

天台上的事，是被真锅她们所欺凌而暴露出自己缺点的我自己所种下的恶果。

如果我拥有和过去一刀两断的勇气的话，那时候我应该可以更加坚定，也不会回想起初中时期的悲惨遭遇吧。

不，不是这样的。根本问题还是在于我自己。

我为了能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大，一直都摆出一副很傲慢的态度，而这惹得真锅她们不痛快。这是我选择的不被他人欺凌方法的缺点。

“呼……”

我呼出一口气，但这并不是叹气。

这是……憋在心里的一口长气吧，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

但是有一件事我很确定。

不管我是睡着还是醒着，清隆 都一直在我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真是够了，我太不正常了……”

明明没有发烧，但不知道为何身体发热。

我按住发热的额头，闭上了双眼。

绫小路清隆，一年D班。

最初真的没有注意到他，对我来说他不过是一个存在感低的同班同学。

虽然一些女生觉得他长得挺帅，还成为饭后谈资来着，但是我对他没有兴趣。

而且那些同学也很快将他忘得一干二净。在这个时代，社交能力也是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受欢迎的重要条件。清隆 绝不具备这一能力。

不管他运动神经再怎么发达，不会与人打交道的话，受欢迎程度很难得以提高。

正是因为拥有良好的社交能力，以洋介为首，A班的司城同学，还有B班的柴田同学才会那么受欢迎。

但是实际上，清隆 也并不是不擅长聊天，脑子也很聪明，而且像大人一样冷静，运动神经也不输高年级学生。总之，实力之强令人难以置信……

虽然也有冷酷和乖张的一面，但是……最后他还是来救我脱离了苦海。

“什么！”

难道我，在不知不觉中对清隆产生了……

“不，不不不！不可能，不可能！”

我捂住了通红的脸，左右狠狠摇头。

并不是觉得不应该谈恋爱，说到底我也是心中怀春的少女。但是，怎么说呢，我无法接受自己对清隆抱有那样的感情。

“对，肯定不是这样。都是因为他我才碰上欺凌的……”

倒不如说是希望他能感谢我的不怪之恩。

还要把我的心都拿走什么的，我不可能让这么幼稚的事情发生。

我站在镜子前，整理因为刚起床还乱糟糟的头发。

“我是不是人太好了。”

他让我身陷困境，正常人会原谅清隆所做的事情吗？

多半不会。肯定不会。倒不如说应该会恨他。

只有我这样宽宏大量的人，才会选择原谅。

你就知足吧，清隆。

我反复在脑子里说给自己听，试图摆脱错误的幻想。

但是，我不会在清隆面前告诉他我已经原谅他了。

相反，倒想稍微为难他一下。让他意识到被利用了的我生气了，这还差不多。

而且，说不定我下次见到清隆的时候火气就会往上冒呢。

正当我还在想这件事的时候，手机上来了消息。

今天十一点，拜托啦，轻井泽同学。

“对了，差点把这事儿忘了。”

是同班同学佐藤麻耶的信息。明天就是平安夜了，说是有事找我商量，想今天见一面。

我和她关系不是特别亲密，平时交流也不多。当然作为同班同学关系还是挺好的，但是像这样被单独约出去还是首次。

“不过我可真厉害。”

想夸一夸昨天明明在寒冷冬日下，被劈头盖脸浇了几桶水、现在却还活蹦乱跳的自己。当时身体都凉透了，之后虽说马上泡了澡温暖了身体，但要是一般女孩子的话，一定会感冒，在床上躺个三天三夜也不奇怪。

“因为我早就习惯了……吧。”

自然而然地说出了有点自虐倾向的段子。

昨天为止的自己。

一度以为自己已经改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但实际上并没有。

过去，我害怕被欺负而时刻战战兢兢，心底的阴暗角落也不断在扩大。

但是我现在可以很确切地说。

我改变了。

脱掉睡衣，身上的伤痕映入眼帘，我那么厌恶它们，却又不得不看到它们。

要是每天都要让我看着这些伤痕的话，心情低落定会如死灰一般。

但是，我已不如昨天那般在意了。

明明我那么厌恶这些给我带来了无尽悔恨、痛苦与悲伤的伤口。

却在短短一天的时间里就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实在让人难以置信。

虽然可能只是没有表现在脸上……但是，清隆……是不一样的吧。

就算看见了我的伤痕，他也没有表现出任何不适。

只是没有表现出来吗？还是说当时船内灯光昏暗没看到？或者是当时清隆专心于恫吓真锅她们，没有想这个事？

只是装出来的？心里其实是不舒服的？

还是说……实际上也没觉得不舒服？

肯定与否定的答案在我脑中盘旋。

但是，再怎么想也不会得出答案。

“够了够了！我怎么又在想这个！我真是个傻瓜！”

暂且不要再去想清隆的事了，就这么做。

那次只不过是个意外，我必须忘掉。

我穿上衣服，收拾妥当。

1

收拾打扮花了些时间，我小跑着冲向目的地。

寒假里的榉树购物中心人满为患，到处都是学生。

学生们都来这里玩了吗？今天要比平时周末的人多得多。

“也是，只有这一个玩的地方了。”

虽说这里该有的东西都有了，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但这里总是一成不变的。

我总算是及时赶到了约好的咖啡店，看到佐藤拿着手机在门口等着便向她打招呼：

“早上好啊，佐藤。”

“啊，轻井泽同学！早上好！”

佐藤向我招手，眼中闪烁着光芒。看来她事先去过美容院，头发打理得非常好看，让人浮想联翩。

佐藤提出有事想和我商量是在昨天晚上。

我虽说身心都很疲惫，但是并没有告诉她昨天发生的事。我被叫到天台，还被泼了冷水，这都必须当作“没有发生过的事”。

也就是说，在佐藤她们看来我必须是平常的我。所以，我本该拒绝她的请求但还是答应了。

而且……从不久前开始，佐藤的行为也同样引起了我的注意。

“对不起啊，突然把你叫出来。”

“小事一桩，没关系的。”

“你能这么说真是太好啦！”

佐藤看起来很开心，我们按计划进到了店里。

店里已经满座了，但正好有一桌人要走，我们顺利地落座。

“果然人很多。”

我不禁这么说道。这一盛况让人瞠目结舌。

“寒假期间，所有年级好像都没有什么考核。”

佐藤说道。我的疑问和她相同。

暑假的时候，我们一年级学生可都立刻乘坐豪华邮轮出海了。但现在能看到各个年级的学生，所以应该是没有进行什么特别考核。

难道学校是让学生们寒假好好休息一下？

还是说会在寒假结束，年末年初的时候进行什么考核？不要那样啊。

“没有吃早饭的话，就多点一些哦。我请客。”

佐藤大方地笑着说。

我收下她的好意，点了美式司康面包和拿铁。

“要和我商量什么呢？”

既然她都请我吃饭了，应该是有事要我帮忙吧。

我微微端正身体，侧耳倾听。

“唔，嗯，其实我……最近有一个约会。”

佐藤开口说道。

“约会？”

我尽量抑制着自己的惊讶，反问她。

“对。”

佐藤红了脸，再三点头回应。

不好的预感，果然被我猜中了。

所以，要是我没猜错的话，约会对象是……

“嗯，和谁呢？”

佐藤像在等我问她这个问题一般。

“是绫小路同学，有些意外……吧？”

佐藤害羞却高兴地说，声音很小。

我突然有些耳鸣，但还是故作镇定。

把端上来的司康面包拿在手里，狠狠咬了一口。

面包渣纷纷掉落在托盘里。

口内有些发干，我又灌下一口拿铁。

“欸……原来佐藤你喜欢绫小路啊，真没想到。”

我自然早就注意到佐藤喜欢上了清隆。

但是既然她以前没有直接和我说过，那我还是装一直都不知道比较好。

“确实很意外吧？其实我有段时间也不太敢相信。但是，体育祭的时候不是有接力赛嘛，看到他飞奔的身影，我瞬间就心动了。”

佐藤话语中的兴奋劲儿让我这个听众都有些不好意思。

完全就是“恋爱中的少女”的样子。

“但是，你不觉得他存在感很低吗？佐藤你的话，还可以找到更好的男朋友吧。比如说，另一个班的司城同学。”

他是年级里数一数二的帅哥，有一段时间相当受欢迎。

虽然最近没怎么听说他的消息，我劝佐藤考虑一下他。

“应该不行吧，听说他好像不久前和同一个社团的学姐在一起了。”

这样啊，原来是已经有了女朋友，难怪最近没怎么听说他的花边消息。

活跃在电视节目里的偶像，不论男女，在谈了恋爱以后人气都会急速下降。

“这样啊，那里中同学呢？他现在应该单身吧？”

“他确实长得挺帅的，但是……好像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再怎么给她推荐其他人气高的男生，她也完全不为所动。

看来佐藤并不是单纯喜欢清隆的外表。

这话听起来好像是说清隆没有司城和里中那么帅一样……但清隆只是现在没有那么起眼，实际上和其他人比外貌的话，绝对是顶尖的。

也就是说，喜欢上清隆的佐藤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吗……

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恋人的外貌是能够代表一定身份地位的。

被人知道在和这么帅的男生交往，或者是在和这么漂亮的女生交往，光是如此，自己的评价都会上一个台阶。我因为和平田同学交往而得到的好处早已超出了我自己的想象。要是佐藤在这个时间点和清隆开始交往的话，人气可能会急剧上涨。如果清隆再进一步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崭露头角的话，会比平田还要受欢迎。

虽说清隆因为接力赛的优秀表现受到了一定的注目，现阶段也还没有那么吸引女生。他平时寡言少语，只和堀北同学说话，这大概是他目前还不怎么受女生欢迎的原因吧。除此之外，他和池、山内，还有须藤这样完全不受女生欢迎的人做朋友，给人的印象也好不到哪儿去。

但不管怎么说，佐藤到目前为止应该都和清隆没有那么多接触。

光是因为看到他在接力赛时的表现就喜欢上他的话，这也太随便了吧。

相比之下，我更加了解清隆。

至于清隆真正的样子，或者说是他私下的一面，佐藤应该是一无所知。

啊！够了够了，现在这些都无所谓。

我没有理由去说佐藤的坏话，从我的立场出发，我必须支持并帮助她。

因为我是平田洋介的女朋友。

所以，毫无理由去阻止别人的恋情发展。

要当好平田女朋友的角色，作为D班女生领袖，作为轻井泽惠，我追问道：

“这么问可能不太好，不过，你当真想和清隆在一起？”

“嗯。”

佐藤没有迟疑，点头回答。

看来她已经决定好了，接近清隆也并不只是玩玩而已。

而我早就注意到了这点。

“有了喜欢的人不挺好的嘛，而且绫小路同学现在也应该还是单身。”

“对啊，所以我才想抓住现在这个机会。要是其他女生也喜欢上绫小路同学了……我一想到这个就会有些着急。”

请普通朋友或者是挚友为自己的恋情出谋划策之后，喜欢的人却被夺走，这种狗血故事并不少见。佐藤抱有戒备也不足为奇。

而拥有在年级里数一数二的男朋友的我，危险性极低。

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已经发展到了想在寒假就约会的地步。

清隆这个家伙，明明看样子对佐藤没什么兴趣，发生了天台上的事情以后还照样要和人家约会。

我无意识中把装吸管的纸袋子撕得粉碎。

“难道你要找我商量的就是约会的事？”

佐藤点了点头，眼中放出光彩。从刚刚开始就有些过于闪耀。

“嗯。约会的秘诀呀，怎么样约会才好呀，你是怎么开始和平田同学交往的呀什么的，想让你多多教教我。”

D班里，明确宣布过正在交往的只有我和洋介。就算向其他班里的朋友求助，人家可能连叫绫小路的这个人都不知道。

所以说，佐藤来拜托我也是情有可原。

“轻井泽同学，你不是入学还没多久就和平田同学在一起了吗？”

“嗯，确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很了不起，真的太厉害了，我很佩服！”

佐藤这样说着，紧紧握住我的双手。

“请把这个本领传授给我吧！”

“也算不上是本领……”

说到底，佐藤想要的答案，我一个都答不上来。

从初中时期险恶的校园霸凌中逃脱的我，抱着不能再做被欺负一方的决心，接近了平田。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真是太幸运了。

虽然我看出平田不会伤害我之后才去拜托他的，但当时确实也算得上是孤注一掷。要是他拒绝了当我假男友的请求，现在的情况就会完全不同吧。不单是被狠狠拒绝，我被霸凌的过去也可能会被大家知晓。

洋介是一个真心注重班级和睦的人，他说要是当我的假男友能够帮助到我的话，那就没问题，爽快地答应了。

我成功地躲到了他的保护伞下。

班级中心人物洋介的女朋友，这个名号发挥的效用超出了我的想象。

虽然最初有来自班里女生的羡慕嫉妒，但是这些嫉妒很快也就消失不见了。

我想到自己一直以来所受到的虐待，对许多学生都采取了高压态度。买昂贵的东西，或者是向其他同学索要点数之类的行为，我都一一效仿。

正因如此，我才能稳坐D班女生领袖的宝座。

但是，一切都建立在虚假之上的我，什么能做到，什么做不到，划分得清清楚楚。就算佐藤拜托我教她怎么谈恋爱，我也束手无策。

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又怎么会懂谈恋爱的技巧呢。

刚刚开始交往的时候，为了向周围传播“正在交往”的信号进行了几次假约会，但是两个人都只是做做样子。所以我完全不知道约会的时候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

我不想让佐藤的期待落空，也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不会谈恋爱。

要是以前的话，我多半会把杂志或者电视里半路看来的东西一本正经地讲给她听。把人物换成我自己，装作好像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样。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对待充分信赖我的佐藤，我不想说出那些不负责的话，糊弄过去。

近来，我开始讨厌装作豪爽傲慢的自己了，甚至有一瞬间想要告诉佐藤真相，但还是忍住了。在这所学校里，我必须要演好洋介女朋友的角色，堂堂正正地生活下去。

因此，不愿意撒的谎也必须要继续撒下去。

真的如此吗？

我到现在都离不开洋介的庇护吗？

我又开始想这些有的没的了。

眼下，唯一对我有威胁的真锅和龙园他们也经清隆的作战计划而被除掉了。也就是说，不会再有人说起我被霸凌的事。

而且令我安心的是，不论接下来发生什么，清隆都会帮助我。

虽然当洋介的女朋友有很多好处，但是就算我不再是他女朋友了，我在这所学校的地位也不会被夺走吧。那就说我被洋介甩了什么的，虽然可能会有点掉面子，但要是两个人商量好的话，应该是可行的。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重归单身。

单身以后，我就能谈一场真正的恋爱了。

也就是说……

不对，不应该现在想这种事，我面前的佐藤还在期待着我能给她提些好建议。继不继续和洋介假装交往的事情以后再说。

这次我彻底抛开一直让我分神的念头。

“佐藤你想要的约会不是试探性的那种，而是为了和绫小路同学在一起而动真格的那种吧？”

“没错。”

也就是要拿下清隆。

“怎么做才能成功呢？”

“这个……”

我认真地思考能让佐藤和清隆开始交往的方法。

清隆和其他男生完全不同，他会谈这种普普通通的恋爱吗……

还是说，他可能意外地憧憬着这种普通的爱情？

两种情况都有可能，让人难以判断。

我还在纠结的时候，佐藤拿出了手机。

“是不是我问得太笼统了？虽然我对恋爱还一窍不通，但试着制定了一个约会计划。你帮我看看吧。”

说完，她低下头，将写在手机备忘录里的约会计划拿给我看。

十二点集合→午饭→电影院→购物→在传说之树下告白→礼物

十分简单明了。

我发现了一个让我在意的地方。

“先等等啊，难道你打算在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就告白？”

“我想听天由命先碰碰运气……还要看看我当天有没有那个勇气。”

本来以为她会一步一步加深关系，没想到她打算速战速决。

“是不是太快了？我觉得再约会一两次以后再表白也不迟，也能及时了解到对方的缺点。”

当然啦，恋爱老手的话可能合不合适当即就可以下判断。但佐藤相当于恋爱新手，还是慢一点比较稳妥。

当然同样是新手的我的建议也没什么可信度……

但是我觉得，与其说佐藤是在焦虑表白能不能成功，倒更像是急着去炫耀。

难道，她是想在第三学期的时候作为清隆女朋友出场？

“还有啊，传说之树是什么啊？莫非是在它面前为爱起誓就能厮守一生？”

学校里有这么神奇的树？

就算这种神奇的力量是真实存在的，在这个未来变幻莫测的时代，十年二十年以后还要一直在一起也不一定是好事。

要是知道了他是渣男以后想分手也分不了，不得不一生和他在一起的话，倒不如说是诅咒。

“好像不是很有名，我是在看学校的电子告示板的时候发现的，说是在那棵树前表白成功了，而且有很多成功例子。”

什么……我竟然完全不知道。我还挺感兴趣的，就查了查。

不查不知道，好像是真的，好几个表白成功的例子都登在了学校的闲聊告示板上。

这棵树是在学校刚刚建成时由一位不知名的大人物赠予、移植在这里的。树龄看样子超过了五十年。

“这么说的话学校好像是有几棵很高大的树来着……”

我平时对树没有那么在意。

表白的时间是日落之前。下午的四点到五点。条件是这个时候周围没人。就好像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表白百分之九十九会成功。

不要说百分之九十九会成功了，这个传说怎么都让人觉得不可靠。

“就算有神树庇佑，还是很难实现吧？这个表白的时机可是不太好。”

“也是啊，要是告白的时候有不相关的人在场的话，难以顺利进行下去。”

这个时间段人流量是很大的，想找到表白的时机好像有些困难。可能也会有其他想要验证这个传说的男女。

必须要巧妙地找话题，直到出现只有他们俩人的时机。

当然，传说之树什么的也只是迷信，只不过是图个心理安慰。但是为了能让这重要的告白成功，必须要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说起来，你为什么会喜欢上绫小路同学？”

“欸？怎么突然这么问？”

“对不起，因为我完全不了解绫小路同学，怎么也想不起来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知道你喜欢他的哪些地方，说不定有利于修改约会计划，提出点好的建议不是吗？”

听到我的理由以后，佐藤害羞地用手遮着脸，小声说道：

“嗯……首先他很帅对吧？平时冷静稳重，跑步也很快……成绩也比我好……当然啦，平田同学一定更优秀，相比之下其他男生都太小孩子气了。”

应该指的是池和山内他们。这一点我也同意。

班里的男生都和小孩一样，完全不觉得他们和我们一样大。

所以在我们这个年纪，大部分的女孩子都对同龄人不抱希望，而和学长们走得很近。

“这……这个要对其他女孩子保密哦？我可不想让她们发觉到绫小路同学的优点。要是我没怎么谈过恋爱的事情被传开了的话就太丢人了。”

“和我商量没关系吗？”

“因为轻井泽同学你是平田的女朋友，所以很放心。”

果然很大程度上还是因为平田，佐藤才来向我寻求帮助的。

都求我到这个分上了，虽然我并不觉得不舒服……

但是为什么偏偏是清隆呢？

要是其他男生的话，我一定能真心诚意地帮助佐藤。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纠结过。

难道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哎……”

不小心叹了口气。和早晨不同，这次的叹气更为沉重。

听到我的叹气声，佐藤的脸上立刻浮现一丝忧虑。

“果……果然还是有些为难是吧？”

“啊，对不起，完全不是那个意思，真的。”

我急忙否认，但我的心中还是有解不开的疙瘩。

也并不是我喜欢清隆。

但怎么说呢，我和他的关系有些特殊。

我总是先想到这一点。

但是现在必须要转换一下大脑帮佐藤的忙。这我已经对自己说过好几遍了。

“那我们稍微修改一下约会计划吧。要是一起吃午饭的话，放在电影之后可能比较好。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可以聊电影的话题。”

“嗯，听你的。”

佐藤乖乖地点了点头，拿出了手机。

虽说电影票已经预定好了，流程还是改一下比较好。

吃完饭后去看电影，要是吃完饭以后出现了意料之外的事会有些难办，而且吃完饭困了的话也不好。

我打开电影院的主页。

“约会是什么时候啊？”

首先要确认一下电影时间还能不能更改。

“是后天。”

“这样啊，时间可是相当紧……后天是二十五号！”

我不禁站起来，然后又慌忙坐下。

“嘿嘿嘿。”

不对，什么嘿嘿嘿……

十二月二十五号，是一年当中对情侣而言最重要的日子之一。

清隆这个家伙居然同意在二十五号这天和别人约会，他到底在想什么啊！

这本是恋人们为进一步加深双方关系而一起度过的日子，是确认彼此感情的一天，并不适合开始一段新的关系。在这一天首次约会实在是太奇怪了。他应该委婉拒绝，将约会移到二十六号之后的啊。

要是他没这么做的话，他一定会遭到别人的蔑视。

我的内心受到强烈冲击。

“呼，呼。”

“轻井泽同学你怎么了？”

“我没事，别在意。”

我瞎起劲什么。

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约会和我无关，我不应该多嘴。

这是他们的自由。

道理我是明白的。啊，够了，我从刚刚开始到底怎么了？

我对自己的想法感到非常气愤，强行抑制住自己这一错误想法。

“二十五号啊……没事，总比明天的平安夜强。”

电影院的话平安夜的人要多得多。

那些人多半是想看完电影之后，一起度过接下来的一天。

虽说会有很多情侣来看电影，但是情侣只占了全体学生的百分之十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只要不在意时间和座位的话，预约是可以随时更改的。

“十一点五十分开始看电影，结束是在十三点三十分。两点前开始吃饭的话，差不多三点的时候吃完离开饭店。之后你们再稍微聊聊天，四点过后表白。大概这个样子？”

我试着调整了一下时间，这应该也是最合理的安排。

佐藤没有意见，满意地点了点头。

“然后……午餐也先预约了比较好。你想坐在窗边吧？”

避开中午人流高峰应该能顺利预约到。

“接下来，可以把想要点的菜定下来，菜单上没有的东西也可以做哟。”

“这样啊，我一直都不知道……真不愧是轻井泽同学。”

后天的话，餐厅应该也来得及准备。

哎，实际上这些都应该是男生来想的。

因为这次是佐藤表白，所以只能这样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这样做对不对。

因为我也没有真正地和谁约会过。

2

我和佐藤商量完以后，离开咖啡馆回家。

我们两个人一边闲聊一边走向宿舍。

“今天早上就积了一些雪，听说明早会更多。”

听到佐藤的话，我望了望周边的景色。虽说雪有些融化了，但目光所及之处都还有残雪。

要是雪还是像这样继续下的话，年内可能会一直有积雪。

雪啊，好像是前年的事情来着。粘上泥巴的雪被说成巧克力刨冰被人塞到我的嘴巴里。这就像是回忆起令人怀念的往昔一样。不知为何，这些记忆已经很遥远了。

“对我做这些事有什么可开心的呢？”

“什么？”

“对不起对不起，我总是在自言自语，对不起。”

自从昨天的那件事发生以后，我总是会不经意间想起以前的经历。

然而，佐藤的表情变得有些僵硬。

我以为是因为我的自言自语，但好像不是因为这个。

“其实，刚刚没有说，我还有一个请求。”

“反正我们已经是一条船上的人了，别顾虑这么多，直说吧。”

她轻拍了一下胸口说道：

“谢谢你轻井泽同学。嗯……那个，我很开心能和绫小路同学约会，但……”

对于这次重要的约会，内心有些不安吗？佐藤接着说道：

“实际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约会……有些不明白该怎么做。”

“你没有和别的男生交往过？”

佐藤害羞地点点头。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意识到了这点。

之前一直觉得像佐藤这样的女孩子会早早地开始谈恋爱，所以有些意外。

“因为你是轻井泽同学我才和你说的，马上就要高二了，我都没有约会过，这要是被其他人知道，一定会被嘲笑的。轻井泽同学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吧？”

“可能是有点晚吧，但只是因为没有遇到真正喜欢的人不是吗？这也是对自己的一种尊重。”

“你能这么说，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顺着她的意思接过话，不是为佐藤而是为了我自己。

“然后呢，我觉得自己多半会因为过于紧张而没办法顺利将约会进行下去。所以轻井泽同学和平田同学要不要也加入，进行四人约会？希望你们能帮我顺利推进我和绫小路同学的约会。”

佐藤这样请求道。我无法理解她提出的方案，一时头脑有些混乱。

“四……四人约会？帮……帮助？”

“要是我能早点说就好了。现在一切你都帮我预约好了。”佐藤很自责地向我道歉。

预约什么的几分钟就可以完事，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重要的是，我……一个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居然被拜托去当爱神丘比特，这也太滑稽了吧。

“不……不行吗？”

“这个……”

无疑，我应该拒绝。靠我那点浅薄的恋爱知识一定会出错的。

但佐藤也是第一次约会，说不定可以糊弄过去。

我这会儿应该装出威严稳重的样子，爽快地答应她吗？

“你果然还是想和平田同学两个人过圣诞节吧？”我还在苦恼应该怎么做的时候，佐藤脸上又浮现出了不安的神情，说道。

“嗯？”

对了，正常情侣明后两天都会在一起。一直以来我都会提前把这类事情安排妥当的，但是结业仪式之后脑子里一堆事，把这个给忘了。

佐藤以为我的校园生活一直都是一帆风顺的，这个请求在她看来并不是那么不自然，不合理。

但是……

心里有些别扭。

这和清隆无关。

我其实并不喜欢洋介，我们俩人也并没有真正在交往。

假情侣。

只要这个假情侣的关系一直持续下去，我和洋介都不会邂逅真正的爱情。

这件事让我放不下。

就连清隆也没有把我当作一个异性来看待。

而且，像我这样一个需要不停说谎的人真的能帮到佐藤吗？

“这个有点……”

考虑到最后本想拒绝，但我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从刚刚开始清隆就不停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要是他一直这样出现的话，着实不利于心理健康。

因此，让他不再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就可以了。

比如说，像这样让佐藤和清隆在一起……

这样的话，我的心就不会被清隆偷走了。

“交……交给我。我会帮你的。”

“真的吗，轻井泽同学？”

佐藤抓住我的手，欢呼雀跃。

原来她这么喜欢清隆啊。

所以，我必须要认真地支持她的初恋。

我用掌心盛起一些还没融化掉的积雪，“啪”地将它按在额头上。

我冷静了下来。

既然我决定要真心帮她，就做好这个四人约会吧。


清隆

我已经不是初中时的我了。

不是那个失去了三年光阴、整日活在绝望中的我了。

也不是那个刚进入高中的我了。

采用高压态度和同学接触相处没什么了不起的。

光靠那些是保护不了自己的，我不能和初中欺负我的人一样。

被抹杀掉自尊心，被强迫迎合，不得不顺着对方的意思说话做事，这样的关系不能说是真正的朋友。

如果确定进行四人约会的话，会有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首先就是要看洋介有没有空。这必须立刻确认。

我们圣诞节本来不打算见面的。

我们是情侣的消息已经人尽皆知，也没有必要再向周围的人展示。为了不浪费彼此的时间，定好了圣诞节各过各的。

要是被问起，就说是在房间里约会了。

要是被看到一个人在外面，就说是约好了晚上会合。

所以，洋介可能已经有约了。

“那个，想在绫小路同学面前装成是偶然碰到轻井泽同学你们的样子。”

当我正在脑子里推敲约会方案的时候，佐藤追加了这样一个请求。

“你是不想一开始就告诉他是四人约会？”

“不知道为什么我不太想提前告诉他，不可以吗？”

“啊，嗯……”

当然不是不行，要是佐藤不想说的话不说也可以。

但是……

我又想了想，立刻得出了答案。

“不行，还是乖乖地告诉他比较好。”

“这样啊。他会不会听到以后就不愿意了？”

看来佐藤觉得绫小路会反感这个。

“要是事后让他知道了这一切都是安排好的，他恐怕会更反感。”

“这样……”

“这由你来决定。”

我暂且告诉她我的想法，我没办法强制要求她该怎么做。

佐藤有些苦恼。但在我看来，这事必须告诉他。

清隆不可能察觉不到这是我们安排好的计划。

虽然不知道他会什么时候发现，但早晚会知道。

不过，要是我强硬地指出这一点的话会有些奇怪吧。

清隆很聪明的，还是不要骗他。这么和佐藤说，明显很不自然。

在她看来我和绫小路没有任何接触。

包括同班同学在内，所有人都是这么认为的。

但我没办法说四人约会不好，因为我并不了解这个。

要是她之后看到《四人约会最适合恋爱新手》这样的文章的话，责任就会到我头上。因此让佐藤做决定是最合适的。

“那天可以假装自然地偶遇吗？嗯，我觉得还是不告诉他比较好。”

她没有听进去我的建议，还是想隐瞒计划。

“要是你觉得这样好的话，我没有意见。”

我点点头。

接下来只能竭力隐瞒，尽量不被发现了。

既然事情已经这样，就试试我能骗清隆到哪一步吧。

“啊，要是洋介不想参加的话，就对不起了。”

我把这一点明确地告诉她。

回到家的我躺在床上，紧紧握着手机望向天花板。

从快到家的时候开始，我心中的芥蒂就在不断扩张。

和佐藤的商谈。

佐藤喜欢清隆这件事。

希望我帮助她和清隆成功在一起。

我在有些莫名生气的同时，也感受到了潜在的危机。

如果这件事只是单纯恋爱的话可能还好。

我可以绞尽脑汁想办法，给佐藤当后援。

但是……

我最在意的并不是与恋爱相关的部分。

而是清隆是不是出于对异性的兴趣而与佐藤约会这一点。

如果不是出于“恋爱目的”的话怎么办？

有可能演变成大问题。

虽然觉得自己可能想得太多了，但还是搞不懂，因为对方是清隆。

他脑子里真正在想什么，我是一点也不知道。

如果他不是为了要和异性在一起的话，难道是想了解佐藤这个人？

想借这个约会试探出佐藤可不可用？

我是这么想的。

就像他当初来接触我的目的一样，我担心佐藤也成为他顺利度过学校生活的一枚棋子。

如果佐藤是清隆要找的人——那么我的存在不就受到威胁了吗？

到时候有可能清隆就不再当我的后盾了。

我按下手机的电话键，打开拨号盘，输入十一位电话号码。

“我明明连自己的电话号码都没有记住……”

不知道何时清隆的电话号码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只要再按一次拨号键，电话就拨出去了。

接通了的话，我打算问他些什么呢？我这样问自己。

你觉得佐藤比我更好利用是吗？这么问他？

“我在想什么，太傻了……”

这个问题的内容暂且不说，说起来，就好像是我希望自己被他利用似的。

并不是这样。

我只是想要保护好自己。

以清隆为后盾，维护好我在这所学校里的地位。

没错，一定是这样。

“直接问他不就好了。”

我猛地将力量聚集到左手的大拇指上。

但是，大拇指一直和屏幕保持快要接触到的距离，一动不动。

我最终还是没办法按下拨号键。

“啊，我真像个傻瓜。”

为什么我一定要问他“你不再利用我了吗？”这种问题呢？

这时，电话铃声突然响了。

“哇！”

屏幕上显示着我刚刚输入的十一位电话号码。

我以为自己不小心拨出去了，但其实不是。

“喂，喂？”

我慌忙接起电话。

“有件事想问你。”

耳边传来那个总是有气无力且没有音调起伏的声音。

“你想问什么？”

“现在你旁边有人吗？”

“没有，我在房间里。”

难道他是担心我的身体出现问题，打电话过来关心我的吗？要是这样的话，都到晚上了才打电话过来也太迟了，但我心中还是有着一丝期待与激动。

“我想拜托你帮我调查一件事。”

我的期待还没有坚持一秒就破碎了。

“什么啊，不是说没有事情再拜托我了吗？明明你那么认真地要我删掉联系方式。”

我将自己的不满直接说了出来。

天台的事就发生在昨天。

他不是应该有许多话要对我说吗？不用说“有没有感冒”这么暖的话，至少也应该说一句“对不起”吧。

他牵扯到校园 暴力，如果是别人的话可能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报告给学校了。

不管怎么说至少也应该向我道个歉。

然而最先说出来的话竟然是“有个事想让你帮我调查一下”。

“喂，清隆，你清楚自己的立场吗？我没有必要再帮你了，或者说你最好承担起一直保护我的责任，无偿的。”

我因为佐藤的事情心情很烦躁，原本想要下狠心这么说。

但这些话堵在嗓子眼里。

害怕要是我这么说了，清隆就会离开我。

“想调查什么？”

“佐藤的事。”

“佐藤同学的事？”

在现在这个状况下，没想到真的是关于佐藤。

周围的情况始终让我感到焦躁不安。

因为涉及四人约会的计划，不能说今天和佐藤见面的事情。

“想知道她的什么？”

“想知道她平常和谁一起玩和她的行动模式，要是能知道她的性格、兴趣爱好的话我将不胜感激。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的话更好。”

我怎么可能知道。

我在心里恶狠狠地嘟囔着。

“不凑巧，我和佐藤同学不在一起玩，所以我也不太熟悉她的事情。”

“不熟悉吗？看来就算是女生的中心人物，不知道的事情也很多呢。”

“气……你这话也太招人讨厌了吧。”

“不知道的话就帮我去查查，尽量不要让佐藤察觉到。”

“算了，我问问篠原她们，应该能知道点什么。”

“那就交给你了。”

“知道了，我去问问……你至少要告诉我调查她的理由吧。”

“具体回复发邮件告诉我。”

把要做的事情交代给我后，清隆好像已经心满意足了，单方面地挂断了电话。

对于我的问题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什么啊，那个家伙，随心所欲的……我再也不要对他有什么期待了。”

早知道就该打电话的时候在他耳边狠狠咳嗽两声。

我边发牢骚，边给篠原发信息。

我着实佩服这个就算被摧残、还老老实实执行任务、认真耿直的自己。

收到篠原的回信后，我顺利地谈起与佐藤相关的话题。一边聊天一边收集她的信息，并将听来的信息整理好，发到清隆的邮箱里。

还是和往常一样没有回信，但他应该是顺利收到了。

清隆这个家伙果然……对佐藤上心了？

他在约会前收集各种各样的信息，想推进约会顺利进行的目的十分明显。

他这么做，目的是顺利推进约会，开始和她交往？

还是……想让佐藤成为他手下的一枚棋子为他做事？

我怎么想也得不出答案，也不可能得出答案。

“啊，那家伙到底在想什么啊！”

今夜注定无法入眠，对我来说真是漫长的一天。

伊吹澪的灾难日

今天是圣诞节约会的两天前，二十三号上午。

我有事来了趟榉树购物中心。

快步走到一家店铺，寻找我可能需要的东西。

“没吃过这种的……”

我一边看网络上的评价，一边询问店员，选好了东西。

我结完账后，商品被放入小纸袋。比预想的价格高了些，我拿着纸袋打算离开这家店，回宿舍一趟。之后再在回家路上去便利店买个东西，我的目的就达成了。

然后再回到榉树购物中心，看马上就要下映的电影。

这就是我一天的计划。

但是因为碰到了一个人，我的计划全盘作废了。

“你好啊，绫小路同学。”

在这个看似很大其实颇为狭小的校园里，走着走着就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学生。

就在我快要走出商业街的时候，一位少女向我搭话。

她拄着拐杖，慢慢地走向我。

是高一A班的坂柳有栖，学校理事长的千金，而且知晓我来自White Room。

“这么早就出门，今天是一个人啊。”

平时总会有人跟在坂柳的身边，但今天没看到有人。

“和真澄同学约好了来这儿玩，还没有碰头。”

坂柳看到了我手上拿着的袋子。

“身体不舒服吗？”

“不，完全没有。正如你所见我很好。”

我轻轻展开两手，夸张地向她展示。

顺势把小纸袋放入口袋里。

“没事就好。有时间的话要不要一起玩？”

她提了个不怎么样的建议。我也不必多加考虑。

“不用了，你足够引人注目了。”

要是被人看到我和坂柳在一起，会引起不必要的骚动。

“哈哈，真遗憾。”

坂柳是不会想要做这么无聊的事情，让我引人注目的，很明显她只是想逗我一下。

她要是想把我的事情告诉周围的人的话，应该早就行动了。

但她对龙园也丝毫没有泄露我的事情。

可见，坂柳打算和我一对一交锋。

“可以和我站着说会儿话吗？”

“有什么要说的吗？”

“虽然我这样叫他，他可能会生气。dragon boy好像在找你呢，啊，准确来说应该是在找D班的幕后军师。这件事怎么样了？”

天台上发生的事情及其结果应该还只有当事者知道。

不过就算她已经知晓了一部分情况也不足为奇。

比如说……

“C班的学生内部好像闹了矛盾，事情闹得还挺大的。你知道吗？”

没错，指的是龙园在和我的战斗中受伤的事。

伤很明显，也就诱发了各种各样的猜测，表面上看上去就好像是C班内部发生了争斗。坂柳应该也是从某处听说了这个消息。

“略有耳闻，但不知道具体情况。”

“好像说是dragon boy和他的手下打起来了。但是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我还以为绫小路同学肯定和这件事有关呢。”

“怎么会和我有关，是因为你单方面把我认定为军师了吧？我可是很意外，还以为C班内部很团结呢。”

“C班团结吗？”

“不管C班采取的是恐怖手段还是独裁手段，总归是抱成一团了。”

“原来如此，那有可能是这样的。好像确实和绫小路同学没关系，你也不像受了伤的样子……”

看来她在仔细地观察我的表情和动作，但我是不会漏出破绽的。

“可能真的是内部发生了矛盾，但不知道他为什么一直对D班的动向很上心。”

“因为D班里有相当优秀的学生吧，特别是高圆寺。”

“高圆寺的话确实可以当dragon boy的对手。”

坂柳总结道。

“算了就这样吧，第三学期开始以后真相自然会明了。”

“可以换个话题吗？”

我没有神不知鬼不觉地转换话题，而是堂堂正正地要求。

“嗯，当然。”

坂柳爽快接受。

“最近发生的事让我有些在意。前几天的时候，看你和一之濑关系好像挺好的。没想到你不光是自己班里，和其他班也保持着交流。”

我想起了不久之前，坂柳和一之濑亲密地走在一起的事情。

特意约好放假一起玩，只有交情足够好才会如此。

“哈哈哈，你就别开玩笑了。”

坂柳笑了，觉得我说的话很有趣。

“我和她可不是……朋友哟！”

“你这话的意思是？”

“虽然一之濑可能把我和你都当作朋友……”

停顿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

“看C班和你们D班打得火热，都让我有些嫉妒了，这才去找了B班同学消遣解闷。”

一之濑只是她消遣的对象。

“别说这个了。话说到了第三学期，你要不要和我一起玩。”

“不好意思，我没有这个打算。你去找堀北她们吧。”

“她可不配当我的对手哟。”

“那你就去找龙园，或者高年级学生也行。总之希望你能无视我的存在。”

“那我可做不到，期待能早日和你正面交锋。”

就算我告诉她我不打算参与这些事情，坂柳也不放弃。

我在坂柳面前再怎么谦虚再怎么隐藏自己，也没有用。

她既然已经知道了我来自White Room，就不会停止对我的追查。

“如果我一直不理你呢？”

“那样也没关系……但是真的可以那样吗？要是你不愿意做我的对手的话，我就必须去找别人了。要是和你们有合作关系的B班出了点什么问题，我可概不负责。”

“和刚刚的话有关对吧？”

坂柳接近一之濑就意味着她对B班的攻击计划已经开始了。

到底哪句是真的？我终于从和坂柳的对话中体会到了一丝乐趣。

“在绫小路同学答应做我的对手之前，我暂且和B班的同学们玩玩。等时机完全成熟了，可能你们班自然而然又上升了一个等级。”

这是她对其他班级的作战计划，并且似乎只告诉了我一个人。

但在目前这个阶段，还是不要确信她会这么做的比较好。有可能只是挑衅，嘴上说着玩玩的。可这确实是个机会，要是坂柳能将目光从我身上移到一之濑那里的话，我就可以避免卷入不必要的骚动中。

“你真的能打败一之濑她们吗？”

“为什么这么说？”

“从入学开始到第二学期结束，在我印象里B班一直在积累着实力。而另一方面，A班内部却发生了同学之间的斗争。虽说A班实力在上，但也缺乏可信度。”

“这样啊，你的意思是说我空口无凭对吗？”

坂柳冷静地回应，但她平静的内心已经泛起一丝涟漪。

我要再投下一颗石子。

“我最近也知晓了你的真实身份。你是这所学校的理事长的女儿吧？”

“你是怎么知道的？”

坂柳上钩了，这是她一定会上钩的话题。

“这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有一件事很明了。多亏了你父亲你才被分配到A班的不是吗？也就是说班级并不是完全按照实力高低来分配的。就算你夸下海口说要打败一之濑，我短时间内也无法相信。”

还没有确认坂柳有栖具不具备能被认可的实力。

“那你要怎么解释我可以得到班级里大部分人的支持呢？”

“班级内的支持？并非所有的东西都是靠实力来决定。你认为实力不够的龙园和一之濑正是如此。D班的话就是平田了，他确实有领导能力，但没有突出的实力作支撑。”

坂柳用手杖敲了一下地面。从别的角度订正之前说的话。

“骗小孩的话骗不了你呢，真是失敬了。”

她向我道歉。

“但是绫小路同学，你是不是过于骄傲了呢？陶醉于自己被称为White Room培养出的第一个成品这个名号。”

原来在坂柳眼中，我是这样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这么想过，但被这样认为我也很无奈。

要说是成功还是失败的话，我无疑会被归为成功一类。

若非如此，那个男人……我的父亲也不会纠缠着我不放。

“绫小路同学你果然弄错了一件事，你真以为待在‘房子里面’的人更厉害吗？你从幼年时期开始学习掌握的知识量确实非比寻常，虽然你在学校里极力掩饰这一事实，但是你学习能力和运动素质之高不容置疑。但是White Room是为了让‘不天生具备能力’的人成长为天才而设立的机构。可以说，那里是不需要生来就是天才的人对吧？”

“可能是这样。”

我并不否认这点。实际上，这确实是父亲所坚信的。这和DNA的优劣无关，自出生起就要开始接受彻底的教育，从睡眠时间到食物等全部都会受到控制，通过这些管控，制造出一个完美的人。父亲相信这是创造出维持日本繁荣发展的优秀人才的唯一途径。

“你为什么要视我为敌人呢？”

“打败你，就可以证明普通人是绝对无法战胜生来就拥有才能的人。不管多努力两者之间都有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是我的信条。”

也就是说她坚信自己是天才啊。

她身后，神室逐渐走近，看样子正在找坂柳。

“你原来在这儿……那个，不要随便从约定的地方走开嘛，明明你脚又不方便。”

神室看到了我，但并没有和我对视，只是和坂柳置气。

“对不起，我到得有些早，就散了散步。”

“那你至少也提前告诉我一声啊。”

她已和神室会合，应该不会再谈论与我相关的话题了吧。

看她的样子，坂柳对把我的实力昭告天下并无兴趣。

或者说，她讨厌把我的事情告诉别人以后，我会被当成猎物夺走。

“不好意思真澄，突然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是怎么看待一之濑帆波同学的呢？”

“这个问题也太突然了吧……”

刚会合就被问了这么一个没头没尾的问题，神室有些疑惑。而且还有我在旁边，可能有些难以启齿。

“其实我和他在讨论打败一之濑的事情。”

“打败……她是优等生，会照顾人，还是个老好人。就这些了吧？”

“嗯，她是优等生这点很明显，考试一直名列前茅，把班级领导得也很好。绫小路同学怎么看？”

坂柳将问题抛给我。

“我也这么认为。”

我立刻回答道。

“那你觉得打败优等生一之濑容易吗，真澄？”

“应该不容易吧？B班内部团结一致，从外部应该没办法攻破，一之濑应该也不吃收买这一套。因此只能正面进攻，但要是被她们质疑我们班级的团结程度的话总觉得怪怪的。”

“确实一眼看上去，让人觉得她不容易被打败呢。”

“你不这么认为？”

“嗯，并不是无法打败的，谁都有弱点，一之濑同学同样也有，而且是致命的弱点。”

坂柳如此说道，嘴角略带笑意。

“你们两个人都肯定她是优等生，这确实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是，会照顾人和老好人这两个评价有点问题。她真的是这样的人吗？比如，你们觉不觉得她有从心底看不起别人的一面呢？”

“这就不知道了……可是人表面上不都是这样嘛。嘴上说得冠冕堂皇，但谁也不知道内心在想什么。不过，这也不是什么错事，谁心里都有点私密。但是，一之濑可能真的是个傻瓜老好人。”

神室说得没错，几乎所有人都有着不为人知的一面。

就算不像栉田那样有强烈的反差，也一定有不可告人的部分。

但是从一之濑帆波身上完全感受不到这一点。

一之濑被抓住的弱点，就和这有关吗？

“你不这么想吗？”

“不，我同意，她是个高尚 完美的人。性格上毫无伪装，纯真善良。”

“也就是说，傻瓜老好人的性格就是她的弱点。”

“没错，答对了。”

坂柳笑着说。

“在这一点上，真澄你和一之濑同学很像吧？”

“什么？完全不一样啊，你是在挖苦我吗？”

“那你就说错了，你可能没想到，其实你和一之濑同学很相像。”

神室一直在呆呆地否认，坂柳接着说道：

“很像哦。要说原因的话，你和她都有着‘相同’的问题。”

“问题相同？等等，这是什么意思？”

坂柳看向我，用眼神问我是否明白。

我自然不懂，轻轻左右摇头否认。

“你不知道吗？我所知道的你的秘密，和她藏在心里的秘密是一样的。话虽如此，你们的经历相同，结果却完全不同。”

听到如此细致的解释，神室好像明白了什么。

“一之濑的经历和我相同？”

神室表情有些复杂，一时还无法相信坂柳所说的话。

“那也不是什么少有的经历。”

“这是一之濑亲口说的？你有证据吗？”

神室抓住这个问题不放，样子有些奇怪。本以为她是一个比较冷静沉稳的学生，但现在看来，和一之濑有相同经历这件事让她没有办法无视。

“当然啦，一之濑可是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我。我慢慢地打开了她藏在坚硬外壳下的心，用冷读法。”

坂柳特意一本正经地用说明的口吻告诉我们细节。

冷读法是一种谈话技巧，利用敏锐的观察力，引出对方的信息并抓住。恐怕坂柳事先就收集了一些信息，一步一步接近一之濑的吧。

“人这种生物，为了能更好地展现自己，可以满不在乎地撒谎。你和一之濑同学不过是冰山一角，一定还有更多的人。人这种生物真是有趣，不管多么优秀的人，都会轻易地犯错。”

坂柳视线回到我身上的时候这样总结道。

“除此之外还有几处可以称得上是她把柄的地方，但总而言之，击败一之濑计划的提示就这些了。让我彻底地摧毁一之濑帆波吧，希望这能够证明我的能力。”

这是我主动使计让她说出来的，但偏偏我对这个没什么兴趣。我现在正想让坂柳随心所欲地大肆行动，看来我的诱导成功了。坂柳应该也意识到这一切不过是我的挑逗罢了，但不得不对此做出回答。

“那我们走吧，真澄。”

坂柳她们抬脚要走，我也正要迈步离开。

就在要擦肩而过的时候，坂柳开口了：

“真澄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呢。”

“嗯？说什么？”

“你明明看到我和绫小路单独说话，然后我们还深入谈到了以后的作战计划。但是，你一点疑问都没有呢，正常应该是会抛些问题的……”

“啊，我其实对这些都没什么兴趣。”

“是吗？你一直都会把在意的事情直接说出来，但这次没有这么做。为什么？”

神室默不作答，坂柳接着说道：

“难道你手里已经有了关于绫小路同学一定的信息？你的信息是从哪里得来的……你们俩人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有过接触？”

察觉到些许异样的坂柳，向我投来尖锐的目光。

但我没有任何语言和眼神上的回应。

就算有破绽也是神室露出的。

“哈哈，算了，我今天心情好就不追问了。保重，绫小路同学。”

说完，她带着神室离开。

神室也挺可怜的，寒假期间还被坂柳这样使唤。她被抓住的弱点如此致命吗？一之濑和神室的问题相同这件事只可信一半。虽说在这种场合下，坂柳就算撒谎也没有任何好处，但她的言辞并不可信。

当一之濑真的从现在的位置跌下来的时候知道真相就可以了。

“可以让堀北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呢？”

正在组建同盟的堀北，有可能会选择支援保护一之濑。我个人觉得应该放手不管，但做决定的应该是领导班级前进的人，也就是堀北。寒假找个机会直接告诉她吧。

此事并不紧急，就不立刻联系她了。

如暴风雨一般的坂柳离开后，我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打算回宿舍。

达成我本来的目的，把买的东西送过去。

但我的目的却意外地迎来了彻底终结。

接近榉树购物中心入口时，我和一个看起来精力充沛的少女擦肩而过。

她可能是有点着急，没有看到我，小跑着跑向某个地方。为以防万一我跟在她身后，看到她和朋友会合以后走进了一家店。

我一路目送她，直到完全看不到她的身影。从脑中剔除了回宿舍的想法。

“要不然去看看电影吧。”

做了决定后，我走向电影院。

1

我并不是很少看电影。

休息日的时候我会定期来看。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花点数看电影是一种浪费，但对各种各样的事物抱有兴趣也是很重要的。看电影慢慢地成为我的一个兴趣爱好。

不仅非常适合放松心情，而且还可以汲取新的知识。通过接触电影中形形色色的东西，有时还能起到刺激好奇心的作用。

今天要看的并不是运用了专业知识的电影，也不是在圣诞节热潮下情侣们看的那种或甜蜜或悲伤的浪漫爱情电影，而是聚焦于乡间黑手党斗争的枪战系作品。

我有时也会想要放空脑袋来看看电影。顺便说一下，虽然今天是这部电影上映的最后一天，但它并不是那种已经长期放映的名作。难以归类的它最终被列为B级电影。也正是因为如此，虽然在网上可以随时预订位置，但我一直在纠结看还是不看。在最后一个上映日的今天，我本是抱着其他目的来的，结果临时决定看看这部电影。

和电影院前台的工作人员简短交流了一下，指定了时间和要看的电影后，工作人员把座位表拿了出来。

万万没想到我失策了，平时看电影时所坐的后排座位现在已经满了。

原本要上映的人气电影稍稍延期，导致客人都集中在了这部电影。

而且临近圣诞，几乎所有的座位都是俩人一组的。

可能对于情侣们来说，看上一部电影要比不看好。

前排里，前后宽敞的那一列正中央的位置看上去视野不错，询问了安排座位的工作人员后，还好中央位置附近还空了几个座位。我成功确定好了自己的位置。边上的座位那么有人气是因为有情侣吗？我不是很懂电影院的这类事情。

距离开始时间还有二十分钟，我在放电影传单的区域消磨时间。

在距电影开始还有十分钟，已经可以入场的时候，我一个人走进了放映厅。

身后，情侣们也稀稀拉拉地走了进来。

我坐在前排的正中央，乖乖地等待电影开始。

周围的座位也慢慢开始填满。

我特别喜欢在电影正式放映前、可以看近期上映的电影预告的这段时间。

所以我在开始放预告之前就一定会坐到座位上。

比起待在自己的房间里看电视机的小小屏幕，在电影院看电影更能激起我接下来再想看什么电影的强烈兴趣。电影院里的大屏幕极其具有吸引力，说我是为此而来的也不为过。

现在，放映厅里还是亮堂堂的，放着便利店商品的广告，还没有到电影预告的时候。

荧幕画面上，用饭勺搅拌饱满的米粒，将脆脆的海苔放在铁丝上烤，饭团做好以后，孩子们大快朵颐。

座位渐渐被填满，离开始时间也越来越近了，有些在意周边情况的我向两边看去。

我这一列几乎已经坐满了，我的右手边坐的是情侣，左手边隔了一个座位坐着的也是情侣。趁着光线昏暗牵着手。

竟然还会有这么多情侣来看这种类型的电影啊。

只有左手边空了一个座位，应该没有人坐了。

应该不会有人特意在平安夜前一天孤零零地来看电影。

我正打算把手机调成震动模式，但想了想，还是关机比较好。

与此同时，放映厅里面的灯光也逐渐变暗，开始放电影预告了。期待已久的部分终于来了。

这时，左侧闪现出一个人影，接着，一个学生坐了下来。

看样子是和我一样在平安夜前夕一个人来看电影的怪人。

但就他（她）看这部电影的选择，我单纯表示赞赏。

我这么想着，保持头不动，单将视线移了过去。

“……”

我不禁呆呆地张开了嘴。

居然是C班的伊吹澪。

正因为前几天，在天台上发生了那么一件大事，现在的情况才很不妙。

但还好现在放映厅里的灯光已经关闭了。

伊吹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看向了荧幕。

我本来是会把电影结尾的演职员表都看完的人，但是留到那个时候的话，放映厅就恢复照明了。没办法，今天在演职员表出来的时候就撤退吧。

但是有一个问题。

电影院里经常会出现的“争夺扶手”问题。

如果是在角落的座位的话，左右两边的扶手都可以自己用，但在其他座位，扶手争夺战就会经常发生。影院并没有规定谁用哪边的扶手，所以一般都是先到先得。

右边的情侣比我先到，已经用了我右手边的扶手了，所以我只能用左边扶手。可是，伊吹已经随意地把胳膊放在了那里。

虽说那里也不是放不下两只胳膊，但一动就会碰到对方的袖子。

伊吹可能也有些在意这一点，为了确认旁边人的身份，无意识地向我这边看了过来。



自然是和观察着这一切的我四目相对了。

“呃。”

我立即听到伊吹发出了嫌恶的声音。

因为正好处于广告和预告播放间隙的短暂静寂，我清楚地听到了她的声音。

“好巧啊。”

我什么都不说的话反而很不自然，就打了个招呼。

但是伊吹澪并没有回应，移开了视线。

看来她决定采取无视策略。

既然如此，那我也就顺水推舟，不再多说话吧。

我将注意力集中在大荧幕上。

可是……

开始放映以后，不时会感受到来自伊吹澪的视线。

她好像过分在意我的存在了，都没怎么好好看电影。

我想要她好好看电影，但现在是电影放映期间不能发出太大的声音，有些难办。那轻轻地凑到她耳边悄悄和她说怎么样呢？

不行，要是这么做的话，还没等我开口，伊吹可能就已经抓狂了。

我只能忍受着伊吹的目光，装作满不在意。

还好，我从小就习惯了被“监视”。

我一言不发地接着看电影。

要说有什么问题的话，就是这个电影本身质量不佳，这的确只能说是B级电影。

大概是电影过半的时候。

马上就要到主人公冲入敌营讨伐敌军的高潮时刻了。

在让人提心吊胆的场景就要到来之时，突然大荧幕变黑了。

最初以为这只是电影的一部分，学生们都静静地盯着荧幕。

但是，等了十秒二十秒都不见画面或者声音有任何进展。

好奇怪啊？这时放映厅里响起了播音员的声音。

“对给您造成的困扰，我们深表歉意。由于机器出现故障，放映暂时停止。抱歉给您造成不好的观影体验，请稍作等待。”

学生们齐齐发出了不满的声音，但还是决定小声闲聊一会儿等待机器修理好。

“什么啊，真不走运。”

伊吹话里夹杂着叹气声，好像是在指桑骂槐。

她是想说机器出现故障是我的错吗？

“我也没想到你今天会来看电影。”

对于她的讥讽，我这样回复道。

“我什么时候来是我的自由吧。”

伊吹对此有些不满，理所当然似的反驳。

“我也是如此。”

我回答道。

“你……”

伊吹话说到一半支吾了一小会儿后，重新将视线转向我，开口说道：

“我不能容忍你一直在心里拿我当傻子看。”

我明白伊吹为什么会生气，但她没理由怨恨我。

不过我不可能安慰她。就算我这么做，对她来说也没有什么用。

所以我选择了我认为的上上策。

“这也是一种实力。”

“什么？”

放映厅里我和伊吹俩人之间流动着不稳定的气流。当然，这源自伊吹。

伊吹用夹杂着杀气和愤怒的尖锐视线狠狠地盯着我。

但我丝毫不放在心上，继续说我的：

“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你的能力在对方之上，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不是吗？就算对方多多少少藏着一点实力也不必在意。要是你能打败我的话，那么你就有战胜龙园他们的可能了，至少也能打个平局。”

若是如此滔滔不绝地讲话的我当时在天台上被打败了的话，那就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那是……”

伊吹绝对无法反驳。

重要的是自己的实力强弱，和对方有没有隐藏实力并无半点关系。

“而且，我和龙园还有坂柳他们不同，我并不指望升到更高等级的班级，也没有想过要通过上次的事情引人注目，自然也不会显露出其他能力，和龙园硬碰硬也只是再三权衡下的无奈之举，更是想都没想过把别人看作傻瓜或者看低别人。”

我这番话不是为了要让伊吹安心，在某种意义上，这可能对伊吹来说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

我在话中表示我不过是将伊吹看作了道边的一颗小石头一般，毫不在意。

“好气人。”

不管我的话有多在理，心理上也难以接受。

“你说你没想要引人注目，这太奇怪了。在无人岛的时候，若是你没有说那番刺激龙园的话，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不对，更早些时候，要是你没管须藤的打架事件就好了。”

“对啊，有可能是这样。”

须藤暂时退学，无人岛的时候顺着伊吹他们的计划发展，D班惨败，船上考核的时候也按原本的状况进行下去的话，龙园根本不会将D班放在眼里。

早就投身和B班的战斗了。

“你嘴上说得再好听不也还是用了自己的能力，藏来藏去不也还是用了。”

使用我自己的能力是我的自由。

但我的使用方法对伊吹来说难以接受也是现实。

我不再加以反驳，反正电影马上就要重新开始了。

就这样和伊吹的对话结束了。

2

原本打算电影结束以后，不看完演职员表就走，但是我的计划被无情打破了。

情况超出想象。

左等右等电影迟迟不开始。

是很严重的机器故障吗，还是只是工作人员修理缓慢呢？

我和伊吹之间这不融洽的氛围，让我们俩人都想早点看完电影早点走。

“哎。”

伊吹又传来明显的叹气声。

在现在这种状况下，任谁都会想叹气的。

我已经开始对电影的内容毫不在意了。

“啊……你觉得结局会是什么样的？”

我无法忍受沉默再这样持续下去了，试着抛了个话头过去。

正是因为好奇结局，伊吹也才没有离开吧，要是她不在意电影结局如何的话应该早就走了。不过也可能只是没看到有人走才不好离开。

伊吹把手搁在另一边的座椅扶手上，托着腮，看都不看我。

就像是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张看不见而且相当厚实的玻璃。伊吹的态度很明显：烦人，你别和我说话。

我还是不要再自讨苦吃了。

这就好像马上有毒蛇要冲出来咬我的手腕一般。

还是继续保持沉默吧。

可电影要到什么时候才能再开始呢？

有学生不堪等待的痛苦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我以为伊吹也会顺势离开，但丝毫没有这种迹象。

她果然只是想看电影的后续啊……

不管怎么样，我是想看到电影最后结局的。不然我来看这场电影就没有任何意义。这个时候就看谁定力好了。

我开机确认时间。

距离广播已经过去了至少二十分钟。

故障不仅对这场电影，对接下来的放映也会产生较大影响。

一回头，发现在场的学生已经急剧减少到了包括我和伊吹在内的数人。

若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话等一等无所谓，但是情侣一起来的话就有些耽误时间了，情侣们应该不想把珍贵的约会时间浪费在等待上吧，所以赶在扫兴之前离开了。

“你不回去吗？”

我的视线一直落在手机上，耳边传来了伊吹的声音。

她向着别的方向，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看样子她不信我会一直等下去，我没办法再继续沉默了。

“都看了百分之八十了，说实话我想知道结局是什么样的。等了二十分钟了差不多故障该修好了。”

都等到这个时候了，回去的话心有不甘。这一神奇又普遍的心理浮上心头。

“大结局什么的，上网一搜不就知道了。还能知道这个电影到底有没有意思。”

“我不喜欢看别人的影评，里面会夹杂个人情感。”

作品的好坏及其本质，不自己亲眼看的话是不会明白的。

影评只能当作要不要看这个电影的参考，但它并不能作为一部电影的评价。

而且如果最重要的结尾部分是光靠看一两行的影评就能认同并接受的话，一开始就不会想来电影院看了。

“电影什么的已经无所谓了，我不想在你之前回去，就这个理由。”

“你可真直接。”

留下来的理由居然真的和电影好不好看没有一点关联。

但遗憾的是，伊吹是不会取得这场拉锯战的胜利的，最好也只能是平局。

在电影重新开始之前，我是不会离开的。这是明天平安夜一点安排都没有的男生的强大吧。

给俩人的拉锯战画上句号的是悲摧的广播。说是机器的故障没能修好，已经无法继续放映了，会将电影票钱退还。

“真不走运。”

也就是说想知道结局的话只能等着借DVD或者看看影评的剧透了。

伊吹听到广播后也依旧一动不动，既然这样我打算先行一步离开电影院。

3

等了那么久肩膀莫名有些酸痛。

意外碰到了坂柳还有伊吹，让我没有办法如愿买点东西然后回家。

我本想着现在赶紧回去，可刚出了电影院身后又有声音叫住我。

“等一下，你打算就这么向周围隐瞒你的真实身份吗？”

是伊吹。特意追上来就是为了问这件事啊。

“天台上我和龙园那一连串的对话你不是都听到了吗？你应该把它埋在心里不要说出来。”

“别开玩笑了，你一直以来都在心里嘲笑我。”

伊吹的脸上分明写着“不可饶恕”四个大字。

她对我刚刚所说的话和其中所传达的理念的愤怒再度升级了。

“所以呢？你要把天台上的事情公之于众吗？”

“我不会那么做的，到时候受牵连的可不止我一个人。”

“对啊，说不定除了当时在场的人以外，还有可能会牵扯到真锅她们。”

调查事情的原委和经过后，学校最终多半会查到我头上。

但还好我可以推脱搪塞过去，充其量是个停学处分。

“说起来，这所学校的基本运行方针就是班级之间的斗争对抗，你没理由来怪我吧。”

要求我堂堂正正地和他们对抗也是颇有些为难。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本能上没有办法接受你。”

她恐怕从小学习武道并对自己的强大深信不疑。

幼年时期男女身体上的实力差距可以忽略不计，因此只要掌握一定技巧就可以拥有轻易打倒异性的能力，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难度也在上升。从初中时期开始，身体所拥有的潜力差距就显现了。

单纯考虑身体上的实力的话，女生是几乎不可能战胜男生的。

这不是性别歧视，而是实际存在的差距。

当然，伊吹在普通的高中生里也是相当厉害的了。

完全没有习过武的男生是无法和她匹敌的。

但若是拥有和她相同的才能，经历过和她相同的等级或者更为严格历练的男生的话，很遗憾，她无法战胜对方的。

人类本是会自然而然地认识到这一现实。

但伊吹还只是高一学生，还没有认识到由那种差距所形成的障碍。

“你不说话是在想什么？”

“我在想要怎么做才能给这件事画上完美句号。”

“所以呢，你想到方法了吗？”

“不凑巧，我没想到。因为不管说什么，看样子你都不会接受。”

伊吹今天第一次嘴角稍变柔和。

“没错，我是不会接受的，不会就此作罢的。”

我想也是这样……

要想解开这个难度颇高的智力游戏，说不定该用正攻法试试。

“对了……你很喜欢看电影吗？”

“嗯？”

伊吹自然是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这么问。

我无视了她的反应，继续说。

我故意想将话题恢复正常。

“你是一个人来的，看的还是这么小众的电影。”

“那又怎样，我有我自己的目标。”

居然套出了别的话。

“目标？”

“把在这所学校上映的电影都看个遍，也不是什么大目标。”

不，这才是厉害之处。

无论是谁，升上高中都会给自己制定目标。

交朋友啊，放假一定要出去玩啊，又或者是想要保持不迟到不缺勤一直到毕业，在考试里维持第一名。从易到难各式各样。

其中，伊吹“看遍学校上映的电影”这一目标，看上去好像很简单，但我觉得实际做起来很难。如果是自己喜欢的电影的话就高高兴兴来看了，但若是自己不喜欢的电影类型的话自然相反。

估计大部分的人都会觉得这种目标不过是一种游戏。

但不管是什么，定好目标，并为之努力这一过程格外重要。

“什么啊，你又拿我当傻瓜吗？”

“哎，我有吗？”

伊吹曲 解了我的沉默，瞪着我。我本可以直率地夸奖她，但我故意没有那么做，想让她也难受一下。

总之还是尽早和伊吹分道扬镳比较好吧。要是再和她这么纠缠下去的话，会被其他学生看到。

“然后你打算干吗？要不要一起去喝个茶？”

“开什么玩笑，我走了。”

她当然不会答应我的邀请。我知道她会拒绝。

我接着说：

“那你是往右吧，我往左拐。今天就到此为止。”

我给两个人指定了左右不同的道。

只要两个人各走各的，应该就不会有问题了。这是我理想的路线。

“什么啊，我一秒都不想和你多待，用不着你来教我怎么走。”

就像相亲相爱的恋人分道扬镳一般，伊吹不带一点迟疑地向右拐。

我正打算往相反的左边拐。

但是……

我的手腕突然被抓住了，是伊吹。

“喂，干吗？”

“闭嘴，石崎他们来了。”

她把我拉到暗处藏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观察石崎他们的情况。

我顺着伊吹的视线看过去，以石崎为中心，还有小宫和近藤三个人。

要是像往常一样的话，龙园也会置身其中，但是今天自然是没有他的身影。

“没事吧石崎，你不是还走不稳嘛。”

“闭嘴，我已经没事了。痛……痛……”

好像是全身都在疼，石崎走路时痛到龇牙咧嘴。

看着石崎的样子，小宫不安地环视周围，继续说道：

“对了，刚刚你说的……和龙园打起来的事情是真是假啊。”

“是真的，阿尔伯特还有伊吹也在场。龙园大哥的……不对，龙园的时代已经终结了。以后，龙园那家伙再也没资格命令我们了。”

“这虽好，但是以后由谁来指定作战计划呢？”

“谁知道呢，金田不是挺能干的嘛。”

他们边说边从我们面前走过。

“呼，还好没被发现。”

伊吹松了口气。她应该是不想让同班同学看到自己和我待在一起吧。特别是石崎，天知道他会作何反应。

我们也听到了石崎刚刚所说的话。

“我刚刚收到了石崎发来的邮件，说是龙园那家伙没有退学。”

“这样啊。”

见我反应冷淡，伊吹追问道：

“你做了什么？龙园不可能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你没试着挽留他吗？”

其实我的每个字、态度还有语气都在质疑她，结果果然被我说中了。

“我讨厌龙园至极。可是你这个外人居然带给他更大的影响，这让我更讨厌且无法容忍。”

“正因为我是外人才给他带来了影响。相反，我做不到的事情你却可以做到。就像石崎讲义气没把龙园是被我打败的那件事说出来一样。”

单从刚刚略微听到的那两句交谈，不难推测出发生了点什么。

石崎是有男子汉气概的。

可以听出石崎虽然讨厌龙园，但是对龙园作为带头人领导班级走到今天这件事还是充满敬意的。

“他真是这么想的吗？难道不是因为他自己终于可以爬到龙园头上展示自己的能力了吗？”

伊吹没有直接认同石崎的想法。

应该是套话。

伊吹目的是套出我的想法。

从她的眼睛里可以看出来。

“你呢，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反问道。

“石崎是讨厌龙园的吧，毕竟被龙园狠狠欺负了这么久。虽然嘴上说是三个人一起打败了龙园，但石崎在班里的地位必定会因此上升。”

“原来如此，还可以这么想。”

我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点了点头。这时膝盖窝突然被踢了一脚。

“你不躲吗？”

“喂，我又没有超能力，哪能全都躲开。”

伊吹虽觉得奇怪，但也没有追问这个。

“所以呢，石崎说的话你是怎么想的？”

对于只有自己说了看法有些不满，伊吹问道。

“就算他讨厌龙园，但还是承认了龙园的实力。不是吗？”

石崎可能直接意识到了龙园退学会带来的弊端。

他一边学习龙园所指定的计划，另一边已决定好和龙园断绝关系。

不暴露关于我的任何事情，严格遵守着约定。

虽然这在我的计划之内，但也没有任何绝对的保障。之前的事暂且不提，明天所有的一切都被公之于众也并非不可能。轻井泽的事情也是如此，他要是想说出去的话谁也无可奈何。

“阿尔伯特估计不会说出去，但石崎又会沉默到什么时候呢？”

伊吹也知道秘密随时都可能会被泄露，所以才用这种挑拨的语气来试探我。

“说了就说了，到时候我再想对策。”

“啊，这样。”

因为我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与动摇，伊吹也很快就没兴趣再问了。

反正石崎他们已经走了，我们两个人也该分开了……

说时迟那时快，我立刻下蹲将头部下移了数十厘米左右。

伊吹的脚飞速地踢到了刚刚我的头所在的位置。

“还说什么你躲不开，你这不是躲开了嘛。”

“不是，你踢得也太突然了吧，而且还使了全力。”

武道者的飞踢，命中的话可是能直接踢成脑震荡。

“明明这么强却一点都不显露出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你会每天到处吹嘘自己很厉害吗？”

“这个嘛……”

“不管是武术还是什么，没有使用机会的话，谁也不会知道我会。我和须藤还有石崎他们不一样，我不是血气方刚那种类型。”

“和我比一比。”

“什么意思？”

“我是说，再和我比试一下。让我使出全部实力和你拼一拼。”

伊吹还是没有放弃，又切换到了战斗模式。

要是没碰到石崎他们的话，明明我们早就能各奔东西了。

“怎么说到了这个？”

“我讨厌你，表里不一的家伙。”

“这样啊。”

龙园和石崎他们不管是好是坏，都只有一面。伊吹也是如此。

虽说在无人岛的时候当过间谍，但平常的伊吹还是表里如一的。

“我天生就是这种性格，你没理由来恨我。这么解释也不行？”

“不行。”

被短短两个字否定了。

“之前的事情暂且不提，但是天台的仇我不报的话实在是难咽下这口气。”

不管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了。

她认为现在自己的状态调整好了，有打败我的可能性。

我确实可以轻易地直接逃走，但要是第三学期开学之后，再这样被她纠缠的话就更费时费力了。

“要是开学以后我再突然找你，事情不更加麻烦吗？”

就算她不直接把我的事情散布出去，和身为其他班学生的我纠缠不清必定会让身边的人生疑。

变成这样也没关系吗？这是她多少带点强制性的威胁。

说起来这其实就相当于把我的事情“散布出去”了，但伊吹的意思是她不会这么做。

“要是你想让我放手作罢的话，只能再和我一决胜负。”

一决胜负也有各种各样的方法。

“你不会是想和我比围棋和将棋吧？”

“我不懂它们的规则。”

这可有些遗憾，我对这二者都颇有自信。

“你已经想好比赛方法了对吧？”

一边说着，一边在有人走动的榉树购物中心里摆出迎战的姿势。

不用说，她是想用武力解决。

她一直以来一定都是用这种方法来决定对错的。

“多半，结果不会发生任何改变。”

“什么！你是想说就算再比试一次我也还是会输吗？”

她十分介意我说的那句话，噘起嘴唇，青筋暴起，十分生气。

刚刚稍微变柔和的嘴角又恢复了以前的模样。

“不光是对决的结果，伊吹你自己的想法也不会改变。”

她应该知道，之前在天台上输得那么惨，就算再战结果也不会发生任何变化。

不过，不论输得有多惨，伊吹都不会接受这个事实的。

这和是男是女无关……不过是不愿意认输吧。

要是我对她说“那就当作是你赢了”的话，反而只会火上浇油。

“总之你就是不接受和我的对决是吗？”

当然了，我正常是不会答应的。

更何况现在我有些疲倦，说实话不想再做多余的事情了。

但是……

“你现在有时间？”

我没有否定，直接问伊吹。

“有啊。除了看电影以外我没有别的安排了。难道说你接受了我的挑战？”

没想到我居然会同意，伊吹有些惊慌失措。

甚至看上去她有些退缩。

“你在开玩笑吧？”

“没有，既然你想让我接受的话，那我就如你所愿。”

伊吹有些惊讶，但还是立刻上钩了。

她向前倾倒摆出要立决胜负的架势。

不过这可不行。

榉树购物中心学生来来往往，这里过于引人注目了。

“你到底是接受还是不接受？”

“这可怎么办呢，不论如何这里也太显眼了。就算像你说的要决一胜负的话，在哪里比呢？”

这里是榉树购物中心，有无数耳目。

要想避人耳目的话就必须换个地方。

这样的话，校园内就基本不行了。现在正值寒假，指不定哪里就有人在监视着自己。只能移动到宿舍室内，但是伊吹也明白在那里打架是不成立的。

“那接下来就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没有‘放弃’这个选项吗？”

“好不容易碰到你了。”

伊吹转身向前走去，看样子想让我跟着她。

“要是我逃走了怎么办？”

“那我就去追你，抓到之后当场把你踢翻。”

这确实像是伊吹能干出来的事。我抑制住自己想逃走的冲动跟上她。

“先说好，能不能找到合适的地方是我接受你挑战的大前提。”

“这我知道。”

她明白这一点就好。

找不到没有人影的地方的话，这件事应该就作罢了。

和我单方面拒绝不同，这样的话伊吹也不能再找茬。

这是我看懂目前局势之后所采取的行动。

虽说和走在前面的伊吹隔着好几米远，但并不想长时间和她一起行动。

伊吹在榉树购物中心内拼命转圈，想找到没有人的死角。但这也没有那么容易，榉树购物中心深处虽有人少的地方，但自然是有监控摄像头的。而且就算没有学生，也有店员在。

出了榉树购物中心也一样。学校校舍背面倒是可以，但是不穿学生制服的话是进不去的，这个选项也不成立。

专门换身衣服再碰头也有些怪怪的。要是我们被其他学生看到进入学校的话，计划也就相当于失败了。

还好我早料想到了找不到合适地方这一情况，顺势答应了她的挑衅，看来我这么做果然是对的。

“差不多行了吧？学校里死角本来就……”

“等一下。”

我的话被打断了。

好像突然发现了什么，她的视线移向某个地方。

伊吹看向的是一扇带有玻璃窗户的门，上面写着“非工作人员禁止入内”。正好里面刚刚好像有工作人员在工作，现在正推着运货车从里面出来。

工作人员穿着黄色的围裙，胸前挂着的姓名牌上写着“木村”。

运货车上装着三个瓦楞纸盒，上面还用大字印刷着榉树购物中心药妆店几个字，里面装的应该是商品。工作人员推着车朝药妆店走去，应该是去运商品。

“跟上我。”

“喂，那里可是……”

伊吹不顾我的阻挠，手已经放到门把手上了。

打开门一看，这里果然是存放商品的仓库。

现在这里没有工作人员，光线也极其昏暗。

看了看瓦楞纸盒里面，堆积着小零食和纱布，净是药妆店的商品。

这里暖气不起作用，有些阴冷。

“在这儿的话不会被别人发现，对吧？”

确实，工作人员专用的仓库里并没有装监控。

可这里一般不都是会锁起来的吗？没想到居然就这么开着。

难道是刚刚那个工作人员恰巧忘记锁门了吗？还是说他想着一会儿还会回来，就没锁门呢？

不论如何，长时间待在这里的话定会生出麻烦。

学生出现在这里也太不正常了。

要是被发现了的话免不了要被责备一番。

“没关系，说我们是不小心走错的就行了。要是偷了点什么东西的话就另当别论，但是我们也没有可以用来藏东西的书包，完全空着手呢。”

我们确实是可以解释的，可……

不管我说什么做什么，看样子伊吹已经打定主意要做个了结了，有些许风险也毫不在意。

就算已经可以料想到结果，但是“或许”这种心理无论如何也无法消退。

“虽说这里的环境也没有那么差，但是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比试不了吧。”

这和我最初考虑的宿舍房间大小没有什么区别。

“我无所谓啊。”

看来只要满足了不会被别人看到这一点，她就不打算强求别的好条件了。

“可是……要是刚走的工作人员立刻回来了怎么办？”

一般来说，为了防止有人误进，会给仓库上锁。

虽然不太可能会有商品被盗，但并非完全没有可能。

他到底是因为之后还会回来才没有锁门，还是因为忘记了呢。

不管是哪个，都不会长时间没有人来。

“在那之前了结不就行了。”

她不听我的意见，想法很乐观。

在我绞尽脑汁想要提议换个地方的时候，“咔嚓”，是门上锁的声音。

“事情还是有可能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吧。店员应该是忘记了锁门，回来锁上了。”

“也没必要慌吧。”

“你看。”

我催促伊吹看向门把手的位置。她一副感到莫名其妙的样子看向那里。

“什么！为什么没有开门的地方啊！”

“这种带玻璃窗的门，有些室内是没有旋转开门把手的。旋转开门把手就是你说的开门的地方。”

不装门把手是为了防止小偷进入。要是玻璃窗被打碎了的话，伸手进去转动室内的门把手就能开门。

“也就是说我们出不去了？”

“没错。”

“这都是什么事啊，为什么一和你搭上边，就会被关在密室里面？啊，真受不了，想起之前升降电梯的事我就更生气了。”

“这回可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要进到这里的。”

“什么？你想怪我吗？”

事实上除了伊吹以外没有人需要为此承担责任。

之前是在盛夏的升降式电梯，现在又是在寒冬。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不过这和电梯那时候的情况也有所不同。玻璃窗户的材料看上去很普通，最坏的情况不过是把它打碎，这很简单。”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吧。”

“可是这样的话此事必定会被第三个人知道。”

我们进到仓库里的这件事绝对会暴露。

“没事，换个角度想想，面对这个事实吧。”

“我有不好的预感。”

“那你可感觉对了，现在可以确定不会有人阻碍我们。”

伊吹回头看向我，慢慢摆好架势。

“规则由你来定，是以一方认输为限呢，还是失去意识为限？”

现在我们谁也逃不出去，伊吹反而利用了这一点，创造了一个合适的对决环境。

事到如今，就算我想逃也逃不走了。

“那就定认输的那一方为失败者。”

“等等，果然规则还是由我来定。”

“喂。”

“要是那样的话，你不就会在开始之前就认输吗？”

没错。

“所以，在我认识到自己失败了或者获胜了之前，比试都要持续下去。”

这规则不仅是强制性的而且有些乱来。

“我知道了，就按你说的来，但是至少也要接受我的一个条件。”

“什么啊？”

“一旦这次的比试结束了，不论结果如何都不可以再来挑战我。听懂了？当然了，我没有权利禁止学校考试这种正当比赛，但是至少，我希望不要再有像今天这样的个人战。”

“我本就打算就此解决。”

伊吹没有二话，轻轻点头答应了。

既然这样决定好了的话，就只能调整心态迎战了。

没想到肉搏战会从天台事件持续到眼前的这件事，但无奈只能应战。

或者说打倒伊吹之后的事情会更麻烦，就不拖拉了快快结束这场战斗吧。

“真是太让人恼火了，你居然一直想的都是该怎么从这里出去。”

“环境特殊。要是被人知道我们进到这个仓库里来了定会引发些问题。”

若是当时没有立刻联系别人来救我们的话，“走错了”这个借口的效果很薄弱。

我们两个人在存放着货物的仓库里待了很久的这个事实过于沉重了。

不知道伊吹清不清楚我所担心的问题，她一边防守着一边使出了连踢。

她果然使出的主要是足技。

在这个狭窄的仓库里连续避让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可能的话我不想弄坏了堆着的纸箱。

我这边有各种各样的开销，还借了“大量的个人点数”给轻井泽，所以想避免不必要的开销。

但我不认为小小的反击就会让伊吹停手，这可是赌上了个人荣誉之战，她不可能会轻易放弃的。

就算让她昏迷过去应该也只是无用之功，她心里并没有认输。

毕竟是由她本人来判断胜负，我真是摊上了一场麻烦的比赛。

要想获胜就必须出招，却又不能只是攻击她。如果这是一场生死搏斗的话我定不会手软，可这不过是一场没有好处的场外战。我不打算冒冒失失给她的脸或者腹部留下伤口和黑青。

因此我能使用的招数也在很大程度上受了局限。

既要让她觉得自己输了，又不能让她受伤。能让这两者同时成立的招数。

我巧妙躲过伊吹的连踢，使用不惯用的左手接招出招。

“啪”的一声，我的手掌击中了伊吹的太阳穴。

这一招是用手掌根部坚硬部分来击打对方。

可以让伤害渗透到对手身体的内部。

伴随着强烈疼痛，伊吹大叫一声被打飞摔倒在地。

“啊……”

不知道她到底情况如何，至少会因为疼痛与恐惧而意识蒙眬。

如果我再稍微一使劲她就会昏迷过去。

伊吹为了打倒面前的敌人拼尽全力且气势十足。让她失去意识不难，难在让她认输。

“你还没有使出全力是吗？”

她一面和眼前晃动的画面做斗争，一面用手压着额头死死瞪向我。

“你好歹是学过武道的人，应该知道的。”

“我知道，你没必要指出来这点……可，我不想就这么轻易认输。”

指的是和我的这场战斗吧。

她将没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的东西化为一声吼叫，再度向我攻来。

这踢法有明显破绽，只重视了脚力。

她明白了之前的小伎俩无法打倒我，所以想一招致命，还是做好还击准备来和我对打呢。

不论是哪种，我并不打算老实接下她的攻击。

我使右手对付她的连环踢，用空着的左手抓住她的脖子。

“啊！”

伊吹处于连呼吸都没办法顺畅进行的状态。

伊吹挣扎着用双手抓住我的左手，张牙舞爪拼命抵抗，但我的左手纹丝不动。

“认输吧，伊吹。你是在这里停下，还是要继续无意义的反抗？选择后者的话，你恐怕就完了。”

如果单靠这几句话就能让她接受事实的话，事情也就不会发展到现在。

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再给她一次机会。

“龙园已经认输了，伊吹你呢？你有实力再继续和我打下去吗？”

“呃！”

伊吹使尽最后的力气瞪着我。

可是……

她的手颤抖着，慢慢放到了我的左手上，轻拍了三下。看到这个动作和她闭着眼睛已经死心的表情，我明白了。

我缓慢松开左手，放开了伊吹。

“呼……呼……我倒是没指望你能看在我是女生的分上手下留情，没想到你真的是下狠手呢。”

“你不需要我手下留情不是吗？”

如果我让着她的话，恐怕她会更加生气。

哎，其实我基本没有使出自己的全力，不过这就是别的问题了。

重要的是不能让她看出来我手下留情了。

“啊，真是够了，到底是为什么……”

伊吹虽一脸悔恨，但如释重负般坐在了地上。

“好，我认输就行了对吧，你赢了。”

胜败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伊吹接受了这个事实不再来找我茬就行。

这场没有事先计划好的战斗对我们两个人来说都有些许意义。

“就算是大人里面，我都没见过比你还要强的人。你到底是怎么变得如此强大的？”

“每日反复的训练。这对懂武道的人来说是理所当然的吧。”

“啊，这样。”

她知道我并没有认真地回答她的问题，叹了口气放弃追问。

“那我们该怎么出去？也需要我帮忙对吧？”

“这很简单。”

我给榉树购物中心里的药妆店，而不是给榉树购物中心方面打电话。

“不好意思打扰了，一位叫木村的店员……对，没错。如果他在的话能请他接一下电话吗？”

没过多久，木村接起了电话。

我告诉他我被关在了这里。

“你这样直接告诉他的话不会惹来麻烦吗？”

“是啊，我不保证我们可以全身而退。要想事情不闹大的话，希望你能配合我一下。”

不一会儿，刚刚给门上锁的店员就打开门锁进到了仓库里面。

木村一看到待在仓库里的我们，立马追问我们进到这里的原因，还有为什么没有立刻联系并通知他们。

“对不起，我和她在约会，一时兴起，想着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进来以后也没注意到门被锁上了。”

利用现在正值圣诞节前夕这个特殊时期，演一对傻瓜情侣也不错。

当然了就算已经撒谎了，我也决不开口说我们两个人是“情侣”。

要是店员把这里的事情报告给上级的话，这个谎言有可能会暴露。

我并不把话说满，让对方深信不疑。

“澪，你也快道个歉。”

“什么？你干吗擅自……”

伊吹听到我单叫她的名，反射性地开口反驳，我向她使眼色让她不要再说下去了。

她应该清楚在这种状况下，说漏嘴会招来祸端。

不用说，我已经想好了要是她拒不配合的话我该怎么做。最不济，就算要受牵连，也要把大部分的责任推给她。证明是伊吹主动进入这里的并不难。

“对不起。”

伊吹不情愿地低下头。

接着告诉店员我们一点也没碰放在这里的货物。

这个男店员再次严厉地警告了我们，不过这件事和他忘记锁门了也有关系，所以他就不向上级汇报了，这件事就这么解决了。这正是我没有找榉树购物中心其他工作人员，而是叫来上锁的当事人的原因。

训完我们之后，木村给门上好锁，回去工作。

我们终于结束了密室之劫，顺利逃了出来。

“终于解放了。”

“你……就那一瞬间就看见了店员的名字？”

比起刚刚称呼的改变，她更关心这件事。

“我没专门去看，只是进到我的视线范围内了。”

“啊，这样。”

明明是她问我的，反应还如此冷淡。

“总之我绝对不会再和你扯上关系了，我答应你。”

“感谢。”

“不过在此之前……我最后还有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意见？”

“要想升到A班的话需要一人两千万点。你应该知道这件事吧？全班总计需要八亿点。你觉得毕业之前能存到这么庞大的个人点数吗？”

“这是不可能的，不过是想让人知难而退放弃晋级。”

我立即回答道。

“是啊，没错。”

“这就是你最后的问题？”

“嗯，问完了，再见。”

应该是已经无话可说，她沉默着走了。

我希望就此和伊吹不会再有任何瓜葛了……不过要一起度过三年的高中生活的话，早晚有一天还是要扯上关系。我有这个预感。

4

“真是祸不单行。”

我当时不过是稍稍改变了自己原本的计划，就发生了这么多事情。结束这漫长的半天，看样子我终于可以回宿舍了，放寒假的时候

外出真是危险重重。

先是碰到了坂柳和神室，又和伊吹打了一架，还差点碰上石崎他们。

我打开手机确认了一下时间，已经下午三点了。

“哈哈，可以那么说……”

我从榉树购物中心往家走，这时三个女生穿过拐角走在我的前方。

是佐藤、篠原还有松下三个人。全是D班学生，边聊天边走，看上去关系很好。

我和佐藤后天有约，所以视线无意识地先放在了她身上。

我极力压制自己的气息，不要被她们发现，同时和她们保持能听到声音的距离，希望能得到对我有用的消息。

“我们果然还是在圣诞节之前都找不到男朋友啊。”

松下看着周围恩恩爱爱的情侣，唉声叹气。

“明明你想找的话立马就能找到啊，你那么可爱。”

篠原吱吱地笑着捅了捅松下的胳肢窝。

“我可不想凑合着和谁交往。”

“也是，不过还是好想交男朋友啊。”

“那你有男朋友候选吗？”

松下问篠原。篠原交叉着手臂面露难色。

“完全没有，首先我们班就全军覆没了不是嘛。”

“唯一一个好的已经被轻井泽同学占了。”

那个人就是平田。

“其他班男生都是考试的竞争对手，没工夫和他们搞好关系。想着干脆和高年级学长交往好了，大学生什么的也不错。”

松下已经不考虑同年级男生了。

“高年级学长啊，我就算了，谈恋爱的话还是要找同龄的。”

和松下相反，篠原更倾向于和同级生交往。

“佐藤你呢？”

“嗯？我？啊，那个，我和篠原一样觉得同班同学比较好。”

“不对不对，我可没说是同班同学。”

篠原立即否定，好像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一样。

“对了佐藤……你是不是和绫小路同学搭话来着？”

偶然听到了我的名字，要是她们不经意间回过头看到我的话就完了。

我把脸转向旁边书店，面对着道路的一角。

我立刻放弃跟在她们后面，打算做点别的事。

要和佐藤她们拉开距离的话，我就暂时在这儿消磨一下时间吧。

“今年流行商品排行榜啊。”

从日用品到家电，给身边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做了个排名。

这家的洗涤剂好用还是不好用什么的，写得很详细。

我有点兴趣，把它拿起来大概看了看。

“要不然买回去看看吧。”

附录是畅销汽车用品大总结，对我来说没什么用，不过既然是赠送的就不管那么多了。

想着佐藤她们应该已经走远了，我这才抬起头来。

可不知为何视线里只有篠原一个人始终站在那里。

其余的两个人应该是去了卫生间，只留下篠原一个人等在那里。

看来我还得再选选书。

我把想买的畅销商品排行榜拿在手上，打算再看看别的书。

书店里没有什么客人，不过我看到了一个和书店氛围极不匹配的人。

这个人……也就是龙园翔无论怎么看都像是要做坏事。

他正在学术书籍的区域。

从我这个角度只能看到背影，无法看到他的表情。

“他和这里的氛围真是不搭……”

不是我拍他的马屁，看他一个人站立在那里的样子，莫名感到有些清冷孤寂。

昨天才在天台上被我打败，今天就大模大样地外出，真不愧是龙园翔。了解到他现在在外面也算是一件收获。

就算他看见我了，以我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不可能会聊天，所以我决定现在不靠近他。

“喂，你是一年级的吧。”

“啊？”

“你刚刚是不是瞪我们了？”

“没……没有。我怎么会……我完全没有那个意思。”

我正在挑选其他书，突然听到了篠原不知所措的声音。

我抬起头，不知道为何两个应该是高年级学生的男女围着篠原，瞪着她。我没见过那个女生，那个男生倒是见过，是三年级D班的学生。刚入学的时候，在我的交涉下他把以前的考题卖给我们了。听说二年级和三年级里退学者不在少数，而他靠着吃便宜的蔬菜套餐撑到了今天。

这两个高年级学生穿着情侣款圆点和条纹图案便装。两个人靠得很近，没猜错的话两个人应该是情侣关系。

“你绝对瞪我们了，都怪你没有好好看着前面走路！”

“别说了我们走吧……”

男方看样子并不在意，而女生则非常生气。

“我可不能这么轻易放过她，一年级的小屁孩，你还是D班的对吧？”

“我确实是D班的……可我真没有瞪你们……”

“你可别撒谎了，明明撞上来的是你，你还有理了。”

看这情况，应该是有一方没注意前面，肩膀撞到了。双方既没有受伤也没有人摔倒，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碰撞。

“你撞到了学长学姐，怎么是这个态度？快给我道歉。”

“可……可是没注意看路的是……”

“什么？你是想说是我自己不注意吗？”

篠原想为自己辩解，不过实在是耐不住来自高年级学生的压力，无奈地低下了头。

“真是对不起了。”

不过，感受到她话语里不情不愿的态度不只是我，也有那对男女。

那个女生本就已经在气头上了，这下更是怒火中烧。

“呵呵，你用这种态度来道歉，我可完全感受不到你的诚意。”

“还说什么诚……诚意……没看路的明明是学姐你们。”

在篠原看来，讨论瞪没瞪这个问题之前，重点在于是对方先撞上来的。

“别开玩笑了，是你没看路不是吗？”

“怎么会。”

高年级学生认为没看路的是篠原，这和篠原的主张相矛盾。

事实只有当事人和目击者知晓。

现在的这个状况对篠原不利。

我还是帮帮她吧。可是我也并没有目击她们相撞的瞬间，难以判断责任在谁……不过应该没问题。

我正想把书放回书架上的时候，看到了一个学生的身影。

应该是注意到篠原被人缠上了，正走上前去。

难道他要帮她？我静待情况变化，这时那个学生向篠原打了招呼。

“你怎么了篠原？”

同班男生池宽治无视了学长学姐，直接问篠原。

“啊……池同学……那个……”

篠原的反应并不是庆幸得救了，她不知所措的样子给人一种就好像是正在等待暴风雨过去的时候，另一场暴风雨悄然而至的感觉。

不过池平时就爱惹麻烦，篠原这么想也不奇怪。

“你是谁？别多事！”

对于这个不速之客，高年级女生厉声斥责道。

“对不起啊学姐，这个家伙是我同学，她做错了什么吗？”

听这说话语气，我觉得池应该是知晓事情原委的。

有可能和我一样远远地看着那边的情况。

“还能是什么，她撞上来啦，还反过来瞪我们。”

“这样啊这样啊，我也经常被这个家伙瞪呢。”

池指着篠原，傻呵呵地笑。

篠原虽然对池的行为有些不满，但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个家伙眼神很凶，平时就是一副瞪着人的表情。她怎么有那个胆量瞪学姐学长你们呢，她生来就是这样。”

夹杂着对篠原的坏话，池劝说学长学姐停战。

特意避开了谁撞谁这个，也就是谁是过错方这个问题。

“还是不要把事情闹大的好吧，刚刚老师也在这附近。”

要是被老师看到了的话就麻烦了。

最重要的是，池这番话不是对女生而是对男生说的。

用眼神向男生传递“你懂事情闹大的后果吧？”这一信号，看样子颇有效果。

“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一年一度的平安夜就要来了，男生应该也不想在这个时候惹麻烦。

对于本就不太想发生争执的男生来说，这是结束这件事的好机会。

女生虽然还有一些不服气，多多少少怒火已经消散了。

“哼。”

她用鼻子轻哼了一声，和男生一起走了。好歹事情是暂时解决了。

“谢谢……”

被感谢的池本应该高兴的，可没想到态度很是平淡。

“没事……我没做什么。”

只说了这短短一句话。

“不过你刚刚说得过分了吧，我可没有平时就一副瞪着别人的样子。”

“那只不过是为了救你撒的小谎。”

“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

“不知道……”

“还是……谢谢你了。”

“拜拜，好好享受这个没有男朋友的假期吧！”

“什么！你明明也是只万年单身狗！”

池不知为何留下这么一句话就走了，大概是看到了上完厕所回来的佐藤和松下。

不过，俩人自然也看到了池的离去，一和篠原会合就立刻露出了惊讶不已的表情。

“咦，刚刚的那个人是池同学对吧，发生什么了？”

“他又来骚扰你了？为什么我们班净是这种人啊。”

“不是，只是稍微有点事情。”

本以为她会向另外两个人倾吐自己的愤怒，没想到她并无此打算，只是静静地看着池离去的背影。

事情并没有闹大，那我也回去吧。

这种情况下看来也获取不到什么关于佐藤的信息了。

5

我提着装了书的购物袋走在回家的路上，这时候来电话了。看到来电显示的是长谷部波瑠加的名字后，接通了电话。

“啊，是我。抱歉有些突然，后天要不要大家聚一下开趴开心开心？”

“嗯？聚一下干什么来着？”

后天已经有约了，可听到从没听过的单词后禁不住反问了一下。

“你不知道开趴是什么？举行一个聚会，简称开趴。”

这个新单词不知道是什么时候诞生的。

不对，仔细回想一下，班里好像有人说过这个词。

应该是喜欢聚会的人聚集在一起大家热闹热闹的意思。

“主题就是，圣诞节可不是情侣的专属节日。”

原来如此。果然，圣诞节带来的影响人群不仅限于恋人们。

给周围的单身人士也带来了一定刺激。

“不好意思，我后天已经有约了。”

我觉得聚会应该会有趣，不过我必须拒绝。

“后天不是圣诞节吗？你要干什么？”

问我要去干什么，这可不好回答，要是波瑠加她们那天也在外面玩的话，很有可能会被看到，还是现在直接告诉她比较好。

“后天我和佐藤约好了。”

“是砂糖[1]的那个糖吗？你是打算放在口袋里一起出去是吗？”

她在犯什么傻。

“咦，咦，什么！难道你是要和佐藤约会？圣诞节的时候？”

还不等我解释，波瑠加就已经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过该订正的地方还是要订正一下。

“不是约会，只不过是一起出去玩。”

“我们都把这叫作约会。”

可能是这样吧，不过我并不打算把它叫作约会。

“因为之前我拒绝了她好几次，这次佐藤拜托我二十五号的时候和她一起出去玩，我就答应了。”

“不对不对，这可有点难办。”

进到这所学校里以来，我多少也懂了些人情世故。

我并不是不知道圣诞节男女一起出门的意思。

尽管如此我还是接受了佐藤的邀请，只不过她选了这个日子而已。

“我先问一下，你们没在交往对吧？”

“和椎名那时候一样，我没在和任何人交往。”

“也是，哎，也轮不到我说三道四的……爱里她……”

“爱里？”

“后天，要是阿隆 你不参加的话，她会乱七八糟想很多吧，也不能说你是生病了。”

说实话就行了，这么说虽然简单，可行不通。

“知道了，我会看情况行事的，后天你们要去哪里？”

“你是想避开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吗？”

“只能这样了，要是被爱里撞见你和佐藤两个人在圣诞节约会，那孩子绝对会昏 过去的。”

昏 迷虽然有些夸张，但如果是爱里的话也不是不可能。而且有可能会变得很消沉失落。

我正这么想着，突然电话那头波瑠加的气氛完全变了。

“难道说，你知道了……爱里的心意？”

波瑠加问到了关键的问题。

“先不提事情是不是你想的那样，别人对我的感情我还是有点理解的，虽然有点不一样。”

“你这话有点奇怪啊，不过原来如此，原来你也没有那么迟钝。当然啦，我懂，我是不会多嘴的。”

多嘴。

是告诉爱里我没办法接受她的心意吗？

对我来说，爱里还不过是一只刚学会走路的雏鸟。

她所认识的人还不多，对我这个少有的关系近的异性抱有一定情感也不足为奇。她必须要和其他人多接触多交流，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成长。

这么看的话，她对我的感情可能不单是爱情。

我也一样。

学校是什么，朋友是什么，喜欢的人又是什么。

我还没有完全理解这些事情，现在下判断还太早。

“那就这样，有事再联系。”

“抱歉，我不能和你们一起去。”

我向她致歉，波瑠加立刻回复道：

“我们这个小团体本就没有那么多束缚。要是约束变多了的话，我们的强项就没了。想聚的时候就聚，不想的时候拒绝就好了。正是因为我们可以做到这一点，这个小团体才吸引人。”

如果参加集体活动是强制性的，这个小团体就丧失了其魅力。

我再次意识到了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团体。

各自的过节方式

到了二十四号平安夜。

情侣们会在忙碌中幸福地度过今明两天吧。

另一方面，这一天可能和大部分的学生并无关系。

不过同样的，他们也迎来了平安夜，我对他们如何度过这一天还是有点兴趣的。

我在早晨七点之前走出了房间。

没想到，我今天和男生有两个约。一个是我主动约的，另一个则是对方的邀请，真是不可思议。

我走出宿舍，世界已经变成了一片纯白，正宗的冬日。

“居然积了这么多。”

自然的力量真是强大。

天空中还在不断地飘着雪，不过天气预报说七点会停，应该快了。

大概是视觉上给人一种寒冷的感觉，明明气温和昨天相比并没有什么变化，但奇怪的是让人觉得很冷。差不多该戴手套和围巾 了。

不用说，寒假的早晨七点前，大部分学生还在睡梦中。

“好冷。”

榉树购物中心附近的长椅旁，自然也没有人影。

我把长椅上的雪拨开，坐了下来。

在不停下着的雪停了的时候，那个男生出现了。

“这么大清早的可不是该把人叫出来的时候。”

发出咒骂声的是C班的领导者龙园翔。不对，是原领导者。

他用锐利的眼神瞪向我这边。

“只有在这种没人的时间，我才能把你叫出来吧。”

“随你便，和我没有关系。”

龙园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确实，要是被人看到我和龙园两个人见面的话，有麻烦的是我。

就算不是……莫须有的谣言，也无法避免出现一些没必要的传闻。

“所以，你找我有什么事？”

“要是我说我想和你聊聊天呢？”

“困死人的早上别开这么无聊的玩笑……”

龙园知道虽然现在是人少的清晨，我找他还是冒着一定的风险的。

他应该清楚我叫他出来另有目的。

“话说我昨天看到你了，在别的地方还看到了石崎他们。”

还知道了龙园按照约定放弃了领导者一职。

虽说那有可能只是假象，不过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只看到石崎他们，而没有龙园在内。

让我看到他们分开行动可没有什么好处。

“你成功阻止了我退学，很开心吧？”

“不是，我太佩服你了，都变成孤家寡人了还不在屋子里好好待着。”

“我在哪里做什么是我的自由，还是说你只要看到我就会觉得不安？我可是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决定复仇。”

龙园用脚把我旁边长椅上的雪踢开，稳稳当当地坐下。

“可以的话我希望你不要那么做，我想过安稳的学校生活，与你为敌过于麻烦。”

对付龙园会极大地消耗体力。

可以想象那些坚持不下去、最终被龙园收入伞下的人的状况。

“那你就别把我叫出来，你这么做小心我出尔反尔，让你达成的目的毁于一旦。”

题外话就说到这里，差不多该进入正题了。

错过时机的话，龙园一定会拔腿就走。

不仅如此，还有可能会重蹈天台覆辙。

“之前在天台上的事，我还有东西要补充。”

“补充什么？”

龙园应该很困惑，事到如今我还想干什么。



特意给他分析失败原因可不是什么让人高兴的事。

不过，把当时没传达给他的东西告诉他也很重要。

“在那个场合下，龙园 你做的决定很正确。恐怕当时要是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有可能会继续和我在天台纠缠。”

但当时伊吹、石崎 还有阿 尔伯特都在。这是龙园 做出那个决定的重要原因，毕竟事态越是恶化，危险就越大。

在最坏的情况下，光由龙园 一人承担责任可能还不够。

他想到了长远的事情，这一步至关重要。

当然促使他做出如此抉择的人是我。但他能够不负我的期望也足够证明他自己的能力。

“你真是致力于捉弄人啊，你到底是有多看不起别人。我本以为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可是没想到这不过是你玩剩下的。”

“我只不过是说了事实。”

“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你这么告诉我的目的，和你利用石崎 他们阻止我退学的原因有关对吧？”

本期待他能够顺利意识到我的计划，但现在看来希望渺茫。

“以为凭你那小手段就可以让我按照你的想法行动吗？”

“行动？什么意思？”

“别装傻了，不就是让我和其他班斗嘛。如果不是出于这个目的的话，你没理由让我继续留在这所学校。”

如果不利用他的话，龙园的存在不过是一个障碍。

因为选择退学的是他自己，让他走就好了，这么想倒是简单。

“不想再做下去了吗？你乐于和别人交战不是吗？”

“就算我打倒了B班和A班，留有你在的话，一点意义都没有。”

“没有意义”，他说得很确定。

“什么啊，不过是失败了一次就这么灰心丧气？”

听到我这么说，龙园的眼中燃起了点点愤怒。

“要不然现在在这里我们打一架？要是你希望的话。”

“我说得有些过分了，原谅我。”

如果没有伊吹和石崎他们的事，估计他已经出手了。

这个男生不知道何为恐惧。

同时他也知道何为恐惧。

即使他被我打败了，但还是沉着冷静前来赴约。

他充分拥有着就算害怕但还是不停向前的勇气。

“我们说好了，今后再也不提天台上发生的事情。约定好今天这是最后一次，在此基础之上我们再谈别的。”

光凭口头约定龙园自然是不信的。

这不过是形式上的，一时安抚人的话。

“奇了怪了，再继续说下去也没有什么用，也不会有什么对我有好处的东西，我走了。”

龙园更加不快了，想结束这次的交谈。

“这可不一定。”

我制止想站起来走人的龙园。

他装作要起身回去，但这不过是为了引出我的话而使的小伎俩罢了。

他清楚可以从我这里知道点什么，才一大清早来赴约的。

从一开始他就没想过要空着手回去。

龙园看都没看我，又重新坐下。

“我从现在开始所说的话，怎么想是你的自由。可是，你不觉得之前那种简单的战斗模式持续下去也没有什么意思吗？”

我说话就像是在出谜语，龙园看样子有些焦躁不安，但是立刻问道：

“简单的战斗模式？”

“D班打败C班、B班，最后打败A班。然后堀北她们顺利升到A班。小说的话一定会这么写，还会很受欢迎。不过我们却完全没必要拘泥于这一形式。”

如果这是一部探险动作片的话，主角可能会由弱到强各个击败。

可是，这里是现实世界。战斗本就不分先后顺序。

先打A班或者先打B班都可以，和同是敌人的C班合作也不无可能。

“有意思的是，第三学期开始以后，A班会对B班下手。在A班集中力量攻击B班的时候在背后给其一击，可以一次性击败A班。”

这对龙园来说并非无益的事情。

“这个消息有多可靠？”

“嗯，信一半吧。”

需要考虑到坂柳只是在虚张声势的可能。

要是从性格方面看的话，她十有八九会这么做。

“如果这个消息是真的，这可以说是个不错的机会。可是，你们和B班约定了不做敌人不是吗？打A班倒是可以，可同时B班也就溃败了。那样的话一之濑就赢不了坂柳了。”

“胜负无所谓，我不打算出手。”

“也就是见死不救吗？”

“要是A班能打败一之濑的话倒是给我省事了。D班说不定能够不费力顺利地升到A班。而且坂柳有可能会制造出退学者，现在差不多也该知道出现退学者时的惩罚了。”

“真气人啊，你嘴上说着并不指望班级等级上升，不想引人注目，可背地里还是在行动。”

“我确实不想，不过周围的人自发的行动对我来说并无不便，能不费吹灰之力自动升到A班也不是什么坏事。”

这里“周围的人”当然指的是A班、B班还有C班的龙园 他们。

“你就什么都不做，静观事态变化吗？”

“我也有必须要处理的问题，毕竟我们班里有个麻烦的人物。”

龙园 也很清楚这个人。

想都不用想，这个人的名字脱口而出。

“桔梗吗？对你来说她确实是挺麻烦的。从这个学校的组织形式来看，要是班级内部出现敌人的话行动可是相当受限。”

老实说，我想尽早解决掉这个眼前的麻烦。

无论是升到A班还是班级里出现退学者，这些事情现在都没必要那么在意。目前的问题是栉田将枪口瞄准了堀北。

经过天台一事以后，我已经不能再把原学生会长堀北学当作敌人。他恐怕也不会容忍自己在学期间，妹妹堀北铃音被逼退学吧。

我现在正避免我的学校生活出现什么不测。

“前几天栉田联系我了，问我什么时候下手。不巧的是当时我正忙着把你逼出来，就没搭理她。自从在测试中失败了以后，她就对铃音虎视眈眈，想让铃音退学想得不得了。哈哈，真是个有趣的女人。”

“好好利用栉田的话，不也能够对我们班予以打击吗？”

“用来打击铃音或者D班的话，她倒是一块绝无仅有好材料。不过要想打败你这个对班里的事情并无兴趣的人的话，光是桔梗她一个人就太弱了。”

要想对付我的话，确实光凭栉田一个人是不够的。

“你打算怎么做？用药虽然可以暂时抑制住病情，但要是不把癌细胞完全切除掉，病是不可能好的。不仅如此还会侵蚀并转移到其他器官。”

结果就是器官全被腐蚀，气绝而亡。

“我已经有答案了，没必要再议论这件事。”

“哦？绫小路你让我听听，你打算如何完全控制住桔梗。”

“我有必要告诉你吗？”

“事情能不能顺利按照你的期望展开，可能要依你的这个回答而定。”

龙园似乎乐在其中，微微笑了笑。

但是可能由于嘴角的疼痛，那笑容立马就消失了。

我感到有点冷了，长时间待在外面的话身体会被冻僵。

“D班在第三学期的时候会升到C班，但恐怕会再次回到D班。原因在于……我要让栉田桔梗退学。”

“哈哈哈哈哈！”

龙园无视疼痛，放声大笑。

“你真是个恐怖的人，自损一千也要杀敌八百吗？在这所学校里，就算是虾兵蟹将，阻止你除去他们的麻烦制度数不胜数。即使如此你还是要让她退学？”

事情当然没有那么简单。

不仅现在我手中并没有能让她退学的把柄，能否成功还要受下次考试内容的影响。

而且现在还有其他更令人担心的事情。

“绫小路你果然还是会这么做。”

“你觉得如何？就算我们不能成为伙伴至少也能合作一下，你不这么想吗？”

“呵呵，你计划让桔梗退学的事情确实是太搞笑了。另外我可不会听信你的花言巧语，轻易去攻击A班。”

“我倒是觉得有可能。”

“别自以为是了。我要是与谁合作的话，首先就会除掉你。”

他鲜有地投向我这边的目光里，已经恢复了以往的活力。

他知道对方的恐怖，即使是这样，他的眼睛依旧闪闪发光。

我们俩人目光交错。

“绫小路，你看样子是想强行利用我，可我并没有出战的打算。”

“好像是这样的。”

看来他决心已定，打算完全从舞台上消失。

或是打算在水下继续活动。

“龙园，我给你提个建议。你所考虑的增加个人点数的作战计划并不是不可行，但事实是其中尚有缺陷。能让一两个人胜出，可要想提高全班点数是不可能的。”

“是伊吹那个家伙泄露给你的？”

“她没有全部告诉我，只不过是问了我存够八亿点有没有可能。”

不难想象这是龙园翔要施行的计划。这所学校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战略是没有胜算的。

据推算存八亿个人点数是不现实的。

我推测这不过是龙园想要自己一个人胜出，或者只是为了提升与自己关系好的人的点数，才在施行这个计划。

在天台上的时候，他放弃全部的个人点数是因为打算退学，而现在既然选择了继续待在这里的话，就要开始在暗地里收集点数了。

不过从伊吹的样子来看，龙园让人以为这个作战计划是要让全班同学升到A班。确实，要想得到别人的支持，口头上就要做好承诺保证，最后反悔就可以了，毕竟不会留下做过此约定的明确记录。

“还是说，你只是装成要存八亿点的样子？”

如果他只是在骗伊吹的话，这个话题就到此结束了。

“假如说，你现在手里的点数全部用尽了，还剩下和A班签订的契约，能够月入八十万点。要想存够让一个人升到A班的两千万点的话，还需要二十五个月，在毕业之前勉勉强强能达到。要是再加上每个月进入自己账户的个人点数，时间倒是还可以再缩短一些。你就别贪得无厌了。”

这样的话，根据制度，龙园翔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升到A班，顺利毕业。当然，此事以A班不破产为前提，还要避免不必要的支出，但也不是难事。

“绫小路你确实是既有头脑又有手段，不过离完美还远得很。”

他并不是在开玩笑，龙园冷笑道。听他的口气并不是在虚张声势。

也就是说……是有办法存到八亿点的。

“你是说你有方法提高全班同学的点数吗，龙园？”

“听好了，一年到头流动的个人点数的数额庞大。除去退学者的话，每个年级有一百六十人，三个年级一共有四百八十人。假如每个月能从每个人榨取十万点的话，一个月就有四千八百万点。一个月榨取二十万以上的话，一亿点就到手了。”

持续八个月的话就有八亿点。达到目标点数并非不可能。

算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则很困难。相当于纸上谈兵。

就算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大量的个人点数真的流动起来的话学校也会加强监视。要是从全体学生那里成功榨取了一个月的量，充其量能拿到一亿点，八亿点果然还是不可能的。

若是这一亿点被认定为非正当取得的，不仅会被当即没收，还要接受惩罚。

绞尽脑汁，采用堂堂正正的方法的话能存多少点数呢。

班级全体成员的通力合作必不可少，如果将班级点数维持在高标准的一千点的话，一年相当于能存五千万点个人点数。

在特别考核中拔得头筹，顺利将点数存下来的话，大约有一千万点左右。也就是说一年大约能存六千万点。

即使是不浪费点数而且完美通过考核，最多也只能存这么多。

三年就是一亿八千万点，还不到两亿。这是一个班级最多能存到的点数了，实际上远远达不到这么多。

说现实点，能存到一亿五千万点就烧高香了。

虽然下了如此定论，但总觉得龙园所言是有一定根据的。

看着他的侧脸，这个想法掠过我的大脑。

“不见得存不够啊。”

这是龙园看准的战略。

而我没有看出来。

“我和你的手段虽然相似，但根本的思考方法不同。”

“我奉行的主义是尽可能不选胜算低的选项。”

“我估计你也是这样。不过你也看出来了吧？我所考虑的方法。”

“嗯，本来觉得你的战略胜算是零，现在觉得有百分之五的可能性了。”

不过要想成功，还有几个必不可少的要素。

“先不说这个，绫小路……你为什么头上盖着雪。”

经过他的提醒，我将目光落在自己的身上。

“啊，没事。雪的触感让人心情很好，这很奇怪吗？”

在雪刚刚还在下个不停的时候，我觉得好玩，就待着一动不动，雪就积起来了。

从头到肩膀，手腕还有膝盖都残留着融化了一半的雪。



虽然感谢他提醒我，但我并没有将雪拂去。

反正雪不久也会融化。

既然如此，趁现在和这白雪亲密接触一下又何尝不可。

“你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听了刚刚的话，我可是越来越觉得我们的利害关系一致了。”

“你不用光说这些好听的话，这其中的危险恶臭我也清楚。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面不改色地舍弃同伴。你会和背后互相捅刀子的人合作吗？”

“你要是有胆量的话，完全不必担心这个。被背叛虽然可怕，将计就计就可以了。就是这么回事儿，龙园。”

我并没有寻求相亲相爱的合作关系。

只要两者的利害关系一致了，就会衍生出最强大羁绊。

“既然如此，这样吧，绫小路。我最后再帮你事先疏通一下。”

“事先疏通一下？”

“具体要看第三学期以后的发展情况，恐怕我们C班，不对，D班会由金田和日和来指挥，最终决定权在他们手上。我会劝说他们攻击A班，且不对成为C班的你们出手。”

龙园的意思是不管怎么样最后决定权都不在自己身上。

“听起来不错。”

虽说龙园退居幕后了，要是金田他们来攻击我们的话同样少不了麻烦。

特别是石崎和伊吹对我没有什么好印象，有可能会教唆班里向我们班挑战。

“但条件包括刚刚说好的事情，你们升到A班的时候能够接受我的要求的话，我可以帮你。”

“那你能暗中让椎名帮我吗？”

“不可能，我说了我已经不是他们的头了。”

“也就是说，你不过是说上两句话……那这要求可就过分了。”

就算是以不来攻击我们班为条件，这桩买卖对我们来说也并不合适。

“你可不要觉得轻易就能使唤得动我，绫小路。”

从当初和葛城缔结契约就可以看出，龙园可以巧妙地打入敌人内部。

“我可以接受你的这个提议，但只能是口头上的约定，不能用书面形式呈现。”

“呵呵，你这个在暗地里活动的家伙居然也能提出这种要求来。不过，要是你出尔反尔的话我是绝对不会饶恕的，不管用什么手段都要让你后悔万分。”

他的意思是到时候撕个鱼死网破。

“虽然有些多余，但你还需要再听我说一件事。就算是我们在这里秘密约定好了，少了你龙园，‘作战计划’也难以成立。”

成功的可能性从零上升到了百分之五，接下来还是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运气。

而具备这些东西的只有龙园。

“那我就不管了，怎么做就要看金田他们是怎么想的。”

也就是说龙园只会做事先的准备工作。

这就是一直以来都用暴力和恐怖来支配C班的男生现在承担责任的方法。

但好歹他愿意做点什么。

“合作成立。”

我决定与龙园合作。

不论如何龙园都不是一个可以轻松操控的角色。

能够让他身居幕后，不出来捣乱就已经不错了。

不对，这件事情还不可疏忽大意。

“那就说到这里？你叫我出来的时候，话里的意思是有人想让我见见，我可不觉得一年级学生里有值得我见的人。”

“是啊，一年级里面可能并没有这种人物。”

“什么意思？”

“时间正好。”

可以看到计算好时间从远处走来的男生身影。

龙园 也难隐看到那位来客时的惊讶。

那个男生向我们走来，正好停在了我和龙园 的中间。

“居然是这个家伙？你说想让我见的人。”

我没有否定龙园 的提问，看向那个男生。

“抱歉这么早把你叫出来。”

“没事，现在正是见面的好时间，选的地方也不错。”

在有限的学校用地中，选了一个地方。

在这里可以远远地看清左右来的人。

若是有其他人来了的话，他可以装作不认识我们转身就走。

“你和原学生会长关系可真好呢，应该也帮了铃音的忙吧。”

想起了之前在天台上的事情，龙园 轻笑道。他已经察觉到铃音是其妹妹了吗？还是暗地里调查了一下？

“我以为只有绫小路一个人，没想到龙园 你也在。”

听这话，与其说他有些惊讶，倒不如说是为了慎重起见而确认了一下。

堀北哥哥看了一眼我头上的积雪，丝毫没有在意，开口说道：

“那就把龙园翔也看作你的合作伙伴，我直接说下去吧，磨磨蹭蹭的话可能会被别人看到。”

“等一下，你说谁是合作伙伴？”

“至少可以保证不是外敌。”

不能说是同伴、合作伙伴的话，这么说也可以。

“绫小路你还记得当时求我帮忙的时候做的约定？”

“嗯，帮你扳倒南云雅。”

“南云？新任学生会长吗？”

让龙园在场，是想告诉他堀北哥哥的想法。我私下里告诉他自然也是可以，但堀北哥哥亲口说更有说服力。

“原学生会长好像是不喜欢南云的做事方法。”

“原来如此，所以才打着利用绫小路来扳倒南云的算盘啊。早就听说二年级已经完全被南云支配了，看来只能利用一年级来对付他了。告诉我一件事堀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绫小路的？”

龙园直呼堀北哥哥的名字，而且态度也是高高在上的。

算了，我同样也是如此，没资格说别人。

“开学以后没多久，但你好像费了很大工夫才把他找出来的呢。”

不像是对龙园高高在上态度的反击，堀北哥哥淡淡地回答。

“呵呵，我可是很享受这个寻找的过程。”

“看样子你可是被整得很惨。”

堀北哥哥直接地嘲笑态度不佳的龙园。

龙园感受到了这一点，眼神变得狠毒。

“要是你觉得我实力一般的话，要不要我们现场比试一下？”

龙园一副“就算我受着伤也能打败你”的样子挑衅道。

“不用了，我没兴趣。”

堀北哥哥冷静回答。

“呵呵，就知道你不会上当。”

龙园用鼻子轻笑一声，打开翘着的二郎腿，双腿着地。

之后立刻，将雪踢向堀北哥哥的脸，要迷住他的眼睛。

在他被雪一时迷住双眼，摇摆不定的瞬间，龙园瞄准堀北哥哥的腹部猛出右拳。

堀北哥哥因为看不清，仅凭对攻击的预测进行了完美防御。

他一边向后退，一边不慌不忙地用中指扶好稍稍有些移位的眼镜鼻架。

“本来以为你只不过是个聪明的混蛋，没想到这么难对付啊。”

龙园对尽管受到了偷袭却成功防御了攻击的堀北哥哥不吝赞词。

“我应该说了我不想和你打架。”

“怎么了，不服的话我随时接招。难道说你不能反击一年级学生？”

“你真是得到了一个可靠的伙伴呢，绫小路。”

堀北哥哥拍掉衣服上沾着的雪和泥土。

“我也这么觉得。”

龙园依旧是那种和谁都要争个高下的态度。

“算了，我知道了你是个有一定能力的人，我挺欣赏你的，堀北‘学长’。”

龙园加上了敬称，这句话也可以被解读成挖苦。

“我也是一样的。虽然你并不适合学生会，但我还是挺欣赏你的。”

“被原学生会长这么夸奖，真是我的荣幸。”

龙园并没有认真听，漫不经心地回答，不再和堀北哥哥争论。

两个人的舌战结束，堀北哥哥回归正题。

“我想让绫小路你做的，就是不计手段遵守并维护这所学校的秩序。把学生会长南云雅从那个位置逼下来，也可以是让他自己不去做或是阻止他去做那些欠考虑的事。你选择做起来容易的方法就可以。到了第三学期，南云的实权会变强，可能会正式开始采取行动。”

“具体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学生会有那么大的权力？”

“学生会当然不是万能的，但是和其他学校如同摆设般的学生会不同，被给予了一定的权限。现在学校内发生什么问题的时候，也是由学生会来解决。你们两个人应该都知道这一点。”

须藤打架事件发生的时候，进行处理的不是老师，而是堀北哥哥率领的学生会。

“同时，学生会还有一部分制定特别考核内容的权力。今年一年级学生参与的无人岛生存考核就是以往届学生会的方案为中心制定而成的。”

也就是说，南云有可能会制定出和以往都不同的特别考核。

“他能把你们制造出来的无聊透顶的学校生活改造得更有趣，你应该欢迎才对啊。”

鼻子轻笑一声，龙园重新跷起了二郎腿。

“前提是他采取的是正确的方法。可是南云到目前为止已经使手段让好几个学生退学了。事实上，二年级里至今已出现了十七名退学者。据退学前的面谈，光是目前能确认和南云有关的就有一半以上。”

十七人，这绝不是个小数目。

“既然制造出了这么多的退学者，掌控整个年级对他来说恐怕也不是难事吧。”

既然如此，应该也存在阻止南云行动的势力。

可惜那些努力不敌南云，势力减弱，只得投降，被其吞并。

于是南云成功地控制住了整个二年级。

“他现在担任了学生会长，应该会把手伸向一年级和三年级。可以想到，明年的一年级新生也会受他的影响。”

放任不管的话，可不是出一二十个退学者就能解决的事情了。

“南云不是做得挺合理的嘛。那不过是十七个没有价值的人，所以才被退学的吧。”

“破坏了规则的人自然是要退学。但是，带领所有学生成功毕业这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者应该做的事情。”

“堀北学长您是想说，您在任的时候，没有一个学生退学吗？”

“这说到底也不过只是我的目标理想。至少，现在的一年级里还没有出现退学者。追求这个理想不见得是坏事吧。”

“所以呢，绫小路，你怎么看这个人的理想？”

“我理解有人以它为理想。但是，可以肯定地说至少我和龙园不是会追求这种理想的人。”

“哈哈，没错。”

现在有这个资格的，只有B班的一之濑帆波。

“我当然不指望你们也能这么想，只要你们能阻止南云的行动就可以了。”

话虽如此，但如果那么容易解决的话，堀北哥哥也就不会来拜托我。

若是学生会还掌握相应实权的话，就更难阻止了。

要想不出现退学者，一年级学生只能拼尽全力不被考核内容与惩罚随意摆布。

“我要回去了，都听到了这么多秘密。”龙园对学生会的纠葛并无兴趣，“虽然是相当有意思的事情，但是继续待下去也只是浪费时间，再见。”

看样子他对与我们的谈判是满意的，毫不迟疑地离开，向宿舍走去。

我对着龙园的背影说道：

“你接下来打算一直一个人吗？”

“这和你无关。说起来一个人才更合乎我的个性。”

他留下这么一句话，踏雪而去了。

“绫小路，你让龙园听到这些，是为了把他拉到你的阵营里面吗？”

“可能是有这个打算吧……但我的主要目的是将他的兴趣从我身上转移走。”

让龙园知道，我一定不会参加一年级的班级等级之争。

让他认为我接下来只会对学生会采取行动，降低他再度对我发起攻击的可能性。

同样好战且能够成为他对手的坂柳更能让龙园乐在其中。

“不管怎么样，今后你可能会需要用到懂你的朋友。从这个角度来说，和你有过一战的龙园 说不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朋友啊。”

算了，比起这个，现在必须要尽可能地获取更多信息。

和堀北哥哥的接触同龙园 一样，不能够频繁进行。我想把握好每一次的机会。

“我几乎没有高年级学生的信息，你能提供给我吗？”

“当然，我已经准备好了。”

堀北哥哥拿出手机，我把我的联系方式告诉他以后，就立刻收到了短信。我一边看信息的内容，一边听堀北哥哥的说明。

“这些是学生会成员中除了南云以外还需要注意的人。担任副会长的二年B班的男生桐山，书记沟胁，还有另一个书记殿河。这两个书记是和南云从一开始就同甘共苦的原B班学生，也是极少数能向南云提意见的人。除此之外就是其他学生会成员。”

他认认真真地把像简历一样带照片的文件发了过来。

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哪个班的学生。

以副会长为首，还有几个不属于现在A班的学生也在学生会花名册中。从这一点可以推测出南云控制能力之广。

这些信息十分珍贵。和其他年级的学生接触并不简单，特别是当涉及学生会长身边的人的时候，我也不能随意采取行动。

要想获得目前得到的这些信息，本来是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的。

“清楚南云行动模式和性格的人只有和他一个年级的人。虽然我们通过学生会联系在了一起，我也并不完全了解南云这个人。”

要想打败南云实际上需要更多不可或缺的信息。比如他是怎样的性格，喜欢采取什么样的战略等等。这些都必须要掌握。

“关键的二年级学生都在南云的掌控下，这可就难办了。”

“没错……但是，二年级里有学生现在依旧以南云为敌。”

果然如我所料。

“名字是？”

“很遗憾，现阶段我还不能告诉你。要是被南云知道和我有联系的话，我无法保证那个学生的安全。”

“那个学生有可能作为叛徒被处分……也就是退学吗？”

“我在校期间也许可以采取保护措施，但等我毕业了以后那个人就没有后盾了。”

需要思考的是，堀北哥哥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个。

“为了将我和那个二年级学生联系起来，你打算怎么做？”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想告诉那个人你是一年级学生中可以合作的人。”

我猜他也会这么做。

如果对方不能表明身份的话，就只能先由我报名字了。

就算视南云为敌人，他也已经是二年级学生了。要是考虑到明年以后的事情，我想尽量避免更多的人知道我的身份。

“要怎么做就看你的意思。”

一般来说，拒绝才是上上策。但是，要想不被更多人知道我的身份，只局限于没有任何其他人知道，或者是只有绝不会将我的身份泄露出去的学生知道的情况。

但是现在，坂柳和龙园都已经完全知晓。

特别是坂柳，连我出身于White Room都知道。

对坂柳来说我越是把这个当成秘密来守护，就给了她一个与我对抗的武器。就算现在拒绝了堀北哥哥的提案，对我来说也没什么好处。

“我知道了，你可以把我的事情告诉那个二年级的人。”

“你这个决断是正确的。”

“之后就要看你的话有没有分量了。”

就算告诉那个人我可以帮到忙，对人家来说我也不过是个一年级的学生。对方应该会很不安，要考虑考虑拜托低年级学生到底可不可靠。

“如果连我的话都不信的话，是不可能打倒南云的。”

“那就交给你了。”

“难以想象你答应得这么爽快。”

“因为之前你帮过我一次。”

当然了，那个人能相信我，在于我老老实实地按堀北哥哥的意思行事。

我只希望度过安安稳稳的每一天，自然是希望尽量不牵扯进学生会相关的事情里。先不说在堀北哥哥毕业之前都要被牵扯进去，现在还有一个让我在意的点。

他指望在他自己毕业以后，我依旧遵守约定，协助他打倒南云吗？

这是不可能的。

“你知道我在考虑什么吗？”

“我毕业之后的事情吧。”

被他说中了。

“没想到这会由我自己说出口。考虑到以后的事情你最好还是隐藏你的身份。”

“真是越来越看不透你了，有点瘆得慌。”

“所以，你只用协助到我毕业为止即可。如果到那时，在校生的想法还没有发生变化的话，那就说明这所学校的发展也就到此为止了。”

“在说这些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如果我无法与南云抗衡怎么办？”

“我不会把这件事交给一个我觉得做不到的人。”

堀北哥哥是相信我可以制止南云吗？

还是说就像赶猪上树一样，暂且先夸夸我呢？

不管他是怎么想的，这个人的心思真是难以捉摸。

“我会想想对策，但是无法保证在你毕业前能有成效。”

“我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会一再拜托我这个底细不明的人呢？要想守护高等育成高中传统的话，应该选择依靠一个对此更有热情的人。

就算他作为原学生会长，以自己的学校为荣，这一情况也极其反常。

说起来，堀北哥哥即使发现了南云的异常，也并没有在早期采取行动，而是选择了静观事态变化。

他表示过是因为我的出现让他可以对付南云，但理由还是有点牵强。

“我没有想过你会单单因为我帮过你一个小忙就按照我的意思行事。你应该从一开始也抱着同样的想法才接受了这个扳倒南云的计划吧？”

看来堀北哥哥连这个都已经知道了。

“虽说已经是原学生会长，你也还是有一定的权力……不对，是影响力。和你成为合作伙伴的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能派上用场。我这么想也是理所当然的吧？”

堀北哥哥要坚持公平公正的立场，确实不会直接地偏袒我们。

只要是这所学校的学生，就有可能要面临许许多多的危险。但是，既然我们在私底下有联系，在重要时刻拜托他，就极有可能得到他的帮助。

建立好利害关系与伙伴关系，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

“你有要拜托我的事情的时候就直说，但不要对我有过度的期待。”

“我没有这个意思。说到底，只要你能在需要的时候最后帮我一把就可以。”

当然了，最好不要有需要的时候。

重要的是有没有这个最后的一把助力。

“可以，打倒南云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

在堀北哥哥毕业前都要对付这麻烦的事情，但另一方面，我也得到了万不得已时的一张王牌。

“顺便说一下，对付南云的策略我接下来会慢慢制定。但在此之前我有件事想要向你确认一下，关于你妹妹的事情。”

“用不用铃音是你的自由。”

“我不是这个意思。这一年我和你妹妹在一个班里相处过来，觉得她是有一定才能的。你在她身边的时间更长，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

“才能，什么是才能？会不会学习？还是说有没有运动神经？”

看来他早就注意到了我在意的点。

“综合意义上的才能。堀北虽然也有不合格的地方，但总的来说是有能力的。”

“她不过是个差劲的妹妹。光是追着我的影子跑，还以追上我的影子为目标。”

他发泄出对此的不满。

可是，听他的意思……

“难道……问题在于她的目标是追上你的影子，而不是你？”

“要怎么解释就看你自己了。这不会改变任何事情对吧？”

“也许吧。”

我想我可能明白了堀北哥哥为什么要对妹妹如此严格。

“如果你妹妹要进入学生会，你会帮我一把吗？”

“我会尽可能帮你。”

仅是确认了这一点，我就抓住了一丝攻下南云的头绪。

“资料我已经拿到了，事情的经过我也了解了，接下来你就慢慢等待吧。”

“嗯，可以说接下来的学校生活就要看你了。”

在给了我这过度的压力之后，堀北哥哥离开了。

1

结束和龙园还有堀北哥哥的交谈，我错开时间回到了宿舍。

我在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待到午后，上上网，看看书，消磨时间。

接下来要做的是给堀北发信息。

有了和堀北哥哥的约定，差不多可以和堀北商量让她进入学生会的事情了。

基本上都是独自行动的堀北，可能和我一样正闭门不出，看她的样子似乎也耐不住外面的寒冷。不过这话说得有些早了。

有事和你说。

我发过去的消息在几分钟后标上了已读。

好，打电话说？还是直接见面？

直接见面吧，现在可以吗？

我现在在咖啡店，你如果能来的话我等你。

和我原来料想的不同，堀北现在不在家。

虽然觉得有些麻烦，但还是早点把这些麻烦事解决了的好。

我现在就去。

回复以后，我拿起外套包住身体。

在宿舍大厅看到了池、山内还有须藤。

看样子他们是刚坐电梯下来，正要往外面走，并没有注意到身后的我。

我没有向他们打招呼，与他们朝着一个方向走去，这时听到了他们的对话。

“怎么搞的，健，圣诞节约会还是被堀北拒绝了？”

“烦死了，春树，你别管我。”

“我们事到如今还是要以单身狗身份结束这一年，好空虚啊。”

“切，我可不着急。铃音又没有男朋友，只不过是现在还对恋爱没有什么兴趣。我接下来不能焦躁，要慢慢来。”

看来须藤已经对堀北发起了恋爱攻势。

不过应该是被完全否决了。

但他不仅没有放弃，反而选择了一条踏踏实实慢慢追求的道路。

“你可真是一心一意。喂，宽治，今天要不要在卡拉OK通个宵？让我们尽情地歌唱孤独的圣诞颂歌。”

“啊，什……什么？”

“什么什么呀，我刚刚说今天在卡拉OK通个宵吧。”

“抱歉了春树，今天不行。”

“什么？不行是什么意思？你平安夜没有别的事吧？又没有女朋友。”

“那个，我还有好多其他事情。”

池明显有些不安，但并不打算说明无法去唱卡拉OK的理由。

“难道宽治你……”

须藤也感受到了这异样的氛围，追问道。

“不，不是这样的。”

明明并没有被逼问下去，池在否认之后直接道出了理由。

“我只不过是和朋友出去吃顿饭……”

池移开视线，小声地说。

连在身后听他们说话的我都明白了他口中的“朋友”并不是男生。

这时我想起了几天前的那一幕。

“谁！你要和谁出去玩！快说！快说！”

山内已经丧失了理智，揪住池的衣领大叫。

“真……真不是什么大事。是……是篠原。”

“小圆……难道是我们班的，那个篠原？”

坦白了的池，轻轻地点头。

“为什么是篠原啊，你不是经常和那家伙吵起来吗？”

山田应该也和须藤一样抱有这个简单的疑问。这对组合出乎人的意料。

“所以说只不过是去吃个饭。我怎么会喜欢那种女生呢？只不过是因为之前她稍微有了点麻烦，我帮了一下忙，所以她想和我吃顿饭感谢一下我！”

“不对不对不对，什么时候不能感谢，那天可是平安夜！平安夜啊！”

“真的什么都没有！打死我都不会和那种女生交往的！”

“我可不信！我们跟踪他们吧健，跟踪跟踪！”

“喂，真别这么干。我可不想和篠原那种丑女传出绯闻。”

虽然池嘴上这么说，但看样子这两个人未必一定不能在一起。

池和篠原。说不定可以成为一对蛮合适的情侣。

当然这种可能性现在看来还只是未知数。

2

寒假，几乎所有的学生每天都会造访榉树购物中心。

我的目的地人潮拥挤，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客人都是女生，并不能很快地找到堀北。

在店里溜溜达达放眼寻找，终于看到了我要找的那个身影。

“我来了。”

“好快啊。”

和堀北打过招呼后，坐在她旁边的人也向我搭话：

“你好啊，绫小路同学。”

我居然碰上了她们这两个人在一起。

这个场景似乎有些熟悉。只有堀北和栉田两个人吗？我不禁怀疑这里还有第三个人，我将视线移向四周。

“没有其他人了。”

堀北像是特意对我的视线做出回复，淡淡地说道。

本以为平田也和此事有关联，但是现在看来并不是这样啊。

“我并没有其他意思……只是想问问你们是谁约的谁？”

栉田温柔地笑着听我的问题。



“是我，是我邀请了栉田。”

这和我心中所想不同。

不对，这也是有可能的。倒不如说是堀北最近正积极地想要解决和栉田的争端，恐怕她们今天聚在一起也和此事有关。

要是只有堀北在场的话，栉田会毫不客气地和她争吵，不过在这种公共场合她就必须披上虚假的外壳。说起来，堀北居然顺利地把她约出来了。

“对了堀北同学，你和须藤同学最近怎么样了？”

“什么怎么样了？”

“你们是不是要一起过圣诞节呀？”

“怎么可能！”

掘北干脆且果断地否认。

“是吗？须藤同学没来邀请你吗？”

“这和今天要说的事情没有关系对吧？”

栉田想借着我的到来改变一下话题，但不料被堀北无视了。

本就态度强硬的堀北，凭借着赢得了考试的优越性，以及现在俩人身处引人注目的咖啡厅这两点，毫不客气地向栉田这一铜墙铁壁发起进攻。

“绫小路同学，你还想站到什么时候？既然有话要和我说的话，现在可以说了吗？”

话里的意思是，现在她正忙着处理栉田的事情。

这对堀北来说是一个珍贵的机会。

“抱歉，我没想到还有其他人在，下次再说。”

很明显现在这个场合并不需要我的存在，我决定走人。

但就在这一瞬间，栉田意识到我的存在对她是有利的。

“没关系的，堀北同学。让绫小路同学也和我们一起喝茶吧。”

她堵住了我的回头路。

可堀北一言不发，我无法坦然地坐下来。

“以后有机会再一起喝。”

我回复道，决定立刻离开。

“等一下，我就在这里听。”

“不了，这和你们要说的事情完全没关系。”

我不希望让栉田听到不必要的信息。

最近告诉了许多人我正在考虑的事情，但单单这次若是让栉田听到的话，对我一点好处都没有，不仅如此，还有可能招来祸端。

“难道你是不想让栉田同学听到吗？”

堀北尖锐地指出这一点。

“是这样吗，绫小路同学？”

栉田看向我，眼中带着一丝难过。

我自然是打算立刻否认的。

可是堀北就好像要阻止我一样，拐弯抹角地说道：

“不好意思，她也是我们班里的一员，没必要向她隐瞒。”

“并非如此，我要说的事情和班里一点关系都没有，只和堀北你个人有关。”

“这样啊，那就更没关系了。和我有关对吧？那就在这儿说。”

“我拒绝。”

“那今天你打算在这里说的东西，在别的地方我绝对不会再听。”

堀北的态度已经相当坚决了。

不加以隐瞒，是她和栉田改善关系的其中一步。

栉田的表情没有发生任何变化，依旧是笑容满面的。

就算D班被栉田坑过很多次，但只要看到她的笑容，就会想试着相信她“这次一定”不会背叛。虽说我也可以随便扯点理由让堀北接受……

不过我可不认为戒备心极强的堀北以后还会接受我现在打算说的提案。

“知道了，那我就直说了。”

“嗯，说吧。”

“你打不打算加入学生会？”

容不得后悔了。不知道堀北会不会接受，我只是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她。

“对不起，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她在揣摩我为什么会突然提到这件事。

“你这也太突然了吧，为什么这么问？”

“想顺便说说这个事。”

“好，你继续。”

“这样好吗，堀北同学？”

插话的是栉田。

“什么好不好？”

“说到学生会的话，应该是和你哥哥有关的事情吧？让我听到可以吗？”

“你从初中开始就知道我和哥哥的事情了，事到如今也不必在意了。”

堀北让哥哥当证人也和栉田知道他们兄妹的关系有关。没有藏着掖着的东西才能发挥出其效力。

这事两三句说不完，我决定坐在她们俩人旁边。

“有个人很希望你加入学生会。”

“有个人？”

“你哥哥。”

说实话，我并不是受了堀北哥哥之托才来劝她加入学生会的。她哥哥只是告诉我要不要利用堀北随我的便。不过，要想让堀北听话就得把她哥哥搬出来。

“为什么哥哥要我加入学生会呢？这不可能。”

堀北有些不信，否认道。

“我没有骗你。”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哥哥应该会直接和我说，为什么要通过你来告诉我呢？”

“你觉得你哥哥会直接和你说？”

“不觉得。说到底，他叫我加入学生会这件事根本就不可能。”

也就是说，堀北从一开始就没信我的话。

兄妹关系如此僵硬，使她完全不相信我说的话。

不过，现在栉田在场，我不能再透露更多真实情况。到了第三学期，她就会知道龙园失势，到时候会更加确信我在暗中活动。

那样的话事情就更加麻烦了。就算她早晚会知道，也没必要让她现在就知晓。

“我没工夫听你撒谎，你到底想说什么？”

“我没撒谎。你不信的话直接和本人确认不就行了？”

让我的谎言变成事实。

“你真有底气……”

“你不是在怀疑我吗？那你联系一下你哥哥就知道了。”

“那你……知道我哥哥的联系方式？”

“我不知道，你这个当妹妹的不应该知道吗？”

“我不知道。”

“要不要联系一下橘学姐？”

“橘，是当哥哥书记的那个人？”

“嗯，我和橘学姐说过几次话，知道她的联系方式。”

不愧是栉田，在什么情况下都能交到朋友。

“我真的打电话确认了啊绫小路，要是你骗我的话有你好看。”

“随你的便。”

反正堀北哥哥知道我的计划，应该会帮我圆这个谎，把堀北要确认的内容全部粉饰成事实。

“谢谢学姐。好的，再见。”

栉田挂了电话后，立马操作手机，紧接着堀北的手机响了。看样子是顺利打听到堀北哥哥的电话以后，转发给了堀北。

“谢谢你，栉田。”

“不客气。”

虽说周围有其他人，使她不得不这么做，但是对堀北做出这么温柔回应，她应该也忍得很辛苦吧。栉田没有表露出一点不满，确实厉害。堀北看向手机屏幕。

本以为她会立刻拨打电话，可她的手一动不动，只是握着手机。

“呼……”

她长叹了一口气，不对，是深呼吸。

只不过是给家人打个电话，居然这么紧张，实在是少见。

“如果是假的……别怪我不客气。”

“你不用警告我这么多遍。”

堀北还在犹豫。

她既不觉得哥哥会叫自己加入学生会，又看我信心满满不像是在撒谎。既觉得我只不过是在故弄玄虚，又觉得有可能是真的。要是能不打给哥哥，就能确认我的话的真实性就好了，可惜这是不可能的。

无法相信我的堀北下定决心按下了通话键。

她将手机放在耳边等待了数秒。

对方会不会接电话呢，我能感受到堀北的紧张程度升级了。

“啊，那个，是……是我。堀北铃音。”

就好像电话那头是外人一样。

“我询问了橘学姐您的联系方式，给……给哥哥您打了这个电话。”

堀北一边向我们展现出平时罕见的她语无伦次的样子（本人应该也不想让我们看到），一边询问她哥哥这件事情。

接着，她应该被告知了我所说的全为事实。

“好的，谢谢。再见。”

通话结束，她停顿休息了一下，然后狠狠地瞪向我。

“是真的对吧？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瞪着我？”

“我哥哥为什么要找你当传话筒呢？这说不通。”

这倒是真的。无论是谁都会觉得不正常。

“堀北你要加入学生会吗？”

“不，我不加入。”

“等一下，你哥哥叫你加入了吧？”

“哥哥告诉我，加入学生会对我有好处。可是……我并不这么觉得。”

就算是自己深信不疑的哥哥所期望的事情，堀北也并不打算按部就班地接受。

既然如此，继续待在这里也没有什么用了。

该停止给栉田更多不必要的信息了。

“知道了。暂且这样，下次再说。”

“还有再说的必要吗？不过是浪费时间。”

“也许吧。”

堀北也察觉到我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并没有加以挽留。现在重要的是找机会下次再谈。

栉田在场，不能再说更多了。

“绫小路同学再见。”

栉田温柔地向我告别，我却感受到了这其中不寻常的意味。

3

现在是晚上十点。

平安夜在悄然流逝。

我没有和男性朋友聚会，只是一个人静静地看着电视。

电视里实况转播东京街景，传递出清一色的圣诞氛围。我试着换到别的频道，但无一例外都是和圣诞节相关的节目。比如说送给女生的礼物排行榜（是不是有点迟了），小孩子喜欢的圣诞礼物排行榜（果然还是觉得有点迟）什么的，并没有找到有意思的节目。

我关掉电视，打开了电脑。

想看看什么和圣诞节无关的消息，浏览着目前发布的新闻报道、事故、社会事件，还有运动员海外比赛的好消息等等。虽说现在是圣诞节，但一天又一天，时间的流逝并没有任何变化。

门铃响了，并不是有人按了一楼大厅的通话器，而是有人直接按了我房间的门铃。

“稍等一下。”

我一边走向玄关一边回复。听到对方的声音后，我清楚了来访者的身份。

“晚……晚……晚上好。”

这是已经非常熟悉的，同班同学的声音。

我打开门锁，开了门。

“清……清隆同学！”

“怎么了，爱里？这么晚来找我。”

指针已经走过了十点，但看她的打扮像是刚刚回到宿舍。

“你玩到现在了啊，不过不是明天才聚会吗？”

“嗯，今天我是和波瑠加两个人从白天一直玩到了现在。”

“这样啊。”

她们会合是在上午的话，到现在差不多玩了半天。

“开心吗？”

“有点累了，但是很开心。”

“那就好。”

看来我已经没有必要每次都为她担心了，至少她和我们小团体的人在一起的话就没有事，明天应该也会玩得开心。

“听波瑠加说明天你有事不能来……”

对了，我告诉了波瑠加这件事。

她说自己会处理好的，应该也和她们俩人今天出去玩有关。

“我有点别的事情，没办法参加了，抱歉。”

“不不，完全没有关系的。本来是想明天给你的……”

爱里伸出双手。

递给我一个系着简单可爱的红色蝴蝶结的小包裹。

“这个……请你收下。”



看来她给我准备了圣诞礼物。

“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嗯！我……我给大家都准备了。”

她这么说的话我就比较容易收下了。

我接过她递过来的礼物。

然后该怎么做。

是现在就打开确认里面的东西好呢？还是等爱里回去以后再看好呢？

在我纠结万分的时候，爱里扭扭捏捏地说道：

“现在就可以打开哦。”

既然如此，那我就按她说的做吧。我打开包裹，里面装的是看上去很暖和的手套。

“之前看清隆同学好像挺需要手套的，就买了……你还没有，对吧？”

“想买来着，但还没有买。谢谢你，爱里。”

“哈哈哈，那就好。”

这双是我一直拖着没买的手套，蓝色基础款。比那些花花哨哨的要好用得多。

我立刻上手戴了戴，这是我人生中第一副手套，不过我不打算告诉她这件事。

我套上左手，再套上右手，出剪刀石头布试了试。爱里高兴地看着。

“怎……怎么样？”

“正合适，还很暖和。”

“那就好。”

我并没有告诉过她我的喜好，不过要是我自己去店里买的话，也会买这种样式的手套。

“这么晚打扰你了，晚安，清隆同学。”

爱里应该是觉得再待下去不太好，转身走了。不过对我来说，留下来喝杯茶再走也没什么，但毕竟已经夜深了。

平安夜让女生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估计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我目送爱里走向电梯，可能是感受到了我的视线，她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轻轻摆手，坐上了电梯。

目送她走后，我转身回到了房间里。

“什么时候回她礼比较好呢？”

情人节回礼是在白色情人节，这我倒是知道。不过圣诞节回礼是在什么时候呢？

看来要查一查了。

曲折的四人约会

圣诞节的清晨终于到来了。

一直以来这一天对我来说都是平淡无奇的，但今天不同。

人生中第一次要和异性一起过圣诞节。

对佐藤来说这又是怎样的一天呢？

我们两个人都并不了解对方。

这么说的话，今天能顺利结束约会，不出差错就行了。

“怎么总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到目前为止，我还从来没有进行过正式的一对一约会。

我应该是心有不安吧，自己本身就不是很懂这类事情。

所以对我而言，今天的约会可以说是有极大意义的。

是成功还是失败，目前还尚无定论。

“只能顺其自然了啊。”

反正再怎么想也没有结果。

我走出房间坐电梯下楼。

计划的是要看今天上映的电影来着……

天公不作美，天气阴沉沉的，看样子今天一整天云层都会是厚厚的。

约定的时间是十一点二十分，我早点去吧。

1

到达约定的地点，确认一下时间。

还有十分钟。

我抬起头，佐藤正向我这边走来。她不安地望向四周，看样子在找我。

不一会她撞上我的视线，高兴地眯缝着眼睛。

“早上好，清隆同学！”

她小跑着过来，刚一站定，我立刻就闻到了从她身上传来的恰如其分的香味。

“来挺早的啊。”

“清隆同学你不也……难道你喜欢很早到？”

“我也刚到。”

老掉牙的台词了，不过倒也是事实。

“真的？”

感觉到了佐藤扑面而来的气压，我点了点头。

虽说比约定时间早了几分钟，现在开始约会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我以为两个人见面以后就会立刻前往约会地点，但不知为何佐藤又再次看向了四周。

看她没有要走的意思，我出声问她：

“不走吗？”

“啊，等一下。”

她把手伸进提包里，开始找什么东西。

“难道我把它忘在家里了……”

她以我能听到的音量小声嘟囔着。

“忘带东西了？”

“嗯，手机不知道放哪里了。”

我把视线移到她晃动的提包上，隐约看到里面有一个包着装饰纸的细长盒子，不过一直盯着看也不太好，就移开了视线。

“要不然我给你手机打个电话？”

“谢谢，绫小路同学你真温柔。”

帮她找个手机，更何况只不过是打个电话，应该说不上温柔。

不论是谁都会这么做。

“我记得早上我确实是……”

语气总觉得有些僵硬奇怪。

“啊，找到了找到了。”

没过多久就听到了佐藤明朗的声音。

我将视线转回到她身上，她正拿着手机面露笑容。

“久等了，我们走吧。”

佐藤将手机放进口袋。

“早上好，绫小路同学。”

我身后传来了打招呼的声音。

转过头，是平田洋介。那个家伙依旧是那副清爽好少年的样子。

我也轻轻摆手向他问好。

他身边站着的是他的女朋友轻井泽惠。

看来他们两人也在圣诞节这天出来约会。虽然他们两个人是假情侣关系，但估计为了让别人信以为真，才在圣诞节这天出来约会的。这么做应该效果显著。

“早啊，轻井泽同学。”

佐藤打了声招呼，凑到了轻井泽身边。

“早。”

轻井泽对于佐藤的接近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异样，自然地露出笑容回道了一句早安。

“有点少见的组合呢？”

看到我和佐藤在一起，平田会这么说也是自然。

“你们是在约会吗？”

我走个形式问一下平田他们比较好吧。

“嗯，以防万一，我特意把圣诞节前后都空出来了。还好，也没有其他人约我。”

看样子是给冒牌女友轻井泽空出了时间，以期万全。

平田总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二位，而把身边的人的事情时刻放在心上。

这是别人想学也学不到的。

“朋友里没人叫你出去玩吗？”

不光是同学，足球部的学长也有可能。

“没有，可能是觉得我肯定有约了吧。”

平田温柔地看向轻井泽。

原来如此，在周围的人看来，平田和轻井泽就是一对理想情侣。人家都有女朋友了，圣诞节前后就不要再约人家出来了。

看来平田和轻井泽的情侣关系已经人尽皆知。

不过，在这段虚假的情侣关系存续期间，平田就难以和其他的女孩子亲近了，还要和异性刻意保持距离，这一点还真是有些可怜。就算有了喜欢的人，平田也不会丢下轻井泽不管的吧。

正是因为平田是这么一个可靠的人，轻井泽才选择了平田这棵大树做依靠。

“虽说轻井泽同学平时就和班里的女生关系很融洽，但没想到和佐藤同学关系这么好啊。”

平田就好像看着自己的妹妹一样，小声说道。

“我记得她们休息的时候也经常一起玩，不是吗？”

“至少她们放假的时候没有像这样一起玩过吧。”

“是吗？”

“为什么觉得这么稀奇？”

“没有，我只是随便说说。”

总之，没必要再打扰平田和轻井泽了。

我拿出手机确认时间。

已经十一点四十分，电影快要开始了。

我现在差不多该和佐藤一起去电影院了。

可佐藤和轻井泽两个人还在热火朝天地聊着。

声音很小，难以听到她们说的内容。

这么等下去，也不见她们的聊天有接近尾声的迹象。

正一筹莫展之时，我和平田视线重合了。

他应该也懂了我在想什么。

觉得再这么待下去就有些碍事了的平田对轻井泽说道：

“我们不要再打扰他们两个啦，我们差不多也走吧。”

用他一贯的温柔语调，顺利地打断她们的对话。

就好像是被拉回了现实世界一样，轻井泽和佐藤走近我们这边。

“对了，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交往的啊？”

轻井泽突然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不对，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算她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也没什么奇怪的。

“欸欸，我……我们没有在交往啊！对吧，绫小路同学？”

看到她慌张的视线，我微微点头回应。

可是，轻井泽用怀疑的眼神露骨地盯着我们。

“是吗？圣诞节都一起出来约会了，怎么看都像是在交往吧。平田你也这么觉得对吧？”

“是啊……不过既然他们两个人都否认的话那就应该不是，可能只是外人看起来像而已。”

“那只是因为……我约绫小路同学出来玩而已……”

佐藤手足无措地再次看向我这边。

“绫小路同学，真的没关系吗，圣诞节和我一起出来玩？”

“不愿意的话我早就拒绝了。”

“……”

佐藤害羞地摸了摸脸颊。

“你们俩也未必不能成嘛，绫小路同学你是喜欢佐藤吗？”

“别……别再说啦，轻井泽同学。”

佐藤已经羞得面红耳赤了，急忙用手扇风给自己的脸降温。

可轻井泽继续说道：

“那干脆你们两个人现在开始交往怎么样？这样的话就算是恋人间的约会了。”

“我觉得这话不该由我们说哦。”

看到我有些困扰，平田委婉地打断轻井泽。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有点多管闲事了。对不起啊，佐藤。”

“没事，我完全不在意。”

“洋介，反正我们也好奇他们两个人的事情，干脆来个四人约会吧，感觉会很有趣不是吗？”

不知道为何，轻井泽如此提议道。

“四人约会？”

听到这个意外的提案，我和平田互相对视了一眼。

“对啊，就是我和平田，然后佐藤同学和绫小路同学一起约会。听起来很有趣对不对？偶尔四个人一起约会不也挺好的嘛。”

要是之前就说好了的话还行，都到今天了再提四人约会的话就太让人为难了。已经制定好的计划要发生很大的改变，甚至会进行不下去。重新制定计划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明显可以看出从平田的脸上浮现出了和我一样顾虑与担心的表情。

而另一方面，佐藤对于这个突然的提案没有表现出任何的惊讶。

“这是不是不太好办呀？他们两个人应该也有别的计划吧。”

平田委婉地将情况做了个解释，但对轻井泽没有造成任何影响。

“佐藤也觉得很有意思，对吧？”

“嗯，听起来不错。”

两个人刚刚好像就是在一直讨论这个事。

可是，不管是谁提议的，这都未免有些牵强。

“下次再一起怎么样？我觉得今天还是应该分开过。要是进行四人约会的话，还是事先定好计划比较稳妥。”

与其说是担心，平田表现出的更多是忧虑。

“可是，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才有趣不是吗？”

轻井泽已经对四人约会来了劲，兴致越来越高。

和担心事情完全没有提前计划好的我们不同，轻井泽对接下来未知的发展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难道是因为和平田的约会不过是走个形式，才这么追求刺激的吗？要是这一切和我没有关系的话，我就不说什么了，可是看目前这状况……知晓轻井泽所有秘密的我，又能否享受这接下来难以预料的事态发展呢？我相当疑惑。

而且也完全找不到要进行四人约会的理由。

“毕竟今天是圣诞节嘛。”

觉得四人约会会打扰到我和佐藤，平田有些不知所措。

轻井泽看到平田困扰的表情，直接坦率地问道：

“平田你反对吗？”

“我倒是没关系，主要是看佐藤还有绫小路同学同不同意。”

不知道我们作何打算的平田只能这么回答。

取得了平田同意的轻井泽，向佐藤投去询问的眼神。

至关重要的佐藤是怎么想的呢？

“虽然有些突然，我倒也想试一试……”

佐藤不仅接受了这一状况还答应了，难道是因为对站在班级金字塔顶端轻井泽的提议，佐藤不敢提出异议？可好像又不是这样。

“绫小路同学，你觉得呢？”

接力棒从平田到轻井泽，再到佐藤，最后又抛给了我。

不能大意，必须谨慎行事。

“我想想……”

我没有立即回答，做思考状。

光和女生两个人一起玩就已经颇为挑战了，更何况是四人约会。

这对约会初学者的我来说更是难上加难。

但是，自己不同意四人约会也难以说出口。

在周围的人都已经同意了的情况下，自己一个人唱反调可谓是极难的活儿。

连今天的主角佐藤都爽快地接受了，我就更没理由拒绝了。

就像轻井泽所说的“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才有趣”，试一试也未尝不可。

不过还是有一点问题。

本来会合之后是要去看电影的，现在一下子开始四人约会，这该怎么办？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疑问。

就算有座位，也难以保证是四个人并排的。

还是说这也是“有趣”的一环？

这和“约会”的本来目的相差甚远，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四人约会也并不单纯是件坏事。如果和佐藤两个人约会的话，可以预想到会有不知道说什么还有气氛变压抑的状况。要是平田还有轻井泽在场的话，应该可以顺畅地为我们导入下一个话题。还有，虽然波瑠加会妥善安排，尽量不让爱里碰上我们，但还是没办法避免意外的情况。

比起我和佐藤两个人在一起，四个人一起行动的话也看起来更自然吧。既然四人约会难以取消了，这么想倒也无妨。

“既然你们三个人都同意了的话，那我也不反对。”

听到我同意了以后，轻井泽立即问道：

“那就这么定了，你们两个人接下来打算干什么？”

在事情确定好以后，轻井泽干劲十足地推进约会向前发展。

看到一切尘埃落定的佐藤看起来松了口气，没有之前那么紧张了。

难道说佐藤之前也有些担心俩人单独约会不能顺利进行下去？

既然如此，那就期盼这个临时确定的四人约会能起到些作用吧。

“我和绫小路同学计划是要去看电影来着。”

佐藤一边看着手机上的约会流程，一边和轻井泽商量。

“今天上映的电影吗？那太巧了，我和平田也正要去看。哇，看的是同一场，太棒了！太棒了！”

两个人因为这一偶然而情绪高涨。

而佐藤的表情该怎么说呢，感觉有些僵硬，这让人不由得在意。

“真是好巧呀，绫小路同学。”

“是的呢。”

居然是在同一时间看同一场电影，平田也有些惊讶。

虽说今天是首映日，但是计划居然重合了，这真是太巧了。

“就算是同一场电影，那座位怎么办？不能更改吧？”

我问她们俩人座位的问题。

会不会又有巧合呢？

“对啊，我看看……”

轻井泽操作手机，确认座位。

“怎么样，轻井泽同学？”

佐藤也凑过去看轻井泽的手机，确认两个人订的座位位置。

“座位……是分开的，那就没办法了。”

轻井泽给平田看座位表，两组人的座位完全不在一起。

看来没有那么多巧合。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绫小路同学。”

刚会合的时候，佐藤有些内敛拘束，表情还有些紧张，但可能是因为遇到了轻井泽他们，慢慢地恢复了她平常的样子，靠过来和我并排走。

“好近。”

我不禁以谁都听不见的声音自言自语。

打算进行四人约会的我们，走向电影院。

四个人并排走在榉树购物中心里。边上是我，然后是佐藤、轻井泽，平田离我最远。

“你们两个人还挺像那么回事的。”

看到我和佐藤两个人紧靠着走，轻井泽嘟囔着。

“是……是吗？”

“你们怎么看都像是一起过圣诞的甜蜜情侣。”

“哈哈哈，真不好意思啊，对吧，绫小路同学？居然说我们像情侣一样。”

“确实。”

不可否认现在的状况看起来确实像是如此。

不过既然两个人选在圣诞节的时候约会，被这么认为也无可厚非。

“你们两个人真的没有在交往吗？不会实际上是在交往吧？”

“不不，不是。我们还不是那种关系！”

“真的？要是还藏着掖着的话，最好现在就告诉我们哦。”

已经不像是兴趣驱使，而明显就是在开我们的玩笑。

但看不出佐藤从心底里讨厌这样，或者是觉得困扰的样子。

倒不如说是看上去有些享受轻井泽的打趣。

这一幕有些不可思议，我一时转不过来这个弯，脑子有些混乱。

不过，要是把自己和佐藤的位置互换一下，倒是可以理解。

比如说，如果我和学校偶像级的女生机缘巧合下一起约会的画面被朋友看到，并调侃我的话，我在觉得有点不好意思的同时，可能也会衍生一种叫优越感的东西。

只是，在这里我只是厚脸皮地给自己冠上了“学校偶像级人物”这个响亮的名号，佐藤是不是这么想的，我并不清楚。

“佐藤我记得你还没有男朋友对不对？”

“嗯嗯。”

轻井泽的进攻纠缠不休，接二连三地抛问题过来。

我打算只是大概听一听，主要还是想想该怎么顺利度过这个四人约会比较好。

这之后的时间里我都把她的问题搪塞过去了，可这时……

“我和平田两个人说我们自己的，你们别在意我们哦。”

终于，轻井泽把脸转向了平田那一边。

我大概能猜到轻井泽的目的，不过尚 不明确的地方也很多。

总之这之后的四人约会，虽说是集体行动，但应该基本上是以两个人聊天为主。

虽然我并不是特别清楚其中的规则，还是别纠结这个了。

问题是接下来我该和佐藤聊什么才对。

我一点也不了解作为同班同学的佐藤。

在有限的时间内搜集她的信息来着，但基本没有得到什么能派上用场的线索。

从天台事件到放寒假以来，我根本没有机会能接触到佐藤。

要是在约会之前再给我一点时间的话，我应该能更有把握一些。

当然了这几天以来，我多多少少也在思考可以聊的话题。

不过我能想到的净是喜欢的食物、兴趣爱好之类等老掉牙的话题。

真到了约会的时候，这些问题就难以再问出口了。

可能是不想让她觉得“哇，这个家伙是不是在照搬网络上的恋爱手册啊”吧。

在我正发愁该问些什么比较好的时候，察觉到我们这边沉默了的轻井泽看了我们一眼。

我们的视线在那一瞬间短暂重合。

“你也太老实了吧，再这么演下去，场子就撑不住啦。”

“我没在演，只是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们用眼神交流道。

不过，轻井泽眼神中所传递出来的信息只不过是我自己的想象。

要是我再不开个头的话……

“佐藤，绫小路同学是不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呀？”

像是要打破我们这边的沉默，轻井泽抛来一个话题。

看来确实如我想象的那般。

以此为契机，佐藤像是忽然想起来了某事，问我：

“对了，绫小路同学你喜欢偶像吗？”

佐藤好像也准备了各种各样的话题，她抛出来的话题，以一种容易接的方式向我飞来。

“偶像，说实话我不太懂……没有什么特别喜欢的，佐藤你呢？”

“我特别喜欢哦，长得帅的也喜欢，不过现在喜欢的是一个女子偶像团体。你有没有听说过呀？成员有五十人左右的那个……”

“啊，连续几天都在电视上看到了。是那个歌曲 很新颖的唱跳组合对吧？”

“对对，我特别喜欢。好听的歌也有很多。”

“这样啊……”

我被佐藤气势汹汹的进攻振奋起精神，点了点头。

“特别是出道曲，推荐你听听看，我下次把CD借给你。”

“谢谢。”

我这么回复她以后，意识到自己搞错了聊天的方法。

这样一来，就会产生没人说话的空隙。

如果只是单纯附和的话，就会演变成强迫一方不停抛话题的局面。

接到话题的我，必须要将话题自然地再抛回去。

“你平常都在听什么样的曲 子呀？”

就好像是看穿了我的苦恼一样，佐藤又抛出了一个话题。

这次必须要好好地回复。

平常听什么歌曲，出乎我的意料，这是个挺好回答的问题。

不过我把已经到嘴边的答案又咽了下去。

要是我老老实实地把我的喜好告诉她会怎么样呢？

这里要是说贝多芬还有莫扎特的话，肯定不对。说喜欢下雨的声音或者是鸟鸣声等治愈系音乐的话感觉也不行。

也就是说要想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就需要无视掉我个人的喜好。

她希望的回答应该是有名的音乐人或者和偶像类相关的，也就是现在的流行歌曲 。我看着佐藤期盼的目光，必须做出回答了。

“今年有个电影很火对吧？动漫的那个。”

“啊，对对，那个爱情电影对吧？特别感动人呢。”

“就是唱那个电影主题曲 的组合的歌，还有类似的组合，我最近在听。”

我虽然不记得那个组合的名字了，但是他们组合的歌曲 倒是听过几次。

“啊！我知道！我超级喜欢他们的！”

看来我顺利地抛了一个话题回去，佐藤也接住了，高兴得像是要高呼万岁。

不过要是深聊这个的话，我实际上并不怎么了解这个组合的事实就会暴露。

必须要好好地把这页翻过去。

“你知道的真多呀。”

“是吗？我就是知道个大概而已。”

看来女生这一生物，要比我想象的更加了解这方面的事情。以前就听说过原始社会的男女角色分担一直传承到了现当代，可能就是这么一回事儿。女生的交际能力从那时起就已经磨炼出来了。

“你现在没参加社团活动对吧？以前是在田径部吗？”

话题转换成了社团。也很容易想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估计是要引出体育祭的时候我参加接力比赛的事情。

“没有，我没参加过社团。”

“是吗？那你居然还跑那么快，太厉害了吧！跑得比那个学生会长还要快！”

在告知她我从来都没有参加过社团活动之后，不知为何，佐藤就像是被打动了一样兴奋起来。佐藤的样子引起了轻井泽的注意，她从旁边插话道：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学生会长本来就跑得慢？只不过是你以为他们速度快，实际上都不行。”

“不可能的哦，他们两个人都很快的。”

“哼，我现在可不信，他们两个人看上去就很弱。而且绫小路同学冷冰冰的，就算是重要的人得了感冒卧病在床，也不像是会去看望的那种人。”

她话里话外都带着一丝挖苦人的味道。

而且我也知道她今天为什么会这么攻击我。

天台上的时候，她在大冬天被龙园泼了好几桶冷水，是有可能生病的。她是恨我没有关心关心她。说不定四人约会的提案，就是为了横插一脚出出气。

“我可不觉得绫小路同学是会那么做的人，他绝对很温柔。”

“嗯？是吗？”

“我也觉得绫小路是个温柔的人。”

“哇，怎么搞得好像我是恶人一样。”

她不满地说道，尽管如此，她依旧作为聊天的中心人物，时刻引人注目。

一边调侃我一边引导佐藤去附和她。

我也知道她这么做是为了将我和佐藤凑成一对。

“……”

回过神来，佐藤脸上的笑容已经消失了。

本以为是由于我没有主动说点什么，让她觉得有些厌烦了，但好像并不是这样。

她是想要说点什么，但是难以说出口的样子。

我沉默了一小会儿观望佐藤的态度，但是她一直都没有下文。

“绫……绫小路同学，你有没有什么想问我的问题？”

佐藤将主导权交到我手上。

确实，刚刚净说我的事情了。

我也应该问她点东西吧。

“进到这所学校里，就不能和外界联系了对吧？有因此而困扰的事情吗？”

我问了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以后，佐藤陷入了沉思。

“是啊……好像确实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思考过后，佐藤说道：

“我从初中的时候开始养猫，现在虽说有妈妈帮我照看着，可是见不到它还是让人难过。”

见不到自己的家庭成员，这应该是最常见的回答。

无法和自己心爱的宠物见面，这种心情应该和不被允许和孩子见面的父母一样。

“要隔三年才能见到，这确实很痛苦呀。”

“你在养宠物吗？”

“啊，我想养养狗，可是我父母不同意。”

我想养狗这是事实，就这么回答了。

“这样啊，说起狗，前几天我还在路上看到了小狗呢。”

“咦，是吗？”

刚说了要和平田聊他们自己的，还叫我们别在意的轻井泽，不知道为何又搭上了佐藤的话。她好像一直在侧着耳朵听我们的聊天。

“嗯，而且特别像是家养的，很可爱。”

“学生应该是不能养狗的，是哪个大人的吧，店员或者是老师家的。”

因为不太可能是迷路闯进来的，平田这么说道。

平田说得很有道理。

“真好啊，要是宿舍也能养的话就好了。”

“我也同意，要是有宠物商店就好了。”

“不过，到底为什么不能养呢？”

两个女生聊起宠物就兴致高涨，把男生撇在了一旁。

确实，养宠物可以治愈心灵，可如果寝室能养宠物了，就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假如说一人养一只宠物，宿舍楼就会有数百只宠物。光是这么在房间里养上半天，问题就会扑面而来。

虽说她们懂得学校必定不会同意学生养宠物，但并没有想过其中的原因。

或者说完全没有去想这方面的事情。

光是说说宠物可不可爱，想不想养就能说上半天。

“真是无聊的想法。”

我正在思考一些特别无聊的东西，自己也非常清楚这一点。

这个场合所需要的，并不是如此现实的想法。

一个劲儿告诉她们养动物是不可能实现的，只会冷场扫兴。

“我想养兔子，比较容易养，还温顺听话。”

平田自然地融入她们的对话中，两个女生也微笑表示赞同。

还是这种会说话的男生受欢迎。

回过神来的时候，宠物的话题已经结束了，该想想下一个了。

在我还在思来想去不知道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和佐藤四目相对。

“绫小路同学……”

恢复了本来自然状态的佐藤，又突然说不出话来。

看来佐藤在有真心想问的问题时，就会变得极度紧张。是只有和异性说话的时候才这样，还是平常就这样，我并不清楚。

感觉她终于下定决心要问出口了……结果又把话咽了下去。

应该比刚刚的问题更难问出口吧。

“绫小路同学，你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呀？”

在佐藤还没有说出口的时候，旁边的轻井泽就开口问道。

“我……我也想问问。”

就像是正好问到了自己想问的，佐藤附和道。

佐藤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提问被打断了而不满。

难道说她们想问的就是同一个问题？

倘若真是如此的话，这个四人约会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纯粹的偶然。

最初这种感觉还很模糊不清，现在来看就像是事先安排好的一样。

不管是不是这样，我现在都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有点难回答啊。”

佐藤两眼放光，而轻井泽目不转睛，好像在瞪着我一样，平田则一副看好戏的样子。三个人三种眼神。

“有活力的女生……吧？”

绞尽脑汁想出来的词，我也说不准这是我喜欢的类型。

单纯因为有活力的女生比较多，这个回答不至于让场面尴尬我才这么说的，没想到事情却不是我想的那样。

“出人意料，没想到绫小路同学喜欢这种类型的女生。”

难道佐藤和轻井泽都不是这类型？

可以肯定的是堀北不属于这种，不过，栉田还有一之濑都是活力型……的吧？

“绫小路同学你不会是觉得女生只有活力型还有温顺型这两种吧？”

轻井泽提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

“是这样吗？”

“不是的，只是因为我是属于比较安静的类型，所以更喜欢能带动我的女生。要是我用错词了的话，那我改一下。”

不过佐藤她们两个好像并没有怎么听进去这个回答。

“那你对堀北同学是什么样的感觉？”

轻井泽又突然抛过来这个问题。

和刚刚的话题一点关系都没有吧，我想这么说。不过很明显佐藤的表情又发生了变化。

这也是佐藤想问的问题吧。

看这情况，应该是由轻井泽代替不好问出口的佐藤来向我提问。

班上知道我和堀北真正关系的人少之又少，其中就有轻井泽。

她明知故问，这就有些不自然了。果然是为了佐藤。

要是佐藤真的对我有着异性的好感的话，有可能是在她告诉了轻井泽我们要约会以后，自己主动提出了四人约会这个主意。

我有种轻井泽在某个地方正瞄准着我的感觉。

虽然不知道提出了四人约会的是她们中的谁，但我猜测制定了详细作战计划的是轻井泽。

“我和堀北什么关系都没有，圣诞节这不也没有一起过。”

事实胜于雄辩。现在堀北不在我身边就是最好的证据。

“但是，也不能断定说什么都没有不是吗？”

明明证据已经足够充分了，但轻井泽还是不依不饶。

“也有可能是绫小路同学你喜欢堀北，但是对方不理你，想邀请人家又没有勇气对不对？”

“确实。”

旁人认真想想的话，倒也有可能会这么想。



“是……是这样吗？我约你出来是不是耽误你的事情了？”

佐藤不安地偷偷看向我。

“和我刚刚说的一样，要是我有其他事情的话我早就拒绝了。”

“这样啊，那就好！”

“不过也有这种人对吧，自己喜欢的人不理自己，就找好备胎。不能和真正喜欢的女生交往的话就和留在身边的女生在一起。”

轻井泽居心叵测地说道。

我要是回复“我看上去像是这么聪明的人吗？”，反过来她再回一句“像”的话，那我就无话可说了。轻井泽为了佐藤，极有可能会这么说。

我就像是要跳进无数鳄鱼出没的尼罗河一样。

“我看上去像是这么聪明的人吗？”

“像啊。”

“喂。”

跳进去以后，果然被狠狠咬住了。

“真正喜欢的是堀北，把佐藤留作备胎拿来玩玩，不是也有这种可能吗？”

听上去并不是为了帮佐藤，而只是想要贬低我。

莫非轻井泽的目的不是想要和佐藤好好配合，开展计划，而想要告诉佐藤，我这样的人和她不合适。

“我不觉得他是会这么做的人。”

佐藤对轻井泽提出的尖锐观点，表示反对。

“对吧，绫小路同学？”

“我没有那么聪明。”

终于摆脱了轻井泽的猛烈攻击。

还没等我喘上一口气，第三轮的攻击又到来了。

“可绫小路同学不是和栉田同学关系也挺好的？”

“欸，是吗？”

佐藤极其惊讶。

“栉田不是和谁关系都挺好的嘛……”

已经不是在水里被鳄鱼咬住这么简单了，鳄鱼已经从水里跳出来攻击我了。

“你不觉得一大半男生都想和栉田交往吗？”

“你也这么认为吗，平田？”

为了摆脱鳄鱼的魔爪，我决定向平田求助。

要是他明白我现在身陷囹圄 的话，应该能帮我化险为夷。

“虽说栉田确实受欢迎，不过我可不觉得男生都想和她交往。绫小路同学应该还没有对特定的人抱有那种感情。”

没错平田。真是句句说到了点子上。

在解开了她们对我和栉田关系误解的同时，也解决了其他的问题。

“既然洋介同学都这么说了，那应该就是这样的。”

轻井泽虽然还心有不甘，但还是点了点头。平田的话里有种未知的力量，让人无法轻易反驳。佐藤更是这么觉得吧。

平田真棒，平田真厉害，平田前进前进。

“喂，你们四个，能不能等一下？”

来到电影院门口，听到身后有人搭话，我们纷纷回头。

“你是绫小路，对吧？”

“对啊，怎么了？”

我刚想问你是哪位，话到喉咙又立刻咽了下去，这个男人敏锐的目光与清爽的面容打扮，我见过他几次。

这所学校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二年A班，南云雅。

他身边聚集着几个不知道是朋友还是同学的男女，其中也有学生会的成员。

书记沟胁和殿河，还有副会长桐山。学生会的女性成员也在内。

一年级唯一的一个成员——那个少女也在列。

一年级B班的一之濑帆波。不过在这个队伍里，她并没有走在前列，视线重合时，也不过是微微一笑。

除一之濑以外，其他人都没有看向我，继续聊着天。

但是，在这群高年级的佼佼者登场以后，气氛变得格外沉重。

“他们是一年级的吧？是雅你的朋友吗？”

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存在，这时，一个女生看向了我们这边。

是之前在路上擦肩而过时掉了护身符的那个人。

不过，对方应该并不认识我。

“我们倒是没有说过话。你不记得了吗？体育祭接力赛的时候，和堀北学长一争高下的那个学生。”

“啊，难怪我觉得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似的……原来是那个时候。”

“我们说会儿话怎么样，有时间吗？”

南云向我们搭话。谁都能看出来我们现在正四个人一起玩，可是来自学长，而且还是新任学生会长的邀请却不能轻易拒绝。对于这个没意料到的局面，佐藤有些发怵，轻井泽也有些动摇。

看到两个女生的反应，平田立马向前。

他应该是我们之中唯一可以和南云面对面说话的人了吧。

也不能和南云说“我们正在玩，没有时间，下次再聊”。平田打算怎么处理呢？

“早上好，南云学长。”

“哟，平田，足球练得怎么样了？”

南云在担任学生会长之前，一直都待在足球部。

“大家都很努力训练，下次学长也来和我们一起训练吧。对了，学长，绫小路是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吗？”

平田有些不安地问道。

“咦？啊，我可不是那种欺负后辈的人，只是对绫小路同学有点兴趣。”

南云皮笑肉不笑。

我再不说话的话，局面应该不会有所改变。

“学长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吗？”

我恭敬地问道。

“别这么戒备嘛，看来我这么说也没什么用。你们先走吧。”

南云对同伴们说道。他可能是觉得人一多会给我们带来压力吧。

“你也快点来哦！”

“我知道了。”

南云是不打算放我们走了吗？

南云望着同伴离去的背影，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补了一句：

“我们是去卡拉OK，你们要不要也来？”

“不用了……”

“我开个玩笑，要是连朋友都算不上的你们来的话，场面会很尴尬的。”

这次他发出了冷笑。

“听说你是堀北学长很在意的学生……有点意思。”

“学长，你是指接力比赛时候的事情吗？”

平田像是要帮我一样，自然地插话进来。

“嗯，你也看到了对吧？”

“是的，我早就知道绫小路跑得快。”

这是平田撒的谎，不过南云也无法确认真假。

“除此以外，绫小路身上应该没有其他能够让学长们在意的点了吧。”

“他看上去确实是个普通学生的模样。除了你所说的脚程很快以外……”

南云表情狰狞，紧握住我的手腕。

其他仨人自然都被这反常的一幕吓到了。

看上去战争好像一触即发，连和南云关系不错的平田都感受到了让行动停滞瞬间的力量。

“南云会长，你的表情有点恐怖哦！”

为了不再让事态恶化下去，轻井泽微笑着接近南云。

“让你们害怕了是吗？抱歉抱歉，我没这个意思。”

南云对轻井泽露出和善的表情，但并没有要放开我的手的意思。

他把视线再度转向我。

“不过，我恰巧很‘敬佩’堀北学长，他要是看上了你身上的什么优点的话，那应该就没错。”

“您真是买学生会长的账呢。”

“是原学生会长。我颇为期待接下来的事情啊。等那个人毕业离开了以后，这一年可就无聊了，你来当供我消遣的玩伴吧？”

虽然知道堀北哥哥和南云之间有过各种各样的纠葛，但没想到战火居然会蔓延到我身上，这让人有些意想不到。

本以为南云是那种只要自己还有同伴玩得开心尽兴就行的人。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

他非常重视向周围的人显示自己的强大力量与能力。

“我可以问学长一个问题吗？”

听到一直都唯唯诺诺的我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之后，南云终于露出了一点笑容。

“学长就任学生会长的时候说过，要让这所学校变得更加有趣，以实力来定胜负，具体是打算怎么施行呢？”

既然都说到了这个分上，那我问他几个问题也不吃亏。

“虽然不知道你们一年级经历了些什么样的考核，不过应该又是些无趣又呆板的东西。我已经厌烦了那样的考核了。嗯，我打算采用流行的虚拟现实技术游戏的特别考核，听起来挺有意思的吧。”

“虚拟现实技术……游戏？”

我一瞬间联想到了手机上的应用，南云立刻笑了笑说道：

“别当真。”

他放开一直抓着的我的手，又再次露出笑容，同样皮是笑肉不笑的样子。

“不好意思打扰你们约会了，再见。”

说完，南云追着自己同伴的步伐，向卡拉OK店走去。

“呼，真是个意外啊。”

还好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平田松了口气。

而另一面，一直都畏畏缩缩沉默不语的佐藤突然开口道：

“好……好厉害，绫小路同学！能被学生会长重视。”

“不，没什么厉害的。”

我感受到佐藤的激动情绪，这么回答道。

“这我就有点不能接受了，绫小路同学只不过是跑得快点不是吗？我们家洋介要比他厉害一百倍，跑得又快，学习又好，要是说谁更应该被关注的话肯定是我们家洋介啊？”

轻井泽笑着对平田说道。

“平田同学虽然很厉害……可是绫小路同学也不差！”

我很开心她能够这么坚定地支持我，但这并不是我所期望的。

普普通通的评价对我来说才是最好的。

佐藤的话被轻井泽钻了空子。

“他们能一样吗？和平田相比，他学习完全不行，难道不是吗？”

“那……那是因为……反正比我聪明！”

确实，轻井泽说的这一点不容否认，佐藤只能作罢。

“不错嘛，绫小路同学，佐藤这么夸你。看来偶尔跑得快点也挺好的嘛，你不这么觉得吗？”

“也许吧。”

我接下了轻井泽她那句意味深长的并非夸奖的……夸奖。

总而言之，我明白了轻井泽今天一天都会这样讽刺我。

2

电影院要比前天更拥挤，可能是因为有新上映的电影，还有之前放映设备出现问题没能看成的电影的影响。

但我并没有看到伊吹的身影。

她是对这个外国影视制作大公司制作的3D电影没有兴趣，还是想避开这个可以预料到的拥挤状况呢？不过她大概过几天会来看吧。

我们取出预约好的电影票，检完票之后走了进去。


清隆

“对……对了，轻井泽同学，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厕所呀。”

“好啊，反正电影就快要开始了，我也去一趟吧。”

佐藤拖着轻井泽走向卫生间。

只剩下了我和平田两个人。

“该怎么说呢，辛苦了。”

我最先说出口的，是一句直白的话。平田为了冒牌恋人轻井泽，牺牲了珍贵的圣诞节来作陪，确实令人尊敬。

还是说他对轻井泽有那方面的意思？

“轻井泽是我当初觉得必须伸出援手的同班同学。”

看来他并没有把轻井泽看作恋爱对象。

为了同班同学而每日奔走劳累。

“真的很感谢你绫小路同学，轻井泽的那件事。”

“我可不记得我做过什么需要被你感谢的事情。”

“船上考核的时候，还好你和轻井泽在同一个小组里。就算没有我，她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平田就像是慢慢卸下了一个担子一样，吐了一口气。

“还不行吧？”

“因为我还是他的男朋友吗？”

“可能吧。”

轻井泽精神上强大了，也成长了。这一点平田也深有体会。

其中应该也有真正意义上的成长。

“这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最近我们只有最低限度的联系。除去像今天这样的例外，她应该已经不需要我了。”

确实正如平田所感觉到的那样，轻井泽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

不光是我这么认为，连第三个人都这么想的话，那就没错了。

“我问你一个有点傻的问题，你会不会觉得圣诞节这么过有点委屈？”

“不觉得，因为我是轻井泽的男朋友嘛，至少到今天为止，我都没有和其他女生有过联系。大概以后也会是这样。”

“以后也……”

平田预言未知的未来。

“我这个人呢，只要身边的人和和睦睦的就满足了。”

“所以就不需要恋爱了？”

“嗯，至少我现在是这么认为的。”

那他这出色的相貌、性格还有能力岂不是都浪费了。

“绫小路同学你呢？打算和佐藤在一起吗？”

“这个……”

我并没有这个打算，要是这么说的话，就相当于否认了这个约会的意义了，一时语塞。

“我现在也说不好。”

只能这么回答了。

“可能不该由说了不谈恋爱的我来开口，不过绫小路你说不定和谁谈个恋爱也不错。”

“你是在取笑我从来都没有谈过恋爱吗？”

“哈哈哈，没有。虽然你确实不像谈过恋爱，不过并不是因为你不受女孩子喜欢吧，可能只是因为没有碰上合适的。”

“说实话这两方面的原因都有，我既不怎么受欢迎也没有遇到合适的女生。”

这并不是我没有谈过恋爱的原因。

White Room里虽然没有像偶像那样禁止恋爱的明文规定，但是恋爱这个东西在White Room里是绝对不成立的。

没有玩的时间和休息日，除了上厕所和洗澡以外，其他时间都处于监视之下，不可能会发展成恋爱关系。

“你这样不会累吗？一切都只为了班级着想，总是把自己的事情放在第二位。”

我问了他这么一个自然而然浮现在脑海里的问题。

“累？没有这回事。倒不如说是缺少凝聚力的班级更让我觉得辛苦。刚刚入学时的那种不安，说实话现在已经变得相当淡薄了。”

平田在进入这所学校以后，早早地开始为了提高班级凝聚力而努力。在无人岛的时候，班里发生了很严重的分裂情况，那时候平田的精神状态就曾经出现过问题。还好，最近D班内部向着团结一致方向发展的趋势连我都能看出来。

C班这种外部因素暂且不提，班级内部的欺凌已经消失不见了。

平田洋介对于D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中心人物。

如果没有他的话，D班无疑到现在还游走在年级最末尾。

但是，平田也有脆弱……不稳定的一面。

虽说无人岛的事情顺利解决了，但若是出现了比那时更严重的班级分裂的话，平田会怎么样谁也预料不到。

会让我这么想的，是栉田。

初中的时候，栉田就有过分裂班级的经验，如今她又对堀北虎视眈眈。

也就是说在她认为必要的时候，有可能会在班级里投下一颗毁灭性的炸弹。到那时，平田将承受相当大的心理负担吧。

当他这个班级的核心人物都不再发挥作用了的话，不知道现在的D班将何去何从。

看到两个人还没有回来，我决定再说点别的事情。

“南云学生会长的事情，平田你知道多少？”

他们是一个社团的队员，虽然不是一个年级的，但多少也应该知道点他的事情。

现在问也比较好问。

“怎么说呢，他只是我社团的学长，平常也没有什么机会能见到。而且他当上学生会长以后，最多就打个招呼了。”

“那说说你对他的印象也可以。”

我换了一下问问题的方式。

“我最初只是觉得他是一个有意思的学长。足球训练的时候，他总是积极地提出各种各样新颖奇特的主意，虽说并不是所有的主意都顺利地践行了，但最后都让人觉得好玩有趣。练习明明本来是件严酷辛苦的事情。”

平田像是回想起了往日练习的光景，露出了微笑。

“他提出的新颖奇特的训练最后都获得了一定成果，总之技术是提高了。在我们入学之前，他就已经在比赛上屡获成就。”

“原来如此，他以前是一个完美的学长啊。”

“不过，还有点别的事情。”

平田转头，确认两边都没有人之后。

“在荣光的背后也有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听说当时有很多人退出社团了。”

“不过，也没听到有什么不好的传闻不是吗？”

“是因为他们已经不在这所学校里了吧，一个二年级的学长在和他发生冲突以后，退出了足球社团，最后好像还退学了。”

“不光是社团，连学都退了？”

“具体的原因我也不清楚，但是据说多多少少和南云学长有点关系。”

这一系列的事情终归不过是“有可能”和南云有关。

那个学生因为个人原因退学的可能性更大。

但是，让人觉得和南云有关也是事实。

堀北哥哥也说过类似的事情。

对于南云来说是阻碍的人都会被彻底剔除，因此现在二年级已经坚如磐石。

如果将南云比作是光的话，那么反对他的人就是影。

他一直以来都在想要彻底地摧毁那些影，但是，世界并没有这么简单。

有光必有影，不管怎么剔除，都会有新的阴影产生。

“绫小路，难道你想进入学生会吗？”

结合我们之前聊的这一系列内容，他会这么推测也不无道理。

“没有，我完全没有这个打算。”

这一点还是要明确地说清楚。就算堀北最终还是拒绝进入学生会，我也绝对不会进的。

但有必要想好对策。这和普通的事情不同，进入学生会会给日常生活带来极大的影响。轻井泽的话，可能会遵从我的指示行事，但是考虑一下她长处短处就会清楚地知道学生会不适合她。

必须是听从我的指令，相当优秀，而且进入学生会也没有违和感的人。

能够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人，几乎没有。

“是吗？我倒是觉得如果是绫小路你的话，一定可以在学生会干得风生水起。”

“这句话该由我来说吧，平田你才像是应该待在学生会的人。”

“我可不适合，而且也不想退出社团活动。”

平田到毕业为止，都不打算放弃足球社团。

不过要是平田能进入学生会的话，那我手上的牌就有可能又多一张。

不过我也并不强求。

说到底，我并不打算改变我身为局外人的立场。

“学生会的事情先放一边，我们班从下个月开始可能就会身处很艰难的境地吧。”

“是因为升到了C班吗？”

“对，既被上面的人提防，又要被下面的人追赶，更何况现在班级点数差距不是特别大，要是没做好的话，说不定到二月份又会回到D班。”

他会如此担心也是自然。

班级点数每个月都会发生变化。

若是出现了什么小差错，事情很容易向平田所预测的那样发展。

“到那时，就要看大家能不能努力了。”

“大家应该都想升到A班吧。”

“你觉得若升到A班需要难以想象的努力和运气，大家升到A班的决心都不会发生动摇吗？”

“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劲儿地希望目标实现的话反而会给班里的人带来很大的负担。”

要是能随自己选的话，大概所有人都会选择A班，就连对班级等级之争毫无兴趣的高圆寺也会如此。但是，成为A班的条件可和其他班级不同。

“我……”

平田正要继续说下去，这时从远处传来了声音。

“久等啦，绫小路同学。”

我们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佐藤和轻井泽回来了。

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对话只好到此为止，我们走向放映厅。

3

虽然我平常不看3D动漫电影，这次的电影要比我预想得有趣。

电影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动物们各种各样的表情，故事内容也挺热血感动。

我双手拿着之前带进电影院的果汁，和佐藤一起走了出来。

“好有意思呀！”

佐藤兴奋地说道，我也十分赞同她的话。

肚子有点饿了。

过了一会儿，平田和轻井泽也走了出来。

我们打算去吃已经提前预订好了的午餐，路上又开始了和佐藤的聊天。

“绫小路同学……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一起看完电影以后，我们两个人的距离好像近了些，佐藤比看电影前和我靠得更近了。

与其说是物理上的靠近，倒不如说是心和心的距离靠近了吧。

“有想问的问题就问吧。”

虽然不是你问什么我就答什么，但是能回答的问题我还是打算回答的。

“啊，我也想问。”

都说了要自己聊自己的，现在轻井泽又来插了一脚。

看到这个情况，平田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趁这个机会，我们互相问问想问对方的问题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提议不错。

正好，我也有想要问平田但没问成的问题。

“我同意，那从我开始。”

轻井泽表示同意之后，立刻将视线移向我这边。

“绫小路同学，你有和谁交往过吗？”

这个问题刚刚平田已经问过了。不对，正确来说，不需要问就已经被看穿了。没想到我一天要回答这个问题两次。

作为一个这种时候只能回答“基本上没有”的男生，真是太悲哀了。这不是一个能开心回答的问题，而轻井泽还有佐藤都在热切地等着我的回答。

佐藤暂且不说，轻井泽完全就是抱着一种耍我的态度。

“现在没有。”

我老老实实地回答，但其实话里有话。

这么一来，别人也可以理解为以前有过女朋友。

“好的，我们知道你是母胎单身了。”

我本想模棱两可地糊弄过去，但没想到被轻井泽这么断定了。

“绫小路同学，那不过是不受女生欢迎的男生的借口罢了，你最好记住，加上‘现在’这个词更加奇怪。”

“是吗？如果以前有女朋友，现在没有的话，不就该说‘现在’没有女朋友。”

“那你以前有过女朋友吗？”

“没……没有。”

“看吧，果然是这样！”

轻井泽高兴得要跳起来，佐藤也挺开心的样子。

总觉得轻井泽的解释还欠缺点说服力，但我找不到理由来反驳她。

“我觉得没有女朋友也没什么。像山内还有鬼塚那样明显不受女生欢迎的话给人印象可能不太好，但绫小路同学的话，只不过是没遇到想交往的对象或者还不着急找女朋友对吧？”

佐藤声援我。

“佐藤你真懂绫小路。”

“要是我能懂……就好了，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接下来该我问问题咯。绫小路同学，你喜欢头发长的女生还是头发短的呀？”

这次的问题，可真是相当直接。

先是问了我喜欢的女生类型，然后问了我有没有女朋友，现在又是喜欢的女生发型。

感觉这几个问题的回答组合在一起，会浮现出一个女生的形象。

“我倒是没特意想过这个问题……适合这个人的话不论长短都可以不是吗？”

“真是标准答案呢。”

我的回答又遭到了轻井泽的指摘。

“我也是这样，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只要这个发型适合这个人的话就可以。”

平田在这个绝妙的时间点替我解围。

看到形势不利，轻井泽立刻对平田露出满面的笑容。

“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有些人会根据对方的喜好来改变自己的头发长短，但如果不先考虑适不适合自己的话，就没什么意义了。”

轻井泽从一开始就会在别人面前全听平田的，奉行平田主义，到现在演得还是这么精彩。她强硬的性格和强势的感觉都完美地表现在她的态度上。

如果把我和佐藤凑成一对是她的目的，那么让佐藤对我抱有不好的印象又是怎么一回事儿呢？我的猜测可能大错特错了。

“我觉得不受发型约束这一点非常好！”

佐藤对我的印象不但没有变差，反倒更有兴趣了，双眼炯炯有神。

轻井泽也用很意外的眼神看着她。

本意要贬低我，没想到反而让佐藤对我更有好感了。

“平田你意识到自己受欢迎吗？”

可不知为何我问完问题以后，轻井泽瞪向我，连佐藤也做出相似的表情。

“等一下，绫小路同学，你难道不是应该问佐藤吗？”

“就是哦。这样的话感觉就像绫小路同学在和平田同学相亲一样？”

“你这么一说我也觉得……”

在佐藤面前我和轻井泽没有过多什么交流，无法对轻井泽突然抛去一些很私人的话题。而对几乎是初次正经说话的佐藤也不知道问什么好。

这样的话，向最好说话的平田提问也在情理之中。

就算我问的问题再不妥当，他都能够妥善回应。

而且我个人确实有问题想问平田，问问又怎么了。

“问什么都可以哦！”

“这样啊……”

我正苦苦思考脱身之法的时候，我们终于走到了午餐的家庭餐馆。

聊天自然而然地暂时中断了。

因为佐藤提前预订好了，我们顺利地被带到了座位上。

桌子上摆好了四人份的湿毛巾 和一次性筷子。

“四人份？”

我记得预订的是两个人。

桌子上应该只摆着我和佐藤的。

“啊，刚刚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从佐藤那儿听说预订座位的事情，临时追加的，对吧，佐藤？”

“啊，嗯。”

“是吗？想得真周到。”

“还好啦，这种事情我早就千锤百炼了。”

我把视线移向洋洋得意的轻井泽。

“你在撒谎。”我用眼神对她说。

“你没资格说我。”轻井泽回复我。

大概是这个意思。

“绫小路你没有什么要问佐藤的吗？”

这是我刚刚质疑她的代价吧，都坐到座位上了，还是没有逃过和刚刚相似的问题。

轻井泽又把话题转了回去。

“佐藤你放假的时候一般会做什么？”

这是我绞尽脑汁想出来的问题，没想到又被轻井泽用表情鄙视了。

“这就是你想出来的问题？”

轻井泽从刚刚开始就表现出了连平田也难以理解的焦躁情绪。

她应该有些疑惑，为什么我不利用之前获取到的佐藤的个人信息来提问。

但我并非只为了让约会圆满成功才把佐藤的信息搞到手。

我是因为想了解佐藤这个人才叫轻井泽帮我搜集信息的，这可是天壤之别。

“没关系的，我很开心绫小路同学能问我问题。”

佐藤笑着说道，然后稍稍思考了一下。

“嗯，基本上就是和朋友一起玩吧。一个人好无聊的。”

多半是和她关系好的女生小团体一起吧，脑子里浮现出了其中的成员。

“但是也会偶尔一个人查东西，关于时尚 设计什么的。”

时尚 设计，佐藤说了个平时不怎么听到的词。

“因为我觉得成为一个设计师也挺好的。”

“欸，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呢，佐藤你原来是这种类型啊。”

不知道这里说的是什么类型，看来这是只有女生才能听得懂的话。

佐藤连点了两三次头。

“如果能以A班身份毕业的话，应该能进不错的公司，我是这么想的。”

佐藤开心地幻想着。

期待能以A班身份毕业并不是坏事，但同时想好没能拥有A班身份时的出路最好。

“绫小路同学，你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吗？”

我抛过去的话题，又被佐藤慢慢地抛了回来。

“升学吧。”

对于还没有想过将来要做什么工作的我来说，这个答案最万无一失。

“哇，我可不要。高中都毕业了还要继续学习什么的我可受不了。”

听到升学这个词后，佐藤表示拒绝。

“虽说初中毕业以后义务教育也就结束了，但高中也算事实上的义务教育不是吗？光是初中毕业会被人鄙视的。”

先不说会不会被人鄙视，从现在的社会趋势来看，高中毕业是理所应当的。

“事实上的义务教育”这种说法也绝不算夸大其词。

“我也有可能上大学，社团活动似乎特别有意思。”

另一方面，轻井泽出人意料地没有对升学持否定态度。

大家虽然还有些迷茫，但是也都在考虑将来的事情。

东聊一点西聊一点，这次的聚餐有着和我平常的小团体一起吃饭时不一样的快乐。

不过要是每天都这样的话应该会很累。

4

吃完饭以后，我们又在榉树城玩玩逛逛，到五点了。

四人约会进行了大概五个小时，也差不多接近尾声。

没想到这一天也挺好玩的。

不过，被轻井泽针对了那么多次，我下次应该不会赴约了。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我向大家确认是否解散回家。

或许还要再去个地方？

“那我们就……回去吧，洋介。”

一直都在兴高采烈地狠狠针对我的轻井泽突然宣布退出。

她可能觉得自己再待下去会碍事，最好离开让我和佐藤独处。

看来接下来，他们要制造出只有我和佐藤两个人的氛围，好开展计划。

我看到佐藤和轻井泽用眼神传递信号。

她们传递的信息内容不难想象。

平田点了点头，对轻井泽的提议表示赞同。

“天色已经有点晚了，我们也回去吧。今天能和绫小路同学还有佐藤同学一起玩真的很开心，再见。”

平田这一天的行为举止十分符合圣人君子的评价。

他能处理好和所有人的关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四人约会能顺利结束，功劳也非他莫属吧。

“谢谢你们了。”

平田和轻井泽看样子要直接回宿舍，二人很快就离开了。

佐藤用温暖的目光送他们离开。

“我们接下来做什么？”

“对了，我们要不要稍微绕点路回家？”

佐藤提议。我没有回绝的理由便答应了。

“也是……我们走那边吧。”

我们很快就决定了要绕点远路回去，比轻井泽他们晚点踏上了归程。

刚刚积极主动滔滔不绝的佐藤变得非常安静。

“对不起啊，突然变成了四人约会。”

“我刚开始挺惊讶的。”

“那两个人真是厉害呀，情侣光环很是特别。”

轻井泽的言行总会迎合作为自己男朋友的平田。

佐藤当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自然而然地，轻井泽的存在也被放大。

“真憧憬呀！”

“确实。”

我们走得很近，但手和手并没有碰到一起。

和轻井泽他们在一起时的大胆和主动，现在已经烟消云散。

虽然决不能说她有些不怀好意，但我们之间的气氛开始变得有些非比寻常。

“谢谢你邀请我，今天很开心。”

我打破沉默，开口说道。但不知为何，佐藤有些忧虑。

“绫小路同学……你今天不怎么开心对不对？”

她这么问我。

“没有这回事。”

今天确实挺开心的，可佐藤并没有听进去。

“但是……”

“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她的理由，我回问。

“因为绫小路同学你今天一次都没有笑过……”

“我没有笑？”

在我解释之前，佐藤接着说道：

“我本以为今天能看你笑上一次。”

没想到佐藤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会在意这个。

但我对四人约会的内容没有一点不满。

在我思考该如何回复她的时候，佐藤又沉重地开口了：

“果然还是和我之前说过要欺负堀北的事情……有关？”

她的眼中浮现出不安，好像要哭出来了。

“有这回事吗？”

刚入学的时候，堀北总是形单影只的，看不起同班同学，受到班上的非议是必然的，而且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佐藤对堀北没什么好感也是事实。

她在群聊里曾提议欺负堀北。

我早就忘记了，但是她本人还记着。

“我没有把那件事放在心上，说起来我差不多都忘记有这回事儿了。”

“真的？”

“本来那个时候堀北被疏远也是情有可原。你只不过稍稍说了点不利于堀北的事情，既没当着她的面，也没有实际采取什么行动。我不会仅凭这点小事就判断一个人。”

背后说人坏话这种事情，是人都会做的。

只要没当面说，或者实际采取什么行动，就不成问题。

不过前提是要理解“当自己被人说坏话的时候也能平心静气地接受”这一点。

“真的？”

“嗯，真的。”

“但是，你还是不开心对不对？都没有笑一笑。”

“我没笑是因为……该怎么说呢，单纯只是因为我不擅长这个。”

我补充道。

不知道佐藤能否接受，恐怕只能把这当作是安慰她的话吧。说实话，我还有更多更好的解释。

包括白天轻井泽问我的那些问题，我有自信做出更好的回答。

不过我有意识地没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不值得我这么做”。

从这一层面上讲，佐藤所感受到的“我不怎么开心”这一点也许并没有错。

我虽然感受到了一起玩的快乐，但是我能确信这不是佐藤所期望的那种快乐。就算她再喜欢我，我也无法回应她。

“你不接受我说的理由吗？”

“唔……没有这回事儿。”

气氛愈加沉重。

不是我过于自信，今天一整天，佐藤都对我表现出了善意的好感。

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能让佐藤打消对我的好感。

因此我装作一个无法随心所欲说出自己想法的男生，今天一直持续着一些说不上是哪里怪怪的言行举止。

这时，佐藤背过身去，从包里拿出了个什么东西，不让我看到。

“那个……”

她回过身来，像是下了很大决心，我感受到了她强烈的目光。

我的期望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请……请和我交往，绫小路同学！”

一阵风吹过。

人生中第一次真正意义上被表白了。

先无视藏在远处草丛里的人。

在这种场合下，长时间的考虑无疑只是对佐藤的折磨。

我立刻想好该怎么回答。

“抱歉佐藤，我不得不辜负你的期待。”

“……”

我坦率地回应鼓足勇气向我告白的佐藤。

我并不是讨厌佐藤，她的性格和外表也并没有问题。

“这……这样啊。果然还是……不行啊。”

看她的表情不知道是在苦笑还是什么，她拼命地保持着嘴角上扬。在今天的约会过程中，她应该也隐约感觉到了会是这样的结果。

我没有对佐藤表现出很强烈的兴趣。

“可……可以的话，作为今后的参考……可以告诉我理由吗？是因为有喜欢的人了？”

“没有。只是我觉得现阶段还不能和你在一起，单纯是我自己的问题。”

要是还没有喜欢上对方就选择和其交往的话，无疑是对对方的一种侮辱。

这是我表面上的理由。



也是应该告诉她的理由。

“不管是佐藤你也好，还是虽然和这件事没关系，但被提到了的堀北或栉田也好，我的答案都是一样的，我不能和自己没有喜欢上的人交往。”

对可能在暗恋我的爱里，我同样也会这样回答。

“这么说可能有些丢人，我还没有真正意义上喜欢过异性。所以，也说不上是甩了谁或被谁甩了，我还没有成长到可以喜欢上一个人，展开一段恋情的阶段。”

“这样啊。”

我只能把这个事实告诉她。

“我……可能太着急了，也是，才约会过一次，我们都还互不了解。”

佐藤皱起眉头，像是说给自己听的一样，连点了两三次头。

无论是告白，还是对告白的回应，都需要极大的勇气。

“也许是我错过了机会。”

拒绝了这个竭尽全力向我传递心意的女孩。

我也觉得自己做了个愚蠢的选择。

就这样交个女朋友，度过自己平凡的校园生活。

如果我真的这么想的话，佐藤作为那个对象也没什么不好的。

可是，我果然还是觉得有了真正想交往的人的时候再提这个才对。

口袋里的电话响了。

不知道是谁打来的。

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没办法接，选择了无视。

佐藤将之前拿在手上包装好的盒子又放回了包里，抬起头来说道：

“今天谢谢你了，绫小路同学。”

看她的表情，应该明白我的回答不会再有任何改变了。

就算佐藤现在喜欢我，也无法保证她明天还是如此。

她可能会继续关注我，也可能会找到下一个喜欢的人。

不过，佐藤作为第一个向我表白的人，我大概终生无法忘记她。

“我可以再……邀请你出来玩吗？”

这应该是佐藤能想出来的最好的临别赠言。

“当然，和佐藤你一起玩很开心，我还想着下次由我来邀请你出来玩。”

这确实是我的真心话。

“嗯。”

她简短地回应道。

不知道我的话佐藤听进了多少，好歹这次的告白算是过去了。

气氛还有些沉闷，好在正急速地恢复正常。

阵阵寒风，萧瑟刺骨。

“有点冷了，回去吧。”

不管愿不愿意，时间都在一刻不停地流逝着。

我们两个人不可能一直站在这里。

我抬腿向前走，可佐藤一动不动。

“佐藤？”

我有些疑惑，回头一看，佐藤的眼中积蓄着豆大的泪珠。

在它落下之前，佐藤拿手腕将它拂去，咧嘴笑道：

“抱歉，我跑着回去……”

说完，佐藤留下我一个人向宿舍方向跑去，脚步踏在雪上发出沙沙的声音。

看着她的背影，我一时语塞，只能静静地目送她。

虽说被我这样的人拒绝不用放在心上，但她毕竟也竭尽全力鼓足勇气才来和我告白，这对她的打击不言而喻。

既然两个人的心意没有相通，自然也做不到装作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一起走回去。

为了避免待会儿在宿舍楼再碰上，我在原地等待她的身影完全消失。

若没有学生会和我父亲的事情，我的回答或许会不同。只是一个普通高一男生的话，我早就牵起这个喜欢我的女生的手了吧。

假设她在体育祭接力赛之前向我告白，我有可能已经接受她了。可不凑巧的是，佐藤开始对我抱有好感却是因为接力赛时我的表现。

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脑回路和其他人不同。

我将预防灾难放在首位，提前开展行动。

“那么……”

在回去之前，先解决眼前这个问题吧。

就在我向着草丛想要开口说话的时候。

又来电话了。

屏幕上显示着“未知来电”。

有一瞬间我在想要不要无视这通电话，但这不像是个恶作剧。

我按下通话键，把手机贴在耳边。

因为连对方是男是女都不清楚，所以想让对方先开口说话，可等了数秒对方依旧沉默不语。

“喂。”

我开口说道。

还是没有回复。

我立刻做了决定。

“那我挂了。”

“我可以相信你吗？”

沉默被打破，对方开口了。

从这句话里什么都听不出来。

“这太突然了吧，我完全不知道要让你相信什么。”

我反问对方。

“拉南云下台的事情，听堀北学长说你要和我们合作。”

看来堀北哥哥把我的事情告诉了这个二年级的学生。

他特意不把电话号码显示出来，真是小心谨慎。

但既然打来了电话，就说明有要见我的打算。

因为对方虽隐藏了电话号码，却让我听到了声音，没有打算见我的话是不会这么做的。

“为慎重起见，你的名字是？”

堀北的哥哥把我的电话告诉了对方，但看来并没有告诉对方我的真实身份。

哎，对方已经听到了我的声音，又知晓了我的电话号码。

只要调查一下，把我找出来并非难事。

“我觉得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不过还是先拒绝一下。

“算了，我记得你的声音。大概猜到你是谁了。”

光凭我的声音？这样的话我也基本上能猜到会是谁了。

二年级里知道我的声音的学生并不多。

“可能有点突然，但我现在想和你见面。”

他果然提出了见面的请求。

他会不会知道我早就想到了这一点。

“这太突然了，你不需要更加小心一点吗？”

已经到了黄昏时分，太阳也很快就要完全落下。

“我没问题，你要是愿意见面的话就见，能立刻会合吗？”

我往草丛看了一眼。

“这样啊，你运气挺好的。”

“运气？”

“说实话，如果你不是现在打来电话，我会拒绝你的。”

电话那头的人应该有些不理解我的意思。

不过他再怎么想应该也不会明白。

我告诉他我现在的位置。

“你附近有一个不容易被人注意到的地方，我们十分钟后在那里见面。”

他简短地回复我。

“不好意思，我现在有件事情要处理一下，二十分钟以后可以吗？”

“好的。”

他结束了通话。

到达他指定的地点连五分钟也用不了，我特意留出了时间。

姑且用这十五分钟解决一下需要处理的事情。

有一个人一直瑟缩着等在寒空之下。

“你要是一直藏在那里的话，会感冒的。”

我对藏在树木和草丛中的那个人说道。

但并没有回应。

“我这之后还有事情，可以把你放在这里走人吗？”

我再一次对那个人说道。

对方可能知道自己已经藏不住了，没露面，只开口道：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知道我在这里？”

“从一开始。你听到佐藤向我告白了吧，轻井泽。”

“没……没有。我只听到了一点点。”

她一边笨拙地解释，想要糊弄过去，一边站起来。

因为藏在草丛中，她肩膀上落了一些雪。

“冷死了。”

“平田去哪儿了？”

“还能去哪儿，我随便编了个理由，让他先回去了。”

她对这个问题似乎没什么兴趣，从草丛出来回到大道上，拂去身上的污垢和雪，因为一直悄悄地缩在那里，鼻头都变红了。

“很冷吧？”

“稍微有点。”

在不需要逞强的时候偏要逞强给别人看的轻井泽。

对她来说，好像有比受冻的自己更在意的东西。

“对了，你为什么要拒绝佐藤的表白？”

“什么为什么，你自己说过吧，和自己不喜欢的人交往的是人渣。”

“话虽如此，可……有句话不是说辜负女儿心还悠然自得。”

“是辜负女儿心，愧为男子汉吧。”

这句话原意指现成的饭菜都端到面前了，这都不吃的话，算得上是男人的耻辱。说的是男女关系。

不过轻井泽应该想表达明明可以交到女朋友还拒绝人家，这太奇怪了的意思。

“佐藤是一个普通的女孩，想谈一场再正常不过的恋爱。可是，客观上来讲，你觉得我可以正常地和人谈恋爱吗？”

“这……确实是有点难以想象。”

轻井泽比谁都了解我，她可以理解这一点。

我同样憧憬普普通通的恋爱，被可爱的女生表白，一起度过甜中带酸的校园生活。这样的情景我也不只幻想过一两次。

可果然还是无法成为佐藤心中所想象的那种恋爱。

就算我和她交往了，也不过在浪费她的时间。以后等她醒悟过来了，失去的校园生活也无法追回。

“你啊，虽然这句话不该我说，是不是有点把自己放太低了。”

“放太低了？”

“清隆你确实和普通的男生不一样，平常大家看到的你，也不过是你制造出来的假象。”

“假象是不是太过了，应该是没有让大家看到全部的我。”

“所以在看到全部的你的时候，会有女生幻想破灭的这一判断是正确的。可是，如果真的喜欢上了一个人，那些东西就都无所谓了。虽然这单纯只是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佐藤已经接受全部的你了。”

“是吗？”

“是的。哎，你都已经拒绝人家了，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难得我当了一回爱神丘比特，给你们放了一箭，没想到居然给我弹回来了。”

“丘比特之箭？”

“别在意，现在都过去了。”

她发出了恶魔般的笑声。

“能很快移情别恋的女生也有很多，佐藤会喜欢上其他男生的。”

“那也没有办法，现实就是这样的。”

“怎么听起来感觉你有些后悔。”

“别管我了，这是我自己的选择。”

但轻井泽还有些不能接受的地方。

“现在说有些迟了，不过你们也可以试着交往看看。”

这一点是对的。

虽然不知道我们最终能走到哪一步，还是很有可能顺利交往下去的。

我现在还没有喜欢上作为异性的佐藤，不过只要我认真地对待这段感情，也有可能喜欢上她。

“而且，你早就知道佐藤的心意了对吧？普通朋友是绝对不会约你圣诞节出来的。你既然答应了，就说明你想过和她交往对不对？”

“不是也可以这样想吗？我通过和她的这次约会，发现自己和她并不合适，所以才拒绝了她的表白。”

“也……可能是那样吧。可是今天看起来进行得挺顺利的，你不也挺开心的嘛。”

“说实话我不是完全没想过和佐藤交往。”

“看……看吧，你果然还是想和她交往的。”

“和佐藤交往的话，或许可以经历很多东西。”

她从我的话中听出了些许异样，有些愠怒。

“什么啊，很多东西指的是？”

“就是恋人交往到一定阶段会做的事情。”

我尽可能以一种婉转的语气告诉她，轻井泽自然懂了其中之意。

“啊？你这个家伙，居然想过出于这么卑劣的目的和人交往？”

“你不想这么做吗？”

“我……我不知道！那对于我来说还是一个未知的世界！”

“那你没想过要闯进那个未知的世界吗？”

“想……过，反正，到头来不还是要看对方是谁吗？”

“也对，也不是和谁都可以的。”

虽然想象过那个神秘世界，但还是希望对方是自己能够接受的人。

“对吧！”

“不过我对佐藤倒也没什么不满的地方。”

“真是……那你为什么要拒绝佐藤呢？接受的话不就能体验你说的那个未知的世界嘛！”

“你别那么生气。”

“我又没生气！”

不论是谁都能看出现在的轻井泽生气了。

她生气的理由不言而喻。

“要是我选择了和佐藤在一起……现在你还会在我身边吗？”

“嗯？”

“这就是我没有选择佐藤的最大理由。”

轻井泽没听懂，歪头思考我话中的意思。

若选择了和佐藤交往，学生生活确实会增添不少乐趣。交到恋人，在同甘共苦中成为彼此重要的人。这世间大部分的学生应该都想象过这样甜蜜的未来。但只有在和佐藤交往不会给轻井泽心理带来任何影响的情况下，我才会选择这么做。

选择特定的某一个人，就意味着要失去点什么。

如果和佐藤在一起了，今后就难以让轻井泽为我做事了吧。

这不单是我的猜想，光是约会表白，我就已经被她如此逼问纠缠了。

如果我选择了佐藤，轻井泽会对我更为戒备。

天台上的那件事对她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她对我的信赖度暴涨，说她今后绝不会背叛我也不过分。现在就算是龙园、坂柳，或者是南云这样的人接近，她也不会失了分寸。

但是，唯一会出差错的就是像今天这种情况。

像佐藤那种“自己的替代品”会催生她的不安与焦虑，害怕自己会被抛弃，导致她逞强或怯懦。

到那时轻井泽的能力就减半了，我担心的是这一点。

当然，若佐藤是可以完全替代轻井泽的人才的话，情况就不同了。可以把佐藤放在主要位置，以轻井泽为辅。

不过通过今天和佐藤的接触我再次确信了。

佐藤不能代替轻井泽。

可以断言，她的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远不及轻井泽。

没想到仅通过一次约会，这一点就如此强烈地显现出来了。

把提前计划好的四人约会装成偶然相遇，到现在还装作没这回事儿。和这样的轻井泽相比，佐藤明显动摇了好多次，还有些地方装得过于淡定。

我下决定是在和南云对峙的时候。轻井泽迅速采取了行动，佐藤则话都不敢插一句。到关键的时刻差别就出来了。

此后，我需要直面的问题有三个。

学生会的事情实在不行的话，可以无视掉，但坂柳还有我父亲的事情则无论如何都要直面解决。

当他们开始行动时，我的处境无疑会不断发生变化。在危险被完全排除以前，我需要轻井泽的协助。

同时我也需关注茶柱和坂柳理事长的动向。虽然老师不会做什么出格的事情，但在我已经知晓了事件背景的现在，他们同样也是我的监视对象。

这样的话轻井泽就是我不可或缺的帮手。就算对象是对于学生来说，拥有绝对地位和权威的理事长，如果我让轻井泽使出甜蜜陷阱的话，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也并非不可能。

算了，也要看轻井泽适不适合做这个……

总而言之，轻井泽的实用性很好。

“我隐约觉得清隆你只把人看作道具来使。”

“我没有这么想。”

我虽然是这么回答的，但已经被我利用多次的轻井泽自然听不进去。

“喂，我有个很简单的问题。你喜欢过一个人吗？”

“现在还没有。”

但是想喜欢上一个人。

只不过那个机会还没有降临。

或者说……

我的心里从来就不曾有爱情这种东西。

在White Room里是这样的。

“我果然还是……”

“什么？”

“没……没什么。”

果然我就算离开了White Room，也还像待在White Room里一样。

我总会为保护自己而提前做好准备。

而学生生活本不需要这个。

享受约会，然后和佐藤交往，这是我理所应当的未来。

但我无法描绘出这样的未来。

面对对手各种各样的手段，我做好了万无一失的准备。

不管别人下场如何，只要最终赢家是我就行。

我到死都无法抛弃这种思考方式。

我抬脚向前走，轻井泽跟在我身后。

我们没有并肩走，但保持着可以说话的距离。

就算被别人看到，也可以装作是偶然。

“啊，为了佐藤努力了一天，到头来还是白费力气。”

从她的样子完全看不出来前几天她刚在天台被那么残忍地虐待。

“明明前几天还经历过那种事情，你真是振作起来了，轻井泽。”

“我好歹也被虐待了这么多年。”

“是我弄错时间了吗？我记得你上了初中才开始被虐待，对吧？”

轻井泽终于从持续了多年的霸凌中解救了出来。

她现在变得如此无拘无束，可以尽情享受高中生活真可以说得上是来自上天的礼物。

她露出些许疑惑的表情听完我刚刚说的话。

但好像立刻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了，开口说道：

“啊，对了，抱歉清隆，我刚刚撒谎了。”

突然，轻井泽像接受了什么一样点了点头。

“撒谎？”

“我骗洋介说我被霸凌了九年。你看，与其说我是从初中开始被欺负的，不如说是从小学的时候开始的，这样更容易让他帮我忙。他如果知道我即使换了一个环境还是被欺负了，不就会觉得我高中也可能被欺负吗？”

轻泽惠调皮地微微伸出舌头笑了笑。

这么一回事儿啊。这是她为了能够更好地利用平田而撒的谎。她在利用别人的时候居然能想到这一点，从中也可以看出轻井泽的能力。

“对了……你怂恿真锅她们欺负我的那件事，不打算再向我道个歉吗？”

“也是啊，因为这次约会的事情完全忘记了。”

“这先不提，你明明说了以后再也不会和我有联系，结果又突然来拜托我调查佐藤，这件事情是不是还缺点解释。”

“我撤回不再和你联系这句话，反正现在障碍都已经清除掉了。可以的话我下次向你赔礼道歉。”

“你这句话真是太不走心了，我可不指望你以后会怎么样，我要你现在给我道歉。”

“现在？怎么做？”

“我也告诉了你挺多事情，现在轮到你告诉我了。”

“告诉你什么？”

“今天白天，南云学生会长不是找你说话了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这可能和佐藤的事情一样让她在意。

没想到她要的赔礼道歉居然是告诉她学生会的事情。

“你也挺不容易的。虽然不知道是什么理由让你在体育祭接力比赛的时候使出真正的实力，但你不怕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察觉到真实的你吗？”

“我会想办法制止的。还好我们班的凝聚力比之前要强了，就算我什么都不做也不会有问题了。”

“凝聚力强是强了，不过也不能这么想。B班的班级凝聚力比我们强得多，在这一点上我们赢不过他们，不是吗？”

轻井泽接着说：

“你让班级凝聚力上升，就是为了你自己脱身吧？”

“不愧是轻井泽，说对了。”

D班现在还在发展阶段，跟A班还有B班都差得很远。

我更没有一直帮D班到打败A班和B班的打算。

“你不过是在体育祭的时候表现得稍微显眼了一点就被特别注意，这不合理吧？”

她是想说，只不过跑得快了点就被南云雅盯上了这件事有些奇怪。

现在，我大概告诉轻井泽也没有问题了。

不对，倒不如说我应该告诉她。

我先开口的话，可以省下不少工夫。

“你知道我们班的堀北和原学生会长是兄妹关系吗？”

“嗯，我大概知道。对了，接力赛的时候，你和学生会长……不加‘原’的话是不是分不清楚……比赛了是不是？你和他认识对吧？”

“对，因为堀北铃音的关系，我被她哥哥颇为关注。”

“他知道你藏在面具下的真面目吧？”

“面具下？他知道的也只是表面的我。放心吧，这所学校没有比你更了解我的人。”

“算我倒霉了，这并不值得高兴。”

轻井泽嘴上虽然这么说，但看上去并非如此。

知晓别人的秘密，对一些人来说是件颇为沉重的事情，但也有一些人会为自己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而开心。对于轻井泽来说，自己过去

的秘密被人知晓的同时，她也掌握着我的秘密，这一事实让她心里少了些不安。

“因为原学生会长这个名号还挺便利的，天台之事我也受了他的照顾。”

让轻井泽先从天台下去的时候，她应该见到了正在待命的原学生会长。

“说起来……嗯，那个时候见到了。”

“所以，现在对方要我还他这个人情。”

“这和你被南云会长盯上一事有关吗？”

“堀北哥哥和南云是对立关系，换句话说就是竞争对手关系。堀北哥哥和我说话这件事让他心有芥蒂了吧，接力赛的时候也是来势汹汹。”

“什么啊，真是麻烦呢，两个人的战役他偏要插上一脚。”

这下，她应该懂了南云找上我的理由。

正题现在才刚刚开始。

“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堀北哥哥才拜托我帮他一把，他好像想把南云从学生会长的座位上拉下来。”

“难道他把这个任务交给你了？”

“很难成功对吧？”

“不过，要说谁能做到的话，也就是你了。”

“你觉得我可以？”

“要是你都不行的话，那就没有行的人了，不是吗？”

回过神来，原来我的声誉在她那里有了这么大的提高。

不管我多谦虚，轻井泽都不会相信我的话。

“对了，顺便说一下，我现在要和一个二年级学生碰面。”

“和二年级学生？谁？”

“还不知道，对方也还没有确定我的身份。我只知道他是二年级里面唯一一个对南云不满的人。”

“这样啊，我会打扰到你们吗？”

“你想见见的话，也没关系。你打算怎么做？”

我确信她会跟我过去，只是为了确认才问她一下。

“我跟你一起去。”

想了一小会儿以后，轻井泽回答道。

听到她的回答，我关闭了手机电源。

我们一起朝电话里约定的校舍楼走去。

弓箭的去向

今天是圣诞节，参加社团活动的学生早已离开学校。

要说会有什么人路过这里的话，估计也就只有老师。

不对，应该连老师都不会路过，学校里已经没有灯亮着了。

“好冷，他怎么还不来？”

“已经到了约定的时间。”

距离我们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二十分钟。

周围依旧没有人的气息。

“把你叫来还迟到？真是厉害。”

“大概是在这附近观察我们这边的情况吧。”

“这是什么操作，太狡猾了吧？他会不会确认了你的真实身份以后就离开？”

“就算他想这么做，应该也做不到。”

我几乎可以确定他会过来见我。

不过，要想去掉“几乎”这个词，还需要一点其他的催化剂。

也就是我身边的轻井泽。

如果是我一个人单独出现在这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对方可以确信我就是堀北哥哥找来的帮手。

但今天是圣诞节，来这儿的只是一对想找个没人地儿的情侣的可能性虽小，也足够让他露一面确认我们的身份。

就算他想藏在暗处，给我打个电话看我的反应，我也已经关机了。也就是说，他想确认的话，只能和我面对面。

正当我和轻井泽在大冷天里耐心等待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朝我们走来。

我见过这个人。

在我们四目相对的同时，我明白了他就是电话里的那个人。

是一个有些……意外的人。

他还没有和我们说话，偶然来到这里的可能性尚且存在。

当然这个极低的可能也很快被现实否定了。

“久等了。”

“我也刚到，桐山副会长。”

听到我叫他名字的瞬间他有些惊诧，但立刻恢复了平静。

我等他先开口吧。

“看来你搜集了一定的学生会资料。你是……绫小路对吧？”

今天我和南云说话的时候桐山就在旁边，我并不惊讶他记得我的名字。

“没想到要和南云会长对抗的，是副会长您。”

“在说这件事之前，我想先问一下。”

他打断我的话，将视线移向轻井泽。

“她是？在电话里没听你说。”

“可以信赖的搭档。”

听到这句话的轻井泽有些心神不宁，但严肃了起来。

“信赖……都到了只能信赖一年级学生的地步了，真是可笑。”

就算是看到了本不该在场的轻井泽，他也还是现了身。

不知道这是因为他已经对南云政权相当不满，还是他相信堀北哥哥的判断。

“那我们进入正题吧，我想尽量长话短说。”

“我也一样，感觉都快感冒了。”

“我和南云本就不合，进入学生会也是因为崇拜同样身为A班的堀北学长。不对，我已经是原A班了。”

桐山败给南云后，被降为了B班。他进入学生会是受堀北哥哥影响的话，现在留在副会长的位子上也没有什么不对。

相反，我没想到南云会让曾经的对手继续留在副会长的位子上。

“我本想阻止南云担任学生会长，但无论如何都没成功，那已经超出我的能力范围了，说来惭愧。”

“听说南云会长把二年级学生全部拉到了他的阵营，这是真的吗？”

“几乎是事实。心有不甘的学生也不少，但不敢投反对票，只能顺从南云，放弃挣扎。”

“清隆，全班团结起来这个道理我懂，但把其他班的人也拉到自己这方，这可能吗？班与班之间不都是以A班为目标相互竞争的吗？”

“听桐山副会长会给我们解释吧。”

“南云和大家约定要进行改革。他公开表示要跨过班与班之间的阻碍，把有实力的学生提到A班来。有不少由于以班级为单位进行团体战的原因，而埋没于差班的学生对此心怀不满。”

轻井泽稍稍有些疑惑，我加以解释：

“简单来说就是堀北还有幸村那种学生。”

“原来是这样。”

没有班级拖后腿的话自己定能升上A班，这么想的学生很容易被拉入他的阵营。

“不过，还是有点说不通。差班里面还是有很多没有实力的学生。”

“南云说过相信他的话，他会给所有学生机会，具体内容我也不太清楚。”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就算觉得奇怪也只能依靠南云这棵大树了。B班以下的班级已经走投无路了，和A班的班级点数差距太大了。”

我大概能理解为什么南云可以将二年级全体学生拉到自己麾下。

可是这样的话，桐山的存在又作何解释。

“那桐山副会长你不也应该为了那个‘机会’赌一把吗？要是再和学生会长对抗，失败了的话，就更不可能重回A班了。”

“如果真的能有机会的话，我倒可能会选择跟着他。但是，我无论如何都不觉得南云会给所有学生机会，他也做不到。已经确定了能以A班身份毕业的时候被人取代了的话，谁都不会乐意的。”

“在南云就任学生会长的时候，你就没想过离开学生会吗？一般来说，不会有人愿意在敌人手底下干活吧？”

“就算我退出学生会又能怎样，只会让南云占优势。像现在这样的话，至少我可以潜入敌人内部搜集情报，找到可以下手的点。把情报传递给堀北学长，定能对我方有利。”

桐山副会长淡淡地说着，从中透露出一丝的不甘。

“这样下去的话，这所学校的传统就要被摧毁了，你懂这种明明知道后果，却只能在一旁咬紧牙关、束手无策的痛苦吗？”

真不凑巧，我不懂。

桐山应该从一开始就没指望过我懂。

“你不可能明白……你们一年级学生里，应该没有南云这样的人吧？”

我们没有提问，桐山却又接着说道：

“但是，决不能说这和你们没有关系。现在，南云对以堀北学长为首的三年级学生十分戒备。一旦露出破绽，就会威胁到他自己的地位。但是等到学长们毕业，南云的威胁就消失了。到那时，他的目标绝对会转移到你们一年级身上。”

“就算你这么说，我们和高年级学生也没什么接触不是吗？”

轻井泽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被当成攻击目标。

“南云对不遵从他的学生，绝不宽恕，加以制裁，这就是南云的手段。”

“什么意思？”

“就算是一年级的学生，只要和他对抗，就要接受惩罚的意思。”

“这学生会长太坏了吧。”

但是，只要服从他就有可能会获得一定恩惠。

既然两年间一直和南云对抗的学生现在能够听他的，就可以说明他有相当的实力。

“什么对抗不对抗的，一般来说我们接触不到学生会长吧。”

“这是第三学期之前的情况。这之后，和高年级学生接触的机会将大大增加。一年中，在第三学期之初，会举行从一年级到三年级学生共同参加的特别考核。以此为开端，类似的考核会接二连三地进行。去年我们就是那样，主要是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但有时候还需要和三年级学生对战。”

换句话说，按计划一月的时候我们就要接触几乎没有见过面的高年级学生了。

在体育祭的时候虽然有跨年级的交流，但并没有直接接触的机会。

“恐怕趁此机会，南云要在一年级学生中找出需要特别注意的人物了。”

需要特别注意的人物，就是可能会动摇南云地位的学生吧。

到那个时候，希望自己能够不被他注意并成功糊弄过去。

可惜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去年的考核内容是什么？”

“和今年的特别考核内容十有八九没关系。大部分的特别考核每年都会变，当不了参考。”

“即使如此，提前知晓的话对我们更加有利。”

“也许吧，但抱歉我无能为力。虽然你们是堀北学长推荐给我的学生，我也不能违背学校的规定把这个告诉你们。要是被发现了，我有可能被勒令退学。我不能犯这个禁忌，我也不打算犯。”

他作为重视学校纪律的堀北派的一员，更是如此。

“因为上面有一个难对付的学长啊。”

我坦率地表达自己的心情。

“总而言之，能把南云拉下马的方法有限。不用说，让他退学是最好的，但是实际上这并不简单。其次就是让大家知道他作为学生会长并不称职，将他强行从会长的座位上拉下来。只要他不再是学生会长了，二年级学生中就会出现对他丧失希望的人，你们一年级还有明年的新生应该也不会受他的影响。”

说实话，我并不知道南云雅是怎样的学生，身边的轻井泽估计也和我一样。因为现在缺少和其他年级的交流，我们也难以作出判断。看他周围的人异样的恭维奉承与戒备，以及平田对他那带着羡慕的尊敬之情，只能推测出他是一个不一般的人。

原本，从二年级学生中找出和桐山有相同想法的人一起打倒南云是最好的。

哎，也正是因为这无法实现，才让一年级学生卷入这场纷争中来的吧。

“但不管是让他退学还是让他从会长之位退下来，都是危险且难办的事情。”

“有这么一个棘手的敌人在眼前，你们都不打算采取那样的手段吗？”

“我从没有想过采取这样的手段。”

身旁的轻井泽有一个瞬间向我投来了怀疑的目光，但我选择了无视。

“那你们要采取正面攻击的方法吗？能够让南云自己辞去会长职务的话自然最好，但是不用说这就更难了。”

对于桐山这个人，我还不知道可以信任他到什么程度。从他的态度上确实可以看出他对南云抱有一定的负面感情以及憎恶，但是从他的话中可以听出打倒南云对我们一年级有很大好处的意思，那是他有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谁也说不准，现在也还无法判断。

我已经把轻井泽这张牌给他看过了，不应该再提供给他更多的东西了。

“说出你希望采取的手段是你的自由，但怎么做的决定权在我们。”

“你们还无法信任我，是吗？”

桐山自然也意识到了我们还不信任他。

“我觉得这件事很棘手，我虽然没必要去承担没能阻止南云的责任，但是我真的不忍心让后辈们也经历相同的地狱，这是我的真心话。”

原来他是为了后辈啊。

但这暂时还让人难以相信。

二年级里已经没有能够打倒南云的人，无可奈何才来拜托一年级学生。

感到自己要负没能阻止南云的责任。

他原本是这么说的，现在又口口声声说是为了后辈。

这还没有是为了除掉南云，重新回到A班的说法可信度高。

哎，掩饰丑陋的现实，装出一副圣人模样，不过这就是人的本性吧。

“不管你们是怎么想的，你们记住一点，和南云作对的学生一定会被逼退学。”

“那我觉得不和学生会长作对才是上上策。”

至今为止，被勒令退学的学生中，应该有为了打倒南云而堂堂正正地与他抗争的人。但结果被扼杀掉了举反旗的萌芽，逼到退学的地步。既然如此，在解决这件事时，不做让南云不满或讨厌的事情才是最佳的。

这是我听完桐山的话以后认真且最直观的感受。

“你是不打算与我合作吗？”

“合作。我也有不能撒手不干的理由。”

“好。不管你们选择哪条路，都已经被南云盯上了。而且，最近你们就不得不知晓那个家伙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后会把南云的行动以及信息提供给你们，当然是在校规允许的范围以内。该怎么做你们自己判断就好。”

用不用全凭我们自己。

桐山也感受到了我们并没有他想象的那般对此有兴趣，觉得我们已经是半放弃状态。就算给我们提供信息，也不打算对我们有过多的期待。

“说实话，我基本对你没有印象。如果没有体育祭时你和堀北学长的接力比赛，恐怕我不会在这个场合正式地请求你和我合作。实际上，南云盯上你也是因为那场接力赛。”

这是促使桐山来找我的唯一“事实”。

我如果事先知道有南云这档子事儿，就不会在接力赛上那么引人注目了。

因为那个选择，导致我像现在这样要和桐山面对面。

“在我觉得不值得提供信息给你的时候，我就会立刻收手。”

“不这么做的话，桐山学长会面临危险吗？”

面对轻井泽的疑问，桐山默默地点了点头。

虽然心有不满，但这就是目前南云和桐山之间不平衡的力量关系。

“我今后不会再和你直接见面，你注册一个合适的邮箱账号来联系我吧。”

我求之不得。

用免费邮箱往来是最佳的。

“除此之外……假如因为你的错误让南云知道了我是内应的话，下场如何你最好思量清楚。”

桐山没有直接说出口，但估计到那时他会把我抖出来。

南云要是知道有一年级的学生为了打倒他而四处奔走的话，一定不会放过的。

把要说的话很快说完，桐山迅速离开了。

“怎么感觉没头没尾的？”

“是啊。”

也许是留给桐山的时间和精力不多了。

1

结束和桐山的秘密谈话，我和轻井泽终于踏上了归途。

在回去的路上，走在我身后的轻井泽开口说道：

“好像事情的发展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

“刚刚桐山副会长的话你是怎么想的？”

“我怎么可能明白，我现在还搞不懂为什么他会那么讨厌南云会长。”

轻井泽的想法和我的极其相似。

俗话说得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

我为了能将堀北哥哥变为同伴，一时想过把南云当做敌人来对付。但现在越来越觉得这个选择并不正确。

更令人悲伤的是，我和堀北哥哥在体育祭接力赛时的比拼，让南云对我产生了一定的兴趣。

当然了，让他觉得这只是自己想多了的话，倒是能立刻忘掉我的事情，但也有可能让他采取行动。

若南云真是周围人所说的那样，他是不会容忍可能成为自己敌人的人存在。

“对了，你刚刚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搭档。”

“你不喜欢吗？”

“被你擅自列为搭档，我不喜欢也没办法。”

“那就算了。”

“如果你真心想要我成为你的搭档的话，不应该表示出相应的态度和诚意吗？”

“态度和诚意具体是什么东西？”

“钱？”

“喂……”

“只是开个玩笑。毕竟清隆你光是借我个人点数就已经有些为难了。”

轻井泽说她并不指望我能给她钱。

确实，因为优待者的事情，现在个人点数归轻井泽所有。

“对了，堀北没关系吗？要说谁是你的搭档的话，应该是她吧。”

“她只是我邻座，我们的关系不过如此。”

这件事我和别人不知道说了多少遍。

“就是说只有我获得了你的认可？”

“你有能力是事实。”

“一般一般。”

自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堀北没有能力。

她的能力要用在别的地方，我希望能将她作为领导者的能力开发出来。总有一天，平田和轻井泽都会成为辅佐她的左膀右臂。

终于，D班正朝着可以说是强大布阵的方向发展。但这还不过是我的想象。

能否这么发展下去，到头来还要看堀北的手段如何。

“没办法，我只好当你的搭档了。”

一直以来我都在让她做相应的工作，现在终于取得了她的口头承诺。

“跟着你的话，也许会经历一些不错的事情。”

“那个……你还是不要太期待。”

说起来，让她吃亏也不一定。

“和我站在一起的话，你可能也会被认定为敌人。”

“被学生会长吗？”

“正常来说是这样。”

“还好，就算被南云会长当做敌人，清隆你的话，也能做点什么挽回局势咯？”

“单论肉体力量和学习能力的话，我不输给他。”

“不愧是清隆，真敢说。”

轻井泽噗嗤笑出声来。

“但若双方都采取了不违背校规的作战方式的话，就说不准谁能笑到最后了。一旦被发现采取了利用牺牲者的自爆式作战，就可能会被处以退学处分，那就算是失败了。”

“自爆式作战？”

“比如须藤和C班石崎他们的打架事件，若将判定谁是谁非责任的学生会长也牵扯进来的话，结果会有很大的不同。”

将它从单纯的暴力事件上升为更严重的事情的话，就可能会出现退学者。

“唔……完全不懂，我对那件事一点兴趣都没有。”

“这样啊，那当我没说。总之，‘让人退学’这件事本身是相对简单的。”

当然必须要先排除为此要付出的代价和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

不管敌人防备有多强，都必定会有突破口。同样百分之百防御敌人的攻击也并不现实。

要想尽可能地防御对方的攻击，所需要的就是智慧与合作伙伴。

“必要的时候我会帮助你的。”

“你真是可信赖的搭档。”

“你这是真心话？”

“嗯。”

“对了，清隆 你以前是个什么样的初中生呢？绝对不普通吧。”

“就是个非常非常普通的初中生。”

“不可能不可能。要是像你这样还是普通人的话，那普通这个词的意思就要颠倒了。”

轻井泽左右用力摆手，坚决否认我说的话。

“脑子好，打架还厉害，但是平常安安静静的，颇有种不谙世事的感觉，说实话你现在做的事情也是真棘手。”

“那你觉得我会是个什么样的初中生？”

“就是因为不知道我才问你的吧。”

她不满地嘟起了嘴唇。

“猜一猜也可以。”

我不由得想知道，于是又追问了一次。

“嗯……”

轻井泽没有立刻想到答案，交叉双臂思量着。

“如果是在漫画里的话，可以说是从小被某个组织严格训练培养出来的间谍之类的，我只能想到这么多了。”

我听到她那有点异想天开、但比我想象的接近正确答案的猜测，差点笑出来。

“啊……我想不出来，放弃。正确答案是什么？”

“这是秘密。”

“哇，你光是要我猜，居然不告诉我。”

“我本来也没说过要告诉你。”

“总有一天我绝对要让你说出来。”

“我的初中没什么意思的，你就不要期待了。”

“啊，下雪了。”

“……”

轻井泽没有听我的话。

雪淅淅沥沥地落下来。

从晚上到明天一早，看样子雪又会积起来。

我抬头向空中望去，再将视线移回轻井泽身上时，发现她一直看着我。

“对了，佐藤没能送成呢，圣诞节礼物。”

“谁知道呢。”

“你别想糊弄过去，你是不是会合的时候就发现了？”

相处时间增加了以后，我获得了她更多的信赖，虽然有些超出所需范围了。

在和佐藤会合的时候，我瞥见了她包里露出来的包装纸。不会有人在今天这样的日子里，在约会前把要给其他人的礼物一直带在身上吧。

那十有八九是给我的。

恐怕她想着告白成功了的时候给我吧。

“煮熟的鸭子飞了的感觉怎么样？”

她不怀好意地刺激我，其实我内心毫无波澜。

“你这种人，应该没人会给你礼物吧？”

轻井泽并没有看向我，而是递给了我一个小袋子。

这是什么？我想问却问不出口。

“这是我给你的圣诞礼物，你就感恩戴德地收下吧。”

“我真的可以收下吗？”

“算是你没能交到女朋友的安慰。啊，回礼的话价格是这个的两倍就可以。”

“你这可是诈骗。”

我确信我收下这个礼物要吃亏。

“这是你为我买的吗？”

“怎么可能！好歹我面上在和洋介交往，所以走个形式给他准备好了礼物。我和其他要送圣诞礼物的女孩一起去买的，现在灵活运用一下，给你算了而已。”

“你真是准备得滴水不漏。”

为了和平田的约会，连礼物都提前买好了。

这样的话，谁都不会质疑他们两个人的关系。

“那你把它给平田的话，计划不就更加完美了吗？”

“是啊。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轻井泽支支吾吾地开口。

“清隆，抱歉，我想接着刚刚洋介的事情说……”

“嗯？”

“如果我……和洋介分手了的话……我是不是就没有利用价值了？”

她这么说道。

“这是你没有把礼物给平田的理由？”

“是的。你和佐藤没能顺利在一起的时候再说这个，是不是有些卑鄙？”

轻井泽担心的是，她和平田分手以后，我会觉得佐藤更有利用价值。

她和平田分手要承担的风险并非完全没有。

很明显这是降低轻井泽价值的行为。

不过这是在以前。现在的话，就算因此她的价值降低了，也还在误差的允许范围内。

“你已经不是以前的轻井泽了。就算脱离了平田的庇护，你的地位应该也不会发生改变。所以，你和平田分手不会改变什么。”

“可是……你没想过我会和洋介分手吧？”

轻井泽的不安绝不小。

我继续说：

“如果我认为你的价值在于你平田女朋友的身份的话，我之前就会告诉你不要有和平田分手的念头，而我没有这么做。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个解释对轻井泽应该最有说服力。

正因为她一直以来都在我的身边看我行事，所以知道我不会犯一些小错误。如果平田的存在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我会指示她和平田保持好关系。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并不是事实。

我设想过轻井泽想和平田分开的这一情况，不对，倒不如说是我在推动这一情况的发生。

我的目的是使她就算离开平田也能自立，同时将我认定为新的宿主。也就是说，事情一直都在按计划顺利进行。虽然没想到她会乱入我和佐藤的约会，但从结果上来看，我和轻井泽的关系因此更加紧密了。

“这……这样啊。其实，我和洋介也稍稍聊过这个事情。我们的关系不过是做给别人看的，再继续这样纠缠下去也不是什么好事。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才好。”

她继续说道：

“而且，作为洋介的女朋友，虽会带来一定的特权，但其实压力也很大。”

轻井泽表示，现在条件成熟了，想把这个重担卸下来。

这个可爱的谎言我听听就好了。

这对我来说没有什么问题，但对她来说却是一个失误。

如果我是轻井泽，就会为了以防万一，保住平田女朋友的身份。留住平田以防有靠不住我的时候，留住我以防有靠不住平田的时候，这样才是万无一失的。未雨绸缪，她有采取这两个战略的权利。

轻井泽也明白这个道理。即使如此她还是要丢掉平田这个靠山的话，也不是不可以。同时实施两种不同战略也要有与此相当的体力才行。

要是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同时失去两方庇佑的话，那时的打击就是双倍的了。

她采取适合自己的战略来构筑自己的人生就好。

“第三学期开学以后，大家可能会很惊讶吧。”

“也是。”

平田和轻井泽这对情侣在年级内都很有名。

特别是对平田来说，到那时来追他的女生会蜂拥而至。

“那个家伙，会想和其他人交往吗？”

“我也不知道，我不是很了解洋……嗯，平田的事情。但是他淡泊的样子和清隆 你挺相似的。和我假交往了以后，就没和其他女孩在一起过，可能是对恋爱没什么兴趣。”

“你把对平田的称呼换回来了，但还是直呼了我的名字？”

“这样啊，我改回来比较好吗？”

她有些不满地看向我。

“怎么叫是你的自由。”

在我那个小团体里面，大家虽然还没有直呼彼此的名字，但会叫名而不是姓。

我停下脚步，转身看向走在身后的轻井泽。

“那我以后就叫你‘惠’。”

“啊？”

“你‘啊’什么？”

“没……没事！为什么清隆你要直接叫我的名？”

“一方叫姓，另一方叫名的话，感觉有点怪怪的。”

让人觉得互相还有一定的距离感，不在一个点上。

她想叫我的名的话，那我自然也叫她的名。

不过，有别人在场时，还是要保持绫小路，轻井泽的关系。

这一点不容改变。

“对了……我希望你回答一下这个问题。计划了那个四人约会的不是你，是佐藤吧？”

“什……什么计划？”

她想装糊涂，可以看出她没想到会被我猜中的慌乱。

“你演得倒是挺好的，但是佐藤的举止全都有些奇怪。”

“啊……果然被你发现了，我也觉得佐藤怪怪的。”

惠也对佐藤的演技颇有微词。

我把手放进口袋里。

想起了自己往里放过一个小纸袋。

“对了，我也有给你的圣诞礼物。”

“真的？你骗人吧！”

“是骗你的。”



“你想挨打是吗？”

“正确来说单纯只是一个礼物，不过你现在应该用不上。”

我从外套中拿出纸袋递给惠。

“喂，药妆店的袋子是什么意思啊，耍我吗？”

她嘴上这么说，但手打开了袋子确认里面的东西。

从里面拿出来的不是漂亮的首饰，也不是可爱的玩偶。

“两盒感冒药和小票？”

“小票不必在意，帮我扔了就行。”

“喂，这个小票上写的日期是二十三号上午十点五十五分……”

虽然我说了不必在意，但她还是仔细地把小票看了一遍。

“在我买完药回去的路上，看到了你和佐藤两个人在榉树购物中心里。所以我才在比较早的时候就意识到四人约会是你们提前计划好的。我本来以为你身体肯定会出问题，没想到我完全猜错了。”

“那……你都不打一个电话关心我……”

“你也没有戴口罩，远远地就能看出你身体没事。”

“切，你真的关心我的话……就不要那么拐弯抹角，请早点来看我，或者给我打个电话也行，那样不就能直接确认了嘛。”

“宿舍太明显了，我又不可能直接去你房间看你。打电话倒是可以，不过在电话里你有可能会逞强说自己没事，毕竟你不擅长把自己软弱的一面展现给别人。”

“所以结果就是，你浪费了买感冒药的钱不是吗？”

“感冒药又不贵，还可以留着下次用。”

“话是这么说……可我以为你一点都不关心我，还恨你来着。这样不就显得我像个傻瓜嘛。”

轻井泽耷拉下头。

“天台上的事情也和我有很大的关系。毕竟都是因为我，你才经历了那种惨无人道的事情，就算被你打我也不会有半句怨言。虽然已经到了第二天，但是我害怕和你进行不必要的联系会给你的身心带来负担就没找你。看来那也不过是多余的顾虑罢了。”

没想到非但不是我去安慰她，而是她主动来接近我。

“没想到你的内心这么强大。”

“就……就是。你可别小看我。”

“那就让我向拥有如此强大内心的你再确认一件事情。”

“确认什么？”

“接下来，我也打算要极力避免引人注意。但有时候我可能必须要像今天这样在背后活动。到那时，你要像一直以来的那样帮我。”

“你这话是不是说得有点晚了，要说就在刚刚说合作伙伴事情的时候说。”

“也是。”

轻井泽沉默了一会儿，毫不掩饰地叹了一口气：

“好，我会帮你的，作为交换，你也要全力保护我。我和平田的假情侣关系结束以后，可能会发生很多麻烦的事情。”

“好，就这么定了。”

太阳从厚厚的云层中落下。

我们一起凝视着那看不见的太阳。

“圣诞节也要结束了。”

“是啊……其实真正的圣诞节是二十四号傍晚到二十五号傍晚的这段时间。”

据说有很多情侣会一起度过这段时间，因为对情侣来说一起迎接圣诞节的来临是最幸福的事情。

今年的圣诞节，包括平安夜在内，真是相当的匆忙了。

这一年也要结束了。

“我们也差不多该回去了。”

“是啊。”

我抬脚向前走。

惠跟在我身后。

回想一下这一年，和我距离拉得最近的就是惠了。

她自己应该也感受到了这一点吧。

回过神来，对方已经成了自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把这种关系叫作朋友的话，可能对惠来说有些失礼……

若我今后以升到A班为目标，并且能解决掉和学生会之间的纠葛，那时她会成为朋友……不对，是比那还要珍贵的存在。

后记

到了寒冷的季节了呢，大家没有感冒吧？我是衣笠彰梧。

正当我以为自己已经不容易感冒了的时候，光是年末就抱恙两次，但是和往年相比已经好很多了。请大家期待一下几年后身体没有一点毛病的衣笠诞生！

去年也是忙于工作的一年，这是值得感激的事情。工作虽然很辛苦，也有不耐烦的时候，但是有能做的事情我就已经很满足了。有值得高兴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接下来三年的工作都安排得满满当当，这也会产生一些问题。我好想偶尔去夏威夷或者拉斯维加斯放松一个月，自我出生以来还一次都没有出国过，日本最棒了！

诸事不断的二〇一七年过去了，我们迎来了二〇一八年。新年伊始，我喝到了一种叫十四代的昂贵日本酒，得到了活力。虽然还有一瓶同样昂贵的日本酒，但是我还没有打开。期待今年努力一年，明年喝到它。

番外2的故事是为了补充前面的情节。

这一部讲述了在天台事件发生之后，主角们各种各样的想法。

一口气写完了以后才发现，书中的日子只过了三天。

这个就不多做思考了。

书的发行速度在三个月左右，接下来的第八本又能何时与大家见面呢？你问我为什么不写具体的发售日期？写了就糟糕了！

第八本的内容是进入第三学期后发生的故事。短暂的休息也将结束，进入特别考核阶段。一直以来都是以D班与C班的战斗为主，而接下来故事情节发展将会迎来变化。坂柳会不会像她声称的那样对B班发起攻势？绫小路会不会开始和南云对抗？没有龙园坐镇的C班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敬请期待。

那么大家，四月末再见！

[1]日语中佐藤和砂糖的发音相同。